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七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6/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七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七二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竹素堂藏稿十四卷(存十一卷)

〔明〕陳所蘊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四卷

〔明〕周如砥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五年周燦刻本

..... 一四八

新刻劉直洲先生文集□卷(存卷一至卷八)

〔明〕劉文卿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唐國達刻本

..... 三八〇

吳繼疏先生遺集十三卷首一卷

〔明〕吳仁度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吳炯刻本

..... 五一五

浙嵯紀事一卷玉城奏疏一卷

〔明〕葉永盛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二年涇縣趙氏古墨齋刻涇川叢書本

..... 七四〇

竹素堂藏稿十四卷（存十

一卷）

〔明〕陳所蘊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竹素堂藏

稿十四卷》提要

竹素堂稿叙

竹素堂稿者陳子有比部所管之
子胥以經術起家爲余己丑南宮
所取士狀其爲諸生皆黜雅以脩
古負當世稱既仕而自托於古文
辭益甚一日出是編求予叙之予

竹素堂

叙

既卒業而曰已知乎有於古文辭
有概也天下之爭鳴藝苑者多矣
各爲其所欲言以自爲步約而害
之大率二端程跋者務循軌轍曰
取先民成憲字鑢句研咀華擷孺
曰取豐幅尺見謂得某似矣廼匠

意者從而非之則曰吾心散也吾
意所欲吾則矢口而譚豈不自鑿
戶牖何至竊竊狀取古之嚙遺而
餽飢裝綴之爲是二君交譏誠若
枘鑿不相人要其歸實有不可偏
廢者何艾師古者派其弊使後模

擬而善失真狀而規矩方圓不可
易艾師必者派其弊使後駘騁而
不知節狀而根本枝葉不可誣艾
譬之此類抵掌者病其佞而捧心
者又病其不佞似非不似之間而
生機寓焉是鼎宮黃土視而神聖

之自狀也夫文夫猶是耳亦經尚
矣自左國先秦兩漢已及唐宋諸
名家雖代異而文不同至其折衷
於二君之間以聞發性靈昭叙倫
刪經緯二儀而包羅萬彙寧有外
此者乎以今觀子胥甘始庶幾系

乎有經香露間弱母舉明經其狀
主卓犖固已軼古今出而又博
覽典墳恣情蕭翰取裁既備益趣
滋廣諷詠結撰惟意所趨衆不各
臻其妙試品而銓之其於標寄艾
德而簡甘始領會艾節而暢其於

衆變其備而該其始取指之涵而
遠其連思其密其鑄辭其精文則
自龍門蘭臺昌祿河東衆不涉其
律涯其訛則自漢魏齊梁曰反開
之六曆棘不窺其壺奧其是故師
必指見以爲才狀而算非濂矣師

古者見以爲濂狀而算非才矣所
謂合則雙美擬議以成甘變仁者
非耶易有之富有之謂大業曰新
之謂盛德子有鼎盛未艾而又脩
竹素以業其學將進而不已其爲
文將曰富而見精異時勒成一家

言洋洋二纒二單精不朽之寄爲曰
新爲富有孕安能窺其際乎狀則
是集其特其一斑云爾曰爲之叙
并書曰侯焉

萬曆辛卯仲冬望日瓊臺王弘謨
紹傳甫叙



新安汪徽書

竹素堂藏稿卷一目錄

文

序十三首

送座師端銘徐先生奉使歸省序

賀大冢宰張元洲先生八十存問序

王徵君觀山先生夫婦偕壽序

霽峰陳先生七十壽序

孫道生制義序

贈明府鄭先生序

竹素堂

目錄

與蘭張先生夫婦七十壽序

藝林刺語序

少府熊成吾先生考績序

郡博斗山許先生臺榭序

大司成王陽張公推太常卿還掌北雍序

王驃騎榮遇編序

吳伯敏出守東昌序

竹素堂藏稿卷一

穎川陳 所蘊 子有父著

文

序

送座師端銘徐先生奉使歸省序

歲萬曆己丑公車士待試鱗集吾黨二十四人

一時彙登則座師端銘徐夫子實推轂之于時

諸士沾沾喜出大賢門下是慶私竊相語曰夫

孰使我離疏釋屨脫迹羊豕之間服官政而展

竹素堂

卷一

生平者非吾師乎鄙人何知享其利者為有德
吾黨德夫子甚不知所以報維時夫子奉簡命
冊立衡藩便道歸省為太公太母壽蓋先是二
尊人偕壽六袞夫子用奏績異等推恩所生綸
章煌煌適與期會而夫子方直承明格於制不
得請意不舍然迺今乘傳過里中脩舉曠禮其
喜可知吾黨辱在門牆欣逢盛美分即卑卑能
無一言揚休社乎二三子授簡不佞不佞何知
維是吾儕以詩發家則請稱詩而二三子選焉

二三子敬諾不佞執簡言曰顯名榮號人子孰不欲于其親親被之第士而遇合有天者存束髮受書白首縫掖卽欲徼一命其道未繇親年雖高猶之山叟里媪耳若此者名湮沒而不彰何可勝道也夫子弱冠登朝通籍禁近二尊人起布衣拜爵如其秩太公冕衣裳肅客舄履輝奕太母翟冠裘如霞帔檐如斯可不謂人世之極華域中之盛事哉二三子初觴觴夫子介以壽二尊人則請歌終南之二章昔在成都天子

有事四方冠蓋旁午朝受節而夕戒途君言
不宿于時王命亟矣遑恤其私將父將母有所
不獲北山四牡之什可考而知夫子以文學侍
從臣奉承王命東向而蒞名藩脩世及之禮已
于事而竣載露冕入里門拜二尊人堂下稱觴
舉角二尊人喜動顏色羞爵無筭不亦愉快乎
哉古人由是而違親夫子由是而歸養何所違
之奇也二三子再觴觴夫子介以壽二尊人則
請歌出車之首章蓋聞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

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吾黨二三子卽無當於
鉅樹者亦樞楠梓杞之屬也籍名而奏太常夫
子非手植之矣由此而拱把由此而連抱卽于
雲霓雲孰非手澤所培此之爲德生我者不啻
過之語云有衆父有衆父衆父則夫子是已
衆父父非二尊人其人與樹有實樹者享之祀
震澤而遡滄溟宜何如報也二三子三觴觴夫
子介以壽二尊人則請歌隰桑之四章於是二
十四人者起而闔言曰有是哉陳生之稱詩旨

矣備矣黻衣珮玉二尊人固身有之自天子所
則天授之逢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其斯爲吾
黨成言乎異日搯左券而質成責在吾黨吾黨
勗哉復退而各賦五七言古近雜詩凡如千首
百拜納夫子行李籍手爲太公太母壽

奉賀大家宰元洲張先生八十存問序代草
國朝令甲大臣壽躋八十守臣上之部使者部
使者以聞
天子爲下大宗伯竅當否大宗伯覆議上請則

以明詔詔守臣具纁帛餼牽敬問起居無恙蓋甚盛典云

明興罷中書省立六曹尚書六曹爲文階之極銓部又六曹長開國迄今秉銓之臣若而人可考而知其膺是典者王端毅馬端肅而外指不多屈何董董也

今上御極十有八載實前少保吏部尚書元洲張先生八十之期御史某君某以浙守臣言聞請得如先朝故事禮官疏如御史言制曰可制

竹素堂

守臣奉詔旨惟謹蓋自王端毅馬端肅而後并先生而三矣先生弱冠登朝業已負公輔望由郎署別歷藩臬入拜大司空被簡命爲大冢宰其爲大冢宰可五歲所以忤柄臣拂衣歸歸而杜門却掃不問戶外事直指監司于旄過先生廬必式先生無所報謝薦剡歲騰先生益堅卧不起去今垂十有五年矣先生雄才大畧直節勁氣可方三原善謀能斷臨事不惑可方鈞陽論者猶以先生所遭時比于二公爲尤難二公

時閣臣備顧問天曹掌銓衡閣臣權輕天曹體重一切進退百官得行已意乃先生時有大繆不然者日者柄臣用事盡攬六曹權歸已天曹有所進退必咨稟而後行柄臣順氣所指天曹口噤不能出聲手持寸管趨且不敢下稍稍爭之強且隨而目攝之此其時視二公難耶不難耶先生正色立朝以嚴見憚柄臣稍稍自引避當是時天曹所可柄臣所不可爭而得之柄臣者常什九柄臣所可天曹所不可屬而得之天

竹素堂

曹者常不能什一久之柄臣竟不堪先生亦不獲久安其位矣故爲二公所爲於二公時易爲先生所爲於先生時難先生視二公直於伯仲見之真無愧色也

陛下慎重恩數明詔禮官不得以盛典濫及匪人故德業無稱卽三事大者有司不敢聞卽以聞或不免爲禮官所格甚且枉後惠文得以白簡劾罷之以故存問之典雖載在令甲而秉銓重臣董董于先生而三亦稱異數矣端毅公八

十祔存間後十年而爲九十則

夫子特遣使者賜璽書臨其家所以慰諭之者甚厚當時尤以爲華先生行年八十不見二毛神王氣完無減少壯由斯而進卽百歲不啻何言九十異日且拜使命之辱不佞在下風直拭目俟之矣不佞受知先生最深束于官守不能擊琴曲踞借階前一幅地爲先生壽使斯言而有當於先生也尚爲不佞盡三觴

王徵君觀山先生夫婦偕壽序

竹素堂

予讀漆園蒙叟書則有味乎北山愚公之言也愚公志在移山不遺餘力直欲以子孫繼之自信子而又子孫而又孫山無如人何不于其身卽于其子孫矣而千載而下山卒自如人遂謂愚公愚嗟乎愚公而後世世有愚公安知山終不可移哉迺今於觀山王先生足徵矣先生閩產也居故瀕海里中世受什一不亦秉耒而耕大父父而上咸隱農質間毋顯者至先生始服習制舉義蘄以進士業起家居恒扼腕自嘆男

子生而墮地稚負七尺不能明經脩行立赤墀奉大對一當

天子致身青雲而歷歷農夫賈豎老馬此與轅下駒何異何所比于人數也以故下帷發憤不事家人生座于時易種植矣且旦莫治鉛槧竟以數奇輒試輒不利先生自若復以所課業課其仲子某某抑首受策奉先生旨惟謹然亦竟老布衣無所成名里黨宗戚相與目笑之明經脩行竟何如據覈不飽空侏儒先生若爲弗聞

竹素堂

卷一

也者而先生有孫曰錫侯錫侯生而秀朗玉潤珠圓殊質異稟奕奕休令先生擁膝前時摩其頂沾沾喜曰兩世未竟之業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里黨宗戚復竊竊然議其後迺公誦詩讀書父子白首俱困一何憊也復欲弁而孫而三耶先生笑曰良農不田商稷廢農良賈不因折閱廢賈我終不以父子曰故令此兒從業爲授錫侯毛氏詩錫侯亦善承先生志亟請於先生君子得時則駕寧有世世脩業而長貧賤者乎

庶幾異日願以間執里黨宗戚之口於是盡發先生所藏書讀之日記數千言比就外傳業日益奇進稍出試有司有司推擇爲博士弟子明年與計偕逮今萬曆已丑成進士矣人情舉事一不效往往中自悔沮人言三三即疑信參焉并其初心嗟矣先生抗議甚高持志甚堅不得於身則期於子不得於子則期於孫失於前取償於後若掾左券責焉其應如響予於是嘆愚公志業不就爲天下笑責在後世子孫而先生

竹素堂

卷一

得不爲愚公則錫侯有以承之也先生今年春秋七十有五矣配其孺人與之齊年錫侯請急歸將隨其尊人奉觴爲太公太母壽下車入里門冕而衣裳卑卑爾戚夾道縱觀得無嘖嘖嘆美以爲季之所得孰與仲多乎父勉其子祖勉其孫當必有在此不在彼者洋洋乎詩書之業行且流映里閭矣

霽峰陳先生七十壽序

余爲童子時則雅聞古虞霽峰陳先生云先生

詩爲博士弟子諸後進言詩者多從先生受詩先生來遊海上館於韓氏喬氏杜氏而海上諸言詩者咸執經先生門於是海上詩稱陳氏弟子者彬彬矣先生有子曰成甫君成甫君時輩弱冠業亦以治詩爲經生師往來海上無間也已先生歸古虞謝去諸生業稱山人而成甫君由明經起家爲臨淮令令一切本經術爲政問民疾苦撫摩而鞠育之則南山有臺之三章聽斷以情兩造者不敢匿裏言則綿之八章巡

竹素堂

卷一

行阡陌勞來不倦徒杠與梁脩治以時則定中之三章公劉之木章也蓋淮海之民岐口交舌歌豈弟而頌樂只矣爲今之三年故人韓文學伯達訪成甫君淮水上因拜先生署中先生時年七十有一矣仲秋廿又六日廼其縣弧之辰成甫君誕辰實與合嗟乎異哉是父是子不偶然也予讀太史公儒林傳漢世諸儒言詩者於魯則申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趙則韓太傅咸專門名家也申轅二先生數起數罷去竟不能

以經術顯而弟子爲郎者以十數馴至大官韓
太傅爲王者師稱學顯矣有孫曰商又能紹明
太傅之業仕於建元元封之間以治行稱此三
人者雖顯晦不同地其學本得不棄於世則存
乎後之人也先生坎坷數奇幸老獲祿不可謂
遇而傳先生之學者林立於時行且出爲世用
有子令鉅邑能施功德於民向用方始先生之
經術即不于其身于其子若弟子矣先生奚憾
哉先生可謂能父成甫君可謂能子斯兩端者

竹素堂

卷一

咸足術也人貌榮名寧有既乎先生父子所謂
壽蓋在是矣蓋在是矣伯達謀所以壽先生父
子者而役不佞脩酌者之詞不佞適爲序次如
右以授伯達往而佐觴且以族史氏之繼司馬
子長者云

孫道生制義序

夫文者宜望性靈發抒道蘊陶鑄萬有之形而
抉剔三無之奧者也故才膺八斗腐毫取譏學
媿五車窘幅致請或落以任氣則斯弛而靡

或寒偃以就格則局促而奚觀是以語夫梗
槩雖黃口云能而探其奧眇即白首罕竟矣
國朝以文登士士亦以文發家草昧之初存而
勿論成弘而降可得而云震澤以鴻鉅創始華
亭以恢廓代興毘陵厥有司陳海虞實推少宰
暨乎兩浙亦不乏人若姚司馬之朴茂不忝先
民向觀察之雄深足稱快士其它操觚振藻者
接迹而興擗管摘箚者比肩而立嗚呼休哉亦
云盛矣孫子道生者豈非後來之秀追美前詒

竹素堂

卷一

者邪道生產於慈水出自名家青緗之業夙承
竹素之志早立黃子琬對日之年已標英妙蘇
長世上書之歲益擅環奇乃今行年三十尚困
諸生生也不沮不撓愈奮愈進刻意墳典樂志
丹鉛幾成玄晏之書淫不減元凱之文癖積有
年歲勒成一家行將授之剞劂託以楮墨賤子
不佞辱不鄙夷猥以校評屬令初序嗟乎才謝
張公詎長太冲之價賞非韓子寧增茂孝之名
辭讓再三懇請益力輒不自量用綴菲詞辟之

嫖母而談南威之色驚乘而品北野之駿人將資其捧腹予亦難手解嘲矣

贈明府鄭先生序

明府有海鄭先生之作吾郡也則受部使者檄視吾海邑案云乃今六月所吳先生雅不欲蒞下邑而會尹某君適捧部符來則遂成行李還郡理郡事故事行則有贈言於是尹某君暨丞劉君昆簿賀君儀尉熊君整守土百夫長瞿君彥威來謁余言爲先生贈予惟

竹素堂

卷一

國家定鼎西北一切倚辦東南惟是東南部中所最重且艱莫錢穀希集無論催科乃其勾稽檢校尤難之難者也邑故有主計者蓋總一邑之錢穀而獨究其出入徵派之權其間弊孔紛若蠅毛不可糾詰有司者苟知其然亦置不問久矣先生廉得狀則投袂起曰國家所爲置長吏凡爲一方計耳奈何身綽綽符坐視鼠輩一切恣其所爲官守謂何惟群子能予則不能乃盡削奪其權革予空名諸出入徵派悉自領之

先生故有綜覈才而又精勾股法區畫籌策不遺毫毛豪猾輩日睥睨其旁靡不抑首受成董豈守圖籍無敢上下其手而先是邑稅金主進多里中大猾乾沒作奸視積中金不啻外藏惟其意所多寡若取諸寄坐是民所輸於官一什九而積中所貯不能什三比覺而按治家業辟立展轉連染終莫能償惟有庾死犴獄耳先生則謂侵牟自起端由私券出納私券不易侵牟不止於是則官爲置券又爲置簿一切所輸自

竹素堂

卷二

毫釐至鈞石悉以官券爲左驗而復登其數於簿務令券與簿合不則以奸論自是主進者秋毫不敢藉手公帑有餘貲而宿弊頓革矣余觀當世巧宦之士雖欲常與民無所更始猥云以和平養天下卒之病政不去民受其病先生一振而祛積窳圖計民生而有賴焉可不謂有大造於吾海邑哉太史公傳漢諸循吏率以一節著聲即善政種種畧不並載何者先其弘鉅故也予所載先生兩端寧詎非表表弘鉅者邪

先生善政雅不在漢廷諸臣後籍令毛舉而書
之將更僕不能數予故不具論論其大者如此
諸君其謂何於是諸君起揖曰傳有之不習爲
史視已成事又曰鄙人何知已享其利者爲有
德明府公之政後事之師也某幸而在事避而
弗失庶幾吏習而民安哉某德明府公甚願載
先生之言因下吏效之明府公

與蘭張先生夫婦七十壽序

與蘭張先生春秋七十高矣先生之配談孺人

竹素堂

卷二

春秋亦七十生之歲同生之月同生之日又同
蓋世所稀觀去陳生曰若與蘭先生壽不亦宜
哉予觀無懷葛天之世人之享年何其永也多
者至數千百歲少者亦不下數百歲乃後世曾
不能什一豈天生人脩短故爾殊耶古者太樸
未散民相安於顛蒙淳龐之習莫或汨其真莫
或搖其神其天全矣享有壽祺即千百歲奚啻
足也後世民僞颺起相競以智巧相傾以險詖
智巧滋則本真斷險詖熾則元神漓特之反覆

存者餘幾弗克永世宜矣世謂古今人脩短不
相及天實爲之其然乎哉籍第令生今之世軼
輓當世之趨還歸古樸無汨爾真無搖爾神全
其天若古人壽獨不古人若寧詎有之乎即予
耳目所睹記與蘭先生蓋真其人也先生生而
朴茂徐徐于于與人交輒傾肺腑大父曾大父
先后舉進士爲顯官先生儒素自將屏黜紛華
見者不問不知爲貴介子少嘗薄遊賈人間偕
事者分金獨多取先生置不校其人復盜先生

竹素堂

卷二

券顧訟先生先生無可奈何鬻田宅償之無少
幾微見顏面問之逆旅獲遺金數鎰卽止逆旅
遲其人其人莫而至先生指金謂其人而金故
在而自取去其人感泣願歸其半先生先生拂
衣竟起口不一睨嘗侍尊人蔡江公掌磁學政
會

世廟幸興都道磁磁守輸千金委先生飭厨傳
悉先生出入不問先生不私一錢歸其奇美若
千金守重先生庶請以奇美爲先生壽先生固

之蓋其天性然云先生幸酒自託於酒人不問家人生產作業人有以積著聞先生者先生瞠目謂曰公遊醉鄉意殊適也假而效田舍翁斤斤於積蓄以具操骨鎗不暇寧復能左杯右竿愉快若斯邪子亟去毋漏我我老是鄉足矣嗟嗟先生所謂無懷葛天之民非邪先生行侔古人壽安得不與古人並孺人與先生比德則亦與先生偕壽理固然也嘗稽往牒所載夫婦齊德並躋上壽古曰龐德公乃今於先生

竹素堂

卷二

兩屈指總之皆無懷葛天儔也德公子山人仕爲黃門侍中有孫曰渙仕至臧刺守德公之名由此益籍籍先生子敬方爲名諸生自視一第可芥拾而敬方子曰斯曰普美秀而文業已蘄然見頭角行將以進士業世其家先生之名不由此益大光顯矣哉余不佞無能爲先生重予言足徵後之史家老流寧無微予言爲信立傳以繼龐德公後乎則先生其永永不朽矣書以族之

藝林剩語序

藝林初章雅言士業已抑首受策不能動成一家言藏之名山以俟知者董董株守經術卽拾一第何爲不朽之謂何非夫也幼章長不滿五尺而善著書所著藝林剩語成則以觀陳子陳子讀卒業作而嘆曰美哉泱泱乎大而婉辯而裁復而不厭用而不置廣而不宣曲而有直體比於古作者其有西京之遺乎潛夫而下勿論矣時有二客居下坐竊竊然非之國家以經術

竹素堂

卷二

論士士由經術發家率爲有名公卿一意經術亦足成名惡用嚶嚶務博綜恐妨正業陳子竊聞二客之論獵獵正襟目攝二客而言曰上客亦聞行者之異糧乎適蒼莽者三食而返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月聚糧幼章志在千里寧無厚積彼徒務經術者適蒼莽之徒也幼章強學不倦上下古今漁獵於藝林之場直欲盡窺宇內諸書翕而張之融而出之彼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經術客柰何以拘論少

夫鵬之徙於南冥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而斥鴳之輩相與目笑之我騰躍而上槍榆枋而止翱翔之遙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二客之言無乃類是乎非邪二客雖起謝曰鄙生溺於所聞微先生不聞絕墨之訓客既退幼童則命載其言於首簡曰庶幾為不佞解嘲也遂書之

贈少府成吾熊先生考績序 代草

國朝令甲大小臣工服官三載則載績詣

竹素堂

關廷聽天官尚書考制也其或政績卓絕吏習民安部使者踴留之代為奏其牘蓋異數云少府成吾熊先生擢部符來蒞松郡今年三移紀曆矣以故事請部使者報曰大夫治有異等雅得民和大夫安可一日去茲士大夫留余為大夫上奏牘於是松之父老子弟喜於先生之留也轉相鼓舞若更觀旌旄云而予不佞與先生共采事則沾沾喜已作而嘆曰予讀漢紀所載諸循吏詳哉乎其言之矣乃今觀於成吾先

生則古今人何殊焉先生慈祥長厚務在寬和一切與民休息不忍朘民以籌楚即不得已時一施榜掠未嘗不酸鼻惕心也人謂先生有崔壯地之仁先生精幹開敏事至輒迎刃而決省若若轉若樞斷若析薪案牘旁午隆隆山起先生而管歎之若馳焉人謂先生有郭并州之畧先生皇皇於仁禮之途斤斤於義命之防持身若處子冰蘖之撻皎如白日苞且不行庭無私謁人謂先生有楊潁郡之介嗟嗟漢臣各擅一

竹素堂

長猶然名光史冊乃先生且兼之可不謂難之難者哉松故劇郡守綰一郡之治提封千里日一求帶坐堂皇事端所集紛於蝟毛卽有鉅才勝者能幾矧不佞以衰衰居之大懼不任顧自承乏以來郡中幸無廢事不佞惡敢貪為己力乃先生則有大造於不佞也成晉宗資坐嘯畫諾而汝南南陽號稱大治識者歸功於岑公孝范孟博兩人兩人在事功立政成守可優游卽坐嘯畫諾奚病歸兩人功不虛矣予不佞何敢

宗下風最先生治行何讓岑范不佞所憑
籍於先生豈淺鮮哉駕馬參於騏驥之駕則掩
其拙不佞一日濫官守安可一日無先生先生
留不佞幸甚第方今

聖天子聰明天縱留心吏理思得良臣而用之
惟恐弗及先生以功上聞徵書旦莫且下由循
良入爲九卿漢時諸臣指不勝屈也卽先生今
日不以考績行異日能無以應召行予又安能
強先生久於松哉先生與予同舉禮部予又嘗

筆墨堂

卷二

待罪先生之士茲來中松相得驩甚也卽先生
不忍終棄予其若

明詔何予不敢泥先生行先生幸有以處我

贈郡博斗山許先生臺獎序

予不佞獲偕計吏往也蓋與丁君道亨同舉云
道亨爲予娓娓稱說斗山許先生學行甚具予
竊鄉往之居無何部使者侍御郭公下檄勞諸
屬先生列名居首先生之門人文學郡君體信
謁余言爲先生贈復娓娓稱說先生與道亨語

予惟當世郡邑博士卽古文學掌故之職

明興崇重學校慎選其人非德行純備者不以
充論資次上之天子所籍次之郡國所籍暨
列卿之引年在告者皆得爲之往往入爲侍從
躋左廡仕邇來主爵者視爲散局官不擇人猥
以待郡邑歲所貢士士一策名其間有若匏繫
無望它徙卽有它徙不越尺寸當官者見謂無
所復之遂亦廢棄不自振矣

今天子卽位更新治理思得良臣而用之惟恐

筆墨堂

卷二

弗及頃者下璽書徵四方賢良郡邑歲所貢士
爲校官者兩人與焉此豈非所謂千載一時乎
士有德行純備備位庠序者又奚患若曩時匏
繫一官無所復之也斗山先生杭之昌化人也
少負雋才士林推爲赤幟督學使者數以其名
上公車公車數罷之竟以次貢於朝拜官分教
吾郡始下車訊知舍中諸生屢歲不登籍發憤
課諸生脩業校文嚴勤不怠時時出膳羞醪醴
勞苦諸生諸生爭自淬勵是歲丁君道亨遂舉

於新爲周易第二人其它辯次待舉若鄧君者
又不勝屈指矣鄧君家故辟立不能脩束脩禮
先生不責鄧君顧時時周鄧君曰我以佐女讀
也嗟乎此豈世俗雄雌輩抗顏南面鼓篋朝朔
望自謂已足吾事且莫第責刀錐爲妻孥計歲
時問遣一不至輒倖倖見於面甚則假夏楚爲
但僧者比哉先生既德行純備復當
聖天子維新之朝昌黎子有之亦人負丞而丞
負人乎

竹素堂

天子下璽書悉聽部使者奏牘予讀侍御公檄
詞謹較先生特甚何難一言聞當寧會
天子方以久任責成功先生蒞官董董一年所
則先生之不得與兩人者爲三蓋日至之期有
待耳先生豈終淹歲文席哉國初魏文靖驥分
教吾郡能以道德行藝課諸生徵拜奉常歷官
大冢宰碩德雅望爲時名臣先生所爲教吾郡
者視文靖不啻伯仲文靖之業安知不自今日
起邪余故因鄧君之請書此以復鄧君且以語

道亨其信予言當爲異日者左券云

贈大司成玉陽張公還掌北雍序

代草

國家兩都分建並設辟雍所爲育才計至殷明
興最稱能尊師道善作人者莫如宋文恪公訥
蓋是時太學所籍惟公車罷對士及郡邑歲所
貢士其人皆茂才異等志在學古通經以遠大
自期待大司成擁皋比而臨之尊若神明信若
著蔡無俟條科指布功令已靡然頹化矣何教
之不行道之不尊哉文恪公信善作人亦當時

竹素堂

諸士有以成之也自入粟齒胄之令下而士始
以貴進陵遲至於末路與皂奴虜雜遘於六館
四門矣此其人多醜觀瑣尾徒竊儒衣儒冠以
明得意溢志滔心視名檢不啻弁髦卽夏楚銀
鐺隨其後有悍然不顧耳雖有教將安從施此
其弊莫甚於邇年而南雍爲尤甚南雍故多南
士南士習縱肆崇誇炫所從來久一籍名胄監
自謂不與齊民伍居則大冠若箕行游里中呵
止行者比入京自鼓篋升堂外有聯轡入平康

而絃服怒馬馳騁長堤廣陌間遇達官貴人
前茅不避也間有儕輩手一編輒捉而擲之曰
寒乞豎儒何用伊吾爲第從吾醉飽足矣此其
積習相沿誠不自知其蕩押踰檢若此也北雍
所謀多北士北士纖嗇朴茂無統綺燕游習自
愛而重犯法蓋自天性即南士隸北者間亦有
之顧彼不難舍近而即遠躡躡檐簷輕千里而
周游亦思有以自見非他暴棄者比故大司成
之教南多粗犷而北猶循飭見謂固然矣自玉

竹書堂

卷二

陽張公之蒞南雍而諸士乃翕然丕變平康大
堤之間青衿之跡若削矣道上不聞蹀躞聲往
往策蹇跨衛矣即有之遇鳴騶引避道左矣費
舍時時聞絃誦聲琅琅出戶外矣蓋公之道德
行誼既足標表樹軌而科指功令又斷斷不少
假借申明累朝聖書意指一切奉行如法犯者
必罰無赦於是六館四門士凜凜奉法惟謹易
慮回心爭願分棄前過以偕之大道莫不曰張
先生真吾師也居恒少有註誤輒自責曰張生

生得無知否公遵何術哉則自有所以信服諸
生者在耳夫染素絲者染之而黃則黃染之而
玄則玄人才之惟上所鑄夫亦宜然彼持一切
之論謂士終不可變胡不引玉陽公鏡之也公
今奉天子命進陟清御還掌北雍事北雍故多
良士習公南雍政又不知其奉令承教當何如
矣英廟時李先生時勉陳先生敬宗同時爲南
北祭酒陳尚嚴肅而李敦寬厚當時有南陳北
李之稱二先生同時號稱明師迺其操術殊科

竹書堂

卷二

若此何以故士習故殊故也籍令二先生易地
則皆然矣公今馬首且北輒敢訊公所以蒞北
雍者其尚無易南雍之政邪抑更有妙用在也
幸以告我

王驃騎榮遇編序

榮遇編者驃騎將軍都督王公北軒叙次先後
所受武功爵暨書制詞以及部院臺省諸公
所上薦剡也公由郡諸生以先將軍西山公死
王事蔭授磁州守禦千戶積功至世指揮使而

其以才望推擇則一爲提調守備兩爲都司一充佐擊將軍五爲參將再爲總兵三爲督府食事起家徒步不二十年而官一品公真可謂榮遇矣予惟縫腋之士垂紳委珮而談儒術高視濶步卑卑介冑以爲不足數而介冑者流亦云儒者持薄蹠美柔翰徒豪舉耳緩急奚賴焉蓋儒者詘武士武士亦詘儒者兩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雖然士以空言取世資幸而遇合自致青雲之上第搯巧宦術坐至卿相旦暮遇

竹素堂

卷二

之矣乃若介冑之士蹈白刃而履戎行非有斬將搃旗功不得越尺寸上功幕府文法吏復以三尺議其後稍稍違絜令簿責不少貸至沒其功不錄甚且愆舉隨之其得以功名著聲剖符錫圭者千伯而一二覲也由斯而譚文武遇合之難寧止逐庭樞楹已邪北軒公由列校而偏裨尋至大帥若將撥之蓋公旣以先將軍故名籍甚公卿間又忠勇天植文武具備弱冠襲爵爲千夫長即著勲猷朔州之戰斬首虜至三十

七紀其在河南擒數十年倡亂妖賊除禍本而銷隱憂四省賴以息肩功莫大焉當事者計功課績能無首推轂公乎十年而偏裨又十年而大帥出備瓜牙入參心膂公蓋以力戰得之信非偶然矣方今天下北絙虜西絙番天子討罪而思封疆之臣不啻饑渴日者皇極門召對親發德音首舉公名以問輔臣頃者且下璽書召公公之蘭在帝心可知也公不日入都陛見天子必將提大將軍印授公公由此而策殊勲樹

竹素堂

卷二

駿烈將旂常不足勒而鍾鼎不足銘矣又寧止今日榮遇已邪公由諸生拜爵悅禮樂而敦詩書有古儒將風不佞何敢以介冑少公乃公之沾沾不佞一言以爲快似亦不以縫腋少不佞者嗟乎儒者詘武士武士亦詘儒者豈不爲兩失哉

吳君伯敏擢守東昌序

代草

予承乏南都大司寇甫視事而曹郎吳君伯敏出守東昌諸曹郎以予一日長輒微予言爲伯

敏贈予惟吏治之弊於天下則吏亟治辦而左
寬和觀風直指使徵名而不責實之過也夫郡
國守相剖符專城固將奉天子德意子惠元元
期以安之非勝之也惻幅之吏要在與民休息
養天下以和平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矣而巧宦
者以悶悶爲無奇思見所長一切闢奇捷令行
若飄風民奉之如流水察淵不厭其苛束濕猶
虞其緩抑何鏤刻股削也兩者提衡而較何虛
筵楹頤惻幅下之所安而上易厭揅切下之所

竹素堂

卷

病而上亟收蓋上與下之情常相左而稱賢能
登荐剡者多在彼不在此以此課殿最行譴舉
是非持特揀未有不靡然頽化者也吏治之弊
所從來久矣而予於吳君有厚望焉君嘗刺武
定以寬和得民改刺澤州持寬和自若卻使者
雅不知君竟以註誤劾奏君被謫爲縣尉其爲
尉一如其所以刺州者稍遷爲令其爲令一如
其所以尉縣者不以獲譴故易操比入署中予
即不及與君偕事抑竊聞之諸曹郎矣君用法

最稱平凡以疑讞者必爲反除白罪至論大辟
尤極詳慎臨當論報署獄詞逡巡持寸管忍不
能下也此豈鏤刻揅切厭薄悶悶而博名高者
邪固知君之政爲此不爲彼矣君今且去而治
東昌東昌爲齊東郡界兩都之間水陸孔道所
聚樓船使節日集江干聯若鴈行比若魚貫籍
令守非有誠實心惠養元元第旦夕飾厨傳稱
過客意即得美譽去因而躡躑躅仕已足吾事
矣惡用孳孳撫循勞來不倦爲也而君豈屑爲

竹素堂

卷

之哉君釋褐二十年始拜二千石其非籍資備
交要譽以希速化者明矣君得無過高堂而思
盼子之績入武城而想聞子游之絃歌登帝丘
望雷澤而仰止頽頽大舜之爲烈乃遂怒然思
喟然嘆曰東郡濱河而居河歲歲爲害民不保
魚鱉沉壁馬負土石昔取民民間民力竭矣所
當與休息而俗故朴茂好稼穡敦厚禮讓易與
興理亦不必以深文治吾始終不失吾寬和可
耳最哉吳君是予所厚望於吳君者也昔王起

刺婺州以惠愛著後爲浙東觀察方入境而父
老爭迎之君之刺武定也亦在齊境與東昌接
壤當時惠澤流布遐邇東昌業已稔聞君行入
其境簞食壺漿以迎君者寧直東昌父老哉君
第憑軾而語曰吾無易武定之政父老必以手
加額驪騰而去矣



竹素堂藏稿卷二目錄

文

序十六首

溧陽楊氏重修族譜序

亦山楊君七十壽序

宜諸歐先生制稅序

陳世勉擢任四川副使序

錢克賢出守常州序

仰槐王君伯仲受職序

竹素堂

吳孺人七十壽序

讀史漫抄序

公車待詔錄自序

王聞谿制義序

方伯充憲先生之任蜀省序

邑侯行吾先生之任席獎序

胡卓雨先生習常齋詩集序

周子中詩集序

雍丘徐令君考績序

屠子益出守廣州序



竹素堂藏稿卷二

穎川陳 所蘊 子有父著

文

序

漂陽楊氏重修族譜序

楊氏受姓蓋始於晉伯僑伯僑裔出唐叔之後
有功周室剖符爲楊侯子孫因以爲姓由周歷
漢最著於東京自太尉震以定策勲顯名和桓
間歷賜秉彪先後勲業相望唐宋之際代有聞

竹素堂

楊氏重修族譜序

人靖康時有諱詔者從南渡徙淮再徙而占籍
漂陽則自必達公始必達公者漂陽楊氏始祖
也三傳而爲天水清意公五傳而爲御史宗毅
公七傳而爲太守紹祖公紹祖之孫是爲藩幕
孟元君孟元之作漂陽楊氏譜也斷自必達而
下它卽世系匪誣傳信無徵悉置弗錄蓋其慎
也作旣成則走幣謁序於予予讀之卒業作而
言曰孟元其有意尊祖乎其有意收族乎人生
天壤間孰不原本於祖逮其歷世滋遠耳目漸

可以三世而上知者不能什七五世而上不能什三十世而上不能什一矣雖有孝慈其於孝有何有乃今譜牒具存百世可考由是而反其所自始倣然如將見之尊祖敬宗於是焉起且也宗黨既繁播越閭閻則有不通名氏不識面目者收卹弗加拯援弗及或身餘梁肉而宗人不厭糟糠或身重文繡而宗人不完裋褐或身躋臚仕而宗人不免瑣隸相怨一方角弓與刺所從來自此矣乃今聚族而譜之若爲諸父

竹素堂

者若爲諸昆弟者若爲諸昆弟之子若孫者披籍而觀如指諸掌脫不自振必曰夫夫也是某之諸父也夫夫也是某之諸昆弟也夫夫也是某之諸昆弟之子若孫也而忍使至此也欲無收族得乎尊祖則孝收族則仁仁孝之道備而後譜非徒作也孟元雅志好脩善繼祖武又好行其德不遺周親作譜之意蓋辨此矣若直爲觀美也者后之視譜越人之視童甫耳又奚冀哉予故因孟元之請書此以復孟元且以爲孟

元最若其凡作者業詳之矣予不復具云

亦山楊君七十壽序

異時海上蓋有三先生云三先生者儼山陸先生青冈朱先生東濱楊先生三先生俱以文學有聲並建旌鼓厥後陸先生官中秘朱先生拜二千石而楊先生率老諸生間困不得志也蓋楊先生嘗就試有司有司讀其文而奇之擬署第一會有憾者以內艱詒先生先生弗竣事而歸由是遂落籍竟以坎坷終其身乃先生之名

竹素堂

卒不減兩先生也先生有子曰亦山君亦山君少負殊質稍長治博士家言斐然成章兩先生每過從楊先生輒試君文兩先生手君文輒竊竊然相謂楊先生未卒之業在是見矣竟以病廢業不得籍名登舍間去而爲山人恂恂自銜望之者知爲詩禮之胄今年春秋七十高矣嗟乎予觀楊氏不知天道乎哉詩稱錫類祚胤並言天道分子予齒去角一彼一此實罕兼之當三先生以才名頡頏一時互相甲乙人無間然

讀且並踴躍仕矣乃兩先生先後奮起而揚先生獨以縱掖終人謂天之報施先生者視兩先生不逮也顧朱先生無子子從子爲子陸先生有子矣又殲其孫今之嗣陸先生者亦從孫也而楊先生有子五人亦山君爲之仲賢而享年庶幾大耋亦山君有子曰津津爲掾史文無害津有子曰某曰某攻文績學行將大先生之門者嗟呼先生之所得視兩先生孰多少哉予故於亦君山縣弧之日書此以爲君壽且以著天

竹書堂

道之不爽云

宜諸歐先生制秩序

益聞之楊子云不斑白語道失此未可以一切論也李百藥七歲屬詞負半千九齡講易蘇晉作八卦論方在髫年劉晏獻泰山賦亦屬稚齒此其人何嘗擗管廙龐參經絕韋攷攷屹屹積有歲年而語出驚人文成命世先輩嘆爲國瑞後進視爲典刑亦安在其必斑白邪余同年友歐君宜諸賦才敏妙稟性冲靈當舞象時業已

標譽人倫馳聲執圃嶽嶽諸生間稱白眉矣束髮與計偕始勝冠而成進士所著經生言麾斥常調陶冶新裁以古鑄今以已鑄古且默會道真精研理窟匠心矢口直探聖賢立言之意而黼黻之信如子雲之論若宜諸君者何以稱焉傳稱子雲嘿而好深湛之思蓋白首著書晚乃有獲故其論云然世自有天授非人力者亦何可必限以年也嗟乎文亦難言矣士當窮居抗手譚青雲之業疇不揜筆爲文詞哉卑者承舛

竹書堂

五

襲訛陳言是汨高者矜奇弔詭畔道離經童而習之逮乎黃馘終身作老蠹魚竟不得一窺作者之指若此者名湮沒而不彰何可勝道也宜諸君年少翩翩勒成一家言輒入彀中的傳譯執林異日且垂不朽詎非扶輿間氣有待而發者邪予總角事鉛槧久困諸生間所爲文亦屢更今髮且短矣斑白行及而竟無得子雲得無笑人乎因書以志媿

贈世勉陳君擢任四川副使序

代草

故牂牁越雋地巖險甲天下其保寧順慶諸郡則禹貢梁雍二州之域棧道劬閭飛度千里井路坤垠界山爲門蓋入關三道之一蜀所恃爲外戶者也以故

國家特設執憲一人部署之奉璽書從事稱治兵使者職崇地重非才望茂著者不以充誠慎之矣吾鄉世勉陳君侗儻練達士也起家進士高等擢令鉅邑徵爲南比部郎以久次遷蜀臬憲副備兵保順君行有日矣會予承乏部篆君

竹素堂

之僚葉君士詹輩迺乞予言爲君贈予惟刑兵異用其關民命一也故皆不得已而用之深文之士峻法自喜鍛鍊周納不啻束薪其在徵功喜事者則妄構兵端弔奇闢捷甚且斬無辜以充俘馘抑何慘也

國家泰寧旣久道化隆浹卽深箐絕徼谿獠洞蠻無不一稟正朔治兵使者要在平定安集之固無用草薶禽獮爲矣世勉君之卽比部最久其於法比最精大司寇有所平反卽非君所識

必問陳郎云何蓋稱諸曹郎祭酒云然君不以自多務在得情一切傳爰書不厭周慎每遇大辟臨當論報未嘗不逡巡前却爲再三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得然後署獄詞猶愀然持寸管若不忍下者此其人豈深禍錮刻草芥其民而以一決自愉快者乎哉君今去而治兵矣兵凶戰危民命所係尤重一輕議兵兵連不得解塗肝暴骨仁人君子所甚隱也君曩不忍輕民命於刀筆今詎忍輕民命於干戈乎幸哉蜀人庶幾

竹素堂

及於寬政矣志稱蜀人質直好義然擾之亦易亂當漢武時唐蒙畧通夜郎西轍中取道巴蜀蒙用軍興法煥巴蜀吏卒千人民遂驚恐或遮亡自賊殺至厓天子使使持節以明詔詔之然後定由斯而觀蜀民宜靜不宜擾非一朝夕故也

今天子明聖德威過漢不翅徑庭蜀民漸於化誨亦異乎父兄不教子弟不率之時矣而世勉君儼然持憲節而式靈之老成持重不爲禍先

繫孽銷於未形金革戢而不試何憂蜀患哉嗟乎藉令司馬長卿在今日諭蜀檄難蜀文皆可無作矣

送錢君克賢出守常州序

代草

大司寇之屬十有三分領省會所部惟是南都獨廣東司領京兆京兆故多狹斜游閒子喜聞健訟訟庭之指可掬而輜鈴世家所爲多不法稍稍以法繩之輒從而議其後故刑曹稱廣東司爲最難國家郡邑基布星列大江以南特甲

筆堂

卷二

天下常爲江南首郡戶口殷富獄訟滋多錢穀所入歲漕數十百萬以實京師視他郡不啻百倍故天下列郡稱常爲最鉅主爵者度才量能非聲望茂著者不以充蓋其慎也洛陽錢君克賢起家進士高等爲繕部郎已推擇郎刑部廣東司居無何擢知常州府事以去君行有日矣君之僚葉君士儋輩來乞予言爲君贈予曩以廷中吏出守淮陽習知守事請言守守總郡邑之成下有俸別駕司理令丞簿尉之屬而上之

則有監司督撫直指部使者守以一人處上與下之間耳而目之者指不勝屈守何容易第以錢君爲之守守亦何有君清白微於權稅幹理見於課洲綜核具於董治學宮其郎刑部也且坐堂皇投牒入者紛於蝟毛君執筆散之若馳焉憑几聽訟兩造互爭枉直君直以片言折之人人自首服豪右有犯一切論如法居間者不敢以邑子請其上獄詞手自削牘卒史林立案頭口占授之無不依於法比無情者相戒不敢

筆堂

卷二

入廣東署中蓋稱諸曹郎祭酒即廣東故號劇司君且游刃有餘矣君既不難劇司又何難劇郡邪漢制郡國守相治狀異等往往入爲九卿蜀郡南陽諸君子可考而知

明興亦倣此意即予待罪淮南自謂奉職且無狀茲且隨九列之後矣異日毘陵之政治卒爲天下第一

天子亦何難以重書徵君邪王丞相器重何次道每見輒以麈尾指坐予何共坐曰此是君坐

予於錢君亦云

贈仰槐王君伯仲受職序

吾鄉故多素封家乃若好行其德則予竊多懷
溪王丈人丈人家橫溪之南王大父墓田丙舍
相近也往來予祖父間甚習予故獲聞丈人質
行甚具仰槐仰萱兩王君蓋丈人從子云兩君
輸粟於朝各賜爵一級里中諸戚屬爭持牛酒
詣兩君賀而乞予言以贈予惟當世仕進之路
重重兩端上者摘詞揆藻攻鉛槧以待舉遇合

筆案堂

卷二

而策名立臚膺仕次者務在治生治生而饒餘
貲亦能以貲進拜官受爵顯榮其身嗟乎丈夫
不爲名高則爲厚利要以爲致身地則兩者等
耳顧搯弧之士厄於遭逢即有董賈徐庾之才
終身矻矻白首不得一第者何限藉令務積蓄
而多金稍稍出其奇美以佐縣官何求不得朝
入粟而莫拜官莫入粟而朝拜官若將掇之矣
傳有之力田不如逢年蓋知言哉兩王君承先
世之業旦夕拮据務在恢拓前人生產伯仲共

持家柄分職而任閭外之事伯爲政閭內之事
仲爲政供繇郡邑行貨它境伯實主之出納管
鑰居貨里閭仲實主之間嘗語人曰予兄弟即
兩人揆厥本初則一人之自出兄一意治外弟
一意治內予兄弟豈有間哉末俗澆漓一家視
爲胡越流習所漸孰能不波兩君戮力同心無
問爾女循其言可爲訓世勸俗矣用能昌阜其
家顯榮其身烏紗革帶伯仲並列不其休與且
也富者多椎魯而兩君獨彬彬質有其文富者

筆案堂

卷二

多茂禮教而兩君獨皇皇於仁義之途惟恐弗
及富者多纖嗇持一錢忍弗能予而兩君獨好
施振人之乏周人之急者日不足也嗟乎兩君
即兩君用積蓄起其父可少哉漢建元元封之
間招致天下賢士以百數莊助朱買臣徐樂嚴
安董仲舒公孫弘司馬相如之屬林立于庭而
卜式父子獨以貲爲郎大史公特爲作傳哀然
則諸賢豪卿士之列百世而下不以貲故貶名
昔有卜氏父子今有王氏兄弟庶幾哉可與方

軌比迹乎予故因諸君之請相撫其槩以爲禮幣先且以娛史氏之繼司馬子長者

吳孺人七十壽序 代草

余稽往牒則重嘆柳夫人云柳夫人者韓公滉夫人也公性剛嚴少所接與夫人懸人倫之鑑尤慎許可爲女擇對多所阻滯晚乃得楊於陵大奇之歸語夫人夫人常擇佳婿今得人矣宜莫如楊生者夫人曰第與俱來妾且一視之且日楊生至夫人從幕中望見輒謂相公知人相

竹葉堂

卷二

公知人我女非是兒不字矣楊遂受室韓氏厥後楊至大官以勲伐著爲唐名臣至今稱擇婿得人者必曰韓公柳夫人云予爲童子時家大人請婚於參知顧公所參知公業許之矣旣而有人言吳孺人有難色已庶知言者妄也遂命委禽焉暨予拜孺人堂下孺人輒以手摩予頂已復舉手示參知公郎君英氣勃勃千里駒也異日者必且服在輦轂無論世其家施及外氏且與有榮是兒是女天作之合果若人言幾失

郎君矣兩人相視而笑心竊竊然自喜其後若干年而婚婚若干年而予不佞舉進士獲從諸大夫後稍稍樹尺寸至有今日嗟乎某不佞惡敢竊比楊尚書乃參知公暨吳孺人之品藻即以擬之韓公柳夫人誰容喙哉今年孺人春秋七十高矣予自臬憲遷藩伯便道過里中與孺人誕日會則率內子暨諸兒曹曲跪上孺人壽孺人謝不可老婦白首稱未亡人幸未卽填溝壑奈何以杯棬爲歡敢辭不佞某舉角敬進曰

竹葉堂

卷二

人言三至曾母不能信其子譬昔之事籍令孺人惑於人言不佞何能託肺腑乃今得備位戚屬則孺人之明鑑也幸不辱命謹愚之口塞矣請以是爲孺人壽已予內子舉角次進曰女不肖夙佩母訓奉以周旋毋敢失墜用能無得過於夫君以貽母氏憂乃今復藉寵靈獲沾一命母也罔極於心終不忘請以是爲孺人壽已予兒子某輩復舉角進曰魯祀東山必宗岱嶽吳祀震澤必邇滄溟何以故重本故也兒輩幸

託體母氏母氏之身則孺人之身耳揆厥本初惡敢忘所自出請以是爲孺人壽孺人於是不卒辭舉角盡三觴已復瀝觴而告其顧氏自夫君背棄家祚中落惟是藐諸孤大懼弗克自暨賴君之惠翼而振之幸甚幸甚家聲厥功懋矣伯姬遵我訓詞善事夫三王立斬然見頭角皆載錫之光者也其冬爲我盡三觴某辭不獲則率內子暨諸兒曹各受觴而退退而捫撫其事爲之序如此

讀史漫抄序

不佞蓋聞之史以紀美惡昭法戒徵往訓來惡可一日廢不講也當世以經術鳴學士靡然顧化末流所漸孰能不波執策而號於衆其爲史氏左袒者不能百一蓋不啻弁髦視之矣其或知所從事者則又鉛於耳目沉於見聞務在帖啍記誦即一言之彈射曾於何有辟之法家議獄徒取成案一切無所平反即日治城旦書何爲乎弊所從來久矣張子孟交與予嘆息此事

有味乎予言廼於正業之暇盡取義皇以來諸史伏而讀之旁搜諸家評史之說附以已見勒成一家言其言變異卓詭諸所議論往往出人意表讀之可喜可愕令人心目俱快斯亦奇矣不佞亟語孟交孟交是書也請授剞劂可乎孟交謝不敏不佞採摭昔賢緒論非作者比附麗一二芟芟之詞則聲音之一映也不佞懼滋多口矣嗟乎折衷羣言功倍作者千金之裘詎止一狐之腋哉太史公號稱良史猶然據左

氏國語採世本國策爲高因丘陵爲下因川澤語不虛矣若謂不理於多口宜莫如太史氏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何譏誹也卒之萬世而下言史學者率布侯於子長無能改於其轍多口奚病孟交勉矣孟交唯唯遂授之梓人

公車侍詔錄自序

漢制郡國守相察舉茂才異等與計吏偕待詔公車天子臨軒親策之明詔于大夫言所欲言毋諱毋隱其對策者皆爲大夫拜爵或一歲超

遷至中大夫或綰通侯印爲丞相建元神爵之間大較可睹記矣而公孫弘罷歸牧豕海上年六十餘晚得當天子爲舉首匡衡數射策數不中至九始中丙科則遇合若斯之難也

國朝取士畧與漢同三年一論士士籍名有司有司親爲勸駕縣次續食南宮都試已竣事

天子稱制而第其甲乙離疏釋屬由此都卿相旦莫遇之士抱奇韞彩莫不顧繇此途進洋洋乎恬恬咕嗶之業流映寓縣矣顧工拙利鈍則

竹素堂

卷二

難揀左券而責有工而不獲者有不及工而獲者有工不卽獲旅進旅退而卒獲者是人幸不幸也予自諸生舉於鄉凡三上公車兩見黜而一見收往返道途或輶中搗管或帆前吟吾歸而理舊業則帷中課弟子所著良亦稱夥第多散逸携以自隨者不能什五已又汰其不雅馴者什二三僅得如干首行焉嗟乎尺幅寸管作既惟艱隻眼片心識亦不易陳思王不云乎後世誰知定吾文者蓋自古嘆之矣予不佞

兩見黜於主司也始黜坐怪再黜坐庸與怪詎可同日道哉不佞前後非兩人奈何徑庭若此晉人有言願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之正得平平耳不佞得無似之邪敢以質之知言者

王聞谿制義序

國朝以制執取士則太傅守谿王先生爲鼻祖云先生天挺異才嶽降殊烹漁畋六籍蒐獵百家故其爲文吞吐萬有剔抉三無前掩先哲後啓嗣賢洋洋乎正始之音于今爲烈矣繼先生

竹素堂

卷二

而起者則有唐中丞荆川氏薛觀察方山氏皆所謂宗工鉅匠也今年歲在丑南宮待試之士若而人大傅孫遵考君哀然壯多士廼中丞孫敬止觀察孫以身亦並列高等都人士嘖嘖歎美三先生不乏象賢國家得人稱獨盛矣夫極盛難繼自古志之太傅公旣以文章冠冕一代而遵考君接踵繩武再傳之後復振其家聲是祖是孫即稽往牒可多屈指耶詞賦莫盛於有唐襄陽杜審言實聞草昧逮其孫甫遂擅大家

然審言宦不達甫竟不能成進士識者恨之其視大傳公之祖若孫所得孰爲多少哉傳稱文章不朽盛事故云代不數人人不數篇代不數人而遵考與太傅公居其二人不數篇而遵考與太傅公之文卽傳譯執林者且不知幾千萬言則豈特太原氏家乘之華哉

皇明文獻足徵抑亦並簪黼黻哉

方伯充庵潘先生之任蜀省序

代草

世廟時海上有笠江潘公者參蜀藩政治有

竹素堂

卷三

異等諸長老言公治狀輒以手加額已復仰天嘆曰天其不終棄我蜀民哉庶幾得復如潘公者來吾民幸矣後若干年公之仲子充庵先生自董漕憲使遷蜀省右方伯不佞某先生所部人也茲又待罪先生之邑惡敢無一言溷先生行李某惟

國家定鼎西北一切倚辦東南轉輸給供漕司是賴漕司故有執憲一人總戎參戎各一人其後易置參戎以藩臬六吏而充庵先生以才

望首推擇蒞其事先生在事謫曰而國家之急諸所興革建置一切務使宜先生雖言丈夫負七尺特以徇主知供任使耳苟利國家身於何有名與身孰親卽有瑕疵其又奚恤終也功見言信瑕疵者議格矣故先生所施設大都當世所不能爲抑所不敢爲者而先生不難以彼其身慨然決筴率之拱手而功成施及社稷傳有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先生謂哉或謂漕司係國家根本任非其人

竹素堂

卷三

不可先生才識卓絕重以閱歷滋久諳習政務先生不宜它徙徙先生失官才指矣且先生熱伐懋著籍令它徙又奚論次憲使去方伯董董一階第亦循資轉耳主爵者於論功何有嗟乎吾聞用人如用兵其法一也五步則止五伐則止夫非司馬氏之節制乎歷階而升高位將焉避之假令一蹴而盡九等豈不愉快要以司馬法節制謂何耳主爵者念先生功何難以殊異越格願驟進而不軌於正非先生意也主爵者

蓋亮之矣且也先生在漕司凡八年所三徙官而不易職且莫主會計事事不暇歲輒有事輦轂下席不及燠焦然奸黠勞苦備嘗張而不弛非善息之道也蜀號簡僻藩伯視郡縣之成其間吏事少先生蒞蜀直可卧而治之優游以養其全力蓋張弛義爾先生所畫諸便宜漕司籍爲功今後事者遵而勿失可足吾事又奚必先生親於其身爲也蜀固宜先生哉笠江公由蜀藩而進兩登八座一爲御史大夫先生今且蒞

竹素堂

三

蜀趾策紹休不自蜀藩起邪先生行矣蜀人望見前茅奚啻色喜不佞其不獲隨士民後伏謁道左則頭載一卮江干用壯先生行色且瀝觴酌江神遙告我蜀中諸長老天果不終棄我蜀民哉乃使潘公之子來吾民幸矣不佞此一觴敬爲我蜀民賀

邑侯行吾教先生膺獎序

代草

行吾教老先生令上海之五月侍御田公廉先生治狀下檄所司以異等禮禮先生所司奉行

如侍御公指於是邑博某某偕其門人某某等謁予言爲禮幣先予敬謝不敏諸君請益力乃不卒辭而爲之序序曰蜀故西南隩區金縷玉壘形勝甲天下扶輿所鍾必有假儼非常之士生於其間出爲世用福彼生民乃今於行吾先生睹之矣先生成都產也起家進士高等試政天曹天曹以才望推擇爲海邑令邑濱東海之濱編戶六百而餘財賦所出視它邑不啻什作俗又善通則催科難邑多巨猾往往乾沒作奸

竹素堂

三

公帑所儲取之惟其意所多寡其間弊孔紛不可詰則勾稽難日者習俗愈漓告訐熾矣不令之民務在持人短長毋一下人受牒持牒詣縣者不減千指至對簿言多無左驗莫可窮竟則聽斷難也先生始下車時民盈縮酌緩急以定征歛民輸無後時侵牟之徒一切痛繩以法籍其家不少假貸民用大創無敢染指積中金憑軾而聽訟析以片言無不人人自首服誣妄者悉按抵罪莫克行其奸自是稍稍批頰退矣至

其清白之操慈惠之德崇重學校優獎士人精誠格天有禱輒應尤其彰彰較著者也先生治吾邑重五月所政績所著業已藉藉人口下懷其仁上旌其伐茲不可以觀先生哉夜光之璧始剖而知爲萬鑑寶汗血之駒始駕而知爲千里材夫何故非常故也先生卓犖奇瑋夫非渥洼之產荆山之璞乎乃今服在官守業已駕且剖矣當世不乏伯樂下和之屬直將一見決之寧詎以歲月待邪侍御公不難以一言聞當佇

竹素堂

主

會

陛下當天官尚書議以久任責成功卽有異等非更歲不以聞侍御公所爲遲遲格於明詔也日至而質成第少須之耳嗟嗟若先生者豈非倣儻殊絕之士所爲鍾靈於蜀之形勝者固然哉嘗稽往牒所載蜀人號稱循良莫如何武張霸其治蜀而以循良著則首屈指於庶范李膺諸人最先生治行何讓張何予不佞承乏蜀轄之命行有日矣卽不敢望庶李下風亦

惡敢輕自污蟻獲罪先生之士以貽先生羞不佞輒不自揆則請以先生之治吾邑者治先生國邑先生其許我手語有之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予不佞亦云

周子中叢藟齋草序

國朝以制義登士士卽行肩曾史才輩輩賈非嫺博士業有司不爲推擇末繇自表豎士當窮居抑首受策奉爲功令尺尺而寸寸之務期中其累黍固曰吾不能舍筏而登岍以是爲遇合

竹素堂

主

地耳比至彼岍後於何有大雅弘博卓犖君子直土龍芻狗視之不啻唾去矣而淺夫俗士計畫無所復之漸以帖括見所長往往縣書自詡今之列肆充棟者抑何蹇駁不雅馴也故每一制出始競勦聚旣乃稍稍厭薄從而揶揄之久之且爲覆瓿用矣始余登鄉書不勝書賈刺促以懸榻齋所藏付剞劂暨舉太常而自行所爲公車錄則猶有童心迺今殊悔之無及也余友周君子中所謂大雅弘博卓犖君子非與既聯

舉上第以去復沾沾舊業而役黎棗此何以說也子中方擁臯比臨諸生豈直爲帷中弟子計邪余觀子中才甚高又家承二正之業故多藏書子中漱六籍而收百家無所不窺舞象時業已作者自命賦頌古詩之流大放厥詞且其人悲壯感慨有燕趙風每與論天下事抵掌噴目頭髮上指冠忠憤所激誠有不難以彼其身者子中楚產也概之楚材博學則倚相詞賦則宋玉而忠君愛國瞻懷不忘斯屈左徒其人乎以

竹
軍

卷二

子中之學之才執牛耳而登旗鼓之壇當無作色異日勒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可垂不朽使立赤墀展文陛必能折檻鎖樹借劍埋輪上補主闕而下紂官邪斯骨鯁之士而社稷之臣也可但以經生目之邪余懼世之管窺蠡測者未睹子中大全而以一班盡子中作措大面孔見待故持表而出之以告讀子中文者云

胡卓二生習常齋制藝序

予官留都折節茂才異等則於武林得兩生云

兩生者胡生胤嘉休仲卓生爾康釋成也釋成以太學生就留都京兆試贊所爲業就予質訂予讀而賞之已廼以休仲文雜置稿中試予予輒爲拈出稚成謝曰主臣有之此非爾康文里中胡生胤嘉文也胡生學思古厭薄一切出試有司困不得志父兄且責之欲令改轍里黨朋從則相與目笑之矣而胡生自若也先生以爲何如予曰大聲不謂於里耳知我者希則我貴矣爲作入行遺之勉以自信而休仲遂

竹
室

卷二

策蹇抵金陵悉發篋中所藏造予而請于是兩生文予悉得而卒業大都布侯於成弘諸君子而一洗邇來浮靡綺覺結習不知者厭而讀之若嚼蠟然顧其中雋永之味有嗜之不厭者此予所獨賞而衆人所爲不啻唾去者也予始爲諸生時所著經生業以俊逸自喜人人亟稱之已去而慕古則人稍疑比業愈進而人且駭矣曰夫夫也必庖犧氏王天下任蒼頡諸君典試事以斛斗課諸生斯其遇合時乎而予持之益

力逮乎上公車對大庭議者始咋舌退矣嗟乎
下士聞道則大笑之不足以為道子與兩
生均之有味乎斯言也哉

徐令君中獄考最序

國家張官置吏基布星列邑有令郡有守方岳
有監司督撫有中丞臺察有直指凡以為子民
計而澤最易及民者宜莫如邑令郡守以上皆
大吏其體尊其去民遠閭閻蔀屋若隔九閭焉
民隱萬狀何以能周知有所興建未必人人稱

竹書

卷二

便利且督撫臺察下之監司監司下之郡守郡
守下之邑令勢不能不待人而行一有齟齬即
成壅閼閼澤不下流無可若何有仰屋嘆而已
令之秩稍卑去民近其於民也親旦起坐堂皇
父老子弟得以非時入見言所疾苦令憑几而
聽從容與商富否不啻家人民隱宜無不悉凡
所設張親于其身致之民不待人而足吾事順
於建瓴易於反掌朝而出令不及夕而民被其
澤由斯而譚士人釋褐為邑令豈非生平一大

快邪不佞居恒自念異日離疏釋屨一當縣官
任使儻得百里而宰焉庶幾有以豎八寸而今
已矣茲從李侍御舜若獲聞徐雍丘治狀未嘗
不欣然願為執鞭也君起家進士高等筮仕為
長葛令令長葛之幾月以才改令雍丘雍丘故
東都壯縣地當南北孔道輜車之轍日相尋於
途所為充厨傳費勢不能不繇民民一承是役
無不立破產最苦之而邑故有黠猾輩賄通里
甲削戶口籍匿其田不報凡若而家獎所從來

竹書

卷二

久莫可究詰其勢家蒼頭鮮衣怒馬怙勢橫里
中里中人無敢目憚之亦非一日也比歲屢不
登民間不能具半菽餓殍相望子錢家橫索宿
通務期取盈上官下催科令嚴於束濕薪民
不能堪幾至流徙矣君下車即發粟作糜以食
餓者全活甚衆復以義勸分禁約子錢家毋得
取盈如樂歲富民服君化往往折券棄責民用
大和所司以通稅征則上書言狀杞民旦夕填
溝壑令奉天子德意育元元救死扶傷不暇何

忍加捶楚通稅終不可完獨令可罷耳於是所
司稍稍緩其令民卧始安枕已揖縉紳先生約
曰諸大夫恂恂守禮令頌奉下風竊聞舍人兒
有不奉諸大夫約束爲民思苦者令不忍以縣
官民從舍人兒欲請與諸大夫約民有不尊事
諸大夫而齟齬舍人兒者令得治民罪其舍人
兒魚肉吾民而諸大夫不知者亦請聽令治舍
人兒毋撓令事豪右聞之人人自屏息矣而父
老子弟來言驛傳事病民則曰須後命會廉得

竹素堂

卷

厯田主名悉下檄逮至庭下責曰某子用其所
有田若而厯某子甲某所有田若而厯何以不
登籍諸人出不意咸自首服則曰若曹所犯罪
當戍邊田亦須籍入官爾第能爲我供厨傳繇
則免汝罪還汝田不者論如法諸人幸得免文
網無不願受後良民得以息肩不啻更生云大
都君有劉蒲鞭之寬仁而出以精明有范塵甑
之介特而濟以開敏長葛如斗大君特卧而治
之雍丘之視長葛寧止十伯君亦鳴琴而不下

堂其游刃固有餘地也潘安仁爲懷令後徙河
陽兩邑相爭以爲吾家使君而河陽爲最著特
以花縣稱則以安仁蒞河陽久施澤深故旣去
而人猶指而名之曰潘郎一區之令雍丘
亦已歷年所三載報政天曹上之當宁
矣異日下璽書徵君君行竹境上兩邑之民有
挽車爭君者第以河陽折之長葛豈得與雍丘
爭徐使君哉

送屠子益出守廣州序 伐草

竹素堂

卷

益予佐邦禁之明年而署中諸曹郎有同時出
守者就李屠君子益得廣之廣州云屠君子戊
辰同籍士也嘗爲選曹尚書郎業駁顯矣會
有憾者以考功法中君謫判長蘆轉運已入郎
留鈐稍遷督學使者復以憾者脩前郅謫刺廣
德以去君凡再起再仕浮沉中外者久之至是
始以北部郎出守人言屠君負用世才庶幾一
日千里通籍垂三十年始拜二千石何淹抑也
予謂否否屈爲伸門塞爲通根自古記之矣士

當遇合掉鞅利捷之途便如建瓴易如拾級要以愉快一時豈不足以明得意履順而不知所裁不能無生得失其於涉世也往往擿墮而冥行中道取敗若此者即予所睹記不少也乃若有所道遠之士樹勲庸而流福澤每每出於迥遭際之餘故盤錯困頓志士所欲嘗嘗則淬勵熟而磨練精去其驕志與情容以應天下游刃有餘矣方子益君之初舉進士也年甚少意氣勃勃才美灼爍外見比于煥礪之鈎光芒

竹素堂

卷三

陸離令人不敢正視比徙鹽官而氣稍平才稍欽然猶時隱時見若無若有鋒穎所露不能盡藏今則內湛於道德而外融其才美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矣夫揮霍任才磊落使氣此以集事建功豈曰無之乃債事墮功者大抵什五而是也惟養盛之士無用其德慧術智而壹稟於中和奚施弗濟斯乃安於故成於習非可旦夕辦者籍令君當郎吏部時即一蹴而致通顯無困抑齟齬之

遇以折其銳君方盛年困於意得未免含殺率而用所長惡能冲夷醞籍養至爾爾邪夫養閑鷄者必柔馴其虛憍之氣影響滅而類木鷄斯走異鷄而稱無敵然非三十日養不能也屠君庶幾近之乎自今以往君且勿干物而上之彼虛情應響之徒瞠乎後矣與君同時出守者南徐王君德閑得燕之順德王君淹不至如君然釋褐且十五年亦非速化者二君之涉世同其優於治亦同固知二君不難於守也二君行有

竹素堂

卷三

日矣晉時謝玄張玄之出守吳興會稽同日上郡當時以爲南北之望予於二君亦云



竹素堂藏稿卷六目錄

文

行狀三首

明文學宥渠張先生行狀

明承直郎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恭字孫

公暨配唐孺人行狀

明太學生張君東湖行狀

志銘一首

勅封太孺人瞿母黃氏墓志銘

竹素堂

目錄



竹素堂藏稿卷六

文

行狀

明文學宥渠張先生行狀

宥渠張先生不佞先子貽穀府君畏友也先生晚娶於唐爲不佞前母唐安人女弟稱肺腑戚先府君伉直潔介與世寡諧獨與先生託契甚密府君獨有所往諸蒼頭暮往物色恒得之先

竹素堂

集

生所府君或坐一室戶外覺然履聲剥啄扣白板扉應門奚奴亦不孰何知爲先生也蓋兩人稱石交云不佞童子時侍先府君獲聞先生賢行其具狀先生宜莫如不佞惡敢以不文辭先生諱起隆字後明宥渠其別號也父曰南川翁娶譚碩人生先生由南川翁而上五世皆業農有隱德至南川翁蒙故業而息之以積著起家家用益饒好賑人之急不責其報也間嘗收責里中其人四壁立度不能償更欲有所貸歸其

真女出佐酒南川翁望見推案出曰若非長者
奈何受廼公德欲沽汚之邪已訊得其情爲折
券更益以母錢若干緡其人泣謝去是時南川
翁未有子嗣年而與先生人以爲陰德之報云
而先生生而穎異不類凡兒識者以爲大張公
門必先生矣北就外傳日誦數千言少長習經
生業語出輒驚人稍試有司有司推擇爲博士
高等弟子督學使者裁薙楊公及岡胡公午山
馮公翠岩黃公衆名能知人咸首推轂先生應

竹素堂

卷六

應天試籍甚一時里中諸貴豪爭設臯比辟先
生授子弟經羔鴈成群先生庶其子弟可教始
應命不卽厚幣不能回一眄也先生旣用經術
著聲赫赫里中又美丰儀如樂廣衛玠白晳飄
髯長軀天矯兄者莫不以公輔期之矣少保潘
恭定公雅負人倫之望許可先生以童子見公
注目偉視已索所爲文讀之擊節嘆賞遂許先
生爲國器及先生老經生不能博一第而公未
嘗不撫掌太息也曰有才如此使之長貧賤乎

余所閱人百不失一乃今於子言失之子言先
生小字也其爲先達推重如此先生駕於人倫
孝友蓋自天性十二喪母譚傾人哀毀欲絕搥
踊號慟不啻成人兩事繼母楊氏趙氏以孝聞
楊尤恣睢暴戾每求多於先生先生未嘗不曲
意承之冀以安父南川翁心會邑有島夷變縣
官用軍興法繇使諸富人南川翁不堪誅求避
之南翔鎮與先生析居先生僅取瘠田若而勝
敝屋若而椽老減獲若而人餘悉推以與二異

竹素堂

卷六

母弟曰吾久困諸生減父產今尚欲取盈乎逮
南川翁之南翔家日中落晚年至饑粥不給則
并所析屋居售之人得錢若干緡敬進之南川
翁所先生不私一錢也曰一椽亦吾父物父且
憂旦夕而吾尚忍爲蔽風雨計邪自是遂儉居
終身矣先生少年負盛氣自視一第可芥拾與
人交不爲脂韋媿阿直取行一意意有不可即
貴介人若將浼之已而坎壈困頓終窶且貧先
生自若也所善諸故人或去而爲大官先生灶

先生雖卒無所請謁諸故人或以歲時存先生
先生雖不見強之始攝衣出出不作寒暄語去
亦無所報謝於是諸故人嘆曰咄咄張先生所
謂寒不可得衣饑不可得食者其張先生謂矣
故先生之困也諸故人皆不能爲德於先生云
先生賦才特妙萬志好古所著經生言一稟於
古昔不爲世俗浮靡綺麗之語先府君與先生
結社垂三十年不佞侍先生研席髮猶未束時
占一二語先生未嘗不稱善也聞以所自得旨

竹素堂

卷八

開示不佞不佞輒亦領畧則又謂孺子可教矣
蓋先生所解者匠心所重者神理而所緣飾爲
詞者古文奇字公穀左史一出一入鼓舞於筆
端而不自知當時爲經生者卑卑宋人遺囑實
其敝篇不知含復而求彼岸至讀先生文不省
作何等語惟有咋舌退耳以故與世相左不爲
有司推擇窮困以死而後數十年勢極而返學
士大夫始尊古而卑今往往馳赤幟號於人曰
文非公穀左史不可也于時操觚家競取前

第一時登進者彬彬弘雅博綜之士而先生已
不起矣籍令先生後數十年而出或文選先數
十年而更始先生之遇合何難哉嗟乎先生有
一介不取之廉有首折不回之志有萬言不竭
之才而竟厄於十舉不第之遇亦足悲矣易簣
之夕子藻執燭而侍先生嘆曰我守鉛槧垂四
十年尺寸無所豎立窮困終身詩書何利於我
也汝曹慎勿復蹈此轍天下事何不可爲奚必
公車業邪嗟乎百世而下聞斯言者寧無酸鼻

竹素堂

卷八

涕順乎哉故藻以盛年謝諸生舉攻書攻詩攻
古文詞蓋承先生志也先生生於某年月日卒
于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一配丘氏繼唐氏子
三長振承丘出妻董氏繼董氏次卽藻娶顧氏
繼楊氏次振翰出妻顧氏出女四俱爲良人妻
孫男三宿羅宿奎振承出昌緒藻出孫女一振
承出未字先生次卒之年權厝於榆涇之域墓
有宿草矣惟是墓陟之石尚闕如也藻以文學
得幸於太史先生敢徵惠於牛馬下走願乞

言之辱以爲不朽地授簡不佞爰綴事狀上之典記儻垂愍念一泚如椽之筆而華衮之雖其人與其骨俱朽猶生之年蕙等幸甚不佞幸甚

明承直郎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恭字孫公暨配唐孺人行狀

萬曆乙酉二月十一日承直郎刑部主事恭字孫公以疾卒配唐孺人李以嘉靖庚申正月二日蓋先公二十四年所矣未克舉窆安隧道之

竹書

石有待也至是孤伯胤卜以是年閏九月二十四日葬公陸家涇之原啓孺人攢合焉將走乞銘於大宗伯太室先生而後不佞爲之狀曰先君子治命也廼不敢以不文辭狀曰公姓孫氏諱應魁字元甫別號泰宇其先從宋南渡徙上海遂爲上海人數傳有文昌公者由孝弟力田起富而好行其德鄉里稱焉因姓其地爲孫家灣文昌生養志養志生節軒節軒家故業讀書治博士家言爲諸生用諸生久次貢授濱州學

正所謂濱州公也濱州公攻古文詞有山澤吟嘯集藏於家孫氏文獻自此矣再傳爲黃溪公舉弘治戊午應天鄉試仕爲刑部司務司務子太學如山公個儻負才自視一第可芥拾而卒老於公車所著有觀國吟則公父也母劉孺人實生公公生而穎邁不類凡兒七歲就外傳日誦數千言有所屬對應聲響答不作猶人語司務公絕憐愛之嘗携之京師崔侍郎桐有人倫鑒識公於舞象時曰孫郎若不佳者我遂不復

竹書

相士少長業益精進出就有司試三試三層以諸生高等入黌校名曰大噪公弟次君應解名亦籍甚諸生間試輒互爲甲乙歲癸卯公舉應天試次君亦在選中會詩房溢解額遂落第公意不自得也曰第五之名何必咸驪騎哉吾媿先之矣庚戌成進士授新淦令令新淦之二月太學公以計聞公即日奔還居喪讀禮易戚備至服闋復除滑縣滑在內史部去輦轂百里而近地踈俗穢軍民齒錯推埋作奸之徒往往

而是公不爲一切摘發擊斷務持大體傳誠信而行顧於法無所縱舍久之民習公長者不忍欺而大猾稍稍徙它旁近縣簿書之暇喜延見諸生其所推轂茂才異等若而人親爲課文稅梓其所謂筌蹄集人給一編由公所指授去而登第者趾相錯矣公故千金子居恒饜粱肉而食於官自同監門之養奉母日一肉外升米束菜不得過三十錢以爲率唐孺人亦茹荼咀淡以成公公遂得一意行其志它若捐冗費以節

竹書

卷八

公需禁苛取以寬民力聽斷剖析不俟片言賦役踐更惟均性允諸治狀種種更僕未易數也三年政成部使者交章尉薦之而是時縣官驟興大工它使者議括民間金錢佐將作公持之疆滑邑如斗大悉索散賦不能當水衡一日費奈何重困吾民民財不可得獨令可罷耳使者憾之未有以中也而會其按部行抵滑公逆諸境上長跪請曰滑歲大侵民間不能具半菽明公車駕辱臨恐無以饒厨傳頓首伏車前不起

不難以身當車轍者其人不得已爲回車之它縣憾之益深矣居無何吏部以前使者薦陞公刑部主事其人聞之益發憤恚曰嗟嗟公悔不先之竟以是劾罷公報聞人或勸公上章自訟公意不屑屑也曰吾歸矣唐孺人亦曰君幸有敝廬薄田足供饘粥妾能紡繅洗以佐君歲時伏臘太夫人甘脆之資寧籍五斗邪仕宦不止車生耳君歸矣于是即日挂冠歸歸則杜門却掃終日焚香宴坐一室時引衲子與談空

竹書

卷八

理兼習養生家言其它一切戶外事絕口不問臺察監司于旄東西行過公里必脩刺謁公公多辭以疾不出肅客去亦無所報謝郡國守相縣大夫歲時交際外未嘗造請察舉鄉飲賓董一赴不數數也開府居來張公觀察鏡湖熊公大守澤門表公皆與公爲故人太守公欲爲公請督學掾錄公子爲諸生觀察公有某子甲麗重辟則風公居間爲道地而開府公謂公斥置墓田丙舍我力猶能辦君直公若爲弗聞也者

非其好也以故登第餘三十年莖董守其故業不失而屋不益一椽田不益一膳蓋自其天性矣公孝友篤至既膺太學公溘先背棄不能以一日養其事母劉孺人旦夕具滄髓自上食惟謹與弟友愛敦惻終始無間言唐孺人與妯娌居亦雍雍如也公四十未舉子卽子次君子伯胤爲子與孺人撫愛備至慈不廢嚴不啻已之自出已而次君冢子伯韶次君亦先君捐館舍公自以繼補小宗義不可無嗣而伯胤孩抱

竹書堂

時出爲已後不得復還願所私旁晚宗人又竟無可立爲次君後者獨計伯胤二子次可後伯韶而遙接次君爲孫聚族告廟而行之次君得以有血食春秋祠祀弗絕人言此一舉也合禮稱情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矣公長身玉立叩首揭膺高視濶步意若不可一世而中無它腸洞徹於表直躬而行不能低昂俯仰繆爲恭以媚世驟而卽之落落穆穆也性寡默迫率對人不能道寒暄語或有感慨時發而爲議論雖觸

人所書讀不顧子弟侍公閒居間嘗規公世方崇禮以罄折爲恭謹人皆有喙三尺拂人而中其驕大人獨爲異同得無與世齟齬乎公亦唯唯比出對客其爲木彊如故竟不能抑首俯躬強欲爲好言相洵沫輒面頸發赤竟囁喘而止乃笑謂子弟曰我不能強我以從人人自用我法我自用法矣公雖不能緣飾時好而與物無競主於獨行已志勢有所不可卽已所甚愛推以與人不惜意有所不可卽其人至貴欲

竹書堂

回其一眄而不能嘗曰我身非我有我惡得自身外物匹夫不可奪者志耳人皆避之嗟乎公居官若拙行已類迂其與人交迂亢而機事不習於懷貌言不出諸口忠誠一念直可貫金石質鬼神所謂不失赤子之心未鑿渾沌之竅畸於人而侔於天者也藉令以今之人彈射公公或難免乎遺議以古之人印正公公之不合者寡矣唐孺人亦出海邑宦族父曰雲東公母曰吳碩人蓋自髫髻時業已敏慧貞淑雲東公故

所器而奇之不欲令配凡子者也而恭字公爲
童子時有雋稱雲東公遇諸塗而屬目焉故孺
人歸於公公生於正德丙子八月九日孺人生
於是歲之二月十日公享年七十而孺人僅四
十五繼孺人者趙孺人也子一即伯胤太學生
娶吳江俞氏邑丞龍橋女繼朱氏文學心齋女
女二長適潘方伯充菴先生子中書舍人雲驥
次側出適張太學東湖子士行孫男二長士章
聘唐文學起潛女次士奇即出後伯紹者聘隴

竹書

卷六

別駕驚川女孫女二長受朱上林華清子長齡
聘次受唐孝廉集山子之裕聘惟先生鴻臚足
以闡幽直筆足以徵信蔡中郎碑郭有道謂無
媿色先生非其人乎此伯胤所爲百叩泣血以
請之意也不腆蕪詞不足以辱斧鉞備採擇焉
謹狀

明太學生張君東湖行狀

君姓張氏諱同文字從道別號東湖居士其先
濠州人從宋南渡徙晉陵已徙崑山最後徙上

之鶴沙里則君六世祖允中也允中生讓讓
從邑治之南倉濱浦而居人有病涉者爲築
浦口以濟人稱君橋張氏云讓生樂閒公琳
公南溪公果南溪公四丈夫子仲曰近川公
公國維者兄弟同舉進士仕咸至大官中更
轉徙凡數世董以隱德聞自鄢陵公登仕版而
張氏始復列於縉紳矣鄢陵公亦四丈夫子長
曰筠山公伯澄君父也娶於孫實生君君生而

竹書

卷六

穎發秀朗鄢陵公絕憐愛之稍長受詩書侍御
鳳樓先生高博士淞陽先生所二先生成名士
門下諸生以百數君爲高足弟子人人自遜弗
如竟以數奇久之不爲有司推擇去而爲太學
生非其好也居太學復有聲六館中大司成馬
公少司成余公咸器可之不以儕輩見遇君曳
長裾搖搖諸生間諸生亦自遜弗如矣君性慨
慷喜接納賢豪士賢豪士亦樂與君遊四方之
交若而人而漢陽蕭太史毘陵張孝廉最著里

聞之交若而人而孫比部太宇秦侍御鳳樓最著其年長於君以忘年交君者若而人而先君子詒穀先生黃夫子中山先生最著其年少於君君以忘年交者若而人而吾黨文學士高孝廉長文趙茂才繩之黃茂才長卿最著蓋君折節異等自其天性其存諸故人不以疾爲辭不以風雨爲解不以窮達顯晦故有所疏數以故人人樂親之人有緩急就與君謀必傾肺腑君故多智善籌畫與人謀無不如其爲已謀者至

竹素堂

卷六

於急難死生之際亦無所趨避在大學時有同舍生蕭彥之者閩人也病疫疫號能傳染諸生咸遠跡避去君獨旦暮視湯藥比卒爲治棺歛經紀歸其喪諸生高君義欲聞之司成公君不可曰友朋相恤分誼固然范巨卿何人哉何敢辱命敬謝客於是諸生益多君長者誦義無窮矣君孝友篤至諄諄人倫孫孺人構危疾刲股肉作湯以進沈孝廉瞻岳亟稱之欲爲立孝行傳君遜謝不果立筠山公嘗爲飛語所中下諸

生君匍匐伏直指使者前號泣請代直指公爲感動已庶知筠山公實無罪也竟釋之大母嚴瑞人率筠山公先已捐館舍君悉力營歛具喪葬有加不異筠山公之喪鄆陵公也從兄仲胤早世家頗厚藏宗人爭爲後訟牒紛然率以昭穆序後君仲子可教然宗人業已瓜分其有可教僅提空名君意不屑屑也曰我爲從兄血食計豈問生產邪從父伯潭舅氏孫涵山無子君咸爲收其喪歲時享祀毋乏婦翁願少南謁選之

竹素堂

卷六

京配楊孺人病坊三子家徒壁立無以爲棺歛費君悉出資斧辦之一不以煩三子少南君自長安歸則孺人墓有宿草矣有陶曰者歐君弟仲允致歿陶故秦氏家奴秦序班鉅素睚眦里中里中人故目攝之君之宗人復有睨其橐中裝者相與脩怨規利文致其罪將甘心焉君慨然白於郡太守殺人者死陶曰捺挺奈何移獄於秦秦由此得釋君亦無所望焉其抗直不避嫌怨皆此類也而君性又多意氣輕財好施嘗

君者君業興之直散去矣其妻弗欲
也其焚其券不責取一錢其人携其妻拜謝
而去蓋人情所難云君倜儻恢廓豁達大度遇
事剴割迎刃有餘筠山公卽世人或速君於訟
以言君君既理直又善對簿侃侃庭辨聽訟者
輒爲之訟者願語塞於是事咸得白訟者反得
罪其人始大悔曰我始以張君爲辱書生廼今
知張君非辱書生不敢復逞志矣君獨杜門却
掃課子誦書無所報復也君長身玉立善談笑

竹素堂

十六

喜恢譁友朋相對輒抵掌終日驪如也而齷齪
瑣尾之徒遇卽揮去惟恐不速以故愛敬君者
什九而妻非加君亦不能無什一然亦何損於
君抵足重君矣君生於嘉靖丙戌八月十三日
卒於萬曆壬午十一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七娶
顧氏有婦德佐君以操家棟者也子三長士泰
青浦縣學生娶鄭氏次士教卽可教出爲從兄
仲胤後娶富氏次士行聘孫氏女二長適俞鳳
岐次適太學生秦壽朋孫男女各一尚幼士泰

等卜以萬曆十一年閏二月六日奉君之柩安
厝於榆木涇祖塋之次將乞銘於

當世之立言君子而役不佞爲狀其行事不佞
父一咸習於君君常以國士遇我卽久困諸生
間君之遇我如一日也雖不文惡乎敢辭廼爲
撫其大凡撰次如右上於執事者備采擇焉謹
狀

志銘

勅封太孺人瞿母黃氏墓誌銘

竹素堂

十七

瞿母黃太孺人者海澄令瞿君寅母也歲癸未
十月二十日以疾卒先是海澄君三載考績報
政方待

上命而聞母氏之訃奔歸居廬越月

命下旌其功能

詔予封典時父淞南公捐館舍業已八年矣贈
如其子官而母得封爲太孺人海澄君廼手錄
勅詞自爲狀謁余乞銘按狀大孺人姓黃氏諱
某父曰獻縣丞鎮岩公諱鳳母曰唐媼黃故素

封家至鎮岩公始讀書遊黌校充弟子貢升爲
太學生需次天曹用選人高等丞獻縣云獻縣
公爲諸生時與慎齋瞿公同舍兩人雅相善稱
莫逆而是時慎齋公有子是爲贈君淞南公與
太孺人年相亞也迺遣媒氏通慙勤願得黃家
女爲弱息婦黃公踟躕者久之耳語媒氏是女
不凡終不令配凡子吾習瞿君未習瞿君兒以
竢它日一日贈君道遇鎮岩公爲前伏謁屏息
立道左竢鎮岩公過而後行鎮岩公反顧目送

實業堂

卷六

之喜動顏色歸語唐媼曰瞿家郎魁然者也不
辱吾女遂聽委禽焉及筭來歸贈君是時瞿氏
家值中落贈君居然貧窮慎齋公姑王氏咸
在堂復有太姑潘氏年老而隋急御諸子婦嚴
不假貸少失意指譴呵立至太孺人以一新婦
承事而輩尊大人爲搯家秉晨夕作勞手指至
痺痠不休悉出嫁時囊中裝以佐生計資斧稍
給上食而輩尊大人非手所躬調不以進旦莫
治脩髓惟恐不鮮栗栗窺戶中俟再一下箸始

退於是太姑姑暨慎齋公咸宜之曰自吾得黃
家婦而內事有所助也亡何王氏姑病歿太孺
人哭盡哀佐贈君經紀喪葬如禮慎齋公有危
疾復周旋湯藥至爲泔滌中裙廁踰慎齋公疾
起而後喜可知也居頃之慎齋公復娶于山太
孺人事山氏姑視王不加殺曰均吾姑也敢二
心乎父獻縣公卒于官太孺人聞計悲泣如不
欲生已而解所服絳繒衣更爲淺色而屏去純
綺文繡之屬不御終其身性朴儉閭閻內言不

實業堂

卷六

出於躬躬勤織紉無間寒暑方易夷入犯境倉
皇奔竄間關入郡城猶然機杼之聲外徹端黨
勸止之織自若也海澄君在髫髻時即口授以
章句稍長就外傳歸必坐之案頭問日中所課
何業已復篝燈課讀躬自紉刺以助之每至丙
夜未罷贈君有所督過必從傍曲解退而切責
之必令無所自容其慈不廢嚴如此以故海澄
君刻心勤學不息弱冠舉於鄉報至家之人沾
沾喜太孺人獨愀然曰孺子幸徵先人寵靈登

名賢書惜吾姑暨吾父咸不及見耳歲庚辰海澄君幾上公車矣瀕行太孺人語之曰爾未聞騏驥伏櫪則駑馬先之爾不以少壯時乞一官自見豎尺寸上報

天子而徒僕僕公車旅進旅退如幼所學何爾黑貂之裘敝矣海澄君聞命唯唯遂謁天曹選得閩之海澄捧檄南歸將以安車迎太孺人就養會叔子不祿太孺人哭之慟慟不欲行海澄君力請就道乃爲一至治所甫逾月思歸懷懷

竹素堂

海澄

益甚海澄君不能留欲解綬與俱歸太孺人叱止之曰爾爲王臣爾身非爾有也且有爾仲季在我獨不可與俱乎海澄君乃召其仲迎之還將升車立語海澄君曰爾視身清白必不以墨損名第能戒怒省刑吾無爾憂矣海澄君奉教惟謹故其在所治政一稟於寬平惠聲不及皂隸堂下簫楚積日不施循良之譽決於遐邇蓋成於母氏者多矣太孺人既抵家又恒以子婦爲念壬午之夏倖有風痺之疾旋發旋止海澄

之憂亟遣婦歸侍而疾弗瘳遂卒距其生弘治乙丑五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子男五長寅即海澄君娶楊氏封孺人次密娶曹氏次崇邑庠生先李娶陸氏繼周氏次守邑庠生娶陸氏繼侯氏次宇娶劉氏女一適馬文深孫男八大濂太學生娶戴氏大漢娶侯氏大淳娶朱氏大滂邑庠生聘張氏大淵大涑大游大源孫女七長適潘允台次適曹大訓次適顧斗英次受陸維邨聘次受唐汝任聘餘尚幼曾孫男

竹素堂

一葉聘張氏余伏讀

勅詞擬贈君以崔瑗之父而以陶侃之母旌太孺人皇哉鏤乎昔瑗爲汲令便宜開田百姓歌舞侃治江夏忠允之功所在焯赫今海澄君治行不愧二賢則所以對揚

天子 休命而得寵靈以光裕先後者方未艾也可以銘矣銘曰

閩逢涖灘涂之原蒼蒼開同穴

天王有銘旌徽烈竟乎歸來安而悅百年萬年

竹素堂藏稿卷七目錄

文

志銘五首

明故文林郎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司都

事樛庵潘君墓志銘

明故勅封太孺人史母徐氏墓志銘

明承直郎江西撫州府通判王井喬公墓

志銘

明文學孫崑石先生暨配朱孺人合葬墓

志銘

明故秦母趙夫人墓志銘

藏稿卷七

穎川陳 所蘊 子有父著

誌銘

明故文林郎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司都

事楞菴潘君墓誌銘

督府都事潘君楞菴者御史大夫恭定公子也恭定公蓋有丈夫子三伯曰學憲君允哲仲曰方伯君允端季即君也君諱允亮字寅叔別號

竹素堂

楞菴居士先世毘陵人元季有添二公者避兵上海遂爲上海人五傳而爲恭定公累官大司空大司寇御史大夫嘉靖間所稱名執法者也君生而秀朗動止不煩凡兄恭定公絕憐愛之時儲黃門辛酉公照子慎爲其女擇對覲君眉宇許委禽焉君遂以壯年爲儲氏館甥辛酉公沾沾喜自謂擇得得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尋爲太學上舍時恭定公歿歷中外茂著賢稱而學憲方伯鵲起此貴君慷慨言曰第五之名何必

臧駘駘哉聞者良以爲然然君善病又不喜傳士家帖括語喜先秦兩漢諸書及古文箋竊之學以故不竟經生業去爲吏部選人選部夙耳君賢聲雅不欲以常調相厄授詹事府錄事錄事官率更之職資望清華

國朝以處任子之殊異者君用胄子得之蓋越格云時恭定公由大司寇拜御史大夫方伯君業已成進士諸父別駕君郎中君咸通籍奉朝請每入

竹素堂

朝恭定公殺獄六卿中君與諸父兄鴈行鵷班珮玉之聲鏗相韻也而是時縉紳先生方倡明良知之學君旣然向往與尚書小魯劉公中丞見臺曾公奉常小渠胡公爲會日相酬往講論不怠間出一二語獨據所得諸公咸歎以爲理窟三載考最階登仕佐郎尋轉主詹事府簿再擢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以穆廟登極覃恩階文林郎凡兩磨制詞所以褒揚君者甚具

元配儲繼室王贈封皆孺人君至南都逾年念
兩兄俱宦遊他所移疾請告越三年病痊復除
南京後府都事然念恭定公春秋高母曹夫人
亦登上壽復以病自免歸君歸而日侍恭定公
杖履嚶嚶孺慕

天子有詔詔有司具餼率禮幣存問

先朝大老恭定公與焉君與學憲方伯君爲張
供具率諸子姓更酌上壽金緋陸離布武堂下
縉紳艷慕之未幾丁曹夫人憂柴毀加瘠甫服

竹書堂

三

除而病作矣不踰年竟卒嗚呼傷哉君爲人貴
而能挹絕無肥輕態體若不勝衣而內慷慨多
大節恭定公時有大事輒與商度可否君擘畫
籌筭往往當恭定公意指居常議論務引於正
經諸父諸兄中以嚴見憚所至任職聲籍甚公
卿間當在詹事府時僚長少傳東野郭公亟稱
其賢一時坊局諸名公咸折節交君驩君亦鴈
行而進分席均禮無所遜避也而是時新鄭江
陵兩相公有郇君以通家子往來兩家兩家交

惡語掩耳不欲聞即入於耳不出諸口也而間
嘗侍杯酒間從容以和衷爲諷兩公交賢之君
故長者性猶憫儻好施嘗割橐中裝以贍母族
貧者復爲置田若干畝以爲儲氏祠祀費黃門
公賴以得血食人尤稱之君裋身周慎不苟取
與當恭定公以大中丞節巡撫河南時君往省
之自以橐金買款段炊黍逆旅主人所過郡邑
不令刺史守相知也蓋人情所難云君好書法
尤好瞿曇氏言所畜晉唐名公手跡甚富日列

竹書堂

四

烏皮几臨池摩畫務窮古人波磔之妙墨濡淋
漓敗筆成塚不休也而間有乞書者欣然搦管
日晏忘疲蓋自其天性矣嘗構精廬舍傍奉如
來像梵唄其中所給使令削髮爲鬘鬚身亦長
齋繡佛終日膜拜見者不問不知其爲宰官也
君生嘉靖戊子正月二十八日卒於萬曆辛巳
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四元配儲氏有婦德
克勤宜家佐君以操內政者也贈孺人繼娶王
氏封孺人君無子子學憲方伯君之子曰雲龍

太學生娶顧氏曰雲柯顧氏女二子適太學生文大有次適太學生喬拱辰先卒二孤以癸未十二月十三日葬君墓定公

賜塋位而告備孺人之殯合封焉先期以泰侍御之狀徵銘于予予與君同歲進士又方伯君姻婭也銘何能辭銘曰

謂君貴介而君恂恂謂君木彊而君斷斷良知絕學乃契真詮傷通空理晚逃於禪外癯中腴命短志長予銘貞石責此玄堂

竹素堂

明故敕封太孺人史毋徐氏墓志銘代草

史毋徐太孺人者江西行省叅知政事念橋史君繼辰母也出見陵望族大父養齋先生爲地官尚書世廟時名臣也太孺人幼失怙恃育於舅氏御醫蔣君家春野君業有息女少長於太孺人太孺人兄事之性行工容兩人蓋相亞也已蔣女先歸於史爲鳳橋公繼室久之蔣孺人不宜子鳳橋公以爲憂謀置貳叔卜良家子或以太孺人告鳳橋公改容謝曰王臣有之

以彼家世寧肯貳入室者非不佞所敢望也而春野君聞之則以郎君爲嗣續計吾何愛一女子且吾女與女女兄也即女豈難以身下吾女郎君所請何等不可者於是大孺人亦歸鳳橋公兩人相得甚歡蔣孺人每引與釣席太孺人深自貶損不敢以鴈行進也居亡何蔣孺人卒太孺人獨揀家棟然不自貴倨鮮妒媚薦達諸姬惟恐不及已舉一女子二丈夫子視諸姬所舉子不啻已之自出鳳橋公喜賓客戶履常滿

竹素堂

丙舍榻不得縣太孺人隨客供具佐客驩客日益進鳳橋公聞譽日益起及鳳橋公官留都太孺人以孫家棟不能從闔以內外事一切倚辨大孺人勞心蒿日經紀料量惟允二子就外傳延碩儒名士爲之師夜歸必考問晝所習業或篝燈紉針以佐誦讀往往至夜分比鳳橋公謝鴻臚歸則費用益饒二子學殖亦就矣而後鳳橋公書可知也曰微子宜不及此於是益嚴重大孺人云歲辛未鳳橋公捐館舍太孺人訓督

二子尤謹時時誦鳳橋公遺言相易曰爾曹不
必遠慕前所即爾父嘗問語有餘師矣蓋鳳橋
公著書讀書樂爲善最樂創業難守成尤難十
四字於壁故太孺人持中飭云持箒後念仲子
泰知君才方治博士家言不欲以生產業其慮
命召及門方於是參知君結社二吳二吳士爭
延與交參知君相與談經問字名籍甚藝林間
遂以丙子魁鄉書丁丑舉進士選讀書中秘授
戶科給事中先是 兩宮覃恩參知君方在秘

集

省爲吉士吉士例不得封例得縣以待至是主
爵者以請

制曰可敕贈鳳橋公如其官太孺人遂有今號
參知君乃具樓船迎太孺人養邸中至則與制
命會又值設悅辰縉紳先生獲交參知君者爭
持牛酒爲太孺人壽冠蓋旁午戚屬宗黨咸來
奏爵堂上接武堂下布武都人士嘖嘖美參
知君捧冠披跪進庶幾太孺人一解頤太孺人
頗愀然不樂曰而父何在忍獨微寵靈且而職

居禁近建白一不當譴舉隨之老婦憂方大耳
未幾省中有巡邏之役人皆以爲華次當及參
知君太孺人輒謂孺子何知敢辱 大計且
造物忌多取而業叨侍從所取多矣盍辭諸參
知君奉命惟謹遂引避謝却人尤謂太孺人諳
於大道云未幾參知君出副蜀臬後擢參楚藩
太孺人俱憚遠涉不與俱第時時寓訓詞申明
鳳橋公寧拙毋巧之語且勗以慎官方戒畏途
以故參知君宦輒所至治狀輒稱異等視躬錄

集

行無纖芥可間然皆太孺人力也太孺人性方
嚴遇子姓減獲無情容閭域蘄然外言不入歲
時伏臘二子卽在髻髻必命肅衣冠謁先祠已
命出謁宗人復爲具召諸長老命二子嚴侍進
七著家故饒食指太孺人猶躬親滌髓緝治桑
麻恒丙 夜不言罷篋盈紈綺 之衣
庖餘梁肉一飯脫粟不厭也蓋自其天性云而
至於飯饑者衣寒者膏藥疾病者棺殮死者則
傾千金不吝所費下歲安公亦不吝償輒折券予

之又不勝屈指矣太孺人素無恙行年七十不見二毛見者咸謂百歲未艾也已而病亦病痰久之加劇遂以萬曆戊子六月十三日卒距其生正德乙亥六月初九日享年七十有四子二長繼振上林丞娶賀氏次即參知君繼辰娶于氏女一適太學生彭信古蚤寡孫男三長可傳邑庠生娶狄氏後太孺人九日卒次可信聘馬氏次可僑聘于氏孫女三長適武參知尚耕子次字萬觀察象春子次字吳太學驛子皆參知

有妻室

君出而可僑以太孺人命出爲上林君後曾孫男一鳳皇可傳出幼未聘參知君卜以庚寅十月十五日奉太孺人柩殯于宜興條嶺之原以選部俞君定所狀來徵銘予惟李夫人屈節爲周安東妾生伯仁兄弟晉史列之賢媛千載而下以爲美談太孺人以大司徒之裔育於舅氏爲鳳橋公貳室此與李夫人何異參知君直道清節亦何必減周侯銘可已銘曰茲則繼而雙有篋徐則出而蔣氏爲之治其裝不卑貳室謙

尊彌光璽書曄燁雙龍章佳城言言閣玄堂千年埋玉骨猶香過而式者曰此史賢母之藏

明承直郎江西撫州府通判王井喬公墓志銘

萬曆己丑玉井喬君以吏部選人需次都下被病甚牢余時偕計吏上南宮會於邸舍見其魁羸骨立心竊竊然憂之旣而病良已就選人試得撫州別駕捧部符而南中道病復作抵家不三月竟卒嗚呼是何慶弔相隨若是速也亦足

有妻室

悲矣君諱如陵字允峻世爲上海鶴沙里人七世祖彥衡官鴻臚簿始徙縣治彥衡而下四傳而爲安陸判積以孫懋敬貴贈湖廣布政使司右參政參政子誥中嘉靖順天癸卯鄉試仕爲衛輝府同知則君大父父也君生而穎慧方在髫髻即異凡兒比就外傳日誦千言十二爲文章操筆輒出驚人語從兄沂南先生教授里中經術最著門下弟子以百數多壯年宿學君以一童子參其間每尊諸弟子席沂南先生深器

重之曰我家阿陵諸生白眉也自是諸弟子咸推轂君不敢以齒少君矣十五舉秀才二十廩於學宮當是時君方少年召俊才督學使者直指監司以至郡國守相縣大夫試諸生往往首藉君文譽蔚起一時然數應應天試數弗中歲丁丑用諸生久次貢於朝年始及強君時壯心未已也時時以鉄如意擊玉唾壺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句遂入胄監讀書待試再試再不中罷歸已丑始謁天曹選太宰楊公讀君文大

重書堂

奇之拔置高等校江西撫州府通判太學生一命而得郡佐蓋異數云君既以少年有聲諸生間長益肆力問學嘗笈千里讀書武林山中武林爲吳越孔道四方文學士弭輶按轡者趾日相錯聞君名莫不延頸願交戶屢常滿君與問奇探勝握手驩然咸自恨相見晚也而奉化戴司成愚齋先生負人倫識鑒最慎許可嘗至武林訪君讀書處直君他出案頭有文一編取讀之賞焉嘆息而去它若四明沈山人嘉則華

亭莫大學廷賢皆君邂逅武林時定交者也而二君高君學行各爲君立傳籍籍文學德行間矣君孝友天性當爵祿公率京師也母與妹留官舍伯兄率業南雍獨君居里中計聞哀痛殞絕即日徒跣匍匐赴都下至則撫棺躃踊以不得視含歛爲恨晝夜伏苫次爲孺子哀柴毀骨立殊不欲生比終喪三年猶一日也母楊孺人性方嚴絕不假貸諸子君曲意奉之謹務中孺人驩郁氏妹爲孺人鍾愛傾橐中裝治奩具

重書堂

公不少幾微見顏而孺人有所不悅其人即所甚愛必割愛棄前惟恐忤孺人意爵輝公死遺金錢若干緡逆族中母兄弟妹無知者左右風君是可私而有也君正色斥之悉以歸母孺人後竟亡金錢君亦不問與伯兄參軍季弟太學友愛特至參軍早歲喪偶室中遂虛無人有二媵子公悉撫而育之歸其長者於參軍而自子其次者太學君橫罹外侮將竭所遺畝鍾之田於子錢家子錢家心深之而故難其辭以窘

太學君爲領察中裝倍其值售焉太學事賴以獲濟其他宗黨之貧者病者寡者孤者待公以火待公以土者又不勝屈指也君嘗以文受知黃令君文輝令君死爲視含歛厚賻贈以還其喪有所善邑情上表爲直指使者行部至縣下車首問君異有所居間以報德君自旅見外不奏一刺皆人情所難云君美秀如子太叔文弱似陸士龍而又挹損自將謙冲不伐與人交務以折節爲恭謹口邊遼不道辭斯所稱鞠躬

竹書堂

七

君子也非邪君雖千金子以好施減父之產家殖日落然其自喜爲施益甚至稱貸以應人之求人猶有求多於君者率用是坐困君既以經術著名自視一第可爲拾人之視之亦謂喬先生於一第直擬之矣而浮沉諸生間久之竟不第斯兩者固君所不能遺諸胸中者也君口雖不言而眉端恒縮縮君之病所從來長遠矣方君之捧部符而出也人咸爲君喜而君且有不豫色予謂公豈厭薄別駕不足君所乎如公等

居促永簿者不少也君謂否否吾宗故不利是官從兄鄖陽公可監矣予竊怪其語不倫豈意竟如君所料邪君生於某年某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四娶董氏繼楊氏又丁氏子一光祚娶瞿氏卽所育參軍次子也孫男二俱幼光祚既以是歲九月十六日穿其陶家浜祖墓而葬之穆位矣惟是墓道之右山以從子太學與立君之狀來徵銘與立沂久生子與君爲肺腑交所以經紀君之身後甚至其爲

竹書堂

七

狀信而徵銘可已銘曰

胡畀之才而靳其一第胡授之官而竟不得一試此造物者之不可知而公所爲悵悵不得志孰與掇巍科躋廊位而名不稱於沒世噫戲吁公亦可含笑而入於土矣

明文學孫昆石先生暨配朱孺人合葬墓志銘

先生姓孫氏諱應解字晉之別號崑石父太學如山公大父比部黃溪公曾大父學博節軒公

其跡海上則處士文昌公也大學公娶於劉
曰劉孺人是生先生生而器重爲兒時即
已不好美屹如成人賦質英特讀書一再誦輒
能記憶操筆爲文詞洋洋灑灑頃之可數千言
時太學公雅負才望儼然名場者數其比部公
時時摩先生頂而謂太學公是兒一口千里終
不似爾老一經也爾所未卒之業其在斯乎弱
冠補博士弟子長公泰宇先生名業已籍甚諸
生間先生後出直超乘而上之督學使者暨郡

竹書堂

七

國守相下尺一試諸生無不首推轂兩先生者
兩先生名由此傾動一時其爲弟子諸弟子不
敢以薦行進兩先生則雖曳長裾行游澤宮間
雅甚都見者輒曰揚之曰兩生猷猷誰爲折其
角哉先生退然不居自視無有也歲癸卯先生
偕長公應應天試王司首復長公卷大獲先生
卷撫卷嘆曰何物兩生咄咄相逼東南之美兩
生幾當之邪吾安所置甲乙並收之此諸名會
詩房溢解頌頌重登長公名先生竟落第先生

笑曰吾能爲不用而不能爲小用瑣尾隄人後
竊實耻之吾寧垂翅歸耳異日者猶有所不可
知而太學公亦謂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以
季孟之間待之孟且先登靈臺憂季乎自是先
生益發憤自勵扃戶下帷盡發帙括諸家言句
擿字比側弁而哦聲琅琅出戶外旦莫寒暑若
將忘之即食飲洗沐不暇也而久之業日益精
進所課經書稅裁於充棟見者人人自遜弗如
矣廼竟不爲有司所推擇歲甲子先生業已二

竹書堂

七

毛則嘆曰予髮短矣而心甚長澠池之功安知
不收於棄榆邪予終不能坐糜粟既待日至而
微一官投袂而起從風雪中走三百里赴督學
使者試試又不刊竟不得就公車試而歸歸而
鬱鬱不自得居恒書空自詫自是神情日損矣
居可一歲所一夕中惡遂率嗚呼傷哉先生白
督而肥方面巨耳垂腹便便望之者知爲偉器
居心坦率不設城府生平未嘗欺人人有欺先
生者先生若罔聞知也世罕合兄弟間自相師

友門無雜賓其與交者必傾肺肝相示驩然握手無間非其意所好即與比肩交膝未嘗一回盼顧之嘗有所邂逅其人自以幸得一當先生聲折道寒暄語刺刺不休先生不荅唯唯而已它日遇諸途其人趨進揖先生先生顧而愕然曰客何爲者蓋已不省爲孰何矣其人自言某日以某事會某所先生亦竟不省也人以是嗤先生駭先生亦自命曰駭云先生天性至孝其事太學公盡色養之道毋劉孺人被病宛轉床

竹素堂

十七

第者累月先生昕夕視湯藥頃刻不去左右親爲辭滌中裙廁踰太學公捐館舍長公時令新淦先生獨身經紀含歛有加長公歸謝曰微吾弟吾幾不能爲人子其嚴事長公必稟命而後行事友愛敦剛終始無間言尤海上所難云先生有丈夫子二長曰伯韶次曰伯胤長公四十五夫舉子即出伯胤爲長公後已而伯韶天先生相繼物故伯胤念欲歸後先生長公以大義斷之曰吾繼稱小宗也誼不可無嗣而伯胤有二

子可後伯韶而選擇吾弟爲孫此亦吾弟意也聚族告廟而行之於是伯胤之後長公如故而先生亦得以有血食人皆避之嗟乎先生哀受經抑首咕嚕窮探幽討可謂不遺餘力矣方其初試爲諸生一出而奪宿儒席自視一第五丈人之承蜩掇之而已而屢蹙不振困公車者垂二十年柰何不令扼腕資志以沒也然一第亦何能重先生哉先生可重者自有在矣先生生於辛巳五月初十日卒以丙寅正月二十

竹素堂

十七

七日享年四十有六配朱孺人亦出宦族父曰太學可山公母曰戚孺人可山公無子董一女慎爲擇對以先生名家子有雋稱遂許委禽焉及笄歸先生先生一意治經生業不問家人生產孺人代操家政且莫治滌灑上食舅姑惟謹御諸臧獲慈不廢嚴與妯娌居雍雍如也蓋才而有內行稱其爲先生婦矣孺人生以壬午四月初二日其卒也以丁丑八月二十一日蓋後先生十二年享年五十有六子二長即伯韶次

即伯胤娶俞氏繼朱氏即出後長公者女二長適陳所學次適瞿太順兵馬指揮嗣孫一士奇聘瞿氏士奇卜以乙酉閏九月二十四日啓先生與孺人之藏大封於陸家涇祖塋之穆位圖所以不朽者而乞銘于不佞不佞不敢以不文辭乃爲序次如右而系之以銘銘曰
太上無始知愚兩忘其爾獨芒而人不芒雲封鬱蒼雙壁永藏百千萬禩視此銘章

明故秦母趙孺人墓誌銘

墓誌銘

秦母趙孺人者上海鶴沙里人也父曰樂天翁祐貢授高安簿由高安簿而上世世脩隱德鄉黨稱焉母曰邵媼實生孺人孺人生而貞介絕不喜華飾少長習女紅不煩姆傳間授以孝經內則諸書輒曉大義好稱說古今諸節烈蓋天性云及笄歸秦公道南環道南公夙負異稟稱秦氏白眉孺人來歸旦莫勗以問學學日益通博無何遭父苦寒系喪哀毀過禮遂病瘵無何病漸劇孺人問謂曰妾不幸母子君又被病烝

嘗之事誰其尸之妾請子宗人子后君君意謂何道南公許諾乃請於二伯氏盟告祖廟子同母兄仰芸公塋之末子命名曰銀鏤生三日矣居一年所道南公病益劇自度不起泣謂仰芸公婦年二十嗣子僅一齡焉能爲有無弟死幸令婦自爲計孺人聞之投袂泣曰妾何難先君以死謂有君之大事在君言及此是疑妾矣妾亦何辭于君則請俟君地下耳遂自經侍者救得解及道南公卒哀慟仆地誓欲從死張氏媼

墓誌銘

指其孤鏤謂曰而所育者謂何且姑老矣得無使泉下人增痛也張蓋仰芸公配鏤所自出孺人雅與志相期者孺人聞之稍稍節哀勉襄大事已而仰芸公相繼捐館舍張嘔血數升亦欲從死孺人寬之曰若不記髮時謂余者耶吾姑而姑而子鎮猶孺人也而欲爲所欲爲吾死後矣張感悟而止是時張有子婦杜者亦以笄年稱未亡人孺人勉以婦道三人同心砥節無間彼此云孺人事姑王以孝聞姑病末疾孺人宛轉

次第間衣不解帶者旬月比卒爲治喪且不異
道南公治芸憲翁喪也父樂天翁沒爲迎鄧媼
養焉鄧沒一切喪具不以煩其子然引大体視
其姑稍稍殺什一日吾惡敢以吾母比吾姑也
鏃以三日兒母孺人孺人極意撫育少長爲娶
高氏女女童而婦於秦孺人撫之不啻已出張
氏姆病且死以孤鎮見屬孺人曰奴不難以鏃
嗣夫君夫君如棧之脉賴以不絕妾獨何心視
鎮敢不如視鏃後果撫鎮以立與鏃俱稱善士

竹簾堂

卷七

且屋不減椽而田不損墜皆孺人力也孺人居
平持齋繡佛顧絕不喜女冠巫媼有踵門者必
高戶拒之曰非木亡人所宜近也督學使者楚
耿公定向廉諸人狀下檄有司旌之自是部使
者行縣粟帛之賜無虛歲矣歲已卯鏃運賦之
京孺人念之甚遂構疾竟以是年七月二十一
日卒距其生嘉靖壬午六月二十七日享年五
十有八子一即鏃娶高氏孫男三長夢多聘潘
氏次夢騶聘宋氏次夢奎未聘孫女三長受楊

氏聘次受張氏聘次未字鏃上以庚辰十一月
某日葬孺人于其涇之原啓道南公之兆而合
焉禮也而以從兄文學子聲君之狀來徵銘嗚
呼孺人生十六年而歸道南公歸四年而寡寡
三十八年而率率二年而合葬于道南公之兆
夫四載而離離四十載而合斯不亦遠絕遐遠
乎哉願所握手而訣四十載之心猶一日也可
以銘矣乃按子聲君之狀稍稍叙次其事而系
之以銘銘曰

竹簾堂

卷七

維秦氏宗爰有三節孰開先是孺人之烈死不
同時而率同穴皎皎令名日月若揭後來式者
視此銘焉

竹素堂藏稿卷八目錄

文

志銘二首

明故文林郎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研山顧

先生墓銘銘

明范叔子生墳志銘

墓表二首

明光祿署丞杜樺珪先生墓表

明吳母程孺人墓表

竹素堂

目錄

竹素堂藏稿卷八

文

頴川陳 所經 子有父著

墓志

明文林郎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研山顧先

生墓志銘

歲萬曆戊子顧廷評研山先生卒其孤九旂等
貧不能舉窆窆越三載始克舉大事圖所以不
朽先生者而以朱文學季則狀來徵銘嗟乎仲

竹素堂

一

宣告殂子建表德孝君云亡安仁述行銘冠可
辭哉先生姓顧氏諱從義字汝和松之上海人
也顧氏自典午時即望於東吳元末有友實公
者居邑淞宅里後徙邑治四傳而廣南守英起
家明經拜二千石顧氏文獻始此矣子澄蒙故
業家益阜昌澄子二長東川公定芳官御賢次
上川公世芳官署正其后御賢以伯子從禮貴
贈光祿少卿配李贈宜人實先生之自出而署
正之得階焉大詔與配周之爲太安人則以先

生爲所後贈封皆以先生貴也先生生而端重聰穎絕人讀書過目輒成誦願不喜博士家訓詰語喜戰國先秦諸書晉魏開元以前諸家詞賦及古斯邈篆籀文日坐烏皮几伏讀而摹畫之遂以筆札擅長蓋自天性矣會先生父兄宦京師遂爲大學生歲庚戌有詔六館士端行善書者入直文華殿先生首應詔故事殿直還率從中貴人第甲乙中貴人第貴金錢多寡爲殿最不復校藝工拙人皆以貴進而是役也

肅皇帝實稱制決焉

御筆署爲第五授試中書舍人蓋異數也當是時殿直諸郎多賈人子祗服怒馬鳴騶呵導揚揚意得甚不知所課何業先生抑首受策供事惟謹敝衣羸馬恂恂書生耳已奉使留都便道歸省適上川公捐館舍遂以憂解官時上川公業已舉子從周先生後公自若公故多藏比沒而周安人掠家柄無所分予僅提空名執三年喪知交或有後言先生第蹣跚號慟而已開府

曹公其雅習先生行部至縣謂令劉曰吾聞願舍人貧甚爲人後而不能名其父一錢令奈何不爲持平令出亟語先生將收其家監問狀先生避席對曰先君子故無餘貲自有之始念不及此且從義卒得以文累侍天子俸入足自給即貧未至填溝壑奈何以爲太安人心願明公毋復出口異日猶可見先君子地下令乃止不窮竟也而開府公聞之亦先生長者矣除服還守故官

肅皇帝坐西齋官考甘泉宜室故事祠祀上清

太乙諸神祝詞不領於祠官特令儒臣撰清詞舍人執筆書簡策諸舍人以爲華惟是制誥兩房以給事輔臣故得與選殿中舍人體稍卑不得與而先生獨爲肅皇帝前任即日召入西內與兩房諸舍人同直齋官先生既入直益勤敏不懈旦夕含毫搦管非賜休沐不出也而書法精工尤稱上意一時金泥玉檢文盡出先生手數被寵賚

踰於諸舍人無何

穆皇帝即天子位以久次遷大理評事時禮官請祀天下岳瀆則以先生陪祀海岱先生爲趣治裝登泰山日觀峯觀日出臨海而嘆秦皇漢武之愚曰惡睹所謂海中三神山盡幻妄耳已於事而竣則下榻白雪樓與李千鱗相唱和遂遡洙泗上鄒嶧山過故關里爲低徊不忍去者久之比以便道歸里中則與太安人喪會復以憂解官先生久宦減父產居然食貧獨其所以

治太安人喪一與弟從周等不以貧困爲辭人復謂從周私太安人貲者先生笑曰不候利金錢爲人後當籍手開府公矣聞者避之先生之撫從周備極友愛門外事悉以身任不令有支槩憂從周卒而所遺藥子起方在襁褓人皆爲起危賴先生護持謹幸而有立此其故即起不能知惟先生亦不欲令起知也服除復守故官會

今上登極奉璽書詔諭滇南滇帥沐黔國以百

金爲先生壽先生謝曰陸賈使尉佗受佗千金裝心竊非之以爲辱國從義即不肖何敢效賈尤以王命爲市却不受旣報命嘆曰予幸得以薄技載筆三朝日請俸邑餐錢尺寸無所報稱三奉使節馳驅齊魯吳越荆楚滇蜀之郊予倦遊矣仕宦不止車生耳予其歸乎遂上書乞骸骨優詔許焉先生卽日解進賢冠挂春明門服山人服而歸是時伯兄光祿汝由仲兄鴻臚汝脩業先致政歸先生歸而家自爲杜桐林

飲酒賦詩先是潘恭定公與弟比鄰別爲光祿先後歸稱潘氏四老至是以先生并光祿鴻臚而三爲顧氏三老矣先生故與徐少師有連先生絕口不道或以居間請必峻謝却之已少師公歸而有脩故悵者喉直指監司齟齬公里中羣不逞遂以徐氏戚爲奇貨挾取金錢而郡邑有司有所承望狀牒非連徐氏戚置弗署以故里中爭訟往往籍先生名速先生於訟先生時時囚服對簿當事者欲螫先生以希上旨陵

諄侮言無所不至出則諸惡少手磚石隨其後
且擲且詬先生自若也第問平頭奴猿鶴無恙
責園丁樹梅種菊耳語在朱太學邦憲二記中
皆實錄也先生與人交落落莫莫不作囁嚅態
久而不忘平生有故人某子甲麗重碑先生以
廣柳車載其子出都門變姓名俱歸里中爲築
丙舍居之人比之魯朱家云先生篤志慕古又
精賞鑒所畜鼎彝尊壺甌甌斂辟刀劍匣盤皆
三代以前物法書名畫非妙絕神品不居居恒

好購古帖善本得卽摹勒上石無論厚化定武
贈多人間卽硯旁小品好事者亦購之如吉光
片羽矣先生性尤好石嘗得米元章硯山而寶
之遂以硯山爲別號復購梧臺泗濱諸怪石列
盆中爲小山山隙樹松栢楠柚并間芭且諸種
高不盈尺而扶疎偃仰居然有干霄薄雲勢先
生日婆娑其間手自盥濯以爲樂性尤巧慧衣
履綦帶每以已意紵絺古制爲之嘗製屨靴石
竹芝五冠吳門王百谷爲作五冠贊又以筇湘

粵衛曲竹爲杖爲几爲簪爲如意爲鉤并其身
而六爲六君子則四明沈嘉則傳之里中少年
浮慕先生名每一製出輒爭相倣倣然終不能
及也居恒好客客自遠方來望先生如赴家歲
入不足則典裘帶稱貸子錢家而家故勤織紉
織布美有蘭花菱花紫花天水碧諸名賴是有
以佐客驩客日益進而先生之聞譽亦日益起
矣先生善稱詩詩法陶韋所著有荆溪唱和重
遊荆溪稿滇南使集藏于家至於書法小楷

鍾尚書行草在右軍大令父子間徑尺大字則
入顏常山趙承旨室矣先生冲夷蘊藉恬憺
和驟而迫之而不得其疾言遽色久而察之而
不得其情容厭心橫逆加之而不驚權貴通之
而不昵博物似張茂先陸沉類東方曼倩淳謹
孝友不減萬石君鄭義門而奇好癖嗜則稽叔
夜阮遙集其人矣若先生者可於今人中求之
哉而今已矣先生生於嘉靖癸未四月八日卒
於萬曆戊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配

朱氏封孺人子男三長九旂側室丁出娶高氏次九防側室黃出娶子女次九逸側室蕭出娶朱氏女三長適楊舉人繼美先生姊女也先生以姊早寡育而嫁之者今其遺孤尚蒙碩姓次受孫士彥胡夢龍聘者皆天銘曰

世道交喪風雅亦傾嚙挽嚙振厥惟先生既有內美亦備脩能人不厭舊是曰典刑斧如堂如言言佳城過而式者服此德馨

明范叔子生壙志銘

予爲諸生則與范叔子習叔子既解博士籍去而爲山人復叙次其平生俾陸文學伯生狀之而乞予爲生志嗟乎叔子其糠粃乎富貴而浮漚乎窮達蘧廬乎天地而夢覺乎死生者與叔子之賢於人遠矣按狀叔子姓范氏名廷啟字叔子別號養菴一名濂則既謝諸生後所更命也范氏世居華亭漕涇里相傳爲越大夫鴟夷子皮後然不可考大父麒始以儒業課父處士欽欽嘗執經馮廷尉南江先生門會罹家難不

果卒業董董隱德聞其大父父以前則世世業販負漁鹽自給而已處士娶於碩曰碩碩人碩人艱於舉子年幾四十始舉伯子廷言又三年而舉叔子則庚子七月二十五日也先一夕碩人坐庭中漏下三鼓天忽翻然一巨目光燁燁射碩人碩人驚而起已徐念曰豈予腹中兒足當之邪越宿叔子生則碩人沾沾喜不以凡兒畜之矣稍長與伯子同就外傳日誦數千言比充博士弟子遂與伯子齊名伯子學歸

咄嗟一意治經生言叔子則自正業外好讀易尚書大小二戴禮公穀左氏春秋以及先秦兩漢諸子書伯子之文春容爾雅恬淡夷愉人入膾炙之每試輒先曹耦而叔子文卓詭奇絕蕩佚殊尤讀者或至不能句出試有司亦有合有不合然至里中月旦竟不能甲乙第兩君也是時博士家浮靡相高漫行無當叔子爲作文機十論矯之頗行於世其所著一家言知言者亦推爲一時赤幟矣義興令姚江丁君懋建好

古士也爲子弟卜師或以叔子告立索叔子文讀之未竟一篇即大稱善爲走幣延之署中設臯比待之令君子弟故業禮以叔子業詩故政而受詩叔子抗顏南面儼然師道自許凡所指授靡不厭令君與子弟心居可二歲所而令君以憂解官會叔子應應天試不能從比罷公車復自姚江逆叔子叔子至而浙中諸生執經問難者戶外之屨常滿矣歲壬午叔子凡四上公車伯子業亦先舉已外試遂喟然嘆曰中書爾

墓之木拱矣河清安可俟奈何雞肋於一第執繫廣文舍中鼓篋升堂朝朔望曳履隨諸少年持三寸管角得失於主司者不可知之目而以爲欣戚乎且世方嗤古子獨卑今一以方枘內員鑿未有能入也兄既成名予可洗洋自恣矣爲上書督學使者請削博士弟子籍使者報可則服山人服入余山平原村自隱叔子旣謝諸生益肆力於文章以作者自命著書幾萬言釐爲八卷名曰空明子語多訛切時事人比之晉

陽秋又著四書理解六卷大都與紫陽立門戶自以爲紫陽忠臣云叔子負才使氣骯髒自喜骨稜稜而目炯炯口若懸河高視闊步意常不可一世由此得強直聲然義不取苟容絕去世俗腴忍脂韋態故足多也居恒慷慨重然諾急人之難甚於已海上有失事官某某坐法當誅叔子以世承平久變起倉卒不宜以收保責二三武弁白之部使者得從末減其人拜且謝叔子不見德色生平善恢譎抵掌而談往往令人

絕倒至履大閑則兢兢不踰尺寸客金陵時驛有處子數桃君君正色絕之女曰郎何薄叔子曰非薄卿恐薄德耳其內行諄焉類如此叔子故食貧然善處貧嘗一日絕粒突煙不舉客從叔子求奕叔子奕如常時內人呼曰若第飽奕矣何以爲妻孥褒飡計叔子笑曰餓死事極小客聞而謝去乃叔子猶挽之不舍然也叔子持誼高一切謝居間其在義興爲丁令君重客叔子自課業外言不及他比入山益屏請謁即郡

國守相縣大夫折節造請去亦無所報謝矣以故家日益落有所善故人分硯田給之始得無餽粥憂又有好事者欲爲叔子買一山封其藏爲異日首丘地叔子欣然從之謂不佞知叔子則請爲志其生壙善乎叔子之言曰人生天地間百歲一瞬耳予生五十二年矣過此以往遠或數十年近或旦夕遠近不可知其不能不歸於盡一也吾幸及吾身而微惠作者一泚如椽之筆寫余生平俟蓋棺後勒之片石俾千載而

下知有范叔子死且不朽矣嗟乎叔子嘗慕漆園吏柴桑君與白大傳蘇端明四先生并其身而五爲五友心社香山眉山之才千古無兩予未知與叔子孰爲伯仲乃處士之遜世蒙叟之達生庶幾彷彿近之手銘曰

爾胡以掛爾冠兮曰憤世之不我知也爾胡以表爾藏兮曰斬後世之我知也既齋窮達而一死生胡猶不忌乎身後名吁嗟乎廼知名之中人也在乎中焉而叔子之取於造物也宏

墓表

明光祿寺署丞杜禪珪先生墓表

歲萬曆丙戌杜光祿禪珪卒於家後三年己丑其孤開美塋之黃浦南急水溪之新塋旣自爲狀乞銘於劉侍御子威乞傳於王太學百穀兩君業銘且傳矣乃復徵詞不佞且曰原涉之墓京兆阡而爲南陽阡也人卒不曰南陽阡而曰原氏阡以無泚如椽之筆華衮其隧前一片石耳開美幸徵兩先生言納諸幽先光祿死且不

朽惟是所以表諸隧道之次者尙虛闕美甫出先生門先生又與先光祿居同閑雅相習也敢昧死以請嗟乎兩君徵開美狀而信光祿孰與不佞習光祿而證開美狀乎君諱獻璋字禪珪別號城南居士又號雷海生其先出宋正獻公衍後父浪穹公時登母顧孺人實生君君生而岐嶷少即無兒女態孺人寧於頤挾君與俱時天暴寒甚君永單絞孺人爲殿外家女廁旃衣君君校袂起曰何山望之婦人服乎奉謝却

之浪穹公遂以此奇君不以凡兒畜君矣少長就外傳不煩督責晨興趣之學舍歸而篝燈理所誦書聲琅琅出戶外長益肆力問學六經而外傍及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史記淮南鴻烈騶冠孔叢柱下漆園諸子書無不櫟英咀華其爲經生義務探聖賢旨而綠飭諸子家言以爲詞古文奇字互見迭出鼓舞於筆端其它老生帖括語不啻唾去若爲其毫素汚者而是時博士家拘攣局曲一切守故常語非世所習見不樂

紙見君文人人咋舌去出試有司有司亦不省爲何等語往往槓不錄而久之盱江黃令君文煒楚黃耿學稼定向讀君文而奇之曰是夫胸笥腹貯非淺淺者安得經生中有此人不可當吾世而失之爲拔置高等自是名籍甚稅林間矣願試應天輒不利已入貲爲太學生進游成均晉江林祭酒燠復器重君遇以國士乃試順天又復不利蓋君當兩試時貴人欲相援緩頰居間期爲君道地君第唯唯若不省者退而笑

曰廼公持一幅赫蹏搽三寸管安所不遇合而惡用道地爲已而竟落第君李不悔也已改南雍病瘍宅憂兩不得與都試已卯再試再北而君遂倦遊矣曰歸休乎一第何足泥廼公因自號悟幻道人以見志然君於一第竟不能遣諸胸中也歲乙酉

天子當司空尚書議 詔太學生輸金若干斤得拜爵一級時浪穹公免官家居佗僚無聊趣君應

明詔君謝不可浪穹公固強之不得已爲滄棠行行而之逆旅對紀綱未嘗不彈指飲泣入都投牒爲汎瀾者久之曰杜穉珪而竟止此邪比受章服冕而衣裳顧影自嘆杜穉珪作如許伎倆巢許得無笑人乎會仲弟獻璠君舉順天試則又嘆曰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予之所得竟孰與仲多邪自是恒壹鬱不自得精神日損婦拜浪穹公堂下淒然淚落遂病不起君疾革而語開美我本布衣當以布衣歛童服非吾志慎

毋溷我嗟乎君之志亦足悲矣君性孝友事浪穹公隆色養之道侍王大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其居王大父暨母孺人喪易戚蕪備與孝廉君相得驩如也君爲德于宗戚里黨若而人指不勝屈諸受君施者或不盡是德甚則以德爲怨因而齟齬君蓋君伉直自任而折不能容人過諸受君施者稍有瑕疵輒領言聲其罪譙呵過當久之不能堪德亡而怨積螫君時時有之然君竟不與較也君既自負又久困諸生閭里

中人以君負氣難近稍疎君君意快快不能語少望曰天下人棄杜稭珪杜稭珪亦棄天下人故其意常不可一世居恒對客四坐中無所不睥睨即有顯者不能回其一眄時而仰視屋椽時而俯視履綦或終日相對不出一言或意有所觸獵纓抵掌直吐胸臆一切無顧忌聞者至掩耳不敢聞君談自若君之行已大都畧具是矣君多聞博學不減袁豹胥臣嘿而好深沉之思似揚執戟其強直自遂則又不知與南陽朱

季孰爲伯仲概君生平雖不敢謂盡合於中庸顧欽崎歷落玩世而不諧於俗固有道君子所不棄也即躑躅一第齋志以沒而文彩流映有子開美足世其家士垂聲竹素姓氏著於春秋者豈盡必孝廉賢良哉表可矣予故表之曰有吳文學獨行杜稭珪先生之墓過而式者其必曰光祿阡乎若世系生卒志傳狀業詳之矣茲不復具云

吳母程孺人墓表

代草

吳母程孺人以嘉靖丙午九月念二日卒去今垂五十年所矣其曾孫太學生勉學詣留都乞予表其墓曰丈夫之德載諸行事婦人之行匪表曷徵曾王母程孺人墓有拱木矣惟是所以表諸隧道之次者尚虛常吾世而不圖所以華衮之其人與其骨俱朽何以追後死者之責敢以家大人正已所自爲述百拜上之典記昧死以請惟先生憐而表之予受而率業則嘆孺人之賢有大造於吳宗而天之報施孺人未嘗不

厚也按述孺人姓程氏諱舒歙之涪川人自爲兒時即勤女紅尤勤績紵蓋自天性及笄歸處士吳公以謙是時諸吳以貲雄里中至累鉅萬而處士貲獨在下中不能當諸宗什一歙俗多行賈四方處士乃傾孺人嫁時裝得母錢若干緡橐而賈襄陽孺人獨居榛家棟祖姑姑兩輩尊大人在堂弱息某僅僅就口食耳孺人力績以供甘旨且莫上食未嘗見不鮮兩姑安孺人養志其子在數千里外也祖姑丘孺人老而嘗

弗戒爲火所焚支體潰爛夏月蛆生孺人純孝床第間卧起抱持扶掖浣便浣滌中屑廁牕略不見有難色丘孺人時時勞苦孺人新婦第出休矣則詳應曰諾潛留榻下揮筆驅蚊蠅不令丘孺人知也未幾處士竟客死襄陽凶問至孺人踴踊號慟殊不欲生已念兩姑春秋高不忍傷其心收淚侍言笑強爲慰藉退而就寢室淚未嘗不垂垂如綆袖恒濕矣處士旣客死所携母錢俱亡失家日益落孺人績愈力蒿目治

生產自奉兩姑外一切菲薄子某從里中諸兒負薪與之糗以往留舖以待并日一食見者無不咨嗟酸鼻云孺人雖女流乎然負丈夫概族有戍黔中者率五年一歸歸則徧索諸宗人餽遺稍不厭其欲輒推案覆食器凌誚詬詈所不堪聞比入孺人室以惡聲嘗孺人孺人闔內屏持其子慟曰良人死未亡人日不再食身無兒衣所爲忍死者徒以兩姑在堂下有三尺黃口耳爾曹以惡聲相加遺豈謂未亡人難於一決

邪益持其子哭愈慟其人懼有變遂散去已而姑祖姑先後病切孺人極力治含飲豐約惟宜然是時孺人之產稍拓矣子某業已生十有四年亟請於孺人欲逆處士喪襄陽鬻田一畝爲道里費竟以道梗不果逆宗人有賈雲間者謂子某也才請與俱孺人泣而遣之曰我且莫緝緝洗足自給食橐中稍稍有奇羨可充母錢以收什一爾母吾憂爾第謹身勤業毋效里人翕而出張而歸則善矣且爾父喪在即次何忍張

其子奉孺人教賈雲間若干年以廉賈聞資斧益饒已爲子娶陳氏婦生孫正已正已生十有六年與父俱入楚逆處士喪喪還喪之如初後朝夕哭臨上食三年而後葬之祖塋之次當是時孺人生產百倍處士時與宗人之最殷盛者埒孺人服勤如故與婦謀且紡且織爲諸婢先有勸之息肩者指機上絲謂曰此布寸寸而累尺尺而積乃有成布若輕尺寸何有尋丈成家之難亦若是耳未云人何敢即安以貽他日

憂織自若也子某好行其德慨然慕范希文之爲人圖所以爲收族計念孺人起家食貧見苦爲生難或忍不能予語次從容及之孺人喜動顏色謂兒志追古人何等不可者人富而仁義附焉孺子勉矣已子賈臨谿再賈桐江則皆以孺人從孺人樂其土風若將安之曰吾鄉少年多狹斜行俗日偷矣此地纖耆朴儉猶有先民之遺焉吾老是鄉矣居桐江若干年孫正已亦壯有室舉子勉學孺人設悅之辰子某暨孫曾

若而人勃屑擊曲奏爵堂下爲孺人壽孺人泣數行下曰爾父何在忍以杯俎爲歡且兩姑高年其時饘粥不給今母奉於兩姑已泰可復益以泰乎謝却之孺人素康強無恙一日辰起諸婦上謁孺人悉召子若孫立榻前語曰吾始念不及此及此者豈非天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爾曹強爲善庶幾不墜先緒因歷述微時辛苦艱難事語刺刺不休曰盛衰倚伏可畏哉小子志之居無何而疾作疾革子若孫環而泣孺人

張目示曰爾曹泣者何爾母生十八年而歸吳氏爲婦歸吳六年而先處士背棄補未亡人且七十年乃今以天年終幾及百歲又何憾也且死而有知將復與先處士偕我願足矣孺人之達生而不但化如此非近於開道者與吾聞共父文伯之母不侈百乘而躬紉績千古以爲美談李令伯賴祖母劉以元宗令伯孝不衰於斑白而劉之享年最高說者以爲食報宜爾也孺人雖以窮約起中年傾邑季年傾都此所稱素

封家非邪而七十年服勤猶一日文伯母不得
專美矣且處士死襄陽藐孤呱呱不絕者一綫
孺人外而翼之卒底有立延及於孫孫且有子
孺人於其身親見之吳氏百世之祀孰非母氏
所留與席故業而昌阜於後享有胡考非偶然
也孺人以勤力胙吳胤天亦以高年報孺人若
此者皆可爲訓世勸族矣予故特表之曰有吳
賢母程氏之墓墓在邑西王村去處士墓若干
武不合而招覓葬焉以義起也

竹素堂藏稿卷九目錄
文

誄二首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恭定潘公誄

王長公有年誄

祭文九首

祭御史大夫恭定潘公

祭錢司寇九山先生

祭郭年嫂李宜人

祭王母高淑人

祭李繕部存庵

祭王鴻鵬方壘嶺先生

祭鴻鵬方壘嶺先生

祭張母唐太孺人

祭高母李太夫人

竹素堂藏稿卷九

顏川陳 所蘊 子有父著

文

誄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恭定潘公誄

有序

萬曆十年歲在壬午十月十六日御史大夫笠江先生潘公以疾薨於里第計聞

天子震悼謂大家宰其議增秩謂大宗伯其議祭謂大司空其議獎謂太史氏其議易名於是

竹素堂

卷九

進公太子少保予祭爲壇者二出少府金錢若干縉佐奄竊謚曰恭定蓋備典也惟公生本嶽降才自天授就口握槩比貞傲之妙齡束髮登朝等終軍之弱冠釋褐祁州刺史以殊異改刺禹州賈敦頤後先守冀洛惠愛齊流尹思貞前後判洛宣清白兩著公直其人矣已晉尚書比部員外郎以京朝官出典河南試事一時所得俊茂弘多所著程式爲諸道冠青衿士視爲指南無何擢僉廣西按察司事董理學政公廣厲

生徒勸學興禮時靖江王某勒其舍人兒不得通諸生籍公移文長史司切責之王卒魏服于時深箚叢棘之地戶有詩書結衿推轂之夫雅知絃誦矣進參蜀藩旋副齊臬亦有澤宮之役御史檄公監其事惟慎惟慈矢公矢明所得士踰于河南時錄呈有脩悵御史者以飛語聞詔逮御史并逮公禍緣波及不免太傅之徵事出株連本解相國之繫一麾而走下吏四徙而守故官已乃周旋藩臬之間翱翔臺輅之長遂

竹素堂

卷九

正執法開府中州解艾綬者但出望風迎竹馬者有如就日兩抗驕王一平刺冠白金文綺詔賜頃仍晉擢秋官侍郎隨掌舊京邦土入爲大司寇遂拜御史大夫漢推明習選在薛宣晉擇重威任先庾峻于時倖相柄國墨子擅權三事九列靡不希旨奉行伊優唯諾而公獨不屈不隨直行已志嘗偕吏部考察庶官無敢以邑子相溷黜陟惟允朝論歸焉既而上書告老優詔賜歸裹足杜門談經味道綜覽羣籍折衷衆言

著述勒成一家聲名走乎四裔晚年游心玄素
之術慨然慕葛稚川陶弘景之爲人自信黃金
可化不死藥可成而竟不果春秋八十有八寢
疾告終嗚呼哀哉公含貞秉直之德仁御物
以誠脩己用敬服官在在著著人頌義
至其孝友尤出天性承顏色養同氣因心閨門
雍睦白首相莊皆其大節彰彰較著足術者也
若乃位居亞相壽躋期頤三子爲藩臬侍從之
臣諸孫脩丹鉛竹素之業後祿未艾餘慶足徵

竹素堂

三

所謂得全全昌者非邪所蘊不佞爲公後學且
先君子辱在門墻幸得竊聞緒論高山仰止夙
負鄙懷過不自量僭爲誄辭勒之素旂以示後
之君子誄曰

瞻瞻畢公輔周取殘大啓土宇帶礪罔刊子孫
繩繩食采於潘因邑命氏族類斯繁崇黨相楚
南風斯競尼岳仕晉文彩流映勲銘國史裔勒
家乘奕世丕顯代爲著姓於皇始祖徙自毘陵
篳路藍縷牖甕樞繩抱璞懷玉德實休明厚積

而發公廼誕興於維我公天挺瓊碩河岳孕靈
昂孤借色手探罔象腹笥墳籍一飛冲天矯矯
雙翮出典州郡撫字心勞民懷其惠以配國僑
入陪郎署白雲之曹平反慮譴發獲解致祗役
中州登良罷臨視學西學式誨無鄙理抗驕王
教敷椎士東魯之役誰爲禍始餘波來及公亦
株連緹騎芻午公惟晏然單車就道取給囊餼
蓬累伏闕稽顙輿使聖明薄罰鐫秩生還不早
冗從惟天子使量移宅憂進陟司理入險不驚

竹素堂

三

出夷靡喜罔寺春曹旋即鵲起參冠復彈繡斧
再持越登嶮仕徽省熊司于時除目踵接彤墀
鱸輟錯道未究厥施洛土建牙驕宗忤懷公發
其奸放之有屏後有繼者亦綴其翅戴德惟民
畏威者吏爰宅司空節縮惟宜旋掌邦禁三尺
獨持兩轡大獄天威用霽正位烏府爲國蔡著
公貞憲度友紀是肅不動聲色以身爲鵲門絕
苞苴庭無請屬

天子是毗嘉猷入告功成身退歸汎五湖泉石

爲侶墳典是娛名山著述照曜寰區片言隻語
八璉四瑚公慕冲舉道通八極服食沆瀣遺形
鍊魄石髓剖精金丹飛渡庶幾不死白日矯翼
萬形有盡咸歸於無常其盡也公豈人殊神隨
化遷吾終喪吾巨星忽於遠逝告殂嗚呼哀哉
大浦夕枯孤雲畫黑黃腸痛聲青萍鏹蝕春者
輟相居者太息人之云云海內同盡計聞於朝
天子震驚曰胡不憖喪哉成給以秘器營彼
佳城祔有加簋謚以尊名生都崇號沒膺殊典

何遜堂

卷九

人世榮哀儼者實鮮矧有象賢后祿彌衍世祿
之家公其冠冕嗚呼哀哉世道交喪如水東注
滔滔汨汨時其砥柱公身屹如挑巧窘步坐鎮
默回表立軌樹公之德行金玉其相振振君子
聞然日章公之勲業河海之潤寧以赫赫效彼
輓近公之謨造布帛菽粟吊詭眩奇曾不瞬目
嗚呼哀哉天之生人其麗不億公生豈然曠世
一值公生有自公出有爲江水浩浩雲山巍巍
公歿者身不沒者神百萬禩天壤俱新

王長公有年誄

有序

夫劔不必于邪要之能割馬不必騁駉要之善
走世有伏處巖穴者名不挂孝惠之書跡不脫
闕閭之籍迺其內行潔脩素心淳篤斯所稱鞠
躬君子也胡可少哉作王長公誄長公名穉豐
字有年百谷先生同壻也先世本烏姓世爲
常之江陰人國初有諱金安者從中貴鄭和浮
海訪異人歸而失其符憚得罪跳身竄籍吳市
中子爲吳閭王翁贅婿遂冒王姓去越人號陶

何遜堂

卷九

朱入秦自稱張祿子孫因之不改五傳而及長
公長公精心計善酬算逐時居物先事脩備纖
嗇筋力節縮嗜好用能家累不訾資斧元溢治
生本富爲上積善廉賈五之長公殆庶幾也長
公雖逐什一起家見苦爲生難顧獨好施予不
重棄財于時東方用師師徒屯集一切軍興費
倚辨民間民多逃匿長公獨舂糧釀酒封羊刺
豕大張供具勞苦將士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備一夕之衛率伍無譁閭閻不擾繫公之力也

至若姻黨戚屬終窶且貧視爲外戚待以舉火者又不勝屈指矣賢者好行其德人富而仁義附焉豈虛語哉長公生有至性目無睨視口無闌語不登榮華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早歲母子內君馮氏潛餽一姬置室中自託歸寧避去與一召幸長公入室驚訝踰牆走出亟令輿人昇至婦翁家若將免焉暮夜却奔室之女三年拒窺牆之婦方斯無媿也至於孝友尤其天性父母被病躬爲作糜嘗藥巾不朝櫛帶不夕解頭

竹素堂

七九

面盡垢蟻蝨恒滿及捐館舍哀慟幾絕含飲有加三年之中不窺內戶哭泣備禮鷄骨支床王和之孝可謂燕之矣從兄寡姊長公歲衣食之兩爲從子娶婦次公百谷先生生也實晚少公周甲而餘長公撫摩鞠育不啻已出力持門戶畧不憊遺次公由此得一意問學名在秣林沐德佩恩居恒以父事之不敢以鴈行進而長公之卒也實以哭何氏姊過哀損神此足以觀長公之概矣夫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

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斯恒物之大情也長公一切屏絕獨以專精全力仰拾俯取旦莫會計牙籌惟恐不及重門複壁以禦暴客一飯三吐其哺一夕三徙其床行若集木居若厝火凜凜焉兢兢焉所謂生人之樂非直身未嘗嘗抑亦未嘗嘗也萬曆丁亥九月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八嗚呼哀哉君子敬人琴俱亡張思曼風流都盡孔懷之痛久公實殷自以不及視公含飲哀痛欲絕思紀厥美用勒素旌微

竹素堂

七九

詞不佞謙讓未遑辭既不獲迺爲揚管誄曰厥初生民因生賜姓王人昨土氏族斯命父祖雲來顓若一疋水木本源往牒可鏡尾大末衍派別支分生既繁夥姓亦多門違難避諱訛音省文林林總總標標紘紘少昊金天紀官以鳥烏氏受姓世功克紹齊魯秦代其人矯矯暨於有唐庸伐尤表承恩代節戡頭插胷承玘沈勇世號二龍重胤傳叛爵列上公漢弘辭位孝道則隆轉徙流徙散之四國三苗徂東僑居占籍

揚州之野梁溪之域有隱君子其儀不忒欽崎
歷落弔詭見奇乘桴則喜浮海而西伊誰云從
中使星馳云胡虎節棄實若遺文網方張懼干
吏議跳身入吳變易姓氏瓜戾斯綿克開厥嗣
長公繼起俾昌俾熾昌熾何以積著稱雄智雕
萬物權竊化工貴出賤入百貨阜通亶侯多藏
人儼素封君性好施赴義若渴宗黨姻姓不拒
請謁折券棄責始無虛月繫桑飢瘼多所全活
島夷內訌東方驛騷師旅雲集聲勢魚然惴惴

竹素堂

士女盡室通逃君獨慷慨敬進醴牢舉世波靡
佻巧褻嫚君獨矜嚴以莊見憚行不由徑坐不
流盼不迴姬姜誰與獨旦君之內子德並小星
潛飭一妹自託歸寧君方入室望見却行曰此
妖冶寧點青蠅蒸蒸克孝彌敦色養減獲匪乏
食必躬上扶持湯藥爬搔痾交匪朝伊夕瘳瘳
鞅掌友于兄弟同氣則殷進無忤色退無後言
寧云金石奚論虎墳既稱難弟亦美哲昆君之
家季雕龍妙技狎主文壇桃林赤幟第五之名

何減驃騎不知其兄請視其弟閻茂之歲作鄂
之辰豈曰龍蛇賢者遠迹條兮忽兮遽反其真
長夜無曉幽谷不春嗚呼哀哉人生樂事種種
色色比物連類其麗不億矧茲吳俗尤嗤纖嗇
誇多炫奇職競是力閻難走馬挾彈探丸騎嘶
南陌玉勒錦韉君但株守蹙蹙蹢躅不出戶庭
無咎爲安狹邪之徑大堤之女過者留目色授
魂與君厭粉白誓將去汝角枕錦衾董餘烏鼠
酒人俠客日醉二參一仰一石鯨吸狼貪君性

竹素堂

善飯旨酒不甘浮緣舉白見謂空談遊聞公子
被服純素水蠶之繭火浣之布君惟被褐提衿
肘露一裘二年衣不厭故嗚呼哀哉韶華易謝
貧賤足羞春秋方富生刍亦優今者不樂亦又
何求人無百歲計及千秋白日西顏黃河東逝
夜壑何深泉臺何閼一棺戢身萬事捐棄人之
云亡胡俾斯替無窮者智有盡者年靈輻輳麟
丹旄翩翩永歸黃壤長辭人間梅灣蜿蜒曰王
氏阡過者式車薦以芳芷白楊蕭蕭日落風起

其人與骨雖云已矣九原可作庶幾不死

祭文

祭御史大夫恭定潘公

名世大賢生非偶然公初擢揆

孝廟統天時方沕穆光岳氣完含淳韞和毓德

髫年大人豹變乘時乃是神明

肅皇河清海晏公時登朝歷踐職司綱紀

百辟爲憲於赫

穆宗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公時返服

竹素堂

理釣江東蒼生重望綠野高風

今皇側席夢想耆德公計忽聞九重用惻爰易

嘉名殊典存錫黃腸秘器青宮崇職於乎休哉

公生景運出履泰階用行舍藏生榮死哀麾斥

八極敗歷九垓名留天壤身返夜臺所蘊末學

小生通家奕世仰止高山忘年哀刺公曰昇哉

是爲國器片言千古大豈容易大星忽隕喪我

典刑烏啼海曲鶴去遼城桑梓無色黃稚吞聲

羊曇有淚空灑青冥薦公德馨爰采江芷薄言

酌之在彼江水不腆蕪詞庶幾聽止來格欣欣
儼公色喜尚饗

祭錢司寇九山先生

天地德氣盛于東南瀕洲塊北秀毓醇含誕生
瓌碩爲國具瞻具瞻伊何實維司寇罔懿冲虛
恢弘樸茂國曰蔡著鄉維領袖公起邑宰入署
銓衡奉常棘寺歷次荐登翺翔南北職掌邦刑
蚤歲抽簪亟返初服峻節高標矯矯空谷威鳳
冥鴻詎榮以祿古者獻老惇史乞言祝嘏祝嘏

竹素堂

杖屨周旋番番黃髮公其人焉惟時求舊薦剡

屢聞贈金增秩詔旨頒紛玄熏稠疊羔鴈成羣

忽爾計聞朝野悼震天子曰吁天胡不憇題奏

易名有加無靳公生也榮公死也哀矜有詰嗣

接武而來茲棺之辰公瞑可哉某等居同里閭

或託肺腑師資在望周規折矩人之云亡典刑

何所谿毛在豆江水在尊有孚盥荐豈曰彌文

靈兮不昧來格欣欣

祭郭年嫂李宜人

吁嗟嗟乎傷哉某等於李宜人之卒也蓋三嘆
息云孺人結髮來嬪先文學業已背棄獨娶姑
葉太夫人在蕭然甌麈釜魚也宜人以冢婦當
戶攻苦茹荼脫簪珥供饘粥上食自與旭
東丈飯脫粟婦而糟糠二十一年一日矣旭東丈
儒而貧日下帷程子之言一息生產作業宜
人獨持家秉左支右絀取併緝統以佐
饗殮不遺餘力務令旭東丈一意經術無內顧
憂妻而糟糠二十年一日矣宜人產三男子六

竹素堂

女子宜人悉自乳哺無祿姆以代其勞惟是呱
呱者強者亂者就口食者繞膝者總角壯者莫
不以宜人爲怙恃宜人煦吁煥休調護惟謹男
授書女授工未嘗不躬親率之母而糟糠二十
年一日矣吁嗟嗟乎傷哉若宜人者何以死邪
太夫人春秋高安宜人養一七一筋非宜人手
所調不嘗孝養未竟則不可死旭東丈始成進
士初試爲大夫五鼎食矣尚未徼
天子寵靈爲宜人榮則不可死所產子女大者

董勝冠及笄小者尚索栗栗卵而未翼其誰哺
之則不可死且生而貞惠淑順景嘉室中無違
言堂上無諍語御減獲草無遺色數者有一於
此皆足不死而竟死邪謂天可問吾不信也某
等同旭東丈舉進士又同出端銘徐夫子之門
旭東丈吾黨伯兄宜人丘嫂矣聞計之日旭東
丈拭淚述其大都故獲聞宜人賢行甚具異日
尚當搢彤管記之以附於劉更生之後庶幾爲
宜人不朽地谿毛江水聊以將不腆之詞斯言

竹素堂

有當宜人其或歆之矣尚饗

祭王母高淑人

於維 熙朝天挺人豪斟酌斗杓是生貞淑
主持閭軸爰相式穀太史焜煌厥材豫章堪棟
明堂疇其比德嘉耦善匹孔淑不逆穆穆淑人
抱一含貞維德之門作配太史敬慎爾止考祥
視履握蘭珮荃玉潤珠員邀射姑仙太史家食
佐以儉德粉黛靡歸太史入官夙夜勉旃立德
與言太史奏最恩覃中饋翟冠霞帔令子象賢

雄章大扁展視橐鞬母氏善令王三錫命龍章
輝映三命益恭肅肅雍雍抑首俯躬持齋繡佛
唄梵終日希心兜率后祿何窮川至山崇俾熾
俾豐云胡不待湓先朝湓遂感于貳豈厭人間
翩然上仙金母周旋坎其擊鼓竚竚導舞爰即
邦土白楊蕭蕭丹旆搖搖悲風怒號烏啼夜月
床支鷄骨孝思罔歇達人大觀生死了然何欣
戚焉予濟末學託契先覺母儀矩矱忽聞計音
愴悼彌深有淚沾襟酌彼江水薦以汀芷愴悵

竹素堂

伊邇神其洋洋來格來降珮玉將將尚饗

祭李繕部存菴

代草

傷哉天可問邪不可問邪惡盈益謙
福善禍淫詩書之訓炳若日星予嘗以爲然迺
今觀於君徒虛語耳李氏家世武功爵君以嫡
長當世其官去而治經術既舉於鄉五上公車
始成進士釋褐爲咸寧令治狀異等
天子下璽書徵將推擇爲諫官御史忌者中以
飛語遂抑爲南繕部郎其郎繕部也會太倉國

學都門一時並有興作君董其役蒿目從事勞
瘁損神一夕中惡卒吁嗟嗟乎傷哉若君者何
以死邪君宅心平恕提躬終日不設城府不立
崖岸與人交輒傾懷素同之不知世人腸有澀
澀擇地而趨謙抑自下斯所謂鞠躬君子也而
尤薦於人倫蓋自天性父黨有求多於君者君
置不校或有所索取一切應之務厭其欲而止
家有傲弟挾君勢憑陵里黨中君憂之然不敢
訟言矯其非弟陰爲遜詞謝父老耳而弟且時

竹素堂

卷九

時螫君陵諱詔聲聞于庭君若爲弗聞也者
待之愈益厚居恒自念寧人負我耳夫殺牛作
脯破甕掘衣千古以爲盛德以君方之誰謂古
今人果不相及也繇斯而譚謙邪盈邪善邪淫
邪天之報施先生當何如邪迺今未及中壽以
暴疾殞太夫人尚在堂妻妾方壯長子董勝冠
少者未娶女未笄檢其橐中裝一金無有也至
稱貸以治棺歛亦可哀矣且世之恣睢暴戾虛
僞侈張負心薄行者何限其享遐齡躋上壽豈

少哉而先生乃竟尔此天之其不可解者也
某等與先生或居同閑或舉同籍或託肺腑之
親或結金蘭之契蓋情不讓肅朱而誼不減殺
郇也先生不可作矣惟是俯仰事有責在後死
者某等不敢辭其或內外諸人有欺藐諸孤而
侮之者某等亦何敢坐視可諭諭之如不可諭
誠不難明目張膽以爲鳴鼓之攻也嗟乎先生
某等言其聞也邪弗聞也邪尚饗

祭王鴻臚繼山先生代草

竹素堂

卷九

神駿不受羈宜鴻不受羅韜勒將焉施畢且
奈何達人高蹈榮祿則那於維先生出處足多
先生家世業擅青細經緯禮樂黼黻文章公車
射策多士翺翔出刺百里仁聞孔揚晉陟銓曹
清通簡要曾未幾何乞身行孝色養承歡逍遙
味道若將終身岩棲水釣薦剝屨上辟命再宣
加以先嚴亦有遺言公之強起簪紱周旋尚顯
典儀南北逋遷俄賦歸與後我邦族乍出遷收
亟反初服胡進之

空谷人亦有言腐鼠嚇雛失志書空咄哉小夫
趨時若赴舉世爲徒遺榮棄貴疇其公如公騫
高步公曠遐矚形挂珪組神遊林麓橫絕四海
大白不辱嗤彼夸毘刺促踟躕世道交喪聲利
波靡先生之風聞者顙泚世有先生澆俗可移
天胡不恤曾不憖遺嗚呼哀哉昂精失芒龍文
斷鐸落日荒荒悠悠夜壑心歸何所雲天磅礴
名在九州永垂五嶽某南宮獻賦鱗次同升披
襟把臂投分輸誠服膺大教庶幾典刑忽聞長

竹素堂

卷九

逝哀悼奚勝南望梁溪一衣帶水酌彼清泉
以芳芷棫詞寫哀迹遐心邇來格來歆公其不
死尚饗

祭鴻臚方壺顧先生

維邑著姓朱張顧陸越自典下號稱望族邇公
遙系長康耳孫敦詩悅禮代有聞人王祖王父
鵲起鼎貴羣從鴈行番紳委珮公實接武奮迹
賢閑通籍容臺職掌朝班暫試輒收非公雅好
脫冕抽簪江東理釣築室種樹逍遙婆娑云胡

一疾溘焉告殂公志明經呻吟咕嗶垂老不倦
焚膏繼日公治生產晝夜牙籌算及米鹽雖休
弗休公畫世務若指諸掌錢穀甲兵叩咎如響
公下白屋戶屢駢閭丙舍別業樹不得懸公好
施予破券棄責存諸故人爲德必率吁嗟乎傷
哉公孜孜矻矻終身作一老蠹魚而困頓名場
竟不得登名於薦書以彼其才豈不足備縣官
任使樹尺寸以自效而偃蹇阨塞至白首而不
得一展其奇抱餘膏膾腹沾漑及於所不知者

何人而居約食貧未嘗一日享有甘旨之奉於

其身急人之難或捐千金弗惜至自爲用一錢
則左顧計奇右顧計贏而斷斷不肯輕擲吁嗟
乎傷哉公之志亦足悲矣然蓋棺之日悼公亡
者減爲涕下曰此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則固
足以見公之平生而公又何吁于怛化其等風
欽丰範仰止典刑公不可作視公猶生江水在
尊谿毛在豆靈兮不昧翩然來右尚饗

祭張母唐太孺人

維靈稟秀昂弧精瑾瑜比潔蘭芷聲冷冷秋水
激澄泓寒潭一片落春星出自望族簪綬纓曰
嬪于張吹玉笙有子負才名崢嶸隱隱姓氏縣
春寔數奇未售守一經華門宦巷書掩荆琅琅
遺編金石聲俯仰意氣何從橫提筆已賦三都
成長安紙價應倍增會看雲漢掣羽翎搏搏飛
上白玉京胡期毋氏先露寒奄忽白日愁雲凝
魂子不歸空冥冥抵餘蕙帳明滅燈言言西北
有佳城槌槌直指先素旌雲封墓合長青青千

年埋玉夜臺扁登堂拜母憶昔曾吾輩那能不

及情盈盈一丘真兩楹翩然來格鑒醢醢尚享
登高毋李太夫人

嗚呼若太夫人者何以死邪死生之際無能爲
有亡死奚不可者天高聽卑日監在下籍令人
心弗予天弗福也亦有死之道矣太夫人何以
死邪太夫人爲吾邑侯高父母家慈吾侯實太
夫人之自出日者天禍敝邑邑事紛於蜩毛元
氣索矣縉紳士庶思以清淨息肩而侯適以治

蕭異等領部符更蒞吾邑蓋望之知爲寬然長者也下車之日父老子弟夾道縱觀無不色沾沾喜至以手加額太息言曰何品今日復見豈弟父母天其不終棄吾澤乎哉少頃吏母死庶幾及於寬政一日享和平之福而侯之視事也後摘發而先對循左模刻而右仁恕侯之言曰深文巧詆豈之愉快以此傳名高廣譽將焉避之弟烹鮮烹琴瑟則病悃悃之政歲計有餘吾寧爲此不爲彼矣故其布政條款重

竹書堂

卷九

重三越月而四境之內驪然若更生焉不啻去大寒而就陽春何其幸也是吾侯一日在海邦邑人士一日受吾侯之賜然亦必太夫人百歲無恙而後吾侯始得久于其位以造吾邑人士無疆之福太夫人一身重于九鼎死生之際所係豈直渺小者太夫人其可死邪不可死邪且當太夫人之被疾也邑之縉紳先生以及閭閻黃稚旦莫間起居狀異幸霍然去體直將撥之疾病則倉皇危迫匍匐奔走禱於邑之大神祇

以爲太夫人請命惟恐吾侯不得有太夫人而吾邑因不得有吾侯不腆牲牢玉帛陳於祠下者肩且相摩焉岐口交舌請以身代慷慨願爲太夫人死不難人百其身即劈面斷指貫臂烙頸情不迫於此矣夫召風雷開金石亦誠精之極有感斯應耳邑之編戶爲里六百而餘賢愚貴賤生靈何下數十萬指即不能勝天豈不足動天微惠乞靈如出一口情詞何懇至也以此潛格彼蒼將無爲太夫人續有盡之年益無涯

竹書堂

卷九

之筭哉而若不能回天一眄者何居乃又有人所曹惡多口訾訾無辜控額欲與偕亡而居然戴其頭面久視人間世者又何以解也太夫人有死之道邪不邪不可死而死可以不死而死天其有意乎無意乎將吾邑陽九百六之厄數猶未極乎抑天實不悔禍於吾敝邑不欲以賢明之宰與海邦而終惠遺之故重以累吾侯而殃及太夫人乎嗚呼哀哉悲風慘澹愁雲凝結落日色黃流漸聲咽斗牛之墟婺星明滅謂天

蓋高九閼誰謁閭闔可望虎豹蹲列曙云天意
人心奚別溪毛惟馨沆泉有列跪奠陳詞潛焉
涕雪靈兮在上寧大我潔尚饗

竹素堂

卷九

竹素堂歲稿卷十目錄

祭文十六首

社中合祭朱狀郊

社中合祭陸信玄定人

宗黨合祭從叔

祭顧廷評研山先生

祭朱季則室張冷人

祭先父詒毅府君先王楊安人

竹素堂

月十卷

祭王孺人

祭徐孺人

祭徐太宜人

祭喬母楊孺人

祭林侍御竟宇

祭李封君

祭顧小川光祿

祭石母曹太安人

祭孫遜大尹

祭唐太學一函



竹素堂藏稿卷十

穎川陳 所蘊 子有父著

文

祭文

社中合祭朱叔郊

嗚呼叔郊何以死邪叔郊父母俱班白叔郊又獨子一旦背棄兩大人其其依惡可死叔郊孜孜屹屹旦莫務鉛槧不沐豈不庶幾一日始籍薦書遽爾淪沒齋志之謂何惡可死叔郊三子

竹素堂

卷十

二女長者未及十五齡幼者才能就口食耳郊而未翼其誰振之惡可死也叔郊生而白晢軒額豐頤耳垂垂而腹便便負才而能下人於勝已者未嘗不心深揖讓之不啻口出與人交不作魁岸所接無貴賤疎戚少長智愚賢不肖一通殷勤務得人人驩飲人以和醇如也嗟乎強梁者死之徒而叔郊恂恂嫻嫻者死之徒而叔郊樂道人之善形不勝德者死之徒而叔郊姣好美丈夫此又何以死也悠悠蒼天詎可問

邪吾曹與叔郊結壇而盟也蓋始事乙丑之歲
凡十餘曹此十餘曹皆里中所指名也庚午之
歲潘允翰先登癸酉之歲叔郊繼之允翰聯舉
辛未進士不踰年竟卒叔郊登薦時業已被病
甚牢弗獲赴南宮之試淹一年亦卒吁嗟嗟乎
傷哉兩君以文獲雋吾曹視爲赤幟乃竟先後
以疾卒此無論兩君不幸抑亦吾曹之不幸也
願允翰已成進士去而叔郊董董策名鄉書然
翰享年二十有四而叔郊三十有五此縮彼盈

竹葉堂

卷十

天之遇兩人畧相似矣嗟乎天何豐其才而膏
其年邪又何替月之間慶弔相隨若是速邪豈
天故以是鍛美使巨測邪抑所謂倘然者天悉
付之無心邪皆不可知矣日者陳生黃生以符
呪致鬼物叔郊乃降於乩憑乩而與兩生言兩
生初不知爲叔郊叔郊亦不肯自言其姓名賦
詩一章有握手交歡客同堂校藝人語乃始詫
嘆以爲叔郊矣兩生掩泣悲不自勝叔郊亦連
書痛苦痛苦數字兩生益掩泣益悲不自勝嗟

嗟果吾叔郊邪抑黠鬼故假叔郊名以戲吾曹
邪然所賦詩清婉淒愴有唐人丰格固知非叔
郊不能而諸所言論又宛若叔郊平生言則
又不敢不信爲叔郊也叔郊之別也盟兩生於
中秋之夕悉會社中諸子是日兩生以赴府公
試弗果疇昔之約果吾叔郊則今日社中諸子
咸在崇酒載肉以與叔郊別叔郊將歲夜壑永
與諸子生死辭矣其務爲吾曹盡一觴

社中合祭陸伯玄室潘孺人

竹葉堂

卷十

萬曆二年春陸子伯玄將其家自京師歸舟抵
清源伯玄之室潘孺人忽疾作不食頃竟卒嗟
乎亦甚異矣夏五月旅櫬返故郡於是伯玄銘
槨之友某某其某則自海上脩祭具走郡中祭
之吁嗟嗟乎傷哉孺人何以死邪年僅二十餘
竝之耄耄曾不得什之二三湓焉先朝露考終
之謂何蘭方茁而就姜玉始琢而就摧人有遺
憾矣夫人卽病卽死猶得徘徊床第遠者以歲
計近者以月計最近者猶將以日計孺人自疾

作至就瞑不能一瞬盧扁不及視巫咸不及祝
何奄忽也古人重首丘終於正寢得死所矣孺
人沒於旅次父母兄弟之屬遠在二千里而遙
不得握手一訣死而有知能無繫心乎吁嗟嗟
乎傷哉孺人之死也且棺內之行有三不祥驚
者不馴忌者不惠汰者不共孺人有一於此邪
何以死也將壽者不死而馴者死邪將忌者不
死而惠者死邪將汰者不死而共者死邪所謂
天道者是邪非邪某等獲交於孺人夫子伯玄

竹素堂

卷十

又獲交於孺人兄士遠敢以生芻一束敬薦靈
筵之下復以不臘之詞申之詞曰繫淑媛之誕
降兮惟繫精之耀芒瑾瑜庶其比潔兮蕙蒹聿
其齊芳始及笄而事夫子兮誓偕老於洞房何
中道忽其背棄兮嘆不仁於彼蒼旅魂渺渺其
何泊兮痛莫招夫楚些茲從夫子以返故都兮
丹旄翩翩其載路城郭井邑歷歷其如昨兮而
何哲人之非故嗚呼哀哉惟昔之往兮金步搖
惟今之來兮素幃輶惟昔之往兮魚比目惟今

之來兮成孤鵠鏡重輪兮何年空斷腸兮所天
天漫漫兮雲暗山暖暖兮愁煙白鶴一駕兮無
來轅金屋千煠兮閉嬋娟邀二姚兮結袂賓王
母兮友姑仙奠椒漿兮脩脰脯靈有知兮鑒其
虔嗚呼哀哉尚饗

宗黨合祭從叔養素公

某年月日兄某率弟某姪某姪孫某姪婿某甥
某謹以剛釐柔毛之儀致祭於淑弟養素君之
靈曰吾宗自華一府君而下率以獨子相承故

竹素堂

卷十

雖歷世滋遠而子姓不蕃逮我王父南瞻府君
始生子伯父盧岡公暨予父北山公盧岡公凡
五子僅僅存其二而君爲長北山公凡三子亦
僅僅存其二而予爲長予髫而失怙育於伯父
母盧岡公王夫人所伯父母絕憐愛之不啻已
出故君與予從弟也而不啻母弟也且君於諸
兄弟中貌絕類我伯父予望見君之顏色恍然
如見我伯父焉未嘗不戚戚然動於中乃今則
不可復作矣吁嗟嗟乎傷哉君亦何以死邪雖

然死者人之大歸自天地剖判以來其誰有不死者然或強保而死或鬚鬣而死或弱冠及強而死君之享年已近古稀抑亦庶幾可以稱上壽矣其又何憾於死乎人有被惡疾而死者身體髮膚無不受其毒苦呻吟床第間且莫不輟聲何其慘也君之疾雖肉漸消神漸耗叩之未嘗言苦屬續之日是猶櫛櫛暮而奄然以逝若蟬蛻焉等死耳此之爲死不猶愈於備嘗毒苦而死者乎夫人身後之慮在其子孫子孫弗

竹素堂

卷十

克肖即死亦何能瞑君之子其讀書明道雅志好脩進遊太學盡友天下士交於閭巷間門外多長者車轍行將亢吾宗以大君之門矣君之目瞋不亦可乎其等將於今月某日奉君之柩權厝於高昌里之故宅俟卜得吉而葬焉君生於斯長於斯歸安乎斯君之心將無弗樂也幽明既隔永與君生死別矣謹率弟姪若姪之子若婿於吾宗者若吾宗之自出者敬奠一杯靈而有知庶其翩然來格乎尚饗

祭顧廷評研山先生

嗚呼若先生者何以死邪吾聞恣睢暴戾機變詐譏者死之徒而先生恬穆徐于寬然長者洞衷徹裏遺膽吐肝吾聞任情伐性恣戕真者死之徒而先生斤斤視躬重積早服自丘索篆籀藝鼎臬石外無它嗜好吾聞汰侈終盈滿僭溢者死之徒而先生博綜古典不以學驕人通籍禁近不以位驕人簪組奕葉不以家世驕人若先生者何以死邪且先生有不可死者三

竹素堂

卷十

公家兄弟厲行雲接出入承明鳴鍾列鼎殷盛一時迺者往年光祿公捐館客歲鴻臚公物故老成凋謝晨星已稀碩果不食董董先生一人一不可也先生有志著述晚乃益甚邇者窮百家討六藝搜汲塚撫孔壁章節篇截句摘字聯思勒一家言藏之名山而什九未竟李業謂何二不可也今之天下道喪世矣世喪道矣波流涕靡狂瀾疇障而先生以古道獨立于時猶足爲當世耳目兀中流而屹顧俗庶幾賴焉先生

一身固家之著蔡鄉之典刑三不可也若先生者又何以死邪惜哉先生所可致憾者蓋有兩端先生不諳脉理而信任庸醫惟其言而莫違耳剽堪輿家言而果於自信輕爲改作先生之死果由此兩端與否固未可知然此兩端者恐非攝生遠咎之道也先生以爲然乎否邪所蘊生也實晚先生忘年而結爲婚姻方幸追隨杖屨朝夕亟見時領大教以免于罪戾而今已矣嗚呼痛哉先生之子若女俱在髫髻亂外而未翼

竹素堂

卷十

易簣之際不及握乎永訣卽先生無成言某豈不能體先生不言之意乎惟是藐諸孤責在後死者死者復生生者不媿敢以是盟諸心先生之目庶其瞑而尚饗

祭朱季則室張令人

維黃龍之蜿蜒兮聚三沙而成洲東望浩渺之滄溟兮西走震澤之長流鍾扶輿而誕此淑媛兮曰君子之好述幼岐嶷而婉媚兮長靚慎而貞幽既採澤蘭而爲珮兮荃又尚之以琳球慕

竹素而脩業兮然太乙於朱樓朝緒經而夕史兮馳藝圃而吮莢揭彤管而吐辭今迺班姬之匹儔胡皓齒而長逝兮豈彩雲之易收白日匿景兮悲風颼颼瓊臺掩鏡兮庭樹含秋匣鎖餘香兮床覆空裯鬱哲不可復作兮嚙嗣此閭域之風猷酌江水而敬進兮矢谿毛而用羞神恂恍其如在今乘白雲而來游尚饗

祭先父詒穀先生母楊安人

嗚呼痛哉我父母胡以遽背棄不肖男而逝邪

竹素堂

卷十

先是我父母凡七舉女最後迺舉不肖男我父母雖千金子平時方食貧斯其故不肖男不敢言舉之口蕭然既塵金魚也至無以爲洗兒費我父母不以見顏而相室者或有後言夫亦唯唯至相對竊相語則沾沾喜期以異日已就外傳能誦詩讀書則益喜已課之文輒能文則益喜已從經生後幸竊海內文章名則益喜已就公車試濫魁薦書則愈益喜吁嗟嗟乎傷哉詎意慶者在堂弔者已在門邪夫以我父之秉貞

含素蹈道依仁我母之柔順惠和樂施薄取皆足以躋上壽膺胡考而董董止此豈不肖男冒叨逾分造物忌邪忤時違俗羣具叢邪迺不降罰於不肖男而移咎於我父母遂致此慘毒之禍邪我父母之相繼背棄不肖男不肖男何難以父母遺體從父母於泉臺夜壑之間顧我父母弱息董不肖男一人不肖男不敢令父母有宗祏憂且以間執讒慝者之口令不敢謂不肖男無所復之一決以塞責謂我父母自託於所

竹素堂

卷十

不可知之子而其究率無不可知此不肖男本初志願也我父母亦鑒此否邪茲者以我父母靈柩久溷室堂恐尊靈有所不寧欲遂舉窆窆則又以時日之未協于吉或恐不利於我父母迺從權宜之術奉我父母靈柩暫厝祖塋之東廂非不肖男意也俟時日既利仍改卜焉嗚呼生不能養死未能葬擢蘊之髮何足數蘊之罪邪靈輒已駕丹旌在途憐踊悲號五內俱裂父母有知其聞也邪不聞也邪尚饗

祭王孺人

孺人鍾靈練水毓秀婁江秉貞含亮履順考祥瑾瑜比潔蕙蒨齊芳英英令子藝圃琳琅發跡賢科起家茂宰進列柏臺乘駟冠豸母曰艱哉風紀攸賴突稊滑脂國憲奚在爾寧航懷母寧伊優言而獲罪寧已之尤子曰欽哉敢遺母羞請奉以往永矢弗偷威稟秋霜令嚴白日破柱戮奸埋輪糾慝木高風摧厓巉波泐蕤菲繁興貝錦文織子方外徙閑道左遷縉紳扼腕母曰

竹素堂

卷十

固然盡言招過誰則恕焉崇卑惟命爾其勉旃於維孺人有丈夫概屈指間德繫不可再豈期一疾溘先朝濯后祿無疆云何不待茲當即遠歸爾佳城臨風一奠用餞素旌有毛在豆有酒如渢靈而有知來格來歆尚饗

祭徐孺人

卷十

緊斗牛之故墟兮扶輿鍾天宛行挺異人之矯矯兮人倫鬱其冠冕匪淑女曷其好述兮遂以誕夫婉孌駢衆芳而内含兮雜蕙蒨與杜蘅紛

瑾瑜其在握兮荃又尚之以瓊瑛天作合以未
嬪兮吹葳蕤之玉笙相夫君以脩業兮肆漁畋
于執圃首皇路而馳驅兮車磳磳其出祖環縣
寓以周流兮羗梳駕其馬所大何哉在敦牂兮
月值大荒崦嵫忽迫兮溘先秋霜楚些招而不
返兮魂渺渺而徬徨蘭臺罷教兮悵總帷之寂
寶鏡匣掩光兮風淒淒而號大壑玉碎珠沉兮
杳音容其不可復作馴玉龍而乘鸞兮友宓妃
以尚佯駕白鶴而鞭赤螭兮參姑射而翱翔乘

竹葉堂

卷二

雲氣而無不之兮望九疑與三湘亂曰婺星殞
兮士女摧寒雲疑兮白日頽嗟喆人兮予心哀
莫椒漿兮瀉金盞靈有知兮魂儻來尚饗

祭徐母 太宜人代

嗚呼若太宜人者豈不稱當世明智貞淑賢媛
哉太宜人起自田間與贈君俱力田自給有子
曰大參君君羽者自其童穉時業已嶄然露頭
角太宜人竊視偉之謂贈君此非池中物也農
家者流奈何得成孺子名伯氏經明行脩帷中

弟子以百數願乞伯氏爲子庶幾以詩書發家
異日者有所不可知贈君謂然故大參君遂父
伯氏所謂筠岡先生者也而大參君果賴以脩
學舉進士高等至今官筠岡先生暨贈君夫婦
咸被恩命矣籍令太宜人智不足以知大參君
或欲私大參君爲已有忍弗能予以歸伯氏則
大參君信才且賢未必遂有今日是成大參君
貴者太宜人也且也貴人之母大都歸簪珥羞
甘脆窮壯饒以極耳自心志之欲故其子雖潔

竹葉堂

卷二

廉好脩迫于承迎期以厭親之意至名實俱損
若此者卽予所睹記不少矣太宜人不然也曰
吾布素則安純綺則不安慕藿則甘珍異則不
甘草茨則適夏屋則不適以故大參君得直行
已志提身若處子苞苴路絕清白之聲傾動遐
邇是成大參君廉者亦大宜人也嗟乎旣成其
貴又成其廉太宜人有大造於大參君矣卽鳳
冠戕戕霞衣五色龍章璀璨寵命自天又惡足
爲太宜人報邪宜乎大參君哭之慟也予與未

參君爲總角交又獲附驥稱同年生知大參君最稔因得知太宜人謂且食報未文也而詎意其竟止此邪溪毛江水敬奠几筵聊以伸通家子弟之情耳太宜人而有知也其尚爲余舉三觴尚饗

祭喬母楊孺人

嗚呼若孺人者夫亦奚憾於死邪竊牖繩樞之女販夫窶人之婦夏畦輿臺之母荆布不蔽體糟糠不適口終身屹屹曾不得享有一日之驩

竹素堂

卷十
十四

若此者死有遺憾矣孺人產於南浦之楊楊故以貴雄里中稱素封家孺人爲嫡長女父母絕憐愛之孽第不敢望下風已歸於喬爲衛輝公配衛輝公起家鄉進士令大邑丞名邦俸入不貲公故薦於伉儷所以順適孺人意者無所不至已衛輝公捐館舍則三子承顏膝下旦莫脩甘脆之奉自上食惟謹少不當孺人意輒長跪請罪至終日不起是孺人爲女則鍾愛於父母爲婦則薦眷於夫君爲母則備養於諸子少而

壯壯而老其口厭梁肉而身餘紈綺者七十年猶一日也夫行年七十卽不得以上壽稱顧人世之適孺人身備嘗之卽當以日準月以月準年所謂百歲身千歲祉也嗚呼若孺人者亦奚憾於死邪某等締交令于誼辱誦家於孺人有母道焉臨風一奠用展下誠孺人而有味乎斯也不腆之祭庶乎其或歆之矣尚饗

祭林侍御竟字

四明鉅麗越絕雄都東連大海北滙五湖扶輿

竹素堂

卷十
十五

所鍾實挺瓊頌惟侍御公庶幾名德公方弱冠擢秀於鄉禮闈鄉薦殆幾及強射策天人起家茂宰入踐南臺乘駟冠公持三尺不激不阿事惟求可人罔求多世務吹毛公恒匿詬豈徒正直亦曰忠厚巡察江徼鯨鯢遁藏柝不宵警波無晝揚惟公仁聞洋溢遐邇口碑載途頌聲盈耳僉曰我公冬日陽春乞公百歲福我東人南國論士公持憲節柱后惠文委蛇在列載筆唱籌多士如雲曾不食頃而以計聞歲非逢蛇

坐不集鵬云胡湔然亦孔之毒某等庇公宇下
剪拂是承望公眉宇視公典刑承乏陪京欣參
采事公忍棄予胡不憇遺谿毛在豆江水在尊
靈兮不昧來格欣欣尚饗

祭李封君

於皇先生天授淑靈含貞秉諒抱朴韜明瑾瑜
比潔蘭蕕齊聲名高月旦望重鄉評薦生令子
燁燁時英九天鸞鶴赤海鯢鯨起家射策朝陽
鳳鳴惠文俄冠柱後賢聲斯文張主多士提衡

竹素堂

視學南國空鑑平衡春風披拂秋水澄泓文章
司命多士儀刑太山北斗執苑章程崇階峻秩
取次將登三事九列拭目奮騰方期祿養永享
大烹云胡不待湔焉露零嗚呼哀哉少微星殞
通德門扃九疑失色夢澤雲停某締交令子接
武明庭誼分良莠夙欽老成計音忽聞哀悼震
驚官守是繫匍匐未能溪毛江水敬奠兩楹陳
詞寄哀聊展下情靈予不昧來格來欣尚饗

祭顧小川光祿

於維先生天挺瓊碩奕世簪纓名家令德業擅
詩書金閨通籍出入承明華省荐陟虎觀石渠
橫經布席玉檢金泥絲綸攸職三命循牆威儀
是力貴而能降醇謹疇匹求之古人庶幾萬石
士林領袖鄉邦楷式僉曰百歲令名無斁胡天
不憇遽爾易簀嗚呼哀哉巨星中殞龍文鏤蝕
悲風四號白日影匿大浦潮空江城失色人之
云亡里巷太息某忝葭莩誼同休戚忽聞訃音
有淚沾臆江水谿毛生芻在側跪奠陳詞黯焉

竹素堂

心靈靈兮不昧居然來格尚饗

祭石母曹太安

嗚乎太安人人有死而可以無憾者太安人非
其人乎太安人有二子咸負俊才先後以鄉進
士起家長君出守大州尋以治狀異等超佐雄
郡次君爲邑宰以循良最入爲京兆司理進陝
尚書水部郎即以擬古萬石君兄弟不媿矣且
兩君仁孝天植備隆色養依依膝下不欲以簪
組易斑衣太安人強之再三次君始捧檄而出

次君出而長君留侍於家暨長君登仕則次君之組隨解矣而君之篤於親豈有間哉而太安人優游夷愉白首安二君養逮及垂莫復以聖天子覃恩例獲受制詞得稱太安人行年八十有六終於正寢去百歲蓋董董也夫有子而登膺仕稱顯榮世殆不能百之一籍第令貴且顯矣而所謂貴且顯者安知必仁人孝子乎是子而貴顯而仁孝世殆不能千之一藉第令貴顯仁孝矣而所謂貴顯仁孝之母安知必

竹書堂

卷十

享有胡考乎是子而貴顯仁孝母而享有胡考世殆不能萬之一也一者不備斯其於死生之際皆可憾矣太安人何不備邪世所稱顯貴者有過於兄弟紆朱紫綰黃墨者邪世所稱仁孝者有過於互出迭歸君不忌親者邪世所稱胡考者有過於踰耄及耄庶幾百歲人者邪太安人真可無憾也已即而君罔極之念曷維其已第乾坤剖判以來孰爲長生久視於天下者死而無憾是太安人之所得於天者全也其締交

令子分猶母行椒漿跪奠用展下情太安人其有味斯言乎不腆之祭庶幾其或歆之矣

祭孫繕部大母

維天難忱久然后定報施何啻亦觀厥竟夫人貞惠淑慎爾身產自望族歸於德門是宜迓祉福履駢集吉祥善事家聲赫赫胡期有子溢先云亡珠沉玉碎母氏傍徨三閭門祚幾乎消歇人謂彼蒼不可究詰耳傳而孫曰繕部君起家射策致身青雲君仕中朝去家萬里母曰爾行

竹書堂

卷十

予其留矣君奉母命單車之官一日心動念及和尅將命過家母病已亟君侍湯藥夙夜朝夕迨乎易簀含飲躬親易戚備至庶幾古人亦言誠貫金石觀繕部君斯理不忒死生契濶道里阻脩君既歸里母始首丘天乎人邪豈偶然者由今觀之天果定也某等締交繕部誼屬通家械詞寄奠涕泗咨嗟江水在尊谿毛在豆靈兮不昧翩然來右尚饗

祭唐太學一函

吁嗟乎傷哉蓋世道之日趨於薄也若江河之
日趨於下而不返也彼嚇雞營窟之夫稍稍有
所憑藉非爪牙鳴張即鎗堅狼籍自余所睹記
不少矣況子弟成名而為之父兄者乎彼方
無人乎五步之內恣睢里閭中家自喜旦莫
求田問舍登壇而擅利權厚自封殖即素崇長
厚者蔑不見睚眦者窮約者蔑不饒積者矣
若一誣唐先生可於今人中商屈指哉先生有
子曰子象君子象君少而才弱冠舉鄉進士聲

竹素堂

籍甚縉紳間籍令先生欲為里人所為願不易
易邪而先生不然也先生少負意氣斷斷不肯
下人以故得強直聲逮乎子象君之既貴而先
生乃退然處靡爭之地于于徐徐即有犯者弗
與校矣先生故千金子以貲雄里中逮乎子象
君之既貴而家日以落甚且鬻產以供養殯田
日損厯而屋日減椽矣無論先生懿行種種更
僕不能數由斯兩端者而論先生之賢於人不
亦達乎柰之何天不憖遺留先生百歲之身以

為鄉邦耳目而遽收先生以去也某等締交今
子夙仰高風繫澗陳詞豈五伸通家之誼亦為
世道惜先生耳先生有壘尚其鑒之

竹素堂

竹素堂藏稿卷十一目錄

文

書

擬吳王夫差賜伍相國員錫鏤書

上晏惺臺比部

復林水院訊本邑水利

上座師戴愚齋先生

與徐給事徹絃

復徐吉士允賢

竹素堂

卷十一

與李中白年兄

與史敬所年兄

與李環中年兄

與教侍御行吾先生

與汪願所年兄

與黃長卿朱季則

與清河氏兄弟

與陳人伯

與趙繩之

與黃明宇年兄

與范叔子

啓

請座師端銘夫子

請少宗伯黃儀庭到任代堂翁

都察院同年合請臺中諸公

雜著

建造六里橋募緣疏

江臯別緒小引

竹素堂

卷十一

跋潘觀察楠竹柱經圖

張長與像贊

竹素堂藏稿卷十一

穎川陳 所蘊 子有父著

文

書

擬吳王夫差賜伍相國員蠲鏤書

王告相國員相國故楚舊臣也惟是吳國介在蠻夷不與中國會盟征伐四隣晏然自相國入而兵車始歲駕開禍於楚實爲戎首相舉之役若敖氏之鬼受折箠於墓中抑何慘也此以快

竹素堂

卷十一

相國父兄讐可耳先王親舉王趾而辱我行使聞隣國諸侯以爲討先王何辭之與有旣已破楚遂有驕心以兵臨越越人蒙死而犯顏行先王傷指告殂則皆相國以也寡人痛心疾首夙夜圖惟願得勾踐而甘心焉死且不朽賴天之靈羣帥之力一鼓破越棲之會稽寡人豈不能滅此而後朝食念越旣改事君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官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寡人不敢已至憐而赦之以春秋耀吾軍士相國

弗是也遂與寡人有隙竊聞日者相國使齊寄子於齊大夫牧別族爲王孫氏相國意將何爲相國不難墟故國而鞭舊君相國忍人也意者相國欲令而子爲而以齊君爲異日先王而遂楚乎寡人乎寡人思矣寡人有錫鏤劍在遣使敬進相國相國其自裁負乃仰天搥擊嘆曰天乎予何負於吳而賜予死雖然予爲人臣親北面就列不勝父兄怨側行逆施蹂踐其丘墓而侈及死者予死晚矣願予知越終必滅吳也樹

竹素堂

卷十一

吾墓橫橫可材吳其爲沼乎遂自殺

上晏惶臺比部

某無似繆辱青眼之知廼今垂十年所猶然一青袍生慚負知已有覩面口所幸者吾舌尚在灰猶燃惟當益自鞭策庶幾曹沫孟明之勲以報知已耳門下碩德重望當居青鑽繡斧之班而徘徊郎署主爵者謂論官何但人臣事君崇卑惟命苟可率職効忠即一命猶可豈薄尚書郎不爲邪國朝設三法司專掌刑名其後增

置厥衛凡有大獄則中貴人執金吾與部院諸公雜治之中貴人居天子肘腋執金吾又多天子私人故一時所移獄詞部院諸公類多無所短長即心深冤之亦唯署成案而已此蓋始於憲廟時至德靖間而甚乃今不知何如顧唐臨張釋之其人即天子意有左右且持三尺相抗其於貴近何有甚則目攝之矣門下風聲矯矯何讓張唐慎比平反抑厥衛而收回部院之權端於今日有望也門下得毋以爲迂

重刊

卷五

乎敝郡年來文運稍厄敝邑尤甚今年南宮之試曾無一人獲薦亦大異事想亦門下所繫心者輒敢及之時下濤者伏惟爲國爲道自愛以膺天寵不宜

復林水院訊本邑水利書

蓋聞緣耳目而習者聽睹必真迫利害而陳者計畫必審不佞縱披土耳且生也固無所知識伏承明公以本邑水利事宜所當興革者下問不佞生長是邦有概於中久矣敢撫聞見所及

條上如左備採擇焉

一議水門竊惟上海邑治枕浦而蔚浦水從海西南流折而西入薛家浜薛家浜在縣治東南爲異方六旁之一由此入縣治周灌一邑溥利萬姓以故開闢殷阜人文蔚起先後都會撥魏科躋縣仕者不勝屈指後因島夷之亂剝築城垣經年倉皇舉事不爲遠慮東門之後跨截水口悞致填塞數年以來民生文運浸不逮昔堪輿家咸謂咎職此由歲萬曆丁丑邑縉紳父老

重刊

卷五

校牒本院及治兵使者仍乞于前項水口設立水關以通潮汐業已查覆如請而一二勢家有所不便飛語上聞遂至中沮爲民上者寧以一邑便一家哉此闔邑士民日夜喁喁引領以望于臺下者也伏惟裁奪

一議渡夫竊惟邑治大浦廣袤數十里而餘鄉民入城必假舟楫以濟刺船黃頭郎向以縣卒踐更後乃濱浦而居者代焉其時一舟所容不過五六人多則十數人而止以故往來利涉無

覆溺之患間者家奴斷養龍斷而有之嗜利而昧其害一船動至二十許人多者三四十人以至船力不勝稍遇風波便至沉破甚則半渡索錢爭毆傾覆舟子善沒仍復登岸而無辜者葬於魚腹矣投鼠忌器噤不敢言近日邑令目擊痛心刻石示禁而暴豪桀驁恬不知儆臺下職司風紀承天特命廉其魁渠置之重典責令前項濱浦居民自行置船以渡或仍復踐更黃頭郎勢家蒼頭一切禁不得干預庶豪右不敢窺

竹葉堂

卷五

小利以傷民命而洪波等於康莊矣伏惟裁奪一議侵占竊惟人之一身必血脉流通營衛充溢然後可以無疾稍或隔閡未有不至雍癰遽蔭者水泉灌溉一邑之血脉榮衛也本邑水利前項巽水不通既已困乏而城中河港復爲兩傍勢家所占東家咫尺西家尋丈日填月塞認爲已有考之邑乘所載小者已夷爲平陸大者董董容一葦耳夫涓涓之流所濟幾何清虛不來則渟穢不去疫痢時作火災迭興其爲一邑

病豈小小哉惟臺下奉三尺法爲聖天子與東南一方水利前項事理俱屬違制按其故迹以惠文法彈治之其誰不服是不能無望于明公矣伏惟裁奪

上座師戴愚齋先生

某至不肖繆辱吾師青眼之知陶鑄七尺脫跡羊豕而對公車偃蹇且十年所每以慚負大賢知遇爲恨間者微天之靈獲舉進士今且服官政而稱曹郎矣向非吾師識拔於十年之前則

竹葉堂

卷五

吳淞浦口一老措大耳何以有今日哉某即有胃無心惡能一日忘大德也老師文章德行爲世儒宗壯歲投閒士林無不搢腕方今聖天子側席求賢重書旦莫且下四明山靈恐終不能挽吾師久淹薜荔異日持斗杓而登鼎鉉佐一人以均四海其竊在下風蓋拭目俟之矣某謏劣庸才兼以慙直鄙性於世故人情不無相左善宦而希騰仕自量不能至於立身行已則不敢不重自勉策以期不媿古人且不負我老師

犬教也李君來辱賜手書燕拜大貺老師於某
可謂用情特厚矣於其歸敬勒短疏仰申謝悃
并候萬福惟爲國爲道自玉以膺純嘏不宜

與徐給事儼絃書

不佞無所知識門下不棄管蒯忘年而與之交
不佞輒亦忘其固陋爲行而兄事之辛壬之歲
獲侍研席時從啓教之末竊承緒論遂得窺見
文章家一班迺門下獎借過情飾所匪有學士
大夫以徐先生長者言信而徵亦遂謂陳生文

重刊堂

卷七

童家矣不佞自視則何有於我哉客冬臘後
簪就試燕臺取道陪京望見門下幕履握手道
故情意殷殷語及丙戌之役脫腕太息頭髮上
指冠此其爲知己豈在惠施鍾子下哉茲者徵
靈門下幸獲一第一第誠不足爲陳生榮第以
此酬徐先生知遇不至終負大賢期許則私心
竊沾沾自喜耳門下鳴珂青瑣高視掖垣每從
邸報中得封事讀之具見經濟大業至於報災
一疏尤於民瘼國計剴切周詳鄭俠安上門劄

子不得專美於前矣不佞資次應得南都一曹
郎與門下周旋又當在旦夕第廟堂需才甚急
門下才望殊等徵書計日且下門下翩翩北轅
行望明門鳴吻不佞弟亦不得私徐先生而
有之耳如何茲因舊居停住人谷某役旋之便
勒此奉候台安并致謝悃伏惟爲國自玉以膺
多祉拙稿二冊附往請正不一

復徐吉士允賢書

伏承不棄管蒯委序佳稿敢不惟命且得挂名

重刊堂

卷七

未聞附以不朽其爲榮施何如尤弟生平大願
也但弟日來病肺不親筆硯者已踰兩月即日
需次屆期塵務劬午一領部符馬首且欲南矣
恐竟不能爲吾丈役也况雄文金鏗玉潤傳譯
枕林非泚如椽之筆惡能發揚盛美當世作者
如林詞垣尤稱淵藪豈乏皇甫謐李陽冰其人
而乃下及么麼如弟乎即弟強顏而爲之辭祇
令見者欲嘔耳敢此回辭萬祇仁宥

與李中白年兄

中原信多豪傑士至如吾丈哲昆難弟即燕山
河東不啻過之往歲天幸東人借重令兄使君
司理敝郡則聞使君有弟次公曰仲白先生者
天下士也博學攻文嚶嚶慕古赤幘執林之日
久矣私心竊向往之以不能一覩清揚爲恨今
年歲在丑不佞弟微天之靈幸同吾丈籍名禮
闈則沾沾喜庶幾定交有地放榜之次日待詔
銅馬門不佞輒號於人曰誰其爲李次公者願
一把臂而吾丈亦業從儕輩中物色陳生矣

竹葉堂

吾兩人之有今日豈偶然哉長安把酒憶若平
生酬往篇章唱和匪一此之爲誼自謂金石可
銷天壤俱敝矣曾不數月遂各天涯吾丈既謁
請而南不佞亦捧檄而東人之聚散一何無常
若此邪弟偁促刑曹即以所轄當京兆部簿領
頗煩日治城旦書所見非閨木着踊則白餐鬼
薪葷殊不自得但荷齋去城市稍遠有十里長
堤綠楊覆之堤下荷花數百畝日坐筍輿中往
來其間清風徐來香氣襲人衣袂此可稍稱吏

隱耳吾丈高才奇抱異日不爲御史即爲諫官
與長公使君聯翩而起天下事何不可爲弟之
樛散藏拙雅宜天之賦才與其所遇正自相當
不可謂無意也吾丈所委小詩久負諾責今勉
賦長歌一章奉覽請教知不足供捧腹弟以見
仰止鄙懷耳時下煩暑強飯自玉

與史敬所年兄書

陳次岩丈歸曾具尺一奉候台履萬福想已微
尊覽矣吾丈高才妙齡磊落奇偉不佞弟於同

竹葉堂

年兄弟中龔所服膺而坦衷亮節盡去雕飾飲
人以和尤弟所願爲執鞭自附臭味而相視真
逆者也乃吾丈於不佞亦若有取于慙直無他
勝而忘其固陋者握手定交不啻平生驩非偶
然之故矣諗聞政績卓絕治狀異等弟在下風
豈勝欣慰不佞弟碌碌如昨何所建明入春一
病幾至委頓仰賴大庇幸而得生吾丈愛我得
無爲我寒心乎正想念間忽接翰音兼拜大貺
發亟伸紙恍覩顏面矣遂從來役口得吾丈動

定之吉殊慰遠懷伏旋肅此申謝并布區區不
勝之儀別緒貢上幸賜揮頓是望

與李環中年兄書

不佞弟東海鄙人也偶入之靈幸從海內賢豪
舉進士吾丈又同出端銘夫子之門望幙履而
接塵論非一朝夕之故矣以弟之踈鹵跼蹐幸
得免於大過者皆吾丈指教之力也吾丈高才
遠處海內少雙初命而爲司理司理持三尺佐
直指行惠文法天下事何不可爲異日泉州之

竹書堂

卷十一

政治平爲天下第一夕郎柱后且莫通之耳弟
本樸樸墮儒且偏促一曹郎何所建立日治城
旦書與獄吏爲伍無足爲吾丈道也茲啓貴屬
照磨王嘉果爲經部轉野丈姻婭戚其人才
具磊落且天性醇謹奉法不敢訛傲而又旁通
扁鵲伯牙技多不食其是供任使第官卑祿薄
至不能餬其口妻子恒有飢寒色去家五千里
而遙經歲不能得家鄉一字念欲棄官又不能
不鷄肋於五斗情殊可念皆繕部君酸鼻爲弟

言者弟與繕部君交誼良厚知弟習於吾丈懇
爲轉求垂盼吾丈倘念弟屋上之烏沛然賜之
青眼卽此君有生之年矣率爾冒干無任悚亥

與故侍御行吾先生

不佞其無所知識自爲諸生時即辱台臺青眼
之賜有所論著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也蓋不
減國士之知云卽不佞內反自媿感恩已入五
內矣別後連遭先父母喪斬焉衰經者凡六年
所丙戌始得上公車復以不中主司尺度罷歸

竹書堂

卷十二

歸三年而爲己丑廼成進士臺下謂不佞陽九
百六之運抑何厄也茲者承乏南刑曹郎南都
最號閑局刑曹治城旦書非不佞素所習也第
取藏拙雅亦相宜且得以簿領之暇盡讀古今
書爲不朽計雖力未逮竊有志焉私心緣是亦
沾沾喜耳臺下神明之政沾溉敝邑去今餘十
年父老子弟謳歌思之如在當日此未易可以
聲音笑貌得之者也聞者歲比不登民間之積
若洗餓殍相望於道惕目慘心昨得邸報臺下

業已履赤墀侍文陛爲天子耳目重臣矣舊游之地得無一動念乎國朝令甲凡宦轍所經之地不得重爲巡察然亦固有二以殊異越格者廟堂之上倘念東南重地安知不被臺下以璽書儼然持憲節而辱臨邪此不佞敝邑父老子弟所爲日夜喁喁北面翹首以庶幾萬一者非直不佞一人之私也茲因敝僚高君凌岩考績入都勒狀敬上典記奉候台履萬福不敢具一赫蹠敬者夙欽臺下絕俗之操不欲以俗禮

竹素堂

卷三

相溷耳伏惟垂炤不宣

與汪頤所年兄

弟木強人耳幸附同榜之末已復偕事禮曹朝夕亟見相視莫逆不佞弟何以得此於長者也門下捧檄而南計已束帶蒞事矣延見吏民間所疾苦一展康濟大畧它日南召之政爲天下第一此其權輿弟選得南曹郎行有日矣南中部領稍簡政可支頤看山閉戶讀書兩者生平大快乃今兼得之抑何幸也彼謂陪京遠臣司

寇冷局而少之者乃俗士之褊心豈通人之雅志哉弟同社友袁維之高才博學於海內少雙且惟鄙儔儻有古節烈風唐王殿下設臯比而延之臯福坐上爲王門重客計且上謁吾丈弟特以赫蹠爲介紹吾丈倘不以鄙言爲佞折節而與之交當自得其人矣惟垂炤不一

與黃長卿朱季則

入春忽遭寒疾委頓特甚昏憤中得二足下書不省作何等語少間讀之乃知二足下北首治

竹素堂

卷三

行翩翩欲渡邗江水矣且各以諾責來討則不佞何解於二足下哉今又病甚不能搦管二十日後或可從容圖之然必先季則而後長卿蓋不佞先諾季則長卿次命不佞故也且季則要以坐徵盤食見誚不佞遂當於盤殮間了之長卿乃謂束裝屆期遲便無及則豈遂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邪笑笑行時當道金陵須掃長干一片石以待二足下

與清河氏兄弟

生欽崎歷落人也往年於中山先生所邂逅尊公爾時生髮未束初爲有司賞識自謂一第芥拾與雄翩翩意氣干霄薄雲尊公睹其眉宇遂定爲忘年交嗣後滯魁鄉書情好益密卽君家兄弟亦以通家見待矣不意尊公背棄生亦淪落不偶見擯禮闈至於一再遂令踪跡頓睽酬往都空置君踈節信僕厄窮理有固然無足怪矣廼者枯木朽株再承吹拂南宮之選繆得濫竽復辱翰教遠頒獎借過甚此情此誼今古無

竹素堂

卷五

兩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聞命矣敢謝下執

與陳人伯

僕與足下交何減孔北海之與彌正平哉已足下游學海濱踪跡稍踈然心未嘗不在左右也頃承遠惠手書獎借過甚令人媿死足下高才絕學當一息千里而久淹黃舍間與噲等伍憐才者無不搢擊況在交知最深者乎所諭敬聞命矣不敢忘曹丘生之誼也第日來病寒疾昏

憤者六七日今幸少差尚未能拔足下床作覆不盡頌言幸亮

與趙繩之

僕自昔年卽侍何席鵲窓夜雨共聽殘更杯酒笑語匪朝伊夕就試有司何嘗不同舟襍被聯轡鳴鞭此甲彼乙互領前茅自謂建安鄴下子今而三至於披分結盟則又金石可鑄河山俱永矣僕不自意微天之靈遂獲一第所籍門下二十年教愛豈淺鮮也門下負才不售窮巷蕭

竹素堂

卷五

然每一念之令人短氣但男子生而墮地屈伸利鈍業已前定必非人力所能挽回卽如僕之平生未有廢棄如此三年者乃前此輟輟輒北今竟以鹵莽得之此何以解也則豈非有造物者主持其中乎門下弟須安之努力俟時屈爲伸門鈍爲利根造物者又往往以此簸弄豪傑天下事政未知可耳臨行過承厚愛伴來復辱手書附此申謝不盡萬一

與黃明字年兄

貴治孫生來曾具尺一想做尊覽矣吾丈政績卓絕芳聞遐播弟在下風不勝欣慰茲敢敝僚葉青與詰吾丈所部士也其人醇謹長厚南中縉紳無不重之茲為家難請急歸蓋此公有做弟生平受其齟齬不勝屈指為弟言及輒流涕皆人情萬萬不能堪者此公業亦安之而近以一瘞地故至殺其長子今次子亦病且劇矣善堪輿家言者咸謂禍由尊人瘞非其地所致不得已欲歸卜遷度其弟必無相容理甚且或構

仙臺堂

卷二

他端以相傾陷亦未可知倘求直於吾丈吾丈幸為留神盡法一處鋤強扶善本吾丈素心固不俟弟言自當髮上指冠矣伏惟昭亮幸甚

與范叔子

車駕入都門卒卒不得一握手地主之誼自謂缺如承委撰生志如命撰上第足下奇人而僕才庸庸竟不能寫兄可怪可喜可笑可悲之狀淋漓於筆端殊愧肖似然得兄於序狀按圖而貌兄者董什之一二而得兄於眉睫匠心而貌

兄者殆什之八九足下試一讀之以為然否昔人謂志墓者為諛墓中人弟乃不能諛生者足下得無少之乎即非良史庶幾直筆

啓

請座師端銘夫子啓

伏以上國萃人文盛世當大來之運王家陰物色昌時開衆正之途朽枯胥籍吹噓破甕咸承剪拂旻穹何意羣芳迎曉日而知暄大造無私百卉笑春風而自媚匪緣燕喜曷仰鴻慈幸辱

仙臺堂

卷二

門牆敢僨邊豆恭惟大座師太史相公閣下茂苑神龍玉山威鳳如齡通籍弱冠登名筆陣挾風雷金聲片石調源傾溟渤玉屑霏當年簞筆彤庭著作授雲烟之麓此日持衡棘院校讐懸日月之明某等章句聖儒終掖賤士才非張冠碩聯鑣登程殿學之門識謝蘇王乃方駕入宋參知之發捫心知愧揣分奚堪七尺軀陶鑄何人寧殊高厚一寸心報圖無地曷效涓埃謹詹月之某日敬摺几筵薄陳樽俎僭邀飛蓋仰

願鳴騶梅雨將施一路輕塵可淨棟風乍起六
街新暑何妨鵲立而望俯臨擁篲以俟雀躍而
欣責止負弩以驅庶承簪欵而覩珠璣且睹丰
儀而式金玉某等不勝祈請待命之至謹啓

請少宗伯黃儀庭到任啓代堂翁

文章天府三台應北斗之尊禮樂國華八座妙
南金之選秩宗秘書常伯清卿同寅幸託於下
風展案敢陪乎末議榮籍無任欣忭奚勝恭惟
大師相儀翁黃老先生閣下才餘八斗學富五

竹素堂

樓

車執圃漁畋騰英聲於七閩詞林頡頏蜚茂實
於兩都晉陟成均旋典邦禮昔年鴈塔叨驥尾
之驂聯此日鸞坡喜鵲班之雲接謹消吉日仰
屈鳴騶希訂良辰惠然命駕啓

都察院同年合請臺中諸公啓

烏臺獨坐殿中昭執法之名繡斧雙持柱後擅
惠文之譽皂囊縣日月言聽諫行白簡肅冰霜
風清弊絕豈期駕乘于後駟行既屬下僚敢陳
菲燕謹卜月之某日銀河乍轉大火方流庭中

一葉之梧金風薦爽天上散半輪之桂玉桂
迎秋六街淨掃輕塵一路盡驅煩暑仰期飛
俯埃鳴騶與承塵論之餘無覩鴻儀之槩是所
願也非敢望焉不勝延佇之至謹啓

雜著

建造六里橋募緣疏

蓋聞川惟設險橋用濟人天上烏鵲填河佳期
方遂人間青龍跨澗絕道始通薛令尹以不作
蒙譏陳大夫由速成騰譽名標半月嘗聞渭水

竹素堂

卷二

崔公象取七星見說華陽李宰苟憲崩之不其
將揭厲而莫通矧茲六里之橋實係四通之道
西連浦口嚴城鼓絕馬還馳東走海濱茅店鷄
鳴人即過歲月既遠圯壞可虞昔惟苟簡求成
僅乃誅茅爲木今欲更新垂久務須累石甃磚
神鞭雖曰傳聞鬼運祇爲幻妄事非一已力取
十方凡我賢士大夫及彼善人長者深閨已寡
別境陶朱同興渡蟻之思共贊伏牛之役或脫
騾或解珮幸無藉口大禳或捐俸或捐租慎勿

駕言小惠它山松石申浦成梁不日鳩材工
卽時馳車驅馬遊觀百尺亭同魚鱉潭乾
萬年豈是電雷行行者不病涉無煩鄭子
之與過者欲留題可著馬相如之筆功德倍施
捨浮屠因果勝莊嚴色相矣謹疏

江臯別緒小引

江臯別緒卷同舍郎錢君克賢出守毘陵諸曹
郎相與惜別贈言也錢君秀鍾河岳精受昂張
宛中之士無雙洛下之名第一策名鴈塔試政

竹素堂

三

鳩司三尺獨持自信南山之判兩造具悉曾無
東海之冤廼以才望推擇爲毘陵守韶年領郡
青髻專城人皆以爲華錢君不色喜也時維十
月序屬孟冬金莖一片冷初凝碧瓦千層寒乍
轉鷺洲水涸潮迴白石粼粼鴈陣雲高木落丹
林瑟瑟曉茲寥廓送河潯春酒對離亭悵然
心折寒花侵別袂黯黯魂消促席飛觴張筵列
祖各賦韻語聊代騷歌凡得詩如于首納之行
李古人有言太上忘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鍾

正在吾輩况乎訖並頃虎氣同臭味者乎此時
白下共嗟合浦珠離他日中原尚冀延津劍合
云爾

跋潘觀察補竹挂紙圖

此子海邑士氏不忍觀察衡齋潘先生之卒竊
效雷陽之誼而爲之志哀者也嗟乎潘先生何
以得此於閭黨哉先生爲御史大夫恭定公子
起家進士高等兩令劇邑入爲南臺侍御史拜
二千石推擇爲分陝督學使者稱尊顯矣顯者

竹素堂

三

貴倨無人乎五步之內而先生恂恂自抑退然
不居顯者怙勢不難騎斂人以示威而先生有
犯無校怨德不入於心顯者蒼頭厮養充斤里
閭而先生應門王尺出從一平頭奴顯者務封
殖豈侯多藏而先生素若洗家徒四壁身沒
而不能爲棺歛具且也先生無飾行無近名閭
然持悃悃不爲一切矯矯此豈有意人知違道
以干百姓哉而死之日無問識不識皆爲雪涕
比就窀穸丹旆所過巷哭之聲相聞至插竹挂

紙爲變徵聲以相執縛彼其忠實心誠信於民
固未易可以聲言其得之者也語有之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下其然乎當世好名之士矯情
飾貌務以奇詭行風舉希聲而包威登寵乞
璫之念人止連保其中藏而訕笑之人心之不
可欺此亦足以觀矣

張長與魯齋

莊生逍遙稱自在解裝墮袞無挂礙凡鳥之毛
空腹背大鵬揚天我將奈何嗟乎此子宜置丘

望之中吾其索爾形骸之外

竹素堂藏稿卷十二目錄

詩

五言古五十六首

感知四十六首

夏日同諸年文集何年丈公露山齋

贈別黃生鳴泉

上巳日烏龍潭脩禊

擬古四首送屠長卿入覲

上巳日大廷尉陳玉叔先生種德堂脩禊

竹素堂

分得因字

初冬同曹長沈瀛海甘義麓何公露遊一

線天梅花水分得方春二字

七言古五首

金陵篇送趙繩之秋試

送潘士遠北上應試

送秦子聲北上

壬午水

哀曹丞

竹素堂藏稿卷十二

穎川陳 所蘊 子有父著

詩

五言古

感知 有序

蓋聞豐城之劍匪雷氏曷稱沙丘之駿由九方
見賞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從古嘆之矣
至夫鳥同聲而並棲獸均類而共穴蟋率俟秋
吟蟬蛸出以陰亦各從其好也予束髮操鉛槧

竹素堂

時以薄技見售為主司所賞識其臭味所投相
與談稅講業稱同調者亦不乏人中心藏之不
能已已抄歲多暇率爾有作非敢夸示稅林聊
以志其感遇云爾

陳賓客春宇先生

湘澤饒蘭芷荆山富璫璣賓客挺間氣靈秀鍾
扶輿陪位列朱邸吐詞標素書手握筆如椽王
盟領寰區旁求南國彥多士牽連茹知已一朝
伸翩然曳長裾金石結中懷俯仰恒踟躕

戴祭酒愚齋先生

木石風必摧瀝嶠端必激仕道貴伊優骭將
焉適竟作衆咻耿志招羣吳挂冠謝人言山
陰時美富高岡注玄覽中林寄遐覲逍遙欣遂
初寧寐嘆寂寂咄嗟名利徒慚媿北山檄

許少傅穎陽先生

巨室資大木清廟叩洪鍾響策出良御繩墨擅
巧工新都天下士矯矯人中龍風雷挾姓氏珠
璣聚心胸無論山斗望會見鼎彝庸慚予蓬車

竹素堂

子執鞭幸相從何以報知已匣裏雙芙蓉

王宗伯忠銘先生

宗伯起南海弱冠魁多士全權抽秘籍玉檢搜
名理狎主斯文盟翼想執牛耳朗鑒領人倫絃
中辨流水四海歸網羅梗楠雜梓杞櫟材并見
收始念豈及此寸悰結綢繆白首以爲矢

徐太史端銘先生

太史青雲彥擢擢璫樹枝簪筆侍明庭垂紳何
委蛇枕苑策高足經國吐宏辭崢嶸予歷落東

雅慕奇懷機案中目識者云伊誰居然辱聘
時異代稱子期脩途不努力賤軀以何爲

鄧博士螺峰先生

博士起明經天挺千雲姿一官寄青壇說詩能
解南國秉衡鑑奏牘紛綸馳披卷三嘆息東
簡良在斯蓬累予蹢躅躑躅未逢時當世有一
人知我詎爲希願言惠前綏令名垂無期

裏御史大夫洪溪先生

豫章多卿材明堂籍梁棟君侯起江右青旻刷

竹素堂

威鳳三十早專城東南千里控鳴琴不下堂

甯置無用桃李當年人甘棠去後頌一綰大夫
章正色臺端重欣賞抱枯桐中宵一以美

張司成王陽先生

樂樹誠散木得養亦豫章疇謂他山石而不爲
琳琅太學賢士闕輓近滋濫觴先生布功令多
士遵周行螺蠃祝螟蛉肖似乃其常物類信若
斯有教安弗臧請咏思樂篇高瞻光明堂

耿中丞楚侗先生

子道久慕奉文離喚俗學真詮在良知餘姚乃
先覺世遠言復湮芳規亦云逸夫子發秘藏靈
蛇獨把握撒手示衆生疑信紛相錯久乃識版
依振衣欣有託大明後中天厥功一何卓

稽中丞汝所先生

中丞一何偉健步起晉陽惠文冠柱石白日飛
青霜行部按多士斯文屬主張占斗能辯實過
野無留良頭鑒凌千古清風激大荒一時青衿
士聞眉耀明光何爲迷目子什襲寶祿康

竹素堂

卷十二

陳廷尉玉叔先生

海納不擇流山藏無棄疾弘人坦曠度小夫矜
厲色廷尉故楚材曠代文章伯倒屣風已邈結
掖意亦得折節褐衣夫入幕多賓客何如野田
鴟每以腐鼠嚇先民有前規展禽乃遺則

黃京兆肖葵先生

治中瑤璣資父任乃爲郎京國紛校士君時亦
在行率爾披秦牘青眼向予張頃之覲姓氏躡
躡喜欲狂君喜豈爲余余心故難忘所貴結中

清光忍君不見察中夜越傍徨

觀察蔡字先生

僕不下士爲日亦云久人情睂睫間往往同
手予抱腹蟲而語比九九殺羽時摧頽衆
人皆歸君侯兼高誼不在古人後志士懷喪
元吾心良可剖黃河化永帶此誼終不朽

黃令尹景雲先生

今公少英妙文采何灼灼江臯紉蘭芷芬芳散
長澤標觚吐詞翰飛泉瀉幽壑多士歸如雲予

竹素堂

卷十二

亦時入幕哲人嗟已逝九原詎可作日月忽居
諸風流久寂寞中夜感知已起視魚腸鏹

晏侍御惺臺先生

齊國欽平仲脫駢狗所知司理雅好士齒頰無
忤辭一剋惠文冠詩筆不停披矯矯凌霜翼何
意忽差池一麾乃出守青嶺終蟠泥名位是何
物賁志良足悲所以遠人心敵屣棄如遺

王太守懋軒先生

庸蜀標形勝磊砢多奇士伊人抱瓊碩掘起巴

江洲四十領郡符勃率擅名理茹剛寧吐柔豪
有有歛趾折節抗高誼縫掖每倒屣明珠戒暗
投古人豈知已白日詎東沉河清那可俟

爲念吾先生

君起南海灼灼珊瑚枝扶疎映秋水把視光
陰文章飭吏理折節狗所知片語辱見賞千
以爲期大雅久不作洪音世所嗤寥寥天壤
間君和一何希一唱三嘆息知音良在斯

徐博士梅嵩先生

竹素堂

卷十二

博士八閩雋文采秀五色秬莠揚高鑣游戲在
翰墨捫管舒烟霞吐詞鑑金石慚予奏薄技握
手欣相得片語締盍簪把視三嘆息何物東海
生咄咄來相逼感君意良厚願言崇令德

敖侍御行吾先生

我欽董洛陽手拾主家奴釜中恒生魚古有范
萊蕪昔人擅一長千古稱楷模矧茲并二美古
人何爲予予本青衿子躑躅蟠泥塗君侯回聘
睽陽春吹朽枯能剛故能柔神龍焉有無

屠清浦長卿

漢代推馬卿騷壇建旗鼓寥寥千載下令君迺
接武俯躬睇八紘雙眼空千古滄海渺滄岑泰
岱睽坏土斥晏附鵬異予歌君起舞握手申中
懷言詞何縷縷終始儻周旋願言託肺腑

朱太學邦憲

太學名家子高譽領人倫文章標赤幟行誼薄
青旻鳳毛一何爛龍性故難馴避世杯尊間時
時稱酒民晨飲醉二參夕燕坐朝瞰青鬃忽長

竹素堂

卷十二

往東海空無人諸子連翩起身後增嶙峋

顧廷評汝和

曼倩故避世茂先信博物廷評擅獨智朗鑒何
昭晰奇字辯及冢古敦識禹穴素心秉貞尚遺
榮意超忽通籍在金閨思存乃衡泌一往遽抽
簪居然返初服斯人即長夜悲哉雅道訖

沈山人嘉則

山人老布衣披褐懷瓊玼策駕追黃初洪音還
正始登山嘯松蘿涉江擷蘭芷空谷日徜徉

冕同敝屣知交傾海內予亦得御李把臂驪平
生忘年稱汝爾言謝塵鞅牽相從問園綺

顧民部與時

經生通帖括往往拾遺逸夫夫騫高步蟬蛻遠
筆空師心適獨往手探罔象先鴻濛啟日月靈
秘發山川片言締金石雙眼落予前豈無冠蓋
侶中情匪所憐古人重投分請咏伐木篇

史黃門

漢代推萬石父子躋膺仕處尊彌自挹恭謹無

竹素堂

八

與比黃門籍世資簪組何疊疊自視恒歔然上
人寧後已入里每下車肅客時倒屣三命祗循
墻何父有芳軌晤對消蓬心慚彼夸毘子

方孝廉衆父

衆甫抱奇質意氣何從橫過嶺秋雲色片片落
澄泓吐詞足千古擲地鏗金聲世人少所見且
惟且復驚擊節予三嘆相視雙眼青君坐鼓瑤
瑟予起彈哀箏荆高燕市上千載有遺名

張文學長與

先生高士擗管趾帖括詩篇富瓊玖高岑欽
玉樹托瓊珊瑚枝秀色殊可掇睥睨向青天得
句時明月一仰傾一斗箕踞時散髮抗志期千
古安用詫窮達傲然天壤間長與故壘嶸

趙文學繩之

繩之少英邁十五聲煌煌二十建旗鼓堂堂復
堂堂歲月忽云徂婆婆已十霜手擊玉唾壺壯
志仍慨慷掀髯獵長纓仰視浮雲翔力田貴逢
年淹速亦何常東風吹蘼蕪一夜回春陽

竹素堂

卷十二

潘舍人士述

白日傷景頽芳樹曉落志士策脩足每苦短
途迫舍人起世胃天南甫勝躍石尉誇豪舉季
心重然諾高舉領儒紳八使紛糾錯奄忽歸重
泉風流不可作思君賦黃鳥悲風來夜壑

黃文學長卿

咄咄爾黃生三十尚撻掖雲夢吞八九胸中故
難測吐詞開鴻濛膚理敷素色奇字窺禹穴古
文出孔壁俗眼何爲乎以埃智者識匠心自愉

快遭迤亦自得剖璞會有時行矣當自力

俞孝廉子如

孝廉起窮巷東海菰蘆人弱冠偕計吏聲價
嶙峋公車屢蹕躅一第何邈迤龍陽泣前魚汲
孺嘆積薪明月豈不貴夜光豈不珍無因而暗
投反爲愚者嗤一朝欣遇合士爲知己伸

朱太學仲敬

有笑青雲彥瑤樹鬱扶疎紫芝秀眉宇白哲美
丈夫看花洛陽道擲果常盈車青細積縑素少

竹素堂

卷十二

小讀父書臭味欣相合金蘭契不如君時把余
臂余時攬君袂涉世何容易期君尋遂初

莊孝廉叔郊

叔郊何楚楚籍甚公卿間風雷挾寸管玉屑吐
玄言所志足千古執圃肆漁畋哀音奏促調玉
樹埋重泉姓氏終不滅皎皎白日縣達人齊天
壽孰殤而孰錢君家漆園叟遺言垂不刊

范孝廉牧之

美好不祥器尤物偏移人文園病消渴夏姬死

聖臣牧之千里駿汗血稱騏驎投足少年場
以七尺殉隋珠彈野雀白壁委泥塵好色豈不
好吾身良足珍宜尼垂至戒三復當書紳

朱文學季則

明珠出蚌胎鳳毛產丹穴朱季何磊砢阿翁故
嵯峨吐詞薄虹霓流光散列缺束髮結同心執
手中契闊披襟濯清風把酒呼明月君本慕高
遐予亦希寥泬俯仰天壤間安能效蹙躅

高解元臯父

竹素堂

臯父矩矱士言稱先民則蹈道秉貞素脩詞去
雕飾嗜學幾成淫岫嶮探幽願予性故疎狂叫
號時跳躑異味欣相投把臂稱莫逆寒暑調四
時蒼素成五色嗟予兩人心世人寧詎測

趙太學子家

善仕貴遇合力田頃逢年賢者寧固窮耻爲腴
忍顏蕭然環堵裡停午見突烟豈無金張戚亮
節世所捐焚香日燕坐彈琴撫孤弦得酒輒酣
暢何必問沉綿相期謝塵鞅泌水美潺湲

彭文學欽之

欽之特達士胸中何磊砢博物雅好古沾沾故
自喜繡帙積青緗敦彞列烏几狔蒹葭知傾
彼東南美足跡不出門姓字江湖裏青衿何逼
仄中夜常捐髀貧賤亦何傷肉食者恒鄙

徐太學孟孺

徐生秀而文顧影亦自好蛾眉映寒雪玉洞披
瑤草樂志在丹鉛汲書恣探討東吳交君驪盍
簪予最早君交日益進杜門予却掃蕭雨何時

竹素堂

來暎懷向君倒願毋金玉音相期以偕老

朱文學伯傳叔行

長君故醇謹質行良足欽桃李本無言河海不
厭深叔子何矯矯高步凌詞林陽春詎寡和到
處逢知音兩君振武起雲路馳騁駸駸握手結同
好盍我頭上簪交君兄弟間持此歲寒心

楊太學青洋

楊生貌何寢長不滿五尺白首空太玄君家老
執戟土木標形骸龍章而鳳質胸中富瓊琚擲

管絃五色凡鳥腹背毛太鵬只兩翮何物槍榆
初扶搖截雲霓悠悠皮相徒坐令三太息

潘仕子汝一

信陵龍下士虛左理侯龍攝衣據上座四座無
抗衡寧獨矜亮節以成公子名寒食千載後褐
承每見輕多君乘高誼出谷鳴嚶嚶豈無金閨
彥結交在逢荆季心重梁楚竊比曹丘生

潘舍人士從

太叔秀而文士龍文而弱舍人綰柔翰文采何

竹素堂

卷二

赫煥詞壇屬秦韃鞭弭勝屢角三十侍承明垂
紳綬若若時吐丞相車亦入將軍幙束髮交君
惟分誼良不薄平生一片心持此寄寥廓

喬太學與立

太學名下士吾輩莫逆意氣薄青旻雙眼向
人自落落長襟小孤憤色曳裾叩賢闕家
徒立四壁倚棹春風大繫馬長干陌六朝故名
勝何如林中宅頤言賦歸與爲掃江頭石

顧文學仲韓

海曲多奇士高揖曠代人願生起總非周道揚
清塵抗手捫日月躡足登崑崙文章懸白日客
華當青春長志何不愜脩途何不臻踟躕未逢
時璵璠故自珍相期策高足咫尺窺玄津

喬太學峻甫

太學擅家世文彩何簇簇楚楚礪中蘭濯濯淇
園竹四十貢明庭籍上三千牘知交傾海內嚶
鳴在喬木握手予最早髮時猶未束感君多意
氣片語千秋足相期保歲寒中林返初服

竹素堂

卷二

夏日同諸年丈集何年丈公露山齋

晨興戒僕夫驅馬城西曲言尋林中人披襟散
煩懷客子入門來主人置膏沐把臂欣盍簪開
尊命醺醺醉思畧酌藟黃鳥鳴中谷楚然送足
音三人來不速盤礴遂解衣箕踞且坦腹禮豈
爲吾輩小儒真樸樸清言永日消頽陽下西麓
相對澹忘歸移尊就脩竹暑氣忽若洗長松風
謾謾斗酒足成懽會心在林木今日良讌晤來
日詎可上行樂貴及時曠馭往不復嗤彼塵軌

人自昔來我

贈別黃生鳴泉

黃生抱琴坐我松下石叩指發清商仰見楚
天碧明月當軒來隨珥後遺鳥客子倒接離主
人青岍噴白眼看世人相視真莫逆一朝辭我
去歸作五湖伯送子以飛鴻浮子以大白勿奏
陽關詞曲罷空太息

上巳日龍潭脩禊

良辰值元巳勝遊追昔賢鳴騶羣彥集玉屑霏

竹素堂

卷二

玄言憑高騁遐矚崇岡何蜿蜒濛濛雨不收遊
屐難遽前所貴在賞心登陟敢告艱振衣凌嵯
嶺濯纓美清溪欣逢泰豫時座軼謝紛牽飛觴
促四座授簡當賓延何如添酒地寧讓永和年
俯仰乾坤裏今古時代遷身後千載名達人心
所拍不如一杯酒相對坐前川

擬古四首送屠大卿入覲

擬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佳人當窓牖灼灼珊瑚姿絕代曠

匹偶羅敷難爲顏毛嬙羞却走寧獨擅嬌容素
心良可剖南山石不移陌上金何有一當青眼
顧相期以皓首

擬冉冉孤竹生

冉冉孤竹生乃在長松下松陰何繁紆託根欣
有籍濯以清冷風琅琅鳴泉瀉枝條鬱扶疎交
結常不解蔽日且干雲無冬亦無夏百卉豈不
榮望秋忽凋謝

擬孟冬寒氣至

竹素堂

卷二

孟冬寒氣至繁霜淒淒以其惻惻枯條風蕭蕭
風吹客子遠行役周道何遠迤徘徊長路傷仰
視浮雲馳豈不念昔離合會有時脩途一以
邁咫尺卽天涯

擬今日良辰

今日良辰會當杯上玉瑤華布芳席瑤璫參
琅干爛能復魚鯉其味雜杯盤白雲爲君吟綠
綺爲君彈別離在須臾有淚空沈瀾太公弗復
道願言保歲寒

上巳日大廷尉陳公種德堂脩禊分得園字

洛水冰心劔胡然捧金神河觴一以泛後代乃
逋因春暉忽云暮勝遊及茲辰桃花三月水楊
柳千林烟暝此清和節張筵列朋賓賓至坐烏
几從席臨前津餘花落脩羽浮萍動纖鱗四座
唱高咏清言吐芳芬幽懷靡不愜當杯寧厭頻
登高弔千古姓氏疇常存山陰一片石羣彥增
嶸嶸固知骨已朽誰云迹遽陳神交遇且莫高

竹素堂

三

揖曠代人

初冬同曹太沈瀛壺甘義蘆何公露一線
天梅花水分得方春二字

幽意苦不愜出郭尋上方枯條號天風落葉千
林黃仰睇削成嶂一隙漏天光攀藤陟其巔羣
峰巒相望劇然發長瀟浮雲乃四翔便欲乘六
氣恍惚窺扶桑抗手捐日月揮斥超大荒安能
掉塵鞅局促蟪蛄耶

寒潭一片玉嘉名垂千春云胡空濤暖無復梅

夢有春心乃玄賞執象反喪真與君但坐嘯相
對清溪綠柳清淺疑照影漣漪亦成文凡形總屬
幻是迹終歸陳道遙策杖去忽已遠前津遇關
林中響吹笛隴頭人

七言古

金陵篇送趙繩之秋試

長江天塹分南北誰割鴻濛天地色由來王氣
鬱金陵虎踞龍盤萬年國六朝佳麗總堪憐飛
棟連甍沸管絃宮闕仙人金掌外王侯邸第列

竹素堂

三

城邊城邊大道垂楊柳青絲紫韉驕驄走公子
王孫遊冶兒挾彈探丸藏匕首齊梁古剎鬱壘
峨風送黃昏鍾聲多碧宇遙聯緝官紫分明功
德等恒河三山峽不青天在白鷺洲前水如帶
秦淮春暖燕飛飛鳳去臺空我將柰更有青樓
十二家家家有女嬌如花翠袖輕翻調尺八明
襠緊繫按琵琶尺八琵琶聲切切自起盤旋舞
迴雪何人不道玉爲顏何人忍使腸爲鐵送君
去作金陵遊踈柳鳴蟬建業秋舊日胡姬應在

也參差日莫倚危樓對罷公車我爲我少年楊
中何不可丈夫得意須行樂莫使容華鏡中墮
當年壯遊我亦曾樂府管閣第一聲絨情一片
憑君寄舊日姬娥解姓名

送滯士遠北上應試

江南三月草初齊江上雪消江水瀾樹頭並坐
語黃鸝東風獵獵吹酒旗王孫立馬楊青絲腰
縣金僕佩牒觴督然邂逅江之湄問君此去將
何之君言少小攻文詞朝搜丘索莫操奇父書

寶書堂

三

萬卷不停披曉得人間稱白眉二十簪上公車
時曹耦辟易詎雄雌坎坷三十豈數奇吾舌尚
在安足嗤即今挾策圖再窺發憤誓欲封骸尸
嗟君此志真不移一舉何難萬衆靡秋風八月
露布期知君定勒燕然碑爲君更進金屈卮明
年此日願追隨杏花風雨曲江池周旋麋糲作
偏裨共掃樓蘭與龜茲斗大金印肘後垂

送秦子聲北上應試

與君束髮定忘年君才十倍敢比肩手提彩筆

大如椽壁間直逼西京前少年意氣何翩翩咄
嗟一第天塲間只今淩落尚青氈二毛已見頭
顛頭看君壯心方欲然雙眼睥睨向青天行
此日去遊燕燕王高臺古道邊千金買駿由來
傳王家豈少九方豎縣知一顧脫泥蟠長鳴蹀
躞向天閑浴以清泉御錦韉王良造父相後先
爾時光彩動天顏世間凡馬徒迎迎媿予跋蹇
願着鞭馳驅皇路倘周旋

壬午水有序

寶書堂

三

風雨作惡海水泛溢漂沒田廬民溺死者
不可勝數海上百年來大異也爲作長歌

紀之

街頭小兒舞一足百戲飛江水綠白日匿景
天無光大風蓬蓬出空人尺不便風馬牛周
天俄見陰雲旋飛飛無前路玄冥從銀河倒瀉來
碧空簾頭直挂一匹練飛泉噴薄注廬峰奔騰
馳驟乾坤沸千騎萬騎近雲中茅屋家家吹折
角上漏下濕身無著娶婦夜泣山鬼愁魚遊雲

下雞棲暮澤屯難赴將軍期田獵應夷虞人約
江間波浪拍天驕撼岳排空萬壑號巨編中流
簸如箕何況區區一小紉長年有技不得逞隨
風蕩漾去來滿市上蛟龍白日舞翠苻牽風挂
簷宇野田是處來樵行人民入市搖輕櫓床頭
襟被綠苔新炭炊蓐食湏縣金海神炳霄助陽
侯鞭騎驅蜃鳴前騶湏史桑田變滄海雪擁雷
轟動地愁夜半倉皇出門走相與枕籍浮中流
長鯨吹浪張雙目鼓鬣揚鬚厭人肉高丘時見

竹葉堂

卷二

簪珥遺樹杪還看挂懷獨此邦之民亦何辜
纍都葵江魚腹前年大水漂我禾斗粟直錢三
百多去年大水傷我稻白骨蕭條但青草今年
風雨一朝并日里哀哀哭聲哭聲哀哀真可
憫君門萬里誰能顧不念閭閻空司農但
告太倉宿道史且下催科令箠楚之下胡寧忍
誰爲疏請寬民租誰能發粟拯剝膚生民之命
乃國本黃池在蒲良足虞吁嗟乎安得雨暘時
若歲其有黔黎鼓腹歌康衢

哀曹丞有序

曹丞慈家歲薦來丞吾邑政本寬和不事
苛勸且持身清白屏絕苞苴不卑小官甘
自污穢時時誦韓昌黎語自易曰亦人負
丞耳而丞負人哉蓋庶幾古之循良吏也
一日以公事疲莫夜渡浦颶風忽作舟人
不及艤舫舟遂覆丞溺死焉邑之父老子
弟咸爲丞雪涕咄嗟嘆息者如出一口也
此可以觀丞矣丞之僚長鄧侯素賢丞聞

竹葉堂

卷二

變驚悼臨尸哭之慟經紀喪事含歛有加
嗟乎以丞之賢而不得良死不可謂天道
然以鄧侯爲之收卹而無所憾於送死卒
亦不可謂非天道也丞行歸矣不佞作歌
一章俾執紼者歌以引車丞而有知也其
亦憑輿而歸故里哉

黑雲壓城城欲摧妖氛塞野落日顏飛廉怒號
響萬木劃然波底走巨雷東西日月跳不止濁
浪排空動地起中流巨編簸如箕榜人失足長

年死吁嗟曹丞真可憐翻身墮落清冷淵兩眼
模糊頭搶地雙足倒挂濯青天月照鯨鯢
窟魚龍出沒蛟人室人邪鬼邪反掌間驚魂漂
泊聲嘶慄兩岬號呼走士民人人都顛百其身
河伯無情罔象惡有淚空將問水濱三湘夢斷
蒼烟隔洞庭茫茫渺何極九疑江上春閨人兀
是空梁想顏色歸去來兮何處村丹旛前導影
翩翩莫言十二巫山遠楚此能招異國冤吁嗟
曹丞曹丞我語女女豈不聞吳相國楚三閭太

竹素堂

白采石磯少陵來陽渚人生一死會有時大江
之中亦死所



竹素堂藏稿卷十三目錄

詩

七言古十首

送顧仲韓遊北雍

寄題蕭太史御書樓

贈潘隱君素愚

贈曹生

王將軍歌

贈沈文學臺江

竹素堂

贈善相人者祝生雙塘

贈鄭博士靜軒先生

贈汪仲微

送李年丈仲白請告歸省

五言律三十首

春日集李子執齋中賞紅梅

送董仲恭守欽州

新秋與何公露烏龍潭小憩

送顧幼章秋試

病起即事

青浦夜泊有懷

久雨書懷次朱仲敬韻

久雨初晴見月有作

初秋集俞子如園同用韻字

秋日舟行歷郡西諸山

韓伯達以詩見投奉酬一首

初夏同陸伯玄潘士遠陳人伯集俞子如

園用子如韻

竹素堂

目錄三

夏日同張長與譙殷無美於俞子如西園

分得城字

苦雨

角直道中大水

梁溪道中大雨東唐年丈觀卿

句曲道中晚眺

賦得謁帝承明廬

人日渡浦赴近泉陸君招

集王思延齋中分得雉字

秋日同俞孟武戴百可王思延程士元何

興父潘士從張去華遊摩訶庵登藏經閣

飲衆香亭而歸分得臺字

秋日同諸年丈陪何年伯雨花臺登眺分

得樓字

夏日集諸年丈於憑虛閣同賦

早秋集張臺長兩峰俞駕部新宇頌膳部

悅庵於衙齋膳部有作奉酬二首

江行送別錢繼忠遇雨即事與何公露傳

竹素堂

目錄三

長孺同賦

送王省軒丞光祿

初冬同鄒年丈翼卿何年丈公露沈寅丈

孝通雨花臺登眺

送羅義父入都謁選

秋日書懷

七言律三十九首

贈太和沈山人

庚寅除夕

辛卯元旦

人日偕顧膳部思益何比部公露沈比部
孝通集大廷尉陳玉叔先生種德堂分得
思字

立春前一日集高寅丈元吉衡齋分得鄉
字

贈大廷尉陳玉叔先生

送陳潛父督餉入都便道歸省

送張慎吾擢大僕丞

竹素堂

送林大理守南寧

李舜若侍御尊公來遊金陵將歸賦贈

張大司成母夫人八十

送屠寅丈子益守廣州

張母劉太安人八十

夏至寄居

沈巽州先生八十

寄懷洪文學瞻斗

送李子執入賀元旦

送唐太史道微奉使鄭藩

望雨二首

贈朱山人碧山

送張去華同潘中秘士從入都

壽劉駕部父母六十

送潘之業之慈溪學諭

夏夜同汪願所章陽東孫湘山朱五臺史

敬所諸年丈集傅年丈太恒齋中

長安對月二首

竹素堂

送馬象山丞密雲驛

送何少泉鴻臚東歸

送鄧麟石年兄令青浦

送陸伯達年丈使蔡便道歸省老年伯平

泉先生

中秋夜同戴百可王思筵張去華集潘士

從齋中得娟字

送傅年丈太恒之任留都太常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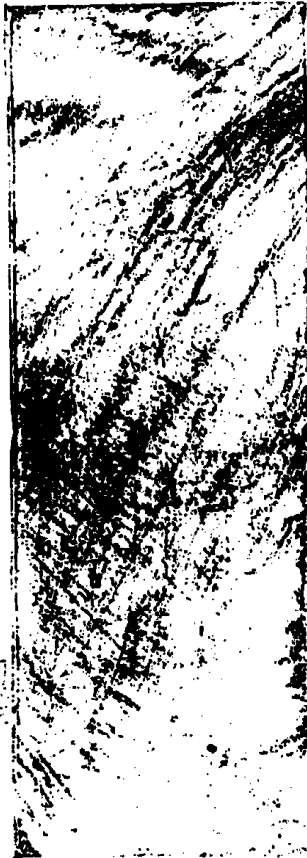
寄懷壽昌令蔣虹洲

贈大司寇王元美先生歸吳

午日偕同年傅太常輟駕部葉繕部何蔡

二比部郊外觀龍舟

直宿西曹對月



竹素堂



竹素堂藏稿卷十三

穎川陳 所蘊 子有父著

詩

七言古

送頌仲韓遊北雍

古來好士稱昭王高臺百尺黃金裝消人市駿
居其骨况乃生馬有留良男子墮地無南北弧
矢四方何不得游梁入洛是何人一日聲名動
京國美君白晳美少年美君奕葉青絳傳五車

竹素堂

卷十三

已破三冬足淋漓燕思如流泉去年上書不得
意自笑河清那可俟局促膠庠老蠹魚遶東白
豕無乃似翻然去作薊門行尚友鴻都六館生
君名已挂儒林籍到處相逢眼倍青秣陵九月
長干道一片霜飛白皓皓搖落千山楓樹林樹
頭落葉紛如掃君來別我意慨慷我接君顏喜
欲狂低徊躑躅還起舞一醉天地兩茫茫爲君
歌送君酒青紫君家原自有此日成名惜已后
千古惟聞俠骨香田光慶卿真吾友請君試向

燕市遊舊日遺風還在否

寄題蕭太史御書樓

代同年

當年獻賦承明廬三千奏牘上公車 天子臨軒屬左盼一朝聲價重璠璣姓名首聽臚傳唱制詞燁燁來天上手捧歸來光陸離五色龍團雲錦障高築臨江百尺樓蒼苔什襲比墳丘赫蹏隱隱見蚪蚪白日矯矯撐龍虬杖頭藜火然寶墨鳥書蠹魚不敢蝕壁裏每聞金石聲簷前時聞星辰色樓外青山聳萬峰噴吼萬朵青芙

竹素堂

卷十三 詞

蓉坐對支頤惟任笏卧遊着眼不須節汚漢雙流雙匹練晴飛濕沫青天濺何處春風不放船帆影盃中落片片吁嗟乎丈夫雙眼天地窄崢嶸五岳五卷石汝南仲舉豈不云掃除天下寧一室庾公王粲是何人胡床塵尾安足論賦就已誇並鸚鵡功成還擬上麒麟

贈潘隱君素愚

吾聞大隱在朝市金馬之門堪避世榮陽山人幼入貲嘗提藥囊侍天子歸來江上鱸正肥手

展黃庭書掩扉一官鷄筋暫通籍廿載馬蹄初息機長裾時向侯門曳門外亦多長者轡借驅報讐少年事晚更雍雍能折節坐閱春秋六十年脩眉鬢髮無醜顏杖藜徒步徑千里逍遙自在儼羣仙吾翁若翁稱真逸君以忘年稍余暱會須一秦南山歌士於從此聲籍籍

贈曹生

曹生翩翩名下士觀察曾孫州侯子長君典客漢叔孫朝儀大起天子尊風波世路由來惡宗

竹素堂

卷十三 詩

人反面思肉弱屢起大獄株相連兄齊弟竄各一天逢人不敢揚眉語但聞履聲使首鼠一朝天定沉寃明復戴頭面白日行將家還歸林中宅歸來家徒立四壁四壁徒立只晏如惟將繡素乞名書乞得名書繡號滿時向窓前盥手展一字聞當十五城誰云生也素裳輕生乎生乎我語爾季之所得孰多矣

王將軍歌

將軍本是縫掖子朝刺六經暮諸史公車踟躕

未見收自笑河清那可俟九重附髀封疆臣將
軍待詔司馬門赤手批虬力扼虎拔山扛鼎安
足論慎府得君如劇孟匈奴亦復知名姓慷慨
常懷烈士心誓掃胡塵萬里落黃砂八月秋風
高黃河水咽渡天驕請纓欲繫單于頸滅此朝
食何辭勞將軍匹馬走荒徼所領健兒才滿百
劍鋒一指落旄頭嗚啞千人齊辟易陽和城邊
日欲昏鵲鵲嶺外貌貅屯一矢馬落旄裘長漢
兒歡喜胡兒吼更前轉戰三百里雪暗雲迷塵

竹素堂

卷三

乍起短兵下馬戰方酣橫行所向無堅壘須臾
援絕張空拳重圍四面俱控絃左部先登已喪
元義與俱死時不旋吁嗟手寶刀折兮弧矢竭
陣雲黯兮鼓聲歇胡兒昨指語刺刺白日欲墮
青天裂丈夫七尺期狗主知既得死所何用生
爲將軍血染沙場草將軍英聲動四表幕南從
此徙王庭牧馬不走陰山道王將軍乘白雲死
者旣廟食生者復策勲河山永垂百世膂力何
負千鈞却笑當今巾幗者但保首領無不可

贈沈文學臺江

黃龍蜿蜒來大海滙爲臺江幾千載沈君卜築
江之壩懷珠抱璞祗自憐數奇素可時不偶少
者先登君獨後故人已乘使者車君亦胡然老
蠹魚自笑頭顱已如此三三三三三賢空復爾婆娑
鷄肋滯此身却恐鴟夷笑笑人上書請削博士
籍歸去江東何不得花發春江新漲浮還携鳩
杖坐江頭夏雲江上奇峰起綠陰晞髮晚風裏
黃榆一片是秋江手裏絲繡買釣磯冬日霏霏

竹素堂

卷三

江上雪高樓坐對金甌熟曉讀江天太白高夜
吟江月在林梢頭爲五湖長寧美九州牧烟波
深處美潯溪萬里長流濯君足君不見遼陽海
東管幼安同學艱貴浮雲看又不見桐江大隱
被裘叟天子招來祗握手逍遙江上竟如何仲
之所得孰爲多予亦悠悠忘世者相尋他日在
江沱

贈善相人者祝生雙塘

枯蒼祝生名下士手捐一卷姑布子馬蹄落落

徧九州到處閱人亦多矣一言令人感額悲片語令人抵掌喜以此籍甚公卿間一日聲名隱隱起懷中短刺豈浪投姓氏諗聞輒倒屣余本嶺崎歷落人雖工丹鉛薄青紫謂余虞翻余不嫌謂余蔡澤余反耻生來雙眼向余張爲言河清還可俟人生良苦不自知生乎生乎吾語爾至人不相豈敢云不能免俗聊復爾

贈鄭博士靜軒先生

海南形勝天下奇珠璣翡翠光陸離殊異寧云

竹素堂

卷三

盡物產人間至寶時有之廣文乃是名家子無人道蔡充兒父書眼底破萬卷墨花飛霧常淋漓美爾真成謝庭樹何人解食袁家梨以茲久困不得志婆娑且作經生師遑遑自笑虞翻骨寂寞空支揚子願與我一面稱莫逆握手但恨相見遲弦中瀉出高山調揖我謂我真子期有時供我青玉案有時倒我金屈卮唾壺手擊鐵如意白眼向人青向誰歲寒之盟各自保它日還期拾紫芝

贈汪仲微

君不見東郭先生行雪中上履下乃人跡同又不見王生結襪張廷尉貧賤番令驕富貴男兒墮地七尺軀握中各自寶玄珠雙鏡人間何不得龍飛螭蟄總幻迹看君長鋏只刪緝看君意氣凌千秋有酒但知開口笑無錢不作攢眉愁手提斑管挾風霜吐詞薌地聲鏘鏘枯桐扣指發清響有時抱膝據胡床胡床坐擁樓頭月名理玄言霏玉屑慷慨長歌烈士吟如意擊碎吐

竹素堂

卷三

壺缺君是嶽崎歷落人予亦躑躅多遭迫紅顏自合宮女妬白眼豈受時人憐君今別我大鄣去明日馬蹄落何處知君一片歲寒心肝膽還期向誰吐

送李年丈仲白請告歸省

長庚入懷生李白八極蒼莽恣揮斥口吐青蓮字欲飛一時詞賦稱無敵去今千載有聞孫桃林高譽領人倫手縮如椽斑管筆淋漓藻思凌玄昊阿翁信是文章伯說經奪却宿儒席長君

天籟早飛名雲間矯矯騰雙翮君從父兄得師
友子建才名擅八斗籍甚公車上太常自云一
第吾何有黃金臺高駿骨收春風三月度驂騑
曉日彤墀初對罷白雲千里思悠悠上書天
子謁歸里徙倚欲渡邗溝水斑衣五色是宮袍
廣文先生亦色喜江天沙白莫雲高首宿齋頭
拂柳稍跨鶴楊州應不遠雪消還聽廣陵潮跨
鶴觀潮何不得游子寸心亦何極手捧雙盤雙
屈卮錦堂人酒桃花色桃花色映錦羅綸吹竹

竹葉堂

卷十三

彈絲舞鵲鵲生犀麒麟作朝脯玉膏瓊乳薦春
醺誰家堂上雙白髮誰家膝下雙赤紵洞裏春
秋自古今壺中日月無盈缺君不見東注滄溟
萬古流中有仙人坐十洲逍遙只在人間世海
屋才添第幾籌

五言律

春日集李子執齋中賞紅梅

梅花千樹白小閣一枝紅色暈含朝雨香浮受
晚風芳艷迷月下疎影落杯中水部當年句濡

毫魏未工

送董仲恭守欽州

董故太學博士也

刺郡列華簪青羶豈滯淫傳經曾振鐸聽訟祗
鳴琴翡翠巢山足珠璣出水心長干折楊柳五
馬去駸駸

新秋與何公露烏龍潭小憩

樹杪出城闌雲深隔市塵偶來因送客小憩亦
同人水浸蒹葭闊霜侵薜荔新玄談忘坐久瀛
嶼起清蘋

竹葉堂

卷十四

送頌幼童秋試

客子去何從驚鴻與斷蓬星占南浦上月出大
江東劍倚芙蓉色帆吹楊柳風盈盈霄漢裏意
氣許誰雄

病起卽事

忽忽薊門還經旬且閉閨人間逢白眼枕上失
朱顏古砌花爭發暗空鳥自翻無言祗黯黯廊
外幾青山

青浦夜泊有懷

旅泊意何窮蕭條四野空歡娛今夜別風雨昨
宵同樹色孤村裏山光野燒中扁舟誰入夢流
水自淙淙

久雨書懷次朱仲敬韻

風雨暗窓虛蕭條嘆索居荒苔封徑草殘溜滴
床書噤噤危巢鳥噉噉涸轍魚跼踖方獨坐
火夜還噓

久雨初晴見月有作

明月挂城隈晴氛散九垓影穿澄潦出光破濕

竹素堂

雲來夜靜砧逾急庭空角自哀徘徊意無限何
處一登臺

初秋集俞子如園同用縣字

羣彥清秋合中原氣色連妖嬈桃葉妓傲睨竹
林賢亭敞輕風入城危落日縣相看未應醉且
復此攀緣

秋日舟行歷郡西諸山

秋日汎江潯江頭半夕陰僧歸黃葉寺鳥沒紫
楓林帆轉群峰合杯浮列嶂侵黃昏艤棹處取

醉一長吟

韓伯達以詩見投奉酬一首

委巷幽人在詩篇大層長感時誰獨醒玩世爾
佯狂俗以披猖忤名因濩落彰多君扁什贈珍
重比琳琅

初夏同陸伯玄潘士遠陳人伯集瑜如園用子如韻

新亭欲裁衣江城梅子肥共穿紅雨徑同扣白
雲扉豪飲寧辭劇玄談漸入微虛堂人散後落

竹素堂

日霽餘輝

夏日同張長與燕殷無美於俞子如西園分得城字

百里來同調開尊集舊盟放言吾落拓得句爾
從橫樹影斜開戶池縣倒入城乾坤吾黨在河
朔浪傳名

苦雨

風雨暗江天經旬只晏眠登山應着屐入市欲
乘船浦瀾迷沙手雲低壓野田非無同調者誰

迂足覺然

用直道中大水

是處稽天浸湯勢若何鷄栖村樹遍舟泛野
田多渡口人逃岸江頭禾黍沒將旅思慵
聽攄船歌

梁溪道中大雨東唐年丈觀鄉

旅懷方楚絕况復雨連宵雲合看疑近山迷望
若遙千林風落葉一夜水平橋賴有同聲者相
過尉寂寥

竹素堂

卷三

句曲道中晚眺

長途行欲盡樹杪見人家四野皆平楚三山半
落霞殘烟連浦斷曲徑帶橋斜車馬喧喧動驚
栖有莫鴉

賦得詩 帝承明廬 部試

聞闔鬱嵯義千官曉騎過霓旌紛簇仗鳳吹雜
鳴珂日射彤垣近雲凝紫殿多封章無一事喜
起欲賡歌

人日渡浦赴近泉陸君招

人日霽雲開扁舟亦快哉片帆黃浦下二妙洛
川來春色回庭樹寒光勝野梅主人投轄意其
柰寺鍾催

集王思延齋中分得離字

相過禮數寬片語即交歡飲三殊河朔人疑是
建安雨收風葉墮夜迴花外郢曲羣公調應
知屬和難

秋日同俞孟武戴日下王思延程士遠何
興父潘士從張去華遊厚河庵登藏經閣

竹素堂

卷三

飲泉香亭而歸分得臺字

秋思正悲哉羈愁此一開白雲封法藏紅雨散
經臺竹葉侵禪坐泉聲送酒杯醉歸聯去騎明
月馬頭來

秋日同諸年丈陪何年伯雨花臺登眺分
得樓字

白苧帝城秋趨陪覽勝遊目沉千疊嶂烟鎖萬
家樓落葉尊前墮長江樹杪流新歌方按拍歸
騎且淹留

夏日集諸年丈於憑虛閣同賦

阿閣俯層臺，承臨總妙才。鳥聲催援簡，山色待
啣杯。六代餘殘照，千林送晚雷。古人河朔飲，茲
舉亦豪哉。

早秋集張臺長兩峰俞駕部新宇頤膳部
悅庵於衙齋膳部有作即用奉酬

大火忽西流，澄空暑氣收。榻懸偏許下，轄在不
須投。蟬歇千林暝，梧飄一葉秋。草堂星正聚，北
斗挂簷頭。

竹素堂

卷十三

西山來爽氣，片月照澄泓。四海誰同調，千秋爾
狎盟。筵供非玉案，句擲是金聲。下里難爲和，誰
當五字城。

江行送別錢繼忠遇雨卽事與何公露傳
長孺同賦

離亭方惜別，風雨倍傷神。分手意何限，論心情
更真。烟含山暝暝，水落石粼粼。明發相思處，吳
歛聽榜人。

送王省軒丞光祿

長干曉抗旌，乘傳赴王程。北闕新承命，南臺舊
擅名。諫書期補衮，御膳試調羹。常侍方虛席，朝
陽聽再鳴。

初冬同鄉年丈翼卿何年丈公露沈寅丈
孝通雨花臺登眺

偶因休沐暇，此地共躊躇。蒼輦綴千林，葉肯浮萬
點。山語深忘日，墮坐久見雲。還吾欲通玄，理禪
林試扣關。

送羅義文入都謁選

竹素堂

卷十三

貴郎亦不惡，策杖叩燕關。此日彈冠去，何年擁
傳還。江南梅欲放，薊北柳堪攀。是宦休嗟薄，珊
珊聽珮環。

秋日書懷

升沉那可問，人世亦悠悠。相對誰青眼，論交總
白頭。飲堪遺萬事，言或足千秋。巧宦非吾意，還
期汗漫游。

七言律

贈太和山人山人比部孝通從祖也

山人手散橐裝金汗漫曾遊雪水潯
調鳳吹絃中流水按龍吟庭前歲晚芝蘭秀門
外春深薜荔侵莫謾窮途悲阮籍君家小阮是
知音

庚寅除夕

禁城臘盡夜遲遲
柏子燒殘篆影低
響落千門爭爆竹
光分乙夜獨燃藜
彈冠歲月銷鷄肋
束帶風塵任馬蹄
明日春風披拂處
萬年枝上語黃鸝

竹葉堂

辛卯元旦

三山紫氣接蓬萊
仙掌金莖曙色開
鸞度上林驚御柳
詩題東閣動官梅
壯心豈逐流波逝
短髮那堪過隙催
我拙簪還未得
山中薜荔好誰裁

一人日借頤膳部
思益何比部公露沈比部
孝通集大廷尉王叔陳公種德堂分得思
字

人日春光落酒卮
鳴珂偏許共題詩
吐車意氣

真千古開閣風流自一時
卿月迥臨温室樹
法星高傍棘垣枝
由來龍劍多相合
夢寐空縣廿載思

立春前一日集高寅文元吉衡齋分得鄉
字

年華忽已動青陽
高館張燈正長江
柳鴈殘烟有色嶺
梅春到雪生香
談天自喜臨仙署
吸月何辭入醉鄉
明日人間傳妙句
可知聲價重諸郎

竹葉堂

贈大廷尉陳玉叔先生

廿載龍門尚未登
却從海內數才名
衡星法座寒凌斗
流水官衙曲抱城
門下振衣多後進
庭中結襪有先生
中原風雅凋零甚
牛耳誰當狎主盟

送陳清浦督餉入都便道歸省

使君立馬颺青絲
飛輓軍儲上度支
定省久懸遊子念
轉輸敢後尚書期
驚啼驛路花千樹
日落離亭酒一卮
故里春風迎使節
斑衣五色慰

相思

送張慎吾擢太僕丞

十載曾參供奉班夕郎偏得近天顏人言詎意
俄投杼主眷何難早賜環入棘槐鳩署冷
風吹首藉馬曹閒瑯琊勝有如林石看取新題
管是斑

送林大理守南寧

銅虎初分竹馬迎蠻烟開處落雙旌已知五載
文無害可信三年政有成問俗幾家鷄卜響行

竹素堂

卷十三

春到處鳥言清劍裝如水歸朝日輕橐寧遠款

陸生

謂蕭林
字功也

李舜若侍御尊公來游金陵將歸賦贈

西來紫氣暎襟瑜南極星臨動帝都杖底欲尋
臺上鳳尊前還聽府中鳥三山坐擁春濤壯雙
闕高懸夜色孤白簡郎君多奏草盤餐應倍進
雕胡

張大司成母夫人八十

傳經扁觀講幃開膝下仙郎命世才看是一毛

原有穴照如十乘豈無胎雲移鍾嶺迴觀舍水
挹秦淮獻壽杯一曲南山歌未罷翩翩青鳥衛
筵來

送屠寅父子益守廣州

簾帷出牧古交州此日翩翩五馬遊授簡中郎
多氣色鳴琴太守更風流珠璣入而從蛟室金
碧當空幻蜃樓大庾梅花春信早尺書應不嘆
沉浮

張母劉太安人八十

竹素堂

卷十三

橋門昨夜婺星高瑞雲朝看度碧霄多士傳經
聞振鐸列仙爲壽聽吹簫璚瑜坐上安期棗首
蕭盤中曼脣飽更美紫綸新寵命雙縣日月
照宮袍

夏至齋居

漢家禮祀在東封帝典由來重六宗天象示愆
宸極微星上時以地祇脩禮法曹共堂虛竹裏
鳴聲歌畫永松間鶴影重此日羣公方相祀奉
璋應睹辟王容

沈巽州先生八十

絳帳談經箬下生承恩三命列符卿雙芝已見
崢嶸秀一桂還看次第榮色管蘋洲浮髯白波
分營水照眸青縣知玳瑁筵開處定有仙人下
玉京

寄懷洪文學騰斗

大鄣山色近何如聞道山中只著書抱玉憐君
仍短褐含香媿我已長裾龍門自喜登元禮狗
監誰當薦子虛搔首雲天無尺素石頭城下覓

雙魚

送李子執入賀 元旦

帝居窈窕擁千官鳴珮還參鸞鷟班黃閣更縣
新日月紫宸仍撫舊河山螭頭雪壓春風暖雉
尾雲闌夜色闌瞻闕小臣無限思却於日下望
長安

送唐太史道徵奉使 鄭府

當時首聽大臚傳此日鳴珂下木天洛土分符
山作礪梁園授簡華爲祿雙旌蕩日褰帷出六

傳屯雲負弩前歸去里門迎露冕翩翩爭說陸
機年

望雨二首

望歲東皇四野情騎陽神互赤霞橫愁看明月
臨鳩觀喜見陰雲頤鳳城石燕夢回江上影山
鳩魂斷龍頭聲側身雲漢望回帝會見銀河一
夜傾

翹首甘霖四野同火雲愁結滿晴空何當忽湧
長鯨浪但有時占少女風江上飛來看石燕街

竹素堂

頭迎去舞方龍誰云閒闔高難叩 聖主齋居

正責躬

贈朱山人碧山

自投丘壑隱柴閨卜築吳淞第幾灣雙屐不辭
遊汗漫一帆偏許美潺湲人閒白髮風塵老世
外紅顏歲月閑滄海東頭仙路近坐看縹緲是
三山

送張去華同潘中秘士從入都

樓船疊鼓咽江濤掛席尊前解佩刀入洛風姿

看衛玠遊梁詞賦識枚臯吹竽寧許先生溫擊筑何妨俠士豪試向燕王臺下問悲歌十載幾荆高

壽劉駕部父毋六十

膝下雙魚擁二難承恩帝里初斑嶙峋玉樹堪繩武縹緲金莖好駐顏憑闌高五嶽海門支笏近三山逍遙雙屐人間世會見壺中有大還

送潘之業之慈溪學諭

竹素堂

卷三

何當先着祖生鞭鄴下才名許並肩盃酒送君歌白苧片帆別我對青瑣風塵歷落真堪笑身世浮沉總自憐雙翩翩君信不可知一息定摩天

夏夜同汪順所童陽東孫湘山朱五臺史敬所諸年文集傳年文太恒齋中

高館張燈夜色侵坐來煩暑散遙岑觴飛席上同河朔簪盞樽前是竹林四海文章堪屈指百年意氣許論心馬蹄歸路長安月禁苑疎鐘漏

正沉

長安對月

嬋娟夜月挂城頭露冷意果動客愁幾處砧砧來永巷何人吹笛倚高樓沉沉玉漏垂星斗耿耿銀河隔女牛最是不禁鄉國思夢魂常自到滄洲

歲暮輪下角聲傳一片滄江月正縣鴈過不將迴錦字烏啼空憶搗衣篇長安夜色澄秋爽太液波光起暮烟千里關山同一照那能杯酒共

竹素堂

卷三

嬋娟

送馬象山水客雲驛

一官牢落足巖棲古戍于今有鼓鼙東帶逢人惟數馬開關出客正聞鷄遠陽日落黃沙暗薊北風高紫塞迷君去不須頻手板由來邊徼使星稀

送何少臬鴻臚東歸

容臺一命且婆娑何事拂軺下玉河驛路月明看進艇鸕斑花發待臨河千采露冷蛩聲切萬

才風高鴈影多最是周南留滯客羈愁今且柰君何

送鄧鱗石年兄令青浦

澤國雲霓望正殷使君遙借作甘霖陽城自信征科拙尹鐸何妨保障深四野應知無菜色三垂會見有棠陰從容自是紆酬策堂上仍聞宓子琴

送陸伯達年丈使蔡便道歸省老年伯平泉先生

竹素堂

卷三

年少翩翩一鳳毛天書手捧指成臯平輿城下停絲勒大呂亭前擁絳旄八座起居卿月展雙旌清道使星高稱觴正及黃花節五色斑衣是錦袍

中秋夜同戴百可王思延張去華集潘士從齋中得娟字

天街夜色淨婵娟一片聲歌別院傳授簡敢云椽作筆當杯盛惜酒如泉累愚窮窈窕尊前出睥睨參差鏡裏縣歸去鳥啼成上月清光猶鎖一

川烟

送傅年丈太恒之任留都太常博士

黃河十月未全冰南去翩翩度秣陵千古通儒推賈誼一時妙選屬張憑三山遙對赤雲簇二水平分夜月澄別去相期無別語散齋莫問酒如澠

寄懷壽昌令蔣虹洲

三年茂宰賸棠陰一片惟餘撫字心境教不聞宵擊柝官閑祇見書鳴琴行春郭外山增色聽

竹素堂

卷三

訟堦前鳥美音百里登容對蔣琬重書莫訝尚浮沉

奉贈大司寇王元美先生歸吳

風流不數晉諸王技老歸來髯未霜九列大名縣北斗三乘妙理證西方山中薇蕨堪炊飯江上芙蓉好製裳太史即今占象緯少微星並紫微光

午日偕同年傅太常殷駕部葉繕部何蔡

二比部郊外觀龍舟

疊鼓江頭晝日長
銅帆十萬出橫塘
魚龍忽湧尊前色
翡翠還遺陌上香
一片長楊開寶燄
千門細柳映明璫
熙朝勝事堪同賞
歸馬何妨落日黃

直宿西曹對月

周廬鈴柝響嚴城
徙倚堦前月倍明
園土晝局無白日
訟庭涼入有秋聲
誰家別院吹長笛
此夕空齋對短檠
龍劍由來干象緯
斗間夜色正從橫

竹素堂

卷十三

竹素堂藏稿卷十四目錄

詩

七言律四十二首

送次岩陳寅文備兵西蜀

恭和王老師夏至齋居因校演太常諸生

濱樂

贈馬鵲野考績

送高凌岩考績

送周鼎石吏部考績

竹素堂

送錢寅丈繼忠守常州

送俞木之自楚歸吳

壽劉永節起學導人六十

送喬王升進貢北上

壽唐年伯華溪先生八十

送喬興立卒業南泰

久雨書懷寄和朱仲敬

晚談憶江先生

送喬太學遊南雍

送黃長卿秋試

得子志喜

送孫道生歸四明

王延年見枉賦贈

夏日同徐博士士彰登白龍潭萬佛閣

趙繩之落第歸賦慰

送潘舍人士從還朝

朱季則落第歸賦慰

九月風雨

竹素堂

送郝二守入覲

送徐博士士彰上春官

喬興立落第移家自留都歸賦慰

輓陸中丞準南先生

題喬耕瑞松春齋

輓徐文貞相公

輓陸太淑人

送郝二府入賀萬壽

贈秦山人

登烟雨樓

恭謁白嶽玄君

過嚴先生祠

留別大鄣諸文學

挽友人范牧之

清涼寺同顧膳部何沈二比部送大廷尉

陳玉叔先生歸楚

友人朱季則久困公車入貲爲太學生遂

以太學生登第喜而寄之

竹素堂

秋日同沈子勺比部携尊天界寺送陸以

寧上春官

五言排律

壽徐相公八十

輓陸中丞準南

送袁徵之赴唐王召命

五言絕句八首

逍遙六景爲秦侍御題

閣夜

題畫

七言絕句四十首

和沈山人嘉則四詩

新秋四首

贈孫山人逸溪

憶昔四首

戲贈陳人伯所幸青衣

夏日閨情四首

將赴金陵留別社中諸子

竹素堂

題畫

送喬太學遊南都

贈侯生天啓

出塞曲送林長伯赴總戎記室

送潘汝一遊金陵

送朱季則秋試

題畫二首

六言絕三首

舟行即事

竹素堂藏稿卷十四

顏川陳 所蘊 子有父老

詩

七言律

送次岩陳寅丈備兵西蜀

幾年手板滯西曹此日彈冠擁使輅
多繡寒帷臨校閣熊輿飛轡度谿橋
魚腸六月霜威冷馬首三川瘴氣銷
君自不須歌蜀道花迎使節去蕭蕭

竹素堂

卷十四

恭和王老師夏至齋居因校大常諸生演樂

皇祗秩祀肅羣寮樂奏鈞天沸管簫
瑞靄氤氳聯碧落仙音縹緲度丹霄
八磚日過桐陰轉午院風微栢子銷
遙憶九重宣室夜六宮深鎖靜無聲

贈馬鵲野老續代

立馬長干上帝州寸心偏待主恩酬
夢迴南國啼烏鳥政最西曹報爽鳩
寵命九重懸日月綸

音三錫貴松楸豐碑它日高千尺夜壑常瞻紫氣浮

送高凌岩考績

仙郎報政調明君論最曾將姓氏聞此日鳩司新執法當時虎旅舊參軍九重曉散千門月雙闕暗開五色雲莫道橐裝輕似水芙蓉匣裏動星紋

送周鼎石吏部考績代

劍裝七尺是湛廬秣馬膏車戒僕夫啟事三年

竹素堂

卷四

縣水鑑素心一片映冰壺白門柳暗蟬聲咽碣石雲高鴈影孤載得如椽斑管筆歸來定擬賦三都

送錢寅文繼忠守常州

五馬翩翩出鳳城使君攬轡日初升陪京左輔稱馮翊上郡東方屬晉陵章偃春風綺嶺秀琴彈夜月蠡湖滄政成它日徵書下當佇寧無憶股肱

送俞本之自楚歸吳

黃江曾醉甕頭春白下相逢是故人姓氏江湖真大隱風塵歲月豈長貧非無楚璞終難剖但有吳鉤可自珍歸去五湖秋正老烟波是處好垂綸

壽劉水部起莘尊人六十

少年曾縮筆如椽令子傳經在一編賜爵舊地花縣令供餐新給水衡錢明時詎合棲巢許人境何當老偃佺鴻寶君家元有訣寧須玉檢紫泥箋

竹素堂

卷四

送喬玉井應貢北上

漢家射策重賢良君對承明日正長句裏郢詞看是雪匣中華士拭成霜揚鈴驛路梅初白駐節官城柳未黃將毋知君千里念秋風應得慰高堂

奉壽唐年伯華溪先生八十

南州高譽領人倫祭酒儒林雪滿巾池上鶴樓雙樹老庭前花發一枝新下帷黃卷當年事脫屣青氈此日身漢主臨雍脩曠典會看門外駐

蒲輪

送喬與立卒業南雍

賢進何妨作賦才當時司馬亦奇哉文章率璣
推明月姓氏從橫隱巨雷黃浦潮聲滄海度白
門秋色大江來扶搖萬里須臾事過莫看花到
鳳臺

久雨書懷寄招朱仲敬

閑居委巷雨經旬此日真成坐隱身詩思吾聊
供寂寞履聲誰爲破沉淪野田麥秀黃應減荒

竹素堂

徑苔生綠自新寄語高陽舊時侶床頭待爾灑
綸巾

挽談應江先生

共道先生是酒星如何長醉竟無醒悲風颯颯
來龍浦落日荒荒下鶴汀莫訝床頭無阿堵却
看庭下有寧馨它時一過西州地馬策搥時淚
自零

送喬太學游南雍

江城草色遍江涯尊酒離亭日未斜黃浦渡頭

看鴈驚鳥衣巷口聽琵琶雲聯南北參差翼風
旂春秋次第花二陸文章千古事雙珠照乘屬
君家

送黃長卿秋試

鷄窓共聽短長更媿我先傳白下名日射黃江
飛鷺驚濤翻赤海起鯨鯨當年漫訝曾三則此
日還看試一鳴秋色長干堪走馬青驄到處有
逢迎

得子志喜

竹素堂

繁星昨夜麗庭除蘭夢徵來幸不虛此日但期
能跳地它年敢謂定充閭花明繡戶窺簾幙日
射雕櫳度綺窗青綢應在爾床頭看取讀
殘書

送孫道生歸四明

黃江葉落暮雲平客子揚鈴趣去程海上共傳
孫綽賦人前曾說項斯名風迴南浦千林急兩
過西陵一葉輕何處相思明月夜賀家池上越
王城

王延年見枉賦贈延年避仇

變姓名

席門苦掩讀殘書忽枉門前長者車
睥睨人間披短褐逍遙坐上更輕裾
廿年姓氏稱張祿何處風塵識范曄
手擊吐壺還起舞為君搔首立踟蹰

夏日同徐博士士彰登白龍潭萬佛閣

阿閣嶙峋俯大荒如燔暑氣坐來忘
高城隱映孤雲白大渚蒼茫落日黃
水漲平沙侵野濶虹飛斷岬倚天長
登臨不乏同聲者歸馬何妨逗

竹素堂

卷四

夕陽

趙繩之落第歸賦慰

賦罷當年孤憤篇青衫有淚濕青天
文章不向公車薦姓字空將里巷傳
駭骨幾時燕市售蛾眉何日漢宮憐
秋江寂寞丹楓冷落日荒荒鎖暮烟

黃長卿落第歸賦慰

汝南叔度最稱賢何事公車困不前
按劍由來多白壁處囊誰謂定青錢
霜前葉落看歸鴈雨

後花飛咽暮蟬聒是不堪蕭瑟意為君搔首一
潜然

送潘舍人士從還朝

秋風八月廣陵濤吳苑丹楓點客袍
擁傳忽驚新使節鳴珂還直舊詞曹
誰云况味同鷄肋實有聲名比鳳毛
握手相期燕市裏酒人若個最稱豪

朱季則落第歸賦慰

西風搖落葉紛紛奈可公車復報聞
寂寞古今

竹素堂

卷四

誰鮑子蒼茫天地爾劉蒼斗間黯澹埋真氣江
上蕭條起暮雲
惓惓胸中澆亦得不妨濁酒對斜曛

九日風雨

九日淒淒風雨秋蕭條短髮獨登樓
黃榆一片高城出紫柏千林大浦浮
載酒誰家敲白板看花何處踏滄洲
年來世路那堪問搖落江天黯自愁

送郝二府入覲

使君清襟重三臺鳴珮朝天御苑開風送鍾聲
疎闔闔日浮劒氣近蓬萊鴈殘陽石雙鳬下春
到茸城五馬回姓氏疏屏知有日臨軒應識大
夫才

送徐博士士彰上春官

流澌十月下黃河客子揚舲倚棹歌夜雨傳經
曾振鐸春風奏賦有鳴珂黃金臺下乘軺出碣
石官前走馬過酒盡青山君別去長安西望五
雲多

竹素堂

喬與立落第移家自留都歸賦慰

秣陵留滯幾經秋落魄歸來故倦遊黃犢尚餘
司馬袴黑貂已敝洛陽裘定花不改當年色梁
燕偏合舊日愁何處風塵堪寄傲青山郭外有
滄洲

輓陸中丞埤南先生

中丞開府岱雲東背海泱泱大國風里巷共傳
民部草廟堂仍紀馬曹功霜寒劒氣長虹蝕兩
咽潮聲大浦空況有善箕承世業千年誰不美

良弓

題喬耕孺總春齋

東風吹萬總含青綠滿堦前長木苓白板不留
題鳳筆黃庭時寫換鷺經少微天上稱高士六
隱人間識歲星此日文園消渴者何須繁露乞
金莖

輓徐文貞相公

當年元老濟川才箕尾俄乘向夜臺鴻伐兩朝
懸白日歲星一夜殞中台雲封磬水龍魂冷月

竹素堂

卷十四

照茸城鶴夢回千載羊曇空把淚西風搖落正
堪哀

輓陸母太淑人

婺星一夜殞庭除青鳥傳來金母書草綠祗堪
悲杜宇花明無復擁清輿烏啼夜月空留珮馬
踏斜陽罷倚閭千載豐碑縣白日蕭蕭楊柳隴
頭疎

送郝二府入賀萬壽

東方千騎擁諸侯鳴珮朝天此勝遊祖帳如雲

吳苑夕征輶望口薊門秋祥光縹緲凝三殿瑞
靄氤氳動九旂朝罷大官應有賜金莖分得紫
霞浮

贈泰山人

門外偏多長者車蕭蕭五柳自扶疎風塵寥廓
高冥鵠湖海棲遲老蠹魚明月但留囊裏草白
雲常護案頭書更煩太史占真氣處士星縣近
碧虛

登烟雨樓

竹素堂

十

綠楊洲繫木蘭船拾級登樓思渺然水氣時含
千嶂兩波光常鎖一川烟濤迴檻外聲偏壯帆
入杯中影倒懸便欲凌空向寥廓一尊聊爾浣
青天

恭謁 白嶽宮

祥雲縹緲護簷樑上宮端居白嶽宮玄極九重
開窳窳赤霞一片紅鴻濛恍如旂影迎初日殿
裏鍾聲送曉風下元儀瞻禮畢濡毫欲賦愧
難工

過嚴先生祠

當年物色竟如何此地蒼茫雨一簑太史曾煩
占象緯故人其柰只烟波江迴翠嶂濤聲急
鎖蒼嵐月色多寂寞雲臺千載後行人誰不問
江沱

留別大鄣諸文學

相逢握手意從橫盡掩高言萬古平水瀉絃中
調綠綺風生坐上拂青萍帆前落葉山山色峽
裏流泉處處聲三疊悲歌容易歇可知江上有

竹素堂

十

雲停

挽友人范牧之 有序

牧之世家子有雋才弱冠舉於鄉雅負士
林之望不幸爲狹斜所誤惑志一姬姬故
死兩少年矣知交大以爲憂壅闕萬端卒
不聽曰我不忍負姬與姬俱之長安卒死
姬手乃姬固未始一意牧之也死之日遂
逸去嗟乎牧之不忍負姬而姬忍負牧之
矣予故善牧之詩以哀之

君青髻氣方豪夜壑胡然遽爾韜翠袖生前
祗若葦素車死後只吾曹白楊道上悲風急黃
葉祠邊濁浪高千里孤魂招不返故園空賦楚
人騷

清涼寺同顧膳部何沈二比部送大廷尉
陳玉叔先生歸楚

六朝不減晉風流廷尉翩翩稽阮儔豈意人言
俄市虎可知宦業總枋鳩一尊此地堪千古雙
屐他年許十洲不是翟公門下士交情那復問

沉浮

友人朱季則久困公車入貲爲太學生遂
以太學生登第喜而寄之

文章不數漢相如狗監俄然薦子虛楚璞剖當
三刖後殺尸封是葬停餘薊門籜點征人憶吳
苑花迎使者車
干旗

秋日同沈子什比部携尊天界寺送陸以
寧上春官

幾年潦倒困名場比日翻飛意慨慷紀消養鶴
鷄類木九方相馬馬非黃劒裝驛路風偏急秦
牘公車日正長羣從韋庄多嗣美知君經術在
青絳

五言排律

奉壽徐相公八十

聖世需良弼星精降甫申人間金鸞鸞天上石
麒麟秘省清華選中台貴要津九重須臾倚四
海籍陶甄夾日功何偉回天力更速秉鈞調

黃閣

簪筆代絲綸造膝肅謀入披心大議陳兩朝

黃閣老一代白頭臣夜雨方焚艸秋風忽憶
拂衣三事列理釣五湖濱夢寐當年跡逍遙此
日身山中白羽扇花底紫綸巾羣子誇三鳳諸
孫踵八荀曆元看軼紀歲甲且更旬尚父婦周
日轅公起漢辰璽書存大老中使錫珠玑士女
闐街巷謳歌滿比隣九峰增嘖嘖三汜映漪淪
瑞靄紛成綺卿雲鬱若輪凌烟勲業舊石室姓
名新悟道臻一味忘機斷六塵乾坤誠日莫今

古信辰昏授簡將何祝靈山有大椿

挽陸中丞埠南

豈厭人間世乘雲遊帝鄉才名張翰重經術
賢長執法臨鳩署含香拜夕郎趨朝顏近日開
府戟凝霜石室餘班管許謨臺皂囊奉常司禮
樂京兆策賢良鸞鴛推邦雋龍蛇值歲殃崩松
哭江嶠望玉惜文康黯黯愁雲黑荒荒落日黃
何時看劍合此日嘆琴云天上占箕宿應縣北
斗傍

竹素堂

卷五

送袁微之赴唐王辟命

一夕微書至揚舲即問津片帆分日影雙柁下
河漚侯國直隄臨三門岸厭貧曳裾惟任爾授
簡更何人入洛者逢大遊梁賦轉新江湖埋姓
氏歲月走風塵青白逢人眼浮沉玩世身鳳毛
寧易售龍性故難馴應爲稱爲主分庭許不臣
靈光高峯崔鴻烈辭易响喻馬雄詞失談天劇
辨伸徵歌雙繡禍進醴一綸巾豈愛山中桂因
忘海上尊獨憐留滯者離索倍傷神

五言絕句

逍遙六景爲秦侍御題

夜階急雨

花徑掩黃昏浙瀝芭蕉雨縣想擁余人夢魂還
栩栩

春雪未融

嶺梅已放花嶺雪猶着盡屋底相對誰疑是姑
射子

暑簾清風

竹素堂

卷十四

清風起蘋末枕簟涼如水披襟濯煩煥萬籟時
在耳

晴夏晚雲

片雲膚寸合削出青芙蓉相看終不厭明日還
杖筇

中秋午月

秋水方灌河秋月亦當空雙柑并斗酒清影落
杯中

寒日初升

天鷄鳴扶桑曉日何歲
黎山中無剝啄曉起故
遲遲

閣夜

雨過樹如浴一鈎新月曲讀罷秋水篇砧聲時
斷續

題畫

樹色濃於染山光淡欲無虛亭人不見搔首意
如何

七言絕句

竹素堂

卷五
十五

和沈山人嘉則四詩

山人自言好衣緋春郊則用以走馬東山
則用以擁妓秋江則用以把釣高樓則用
以對雪因爲四詩而余和之

東風拂拂度柔條廣陌長堤控板橋柳外青絲
銀絡索錦袍色借紫騮驕

香生寶篆正氤氳暑氣消來可十分並坐調笙
人似玉單衫妬殺石榴裙

芙蓉江上一扁舟颯颯涼風古渡頭水面忽驚

紅袖出一雙頰鯉上漁釣

西山雪色萬人家東草連天處處花坐有商人
宮錦麗白雲洞口駐沅霞

新秋四首

金風忽送大湖秋白苧單衫動客愁片月高懸
疎柳外砧聲何處入南樓

蟬聲初歇柳初黃青海城頭昨夜霜楚客白多
搖落感誰云春色斷人腸

霞天一片鴈行斜塞上悲風起
蒼葭戍草遙連

竹素堂

卷六
十六

秦樹晚數聲長笛落梅花

朝來爽氣滿長安支笏高樓烏去閒世事浮雲
吾自了一杯聊爾破愁顏

贈操山人送溪

溪頭春水綠溶溶溪上芊芊草正叢楊花黃庭
搔短髻杖藜還過小橋東

夏雲溪上是奇峰出水芙蓉映日紅午夢醒來
無別事綠陰深處納涼風

金風一葉落梧岡流水溪頭蕩遠空把釣蘋江

坐明月碧天如洗倚芙蓉

朔風獵獵凍雲同溪上梅花瘦影重小結茅齋
讀周易烹茶掃雪待呼童

憶昔四首

江頭細雨草芊芊此日行雲濕楚天最是不堪
追往事紫簫聲斷已經年

平康若個家風流裘馬翩翩舊日遊遙憶提毫
今夜月有人應自倚危樓

眼中意態夢中新幾度相思信恰神漫道平康

竹素堂

十

饒麗質燈前誰是去年人

解袂當年荆水灘驪駒一曲淚闌干莫言今日
非前日寄語還將故我看

戲贈陳人伯所幸青衣

秋水爲神玉作肌蕭齋莫雨捲簾時欲知陳孺
銷魂處試看新裁白接離

七夕

銀河清淺鵲橋成牛女相逢月二更今夜深閨
人盡望不知若個獨含情

夏日閨情

刺繡慵臨日正長綠陰如雨覆東牆閑凭十二
雕闌徧愁殺雙栖燕在梁

兩過池塘長綠波奇峰削出岫雲多輕風拂檻
花枝動何處空聞白苧歌

堤邊高柳噪新蟬午夢初醒寶髻偏最是爾時
腸欲斷一聲歸鳥夕陽天

涼生水閣篆烟浮菡萏花開故並頭漫惹心中
無限恨可憐蟬鬢已先秋

竹素堂

十

將赴金陵留別社中諸子

黃葉秋風江上舟一杯尊酒對離愁明朝回首
看山色落日雲停水自流

我去先登白下臺長干明月送君來六朝舊事
堪觴咏取次須將斑管裁

送喬太學遊南都

八月江城艸色黃看君意氣挾秋霜垂楊一片
秦淮水時倚佳人錦瑟傍

一帆秋色落君前白苧歌殘欲暮天好去長干

踏明月美名年少總翩翩

贈侯生天啟

丈夫七尺豈常貧但有湛盧好自珍客裏送君無撲滿桃花猶勝一枝春

奇字曾窺竹簡文手中班管欲凌雲大梁可是無公子虛左逢迎定屬君

出塞曲送林長伯赴晉雲李總戎記室

寒風獵獵度枯蓬客子腰縣明月弓手控青絲銀叱撥看君意氣許誰雄

竹素堂

卷四

凋戈耀日意從橫盡掩千秋國士名覓得封侯休自詫請纓原是棄繻生

漢家驃騎護祁連書記翩翩最爾賢一片燕然未鏡石待君手縮筆如椽

鸛鶴裘擁繡囊刀疊鼓寥寥起麗譙長嘯坐看胡騎却賀蘭山外月輪高

送潘汝一遊金陵

潘郎籍籍擅才名四海相逢盡友生見說三都初拜就可知聲價重東京

清霜拂拭繡囊刀紙上虹霓爛彩毫去去鴻都門外路金鞭玉勒紫駟驕

王孫惜別莫雲平削出奇峰照酒青知是馬蹄何處落當杯奈可獨言醒

長于十里盡樓臺南國佳人憑欄才君試鳴鞭揚袂出一時擲果滿車回

六朝名勝落君前班管裁詩人第傳無數青山供嘯咏歸來看取帝京篇

送朱李則秋試

客子卑衣白苧涼青驄自控紫絲韁芙蓉匣裏藏真氣怪底尊前落夜霜

竹素堂

卷十四

片帆西指石頭城颯颯涼風送客行看取長干秋夜月姮娥影裏碧簫聲

題畫二首

春風枝上海棠開歷亂蒼陰繞砌臺相對含情總無賴雙雙何處蝶飛來

世間何物不傷春雲雨巫山枉自論一片陽臺何處是夢中若個眼前人

六言絕句

舟行即事

何處流澌一曲誰家茅屋三椽紅日欲沉蒼靄
碧雲如洗青天
百尺橋跨澗上千林柳拂溪頭不覺殘霞散彩
忽看新月如鉤
樹裏孤燈明滅渡頭小艇從橫兩陌青驄玉勒
東家黃犬金鈴

竹素堂藏稿十四卷

卷十四

竹素堂藏稿十四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陳所蘊撰所蘊字子有上海人萬厯己丑進士
官至南京太僕寺少卿是集凡雜文十一卷詩三
卷前有王宏誨陳文燭序俱稱其官爲陳比部蓋
在郎署時所輯也詩文摹擬太甚未能杼軸予懷
詹景鳳明辨類函嘗稱所蘊文法汪伯玉幾爲敵
國詩健而潔近體亦似于鱗則其宗法概可見矣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四卷

〔明〕周如砥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五年周

燦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青藜館集

四卷》提要

大司成即墨礪齋周先生

集叙

昌黎韓子曰仁義之人其
言藹如是語也聞之矣未
見其人也於以求諸古惟

青藜館集

叙

一

九十六

顏子足以當之顏子以知
十之資幾庶之炤發而為
言固足以經緯二儀旁羅
萬象何所不具而顏子無
是也其在聖門請試彌勇

而常苦仰鑽瞻忽之艱所見既卓而欲從末繇之嘆退焉如有所未逮者豈非若無若虛如愚非助之真體也哉後世學術有幾於

是者惟漢黃叔度時所推為顏子而獨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遺言論風旨罕所傳聞故處右文之際班張馬鄭之流辭賦章句騫

長競華煒燁自表而叔度悶然其間間出片詞諸子相顧瞠服無能加其上何也叔度之異於諸子者有意無意之間也余於是而

有感於吾師即墨周先生之文也先生天質粹美敦篤沉潛其搜簡綴文之初人皆目為任長孫王仲宣之儔及長博記羣書家故

富縑緗連屋克棟先生寢
處其中披吟晝夜不輟於
是遂無所不窺得第後入
承明著作之庭朝省洪篇
大製率就先生以為粉黼

詞林前後莫不延佇而推
遜之繇是即墨言語文章
遍于天下余雖及門甚久
而於宗廟百官之觀蓋闕
如也先生既沒其文之留

傳大者遠者故以沾溉寓
內而其仲子取笥中所遺
藏於家者間以示余余收
而卒業拊膺嘆曰吾師泰
山梁木之思意在茲乎意

在茲乎蓋思其德而知其
文之必肖今讀其文而益
信其德之無涯也夫先生
之學廣大精微如鄧林杞
梓於材無所不備如武庫

戈戟於用無所不精而又
運以班輸郢匠之巧風胡
熊渠之技安所不窮其瑰
瑋極其犀利者而先生之
意勿寧爾也今觀其所為

諸體雖靡所不有而一發
於性靈大率先生以孝友
之性沉摯之請多與人為
善且鑿鑿悉經濟石畫然
而含蓄雍容坦夷簡曠此

雖精能之至復於平淡抑
亦顏氏之善言德行也夫
昔臨朐馮宗伯每謂余曰
君師之文冲而不盈淡而
甚遠遂為一代貴重之品

余深服其言則韓子所謂
萬如之言舍先生其誰與
歸哉余於是益幸其得為
顏氏之徒而幾不欲復立
文字也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

兩朝實錄副總裁

經筵講官前詹事府詹事

青藜館集

叙

八

十三

掌府事國子監祭酒司

業門生東蒙公稟頓首

拜撰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叙
在

神廟己丑南宮得士最盛爾

時天都許文穆公柄衡放
榜前一夕夢五色雲中須

青藜館集

叙

一

若提數人以阿羅訶下界
覺而說之語副考王忠銘
先生具玉所弋必異是以
人倫冠冕則有白下焦弱
侯制義首衰則有吾鄉陶

周望一時履奎簪蓋盡在
木天就中晁噪乃余座師
南充黃昭素雲間董玄宰
長沙莊冲庵關中馮少塘
而三齋則

周季平先生更提耳耳余
奉先生之教則在南充師
座又時共酒於玄宰齋頓
先生若有深器焉者癸卯
南畿之役先生副周望柄

衡而余以分房侍几覲舊
給諫郝仲興得張賓王卷
上之先生閱詩大為欣賞
定解矣而余得至聖俞卷
上之先生即以解易王不

忤也程式首篇出先生手
大約謂帝王之道統即其
相傳之學術道統於聖而
聖承天遂開七千君子
光明眼藏表策工麗博瞻

如龍珠眩海鳳繡摩霄刷
工未完寫斷洛陽之紙南
國人士私相語曰此真洋
洋大國之風歟先生賦貌
惻惻便言笑不苟立

青藜館集

叙

四

朝止有正色不能戚施首
秉循次至國子祭酒天下
望其大拜會師相李文節
公見愠多口攻之百端隨
波及門生竟以此枉揆

事在黃宮諭傳中余垂老
過嶺南晤哲嗣凌江太守
出遺文微弁余視先生為
師執風辱知交即弗文弗
辭也魏文帝曰富貴年壽

青藜館集

叙

五

皆有窮盡惟文章經國大
業不朽盛事而子建亦言
吾道不行來庶官之實錄
非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
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

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曹氏兄弟各有肺腸而其言文者似皆殊塗合輒近代文字見館課則謂其繪刻無神也肥郁無骨也堆沓

可散也於是山人墨子懷其酸餽被其結軀以相標榜儼若走高清之路自余視之其為風馬牛不相及也若先生之文莊嚴有體

化裁以法賦準駢虛待招騷選律在開元大曆之間古則太白少陵之際王言典重不以甘字酬金洵序芳葩每用他山攻玉

其它說議記解之確鐵畫不移歲銘誌表之精珠琲共貫即長書短札爽過蘊黃哀命招夢傷同景宋而余所心醉者建

本論列贊戰雄張表節陳
情所花盡裂則先生大孝
大忠之氣行江河而燦日
月者也至於為友情深居
鄉德厚推遷城之狂吠擴

青藜館集

叙

八

新廟之文顏先生蓋大有
氣義大有經濟者便得坐
繩夏而參
密勿必當保泰運以福震
亨慶龍周召何能多讓茲

而位不至宰相壽不登耄
期則造物忌才謂其大業
具在矣豈不惜哉余聞之
佛說四果預流先生仁器
切圓乃斯陀舍之二果一

青藜館集

叙

九

來不再須菩提入夢先生
一人矣是時東阿于穀峰
臨胸馮用韜兩宗伯者皆
當代鉅才至先生而同
朝分鼎足岱秀揮天不干

里而齊魯之境青竟未了

帶朕茲集有以夫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修正

庶尹奉

勅整飭饒南九江兵備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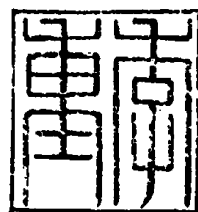
青藜館集

叙

十

西按察司僉事通家晚

侍生山陰王忍任撰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日重光賦有序

五言古詩

贈周用修

莊誦 宣宗御製翰林院箴有述

君子有所思

代凜凜歲云暮

青藜館集

卷一目錄

一

清秋瀛洲亭講業作

和淵明九日閒居

奉詔修省

顏神山中

觀運甓圖有感

七言古詩

送董思白謫楚學憲

送傅湯銘之南都司業兼懷焦漪園

擊劍篇

送羅龍臯給諫被謫

河間孝子歌

春日偕江健吾孫肖溪遊舍風嶺

五言律

馮宮詹邀同焦漪園夜飲遇雨呈謝四首

薊門早秋

黃平倩病起偕區用孺林咨伯過訪聖

四首

得區林二丈隣居詩獨恨敝居之遠奉

青藜館集

卷一目錄

二

一百七十四

自慰

九日飲興德寺池亭二首

贈崔昌平八首

淄川月夜朱海曙邀飲王氏園亭四首

曉發金鄉望光善寺塔東桂徵室二首

遊仙人洞二首

于穀峯老師贈詩四首和韻稱謝

七言律

送許公歸田四首

黃金臺懷古

早發望岱

渡黃河

陳留詠古

尉氏懷古

過東阿爲于穀峯老師祝壽四首

古洞樓霞

梵剎鐘聲

青藜館集

卷一目錄

三

一百六十六

山亭樵語

溪橋煙柳

遊法海寺二首

黃石宮二首

白雲庵二首

曹南仙桐

題王念野雲耕山房二首

王明吾使遼過里詩以訊之

孟夏陪祝太廟恭述二首

李毋慈節

送曾石甫

春日送李百原侍御閣關

送王念夔按楚

送包大瀛還貴州時省疏公爲首云

苦旱

朝之前一日宿孫卻浮給諫宅作

送齊捧御書山東者

送李霖寰遼東開府二首

青藜館集

卷一目錄

四

一百六

送喬裕吾給諫二首

題鄭公招隱園

送邢水部迎養之南都二首

五言排律

雨渡膠萊河宿河東壞館夜坐卽事

是夜五鼓復雨達旦不止獨坐卽事

七言排律

皇極門早朝

七言絕句

詠史四首

塞下曲四首

嘆白三首

制草

尚書趙煥

侍郎馮琦

尚書李戴

侍郎李廷機

侍郎趙世卿

青藜館集

卷一目錄

五

八十九

尚書田樂

尚書邢玠

尚書蕭大亨

尚書楊一魁

簡討朱國禎

簡討朱延禧

郎中王成德

主事崔應科

巡撫尹應元

巡撫劉易從

布政孫維城

副使荊州俊

知府汪應泰

推官田貢國

推官高折枝

推官胡東漸

知縣李夢熊

知縣張其忠

知縣鄭振先

知縣孫夢桂

知縣周朝重

知縣翁汝進

知縣金勵

知縣周三嘉

知縣任時芳

知縣趙思忠

知縣史紀事

知縣翟耀

知縣周仲士

知縣晏景卿

知縣張進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

明 卽墨周如砥季平著

門人東蒙公 孫孝與較

賦

日重光賦 有序 館課

昔者聖人繫易象曰於離日君象也其在上下
皆離之卦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則出
震繼離之說所從來矣是以周武嗣文謂之重
光而漢明在青宮樂章之名以之德各不同其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三百三

有見於重明化成之義一也臣伏覩

皇上

聰明天縱光於四方而 皇長子冲睿宣哲夙
負元良之望此豈止燦彩於前星流潤於少海
而已乎固所謂日以麗日運臨炤於無疆明以
生明軼休光于百代者也臣不佞謹稽首頓首

爲賦

賦曰至陽之精是謂耀靈朱輪斯轉黃道攸行浴
虞淵以潔朗出暘谷而曠曠呈蒼涼乎初曙布炎
赫平方中紛可愛而可畏豈時縮而時盈益聞戴

冠冕珥表王者之上瑞又或赤暈王字昭盛世之

休徵五色亦所時有重光眇其希逢至矣哉人事

動乎天監層輝發乎翔陽烈景宛其相麗采睨合

而成章珠連兮華若木之未璧合兮匪太陰之傍

色陸離乎昆吾影婆娑乎扶桑烏聯翩以接翼騶

方駕而騰驤霞海開以簇錦火盆熱其擦湯爾乃

中外晶瑩秉承輿輶鬱儀義和旁窺四盼耀火齊

以金鏡迸流星於飛電摩銅鉦其無聲發輕花而

互颯驪龍之珠競吐鍾山之燭爭艷田夫訝其倍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二

三百三

暉葵藿感而深戀夸父棄杖以恍惚離朱披雲而

目眩魯戈憚其兩指弄繳拙於雙貫爾乃煥盛魄

之輪囷浮皓質之歲蕤查射黃金之榜叢囁赤羽

之旗臨仙掌以駢映繞龍鱗而交輝散幽光於繡

閣開宿陰於彤墀太液之波如沸生林之露其瑞

敦覆盆而豐蔀比累洽而重熙嗟乎作述顯承是

佑是啓天曰重明人則濟美仰青宮之峻嶽瞻玄

象之伊邇載謳載歌其云有子謨烈煌煌光於遐

紀

五言古詩

莊誦 宣宗御製翰林院箴有述 箴誦

我聞古明良交警流徽音臣規而主勅高風益所
欽王路嗟陵夷此道幾陸沉亡從鏡衰闕遑復及
官箴我明啓曆祚 章聖揚芬馨愛及輔導義

譬彼彌與金厥職一以曠天工孰與任奎文揭清
署臣鵠見皇心言言垂藥石字字披球琳想知地
天泰皞如日月臨飛白誰謂榮蓮炬誰謂琛大哉
此王言睿旨淵以深瞻茲經術士蟬蛸出以陰願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三

三

言相勉旃名實鑄鼎驚永與聖人謨千年重禁林
觀運甓圖有感 解課

青山入官舍蒼藹護庭除當軒伊何人運甓良勤
渠五馬渡江水百年成丘墟言廻西流光生色落
照餘世人久疎曠浮雲自卷舒未能躡高步對此
空躊躇

周用修謁其父太霞先生祠于真陽涉河遊
塞下意倦周歸迂道訪余太霞終襄王紀善
獲交李王諸名家用修肖焉又曾有讓田事

爲士林所推余以雅慕且值歲秋爲賦此畱
之

六合寄萍梗一投澹膠漆傾蓋白日暮解佩西風
急青燈笑著化金卮媚生色意氣何慷慨世路良
偏側龜陰君自薄千璞誰能識行矣南辭楚駕言
北遊息 息邑名 甘棠多遺愛廟貌崇明德俎豆詎
有涯文章故無敵曳裾失應劉餘波蕩藉湜片言
已不朽千秋况血食東郡罷趨省蓼莪生感泣邑
人去見思遊子情何極遊說百不成還家復相歷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四

三

嵩少拭目存河洛沾襟濕死者如何起隸也實不
力語發淚隨零聽之不能畢嗟余久伏枕聞君忽
倒舄愛人及屋烏覩毛見池鴈風欽紀善名早入
濟南室有子不落莫有交爲斥責霜重草帶丹月
冷松籠碧歲晚應須留人生盡爲客且浮綠醕春
共醉紅爐夕郭外田單壘海上秦皇石明發請從
游逍遙話千畝

君子有所思

吳峯高參差漢水橫長渡有懷同心人高歌向岩

戶蘭蕙發幽曉秀色含霜露雙飛未可憑至精誰
從悟流光自往苒美人嘆遲暮聚散悲浮雲翩翻
感庭樹曉望在崖間蒼茫起烟霧

代凜凜歲云暮

滄海爲桑田桑田復白波相思動經歲人生知幾
何憶從從修來蘭麝飛衣羅良人重遠遊光景成
蹉跎豈無青鳥翼當天懸明河含情幽窓下竟夕
理寒梭疎櫺回皎月清影擡婆娑綠綺未敢彈悲
聲傷我和徘徊向曉鏡掩淚憐修蛾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五

三百五

和淵明九日閒居

玉露楓林晚蒼翠相離披黃花吐冷艷報我重陽
時避世憐金馬耽幽托東籬天清鴈聲遠人靜松
陰移煙容澹孤岫霜鏡澄秋池曲江何寥落龍沙
紛旌旗山萸寒委佩落英咲空卮獨懷千古意細
和淵明詩蕭然短亭上杳如同風期

清秋瀛洲亭講業作

瀛洲秋色清白露生芸蓀蕭蕭此亭上幽意獨難
論大雅久不作吾道嗟陸沉池水遠天淨悠悠見

我心霜林起寒鳥并梧擡疎陰鳶魚自造化鄒魯
空荆榛卓彼河汾子登壇稱素臣高踪躡百代餘
輝耀千春如何濟南生九十誦古文石渠連漢苑
日星隱浮雲感此重歎息矯首瞻秋旻昏衢有華
燭大道無迷津前綬如可企泗上揚清芬

奉詔修省

靈雨何愆期民瘼嗟孔棘九步揚飛沙隴麥無青
色懸磬徧窮簷推溝動宸極靡愛太乙牲總減尚
方食六事桑林情一懷三嘆息朝曦上龍樓雲漢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六

三百五

相悠悠詔書中禁出丹陛羅公侯聖情重股肱蹇
然念交修未解挽天意何以答皇休轍袞自無關
臣職多愆尤齋居向幽窓窓影擡迴光對此意耿
耿言念增徬徨涓涖亦何補濡鵲隨鴈行疇能將
寸誠格此萬里蒼半天落餘炤低回羞夕陽中霄
望星河縱橫含晴波滌潭龍不出西郊雲空多古
人亦有言人事生天和商霖看只尺大地霑滂沱
先憂一日稭有年騰謳歌

榮澤雨坐卽事用壁間韻

去住自非我遑暇問征路朝日澹霽色四牡鳴咽
霧悠悠倦客心愛此雨中樹題壁者誰子相對恣
傾吐我聞桑下宿淹速亦云數斯時與斯景誰令
兩相赴簷溜浙瀝聞芥舟縱橫渡忽報新晴開飄
然遣所顧

顏神山中

山裂人踪入崖懸箭括通經由是何代剖判自神
功曲作黃河折難應蜀道同易飛霄漢外客列幃
屏中但恐前途雨全廻兩岸風蔽虧先得夕起伏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七

三百八

欲成虹樹杪輪蹄出巖腰永忝豈驅車時轉側夾
路總龍從盆峙雙丹嶽孤窺一碧空吟嶮疑虎穴
浪溫俯龍宮谷口明方漏關門勢轉雄信憑一夫
力天險爲齊東

七言古詩

送董玄宰謫楚學憲

漢家才偶何紛紛簪筆侍從如烟雲禁闥頗饒中
視草外藩不惜出衡文去年延壽歸天水子淵十
載猶旃毳三策從來羨董生只今又趣江都轡升

沉那不沐皇靈可憐白壁飛青蠅金馬門前幾人
在相看落落如晨星迢遞漢水碧繁廻雲夢瀟湘
秀色開先生別有煙霞意長揖青宮歸去來都門
白酒爲君沽君抱蕭然冰在壺欲煩更出橐中穎
勒作春明送別圖

送傅湯銘之南都司業兼懷焦漪園

鷄鳴桃李多新栽二月東風吹未開由來霖雨君
家事寧辭暫與濯枝來兩都相望烟雲繞干旄高
映蓬萊曉文章八斗珠璣聯功名三十臯比早秣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八

三百九

陵王氣日葱葱詞人六代爭豪雄可能滿酌泮池
水傾觚喚起鍾山翁驅車明日太行西垂楊夾路
聞鶯啼片帆細雨秋江上芙蓉倒水沿金隄同心
昔友今巖居卷藏大道迹空虛相逢儻訊余何狀
問字無從但嘆吁

擊劍篇

我有歐冶劍昔磨若水溪十年未曾試出匣風淒
淒鐵英金穎何奇特綠龜文繞青蛇色寶鏐直冲
牛斗寒神光迴與秋霜逼長安擊劍多俠斜相看

瑞氣生明霞萬道虹霓忽舒卷繽紛亂落芙蓉花
還如颯沓奔流星晴空隱隱來風霆荆玉驪珠自
掩映晦冥上下迷蒼青鼓棹當年亦自勞勾踐目
動荆卿赴何當抵掌向伊吾斷蛟瀚海澄波濤盛
世由來重于羽蕭曹帶劍揖明主我亦于中悟草
書不羨區區渾脫舞

送羅龍臯給諫被謫

把酒欷歔與君別十載交情兩行血日隱蒼穹氣
積多雲迷青瑣封章歇出來平地伏含沙鬼物偏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九

三百三

瞰高明家君心皎皎霜空月肯因圓缺生浴嗟憶
昔中秘稱同舍笑談珠玉相傾瀉接席梁園授簡
時聯牀禁雨燃藜夜此去磯山翠色秋回頭應復
見瀛洲試訂後期杳無日長河帆影空悠悠河岸
參差多綠楊一枝相贈轉心傷猶憶去年春苑裏
幾因折柳諫君王

河間孝子歌

滹沱流水碧如黛潺湲環抱王城外元氣鴻濛日
夜浮太古渾灝依稀在歷山人去幾千霜終身之

慕何渺茫卓彼八十廬墓者真令重華生耿光八
十飄瀟嗟白首上有高堂九十九不辭飴背舞斑
衣笑展顰眉進春酒雲駟一夕駕秋山相送雙淚
紛流漣誅茅寧避荆棘底托身願在椿萱前昔爲
椿兮髮正青瘠毀酷似衰翁形今爲萱兮鬢已禿
哀哀却作嬰兒哭嬰兒哭慕何時歆墳成十指淋
漓血乳兔宵號原野烟孤鶴晚唳松楸月煙月綿
綿幾歲年一苦寒與水霜堅心逐魚燈照玄室夢
隨神馭飛遙天天帝聞之亟函討和風救共祥雲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十

三百三

春日偕江健吾孫肖溪遊舍風嶺

憶昔卜築山之阿山青雲白相嵯峨無端素筆隨
鸞坡曉猿夜鶴奈人何東風吹綠春堤柳選指春
山停四牡高陽社畔邀故人杏花村前載尊酒村
煙盡處山色明千巖萬嶂色逢迎路石時作神羊

起風枝益學仙鸞鳴衆峯俄從四面集一踪纔可
 單車入犬吠鷄鳴異人世荆扉茅屋懸天際天際
 煙霧紛橫斜仰躡虎豹穿龍蛇蒙茸芳草盈平沙
 欲步每惜青青芽一派寒泉落高岸奔向橋頭忽
 不見沉波伏流二百步門邊突吐清如練造化妙
 理誰能窮幽人勝地嗟難逢三杯咲傲白雲中卽
 此便是蓬萊宮蓬萊宮裏神仙宅含風嶺外紅塵
 隔始信洞天別有天不知身世誰爲客漁人好泛
 武陵舟落花不惜隨東流當年奕跡垂千秋斧柯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十一 三百四十二

已爛山東頭屋前屋後閒雲繞道士相看懶不
 高徑微茫杳若蝸在客攀緣疾于鳥返炤未收皓
 月來輝光晃耀金銀臺江淹賦罷呼金壘酣歌數
 闌眠蒼苔一任筆花夢裏開五斗相將尋野梅孫
 登長嘯動山河盈杯肯酒丹顏酡螟蛉螺贏足呵
 呵寧辭罵坐嬰禍羅君不見朝來白髮映明鏡水
 萍風絮那能定碧山銀魚我欲焚青樽綠蟻君堪
 共雲消巖巒風滿林勸君切莫動歸心試卜重遊
 知何日回首澗樹生層陰

五言律
 馮宮詹邀同焦漪園夜飲遇雨呈謝四首
 杯酒論文日相看青眼開塵揮飛玉屑花落點金
 壘殘暑隨風盡新涼逐雨來共憐陶謝手秋賦好
 重裁

其二
 風雨青尊夕梧桐白露秋宴開金馬主卽用掌客
 有老龍頭炬作蓮花吐杯看竹葉浮高談渾不盡
 良夜自悠悠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十二 三百四十三

其三
 哀時及詞客惜夜且芳醺海水東流黑胡天北望
 青鐘分長樂殿人醉草玄亭不是宵來雨還應見
 德星

其四
 總對文章伯其如樸橄才談天碣石近擊筑酒人
 猜紫燕穿雲出朱華冒雨開由來爲幽興欲去重
 徘徊
 山行擬訪周苻浦不果已而過其先中憲廉

憲二公所建塔廟讀遺碑及荇浦所撰新

碑有感却寄二首

憶戴翻中輟迹禪又此經古碑分蘚綠高塔亂松
青文采徵家世功施及杳冥踟躕回望處寒色滿
郊垌

其二

豐石峨雙峙居然見古今青鐫猶在眼白髮漫傷
心倦馬嘶盤逕寒鴉集暝林蘇門無客囑歸去獨
行吟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十三

三

喜張懷海山人造訪瓦庄四首山人故諸生

精地理卜算之術

一別餘十載重逢已二毛風雲思欲盡湖海興猶
豪囊括青山色談飛大海濤却羞曼倩冷不敢問
綈袍

其二

證禪新茹素投筆罷題橋指點千峰近遨遊萬國
遙世誰容渡落君自托鷗鷺握手平郊外春風綠
夾

其三

有意從詹尹逢君喜氣饒幾憐秦地脉曾在漢官
鑣天意存龜策人生但鹿蕉請推何代客犯斗上
青霄

其四

葱鬱瞻佳氣徘徊向遠臯買山錢未辦問卜意空
勞術美年來驗名知老去高相看人世外短髮任
蕭騷

薊門早秋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十四

三

涼氣薊門早蕭條忽已秋遙天鴻欲度落日火初
流野曠悲清角煙寒暮戍樓風霜自臣節肯爲歎
淹留

黃平倩病起偕區用孺林咨伯過訪留飲四

首時食蜀魚

金莖露欲滿蜀客渴初除知己同幽思聯鑣問索
居星河庭樹杪意氣酒盃餘刻燭新篇在誰當步
子虛

其二

小苑涼先得清談夜未央經旬憐寂寞把袂已飛揚
暗響風傳漏斜暉月度牆偏宜銀漢近千頃共
汪洋

其三

入牖芸香細開樽竹葉新寧須投轄欵轉爲閉關
親妙辨聞非馬嘉餐出素鱗寒螢秋草裏似我和
歌頻

其四

貫酒恰燕市論文況北扉月看三峽近魚帶錦江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十五

肥夜色開軒霽秋聲出樹微從來愁肺病飲此忽
忘歸

得區林二丈隣居詩獨恨敝居之遠奉和自

慰

卜居燕市裏頗亦遠風塵綠樹聞黃鳥金盤俯錦
鱗草玄寧寂寞辟世故沉淪二妙如相憶天涯是
比隣

九日飲興德寺池臺二首

古寺青林外平臺綠水涯寒塘雙鳥影曲岸幾人

家黃酒芳樽媚檀陰綺席斜君恩偏侍從特許醉
黃花

其二

水色侵衣上花香繞座聞帝城連遠浦賓鴈入寒
雲樹杪千山迥池邊衆壑分夕煙天關北回望正
氤氲

崔昌平公精醫善詩膠東之世族也謝政東

歸後道京叙別因感舊雅得詩四首贈焉

偏愛沉冥趣聊同汗漫遊越壇原結雉齊海暫辭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十六

臨道大回春易心閑覓句幽故山猿鶴侶莫謾
相求

其二

簪笏辭顏景刀圭駐晚顏看方臨上帝棟藥識名
山鶴逸傳清響龍來問大還壺天何處是薇色蔭
松關

其三

循吏西京傳文才稷下譽蒼穹知赤念黃帝托丹
書芳草條風裏韶華正月餘燕臺回首處鬱鬱海

邊問

其四

淵源分綠字出處近丹霄下塌南州重看山西野
遙分曹惟上宰傾蓋半清朝香雨蘇門夜神功可
共標

淄川月夜朱海曙邀飲王氏園亭四首

淄水停驂日名園載酒過池風清石几松月下烟
蘿入座星河動親人魚鳥多同袍今地主無問夜
如何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十七

一百九十一

其二

勝地逢良夜青尊發浩歌雨餘花氣重雲盡月明
多芳徑斜隨燭征衣翠染蘿相看饒意氣林樹轉
婆娑

其三

座有河陽主花如上苑濃松長堪宿鶴槐老欲成
龍入洞探玄髓登臺數近峰境佳人自醉况復對
歌鍾

其四

地僻囂全絕林深暑盡消覆荷低翠簾疎竹淡青
霄樂奏池魚上詩成月鵲遙勝遊應自惜門外有
征輶

曉發金鄉望光善寺塔東桂微室

西園浮屠近前朝苔蘚多瑤鑄深篆鳥峭級迴旋
螺秀色窺虛牖清香送曼陀却思談笑夜客路欲
蹉跎

遊仙人洞二首

小洞石門入懸崖丹磴開羊鬚應恍惚蝸路幾縈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十八

三百四十一

迴穴盡天光出風高爽氣來悠然俯人世卽此是
蓬萊

其二

陶唐是何代營窟向津涯蘿薜山門古莓苔石徑
斜晦暝迷日月迂曲入烟霞可知九天上別自有
人家

于穀峯老師贈詩四章和韻稱謝

聖入平津邸游從濟北城薇垣瞻氣色茆屋識平
生欸作家人語親看國士情別來無可道時復頌

明明

其二

岩扉春寂寞窓竹日平安雲護東山榻溪橫渭水竿
雜花迎砌上疎雨對燈看移席驚棲鳥羣飛正劇乾

其三

燕見頻開徑龍門幾御車送迎優禮數問對雜樵
漁夜色傳清柝春官醉散君天開潁水上爲炤紫泥書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十九

其四

若渴情應切如醇味自投驅車千里暮揮塵萬山
秋醉愛臨風坐驪成秉燭遊談天當夜事回首笑三鄒

七言律

送許相公歸田四首

黃扉紫綬戀新恩白石清江問故林虛席自知明
主意懸車誰識老臣心五湖煙月鳴夷返綠野池
亭裴相臨莫怪西風叢菊淚滿前桃李總陰陰

其二

驅馬春明落炤餘十年帷幄亦勤渠鏡中白髮知
憂國江上青山苦問居曉日共期鳴彩鳳秋風不
爲憶鱸魚調元手著潛夫論已把成功付太虛

其三

欣聞元首咏康哉底事文昌逐斗迴恩重燕雲生
劔寫江空吳月滿樓臺賜金都散填門客加料猶
憐濟世才天下安危開出處已虛上相待重來

其四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二十

太白星前識去旌麒麟高閣自鴻名輿車得載辭
金殿朝請常通軫睿情五夜天顏依夢遠六朝山
色逼人明晚年更號泉爲潁豈欲巢由少保城
黃金臺懷古

燕王臺上雨初晴滄海微茫獨撐千里雄風生

駿骨百年王氣枕龍城黃金夜邑星辰動碣石春

烟草樹平最是阜夔羅聖代由來樂郭亦虛名

早登望岱

曙色初迴日觀峰關門猶未動晨鐘松濤十里來

秦樹雲蓋孤飛是漢封誰向翠微看擊雷我從天
矯見蟠龍無端長路繁征客虛負名山一度逢

渡黃河

中流無浪午風徐薄雪輕花俯檻餘隔渚戎戎迷
岸馬有時歷歷上河魚浩波九折開周宅故道千
年復禹墟盛世誰當蒼水使歸來擬奏史遷書

陳留詠古

城郭蕭條帶夕曛議郎風雅似猶聞孤貞舊識誰
羊節三體遙傳蝌蚪文絕代才名凌白日嗟炎幽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二十一

青藜

意薄高雲憑誰判斷千秋事長夜金商路不分

尉氏懷古

晉代風流阮步兵人傳麴蘖是生平自緣疎放還
直趣轉向醅醕見獨醒荆棘銅駝隨雨暗竹林野
鶴向人鳴謾將當日窮塗哭認作猖狂醉裏聲

過東阿爲于穀峯老師祝壽四首

岱宗采翠倚天開倒景參差炤酒杯雲隔北扉看
五色星當南極見三台松篁自逐丹崖秀桃李元
從上苑栽聞道商家求舊德未應泉石老伊萊

其二

歸來清興復如何環堵蕭然帶薜蘿黃石閒雲晴
澹蕩金華宮樹雨婆娑九天夜降麒麟種二月時
聽鴻鵠歌四牡謾勞催去路卿衣正不厭蹉跎

其三

碧山迢遞接丹丘夏木陰陰路轉幽興到欲酬千
日酒雲閒恍見五城樓門牆側望逢青眼閭闔重
看是黑頭眷注當年何限意加餐勉爲答宸旒

其四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二十一 青藜
金莖玉露漢宮春雲臥天書帝寵新滄海月明鷗
盡下瑤堦客到鶴雙馴丹心戀闕常千里綠鬢懸
車祇四句不是風塵能信宿登堂更比及門親

題趙相國靈洞山房

古洞棲霞

洞門誰鑿玉嵯峨遶洞烟霞鎖寂寥向夕故明丹
竈火隔林遙見赤城標天邊孤鷺秋相送江上詩
情晚更饒舊德由來餐不盡都城五色護清朝

梵剎鐘聲

寺隱高峰片月斜疎鍾不礙翠微踪傳來澗水
飛瀑散入松風驚定鴉清夢乍疑長樂曉白蓮知
近遠公家故山精舍元爲主題詠無勞護碧紗

山亭樵語

亭結崔嵬樵逕旁樵來問答總相忘穿雲日許尋
璽草叩榻時容憇夕陽一局未殘柯已爛千羊欲
起石猶僵初平兄弟休全路欲采荔荒巖 聖皇

溪橋煙柳

楊柳和煙綠未齊行人初踏杏花泥千條萬縷垂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二十三

二百五

垂合弱靄輕陰處處迷水泮遊魚渾欲躍樹深黃
烏但聞啼盡橋似爲憐春色時度東風到水西

遊法海寺二首

雲盡寒山石竇開西風古寺一徘徊樹當十月猶
青色碑載前朝總綠苔護法似聞天犬吠山名聽
天狗經曾有夜龍來須知勝地宜盃酒未許斜陽促客
回

其二

幽巖欲盡見浮圖峭級穿雲百尺孤四面山風圓

翠靄千年花雨暗平蕪人尋鳥道迷南北篆籀蝸
文半有無欲問慈航何處是斜陽古木一啼烏

黃石宮二首

黃石遺踪海畔留一宮深鎖亂山秋松風時送波
濤出泉竅疑通河漢流泉名
天液濟北天空烟漠漠圮
橋雲斷水悠悠慙慙獨向高峯覓應有藏書在上
頭

其二

石徑蕭條栗葉黃我來懷古倍心傷世人猶自傳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二十四

二百五

雲鳥海上于今正虎狼白日蒼茫迷細柳丹梯彷彿
見扶桑登臨轉覺添愁思朝辭
之後把寒花嗅野香時

白雲庵二首

崎嶇千澗野雲賒乘興遙遙訪道家門外清泉滋
碧草慨中白石變丹砂平臺客上凌寒露斜日人
歸帶落霞最喜諸真類見戀洞天幾度飯胡麻

其二

翠栢丹楓相映新清波白石故粼粼羽人總解談

黃老塵世誰知是漢秦樵語每從天外落仙丹自
許鼎中眞流連歲杪渾忘返氣候時時似暮春

曹南仙桐曹南寺故有二桐大各數圍其一

忽枯死寺僧因而伐之獨其根存焉六年

矣一日有藍縷道人醉臥其上半歌曰

我來枯樹活我去人不識云比明失道

人所在越六日有芽發枯根間大如其根

又半月大如其一之存者二桐宛然如故

莫訝神仙頃刻花請從枴拙看靈芽棲鸞幹就春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二十五

應妬騎鶴人歸月未斜翠葉至今餘紫氣紅塵無

路覓丹砂何時問訣曹南寺藉取清陰老歲華

題王念野雲耕山房

年來霖雨徧中州底事閒雲尚隴頭三徑倒懸桑

柘影一廬添鎖鑰暮秋清煙故自環龍窟佳氣遙

應接鳳樓却憶高高回首處金門青瑣並悠悠

其二

結屋高從霄漢間綠疇時共白雲閒鸛鷺幾見生

已猿鶴依然舊山旗場繁花春窈窕護田流

水夜潄汲我來欲問讀書處石磴青苔未可攀

王明吾使遼過里詩以訊之

聞道槎回遼海頭匡牀懷思日悠悠故園英蕩涵

佳氣絕域皇華試壯遊宜詔幾人扶杖聽磨崖到

處乞詩留經行豈有安邊策女直將無意外憂

孟夏陪祀太廟恭述二首時 上人在靜攝

天仗一出羣情忤舞

闕宮裕穉警清鑾簪綬叨陪侍從班九奏自天傳

鳳吹重華此日識龍顏朱櫻細帶宮雲出碧草紛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二十六

承御輦還宗祐萬年靈貺在敢期聖壽比南山

其二

慈闈曾扈祝彤宮清廟還瞻法駕同孝德千秋光

俎豆歡呼一日蒲臣工明禋自合神人悅臨御須

知朝講通從此萬靈綿萬曆願歌天保釐丹衷

李母慈節

庭前春雨秀瓊枝却憶蕭蕭徙舍時五夜淚從機

杼盡半生心許栢舟知鸞書日月明貞潔象服山

河羨委蛇翻笑下宮雙義士當時猶自屬須臾

送會石甫

朝陳封事暮歸田
菽水君恩亦自駢
共羨龍鱗嬰
赫怒何須豸服
炤春筵孤忠移孝
庭聞喜令子直
臣制詔賢卽此便
勝三益養從來會
氏大名傳

春日送李百原侍御閣閣

可信煙消淚水干
雄關遙控簡霜寒
蒼精都變貌
貅色鐵騎爭迎
獬豸冠風靜玉門
猶鎖鑰時清天
步轉艱難只今柱
下饒封事不比邊
庭羽檄看

送王念夔按楚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二十七

三百零一

楚雲如蓋擁旌旄
萬里遙澄漲海濤
霜簡有時生
夜色牙籌無奈到
秋毫漸看鷺羽清
風遠幾觸龍
鱗絳闕高采俗未
應嫌楚怨民謠處
處似離騷

送包大瀛還貴州時省疏公爲首云

豈向飄蓬嘆一官
丹心白日炤長安
公車有牘操
牛耳方士無成覓
馬肝青瑣人歸宮
樹老炎荒書
寄隄梅酸離筵半
屬金門舊時事誰
從珥筆看

文安姜蒲翁中丞余弟叔音座師也中丞撫

楚值余弟今襄乃茲相繼二年俱作異物

矣中丞計來余南何望哭之乃余之泫然
則又不獨爲中丞也

迢遙劔履杳難馮
咫尺門牆俱哭聲
遺草徵求歸
太史諫章傳誦滿
燕城千秋勁節烏
臺色一日深
恩鴈序情最恨年
來峴山上雙看墮
淚石嶢嶢

苦旱

底事肥蠶苦見侵
漫勞露禱集桑林
遙遙莫挽天
河水處處空聞雲
漢吟陌上游氛渾
欲火人間滴
雨貴于金憑誰借
得函牛鼎烹却弘
羊答帝心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二十八

三百零二

朝之前一日宿孫却浮給諫宅作

清淡誰如侍從家
牆陰春雪積瑤華
一封未上憂
時疏七碗纔餘供
客茶簾護餘寒春
尚淺鐙銷殘
局月初斜條風無
柰三珠樹香滿閑
庭懶看花

送齋捧御書山東者

聖人自擬周三禮
詞客親將漢十行
東國山河皆
近甸中天日月正
重光炬花夜就金
鑾草行李朝
銜御墨香宣罷詔
書還問俗從來齊
魯富文章

送李霖寰遼東開府二首

蒲幃六月欲飛霜赤鉞干雲白日黃胡火尚猶明
大漠秦城元自過遼陽談邊遙憶新封事較武親
臨古戰場相送慈歡歌吉甫好將文武佐宣王

其二

度遼元禮出延秋璀璨金章炤鳳樓石室半藏司
馬法宮衣先拜紫貂裘遙天壁壘寒生色絕漠雲
烟澹不流却羨筆花連劍氣磨崖應徧首山頭

送喬裕吾給諫二首

朝陽鳴徹五雲橫折翮翻飛下紫清疏草通宵干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二十九

二百九

御氣梅花是處遶王程黃河日落風波惡青瑣門
閒夜月明戀闕知君無限意遙天回首可勝情

其二

未論宣室更溫綸便是淮陽亦主恩已向玉階羞
仗馬忍從滄海嘆窮鱗寒烟積草迷丹地深夜明
珠炤紫宸却恨夕陽山下路瞻烏無定雪飛頻

題鄭公招隱園

君家谷口舊風流招隱當年託倦遊暗水自纏花
徑曲閒雲深護竹窓幽詩成倡和聞黃鳥機盡倘

伴對白鷗幾欲相從便歸去一瓢同醉海天秋

送邢水部迎養之南都二首

冠蓋都門爛曉霞司空六傳出京華共看綵服霏
天寵遙指金陵是帝家淮口晴烟迷古渡鍾山寒
色到官衙閒中得句堪相憶不盡歸鴻易水涯

其二

笑咏南垓向石頭行旌雙拂帝京秋千林黃葉隨
人遠六代青山入望悠官冷歲時頻臥閣興來江
海獨登樓須知漢主憐詞賦渴客無勞嘆倦遊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三十

三百

五言排律

雨渡膠萊河宿河東壞館夜坐卽事

倦客厭遠涉暑雨何多情嶺外片雲黑河上孤舟
橫狂霖連暗浪暝色迷前旌那見天水際但聞風
濤聲官舍臨路隅樟柱空檐楹板輿歆側入昔水
參差平羣飛尚石鷺坐愁黃鵠鄉隣盡白眼吏
胥如散星呼童貰綠醕就炊熟青精野店有桂玉
春盤無水晶燈前四壁寂雨後雙樹清水氣從西
來銀漢欲東傾良夜不能寐坐對寒風生

是夜五鼓復雨達旦不止獨坐卽事

旅程不可計明發氣候殊金蛇爍窓牖鐵騎排空
虛石枕清有聲匡牀忽若濡起視何晦冥獨坐良
踟躕西牆掛河流木杪浮菹茹穀洛關咫尺神靈
意何如商羊鳴前庭車馬灑長衢驚見竈有蛙遑
嗟食無魚芹心憐田野荳粥嗟蕪蕪慙慙更壺觴
擎跪稱鄉墟瀟瀟對阿誰渺渺翻愁予殘杯雜屋
溜敗輿當泥塗行吟皇華章未敢言馳驅

七言排律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三十一

三百四

皇極門早朝

長樂疎鍾曙色分禁城佳氣鬱氤氲雙魚曉向銅
龍啓五鳳晴連赤羽曠露重宮花千樹潤風清仙
樂九霄聞鳴珂白映螭頭月寶扇光搖雉尾雲煙
傍袞衣常縹緲草承委佩欲繽紛蓬萊半落星河
影閒闔歡均燕雀羣就日聖顏看咫尺臨軒天語
聽慇懃呼嵩自罄南山意拱極還瞻北斗文幾處
謳吟爭擊壤一時歌賦盡橫汾侍臣朝罷渾無事
虎觀芸香散夕曛

七言絕句

詠史四首

商翼聯翩下漢關一時決策動龍顏誰憐翠羽金
丸忌千古令人歎轉圜

其二

汾水幽懷感壯圖秋雲千里黯江都不知半夜輪
臺詔還憶當年三策無

其三

璽書捧處主恩深郡國爭傳有賜金爲問治平誰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三十二

一百九十五

第一河南名字已銷沉

其四

刀斗無聲朔帳移閭山春草自離離于今塞下聞
飛將李廣元來數不奇

塞下曲四首

燕支葉落鴈南飛薄采秋山向夕歸何處葡萄醅
夜月一天霜露冷戎衣

其二

龍沙枯骨委蒿蓬虜騎長驅太白東暮角西風悲

白語將軍新策是和戎

其三

城郭蕭蕭歎此離隔河猶自見旌旗天朝近有平
胡頌正是單于奏凱時

其四

劍花十載拂征塵贏得胡兒作比隣從此未應愁
野戍大軍不復度西秦

嘆白二首

莫向人間悲墨絲須知自有素絲時丹陽洞裏瞞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三十三

三百四

如緩誰倩天工作染師

其二

似帶西方白虎威令人一見壯心微分明我物
爲王昨日青青今已非

制草

南京吏部尚書趙煥

制曰表帥師僚粵重典銓之秩光昭鼎地允需率
屬之良崇階並列于兩都茂績丕宣于三載肆頒
寵命用示殊恩爾南京吏部尚書趙坦夷博大

直亮端凝揚庭宰邑以來起署惠文交譽爰以京

兆棘垣之亞叅彼蘭臺石室之班旣佐冬卿尋襄

天部時羣品式叙已聞嚴正之名乃特疏乞旋獨

切庭闈之念一徵掌憲司喉舌于西曹再起持衡

領縉紳于南國而爾寬平法罔體欽欽惟卹之心

藻鑑人倫副赫赫具瞻之望泰山喬嶽作鎮舊京

啓事題才光猷昔日風采肅羣工之範老成協衆

論之歸歲績來聞恩綸載播是用授爾階資政大

夫錫之誥命於戲金陵根本之所存譬如堂奧太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三十四

三百五

宰寅恭之自出所謂權輿爾尚潛挽官邪倡公忠

于九牧深恩祖服圖鞏固于萬年旂常之建豎益

隆袞展之謨謀終賴欽哉

制曰朕表績大臣加恩元配膚功有自追惟桃灼

之宜淑問尚存詎泯蘭葵之馥鬱勞維舊游錫方

新爾其妻累贈淑人錢氏性秉幽貞心專敬戒滌

澣恪白華之養組紉佐黃卷之勤持澹泊以從官

冰蘗之清聲有力臨華腴而委珮糟糠之往勸難

忘旌敬助于鵲巢炳徽音于鸞綵是用加贈爾爲

夫人默歆宸貺六珈生色芳原顯著閨弄四德垂輝贊策

制曰國重銓綜之選清班特綴於星辰家資蘋藻之賢燉化式彰于風火一德獎相成之義十行隆並貴之恩爾其繼妻累封淑人方氏稟呈姑訓麗美國楨琴瑟在陳適贊和平之政締結無斃與光黼黻之猷睠無偏無黨之規刑于寮案知周南召南之烈茂在閨闈恒一夙昭異申寧斬是用加封爾爲夫人穹階疏爵已躋內秩之華末路遵箴彌

青藜館集

卷之一

手伍

弼上公之業

祖父母

制曰蓋聞德厚者流光功隆者賞茂肆累仁積善廼昌丕緒于後昆而偉伐鴻勛必沐醴恩於奕世爾義官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趙惠乃其之祖父醇明邁俗信義孚鄉麥舟不吝於窮人蓬戶多來乎長者身藩族屬譬彼風雨之帡幪福祿孫枝作我衣冠之領袖惟慶餘之澤下逮斯義率之典上行是用加贈爾爲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垂

紳正笏旌繩武于宰卿本本水源闡貽謀于烈祖制曰濬發祥源明德率由先代助開慶祚同心允藉重闈其昌應兆于和鳴介福生光于烝畀爾贈淑人吳氏乃其之祖母慈仁篤念雍肅閑家戶外之殷常盈主饋竟賢豪之志海上之門將大舍飴襄啓佑之謀如鑑如衡美開孫之亮節以仍以續揚王母之遺芬爰錫紫泥式光玄壤是用加贈爾爲夫人鳳章五色降典雲霄麟塚重暉慰思霜露父母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三十六

制曰朕惟黃耆宿儒宜望耆淵而憲老青箱世業況聞鴻碩以教忠嘉宜勤均軸之名卿舉崇報箕裘之鉅典爾教授封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趙其乃其之父清和風世齒德萃躬旃兆三魚鳳樹標于士類子稱雙鳳竝爲瑞于朝端而爾養重掩扉竿牘不聞當道吟詩結社耆英共樂衡門適冢臣奏最之年正胡考介眉之日當代之典刑共仰九重之綸綍爰頒是用加封爾爲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於戲朕近憫二子之陳情俞留一人以終

養從王將父伯與仲實互盡其倫令子直臣朕與爾可更相爲賀尚其彌高彌邵秩抑戒于寘筵壽國壽民流緒餘於家慶聿責便蕃之寵丕昭作述之光

制曰於戲燕喜與歌具慶之懽未聞鹿門婉德亢宗之哲無聞都子宰臣際天倫而最盛優茲壽母胥偕老以駢榮爾累贈淑人孫氏乃某之母敦崇節儉明習歲閏政雍雍千指咸翕合於井理嗣賢袞袞三遷猶未奉其慈規惠周舉火之家信好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三十七

三十一

施之同志績奏望雲之子宜峻爵之均霑匪慰門閭式彰聖善是用加封焉爲夫人四命赫臻親護草金花之盈燦百齡未艾樂綵衣春酒以長康

日講官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馮琦制曰朕務崇儒重道而難知人安民肆簡西清帷幄之良俾貳南省銓衡之事最績不著寵命隆頒爾某量茹萬流學綜百氏揚庭甚蚤事朕有年學自玉署操觚金華進講代言祝草倣皇墳帝典之遺廣展細旃誠意正心之旨既而佐典三

爾有懷二人子假子封朕特體情于將父以忠移孝爾尋祗命于持銓廼能呈經術經世之端倪運至明至公之作用搜揚俊乂期于用當其才申飭科條不欲人壅于法羅才藉審官之餘力啓事悉華國之至文處殷繁克任焦勞臨各位獨存退讓方將侈緋衣于慶曆用彰侍從之勤豈其後金鏡于貞觀靡表精明之鑒是仍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勅命於戲統百官均四海可徵純備之材保于孫利黎民終藉休容之德今爾庶常受命尚猶以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三十八

三十二

人事君而講帷橫經方望稽古正學其矢宥密緝熙之意謹陶成培植之規道務格心古訓益光于說命風追造士思皇上幾乎周損時惟爾位之靖恭乃副朕心之簡在欽哉

制曰佐王治邦國資銜鑑于儒臣之子宜室家裨德行于君子曉納誨與題才兼舉知正內與正外交修視爵朱紘揚芬彤管爾某妻累封淑人姜氏邦媛閨秀異順恒貞作合名卿克宣令德仁弘逮下茂臻麟趾之祥饋主在中潛翼鸞坡之業彼庖

人輟講平允之偉績輒聞則纒笄旦朝夙夜之宣
箴與助是仍封爾爲淑人絺綌無數式光黼黻之
猷琴瑟在陳益鬻鼎鍾之烈

祖父母

制曰天人一理以相通善慶百年而始定故忠違
卹後天若爲之貽謀孝欲光前國則爲之崇報渥
溥銓卿之貺上揚烈祖之輝爾原任行人司行人
贈承德郎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馮某乃其之祖
父夙負異資雅多大節業承予治蔚有鳳毛響叶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三十九

三百二十五

頃麓爛然燕桂維昔皇華南使災沴中途人皆有
旋軫之思爾獨執委身之義憂但殷于靡盬盡瘁
鞠躬沒無羨于首丘奉尸將事輶軒不返殊方閭
忠義之魂彼蒼有知一綫肇隆昌之祚帝社允施
于孫子爾階並躋于公卿是用贈爾爲通議大夫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稱大誼而畢命
名勒春秋從崇秩以疏榮典光泉壤

制曰源深則流澤遠人必本乎祖先死易而立孤
難事豈期于筭黛嘉乃冰霜之節奕世馨香分茲

日月之輝重開昭耀爾封太安人蔣氏廼其之祖
毋名門淑慝列傳芳規蚤歲不天貞心如日痛遐
阪之枯骨力任綱常撫藩伯于嬰兒備嘗艱苦勁
節永垂于汗竹清陰遠茂乎庭槐丞昇地恩銓綜
錫美是用贈爾爲淑人表儒課吏昭三代之餘庥
茹苦含飴極一時之隆報

父母

制曰藩屏舊臣遺澤光於郡國論思碩彥丕績著于
均衡盛因美以益傳作與述而並命爾原任河南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四十

三百二十五

布政司右叅政封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馮某廼其之父承家大孝有用真才
盤錯見奇安閒應卒筮官盜藪衢路爲之清夷較
射胡雛掌股惟其操縱召商發賑厝饑餒于生全
定譟鎮訛靖干戈于談笑宦途何蹇然多可紀之
功柄用方殷莫挽言旋之念豈爾未爲事業將遺
哲嗣以善成維時邁格褒封亦憫親臣而特賜咨
此銓堦羣僚之績當爾恪陟上帝之時爰霽宸章
制庭訓是仍贈爾爲通議大夫

云

題漢卿

墓道堂構生榮曜舜日于泉臺鼎鉉需臞

制曰女德惟於夫於子可徵門內之賢國章有至再至三貴逮躬承之日綸命游頒于樞陞恩波重潤乎護閣爾累封淑人宋氏廼某之母淑軌箴圖德光筦鑰河山肅度弼維屏維翰之猷嵩嶽降神篤啓心沃心之哲試經儒于銓省已奏成功舉孝德于比鄰可憇慈訓粵嘉燕喜覃渙鸞褒是用贈爾爲太淑人推恩衡鑑聿據愛日之情集社圖陵長享介眉之慶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四十一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戴

制曰朕聞官無古今得人則理故崔毛典史廉節之風行環義持銓關請之路絕苟操修風彩不忝前規卽赤轂葱衡有光寵命爾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基碩儒宿彥時傑國楨殫惠敬于花邑披垣恪藩臬于關蜀齊晉股肱盡瘁功猶存馬頰之間喉舌納言望从重龍蟠之地載煩耆德入領冢卿而爾閣有聚書門無私謁聲色不大正笏以樹表儀形骸渾忘虛襟而容善類所謂提衡握鏡一任

空平雖則魚貫屬行各分涇渭振疏淹滯每擬使過于使功商畧短長直況用人于用水允矣九流之刀尺卓哉百辟之儀刑茲以歲滿特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毀譽憎愛咸太虛之垢氛祇慎廉平斯人倫之綱紀矧人心不古疇能貌肖其衷而臣道充艱要在終如其始爾尚玩秦誓之甚口出益勵題才惕虞廷之戒面從無怠補牘務俾俊登而佞遠庶幾賢得而化成欽哉

制曰臣專銓藻赫隆巖石之瞻婦廼闔彝丕協山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四十二

河之譽雲霄疏典伉儷均恩爾某妻累封夫人楊氏列傳齊芳上卿偕老樂機夙警躋華耀于星辰孟布猶甘振化原于風火嘉功衡鑑蓋蒐羅盡杞梓之材揆訓祿聲信翼贊茂蘋繁之職徽音蔚樹景命渙頒是用加封爾爲一品夫人內階無上祇服知榮美業難終勉襄母替

曾祖父母

制曰鏡流品平衡石天卿特領緒紳植本固發源涑餘慶廼流胤祚循百年之積德渥四世之追崇

爾李珩乃某之曾祖父怡園淳風敦修娉節類唐民之鑿井躬耕畝畝之中等漢士之入貲自致衣冠之列青年奇厄嗟蹶步于髡髮末裔熾昌喜開祥于耆碩親銓衡之充慎知基址之餘來是用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予善無今昔丕昭天道之公報德遡淵源聿顯朝章之厚

制曰於戲堯哀婦人况苦貞之可瘳周優太宰宜馳典之特隆冰霜已表于當年雨露仍霑于今日爾姚氏廼某之曾祖母蘭蕙芳規松筠雅操畢一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四十三

三百一

生而守誰知匪石之心將五世而昌正叶于飛之兆迹其精誠之極直上通于神明惟此功烈之昭亦下光于泉壤表閭未已告墓方新是用贈爾爲一品夫人聲稱徽燦蓬窻之節斯彰俎豆苾芬曾孫之報未艾

祖父母

制曰國家尊禮元僚追崇再世匪獨穹階錫羨光顯無窮亦以先代累仁濬發有自爾累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李滂乃某之祖父藻

已清脩璧水蜚英未竟風雲之志鄉閭悉化爭高月旦之名是篤孫枝作于國幹鴻烈方歸于懸鑑龍章爰逮于貽謀茲用加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碩人幽懿炳芝檢以生輝上宰殊榮資楸原而永耀

制曰盛世官人資合斗提衡之哲元夫裕後賴閭門懿德之賢故膚功懋建于鉅卿斯介福游臻于王母爾累贈夫人周氏乃某之祖母雅聞淑令穆無非儀投畚以佐清風含飴而開遠緒自匪疑和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四十四

三百二

儲祉克襄奕世之謀誰使辨官論材當此一時之俊彤管之徽音久播赤墀之慶澤重申是用加贈爾爲一品夫人榮從六列擅內秩之高華寵錫五雲憫遐思于似續

父母

制曰語有之世所難得惟用人之人道所甚貴在不用之用故士韜巖穴廼以教忠國獎勲勞必先及父斯誠通義豈曰私恩爾累贈資政云李啓東乃某之父聖世隱淪先民矩矱讀書談道匪役

役于世資關塾延師獨殷殷于庭訓撫知人官人之績嘉乃義方敷如綸如綍之榮首茲禰廟華章具在德意攸行是用加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一經澤遠下巽命于丹霄八座名高照夜臺以白日

制曰昔山濤自內奪情愍章弗覩康伯因毋得士贊卬無聞臣靳殊恩國則闕典肆首辟克隆閭閻卽寵褒覃被庭闈爾累贈夫人高氏乃太子太保某之毋行遵圖史範肅珩璜湘藻薦虔折衷克愛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四十五

三百三

以若秉公持正益平允之譽攸歸揆厥木本水源緊聖善之功是賴可無華紉增耀玄扃是用加贈爾爲一品夫人賞與功崇生百載松楸之色毋以子貴懨終身栢槐之思

南京吏部右侍郎李廷機

制曰兩都並重式先根本之區六副聯班莫要均衡之秩嘉品藻銓綜之績出文學侍從之臣特渙綸褒用昭眷注爾南京吏部右侍郎李廷機經德不回至誠能動底節于澹泊寧靜世卜遠猷置身

于規矩準繩衆歸大器文能華國夙冠冕乎人倫志在康時雅勤渠于職業作新壁水得人寧獨兩闈日侍講筵作聖有功元子迺從詹省擢貳留銓而爾叅稽典章薄櫛韞籍主持大計朝聞平允之名申飭前規吏絕賁絲之寶智行無事信遊刃而有餘學本通方每隨試而輒效卽司農司空之攝多鼎新革故之勞益驗兼才宜頒異數是用援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官如傳舍疇爲經久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四十六

三百四

逸于朕心質直不浮足返未流于大雅尚益預謨調燮庸需簡命鉉台欽哉

制曰持衡湯沐資斧藻之碩儒弼德闡閣藉蒞蔡之淑配特渥玉堂之寵茂宣彤管之徽爾某妻封孺人林氏異順坤貞有齊無遂未明效警翼比扉橐筆之勸幾望擬隆禪南國知人之哲經術經世斯露一斑宜室宜家爰旌四德絲綸偕命伉儷均榮是用封爾爲淑人從夫疏爵躋秩魚軒逮下推

恩臻祥麟趾

祖父母

制曰大臣之生不偶謀恒肇于穀詒酬功之朕宜優典得從夫義率昭績德累仁之宿範錫提衡懸鑑之餘麻爾某乃某之祖父鏤耀藏修含真高蹈間閭作伍恬熙自固于王民樸茂禔躬機械盡忘于人道遺再傳之哲胤領我緒紳邇先世之淵源嘉爾啓佑特與報本而反始彌徵積厚而流光是用贈爾爲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槐庭蔭遠闡明德于百年楓陛恩深邇幽光于五鼎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四十七

三百六

制曰世稱祖德鮮不推本于閨門禮重前徽惟其有功于家世儲和集慶越奕葉以生華由後逮先爲孫枝而崇報爾楊氏乃南京吏部右侍郎某之前祖母柔貞令度勤儉素風相履坦之幽人鹿門婉美啓持銓之祚胤鳳卜徵祥食貧遇嗇于當年告墓典隆于今日恩綸首被寵秩優頒是用贈爾爲淑人贊締造之勞德音未泯普追崇之惠天貺方來

制曰自昔繩武之賢必厚含飴之報矧功成亞宰

此亦鑑之無私卽命錫重闡詎幽明之有異爾某氏乃某之祖母靜專稟性肅穆閑家賢以配賢佐清風于市隱子又有子衍丕緒于天卿功業文章侈獎金闈之儔過祖邁妣駢霑紫綵之榮單內秩以追崇懃遠思于蒸昇是用贈爾爲淑人天章有爛式揚王母之芬馳典方殷益篤聞孫之祐

父母

制曰身爲逸士子爲大臣立言立功良本教忠之力肯堂肯構宜旌式穀之勛爰有上逮之榮名彰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四十八

三百六

我先朝之逸德爾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李宗禹迺南京吏部右侍郎廷機之父曾史貞標泌衡矯節書能涉獵多聞見重于儒林行謹細微實際總歸于人事睦睦功成衡鑑追題才啓事之風正惟養慎顯蒙預口授耳提之誨詎泯大椿之茂俾升首棘之階是用贈爾爲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袞展需賢方綸屏之虛席松楸向日燁泉室其生輝

制曰偉烈奏于詞臣昭華實之竝茂嚴君稱乎

氏知勞愛之相成渙典九重酬恩三徙爾贈孺人
陳氏乃南京吏部右侍郎李某之母名門懿質列
傳芳規滌躬勤夙佐白華之養機絲示訓竟成
玉署之賢孝德已拔于比隣甘旨嗟違于廡仕匪
資芝檢曷表護慈是用贈爾爲淑人紫誥自天不
煥笄珈之寵黃麻有日永垂聖善之光

戶部總督倉場右侍郎趙世卿

制曰八政經邦式先食貨六官分職爰重度支通
以時事多艱出者寢繁入者寢寡所恃老成長慮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四十九

三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言嘉籌策之勞特渙旌褒之
命爾某卓襟坦度練識竝猷司理衡城詰戎留署
偶因抗疏誤致投閒清議共推機曾再徙勳掖奉
常之剔歷名近達于楓宸納言京兆之踐更資遂
彰于棘寺出撫而望隆司馬入貳而功著祝鳩謂
積貯乃大命攸關肆操柄于重臣是昇而爾察天
地收藏之義盈以濟虛識泉源流行之情通而不
滯機宜燭照穴竇風清雖以東計西征幾盡錙銖
之索而能調停均節各隨庚癸之呼歲滿政聞朕

嘉乃績是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二
祖八宗之積留之今日者幾餘三年九年之通圖
之來茲者何道庸功上逮維爾嚮用方新石畫旁
求乃朕諮詢惟舊尚擬計于已試仰翼廟謨庸棟
訃于弗支允禪國計欽哉

制曰國有餘儲倚焦勞于碩彥臣無內顧資贊助
于好逑瞻錢穀以旌庸遡閭闈而疏爵爾某妻封
安人孟氏德嫺名賢行符昔懿脫簪珥而佐養恪
承菽水之歡躬篋鑰以襄勤克就雲霄之志箴規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五十

三

若友徽音夙播于絲綸恭敬如賓令德中聞于耕
鑄溥南樛之惠宜爾家而麟趾駢祥鑒北門之憂
歷官邸而羔羊翼節夫方大用巍聯八座之班爾
忽長捐尚衍半通之秩會計之成功茲著勛勉之
積勩寧忘是用贈爾爲淑人殊榮渥錫于司勳特
典用風乎主饋

父母

制曰朕聞藏富於國惟藏富于民者識恒足之機
子之效忠惟父之教忠者啓奉公之義况昔以小

臣勵節明著家傳匪今從峻爵疏榮胡光庭訓爾
某乃某之父幹局魁梧性資孝友奮身白屋鸞飛
聊試于榆枋勗于青編燕翼茂敷于蘭桂迹其擁
腐紅而一塵不染當官冷祿薄之時陷奸宄而九
死不移開舍舊從新之路卓然正大光明之志允
矣箕裘堂構之規是篤嗣賢爲予國俊覽茲經用
信本大道以生財追彼義方特渙隆恩而錫命是
用贈爾爲通議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名躋
六列默荷洪庥志懃重垓洊膺景慶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五十一

三百五

制曰仁義之利甚大急君匪曰遺親天地之性一
原是母乃生是子獎駿勲于厚蓄馳鴻典于徽慈
爾封太安人姚氏乃某之母肅穆相儀靜莊女憲
處庫僚而盡瘁激昂成夫子之名臨最績以迓榮
止足順幽人之志載以烏愛贊厥熊丸揚庭意鼓
于裁機筮仕政成于蒙袂方其陳情乞養惟子深
愛口之情已而聞命趣裝蓋爾有先忠之諭遂使
出納均調之計丕裕國家然匪詩書式穀之功疇
遺聖善是用贈爾爲淑人芳聲不泯垂彤管以

香懿號寵頒賁玄扃而焜燿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田樂

制曰朕聞有命易繫所以嘉武烈而樂成功懋賞
書稱所以章最績而風庶位故人臣封疆之績著
則朝廷錫予之恩隆恒典實然巽申非過爾少保
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田樂厚重山凝貞醇天篤
才推經濟朝倚老成勳歷有年不易初終之節任
使輒效雅多安懷之勞惟昔仗節籌邊時屬松夷
犯順千里竊據業負嶠之形成悉衆內窺况啓疆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五十二

三百六

之志役而爾憤彼條款條犯無取小創之師慮且
滋蔓滋難獨握永寧之籌于是集五路兩河之甲
爲犂庭掃穴之謀罔聽僞和虜望風而鼠竄仍嚴
大索人革面而角崩河湟之要害斯還莊靖之襟
喉頓豁旃裘奪氣壁壘壘雄論功殆比于驅除行賞
宜先于發指是用授爾階光祿大夫柱國錫之誥
命於戲大臣處邊鄙則鎖鑰壯威在朝堂則樽俎
生色爾旣已掌建九法職異一隅尚其蓄養威靈
消弭瑕釁警戎狄于輦轂戰勝之懼時殷防搏噬

于擾馴外寧之憂勿懈副予一人股肱之託追古
司馬嚴翼之風欽哉

制曰統六師而平邦國資虎賁之英猷秉六德以
化閭閻藉鵲巢之懿範蓋臣無分念是成伊濯之
功而恩有兼榮俾沐攸同之福爾某妻累封一品夫
人曹氏性含婉淑度肅端莊女則穆修官常陰贊
惟其服膺佩燧任筦鑰于中閨是克殫智運籌蕩
氛檄于絕域元勲績爛淑德恩均是仍贈爾爲一
品夫人功加夷夏式揚徽芑之芬道始唱隨益懋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五十三

父母

制曰國有蓋臣家則令子故戡亂式昭其幹蠱而
勤王原本于教忠帷幄旌勛箕裘崇報爾累贈光
祿大夫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田產乃樂之父閭閻
敦素月旦推賢天與清標負蓬矢四方之志世敦
厚道追麥丘三祝之風匹公侯以兔罟允稱高士
啓詩書于鯉訓蔚奮英人功已震乎龍沙報詎薄
于燕翼是加贈爾爲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

太保兵部尚書功懋懋賞名載景鐘子爵爵親光
生恭道

制曰臣克有鴻鉅之施在國國必有便蕃之貺及
親矧慈德之倚門倚閭劬勞如在卽天澤之旣優
旣渥露渥方醲爾累贈一品夫人夏氏乃某之母終
溫且惠用愛于勞惓切一經共此和熊之誨勤渠
三徙成予司馬之良西域功聞特典溢彤弓旅矢
北堂風香新恩耀紫誥芝函俎豆增榮栢檉懋慕
是仍贈爾爲一品夫人承恩禁闕彰聖善于刺絲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五十四

從爵孤卿分寵光于仗鉞

總督薊遼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邢玠

制曰蕩氛繼絕已綏異姓之王飲至論功特長帥
師之子國皆屬其耳目吾何愛于髮膚晉秩非私
揆功尚新爾總督薊遼經畧禦倭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玠雙南偉鑄百鍊
眞鋼才誠具乎文武爲憲躬不言瘁馳驅多戎馬
之郊事惟所投指顧奏勛勦之效邇者島夷弗靖
整戎屬藩闔畫未周蒞其桀驁疇予典旅僉曰汝

計是戒六師俾專九伐而兩左微兵右籌餉朝剡
秦暮馳符浹襦雲從皆安制綦節之理校聯霧合
盡冒角牽犄之形鑿凶爲殊死戰之期獎率酬不
俱生之誓遂令蔚山金山之劍竦巢內之卵胥空
閉島玠島之燧燔舟中之指可桡覆滄海而注鏢
炭舉炎火以焚飛蓬大殲瀚海之鯨鯢再奠箕封
之鍾簋尊惟孤績可後崇褒是用授爾階光祿大
夫錫之誥命於戲樂羊功上已焚盈篋之書定遠
奏來復憫入關之請吾意未嘗不在鉅鹿下爾心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五十五

五十六

應亦懸于魏闕前外寧內憂戶牖之綱繆安出文
事武備鼎彝之勲業方新尚殫馮翼之心永集夷
庚之慶欽哉

制曰大臣奉公而憂國故無家明嫖姚之忠明主
推誠而卹私則還歸志出車之厚况師終有慶寵
方渥于元功而內顧無煩旌詎遺于淑配爾某妻
累封夫人王氏名載國綸邦稱賢媛敬恭有恭穆
宜風火之微笄覲惟時默協君臣之肅瞻君子義
不辭難冒霜露以專征實惟爾順克宜家躬滌澣

而代養執訊獲醜候適應乎倉庚緣爵疏恩秩宜
均于司馬是用加封爾爲一品夫人拜命丹庭儼
河山而肅度流芬彤管共鐘鼎以垂輝

曾祖父母

制曰武功成而告廟歡允洽于九靈慶典舉而推
恩臣與光乎四代論功則首遡慶于源肆卹追遠
之思用溥逮先之惠爾邢端乃玠之曾祖父冲樸
葆真耕鑿歌聖賑施自喜貯陰德于窈冥機械相
忘留有餘于造化乃從積慶肇啓達人以彼偉績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五十六

五十七

豐功亦既奉天誅于有赫豈惜窮階峻秩不以昭
世德于無涯是用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杯土壤歲雖久
以如新百世本支福方綿而未艾

制曰賢者之于世不偶生王人之於善無遺賞肆
嘉元老之壯猷言錫魯聞之寵命醞釀培植實助
濬乎慶源循遡聞宣聿追揚其德譽爾周氏乃邢
某之曾祖母沼沚芳規組紉苦志贊功晨正賡幽
風于南畝之間開緒憂卿震出日以東山之旅門

辭數傳而始大闡儀歷世以彌光惟地典之上行
宜榮章之先被是用贈爾爲一品夫人滄波載戰
靡清見薄海之濱紫誥方敷焜燿及重泉之下

祖父母

制曰國有碩臣赫聲濯靈用宣于中外家多積善
流光餘慶乃暨于子孫穀詒美潛德之光義率表
公恩之渥爾累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邢聰乃玠之祖父胸襟洞達意氣激昂益藏第已
所無務剖分之爲快緩急惟人所有雖頂踵以靡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五十七

三

辭居卑而義甚高源浚而流乃邇一里戴幘幘之
德再傳得社稷之良是用加贈爾爲光祿大夫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丕赫王綸下九重其聯游於昭
贊冊炳三廟以輝煌

制曰出車六月蕩平欣屬乎儒臣積德百年締造
兼資于女士矧撫弱之勞備至宜含飴之報特隆
爾累贈夫人陳氏乃某之祖母持儀祇慎賦性幽
閑脫簪成夫子之賢豪卽緯支門祚之衰薄朝哭
慘伯暮哭文伯茶苦盡茹于人間俾爾燦昌俾爾

壽域榆景卒徵乎天道維聞孫之績奏彌王母之
訓彰是用加贈爾爲一品夫人珮環猶遯流不泯
之芳聲節鉞維新迓無疆之鼎臞

父母

制曰于夷于襄三矢重雕鳩之績肯堂肯構一經
垂燕翼之謀式霈宸章用酬庭訓爾累贈資政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某乃某之父格外別材
寰中奇士習鉛槧而講擊劒之術聞鼓鼙則懷襄
革之忠壯士折于中年呼過河而飲恨遺猷昌于
哲嗣從跨海以收功烈允假哉恩宜茂止是用加
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長風萬里殄越志于梯航湛露九天
光義方于綸綍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五十八

三

制曰臣子爲國立功適憫倚門之望朝廷旌庸疏
爵繁伸陟屺之懷匪崇報于裁機疇昭榮于仗鉞
爾累封太夫人鄭氏乃某之母節經傲歲才足持門
粵自姑老夫亾齡冲息弱力有俯仰不天之造于
一形影相弔之身方且垂涕三遷植耆碩于孤

以能徼恩累命易箠瘁以榮華彰愛于勞轉否爲
泰是用加封爾爲一品夫人龍章鳳詔介寵貺以
自天玉露金莖怡殷情于愛日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蕭大亨

制曰降典折民式布好生之德明刑弼教爰資邁
種之臣肅邦禁于協中懋治功于克允恩綸載錫
淑問攸彰爾某德稟不回智行無事顯然人傑卓
爾國楨束髮登朝勲業半垂于邊地鞠躬盡節忠
勤彌勵于宦成會當北鄙之寧是借西曹之重而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五十九

三百五

爾敬承欽卹大小必以其情祗率直清高下莫容
其手予曰辟爾惟勿辟視盜環犯蹕之條無寃民
民白不寃多開網解懸之意惟三章匪飾愆之具
朕罔攸兼彼五罰無濫及之人爾與右惠醴棘
木頒布其棠茲以歲滿特授爾階光祿大夫柱國
錫之誥命於戲咎繇作士師遂靖蠻夷之猾蕭何
銓律令亦高發指之勲曩國興海邦之師實爾決
帷中之策載安外屬永固東藩大刑用未兵利
器徵於盤錯惟今匹夫匹婦能于天地之和而

多藝多材實係斗山之望尚竭股肱之力副予心
膺之懷欽哉

制曰飭憲以糾萬民特重爽鳩之職宜家而敦四
德言需燕婉之賢德適協于相成榮肆均于偕老
爾某妻累封夫人劉氏柔章淑性莊靜令儀有恪
以奉在公含美而襄夫子瞻星視夜不怠交警于
閨中執燭悽情潛挽生機于筆下彼操清而民志
畏則締綵之素節允功乃寃洗而協氣流蓋琴瑟
之和風與鬯中率之助有自從爵之典惟宜是用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六十

三百六

曾祖父母

制曰五刑以象震耀法臣之職業獨隆三賜而榮
丘陵王者之恩輝愈顯故于國旣明罰以勅法情
切求生于爵宜由祖以逮曾禮先自始爾某乃某
之曾祖父位在布衣謙符天道焚券非以市義深
匿月旦之名積厚自爾流光遂肇昌明之祚試觀
默無寃獄勤勞丕著于祥刑可知世有愍人

述由於先代是贈爾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
刑部尚書潤松楸以雨露首被駢恩譬水木之本
原彌培茂祉

制曰平刑之報下及雲仍則貽之上者必遠作善
之祥外由明哲然資之內者實多故餘慶胥藉于
二人而恩典並霑于四世爾謝氏乃某之曾祖母
德涵欽順躬備孝慈持內政如栗榛思投核而種
德裕後人若絲繭訖歲引而世長惟慎惟清旌功
伐于鵲集之日如綸如綍褒淑懿于麟定之餘是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六十一 三百十三
贈爾爲一品夫人笄珈煥采內階已擅其崇高泉
壤生馨遐祐永延于苗裔

祖父母

制曰家國之理共貫祖孫之善一原是以朝廷之
用法惟仁子孫之率祖曰義溯貽謀而崇報優邁
種以推恩爾累贈資政大夫某乃某之祖父城府
不設然諾克敦秉志惟公質暗符乎大道理民自
奮善允益其一鄉急難若痼瘕之在躬卽莫助而
獨切樹德如根抵之入地雖不見而綢繆繩武之

業允光馳爵之章游被是贈爾爲光祿大夫柱國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三辟叔典盡滌秋荼之苦十
行雲爛耿增夜宇之輝

制曰朕獎烈大僚敷榮上世爰及祖妣並被王章
誠念垂裕之同心均昭代追崇之典抑責蒸畀以
異數懃慈孫嗣續之思爾累贈夫人高氏乃太子
太保刑部尚書某之祖母坤順恒貞有齊無遂佐
風樂泌百年存荆布之規開緒含飴三世食公卿
之報辟以止辟方司寇之歸功親以及親肆王母
之介福是加贈爾爲一品夫人斯皇顯命偕烈祖
以同榮不泯徽音麗開孫而永著

父母

制曰朕聞定國播不究之頒東海濬祥文忠推溥
利之仁綿州啓緒故長厚益于一脉式淑邦刑而
華袞榮于片言用酬庭訓爾累贈某乃某之父比
德名民稱逸聖世煙霞怡志誠坦坦之幽人孝弟
力田允慥慥之君子授一經以報國亦猶芹曝之
思讀萬卷而致君適屬箕裘之彥雖鴻冥之已邁

顧燕翼其如新敷典露蕭愀情風木是加贈爾爲
光祿云表偉助于銅匱原本義方闡潛德以金
章輝煌墓道

制曰大臣若保弘仁護幄契慈祥之指盛世如天
錫貺芝函揚聖善之音隱心深入于鑄書淑教彌
徵于乃織雖違祿養詎後綸褒爾累贈夫人王氏
乃其之毋勤儉兼修非儀俱泯夙襄真隱耕耘合
德于東臯克篤名卿喉舌馳聲于北斗無偏無黨
庶幾畫象之風聞禮聞詩亦有和熊之誨爰頒綵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六十三
三百三十一

命回生霜雪之中毋階視厥子階作炤泉臺之下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楊一魁
制曰朕惟邦事掌在冬卿熙載亮工喉舌之司是
倚庸勛懋賞絲綸之命攸隆美表成功典從進律
爾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楊一魁天質不雕風猷夙
著寬而有制養雅操于和平靜以含明醞計謀于
冲默粵自星轡瑣闥揚國命而匡王違楚泉齊藩
肅憲威而宣德意尋秉旄而佐計海歷朔南肆茂

實與休聲益孚中外廼以方割爲雲擢任今官已
而疇若應咨入領本部時蓋黃殷淮父方河伯之
效靈華故鼎新會皇居之再造而爾正身奉法綜
事訓工時訓舉肅朕詎心乎壯麗一勞永逸爾克
任其經營程督忘勞畢竭股肱之力搏節有道盡
裁供億之煩五材飭而百廢具興兩宮訖而三禮
允賴日月省試績用已多天地成平明德况遠會
當歲滿爰需褒章是用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
命於戲垂作共工克兢九官之美禹平水土旋登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六十四
三百三十二

百揆之榮爾尚詳典制以建明範端耆碩總司屬
而表率動慎儀刑過門無替其初心勵忠貞而益
篤柱國庸膺乎後命鞏宗社以常寧欽哉
制曰哲人祚世計長夙以垂規昭代旌庸邇本根
而崇報故慶由積致是謂無功之功而典欲上行
廼及王父之父爾某乃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某之
曾祖父渾噩遺民丘園高蹈和光鍾經適乎十畝
之間抱朴完淳奮乎百年之上術修混沌天與爲
徒志類北山孫又有子覽敷土濬川之烈想耕田

鑒井之風是用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疏上榮于棘位寵錫雲霄溥渥澤於蒿原恩霑雨露

制曰百工皆聖所作嘉玄武以推恩百行惟孝爲原體白華而錫類式穀淶惟庭訓勸忠洵渙王言爾原任新安縣知縣贈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某乃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某之父秉德溫良存心愷悌職司民社瘁邑事以隕躬理固乘除鬱善祥而有子掌邦土而時地利功茂方鳩垂弓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六十五

三百三十三

治以啓箕裘褒先燕翼寔維天道豈靳國綸是加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泉壤敷文誕殊恩于表墓縹緗紹業彰偉構於肯堂

制曰乾和坤理司空竝重於大官父訓毋儀天性胥隆于一本獎春暉於護室頒寶翰於芝函爾累贈夫人景氏乃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某之母姚穆宜家肅離範閭警深鳴珮百里揚良令之聲教切和九三徙倪上卿之業音容雖邈聖善滋聞予工克若于其凝宛劬勞之可親手澤方殷於永慕

褒諭之能总是加贈爾爲一品夫人五色龍章櫺門閭之令度重泉魚液耿綸綍以交輝

翰林院簡討朱國禎

勅曰朕邇雖靜攝而延見儒臣之意未嘗一日忘也矧記言記動如史氏之職尤爲最親者歟彼其悉朕之言動也朕是以悉其才品焉爾翰林院簡討朱某誠心質行卓識弘文掄秀賢科服官禁苑而爾操先恬雅學務博綜較警不爽于墨朱甄別共歸其衡鑑績隨歲著實與名符是用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夫詞臣之用在意日用不自異日裕也其重于世也曰是清華之秩秩又非能令人重也道在用在人重秩重念之哉無負朕所以儲爾者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六十六

三百三十四

勅曰朕觀詩燕喜有詠來諗有歌何臣爲母慶而君亦爲其臣之母慶也先王體臣其道如此朕于儒臣何獨不然爾吳氏乃翰林院簡討某之母躬甘澹泊性本端嚴稅鹿以佐清修和熊而開慶緒機絲簪珥知當年訓子之心象服笄珈侈今日旌

慈之典是用封爾爲孺人爛宸章于五色介春酒于百年

翰林院簡討朱延禧

勅曰國家選制科之秀官之禁林匪直以剡藻負斐然之望也夫亦將待用于異日焉是故班籍清華而開室之養先之爾翰林院簡討朱其淵溫儒才純衷礪行陶成中秘列秩詞垣而爾學務洞源文求經世誦讀博通乎八索編摩不愧于三長可爲文行兼資華實並茂者矣茲以歲滿特授爾階微仕郎錫之勅命夫出入承明雍容綺墨士自謂甚暇也而國家儲才而需之用方如望歲然故惟脩之數年若不足者廼能用之一朝而有餘爾其無負此暇日哉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六十七

三百三

勅曰人臣者入而奉清問于讜閒出而娛綵衣于親舍斯不特天倫之樂抑亦庭訓之光也昭代體臣夫是以有賄爵之典爾庠生朱希魯乃翰林院簡討朱某之父喜施好義篤學通經旨究先儒霧雨偶垂乎豹變德昌後嗣雲霄高奮乎鳳毛方適

舞雩沂水之情生觀金馬石渠之事義方足術華綈爰頒是用封爾爲徵仕郎翰林院簡討紫宸敷錫芝檢方新丹壑優遊椿齡未艾

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王成德

制曰今大司農蒿日于懸磬而邊鎮荷戈之士嗷嗷待哺者以鉅萬計匪得郎署之賢者調停均節其間國何有攸濟爾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王成德誠心卓品介守通才鰲禁掄英鳩曹受事旣累勞于香省尋分職于邊儲而爾操皎增水顧盼杜

青藜館集

卷之一

本十八

三百三

羣胥之寶惠覃挾纁撫循騰萬竈之歡錢穀裕而金縢亦饒出入允而軍民咸悅茲以歲滿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所稱士大夫之矜節微獨利能黜之卽近名亦實政之累也頃上爾政日月所羨輒入公需無類獻以市能名朕甚嘉焉爾其益懋哉持此以希往者李絳之風無難也

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崔應科

勅曰朕觀周禮地官之屬六十大抵爲委積及泉府設也而以申禁明刑掌達法則麗焉何與若曰

財天下之大命也惟慎刑之人爲能惜之爾爾戶部廣東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崔某春省蜚英秋曹筮仕尋循宿譽擢貳潛郎而爾節樞端方佐憲已稱明允才優會計署司尤著廉平觀斯調停均節之爲猶然懇惻生全之意茲以歲滿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昔漢文于決獄錢穀二事朝問大臣蓋其重也爾茲既閱歷其事矣有如異日者進子大夫而訊之何以置對欽哉無以今茲之明試忘其所爲敷奏者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六十九

三十三

勅曰婦之于夫厥亦有攸贊焉當其剛柔贊之故用法以仁當其柔剛贊之故臨利以義斯婦誼之盛者也爾戶部廣東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崔某之妻王氏姻媿爲儀真誠秉性恪勤紛悅佐介眉舞綵之歡祇相藁砧自羹藿服鶉之日考績舍香之署茂歷兩曹揆勞內助之賢允稱四德所謂糟糠之嘉耦爰頒綸綍之殊榮茲用封爾爲安人蔚揚芬于彤管彌翼美于素絲

原任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尹德元

制口越國而張天討允資宿飽之師航海以裕軍儲宜並元功之賞故有絲綸之渥寵以旌蜚輓之勞臣爾某政練綿更望孚清議淵泓醞藉久乃益徵盤錯才猷試殊輒效方東土撫循之日適島夷跋扈之時詰戎鴨水深虞輜重之難待餉鯨波能免樵蘇之患而爾焦勞饑歲僵起而連亦完激發忠心路阻而臻若赴巨舫聯舸泛怒浪以無涯雨楫風帆應量沙而不爽遂使士無枵腹軍有見糧睠茲耆定之勛詎泯轉輸之勩是仍授爾階中憲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七十

三十三

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脫巾謂何故足食在足兵之始墨衰已矣然忠臣求孝子之門勿謂禮樂壞崩無裨世用尚思邦國殄瘁不異家艱矢爾初心需庸異日欽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劉易從

制曰嶽牧奉行德意是爲宣化之臣齊魯拱衛皇畿號曰近郊之地任殊鴻鉅選藉老成屏翰允功旌褒宜渥爾原任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今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劉易從冰淵持志

經緯裕才對策綰符夙騰令望爲郎領郡洊著芳聲嗣以惠威迎遷潘泉人宜其地五年聞遼水之澄見不念潛六載遂東山之卧既而再起隨颺歷以流勲遂以今官蒞岷峨而受事而爾綬岷固本鞏蜀地于已安補伍儲威備備謀于未發比遷海岱兼值兵荒既蒿目枵腹之民復徹土震鄰之寇勸分發廩息鴻鴈于澤中酌盈濟虛飽鰥糝于海上人沐含膏之化吏式茹藥之風功績最隆保釐無忝肆治狀甫聞于楓陛而爾名已藉于蘭臺是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七十一

三百四十

用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大東小東或憂杼軸一變再變乃底絃歌今昔猶之一官巡陌資尹郊爲烈出入雖云異職補袞得賦政滋彰益殫長猷用需寵命

制曰專藩敷化信歸棠棣之賢百兩宜家爰重桃夭之淑未泯夙譽並荷尋章爾原任其妻封宜人潘氏蘭蕙佩芳矜肇視訓陳箴帷業克遵鳬鴈之規誦戒官常陰翼羔羊之節于沼于沚肅褰祀于東方如山如河累膺榮于北關珪璋允儷環珮中

捐顧方嶽而踰爲山功豈忘于覆簣味承流而暨掘井爾弗逮于及泉是用贈爾爲夫人三命益隆歆荷王綸之賁九原不朽永垂圖史之馨

制曰四方爰發臣道盛于日宣一德相成頌誼存乎星警嘉穆功于主饋從窮爵而疏恩爾原任其繼妻李氏幽貞毓性婉變秀閨託族高華作述名碩組紉織衽贊衣被六郡之仁榛栗棗脩襄粒乃蒸民之惠善兼四行月望擬隆烈赫二南風火起化義允光于鳳卜典宜重以鸞函是用封爾爲夫人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七十二

三百五十一

人臣矢猷于國寢楊梓栢之聲爾名媛于邦益恪蘋蘩之任

山西布政司分守口北道左布政使孫維城制曰我國定鼎北垂設防上谷銷萌固圉式重神京雄畧壯猷允資藩彥鎖鑰之勲旣茂絲綸之命攸隆爾其彬彬君子矯矯虎臣花邑標循霜臺抗節歷官西土政弁惠威移守北邊轄更左右而爾殫心籌畫極力經營饋絕鞭靴鼓清風于弁類政推肺腑孚真愛于類鄉雍容伏反側之安齒談笑

戢驕恣之市虜備克豫綱于桑土策不專恃乎羈
縻足稱樽俎之良有裨封疆之事茲以歲滿特授
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虜辟豺狼不噬終
難狎玩師如虎豹在山爲蓄威靈爾尚益爲可戰
之形潛懾寒盟之志息氛塞上國將永賴其藩籬
推轂師中朕且優假以節鉞欽哉

陝西按察司副使荊州俊

制曰朕每懷關隴越在邊垂特分綱紀之司肆藉
惠文之使耽積勞于兩地足兵與足食兼隆知奉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七十三

三百五

法于六條外臺視內臺愈肅爰旌臬彥特布恩綸
爾陝西按察司副使荊州俊操履耿介心跡光明
筮仕花封邑潤隨車之雨蜚英蘭署廷寒凝簡之
霜乃自東藩憲于西夏詎曰忠信無咎然而堅白
彌昭稽衆允孚自家特起而爾前勛尚茂後政維
新操百折而不可回勇萬人而必往驛蹄獲息詰戎
獨嗜馳驅屯穀日增謀虜顧羞金幣備深桑土功
在封疆是用授爾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汲黯
直言寢干戈于淮國寇公重望鞏鎖鑰于北門欲

彼懷德畏威惟爾清標勁節儼然盡境尚師上策
于周家烏鼠同藏永淨渭波于禹貢欽哉

陝西鳳翔府知府汪應泰

制曰國家畫數邑而建一郡邑之外無郡也邑令
治民郡守治治民者治民者治而民安守斯良已
爾陝西鳳翔府知府汪應泰振藻軒墀宣勞銅墨
爰繇郎署出維郡符而爾守凜秋霜仁敷湛露化
操切于俗吏刑清羞鞭上之蒲噓紛錯以淳風訟
息生庭中之草人歌琴鶴品重羔羊惠允洽于八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七十四

三百六

區績適成于三歲是用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
命夫人臣位愈崇則所知愈約以故古相臣而下
人知二三人而止匪畧之也不如是則下侵且弗
專惡乎言治爾之官以知名尚慎旃哉將持此弁
驗爾于異日

直隸河間府知府葉燁

制曰河間周唐叔分封處也人貴德而俗敦朴成
周之遺風在焉今二千石之官其地者意有如羔
羊大夫以素絲之譽特著者乎是朕所樂聞而嘉

與也爾直隸河間府知府葉煒德器端凝才華炳蔚蚤掄楓陛游試花封及郎署之踐更乃專城之出牧而爾公廉率屬愷悌宜民平糴勸分獨瘁躬于荒政募兵儲餉克修備于軍興足稱經濟之宏才特建循良之偉績是用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古者名郡守于屏風注在官之跡其下惟灼知之乃重秩之今爾所治才在王城外耳閭巷風謐日達朕聽無俟屏注知既灼矣方且以重秩秩爾懋之哉無負朕命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七十位

三百三十三

直隸淮安府知府劉大文

制曰淮南故股肱郡於漕渠咽喉稱特重所爲甸宣疆理豈下也式寔上國允藉之可與此者良二千石乎爾直隸淮安府知府劉大文神識端凝才猷洪遠早擢大庭之秀旋司天下之平效著祥刑簡司名郡而爾助勦繁劇勤郵彫殘已敘府事之修更底河防之績明陟汝以率屬無忝矣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准昔漢汲大夫所守也簪其治惟是責大指不苛而可以成卧理可以

寢逆謀爾今者不職戎事乎尚益懋前猷勉圖後績出入禁闥稱社稷臣非異人任往欽哉

河南歸德府推官田貢國

勅曰郡邑吏民所寄命也然他吏曹率以撫字而司理獨以法夫以法而能與撫字者同造民命國之旌之宜其亟已爾河南歸德府推官田貢國才識宏深風規凝亮起鹿鳴而通籍擢鱣帳以分符而爾律已清嚴宅心仁恕朗鑑照覆盆之隱祥飈湯肺石之寃治號廉平人稱淑問茲以歲滿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國家方虛風霜之任以待執法之臣而官譽多歸于寬政何也是惟軫心向隅者爲能折奸跋扈一于搏擊所傷實多益朝廷審官之法類如此爾其益茂勉于寬政哉

四川重慶府推官高折枝

勅曰昔人論戰至猷小大以情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今屬非用兵時與朕每念其地司理之臣宜必有推情于獄者今日之事庶幾賴之爾四川重慶府推官高折枝大對起家平典佐郡裊躬無染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七十六

三百三十九

四知可質神明奉法惟公三尺不撓貴近引經以斷得情筆下之單詞使獄無冤束手案傍之老吏最書來奏朕用爾嘉是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理官天下之平也世有亂平之以兵人有亂平之以法乃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于法獨不然乎爾其深味乎平之義無內虧無外溢尚有風乎將兵者

直隸廣平府推官胡東漸

勅曰朕聞昔者歐陽氏爲理官觀書發歎爲獄求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七十七

三百五

生朕甚慕焉今之理官有若人與庶幾藉之以風天下爾胡某茂明秀品淵懿奇才擢萬言以起家操三尺而佐郡而爾褫躬若水清故不撓奉法如霜嚴能無害體束矢鈞金之意人或因悔以爲新準盜環犯蹕之科罰亦抵辜而卽止以若歲績之最允稱法吏之良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三辟典于叔世秋荼之法非所以服民也傳不云乎同言而信信在言前法之服民亦猶是已朕將持此弁觀爾異日焉欽哉

勅曰雋母喜而不疑有令名鄭母悲而善果無苛政夫非賢母乎然而君子少之謂及仕始誨其誨晚也豈不感動與球幾何爾周氏乃胡某之母儉濟其勤勞成厥愛賢協提襄相夫振高蹈之風教凜裁機勗子稱亢宗之彥雖春暉倏匿不逮服官而慈訓宛存已徵折獄跡其明刑弟以輔禮恭循設祖之餘乃若求生備極苦心似得和熊之益宜頒愍冊以永徽音是用贈爾爲孺人代益庾以言思賁松楸而作耀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七十八

三百六

直隸大名府濬縣知縣張其忠

勅曰語有之監司衆而吏亂于位矣蓋掣肘與彌縫之事將從此起也不然監者不同同求其治治矣辟置白璧於五都之衢萬目之所共寶也爾某醞藉弘深風規凝遠三策擢秀百里分符而爾清白褻躬精勤敷政輕徭薄賦潛回境內之春詢瘼哀軫盡起溝中之瘠膏澤旁流于蔀屋仁聲近達于銓曹績滿賢書名高最牘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今天下承平久矣民無復兢兢世禁與

目語難徃徃而是爾所治隸在京轂者也欽哉尚
務和其民以幾古之稱保障者

嘉興知縣鄭振先

勅曰今海內所稱良令朕不克親見然見其績於
最牘矣而人進而旌之論以朕意勢亦弗克也于
是乎有璽書之賜爾嘉興縣知縣鄭振先醇明偉
器經濟徽猷楓陛蜚聲花封受事而爾茹蘂芬華
之境回春枯槁之餘興學右文士式彬彬之化勸
耕廵陌人歌皞皞之風政績來聞朕心嘉悅是用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七十九

三百五十六

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郡縣高第入爲臺省
國家所循匪漢制歟然必歷數歲而始一舉焉何
也天下惟眞守不渝眞才不置眞品不盈眞精不
衰而異時大受終必賴之爾欽哉茂勉末路以需
後命

勅曰夫士激昂有成於內贊節操有成於室謫牧
民之理非必良令所自致也以故歲績之旌伉儷
同之爾鄭振先妻吳氏閨閱鍾英箴圖式訓克遵
孝養婉愉承鶴髮之權雖在華腴朴素翼羔絲之

節槩深仁于履露嘉交警於瞻星是用封爾爲孺
人六珈渥荷國恩四德彌襄宦業

林縣知縣孫夢桂

勅曰夫民漸乎安而止而風氣俗尚邑固各殊肆
取吏者不必于游試然游試乃可以觀吏矣爾河
南彰德府林縣知縣孫夢桂匡時偉器經國英猷
緘塵罔著于胸中百里第籌于掌上民安若堵相
忘休息之仁賦集如流不見催科之令遺愛正歌
于棠陌成功爰奏于花封是用封爾爲文林郎錫
之勅命朕聞林慮依山爲縣宋興乃始有學以故
難吏於今何如夫太行有路康衢窘步凡大難必
有大易者焉爾其欽哉國固有殊典以待夫吏之
克艱者

零陵知縣周朝重

勅曰昔宋臣蘇洵建議重遠吏豈不以地遠則民
隱易閱哉今荆南距京師七千里朕惻然念焉吏
有奉揚德意於其地者與朕將特顯之以風天下
爾知縣周某典應賓興學繩祖武當官毋害所至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八十

三百五十七

有聲雖職列荒裔之表而名聞蓋轂之下茲以歲
滿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永州蛇說而不
聞乎零陵固其首邑也以爾之良固不難激昂清
風滌陋千古以永光爾祖之烈欽哉茂勉末路庸
膺後命

直隸興化縣知縣翁汝進

勅曰令職親民以愛勝也愛苟可遂令宜無難焉
者惟是邑重而劇時詘而事多可虞要以重安劇
理時濟事集而愛有加焉斯足術也爾翁其鍊識敏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八十一

三百三十一

才清操遠器筮茲巖邑島氛與偕而爾撫字轉輸
之日綏輯擾攘之時紛錯犀馴迭亾蟻附以斯之
績可謂曰嘉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朕
求士于廷而邑試之爲異日也需在異日基以今
日而不觀之壙乎基不厭厚將大厥受爾敬懋哉

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知縣金勵

勅曰首邑之令衆令之表也而處都會綰轂之區
獨號曰難吏難吏故寡良寡良故稱良者必衆良
之光已夫然後可旌之以表于天下爾金其溫文

雅度愷悌真心官自大廷游更奧壤而爾慮周政
浹罷利刃餘撫勤六德穰穰如流操皎四知門庭
若水黃童白叟遐騰四野之權事治民安茂建三
年之烈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國以民
爲本吏以自治如治民爲本古蓋有耻教化之罔
宣而閉閣自責者矣是故居可與興理進可與責
難國家取臺省于郡縣謂此也爾欽哉朕且有後
命

陝西平涼府平涼縣知縣周三嘉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八十二

三百三十二

勅曰縣令之職親民朕于是寄德意焉苟能其官
微民則寧其亦庶乎王澤之下寃也是故璽書之
褒朕無所愛爾陝西平涼府平涼縣知縣周三嘉
名播鄉書符分壯邑水操惕已躬瘠而人有蓋藏
寬政宜民德渥而衆歌襦袴程書來奏賞率攸宜
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平涼古朝那地
實鄰羌夏俗尚武敢良有自來然崆峒笄頭之間
廣成子遺跡不至今存乎有勇知方是存乎導之
者爾其欽哉

山東兗州府金鄉知縣任時芳

勅曰姤象施命夫命王者所以遇天下也今爲朕親民之吏朕不能一一延見而既見之治績美璽書之賜何但榮之庶幾若朕之面命乎其遇之也爾任其賢良對策祇慎當官奉德意於畏品切痼瘕而詢瘼冰持節操矢晶瑩粹白之思春襲閭閻藹煦嘔噢咻之意民各安其田里愁嘆罔聞爾信克厥官箴功勤丕茂式稽最牘愛覃旌章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國家近者東西多事浩繁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八十三 三百五

之餉民實任之民間蓋藏今復何如汲之頽泉之涸也爾能加意本根脂膏動念與朕將優陟女焉勅曰門外之政嬈無與焉相夫訓子其事也乃若夫也司教子也司牧咸克有聞功足多已馳貴追榮則國典于是乎在爾蘇氏乃任其之毋秉德幽閑宜家勤儉揚紛佩燧孝名夙著于舅姑弋鴈和熊令譽兼隆于夫子川使一獐倡道鳴鐸臯比三策起家奮英聲禁乃廣文之官獨冷熬羹不給于登年卽河陽之縣成花護草已萎于晚歲瞻吏績

之奏最豈毋誨之怠勞是用贈爾爲孺人遣闕錫美榮慈教于無窮華綈宣恩炤天章其有爛

河南開封府商水縣知縣趙思忠

勅曰朕慎選淑人君子而寄之百里之命將使冤宣德澤與編氓共適恬愉也而或疾痛不關勤恤之政不聞朕甚悼之爾知縣趙思忠忠偉度兼才清操實政歛惟從薄災民起仆以更生法克奉公豪右回心而向化試以互鄉能易置之漢世稱良歲閱政聞朕嘉乃績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八十四 三百下

方今承平旣久民往往有潢池之志矣中州之俗右武而習豪皆我干城然不善撫之亦盜資也欽哉務各寧爾宇稱朕綏輯至意

山西汾州府介休知縣史紀事

勅曰邑令親民職至鉅已肆士廷揚而令卑之則朕心寄焉而乃有傳舍其署以梯清華謂吾民何朕甚不取爾史其敏練通才特達遠器起家三策作牧一方而爾政取便民道先潔已救荒有奇策倣范文正之鳩工入廩無羨金媿李審諸之不槩

境辭畏壘之化里絕銖兩之姦卓爾歲勞中于賞
率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獅巖崔谷之
間不有開元駐蹕遺跡哉彼安不怠危故躬瘳邊
邑若此也朕以良令抵勝兵計不西顧緊爾是賴
爾其益欽哉

直隸真定府饒陽知縣翟耀

勅曰邇者環畿之邑洊罹災殲而東餉內工誅求
相繼意吾民必有展轉失所者矣勞來安集厝之
生全之域非良有司誰與任此者爾翟某峻節清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八十五

三百三十一

嚴英猷秀拔棘闥登俊花邑分符而爾勞怨不辭
恩威益著心存振刷百爲悉有成功政務撫循萬
姓咸霑實惠嘉此噢咻之勤爰頒褒敘之章是用
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士處圭蓬往往感時
政而太息令非其見志時歟自今而上位益高去
民乃益隔令自三年而後任益久與民乃益親爾
其茂勉末塗適觀厥成超陟有典行且爾及矣欽
哉

湖廣荊州府枝江知縣周仲士

勅曰昔西門氏治鄴蒙譴輒貶操於再爲以悟其
主朕甚不取彼不以功績自見而以術自明其謂
之何非貞臣之槩也爾周某制科蔚奮官譽夙聞
政慰拔輟讒逢投杼比竊言之既息爰邑命之重
膺而爾撫摩益協于循良注厝彌周于德慧堅白
之操斯著困衡之助爲多茲以歲滿特授爾階文
林郎錫之勅命方今讒說震師爲世大病矣有司
以正風俗爲本務爾匪所謂折肱之良與欽哉朕
且以舜之命命汝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八十六

三百三十二

直隸池州府青陽縣知縣晏景卿

勅曰夫環百里而置之令閭里之間欲其親見而
撫綏之也有能體德意而布實惠者朕不愛璽書
旌異之爾某鄉閭薦秀黌序傳經銅墨爰遷循良
特著茹藥甘澹泊之節迎刃遊盤錯之塗不謐四
封維新百度歲績來聞朕爾是嘉是用授爾階文
林郎錫之勅命夫爲吏者非守不足以明潔非材
不足以集事非慎終如始不足以典理爾之守與
爲亦既有聞矣允終之道可弗講乎傳曰政如農

功思其始而成其終爾尚益懋乃心欽哉

湖廣永州府東安縣知縣張進

勅曰朕倦切元元如農夫之望歲所以旣之霑之
俾各適其天惟賢令是賴爾苟茂宣德意而祈寒
暑雨之衆如親躋于朕之前而噢咻之也朕何憂
焉爾東安縣知縣張進才識通明猷爲敏練鄉書
薦秀巖邑分符而爾惠敷春溫操嚴冰潔朝勞夕
瘁五事維脩含德飲和四封樂業仁心素敷於野
峻賢聲茂著于天曹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八十七

卷之一終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目錄

卷之二

序

大同鎮圖說後序

剡中學始肄序

贈觀察杜公整飭門路邊防序

贈水部陸公擢江西兵備副使序

賀楊磐石榮選給諫序

送永平司理懷泉王公應召序

青藜館集

卷二目錄

一

一百七十三

贈王總戎晉位都督同知序

山東甲午同遊太學齒錄序

贈大中丞懷翁王公入副西臺序

賀萊司理李黃羽鴻續序

贈膠守楊公榮薦序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壽大司寇蕭岳翁先生七袞序

贈高訥翁方伯轉左轄序

剡射禮儀節序

送中丞李夢翁先生南歸序

贈都諫韓淳襄備兵大名序

贈明醫陳了玄詩序

贈王中軒守戎膺薦序

賀郎墨劉侯創麓邑城序

贈少司馬邢崑田先生之留都序

送中丞顧公解邊務總督漕河序

刺太上感應篇序

讀法須知後序

青藜館集

卷二目錄

二

一百五十三

贈謝侍東司理應召序

送膠守張育華上計序

劉太孺人壽序

贈密雲令楊公應召入朝序

疏

陳情疏

代許相公建儲疏

代許相公陳惴疏

議

備荒弭盜議

防邊議

西鎮善後事宜議

分遣廷臣閱邊何以得實用議

駁遷郎墨營於膠州議

碑

郎墨重修先師殿碑

長直寺碑

青藜館集

卷二目錄

三

五十一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

明 卽墨周如砥季平著

門人東蒙公 羅孝與較

序

大同鎮圖說後序

大同鄭武安所謂 國家邊戶也我與虜夾一鄂而居而和而市以來如狎伏虎開關而延之識者有隱憂已大中丞青州邢公來撫茲鎮矍然思所以制鎖鑰之策於是顧瞻攬歷豫爲之所而時以其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一

三百九

精神翔馳乎週垣之內遐鷺乎絕域之表如其關隘與某巢穴相距某軍可當虜某隊虜卒犯某地某應窺某某援雖款萬萬無恙而其所籌而畫者一昕一夕不知其幾進來乎胸次也必勝筭常在我而後已其說曰今我之撫虜非市乎凡世之爲市者必使可以售可以無售之形在我然後我者重我者重卽寡給而人甘之抱所有從人計無復之則我者輕我者輕將所出愈厚而人愈不顧故曰善撫者不忘戰善戰者不必戰戰勝于帷幄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二

五百四

已矣蓋大都則公所謂圖說具之圖說者公所以志一方之輿地軍政也夫輿地未嘗不載在職方軍政未嘗不列于大司馬而公必是志豈其如郡牒邑乘始備覽觀云爾也數年以來所凝注之精神殆有所託而傳焉今披其圖閱其說使人惕乎其爲剝膚之慮也惴乎其爲未雨之思也汲汲乎其窒隙苴瑕若不能以崇朝也公之精神已與其圖說並傳矣昔墨翟爲宋守帶牒相嚮攻者之械立盡蓋公亦所謂戰勝帷幄之意而翟之去宋哉遺其弟子禽滑釐以守圉器器寄其心思使人用之者也然而九設而不足圖寄其精意因用于人者也然而一觸而有餘故公之遺厚矣甚矣哉圖之用鉅而所爲繁重也永樂中每一遣將輒令隨厥所至繪圖以聞故于時諸備邊之 詔往往中出有 廷議所未及窺而莫不中機宜乎千里之外不啻素履其地者 宸謨睿慮圖實發之蓋圖 文皇帝所不廢也乃其以虛實弗嚴讓宋晟以軍馬籍數責何福也抑又何居夫

非圖之所載乎。阨塞圖也。督亢圖也。慎之哉。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誠欲有所用其不測耳。夫惟不測。廼不可犯斯。文皇帝之意公意已。

刻中學始肄序

內館故有中鑒錄一書。邇又有貂璫史鑑一書。二書者亦中人之晬盤已然。述其所論。述予者什一奪者什九。詎不凜凜可以待呂張之屬。自爲觀省。未可以爲始教也。記曰。小雅肄三。官其始也。夫三雅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所謂居官之榮受任。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

三

之美。乃大學始教而肄之。誠誘之也。所以誘之者何。凡人情之于始學。譬小兒之于藥。然其則茹苦則噤強而投之。則噉故醜人之類。以爲訓勳。加誚讓。而以幾遜志。是惟賢者則可。自非然者。百言而百不入之道也。而況中人乎。弱侯焦公典內館時。常欲別爲一書。務使之易解。而樂聞其爲慮甚遠。會有它命。不果。而予適從公後。嗣典其事。則因而輯成之名曰中學始肄。事凡三十。爲目八大。都有勸無懲。乃懲在其中矣。昔秦越人之爲小兒藥。

也。炙之泡之苦者。其之持以飲兒。其嗜如飴。比覺其苦而所入已深。故能有瘳效。而無藥難爲益孔多。彼豈與烏喙爭功者。或曰。中人讀書識字。我。

高皇帝蓋有明禁而

宣皇帝至關內館以

詞臣董之。詞臣亦若樂與之遊者。何居此有說矣。謂結繩之樸不散于書契。則不可謂中古以來之治。非得書契。維之亦不可。且夫趙良寒心于景監。袁絲變色于同子。言士節也。若乃人性大同。藩籬安施。善是洗雪形骸。何有必若所云。則是夙沙衛。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

三

不若于春秋巷伯不采于小雅也。是以天下無一不可爲善之人。故息黥補劓。許由不拒君側。不可有一不善之人。故綴衣虎賁。明王必謹夫傳。不云乎。瞽史卜筮貨賄之官。領于冢宰。非以重冗散也。錫鷺和鈴。欲比節奏。非以閑僕從也。故曰。焦公之爲慮遠也。

贈觀察杜公整飭薊路邊防序

先是壬辰癸巳間。島夷匪茹。蠶食我屬國。天子命六師往征之。字小也。兵連而不解者。且五六

年杜使君始以禦倭海防使往視師以何我武維揚島夷宵遁六師奏凱而還于是 天子御五

鳳樓受賀行賞有差加使君爵觀察監薊州兵節制太平諸路今天下東南患倭西北患虜倭之患發于驟而地稍緩虜之患習于常而勢爲急倭之緩在外地難爲戰虜之急在內地難爲守蓋倭數十年一發者也虜一歲而數發者也故倭之患驟而虜爲常倭自門戶迫我者也虜自肘腋之近迫我者也故倭之患緩而虜爲急我與倭戰邊陲數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

三

千里之外虜與我戰京輔數百里之內故倭之患言戰而虜言守倭戰不利內可以守虜守不堅外不可以戰故內地之守加難外地以守爲戰疆場之事內地以戰爲守 社稷之役故內地之守

加重當東南有事

朝廷以使君東南與倭戰

東南無事以使君西北與虜守太平路罕麻諸部出沒之所去京輔二百里而近地自緩而急矣責加難且重夫莫邪之利無不割也函牛之鼎無不烹也難非所論于使君也請以東征已事徵之東

事之殷也我師人括子女金帛朝鮮騷然使君韓之曰朝鮮亦吾人也議存恤裁差撥用保聚不敢犯以靖內地可謂不擾分布我兵扼據要害亦既鞏不可犯鮮當殘破之餘使君復時時討之以禍至之無日練土兵繕險隘建烽堠稍有藩籬之固倭用不敢長驅以振與國可謂不怠我師不宿飽海外將有脫巾之虞使君爲之調停彌縫餉餉者撫寒者三軍之士歡如挾纊而一二不戢之徒貫耳以徇帖然無譁以御我軍可謂有制倭歸我執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六

三

使遣間諜俱偵我虛實使君張之檄水陸兵更番迭出倭間訖不得要領而去以握戎機可謂不測釜山唐浦我兵營壘在焉鳥道崎嶇上懸萬仞之麓下臨千丈之水軍士望之股栗使君叱馭巡視慷慨自如出沒大洋不異平陸士是以習先登之勇而堅捐軀死敵之志也以犯險難可謂匪躬有此五者在東南則東南效在西北則西北效難豈所論于使君也驅門戶之寇于驟然還而衛肘腋于常然無不効矣戰而決數千里之勝于外還而

守數百里于內無不効矣是後也使君且有

社稷之功何止疆場之事地加急而急矣責加難且重矣房蕭慎氏之矢鏃休屠之金於以尊

中國而威四極拜彤弓旅矢之賜爲憲萬邦在此行矣予與使君衡者共舉于鄉文武大畧雅所心欽澄波東海勒銘燕然之烈蓋疇昔所爲君預卜者今命之下也薊督餉地部郎澤洲胥公暨

有事昌密永津諸君子咸慶使君之來而胥公特爲之徵贈言于予胥公予所同榜而兄事者誼猶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七

之使君也然諸君子將賀公于薊而予稱公于倭倭事之克向以其平居卜北邊之寧斷斷乎其可

以東功卜也

贈水部陸公權江西兵衛副使序

先是陸大夫嘗經理通惠云其說曰治河有道矣洪流怒波隄則障之而潰或因之衝撼轉徙性未可逆也然順之而不爲之所則涸潰者覆載涸無載焉失道一也以故大夫職咽喉地三年疏濬注洩胥有攸當而潞藩之役發千艘于亢旱之時略

不爲梗經理有道之驗也及是擢備兵使者得建

節制九江諸郡君子曰大夫往其克舉厥職哉易有之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水之爲物也弱而其性強強故能浮兵之爲用也強而其情弱弱故宜容而畜之雖然吾見今武備之弛咎不在不畜在不強也三輔羽林之士號稱宿衛稟以千萬計亡一勝介胃况江海絕徼之間乎必一一洵汰而繩束之且有潰決之患嘿而聽其自爲何所抵極焉且有乾涸之患然則聖人之意有時而窮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八

耶則其容非容畜非畜也所以容非容畜非畜者何也彼尺籍所列大都市井亡賴實緣窟穴其中其視少府金錢不以爲上恩而以爲固有汰之則以爲奪之矣而威璫之家又從而與援之故勢遂不可行畿以外無是也在昔成周盛時周公主治畿以內無羨于外召公主治畿以外無羨于內內者深謀于廊廟其所及大而遠外者制命于一隅其功專而有成也是以達人用世志苟可行無問內外而內外之勢卒亦相維卽如往者大司馬瓊

移檄寧華爲禽新建握符南巡之駕有恃以無恐
調腹心所以實四支實四支亦以護腹心國家之
已事可覩已以今海內帖如輦于覆孟所謂瑕釁
萬萬無之然而備兵云者豈非備之無事之謂哉
語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言備也顧備胡可易
言之也警多事而忽平承有從來矣古之善將兵
者雖平居讌閑常凜凜焉操對敵之心夫有凜焉
對敵之心則其視一士一卒皆相倚爲命而何撫
循之不殷何營爲之不至吾觀使者之職得平猷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九

三

訟肅風教稽登耗覈榛闢閭閻墮較蓄積以殿最
諸郡縣有司要之皆大易容民之旨容生恩恩生
威矣夫水性順而爲之防防乃固士豫附而爲之
法法乃行茲陸大夫之所謂有道也乎大夫所臨
蒞去文成建功之域最爲密邇遺謀餘烈宜有存
焉而建威銷萌樹無功之功俾社稷生民陰受其
賜而不知斯又其所遭逢過文成遠也

賀楊磐石榮選給諫序

先是給諫君召自密密諸將爲介余里劉參戎以

贈言請余不能辭也以知給諫君深故比君既入
諫垣而驤漢康公嗣之尹則復徵余言爲賀驤漢
暨給諫君曩皆與余水部弟同舉於鄉者也余是
以雖病且去不敢以爲解康公之言曰夫密密邑
已圻焦夕勞懼弗克肩焉而規隨之跡襲之菑畬
之誰之力哉井井乎其爲法乎科條備矣是趾是
躡弗敢忘也盍爲我叙諸余謂乃若其政則公固
已身因之矣公喜因給諫君給諫君亦喜得公爲
之因其拓弗勞其成弗墮則交相賀也乃可因者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十

三

方新因且未艾公亦聞之乎夫今之爲諫臣者不
甚難哉自堂陛阻絕侍從際隔牽折幾繇補綴成
贅以彼政關逆耳雖萬請爲虛事涉中出卽百計
弗挽益逐客之令歲下沉閣之章山積矣夫古人
臣悟王有以去就爭之者則下操去就之權今或
以去留制其言緘則上操言緘之柄故弗言弗去
難乎爲臣盡言盡去難乎爲國也不言亦不深
言于是始鰓鰓焉源之釋委之防苟其委不至于
汎濫四出則雖胼胝甚勞而不辭而天下亦可恃

以無恐斯以忠臣不得已之計已乃可言之事又不勝其欲言之人勢不得不一事而衆言之衆言之不能無後者後疑附和勢又不得不揣事而先言之夫有揣事先言之心則不暇審矣是明示上以瑕也其衆言之也何其雷同也是陰示上以黨也瑕與黨其過皆不在上皆下開之則此之諫又難也蓋其故起于上下之不交上不日與羣臣接則常虞下之合而難制而常欲破散其成議以自爲斷下不獲時望見顏色則忠愛之心亦且少衰

而以虛言塞責以自爲斷之心聽夫苟且塞責之言此其言者之不見收而聽者之無入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嗟夫君天也人臣之事君事天也天可謂其去人世遼邈而不可以誠動乎精誠之極金石可入神明可通而況君臣之際乎孔門論諫不曰信則曰勿欺信與勿欺者誠也所以貴誠者誠則動匪誠弗動也余竊聞頃輔臣之爲國本計者秘其牘婉其詞一不可而再再不可而三須雪目蒿體爲羈瘠而弗止而卒得請中州之災草疏

者焚香流涕以控于蒼蒼也悲惻之意惻乎溢言表焉以故疏入而天子憫然帑金不崇朝下詔非轉圜折節聖明所優而所患臣人者之誠意弗孚感悟無術哉給諫君恬夷鎮靜外韜斂而內有餘則誠者也其平居論事片言中竅此必能以言見在喧唯訥處囂而寂此必能以不輕言見其志潔以涵其行方而弗峻此必能使人主樂聞其言而弗逆其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人化此必能使人主感動其言而自悟何則誠之爲也其精誠在言

語之先而其孚契在諫諍之外也蘇洵氏曰吾於龍逢取其心不取其術於蘇張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夫曷若公之是法之不軌于信與勿欺之訓也驥漢公曰以若所稱則吾豈敢然吾于是而知君之所以治密與我之所以因君之法者矣蓋不獨以科條哉不獨以科條哉

送永平司理懷泉王公應 召序

永平古遼西右北平二郡地其所謂山海關卽榆關也塞以肥洞赤方形勝甲諸路于中揚大纛而

建牙者以十數堡署星列蓋東南之壯區云說者謂永無虜患遼實障之遼中虜永宜以全師濟其後所以習坐餉而固儲胥也顧士匪坐餉而亡所用之之患患將靡不振激昂術疎爾日天下之左武極矣內地既無可見之奇間有軼材有司初不問其臧與否惟是以胸臆自雄沮抑之極使其計不得不出于營壘下營而效遂以成風上从而安駸以爲例馴至推轂視所游揚薦剡寄之關說雖賢者不免故將名愈高激發氣愈索士亦愈益瘠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十三

三百五

路府屯寨盡如虛設何暇論漁人之利又何習之云也則臧否舛而激勸爲爽所從來矣懷泉公之司理永平也甫期歲之間月旦頓易人無不駭愕者又踰歲稍稍易趨向蓋疑信半之三年而人知本務其精志耳目一無所分于職業外士趨趨奮矣五年而介胄有好修之行部伍賈餘緩急始足恃總協而下直將唾手麟閣談笑乎封侯之業也夫遵何道哉司理非執秩之官封疆之任也持三尺法平允庶獄而以其餘力佐部使者臧否文武

吏論臧否於所職守後矣論纓弁于所臧否抑又後乃其效至于洗雪激昂鼓舞變化士猛將奮左輔以重此豈漫然後其事者之所能致乎周禮六官所掌靡匪大政厥稱邦政第於司馬正以司馬之職兵也兵死地也賞罰之政之所自始也故賞罰之不可不明于三軍也重于黔首而臧否之不可不嚴于將佐也甚于庶官況在神京肘腋之地哉方今宰臣蒿目乎廟堂之上日唯克詰之爲兢兢而柄樞者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茫無見效有識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十四

三百五

者每謂謀內者大顧多踰度謀外者實或局一隅患其不能合之也公之入其合矣乎歐陽子所謂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惟諫官得言之彼所及當不止一邊所籌亦不止一邊事然而所以爭是非者當如其所臧否者也乃知世有刺譽不足爲勸懲斥獎不足爲榮辱者其皆胸臆自雄與夫漫然後其事之爲耶斯風之易吾又將于公平卜之夫既有徵矣公與余同里閭其聯籍已丑稱同門友而陳雲山總戎又以余里中故人劉中齋叅戎命索

言于余余是以不能辭

贈王總戎晉位都督同知序

昔嘉靖庚戌戎虜躡薊門直薄郊關○肅皇帝深
惟薊門臂京師議兵議餉視諸鎮獨亟且創庚戌
故事往往破世胄常調蒐拔虎臣故一時負將略
者多從散騎中戮力獻功佩印握符後先崛起若
今王將軍其一也將軍雅諳韜鈴結髮而從戎事
蜚英行伍間藉甚衝堅陷陣斬馘執俘幕府數多
其功邊城告堦將軍爲極勞來巡勸不旬月而竣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十五

三百五

事尤善拊循士卒絕其分少以鍊精銳爲右所在
稱雄屢著績肅穆兩朝稍遷至遊擊叅戎今上特
簡總帥秉節鉞鎮寧夏鎮延綏已念薊門重地非
得沉雄宿將無能司筦鑰緣是俞本兵議更命守
薊則審跡要害完固堡壘飭什伍倡忠義教戰陣
杜苞苴嚴刀斗慎烽燧利器械日夜不怠備頃者
虜侵關卻其軍獲七酋而還天子嘉將軍保障功
加署都督同知委任而責成功焉余嘗歷覽往昔
談邊事者大都重守云古之戰守出于一後之戰

守出于二李牧之在北邊蓋嘗收保禁捕斬以無

大亡失爲勝乃至破匈奴滅襜褕走東胡一戰而
邊徼以輯爲烈十餘載克國于先零坐而困之爾
其報功餒死與斬首相半也古人之所謂守守云
乎哉薊門形勝之區也撫賞以來畫地閉關用鞏
函夏而延袤千里之間營寨聯絡臺垣櫛比內足
馮外足拒虜誠縻縻養不我反噬卽反噬深溝高
壘其于守有餘已然而識者有憂之何自保之堅
其堅可瑕也無戰之守不足恃也將軍用守爲戰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十六

三百五

故戰則克戰復爲守故守則固古稱李趙今則將
軍於都哉可以語守矣且夫閫外之任一曰無人
乎君之側諧且叢起中山一篋雲中六級足涕千
古將軍柄戎事垂三十餘年薦剡相游如出一口
彼所謂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乎易師之九二王
三錫命象以剛中爲說剛中也者蓋其誠也故債
帥百計彌縫而不足將軍一誠孚契而有餘也今
東封順命無能保其不生戎心北虜款塞豺狼其
惡足信以將軍當倭當虜守成算如初而值上下

相信之際將必夷老上之龍廷芟溫禺之部落潰邊塵而揚天聲其可拭目俟焉將軍之僚友雲山陳公暨厥屬中齋劉公輩心多將軍能且喜其愛知足爲展布地欲假予一言爲慶夫將軍固社稷之虎臣也余寧獨慶將軍哉

山東甲午同遊太學齒錄序

凡天下所稱道德至太學而一矣 累朝之訓辭列聖之躬化較如畫一然蕩蕩乎其九州一師而四海一伯仲也士圃其間辟九牧之金之鎔于

青藜館集

十七

大治融液渾合茂不蒸蒸變于畛域何有東人士之私齒其鄉也將故爲是畛域歟天下尚齒之地二太學以齒鄉黨以齒論鄉黨于太學從其尚也夫齊魯故禮讓之國自司馬太史論恭謹質行必稱齊魯彼於貴讓而尚齒蓋其天性云而今之應明例而奮興者又或邁迹章縫或崛起俊秀大都極一時之選然則斯舉其寧容已耶且夫人有鄉人齒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斯又所謂以不同同之者蓋在禮世子齒于學而衆著長幼之節是

以太學之讓由上達下談者以爲盛道之軌罕邁之事是歲也 天子實 俞輔臣請 出閣之禮用成倫序昭然真有成周時以齒風天下之遺意而一時辟雍之士近依日月適逢盛美耳目志慮若或新之遜讓有加焉幾與古思皇藹藹之彥後先輝映詎非其遭際然也此其所以錄焉而志不忘者乎錄且成予戚黃錫善氏孫丕懋氏過而請予一言以序首簡予則何言諸君之爲斯錄既有成說矣諸君而誠不忘 今日之遭念所繇以著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十八

于長幼之節也能無油然而動忠君愛國之思乎審于不同而同之誼卽親身莅政皆是物也若夫進而橫經締研席之盟退而相訪問講桑梓之好魚貫罄折以爲美觀深惟固遜有後不先以爲盛德事此則萍水之常情青衿之疏節而爾二三知己之私快也卽如膠如漆有時焉解無當異日寧用錄矣夫錄爲異日設也予故因二君子以質之吾黨之與于斯錄者

贈大中丞懷吉王公入副西臺序

昔者尹吉甫之美仲山甫也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又曰衮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蓋古名世之臣一出入而功業隨之如此是以晉傅咸氏作御史中丞箴首以仲山甫爲說謂中丞者入肅法紀于內而出宣德意于外厥職重矣朝野胥有望焉故以仲山甫期之也然吾觀法紀之肅在振飭德意之宣在撫循而惟邊徼重地不專在撫循而反在振飭王懷公之出撫上谷所謂邊徼重地也以麻總戎所述長策遠畧未易更僕乃公固有遺之以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十九

數世之利於振飭爲尤偉者卽總戎公能言之乎或亦未洞其爲利將如彼遠也凡撫民者雖甚善政在其位則被去則已焉風俗之成也其爲國家利動數十世而不止故夫夷狄之憑陵中國而中國莫之誰何非獨強弱異也蓋亦風氣習尚殊焉人但知開創之世華加于虜守成之世虜亦有加于華而不知由開創而守成中國之習日變而虜之習不變也天地之生人久矣其中和萃于華夏而剛勁沈于裔鄙裔鄙之人之于華夏也辟彘之

翮文豹之爪牙也而其于虜形相習故不駭氣相凌故不憚蓋志宣俗者曰人驚悍喜戰鬪吾以爲二百年所餘僅僅有此豈其美耶國家賴焉市賞之行也外未必如五餌之壞匈奴而內浸淫乎自銷其敢戰之氣無用之剛剗而爲柔亦勢使然也嗟乎戎器頓矣然旬可新也士伍弛矣然歲可鍊也習尚靡而敢戰之氣漸盡可歲月振起乎則是市賞者顯耗我以所有而陰剝我以所恃也公曰吾固自有市焉吾將以屋居火食醉于參養者子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二十

虜而以其風雨罷勞饑渴不困者還我以故數年以來雖其恩威並用不少姑息亦已舉一軍驕悍難使之氣化而無餘而鼓舞激昂直使之銳爲風猛成俗慮亡不投石而超距思一得當者夫青酋不甚桀黠哉曩與市者率如餉虎曰不飽且噬不則如賦狙焉四之三之以爲籠絡而公第犬豕畜之以其呼叱操其來去則士氣百倍誠有以奪之魄而制之命也於乎孰譟西夏則悍氣弗融也孰殘朝鮮則驍習盡變也然則公之所遺何必異日乎

吾又以知公之所用佐西臺者矣犯而許慙而至
于凌上君子無取焉 朝廷雖清明其於士也不
可不養其直言敢諫之節蘇文忠之說非歟夫養
其直者敢者而化其許者慙者道亦若是已矣詩
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斯蓋公之所以
善于内外者夫

賀萊司理李黃羽考績序

內鄉李黃羽公以理官佐萊子三浹月部使者爲
上其最太宰太宰上之 天子詔晉爵一級璽書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主

言六

褒美推恩其二尊人如制公于東海郭穎川之流
亞也政精嚴無少假借而心欽恤郡邑以讞生者
往往而是余戚張孝廉蓋其一云方褒封之命甫
下郡邑聞之者咸慶且祝曰我固知昔之入爲三
公度隆算而衍茂裔者大抵皆活人之吏也我公
始基之矣我輩所不克報蒼蒼報之矣孝廉獨慨
然太息曰吁以報公卽罄犬馬之齒不足以祝則
無如文之遂訪余于孟水之涓屬之文事余往者
未使而歸蓋嘗遭黃羽公于道班荆野拜時固已

挹其金玉中心藏之乃今覲其政不啻如其人又
孝廉慈請也何敢以不敏不一布宣其美夫司理
佐郡國所任匪一郡國事也人臣者皆將與人主
共平天下而惟宰相之任謂之平章下是守一官
任一職亦惟是就其一官一職而名之而惟理官
亦謂之天下之平此其故可知矣宰相之平概其
大凡其治亂關乎四海理官之平操其尤亟其生
殺關乎天地是以宰相之平如衡一低昂則必有
偏而不舉之處理官之平如水一傾歆則必有汎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主

言五

濫漂沒之虞故夫持法者不得以一毫徇于法之
內不得一毫矯于法之外乃世之所苦不平者非
徇之患而矯之患也陶朱公之言曰千金之子不
死于市夫謂不死必金之力也與哉上之人避此
名也金之誤人乃始甚矣左筆門圭竇之人而右
貴介春秋時蓋或有之訟者因而藉口夫謂所以
右特貴介之故也與哉上之人避此名也貴介之
誤人抑又甚矣然則誤生于有所避避生于有所
禱之也者將以矯徇之不平平之也乃旣曰矯

矣平惡乎在而世每諱言徇而競趨于矯所枉
在細民則務信之所枉在貴倨則務抑之其抑之
也足以爲名其信之也足以見德其爲名與見德
也足以博上知而基榮進于是亡賴惡少始得挾
觴重之勢以凌貴倨持必行之誣以投法吏俗始
大敝暴挫椎滅以爲風裁者始接迹于天下法始
倒置而滋不平蓋古有善爲理者矜不必皆寡控
之子罪不必皆彊右之族我洞其曖昧不必人之
不我疑衆入而我出之不必人之不我忌廻秋月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

三

乎魍魎之墟試瑾瑜于磨涅之場獨知獨信不矯
不徇此其所謂平也此黃羽公之所以爲孝廉辨
也孝廉清白吏之子澤麋而蒙虎皮雖曰不千金
其誰信之且其家世之貴介章章也所與構又第
門圭竇之人也而公秋月也瑾瑜也忘其名與德
之在前而疑與忌之在後也公當是時方且不知
人之我疑我忌何知孝廉不知孝廉何知有孝廉
今日之感哉不知其感此乃孝廉之所以感也不
知者法平則無所容其情感焉者法平而情在其

中矣率斯道也卽平章天下寧獨異是吾謂公之
事業益在周禮夏官一篇其稱勲庸勞力以次爲
差而力最居下說者以爲力若咎繇是也咎繇非
公今茲之任哉今茲之績所謂始基之矣庸勞功
勲鈞衡時事也余將與孝廉共俟之

贈膠守楊錦溪薦序

夫郡國有難治從古然也腊肺難噬盤錯難攻亂
繩難理懷悍難斷是以鄭難怙侈晉難凌逼魯中
都難譚言熒衆之士漢右內史難貴人宗室河南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二十四

三

南陽難諸近倖臣京兆難姦宄古難治之端已見
此矣竊試揆之未有如膠郡之今日者萊子之屬
七膠東實各領其二而膠暨其所領邑獨瘠而膠
尤號難治膠傳海多烏鹵土斥而人窘其所領密
墨二邑者密故宴平仲食邑沙田也墨自割膏腴
入膠東所有率陵麓菹洳之餘下無所馮則上益
虛膠是以滋瘠而海道東南出達淮揚都會之境
貿販往來人多去而買輕齎盛田賦詘矣一有緩
急齊民之藏盡萃賈人子賈坐收羨息而無寸租

旦夕徵求唯是一二枵腹之遺是輒是朴訥無益
于成虧之數膠是以遂難治歲之侵也逃死相繼
逋負游積 朝廷督蹙之令迫於星火觀察爲之
蒿目而民出累荒萬死之後喘尚未續肉無可剝
辟之猶咽喉與腹心交病也而又當其痼疾益以
新瘵雖有俞扁其將奈何蓋古之所謂難治生于
有餘今之所謂難治乃在不足古之難治也才難
其一而膠之難治也兼難其三政以其瘠而難治難
治矣而又遭此大侵之會也故求古之數難于今

日今無其一焉移今之一難于古人古人已束手
稱無奇策矣維時當道者雅知公謂非公無當膠
郡者特疏公名請得自莒徙制曰可公嘗佐大司
農裕國計者也暨守莒惟國本之爲惓惓其之膠
也下維國本而上不失國計不半歲薦剝至矣余
竊辟政於醫公其操上古神人之術者耶夫醫之
于已危疾也元氣實則攻之虛則養之虛實準則
漸而消摩之爾若夫攻之而元氣索養之而邪熾漸
之而司命者不我待也則醫之術于是始窮矣上

古有神人者獨爲服氣之說所謂稟先天之氣不
足可以後天補之其法衆取呵呼受而注之乎肺
肺能使斷者續虛者實而弱者盛客邪自去而元
氣不傷也斯其術神哉非公其孰能用之而吾獨
賀公之善用難也柱下史曰難易相成凡大難必
有大易者焉故太上因之卽濩落可浮卷曲足蔭
最下者與之爭有指之斧斤之而已夫難將外索
之乎載鬼張弧動成竊鐵謂治難耶屢水馭朽非
稟也公可謂辨于此矣所以羸瘠起而欲蘇呵呼

衆而匪哀大侵仍而不害者也蓋吾聞之瞿塘利
涉安瀾頂滅太行有路康莊蹶步難治其亦何負
于人哉吾故因公之事表之以告夫人臣之苦難
而樂易者夫克艱臣道也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是歲秋七月之四日中允臣如砥辱被命還自北
雍之貳貳典留試二者皆非所任也然彼不問終
竟此亦不虞先迷則惟是貳之故茲幸而如期屆
期又幸而如期竣事矣於是諭德臣望齡首進所

錄士命之臣如砥誼不得無言迺繼謂諸士也曰夫言揚匪古制也哉文取正其遺意也顧國家取士將有以用之華之採實之遺其焉攸用雖然華非實也今日之實又非異日之實也使今日之實不能爲異日之實雖實可收乎使能爲華之心即能爲實之心雖華採矣桃李必有可說之華於先乃有可啖之實於後華之不擲實之先吐和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又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能爲雨雪之雲爲章於天之雲也政事之士文學之

士也而薛登之選舉議曰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信斯言也文士之於天下國家將一無所當而有當於天下國家者必皆木強之夫而後可今毋暇枚舉康樂可謂冠冕六朝者矣傳謂其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夫不以其方能鼓衆故敢於任胸臆以獨造哉則其不適於用是人負文非文負人也然則今之取士以文所用將在文乎在所以爲文之心乎曰用匪於文也明詔三令五申拳拳文體

之正何居曰此正正其所以爲文之心也而不見夫場者罔生意之培而矜剪綵乎繪者毋人貌之肖而好圖鬼魅乎射不括之務省而參天而發乎衣不體之務適而雜擁裘葛乎有識之夫不非則笑焉邇時之文所謂曰新曰奇曰高曰博何以異是總之其心遷就詭遇之心也國有成法必非其所能循矣牽合附會之心也國有眞是必非其所能定矣飾貌獵名之心也治尚惛惛必非其所能幾矣是故明詔一取而禁之若曰立心龐故厝辭

枝其於作用也必認是故拳拳焉於其爲文之心是正也曰若是則世不乏不枝之文不皆善治何也試問士之離奧濶即顯融也其臨政之時果如臨文之時冥搜沉索畢智竭慮歟其恪法奉職也果如其遵路聖經稟程王制罔敢逾越歟其殫精持正終竟以之也果如其文綿之組竟美七襄詞鋒之提收功三戰歟一有不然則是其爲文者一心爲政者又一心也文其如人何哉夫古者招士以旂旂用交龍所以象其變化今者取士以文觀乎

人文將以稱乃化成有如不以爲文之心爲政其無迺上負王上弓旌之典下滋臣任使之羞邪今夫螢之爲火也不能燿煌於晝日雉之華也僅能藻燦其羽毛士不爲見龍則爲螢爲雉而已可不懼歟善乎孟子之論知言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其論爵也曰既得人爵而棄天爵然則臣所謂心麗而用譌者其生心害政之謂也不以爲文之心爲政者其得人棄天之謂也故明詔欲諸生正其所以爲文之心臣亦欲諸生無失其所以爲文之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二十九

三十一

心士人功業定於始進今其時也亦惟諸生念之念之

壽大司寇蕭岳峯先生七袞序

昔詩人咏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兩言者難言之矣以世季而純懿罔宣全德希觀也由今而觀殆大司寇蕭公謂邪初公之入爲司寇也屬天子盛于春秋難馴而易震左右小臣雖復旒

統救過

龍性所不當動寔不原當是時令稍稍

冀命之爲見當累

聖德不細而公獨計以爲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十

三十一

紀譴意從事上不無訝衡命卒以霽威也刑是用稱平者數年于茲厥後采權政行宵人謬揣摩告密四起蓋藏之家亡不惴惴浸淫陵遲至于行乞侮紳紳滅獲脅主父矣公曰是大亂之道也詩不云乎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又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于是物色斯屬有萌輒撲苟得其情必臯無赦輦轂之下用清民乃帖席此之謂一弛而德意蒸于九重一張而元元蘇于海內也儻所稱禮衮闕而明邦國若否者非邪卽今海內如羸人然形彊神索士虞脫巾夷虞宿火天子蓋知大司馬之任匪公弗宜而又虞司寇者之難其人則頻年以公攝行大司馬事四牡八鸞之重蓋兼總之矣而嚮來海寇平而不居其功市夷款而厚爲之備迹其至畫雅量柔道淵思所以張國威于驅逐化士氣于和平畜長策于羈縻銷外侮于牖戶者不茹不吐猶是也於戲天地間一陰陽剛柔而已矣不茹柔不吐剛政迺允臧社稷其昌無疆

陰無滯陽氣乃有皇身其長康夫公則先 國家
事而後其身也然道寧容二乎效既兩觀矣予雖
欲以吉甫之誦誦之何以加焉

贈方伯高訥翁轉左轄序

頃島夷不馴睥睨我屬國山以東並海諸郡號號
于鄰之震什伍供億不有寧也者二歲公與前左
布政使傅公實從中綏輯之島夷遁傳公內徙廷
議謂山東近藩要地海寇叵測匪得小心慎重如
公者不足康元元固根本則請徙公右布政使左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

三

之制曰可東人畢賀相與謀所以贈公者以屬余
謂余向與公共讀中秘書三年式明德稱同舍郎
知公宜莫如余也余竊觀今國家政萃於政府分
以六曹布以布政使布政使雖外臣乎厥重與三
公六卿等如我朝茹瑄以吏書蔣廷黻以工侍皆
嘗出爲布政內周外召未聞軒輊也抑勢密意逃
部卿有時乎不能得之宰輔宰輔有時乎不能得之
天子而議興興議革革建饒偃草方伯未有不能
得之郡縣有司者四羅二魯從古以然公之仕以

以行志也將在茲乎將在茲乎或曰猶之方伯也
獨左也歟哉益公之行其志有日矣固也論相成
之義胡彼胡此相軋則疑美有所獨歸則忌人情
大都賢者不免焉于是乎虞詹困肘雖預政猶伴
鮪也側贊衡籌不操柄而克罄底裏者什之二三
爾曰若是則公躬操柄矣將遂違寮友行已志已
邪惡乎可鄭僑未爲政棟折榱崩之論盡言子皮
故當其爲政不欲作威以防怨夫盡寮友之情與
已之志寧二事也公志大而養遂齊魯千里曾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

三

不足一寃其緒餘然大東小東困斯極矣非公未
易言保釐也日平奴之役惟是糧糗芟藁之爲徵
發民已嗷嗷閭閻空匱可靜而不可動之效明甚乃
迄今建議爲東藩計長久者猶然僅僅戰守之具是
講此所謂聚禾粟繕城郭而不撫其民亡陳之續
也公必有以處之矣余以爲處之莫若亟講于政
之義書曰政在養民養民之謂政又曰政貴有恒有恒
之謂政史稱漢宣之治曰綜覈名實綜覈名實之
謂政以余所觀于今殊不其然事不創爲令不新

造以爲長茂從自見其政也苟爲見已之長而已
民之養不養亡問矣且前者以作法爲賢後者復
以踵法爲不肖日滋月溢併趨廢格以其廢格也
申飭從之上日必如是乃可建長利下日如之長
利建矣上日必如是乃可祛大蠹下日如之大蠹
祛矣總屬具文終歸烏有其小者也開一利源或
反生一厲階塞一弊竇或反奪一民便上惡乎知
之繇前二者過在爲名高繇後一者不責實之過
也夫責實難言哉自大藩諸路而下以至郡邑不

青藜館集

卷之二

手

三

管九天九地然自大藩諸路而下以至郡邑所役
使之人不啻一人一身然吾寄耳目于左右左右
重驟而訊之廨養輿卒皆大猾也身親歷之得其
粉飾峻隄曲防潰決愈益多故今生民之休戚惟
聽良有司之自爲之良有司幾何人哉使者不虛
設乎公平居論文先實養論治先實政余佩而服
之有年庶幾以今茲驗之異時者龜蒙瑯琊之墟
生人樂業熙恬之化躋于二公膠相阿大夫謫焉
海波載載其公展布時乎余言與有徵也夫

刻射禮儀節序

監故有

高皇帝欽定射儀其後又有呂涇野先生所錄考
定射儀欽定之儀出草創之世百戰之餘士亡不
爭先命中者禮取其足以銷雄心抑勁氣而止以
故節闊而目疏更定之儀出承平之世道在潤色
以爲不會通其典綢繆其文章不足以資 昭代
崇德之雅而榮華其觀是故制詳而教備欽定之
儀有沒而後有儀儀根實勝而出益在忠與質之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

四

問考定之儀已儀而又爲之儀雖曰適中然文矣
文者易勝之物長此安窮此今溫陵楊荆巖先生
射禮儀節之所由纂也節云者何射雖止一事是
亦士風所繫不如是無以損今日之文還嚮者之
忠也夫禮苟繁而使人病于難行非所以爲禮涇
野先生之教無是也然荆巖先生以爲寧正嘉之
文明不足毋洪永之樸茂不足其穆然有先進之
思乎予每從先生後觀射西園見諸弟子容體節
奏周旋閑習其郁郁磨折之美與其矯矯命中之

尚適相符稱而無所謂浮靡繁縟者則樸茂之風
頓還而易行之效亦居可觀矣監貳江夏郭君博
物君子也既以此纂日集多士而又爲之考其射
法射器射職以至位次聲詩繪圖附說一准諸古
以廣先生以古禮造士之至意用壽諸梓予是得
有言于簡端也按先生之所裁于南志者如舊有
燕禮今已之舊賓傳之射兩報今合之舊再射而
後耳升射耦凡二命而今併之若者匪一大都
則以節爲貴矣然亦有儀似繁而以其語有所本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十五

不必以節爲貴者自出次及及物射者三揖而誘
射者獨六揖是也又有語不必有所本而以其行
之既久雖稍涉刺謬而安之者曰賓不顧矣所重
似在賓以賓迎主所重又似在傳是也先王若曰
吾節其所爲儉者而已進退隆殺夫有所受之變
易之實所不敢啓也夫輕啓變易之實不亦浸淫
文勝之類與文不可勝吾將及樸禮不可變吾將
闕疑蓋先生之拳拳思挽世道于古初者實倪于
此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於戲讀

儀節一編先生之所以佐王道者難云乎哉

送中丞李夢翁先生南歸序

公撫畿南之明年璫人以 上命開采其地開采
之議舉朝爭之不能得者也公獨計以爲臣在
廷則持論議在外則職奉行論議得盡政不下究
奉行善盡政卽下究不熾於是首與約不得臨有
司璫人殊不憚未幾穿壤無所有將陵民有司不
聽則移璫公疏公沮 上旨大不敬事在叵測然
上卒不行又三年 廷推公 留都少司馬公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十六

聞將具疏辭會 內計遂自陳不職狀求去甚力
上心知公與采者左度不可留因而 許之初
公駐恒山時嘗有妖徒數百人建旗鼓求謁曰獻
天書公不納第令門者緩詞諭之既退因執其倡
者以一夫之力而定已又有報北虜入犯者羽書
日四五至日已困 都城矣當是時公一動亡賴
且乘之起而公夷然報亦尋息頃年益多籍者籍
輒旁延究聲滿道路公屬內亦一再有此而絕無
株蔓之患則公之力也公鎮靜不擾而民安之大

都若此說者謂世方多事 三輔門庭之地非公
不可此一去也中外無知不知無不惜之者史砥
曰君臣相與之際難言哉人情同已則說異已則
拂而況君上乎臣不敢言異同而言義故亦曰義
合則留不合則去是知拂與去君臣時有顧處之
何如耳公求去 上聽公去已矣姑毋論獨嘉其
值異已之時違不合之會而寬然不迫抑何其度
大忠厚之至也公欲去之意久矣不欲悻悻自遂
貽吾君以寵邪斥正之名其有爲肉爲禮之思乎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十七

號太子死矣鵲能起之無他死機雖九所爲生機
尚一也今天下事不幸而類彼亦猶幸而類此則
以公去一事卜之語曰賢者不憂其身之去而憂
其國之危國而有此公可以去矣予與公先後官
詞林向一遇公鹽山委餽焉因而備聞其政適乾
山王計部諸君公舊屬也索予言贈公謬爲之序
贈都諫韓淳淳家諸兵大名序
東昌韓淳淳先生以正直忠厚表瑣聞者若干年
是歲次當外補朝紳眷然惜之謂時政日新宇內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十八

多隱轍正人君子不宜遠 上左右于是當事者
議解常調內先生先生固不可竟以叅政備兵大
名府是時先生之門人官都下者五銘紳張公黃
羽李公與焉銘紳與不佞與先生並領鄉書者也
展聞竣先生握銘紳手進之曰語有之兩戚從前
此其例已銘紳肅然曰師友之不佞也且深之稱
偶同而潞公訓再世曷並言乎以故訖就北面而
黃羽向司理吾萊時以 欽取待 命先生謂萊
夫亦莫非父母國也誼不敢當耦見會有稱叔玠

仲淹之事者先生意始解至是二公乃偕其同列
瀛橋王公樂吾張公岷源饒公共過不佞以先生
贈言爲屬不佞曰嘻先生也而又重以諸君之命
不佞卽至陋何敢辭雖然竊願受說于諸君也瀛
橋公曰夫四懼二譽易繫之一近一遠之所爲辨
也去懼卽譽聖人宜有羨焉其何能不爲先生幸
幸非先生意已然小子之私也樂吾公曰益聞漢
臣汲黯皆以諫顯而或懷禁闔或厭承明何君意
者寧澹毋艷亦猶潔已矢諫之餘思乎內徙之議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三十九

三

先生固不就有從來哉贈焉昭雅志也岷源公曰
嘗試以月揆之月受光于日耳然就之而光盡各
極于天之東西而光滿盈庭不如一隅之有功天
之道也特建獨樹在此行矣銘紳公曰夫至孝無
擇至忠無擇不擇內外而安之先生之忠盛也夫
違不言已恬取不言已適知有主上而已矣黃
羽公曰主上繫不可謂不知先生夫大名古天
雄地寇忠愍所稱鎖鑰者其後杜正獻晏靖相繼
典其軍而文靖又累請城之伐契丹南侵之謀今

雖內地乎重視昔無減焉而舉以付先生意深遠
矣故曰知先生也予旣卒受諸君之說懷然日至
矣哉今而後乃知遊先生之門者難爲言也其焉
置喙抑聞人臣之維持國步辟則醫矣謂醫必
調腹心始可以運四支梗槩之譚耳內關伏腕引竅
于心三里居筋通膈于胃四支誠外詎異物也今
國家所謂腹心之患不能悉數其尤關廟社
者夫非儲婚中外所交窘者夫非錢穀使素封
著姓日夜愁嘆者夫非告密之門與三者于工作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十

五

何有乃先生第以工諫靡及其他旣而三殿垂成
淑選之詔乃下費半而功倍水衡無耗焉役人籍
而入禁庭無譁眠者帖席先生國醫哉外郡之
視朝廷也猶工垣之視諸垣也向不必以專諫
諫今不必以諫諫肯綮在握畛域爲融偏氣之調
邇于全體是由四支而和腹心之說也然則先生
其遂外乎其未嘗外乎語曰上下無不格者不得
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斯
之謂也諸君其謂之何于是乎諸君唯唯似不予

言謬也

贈明醫陳了玄詩序

了玄所謂脉部與世異而其驗益傳之異人云辛卯遊長安適子姪病公診之曰停飲也饋之藥未服而他醫至見以爲舛別投汗劑愈明旦予弟謂公長者雖未從其治歸功焉延而謝之且令更爲診診曰我劑未用耶奈何疾未損而真氣損此必治者誤以爲傷寒汗之耳汗之豈不暫佳發迺滋甚今夜二更其期矣二更病果作果以前劑取效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十一

三十五

又醫某者雅以能脉名京師聞公術請各以其術互診既診公公因還診之時方三月爲言及六月且發其病某未謂然如期而病作乃大服公仍懇公爲療治而愈然醫之非公者十有八九卽一二不顯非者亦時時私議之曰詎有脉部之不諳而能悉病源委歷歷如覩者乎矣操別術而以脉爲名者也予間以詢公公曰若輩蓋爲脉訣歌所誤豈惟若輩舉世誤者不知如千年矣予曰何以明之曰歌非叔和氏作謬醫假之而後學習而不察

高其名而不改非也歌之誤人處最多其顯無如

掌後高骨之說夫掌後則安有骨有之在掌側其是乎其前袂不容指淺不可爲中沈以是當一部診安所施也略舉一斑他誤大較類是矣予因是徧考世之診法益多端焉而皆宗秦越人氏圭齋歐陽氏曰是切脉療治之所由始醫之祖也顧其說皆備于難經初難經之出世傳一人至華佗燼之而絕晉宋間重編于仲景叔和非其舊矣以故諸脉家往往求部位而不得則各以其意揣摩之或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十一

三十五

中或否工拙斯判而終非確據卽如高陽生高骨號關之說實實與丁德用密排三指之說千金寸口之處其骨自高之說均屬杜撰而世獨高陽生之從朱晦翁亦以其特揭關部昭然與尺寸共列也而取之然朱子自以爲未知其道蓋亦疑其不經見猶爲未定之論至泰定時廬陵謝堅遂謂其正出脉經挾朱子之言以驅天下耳食之士吁堅之所謂正出脉經出何經哉高陽生假叔和者也叔和演難經者也難經演靈樞素問者也靈樞素

問但言寸尺而難經益之以關關者界乎尺寸而爲言耳故其說曰分尺爲寸分寸爲尺言尺寸而不言關曰分則關在其中矣至叔和又別而爲三關曰從魚際至高骨却得一寸曰寸寸後尺前曰關彼自謂魚際至高骨正得一寸寸之診處固未明言何哉高陽生之以高骨爲關乎且尺沉而在下故言尺曰尺澤寸浮而在上故言寸曰寸口口曰澤義可想矣高骨以前筋肉隆然而曰寸口可乎或曰堅蓋有見于靈樞也今之箋寸部者率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三

用其九寸爲也若陽得寸內九分奚而一分之遺耶豈亦以最前一分者之無當于診乎竊意岐伯名脈皆先得脈而後就其處名之陰脈當尺之盡處故名曰尺非盡一尺而取之也陽脈當寸之盡處故名曰寸非盡一寸而取之也非盡一寸而取之是以止言九分九分者約言之亦極言之何也人形不一魚際之後一寸之間隆肉脈口修短相乘要之隆肉有短者矣必不至不足一分脈口有脩者矣必不至過于九分越人之言正舉九分以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四

之見似思邈也其獲承異人之傳亦本其初見及之耳了玄雖尊內難排脉訣而持論甚平予嘗與之談難經至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公曰非也審爾是心肺無吸氣肝腎無呼氣也是脾遂無專氣也又嘗與之談脉訣辨妄至大小腸在下不宜與心肺並候公曰亦非也審爾是火燃于突煙不達于煙樓也其取舍不頗類是予左右手各一部從來浮甚厥動以目視而數以時醫之論當屬尺而了玄之所謂寸在焉其孰當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十五

言四十

孰否必有能辨之者余始贈之詩以俟達人

贈守戎王中軒薦序

語曰天下非常之事非非常人不能辨也不然大智閒閒大慮縵縵連然者不可爲動搖也屹然者不可爲震撼也毅然者不可爲恐喝也事有非常人無非常事既非常矣吾又以非常臨之與驚而驚與怵而怵索索矍矍亂乃滋多易曰震驚百里不喪七鬯不喪者言不失其常也不失其常乃所以制非常者也世不知非常之制于常更相與非

常名之嗜惑哉我國家救寧久矣並海民嬉遊歌樂恬不知兵而卒有平奴之警則泄泄視之謂河可憑虎可暴牛之畜可搏蟻虱可破于是乎有張正公之戒嚴警備兵乃大振未幾而今王中公至視其偏裨競競也其材官蹶張惴惴也則又容與談笑安閒簡易以消其倉皇之氣蓋士自是始不敵畏有超距賈餘者而兵益振居亡何撫臺孫公者兩獎之兩薦之迭爲冠或曰夫二公之爲將殊科而駢重者何也古有之玩者震之易者難之是以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十六

言五

以間伯比得志于漢東擾者鎮之難者易之是以謝安石收功于淝水顧此猶異世東西宮衛尉部伍或有或無子儀光弼之相代也寬嚴如冰炭然並爲名將咸建茂烈二公可知矣會余使事竣抵都下人有以海上諸將詢余者得二公狀亦以爲大與二李程郭相類高侍御東溟氏曰王子非吾向所推轂者耶是信能以常制其非常者也而吾將與之言常之義夫常有偶有達有委細柳夜驚亞夫堅臥偶用之效也兵法太山崩于前而

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豫定之功也飲博
澶淵天子解頤達于數也開門修齋戎服講老委
之無可奈何也王子克辨此耶夫東溟氏之知公
深矣恐平地故無疑于風波懼青天故不迷于雷
電蓋其豫且達也墨人士以島夷進道德公且榮
公之薦索余言爲贈

賀卽墨劉侯創覽邑城序

司馬氏稱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信哉
仲山甫之城齊也南仲之城朔方也彼實微天子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十七

三百五十二

之靈挈全盛之籍而爲封疆不虞之備曷足異者
乃詩且咏出車八鸞以美之何故豈非虞規紉之
不異懼築舍之多端而爲當事者難耶楚城陳蔡
不美而四國畏之惟邇四國故城也若紆于難又
何亟焉有如居安思危身不受萬世不拔之資而
又會時之艱能慨然爲永逸之舉以杆封疆者則
屬門劉公之于墨城是已故卽墨城蓋在平度之
東南六十里當樂毅下齊時圍墨且三年不拔時
城之甃與否不可知然固矣自隋舍其故城復卽

墨水之下流于不其城東北二十七里創置今城
則實采土爲之弘正以前其城之堅與否亦不可
知也嘉隆以來以耳目之所覩記城可謂歲脩而
歲圯矣夫征之擾板幹舂揅之費無戶不苦至使
民不遑問于索而丙申丁酉間屬東事孔棘直指
使太原王公虞墨城瀕海倭一朝乘汎楊舩而至
誰禦之者檄下甃之然自丁酉歷戊戌己亥三年
矣訖未有任其事者何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毀
言日至今猶言也庚子春我蜀翁父母來尹茲邑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十八

三百五十三

駕單車而觀大海愀然而歎也曰滄海之水倏與
我其之城惡得不甃甃之此爲時矣于是度甃址
料丁壯而瓜屬之各以其丁之多少受工木石甃
堊則地之自出令曰一年取材次年有事于西北
又次年于東南蓋及是三年而告成功焉千餘年
之規制一朝而更之墉堞池隍樓櫓亭障劃然一
新歸然東海之重鎮矣初工作甫興蓋有一二頑
民奉行不如令者公取而朴之謗言輒起公不顧
持之益堅督之益力卒以底寧所謂臻厥成而宴

如者非耶居亡何邑父老二三人扶杖北來造予于成均其一人謂予曰吾聞昔者北山之盤世無息有神爲轉徙貽之永安可以賀乎予曰去勞而遠安得不賀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可以賀乎予曰不謀而獲安得不賀曰然則城甃之甃土功終息是北山之逸也備在東島惠歸閭闔是筐綏之利也邑侯之德世世賴之矣燕雀之賀盍爲我申諸其一人曰若知言我與若之城而不知我大夫之所謂城夫珉珉基之甃甃垣之墀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四十九

三百五十五

臺界之物土壤之譙檣表之其仞七其雉百壘若長雲削若斷岸此我與若之所謂城也本之以民心累之以政事維之以德化峻之以威嚴樹之以風教不蘭石而堅不渠答而局不豐騰峭吐而赫此大夫之所謂城也我觀大夫之爲邑也賑則捐俸溝瘠羣興徭則因民權聲四起惠已藹爾斗墟戴星出入庭無淹政政無踰時敏已周急善富澤不闌加宵小舞文有動輒覺察已保伍肅然憲典凜然不動聲色豪強段段已表節楊孝無間

微靡微弗彰民譽伸氣公已惠以字氓敏以飭吏察以辨類武以禁奸公以振俗氓附則基培吏飭則垣繕類辨則界審奸禁則壤增俗振則表建其爲城也不旣大乎異日者直指上其循良天子嘉其保陞黃金拜賜丹屏列名回視向者萬家之封不足言已若夫版築之業繇役之時磅重之允有司之事非我大夫之烈也予曰甚善知言微子吾不聞我大夫之功如此其悉也請遂以是頌大夫以申爾賀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十

三百五十六

贈少司馬邢崑一先生之留都序

公以御史中丞撫大同三浹月而有留都少司馬之命旌且南郡刺史黃君輩心雅慕公公所指麾調度其親覲也則馳使索贈言于余使者曰大同右雲中地漢人所謂白登平城諸重徼食隸焉堵土之外是爲虜藪其幽則強宗悍卒雜揉而處不可以法而頃歲內競競奉約束外帖然也江陰定襄時卽不可知近代希有矣余曰以若所稱則吾同聞之若邊產耶吾姑盾若以邊事夫虜有順義

王者去若遠近曰比鄰也曰市賞益乎曰今則已矣我非若前日之媼也火酋之梗順義聞乎曰何但聞之蓋火酋之招再三而王不聽也噉劉有此乎曰聞其拒噉劉也猶之其拒火落赤也然則順義德我耶曰誠畏之矣犬羊之性未嘗不思一逞而不敢也誰畏乎曰公天威也余曰有是哉有是哉以斯之談是公所以收冥冥之功而藏赫赫之烈者也夫大同于九邊如率然之有首而璽龜之入之聞聞也如鷺之聞風聽藉令公所以處置順義者稍未得宜順義之畏公非甚深火噉之招有一得行雲中擾矣雲中擾而諸邊部落投袂而起京師未可安枕二亂亦可旦夕已也錄此言之公之功孰多哉蓋昔楚漢出師英布弟以留項王數月功至與淮陰並封唐郭汾陽之破吐蕃李抱真無與焉論者且以爲蓄威于此正以奪敵人之氣于彼公之震懾順義而使之不敢動也何但數月一鎮寧而諸鎮之心胥以寧其于奪敵懷不旣多乎故靜爲動君當其無有勝之用矣吾乃今知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十一

朝廷之所以用公之深意也國家自兩京並建以來仕者率以密邇主上爲榮寵其流至使人間南而劇朔甚或閒曹冷局視之且以爲踈迹且以爲沉淪然吾觀宣皇帝時黃忠宣福爲南京兵部尚書而西楊公曰南京根本重地福忠厚老成緩急可倚何人情以爲寂寥而厭薄之者君相獨以爲根本而加之意也倘以所謂靜爲之君而無爲之用歟於乎難言之矣方今南北大臣遞往邇來比如轉環姑毋論轉環與否北惟文淵諸臣曰叅贊機務南太司馬亦曰叅贊機務重蓋可知矣以公居一邊能使九邊重居南都其不能使北都重乎炎熱之易憤不如涼冷之多清也雲行雨施雷動風行不如居無事而推行是也曹信閒局信冷于人其亦何負之有而矧若斯重也或謂西北之患在虜東南之患在倭倭聞公來則有駭嘆虜聞公往寧無生心則胡不取黃忠宣事觀之忠宣在交趾交趾服其去也交趾叛比其爲大司馬終其身不聞有叛者夫何故制勝于廟堂之上樽俎之間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十二

不以甲兵也以公今日之威靈聲望視偏鎮所及遠矣軍國要機咸得而經營焉夫寧直東南攸賴故以南北言官者昧于設官分職之義以南北求公淺之乎知公者也

送中丞顧公解邊務總督漕河序

余讀易至同人與睽之際未嘗不歎古君臣之相信深而相求切卓然相與以有成也同人之五三四間焉至于用師用師君道也言獨斷也是以先號咷而後咲咲之二于情不得徑而遂故曰遇王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十三

三十三

于巷于巷臣道也志念深矣其古人忠厚之至乎蘇子曰天下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難哉漢文帝之於賈大中宋神宗之於司馬君實也長沙之命疏而親西京之判疑而信彼誠有大不得已者以奪其情云蓋至治安一策十用八九編年成而進讀邇英親爲之序然後知二君之于二臣果不能以一日忘也顧以彼投閒置散竟亦以號咷終重於狗彘同之謀齎於行獨智之慮卽後咲相遇安在邇朝廷之於中丞顧公殆庶幾乎當公秉

鉞東海力持款議一時在廷之臣譁然共詆

慮亡不持戰說以求一勝夫戰之說是也公亦豈

遂忘戰而款之徂者辟馭馬牛然俛首而來則有

羈縻觸突奔逸鞭箠未晚且軍事謂之機或斂

之噬或匿之公之微指總未可窺要以靜島氛撫

屬國固疆域視夫廷議原匪相左而標本之

見各殊操論遂異操論愈異上之眷公廼愈

深公曰行矣奈何以我故使天子有不納直

言之名天子曰吁是國家所託重臣也久之

青藜館集卷之二五十四言四

度公必不可彊計所以安之於是公朝辭海上之

燕夕已迫蒼水之符蓋今天下未有大於邊防與

河渠二事者也一彼一此倚毗無改抑亦有加間

至弗奪抑又固焉不灼知公有是乎今旣數月矣

廟堂之所主持大司馬之所商確計人謀士

之所陳說大抵公疇昔時策然則方夫戎務未解

羣議正沸善敗臧不伊誰與覲雖謂之後咲不亦

宜乎而况異日者宜房瓠子之間哉或曰長沙之

不七國誼宜有力留京判而六事且上二臣之不

能忘其君也猶其君之不能忘二臣也二臣之不能忘其君猶其君之不能忘二臣也則胡不能用帝吾黨激成云爾也詎非王遜大師之克而臣亦虧于巷之義歟公遭逢

聖明荷特達之知視

二臣所遇萬萬不侔且咽喉重地寵任未艾方將從容展布於六通四辟之境何言于巷然而于巷之臣同人之主古所謂相須以成者蓋周公于此三致意焉亦既憂之矣厥宗噬膚二能得之五同人于宗五反不能得之二二能得之五者宗以二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十五

言天

合五不能得之二者二以宗沮夫惟不以宗沮而後能以宗合也故曹好曹譽中士之籍非論於豪傑以迂曲爲不達而不敢出者其中必有所不足達人羞之公處二之位際同之主而離睽之時吾將以此卜焉且卜 朝廷之所得于公與其所

以相與有成者於是乎言

刻太上感應篇序代

夫神降于莘石言于晉世見以爲不經邇儒者未無神道設教之說禮樂鬼神分曹而互用以其

成宇宙所從來矣太上感應一書昔人託之

玄天上帝帝之有書與否我不敢知然與人爲善不可謂非 上帝之意已苟其出於 上帝

之意雖謂之帝書烏乎不可箕子陳福極不曰天錫洪範乎而吾因有感於天人感應之效也夫感與應皆心爲之故其字皆從心云茲篇所述詳矣疏義以已事徵之廩廩焉大抵天籟鳴于玄寂而慶源已濬乎赤水荆棘藥於丹臺而梟獍旋集其靈舍本之心之於天於鬼神一氣共貫罔有睽隔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十六 言天 故此動彼覺若或告報自召自取若或酬答而彼司過三尸云者特自此氣之精爽各之所以感不淪斯須應不違毫忽一至此也或者方取感同應異一二刺繆事謂未必然不知人心之自爲刺繆則有之矣宋景一言焚感退舍後雖如其言誦之不退也外心語感應未之前聞然則人固有事然心不然者心可無乎傳曰有心之心不可與通天心心可有乎怵惕惻隱方發之始納交要譽惡聲未萌之前吾不知其有心也其無心也于斯之時

精與天地流而機與鬼神會且不知感其疇知應不知感故其感神不知應故其應速是夫眞知感應者也蓋昔者羲易以咸言感母亦曰去其有感之心而聖人名亞心爲惡則以稍涉計較卽非初心非初心則已離于善故名之惡也是編也其以猛省斯人動其所謂不忍之初心也與豈其俾之與焉怖焉逐逐事迹以爲功也者而與焉怖焉逐逐事迹以爲功也者要亦不失爲寡過過寡矣抑又何求禍之所不及是爲福也易有之聖人洗心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十七

三百三十一

齋戒神明鼓之舞之百姓與能今直問其能不能已矣而矧弁之誦式有齋戒之遺意不尊不信自昔而已然也夫

讀法須知後序代

讀法須知一書殷少保棠川公所訂者無慮百餘條大都數三尺之舊爲柄刑者軌幾毋戾聖祖神宗軫念元元至意而已余受而卒業嘆曰嗟乎祖宗之心天地之心而少保之心祖宗之心也夫彼蒼好生常於隆冬霜雪之中見之故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我 高皇既平天下親定律令其論施

鍊導謹也用藥防傷也卽天論郵罰麗于事聖心一天地哉廼恣睢惡吏猥折低昂日寢舛厥試稽掌故不啻背而馳焉昔人有言曰春秋聖人刑書也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之義夫春秋聖人刑書也律令我列聖春秋也春秋之待物也恕而法凜凜乎嚴下弗知則犯也律之瘴惡也嚴而意藹藹乎恕上弗知則刻也犯者抵陷寔刻將爲陷寔揭憲綱而陷寔之爲如民命何此少保之深恫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十八

三百三十二

而是書之餘作也歟故順天地好生之心者大明律令也推廣祖宗好生之心者讀法須知也讀其書有味乎其言惕然心少保之心者諸司百執事事也若也耳而目之靡索方寸斧鑕胸臆之中胡越一膜之外卽左臯陶右蘇公夙宵稱說曾不足一抑鷹鷂之翮區區簡牘奚爲焉故讀而知謂心知之也匪欲事尋摘傳聞見已也以是爲讀法者告贈登司理謝侍東應 召序

今天下之事之不可爲也厥患二曰不任曰不負

任不任者道藏自爲視天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不眞任者果於一決如醫之喜用烏喙而不暇顧斯人之命脉匪直不之顧也又不欲人之易其方焉而道藏者又務遵其方以悅其意蓋天下事始不可爲矣夫天下事有大于刑獄者哉弊端未易縷指而吾以爲總之無眞任事者彼其茅靡鳳指株守覆轍掉臂濡津模稜岐路元元之命不內資完璧則外當羔鴈耳以今觀于侍東謝公斯眞任事者耶公司理于登七年矣所全活可數十百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五十九

三

人皆其忤上官之意逆僚友之顏破徽纒於糾結之餘續要領於斧鑕之下疾辯彊爭而出之者也會公當以內召行此數十百人者相與顧香道周泣不忍釋而予感孝廉張君特請予爲敘其事用以寄神逞于彼而佐尸祝于此時予以病在告也予因憶往時奉使過里門人修生者以公傳相託值予方還報不果孝廉之請重以徇馬病爲解乎如異時傳良吏者何蓋孝廉嘗與邊生善云邊之猶子與孝廉鄰而鄰邊不直也其猶子蓋兼衡之

一日邊病而其友將以事過孝廉則力疾與偕歸而越六日不起矣其猶子指示其面曰此豈不張氏毒之耶訟焉已而驗其膚藍吻之金如黛色孝廉亦輒自失曰夫邊病而藥誰侍藥者非其猶子耶訟焉東敵以異解愈解愈固二年之間而柎楊游踐招魂再賦矣自分寃死無復覩天日時也最後公視其牘曰天下固有若毒乎哉吾聞嗜飲者之死藥毒浸臟亦能湮物唯是脣不崩竅不血是爲異耳視之果不崩不血訊其人果嗜飲者也羣

青藜館集

卷之二

本

三

喙頓息而兩家俱得雪矣此其事正與修生類初修爲諸生有聲也而歲且貢里人有妒之者故與其黨凌之更以欺人之目訟及視其目居然眦也修殊以自白則大噀曰某之寃市人皆能言之于時主獄者適以事取道東市東市脩所家也至則市虛無人執童子之寃于門者訊焉對具如訟者語獄于是遂決當修城旦其明年事始得下公公時眇者曰病也公獨計眇目不痛痛者物蝕之蝕物之力不能以旬也則獄其人淪旬而出之乎

後而終之。雖眸子燭如矣。本公神識濟以博物審獄所
如秋之燭。燭而毅然從以三尺毫不與撓。以故
乃多自非其爲天子任法爲元元任命捐情貌遺
而置一官于膜外。有是乎。登古名區域自蘇文忠
觀海高閣白雪千載其後勝地間寂名篇布闊而公實
繼之。丹雘九日之間鐫磨殆遍其他若所更定保甲社
倉諸書皆燦乎井井粹然經濟而吾獨嘉其任事云者
直爲孝廉志感正謂天下之患在此也。然竊聞蘇文
忠公嘗時其父老率舉手加額曰。寄謝司馬相公厚自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六十一

送膠守張育華上計序

凡士人出其身以涉世。蓋必有不擇寵辱而安之
之意。然後能盡心厥職。而不至操傳舍之見。以自
曠。又必其中常悠然有獨得之趣。而澹然無所羨
乎外。然後遇不遇不爲動。而其營職業也。出于中
心之所樂。爲西門爲鄴清。尅潔愷三年而君收之。
璽則貶操而從之。君因以悟。君則悟矣。抑何其自
謬于再爲也。洛陽年少感墮馬而自傷其繫心所
職。金陵有取焉。然不知誼正以抑鬱無聊。廢厥職
者也。以誼之才之識。遇豈不知其宜忘而戚戚之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六十二

赫赫聲人亦輒尸而祝之篇章亦輒富官顧輒拓落不少振視蘇公一何符甚也吾無論其他卽治膠裁半歲而其造福敷澤直繫膠人無窮之思膠故有難治名非其質也蓋嘗有守膠者見其疲而不能撫也則以鞭朴從之而懼其已譁於是乎甚之以爲名膠旣蒙此名矣繼來者益恣睢無所忌民亦益不勝其荼毒而爲梗難治之名益不可渝浣公至第嚴爲法而人不犯厚爲惠而人安之郡齋無事雍容翰墨乃不自以爲能治膠而更號膠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六十三

三

曰易治膠之受賜其庸可貴乎膠而旣疲且鉅矣公又兼密墨而賈之餘瑯琊昌陽諸郡又相率越境而質成也其質成者率無俟俟寓辰至而已返各厭其心以去也此豈其非才要以爭質而各厭非獨才能使然也備倭之戎先是膠駐以爲膠之南郭門海潮入焉至迫故也公按其地形曰我與倭所共之海乃在薛島之南抱大勞而東而大勞薛島之間一水如帶名爲淮口者實始透迤而入滙爲膠海今奈何釋門戶而守窳窳先自遁藏爲

力請之當道移駐淮口其他種種石畫當道不盡然大畧可觀矣夫世之以進士爲邑者視清華若固有瀕海瘠郡相顧掉臂藉公稍有不平橫於意念其於郡事能批窾導窾事制而曲防若此哉正以其中誠有以自樂也凡人中有所樂天下皆寄寓我誠爲主萬物皆客感是以心不忤卽屹橋之履可捨心能下卽王生之襪可結水唯平也故無逆流是以萬折而必東金惟粹也故不受人愠是以百鍊而自若柳下惠惟和也故無變節是以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六十四

三

三黜而必直蓋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公融慷慨以忠厚不悲歌而日陶情於風雅遭履獨安能困公抑適足以玉成之耳在昔英宗欲大用子瞻韓魏公以爲軾自遠器驟用爲累而子由亦謂子瞻謫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然則彼蒼於公將老其材而大用之歟艱難其遇以幽深其思使所爲文辭爲必可傳歟其大用與必傳與否我不敢知其身躋于時而文名於天下後世遂如子瞻與否我亦不敢知乃所謂盛

然獨得不擇寵辱而安之者固已操左券矣不佞
嚮與公聯籍而進今又竊伏其下邑知公最深而
密墨二令君適有所請以故敘其素所擬公者俾
持以贈公若曰此寬譬解慰之爲見也則有公之
自得在焉緩頰矣

壽同館劉幼安太孺人序代

上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大業之意甚
盛於是就諸進士選其雋人儲之館閣得二十有
二人余與吳陶兩君與焉一時意氣翩翩爲後先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六十五

三

所未有顧此二十二人其得全庭聞之樂如所云
十人而已九人者卽不能怙恃兼存瞻望兩慰而
人子之情亦猶可以少解頃歲一改火耳而以事
歸者已三人其留者又不能御親以從所謂親心
雖樂離憂在也中如黃林莊傳以君其親亦一視
邸中而他務牽懷頃之且幙被去乃奉母於慈者
獨劉君幼安爲然豈非其甚盛而尤難者哉何者
都名寵之華及庭闈之養據禁近之貴無桑梓之
懷疑造物者亦靳之而不可以爲常也嘗觀北山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六十六

三

大夫區區於劬勞燕息之較以致咎而發詆獨無
足道乃魏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懷之爲志其所陟
之岵岵啓其瞻矚而患其不來其情何亟也小雅
盛時先王以道役天下之賢靡情不體然至探其
意而代之言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抑勞難兼遂
卽先王無如之何耳幼安雍容於承明著作之廬
迭宕於圖書文史之事非有征行鞅掌如詩之所
嘆諸趨承唯諾寢興抑搔掬溜播灑無不得爲者
外爲棠筆之游內有板輿之馭修灑之奉盈其前
而珈翟之封湊其後繇今觀之蓋二十二人中一
人而已夫二三子知其能悅親也而彌信其爲人
太孺人樂其能信友也而彌安其爲子神康體適
貌之癯者日以腴而髮之星者翻以黑也斯非吉
祥善事而人世之所稀邁者乎推此義可以愧北
山之大夫與魏風之任者且不必作歌來詠而將
母之情靡之弗獲又非小雅之所能及已太孺人
今春秋六十六月七日其設悅辰也余以二三子
屬筆輒書余之所感爲酌者之詞太孺人其知幸

今之遭而毋思輕去其子也哉

贈密雲令楊公應召入朝序

蓋公令密雲五載而奉今命云密雲所謂股肱重地也內邇都城依日月之末光而外控石古曹牆諸路鎖鑰攸寄是以公視邑以來其民之謳歌吟咏往往流溢乎輦轂之間而風聲威望嘗震懾乎大漠之表其奉今命而入也邑父老士民既相與雪涕轅轍寄思輶轡而大總戎南樓李君輩亦悵悵然不忍其旆之南也爲因劉中齋叅戎屬余言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六十七

三

贈之中齋之道公之善詳哉會須有貞珉勒之者不具論論今之所謂內召夫今茲之內召與曩異已竊嘗伏讀我皇上之勅部院者曰務慎曰無濫諄諄然期之以老成練達廉正奉公之人是遴是選是取是用也誠重之也顧士君子之始進而當斯會益亦有所自爲重者亦嘗聞秋鷹之說乎夫秋鷹之能搏擊爲百鳥畏者非獨其剛翮黔喙而毛利爪之爲異也其產必深塞海濱巢出煙霞之峻嶺其習之必飄揚廓落之墟翺翺天漢之

表抖擻俯仰無適爲朋以故翺翺所至飛走竦息有若此爾如其資乳哺于雞鶩藉卵翼於燕雀則凡鳥制之矣今夫臺省非搏擊之任哉朝廷方寄耳目於大臣大臣且寄耳目於諮訪諮訪不廣訪不博不足以言慎廣且博矣所諮訪不必皆君子也於是必有操我之重者徹直操我之重方且鼓風浪於平陸變黑白於須臾機有可乘則崇黨而墮讐勢不兩立則培玉以全瓦使被者染汶汶之垢而不知聽者快冥冥之決而不悟何者彼亦欲樹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六十八

三

其乳哺卵翼之德爲他日地也蓋北宮子謂西門子曰與子並仕也而人子貴楚靈均氏曰恐修名之不立二者非人情哉持此之情當此之會苟不與幸乎貴倨之來則必顧慮乎名節之玷矣一與幸顧慮而忽已受其制而不覺矣善乎詩人之羨君子也于祿愷悌求福不回未嘗不干祿也未嘗不求福也而愷悌不回云者彼其處功名之會如金之方處於冶也百鍊非其所辭而方圓隨其自賦惟其持信心於已任起滅於物視之漠然當之恬

然所以臨名利之關而掉臂涉榮進之場而御步而卒能擔當卓立不撓不沮以大有爲於天下也故天下之大事功大謀猷大論議惟超然功名之外者能爲之而天下之功名亦惟無意功名者能有之信無意者能有之則亦安用舍愷悌而回邪爲哉公清夷凝遠無所事激亢於外而中有以自守端方之行孚於閭里蓋不特中齋君所述諸善政爲公已事以若所云正公素所積蓄然而而吾必喋喋若此將異日者有見公之擔當卓立不撓不沮而邇其本原者乎則斯言告之矣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六十九

疏

陳情疏

爲懇乞 聖明推廣德意卽恩命以錄幽節准給假以伸私報事臣聞之盛世無不見褒之節行者風厲之典重也聖朝無不獲自盡之臣子者體悉之意殷也伏念臣往者暨臣兄臣弟妹俱以孩提嬰幼之年遊骨肉伶仃之會維嘉靖戊午七月六日臣父賦卽世其塋以其歲之九月廿日是時臣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七十

子年二十有九涕泣治喪日不半舖者業兩月矣及期至兆所親厝父柩柩旣定而臣母忽自觸於墻賴臣伯母孫率諸娣姒之往送者扶掖而出蓬跣以歸而臣母自是食不下咽淪旬竟卒則十月之一日臣家遠村世農業臣母又農家女其殉不自知其節也家之人槩未有知其爲節者臣于時九歲頗聞臣外祖母與人語若歸咎臣伯母者謂雖出臣母於墻而臣母所服喪冠及履墮不能收盡掩於土曰冠履旣已入墓矣人得生乎聞者亦以爲是實不祥臣歷歷憶其語而不解比稍有知識聞從臣外祖母問臣母何病而沒曰固無病但以思念汝父痛不能食我以爲日久當自解而遂不起耳歸詢之臣伯母亦云悲夫臣乃知臣母之死節也而因想見其伏枕之時憂愁幽思之狀憔悴枯槁之容其爲必死甚著而諸孤不悟猶然從臣外祖母言飾爲平居嬉戲態以悅母意馴至母死矣而猶不知其所以死也通天之罪尚忍言乎又復不早詢知使臣母之節抑鬱湮滅幾與草

木同朽腐維時追恨之餘慘痛之極普剖心碎首
以明母志乃議者難以嘉靖四年部覆事例事涉
人遠無得槩奏吁臣母之心皇天后土實所鑒臨
鬼神實所洞察而直若此泯泯臣心不死其能一
日忘哉徒以勢不能自達誠不足自見抱悲蘊痛
以至今日今者臣遭際 聖明濫竽侍從叨滿
三年幸 准復職 褒贈盛典似可觀覲臣因
是感泣臣母即不幸而不獲被 表揚之典猶幸
而獲荷 寵贈之章 主恩渥矣可以無憾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七十一

三

顧 贈云者汎嘉庭訓表揚云者專美母節今以
臣之故而贈及臣母則臣榮以臣之故而遂掩臣
母之節則臣懼若於恩命之外復爲更端之請則
臣又不敢臣竊觀洪永以來所賜諸臣 誥勅惟
其人之素行不預上聞則已矣聞則一善一長蔑
不賅載卽如義惠夫人婁氏 贈誥蓋我 高
皇帝之 宸章 睿藻炳若日星者本褒其獻地
之一事而併及其內助之曠闕大哉 皇言豈拘
一例臣母誠不敢以此爲况而 皇言既有此

體矣儻可推此體裁繆逮臣母卽褒贈爲 表揚
乎是使幽貞鬱烈昭揭白日 片言隻字輝耀黃
壤也雖然臣所以由笑哭以有今日用得 上沐
主恩下白母節者則臣伯母孫之力也臣每憶臣
母方垂絕時展轉臥榻再頓首於臣伯母而以臣
兄弟爲囑曰二三孺子辱在嫂氏非敢望嫂氏子
之唯是旦脫孟釜之餘潤及涓滴俾得比猶犬齒
廝役是嫂氏之德也又顧臣兄弟曰兒異日者幸
而似人而不畢力樵采敬共芻牧以報而伯父母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七十二

三

德我死不瞑目臣每追誦斯言未嘗不流淚被面
也乃默自循省臣伯母之所以撫臣有過於子無
不及焉至臣之事臣伯母殊未嘗其萬一臣故貧
家門以內無他婢媼一切縫紉澣濯春杵炊爨咸
臣伯母焉任而臣兄弟襁褓待哺者匍匐須顧復
者齟齬而就塾而需束脩之資膏油之費者又選
難于前而臣伯母方時爲臣輩櫛髮沐面着衣履
時寢臥又遠遊則爲之聚糧旬日一不見則爲之
涕泣疾痛則爲之慰撫美滋味以斷無犯其所忌

而其大者葬臣父母畢臣暨臣兄弟婚嫁臣妹爲臣兄弟延師自始徂竟訖無一毫厭心訖不遺一毫餘力蓋雖臣伯父今 贈文林郎民主持其間要之臣伯母之內贊爲多故臣伯母之於臣雖伯母母也昊天罔極安所言報而臣之於報又復全未姑毋論曩者青衿食貧亡以藉手卽臣兄弟以已卯舉于鄉而臣伯母之子如綸今以工部主事聽降者時已先舉矣故臣爲養不能加之豐迨臣選讀中秘書而臣伯母又以子綸縣滿徼沐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七十三

恩封故臣有爵不能加之貴及復數年僅有奉使榮藩過里一壽而臣伯母輒勉臣及時事

主趣之就道今會幾何時而臣伯母沒矣悲夫前此之日暮塗遠臣亦知之矣區區寸草之私妄有冀幸以爲有待而今尚何待矣臣家人來者言臣伯母沒自謂無他惟下見臣母可以無愧而遺言囑臣不必歸葬仍以及時事 主爲說噫臣獨何心能不歸哉生不加養矣死不及訣矣葬又忍不赴乎以生平之不孝非一葬之所能掩至明也

以不孝之積罪非一葬之所能贖至明也而併此一葬而無之臣得爲人乎臣伯母葬臣之父葬臣之母而臣不能葬其身臣伯母全臣一家之生而臣不能送其死臣伯母撫臣三十餘年而臣不能哭之以一日臣伯母焦勞枯槁保臣於貧困之時而臣顧慮繫戀忘臣伯母于仕進之頃臣得爲有人心者乎且臣兄弟妹藉第令有一人在者臣可無歸而臣妹甫嫁焉而死臣弟甫舉焉而死臣兄甫納冠帶焉而今又死一家之中凶愍相仍孤寡滿目悠悠蒼天禍臣已酷臣淚不罷揮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七十四

心不給痛而不暇問也獨悲臣伯母爲臣兄弟劬勞一世其間瘁而欲死者不知凡幾而不得一人爲之喪雖有親子何當於臣臣誰諉哉所以故事之不問條例之不循而冒焉叩 天闕而哀控者也且夫葬伯母無給假之例爲處人倫之常者言耳世固有伯母如臣之伯母者乎洪武時橫海衛千戶張捷自以幼孤撫於其叔父仲良而仲良軍也捷爲乞免就養以報私情 高皇帝許之高皇帝所謂體羣臣者也通其意於情分之間而

恤其私於常格之外故雖莫重如軍一旦聽之去焉而無難向使當其時捷之所請止於一假臣知高皇帝之命之不俟其詞之畢也良之撫捷視臣伯母未知何如而我皇上孝治天下之心遠符高祖豈其不通其意不恤其私而必例之拘耶夫國家無例而朝廷有德意例滯而德意活也此臣之所以請也嗚呼矢節者非以爲名也然而使之滅其名則人子之心死恤孤者非以爲報也然而遂至忘其報則人子之心亦死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七十五

夫微直人子之心死其在國家亦甚非所以厲節行而維澆俗已伏乞皇上憐臣之情出迫切察臣母臣伯母之事關風教弘開天闕曲瘳臣私卽贈爲旌燭丹心於枯骨破格予假釋烏烏於樊籠臣無任哀懇待命之至

代許相公再懇建儲疏

感恩悔罪懇乞聖明回暫謹信成命以蚤定大計事臣頃疏爲素望不孚動遭疑謗乞賜罷斥以謝人言奉聖旨卿忠誠直亮遇事輒言不

存形迹朕所鑒知正賴謀斷相資共圖康濟豈可偶因疑謗遽此求歸宜卽出輔理愼勿介意東部知道欽此臣仰謝溫綸俯增感泣竊念臣擢落衰朽于主袞曾無一線之補而猥褒之曰忠誠直亮伴食濫竽于同列曾無一籌之贊而榮慰之曰謀斷相資天語之獎藉過隆聖情之眷顧已極臣卽整方寸之赤不足爲鏤竟犬馬之年不足爲報也寧敢後腹心手足之義而骸骨是言哉願臣之所以不得已求去者以人言之及也人之所以噴有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七十六

煩言者以臣奏之擾也臣銜今日鑒知之恩乃始悟前日奏揭之罪悟前日奏揭之罪乃始信皇上亦已鑒臣所以奏揭之心夫冊立至盛典也至吉祥善事也其安取聒激而皇上操獨斷握成議卽聒激無所用之乃臣不能委曲將順以揚休命至于冒昧煩瀆以重延緩在首臣方欲釋皇上之怒臣愚反以益皇上之怒臣之固陋無識卑卑乏格君之畧可見于此矣此其所爲日夜痛心疾首悔恨而莫之及者也然幸而皇

上之于臣亦既鑒知之矣何也以疎謀親恩自外
至有似乎離間而 皇上不以離間疑臣也誠
知上有明諭下循而請之則恩固在上不在下也
預青宮之議決計定策有似乎圖報而 皇上
不以圖報疑臣也誠知恩所不出其誰言功無功
則無可報也是臣所以素揭之心鑒知于 皇
上至明也以臣之素揭宸聰觸聖怒 皇上
猶然鑒之况緩期之旨出于聖怒一時過激之詞
臣有以知 陛下之驟而發徐而動悔悟之念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七十七
矣 皇上有悔悟之念而臣不爲之迎機開導
擴克引翼是前既不可言而後又可以言而
不言臣則兩失之臣罪甚大是以敢竟言之蓋昔
唐太宗忿選人多詐有殺之之命矣已而納戴胄
據法應流之奏而止其說曰欲殺者一時忿怒之
言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夫 皇上廼貞
觀于下風薄太宗而不爲然今日之事則固有
相類者故一時忿怒之言未可執也冊立一定之
期不可不信也且人臣者進言而無常則有罰罰

固在臣若夫豫建元良篤億萬世無疆之祐人主
所自爲宗廟社稷計也今緩宗廟社稷之計以爲
人臣之罰于臣不甚加損而于國本頗甚不利計
不亦左乎 皇上試以此中夜思惟臣知其必
有大不安于心者矣夫二十年冊立之諭天下聞
之見之羣然翹首而望之其更而之二十一年也
天下疑之矣匹夫匹婦難以心喻聖心雖定難以
戶說彼疑心橫于中異議倡于外蓋元臣以此叢
謗羣臣以此多口也方今議論苦多又樹之疑而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七十八
招之邊議紛然又益以內議以擾之臣以爲不息
議論于此非所以專議論于彼也而又息議論莫
若去其疑去其疑莫若示之信則有守冊立之初
諭而已矣故人主之信不可以怒爽人臣之罪不
可以國罰好議論之口不可以疑示臣知 陛
下之必有洞乎此也 陛下明並日月斷若雷
霆信如四時無私如天地豈其持後說之堅而變
前說之易必不其然臣迂抱朴忠不知忌諱類
衰齒無所希冀敷于慰留眷顧之恩不勝愧悔

望之意 陛下其以爲葑菲而採之臣死且不
朽其以爲狂瞽而罪之以膏斧鑕禦魑魅亦死且
不朽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代許相公陞辭陳惴疏

恭謝天恩并陳愚惴事臣待罪密勿七載於茲秩
淪羣寮仁及三族臣竊惟自今以前之寵貺皆
陛下之渥恩也頃者四疏乞骸幸蒙俞允有如衰
廢之軀不卽填溝壑庶幾偕田父野叟共咏太平
臣又竊惟自今以後之餘生皆 陛下之再造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七十九

三百六

也臣誠切狐兔首丘之念而不勝犬馬戀主之心
方今堯舜在御稷契在廷師師濟濟之彥在職
國家卽間有一蒙之萌慮亡不蚤見而預待如河隄
之障屋雷臣愚卽偶有千慮之得知不能增軒而
益輕譬飛塵之集華嶽且臣在位不爲不久矣與
聞國家之大政大議不爲不熟矣逢機而遭會陰
贊而旁籌不爲不屢矣而曾無一奇一策效之于
任職之時豈其有嘉謨嘉猷屬之于旣去之後顧
處謨明弼諧之朝臣之所不敢喋喋也當違君去

國之秋臣之所不勝惓惓也臣寧能以江湖忘魏
闕之懷野人後芹曝之獻哉蓋臣之所不必及不
敢及者大政大議而臣之所欲罄而不容自己者
則其祝頌之願也臣之所祝頌于 皇上者二

一曰 皇上億萬年無疆之壽一曰國家億萬
世無疆之祚夫周公陳無逸于成王歷述古者享
國長久之主然獨詳於文祖蔡沈氏曰詳文祖者
耳目之所逮也今耳目之所逮者無如 肅皇
帝享國最久亦無如肅皇帝肅皇帝之祖于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八十

三百六

皇上也又如文王之祖于成王也嘗考周公之稱
文王者曰徽柔懿恭曰惠鮮懷保曰日中不遑曰
不敢盤于遊曰以庶邦惟正之供當其時文王之
所以祈天永命者大畧可覩矣我肅皇帝垂拱四
十有五年道德巍巍如天之大臣何能窺測萬一
然以耳目之所覩記如合郊社之祀隆尊養之典
仁孝慈至通乎神明加之學懋敬一勿二勿三精
暢而神日益王而又卹民有諭振民有令以和召
和與斯世共躋仁壽之域則其所以祈天永命壽

軼周文者毋乃在是歟故臣區區之心竊願

皇上之法祖亦如成后之師文王成后之師文王也師其微懿懷惠之令德不遑不遊之美意而非必迹之拘

皇上之法祖也夫亦法其所爲仁

孝之心敬一之學寬和之政而已此外行事之迹

政不必一一符合之也是以有周之繼述也稱善

孝也稱達豈非人主之格天者以心不以迹而天

之所以寵綏保佑人主者在此不在彼耶故慎于

法祖迓無疆之洪庥臣之所大願也夫我國家二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八十一

三

百年來輦乎如金甌之固也戎狄之梗卽

宗朝往往有之而卒不能爲患夫其不能爲患者

何也匪直士馬精而備先具也朝廷之上固以憂

勤勝也故天怒赫于朝則士氣奮于野臣觀昨日

火酋內訌上厪聖慮至穆然容嗟戚然儆予時益

不旋踵而介冑奮竦醜虜奪氣臣有以窺

皇上之天威神武西陲不足平也乃今者虜倭繼警

羽書交馳視向者之急又倍之矣

皇上之宵

旰乾惕宜何如者臣直恐左右近習茫無遠識將

不忍于

皇上之焦勞而爲委曲寬譬之說不

曰么靡小夷易爲蕩平則曰邊陲之擾不及內地

不曰僞增聲數謬肆恐喝則曰已別有旨無爲過

計有一于此皆足以弛衣衾之戒而滋蜂蠆之毒

也故四郊多壘臣不爲虞而虞左右之將順之規

兩川絕跡臣不爲幸而幸

皇上有自強之志

夫物外假則置事創爲則苦若夫志者

皇上

之自有奮其志者

皇上之已事也

皇上

常兢兢業業如昨者平臺召對之心臨軒遣將之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八十一

三

心卽制勝于廟堂折衝于俎豆易易矣此臣所願

爲國家祝無疆之祚者也臣聞人主保身以保民

雖克康無忽人臣忠君而愛國雖旣去不忘臣是

以仰龍顏而稽首披干鬲以陳詞雖厖羸衰憊息

肩七載之餘時眷戀瞻依屬目五雲之表也惟

陛下信賢輔以膺天眷厚自愛以副臣祝臣臨疏

涕泣不知所云

議

備荒弭盜議

儲課

今天下士莫不競言時務矣荒與盜非其大端哉
議者曰吾先之蓄積而次之蠲賑勸分何虞於荒
吾進酌勦撫之宜而退嚴保甲之令何虞於盜噫
固也猶未盡焉國之無三年九年之畜亦明矣天
之行也水旱動二三千里又或比歲游殲諸省迭
見能盡給乎凶荒殺入實戶爲甚而租大都出紫
封右族卽蠲詔數下其曷克有濟矧死不須吏而
聽命於聚訟之議何賑之可需始乎煦沫卒乎駢
槁何分之可勸則議荒者未盡也夫巨奸大逆人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八十三

言事三

得以明知而明禦之故勦撫可施若饑民惡少鼠
竊狗偷閭里豪強身爲盜藪平居則莖於齊民一
旦有釁所樓臂而起者皆此屬也而下憚踪跡之
難而不以聞上幸旦夕之安而不以詰其謂之何
且保甲未足恃也謂必不我隱耶謂者何以諛察
謂盜發必得耶沈命何以蠹漢吾任之譏察而或
倚譏察爲盜吾任之巡警而或倚巡警爲盜蓋時
法之弊必至於此則議盜者未盡也吾以爲凡備
荒者以其有限者予民不若以其無窮者予民夫

國家之積有限而天地之產無窮分人以粟者有
限而人人保有其粟者無窮唐之荒也再出宮人
宋之荒也罷行新法皆能以人回天挽凶爲稔此
孰與賑多是以朱子謂賑濟爲下策而以順五行
修五事爲本務洪範庶徵非虛言也吾惡知今之
無以人事干天和也古者聖人春而省耕秋而省
斂俾豐凶苦樂時時目擊而補助隨之後世若劉
晏氏蓋亦粗合此意其法郡縣雨雪旬月以白苟
見荒端應期蠲助以故民不至流離乃今之荒上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八十四

言事三

無從旬月聞之矣藉令聞之亦必徵租如故馴致
狼狽帑金乃發夫後所發金前所徵金也當其徵
之物價未踊民蓋舉數斗粟而得一金以足上供
比其發也數金不復得斗粟矣是於國無益而於
民損也且民間粟以中人準之大段舊穀與新穀
相續則半歲之積也今以征斂叫囂耗其半歲之
積而徐議賑貸以延一二日之饑計不亦左乎故
水旱奏聞欲其以時奏聞以時則蠲及期蠲及期
則人有其粟人有其粟而加之賑可使生活也若

弭盜之法吾以爲使民不敢爲盜不若使之不肯爲盜故上之當風以廉恥次之當與以資藉而把持爲下夫朝廷懸三尺以範有司戒令勿貪然而有司多貪彼盜曰吾第不抵朝廷之法已爾卽職行其何傷此寡廉鮮恥之極也已則爲盜禁民不爲盜民其孰不曰吾第不抵有司之法寡廉鮮恥恬不爲怪矣則風之者非也謂宜獎廉介法貪黷如不欲不竊之說可也語曰凍餒切身巢由喪節故馬窮則軼民窮則盜勢所臻也今奈何誦其餉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八十五 言三

口之資而禁其椎埋之行乎謂宜課農桑緩賦役如恒產恒心之說可也雖然盜之作荒歲爲易而弭盜之法施之荒歲爲難故勢有推移法不可膠柱夫大祲之來衆思搖搖而桀黠者不甘待斃起而倡亂劫掠行焉乃上人當之類乏遠見一切議撫愚民且以爲我不亂不我撫也而此又以虛名爲撫艱於實惠於是遂決裂不可收拾李持之於晉是也我觀周禮十二荒政終於除盜賊除之爲言聖人豈固不矜其情者首難之夫方藉口假息

黃鼓衆志而吾不以必死處之隨熾輒撲其嚙與定醫之治疾也急則治其標盜賊之除急而治其標之謂也正所以生之也嗚呼聖人之慮深哉防邊議 節課

夫邊事難言哉自昔幄臣聞帥躬行陳洞彼已焦志扼腕而圖之猶尚有遺畫也况乃纓綬白面虛揣遙度於數百里外以冥冥決事者哉雖然事固有智失而愚得適蒼而冰暢者且今邊事至孔棘矣明詔再三下有旰食之思焉此蓋義士枕戈之時而謀夫前箸之秋也予何敢以無說而處于此蓋聞之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史遷氏亦謂征伐不可偃於天下是以聖王禦夷惟是戰守和三策而說者一歸之於戰謂夫無戰則無守無守則無和也今之邊事其患正坐此則議者咸委咎焉曰和虜旣數歲矣英銳外銷帑庾內匱而驕虜卒不可馴余以爲此非盡和之過也和之不足恃也豈待今日而始知之哉然其時所以聽之者庶幾息肩於彼以修戰具於此也此其事固非

墨師之所能任也數年以來有偷安養患而已坐失機會雖悔其可追焉然又非盡邊臣之罪也今之擁旄而建旗鼓者蓋亦間有慷慨立功之士令甲則有以東之矣兵死地也戰殺傷相當名之曰敵十出而七歸而敵訥焉名之曰勝即孫吳未有以易者乃法以耗額坐將領誰則任之謀未行而大戮隨其後無暇論繩墨之外矣是禁之戰而教之懦也故不易墨師不弛拘擊之令邊防終不可得固凡邊防固在能戰能戰在不輕戰我往者徂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八十七

三

於和市既以不能戰召侮頃泚州之役又以輕戰償師兩者則交病顧今日所病者正不在償師也而在不能因而振士氣蓋昔武安爲秦將破長平兵四十萬其後乃不敢復伐趙何也其君臣憂懼士氣奮也五代時將驕卒惰遇勁敵輒潰及高平之戰周主執樊何戮之士乃敢死無不一當百者故士氣惟憂動可以激發之惟法嚴令必可以振厲之今者羽檄奔馳聖天子益穆然咨嗟焉當令人懷怒心一聞戰而氣自倍矣獨其所議

諸將士者猶未有必然之畫此則振厲之機之所繫不可苟也軍法主將辱則裨將不回轅而卒乘不旋踵以故有死傷而無撓敗今死者傷者無論已槩從優卹焉可也其非死傷者將虜力之所不能加耶抑潰北而倖免者耶邊臣方奉詔書覈實吾意武人無遠識或以死傷未甚爲解以死傷未甚爲解必不罪夫未死傷者矣然則是死敢戰而活潰北之士也將來其寧有敢戰者哉語曰有能之將不能御無制之兵當事者亦何用姑息此屬

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八十八

三

而不一振國威爲也若哈酋之事又有大可憂者哈酋之牧內地歲餘矣虛實旣塞周弗諳者而一旦傾巢穴去夫火酋之寇哈酋與有謀焉彼非愛中國而去也中國又非能迫之使去也猛獸之將搏也匿其形驚鳥之將擊也斂其翼中國安得晏然而已乎宋伐魏魏敗戍卷甲而避之已空國南下宋遂拱手而授河南地幾不能支故富宋人喜而仲德獨憂也今誠者後仲德之憂跡宋人之喜至屑屑然稱以爲功噫嘻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之金湯彼之藪牧其來也不能禦其去也以爲功其可乎堂堂天朝而視夷虜之去留以爲慶弔亦足羞矣而又隨其所至縣次續食曰毋傷乃和和云者各有其疆土不相侵軼之謂也今我軍不敢越陰山一步而甘涼兩河與虜共之夫虜亦何厭之有有如包藏禍心思肆其罔極曰吾將入而牧諸燕山也飲諸易水也亦將續食而從之乎撫賞既有定額矣此續食所費者吾不知其額內也額外也何虜之狡而中國之愚也蓋數年之和大段青藜館集 卷之二 八十九 言主

之亟留意也乃若選將帥鍊甲兵繕城湟慎關隘精器械儲芻糧收羌屬廣偵哨兼修金舉以全取勝則有諸君子之議在焉而余未敢喋喋也

西鎮善後事宜議 館課

蓋昔韓子校雍狐之策以爲戰而勝則國安萬世之利奚患不至不勝則不免於亡校拂今日之亡不暇安暇待萬世之利故曰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也有味乎其言之也臣以爲西鎮之事類是夫懷永圖于方來在操勝筭于今日而已乃今之議西鎮者一何疎哉曰虜已退矣可以少安矣臣殊未覩其退也九邊之勢未暇槩舉姑以虜蹂躪所及者言之河以南臨洮鞏昌吾南土也河以北湟土莽刺吾北土也去臨鞏而據二川其可謂之退乎其未退乎以是言退則夫二川之外猶有甘肅將遂以委虜耶自臨鞏而視是虜退也自甘肅而視虜之入我深矣此扼腕而譚戰功者紛紛也雖然彼言戰而未暇言勝也夫昔邊疆未啓人懼首禍故所患在不戰今明旨切責于上羣議沸騰于

下矣患不在不戰在輕戰也弘治壬戌時虜寇大同屬中官苗達者謀出師乃劉中宣獨難之至諭以永樂故事而不奉詔以爲聖武誠符于太宗而將士猶未逮淇國也彼淇國覆軍之將耳而時已寡二乃求出其右者于今日何易言哉且今之擇將不如太宗之擇淇國明矣加之火酋鴛鴦什伯于昔而擒酋陰翼其間我固必戰能必勝耶是非所謂操勝筭爲長久計者也曰若是則火酋之罪將遂置而不問耶不然忘國大恥而不報虜巢穴青藜館集 卷之二 九十二 三十五

足而凶狡有餘今所云羈縻者市賞已耳市賞能制其死命乎有如虜陽懷好音潛蓄巨測觀兩虎之鬪伺鴟鵂之勢一旦我重甲銳兵盡彼起而以全制其敵其若之何此又市賞之未足恃者也曰若是則市賞可盡罷耶又不然市賞誠非計然行之數歲矣曩可以無設而今未可以遽罷何也曩者戰具畢修休之而適以弛也今者戰具已弛緩之或藉以修也且方誘而分之而驅而合之其可乎故臣欲于大軍西剿外別議簡練以陰制擒酋青藜館集 卷之二 九十二 三十三

無甘肅矣然而虜之力足以有甘肅而不有也我
之力則無如虜何者也非其力無如虜何也邊事
之敝久矣士畏敵而不畏將將爲身而不爲國體
痿痺而指癰腫其曷克有濟焉故今日之事臣又
以爲在擇將雖然吾見擇將難任將尤難也凡師
在制命而已獨知之契不可以語人也是以馮唐
論推轂而韓昭侯獨寢今以大將專征拘攣之吏
或持文墨議其後卽有秘謀懼泄于敵勢乃不得
不明白于國內此關伯比所謂吾不得志于漢東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九十五

二百五

者也且大功無取小捷大勇不辭小劬以今之論
孟明其能奮于三敗之餘而當虜以數千人委者
其不爲誅首乎故事貴成而文法可議也夫海之
入人也深則醫之驅除之也必不能驟自甘肅開
關而延寇五六年于茲矣彼視二川如固有然今
寧肯以一戰退耶其猛鷲可以旦夕折耶繁策急
籌實生顛躓藉令速其功是速其敗也宋藝祖嘗
置封樁庫以圖契丹機會未乘卒不果發至王安
石而嘗試之遂以辱國故特以鎮定假以舒徐可

也蓋用兵若斯之難也大抵人皆知有功之功
而不知無功之功使假道之請閉關而謝之則一
夫之力賢于十萬師使臨輦之犯能如李牧之收
保母輕對壘則虜亦未必遽逞志於我蓋師六四
左次與九二師中之吉並稱而魯侯曰封疆之事
慎守其一採薇而後斯亦近之矣然則今茲之役
勝有先形筭無遺策俾一舉而殄元兇清疆圉有
裨于今足賴于後土也幾苟未協寧遲毋躁謀苟
未合寧怯毋勇循金城之畧堅墨翟之守以需暇
費待能者次也不然而不勝忿憤重取覆敗下也
惟當事者酌彼已相機宜揆時度勢而施之其于
善後也幾乎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九十六

二百六

分遣廷臣閱邊何以得實用議

館議

上憫邊備弛經畧以大司馬已復俞科臣請以二三
才望風力之臣閱其事有成命矣輒下議諮所以
詰戎兵裨實用者臣不佞其何敢知竊以爲命官
者顧其義策時者先其急一衆者操其柄三者不
可不熟計也夫我朝閱邊蓋肇自 章皇帝云

正統元年王公驥以尚書巡關陝則始用廷臣代
皆偶一爲之耳穆廟時懼賁市行而玩愒生于是
乎閱遂爲例夫所以必閱之者何也譬之操一家
之政者苟有所營焉雖或司之然必躬往省之不
然亦必以其所親子弟省之然後可以警竄情而
責成功今邊方諸臣譬之司營爲于遠方者也輦
輟近臣譬 皇上之所親子弟也然則分閱之
舉益 皇上所以端拱九重而明見萬里之外
者賴焉豈輕任乎哉乃數年之間一再舉行祇滋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九十五

得是人然後邊計虜情卽深宮之中曉然若身接
而目覩其亦庶乎綜覈當而玩愒可起也所謂命
官之義宜顧者此也臣嘗讀隆慶中閣臣所奏關
邊八事自錢穀險阻而下鑿鑿石畫哉顧邇者敗
衄非八事不修之過也今有人焉四肢宴然百骸
無恙而神氣中索使扁鵲治之必不先四肢百骸
而後神氣今三軍之神氣其振也與哉無論向之
老弱不勝介冑卽近所召募號精壯矣非素犯矢
石經血戰者也吾向惟不能戰是以芻糧藉寇險
阻資敵虜向惟挾我之不能戰是以愈飽愈噬而
疆圉不可馴今遽忘前日之敗而泛然八事之云
乎八事修否今誠未知藉令修也臣以爲無益於
臨敵而走且八者之中曷嘗不曰練兵練兵云哉
練之者習之也必士與虜相習而無畏心焉然後
可也乃其披堅執銳也如虎其臨敵也如鼠膽落
于腥羶魂搖于叱咤卽日練何益乎夫雖令收保
咸頌一戰是以知鴈門之卒可用也師少于晉關
士倍晉是以知函谷之兵不可當也格先驅于壁

人主按轡是以知細柳之將不可虜也古之觀兵
閱師孰先哉當我 章皇帝駐蹕喜峰口值兀
良哈入寇蓋躬自督戰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而王
驤閱甘肅惟畏敵不畏軍令者是問故皆有以激
昂三軍作其勇氣夫今之閱邊者非昔之閱邊者
也高牙大纛設重甲自衛之不暇暇恤其他然則
將其有死綏之心而士其有敵愾之氣乎故今茲
之役謂宜如宣德正統故事鞠敗衄之繇作三軍
之勇而後取屯鹽諸政次第舉行則振神氣而固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九十七

仰文法之下誰言喘息邊于是乎無戰將矣故諸
父老嘗言山海一帶利虜苟虜一入卽封爵一行
赤子之慘不問也甘肅諸鎮媚虜苟一虜失和卽
一士抵法匹夫之讎不問也蓋賞罰無章以釀成今
日所從來矣頃天威赫然震電憑怒諸不忠者
罰死者削籍生者褫職一時憲度丕昭介士奮竦
邊事可謂煥然改觀第凡此之罰其舉之已事之
後者也昔晉文以秦僇負羈戮顛頤子玉治兵輒
七人貫三人耳晉是以霸楚是以不競豈非賞罰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九十八

四肢百骸之術也所謂今日之急務者此也雖然
神氣亦惡乎振之戰死地也懸以厚賞驅以重戮
而後人乃用命焉聖王所以摩鈍策駑者恃此二
柄而已往者士著被掠不勝忿憤益亦有拔劍而
起挺身而鬪者邊臣不乘其怒氣用之坐以開釁
重加摧抑虜故強又翼之人故畏虜又驅之邊于
是乎無戰卒矣夫勇猛奇士世匪乏也上方錄賞
緣則真實之才不來上方貴和同則孤立之策不
售且王者虞波及監者冀速代繆繳之中不得偃

當否在事之先效乃在事後哉易師之初六師出
以律今其時也臣頗聞道路嘖嘖謂近召募所過
市肆爲空毋亦驕悍之漸與諸帑金當給者給之
數常浮所給常虛毋亦賸削之萌與賸削者難與
立功驕悍者難與奉法其他干律失伍不可枚舉奈
之何誅伐之不亟加也罰必故辟不貸百足賞當故
材弗遺罔駕香餌之下有死魚猛虎之前無不越
險之懦夫所謂操一衆之柄者此也夫邊事之敝
从矣辟如痼疾今姑通上下以流其血脈振積弱

以復其元神重誅伐以覆其禁忌生意或有蘇耳
議者又謂欲拔去病根鞏固疆圉宜莫如从任以
爲人任則人自爲計不致噬臍謀國所以自謀也
顧安從得可人之人而任之其亦慎所閼哉其亦
慎所閼哉

駁遷卽墨營於膠州議

按洪武初倭無三四歲不犯登萊者故其設爲衛
所皆當要害可以泊舟之處如膠州守禦千戶所
海潮抵其南門鰲山衛海潮抵其東門是也至永

青萊館集

卷之二

九十九

三十四

樂間又立卽墨等三營以分控二十四衛所故其
建營之地與所控制之衛所遠近相均如卽墨營
東北至文登營四百里西南至安東衛四百里是
也此卽墨營之所由設也至宣德間登州衛指揮
戚珪言洪武以來沿海衛所各守分地自備倭都
指揮衛青調往登州操備而倭寇往來之地城寨
空虛乞調還各守其地詔從之山東監察御史及
三司會議宜如珪言爲便衛青奏 太宗皇帝
制諭令統領備倭不得分散勢力令其所議有乖

前 旨復下總按及三司議既而指揮同知王

真奏青原領官軍登州操備每至汛期分戍卽墨
等三營今議官軍宜令常於各營操備更不聚于
登州每遇汛期量撥各衛所軍于各海壩瞭守煙
墩遇有緊急互相應援仍令青總督其事上從之
此鰲靈七衛所之軍所以駐于卽墨營也今二百
年于此矣其營有城有池比于郡縣城內外諸軍
子子孫孫聚而爲族公則衙廳場署私則室廬園
圃居然千室之邑近雖荒瘠人情重遷無論非人

青萊館集

卷之二

一百

三十四

情以此千餘之衆一旦移之無城郭無室廬之地
安所置之賃寓則有資斧之慮雜若之擾露處則
有祁寒之愁暑雨之嗟且膠州非必衛于卽墨也
卽墨東南二面環海東四十里南三十里當其倭
在朝鮮非獨登爲衛卽墨亦然以其皆海之西岸
也今倭在釜山非獨膠爲衛卽墨復然以其皆海
之北岸也乃或以山東海防第一膠州爲急者此
蓋見膠州海潮抵其南門之故不知膠州故所城
也試觀凡衛所之城有不開門對海者乎何必膠

州也倭之犯東萊數矣以今實錄所紀父老所述如寧海如大嵩如靈山諸受倭之處難以徧數非必皆海潮及門之處也况夫大海泛舟惟風所泊倭之內侵豈擇對岸若夫謂駐卽墨營爲不可則所未覩營之地勢最高而于諸衛所之道里最均地勢高故可以俯視諸海壖緩急出兵如高屋之建瓴水道里均故可以朝發而夕至不者亦不出乎三日之外今以地勢之卑者與高者較以道里之不均者與均者較將安取衷乎夫膠與諸衛所

青萊館集

卷之二

一百一

三百五十五

膠州乎便不十不易器利不百不變法想夫祖宗時所遣經營此地者其人皆出百戰之餘按視亦已審矣故雖衛青大將累疏固爭求移于登州而不可得向不得移之登今獨可移之膠耶

再議

昨匆匆附復殊未詳盡適有至自敝邑者爲生粗畫一圖謂海之大洋直衝敝縣轉而東流必由敝縣有委曲之風方能使船由淮子口西入膠海旣入膠海更無出路蓋膠海乃海之一岔流非大洋

青萊館集

卷之三

一百一

三百五十五

也今以畫圖呈上其所畫登州得其彷彿比生昨書爲真而文登之四百里又此人常走熟知者生頃讀實錄見往年沿海備禦諸處間有更易其後皆復之故地可見前人布置原不可輕變又宣皇帝之遣將有曰諸路險易分守已定但恐懈怠令汝輩時時振飭耳今門下方柄事慮其旋更而旋復不得不博諮廣詢生亦不得不爲門下盡言矣生之見卽門下之見也何必以生啓往哉不然文登之道里直據通志所載發回行查亦無不

可

再議

讀鄭公祖復書其爲我桑梓計可謂勤勤懇懇矣惜乎所詢之非其人也夫不由淮子口不入膠州墨抵文登四百餘里皆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者而尚或以此誤鄭公祖之聽他尚何說必若人言卽家置一營而不足也若夫營之軍丁荒後不無或耗營之地勢高卑終有可據蓋所謂高者自墨營而趨各海口爲自高而趨卑非如膠州之先居于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一

三百七

卑而欲東援卽墨也卽卽墨邑城已在卽墨營俯視之下况諸衛所乎自墨營而東爲衛所四自墨營而西爲衛所三已爲不均然猶恃此高敞足用控制今移置膠郡則自膠而西爲衛所一自膠而東爲衛所五舍五而守一又守其不緊要之一此何止不均哉蓋墨營居其脊居脊故首尾皆可應膠郡居其尾居尾而脊首皆遺之矣墨營南對淮子口守在門庭守門庭故深房曲室可以無虞膠海爲岔流之海由淮子口而西不過一支北雖甚洶

湧南殊無可至之舟正深房曲室謂也守深房曲室先自遁藏矣其如門庭何 文皇帝有言前人創立制度皆有深意今行之旣久無弊輒改何爲但鄭公祖所稱今昔異宜與夫留操邊軍薪米不便之說是或老成慮生不過撥拾鄉人之唾餘仰答清問云爾垂諒幸甚

碑

卽墨重修先師殿碑

吾墨吾夫子廟自洪永來修廢邇有而大新于弘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一百四

三百十三

治之初維時邑先達特請前太師洛陽劉文靖公文爲勒諸石迄今又百有餘歲矣中間稱重修者豈曰無之大都補葺其敝損而未能恢拓其制度也延及近日敝損斯極補葺無施焉俎豆塵土土人嗟悼歲乙未關西楊公紹祖來視是邑甫謁而議新厥志甚銳而東于時詘會有 旨毀勞山佛寺寺材良且多侯欣然謂諸生曰吾事濟矣于是諸生以請于張中丞允濟得盡取之以資改構葺起丙申夏訖丁酉秋而廟成弘敞壯麗幾倍疇昔

宵貌儼然矣戊戌二月侯既釋奠則聚多士于明倫堂謂之曰昔者道衰之世赫宮梵宇羅列海內青矜之城顧或闕焉吾黨每每興嘆今何如也胡穎毀淫祠而人知去邪文翁興學校而人知崇正中丞斯舉可不謂兼之乎此蓋海濱之士百年以來維新之會不可負也夫吾夫子之道常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開闢與俱千古猶昨果且有新乎哉示我周行如日中天果且有故乎哉無故而弱喪者迷之無新而喜新者厭之不廢道則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一百五

三百五十二

賊道耳夫廢道則去家弗返已矣乃將以新道也而賊之是又昔人所謂儒名墨行在門牆則麾之者也請諸生味明倫兩言倫道也明之斯新之矣然則有新舊者蓋自吾人悔悟之時回視其陷溺時言也雖然一悔悟便可以語明耶明非一悔悟之謂也請諸生深味明之一言今夫秋陽之光障於雲霧有所以嘯拂之則明丹陽之銅掩於塵土有所以拭磨之則明五倫之理蔽於已私有所以克去之則明明易易言哉于是諸士唯唯蓋莫不

有蕩滌滓濯興無負於斯廟之意時予將由家居北上會未即發因得以受其說而識之

銘曰於維卽墨離齊之東近聖人居漸厥流風

皇代崇儒列序如林有廟隆隆于海之濱維廟再造距茲百年舊貫雖存仍之爲難几筵無厝神明焉依惻惻章縫相顧而噫卓爾楊侯文翁與亞墨綬至止力興教化爰自始謁齋沐孔嚴主委塗泥大懼弗虔屬有 特詔祠毀其淫 明明天

子統一聖真侯曰古云人人廬居廬孰與聖夏屋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一百六

三百五十三

渠渠乃廢乃興乃斤乃章幽巖梵宇化爲宮牆棟桺枋橈環瑋維材匹乃嘉產新甫徂徠金碧清黃燦燦其美歸若靈光宛焉闕里迎丁戒宵庭燎交射堂虛室白神儼來舍仰瞻肅肅對越皇皇笙鏞間作籩豆馨香侑醕而退青衿畢集鴈行魚貫紛紜講席侯謂多士廟有時新道則不然新故惟人聖道維何敦倫立極不遠伊邇日用飲食士曰旨哉允此道妙庶是洗雪靡忝清廟維侯懿舉炳以訓辭報德報功文乃在茲肆磨貞石建彼戶右以

銘以鐫以觀厥後

長直寺碑

余詢之士人長直蓋以河得名云河源委多折流而中亘數十里如矢橫絕而西走以故河上下村聚咸名長直長直之有釋迦寺越自勝國至元業識重構已厥地曳堦落拱陵阜蜿蜒聳伏如龍寺巋然如龍之有首而枕一水玄武峙二巖于坤兌俛可灌仰可眺亦膠墨間一勝槩也是歲也海印廢而茲寺適新海印者釋清所建也當其甫建時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一百七

三

有老比丘衣藍縷自稱以觀勞山而來語余友王生曰夫肉軀爲長物矣而益此爲儼固自有寺焉清公聞之曰旨哉乎雖然吾將以象教也且賜金焉置之毋寧識不忘寺以遂建建五年而成成後五年廢余每聞其寺蓋構之精公輸弗愈厥完塙山而高俯巨瀛三環翠岫林木蒼鬱雜禽上下泉甘而土沃絕人烟乎崎嶇百里之外甚于幽人爲宜然論莊嚴茲寺不如其什之一論茲寺之由至元迄今日恒煥乎維新海印不如其百之一此其

故不可知也我國家建極敷典以擾兆民而存茲教以勸頑冥之俗歸于與人爲善是故寺無更置而廢者聽之修無更置示不崇其教聽之修示不替其教不崇不替俾自以其教取資于世而遺世蜚遜之士亦遑遑託跡其間者清公是也余始與清公以詩聞其既見也與之論心體公曰今言心體虛明與天地通人必不信試于鬱隘時一觀天地此心自廣于紛挐時一觀虛空此心自閒余于時甚服其言以爲有合乎廣大高明之旨乃知冥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一百八

三

頑之勸云者釋氏之巖也其巖者使人拜手折節而儼悍之氣銷聞六道聆三塗而無忌憚之心化若是已耳若其精者言之所不能言也微獨言之所不能言亦象之所不能象也言不能言象不能象然則寺宇者且能爲廢興乎哉且無能爲廢興乎哉凡君曰凡此匪此楚存匪存是善言廢興存亡者也則藍縷比丘之所謂儼自有寺者耶

二卷終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目錄

卷之三

論

君民一體之意代

無欲然後可與言王佐代

表

擬

上視朝暇召翰林儒臣講論書史遂命禮

部遣使購求天下遺書廷臣賀表代

青藜館集

卷三目錄

一百三十三

擬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戰

伐之事爲圖示子孫翰林院待制詹

同等賀表

癸卯應天程

策

癸卯應天第二問

癸卯應天第四問

代策三問

誌銘

明散官西渠許公墓誌銘

山西叅政齊公暨配恭人管氏墓誌銘

兵部侍郎余公墓誌銘

封孫母戴氏附葬墓誌銘

茂才汪君配孺人潘氏墓誌銘

刑部尚書白川劉公暨配王夫人墓誌銘

戴母余孺人墓誌銘

教諭王憶素墓誌銘

山東副使許公暨元配恭人劉氏墓誌銘

青藜館集

卷三目錄

二

一百三十四

傳

雙烈傳

黃高平公傳

桂上人傳

墓表

故卽墨令壽庵只公墓表

神道碑

贈禮部右侍郎于公合葬神道碑銘

行狀

陝西叅政靜宇劉公行狀

浙江叅政鳳城吳公行狀

伯弟工部主事叔音暨配張孺人行狀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

明 卽墨周如砥季平著

門人東蒙公 龔孝與較

論

君民一體之意代

論曰人君寄身民上則無務別身與民而二視之矣夫身與民原不二也吾欲二其民於身而舍民奚所從寄吾身吾欲二吾身於民以自爲身而自爲身奚所得撫有而民矧夫四境之大林總之衆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

匪一民一心也吾將不二民將二而况先示之以二二則情分情分則勢分情分於一膜而勢分於百千萬億而不復可以相屬以孤主而統萬億不相屬之渙勢復以孤主而需萬億不相屬之渙心彊之以供億我而推戴我此必不得之數矣夫人主而可使有所不得於民也哉民需我不得亦安往而不爲民我需民而民不應我且何計以自寄於民上是故明主見一而不見二通呼吸關痛癢豁焉若兼天下民以通之乎我而漠焉若可捐我

以與天下民夫是之爲一體一體而後君得以有其民以寄其身有子告其君正君民一體之意善哉乎子朱子推明之也今夫天下未有不愛其體者矣鶴有脰雀有羽麟有膺象有齒猶且惜之而況於人人生而百骸萬竅胥而具焉暴之暄寒之疥拉之痛拔之髮而震其一體也推之而嬰兒啼乳母出茲媼齧游子慟亦一體也顧吾體之爲一體易知耳母若子猶相生也君民則相制矣制則疏疏則隔是故君與民之爲一體匪明聖莫與契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二

也以爲自君也自民也王臣公公臣卿轉系而下之至於輿臺皂隸不知幾屬也里有胥邑有長系忝而上之至於侯王君公不知幾隔也君胡可與民一體君喜民春臺太牢君怒民伏尸流血君一喜一怒民前競衰而後懼鈇君修喜倏怒民憔悴轉榮華而怡愉化瘡痍民無得焉喜擊壤怒作邑於室或頭搶地耳民何恃而得與君一體則有泰越視之而奴虜使之甚至食其肉寢處其皮不顧者抑孰知君羣也羣天下萬物而歸之乃爲君也

在易乾爲君又爲首故曰大哉乾元首出庶物而坤配焉而六子附焉有元首無衆體可爲身耶民雖蚩蚩雖睢睢夫誰非血氣之倫屬毛離裏以共戴此元首者元首周身一體也則君民一身也君卽奉天地之統襲祖宗之基擁河山之固擅威福之尊所恃者亦此民耳我撫而民我后我雷而民我讐我加膝置腹朝夕撫摩噢咻之不置未必招之而卽來我情判意隔頃刻愛惜保護之稍遲不待麾之而卽去藉第使手足不捍頭目榮衛不著腹心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三

噬嗑之間中壅實限之關外良面貌徒具肢體不仁縱有至尊至貴至彊之勢亦將管魄銷亡形骸徂落天地之享靡常祖宗之基改玉山河化爲泡影威福奪於氓隸胡可恃也故夫合衆卑所以成其尊合衆賤所以成其貴合衆弱所以成其彊彼所爲至尊至貴至彊之勢非君所獨有而民所共有之者也非君所常有而民所遍有而遍獻之者也故君若民無一體之形而有其意也抑君非所爲錦衣玉食九重奠居陸海經費供奉娛其耳目

宿衛壯其威神者哉脫一日無民卽潸衣非食能
躬織紵爲紅女巧乎能衣襪襖中野乎采椽土階
能自塗墍乎匪頒好用能今天雨鬼輸乎能四顧
無人自爲歡乎能刑天干戚乎勢必不能則數者
無一不需之乎民果其無一不需之乎民則其視
民也左右手不翅也故民之命寄之君君之命亦
寄之民寄物於逆旅善藏而完歸之夫亦有媿心
德色焉而况乎以身寄之民又且羣然奉之而無
所不如吾意奈之何二之以爲無與於我矧君之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四

於民也無所不需而民之於君固若有需有弗需
饑需哺寒需襦貧需蓋藏而非需我耕而食織而
衣也又非需我家賜而戶給之也需我以治而已
矣是民之需我者一而我之需民者萬民需我無
以應之民猶轉而與樂郊之思渠亦安往而不得
君我需民民怨且怒而不我與我將無復可以自
立而祈爲匹夫不可得然則民或二我可耳我敢
二民也哉君民一體此其意不難識已是故龍章
象服復陶鵬鵠體非乏衣而孰知夫世固有府兒

踵決號風泣雪之儔卽墮指裂膚之侵我毛骨而
安可無解袽挾纊之思炊金饌玉百牢五齊體非
乏食而孰知夫世固有半菽二鬴茹草拾橡之輩
卽枯腸渴吻之困我口腹而安可無授餐發粟之
想雕簞玉塔綺園金屋適於居已而世猶有陰房
虎窟宵啼露處之氓斯卽驚魂樓魄之寄我食息
而寧宇厚宅之何計夏璫周球山賦海貢周於財
已而世猶有鬻衣丐食析家蕩產之儔斯卽官遭
私責之腴我血肉而獨租賜貸之必先選妓徵歌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五

韓謳燕舞誠不乏目前之歡笑而留心乎繹夫寡
女鬻妻賣子之恨宛若此離幽怨之痛我骨肉而
男室女家之奚慰虎賁魚麗豹尾鷹揚誠不乏材
武之呵護而寄思于血燐鬼火膏野塞川之事恍
若長戟勁弩之我肘腋而張弓偃鎧之何時不
寧惟是鍾鼓銘鐸之在懸而民尚有冤苦欲言帝
閭莫達也者若吾喉舌之噓也耕鑿作息之俱適
而民尚有痛痾疵癘不終天年者也若吾膏肓之
困二豎也舟車川陸之無恙而民亦有軼掌行役

填東海而愁北山者若吾股無跋肱不毛重繭而罷筋力也慶賞刑威之在馭而民亦有政蛇吏虎疚心而不得去者若吾有癰而未決有瘞而不得彈也禮樂教政之甚設而民亦有田里未安弦歌未暢太平之風未盡致者若吾血脉之有底滯而精神色澤之未起也尊擅乎臂運指使之權而心關乎卵翼乳哺之愛身享乎民脂民膏之奉而神懾乎嗜膚飲血之危目擊乎剝心鑿眼之悲而慮周乎皮盡毛附之戒前怵乎割肉充腹之轍而後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六

觀乎淪肌浹髓之仁長府不營心計臣不用頭會筭斂不試鹿臺鉅橋之稿不厚此卽常賦什一猶念民窮財罄而國與之俱况履畝不已而繼以什二猶廩廩不足之患而別欲創爲制以困頽吾民者哉語云九重不過容膝八珍不過適口人君罄天窮地孰非其有以爲足也則不啻足如以爲不足卽萬此寧有足也方寸雖小侈心無涯慾心無涯貪心又無涯以無涯方寸而索民間有涯之物力將盡天下之物力而未足以奉此方寸之侈心

慾心貪心彼且計研典籌敬仲官山海桑孔爲大農劉晏王鉷轉運盡權天下公私之物以充幣藏以明得意而蠅營狗盜之徒又從規其欲而巧爲之加賦外之賦之賦之賦不法之法麗疆洞髓吮血磨牙財已盡而賦不休民就窮而斂愈急第不知國誰之國民誰之民我實有民而自剝削之日剝月削元氣寢虛始猶勉強奉我繼乃怨恨我不支逃我又繼則極而叛我耳民之財殫力疲卽君之形銷骨立民之傷心刺骨卽君之剝膚震躬民或斬木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七

揭竿則君亦遊魂假息是知損下適以損上富國豈若富民人亦有言聖主富民彊主富國亂主富府庫有如富府庫則西園左藏瓊林大盈豈非其左券也與哉且府庫增鉅萬益不盈錙銖小民損錙銖何啻失鉅萬人君享鉅萬猶欲計錙銖小民無錙銖何以供鉅萬一體之中而肥瘠異視一體之不惜而抽刃割肉以相啖以相歸於斃豈不悲哉我不一體視民民豈一體視我少焉戎馬生潢池動踈盪乖形肝膽異嚮尾不掉左足不應步所

答敲朴而輦致闕下者適足以資大盜與我爲
難則所謂一體之衆皆敵國也嗚呼御失其道一
體之衆散爲億萬心御得其道億萬其心還復爲
一體其億萬心也散儲發廩收之而不足其一體
也緩征薄斂寬之而有餘人君奈何而不以一體
者一民且民非奔馬非駭鹿亦何難一之有君欲
一民民亦欲一君飛鳥依人人且憐之而况吾一
體之民夫民當其依我時更易爲情耳吾紫垣大
庭自若而民夢之日擬之龍望之天帝環其歸命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八

而不敢二微獨君也一命之吏擁漢儀踞其上析
楊呵衛愕若鬼神一言慰藉感泣欲爲死何况人
主居至尊至貴至彊之勢而下臨至卑至賤至弱
之丘民我體卹其窮而無攘奪其所爲生豈待內
帑時頒蠲貸之詔歲下而後始感恩推戴我哉握
樞轉轄特在一人關聯紐合第在一念人主而一
念及乎一體之民泰和元氣頃刻而布域中良不
難致夫亦永之思耳顧人主雖甚闇亦疇不知民
爲邦本、崇高之勢易逞遐逝之境易忽彼其

臺而念十家之產一膳而惜數十千之錢者三代
而下寧有幾君所賴博聞道術之士爲之繪圖勒
誨援古述今以朝夕切劘其側俾之寘滿座之樂
而聞向隅之悲移綺羅之筵而炤逃亡之屋然而
苦口易厭逆耳難收匪曰沽名輒曰禁切往往萬
說而萬不聽百姓皇皇靡所控訴不樂有生何樂
有君况民能握算扣關與人主較奇贏多寡哉夫
人臣亦何私於百姓而必欲寬之人主亦何嘗於
百姓而必不欲寬之君臣先不一體而天下事可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九

知已元首明股肱良此尤一體中之最喫緊者人
主識此意也通天下爲一身可也

無欲然後可與言王佐代

人臣欲佐君行王道則必有所以自靖其心而後
可何也王道之行不獨在君也乃其交修而勵翼
者臣實與有責焉吾以王者待其君而不以王者
之佐自待則吾心先不能無愧而又何以言正君
夫惟大臣不厚望君而厚責已不徐徐於束修底
厲而亟持其自靖者以效之君乃能致君爲王

而已爲王者之佐五峰胡氏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旨哉言乎君曰寡欲而臣曰無欲何其所求乎臣者備也夫世未有多欲之君而能王者君而欲王舍寡欲無繇已然而欲之於人娛心志悅耳目至難寡也而人君者養尊而處優悅則人爭伺之娛則人爭効之其於欲至易多也以至難寡之欲處至易多之勢而爲之臣者顧鰓鰓然議其多而求其寡也曰不寡不王則必屏而靡麗戒而佚遊卻而貨賄非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十

而食惡而服割而所嬖忍而所嗜一切盡捐其在耳目之前者而以興於王規遠圖替近適要後效弃前驪此其望之不已厚而責之不已難乎以下望上其事逆責而以所難其情拂而吾猶然有欲也猶然不能無欲也是以快心適意者處已而以其不便遺君也王佐必不爾也何也人臣欲君行王道而寡欲非可術操也非可力矯也又非可以引繩抗法窒隙蹈瑕屑屑而爭之于口舌間也必其精神意氣有以潛通默感其君使君油然而入而

不自覺焉耳今夫君之與臣其相去非特層累之上也使臣而可有欲則君可多欲也使不必無欲而可爲王佐則亦不必寡欲而後行王道也此其勢不能偏得之於君者也故見道而悅見紛華靡麗而樂人心道心能無戰而未勝乎而以危微之指進必難入敬不勝怠誰思其居猶有翫歲愒日偷食而視蔭者矣而以罔遊之謨無逸之訓進必難入守未辨一介操未嚴四知馬如粟金如羊猶未能不動也而以投珠抵璧鹿臺鉅橋之事進必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十一

難入飯脫粟乎服素絲乎儉毛玠而澹楊綰乎而以象箸之唏滌器之諫進必難入伐性腐腸昭然炯戒而克已最難常見有以清虛自命而牀策麴藥之累猶有錮而未盡蠲者而爲之誦關雎陳酒誥以龍漦儀狄之鑒進必難入非不欲入也彼其心未能無欲未能無愧先失其所以入之道也故以無欲求寡欲猶有得不得焉寡而求寡什不得五矣多而求寡什不得一矣故古所稱王佐之臣必被濯其躬而澡雪其慮檢柙其操履而扇鏑

其神明其視欲若涅之不可就芒之不可負而醜毒之不可懷也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也若圭之玷而磨之不瑩不休若鑑之翳而刮之不淨不止也其與欲交而不爲欲染也若浮雲聚散而太虛之體不動若客有去來而郵常自若也誘慕不棲於情豔羨不留於懷其中泊然無所起於外澹然無所嗜遊於清靜之庭而守乎寂寞之宅無汨性無焚和其天全其神王矣以斯人而爲王者佐其素風雅望可欽其好脩姱節可儀其赤心白意可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十二

鑒其君安而近焉漸而靡焉不待爲之聳善而抑惡而自無慚心溢志之萌不待爲之疏穢而鎮浮而自有精潔惠和之慮下貞而上不獨頗下怙而上不獨靡下齋心而上不獨戲豫下盡瘁而上不獨倦勤家無重器之藏而國無大盈之積室無衣帛之御而宮無曳地之風僚無卜晝之淫而主無長夜之飲以吾之無欲成君之寡欲以君之寡欲而使天下亦化而不汨于欲故以倡百僚則大法小廉羔羊伐檀緇衣之風作而榮夷之專鮒之賄

伯石之汰叔孫東門之侈屏於朝矣以訓四方則民淳俗愿蟋蟀七月由庚之風作而朝飲之羊豫賈之豚閭田之俘萑苻之戈寢於野矣蓋王佐無欲之效至於如此夫然後知大庭廣衆之謬謬不如暗室屋漏之翼翼也連章累牘之疊疊不如幾微方寸之欽欽也危言極論奮然而爭於是非得失之間者不如抱素守真蕭然而超出乎聲色勢利之外者也故端委切於引裾垂紳嚴於請劍斂容密於造膝屏氣烈於剖心回天浴日之功咸五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十三

登三之績法家沸士以百口爭之而不足而此以一無欲收之而有餘尸居而龍見淵嘿而雷聲王佐之謂也自古若伊尹傳說一起莘野一興傅巖彼其道味自飴世芬莫艤亭亭物表皎皎塵外視天下寧有可欲足以入其心者哉故尹號阿衡而說之復於王曰木從繩則正衡者平也無欲乃平繩者直也無欲乃直伊傳之勛至於揭日月敝天壤乃其本則從無欲中來耳管之相桓也臣三歸而君六其不能勉之至三無惑也三代而下若

隆中澹泊寧靜之語庶幾有無欲之遺意焉吾獨怪夫不能無欲而望君之寡欲也尤怪夫求君以寡欲而自多欲也楊子雲曰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嗚呼明此義者可與言王佐矣

表

擬 上視朝暇 召翰林儒臣講論書史遂

命禮部遣使購求天下遺書廷臣賀表

永樂四年代

永樂四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恭遇 皇上視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十四

朝之暇 召翰林儒臣講論書史遂 命禮部遣使購求天下遺書謹奉 表稱 賀者伏以西崑儒彥厯顧問於 九重東壁圖書廣摻羅於萬國訪道之儀肇舉 右文之典聿隆蓀苑生輝士林共慶臣等誠歡欣稍首頓首上言竊惟載籍聖黼精神而文章開國家氣運盛則稽古之君章於秘室而八祿之彥如秋衰則談經之士遯佚於名山而平城之積若掃孰有散而不聚晦無顯而能昌粵自繩契以前漉漫亡紀迨至丘索而

文獻足徵經籍何負於秦盡灰之以虐焰道脉潛回於漢乃發之乎壞宮嗣是挾書之律日除而好文之主代有璀璨三雅之籍細裵懸琳瑯四庫之藏縹囊合璧皆足丹青神化鼓吹休明要之留心墳典者多而雅意討論者少或泥糟粕之餘而用則窒或侈枝葉之富而本則乖惟是聖學之荒蕪致儒效之希聞泊乎 大明啓運 高皇肇基秉赤羽以掃羣雄 投玄戈而講六藝如王吳如陶宋彬彬侍從之英若 解易若 釋書炳炳奎章之煥然而琬琰之寶尚散人間河洛之珍猶虛 天府廼倥偬之不暇豈謙讓之未遑恭惟皇帝陛下 道通三極 功冠百王 煥乎文章聖之作而明之述 丕哉承顯武爲緯而文爲經聲教塞乎垓垓 治化遍乎天壤而猶以古爲鑑繁善是師乃因 萬幾之燕閒爰 採羣籍之芳潤 召金閨之諸彥討石室之遺文前班馬而後卿雲簪裾畢集左詩書而右圖史旃屢弘開考古鼎今探意緒於編摩之外馳玄揮際挹神情於

寐之中 心有受而彌冲 意猶憑而未飲 念
六經諸史雖粗備乎文林而諸子百家尚多遺於
冊府彼若科斗蟲書龍蛇蠹簡豈無得於薦紳之
所收藏卽如稗官野史異國方言或有存於故老
之所覩記淺深互異均是千里涓流醇駁不同亦
稱一時懸解雖大車尺輻會無裨於輟輪而吉光
片毛猶可想其文采及茲盛際可廢旁搜乃 命
典禮之官特遣求書之使咨詢者轡軒四出剔括
者冠蓋相望文有遺而畢徵言胡微而不錄竹書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十六

木簡羨汲冢之多奇綠字赤文喜西巖之載啓是
用供乙夜之 瞻覽且以充三館之秘藏使夫韓
起誠觀左丘詘誦支川匯而入海知大理之攸宗
祥光起而燭天識至寶之所在 臣等章逢末學佔
畢庸材幸履 昌朝快瞻 懿典 咨諏魚雅則
謙益之光昭 擴集鱗彬則離明之運啓誠 一
人之盛事而千古之美談伏願 道因文以見心
功由博而反約 念終始典于學無一暴而十寒
於緝熙殫厥心務月將而日就則 惟精惟一真

源接千聖之傳而 作君作師大業肇萬年之固
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鼓舞踊躍之至

擬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

戰伐之事爲圖示子孫翰林院待制詹同

等賀表 癸卯應天程

洪武元年四月丁未翰林院待制 臣詹同等恭遇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戰伐之事
爲圖示子孫 臣同等謹上 表稱 賀者伏以
王道有本原在隆 親而率 祖 至教無文字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十七

三百字

惟假象以傳心揭芳踪睿範於丹青俟 孝子仁
人於千億 宗靈蒙慶臣庶騰歡 臣同等誠歡誠
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德順曰孝違曰悖貴在萃
四表之歡心敬勝則吉怠則凶斬於保萬年之洪
業蓋天地之性人爲貴自元氣混沌而孝已涵生
民之欲聚則爭惟天造草昧而運斯啓父子以相
生相養軌輒具存君臣以相勝相從經營獨苦匪
考古疇能慕古必知難乃克圖難故惟孝治敬承
足資裕後然雖耳提面命亡當參前有言不若無

言象教是謂真教慨西京擁篲僅迹鼎俎之紅東
海嗣藩枉歎頭髮之白誨勤遇物比如逐枝葉而
遺本根範侈賜篇終亦高几閣而隔心目金匱而
下燕翼無聞 景運方開 龍飛有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一元間值 三才首君黃河爲 聖
人清開 上祥於天壤金陵有 天子氣應 符
命於周秦屬 天與人歸 正位凝 命之始蓋
守文繼體觀 光揚烈之初乃以一二日 兢業
之懷爲億萬世長久之計謂 謨訓功烈固將章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十八

言

定保而昭法程戶牖羹牆亦足動思惟而啓觀省
卽帝王異章布之孝顧守成惟創業之觀爰倣義
河禹洛之圖默示立愛克艱之意舜文曾閔恍得
于田視膳芡瓜衣蘆之情汝穎斬黃想見有難無
家茹草飄蓬之狀臯之悲由之恨戚戚焉烏啣羊
羶以空壁鄙之戰淞之謀岌岌乎虎口驪頰之幾
厄延白華南陔之彥舉入輕綃肖伶仃顛沛之形
宛如昨日彼孝經寫之琬琰何如古人之象可觀
若無逸圖之堂皇庶幾王業之難日覩往哲如復

作合異世以契維則之思 龍德似方潛不一言

而授興邦之道典則猶疑其辭費顯承尚覺其用
疎臣同等簡蠹作儔雕蟲非壯遭逢 聖代謬竿
薄技於詞林密邇 天顏幸奉 德音於清議以
先代多長者奚啻積功累仁而深宮妙義方不無
驕奢淫佚申之以易矜易忽易忘之戒發所以自
觀自玩自得之心臣同等恭繹 天言潛窺 睿
旨乃知施由親始至德要道曷以加焉 聖固天
成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喘息呼吸感一體之攸分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十九

言

拂鬱困窮知大任之將降蓋道有以一術該百善
惟此地義天經事有出萬死得一生詎但櫛風沐
雨故四海九州可掬者赤子之真心機存充拓千
鍛萬鍊而成者金甌之天下肆則虧殘所以援古
斯足以範今得難尤慮其失易者也若夫臨深履
薄孝亦從戰兢而來繼志述事業亦由作求而保
途殊致一意得象忘臣敢不取盡意以盡言附親
親仁民之說矢以保而以利從斷斷無技之臣孝
立而忠可移允懷錫類君難而臣不易茂勉同心

伏願 皇極用中 天精作類 修文偃武若星辰日月總是天章 代唐用寬雖霜露雷霆無非生意 精義務明於 郊 社昭父母天地一氣之神 大防永固於華夷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臣同等無任瞻 天仰 聖懼忤舞蹈之至 策

癸卯應天第二問

問命令者人君之繼天而主天下者也故易姤象命於風益其重哉乃經稱咸其輔頰舌稱

不大聲以色稱不命其承稱無言靡爭又何說歟後世人主有謂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者有從武帳中使人可其奏者言一也何詳畧之異歟有仰視殿屋不應郎吏之請者有司馬門請事三日不報者無言一也何治亂之異歟宋之仁神賢主也程願司馬光至虞其狂言一懲忠謀槩棄省閤弗斷將生壅滯何過計歟近堂簾稍隔荃宰弗密所恃以通中外聯睽異者惟是居高聽卑德音

時渙是賴而頃者辰告之猷寢如希聲矣夫天何言哉聖神默運未易窺測乃或者抱杞憂焉曰天不風物不幾鬱乎或又曰雷亦天聲時繇地奮則無聊之極妄冀之詞也然感格輒回信可爲否姑相與臆言之

蓋先臣詹言言路不通必有危亡之患彼所謂言諫諍之言也諫諍以疏通上下故曰路路塞矣故曰亡然有自下達上之言有自上下下之言自下達上者通幽隱於密勿不如是則上壅壅則下有

亂而主不悟自上下下者示適使於羣采不如是則下迷迷則官日曠而政不可爲夫其通幽隱示適從皆路之義也亂不悟政不可爲皆亡之道也殺梁氏曰爲天下主者天繼天者君君之所存者命令之時義大矣哉嘗考宋劉安世之告哲宗曰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先察其令之張弛未論其政之純疵先審其令之煩簡令之於世盛衰政純疵如此其急也愚謂今之觀人之國者異是又不視其令之張弛也察其通塞而已

未論其令之煩簡也審其遲速而已在易天地交
曰泰不交曰否而天下有風曰姤泰天地之所以
交姤天地之所以與萬物遇也天地有交不交而
所以與萬物遇者必不可以無風君臣有交不交
而所以與萬民遇者必不可以無言乃稽古王言
之類亦多矣訐謏遠猷稽訓典也申令行事布象
魏也諮諏察納垂清問也然諸倡和崇坐論也奏
聞批答示令共也播典有時而無定時象魏布灋
有定時矣舉以歲首亦未數數然也清問等於芻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二十二

言不獨有風象於五行之輕揚火象也於流通水
象也於人身血脉象也汗象也火燃則人訢訢然
仰之其象宜朗而光實不燃則人偃偃乎何之其
象陰暗而晦塞水欲其流流則膏潤融鬯爲利甚
溥不欲其不流不流則沉淤底滯所傷實多脉不
病榮調而衛和雖瘠不死脉病絡絕而紐破雖肥
必死人病而不汗者死汗而復反者亦死有天下
國家者奈何而壅水鬱火戕脉涸汗爲哉而或者
曰君天也天何言哉威賤輔頰孔未聲色不命其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二十三

承說以復恭默之主無言靡爭思以驗敬信之化
所貴人主豈其喋喋焉以口給禦臣下爲此蓋昔
人所稱君臣相與太上以心其次以言之說也愚
雖草茅豈其昧此所謂相與以心者泰之謂也惟
泰也故有言可無言亦可相與以言者姤之謂也
惟姤也故心雖阻於無言之時尚可通於有言之
時弗泰旣已爲否矣弗姤又將爲渙矣則愚生所
聞 今日是也臣下敷奏似謂不出範圍何斤斤
於省覽 渙發淹速似謂惟所操縱何規規

於時日遂使 穆清穹隆端倪杳漠呼籲之疾如隔於天章疏之煩如投於海 門深九重闥不可排 堂遠萬里閣不可扣以故啓事者多方以求中如射覆待命者低回以廢日如守株一事稽則全舉皆贅疣一官虛則一方成痿痺夫天下至洪業也天下之理至大計也天下之計待於一言至易事也唐文皇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人君必如是始謂之言乎言亦甚難如漢武之不冠辟黯從武帳中可其奏而已言何難之有元之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二十四

三百四十六

郎吏之請玄宗仰視殿屋再三言不應人君之不言皆類此乎亦何害於不言如司馬門奏事三日不報羸氏之亡遂決不言之爲害乃烈矣夫狂言一懲忠謀槩棄程願嘗爲仁宗慮矣今有懲與否不可知而亦似槩棄何也省闕弗斷懼生壅滯司馬光嘗爲神宗言矣今省闕與否不可知而亦似壅滯何也內外臣民私竊揣摩競求其故而訖不可得彼蒼以不可呼爲高神龍以不可測爲威歟違切成議以爲剛消亡衆論以防黨燬上之所欲下

固爭之下之所欲上亦固靳之歟人及其所不樂用政及其所諱聞必從寢閣非所不樂所諱亦間從停止歟而因之以匿彰跡樹疑端歟鼎珍法膳之際開卷倦勤之頃姑已之而輒遺之歟煬竈竊弄入不額呈不時歟挾數任術顛倒豪傑歟此八者皆不知其所出夫且不知其所出又安知其所入雖然卽知其所入矣亦斷斷乎不可爲何也凡面談者口與耳不相隔故緘默難傳語者聞與否不可知則伏藏易今有能揭大明於中天使人共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二十五

三百五十五

仰而共見之者乎不可爲者一凡天下有事之時急視臣也重命不無若迫若徇之意天下無事之時緩視臣也輕命乃在可下可已之間夫人臣而可幸有事以自重耶不可爲者二凡人主與薛居州之屬處無政不振與仇士良之屬處無政不隳以故棊陳必先政其所與處不然亦且謀之於所與處而以宵人者望之舍其所甚便反其所甚不便得乎不可爲者三凡臣下僅能覲人主於黼晨人主則能悉臣履於燕私是以高帝數使使見丞

相何何爲真宗亦使人視準何爲今安知不出于此而所使非必自愛其鼎者也以所矚爲信則必以所疏爲疑矣不可爲者四凡至誠無不動之物亦惟物之常相接者易爲誠所動有人於此一好逸一不憚勞勞者不輟逸者必化矣有人於此其一人感之以勤數十人導之以逸以勤感者累歲不一接以逸導者無時不接感必不化矣此韓愈所以能開雲馴鱷而不能回憲宗之惑也不可爲者五夫若此者非其一命一令一批一答之果難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二十六

也內則參預有臣操觚有堅惟所命之耳外則分合相維秉承相攝惟所命之耳惟所命之易於反掌從下而贊難於登天夫雷者陽破陰而出以成聲亦猶風者陽解陰之鬱以成散豈地可與天並論哉此所謂君者出令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乎所以乾元用九可變滿盈之亢坤之用六祇永無成之貞也嗚呼泰之下交於坤者乾也姤之下行爲風者乾也不吝之湯得乾之體故不遠而復輪臺之武有乾之性故亢極而變况純乾

之聖哉軼殷陋漢以姤致泰愚重望焉

癸卯應天第四問

問國家治亂何常銷亂保治人事勝焉匪臣責歟易之稱蹇蹇也詩之戒泄泄也一敬一怠一急一緩於治亂若甚有繫者豈雍容可施之清宴拯拯無取乎因循歟事變之來也艱難宏鉅未可以容易淺薄當之歟古之蓋臣苟見難端上則固爭以言下則竟沮其事皆不遂不已蓋有自分必死皓髮髮而猶諫者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二十七

有謂臣不畏死襲蒺藜而踵興者又有達君所欲授比功殛放者有格主所驟乘彊項帝庭者彼其諫無中止沮無中變一何烈也乃又有點躬六博坐反潛移之命者有託言太和欺罷牛黃之擾者儻所謂至忠無所拂逆悟言無所排擊歟將其詞甚婉而心固甚危歟夫勝局亦有敗着惟奕秋能覆言之藉令諸臣不若是其時將何若歟人臣於國常變永肩君子論人成敗互見其孰數直陳以規

所謂經濟者

古之濟難之臣蓋惟其有難之心也夫是以有攸濟乎所謂難之之心者何也謂毋以平居晏安之心嘗試而漫爲之也毋以平居宴安之心嘗試而漫爲之者是能難之者也能難之者是真能爲之者也故天下事雖有所謂至難至難者亦在乎爲之而已矣未嘗爲之不可謂其難也未嘗難之又不可謂其爲也夫天下事亦何必難之而後謂之爲哉治平既久國則有舊章事則有凡例人臣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二六

言氏

者安常處順雖以其自計之餘爲國家計第率之循之無弗濟者惟謂之曰難矣難云者必非易心之所能勝也非所能勝者必非其所能濟也蓋觀之天當其弱雲輕靄點綴太虛雖遇纖颺掃除頓盡若乃沉陰醲鬱蒼鬱黢黢杳冥迷晝霏微彌月勢不得震擊之雷迅烈之風可與齊乎天且弗違况人哉則易稱蹇蹇詩戒泄泄所從來矣蹇蹇何以稱也蹇國之蹇也不言蹇於國而言蹇於王臣王臣又自有王臣之蹇也必王臣不辭已之蹇而後

可以濟國之蹇是愚所謂能難之者真能爲之者也泄泄何以戒也姬德之衰臣雖日惰何至絕禮義毀王道而子輿氏直謂之無禮無義非先王之道者泄泄之爲無揀於方驟之亟雖有之如無有雖是之如其非之也是愚所謂未嘗難之不可謂其爲之者也故虞焦頭爛額之禍焚必不揀矣林淵深而鼃怒左驂必不出矣試取難之類較而觀之本將撥也土將崩也馬將逸而斬將權也國家之難也籍見削也身見戮也刀鋸前而鼎鑊後也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三十九

言氏

亦臣子之難也不躬自蹈難而欲爲國家已難其數勝乎錮甚藩羊投巖器鼠墮川忘決以強杜人言宿火待風以陰摧諫士威嚴之所謂難犯也藉可削而口不可弒身可戮而志不可抑專精壹慮如水之激射雖萬折而必東相機伺會如水之浸漬雖重壤而必入亦忠節之所謂難奪也不使難奪者在我而常見難犯者在上其數勝乎盤固不可搖堅銳不可挽無塗徑而不可緣大遼遼而不可控翹跋無用籌策罔施難濟之會也如茹荼如

咽葉如羈者之於薪膽如孝子之於冰霜披干而
漚鬪勞心而焦思亦其難之心也無其難之心而
以當難濟之會其數勝乎故古之蓋臣苟窺見亂
端必犯顏而爭之雖爭而得禍無易志焉苟目覩
橫政必攘臂而沮之雖沮而得禍無變說焉宋仁
宗時儲位未定時亦未甚以爲意范忠文獨慨然
謂爲宗社所係章疏蓋十九上待命凡百餘日至
須髮變白而不止曰鎮當死職下不可死亂兵之
下吁何危言也彼蓋有泣請秦師七日不輟之風

乎夫人主難事有如祖龍其人者哉闕下之骸方
積列宿之數必備劍沭橫噴解衣如赴彼豈直所
操之說足以中其忌而奪之魄蓋待之甚威處之
甚整待者固已失所恃矣威已自霽來方未已上
之所恃更不勝下之所執也焦蓋用北山愚公合
雲仍以徙王屋之意耶或曰廬陵不返虞淵淪曜
吉李廷爭而不足文惠諷諭而有餘此何說歟吁
豈其然也當文惠承反於俊臣之誣觸柱於德壽
之請時朝倚方重后信方深藉命爲唐之意可以

死奪附后自解疇不出此而公直謂唐臣反周反
固是實李唐社稷身與存亡僞武私恩毫無繫戀
嘻壯哉苦矣則其用諷諭也用程嬰後死之跡以
完公孫立孤之志也春秋時莒僕以寶玉犇魯魯
宣臚之將與之邑有成命矣行父矯之使司寇出
諸境何忤歟及觀其對宣公者辨德於吉凶比功
於殛放俾公至卒回莒僕訖遂蓋其功不在衛命
在有辭也東漢之始貴戚捍問如操刃之寇藪於
湖陽夏門之格取於驂乘還宮一愬董陳留之不

死垂下幾何哉而崛強亢厲有碎首無悔謝三十
萬錢之賜帝母亦爲宣直所詘乎之二子者所謂
志士有死不反其言君子爲善不改其度者也或
曰宗澤今掖使者挾牛黃之命擾民澤弗聽也然
不聞怒激第曰牛遇疫故黃時和則否而已及使
者不可亦不過申奏以嚮者之說言不其異歟噫
孰知其能申嚮者之說所以爲宗忠簡乎其託言
太和也無所忤如諛其必行其志也不可轉如石
所謂以龍比之心托儀秦之口非耶以若所稱六

君子者或務揀正以言言行而事自昵或務遏絕其事事矣而言乃見靡密不同理氣異用然均之憤烈激昂剛毅迫切外顧屏而不存軀命置而有所以出有死無生之計蹈批鱗料鬚之危扶天步於艱難拯生民於塗炭者也向令鎮之辯不疾爭不亟也今日之諫弗得我始已之以俟再諫則異日之諫雖切君亦將徐之以聽其自己諫者以爲尋常拒諫者又以爲故事矣何令焦之惕前戮規後免也覆轍之後遂無車盈庭之口喑啞玄黃之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一

世遂無陽忠義之理泯滅直道不在人心斬揭無須二世矣向令李與宣之始乎矯亢卒乎支吾也剝虎不殊橫噬之害迺酷杯水無補與薪之焰彌熾無以奮鷹鷂之擊重以假狐狸之威矣向令秋與宗之外託吳婉內乏忠貞也臨淫秦雅奚以責聽者之不聰持白就涅且不保已者之不變無損於紵滋助其虐矣人國豈有賴焉夫人臣之於君親也民赤子也果親視其君三諫不聽有不號泣而從之乎果子視其民水火方蹈有不濡手足焦

毛髮以球之乎此情之不容已者也膏肓已痼扁和若仇百棟垂頃震撼未已是不可以咎君談笑而道無掣譬弓被纓不前終同閉戶是則可以罪已此義之當自盡者也見亂端而爭爭有死之勢不爭而聽其亂亂亦有死之勢以死亂視死職死職正足榮也爭幸而濟天下蒙其禍不幸而不濟身受其殃當天下於一身一身正不足恤也此勢之當自擇者也若六君子者詎非有見於斯耶嗟乎大分等之天地大誼較如日星大道貫乎今古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一

後之爲臣者不易釋旨克艱凜訓將順臣救以奉職於平時杜漸防微以銷患於先事如六君子者置勿道可也

代策三問

問書稱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疇咨詢四嶽蓋其徵也于稽其時羣后叙庶績熙矣知人之效明甚不知其一以是道行之歟抑別有所據歟三代無論已卽如漢遺謁者唐設採訪使宋採中外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豈不

亦咨詢之遺意焉有識之士顧往往病之蓋有疏其君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者有譏其任毀譽聽浮言者有謂其求於微密疑心耳目而信簡書者有謂其採名不採實者唐虞之世有是歟維時矯之者或止擇十道採訪使或欲博採清議訪察風謚以兼察察吏之職或以採訪有漏宜罪採訪而不欲侵其官孰爲得歟我 國初之於庶官刺舉黜陟蔑不有法較若畫一蓋上軼唐虞

而衰世之弊萬萬無之者然自丘文莊氏二三先正業寔寔竊歎矣說者謂以今視昔又深愈巧而人愈不可知歟夫藻鏡人羣匪細故也操術不同將人心世道隨之顧相與究極以求所謂畫一之法

凡人之難知非知之難所操知之之術難之也古之善觀人者其法明白簡易無他謬巧而持以照物如明鏡之別妍媸毫無迳遁蓋試功者唐虞叙

羣后之法也考績者其第幽明之法也以人之險而多變山川浮雲未足爲喻聖人亦既知之矣豈其遂無他術以勝之以爲若是足也聖人所嚴者治行而或欲悉其生平則見謂踈聖人所貴者施知而或欲參以輿論則見謂畧聖人概其行事而或欲窺其心術則見謂淺聖人獨秉大觀而或欲竊取隱微則見謂拙此蓋咨詢之說誤之也而不知聖人之觀人未知有咨詢也何也當舜之未庸則堯有咨得舜而歷試之矣不聞其更咨也當二

十二人之未任則舜有詢得二十二人而分之職矣不聞其更詢也誠以所試所分之職足以據焉故也職盡而有功功可驗故曰試功累而爲績績可稽故曰考吾取其可驗者驗之取其可稽者稽之斯已足矣而猶苛求弗已其將探之乎無可驗揣之乎無可稽以爲密爲詳爲深爲巧乎舍蕩平之途則岐徑矣棄昭明之軌則昏衢矣昏衢與岐徑合於是小人者始得呈其狙詐變幻而吾之聽睹始眩瞶而無所定以其無所定也又從而厚爲

之防伺察之計雜施而闕職之路百出此猶之畫工之圖鬼物然心巧畢竭自以爲天下絕技也而不知其非所施於人道詎非始以其術召人之愚而卒以其術自愚耶漢魏以來其弊正坐此故覽朱浮之疏而見使者從事滄於上鑒劉廙之說而知毀譽浮言亂於下揆杜預之議而識耳目與心志不能必於已誦司馬光之策而悟名實遂亂於天下夫說周禮者不云乎自三公已下人留意二人而止此姚崇擇使於十道所以得大體也而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三十六

張方平欲採之謚議以兼察察吏之職亦猶有惟爾之能惟爾不任之遺意陳靖者直欲使採訪考課各以不能其職爲辜也寧獨不欲侵官已哉不省方而兼採察勢所不能故此三者大較幾不爽矣要以時弊樂乎無補正以未能脫然於採訪之外也夫採訪匪異於咨詢也未得人而詢足忘人已已泄官而訪反亂真似詢之四目四聰之表巧壬殄而讒慝絕采之黠黠幽昧之中節沛豐而斗

出於此者乎其惟我 國家乎其法監司以按驗爲刺舉也太宰以刺舉爲黜陟也太宰聰明寄之監司故雖周知庶官而已不勞監司按驗上之太宰故雖幽遐小吏常如進而與之面覲於庭而無所隔前有進賢之賞後有謬舉之罰故監司奮職銓者即欲私進一人焉而不能即欲私退一人焉而不能故仕路肅執事謂其法之上軼唐虞也不其然乎及行之既久寢失初意則此風聞而彈劾彼譏聽而黜陟胡世寧摘之矣諷訪雖出公心奏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三十七

報多任私意王瑞刺之矣文無可考事多曖昧丘濬傷之矣此與前代之弊寧異哉而吾猶幸三人者幸而不生今之時與今之事也今之事有大非昔比者夫風聞雖曰誤乎誤也猶可言也而今則匪誤而故也不可言也奏報之私私在奏報者耳乃今有不專在奏報者昔也曖昧謂不知左驗之所存今也曖昧且不知諷訪之所出且夫諷訪者稱之則足以爲名而邇之則靡得其端倪操之者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識而蒙之者如得身後之

論無復皁白之日茲甚非盛世之所宜也請究其弊蓋聞偵敵者唯是乘敵人之不知則已知而待之必且爲其所反中而不能自脫今之察吏毋亦類是歟是使矯飾售而惴惴斥也非所以定士品也古之爲吏者其精神耳目一之乎職業故職業舉焉窺察之博實生觀望觀望不足將有悉其計以嚮我者然則宣風恤人其有時乎非所以專吏治也先王之世甚無樂乎聞人之隱隱使人得以君子自見雖有燭幽之智無所用之今日竊竊然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三十八

察淵魚索寸朽也一玷成尤杖拭無與矣非所以示自新也朱子曰光明而易知者必君子也隱伏而難測者必小人也故知所以待君子而測乃施之小人今一切以小人之道待天下乎惡知其不以小人之心應之靡迴其瀾又鑒之樸非所以長厚道也凡吏能制民之命則民安其治民能持吏之重則吏亦畏其口今使長吏月旦操於匹夫大利大害苟非所便吏不敢議興革否則萑菲立見非所以昭順治也夫古之朋黨在上今之朋黨在

下試觀藩臬之史閭里之豪相與羅織有司魚肉羸弱株連蔓引千百爲羣深交密契締爲死友黨與成矣天下一旦有事不無可慮則上授之柄也非所以養燬俗也此六者皆諏訪之流弊然也愚竊計夫名之與實也不猶景之於形乎以景察形可謂審矣然景者日視之逐中曷變焉燭視之逐遠近變焉而形固未嘗變也謂名足徵實其誰信之故景亂則形之求名亂則實之察今夫藩伯郡牧元寮庶寮人品政事目染耳濡而監司者爲之閱歷參驗其爲未博乎撫字稽於戶口廉冒徵於賦役聽斷視其案籍教化考諸庠序其爲未核乎令譽雖茂不贖顯貳衆口雖錄不蔽特美其爲未公平下持左券而取上據功令而應應無旁門取無異路其爲未當乎博矣核矣公矣當矣而必詭焉訪焉得則蛇足失則鴟目是惑也曰若則堯之清問孔之察安也非歟不然凡觀人者亦隨其人而觀之耳察安以求真儒也故退省僅於顏子清問以防大逆也故上聞止言三苗若其常職之弗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三十九

充舉何私之省救過不給何惡之藏且謂冀星於脫穎必非脫穎脫穎將自見謂網漏於吞舟必非吞舟吞舟將自及豈以天下一二間有之人而槩之爲常法也其可乎曰若是則條例可用歟清議可廢歟又不然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蘇子言之矣謂知人難也條例不見用將規矩繩墨不可循乎乃清議誰則廢之謂夫議之殺者也殺者息而清自昭也故雲翳盡則天體見矣煩言止則功罪明矣視聽一則藻鑑炯矣毀譽屏則是非定矣此何但祛弊其於軼唐虞而復畫一之法殆庶幾乎吾因有感於泰否之辨也易內陽外陰曰泰反是曰否是以初拔茅而上升二朋亡而引之夫子贊之曰光大光太陽也所以主乎泰也噫統人羣者而操術若斯乎泰其有日也哉

問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蘇文忠公乞校陸宣公奏議直比納忠於用藥以爲藥和醫手方傳古人其言良可繹思已竊嘗感慨今茲追惟古昔或古以此收效而今固舍之古

以此召敗而今固仍之斯將安取衷耶試舉一二人者與多士商之夫藩禁之當通也營田之當墾也兵之召募不如土著河之隄防不如順導漕之直達不如轉搬也其然不然吾惡乎知之乃古有言皇族蕃衍當參先王典制甄序其才者有墾田振武歲省度支錢二十萬緡者有鎮澤潞而三丁籍一徭昭義步兵爲諸軍冠者有欲放河使北入海而謂歲增隄防非策者有謂河道淺澁糧儲難繼轉搬不可不復者史籍中班班可考也豈不明徵者歟以患則今昔匪殊以議則往哲之石畫非夫盈庭之竊論也以事則已試之成效在焉然而莫之能行者何也將古今之時異歟勢殊歟亦有可指言者歟抑其人非歟世未有宜古不宜今之法也多士學古而懷當世之慮必有概於中矣其悉著所以於篇法其國之維乎古其今之鑒乎人其治之宰乎是故建制垂規長利是視畫策決謀已事是徵更化

起弊賢人是賴人以考古古以議法法以經國而天下之患可與紓矣大哉人之爲用乎蘇子之論法古曰藥雖和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故論方則古人具矣雖然未有人非俞扁而能傳其方者也請遂以醫喻天下之勢如人一身然 宗藩 朝廷之四肢也食與兵所恃以爲元氣神氣者也河血脈而漕咽喉也人於五者一受病即將奔走求醫之不暇而况五者交病且有古人已試之方在不待奔走求之者可棄不用乎蓋嘗察古于今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四十一

言四十六

而私籌之矣我 國家藩禁不甚嚴哉匪直閑之母亦謂其生而貴倨無所事自致爲也乃今

皇澤已斬乎袒免之外而拘擥自如螽斯麟趾之彥斌斌也日夜異半通之綸而不可得祿之弗逮又羈縻之才之弗庸又禁錮之亦可悲矣則奈何不以熙寧甄叙之法通之也建炎社稷之臣實多同姓宗人於國亦何負焉而頃者 廟謨竟成畫餅胡爲者耶諸邊餽運之費甚矣說者謂營田升斗其敵鍾庾燕唐韓重華嘗行之其效至於省度

支金錢歲二千萬緡而邊用以饒今遼海之填淤全冀之沃壤代北之膏腴自若也萑葦之場濯莽之區蒞茹之藪易爲闢也牛種耒耜非甚難給也唐能行之藩鎮之時而今不能舉之全盛之世乎兵貴土著則其說自晁家令發之而李抱真卒以此收功於澤潞所謂有全親戚之利無養兵之費然哉且所在而足不煩徵發呼答相習便於策應安其田里不虞竄亡桑梓自衛可無虜掠此與膠民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四十一

言五十一

民不免於敵者功相萬也則盍亦倣而行之以少解今日之亟乎漢賈讓放河入海之策似愚似迂然確不可易夫自玄圭告成碣石東注河之不爲患者千七百年厥後海道堙而河始溢矣治之者不順導之而逆防之通障通潰以至今日非水之道也吾聞水之所嚮地不可欺以原隰土不可欺以疎密其沉浸深而其旁潰遠故隄不過障於上而水常潤於下土脉下解卽堅隄不能不壞於上此讓之策所以不可易也漕之直達不如轉搬宋

譚稹詳言之矣蓋我 國初亦轉漕今所存臨德
諸倉是也而其後爲直達直達之初議者亦難之
謂淺凍風濤農人所苦漕卒設焉至于今而卒苦
萬狀將弊百出漁侵蠶食刻削相尋鼠蠹雀耗窟
穴日密此不有宋人之逃則必如文莊之慮矣於
是有思轉運者嘗試相提而論般剝費矣四而致
一何獨非費此之勞以旬月也彼之勞以經歲也
且轉輸有從來矣其力分而易勝道理適均出納
相聞其情近而易詰而况河流淺澁直達有不可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四十四

五

爲者乎斯五者執事以爲舍古之成而跡其敗其
信然矣顧非其昧於同患之故也又非其傲石畫
而薄成效也意今之時勢與古亦有稍異者試舉
一二夫事之善敗或相因人之功罪無相及故尊
尊親親其敝爲弱弱存乎振之弗振非周公罪也
尊賢尚功其敝爲篡篡存乎挽之弗挽非太公罪
也今事有前此未然今不得不然者或毅然起而
開之開之曷嘗不善而其後稍陵夷也則弁以罪
開之者無爲禍始即福亦不敢始之矣無爲難首

卽利亦不敢首之矣則是文罔稍密也夫大利未
嘗無小害此當於令甲外求之否則權之令令甲
曰若者利若者害不然法無赦乃有利不利害匪
害且相去什伯者亦曰法無赦然則善談者不卷
舌修步者不累迹乎則法令稍泥也人情於議法
雖已當而務相勝於由法雖極敝而反相沿今蓋
其相沿時哉老成者無所事事模稜者無所可否
事匪瑕者諱言事懼以事羈者畏事天下事伊誰
爲之矣則玩愒稍滋也夫柄事者欲其令無不行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四十五

五

無他令行而事乃集也今單父之書有牽之者矣
陳畱之牘無問之者矣所能自爲其與幾何則事
權稍貶也人之智有迫而索之而不得有徐而安
之而自生功有不貴欲速而貴萬全事有十易而
始當此不可強也今署無煖席餽有誨書矣無論
人之才不盡事其終有成日乎則責效稍苛也凡
此皆能債事功而甚無當於豪傑者也然要之亦
存乎其人而已矣今有如李絳裴度諸人以主持
之於上乎有如韓重華李抱真諸人以擔當之於

下乎主持者如三軍之有大將衆目是寄常欲其
屹然巖然而不可爲震撼擔當者如大車之於持
載重任是託常欲其承之藉之隆然負荷而有餘
蓋人得而往哲之高躅可踵當世之奇功可建也
乃法古亦難言矣顏師古欲兼行封建於貞觀而
莫能自堅其議識者憾之講之未熟未悉要領也
今所行能熟講之歟申公議明堂於魯邸數月報
罷數月亦既悉矣而報罷者于時力行固申公所
不滿也今卽講能力行之歟宇文周官安石泉貨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四十六

抑何行之力也小者禍大者亡未聞子與氏潤澤
之說耳今卽行能潤澤之歟愚故曰存乎其人也
若夫衡五患而較之其急誠均厝施少辨蓋有當
被纓救之不俟崇朝者有當以不救救之者有雖
饑溺由已而救之則以其漸者宋室之困岌岌乎
殆哉被髮纓冠正所施於同室之鬪也罷召募籍
土著不必往救予之以自救之術也屯興無待哺
於運乃可議運運復無借水於河乃可議河此雖
由已饑之由已溺之而救之必以其漸也斯有黃

帝書所稱標本先後之謂哉大抵跡可見則易襲
事相符則易從是以志士尚論動許稷契達人戮
力或慕夷吾先民之程不必卓衰世之法不必陋
也近在卽衰世之法亦道道不在卽先聖之法亦
法有欲紹親睦於陶唐監井田於三代追克詰之
壯猷遵龍門之故智續任土之芳規者乎前所稱
說是矣毋高視之爲難爲毋薄而不爲循古之方
畜今之艾時事其尚有瘳也已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四十七

是已洪惟我 成祖文皇帝特 命儒臣彙
集性理書而 親序之我 孝宗敬皇帝勅
修通鑑綱目纂要而 武宗毅皇帝序之皆
所以廣厲學官興起文治維時士于二書不
啻若蔡然真儒輩出功業明茂職此乃近或
稍稍厭薄之矣非所望於多士也試與商確
一二太極兩言自易有太極來也誠神幾介
如石焉知幾其神也極言無幾兼惡易旨與
而西銘涉泛太和涉有氣質之性塵一元之

始玄數言禮雜器語樂滯抑皆於易有合與
春秋存王迹尊王重嫡其予奪人蓋有原心
之論誅心之法其所書如公孫夫人如災異
亂賊之類皆寄旨深遠綱目有是與近有著
洛書辨者謂宋承漢舛未及訂正然與否與
亦可折衷之以備一說否與綱鑑前編蓋爲
朱子苴缺不知朱子胡以是缺也考異發明
凡例是主集覽實掌故采焉其母乃爲此
拘拘也而溺其旨與所可取者安在歟夫二

書匪直言也第未有不言之繇而所以言可
窺者多士尚詳著於篇執事者將有所風之
也

夫取聖人之經而翼之續之非儒者意也彼有所
以發其獨悟者而理相闡繹則見以爲翼之矣有
所以寄其深憂者而事相終始則見以爲續之矣
此以知儒者之書邇之上而彌遠也謂夫淵源於
聖經也垂之久而彌新也謂夫敷洩於精意也又
以知其書不可以一家言求之也謂夫意精者

卓而源遠者道高也然則六經聖奧乎在則人亡
則古乎儒者之言聖詮乎聖所作明所述乎乃其
述作之大者宜無如性理之翼易綱目之繼獲麟
矣洪惟我明興稽古右文而由 文皇以訖敬武
之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實始纂集二書而親
爲之序頒示海內遐想一時之士翕翕如射之趨
的也業專而多暇故及于潛玩而于中或有恍然
之時士知本務矣其旁搜者其聰明特達之餘也
故雖出入百家而大觀不奪所談非性命卽經濟

耳故往往有過人之德業乃今其復然哉要之鴻
篇炳訓昭昭如一日也則二書之所符於經旨
與今之立言者之裨於二書與否愚因得熟數之
于前矣夫太極之上無無極也猶執中之外無精
一也堯不言精一而舜言之舜深於中矣周子之
於太極猶是也誠無爲幾善惡誠固有惡幾乎其
無乃與吉之先見之說相刺謬也夫易爲其神者
言也神矣何止無惡無惡故但言吉若君子慎動
正慎之乎善惡之間而安得不兼言之誠誠乎幾

誠之者乎至於誠神幾曰聖人而誠則無事矣動而正用而和皆吉矣西銘理一而分殊天下殊塗而同歸也太和所謂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張程有功于聖門不以性義義理以言乎繼善也氣質以言乎成性也此之謂有功于易矣康節之書人有擬之太玄者不然一元之始陽甫動而物未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十六而天地之道畢成象成形變化見矣太玄無是也分至微等至著數其理之序也耶故讀皇極內篇而民志可定也求中聲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五十

三言

驗中氣黃鍾其樂之元也耶故讀律呂新書而殷薦可舉也若夫三晉之侯冠以初命思深哉猶有東遷迹熄之感乎天王約從胡可訓也特書曰王命討之嚴哉凜凜乎與河陽之符爭烈矣表漢年于吳魏抗衡之秋則春王之微旨揭魏恭于貞觀貽謀之日則首止之遺意良也而韓人也潛也而晉處士也雄也而莽大夫也原心誅心其謂是耶書房州懷乾侯之志也削光宅滅如齊之醜也五石六鵠蓋聖人謹之矣是故書水溢冬華而下以

示之戒滿書師猾夏則聖人有憂之是故大長秋書以拓拔氏書死以嚴其防諸如此類未易縷指然大較可觀也近世王禕氏以洪範非作于洛書而據河圖折之殆千古卓見然以彼所明一六水而位北之類第可以折洛書之位次而曰一奚必五行二奚必五事非其據矣及其推原位次又復以圖之太少爲解太少耳位遂不可移易耶愚以爲定位之義則固有之夫陽主進至九而極九極尊矣一極卑矣有冠履之象焉左三右七人道以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五十一

三言

右爲川也而三離一而尚虛七近九而浸盛動止之象乎陰于數退退故肩二四而足六八於性靜靜故左四八而右二六于陽不敵不敵故處于空虛不用之地夫五君位也心象也此其所以爲陰陽之統也而孰知洛書之于作易正不以此夫河圖五行之全體全體者並列奇偶洛書造化之發用發用者默示扶抑故察偏全而見饒乏之分揆方隅而識淑慝之理考合之正否而得險易之情推之消息盈虛固弗寓者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言聖人俯仰遠近所會易理觸圖書而發所謂借天地之已示而洩聖心之欲流如陽卦陰卦則圖之體用九用六則書之用大畧似之而已豈如經緯表裏一一模倣之謂乎文王之後天安模倣乎故歆之言匪直牽合于敘疇抑亦苛細於作易也此卽爲宋儒訂正之可也綱目之不直接乎春秋或曰避續經哉或曰益其缺也於是東陽函谷之前編乃出然則其缺也耶書終文侯之命而春秋始魯隱缺不亦多乎大抵周轍不東王室

南齋館集

卷之三

五十二

三

猶有振起之望晉大夫不侯世未遽戰國也則夫聖賢之慮深矣前編者直紀載當之耳然其所述七十餘年之事弗可廢也朱子凡例手筆也其曰春秋有例非夫子之所爲易以故若予若奪凡例也予若奪若凡例乎而新安遂昌相竊竊然矜之正乎變乎固哉然其爲紫陽之公穀弗可少也望江集覽建安質實彙皆五七易斯已勤矣而慮娘雀之相尋歎風葉之隨有夫呂大圭不云乎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生生之意常流行其間乃

朱子方嗣其生生者而二家爲溉其柯莖枝葉也然其驅逐路虎重譴後學之功弗可誣也故嘗合宋儒二書而論之一如輪轅閉門而作出門而合一如轍迹時有從橫要之同軌一如昨盤唯厥所取咸足入道而神而明之存乎人一如奕譜上下千載變態悉備而推而行之存乎通衢慨二書以來人之尚之各殊也太上得其所以言次誦其言次擇言最下廢言得其所以言者神遇天合悟精糟粕益新會河汾以之誦其言者如昔人之於八

南齋館集

卷之三

五十三

三

索九丘也無關蓄德亦已博物蓋瓊山氏有焉擇言則綜緝文采以自藻潤譬彼市珠華者取之所遺實多而王蔡頗以此名天下迨今又異是也謂是耳目之所共聽視茹匪富也掇匪奇也方且詫鬼火于陰崖夜雨之間以爲精光而忘日月之炳煥益不至東之高閣者無幾於乎如以其言去丘言之意遠矣况併其言厭薄之乎國家卽欲獲真儒之用何時哉夫眞儒之用非么臍之任也執事曰未有不言之繇而所以言可窺者愚竊有志焉

矣

誌銘

明散官西渠許公墓誌銘

按狀公諱達字鴻漸所居渠水繞出其西因自號西渠始祖曰伯源國初自興州遷保定之定興縣遂世爲定興人伯源至嘉慶凡幾世是娶某氏生公公生有至性甫齡齡孝友藹然見者無不感譽之總角攻博士業維時博士家相尚以義理之文關閩濂洛外不得旁傳百家語爲龐雜而公軼材

青藜館集

卷之十一

五十四

三〇〇

衡淹縱貫摘詞一以先秦兩京爲法嘗自爲說曰夫理學至有宋而窳突辟然文章亦以理學而神色喪旣曰文矣第能寫鄒魯之精神卽何嫌于枚馬之屑吻以故輒試輒與衡文者左公亦輒自信曰雖咲且排故步自在終不能諧里耳作瓦缶鳴也而一時奇士轉相慕效往往師事之安鄉伯張公者高其才延置之塾旌之冠服以教授諸子弟說者謂隆萬之間文體一變公與有先驅焉惜哉世無知之者嘉靖庚戌虜犯我郊甸公北顧扼腕

曰吾今乃知楚籍所稱書記姓名而已云者眞丈

夫之言也于是以韜鈴授二子又時指九邊圖示

之曰是所謂國家之藩籬關鍵也陵寢宮闕只尺

相望乃僅僅聚散甲餒卒守之自非幕南畢徙若

曹終不得忘騎射且千萬人合而謂之師機智勇

畧兼於千萬人謂之將之患甚於夷虜小子識之

矣是以長君仲君皆用武闡樹功名雖平寧罔自

見未嘗不儼然山虎之勢公之教也公生某年月

日卒某年月日得年六十有九配某氏子男四人

青藜館集

卷之十一

五十五

三〇一

長鳴鳳錦衣衛千戶娶某氏次鳴時京營佐擊虜某氏次鳴雷邑庠生娶某氏次鳴世儒士娶某氏女幾人適某孫男幾人娶某氏聘某氏以其年月日葬公某山之陽史氏曰昔漢武讀相如文喟然興嘆恨不得與之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夫文匪加貶而見之不如慕之之切者人情固貴正而賤目也吾觀狀公者稱公嚮所爲文援古傳今出子入史以爲昔之所誦卽今之所尚若於公三致意焉然藉公生今時役今好其誦不誦抑

可知也。賴鈴貽謀，直桑梓之以哉。廩然有陵廟之隱憂矣。而論將數語，不啻中邊神膏。蓋今者當之業受其敝，豈非遑然抱不可及之前識者耶？是爲銘。

銘曰：允哉文匪，青衿允哉武匪。干櫓載濟之流載運之籌，誰哉知公悠悠首丘。

山西叅政齊公暨配恭人管氏墓誌銘

公名一經，字訓汝，別號惟齋。子父曰中憲大夫聞樂母曰劉恭人，皆以公貴。累贈者自贈君以前家。

青藜館集

卷之五

五十六

三

世見贈君誌公聰慧絕人。兒時贈君嘗試教以天人二字，未幾公與羣兒剪楮葉爲戲，剪輒成字形。贈君大奇之，贈君故以文名東海，公弱冠而肖戊午辛酉間，益東省有大小齊之號。一時刺史邑令兄者，茂不禮之，如上賓禮爲文雄健，精奇自贈君外。于博士家少所許可，獨嚮慕邑先達劉大司馬白川先生。先生世名家，又嘗以經義冠冕齊魯者也。及贈君沒，遂執弟子禮於先生。先生亦甚樂得公，令與其子今孝廉元功講業，劇門之署以退食。

青藜館集

卷之五

五十七

三

課之以是益淹于羣籍。辛未登張元忭榜，尹山西之交城。父所謂巖邑者也。而又有頑風民以詐相啖，以錦利相逐，而以竄相伺，最爲難理。公爲之覈墮僥之實，俾戶自爲額，人爲輸豪者無所魚肉其所。審應徑之則六六區，函之榜定而登名頃刻而畢。滑胥無所上下，其手絕鑛者以法旣而釋之，人畏且懷，減爲良百姓修什伍連坐令于民之停喪待訟者旬日之殯，遂以千數而無左驗之大辟一時獲釋者八人。蓋自是交有美俗而公戶科給事矣。事在萬曆乙亥江陵柄國時也。江陵之政嚴嚴內決，因歲至六七十人而持以格諸省有所決過少者輒罰及之多乃錄焉。公奮然疏曰：此何異于殺人衆者爲忠臣哉？犯有多寡決亦如之常職耳。何至獎多而罰少爲率是令也？吏必有希獎避罰濫及無辜者疏。上報可。而又三年戊寅公轉禮右方是時天子富于春秋，公思所以杜其侈靡之漸，屬有旨取大司農銀十萬兩，公抗疏力陳不可。狀至引錙銖泥沙漏卮懸磬之說，預爲鑑戒。

事得寢明年以禮左病歸辛巳還除吏左其還也
道海子紅門間聞有剽劫人于野而賊不得者至
則亟言之以爲人命至重雖天子無私殺而妖徒
作逆一至于于是弗治臣懼上干天和傷 陛下好
生之化有詔詔督捕官緝賊且將罪及督捕者于
是城營做衛諸臣有陰中公者矣蓋不二月而公
出守德安而公雅負經濟才每恨令時未竟其志
既出守欣然忘外補政務爲經久不易之計郡多
石田遇亢暘焦灼無所得公相地勢置陂塘數百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五十八

三十五

所以資灌溉爲利大而遠安陸雲夢孝感諸邑迄
于今詠歌之郡先是土墉也歲脩歲圯糜費無算
旋爲烏有公謂猶之興作耳則如甃之乃議罷土
築而如土築之費徵料于民明年徵之力亦如其
所以築土者凡一年而料完二年而城完勞費不
加益而民以永逸境之人好淫祀祠有創建者貴
之不惜蕩產公取首事之人戍焉毀其祠以新學
宮愚俗頓易 景府廢田之在德安者上官益嘗
下鬻之之檄于公且曰鬻則民產存弃地也鬻之

便公曰鬻之而民得有之惡乎不可今日鬻之而
明日取之惡乎可夫庸詎知桐主大路之不復此
封耶庸詎知比壤而封者之不復此請耶竊以爲
存之便未逾年 潞藩果以其地爲請上官乃始
服公先見公在郡凡三載而遷遷而未抵任而改
河南之河北道兵備副使公才敏甚每值凶荒處
之益裕其法相機施設罔不曲盡在德安時人相
食公既發廩勸分煮粥收道弃小兒又以爲餓者
衆矣而取給一隅之粟不足不如取之四方乃發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五十九

三十六

庫藏數千金分遣大姓易粟江上下所易遽損直
售之粟值平而人人取給卒藉以生及是河北復
大饑公又計以爲以官濟民民濟而官必虛不如
卽以官藏費之官而使民各食其民之力爰相漳
潞河建閘數座以興水利日役可數千人又視官
舍之頽者繕之日役亦數百人官集其工民活于
傭益兩利焉而是時 欽賑米舟發自臨清至廣
平而梗益廣平有民要水灌田者水淺而舟膠也
公曰灌田詎非亟務要之有日米舟朝不至夕無

生人矣爲之堰廣平以濟以是廣平人多怨之者
戊子擢山西大參弃而歸或謂時直指使實家廣
平公益以堰故嫌焉然歸自公雅志也公既歸杜
口時事有司不獲識面雖東省大僚過存者亦稱
病謝不出而獨偕諸研席之舊日彈琴詠詩於海
隱園之鷗波閣園與閣皆公所自爲命名名其樂
地示忘機於世不復出也而退隱以來名愈高

朝野儼然有東山之望乃甫六年而公忽病卒悲
戰時甲午某月日也距生嘉靖己亥得年五十有

青藜館集

卷之五

六十

三百五

六配管恭人邑隱君廷錫女歸公諸生時與公共
貧賤然澹衣疏食雖既貴猶然卒就公修潔之志
而至其祀姑劉事繼姑信又兢兢不驕是懼念公
未嗣爲買妾數人撫之一如己女閭政殷繁悉心
而畫家人宜焉戊子從公卒於磁所先公卒者六
年壽亦減公六歲公性孝友篤親故樂施予恭人
能從中贊之伯父聞道之沒迎伯母自養姨母之
適孫生者寡亦迎而養事皆恭人任訖無怠意弟
庠生一變國子生一中從弟庠生一第公所自爲

陶成也一變業蚤世公以未嗣遂盡舉其家付季
弟一中以爲兄弟者第形骸殊焉厥初一人一身
也弟在我在弟有子我有子何形骸之有邑婁人
寒士公時有餽遺而遇故人尤厚父執蒙師直終
其身粟帛之至下里婺婦知自守而窘者亦莫不
周之以助成其節蓋卒之日邑内外村落遠近無
間見皆哭公生女三人管恭人出者二一適于鴻
臚惠宗男庠生永賴一適姚都諫德重男庠生宗
濬貳室娶出者一適于縣令養盛男汝 史砥曰

青藜館集

卷之五

六十

三百五

吾聞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方公給事時未聞有
所謂 袞闕也而公先後三疏兩言刑殺一言財
用咸昭昭然爲二十年來之炯戒公于時儻亦微
見好尚之端而姑藉他事諷之耶不可謂非防其
漸也藉令職輔導公說而存之福可禔天下功
可決來茲而不幸而出徒以其澤被之一隅於乎
德安之遠猷河北之弘濟公之烈偉矣識者益艷
談之噫嘻其能盡公之一二也耶是爲銘

銘曰郭門流水何洋洋白彼如練浮穹蒼誕毓哲

人憫且良彪炳伊誰齊夕郎筆花噴焰連奎芒迫
逐司馬相頤頤風和日煖鳬飛翔振翮化作高崗
鳳雛嘯嘯嗷嗷鳴朝陽清聲上徹聞天間死從溝渚
通銀潢潛挽斗杓回春光朱幡南國歌金湯梵宇
盡變爲宮牆沙田千頃浸陂塘玉粒旋起溝中僵
爭看福曜揚輝煌太白匿景辭金方咫尺不肯過
太行迴車返旆來東滄巖壑森邃羅松篁角巾野
服恣徜徉忽騎箕尾陟帝鄉層霄漠漠烟茫茫中
卽女一牛弟狂如君無用多悲傷青硯丹勒深靈
藏千年萬載生馨香

青藜館集

卷之五

六十一

兵部侍郎樂吾余公墓誌銘

明慶曆間得古大臣一人曰左司馬粵西樂吾余
公清貞耿介其循行古之道也公名立字季禮世
號樂吾先生其先楚孝感人六世祖思誠戍柳州
家焉至曾王父幹王父崇鳳相繼薦賢而王父仕
合州守門以此寢大父勉學舉嘉靖癸未進士歷
侍御史福建按察使母孫淑人有丈夫子五人應
孝廉明經舉者三人公最少然最敏按察公爲聘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六十二

于楚受室劉氏不忘南冠之思焉戊午公十有九
歲舉粵西鄉試第一人念按察公之齒先矣留不
欲與計偕固疆廼行行至蒼梧輒復旋方是時按
察公無恙也然未期而啓手足說者以爲公之孝
思純至通于昊蒼云壬戌舉進士高第授民政部
權貨游墅諸徂徠私相謂年少易與耳市供張玩
好嘗之公一切麾去不顧往時奸利事汰摘立盡
諸徂徠相顧失色夫已氏也發奸如神權已美千
餘金上之虞爲例遺後來者憂其之虞遺不知何
人亡補國事議充河隄興築之費伐石凝土不遺
餘貲垂橐而歸秩滿調儀部員外郎以僉事出督
廣東學政盡謝一切請託孤行一意行部次諸生
高下先署名後召有司人有請者曰乃定之矣貴
介子往往落諸生籍亦訖無所歸怨亡何擢山東
叅議會廣東明經諸生入對多褒然異等衆驚問
何師已知余公選士也以此人倫之鑒傾動縉紳
晉憲副仍督山東學政得人多公輔器秩滿晉叅
政關泰安沮如也

其實政多類此已移秩閩中秋滿擢貴州按察使
有孫太淑人之喪初公自粵徂曾不遑將母請量
移閩以便道省覲已用閩遷秩念孫淑益甚將遂
歸侍于家未抵家六日淑人訃聞擗踊幾絕者數
服除按察江西江西宗室衣食縣官租稅者萬指
一日脫巾藩司之門不啓譁中丞使於道更窘急
之公開變單車往諭若固衣食縣官豈有愛也無
亦惟是府帑不給以淹中消若不見逆濠之事乎
何遂爲所不可爲衆稍改容謝曰有司肉食視我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六十四

三百五十九

余公長者敢不歸命已解散陰籍首事者聞於
朝幽之深室臨江守用法深刻諸生有斃于杖下
者公移檄兩臺使無罪殺士孰不可忍逮繫如法
亡何擢山東右轄山東士民間公至引車迎者闐
道承乏入 覲圖籍數十卷行李蕭然吏持積餼
五千金請納之爲長安交游費公曰吾通籍二十
年一錢不入私橐我于人何取人亦于我何取通
苞苴自完耻也長安貴人雅知公更相與高之以
爲有古君子之交澹如之趣焉已晉浙江左轄越

數月擢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會歲大祲道殣相望
有司粥糜不足給公於是 請蠲逋賦之疏而
東南澤國以渟滯之不時歲傷農事公于是又有
請特設水利道之疏二疏得 請一時全活甚衆
兼有鄭白渠百世之利矣吳中閭里多豪民持吏
短長爲嚴什伍連坐法散破其黨巨室予以勢力
殺諸生吏捕之急藉當路求解公曰吾固起自諸
生爾能殺諸生吾不能殺諸生媚人當路關說百
端竟寘之法尋晉南京大理寺卿前當路爲巨室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六十五

三百六十

關說者乘機嗾蜚語中公公即日移病投劾去杜
門謝客有終焉之志甲午東北事孔棘 朝廷思
得重臣佐司馬卽家起公兵部右侍郎亡何其鎮
克捷加正二品服俸用都御史秩考滿贈蔭如功
令久之晉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公在樞府門無
私謁柳有萬戶長劄籍其族孽夤緣請襲公之婿
以族子爲之緩頰公曰司馬法無之婚媾之私柰
何辱國司馬法卒判不予戎政廢竊曰从思一大
創之顧權別有所撓不勝仰屋則稍禁中涓武弁

之役丁夫乘戰騎者而卿者已衆或謂公何不試與時委蛇榮遇可立至公咲曰榮遇必委蛇未榮先辱耳余起田間非有閭閻功勞荷主上綸寵再錫位至亞卿此布衣之極余將休老焉何羨于前途以晚節巧宦一日引病上書乞骸骨 天子難之久迺重違其意公得解職去至桐城計聞公生平不道人短喜怒不輕見于色有請謁者直謝之曰法不可更不欲詭辭爲解非病不註籍非甚故無日不公座不治家人生產脫粟大布澹泊甚適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六十六

三

遺諸子裝值不百金寡交游門生故吏非公事不見未嘗接殷勤植私黨歷三朝政府寡援華亭當國公年家子僅歲時投謁華亭不無少望華亭去南鄭當國喜不附華亭者或陰從吏公不爲動南鄭去江陵私其鄉人公却之自出急引之助已公又不動曰使某不忘先人則可爲相國鄉人不可清貞耿介守已不阿其天性也有古大臣羔羊之風公生于嘉靖丁酉十一月二十四日卒于萬曆己亥五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卒之日粵西有

大星殞于境內公豈偶然者哉元配劉孝感紀善劉公女贈淑人卽按察公爲公聘楚者繼配徐馬平工部尚書徐公女封淑人子男五汲之官生娶陽江令趙應祥女江之郡庠生娶雷州判蔡弘宇女沈之娶太常卿徐濟女冲之娶孝感生員程學大女泌之幼未聘女五長適衡陽令金陵漢子君弼次適舉人莫強子果次適瓊山令趙存豫子祖齊次適博羅令吳應科子一葑一尚幼孫男七人孫女四人 年 月 日公柩封於 山之陽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六十七

三

天子命有司治葬事焉史氏曰自才德分而正直端方之士世必疑其疎于作用非通論也夫公颺歷中外隨試輒效姑無論當夫篤宗爲譚晝掩藩司之門道反中丞之旆此何等時乎而單車直前不斯須變定公也加于有才一等矣泰山之壤松江之陂與此山此江俱來才智之官于其地者何限而利必待公而興公之作用何如也正以此不足爲公重適爲公之德掩之耳昔人曰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蓋予于公信焉是爲銘

銘曰吾道維何曰直以方而或謂之踽踽涼涼士
節維何曰潔以清而或謂之不近人情倬彼司馬
矯矯獨行毋受人損寧知項彊舉世風波言續其
岸匪以繩人人則見憚非禮而徇如撻市朝非義
臨之鉅萬秋毫亦既如矢于度省括厥守洙堅責
育弗奪不回不疾不激不隨其爲道也蓋山川之
所以流峙而日月之所以光輝文揚菁莪武振采
微辟觀玄豹一班是窺道不必盡用成不必不虧
世徒比之楊綰胡威粵西星殞不遑明農天地正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六十九

孫母戴氏祔葬墓誌銘

戴太孺人者前陵川尹贈文林郎孫公配也所後
公没者二十年其稱太孺人則以子中丞君爲直
指使時覃恩故自中丞君官太孺人雅不樂遠適
獨與伯氏暨其諸孫家居中丞君良不勝陟屺之
慕會以廷尉貳擢今秩則擬取道里中以王程之
暇爲壽如嚮者出使時事而毋計且聞君是用痛

心立骨跪而宵馳既卒哭苦塊爰卜用辛卯十月
啓兆馬山之陽與陵川君合葬而先期勒狀計爲
太孺人所以垂不朽者以屬不佞惟是太孺人微
音播在東土桑梓實風被之不佞則又何辭按狀
戴萊之右族世家呂瞳里以素封聞太孺人之生
也慧而淑稍長工纂組不妄言咲父珂母劉氏愛
之曰必得當是者乃字从之得陵川公曰彼其積
善家也而英英多奇其將貴吾女乃以太孺人歸
焉生十九年矣愈益明習婦道奉壺紳之戒唯謹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六十九

三百五

一切滌醴醢醢唯尊章意所簡罔不夙具尊章以
爲能獨以樹以內相以內無嗃嗃者當是時陵川
公儒亡遑問生事而二尊人春秋高勸勤椎布操
作以襄講業則太孺人身之陵川公有弟曰仲從
里中豪賁貸逐奇藏自給毋何耗其母錢盡豪殊
操仲察察太孺人曰仲實有難吾獨奈何愛篋笥
畢償以其私所蓄積者而季以軍生試大嵩_大率
武弁匪賄弗納于是乎太孺人之簪珥爲蕩然空
矣輕利而篤大倫其天性也其既舉中丞君兄弟

則以時贊義方自孩提有知識不惜詞禁所程督倍公已乃言公曰夫舉視其所克故易勝教視其性之所近乃逸人子何必皆舉子業即亢宗二郎足矣二郎中丞君也而長君去而治家人產君益得以其間肆力所學馴至舉于鄉揚於大庭無它米鹽務奪之者本太孺人專而業之力也而中丞君領鄉書之歲太孺人適從公以陵川令歸歸一歲公卒乃太孺人所教誠中丞君動稱公其上春官則曰而忘而父之偃蹇以老乎苟不第百五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七十

言至

十步等也爲行人矣曰昔而父所誦皇華之詩豈謂是歟勉之無忝王命爲直指使曰昔而父固與我言矣雋母亦人母也雋母我唯孺子用是中丞君卽宦遊數千里外未嘗不如其在太孺人側其誦太孺人教言未嘗不儼然如陵川君臨之凡三奉使再出按部輒稱不辱所當輒多平反大都以此歲戊子太孺人壽八十人有言中丞君且圖請告者遽引大誼止之柰何以老婦負明主老婦固無恙維時太孺人好西方聖人言每焚盟而讀悠

然神王人謂百歲後也越庚寅秋七月二十四日寅時以病卒而中丞君方以新命拜闕下其日其時正爾相值亦不偶哉距生正德己巳四月十六日亥時得年八十有二於乎賢矣夫太孺人狀稱其嘗保護二庶弟如同胞然并臻成立遂嗣戴氏以事歸外家不具論然慨厥衆美其尤大表表不可及者實在乎此與所爲分財仲季者二事夫婦奉尊章事相夫毋誠子皆人情入非甚不肖者可勉焉風俗之澗也藩籬施于手足而戈矛起乎嫡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七十一

言至

庶之間室各私其職人競爲其出是爭是奪胥戕胥虐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蓋須臾人不免焉矧并黛哉賢矣夫太孺人其足用風薄俗也是系之銘

銘曰疇曰緩急女是亡益而保其遺疇曰疏濬婦是用聽而徹其離穰乎其風厥出自火允明允章澤潯乎閭流于後裔而熾而昌厥昌伊何子姪聯嗣後先濟美妙姻婭名門大閭爲交閭里長君曰甸繫籍隨垣資斗食秩甸其次公是爲中丞邦

之司直旬室任董旬以李贈葛仆君封之屏王氏
下生巢名二女攸從孫男子四廩也鳴珩鳴珩與
鼎濯纓泮水昂藏國器娶皆超族鳴玘鳴琳鳳毛
麟趾偶張聘任女孫亦四咸王張劉青紫如林繁
孫之重母及覲之爲女者二一字于宋孝廉之子
而一未字維母芳馨襲此奕葉辟芷江離玉璵六
珈杳焉乘風飄飄委蛇彼平者原馬山之陽佳氣
滃鬱有松有檟蒼翠遶雜四序森蔚幽構玄宮偕
公至止厥高峩峩億萬斯年將或考諸茲鐫不磨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七十三

三言五

茂才汪君配孺人潘氏墓誌銘

欽茂才汪君卒以嘉靖庚戌又四十二年爲萬曆
辛卯孺人潘氏卒時其伯子一元以中書舍人迎
養其母而來也故卒在京邸則卜以某月吉歸而
合葬焉而先期以狀來請銘維是孺人之賢余亦
且稔聞之矣銘焉按狀潘世爲欽之巖鎮人孺人
前中江尹潘公某季女也生而婉靜寡言笑中江
公念之慎所字久之歸汪君其歸也君蓋有大繼
母在亡何其生母卽世而以如母繼母蓋皆世俗

之所謂難事而易齟齬嫌隙者孺人先後事之人
稱之曰孝滌澣外時以其餘力綱紀門內之政
門內穆如卽女厮無嘻嗃者君是得肆力舉子業
以試學大夫往往穎出孺人有力焉君之病也孺
人知不起焦然修藥淚歛歛落孟中不自禁益決
計從地下君挈其手謂曰若無爲自苦矣將奈此
藐孤何若存孤存若卽不我從從也於是孺人稱
未亡人以活諸呱呱者而以稍長者二人出就外
傳親拮据紡績佐膏油束脩費也十年弗爲劬焉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七十三

三言五

而伯仲氏翩翩乎泮水矣則儒衣服見孺人孺人
喜且泣曰夫服而父昔所服縫掖者也而父惟不
獲易此焦勞以死死且不瞑目孺子勉之矣已而
仲不祿而伯氏由國學捷順天闈時萬曆乙酉歲
也報聞孺人爲汪君位而祝之曰嗟乎汪夫子而
聞之乎此而藐孤子捷書也將或聞焉九泉下其
誰與解頤者祝已泣數行下聞者不掩面蓋孺
人大義天植愁思悲鬱發乎至情時能感動人類
如此方仲子沒時仲婦閨年十有九其後長孫沒

婦黃年十有七然皆以青歲矢志迄不爲母家奪說者以爲孺人實身風之然乎哉伯氏既以乙酉舉孺人日夜以冀曰自我爲爾家婦卽聞爾先世多顯者今日之事止此邪而伯氏自爲計曰親老矣俟河之清吾不能也乃以己丑與秘書之選藉大官廩供甘旨焉迨茲歲五月十有二日巳時孺人卒距生某年月日得年七十有一子男五人長卽一元中書舍人次一濂卽蚤逝者次一陽次一蘭次一經娶皆名門子孫男女若而人余因是有感乎聖人之繫易也曰風自火出而必首揭女貞之義尙嘗誦其言謂未必然乃今信之夫齊婦哭夫國俗以變論者猶或謂難然而動衷心而已非能發其義理之良相胥而茂名節厚倫誼也于風教固無當焉夫柏舟之咏在此髡髮之思或出乎彼以視華周杞梁之妻何如哉繇此言之反唇之俗薄惡已甚將必有聞其事繼姑之風而興起者矣有子不亦宜乎語曰德善及人鬼神福之天道也余固知秘書之榮名與夫孺人之顯贈未艾也

是繫之銘

銘曰名是崇愛乃鍾德是風類乃從受匪名生從匪類同惟木可頤惟石可通至性至精閭化以興於美馬巖既鬱且葱紺窻有秩朱襦永封載其徽音流祜無窮

刑部尚書劉公暨配王夫人墓誌銘

公諱應節字子和其先咸平人其家雖自濰判官曰全者始遷至公會大父大深凡五世大深生軻軻生潤皆以公贈兵部尚書潤娶贈夫人韓是生

公公生而敏甫總卅文譽斐然以癸卯舉毛詩第
一人丁未成進士已酉授戶部廣東司主事明年
庚戌有犒師之役是時虜苛我三輔也國門以外
道不通而大將軍鸞擁重兵境上與賊錯雜而居
人無敢外窺者有詔詔大司農擇忠勤強幹者一
人以煇炒餉大將軍軍一時郎署相顧錯愕公輒
奮然起曰主憂臣辱獨奈何愛死乃獨其母太夫
人于所戚而受命大司農以行時漏下三刻矣積
尸載道崎嶇不可前馬一步一躓每躓公氣愈益

厲以倡諸輓者會渴甚求井井埋以尸爲擄道旁
潢汙飲焉比旦視其掌朱殷矣蓋所飲者血也抵
順義與司勳御史耶遇耶驚謂曰危哉子之此行
能必得哉軍所在耶公曰毋亦唯是晝之烟夜之
火是視耳耶曰固也烟火之下多焚劫何知不求
我而得虜夫煙若火之聚散小大此我與虜之辨
也公如其言以往遂得我軍而驚方挾上寵橫
甚公自以天子使獨與抗禮至驚怒不爲動驚
亦卒無如公何凡間關虜中十有三日而歸歸之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七十六

三百五

口諸臣無不慶且弔者公徐曰是惡足異所可惜
者士飽亡所用之以尾虜爲功亦轉饒者之耻也
明年權稅清江浦所清奇羨爲多已而宣大饑公
當典賑事先是典賑者徒以防寅緣故斤斤簿書
之察動淹旬月民或不能須臾緩有及負米懷金
出廳事而顛踣以死者公亟檄所未至郡縣得便
宜煮粥如富鄭公法而賑隨之全活鉅萬計順德
畿亦復如是順德公所復除郡也其屬吏有敗于
大半者挾而貪公爲以法繩之忤太宰意會入

分宜子藩者後以無所操卿公公謂必不免比相
與求公陰事無所得得其治狀甚悉太宰乃轉益
重公而公考上上矣壬戌遷陝西按察司副使備
兵井陘兵使者轄三關自公始廷議謂公知兵
而三關爲畿輔要害故也公未至時所部兵頗悍
有辱及主帥者公爲法其首惡十餘人軍中股票
自是關內稱有制之兵云甲子遷陝西左叅政尋
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其歲以內艱歸
隆慶改元詔起公巡撫河南河南土中汴又都會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七十七

三百五

地惡少迫營養不難瞋目語難庶宗茲寡寡所就
約束而密邇朔方兵力單弱公殊有隱憂則議行
雇役法以陰收市井之雄蓋人情翕然便之而不
知公以杜禍萌也而以都指揮二人主兵事根本
之衛封疆之守纖悉備具迄乎虜破石州鄰藩震
動獨兩河整師直前也以此石州被兵之歲虜再
犯昌黎撫臣坐失律下獄京師戒嚴天子憫然
念陵寢詔公以原秩撫順天整飭薊鎮邊務虜聞
遁去公得以其隙修守戰備維時京輔近邑城多

關東西二千里無垣墉墩堡勢遼遠不相及阨塞與虜共之公既條上六事因請發內帑金佐費凡修內地城庳者圯者二十有七外繕大城五營堡二十有五墩臺千皆據險隘相聯絡烽舉燧燔不頃刻而達論者謂庚戌以來無復邊防至是粗備功比再造焉戊辰虜合八十萬騎聲言復柳垂崖本兵計以爲輦輳重地宜有備而公雅能軍無所事衆乃檄中西二路兵入衛公獨以其所將數千人東禦虜虜衆我寡中外莫不爲公危者辛少司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七十八

三

馬以謂公請濟師焉公不可卷甲宵馳至則拊循士卒倡以忠義士人人奮關志百倍虜初不謂我能戰覘知必戰狀引去明年遷兵部右侍郎總督諸鎮于是大修京東西諸路邊起廣寧至開原葺墻八百里巍然金湯之固號令愈肅旌旗壁壘皆發矣湖白二河故淺隘多淤平旦以壤地公涉焉下視其土堅測其源活曰此可疏而用也而是時繇京師廩護陵諸軍甚苦輸輓乃上疏疏二河之壅塞者二河通而所省轉餉費歲殆將數萬河西

務者運道所繫咽喉處也商旅輳集易生戎心而無藩籬之隔公慨然請城其地賈人之稅行伍之餘于是乎取之民不擾也公耳目所及必爲國長久慮大畧類是自公爲督撫先後與虜大小捷以十數斬獲首虜以千數白金文綺之賚殆無虛歲甲戌晉位南京工部尚書取道膠萊河周覽者久之因上疏言膠萊河可開狀 天子感動已復罷其事乙亥改公京營兵部尚書亡何改刑部尚書公以爲刑部司民命之官不宜阿權貴意有所出入以此與政府左屬馮璫方用事其從子邦寧者月錦衣名與公卿分道而馳公遇諸塗叱下之人乃有以它事中公者矣公嘗出郭講學言者以爲非大臣體也公遽懇疏自劾得 俞旨致仕去家居者十五年兩臺薦章凡十二上再徵爲南京工部尚書皆不就士論高之至是卒訃聞 上使使者諭祭 賜卹 贈公太子少保王夫人者邑處士某之女庚戌歲公將餉師雲中與夫人無一語第私語所戚曰余七日不返可爲余送母東歸也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七十九

三

既而渝十日都人嘖嘖言公已遇害女廝以聞夫
人強止之曰道路之言誰知信否若屬謹事母勿
多談而獨持其子元功日夕泣井上曰傷哉孺子
果若人言而父死忠而母與若死節孝耳公至而
後食乃下咽焉懷慶之轉夫人從而後道東阿候
中丞真盤殮加幣焉夫人却不受曰未有夫子之
命也夫人以公爲戶部時封安人守順德封恭人
尚書二品滿加今封焉時值 仁聖聖節夫人鳴
玉曳裾晉謁 慈寧宮 賜彩幣榼酒勞之未幾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八十

三十四

以疾歸卒于家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
若干夫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若干子
男若而人娶某氏女若而人適某氏孫男女若而
人娶某聘某適某字某某年月日合葬于某山之
陽益余三復公庚戌之役壯哉生平事業遂基于
此顧竊以爲當是時蹈險于虎口易無折節于大
將軍難也語曰知死必勇懦夫甘心焉若夫不變
不倍屹然如山孰激昂之彼于貂璫何有建壙桑
塋汲汲乎陰雨之恩至今以爲利藉令所遇時如

漢初和親之暇豈憂匈奴哉膠萊之議縹緲而竊
鯨也識者傷之然公意深遠矣夫不親覩門庭之
災而與之譚盤環掉臂固宜是爲銘

銘曰有白者河厥浪雪如哲人是生秉德不渝粵
在肅皇匪茹命師宿飽謂何乾餱于咨伊誰其承
公往如赴蠻貊可行虎狼避路玄枵職歲剪焉大
侵餽之粥之我德如春廷臣稽首謂公允武闔外
乃專莫我敢侮譁彼脫巾岌岌殆哉公往綬之言
職其魁烽燧載寢版築斯起蕩蕩朔方金城千里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八十一

三十五

爰濟湖白舳自東西河之上歸然新壙維
帝唐慎文罔疏濶公奉三尺園土多治禮抗疆侯
威信大璫曰休餘波疇能褰裳道有時否學爲世
禁三疏乞骸悠然蜚遯寥廓已翔藪澤猶羅箕兮
尾兮帝祉何多隆隆玄宮 天子攸攸仇斯安斯
永昌爾後

庶吉士戴君母余孺人墓誌銘

辛丑予分校南宮於蜀得戴生章甫已有旨選庶
常蜀人注目戴生矣適戴生方日夜謀請告將護

其弟孝廉寵之喪以歸予曰何哉無益弟之死而重孤親之望也戴生曰正謂予親之不堪此痛也而母之不堪也尤甚歸匪弟之爲繁母是爲爾予曰若是則何如姑畱其喪且并其計不以聞之爲得乎勢不能俾其親無悲矣俾之悲喜半焉其亦可也是歲也戴生選讀中秘書則遣人迎其二尊人于家報書以明春至及明春閏二月而母余孺人計聞果以哭孝廉故不起也嗟乎戴母之愛子痛子戴生之知母體母皆可謂至矣戴生之奔言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八十二

言

驗予誤之也于是戴生灑泣爲狀託誌銘于予而按狀余孺人之父諱質初與戴祖冲俱喜修浮屠事雅相善婚盟之訂蓋自兩家子未生時比生而皆女盟弗克遂則又需于後日厥後五年而封君生卒訂盟如初蓋孺人之先封君五歲以孺人孝敬自性聰敏明大誼才足持柵政尤好爲濟人事不厭適封君時家困不可支而尊章老二妹未行封君業博士業孺人謂封君曰門以內君其勿問則令兩蒼頭一應門一稍事買遷以佐緩急

給則以簪珥從之以故數年之間養有甘旨嫁

資送家以無饑而封君之業卒以不擾封君故書忠節祠一日拾遺金一餅歸以示孺人孺人視其中有鐫字驚曰此非盜竊庫藏中物必贖錙也得之安知非禍因從慈意公持候于祠詰朝果有人號泣而來問之果當產贖父罪者以愁鬱迷亂而失之乞籤之次也公潛以金置失所令自覓獲之明歲翰吉君生人以爲陰德之報云翰吉君生六歲受封君訓于塾孺人時卽甚昵愛輒勗之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八十三

言

勤每旦稍起遲則曰若父業之館矣若遲且見朴吾不能爲若護也比知誦讀則日所誦書以行計之行日益則喜其習作經義則爲之計其課之圈點圈點會益則喜一不然者曰何日退也何日退也故翰吉君之成雖其家學實然而孺人激發之力爲多孺人修祀事虔事姑孝姑嘗病封君適公出而病劇孺人爲之刺股血和藥以進時姑不能語竟日矣明午忽呼翰吉君曰適之而曾大母所甚樂比旋與我緣衣一日付而孫以報而婦此其

應或在異日乎小子識之人以爲孝感之徵也孺人先後治翁姑喪皆務美棺堅穴不似貧家之作用封君之孝德因之彌光封君有從姊死者貧亡以斂孺人解所服役斂之鬻耕牛一棺焉有從子貧而蚤孤者孺人心憐其失所言于封君自子之撫育督誨一視翰吉君是爲孝廉寵卽翰吉君所欲護歸其喪孺人哭之以死者也孺人之姊妹之子貧不能有室者四人貲之使自爲計皆因而受室鄰人李旺餓且死爲畜其家之自爲餬口者以相煦濡仍資之跽菽使之日有市而日得以其滓自啖旺與其妻子遂得俱免其後旺妻死孺人假之靈几旺私以易食復假復易孺人訖哀其窮不問又其後旺死且十五年見夢于封君曰旺受君家恩深重矣願以敝廬爲報封君曰汝安所得廬則強封君躬往視之廬甚壯麗赤黃數幃爛然列于門外其門聯皆吉祥語覺而憶之以語孺人然不解所謂受恩深重語也孺人曰吾向潛有以給之耳豈爲報耶亡何封君買第于城之東隅

其原參則旺父所售也封君遂以所憶門聯揭之于門及翰吉君舉于鄉視其綵仗聯與夢聯合異矣翰吉君以甲午領鄉書其歲孝廉君捷于北闕辛丑春翰吉君舉進士之報至秋館報至孺人每聞報喜甚至是謂封君曰我由來不敢以門內之政累夫子夫子卽未仕此亦足以少酬其苦矣及歲之十月稍聞寵計意忽忽不樂迨輿親及門撫之大慟竟日不絕聲因靜卧戒喧聒取大士普門品寄心蓋孺人明達不欲以死傷心而十二月念八日竟不起則翰吉君所謂不堪此痛者也孺人生于嘉靖乙酉距卒得年七十有七子男二人長章甫卽翰吉君娶吳繼朱繼湯次吉甫早卒女一人適秋林驛張韶女孫二人長適柱史橫水王公之曾孫庠生爲禎次字慈利今劉雲鶴之次子延賞翰吉君將請于封君以是歲葬孺人邵之南山史氏曰左氏徵夢徵鬼儒者以爲誣而于天人感應之際又以爲捷于影響夫誠者天之道也孺人之不欲取遺金不難刺股或曰名教之常其卹鄰

見夢而封君猶不知也孺人誰爲哉哭猶子而至死勉爲之乎故曰天之道也夫市人之第者苟非所樂雖死猶將取之以報其所德可畏也哉是尤不可不表之以爲世人垂戒是爲銘

銘曰金馬之業興閭門兮笄黛之行格鬼神兮有哉三台江粼粼兮若斧斯封昌後昆兮

教諭王愷素墓誌銘

天地間理與氣而已矣氣生人理人之所以生生而有條理故由是而之焉有道之名矣然則道天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八十六

三

地之心也人則寄之堯舜湯文周孔必經五百餘年而後其統接焉天地之心固有斷而不續之時歟辟之氣泰和有待而不數則聞知似焉元亨歲運而不絕則見知以之而見知者正所以衍斯道之脉而啓聞知之端也蓋吾于隆萬之世湖島間得一人焉曰以仁王氏以仁名汝源以仁其字號曰憶素憶素者文養素公早世祿養不逮故憶之者志之也其先永樂間有自樂亭遷湖中者曰直巷公信信生樂間公綱綱生守靜公藻藻生養素

公恩是爲公父自公父而上世業儒以長厚醇樸

爲務故雖世爲縫掖而寡滋甚公父嘗爲塾師教

子弟必以尺步繩趨歌詩習禮而時時引之大道

又克敦古道以先之雖寡怡如不廢當舉之典事

繼母陳撫三弟以孝友聞其得嗣也晚當未有嗣

時葬母姨家宗姓之喪七一取給塾金焉而又抱

其呱泣之孤子凡幾年而公始生公生幾弱冠而

所子姨宗之子亡故人以公之生爲其父陰德之

報而公亦以已生若干年不知同撫之非親兄蓋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八十七

三

養素爲德之厚至此也嘉靖己亥公當畢姻而母病亟嫗族爭勸其父畢之便公於父前仰天歎曰母命不可必旦夕也兒乃有室意哉時養素公已深入勸者言公乃詭仇勸者以頭搶地曰某某殺我矣天地間烏容我屬爲哉以首擊地見血而不止於是養素公悟亟呼曰止迎娶之役倉皇中道返而母亦竟不起公居喪問禮于一菴先生躬執古誼服闋張孺人乃歸自公母卒五年而父養素公亦卒公三年不茹葷不寢內躡踊之極戚踰于

儀一以喪母者喪之而墓祭之悲尤甚於重陽端陽悲有加焉養素公嘗有詩云九日當風雨無錢泛紫霞不堪王養素一度負黃花端陽時公試博士高等督學者檄是日補增母覺有喜色解順者久之以故公每逢二陽之節倍加傷感於邑不自禁公雅善大書嘗自顏其室曰天監在茲銘其牖之左右曰作聖工夫只在暗室屋漏中體認養心要訣須從人情事變上做來其天篤道心類如此一言一動必以一菴先生爲法程因濂溪微言以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八十八

三

端此其衛道之大者也庚戌公廩于邑丁丑貢焉庚辰除嵎訓丁丑孝豐潘祖虞公暴疾暗篋中罄如洗公以告二郡之同籍者旁邑風之爲之醵金成禮而歸至是崇德之沈公棟暴疾而暗篋中無物正與潘公似時公已領憑治裝矣曰吾寧棄官不忍棄友汲汲走延醫時敬庵許公官駕部杜靜臺公候選都門二公謂公曰君第去吾兩人當分高義耳蓋凡三閱月而愈銓部乃爲公改憑之任焉任嵎訓五年日與諸生講性理圖書之學有以

青藜館集

卷之三

八十九

三

少年同聆聖諭益人人悚躍焉而申建三忠祠以祀宗忠簡王忠文龔忠愍拜顏烏墓式孝子陳文言廬表毛氏雙節坊凡可以翼風教者無不加以意而釐無次完簠簋置四書五經性理通鑑綱目大全諸書以遺學宮烏傷文教始彬彬矣既三年公忽動歸與之興乃上書兩臺及藩臬諸當道及郡守求去凡再上不允而岳陽郡博之命適下公求去益力於時兩臺再檄留不得而郡守乃移致仕閣文以歸先是公妣唐實一菴先生之姊一菴因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九十

三十五上

師事公父公自爲童子即以父命師事一菴而一菴又以其子師事公錢南離許敬菴二公者一菴之高弟子也公復于同門中師事錢公以其子師事許公焉公之師友淵源其相延之脉如此固宜其聞正學之蚤也公致仕歸復與諸友講學于一菴書院月再會無間寒暑時敬菴位卿矣會以王事暫歸青現之請一再與焉而重荷公聯屬後進公雖老不辭也公貧而好施不植生產館俸所入時時散之嫗族貧困之家助婚葬賑饑寒郵疾苦

三族咸倚以爲命歲嘗稷有棄其十二歲女于道者公訪其父母曉之曰死則俱死耳無傷天性以館俸粟六斗與之公之卒也有班白婦攜其孫而痛哭于門者訊之則往者道上流離之女子也歸安學宮前蓋通衢公嘗于此拾遺金焉日通使弟子二人候遺金者十日果至審不謬乃還公嘗爲郡太守李潞南館賓適白蓮妖夜發而郡守在杭諸佐郡者擬動兵公曰勿也令幕僚帥在官者固守庫獄而陽爲動兵狀聽諸妖緹城出勿追以是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九十一

三十五上

得解而在烏鎮雙林者則業已焚劫廬舍矣郡守于次夜密緹城入訪勦撫于郡縉紳時郡縉紳咸怒盜慮其再發多主勦者公曰此愚氓爲左道所惑耳宜勦其魁而勿治其脅從旣而一菴公亦如此言郡守竟以其說定變公之就養溧水也首問時簡曰爾大父遺訓爾志之乎吾授爾用世要言作何施用乎時簡作而累舉所施以對則慨然太息曰爾太父及爾父之志其無負矣乃知養憶二公平日教子之言皆其有志而未逮者也嘗六月

于署中危坐讀先儒理學諸書時簡諫曰九十翁精力有限安能讀書盛暑中不應已而再諫乃嘆曰若惜我血肉之軀耳乃生不聞道吾大懼焉儻吾懼之可釋雖勞樂之矣將近前五日呼時簡語之曰予近來更覺有得欲語若柰若有公冗何姑俟汝稍暇忽一日端坐而逝嗚呼公之於學也沒身焉耳矣迹其陶鎔于同志而究歸于自得證性于皆善而合體于同仁默省于余影而實驗于倫常以功惟重敬故終身無謔戲而長篇尺牘必細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九十二

三

字楷書以道在事親故至老彌悲思而生忌兩辰必素衣泣涕一介不苟取而貧族賑卹則廉者之能施退然不勝衣而大義擔當則仁者之能勇陸平泉稱其品當在淵騫之間許敬庵以爲今之子夏皆有所試非苟而已也公生正德甲戌七月十有四日卒于萬曆壬寅十二月十有八日距七日立春壽益得九十云公配孺人潘邑人潘某之第幾女卽母病危擬娶而中止者也自母卒且年餘父復善病公卽竭力甘旨而終無飽時獨計以爲

豈烹調之失宜也私質于一菴先生一菴曰子所守者不得娶不忍娶皆制也常也先王制禮斬齊二衰異焉何哉明母卑于父不敢亢也若知不娶以致母哀而忘甘旨之不適以傷父意可乎且孟有之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公于是恍然若失然娶甫歲餘亦卒乃配張孺人邑某之第幾女也于歸時服已闋矣而曲體公意克諧以孝三日獻枕履于翁卽以枕履陳于姑之主泣而焚之日進飴密滌澣于翁卽進食于姑之主凡三年不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九十三

三

懈焉公父病公爲摩其手足抱父而寢時中夜矣孺人偶心病狀甚危竟極力忍之不敢令公知也時歲饑孺人脫簪珥佐之甚或自啖糠粃而以甘臠進翁翁亦訖不聞焉孺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得年若干子男二長德乾貢士娶汪氏庠生汪度女次德坤辛丑進士娶沈氏泉椽沈一鵬女繼娶沈氏桐鄉廩生沈明楫女徐氏禮部冠帶儒士徐大德女女二一適教授嚴大觀孫家教一適聽選官潘秉亨孫男三景曾郡庠生繩曾俱

乾出壽曾未聘坤出孫女七俱字名門

銘曰唐曰執中虞曰精一匪唐則綱虞則紀也陽明曰致良憶素曰求真匪陽明則淺憶素則深也道惟無岐多岐亾羊慮兮彌遠說乃滋長不然匪允蹈之母亦苟知之而孝友心性之理孚物濟變之妙所襁褓而什襲之者寧知非劇賊大盜也耶

山東按察司副使靜峯許公暨元配恭人劉

氏合葬墓誌銘

余讀漢史睹朱仲卿少吏桐鄉後屢遷大司農貴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九十四

矣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而果爲歲時祠祭不絕也夫仲卿不嘗以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徵乎何魂魄猶思桐鄉意者德有所至而愛有所結耶余雅慕其事冀得如仲卿也者而習之則前令余邑許靜峯公近是公去吾邑二十四年所矣而恩澤如新以吾邑爲公桐鄉世世祠之其何日之能絕余忝從史局未能傳公如班椽甚愧不敏會公卒而公子永光以張君之狀來請銘夫昭德儼

以示來茲此余夙心何敢辭按狀武清之有許氏

蓋自小興州徙也始祖曰進四傳而至世英俱有隱德世英之子封駕部公大紀幼而孤母石堅柏舟之節痛弗能養棄儒業折節爲縣史受糈以供朝夕老母弱子節孝相成有司上其事樹棹楔旌之曰母節子孝云封公有子三人伯銳仲鉞皆用明經薦季卽靜峯公公生而沉默不輕言笑稍長刻苦讀書目無所不際發爲文詞一澤於道德劉中丞兩峯公從孝廉時見而嘆息曰此國寶也以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九十五

女弟字焉丁卯補邑諸生名鵠起癸酉舉京闈鄉試明年成進士授長子令長子俗剽輕難治公才若發硯百廢立舉偶中徵文調東昌之莘縣公不鄙夷其褊小而一意噢咻之期月政成民爲之謠曰公門清如水蓬戶無胥敲主爵者更才公而調之卽墨蓋實視長子矣公奉檄獨身之任兩邑不知有送故迎新之費會亢旱至之夕雨輒大澍民爭喜以爲隨車雨也卽墨雖素饒於魚鹽乎然久因糧役逃亾相踵已非其故公鉤得宿弊昭之以

光明不遺餘力而讓能如清吏蠹革青衣分地等
時催科定戶則墾荒田招流移與夫築堤岸通商
艘戢營軍禁衙役諸所興革無弗快人意者而其
大指乃在勸學講藝誘進學官弟子若曰齊魯於
文學自天性而邑胡稍不振也地靈人傑豈異人
任於是新孔廟建起秀亭鑿蜚鴻池益從學官弟
子明經飭行者與俱講說人人感奮久之邑科第
彬彬矣天時方疫公出俸六十金市藥行求良醫
早從事焉所全活無筭已卯秋螟獨不犯公界嘉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九十六 三百五十一

事給禁軍衣絮提衡諸材官賢不肖靡不當品者
丁亥遂郎武選躬維世官之功次世次而進退之
不假手吏胥吏胥奉法惟謹已丑擢山東按察副
使治臨青州州故一大都會也五方雜處百貨輻
輳公慨然曰使吾知有是州而以自潤者負吾鼎
使吾不有是州而以飭厨傳媚貴人者亦負吾鼎
蓋終公任不以一絲問賈人子卽雕輪采鸛擁傳
而過第治尊具相餉而已以故人人誦服關使者
有所不便於商民羣起嗷呼有司諭之不解曰第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九十七 三百五十二

禾叢生本十二莖莖三穗乃至九穗士民相與謳
歌之歸德於公公謹謝令無狀天錫嘉祥維是邑
人於食有福令不敢當也公爲卽墨之五年卽拜
駕部主事邑父老子弟泣爲公車枳不前旬日至
大沽河乃得發因卽其地樹豐碑志去思又肖像
祠祀之而余爲之記此鄉所稱比仲卿桐鄉者也
公旣入駕部當俵馬實與問寺共爲政故事多斥
馬以徇軍以爲是部所私耳公平亭其間民稱便
軍亦無望滿三年惟恩二尊人旋復武庫郎以職

得許使君一言且立散公馳至若崩厥角亂遂以
寧辛卯奉封公諱歸而後州人士思可知也公去
清源代者鉤較公所遺贖鍰可二千金貽公助喪
費公曰先大夫向者以孝廉受旌孤敢以地上辱
地下哉亟持去毋污我矣已公除應赴補親知勸
之行不肯行曰語有之仕宦不止車生耳吾不以
太真之裾易萊子之綵矣蓋是時太安人春秋正
八十遂絕意不出旦夕視太安人寢饋問無恙間
名所善故人雍容杯棬談說往昔故人以村膠

載爲具召公亦輒過從爭席歡呼而去鄉里目笑之不知其爲官人也部使者高其行義薦牘數十上先後以梁楚憲使召皆不拜海內方想望公非久當爲蒼生強起忽示末疾一夕卒嗟乎跡公德徽非一然爲德於吾鄉獨厚史稱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廩廩德讓君子者是耶非耶乃其供養太安人壯年自廢又何孺慕不衰也嘗親而仕爲廉吏慕親而隱爲孝子吾何以銘公哉以此且終以吾邑爲公之桐鄉矣若夫生平年月與子女婚嫁具青藜館集 卷之三 九十八

狀中

銘曰疇不爲吏蘭芬玉瑞靈雨千林嘉禾九穗疇不爲子鴻冥燕喜日薄三公春暉十祀是日孝廉是爲女兼日月在躬不耀而潛井渫方惻返真胡取藏於潞水食於卽墨幽石豐碑惇史摛辭庶幾永譽亦以永思

傳

雙列傳

江於卽墨爲著姓烈婦大江氏鰥庠生一帶女也

生而莊靜帶爲之擇配必以需德性相肖者迄十五年弗字屬邑人張鴻儒氏從厥父流寓膠西以試事抵邑帶識之諸童子中一見稱奇旋就譚逆旅徐察其風神器度非凡品伍則以其女歸焉時鴻儒母蚤卒其祖母庶母江胥善事之得其懽心於是隣里交口譽謂張氏有孝順婦庶母子鴻功時適二歲又明年始生鴻業亡何庶母物故矣江親保護二弟如同胞然并臻成立鴻儒性倜儻雅重交遊自爲諸生時履滿戶外供具殆無虛日江青藜館集 卷之三 九十九

不爲倦至鸛雞佩辦之用成鴻儒之志初江無所出輒以時勸儒納妾納凡二人桃宜瑟和雖離也已又勸鴻儒過侄啓胤爲嗣躬撫摩之不啻已出鴻儒以隆慶丁卯領鄉書累上南宮試不第萬曆庚辰病越辛巳二月而病篤愛爲詩六章與弟與子與江氏及其戚屬訣其訣江詩曰之子于歸莫鴈年夫妻結髮總虛傳從今汨濕孤幃回首夢魂到枕邊江持詩泣約以死從之而人不之知也是月四日鴻儒卒江氏不食已四日矣仍親埋殮

其說引其二弟至柩前以孤子啓胤託焉家貲田土三分之應屬啓胤者籍爲簿書二一以付啓胤之婦翁一以付二弟曰待吾兒成人後可交還也適去衰服著色服祝曰不敢以衰服見良人於地下從容起拜翁姑神主次拜鴻儒柩次請其父一帶一哭止之百端勸諭江且拜且言曰兒昔則江氏女今則張氏婦父有子有孫何用兒爲其憐我母奪我志遂卽牀簀再勸不復應至初九日屬續之際江舉族環泣父一帶不能爲情之甚沃以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

言

少水與其復蘇江於潰亂中極力轉側搔首作欲噴狀竟吐出乃已十日卒於鴻儒柩側則鴻儒旣終之七日也期歲而有小江氏之烈

小江氏者蒼庠生流之女卽大江氏之姪女也歲十五適茂才解應科氏以孝謹聞解嘗患瘰癧方云口吮之效江輒自吮之患浸就安萬曆辛巳冬解生與其友讀書勞勝山下數月嘔血而返江躬侍湯藥視解生食乃食夙宵勞瘁形容枯槁翁姑見而憐之固命之食則陽應曰兒業已食訖矣明

年三月解病亟江卽榻前進藥淚數落孟中因握解手謂曰翁姑有弟與婦君無嗣君卽不虞期七八日從君地下解雅信其志首許之是月二日解生卒江遂卽斷飲食長跪而號其柩下翁姑令人掖之竟仆地下復起先是解生垂絕密以江從死語白其父母稍聞於江之父母至是流涕徬徨哭吊勸令勿死女遽曰茲事誰則言耶雖然切無令母知之父爲理奪或忍割以全我志母溺愛我知則死勸我矣已而其母至持江氏大慟親酌米飲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一

言

疆之江畧不一顧第頓首地上謝不獲終養之罪而已抵暮流以痛女故不能舍去庶幾萬一有回心夜半悉屏戚屬反覆流涕勸焉而女之持論益堅流悲不自勝哭不成聲曰往年汝姑死節當不食三日後肺腑薰灼苦楚萬狀迨今思之猶然割腸又安忍見兒受此孽也江指其夫之靈曰夫昔病熱豈不薰灼夫能受兒受之矣且父謂不能舍女吾翁姑何以舍予也父卽念女綱常之謂何越明日厥翁姑知其志不可回直諭以婦人之節在

守不守不在死不死倘全生彊食奉我終年亦汝夫所藉以瞑目也死何爲者江斂容謝曰脫翁姑無依兒安敢死幸三小叔在焉兒無用人也自是勸若罔聞積十一日而卒年一十七歲

周子曰嗟乎從容就義賢者難之而况閭閻筭黨之流乎大江氏以倉皇之秋處分後事犂然指掌彼豈苟焉瞑目者而小江氏冲齡矢志甘焉如飴不可轉焉如石未可以聞風易之也世稱忠孝節義出詩書禮義之族夫不以漸被者深醞釀者素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二 三百七

耶然則二江氏之烈不獨山海靈遠哉乎其所從來矣

黃高平公傳

余自爲舉子時慕邑先達高平公之賢私爲之傳其行事其後游京師客有詢公者往往道及輒索藁藁亡且不復憶其語矣更爲一傳以應之傳曰公名作孚字汝從號詡齋世爲卽墨人登嘉靖癸丑進士諸生時受郡伯王公聘爲傳其子聘暨歲時所餽遺物甚厚公悉以獻親所無私藏者一類

楮之費必以稟命用是孝聞閭里旣登第值分宜

當國楊忠愍公上封事死公心是忠愍而不直分

宜所爲一日旅進謁分宜及門忽不覺誦忠愍被

時口占語分宜聞而啣之或以語公公弗謝其年

公筮仕高平令分宜贈之行公亦竟弗答又二年

入覲罷去公居家事親教子弟與鄉人往來率推

惻見款而能準諸古禮冠婚喪祭之間秩如也海

瀕文物公與有振起之力云公有姑適趙氏者老

且窘膳之終身邑人吳氏子以產鬻公家亡何吳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三 三百五

流離遽召還之捐其直嘗出遇暴骨于塗感而置

義塚歲祲賑民所全活以千數人謂公濟人利物

之志所施於官者什三施於鄉者什七以此分宜

之敗也有勸公宜稍自白者公略不爲意悠然一

室以吟咏自老所咏亦輒削去藁不傳間有一二

傳者如答劉月川曰權門耻上書嘯傲數椽居草

色侵荒徑槐陰蔭蔽廬忘縻同甑墮不繫若舟虛

幸有高人會開樽樂自餘次馮益齋韻曰難定陰

晴可奈何閒中歲月任蹉跎早知東海桴堪釣何

事南宮濫入科元亮獨憐三徑菊陶朱光泛五湖
波從來直道難容世且種心田願氣和偶感曰誰
是百年身吾今五十六息心叔夜琴絕意鄴侯軸
闔閭脫塵囂林泉甘隱伏惟知飽藿葵不羨餐粱
肉聚散嘆浮漚升沉吁轉轂屏機養靜虛抱拙守
幽獨嬰慮莫切切謀生休碌碌薄田從僕耕殘卷
任兒讀知命乃忘憂偷閑方享福長夜秉燭遊祇
爲流光速公之樂天知命情見乎辭大段此類後
七十有六歲卒卒之日盤沐具衣冠危坐而逝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四

三百五十一

史砥曰甚矣哉人之不易知也以余所及見公者
醇謹質行耳其令高平以惠和聞乃其凜凜勁氣
至於忤權貴而不顧涉榮利而不濡遭擯斥而不
悔若此豈非與忠愍並烈者哉蓋余嘗聞公少時
有鬼物見其精舍盡諸一切符水莫之能止公以
一言告之遁去夫公之正直鬼神鑒之矣贊曰若
樸若拙上相心折若誰若嘲山精夜叉人載其彰
鬼司其昧不知之善爲善乃大狂瀾瀾瀾言循其
隄隄之勿壞坎壈如飴疇謂遇奇靡齋厥施蟠斯

潤斯淳德則類

桂上人傳

桂峯上人名性香邑人前諫議大夫鄰槐王公孫
也爲人凝重寡言咲少蓋事博士家言一日遇異
僧奇之曰此兒他日東海上萊牟間第一祖師也
是將妙演三乘精闡萬法以覺此一方迷昧者以
故桂公時時留心禪理會亦多病廼遂披緇邑東
郭之崇寧院禮無瑕玉上人爲師掩關六載卽念
卽修恍然如有所得事在嘉靖庚申辛酉時已而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五

三百五十二

遊京華徧探講席得賢首曹宗于曙堂曉和尚洞
宗于大章書和尚冥契詮諦禪林推服隆慶庚午
復歸而面壁本院者三年 今上御極之歲邑人
太醫院吏目張公明迎之邑北靈山之麓大覺禪
林講演大鈔諸經者又三年而是時御史中丞東
萊劉公祐拓造卧佛寺適成四方名僧來觀者以
千計中丞雅聞上人名則延之爲諸僧講說楞嚴
百日而畢蓋上人之名動海內自此日益熾四方
學人匍匐扣請者亦日益多而師亦惻然以覺悟

羣迷爲已責其言曰吾視吾與空等視人與吾等
成法破法皆名涅槃大智大癡通焉般若無明真
如同是菩提戒定貪瞋俱是梵行地獄天宮皆爲
淨土飛走羽族總證佛道一切煩惱覺卽解脫師
之至誠委曲引人覺路大段如其所言云師所居
寺去市不數武諸檀越布金間有積羨輒聽不者
貸去而不問其償不或隨時市穀來春如其直而
出附近之民賴之其授弟子有法晨昏鐘鼓嚴于
刻漏一夜有婦女見夢于師者跪且泣曰願師遲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六

空虛其說其高不可犯潔不可撓使閭閻鄉曲愚
夫愚婦旣奔走悅服之不遑而雖武端豪敘謀夫
俠客亦怵怵然有所斂而不敢肆也是遵何道哉
毋亦今之禮樂刑政第其具而若人之所用其意
也歟予曰此非予之所能知也異日蔭川君復以
其言質之桂公桂公咲而不答戊子巳丑間慙上
人清駐錫勞山以吏目公故嘗一過師寺相見如
舊交于時瑄人有以 大內之命賜于慙公者師
意頗不以爲然問謂人曰吾將投足于無畏之塗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七

曉鐘以活我且曰張三主人已困我矣我兒未覩
天日惟師憐之如此者凡再師不能復寐趣使人
視張三家則牝豕在縛將俟鍾鳴時宰之使者遽
稱師命釋豕甫釋而生子十餘在地矣市人服從
師化雖暗室屋漏匹婦孺子一聞其言罔有不敬
信者其在市雖^殊輻輳之人豈凌誅詬之聲日有
罔敢及于其戶也明從弟茂才蔭川先生嘗問于
予曰世之治人者禮樂旣備刑政旣具術止矣而
禮樂有所不化刑政有所不威若人者慈悲其心

浴身乎不波之沼其後十年許乙未 天子以人
言怒慙公多受 帑金下其事大司寇師爲左則
又爲之申辯曰夫僧寄其身于十方無拒施之理
且受 國金爲 國祝祐僧本分事也蕭然行脚
豈有賴焉司寇以聞 天子爲之霽威事得解當
是時也人謂師神氣安閒詞旨慷慨刑辟在前卓
爾不亂以爲非養貌不能其歲八月師歸又六年
壬寅某月日預戒行者具沐浴更衣端坐而化其
弟子某等若干人奉之以爲本寺第一祖師竟持

少時異僧之說周如砥曰吾交桂上人以中丞黃梓山嘉善中丞每稱師善詩以爲詩名滿都下後予訪師師出所作示予却殷殷求正也而歆然如未有知識者又數年訪之更不言詩矣吾以是測師于心性其必有日悟日新者耶正詮與外業固自相爲消長也後將有繼師而興起于斯者請以斯言質之

墓表

故卽墨令壽庵只公墓表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八

三百一

士人涉世宜何從哉容與迫章樸茂近矯欽哭殆諂矜廉鄰亢然則彼皆非與道平而已矣有自盡而無溢出辟之水然易曰坎不盈祗既平夫弗平坎平加焉盈君子之所尚可知已是以哀其多益其寡無虧闕于內而浸淫于外謂之平施故我龔我恂適得我分而龔必使一世悅之恂必使一世高之其母乃溢而之彼耶溢而之彼者道之所不載也而世之所悅焉高焉者也此則章謂矯亢之所以接迹于世也於乎持平常之道涉世末流欲

信志難矣內丘只壽庵先生曩令卽墨余得師事之蓋冲夷恂欵有先民之遺風焉余每憶其人如景星慶雲卽匹夫孺子罔弗快觀而所至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也殊不得其故已而惟之蓋其平也所以齟齬於時者也先生爲卽墨時墨故有魚鹽之稅稅額登計簿者歲不過什二三而其七八以奉邑大夫有從來矣又負郭供什物鄉社之長分番而職支應人雖苦安焉不徵發而集以爲例也先生至一切議罷俸金之外不入一錢比人覲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九

三百二

蕭然琴鶴邑懼失先生爭獻遺佐費篋篋玄纁道路相望先生畧不顧然而上未有知其廉者其爲治主愷悌賤操切嘔喻勞佚殆無虛日獨於敗羣之醜不少假借邑大俠孫江者嘗陰結數郡上賴竊直指使者權毒螫善類有司卽心知莫敢誰何先生以計捕之卽日斃之曾亡何而鄉貴人之書盈几案矣當是時稍緩則法不得行也迅雷之擊鷲鳥之搏當者失措焉累歲大慙一朝而清民是用又安臥乃帖席然而上未有知其愷當且未有知

其撫字者其與人自二三僚友下逮世縉紳父老
暨諸章甫逢掖士恭恭如不足賦賦然質有其文
也不無降殺罔不祗肅然而卒以禮節失上官驪
下其考率此三者其故不可得而詰也維是掖邑
令盧公頗與先生志合顧盧公往往對吏胥而粥
敝衣冠而謁上時或引賓客入臥內徧歷周覽示
篋筥虛無積而瓶粟材足備晨炊先生無是也豈
所謂威也清畏人不知質也清畏人知之者耶然
則必欲先生飾貌悃悃之表以爲治而別出擎蹏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十

三百六

之外以爲禮也先生有死不能矣先生既以下考
得臨洮授于是忻然之臨洮旣而改 趙府授則
又忻然之 趙府一時知者咸爲先生屈且勸勿
徃先生殊自若以爲 君實命之又何擇焉故雖
摧折之餘雅志愈益卓在臨洮力任風教與多士
以清修之誼相淬底其攝洮氓諸儲出納惟允士
飽于餉而官富于蓄本之躬無錫之垢吏人畏
之兢兢奉約束以故多贏餘云而忌者之郤遂開
于此 藩府之命下矣方其與忌者郤也客有以

易轍勸先生者曰君忘萊子之覆乎先生曰客徒
欲易吾轍而不知泥滓之衢將污吾軫也夫易或
兩失不易得一吾姑潔吾軫焉是時 趙府稱賢
王能好士先生得之甚喜曰爲董江都不亦可乎
至則所好皆樛突滑稽爲容悅者也以是棄官歸
而優游林下者餘二十年茅茨沙田靡加于舊而
悠然自得出有桑麻之交入有琴書之娛竿牘請
託無聞焉初先生舉孝廉于鄉家食者亦且二十
年邑令郡伯不得識其面會維之劉白公爲順德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十

三百七

加意物色之號曰空谷士蓋終先生之身所稱知
已者白公一人而已豈不以平之故哉凡物平易
故無奇平淡故無味而道常在焉是以先生不矯
不亢如矩斯方不韋不諂如園斯轉其委蛇下僚
庫秩之間而風稜廉隅凜不可奪是何等人物也惜
哉白公之不及見之也而末學表之山頽木萎之
悲其曷能已先生諱好仁字子任壽菴其號先世
之可考者曾大父參大父端父強皆以農世其業
發家文學自先生先生配程繼董而子男女各三

人皆程出男曰守魯守愚守謙魯愚俱庠生也愚
卽與余同硯席者女一適邑人王繼禎一適庠生
王用良一適任邑承差穆孔授而魯娶某氏生庠
生慎行及慎術愚娶某氏生慎徽是爲孫三人慎
行娶某氏生紹光紹祚爲曾孫二人先生以萬曆
癸巳十月十有八日卒得年七十有三其歲閏十
一月十日與程合葬備書之以俟千古之下弔先
生者考焉

神道碑

青藜館集

卷之三

百十一

三十七

贈禮部右侍郎于公合葬神道碑銘

古今人才一也古之所謂才者用之國今之所謂
才者未必用之國非國之不用而士之不能自用
也古謂四十爲彊仕仕繫之彊豈不以天位天職
之難勝欲及時也與哉而成周時甘棠之伯羔羊
之大夫各以盡職爲榮交無所羨之是以士之才
畢于國國亦賴士之用士習之敝也名慕其所不
如職委于其所不敢專自其爲後造業已耽耽然
不升之司馬不止有白首屹屹者矣迨夫神氣索

然不任鉛槧而後去而之郡國郡國何賴焉其有
欲乘時自見者又或買智巧之餘直資格之缺闕
矚工而職業蔑如也總之不善用其才者也人之
聰明才識止此耳始凋耗于篆刻繼竭蹶于迎合
其所爲國家用者有幾國家若之何不稱乏才也
而世方謂制科之黠人能使人老成而不休資品
之限人能使人拘攣觀望而不得竟其志嗚呼毋
亦人自黠之自限之與蓋習使然也然則非洵振
古豪傑超然流俗之外亦惡能逸世羅以振采冒

青藜館集

卷之三

百十三

三十三

塵瑕而表璞俾格不制才功足見志者乎則冊川
于公是已按公諱玳字子珍冊川其別號也生而
穎甫十歲爲邑劉中丞公所賞識呼之曰神童子
十三試于學使者屈其耦輒復與列郡士雜試輒
復屈列郡士學使者大奇之廩焉名奕奕滿齊魯
間矣戊子領鄉書時方弱冠凡五上南宮年才在
壯彊之間而公已倦遊慨然就銓曹曰天生我才
直魚蠹羔鴈之已哉吾不能舍張嘉貞而爲馮唐
燭之武也君子是以知公之必克有樹也旣領許

州以爲許俗多訟蓋無吏吏有所出入之故爲主傳爰書授吏吏人人服不敢動訟歔頓息而屬邑及諸旁邑之疑獄雲集矣公隨至隨剖案無留牘焉諸以訟來者徃徃不問館舍而去先是許城惡有劄苟幸旦夕曰誰能爲東門之哲城以故惡甚公至大懼生戎心亟請當道爲之崇墉層隄深其隍而注之潁水許是以免于師寇之難公一日政事之暇詢一父老曰爾隄古許昌地漢壽亭侯所別曹操處也侯跡有存者否曰無之所有受禪臺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四

青五

遺址丕祠在焉公曰嘻此漢賊也使生同其時當手刃之以謝漢天子而尚巖我封壤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自爲文數其罪陪之沈諸河而以其祠祀漢壽亭侯臨穎杜給事者橫前後所謀殺數十人縣官不能問御史臺移檄捕焉拒以兵屬公圖之公盡罷前所遣往捕吏者而遺之言開示禍福杜卽日自詣吏當是時不有公杜幾禍其族株連蔓引亂未可旬日息御史臺之威亦少損矣居二歲以內艱歸服闋補陝之靜寧是歲靜寧饑殍者

枕籍公馳請賑之不可公曰此何等時也必更議民且無唯類毋寧忍數百萬人辟銜命之咎乎有死不能于是以便宜發倉廩而上言臺省待罪民賴以活無不尸而祝之者惟臺省亦更相與賢公也三年遷平涼府同知平涼卽靜寧大府而韓王分封其地宗人故不法睥睨守丞時時直入坐與語因之議其後公攝府宗人復來公延而坐之東偏曰諸君知郡事乎召吏以訟者前對客決之盈几之牘瞬息立盡則舉手讓客曰無事矣可共

青藜館集

卷之三

青五

青五

諸君語也客自是憚公才無復至者而諸庶宗多困會藩祿不時羣而執劔囚之三日諸宗殆數十百人既合不能復散人情洶洶公徐往謂之曰壯哉王孫能苦天子吏如此耶一長年者遽呼曰于公來矣皆惶恐遁去公亦尋以祿給之亡何禽王門下客高良良嘗竊清平萬安二苑地獻之王而假王威福以暴于閭民者也平居雄山谷急則淵藪王城中莫可誰何公托以行部單車入山谷山谷之人訟良公佯怒曰若安得爲妄言二苑地一夫

能有之耶咎之良聞殊自喜謂公公已前戒吏士至則縛之而良徒有露刃避谷口謀篡取良者公卻車諭之曰舉人止良耳爾等往者第爲良所脅無辜今奈何自爲舉衆投刃而走遂出王田還屬民居平涼三年自督府御史臺以及司道茂不重公者最疏十餘上且表公守慶陽府而公自服官以來遇事殫精及是見白髮遽上書請老不待報而歸時公叔子慎言舉于鄉之歲也公自齟齬知名壯年謝貢舉見二毛而解政生平英華悉效于

青藜館集

卷之三

百六

言五

國仕止守相然一意營職業下不事俛眉而上不虞掣肘也才無漏矣嗚呼士方挾策蜚譽軼于淵奇析圭受事詘于尺寸豈才之罪哉此公所以不可及也公生正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嘉靖壬戌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七萬曆丁亥以公季子今大宗伯前纂修會典功贈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配劉贈淑人淑人卽劉中丞所撫其兄戶部郎東溪公之女向識公于童子時妻之者而參政黃石公之孫女也家世貴顯然能推布

操作以盡婦道諸孝經列女傳大義時稱引古誼於公前於公箴有裨焉而撫公之孤猶子不異已子尤其大厚風教者子男五長慎動儒士次慎思太學生次慎言壬子舉人次卽大宗伯次慎由邑諸生舉皆名族女二一適侯大將軍之冑一適李文闢孫男若而人女若而人詳前殷少保公所爲誌中或曰公之文蓋洋洋表東海哉高第若其所固有而不待崎嶇郡國六七年臚仕旦暮矣志浩乎不可挽也而高第臚仕竟亦出于其後之人天

青藜館集

卷之三

百七

言五

留之耶非也吾以伊尹所稱天生斯民之意推之天之生才或者欲其有所用之也而眉山氏謂人臣者必有所厚施于國夫然後其子若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厚施云者非必博而濟之之謂而聲其有而施之之謂也公之才可謂有所用之矣其營職業可謂不遺餘力矣公而不私天之道也疏逖自盡使國家陰受其賜而不知鬼神之所福也繇此言之天之所以福于氏而昌大其後者寧有涯哉是爲銘

銘曰於維 肅皇應運中興彫心民瘼後又用登
承庥宣懿茂宰雲從疇其赫赫有美于公維公夙
折絕類離倫天聰天明捷焉如神 天子宵旰適
逢盛美蔚彼明經乘時崛起 天子曰咨我人我
稷爾往撫之欽哉無斁公曰治古民亡歎聲道匪
遠而訟理政平鼠殞其牙虎摧於市竇室穴塞人
歌怙恃崇墉連雲層坻若山湜水湯湯環流其間
於保障哉于素不愆蠢爾蝨賊孰余敢于粵昔申
屠戮操於鬼公視其子英風一揆滯斥忠作曰惟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十八

便蕃天無爽報亦無私親勒銘貞石以勸人臣
行狀
陝西叅政靜宇劉公行狀
山東已卯之役士以同胞並舉者二博平氏與余
及余弟季臯是也自余弟季臯蚤世余每望見博
平兄弟心輒痛而庚子冬十一月忽聞博平次公
定甫君之變嗟定甫乎去而逐吾季臯弟遊乎拭
淚之餘則又不暇自痛而竊爲長公敬甫君痛也
亡何敬甫君以淮守入覲冒禁例過余相顧欷歔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十九

其義千載激揚凜有生氣睚眦者誰鄉曲之豪片
言尺組罔我逋逃大禍爲祟炊骨徬徨齊棠汲節
起仆及僵名都大藩燦燦王孫談笑相對庭無糾
紛不色不聲重圍立剖匪雷匪霆城狐授首車轍
所至盎然如春去而見思廟貌維新維 帝念功
丹屏晝開金塊璽書優徵其來公曰已矣各適其
會萬鍾弗顧一辭而退公身在野公澤在民天之
監之垂祚後昆 朝有秩宗公訓是式煥乎 綸
褒于茲三錫三錫之章賁于九原未艾之祉抑何

者久之因謂余曰丈知余弟其爲弟狀噫余何足
知次公然而知長公之痛者無如余也於是卽長
公所述次公生平狀焉公之先蓋萊之膠州人余
同郡云徙博自 國初始也凡五傳而至省祭公
尚德是爲公父以公貴 封兵部武選清吏司主
事及公中憲時沒誌載其家世爲詳故茲不具述
初封公娶李安人生公兄弟公之生也安人夢有
天神者召至庭下給以二異爪覺而生公公在抱
性卽與凡兒殊九歲善屬文十五而補博士弟子

員試輒高等二十四歲已耶舉于鄉癸未成進上
改翰林院庶吉士乙酉授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當其讀書中秘也私謂長公曰弟乃今知嚮者之
不善讀書也經術經世務獨奈何口耳用之故其
在武選務勾簡參稽以佐主者比滿封其二尊
雖循令甲厥功茂矣嘗一奉命餉師遼左當是
時債帥競賸削士鮮宿飽公以爲本原之地實先
濁亂何弁之尤則悉以所賁帑金數十萬委之主
兵使者弁其交際恒儀却焉蓋風之也歸而轉職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二百一

二百一

方員外郎明年轉武庫郎諸大小僚案薪馬之需
則武庫是司公爲總括出入斟酌機宜條畫行之
以故吏胥亡所用乾沒而儲常有餘時與同事今
問貳渭南南公益兩相重焉壬辰擢湖廣按察司
副使分巡上湖南道其歲以外艱歸乙未起原官
備兵汝南汝南故九塞之一人性躁勁俗剽輕易
怒乘以大侵采摧迫之盜賊蠭起公至則撫饑者
諭民之父兄親戚使各召還其子弟之從璫人者
夫然後練良家子檄材官捕賊賊不崇朝散去而

所部屯田籍久湮滅墾者率爲豪強所有無稅稅
廼在愚弱目未嘗識疆界之家公爲之巡行阡陌
取無稅之田以還稅者而田饒稅更減少墾廼日
衆民用歌樂無不尸祝公者矣已而天子用廷
臣議推擇諸內地藩臬之表表者出佐邊方之急
公以才當鎮寧武軍業已趨裝就道汝父老遮道
請留者以萬計車不可前直指使姚公上狀

詔始爲百姓留之公在汝凡三年方上績天官未
及奏而有叅藩秦州之命先是治秦州者以其
民多犷悍猶有疆秦之遺風也一切以搏擊從事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二百一

二百一

民亦往往瞋目公獨爲之厚其優卹而第先後之
以法民感且畏兢兢奉約束有鞭朴之所不能得
者其治軍亦率以撫循爲本務期年間凡修城樓
之圯者四墩堡千器械精利士馬飽騰備禦爲諸
邊最然公固有以爲之所矣久之軍聲益振天驕
無敢倚垣而窺者公因觀兵蘭固以彰國威花
馬池之防輕裘緩帶臨關絕漠土人咸相視吐舌
謂從來巡所未至也而公亦以是病旣竣事而

旋適闕人據州治凌厲官民箠楚叫號之聲日聞于耳公慨然執法說之不聽因竊嘆曰吾爲

天子方面臣而坐視元元塗炭不能効一言謂職守何野謀之不獲吾其于朝乎乃請之當事得以萬壽節入賀時暑甚公疾益力然兼程抵里一覲李安人廼行或有勸之遂留以便調攝者公曰吾豈爲養病來耶比入而卒事方擬疏闕霄以聞而疾已憊亦會中外采權之章悉寢不報公復嘆曰不意時事至此飲憤出都門去疾遂不起垂

青藜館集

卷之三

百三

三百四

絕之際戒妻孥勿作兒女子泣惟伏枕頓首李安人曰人生分定兒死何恨所恨進不能報明王退不能報老親耳而是時長公在淮當公賁捧時馳醫視之報以勿慮長公固知其寬已也然而藉觀遄臻卒以弗訣豈不痛哉公卒之前六日時正味爽李安人親見二堅子手持紅帖跪請云三世貽封惡乎不可就問之不見嗟乎公以神命而來以禮請而去自昔大賢生也不偶信矣夫公讀書不務強記大旨所存則精研沉想斷于可行

遇有敘述會文切理絕無支蔓然輒削其繁以故篇章無傳者尤不喜吟咏嘗曰策勛濟時是謂真儒不然者腐蓋其所蓄積然也余因是反覆公生平觀之庶幾哉得儒之實者乎夫其奮石渠天祿間以文學發家而卒顯功名于戎馬之郊儻所稱兼才非耶則經術經世務之一驗哉或謂公三歷

青藜館集

卷之三

百三

三百四

者之果非無奇也若其馳驅深入風霜之節凜然其爲民請命雖曰弗果亦足以明其死而後已之心矣而屬纊不亂君親之外罔及其私尤非養定弗能者忠孝之忱憂勤之志直令千載聞之猶有生氣於戲卓哉公生于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初八日卒於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得年四十五歲配謝氏封安人男三一炳孚聘舉人劉燦女一炳順一可愛俱謝出女三一許聘同知蔡自省子二幼俱側室出

浙江叅政鳳城吳公行狀

公已卯與予丙戌與余弟皆同舉已丑公弟與予亦同舉又同處中秘者三年壬辰公復與余弟並爲水部官以故予知公甚深公沒公弟方備兵固原聞之棄官歸歸則馳書予請狀予而既辱知公矣其焉辭公諱鴻洙字文衡濟之萊蕪人天順間有諱江者以孝廉論鹽山人號之曰吳夫子今配享先師廟其四世祖也江生廩生夢弼甚敏蚤世夢弼生善繼有吳佛之號爲其慈仁樂施與云善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二百四

三百四十五

繼生封中憲大夫前榮河令來朝是生公公生而穎十歲能文章與試大爲其邑令傅所賞期以國器而邑自天順已卯六十年来鄉書虛無人甲榜二百年無人焉自是以多自祿無遠志公崛起獨留心經濟之學父子兄弟間自相師友文日益宏肆萬曆已卯春藩叅周公思穆巡歷抵邑登明倫堂觀講講而大善公謂博士曰邑前此無捷者無此子耳旣而閱壙竟曰是矣壙固以形也首昂翼舉而尾下垂非飛鳴之象遽命有司增築其北壙

尺是科公提蓋公號鳳城若或兆之丙戌成進士

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已遷營繕司員外郎已又遷都水司郎中先後督天壽及西山及重城凡三大工凡工雖董以部臣璫人實陰柄之窟穴其中先是董者惜璫人體貌諸需額不堅言裁節所估率一貲而什浮比作之漫無約束役十不一抵靡金錢無筭公善駕馭遇此屬未嘗不嘲咲驩謔至於贏縮出入之際毫不以假而程督惟時與嚴私家之役弗殊用是額約而素不愆省水衡錢以數十萬計辛卯副典蜀試受命之日慨然曰庶其得子雲相如眉山氏之流以報主乎故是科川中得人爲盛公守工署七年而擢浙少叅當公負外時有修重城功于例得晉爵一級郎署七年例得晉二級焉會公弟吏給有所論列當事者啣而遷怒竟從工功例轉公時蓋有郡別駕被言謫司理者及公轉或爲之語曰惡吏被謫虎傅翼老郎有功蛇添足謂以功顛失公故物也公畧不意帶旣之浙職主運米運米苦徵及曝不宿而乞者自爲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二百五

三百五十六

便弊端乃蝟公儲豫其期米一如其樣米允親卽
水次覈焉竄匿交無所容之運事以濟而是時島
夷不供犯我東屬國竝海震動浙則寧波一帶尤
亟撫臣王公汝訓雅知公疏請從公憲使備兵
其地事在甲午二月時寇入鮮已深矣廟議洵
洵競言封貢貢將道寧波公聞上疏力爭大畧曰
夫倭狗也瘕而噬肉之滋甚不如殪之無生後憂
且盜寧垣禦之而室納之乎又遺書其同年友職
方郎董公屬之主持貢議是寢而本兵東封疏職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二十六 三百五

徒以兩弟遊留侍乃予子晞叨博一第此一歸也
予將以予子晞脫予以予脫予兄或者予親其予
許也歸月餘方宴客談笑甚驩忽瞋目若假寐狀
呼之不應第以手拂其鬚息漸以細俄而卒卒之
日爲萬曆戊戌十月十九日前一夕有夢其夢
車馬騶從自公門填溢街巷詢之曰上帝遣迎某
大人者也覺而語人咸訝之明日有公之變吁異
矣公修偉孝友自性量汪洋不可測非于自奉曰
非儉不欲殄天物故雖垢衣敝屣不棄獨于親時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二十七 三百五

有綺縠之供遇都中所鬻奇書佳紙筆未嘗不市
以遺國子君也與人處惻款備至而其中介如有
以自操當官卽權有力及素所暱就請乞無入焉
居鄉自夷于耦若忘其爲尊貴人者生平于書靡
所不窺尤酷嗜左氏傳紫陽綱目故事至輒劃然
理解志雅慕韓魏公之爲人亦頗以其事業自許
朝紳亦悉以公輔望之而志不克竟惜哉公生于
嘉靖丁巳四月五日距卒得年四十有二

伯弟工部主事叔音暨配張孺人行狀

公諱如綸字叔音別號少東以公父贈君孝敏先生號陵東故也公考妣并其以前家世見今東宮講官詹事唐抑所先生所爲公考妣誌語中公生而穎性孝友沉毅寡言笑十餘歲時與從兄今中允君從弟春元君去所居村落讀書于邑輒自相師友其昆弟之受餽于庠提鄉書登第公率先一鞭登第之年是爲萬曆丙戌其年六月授襄陽尹尹襄陽六年辛卯九月行取至京壬辰三月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初公爲襄陽未月直指甘紫亭公按襄陽間卽訊以錢穀收解之數襄稅故夥卽對牘而誦不可以口而公隨問應答其項如干某項如干直指以爲不應其敏若是因而質諸案間牘毫無舛者襄稅以其夥也豪者率攬下戶稅石合之以輸謬謂合而輸大較不與數剪截易清其實所輸非輸者有及官督責取盈則仍罔諸下戶以故下戶之苦益無所控額公一日出執一農家子于塗問之曰爾佃地幾何曰如干稅幾何曰不知也胡以不知曰稅額無定隨所徵爲多少是不可

知公是以作履畝均稅人票而人輸之之法蓋襄是時萬口歡呼若更生也安其法志今襄故有大竊可五十許人晝則往來屠市如齊民夜則竊囊有蓋藏之家無不苦之而憚其人衆不敢發又此輩通于衙役以故歷數十年公至適一富族子爲令史潛狀告公公陽若不省者而其夜密踪跡之以二壯役于是明日甫升堂二役引數十人入見公問何人役曰卽所踪跡某某也公計以爲賊壯一家矣非有繫繫辭而置諸几前意在恐我而因以賄之耳則謬曰豈有身爲盜而一呼卽至者乎且若皆非盜形也是必言者妄耳議以罔良民罪罪言者而令數十人者起候于外甫起果有所遺米帖在地公復謬曰良民蒙饑可與遂雪之視其出稍遠則傳語曰暫行寄監以俟處分而亟諭諸被盜之家往認贓物遣役偕焉至則無不各得所喪者于是未獲之盜是散寄監者遂無復飾詞第曰今若福逼我自來送死耳公又計以爲二壯役之罪胡可不治第一治則左右皆疑府事難

中輟不如因而用之乃行獲賊之賞首令史次二壯役曰賞爾之有心機誘賊使自來也于是左右咸推索諸所未獲賊無一脫者初襄有窶人子妾其女于家者豪故多不法先是已斃一妾瘞之其室後荒園中窶女之妾也三月而失之豪爲訊諸其父母其父母曰此殺吾女矣訟焉展轉二三年不結則指其荒園瘞處爲瘞女之所官爲掘之果得朽骨一具豪旣未卜窶女之生死慮言前妾且罪以二命而豪嘗喪一十餘歲子焚而投之江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三十

三

無瘞處則詭言此所得卽其骨也且言時痛子不忍外殯故厝之此官亦兩疑焉前後經讞官驗骨辨男女者又三年結局無日至是直指使以公前對錢穀之敏也令治此獄窶人與其豪皆隨牘而至號于堂下公皆不之顧謬曰前官安在而溷我爲命閤其牘置兩人于獄而窶人訟者法得不獄公曰此人健訟不獄彼必以不聽訟訟我爲我取其兩鄰人保去鄰至因問之曰彼有子弟乎得無向有能訟者乎鄰曰彼止一子僅十歲許向來外

出昨晚始回未能訟也公謬令之出曰彼父子但有訟者治汝兩人罪而遣一幹役驟持其子來故令一役卽堂下嚇之曰適汝鄰人揭汝一向在外作盜汝小何能盜第言向在某處卽免汝矣其子遽曰向在吾姊家耳于是鄉其子連夜以往果得其姊所在而累年之訟解蓋窶人卽其女逃歸之夜載而送諸隔江某家某家亦嘗欲窶人女故窶人識之也公之明斷不可欺多此類其自襄內召也道經濟水是時當路有家濟水者公以爲嫌會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三十一

三

日暮僕夫請休舍公竟不顧驅車出境外十餘里野宿而去比至都部謁部有欲傾楚之學憲某者業有成說以公新至自楚質之公固稱其孤立行一意守不可撓大拂問者意乃謂是執拗相類者黨之也其濟水家復佐以曾宿其地行李纍纍之說公遂隸名冬官下矣而又不卽補日清坐邸舍中無所事事時辛卯十有二月也諸舉子之計偕春官者咸集聚談間輒各及其鄉所收錄士某以賄得某以宦私言歷可據聞者髮指公曰宜當事

不之置我于司言列也我安能爲此默然者乎
于是乎有請行覆試之疏疏下所疏舉子有迫覆
試期逝去者得旨削逝去者藉一時公論快焉
朝鮮自辛卯春疏日本將犯天朝大司馬議發
兵轉餉迎戰于朝鮮之東境而兵餉苦乏議滋煩
公疏之畧曰夫中國之有屬藩也將以屬藩衛中國
非以中國衛屬藩也今島奴匪茹其果假道以入
犯中國乎抑以小國而自相侵奪乎如其犯中國
也鮮雖弱小亦宜挺而鷄肋奮而螳臂以明捍頭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三十五

三

日衛父兄之義如其自侵奪也則宜審已量力不
可以勝則和毋挑釁以滋中國之擾可以勝則戰
毋甘北以貽中國之羞其求和而不聽竭力而不
勝夫然後不得已以鷄蚌之持望我以漁人之功
則我乘倭敝力寡而功多我因彼勢兵震而威遠
矣計不出此而直來請兵兵出則我之屬國不出
則折而入于倭是以兵卜也謂宜降勅切諭責令
自強何議兵議餉之禁禁乎疏入不報而時方將
大計楚撫臣澹泉裴公果疏其學憲以備採察然

不過曰性大嚴而法近苛士不可堪又曰當其臨
萊襄陽周令乘便微言冀爲襄士少寬假反逢其
怒凌之已甚人以是益知公益遭凌于其學憲者
也嚮者部對之說其猶捐私忿而秉公議有正直
忠厚之風乎益相與爲公稱屈公一笑而已而爲
書以謝裴公有曰生平知己得一人已足爲多世
上浮言總萬狀曷能有定又曰衝劇之塗衆爲政
調乏羊羹曖昧之室鬼有言照須犀燭人或傳誦
其語當事者益忌又所疏衆舉子家無不側目公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三十五

三

亦自知不免補官後卽以病請于大司空見臺曾
公願暫辭專委過明年春而後受事明年春公竟
以浮躁考也考之之次日卽發爲明妃曲四首貽
諸知己曰有旨明朝出漢宮燈前偷拭淚痕紅花
開花落尋常事不悔當時忤畫工又從此宮粧損
鬢鴉徘徊無意向凌花畫工畫人作何狀不召亦
已又天涯又未央入謝太匆忙似覺君王欲斷腸
爲語東風謾相惜生來無分到昭陽又貂帽羔裘文
革羈宮娥相送總相憐掖庭不謂饒知己縱老胡

塵亦驟然厥後廷尉鄭鳴崐公入言公治襄狀甚
悉清議大明公方嚮用而卒人遂以老胡塵爲詩
識云公孝甚丙戌將太孺人于襄襄雖輪蹄交錯
之區迭迎不遑戴星出入然定省無一日廢以內
召之前一年送太孺人東癸巳之左遷不左遷之
憂而得侍太孺人之喜也甲午太孺人卒諸都下
知己誄之以文文中甚稱公請緩東征一疏有曰
方東師之欲出紛役華以爭戎卓都水之蚤哲羌
覩始而鏡終疇觸藩以維谷空噬臍于衆從職方
市黎館集 卷之三 一百三十四

邑之人有相處數年不知其爲從兄弟者其友于
可謂植自天性所以成其二尊人之慈者也公配
張孺人萊陽蒼賓張公守才女稱孺人以襄滿封
也孺人雖農家女而有賢行適公三年生一女殤
後竟十餘年無出孺人以爲慮請公納貳室公不
從數請數不從孺人爲公納焉曰扈氏女公輒令
之去又爲納姜氏女公聞之不復入室女去而後
乃入也明年孺人生一子又明年生一女人以爲
天寶報之未必然然公之再還妾孺人之再爲公
青藜館集 卷之三 一百三十五

納妾鄉評益兩難之矣公生于嘉靖壬子卒于萬
曆辛丑得年五十孺人生先公一年卒後公一年
得年五十有二子一人瀚娶邑舉人孫丕猷女女
一人許字于丕猷子某公世居邑北之張埠塋域
在焉及宦卜居于邑西門今卜兆于西門外西河
之上葬將以癸卯之八月吉大君子儻不以其不
足齒賜之華袞之章世世子孫其共戴之與金石
共永久矣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目錄

卷之四

祭文

祭伯母

祭徽母

壬辰祭壘

記

卽墨重修城隍廟記

重修萊州府城記

青藜館集

卷四目錄

宛平縣題名記

箴

勤政勵學箴有序

銘

漢諫議大夫王公祠銘

頌

萬壽無疆頌有序

遼東殊提恭上聖武頌有序

省躬滅慧頌有序

說

候氣說

解

周禮圓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解

露布

擬庚寅禦虜大捷露布

雜著

讀鹽鐵論書後

中學始肄跋

青藜館集

卷四目錄

評至言昌言罪言

啓

報許閣師

報王閣師

上趙吉亭尚書

答于穀峯老師

上李九翁座師

候馮琢庵

答王忠銘先生

與邢崑田經畧

答郭明龍祭酒

答王荆石相公

書

與友人論文

與黃纘軒

與李邑令

答謝侍東

與田守道

青藜館集

卷四目錄

三

與修生憲

答黃梓山

答謝侍東

與徐鍾欵

與沈東霍

答陳芸窗

與陳芸窗

與尹中丞

答楊錦漢

與朱鑑塘

與張育華

答胡克寰

與劉厚吾王懷泉

與登州道尊孫郡伯徐總戎李蓬萊令宋

答孫小溪

與鄭太初

與左雲樓

與吳節菴

青藜館集

卷四目錄

四

答劉靜臺

答邢崑田

答胡隆宇

回馬誠宇

與徐公

答畢見素

與趙裕峯

與劉景老

與李瀛洲

與丁前溪

答朱平涵

與崔蘭溪

答康侍御

與李育吾

上趙南渚

本傳一

本傳二

青藜館集

卷四目錄

五

五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

明 卽墨周如砥季平著

門人東蒙公 鵬孝與較

祭文

祭伯母

吁嗟伯母伯母聞兒言乎兒伯母所撫育之孤猶
子如砥者也伯母撫兒兄弟妹暨兒凡四人其三
人皆已早逝不及送母之終獨兒在此耳兒昔匍
匐欲死母撫之生兒則生矣母今乃死母之病也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一

百八十七

日夜嗷嗷鼻兒一至兒今至矣母不復起吁嗟天
乎昊天罔極母德如天烏鳥反哺兒不如鳥兒兄
弟早逝亦已兒今在者報亦何有生弗克養外弗
及訣念至如刺怛焉崩絕吁嗟淒淒陰風煌煌燈
燭輕紅輕素執悅戒塗伯母長往爰在今夕兒其
亦猶幸而及斯夕也過斯夕也兒不得望見母靈
號泣母側矣吁嗟伯母聞兒言乎伯母高誼勒諸
貞石載在青史而石有所不能勒史有所不能載
者在兒此區區之心雖在兒此心乎其天慈之懷

到真愛之委曲卽兒亦不能自言言亦弗悉是以
每追惟一二輒痛心酸鼻不可以口吁嗟向微伯
母兒何但無今日填溝壑久矣兒幼攫重疾淡食
竟三歲麥菽米肉醢鹽之屬一入口輒犯而母時
時市他甘美藏以啖兒助之無犯醫禁其啖兒也
卽吾姊吾弟有不令之知者三年如一日焉母恩
之高高於天厚厚於地兒安從測涯際乎兒幼愚
頑其於伯弟綸稍左母叱吾弟且以慰兒久之使
兒媿而感感而自省友愛之心隱然如萌兒每憶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二 三百三

有衣不自衣裁以授兒迄今裳衣設而仍虛母有
食不自食持以分兒迄今肴醢陳而不御兒螻蟻
之情誠切犬馬之報安罄而兒方有所託於伯母
也當我母哭我父時我諸嫂繆以俗見爲解兒彷彿
憶其語似謂哭夫非美事必以不思不哭堅持
不動心爲貞者使我母聲不敢數發口不敢顯言
沉鬱延綿晝昧以死跡其食不下咽猶強受之雖
以誘兒亦似自諱故我母之殉我父志則遂矣而
兒竊料其鬱鬱尚未之開乎願伯母見我母時爲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三 三百三

祭嶽母

於乎好修底行亢廉甘寔士流寡觀而况婦女在
易主利厥屬坤陰陽義陰利儒者亦云道與世喪
利令智昏雖復衣冠行劣攫金義利之辨孰亡孰
存卓我嶽母不求不忤纓弁所難并黛所易粵昔

先妣下從有期諸兒姻家咸有所遺獄母來省相
抱而啼妣爲勉興親出笥衣親脫耳環爰納于袖
母泣而辭萬卻不受於平於斯會也變值垂絕時
遽昏夜受之有名辭之誰潔而母經經不移隄防
自設寧使成者之目不瞑而不使已之行誼有缺
於平世固有乘人憤亂之際而利其有持不堅之
讓以文其貪惜人之情以失已匿中之惡而汙顏
于以窺母母能一斑故予每謂母斯時斯心可質
天地可對鬼神不奪嬰幼不欺死人事處其細念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

壬辰祭張阜先壘
維我高祖曾祖晦跡村聚胼胝奉公忠厚篤祐肆
逮我祖德善增修式弘庭訓貽厥孫謀我父我母
生我劬勞烏哺莫展風水空號維昔二親相繼見
背諸孤癡愚飄飄夢寐憶父病革似欲有言兒不
在側視不可含母訣兒時尚慮兒饑固握兒手涕
泗交頤呱呱滿前痛割肺肝奄忽長往悲哉九原
孝敏伯父爰恤兒孤調護撫養所生不殊父母骸
骨伯父是安諸孤婚嫁伯父用完兒病累危延醫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

生之兒知循誦延師成之于中艱難伊誰則識欲
報深恩昊天罔極已卯之役伯父遄歸狗馬有心
至今獻歎維我大伯經年書屋白首垂規青燈課
讀二伯憐兒每見輒憾豆肉觴酒時分餘瀝望兒
殷殷庶及其在日暮途遠竟不克待吁嗟季臯賢
弟良友父母沒時汝六我九疾痛痾瘵相倚爲命
學舍齋鹽廿年與其鄉書偕領孰爾坎軻藉令爾
在家聲如何昨當已丑謬以眇末賜同進士承恩
釋褐嗣選庶吉讀書中祕遂官翰林簡討金匱益

皆祖先祚此門閭累世之積於焉渤發頃者微惠持節河南得以其暇汎掃荒阡敢告新榮敢薦時物豈其私供莫非天祿自惟詞臣職在禁地獻納論思厥稱不易尚藉先靈保佑申重其旋元吉錫福無窮尚饗

記

卽墨重修城隍廟記

國典凡天下府州縣有城隍之處皆得祀城隍之神神皆有屬統屬相承所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

三百六

而顯佑之尊弁於百里也蓋自黃帝氏設爲高城深隍以保障社稷而捍衛人民後之君子因而義起于是其制大備然其始也竊以爲大地之精英靈爽無之非是其崇而爲城郭濬而爲溝池大地之氣意必有與之俱崇且濬者以司錄于杳冥而受命于天子其尸伯爵之偉封而領職方之分寄者如是而已故世傳五月十三日爲神之誕辰世有絕而復甦之人亦誦浮提王誕辰甚悉而倪岳氏據理剖斷直以爲謬妄曰本非人鬼安得誕

辰其曰本非人鬼者正謂城池之靈自然之氣若或爲之主宰爲之役使云爾然而生死之嗣續罔終魂魄之代謝無已紫極丹書之府卽不可知而以人理揆之倘亦有如騎從超騰作上神于淮右泥渠玉顆促國王于遮須者乎何也天地之氣運而不積新故相代以成悠久理固然也又宋之寇萊公隋之韓擒虎二人者皆爲閭浮提王一則得于王克勤曹州交政之詢一則見于韓將軍柱國閻羅之咏互遷更代之理舉不能違之矣然則歆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

三百六

山濤而快壯麗神豈其有心而崇巍哉而肅瞻仰人獨忘情也耶此吾於江都甯鎮邦諸人嘉其職金奉公之義諒其日監若臨之心以爲是有司者之所褒嘉而神明者之所亟予也且夫陰與陽一理也羣察合而邑令操其柄衆曹協而顯佑握其統是故邑而有饑寒愁苦囂凌誶詬之民責在有司邑而有陰隱惡法不得加刑不及創之民責在顯佑邑而有讒險阻詐閃倏變幻之姦責在有司邑而有妖厲鬼蜮魍魎魑魅之姦責在顯佑不

寧惟是幽明之倪也神人之宰也明者待見而見而幽者常見于未見之先人者待爲而爲而神者常爲于無爲之始故夫民隱阻而告公從其上帝之奏先之矣銖兩之奸細而求必獲其誠神之機啟之矣善政易泯而上必聞其誠應之妙通之矣旱麓之詩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而終之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蓋惟神有感通之德故能使人以騂酒致享亦惟君子有豈弟之德故能使神以景福致勞也是歲爲萬曆甲辰蜀李瀛洲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八

三

父母之爲卽墨方期月之時也而廟之修葺適成予之記此良重有感焉神人畢新幽明咸理倘惟此時爲然乎是役也起庚子春三月訖甲辰夏五月殿易其傾圯寢新其汚壞兩廊諸司拓爲十二楹凡楹之間各爲門門各爲扁額司其上而此外爲隸卒房二區二門之外東西爲土地鬼王廟二區焉首其事者予戚生員江都邑人甯鎮邦也

重修萊州府城記

萊舊城築于洪武辛亥迄今蓋二百有餘禩云萬

曆壬辰海寇寇高麗久之氛益惡並海戒嚴收築之議用興事在丙申丁酉間始其事者兵憲金壇于公郡大夫南城王公也亡何二公輒相繼去繼王公而守者曰冀州石公亦不數月憂去工幾中輟戊戌天子念萊股肱郡特勅儀真盛公衛兵其地而已亥命推擇諸郎曹之有經濟才者出守萊得永新龍公龍公之至爲是歲十有二月時東事業已告捷凱旋矣衆見以爲役屬得已志稍稍懈而薦沴乘之戍人枵腹修營之需一亡所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九

三

恃故于時議已者半初倭之遁也或以爲我實賄之去且復來來必不于故道萊牟之間亡寧日矣舊已夷而新弗營何異延寇于是議築者亦半龍公曰是皆不然吾聞清風至而城郭不修入其國者有以觀政吾飭政爾寧小醜來不來之問且非常之原也已倪弗因再始滋難弗智澤門之謳我則辟之而以其勞怨遺後之人弗仁利九弗圖害一是怵弗斷夫歲則信侵吾將以此修揀焉旅戍萊而食萊食等耳與坐而食毋寧以役其築也遂

以其言請諸盛公盛公曰吾意也力主其議以聽
公自爲經營公於是首列地方水旱狀以聞獲
減郡租什二而緩征平糶發廩勸分諸政一切瀝
心血從事民喁然以蘇于是則又取諸浮滯之蠹
冗羨之耗悉以二簋法裁之其它積逋之迫鹺稅
之苛采權之噬雖復移檄稱旨日相旁午而不
難以其意爲調停身爲翼蔽于以免元元于魚肉
民是以翕然而歸命也于是則又下清滯之令而
吏治簡嚴委署之禁而儒職重優固窮之卹而士
節恬開自新之路而民頑化蓋下車不踰月而政
與俗交安于不擾官有暇日上下內外罔弗孚也
夫然後命執事者括牆四面概檟橫亘而以其未
築當其已築得其爲十倍者二及還以已築之費
籌未築之儲二十而計之未有一公曰是易耳
以白盛公盛公曰是易耳二公因各以一歲俸金
爲捐郡貳而下無弗捐者已而士夫割貲屬邑效
義輸者踴躍獻者絡繹而公度所入已及三萬七
千金有奇益於前所慮二十倍之額僅僅駢遽止

之曰已矣是已足矣爰謂某官曰此莫非官祿民
膏也爾其司出納有數無漏謂某官曰木石甃墜
之事爾爲政無草惡無苦窳謂某官曰爾其盡地
以專作者省試視成毋瑕而不堅以爲舊貫蓋謂
某官曰爾其司轉運南山之石河濱之陶常使待
用而毋使用者待之乃有攸濟既又申之曰各敬
爾事夙夜罔或不懋以臻厥成時惟爾功不者亦
惟是爾執其咎蓋經始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
月日城計圍一千四百七十六丈九尺高三丈五
尺濶貳丈而是時所修實圍一千四百一十五丈
六尺趾以貞珉如山之有麓礧甃直上聳擢而壁
立如削其中堅而外錚錚又如出金鏤之鏐鑄金
城也哉城之上爲大樓四于門小樓四于隅門隅
之間每若干步爲一鋪鋪合廿有四城之下周池
成淵其廣七丈池之外繚以郭垣柵之其圍如其
城之數其重門皆被以鐵門內外又別有周廬以
資巡警城大小各四樓之外又別有戍樓八以防
不虞蘭石渠答莫不畢具而貌 玄武于定海如

故事剖景陽一面東西二樓祀 文昌 武安之神制廼大備然是時金美者尚以千百計公因偕二三僚友命駕而登周覽稱善乃北顧神京肅然如有所對越者曰戶牖之綱皇圖之鞏封疆小臣乃今幸免于戾矣乃西眺浮梁之故虛東望島夷之京觀曰姦宄蠻夷尚猶有生心者乎將如此湯湯者何既乃南睇膠水又南睇卽墨悵然者久之曰二城其猶足志古道哉穀梁氏曰其民足以滿城而八萬來歸匪城則廣子與氏曰築斯城也與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十三

三百五

民守之而三年不拔匪城則完然則古今所重蓋可想矣凡我僚采尚得恃垣墉而忽閭閻之下君子曰甚矣龍大夫之善言保障也方其城城弗城之亟城既城矣弗城之恃益觀察盛公之所以屏翰一方其道亦若此也率是也萊民其有藉乎予是以并記其言以詔來者于公王公在民之政亦因可考焉

宛平縣題名記

宛舊無題名有之自邑令定襄薄侯世祐始也于

時爲嘉靖己酉翰簡高平郭公鑒實記之所載自洪武己酉而下凡令丞簿史姓名爵里罔不臚列而虛其左以待來者又五十四年爲今壬寅適尤侯蒞邑之三年前刻所虛者業盈無餘竅矣於是尤侯謀更樹貞砥爲後來者地而以記屬不佞益不佞之知侯也舊萊之政向與核壤之父老子弟共風被之宛之政今與 輦轂之縉紳學士共目擊之大都宛之罷什萊劇百萊牽制而不可問竄端匿跡莫之窮竟且萬于萊廼侯之實心實政愈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十三

三百五

久愈著所以俾民康而事底于理者猶之乎萊也而一時僚佐亦靡不蒸蒸淬礪兢兢奉職業唯謹則侯固有以倡之矣是以四民樂業百里晏如頌聲沍沍洋洋溢三輔卽無鐫也侯之民百世之後其誰泯之然而必爲此者不直爲後人地繫侯將用之以自省也孔子之作春秋書爵書氏書名皆有微義衮鉞是寓齊豹冀得不喪強禦之名而卒不書名添沮黑肱朱庶其三臣竊邑求食無望於名而必書名名之垂亦大可畏哉先侯而去者若而

人其名存其政可考也繼侯而來者若而人其名
存其政可考也其藏則旂常之揭其否臧則鼎象
之鑄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侯若曰使
我免指摘于來而罔儕不肖于往則有斯石在乎
蓋侯之心與政皆所稱實矣其顧名而實之圖者
方凜凜也斯其侯之心也哉侯政績已成旦晚且
遷秩去後之吏茲土者尚亦心侯之心乎斯石其
永有光已

歲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十四

勤政勵學箴

有序

館課

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瑩精太平宵衣求理殫
心緝熙之學日新匪懈如辨色而臨群臣經筵時
御汲汲皇皇蓋十七年於茲矣頃者深拱大內玄
修靜攝穆穆天顏卽二三輔臣罕得而覲焉儻所
謂無爲之治主靜之功耶抑意在尊生厭膠擾而
喜冲寂耶乃臣聞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夫健而無息者天也強而不息者人君之所以
配天也政不勤不可以語強學不勵不可以語強

不强則息矣息則視昊天之道稍稍違矣且語有
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何者惟其動也故人之形
動則精流精流則神暢而純嘏之慶臻焉臣未見
百有十歲者非業業之舜而以壽考稱者非日昃
之文也輒忘其賤且愚吐露芹曝撰勤政勵學箴
以獻

古皇建極配彼昊天天行惟健皇王憲焉可畏非
民六馬是馭萬幾靡遑豈其逸豫丹書敬勝湯盤
日新罔間者學匪恒胡臻芳躋濯靈比如日月追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十五

三百五

今中天炳烺高揭王路陵夷彼皆不知倦勤晏起
千古貽譏甚乃糟丘亦或焚典人怨天棄大命斯
殄我皇嗣統泰道洽翔雄斷迅霆沃澤春陽昧爽
視朝登闕峻烈稽古正學寒暑不輟以斯純懿大
明方升脫爾陰霾光其冥冥百里之行九十則半
靡不有初昔人所歎願奮英睿肅此乾綱有嚴有
翼無怠無荒珠玉錦繡號曰耽毒聲色伐性斧斤
匪酷戒之遠之熙淳飲和燕妮時少晉接時多衣
袂飭治母曰未漏廣廈細旃師保先後日慎一

虔始厚終盛德大業與天無窮

銘

漢諫議大夫王公祠銘

聖道寢微伯功斯競黃老申韓迭執漢柄卓彼諫
議堂堂正正神爵一疏伊訓說命儒術迂濶從古
以然退而巖居清風萬年我我匪丘壘壘荒阡有
嚴者祠翼出其前鄉人曰嗟賢者之墓卯金以來
若或呵護矧遇熙朝而困樵牧羽士廼延比廼墳
戶地環三山大海南流田足饘粥官無徵收匪以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十六

三百七

惠私言勸好修山兮海兮吾道悠悠

頌

萬壽無疆頌 有序 館課

臣竊嘗考福極于箕疇賡維祺于周雅乃知久道
成化皇王之所貴大德得天今昔之所同也恭惟
我 皇上神聖當陽優游敷政治成而不毀世德
咸熙澤衍而愈流入歌孔固益振十一葉以重光
歷十八年如一日矣維茲八月序屬仲秋涼風熟
海外之蟠桃佳氣散堦前之蕙英金莖露浥乍傳

仙掌之芬華渚虹流適介神樞之會是日也天朗

氣清謁祥飈其戢塵巷舞途歌合百神而受慶於
是羣后玉帛畢獻彤庭萬國冠裳盡陳丹陛披飈
氤於翠蓋雉扇遙臨薦清馥於瑤卮鳳笙初度輝
瞻南極壽與天齊祝整華封聲隨嵩應乃臣復以
蟲技濫役鵷班黼晨飛龍覩天顏之有喜寰區星
拱卜聖曆之無涯蓋驗天以人徵今於古固未有
時逢全盛祿位名壽之咸臻化洽重熙富貴康寧
之悉備如我 皇上之今日者也輒摭一得之愚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十七

三百五

敬上萬年之頌豈曰金鏡聊比野芹

頌曰維皇秉錄闡繹世德秩我萬品皆有法式厥
恤無疆厥所無逸天保乃定乃錫福極於維聖學
日有緝熙細旃廣履惟時惟幾開曰有益樂故無
疲恒以一德而年斯彌昔文壽考誕登道岸皇曰
我師無然歆羨光于上下真德乃見丕赫皇孝重
華有爛維秋之仲壽域弘開梯航萬里筐篚其來
簪組如雲嵩祝如雷黃金作鏡紫霞爲杯旅源未
艾寶曆方隆日升川至

南山永同臣等稽首頌德
經明教寧我人與天無窮

遼東殊捷恭上聖武頌有序 館課

庚寅春土蠻卜言召周擁衆內犯大將軍李成梁
襲擊之斬首數百級虜遁去先是 穆皇帝俞大
司馬議聽俺酋自新爲開市雲中塞用示羈縻所
市馬頗不當中國用然以視戰費省什六七邊垂
晏然國家賴其便其後虜益狡往往市金繒於西
而寇於東遼東並海浸苦虜患今 上英明天挺
臨御以來嘉興三事大夫籌所以制禦蠻夷者

廟謨宏遠威武紛紜其賜大將軍勅書若曰自古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十八

三十四上

泰寧之世不恃外而忘內謹備西北 皇祖所以
有明訓也爾尚詰戎厲武殫安攘之畧以壯國威
毋令虜逞志於我時惟爾功至是虜果畔約束悉
集諸部落引弓之士乘夜南下蕩搖我邊疆維時
邊鎮城堡防禦戍守鞏於鎖鑰而兵勢若雷風烽
燧甫燔璽未設而我奇兵夜斫其營虜幾駭喙
質明虜引兵薄我城下我軍堅壁勿與戰而伏偏
師邀其歸路虜既鹵掠亡所獲則出故道去復以
輕騎躡其後及雕背虜憊方解甲牧馬我師夾擊

之伏兵角之追師犄之相與陪之虜大挫而遁巢
其渠帥十三人俘間諜者四人斬首二百八十有
奇獲器械戎馬以千數益累世積威爲之一振羶
裘破膽矣是役也畫方畧犯矢石雖文武諸臣與
有力然非 皇上神武跨越千古其孰克臻此丕
續昔者鬼方之克大易揚其徽徽狁之伐石鼓歌
其烈肆我 文皇帝清流之章解學士縉咸賓之
咏皆以宣布威德垂之無窮豈以明天子在上迺
軼虞周近符 文祖而或使碩功泯泯哉聖功赫
奕而不著聞後嗣何觀臣于是誦捷音揚休美拜
手稽首獻頌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十九

三十五上

頌曰皇威丕燁震驚殊荒薄海安瀾來享來王養
茲天驕長蛇封豕狡焉匪茹登我邊鄙惟邊有防
虎豹九關金城湯池刁斗夜閑羽檄斯馳星飛電
發元戎制閫恭行天罰猛士如雲啣枚疾趨胡騎
相躡血流糧餉扼險出奇我握勝筭阻塞而軍高
壘勿戰爰走偏師追奔逐亡渠魁是殲殺伐用張
鉦鼓雷動什物山積盡境而還周得上策耕牧熙

恬士女謳吟遶水湯湯酒此妖氛匪將則能明主
之力穆穆宸極赫赫絕域英聲濯靈萬國從風咸
用悚息罔敢引弓聖武布宣豈曰窮黷鱗集仰流
永介景福

省躬滅彗頌 有序 館課

是歲閏三月丙寅彗星見箕尾間時 上方以靜
攝故端拱大內顧瞻悚惕彷徨不能寐于是深惟
痛省繇然改圖爲朝羣臣親廟祀屏佞倖求直言
杜隱憂飭邊備戒沉湎慎起居勤政厲學懲忿窒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二十

三百五

欲以矜于應天之實而又詔內外臣工咸修厥職
期于興起息玩蕩滌私邪祛虛文而剔積弊以共
謹天戒交相修省蓋不崇朝彗滅臣乃今知天道
遠人道邇子產之言非也世寧有勢遠而感通易
者耶臣又以知天定勝人人衆勝天包胥之言亦
非也人能與天競勝也耶夫人主天子之子也父
母愛子則必期乎成全之成全之則必時時動其
焦勞之心而後已是以當其不悅輒徵之色不悟
而有鐫譙之言又不悟而譴責乃至故惟善事親

者爲能回愠怒爲欣喜其不然者遂因而獲譴益
春秋傳曰天事恒象夫承親志者不干色回天心
者不干象其有及乎童子以警戒爲仁愛而測傷
敗於災異謂此也三五以還天人之際難言之矣
五星聚井漢廷其休榮感守心宋讓其咎迄今修
爲美譚乃所稱禳咎云者善言出而災惑退也言
不可謂省退不可謂滅極以事親終虧底豫方斯
眇矣故我 皇上欽崇之精玄通穹昊感格之實
度越千古者也臣不佞謹稽首頓首撰頌以獻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二十

三百五

頌曰天啟我明受命十精十葉維后於皇丕承冲
德夙茂久道化成七政斯齊六階用平抑誰爲沴
攬拾夜見帝曰朕躬無以罪萬寢罔攸寧矍焉避
殿樂徹太師宰夫減膳謂朕而否實淤太和有肅
穆清宸流我我謂渙靡萃孝思如何闕宮殿臨周
雍以歌孰我藥石兢兢骨鯁孰我美疾儉是用屏
兢業于幾張皇于境殷鑒淫酒罔有馳騁彼忿如
火其來燦燦忍以爲箴羹牆帝弦彼慾如流始乎
涓涓淡嗜希御隄防允堅曰昔勲華實資禹益三

綸有赫百職無數臣哉鄰哉乾朝惕夕匪臣則能
言式厥辟皇帝明德其馳若神園轉景從捷不踰
辰妖字銷亡祥光紛紜貫珠連貝天策焯焯繁昔
河渚告符者五我皇得天陶唐作伍嚶彼有爛宋
隕魯雨皇桎其樞莫我敢侮羲曰氛祲皇曰馨香
保障以變皇軌其常大易修省天保熾昌躬斯集
斯降福穰穰赤日方中靈貺有淑年兮世兮維姬
之卜小臣葵藿頌以爲祝敬戒無忘永綏天祿
說

候氣說 館課

夫諸家所稱候氣之說蓋紛紛云制本古初法敘
歷代不可謂不詳不可謂不審然而僉有成說迄
無左驗何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人自難也人自
煩也孟子曰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日至可
致天誠如此地亦宜然而加之候氣於形驗無於
有非涉高遠非勞布算乃竟令千古而下有曆而
無律也是說者誤也蓋有爲黃鍾九寸之說者以
爲冬至陽生其深在九泉之下距地九寸故以

寸之管候之大寒而後陽漸以升律亦漸以短馴
至小雪而陽氣所距地者四寸六分六釐而已候
以應鍾是也此一說也又有爲黃鍾三寸九分之
說者以爲升陽漸盛故三寸九分陽之始也盛而
至於蕤賓之九寸而陽極歸陽漸損故九寸者陽
之極也損而至於黃鍾之三寸九分而陽復始如
環無端焉此又一說也二說者必有合矣然謂陽
終於四寸六分六釐者或非附相爲宮之法謂陽
始於三寸九分者或非雷在地中之義其於以候
氣樂乎其未盡也且氣之候也未可執以管之長
短也未可執以地之淺深也執長短淺深以求氣
者是先爲曆而強日月五星之合也故所稱分數
云者可用於中氣已得黃鍾已定之後以爲生十
二律之法以不可執之以爲候氣之法且天地之
有氣也非猶人之有脉也歟哉脉之曰寸曰尺雖
有定名而候無定法曰臂長則疎其指短則密其
指肌厚者重之薄者輕之期於脉與指相得而已
故愚請以候脉之法候氣百不一失之術也蓋昔

黃帝命伶倫斷竹以准鳳鳴以定律呂持以候氣
蔑不應者人徒見其氣之應在既有律呂之時而
不知其作用乃在准鳳鳴之時夫禽鳥得氣之先
是以鳳凰得天地之中氣以生其聲中聲彼當其
聽而准之也吾意即黃帝之聖伶倫之聰必非止
爲六管以准雄鳴止爲六管以准雌鳴亦必非一
吹而輒似必且多爲之管更迭以吹以求其似焉
聲似而氣乃協非偶然也故今之求中氣之法常
如黃帝求中聲之法欲如黃帝求中聲之法非多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二十四 三五五

之柷黍以度周徑以起積分長短淺深可施而十
二律可得制也或曰律之不能冥符自昔歎之黃
鍾應他律未必盡應施之一歲二歲而應數歲之
後未必盡應將古樂竟不可復也愚以爲此皆未
定中氣之過也夫人必脉與息應而後爲平不然
者病醫不能執平脉以驗病脉而以病脉疑平脉
乎武王伐紂吹律聽聲吹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
相并此以中氣準之而知其爲殺氣也師曠聞樂
而識南風之不競亦以中氣準之而識其不競也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二十五 三五五

要之中聲中氣自若也曰若是則三代而降太和
治而風氣正之世渺矣即欲候氣其毋乃以病脉
驗病脉乎是又不然觀近風氣雖謝上古然不可
槩謂之未正較數歲必有一歲校一歲必有一時
吾聞之事有不可以冥冥決者則多其法以求之
氣之未應候以數管氣之未正似亦宜參以數歲
古稱禮樂百年而後興彼不獨欲積德致和或亦
有參驗其中焉是未可知以今樂之不興垂二千
年而動謂百年爲迂說抑過也大抵人心有自然

之和亦可以宣之使和其能宣人心而使之和者必其故洩於人之真心者也古聖王作樂以宣八風之氣而惓惓中氣之求意正如此蓋未有機之不協而感之能通者傳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嗚呼厥旨深哉

解

周禮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解

館課

夫聖經之不明於天下也解之者非也凡聖經以已意解之則難以聖人之意解之則易以聖人之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二十六

三

意解之猶難以聖人之經自爲解則易何也已意者管蠡而聖意者符契也以聖意猶或以爲強合以聖經則可據以爲斷案也吾觀讀周禮者其於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之說何其舍聖經而自爲解也夫圜鍾生於房心房心者天帝之明堂函鍾生於天社天社者地神黃鍾生於虛危虛危爲宗廟此宮聲之分屬於天地人者也圜鍾太簇姑洗之相繼而爲天道也太簇南呂姑洗之相生而爲地道也與夫黃鍾太呂應鍾太簇之相合

而爲人情也此宮聲以下之樂各宜於天地人者

也可無容論已若夫六變八變九變云者則自漢

以來竟不得其解焉謂樂至九變而盛以漸而殺

如隋氏禘祫降神皆九變其於享祭皆一變之類

耶王者饗帝饗親厥惟一理豈其尊祖敬宗者獨

隆而父天母地者顧略也謂樂或有以少爲貴者

如祖瑩氏所稱五郊天神尊於人鬼理宜減降若

宗廟九獻天地七獻之類耶夫宗廟之祭王后二

裸故通七獻而九天地大神無適爲裸故獻止七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二十七

三

焉此有說也樂之變也何所稟程而九八六之遞爲降也儒者求其解而不得則爲之說曰圜鍾在卯卯數六故六變函鍾在未未數八故八變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蓋樂之變數類用其宮之本數如此噫似也然而得其粗未得其精也夫聖人精蘊寓於器數卽不假安排而微顯鴻纖咸有攸當故玉用四珪象四方物之初生也牲用一犢象純一也乃樂變之數禮之大者而曰當於其宮數非有當於天地人之數必不然矣且薦神之樂因

其獻享一獻一成毫髮不渝而顧於下神之樂漫無因而爲是差等也又不然矣愚不敢以已意妄爲之解姑以聖人之意推之其言樂之大凡也曰一變而致川澤之祇再變而致山林之祇蓋六變而天神可致焉樂之以一變致一神至明也信以一變致一神則六變者毋亦鄭氏六天之說乎變之八也毋亦如所謂宣八風之氣乎其九變也毋亦以萃九廟之靈乎樂必格於司令之帝而後及其餘必洽於邇而後旁達於遠必蒸於一世二世

而後通於上世此其理之可推者也夫世之非鄭氏者徒以天性也帝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也故謂祀天祀五帝特聖人制禮之名目而六之說見謂不經噫如以一理而已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告天而不及地卽天與地亦不得爲二也天與地可析而爲二則天亦可析而爲六矣合一不測之神推行有漸之化統名之曰天昊天上帝五方精神非自鄭氏發也吾惡知聖人之意不出於此也夫帝出乎東方之震

終始乎東北方之艮八方之內無非神者是以白虎通之論社曰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焉廣博之土不可徧敬則其神當亦不可卒致此樂之所爲八變也九廟之說或者疑之以爲懿王親盡以後文武在三昭穆之外而不祧乃有九廟周公制禮之時七廟已爾而以九變當九廟何舛也夫九廟定制禮樂鉅典謂廟制尚虛而虧全樂乎且繇組紺黼后稷幽遠矣樂窮於九極其變也是皆聖人之意可以默會者也雖然寧獨

其意聖人蓋嘗言之矣曰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夫旣曰若矣安在用其宮之本數宮之本數必然之數若則容有不必然者或者非此祭則不必及此變也且天神地祇各專其一乎何皆之爲言哉皆之爲言不一之辭也故愚斷以爲是六天八地九廟之謂也又上下經文參互考訂尤有可據者如云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非時祭之樂乎此之奏於圜丘方澤宗廟也非大祭之樂乎宗

廟大祭合羣廟之神而謂天地大祭非合分祀之神此惑也合之矣而謂天不必舉其六地不必盡其八抑又惑也大抵天地鬼神聞於無聲况一舉樂何神弗感何有漸次第以聖心誠敬肫懇想其創制之時精神凝斂思慮周至惟恐冥漠幽遐感召一弗及神不予格以故意之所游樂變因之是聖人之精也若曰區區器數間求之聖經不幾而裂乎愚重懼其裂也據其辭會通其義而爲之解

露布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三十

三百五

禦虜大捷露布 館課

萬曆十八年某月某日臣某奉詔經略諸邊遂平逆虜謹報非常大捷者竊惟聖人不怒而威虎賁耀九伐之武帝王以全取勝龍沙收一戰之功遵神謀睿算於明廷殪封豕長蛇於絕域有嘉折首無敵惟仁瞻茲漠北之酋夙負天驕之號自我成祖奮雷霆之勇驅本雅失里而親爲犁庭迨我穆皇弘天地之仁獲把漢那吉而不以鑿鼓結以恩義俺答榮王爵之封示以羈縻部落款玉關

之貢維時我方隆修德修名之化舞干羽於兩階彼亦稱不侵不叛之臣效幣琛於重譯乃老單于物故而寢以敗盟至小王子崛強而敢于首禍忘我黃衣廩食之惠恣狼子之野心構乃控弦環甲之雄肆蜂蠆之毒尾始猶駕言瓦刺繼則直犯臨洮惟是承平久而人不知兵以故鋒鏑合而虜多得志煙迷塞月達烽火於甘泉馬汗胡霜馳羽書于闐下皇赫斯怒撫樽俎以計折衝師出有名聽鼓鼙而思將帥臣某猥承推轂謬試登壇聞命而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三十

三百五

卽日戒塗分符而如期受事獨當大任豈詩書禮樂之充敦祗奉天威真旌旗壁壘之皆變便宜從事飛輓合而軍有見糧甘苦與同義氣激而人懷關志按乃風雲龍虎韜鈴集帷幄之前籌比乃劍戟戈矛貔貅操中國之長技下逮千夫百夫之長咸止六步七步之齊建中軍而親執鼓桴召諸番而共成犄角聲罪致討昭昭乎直在我而出在夷料敵出奇桓桓然扼其吭而拊其背彼虜不遜尚猶逆執事之顏我武維揚爭欲斷匈奴之頸金行

應律正太白之當天殺氣橫秋見衆赤之夾口譬
移泰山而壓卵誰持螳臂以當車一對壘於臥龍
寶鼎之間已見勢成破竹再設伏於碧井蓮華之
隘頓令股票前茅諸凡蟻聚蜂屯殆同枯朽何止
土崩瓦解並爲鯨鯢野鳥窺羶羶之巢黃河流腥
羶之血殲火落赤於白刃未許羣醜餘孽之遺孽
捨力克以長纓況自名王貴人而下歡呼雲徹凱
歌雜笳鼓之聲氛霧風清沙磧辨關河之色壁沉
赤水長澄瀚海之波霞映瑤鑄重勒燕然之石自
遺某官露布以聞

雜著

讀鹽鐵論書後館課

余觀元始鹽鐵之議一時諸文學士論難遙起慮
亡不抗顏而引古誼者乃竟詘焉夫亦其自詘之
也留之已疾也有不得不用烏喙者要在制其毒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三十二

三百五

卑卑矣

中學始肄啟

余集中學始肄成客有過余者曰是編也其將爲
中人鑒邪鑒之言鏡也妍若媼無遁形焉妍之取
媼之遺鑒乎何居余曰客知鏡鏡未知爲人鏡夫
羽毛美澤山鳥對舞骨相險凶攬者撲地若必以
見撲爲良乎銀華火齊將焉用之且易兼吉凶疇
衍福極疇爲畧矣非也事故有可以反觀而覲熟
思而得者樂則玩玩則思爾曰書固能使人思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三十三

三百五

不然人之於書當其厭觀不終篇棄去其怡然有當於心也不覺其再之三之熟之復之繹而思之夫孰使之也意者其有靈機而不容不然者耶予曰書不能使人思也夫是編也能使人樂玩焉已

評至言昌言罪言 館課

夫人臣之義未有不貴乎有言者也世平主聖儆戒之謨興焉時逢末造皇路傾危於是乎有挽回之論其居官任職明諍而顯諫糾繩之誼誠然乃位在匹夫而操清議亦安見非忠故人臣者爲言

南黎館集

卷之四

三十四

三百四十二

不同所以言一也雖然善聽者無擇言故往往略瑕疵取大節儒者挾策而談古昔也將遂無所短長已耶夫漢賈山之有至言也仲長統之有昌言也唐杜牧之有罪言也忠愛之忱憂危之慮經畫之略蹇諤之節讀者至今偉之而要之當否疎密不無辨也至言之作也借秦爲喻倦倦於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明養老之禮期於風行俗成以奠丕基厥意美矣吾聞臯陶陳謨垂戒丹朱山豈亦有其意乎長統昌言凡三十四篇慨時憫事

道古刺今如所稱復肉刑修閭井立邑長定賦稅蓋鑿鑿乎言之而大較歸之委任三公以總威福之柄信桓靈以後之藥石也唐自府兵廢而藩鎮橫河朔諸軍狡焉跋扈而一時謀臣方主姑息之議養成尾大之患此則罪言之所以作也故其言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其籌策時事明矣余竊評之山自謂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然山非極諫者也統誠憂漢室矣而亡漢室者統也杜牧自治之策庶幾知本務焉然而以末爲本者也夫文帝之於禮樂雖曰未遑顧歲首存問郎署止輦養老諸政大略皆其已能所不能絕者獨擊兎伐狐馳騁遊獵之娛耳以帝天資之美藉令以岡遊於逸之說進當與古帝王並驅而山第爲終臂徐徐之云且曰與衆臣遊宴與大臣方正論議是何言也母亦度所能行卑之無甚高論之見乎一日二日厥有萬幾緩衣虎賁無可忽焉惜哉山之未聞也培其萌蘖而禁其輪囷亦見惑也已故曰山非極諫者也長統之欲安

南黎館集

卷之四

三十五

三百五十三

刑政與文帝相左蓋矯世之孤談非適治之通理也井田之論抑迂矣夫漢至獻帝此何時哉荷戈禦獸奔走不遑而責以堂上之趨蹌不妄而愚所可取者獨有任三公一語然荀文若之薦至而統已參孟德軍事矣則所謂三公者可知也見賢者臨筭而教之前統其可追乎故曰亡漢室者統也杜牧之於藩鎮也反復形勝規畫進取而尤以自治爲上蓋罔有遺策焉乃究竟所謂自治者法令制度倉廩財賦諸冗務而已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而已嗟乎當時本務卽不可知乃閭寺廢立見於劉蕡所對者亦足用寒心矣彼藩籬之寇此室內之戈也彼痿痺之虞此腹心之患也將牧之見未及此與抑見及之而未敢言與具有宰詔越終不滅故曰是以末爲本者也大抵諮詢欲博故率三子之言均足以裨補闕漏激昂一時若夫評品析表祛疵類而進之純懿三子者槩乎其無當矣無已則至言乎後世奏疏托始於斯焉猶有憂盛危明之遺意杜牧憤發危言以冀一悟志有

足多長統曉曉風斯下矣大節一虧萬古淒涼他尚何說也嗚呼臯陶勅幾於風動大禹敷文於逆苗姬旦銷燬於流言吉甫收功於孝友動爲哲模言爲成訓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啓

報許閣師

十年柄政功滿天地之間千里秦言心懸日月之際彤陛之瞻戀斯切白雲之怡悅可知喜佩德音祇申下悃恭惟老師座下老成謀國猷畝憂君昔贊黃扉共羨禹臯之一德茲耽綠野言偕巢許以同盟豈其興盡而旋信矣不合則去蓋明主方懷不德之懼符讓漢文而老師獨抱國本之虞希心賈傅忠留政府是謂一个臣之保子孫跡托醫囊何幸聖天子之賜骸骨匪兇率野尼父之道未非白馬執言王陵之義自正此其卓爾大雅已協于緇衣賢哉大夫永光乎青史者也乃一辭而退方重泰山而片言之來忽榮華來蓬萊雲切遙窺魏闕之心桃李陰分私布門牆之誨宛珪璋之可卽

微管咳以如臨其學固先園識拘蟲隙操齊門之
悲既見三麾厠冀北之羣謬承一顧平無奇語至
謂粹然有先進之風愛有餘褒且欲哀然置舉子
之首媿反觀之亡當卽竭履其奚酬嗣濫詞垣復
趨函丈爲卯爲翼孰測大造之恩是結是銜靡效
涓埃之報伏惟凝猷葆素以社稷之身爲身適志
暢懷後天下之樂而樂燕雲在望或飛清夢于鵷
鷺江水方澄知散幽襟于鷗鷺其不任感激祈慰
之至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三十八

報王閣師

絲綸地切九重需扶日之忠洗沐恩深千里挹依
雲之色赫鸞章其游被藹燕喜以親承肆伸陟屺
之懷玉慰倚門之望益惟精誠懇至感悟在言語
之先是以眷顧優隆予告出尋常之外股肱心膂
一時之契合方殷雨露陽和百歲之萱華愈茂甚
盛甚盛其每懷動定殊慶亨嘉三悅未能幾載虛
門墻之蔭雙魚遠錫片言知華袞之榮披讀如臨
凌兢作範竊惟天親至愛疇渝戲綵之歡然而時

寧孔艱人切回轅之想卽今使臣身勸時時瞻鳳
駕之星當宁精凝望望若枯旱之雨道固無二孰
君孰親理本相須卽忠卽孝導遊帝里豈公卿之
避輿非榮祝合羣情將宰相之廻班亦榮幹維允
資其運轉埏埴尚竊其甄陶其無任感激顙望之
至

上趙吉亭尚書

見龍業就念切依雲鳥鳥情殷慄騰愛日嚴慈生
色閭里增榮恭惟門下鳳光燕翼首奮雄飛難弟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三十九

難兄純忠純孝家傳氣合比眉山之重三蘇武緯
文經見海濱之有二老望隆北斗允矣齒德俱尊
壽祝南山更爾庭闈胥慶吉祥善事萃集一門岵
屺遠心翔馳千里蓋二人之慕五十猶然卽一日
之養三公不易是捧貤封之命聿承洗沐之恩暫
輟銓衡言修定省御爐香煖平分啓事之餘親舍
風和再奉趨庭之際鳳吐霞而互燦鶴映雪以交
華碗進車渠丹呈勾漏酌金莖之春酒玉液並妍
舞繡藻之綵衣冰容偕潤此之至情真樂視王天

下洵有餘乃其遐祐完名在人間世良罕觀其往
者牧豕海上壤雖接南未望清光迨夫策駕都門
刺甫投而輒蒙獎藉片言九鼎遂成璧子之名七
邑三人獨被先達之譽豈哀貽遁形于霜鏡自郭
隗誤寵于金臺既玷清華殊懷卵翼文章有神交
有道毫無端復之能薦賢爲國非爲私彌服狄公
之量屬以省覲獲近門墻仰伯樂而鳴敢忘一顧
縱義和之馭脩踰三時報乏瓊瑤空忝栽培之桃
李響窮瓦缶聊申祝頌于椿萱室邇人遙形留神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十一

三十一

往子來幾日知樂克之罪難逃享媿多儀然季子
之心可諒伏惟垂察不任翹延

答于穀略老師

門牆在望遙追金馬之塵日月懷思驚被素鱗之
寵凌兢唯命瞻對如臨恭惟座下一代元臣百年
間氣明良喜起雅虛席於鹽梅禮樂文章幸分暉
於桃李時欽緒論實惟夙心學自老師得請東旋
徒悵行旌於道左迨夫砥也被差南返才瞻景範
于家居造謁匪韻假借太過從容笑語猶姬公三

吐之風脫略形骸忘尼父一日之長更微殺蒸之
惠如陵如澠兼聆雅頌之音非絲非竹破格刮目
于是有加鏤鼎銘于曷維其已別來千里時瞻黃
石之雲詎謂十行忽下金臺之邸瑤函對面儼尺
素如絳帷玉署生光榮片言于華袞備悉向來之
勳定泉石煙霞想見當日之丰神岡陵松柏嚙咳
皆教卵翼知恩深銜倍百之情敢後生三之義伏
惟眠食省事慎培社稷之身富壽多男畢萃裴蕭
之福某無任感激祝頌之至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十一

三十一

上李九翁座師

絳帳遠遙慨步趨之無自青箋久曠嗟鱗羽之難
逢惟此精魂時依動定想金聲玉振預儲調燮之
猷而廣廈細旃默藉薰陶之益聖功九賴師範攸
存益誦說但人力相求乃觀感本天機自動故道
術博聞之士多言而格心或難唯泰山喬嶽之功
不動而及人常厚孰居無事是謂誠悟而精孚子
如不言亦已流行而發見門生某本來蒙昧况隔
門牆辟河漢之星俯月則明遠則黯如山蹊之徑

暫由則路否則茅爰自病歸屏居荒落雖杜門伏
枕足用藏修而臨寡撫孤倍難調劑是以曩頒玉
海東芝檢以自如應著漕書屬草藁而未竟維此
夏月卜先兄之大事始完值彼餘閑庶不敏之陋
才可竭敢因風便附布問私伏惟勤而能逸圖以
用方槐分清影漸成台宿之三桂茁靈芽預兆燕
山之五門生某無任瞻仰惻藉之至

候馮琢菴

畧移北陸正陰消陽長之時慶見南雲適節哀順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十二

三百三

變之日赤紱晝錫黃道天開美和風洋溢於一堂
睇瑞靄氤氲于五色葢門下懷永言之志直欲終
天而朝廷待移孝之期有如望歲乃今機逢乾二
雲龍之會將乘加之月值復初天地之心斯見吉
祥相召懼忤曷勝某如蚓如蛩聊以聲音白效爲
葵爲藿原從培植而來竊惟天啓宸衷枚卜之圖
正切然而國斂民怨土崩之形已成欲奏安內攘
外之功信惟旋乾轉坤之力廬未出而大業定曾
見古人君一格而萬姓安是在今日伏惟精孚黼

辰仰答知遇之恩計豫綸扉立見平章之效某不
任仰賀願望之至

答王忠銘先生

文昌日麗煥禮樂於南訛綸閣風清倚喉舌於北
斗金甌欲覆絳帳如臨欽惟老師閣下一代宿儒
三朝元老泰山喬嶽國家默藉其勛猷水鑑鈞衡
天下想聞其風采頃緣入賀執玉帛以領縉紳幸
遂親承奉几筵而聆鑒咳虎拜稽首慶河清誕聖
之時龍見在田逢枚卜求賢之日乃端揆且有後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十三

三百五

與邢崑田經畧

自遊島逆屢歷廟謨大都情形隔而籌策踈弗固
援枹之志以故議論多而成功寡率同築室之謀
振讀台箋仰窺英略指陳規畫敎已在吾目中奮
迅激昂功竟成于闕外六分三路巢穴搗而狡兎

之計窮動出萬全煙波蕩而長鯨之首授乘風濤
于黑夜間亦網漏吞舟磨霜刃于滄溟竟爾魂銷
跋扈遂使王功伊濯神威震出日之邦我武維揚
大義揭中天之表蓋以遏以篤皇靈之振高軼周
文而于襲于夷門下之勲遠符南仲此不但首山
西諸將鷹揚之雅志斯酬抑且稱中興一人麟閣
之芳名永著某驚心捷奏幸分榮于粉榆桑梓之
間拭目凱旋庶流輝于鍾鼎旂常之上伏惟事斷
善後秦廟之逋孽畢除功惡居先晉范之謙光再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十四

三百五

見附言下執不盡私衷

答郭明龍祭酒

太學賢關輟儒臣于鶴禁舊京化本肅師範于虎
闥翹憶臺光驚承寵翰欽惟門下三楚精英一朝
偉望鼎鉉涵潤宜調東閣之梅離火騰輝暫近南
訛之日謂此章甫逢掖似沿晉代餘風正以樸樸
菁莪浸匪周文雅化爰成始誠示尺步而繩趨且
用刊行俾家傳而人誦然而始非創作誠寓勸機
雖藥石與芻豢以同功辟繼策務人馬之相習

成均之右庶幾國有真才洩奎壁之間當見夜生
寒色乃琅函芝檢不什襲以深藏而賸馥餘膏越
千里而馳賜受而卒業彌傾山斗之思特以鏡躬
祇切章弦之惕伏願韻江聲而染山色括六代以
綵毫起壁水而贊徽垣收元功于華袞某不任感
謝之至

答王荆石相公

無前相業翼蒼震于黃扉有渥主恩燦紫泥于丹
壑密勿想羹梅之合門墻生桃李之輝恭惟老師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十五

青十二

臺下清高絕俗猷畝憂君啓沃行爲家傳寰宇涵
其世澤粵自身歸南國久懸出處之占微獨功在
東朝尚切碩膚之遜帝嘉定策龍章耀鶴髮之前
士憶及門鴈足附鳳毛之末寸心千里嗟阻聽于
論一札十行辱厯思于典記撫珠璣之錯落宛承
咳唾之餘對綺繡之輝煌忽念剪裁之雅仰窺名
實兩忘之境情見乎詞思昔經綸獨運之猷物昭
其象門生某循片言之誨敬作箴銘榮五綵之施
敢言衣鉢伏惟提一筆以再入惻深望于元元首

八柱以高擎興雅歌于贊贊

書

與友人論文 館課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難言久矣不佞
么膺樸樸其於文又其所茫若也則胡敢置論焉
竊睹執事含咀英華振揚芬藻一時士毋不斐然
嚮風者則不佞願以一得就正今之文亦可謂極
盛矣家操觚而人染翰厥塗互異乃總其大較不
越乎兩端而已非矯翼勵翮標倂偈奧行以爲奇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十六

三言

則恬愉自喜斤斤游於方之內以爲正爾顧不佞
以爲文不必於奇亦不必於不奇要在得其所以
立於奇正之先者夫呂梁之水懸流噴沫上干赤
霄其駛淪迅運詎匪天地間奇觀哉自然之奇也
日星雲漢爲章於天千古如斯而人不厭焉何也
則所謂貞觀貞明者也故正而不厭雖正亦奇自
然之奇雖奇亦正是以六籍之文渾噩爾雅而其
精光直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何奇何正何弗奇
何弗正彼有所以立於奇正之先者矣其所以立

乎其先者何也蓋非如今之日事蒐羅以資閱博

蓄其神氣時而洩之之謂也嘗試觀司馬氏當其
作史記也其所採自左國而下訖楚漢春秋不可
謂不博歷箕山禹穴諸古名區域加之發憤著書
蓄氣不可謂不厚乃其文雄視百代矣識者有遺
恨焉則其是非頗繆於聖人也然則文章家之所
先者可知已故奇正者文也藻績而出之者辭也
蓄自流滿自溢機洽而神王縱橫惟意者氣也是
非不繆於聖人焉理也蓋理先之氣次之辭又次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十七

三言

之而後文乃可論焉譬之樹然或輪困離奇或籠
葱可悅豈謂非枝葉點綴元氣所流貫然哉大都
則根荄之爲矣夫理亦文之根荄也竊見世之作
者沉酣遷固枕藉公穀舉其精神意氣一之於文
乃若光昭性靈明炳大誼探理窟而析倫奧者抑
何寥寥也取材於百家借屑吻於秦漢而不一稟
朔委面於六籍不亦惑乎夫宗經之說驟而譚之
或見謂迂則亦未之深思也凡諸子不必盡醇百
家不必盡粹而人之心志耳目常交相變化故惟

中有真宰之士爲能涉駁雜而不流習奇僻而不染中無主而詞之嗜鮮不敝矣彼日夕循誦浸淫轉移至使心術大壞而不覺以故文日纂而天真亦日漸滅無餘又其甚者如蘇季之讀陰符袁悅之棄論語而艷戰國策並蹈變詐卒以階禍則逐於諸子百家而不宗經之過也夫六經之理吾心所自有之理奇非此則軋茁正非此則萎蕸是所謂辭之主氣之帥而立之乎文章之先者也是故不佞竊有志焉唯執事裁示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十八

三言五

與黃鎮軒

謹啓敝鄉毛生襲爵事據其疏內所述文簡定策討逆之功世廟酬功申諭之旨文忠同功同封已然之例皆鑿鑿不謬事下貴部門下亦既悉之矣側聞門下高誼謂文簡之功不可泯世廟之命不可虛而文忠之例可循慨然議覆不佞同鄉之人不勝欣幸已而復有所聞似謂此事必先行覈而後可題覆者竊以爲門下卽慎重必不爲此過慮也文簡諸子蔭各有定而錦衣則明以屬太僕公

渠者乃太僕之子四人獨延祀一支在耳今應襲者非延祀之長子而誰今必欲覈諸其鄉乎不佞等非異人夫亦文簡之鄉黨鄰里也卽未人人諳其家世固亦與有聞焉而況其家藏遺訓墨跡宛然縱使行覈恐亦不能有加於此此其一也夫文簡厚於爲國而薄於爲家其子孫曾不三世蕭索已極今者毛生蓋借資以抵都而寄食以待命力非能再來勢非能久寓也如貴部誠察其無他卽宜爲及時之甘霖不宜從掘海之緩計且一經行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四十九

三言五

覈淹速之權確胥吏留難需索爲費不貲此必不與之數而停滯沉閣之左券也又不然以門下隆望擢在旦晚覈檄之下其不能先未擢而來也明矣萬一繼典其事者不以此舉爲慎重而疑其不任更相推諉爲說滋煩此不必行覈者又其一也夫毛生所援非楊氏宗吾例哉按宗吾疏以萬曆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下部而二十四口覆疏已下巴蜀遠矣此必非行覈而後覆者也彼其覆也抑何所據乎倘今者亦可倣而爲之歟此又不必行

覈之一驗也有此三者故知行覈非門下意也夫世廟恩典原非私一文簡門下議覆亦非私一毛氏之子孫不佞等之言豈其私一毛生哉獨念文簡之功施之宗社被於海內今海內之士得於傳聞者莫不欲亟舉茲典以彰朝廷報功勸忠之美卽東土可知在昔宣孟有後惟韓宣一言是賴叔敖之子淪於行乞荆楚之人實共憐之今門下方欲揭韓宣之義不佞等豈獨無荆楚之情冒昧奉懇伏惟垂察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

三十一

與李瀛洲邑令

生聞之患未至而言之見以爲迂患既至而始言又已無及今備倭之說是也敝邑瀕海倭犯最易議者徒恃其僻陋謂必不以我爲虞又或謂山陵原陸非倭所便皆左也而慮其必至者又大都束貲秣馬爲臨時逃遁之計蓋富室巨姓莫不皆然君侯將誰與守乎君侯英猷遠略知必有談笑而禦敵人者顧謀尚乎萬全愚不無一得生請以一二得佐前箸一固城池夫城之隳夷庫薄非倉卒可

爲弛其高不可爲其堅可爲今春鍾且浹旬矣鄉官之督促未嘗不動而以彼里閭戚識易爲寬假東門之哲誰則任之生以爲倭寇果至四位父母必且分四面而議守將來之守人當其一面則今日之修宜人任其一面各修信地其修必固且力而易爲功以上役下下必不敢自愛其力且日少而功自倍如是而城池之險足憑也一選強壯語曰兵貴精不貴多今之所謂壯丁者逐戶而籍之一何多也以今庫無餘財固無所以養此屬者卽有之亦安能以有限之財供此無用之冗爲今之計似宜于點驗之時擇其強幹驍勇者勒爲一籍而量給工食安其室家今之分番守護公私兩得一旦有急然後按籍而盡召之其老弱不堪者罷之可也一留富室夫富室巨姓人之望也藉今富室果去雖有強壯必且懷攜貳之心且城池非強壯不守強壯非富室弗供謂宜徧召上戶移之城內財力合則保障完耳目衆則備禦周所謂同舟而遇風雖胡越相援如左右手人縱不皆忠義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一

三十二

其有不自爲者乎一聚貨賄夫古稱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固也顧今重賞安從得哉竊謂以卽墨之財供卽墨之用似無不可者我儀揆之有如寇至城萬分一不守人不能保其軀命室家其能有財貨乎是則分財之半生而身獲全室獲安人之所甚願也君侯試爲簿書簡書鄉宦富室之名如緣簿之例聽其任意多寡注于名下刻期收入以爲工食犒賞之需生雖貧當爲諸公先之矣非生之迂且矯也不幸而倭至此可以得鄉兵之死力幸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五

而不至損此無傷也一嚴法令吾聞之人聚則亂軍不斬不齊及今尚暇似宜早署部伍每一父母統幾富室每一富室統幾壯丁各有紀律整而不亂而明示之法有犯無赦彼兵旣懷吾恩自不敢不奉吾法庶其有濟也至若公平正大以服衆心廣詢博訪以盡羣策征輸按期而不驟撫循動惡而情溢乎法之外以固下情此君侯之雅政固然無喋喋矣生將抵荒庄偶有所見草草述呈伏惟垂察

與王樂安

恭惟門下奮跡帝鄉綰符巖邑洞越甫發陽春四播以彼道路流傳美焉盛焉卽輦轂之下可知已客歲門下看花釋褐正不佞捧節趣裝之時至今以未獲望顏色爲恨然而封壤相接才在五百里之內治聲耳之甚蚤望顏不啻也欣慰欣慰計不佞北旋當在春暮儼躬自稱賀而貴治鄉先生曰卜君者久羈敝邑不佞爲之惻然懼日暮途遠不克相待輒先此附候卜君名相往司訓政郡因家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五

焉今年迫八旬老矣不佞之過里也君以向者有及門之雅親扶杖而來持之泣謀歸骸骨此仁人之所隱也顧卜君去其鄉土二十年舊產蕩然宦囊亦罄徒與其子及內姪二三人餓孍自甘無卓錫地爲資身之策其奈何幸門下收之如有意乎收之則幸有以曲全之卽如抱關擊柝者之祿亦餬口者之所急矣此舉出自鄙意一則懼衣冠宿儒遂爲異鄉之鬼一則懼丁壯如二子遂爲流離溝壑之人是吾黨之醜也惟尊裁

答謝侍東

萊子一語伏臘三十所矣干膽左右鱗羽濶疏不謂雅念之與樸惻合也門下司理奉法霜臺抗疏臣子所能已此矣樊蠅市虎不自今日風波畏路疇能自保門下何尤焉禦倭七事籌無遺畫此論一出入其舍諸上不上無論也若及別揭似宜置之夫君親一體命之東則東西則西名實何常呼之牛則牛馬則馬且吾丈方爲蜚淵之龍奮其翼有時諸公正如負隅之虎觸其怒無益弟非甚恃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四

與田守道

伏讀宋公祖及老公祖所檄邊海郡邑守戰之備可謂勞心焦思不啻痼瘕之在身矣生是以酌人情相土俗罄一得之愚爲瓦全之策列三條上請一近選鄉兵而無養兵之費此亂之道也平居枵腹而眈目臨時其誰肯竭力而死守竊意不急之存留無礙之庫藏皆可借用卽不然敝邑三萬戶矣計每三十丁選壯一丁可以得壯丁千名而令

二十九家爲此一人置器械出工食亦可爲也顧官未必行而無端言之則言者爲怨府不奉明文而有司行之則有司亦爲怨府宣示固在上之人矣一承平旣久不但民不知兵雖武弁亦罕有知者弟較而論之畢竟兵機敵情爲武弁之所常談民間不如也今卽墨營張守備雖稱忠勇得士心然謂之游兵不得城守似宜于附近衛所中除見任官各守信地外擇其閑住而曉兵機者委任一員以爲鄉兵之提調苟倭至而保全城池則叙功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五

重用倭不至但備禦可觀亦足覘其謀畧皆在重用之例以此歆之人宜有盡力者似可行也一敝邑倉穀有餘不幸而被圍足支數月所不足者草耳向者亦嘗奉明文斂草怨聲載路以白而斂之如奪之也查得邑例每墾荒一畝納穀三升今穀旣有餘矣似宜暫從權宜以草代穀各准時價刻期徵入而擇善地敵人火射不及之處積之更設吏防守嚴爲禁諭如京師薪場入火者死之條庶無敢犯乎似又在所可行也以上三條皆爲城守

者計至于女姑之屯戍似可稍增卽墨營之應援似可宿戒亦知門下別有勝筭不屑于此以老親憂惶有不得不求濟者謹獻其愚垂亮幸萬

與修生憲

來書所述縣審之詞真偽已辨此惕中吉之時也伊雖再訟祇自益罪無損於汝豈有縣不可誣而郡獨可誣者乎易之訟曰利見大人貴郡之沈謝是也大人者君子之利小人之不利汝何懼焉如必欲重敵人之罪以禁其將來以快一時之忿心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六

書五

此左矣以惡禁惡乃愈肆而不可止以仇敵仇仇始日深而不可解蓋汝之先世以不能忍而蹈此弊以至今日矣今尚不鑒之乎雖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非出生事然揆以彼險此健之說則非一人之罪也荀子曰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而與小人相校也豈不過甚矣呂東萊曰見憐小人越宿而已忘見非於君子百世而不泯奈何以君子校小人且不忍小人之辱而厚取君子之譏乎凡讀書者不必

皆顯榮而有顯榮之理卽訟者不必皆縲縶而近縲縶之路吾竊怪子之始而慮子終之矣何也人雖辱我可忍也人雖甚橫逆一不報可釋也今不勝憤忿仇讐相尋夫仇人在傍日夜羅織終歲傾陷人則知其奸矣能必官之皆見察耶一不察焉危道也姑毋論危不危以子之才真可取功名如唾手者乃日與二三市井相搆疲精神於無用之地惜哉才也爾者不鄙辱相從游維時吾子爲文不在諸生後今諸生相繼中者幾矣子獨無激勵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七

書五

之意乎尚及亡羊補牢之時爲濟河焚舟之計是所深望云

答黃梓山

月之前姚公子季曾以片楮上謁姚公令吾邑雲也甚於蜚鷺焉其流毒至今卽如之人亦變盈氏所謂戮餘者生獨引而進之微直楊五叅相託之故此莫非仕宦者之子孫也其父滿載其子行乞亦足令我輩猛省矣丈宦遊幾二十年蔬食不飽生兄弟每心欽之用取法焉天其將昌黃氏之後

乎吾有所及觀之也丈嚮來福履佳勝得之使人
爲悉足用訴慰夫天下事所虞者唯是精神弗克
負荷耳是以四十曰強而仕苟強矣無繁劇也吾
丈以爲何如家弟狂躁賈罪其克遂東歸少申定
省亦是罪故之以罪似無負於家弟也若夫復出
之期則我不敢知卽家弟亦不自知敢拜垂念之
辱

荅謝侍東

頃者霪霖作苦河伯助零沉溝塍于深淵浮爛禾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八

三百九

于木杪鄉居水國之間人彙排牆之下東土元元
雖曰幸免于倭斯已慘矣台札所稱去兵就粟允
矣上策溝壑全活必此焉賴顧未卜方是時有粟
之可就否卽有之亦周禮荒政中所謂勸分者也
分與否在民蠲賑與否在上此皆未易言者曷以
故蠲者蠲其租也凶荒殺人窶戶爲甚而租多出
於素封右族藉令隨荒輒蠲民尚有不盡沾恩之
歎而况未必輒蠲乎雖然蠲或不能遍貧而亦可
以安富富之安貧之保也其道在速而已矣故速

蠲之利倍賑不速蠲之害雖賑無所用之請言其
槩昔者唐劉宴爲政郡縣雨雪旬月以白苟見荒
端應期蠲助以故民不至流離今山以東百八郡
縣不佞不能悉知卽如卽墨今年所輸之稅乃上
歲之稅也往者亦嘗有荒時矣本歲雖荒而上歲
未嘗荒則更胥以此藉口曰俟明年蠲之明年賑
之其言本歲納上歲之稅是也其言明歲免今歲
之稅亦是也誰與爭辯哉以故雖有蠲令徵督如
故馴致狼狽帑金乃發夫後所發金非前所徵金
耶今朝廷蠲賑之令尚不可知然民之困窮極矣
門下軫念痼瘼兩臺倚重勸分計必得之于下蠲
賑計必得之于上不佞是以敢布杞人之私陳往
轍之覆爲桑梓請命門下其亦憐之

與徐鍾嶽

恭惟門下淑問清望孚於朝野朝野仰之蔑不如
景慶山斗者其爲東海之福曜可知也夫洋洋表
東海則太公之遺風在焉鷹揚之烈千古如覲匪
門下其疇振之今海寇歸巢戍人息肩乘此閒暇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九

三百三

正可以講求防禦之策知門下業有定筭矣東入
北蔭寧有已極大抵借兵于鄰無益緩急宿兵於
郡難爲糧餉而登萊日本正相對峙乘風汎舟頃
刻而至又非可探聽而始爲備者故不佞嘗以爲
諸縣武備宜無如解大紳民兵之說豫選其精籍
其名稍以一二月餽廩給之而仍散之農卒然有
警一呼畢集夫兵在精在將得其人耳名之兵則
兵豈必其非民哉但此一時也或未可驟行耳門
下以爲何如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一

與沈東霍

門下颺歷中外垂二十年訟獄息而庠序興所至
爲烈唯是恬如穆如而忽已顧化矣則真誠之驗
也有爛福曜赫臨東土彼昔人知有光明燭耳門
下真無足繫華比灼逃亡之屋寧患不炤是歲也
饑而不害庶再親乎齊棠其殆可復發也夫計流
孥所以計島夷故藩屏不續保釐其第一義門下
計之審矣敝邑自辛巳至乙酉凡五歲之間烈婦
三人大江氏實倡之小江氏繼之大江氏之弟婦

周氏又繼之皆餓而死中間小江氏已經特請大
江氏止於類題頗不愜輿論然而猶在旌表之列
也乃周氏遂爾泯其故起于敝邑教官陶姓者
先是嘗與周氏夫江孝廉有隙及江故而周氏殉
邑學具呈請申陶遂捏造謗語暗投學道學道駁
斥切責之陶大惶懼轉報復爲自完之策以爲此
之節義成則彼之官壞故上自學道吏胥下至府
縣禮房無不厚賄屈膝囑之者於是官雖欲行吏
率以不敢耽爲說更本地人也至不敢耽官能無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二

疑乎然考陶所誣揭者二一日無子而不勸夫娶
妾夫孝廉之子係山弟婿乙酉年九歲其女字今
平度崔鴻臚乙酉年且嫁會一時不幸相繼病殤
周氏能逆料其無子而勸之納妾耶且孝廉故時
僅三十有七耳豈前此嘗汲汲有廣嗣之意乎鄉
鄰姻戚未之聞也陶子獨何從而聞之一曰不孝
公姑計孝廉以廿二中庚午鄉試甲戌會試丁母
憂其父故東安知縣也時年七十餘好佛庄居未
嘗再娶然則陶教官未任之前江氏失姑已十年

所矣豈非無兄而盜嫂之謗乎此等妄誕甚易辨
白顧當事者既疑於左右而陶子復多請當道書
以自爲之地勢不得不已之也今值老公祖在上
敦崇風教又當久而論定之時儻于學憲周老公
祖處毋惜一言嚴實奏請所伸人鬼之宿憤實多
矣

答陳芸窓

門下首衆倡議如期受事有耿無曠動與戾隨宜
辯章之再三上未已也顧理有屈信數有利不利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二

三十一

理誠信不必辯數方不利雖辯必不能自明是以
士人涉世不但反理又當反數反云者以理與數
皆在已不在人也卽如數旣不利矣不利於此
必且不利於彼數在已之身不可逃也人曷故焉
如必以戾然事不然尤人竊恐戾然事然此理之
詘過不在數君子所爲言數者其戾非也今尊數
想屬未甚利之時故與其有他戾寧以此戾雖戾
其猶有幸易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是以
無入而不自得焉丈不啻洞之矣饒舌罪罪

與陳芸窓

客歲辱承翰貺隆情厚誼總屬破格而又詢及家
弟所以外補惻然手足之戚也家弟卽淪落無復
天日之望敢不羣百口戴之乎近聞之吾鄉江成
宇丈言其部議以東事不繼頗思及家弟止救朝
鮮一疏稍稍長之是不易言也然可見當是
時少此議不得矣家弟於上歲閏月丁先伯母之
艱其獲侍湯藥含殮蓋皆以擯斥之故豈謂非福
不敢勞知已故人垂憐念也弟之子於先伯母丈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三

三十二

所稔知唯是賤滿在卽忍痛羈留莫爲先人博一
贈典非今冬卽明春當病去矣先伯母之合窆卜
在明歲仗芘幸兩全也

與劉薇垣

吾丈數年以來政績明茂令譽蔚流二三兄弟相
顧色喜每燕閒御語屈指月旦尚謂相君之政宜
冠天垣相君之面乃凜凜有霜臺之氣懼以貌取
人者或以驄繡見迫吁乎廼有是耶語曰孰爲焉
之誰令致之三復斯言令人短氣此所謂莫之爲

而爲者也弟得報之夕心悸欲絕快快之私靡則
從來固知垂死病中驚起坐元氏非虛言其明日
相與推求稍聞梗槩維時黃守玄年丈在選曹弟
卽亟詣其第白之弟不知其他但以理與辨益漢
昭之懟霍光曰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得
知之以彼所稱受揭登簿旋即裂去此非丈之所
與知明矣逮確齋年丈在省中時頗善選君曾託
之緩頰聞已得解今選君雖復易位公論殊彰彰
也不情之峨昭雪有時遺弓墮甕寧須再問要之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四

音三

前途當無礙耳夫造化乘除達人委順疇知失馬
之爲福疇知固絨之爲亡願丈繼自今唯命之信
命在我升沈顯晦人不得而操也弟以上歲十二
月聞先伯母之變圖歸未獲幸而窀穸之事卜以
明年歸不冬暮則春初矣貴同寮入覲尚得聞起
居此不喋喋

與尹中丞

廟謨不固我軍內疑海外之供未知底止所恃門
下朝籌充國之策夕營鄼侯之業表裏兩顧齊魯

三輔之間遂以無虞厥功隆隆被社稷矣六月初
獲奉復書仰窺壯猷已持勝算而慷慨擔當真令
人激昂而增氣則所以策勵三軍者可知也頃鄉
人至聞台旌親臨海上駐敝邑者三日此雖不專
爲敝邑之故而敝邑微惠多矣搖搖之衆思大定
依依之客夢亦穩竊自計弁德之私辟人之於蒼
蒼也卽生成無心其寧能不沐盛祝之非謂一盥
一祝之足報生成亦以明此心耳聊附鱗羽以比
盟祝之義伏惟願精葆神益爲東人造福以究生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五

音三

成之德臨楮瞻戀

答楊錦溪

方今治平之極人情相爲體貌相惜漸於媿情矣
每傾耳神明之政未嘗不肅然拱衛也夫古者將
相之選皆于守令是以千萬人之吏厥撰卿相賢
守一人勝兵三萬人無加焉適者門下旣徵其一
矣其爽其二乎則皆以今日之治基之也不佞屬
有天幸往者旣獲同朝近者復親以其身臥遊寢
處于愷澤之下乃兩交臂而兩失之何也內忤積

襲不可勝道已茲於嚴程之發敬馳一力少布歉
思且國家艱難事之任任門下可謂知人可謂深
慮第我與賊共一海也大海汎舟惟風所泊何必
彼能至而此不能至且藩籬可竇亦賊之利不必
門戶乃始闢之彼重地此要地也入而與柄事語
願一及之

與朱鑑塘

門下於斯道妙契真詮親承正脉不佞所願操筆
從之舊矣曩者燕市交一臂而失之不任大恨留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六
都清化殊膾炙人口不佞竊嘗私語以爲門下之
撫頑民銷逆謀于唇吻楊晉庵之視京營起積弱
於膏肓斯皆所謂冥冥之功有用之真儒也敢遂
以質之將世必有謂不佞爲知言者敝座師許相
公御書樓事未知究竟舛大段許氏自以不辯爲
高而朝廷宜以優故舊爲厚門下所以處之必有
道矣倘亦可與聞否旂旌北上屬不佞以病行未
及面晤茲因便羽布意伏惟諒之

與張育華

造化奈我何方寸如虛空此殆樂天有見之言不
然揣摩想像決道此語不出所以樊蠅市虎千古
隕涕而達人視之不啻浮雲游氣也不佞初得門
下報方食失箸憤懣上噎嗟哉世路險巇至此乎
因誦元微之病中驚坐之句聊借古題寫意一首
爲門下志感已而自惟此自鄙懷病觀若此耳於
高懷何有然微之之驚坐自不妨樂天之空虛何
如賤恙近百日矣尚然伏枕一水脉脉後邁難異
此時此情慘於割袂對泣也爰馳不腆少見寸悃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七

伏惟鑒原

答胡充寰

達摩芳訊重以腆脫誼殷渥矣每見諸太老先生
間自言其筮仕之初三載之內雖妻子累數月不
暇一語精神知慮畢聚于官用能厚其基以大有
所就故疲邑未必非福也不擇險易而蹈之古人
以爲忠之至雖因陋就簡何傷乎宿通帶徵每歲
三分此洪永間例大要以新稅爲本務其宿通止
視國用之緩急量民力之厚薄定其分數使民無

厥則事易集夫使我之所爲攻苦茹淡勞心焦思者誠信於民而諒於上卽無論事之集弗集非咎也以公之高何難洞此聊漫及之云爾

與劉厚吾王懷泉

周再周身後事蒙丈高誼測念同袍桑梓之雅委曲經紀俾枯骨不至暴露孤寡不至流落此真所謂施恩於不報矣適其介來言勘合夫馬不足爲用修塗徒步少婦弱子不任也擬顧募則無餘資羈於此必且有枵腹之患意欲控之門下而感門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八

三十三

下深恩厚德自謂業已過望業已受之踟躕不自安不忍更發頰也弟謂此事文旣注意必須左提右挈還之故土以竟大惠再瀆爲嫌萬萬無之輒草此達上儻過垂清聽許弟具聯名帖如所列同鄉卑內者以祈於駕部稍冀加益此外如更不足則煩轉白貴同年俚老公祖丐一馬牌此盛德事也想俚老公祖無不從者又方今風俗薄惡再周之訃朝至夕有凌之者矣登之道府而下渠欲各乞一言以希矚眄其言亦聯名致之如統賜金諾

弟任爲書矣

俚徑州道尊孫郡伯徐總戎李蓬萊令宋

島奴鄰震宿重兵於牟子者累歲氓戎錯雜門下實懷且戕之以潛銷外侮以抒天子東顧之憂生輩卽未望見顏色亦已陰受其賜矣感佩何如茲周再周進士以謁選而來未選而死囊無一物至出束帶冠服以質喪具幼婦藐孤煢煢悲咽令人酸鼻生輩適曲爲經紀庶幾可以還故土矣第一貴一賤人情頓殊况生死哉孤寡固易凌也東俗齊民之家視士夫如仇一遇物故訟田拔役喧焉四起至旅襯入城一事廻其從來美俗慮今又或有倡爲拒之之說者矣伏乞門下垂青宦胤噓恩枯骨俾客死之魄得歸正寢未卽斬之澤暫被衰祚此何論激發轉移登俗歸厚卽輦轂之下當傳誦高義永永無窮周氏之銜德不佞輩之分榮又可知也誠知犯未同之戒所恃門下先得我心者此衰歿之同然耳原亮幸甚

答孫小溪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九

三十三

來論爲避訪而求出仕爲出仕而費產以求速效亦一計也竊計訪誠宜避顧訪之來也一爲氣運不高一爲交遊非類交遊非類人事之失也人事者我可以絕之苟絕之而已出仕固可杜門山居亦可氣運不高時數之阨也阨在我命卽居鄉有居鄉之是非居官亦必有居官之是非今嫌居鄉之是非而以官當之滋舛矣且近時法網頗密居官若肆難爲久官誠欲久官終無富時也今先弃產以圖官倘異日官况不必盡如已意斯時也以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

三百五十一

問文中子曰寧先貧後富乎寧先富後貧乎文中子曰寧先疾後愈乎寧後疾先愈乎嗚呼可以思矣

與鄭太初

貴同年賀伯闇至獲領遠教兼辱雅儀感謝公之無與俗同者三公之意如歉然者然維持雅道終必賴之其亦足以覘品格矣夫巨室之情難盡徇也要之有意與左於恕施亦未行所無事是爲得之卽探使亦然能使彼爲我用者高手也公才誠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

三百五十二

兩合駕馭自善聊附數言見相與茂勉之私耳

與左雲樓

敝年家王希老都諫批鱗被譴想已聞左右今其尊眷先發候諸貴治境內而都諫公方在生死之間諸縉紳旣爲都諫公憂不虞於此又爲其夫人慮資護於彼因冀年丈地主一爲之處以分此慮而託弟轉懇錢青丈致之弟以爲誼在手足而必待轉致則自外於愛事屬名義而不効一言則不齒於士是以不復聞於錢丈而徑以爲請知丈篤

義優厚自爾邁格無俟弟饒舌也

與吳節菴

適讀大疏見黃州守事益彼以清操而見鬱抑故至此也近有對別駕者自部抄得考語有手足不能動履等語因自至撫按處舞跳自明已而舞跳吏部堂上竟得改考語之不可盡信州縣也如此丈自明炤覆盆之下要之太詳亦不爲過云

寄馬心董

都門一別景物忽又鮮妍蘭署餘香沾染彩衣長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三

言全

春之酒足介北堂致足樂也唯是懸鑑持衡朝方有待家園展慶恐不能久駐台轅也向者舍親歸經貴邑適遭綠林之厄夫旣已破矣訟焉何益徒累境內之人而彰已之不能順受耳聞其已有所控幸爲弟亟已之更致意邑父母向者之控非弟意也

答劉靜臺

悲鬱杜門忽聞臺下使至不覺肺肝俱碎涕零如雨嗟乎無祿弟已作黃泉枯骨廼尚厪青雲知己

提攜惓惓耶因而爲弟位讀台札於其前嗟乎象

乎尚憶去春從知已宦遊外託屬吏之名內結手足之懽乎尚能作詩以謝仁兄逮訊之雅乎仁兄厚德百口難弁死者有知自當效啣結於再世耳魏撫臺趙按臺處不佞此時愁思荒結未能稱謝願仁丈於便中道之不佞蓋自九歲無父母也撫育教誨雖曰伯父母之賢然向無此賢弟其能內而遂一視之慈外而四十餘年人竟不知其爲從兄弟耶心曲之言聊爲仁丈一吐臨楮哽咽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三

言全

答邢崑田

大賜屢及芹悃竟闕方在報汗佳刺忽又下矣無已之愛何以圖報生每恨秦奴餘孽代侮中國中國迷於情形渠輒得志今詘指東征者從唐以來不知幾代代不知幾人訖未有以其扼拊之長筭防禦之要領遺後人者讀茲刺後固已在吾目中勝直將取諸掌上耳是何但驅逐掃除赫烈一時後卽不幸而遭此患惟是循故道因遺策戰必勝攻必取矣真萬世之功也此內自當藏諸圖籍之

府外自當與九邊圖四夷考並傳於世生奈何而私之不以示人惟豪傑然後識豪傑世有識者誰不賞卽有忌者掉空舌而咋之以此實錄彼自捫矣且生反覆此刺無論前著石畫盡瀝心血卽斯圖也精神真包括於華夷之外精神又不知幾往來於華夷之中難矣難矣况其冒矢石而費尋討哉敬琛襲之以見名世之業之一節

答胡隆字

公久勞於外當事者念之矣大抵俟河之清人壽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四

三言

幾何欽召之謂也涓滴之泉衆瓶環伺推擢之謂也故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忠之至也夫擬足排跡如其初步齊和轡策勿怠勿躁此所以處末路之難耳公尚慎旃哉

回馬誠字

辛卯春從焦丈處得觀寫本焚書弟固已雅慕其人矣其書不能無駁要之各吐所見且夫宰我短喪子禽非聖并列孔門不失賢譽何也其不可及者自在也柳下坐懷伊尹就桀孟氏定評皆曰古

聖何也其可信者自在也台諭爲能俟百世不能諸當世然哉若以爲不信文而因以不信所友恐人未必知爲文所三千里外遠迎之友也若知之則忌者之口不能入之矣要之此等此時皆可付之一默惟靜聽徐俟完璧而歸上計也高明以爲何如

與徐公

邑令隕於宵人之手黃河也而竭澤此皆天地非常之變從古之所未聞者也挽回之道臣子徒儆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五

三言

舌而拊心無益禍亂之來也無日三尺童子知之矣然弟之所望於丈者姑無以力爭也在易屯之五爻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願丈思其所以爲小貞者泰之上六曰勿用師自邑告命願丈圖其所以爲告命者蓋大貞用師而可天下必有治而無亂不得已而爲小貞告命之計天下雖有亂而可爲丈幸汲汲卽無如天變何人事得也

答畢見素

今國家愛惜名爵銓曹失操柄計長令引領欽召

之典不啻候河清然則公轉雖未足爲優庶幾
令意氣稍新耳優之正不必今日也扎來謂閒曹
無所事事日與徐君以講業相淬此可謂善用閑
轉者今日之無所用正所以成異日之大用願及
斯時茂勉斯時亦未可常得米可令之容易邁去
也監刺二種附覽

與趙裕峰

弟嘗謂起家邑令而入爲司農者然後知糧道之
督責非苛起家郎署而出握郡符者然後知征輸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六

三百十

之不前非慢蓋當其邑令時不知國之用如此其
燃眉也當其郎署時不知民之急如此其懸磬也
以丈之敏如迎刃細如理絲千里之控計且辦以
咄咄弟不爲丈多所足多者小民之心肉剗筋力
竭嗷嗷之狀丈自今得目覩而心惻之也征輸毋
亦從此少緩與今天下正科一雜科十朝寬一分
幕受一分之賜矣願我丈留意焉

與劉景老

龍命初錫邁格先駕維是愧荷高誼不覺饒舌然

見謫而氣浮適足亂清聽耳不謂一一留意如此
也沂糧一查從此妄喙可息矣要之敝邑俗似稍
澆起於民窮民窮起於糧之太重均地亦輕糧之
一法也今新尹似能任此惟老公祖委任專一無
使浮言慳之良民自受其福又實錄漕糧敝邑原
以遠折解今本色之解才三五年間事耳每一人
解輒一家頃至妄謂必有弊免以致貽累者倘遡
查源頭以釋衆疑何如若國初營設卽墨以一制
七良有深意改膠自壬辰始一人之見耳後軍士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七

三百十一

以不便訟故爲調停之說藉口如台諭所云如墨
果無衙宇乎前二百年安駐今防汛時安止也若
汎畢可以還膠乎勅書又何可以云外防倭夷內防
草寇也勞山深百餘里向多草寇勅書或者指此
第前之議遷在有事之時遷雖不當人不敢不從
今之議復在無事之時復雖當人亦以爲可已姑
緩以俟來者老公祖之見是也臨楮悚側

與李瀛洲

凡地有荒熟追糧有緩急不佞前謂荒地糧可以

不追者正恐追者在荒地緩者乃反在熟地也謂生員優免可以緩追者正恐所急在生員所緩乃反在百姓也何者做縣自許父母均地之後派皆熟地矣是槩縣之全額也自某年告准水災之後除荒地而派熟地矣是熟地之全額也若荒地有派乃向者署印柳西衙爲窮民留地之計故申諸上司則曰准除矣便小民不至不耕地而納糧在本縣則尚有派焉使民田不至以無主而見奪是反覆皆爲民也歷今數年地容有昔荒而今開者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八

三

矣顧熟已有熟地之額也今又以百姓荒糧補之是必熟額之外有溢然後可也熟額不溢則是荒糧代熟糧納者誰則甘心乎若以爲荒既有派矣安得無徵則不如踏勘而明白入之總成熟地民其何辭荒既不踏勘矣又不准其荒混而徵之以故不熟糧者亦混而託焉叫囂爭嚷不得不勝之以刑此敲朴煩而完糧之效不親者爲此也

與丁前溪

語有之葭葦之親甚於金蘭則門下之於寒家是

也論寒家輕於羽絮寒如冰雪而門下忘分垂顧風聞而神結此之爲好金蘭匪密矣藉言葭葦者夫有所託之也何以故諺謂中表十世或亦只本枝之說非槩一族之賢者言也故門下亦直託之云爾夫既有所託之矣不如還其本稱之爲確也適聞之孫維洲氏稱門下之春秋向高在踰六望七之間不佞魏守官京輟不克趨賀聊具小詩馳見鄙意亦惟高明亮察焉

答朱平涵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九

三

丈之奉年伯母而南也弟每有羨心焉曰古人稱一日之養三公不易乃今見之若夫終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所謂不死亦在乎後之人而藥舍必親寵贈有待夫何憾焉別論事故聞命矣第聞之同羽相護同病相憐謗加於所似而不灑然變色非人情也顧乙未時弟嘗遭此矣大段木不厭秀所防在風士不厭修所防在魔風自外來者也與秀相逆故可以諉諸人魔自己出者也與修相因故可以求諸已夫士豈樂有是魔哉凡理所當爲乘

時與勢而爲之則修也但見理之當爲不顧時與勢而冒爲之則魔也魔起於修心之勝故曰相固然與此既曰勝矣勝則不能無偏未有豐於此而不能不嗇於彼者也然則魔雖始乎相因亦卒乎相反所以同歸於得謫也且謫自外來者雖諉之亦將自息自己致者雖辨之亦將愈滋何者辨者咎風所以風者咎魔魔者執理之當爲聽之者咎時與勢之未可爲故徒咎風不如反而咎魔咎風可以詘其口反而咎魔可以服其心此弟所已試之術未知是否試於丈質之也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八十

三

與崔蘭溪

都門事不堪重陳哲人已作古人矣盛事亦成往事言之增歎歎耳老先生春秋高矣值此手足之變何以爲情佳貺爲不佞來者誼不敢棄卻若小侄孺子也詎克承大賻謹率之九頓以領雅意三肅以完重璧伏惟台鑒

答康侍御

讀大疏遼陽號哭之狀戚然在目可與流民圖並

傳矣每見鄉國遇災明知當賑賑未至而衙役見以爲家無係戀懼或逃亡錢糧不辦懼爲官累兼限而比升合俱盡及賑之至也無論銀之一出一入增減相懸卽前之糶穀辦銀值新穀尚賤出穀多而得價少又一比之間糶多而糶少其錢又倍待賑而買穀前數斗之直不能得今之一斗矣是百姓之苦也願丈留意

與李育吾

公抵任幾月矣大抵司理之職非以出入關人之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八十一

三

死生則以臧否關人之進退所以秩庠而任獨重也每見居是職者率言理官如秋月言其光在夜也又曰爲理官者不可不讀陰符經言其察欲密也別職但言治人此兼保身言之故云然耳

上趙南渚

得教知老先生重念國計老成詳慎是誠何可輕議第老先生以大司農而持籌國運一以爲國計亦一以爲民生民力能濟國而國計重力不能濟而民生亦有重於國計者重民生所以重國計也

且如敝邑方六七十里彈丸之邑民之富足應差者纔不過二十餘戶而止以二十餘戶而歲一遭此倉差之累如遭湯火鬻田產貨子女率以爲常卽砥之至戚故執遭此而傾蕩零落者蓋已不啻數十餘家矣彈丸之邑易盡之生可堪此無窮之歲月乎且其差之重累雖在事外亦可身處而心諒之者如東西相距越在千里之外車無能運也不過領價而往糴耳以遠方之人領價而向千里之外稱糴此數不增而彼價必騰始無論搬運那移之費也且糴久而市棍衙胥因以爲利有彼處一錢而遠人一再倍而不能入倉者此之爲苦試一念之足憐耶不足憐耶且以砥一人言之是桑梓之私情耳敝府陳熙老公祖處心如衡執法如霜皆于砥從來未有一刺之通而獨於是一事諄諄不置又上之而爲閩兵道公祖則於此事未告部之先而數次移文以乞畫于撫按者其藁具在可覆按矣又上之而方伯李公祖撫院黃公祖數次移文極殫心慮此以爲敝縣前告狀者之一窮

民而力能得之乎卽砥能得諸公祖之不憚經營合謀如一乎卽曰諸公祖有地方之責不以上題而其中或有他故此亦宜在所慮但以砥窺之是役也成法難更一宜慮民情不便二宜慮顧是二者皆無之蓋敝府之有是累也不自二祖始也不知有何神手那移者於萬曆八年下之於縣縣負苦而靡拯控之府府以委之上矣上拯布政布政又以上委之部還復推委經今蓋三十年所而差終不可已也法終不可不易也幸值老先生主國計於上而諸公祖一時公議藉砥爲可以悉其情以必得之於老先生此其查覆敝府之差所從來在部來歷宜甚分明者既可據以題矣而窮民實赴部來訴原控有人何必撫按况經老先生批駁行查者已經三次上下誰爲不知撫按公祖不可謂不耐煩矣若再不行是使諸公祖不復盡心於桑梓也宜題者一若以爲民情有不便乎不知以遠方之人而糴近地之米其勢費若以本地之人任其事米可易金而有預儲待時乘賤先糴之便

其勢半敝邑之費而所獲之息倍之彼求之而方
唯恐不得此推之而方唯恐不去况京運草料數
適相當而彼之米不過上倉此之代彼起解又有
道路之苦者乎民知一易而數便具也此宜題者
二若夫昨赴部承狀之民張宗義者往返六次道
路之費宜足以傾其一家不題而更重之以撫按
之憤一命不幾立隕耶反覆展轉難爲一邑之苦
與是一人之命故復不辭瑣瑣貽瀆煩乞爲國爲
民細心疾苦濱海窮民咸獲聊生淵源所自敢忘

青萊館集

卷之四

八十四

百全

尸祝

本傳

大司成周公名如砥字季平礪齋其號也公少起
孤露力學自奮每試必歷其曹已卯舉於鄉又十
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辛卯授簡討壬辰奉使榮
藩乙未分較禮闈旋移疾歸里戊戌補原官與撰
誥勅遷左贊善辛丑復入闈未幾以中允署司
業事癸卯副考南畿甲辰晉左諭德丙午頒

詔齊魯丁未進右庶子推祭酒已酉投劾歸迄乙
卯遂不起贈禮部右侍郎此公歷官始末也公爲

青萊館集

卷之四

八十五

百全

人嚴重寡言笑不妄許可入館後惟閉戶事觚槩
耻見要路人既居講筵隨時啓沃多所補益當四
明盛時能奔走天下士公旅謁外不一造膝同館
區宮贊輩以近時被詘公獨訟言其枉以是不爲
政府喜雖循資序遷名嘗居殿公夷然不屑也鄉
會三收士必取闕正端雅者樹爲儀的至今誦得
人焉兩典胃子首閑四維旁蒐六藝人謂履德清
淑如劉智設科有法如胡瑗經聖人師一時標譽
此公立朝大節也公里居之日絕跡城市郡邑大

夫罕識其面然桑梓利輅昌言中窾倭警驟聞
有欲遷卽墨營城避之者公條指要害保障所關
輕動非策議遂寢昨歲登寇倅起猶倚恃焉文廟
圯公請勞山廢材爲飭頑還舊觀歲儉道僅相望
公首發粟倡賑所全活無筭墨地瘠賦繁每代旁
邑償美公屢請清額以甦窮黎故人子有客死輦
下者既歸其骨復厚恤其家同年生得罪上官將
羅織致辟公命詣公公審其寃避室居之因力營
解人又謂孔文舉孫賓碩不過也鄉賢毛文簡公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

三百五十五

有定策功子孫單微無敘及者公白之於朝遂獲
世蔭塾師紀翁亡三十年周其家終身公既伏闕
陳情上母于安人節孝事有 旨表其宅復爲伯
母孫孺人服心喪三年在南闈日念弟綸方殯卽
晝夜馳歸克襄乃事弟妹蚤世撫其孤至成立此
公內行大凡也公入仕幾三十年城居迄無一椽
嘗積奉置糧粥產因有力者爭畔遂讓爲甌脫生
平與元配張安人相莊如賓傍無姬媵布衣蔬食
蕭然如寒生其學以不欺幽獨爲主以簡默坐忘

爲樂不標名不樹異視榮枯進退如四時寒暑之
序淡如也公官至國師壽幾稀等身沒之日朝野
惋惜以位不配德年未酬庸終致憾於霖雨之不
澍者亦可以知公品望繫人思者遠矣公長子士
臯甫登第卽卒次燦次熠皆翩翩名士能世公之
家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八十七

三百五十六

史氏曰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達如白傳亦作
斯語耶余榜同館者二十二人大拜者兩人而已
其踐卿貳者五人然馮仲好包汝鉞自以外遷至
余亦以藩臬入餘僅三叅端案三掌成均皆不及
中壽如我季平名位年齒又儕輩中之特出者也
憶在館下時息影花磚見季平侃侃獨步私相目
屬此異日正色立朝者烏知修文謝世已二十往
哉對此茫茫奚但山陽隕涕而已雖然老子曰死
而不亡者壽請於公所著書窺一斑見公之全耳
崇禎六年歲在癸酉十月之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掌詹事府事 實錄副總裁年弟董其昌撰

本傳

大司成卽墨周礪齋先生沒有年華亭蒙陰二宗伯業爲傳不啻詳矣賢子京兆君復持見委余生稍晚登第後先生三紀餘魂不任傳卽傳何敢望二宗伯而先進衣冠之慕私自耿然聊復掇所傳間附見焉傳稱先生舉南宮最爲許文穆激賞徒首多士自王文肅李文節而下咸器重先生獨沈文恭弗善也窮其故先生實跡絕相門又爲同館莊區二公見詘咄咄不平隙愈著余按區海目得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八十八

三

譴略以詩酒過性亦踈脫詳董華亭別記中若長沙莊公天合官少詹駁衛用矣屬有白雲慕自講筵特請急歸不審所見詘何等也詞林不輕詣政府禮數固然沈沈雖睚眦或不應苛細至是然攷沈在事時先生久不調泊如落落難合頗亦有端乎其後王文肅再召自田間李文節繼相二公故先生知已意拾級同升之際矣無何攻文節者沸起尋波及焉嗚呼世路巖危夷於荆棘其弗善先生者旣足滯先生飛騰而其雅善先生者亦無能爲

力且貽之累雲浮泡沬復何足云然觀先生所交遊取舍若是稜稜風節具見矣先生於載籍鮮所不窺詩若文質直溫厚蒼然古色同時于東阿文定馮臨朐文敏並以嫺博著齊魯間先生與相鼎立無媿性至孝少孤育伯母孫孺人所旣貴卽疏楊母節併及孫孺人勞困狀情詞酸楚幾軼李令伯而上之余謂先生集最多茲疏嶽嶽第一云先後凡三衡棘試再長成均學徒半天下侍講幄尤多所發明念旣以翰墨爲職卽有奇安施乃陰爲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八十九

三

德於其鄉甚力歲儉首發粟倡賑會倭警聞或議徙卽墨營城避之先生不可躬上記王者條折要害且謂墨地瘠賦繁不宜代他邑償羨又爲之請勞山廢寺材拓新文廟里中士感倍刺骨乃一二豪有力猶有以數畝宅齟齬先生者亦可笑也先生故嚴重生平無情容戲語端坐咯然或竟日不一聞聲侍者咸自廢而蒙陰宗伯又云先生雖恂恂儒者遇緩急乃奮然有烈士偉丈夫之概如代毛文簡後人訟功及脫同年駱生公命中事咸恠

特將無一露其衡氣機乎惟馮文敏稱周季平是
聖賢地位人季平先生字也馮素善持論聞之焦
弱侯馮少墟二公亦謂信然余於是折衷羣說特
用國史例書曰萬曆某年某月國子監祭酒周如
砥卒贈禮部右侍郎如砥山東卽墨人繇己丑進
士改庶吉士歷今官篤學淵修確然醇正尤勇於
蹈義世恒以大用期之位不配德輿論惋痛

論曰讀國史至萬曆戊申己酉間未嘗不三歎也
於李文節何仇群攻之至累百疏併南北二司成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九十

言

亦在螯中南爲余鄉林文簡北則先生或以粉榆
或以衣鉢抱蔓歸無一免者卒之身後論定何如
哉文簡遂起家至大宗伯惜先生止是抑攷先生
同館秩綸扉惟崇仁烏程兩公耳亦拂鬱不甚行
其志士君子樹立裒然勛名其寄焉者矣余故詳
敘先生事而於東阿臨朐蒙陰三君子遺旨亦間
錄焉夫誠海岱靈淑之氣駢鍾非偶而已也近乃
不數見何歟是在後之君子哉或曰子視子鄉前
輩良媿甚毋多言則余過也夫則余過也夫

賜進士出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纂修
實錄管理文官

誥勅編纂六曹章奏覓

召對記注

起居注

經筵日講官閩晉江後學黃景昉頓首拜誤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九十一

言

跋

先太史際會

神廟肇聲

承明著作之廷讀秘書而班

侍從自

青萊館跋

啓沃外所親鉛槧大都

錄編代

口金玉其相所歛咏撰述不

同而至於靈敷訓皆本

六經不苟一字至於子史

百家之書玄釋九流之貫

巾機蘭典之經風后盛

姬之錄靡不參微抉妙削

羣汰謫是以

片類嚙字抄傳通洛同

青萊館跋

館如

黃慎軒

董思白兩年伯更心折而目

攝上謂曰

周郎著吾輩何所生活也

不孝等滔天遺恨欣不能
返魯陽之戈人日頌詩又弗
克附崔瞻之譔手茲
編澤惟有汪然蒙陰公
周庭學士出白

先太史門牆博窮貳負才
奪五氣飲水且深攀技
報本為

先太史較集凡三十有二
卷又謂篇次浩繁或艱於

權約成精選以當袖珍
燦在四曹與今孫風西同
即善艱過几案獲
壁持歸枯捲之如反慚
衣鉢多矣茲相凌江之

命退食公好焚香鈴閣用

甬裝潢載正承吳敬素
梨車適 山陰王季重兵
憲往游羅浮適其紫
系以探玄珠先生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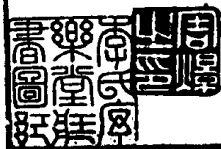
先太史通家誼擊欣然
并之茲集一行以之海內
所謂玉山翁矣千人亦
見弟人亦見者也金絲磬
款鐘鼎河圖大貽孫子

計藝館跋

五

美必他長物也哉

崇禎壬午正月雷動之
日書於南雄郡衙之
瑞雪堂男燁識



青藜館集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周如砥撰如砥字季平號礪齋即墨人萬厯己
丑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是集刊於崇禎壬午詩
不及一卷餘皆雜文多館課及應酬之作如太上
感應篇序之類亦備錄不遺編次殊為蕪雜前有
王思任公鶴二序思任序多稱其制藝篇序多稱
其德量其微意可思矣

新刻劉直洲先生文集□卷

(存卷一至卷八)

〔明〕劉文卿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唐國達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劉直洲集

十卷》提要

直洲先生集序

盱江劉君僕如爲銓部郎曩居
者眡爲華貫持祿媚時者往往
有之君獨以忤權姦調比部一
時士大夫翕然以風節歸君矣
初君爲金華李官賢釁最兩浙
其入銓以輿論得之權姦與君
同桑梓顧居其功而謂君可寵
而用也時時私屬君君堅不應
最後其長守官不阿權姦者至
嗾黨人論逐之君疏直其事乃
併罷君銓部而君亦自丐南以

行亡何君遂歿年三十有三耳
權姦貪黷甚而善自匿人或爲
所欺自君見斥姦狀始顯白於
天下起而攻之者沓至使世不
終被其毒者君力也當是時朝
士如蟻慕羶覬于苟得至喪失
其心而不顧或畏怯觀望泯默
自全者輒以省靜目之然亦已
寡矣若夫鄉曲後進矯然自異
不爲患失之鄙夫所羈絡者蓋
千百而一人若君是也君從羅
明德先生遊平居覃思大道以

求盡乎精微觸忤巨達以名貴
自表見者豈君意哉余觀世爲
名高者多詭而少實君之所爲
蓋謂職之固然而秋毫顧慮不
以干其心殆非知學者不能而
君於是爲不可及已君省試第
一人試南宮連收其科詞學爲
一時所推讀其集深閎奧雅反
覆辯博其卒蓋不澤於道不止
也藉令天假之年破去俗學以
振斯文於將墜豈不爲有望也
哉惜乎其志方強學方進而不

幸死矣故其用未究於天下而
言亦止此然君之魁竒拔出之
材亦足以觀矣君之殯賴友人
蕭元之力至是函其子睦書
而以集序委余輒不復辭而且
道君之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
余情於同如而亦以見余之志
也

萬曆甲寅冬秣陵友弟焦竑撰



劉直洲先生文集後跋

廣昌劉直洲先生為一代

偉人其詩與文與賦出入膏

吏駁驟為卿楊雄之間其

吏治理學含吐漢宋其灝氣

劉直洲先生文集

序五

貞心則直與勁風爭其凜

烈寒渚映其澄泓繼不敏

弱冠為先生門下士得其

詩善文再四讀之不能句間能

句而不能解迄今二十餘載先

生已不可漢作而遺文尚在即
 能句讀而曲解之終莫識其濬
 發之所從來與餘波之所滂薄
 有望洋向若而歎已矣顧先
 生之為人其不與骨俱朽者不盡
 劉直洲先生文集 序六止
 係詩與文而先生之著述存吉光
 之序明者不盡於以集而不慨當先生
 之世齟齬先生者不能於文章
 詩賦之外而亮其生平之悲夫
 吳興門人蔡善繼頓首書



新刻劉直洲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遊鴈蕩山賦 并序

序

甲午科河南鄉試錄序

張鳳梧三年考績序 張鳳梧荒政序

郭青螺越草序 章直卿尚書草序

左心源楚遊稿序 姜立之四書草序

賀兵憲余公生子序 蜀曾少沂歸省序

劉直洲文集目錄

曾少岷東行稿序 張公陞濟寧兵憲序

波臣未議序 兩浙續補鹽規類略序

課士錄後序 五穗箕言叙

東山李氏宗譜序 贈朱海曙守杭州序

尚友堂文稿序 百將傳叙

吳生叢語小叙 節孝雙榮紀叙

黃石函園居稿引 重刻朱子摘編序

陳深源翁像贊有序 義田叙

卷之二

碑文

正學書院碑文

重脩廣昌縣城碑

賴處士墓碑

傳狀

王孝子俞烈婦傳

大父貢士龍湖劉先生行狀

記

遊東湖浮玉閣記

祭文

祭大宗伯朱太夫人文

祭同司寇文

祭沈太老師文

劉直洲文集

目錄

祭黃穀源封君文

祭盛母劉太淑人文

祭陸太老師文

合祭禮部侍郎翰林院侍講學士陸老師文

祭封君李太翁文

吳太夫人文

卷之三

廷策

已丑科廷試策

程策

甲午河南鄉試

一問禮儀

二問經籍

四問性理

卷之四

論

先王之道在於命令

慎獨可以行王道

順其時而要之以神

禱著

勤政勵學箴

肅官箴議

格物致曲二義

讀書說

卷之五

劉直洲文集

目錄

奏疏

堂司被論辯疏

乞補缺官疏

代太宰乞還謫官疏

急選被論辯疏

乞改南疏

卷之六

議

台區海防條議

卷之七

溫區海防條議

卷之八

台州府興革條議

劉直洲文集

目錄

四

新刻劉直洲先生文集卷之一

明建武劉文卿著

秣陵焦竑校

南昌劉曰寧校

男劉睦輯

書林唐國達刊

賦

遊鴈蕩山賦

并序

叙曰蕩名乎山山上澤也山系于鴈誌澤物也大易垂通氣之文夏書陳導及之次非以標應天靈表章

劉直洲文集卷之一

一

地紀者哉故氣通則穹窿之源厚本縕則奇闢之未華山則並海而窮海則幅山而盡斯鴈蕩之所以鬱奇而分態也余以壬辰五月役於臨海走黃岩出鴈山南三日而觀止暑之微阜之博悉有形肖怵目駭心其爲二儀之英審矣而用晦在昔不與吉珣望崇之典或勾吳未通上國所由乎乃誌之所稱土瘠也雖然山川之變大矣哉會稽之勾山經述焉今又安所考其去來乎然則賦之奈何達生生之始而忽有形之結則梁山何以書崩於晉岍岐何以首叙於禹放此爲撰興公遐宅之慕靈運休足之悵庶其有暢

山靈宜於來情者矣至於逸險遺幽忘美實多所謂得意忘象三餐而反者歟

伊東印之巨海鄙漆浴而脈融四明時漸會之表天台攀越障之觀鬼踞踴乎縵中罕剝礪於莽蒼惟鴈山之莫跨淵湖之所戮流映扶桑而浸日祖天都乎父華姥托窮垠而迴履迷谷隱於黎藿時典遜而絕書緼鳴峰於謝樂豈閉秦乎桃源抑錮奇兮地底高听谷其坯落兮沒浮天而莫徙激雷震虎蛟之所澆委兮海重舉以爲紀唯削巖以無隣兮體齋坻其孰止歟大壑之蛻骨兮茲中劫而幽掀維星介於牛女

劉直洲文集卷之一

二

丹崖之脩廣兮振襜褕之披攤中雷激而外流兮舞霜雪之淫裔驚流合其駕白蜨兮照倒影以爲霓暉裊變於迅風兮瀾雨谷之滂沱煙面水而澹澹兮寒風靜賴而通皇履壁萬仞絕齟齬兮欽上覆而下虛巨若示寂於三昧兮寶絲網而爲華罔明既其神力今曾東來其剎那屏崖半其兩穴兮息閭浮之駒駒昂東慄而虎蹲兮嘯谷風之颺飀陶燦絳天沍礪瀝乳應龍卷黠密雲茲府雖散徙於中霄亦爰集於祥嶺倚招搖以象天兮驚海印而住光伏撮米於下壠今睇帝壘而降袞旣麓子而爲珪兮亦峰曾而爲筍

劉直洲文集卷之一

三

喻馬鞍而宣晷兮像化身以得命綠黛束之穀玉兮中四望而馳騁列宿布節以采恩兮翠苑稽首而典恣左更北服乎前轡兮二龜相昧於中天望頂湖之浩蕩兮金鴈靡離其來遷衡蘭鬱其競芳兮流棄匏於谷口殆應眞之所廬兮噴寒濤乎木末掇若華以爲隄兮鞭地行彼爲榜湯播洩於離湫兮嗟近代其每涸云青泥其淖陷兮左未入而右縈顧頂珠而直進兮摩尼輝乎六種轉螭姑而旗立兮天柱岫律乎艮土豈斷足以立極兮首瓊枝其芬敷比丘抱石無沉河兮鉢盂覆側頂不覺兮爰有靈巖是爲天宮紫

甲信圖錯之肖異列蕭佐法雷之淵廟卓筆小界天
女供疏平牙瑰玫方城緒聖山蔽虧其墮雖兮障中
裂而洞冒蒼龍偃其下飲兮何有漏之消消鼻低回
以觸滴兮修爪鬣之連卷積滯長而成體兮液閭風
之玉英具青紺之殊色兮獻纖腰之妙婧患羅隱之
不仁兮戲逗靈鼻之潺潺晨南望以徜徉兮轉金色
臂而上攔而天柱以半跚兮巧倖斷其圓姍嗟敷座
其放洵兮唉吹峭壁而含風豈土囊之別穴兮砾砾
杳其通幽都韎韐奮於千仞兮足半垂而疾驅藏金
簡其靡開兮天箭浮於帝隅伽玲磴磴其淵鳴兮左

劉直洲文集卷之一

四

右幅應而孤居橫溪震其缸鼓兮亦谷虛之所吟吁
蜀桐戛乎吳石兮繞娜眇而降驚風蓮葩吐其馥座
兮三萬二千之法王大哉徇礪其四陳兮雷骨掘而
聲揚五色燦其燭天兮東陵瓜類而佐稌越怪象之
彪騰兮廣哲偉鼻其下垂目炯炯而中削兮凌蟪蛄
之躊躇兮入榛莽而靜志兮悅五姥之背駢循茶崖
之帶胃兮兩夫釋鍛而箕門雙鸞比而引首兮謙謙
矩其北翔靈子整翼於石稍兮西鷺孕度其方驤右
伏翹之翹起兮肇海取其敗龍槃班陞於下陳兮靈
峰處高而聳蒼嶺干霄而雙峙兮中配體而上下離

延繞運目於北肩兮聳牛南嶂以率毗天門開以
豁兮狀如梭而陽虛攀升樛林而定氣兮兀觴神之
帝臺朗帆空寂以彤樂兮粘石疎乳而滴悅壇丹黛
縹澀而松鱗兮殺巨掌開合而神奇返元滅平色陰
兮姑安詳起而察雲物驚五姥瞻立於朱隅兮雙鸞
匹棲於戶闌瑰鎗鎗來儀於瑤池兮有封稀矯首而
北叩瞰瑯琊之璇坻兮悲大人之幻市矗方石霞駁
而霜轉兮赤賴倒崑以東邈逕謝嶺之止足兮蒼秋
蟲之聾聵望石虹之蹇蹇兮疑逃台而飛矰亘曲絕
岬而覆岩兮亦蔽雨而怒風胡髮種種而團首兮面

劉直洲文集卷之一

五

孟欲飲於渾津偏袒舒鞞垂瓔珞兮豐肩缺齒陋靡
髭兮貝鐘碾碾而罔聆大通十坐乎僧祇方巖截薛
以牙張兮溜湍浮響而迂余咎香麟於清冷兮縹緲
池於東塗咽奇茗於蕩口兮屬芳流而踟躕從大平
而迴矚兮浸翠阜于黃波振裂縉於空澄兮寔華落
而本陂超荒經而為體兮詭麗勃屑伯昏於是乎慄
恂勢若倚而反植貌似夷而忽憑羣四方兮三壇灼
九龍兮層城為豺為狸兮妙珪璋之不琢為猗褻而
蜺虫兮孰都盧之鹿度兮濯依於窮顛亦沒像於紫
澗惟趾隨而號咷兮影別雲玄鬼野電

臘里昭金蹤披霜瑤立絕縹緲中崖際獨草滋麗
采葉落成章上有泝宕百數之飛泉下有洄洑千仞
之幽谿玩神龍於滅景其大小之所如雲市漢其經
宿風颺瀾而入無虎類戒足鹿蜀窮途發驚鷲之狂
叫娟蒼苔於密蒲春卉函時粲嶺鋪淺龍居作祟氣
朋雲和潤嶽沉映激石吞沙濺白篠箭湏雷漢槎秀
情命駕龍澤是嘉炎司四涸裂幹林釜爍石如然木
客戒陰積苔露淺卷石成霜紫蚌傅殼於粉沙玄甲
潛形於深漿辟足高岑邀風伽林金天登牒瀟爽暑
路鴈距斯還流雲縈度四照猶芬薑芋畦布松幹浮
剡直洲文集卷之一 六

於野木元綽呼老桑而絕耳其巖似海出而爲放支
竹緣隅金橙夾麓木連被兮白沙萍藻結兮列潭亦
山瘠而土刊故生畜而靈長是乃列僊之所都居豈
尸遊之茫茫二峰締長離之瓊蓋蒼松因絕嶺之赤
光盍棲神以發蹤兮追影於列峰隰湖濤洸於四野
今凌萬頃之碧波天吳揚鈴而歆飲兮桑田代變其
云何想巨羅於毗耶今御白牛乎震東老僧度於化
城今震五鼓乎雲中噴肥膩之佳味兮弘六天之雨
花洗余心於錦溪兮忘陰入乎自他歷南詢而入樓
觀今證十身於海漩冠樺皮而譯藏今衣跋耆之撒
剡直洲文集卷之一 七

序

甲午科河南鄉試錄序

今上二十有二載中土當大校士先是御史臣某請
典厥事

上命臣文卿偕兵部主事臣某以往臣竭誠効司職
無所盡茲祇

命夙夜在茲至則御史臣某振諸簾警提調則左布
政使臣某右布政使臣某監試則按察使臣某會事

臣某等而至於則考其官實臣某教授臣某學正
臣某教諭臣某外無不虔也內則臣誓之同事者自
歷選揭示俱無懈提學副使臣某所進士二千八百
有奇臣與諸臣閱之三今錄者八十人耳臣不敢易
也士不可自易也若心企弓旌之典而對以實自此
始矣臣敢因獻文而言曰夫賢士者國之精神也士
之所自為精神以始終國之知遇者有三或以地或
以教或以知地生之教劇之知擇之不因地而卓不
待教而與古者謂之豪傑之士而且因之教之以自
諄焉時也記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先代沈璧受圖

鄭直洲文集

卷之一

八

之所自榮光之所發也夫有出天也吐地符而不必
以道術長海內不可得也成周以三物六德教萬民
汝郊洛其首及也白虎諸儒其源流深遠列學經達
制決不敢溺所授即溺更相咲矧我國家布中和
之化建理學之軌遵道顯義經明行脩者接踵而受
事追
聖皇御極以來加意學校教聰明純德之士摻速夷
臯之徒為倫秀一稅而上思一當以報塞士不欲應
時而稱違厥訓典不可得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今日之謂也譬之五穀其種敗者不作芽事所

謂種爾多士宜之於口而存之於心且肯然自命格
則于是乎在必不如虛舟弄影莫知所之也則諸士
不欲擇至善以為修身之本亦不可得也夫臣之告
言若激責言若苦豈云簡端之彌文哉即汝穎之先
鄧耿扶策奮翼而圖象勲之上也長沙哀屈自傷絕
忠之急也孟博為善蒙禍清之激也孫阮之嘯於宜
陽神之遊也臻安樂者堯夫天之民也識仁體靜者
二程聖之次也究則顯晦殊軌大小異卻而最初發
心曰首莫僭各以其力極所至斐然文章矣夫矢人
非由人之仁雞墮為養生之物質不如是用則異耳

鄭直洲文集

卷之一

九

今士賢知者或不顧質幹吟黃初張左之業二氏百
家之術上之浮天下之沉淵或窮於悅罔六合之外
精驚神佚自以為知也競焉耳已競則務多務奇務
汎濫無所儷若左畫方而右畫圓競則為箕踞為畸
事為非法為躁動為殊言為玩世乍出乍入若負春
糧而與昇俱走必且恥庸言恥庸行卑民務忽檢押
而日遠於道也其自以與賈范孫阮諸君子相從橫
已色澤不相肖毛不屬而裏不溱也下此窳陋矣夫
庸言行易亟稱之君子所以居業也河圖為宰六德
為輿孫范得其上賈鄧得其迹程邵之所以終其身

且以善世非聖人之操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春秋者庸言行也聖人不易爲也劉子歎於河上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孟軻氏以爲行所無事無事則庸矣若夫食如蠶衣如華蹶前俛後恒墨而不敢爲先其利祿之雄乎奚其庸臣謬當士之始進訓之必曰庸或非其好也好卽不無而斯其五穀之實也淡寞而用長

聖天子得此而使之必且遠嘉績以大庇民佐三五之休風士亦自爲國用必且精一神洽而若元德篤忠貞也彼必終於拓落無當者視此身與國孰益劉直洲文集卷之一

矣故夫庸者地之常教之首而精神之要也臣願士毋忘乎今日

張鳳梧三年考績序

張君以戊子來守東山越二歲而余理茲土今年春將報課焉夫張君晉籍積稔而以守課疑有以異夫今之所爲殿最者君乃哂之謂余無漢郎之蹟而淹十年之刺惟不好徑爾乃者新進攝擲而登鉉棘之堂和顏色則譽赫眩丹素則實匿何待歷九折之紆迴跨渾輪而取路哉余謂人曰是君徑道不徑蹊也古之爲吏者長子孫易人而思永今之爲吏者及一

身還轅而恩濶豈必古治上而今治下古久以心蒸今暫以迹益過此則幾非在我耳張君甫來而饑旱相屬浦湯諸邑苦爲江路所洩又善盜標略流入吳越值饑饉舉女輒制其命士多舉辭而無實學君慨然懷古慕文翁賈父之爲人而操下撓發朱薛之問誰與易之喜嘗爲二三僚友間說之其心無日不爲守用者一舉而農足粟十再舉而釋枹執耒三舉而育衆婚廣四舉而成學致誨君之裕衆也如砥如矢其求之也無所待其被之也靡所曲如是若爲殿若爲最若有以知之而若無以知之似又出於鹵莽滅

劉直洲文集卷之一

十一

裂而任其至我者是君之徑也夫種豫章之材者不責莖於桴月窮朝夕之池者不闕槩於斗勺理之所盡榮悴有極先策緩征歸途則一假令張君驟至大位累課高等孰與夫東山之民社而稷之以明至誠動物之驗古今不誣者耶高孝恭爲郎二十七年卒不失天下之令名儀同顯重魏世潤石

天朝拔淹惜士陟功分背寧不得一剗荆君子十年爲宰十年爲郎與守者置之臺卿以風循理不已徑乎東山故多賢守沈隱侯剖陳三變而郊居以後嗣響莫操君諸民以習而濟民以天其軌於不平之間

尤足垂諸我後漁陽惠聲與神明之呂焜映山澤余
譬之雙美則固載之咄咄者矣

張鳳梧荒政序

救荒難言矣周禮十二以恤民之難既用於何有而
世儒言之不置惠者以意中耳張君手擘數十策事
則半古而闢之以情因之以時發於是大濟張君曰
固不可爲也春采生夏采菰其爲理宜之謂夫今五
尺見水矣山田之追急大凶釋而已逋者猶呼也征
不薄矣遺積不具向得賜而二鬴盡利何以散滿行
汜下山澤之禁不設于何舍焉民綱釜驛絡徒譏安
劉直洲文集卷之一 十二

得定鄉衆酒醴不聚哭踊滅矣安用求婦糊餽不能
濟露零以求泥人神不食矣赭衣虜要斷之詔止盜
賊何除而何緩焉猶弗振也如以舟無推陸之分今
且休矣是又非聖人賑恤數耶郡國吏蒿目見此時
弗爲利卽利而人情弗均吾又何居乎非夫人爲賴
也不足以爲濟非夫人爲核也不足以爲法臂指之
喻治之上也規有摩而水有波奈何哉其終古梗爾
語具在帙中卽貌若異而中若一其仍之耶明墨而
善其用法不孤猶先昔有一行所合之以成大也唯
然而及於管計之筭通下理脉平餘補不足終歲計

耳以發給發非天雨而民不德是故稱名於素以知
其實誅適時以從其有遂正市統野以達其辭保與
里孰親分方以賑以隨其僞統而來糴以評其多寡
不然而與土功以起其庸慎胥吏以視其出入薄罰
節繁苛以裕其散鬻子者乏糧者朝語而夕聞山戶
如族族戶如市數而恤也夫張君達情而布經者歟
國軌來馬豈其非良而出入以禮取急重迫適足合
耳往者發有年橐擁稷累爲他郡輻輳戊子繼續絕
盡泄不得收而橫長十倍災行而民暫活明年粟稍
出列旗準糴登二疏八反出以爲節賈人母子不屈
劉直洲文集卷之一 十三

而來愈數民箕撮得市國穀不踴或曰其常平乎然
急而糴急而出也計氏抑買而公通之足又操其奇
以大利耳何用委積爲而曰與十二悖也夫禮示其
經用宜其時巧者得之拙者弗能也稽之前執將爲
敝歟今麥穗漸漸災民胥歌舞君而廣其書虞爲天
下利其與不然乎

郭青螺先生序

先生有蜀粵二草已自歸藏最騷毫南海大足驅馳
作者流聞洛下今先生則又江淮間往還所作也
先生載時給淮上在公諸郡賦傳檄而集何暇於賦

續業乎昔者牒中之對賦舞馬者咄有詩詞豈非甚
方圓難爲工也先生操簿領挾風雷之思至於心中
愛矣卽類付形徵懷斯遣益亦遊諸石中隨烟上下
未嘗以爲有之者華省雲蒸有同委約以諸臭味寧
得已已海內家懷油素搗扇之夫成市究其所歸同
諸兎角何者競言靈光之綺無取墳籍之奧何以等
諸壯夫長卿子雲而上視爲象帝之先不復尋繹余
鄉永叔尾麟經之領子固捫篋傳之遺而義約辭嚴
不無憚緩然足參諸正始菁華相屬先生神情悠曠
惘然畏俗河間濟南之篇戴記康成之旨編題帷下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十四

流與吐音豈與夫尸祝遇雲傷廉寡遣至夫扶南舊
述七日遺義考訂森披一之以理時從體物睽斯孟
浪或乃秋濤飛羽海日殘照松風寫音林磴振錫希
興公之先韻得野王之語畫承天纂其奇博明通窮
其趾目莫不總邇清衷辭微筋居斯以入於歐曾出
於歐曾者矣人倫之表於斯爲則下走窺心漢廣誤
讀雌霓噉外人中時與事奪然小人之腹傳沫不休
思知懷舊之篇更紀遊之作

章直卿尚書序

觀直卿所爲文其詞夫情之所欲宜而輒勝其俗者

歟其借余於籍貫也則燕歌之壯而適者也夫河
泓灤於已無所不得卽或枕在岐路不離諸趣又何
言哉故素幹醴實取文於周公之衣今俗贅言枝聲
或自稷下之餘彼非吾有嗟喋成韻聲高曲下使直
卿入其中則復有所謂直卿乎哉故其文若干務清
約幽致體羶筋固卒令毛不離裏又時出其丈夫之
氣蹂踐塵缶其中亦有之終不爲蠶尾突鋒燕市酒
人之態史稱河朔辭義堅貞重乎氣質夫氣務其清
質見其華亦皮毛之相傳也其非狼戾之謂卽令直
卿以嘈噴傷廉於法不忍爲且然而猛氣咆嘯目眦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十五

盡裂以金椎開其順頰無復渾沌不鑿之意亦燕人
之常也情而俗矣俗也且爲直卿乎哉夏侯氏不作
治書尤絕清唱造化網緼至謂千歲無往不復則其
渾噩瀕瀕之氣之質吾輩安所不在在則得其神情
而爲之彼其蓬莖也亦契之矣末學貌讀輒以嶄截
屈詰視之卽爲文奈何不脗削缺裂余未能爲齋戒
三日九日之視若猴刺然輒一身置之則婉篤切至
見其盤疏而誥利矣亦何用空自苦爲蠶尾突鋒者
然哉直卿氏爲識之矣其於燕歌清而壯壯不急也
其詞夫情之所欲宜而輒勝其俗者如是也

左心源楚遊稿序

左君遊南服涉三澁遡武當之山將身祈焉而其行為太常之所進用以損心盡製以爲非潛穴所宜亦散志區外歷磴道超嶺巖神紀俶儻之足以遊吾意則試者乎而其技亦且無所不致每倚幽迴忽捐思層霄之上而脩原寥擴恍若萃其冥窮之氣出之而萬籟無吟者志以境移啐呶挺見枝緒互起不亦流之操觚之表而爲猛虎中阿之嘯則神致矣昔人讀畱侯傳契則賞以大白而君嘯中聲暢天地之奇其不深丹厓之賞乎自拙者不裁徒曲喘其狀而喬詰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十六

之言率爲諧合者之口實此亦無異今爲文扼要輒吐其勝獨通夷雅曠熊羆踞而人不慄今輒以功矣左君曰余狎姑之山岫侯如其識也六龍羽蓋通都廣夏之象事出天外而博大閒徐不有方平之紀足寓目乎奈何而刻削吾技也余奈何習楚之諸峰飛從霞起會意出之而墜爲琢也今併刻藏稿良足豔清冷者之遐心乎余益是以狂而不反也

姜立之四書草序

概夫音以嘯飾言以文理故修原幽隧鬱暢鼓其長風俳偶排行制氏伸其慘亮雖道殊鈴響總發清衷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十七

豈不得其中而爲之鳳阿公爲海內執牛耳君誠飛將豈其寒之時余以劇後視其文何爲義若斯之難也若非一囑不足以動蘇門或不免於拙目之嗟則儉父三都雙龍致誚神理所未投終不爾寂寞至於玉暉金鈇時縣冗案天下之寶自深淒切弟所謂與君之逸響惟深也哉言而行之則亦威鳳一羽殊足徵其五德

賀兵憲襲溪余使君生序

昌胤之業幾天與之也與之以多而屑越或增其尤廣明厚種長其兄而保其弟乃負重行以爲之計有

弄之累矣與之少而數櫓之望視大勤澤大肥數動之遇何能已已又不然而初若靳之區區者操其奇於蚤暮之間使之積厚而流長乃今不能本再德於是乎歎其難披是用耿耿非人情乎今公一何恬處此也壯立之際宜以時舉矣卽須之數年蒸庶猶病其晚臨安巷人口誦心維德行出于公右而息養弗速引領望矣公洋洋不在念者再舉女以爲祥曰女盡類也自天作之無往不復衢葵之間嘆如後來者無不食德而公非以開後也今而後孤在門矣惟公一何恬處此也余公曰爲人後者爲析薪而負也苟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十八

息矣盈指之珍安知其不爲種晚歲之林安知其不爲祖使我二十而有子子且息矣三十而有子則當理篋四十而有子則朝夕于股掌之間上者爲蘭玉次亦不失刈穫此希有之福其惟非深山之產寧我先人宗祏無致播越則在先與在後一也乃數十年有李神儒之嘆曰遂無此物而不可必得卒乃復得以爲無益故且語也而今以不期期之是公之明也造化巧以償善公順以戒子而後帷之就館者未已也烏在乎積不餘慶湖東西方被春溫而當事以例局公乃例亦何能局公也俾我無主失國中之黔維

能舍諸而公徒爲白雲之探芼芼庭前他途無意乎必將大其需數波及海內外海內外於公德而決之豈有量哉此爲深根固蒂芟其萑蕘卽今者一壘而均堅朱輪華轂其瓜衍寧有所極方且節肥澤時清風母嘔爲大過又非以不植植之耶標格高峙熱金不因卽多崔瞻之兒而慮出疏氏卽予予善母予愚大哉哲人之若遠其子也質之封人何復詬累是多少與否人胥爲子役而公則無所不適也造化不能忘意而公固無意耳

蜀曾少沂歸省序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十九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若曾子則所謂養志也故決維解紮去當路還林石此忘歸省者之所嚆太智信力得之不住相爲樂聞松風籥音欣然適也自以爲出世而二人者欲榮欲褒欲養之念未必得卽得而榮之養之褒之君臣之義無所逃而尺寸之業不足自其親亦未必不以執掌爲快而羞不堪也少沂先生今太夫人誕公日脫公育而進籍日早其令閭甄也居敬行簡則已服冕垂纓入選曹而爲太夫人慶惟其折而不撓豈非大夫之謂而大夫猶以公方補今東遊參知山民若見雲日此

亦何事列齒而竹方丈而御以稱職哉今聞廣譽之
與文繡孰多履豐藉榮充養大備先生忽解組以行
諸山民伏轍而請屬吏臨江陳子濟南李子側臺而
請公咲曰是龔黃尹卓能以余老親卒事此乎丈夫
一取功名耳援枹而鼓仗節而使萬里益壯顧不知
有親是以岫嶺之碑三事之書爲報者也徒以萬石
崇奉三公九侯美則美矣余方解其天殁不能久待
家人子蜀來爲余道除歲之夕思子爲勞呼吸騰理
爲之一動是太夫人之志有所在而先生之養有所
用溫太真陶徐州之約雖洩裾不止也安知非壯而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二十

思榮老而思依骨肉呼吸之不可離也鑑湖之虜太
真以功名終其不絕親志幸耳不然而爲愷爲淵羅
處仲之蜂目者其何以能解退焉者忿世貴倨懼三
卻不保吾氏而辟世爲孝築土室旦望母而拜之且
隔絕人理如袁夏甫者其親心亦少拂先生獨行修
德其先大穴之流風遺書足悅也間釋宗門事理之
旨深進辟支之乘誦招隱之篇噓遊仙之吟意氣曠
適溢出人紀如蛩蛩念饑已足瓠皇甫之魄而爲聲
折者之戒歸則致青城之谷聚巴鄉之釀食羊頭之
菓萃江州之粉往來合江之關聚大丘之衆以悅太

夫人期有日臻骨肉呼吸之不相離也其志益快
先生是以進不敢爲絕裾之標而退不固爲土室之
視也愀然洩然足未起而履先及諸山民與子大夫
先生之嘉績其在令與考功也然且不朽爲親榮而
今以退爲悅安能貪數百里膏雨之樂而欲易三公
不博之日豈其恤之必不得已東山之出實迫朝命
是無欲割裾以赴時明而僧孺之函簿子範之沉璧
旂常爛然夫乃有大得親者終以自苦爲極則翰之
尊阮之醪嗜性一至脫官而輕若敝屣先生之以身
爲養而不得俞諸山民子大夫之意則大君子之遠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二十一

曾少岷東行稿序

不佞盱人盱父老惟不能忘先代之賢牧守庇物和
衆者而先代之賢牧守善政式令率不出諸五世五
世之外則流風振藻之所波及也其菁華篇翰逸於
裨巷者百不一懸盱父老去少岷先生守時其二紀
乎學有祔家有社歌其遺韻欣欲生其時而不可得
收合餘燼短章薄箋則尚有之盱父老以爲靈運之
吟南國之芾也敢忘其去公治清簡惠直諸豪能爲
破鼓事者越幅不足徵也呵察之斃獨則大濟郡縣

弟子執經問難政餘不知官閥矣故其歌行八分因物觸境流布民間無脛而行麻源蠡湖公東行迤邐地也今集半自余郡盱父老寶之而今集逸之則亦多有公之歌行蓋天性勁氣撓掇太白蜀道工部拔茅之作也五言壯逸多致七言取怡適其篇說簡健恥爲繁句如所鄙七發七命然者用脩仲默公之王應也用脩圖窮魚鮪辭多稠縟仲默奄奄不足一當蘭令史公沉鬱絕力不饒爲之意獨以經術自命所著多取達旨曰毋令後世有以雕蟲目余者今集胡治平康成氏之學而大志弗就天也諸篇什非公所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二十三

欲見惟麟趾不能不以是見公盱人士海內能者不能不以是見公甚哉文之似也余益以知其節彌直心彌平養彌盛寧庶人起事豫章公率健卒東下出豐城渡潯水賊黨千人然以伎害不功功與文成埒而以太守去何論益爵固直方之爲梗也公卽爭之不欲而丘遲削簡自伸以要領博羽檄縱橫蕭公之前此不亦可出半疏片語於紀勲之日哉不然而謠咏之輩以墨爲明浮湘浮盱寧不忤坎其懷天問其鳴今卒集何無一詞也不怨不激身既隱矣江陽三十年而吟咏樂業遇筆命篇吁嗟大德乎之難

爲愚君而忘身也是諸麟趾不能不以是見公而野人士海內能者不能不以是見公而公固不欲有之者也

張鳳梧陞濟寧兵憲序

今天下之民苦樂有隅執事者勞逸有偏重勞逸有偏重彼不得於羶悅則得之於賈飾置其身於坐林待獲之地俄而臺省內局敝者亦足以屹鄉閭北山大夫馮翊三試其勞苦無所計旦旦而理簿牒治刀斧非功高不調猶之乎舉而不先已燕翼之士壯如虎兇羸如癭鮐相率而藉羽林隸官府雖執鞭應門之役無忤心其所仰而充其果然之腹非徐淮吳楚百越之民哉徐淮吳楚百越之民昏夜持綆耜關草菅以輸賦天子而食燕翼之餼隸且而裹官軍之糧具篙工之儲惟恐不足以盡之運河淮徐之間歲屬十萬開闢剔崩程貨靡所不有朝廷之力竭矣而執事者無所顧惜出有郊勞入有好幣是所謂荷鍤淥渠者而官軍守運日多什百日倍苦樂日以不均益難任哉鳳梧張君之遷濟寧也寧惟鄒魯人倫是表徐淮吳楚百越之民噉噉焉以得免艱關爲快而責償爲甦若起之絕壑且大脩其土宜而使齊之封內

盡通其植鍾更不得廉而工力不得慶何者鬼魅生於松苓斗墟光於劍氣我寅丈張君表方而中聖恭儉信讓陳大丘劉阿稱之爲人非色弗視非道不取非親不因彼其所不矜能益衆避與修容數十年無不知之者甫今而治汶濟持憲禮義之地起處言默無非孔孟將何恤乎無家而佑前俛後以蹶吾體所不矜能益衆避與修容數十年之道治彌盛自汶濟而台司者誰曰非是先歲東山舊地大禩易子而食穀如玉屑糜如靈醴公治禁而節商之射重者里胥之冒賑者山居谷汲之虛腹而馳愚而不能自籍者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二十四

悉聯伍廉之分杓散之浙東西受式活數萬命是錯鬱族庖處也他政令減緩息造起藝所填塹脉束人言之詳矣以勞苦沾汗如此復以勞苦樞筦之固國家必重其任而巧脫於實功結華於簡要者能不與趙壹之歎而公復以爲踰願也夫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不圖目前而顧未然此張君之深持毋惑乎犯功名者之所忌而劉晏王尊諸人之所扼腕而無悔河流橫悍湍澗澍渤邇開支河以殺其勢至計也徐沛城楯列水下不決如縞囊耳而專議堤堤不厭設而控河難言之矣執事者且以同異傷謀臣之垂績安

所望漕利也致

上命科臣出視條議務求萬全而張君以博古達識在事其爲卹災救青豈復下於東郡時立成畫底可續諒無所難公者卽難而苟利社稷遑恤其他晏之治運也計物料務盈而以其餘泰功者故物不速朽官不欲多而有所受利害罔兼罔知彼不自以身試也故事不觀望王尊躬與堤相存亡洪潦暴至不爲動夫非至誠漸感哉往者海運中阻聞以急迫於期會而篙工不能撓軍舍軍舍不能撓督弁督弁不敢違部限故出沒水天焦石颶濤觸而櫻之是文約之過也假令行止以之將百世利矣公之治民也秉綱布惠招撫遠近此故敝人入衆皆一及於漕必有所以與之而奉公勤則令行有所以任之而不左右其耳目則令行必有所以除行贈之苛儀寒鼠壤之蔬積也則令行必有所以除行稽功而禁濫稱則令行以役役人而千來其心則令行稽功而禁濫稱則令行事利害而身從之則令行此公之所饒爲者而難及格於黃金之詔論功內叙以見漕之日通也吳越淮徐楚僉之人其不載道而行者受斂餘之德載道而行者積凍往還舟如車行顧不令其北僵腹南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二十五

之人苦而後舒公所爲天下之重任任也安得稱備
重之勞而爲世俗之熙熙者乎余三年佩君之德而
喜天下之重任屬以公也故喋喋而及之

波臣末議序

余以杪秋略東海之經阻震風黑霾於積谷之下還
於金鼇之山海壖之民戍遼慄艱苦靡不知之矣然
而未見策也已而得周君質余議民若戍莫不俛項
而驩焉夫海壖之戍非國家所謂放置非類而比之
園土者耶已且飢衍實繁有徒於是設令甲以聯之
居於是守於是使之事其長上而各有執役所以重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二十六

郡縣固外戶也而種類疎處擬於內地之忠佑禮義
則不足擬於內地之奸狙避役則有餘焉之長上者
任其偷脫而株及於皓首乳嬰之輩亦以其皓首乳
嬰之輩而曹食於我卽所謂放置非類而比之園土
者然有生則苦樂勞逸一耳五年奉例一核而編之
且然而以多方誤我所爲老者不必老少者不必少
勞者不必勞逸者不必逸優之而頑者得以托足齎
之而貧且鈍者率以受禍郡縣寬恤大至而伍籍奸
宄大贅是議也嚴而不苛容而不汎仰稅有常而輕
重適均猶之乎河間奸狙避役之衆也有不奸狙避

化而力不得備月俸以計於民一者乎
歲令君以十載生齒履畝進之天王貧富大得所願
老者老之少者少之勞者不獨勞逸者不獨逸則亦
毋愛其錙兩而君必曲意惜之夫台之健民不與苦
耗得甦乃至總書冊貲夫差兵食皆得請命於上而
一切滌之便之昕夕休養非議之所盡而意之所備
爲之戍若民者膏澤洽於間伍甘苦同於土風南面
王樂不是過也徐子曰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庶
役均時吏亦能覈人亦能恤人覈之而非所覈恤之
而非所恤則不均不均則不與非無覈與恤之謂也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二十七

溜澠之水舍易牙不與辯長短之極舍律度不與定
今周君胥有所覈胥有所恤而民戍見其覈與恤而
謹焉者則見策之察耳吾以是知權度之可以爲國
也

兩浙續補鹽規類略序

代作

夫鹽之爲政與鑄類先王之所開夫家也實塞下也
益內藏也鑄之利弊以其質殺鹽之利弊以其人殺
以其楮約殺人與約胥殺也如五聲之變不可勝窮
於上大不便則奈之何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
善御也故利無兩求則下民安其室權不異門則徒

吏守其職今使夷吾重於國內不能更加一斗之賦
至耗也耗而無以救之役煩其身斂剝其膚令甯民
受噬臍之害而欲絕其厚利微奸以奉公帑如此雖
鯨人於市不止也古之會輕而今之會重於越以蒲
羸魚鼃自食其力權非上世之令也而焉用苛之頃
奉命入浙東西艱苦之狀不絕於目是用隱恤諸司
道之所自計司之所呈低昂遞變一之於憂恤著爲
定律而使場民坐享饒益邊賈大通關引幾何人則
止沸之不如息薪也偷商之害十而僧胥之害百胥
弊非商不遠商弊非胥不遠遠適合而舞文匿憲之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二十八

事月異而日不同將使場民終歲勤動執耒耜治蕩
滴徒以腴奸黨窮苦而力弗任故益用振核然非著
之章程使灼若觀火則徇利滅義何嚮而不可哉故
鹽司補前書之闕而列八十餘條於其末因事設例
以庶後之方今無踰覆也法家之言曰利出一孔者
其國興出二孔者其國替而況三四之者乎齊侯奪
山海之利以外射列國重賄利器輻輳於境瑯琊淮
泗之間是也今之洩也在四海之內其射而奔走也
亦四海之內四海之內皆王土也不可傾也今巨奸
弊浙之法而奪於淮滋官之僞以影於官以一夫而

射四方之重賄利器竊有齊國之術而土莫之悟夫
且不能奪人而奪於人民愈從此瘠矣天下正賦繁
急不足以奉戰士峙貯雖孔孟所必先今或奸人肆
無紀極不以法戢有司雖斤斤循理也將有不若於
訓不順于德而刻倍于公如此有異弘羊孔僅之爲
耶故吾願與子大夫共守此教因天之時恤竈之力
室其實嚴其例端其表奸人不得乘而楮約不得般
亦日中之箕操刀之割也此必時有所裕商厚民益
國雖以爲千載而下桓氏之論可也

課士錄後叙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二十九

蓋夫治以型之取諸墳也文以傳之麗諸質也簡而
章裏甲而噪也達者能得其君容而天下往之服魚
服帶利劒而勝一雖然且不侮故命也多士母且以
廉而括以廉而不括以寡廉而括以寡廉而不括以
廉不廉而亦括亦不括下士耳食矣其汰輒而逸者
非勝兵富札而殪者爲應兵彼徒以倖爲得失者也
子雲之擬玄也以易其協太初也則以意邢魏之行
略也以沈任沈任之行略也以曹陸已因則壓棄已
革則孤獨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諸士中通而
理與流盼而肆歟能見見而覺所覺歟此之謂食母

古之能文者安在哉固而出削簡而往筆以應意以應諸無所自彼何人哉吾願多士不逆寡不同塵精運之極非得失之數也雖然又孰有不與者乎金之爲聲也高則硯正則緩下則肆陂則散出乎十有二者之間六同而無與偶文之變也何啻十有二質之傳也奚啻有十二澄霽斂氛達乎方氣暢乎神明異哉不牽所聞鳳梧張君造塾以作士甲乙以較士鱗其怠慢者而礪礪之有日也多士毋亦廉不廉爲竟而抑以已爲竟不辱國矣他日就而處爲金出爲宋以不失吾塞與型者是宋史之善畫也而張君望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三十

歲焉不辱國矣

五穗箕言叙

涉大伾之津者忘葦航於葱嶺辨秋毫之末者迷普照於陽烏杆柚後昆遠流前業不知者以爲命有適然卽鄧顯馮壘其品系彼此無所多讓然而有售不售未必皆有力者所主也知之者以爲有力所必主亦所不必主而卜之先代可繼之統名實不稽令聞不著區區彊爲之善以幾成功是滕公不必自守而幸邠民之從市邀本忘末邇興邇廢之道也或者精進桃圖蒐括函典果於自雄其業大兒孔文舉小兒

楊德祖雕蟲篆刻是爲可取功名於天下是見技而廢本其先代嘗有積功苦行於世沒而不逮矣故昔華敷抄膏腴潤其根菱漱吐芬蘭冥行胎其靈智卽或有不然者如遷傳之所置疑然與善也太多而與惡也太少反是則塞翁之所稱倚伏造化微細烏可得而測也同年映垣饒君伯仲成進士者二偕鄉薦者三余鄉以爲美談有明德必有達人而伯仲亦油油先業是戴其介弟後來彌秀又天以其滋至之福而發迹於無窮也祖爲三衢守廉惠能簡功德與柯山相始終而今封君益光大之說者以爲一莖五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三十一

穗比之麒麟鳳皇莖一耳而穗或二或三或四之有蒂固矣而其秀美不必等等矣而堅實妙果無疵不可箕也難以具足具足所以瑞也君家各具一品而先後一實共出一莖一莖分矣而五眾無差別五無差別而一復久待成熟於五無所加損伊誰之功乎廣其畦行而通其冷風非耰鋤作者無以有今日夫麒麟鳳皇一凡而以爲祥一莖五穗而世以爲大祥不以物而以人是周之乳八漢之諸荀而家世風節爲海內先是非一家之祥而一國之祥非一家之祥而實一家爲之因也家之因與國之祥相待而

發其綿密之澤負山振海靡不勝矣今伯仲共持登壇之業箕之爲百篇追風躡電極其至而若無所有一歸之於先德不忘本矣研精博綜作勞不息以幾其不幾者坎然毋敢自必其命且然以不息不必得之是與善之最著者謂天道爲虛設耶然則今梓爲諸郎君筌蹄歟筌所以得魚而魚得非筌用筌者司之用筌者司之成筌者遺之而未嘗不筌得也筌未嘗不上其數也而筌成固久矣諸郎君不厭陳筌余亦不厭揭筌而因以明學人之司筌者先世之種筌者此葱嶺陽鳥之說也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三十二

東山李氏宗譜序

劉子曰萃爲天下之大公也自世澆列俗睚眦一室之內不勝曉曉耨鋤德色在賈傳不長歎息流涕乎秦而下講於萃之義者寡矣傳曰事死如事生然世遠則死不述死不述則生不與民不與於先也又焉能庇其宗且生渙也生渙則情不聚情不聚則雖與族衆出入而惟利是覬又焉能庇其宗漢世白虎諸儒之論出大宗小宗承遷等祧廟子姓著矣後或以門閥相高甚者拜墓非族其心豈以君蒿悽愴爲死

者出哉甚矣人之好夸也好夸則孝不廣自宗譜著

聞右寰夫僉指其所自出卽不關錫姓受氏之未而彼爲宗彼爲屬域絕區殫而或以相遇莫不咨然以悲唯然以喜也其祖若孫無所夸者耳又其近可以興也乙未春熙吾李師見余於燕道其族自東山其人與系已再修矣今益繁且分大懼佚焉吾師以時詣公車乃亟亟宗譜哉而其族生兆科等又抱其成譜走昌邑詣余序之且爲余言曰舊譜祖西涼王肅涼王傳至熙避亂入洪都西山其徙撫州赤欄者難言之矣有右四郎者徙琳池今琳池李爲邑甲族東山舊一世祖二宣機壠墓迹弗可考祖少一固宣機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三十三

派實徙東山少一傳叔興叔興傳文祥文祥傳仕復仕復傳宗固有宗可者復徙廣昌東園港李始焉今譜始祖斷自少一近而有徵壠道表矣且琳池吾李也譜且析矣余於是知李氏之子可與言萃也易稱假有廟而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李氏顧已顯茂誦習孔孟於世系則斤斤不憚再三要不失於事死自假廟廟之類也譜李氏仕宋如少二太和寧代爲顯卿然亦孰不欲夸爲王胄而祖古臯陶之爲李者今第譜少一少一信祖也所葬地年行遠近子若孫蔑不信之矣信之而有事於時也其精神若馮若翼靈

總總而若來則孰與興也有齒者名號率以系人生雖繁寧不心識而貌稽之手既念其祖已又念其序疎戚翻然相賙恤崇禮讓貴者篤於賤弱者字於強是天下之大萃也夫天之所興不可廢也萃而得天則萬石復見於今而關西有待於後又焉能量李氏哉舊譜言李氏皆成紀成紀之先有北地太守廣能得士數奇不封隴西名將無不出其門者唐則供奉白鳳鳳天仙爲千古逸士所宗二人文武才遽貴李氏李氏子而修美元宗豈無邁於二士也者而奚必談談成紀也白之詩曰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洲斯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三十四

譜也二邑合焉琳池諸李不具述李氏宗可知已

贈朱海曙守杭州序

代作

不佞嘗竊聞治民之說矣先之以親親次之以孚裕貞濟而不易方則保於衆在晉之六二以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則晉之所取者宏矣苟吾民與吾位皆當矣則夫二人者豈不爲是悅釋而日介於休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乃天下非無割鮮羞奇日案觴前爲壽者然無若鮀風之愧也愧而養親贏賈之藏可勝既乎朱穉曾爲余比部郎五年餘矣今夏六月而有杭州之命又二月而有太孺人降辰之喜

時太孺人固不隨長安來也人皆知杭州劇朱子則已難之已而又喜朝受命而夕驅車則猶得晏晏然進爵奉圖以二千石衣冠爲太孺人悅也顧是以喜然天下難杭久矣

天子詔令下郡國於浙必先之加之以省成東南使車出焉則觀之者衆矣其瑜瑕喜怒哀勤佚無不畢聞於京師故郡於杭齊晉之長也又其地東有海門魚鹽之利北有塢聚桑籬之饒南有百貨川梁之禁西有湖山錦城之麗民食易而用汰近樂而寡慮故治之者率以易也其何能保顧朱子之外也則嘗試之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三十五

其內也則左右予其稽於道義而於世之官守不以當介福不必受者至淺鮮矣君嘗令淄川人民輯睦政興廢舉以稱於東道曰和是所謂善刀而藏也以余所親君署中生疑者生律弗傳者若在乃身弗善從人

主意施於元慙彼固有所扞蔽而可炙手者必無赦此詎獨可於杭因之哉人罪訟一也其惟所底之書曰不敢侮鰥寡曰無畏高明朱子其克此心以惠施於杭古人仁民之道也親之推也朱子正志而信命非道不軌其才決如湧泉守如處女炯炯然令使者

百輩觀於杭其瑜瑕喜怒哀皆得以藉手而
中朝余不卜矣夫飾者敗之媒也質者中之徒也今
治毋論善否而滋官譽者飭文而已是皆負乘也以
飾爲觀其觀淪以政成民和爲觀其觀深其所爲首
郡若藩而爲今日齊晉之政者朱子其有焉韓獻子
之度郇瑕也曰水淺土薄其惡易覲不如新田國饒
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然則爲民患者惟饒與樂
不可恃也夫俗流失教敗壞則有

天子之守臣在今之從政者取於牘成事辦蒲槩無
它虞上之人苟不謹而已我躬不恤遑恤我後又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三六

何其與獻子之心旨異也然則濟杭之政其以儉以
慮乎不又有所謂百里不同俗因利而善導之者在
乎善導之者厚其生也移風易俗者賢者之事也若
是者可謂貞矣比三年而民和年豐日介其福於太
孺人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而日晏晏然進觴奉圖
以二千石衣冠爲太孺人悅也顧是以益喜則朱子
之意愈深矣其得杭而歸歸而壽太孺人者大矣濟
南劉子聞余言以爲合於晉之道次而書之送朱子
之入杭也

尚友堂文稿序

余何以深使君之文也於其人與政契之余何以深
使君之人與政也於其文證之意得卽盡不得卽不
盡精之所委也而三先生羣正之子建曰後世誰相
知以定吾文者耶則使君欲言意也余觀害馬之對
卽大嵬之見其無以相益乎夫文盡理止矣是淵雲
所欲稽首耳余安知夫色澤之不今而古也質之不
新而故也檀弓之爲法天問之爲哀墳反之爲典非
今所稱萬世而無以相譁者乎彼豈必有百世以前
者而舉之桑間載馳袿裳里巷之諧其何以當於采
訪之節士今亦莫哂其故也恒河之見髮盡鬚白而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三七

不改六籍之教玄黃相攘而不易血氣心知之倫無
訝亦無厭煥哉天下之至文也其復以世系祖述相
叱咤歟子勤學儒而服政者也雕篆非所競而文焉
者蘇氏所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之樞也
往子勤守秀州而余以觀察在境禁教旦暮及發櫬
阜貨無微忽不下子勤之通達與人善也再奉 命
駐蹕越山川悠阻而令望日至五刑七政之所鑄子
勤若不知其非吾土秀之人不知非我恒有之父若
母也余益用不德而來往衢發次及於事今又叅臬
浙習子勤無如余者氣充而不囿量汎而不蓬決飽

剔蠹力無不踴靡而道德率澤於身南宋先生之要
詣極探而發之詞章其解深矣其原則慈嶺懸度之
派放瀆而變幻不測其嘔峯机榘不窮詞人之纖致
而未嘗杯苴遷董之業其精足以傳聖賢之意而爲
鐫爲函何區區燕越乃能適乎若且古也而無有以
古也若且新也而無有以新也寄興於淺韻而發暢
於奧窔劃然無詭於千百世之正脉伯夷不得廉而
莊騫不得奪尚友不惑意在斯乎夫以余之所以證
子勤與子勤之所以自證者猶將陶鑄秦漢者也而
或謂文不儒儒不文孰與兩存而一於道夫使退之

綱目文集

卷之一

三九

不足與黃初之盟于雲不得觀天地之大或難之耳
海內分鑣逐業河濁濟清總一能發宇宙之華而紛
於古今新故之議開然而止必使官商一管而出者
則斯集之尚友哉且頻頻然求別於世系而曰昆吾
豕韋氏也則有諸君子之表子勤者

百將傳叙

上世之所爲將可知已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
阻兵蔑禮爲世大患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三代
之主其以夷將歟孫吳非所以語兵也其言曰心戰
爲上兵戰爲下彼猶未以鎡于釘鈴决脰剗脊爲勝

者也擬之而後動心戰之謂也不如敦本而一衆志
是用激之子范子之所以勝吳也其以稽於王者之
道遠矣故善人教民卽戎吾先師必曰七年然而未
仁也八百之會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斯江漢之
風漸乎故王者不心戰而德戰不材將而夷將則夷
又奚以將哉將將有道之主不將之將羣生之府然
余又何足以知之故百將傳浩蕩介士不腐蠹不可
竟易君霍岡守衛時軼其古文辭而闡其以機勝者
以心戰者同年李景穎於司馬法鋒解矣輒批註其
旁易君材具如垂天之翼負四方之志非以文也景
穎偕余貌寢瘦耳令兩雄卽隄必且作籃輦將軍如
陳慶之故事茂不奏矣而非景穎之所與余期以是
也浙牧豕孺子拊掌擊平秀吉封侯富貴無忤也浙
將亦拊掌耳倭萬里外固非羌髻比卽不克何損於
句麗卽不守何溺於將庶幾其以心戰歟參古
今窮英傑之變是教民之一也旣芟夷之又撫摩焉
治平其可興矣是尚以仁乎仁則行葦江漢之風是
也仁則誰非庸蜀者夫夷詎果能將也虞書曰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猗歟以不貳守也卽以守將也

吳生叢語小叙

懷野兄之於道其以天乎道無人而非天天無人而非聖此我孔門中義諦不輕亦子不惑大人不卑初學不峻聖域不落階級不遺戕賊理固如是量亦如是理有所餘千聖別無剩跡理有所畜凡夫不假知能如陶家輪或缶或鍾或爲食醕或爲注其數有萬何之非埏埴也余始與懷野聯轡臨安從公之間輒以世莢相擘絜未啓齒學也比往還然耳丰神大宅之際時有所審其剛而鮮簡而惠其人歟癸巳冬余入甬東相遇於娥江則自信子壺子易日而示因從而見濕灰茅靡之未嘗而鄭咸者不可以色色不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四十

可以徵徵如是反走數數耳次雷門艇中語孟氏知天之學余壯其力而未敢信也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而懷野以學不輕死亦無死爲言當生不知何生之有當死不知何死之有知之則生死始不知則生死息懷野於余無違也所謂人也無非天也遂出其叢語數十條多超解語爲世所希發懷野在華亭息迹十年於世靡好而司法杭州篤學憤然若斯豈以喧寂有所取捨耶余語李景穎懷野如龍象蹴踏幾天與之也其惟陶者之所命景穎以爲然未可量也夫子曰張也慾焉得剛蓋剛之道鮮矣

節孝雙榮紀序

吾郡明德夫子所與門弟子演說孝經其指數十至舉先師獲白虹自天屬於堂若曰六籍固皆天嚮下民者而茲獨瑞應何以殊於麟至乎嗟夫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自蜀君平隱於市卜之間不忘以彝則相讐復斯已勤矣乃明德所與吾邑劉孔威節孝文詳沈勸厲若孔門之喜其來者顧孔威實有驗於夫子矣孔威之孝大率當以顯親揚名而思慕號泣事病枕薪諸君子所稱符贊所及具是也郡之詩曰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佗諸君子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四十一

言劉母飲水字孤三十有三年其於靡佗之意何如也假令劉君與人子俱汶汶無大節可述即可述而不以慈母在心目韋帶聞者卿士大夫孰與聞其風而道之其母亦長恨匿已矣乃劉君當直指使者下階延語時語無不自抑伸母涕泗交頤令人低徊感動檄下縣道此其至誠大發難以倉卒飾也其母非有慈節篤動乎其衷不能也劉君且老矣人思久而易忘今無不言之爲孺子泣者諸君子樂道無惑也人曰士大夫有事當世而能樹立顯親者衆矣劉君未幾爲子衿以養恩罷去豈其顯獨不見市卜之說

乎與人言秘發隱約之故成其孝思况劉母爲族之使封奏

天子事及郡國著旌坊之資匹婦自苦閭堵之中而臻此者百不得一可謂非令子哉夫孝及於親節顯於終而獲衆志焉明德所謂三異也而馮太史亦以母嗇于子子難母氏爲古今之慨有旨哉有旨哉觀孔威爲千里遊母病心動而預符親志永訣以盡孔威心其無餘矣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以知劉氏母子益節孝所感然各有天助上下與之矣稱親之善與非親異又乃顯之斯亦天之所祐乎而劉君又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四十一

黃石函孝廉園居稿引

余往謂刪後人詩而有詩有詩而人詩竊不自揆於當世之作相睨於工力色澤之外如塗毒鼓遠近聞者無不喪身失地建安以來作者如林觸者如戟死者如陳陶之兵朱殷草萊鮮可勝詰則詩之果位非夫古之博大真人哉然而鄭衛之什垓下之音無不取裁大成盛推辭苑所謂人詩而有詩也王仲淹

氏謂其性情不忘殆千古定論諸文士窮其不肖也不焦氏而廬江也不同谷而七哀也遠離鳥栖曲奚必有所刺好色而輕失守諱咲唾淚蔑不有也而實則工伎也故其氣格有所得亦有所失於詩非吾宗也而猶然詩也余友右文氏素博物尤銳詩歌俊慧清婉無所不當於諸家而近體言杜陵言右丞古言鮑謝如秋興宮詞等篇刻羽雕葉冲融映人如令其骨饒然鬱鬱然程之五父之衢必有以幸明遠拾遺者右文始基之矣右文履迹稀於四方於邑之山水無他奇者每爲園中膝吟坐嘯千里不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四十二

忘土風乃太史公雷滯周南渡淮登岱宗而文章益工夫使之神氣飛蹕與五岳俱騫者非江山也耶而廬江垓下感於何有參諸至情響以天籟豈爲地低昂擇乎右文知詩之本者也今以後日躡開元蹴梁甫求所謂果位者而證之則右文有詩即不格以聖流樸而始華略其凌厲假澤之態亦建安開元之攝也則右文有詩右文於詩固無所不得矣余輒以往日之測詩者而質之

重刻朱子摘編序

嘗謂朱陸兩先生之學自二先生在日而及門之徒

已有不能深知其際者即象山三書其深切激烈爲
晦庵之知音者在斯而蒙數百年不解之謫者亦在
斯是何知兩夫子者之稀也及觀陽明先生所輯朱
子定論諸書則知晚年瑩徹精微其於象山當不復
置同異於其間矣學者又從而藩籬之何哉陽明和張
先生復大明其說而益以悟後詩晦翁所至噉然如
日中天而或者謂二先生表朱以伸陸亦非也自孔
孟以來惟有此明明德一路秉此者謂之天命明此
者謂之大學昧此者謂之愚不肖象山所云稍有端
緒爲異端於此二三其說是以杯水爲仁燭火爲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四十四

光爲能久而不息哉即晦翁書中云日用之間觀此
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又曰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
善稱堯舜是第一義其形諸咏嘆者則於酌酢處見
本根垢盡而看寶鑑春水之中流自在雷聲之萬戶
千門則其平生努力躋攀已作等閑笑破以晦翁之
痛反懲檢者爲學士空蹄而不以晦庵之自在得力
者與吾徒指點非惟失晦庵且將失孔孟面目使朱
子有知方將扼腕長大息而定論可以不揭悟後詩
可以不緝乎哉蓋此理在天地間自孟氏以來千五
百年而失傳非世無理世無窮理之儒耳窮理之儒

所以明明德於天下也天下方昏昏墨墨而一二大
儒復以若存若亡之學散失本真釘釘木議所稱孔
孟家嫡固如是耶故其成已成物莫如誠之爲貴至
誠之學亦如大冶精金千錘百煉雖火候不同精金
總無變色設有變者藥未之流不堪爐焰故守書冊
泥言語之不可爲道亦藥未之不可投於大冶耳精
金不以付之鍾爐而徒以藥未示人始則自欺終以
欺人朱子所謂全沒交涉方深省而痛懲之母乃大
不得已者耶所學未至而一龍一蛇以誤後之人晦
翁固無是語所學已至而不以揀金之手遍告將來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四十五

晦翁之意滋以戚矣陽明曉此深意拈出警俗所謂
述者之功與作者等也必謂象山之學待定論而後
伸又何其勝心小二先生乎總之明明德一路千聖
同歸二先生豈能自異而世儒又烏能異二先生也
學者誠患不能克已復禮則此說終無了期此禮一
復則我之全體呈露如秉燭高堂朗然洞徹可以獨
立宇宙之間毋論往日紛紛異說渙然水釋即所稱
定論指歸亦且爲門庭指點緒餘耳先生之詩曰若
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從前說異同此語蓋盡之矣故
陽明先生知象山知晦庵者也而陽明先生知陽明

者也學者由摘編以親見晦翁則此學當與天地始終而王張兩先生所以表章晦翁者無已時矣不然有不爲藥永之說者哉是編也陽和先生長令君雨若公來蒞敝邑出以示予且欲重刻而惠之後學可謂守其家承而盡心於朱學者矣予謂二先生暨貞復先生已自有言小子方志學敏求烏足與知大儒之意然以平日趨向所在敢述以質諸君子

陳深源翁像贊 有序

余先曾祖母自陳氏陳氏自江州徙豐世稱義門深源翁者先曾祖母之侄也余當兒弱時拜翁於廷見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四十六

其巍冠紫髯褒衣整袂類儒者子若孫踰踰於傍卽有挑弄必見犯自以爲有嚴師傳未能過之比長而詢翁之行族人憚其義州間不率者懾其教賢士大夫樂其文又類古之守道閒居者今然乃知翁爲豐邑之良也夫豐俗侈而好張鮮衣琴盛磬食畀者繁繁惟日不足爲子孫益其愚翁故家子亦稱華實矣而不傷雅亦濡意花鳥矣而不釋篇翰亦治家產矣而好以時行其德勤而喜儒平而寡怒使翁早歲湛詩書遊於聖人之門其所爲植立良不愧古樂道之士不虛也今者翁沒而族間之人交口座上賢士大

夫輒有惜而稱之者豈鄙夫所能空自致哉蓋自余官浙時翁已棄世今觀翁之榮貌想翁之遺言夫寧不潸然以悲也嗚呼翁之處善循理可謂少成篤天性矣世所稱江州豈其人耶豈其人耶乃贊曰

嗟彼陳氏夙有義聲藹藹深源竹栢之真在富不驕處俗而貞遊情百卉母與利競野耕溫恭古之名卿矧伊衡茅守禮斯殷崔矣隆眉骨面修唇持情不失以恬以怡維耆維耆五十而微愴矣其悲寔豐之良

義田叙

孟夫子之譯詩也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斯心何心也文中子謂子以父之心爲心弟以兄之心爲心所謂恕也所謂絜矩之道也不肖從父老早聞文正公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一

四十七

賑族之事蓋公之經略西夏入參朝政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澤暨夷甸名垂霄壤顧於父母所生之地所先後生之州間族黨若江淮河漢之不相及則於舉此加彼之說安在故余謂公創畬贍族之心與其先憂後樂之心合一無間故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不仁於民也仁之而不親今欲舉贍部要荒百千萬億由旬之衆人而耕以田鑿以井是愚公徙泰山之谷於東海之濱經子若孫惟日亦不

足親其所仁仁其所愛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故君子以爲理一而分殊余司理婺州每見鮑背稚
齒四無告者以事對庭訊無巨細必饒而寡損若於
黎民加焉今歸余土而余土之鮑背稚齒四無告者
尤不絕於目反諸斯心尤不啻拔身之毛髮折身之
肢體痛辛潸然蓋爲連歲旱魃也余爲祿薄而且匱
視文正公出入將相時何如然以爲多而創始孰與
尠而急阨卽迹不欲冒古人而忍使吾州閭族黨後
於公生同時居同地之諸人也二尊人曰分產給親
亦不難爲苟有所庇千金與一饋同德卽後有仕進
劉直洲文集卷之一 四十八止

餘廩獨能効賈人子剖腹藏蠶乎舉此加彼乃吾儒
分內事庶幾於
龍湖先君子行履之一節耳烏用避名嫌薄而自遠
於古人者哉遂命出俸置田列其規條以垂諸永永

直洲先生文集卷之二

明 建武 劉文卿 著

秣陵 焦 竑 校

南昌 劉曰寧 校

碑文

正學書院碑文

婺州之崇正祠勝國時行省中書請而秩之我

憲廟復 詔建爲祠故四主宋何先生子恭元金先

生吉父許先生益之王先生會之皆鄉人服元晦之

學議述多行於世楓山章先生潑人也力學玉山之

劉直洲文集卷之二

陽與一峯之徒相權輿郡國旌其澤祔於廟春秋比

之釋望然庶櫟園道無有也其址楮城右翼翠巒環

紫松谷舒其西脉紫室映其北垂烏溪騰帶永水盪

胃引湖鑿內匠爲近襟遠眺信安諸峰綢雲浮玉風

土靈潔信名賢所都居也張君來守是邦暨余祀故

祠瓦堦木刊二三先生且暴露歸土偶矣士莫愛道

及此數耶楊子曰匪伏匪堯禮義哨哨其先有衣冠

言行而可遷則豈在思遠規賤儒懼枯也走秦魯趙

衛之郊求止也聞至言指簡易相率而駭如爰居耻

見一二門墻之人其心畸行畸曰盡偽事也不知教

人之無類也道若川若途有贊矣有和矣茫昧於中道而戰戰交集易之繫禮之庸士尚不能明而斤斤闕三諦之業烏在服其心而與之甚矣今天下數士病道也燕雀不忘故都士居先生之地而興起易動習尚易聲信之則祖父之戒諭佩之則青出於藍也世無河汾之席董薛逸少之響不必應時乏北海之門中遠鴻豫之徒不必覩造士有塾塾有期期有課課有高山之仰亦或王之席而鄭之門也張君於是占氣審食建製經之閣布編蒲之牖屈於玉池爲堂二廡二亭一龕一藏一徒室百十有六肩墻百有十

不失學士胡不格物而識之童習白攻非盡牽耳目也如是則內照不殆不殆悅不畫矣正我之典而無以相非窮彼之是而無以相是令二氏之自見也其無以與孔孟爭造影也外道將自降此非吾之言而聖門之言聖門之言先生不以爲不吾似也則學士何不學其學人其人而相與一變之爲快也張君輟然曰曷之此爲時矣甲戌之歲紉相翳明天下萬宇俱廢斯土佳氣鬱鬱而余首其事熾於宋元而燄燄若生不是過也嗚呼百家禮樂可燔乎而濟南吃其餘訓學徒庠塾可滅野可祭乎而東山新其往蹟使

一人純德純師是邦之君最哉子衿聲籍振纓母爲
鷓斯大道蕩平

重修廣昌縣城碑

萬曆之二十有五載夏五月天雨罰於是邑之間墮
及湫皆滙稽城城亦壞城崩一百六十餘丈約表以
裏於是邑侯張君初蒞周顒設卒甚謹夜擊柝矣邑
人家惴慮無不出於非常莫如城張侯於是視闔視
基視衆志不可以後以爲用重憲大當規始不可以
易乃計碑以權計石以度董匠以長分長以方方有
紆回善導其勢長有豪俊善屈其策統于長離于里
劉直洲文集卷之二 四

食工以長參徒以里以知其數計丈一以率百所費
緡金六百四十有奇民願輸侯曰公之城邑險也險
以衛國而以私鏹陰辭而擾之耳民願賦侯曰已之
私出公也賦以供國而以干城其誰有異心稅寡而
征一猶曰已動乃邑藏瘠而不可爲也侯曰按之出
贖緩蠲歲祿覈贖後變社紅易壅錢五括而用幾而
藏壁立矣日之役則以時鈎校城伍侯以出則尉以
入而勵其踞息者乙其堤之海窳者築之開革者伯
其料之宵沒者三閱月而告成城高二丈二尺裏上
殺其四之一廣如其裏爲上削石於舊版而堅倍舊

城穴蝕者納新石而相杵矣樓櫓翼然長雉轟然夾
石多疊皆重一焉入地尺禦浸弗害卽不警益不爲
憂離振者得以夜臥而門者得禁也劉子曰美哉侯
之於斯役也可謂勤而不怨者矣夫思豫者必慎隙
善治者必批根謀民者必恤生得地者必遠害以此
而使於民未有不得者也昌邑自宋 本朝疆土墉
耳庫可踰也正德九年寇大入掠害守者而去少保
胡端敏公以副使備東鄉逼桃源之盜始城廣昌教
城由龍岡北臨小澗屈于學宮前爲東門西峙烏石
岡屬之南河以舊爲大迂四面水齋湯湯鼎鼎或者

劉直洲文集卷之二

五

占其氣佳當人文詩曰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少保乘
時制爲昌人允臧之道至今人謳思無窮哉故自嘉
靖丁巳庚申辛酉歲賊數圍城而嶺南來者大收鹵
具伏聽遂欲破累世之蓄事誰不能加於昌城昌人
以此思少保如拔囊矣令仍土墉時則庚申辛酉之
間何所不逞於我而井竄夷爲蔬圃矣今第曰堦無
害何以震塞姦惡人之心南粵之人習於戾卽有欲
爲庚申辛酉之所爲惡乎知之而吾以幾異於土墉
之用其可乎故地不得不以始基不述不可以永
侯之修所以永少保也彼執縫綵以擒非類入穴含

以伐始謀非古所謂令牧神明哉然繩民之罪孰使
莫爲今邑東隣閩南隣處暴客間吾虞未嘗一日而
忘盜也故城者豫之道也城郭晏然百姓無遷賄無
露積游徼不煩訟謀不質治之原矣而侯所與損上
以舒民室實以益民蚤夜以爾爲求者詎不謀以宜
乎故昌人善築而已里旅所肆力微細不足罷也夫
邑左溪右河人以語少保審勢之制而洪流滴澗城
有受之侯復修佛流口河岸二十丈餘以殺水城輔
也弗遺害矣或曰地褊無壑故岸也美哉侯之於斯
役也可謂勤而不怨者矣而必本少保志始也少保
劉直洲文集卷之二 六

城後逮十二年而有令余公登實徧修之其墉及堞
依龍岡山者率增尺以五是用崢嶸又七十餘年而
有今侯以水患徵庸孰謂興堦不以人哉春秋楚彭
生還賴之師謂東國水不可以城以非城姑爲禦也
今民所保也又焉問水且城成時秋九月一日也父
老皆以侯樽節佚民爲世世基說余言余乃得以備
侯事矣侯張汝霖浙之山陰人名進士尉余應文浙
江遂安人

賴處士墓碑

賴公龍字希雲居世廣昌之新坊里生長其先君子

坦直公孺人曾氏坦直公傳處士弟四人
早歿餘以子衿博士終處士傳尹尹仕判寧羗州弟
登開尹登傳世望世良世文世彥世良食膳弟子員
世望等傳士魁士修士解士衡士顯士相身及仲季
凡四世漸於學者相櫛比已處士配孺人高氏後公
歿垂二十九年歷壽七十有九二女一之揭氏一何
氏孫女四曾孫女九皆邑之閥閱佳婦也公生嘉靖
之癸丑歲甲辰以叔弟誠齋劇歿憂毀過物疾革而
逝時年五十以大父大母屬諸孤不獲逮於春秋之
事抱拱木致大烏以貽感公性和惠不顯世而行備
劉直洲文集卷之二 七

儒者言性善必稱堯舜言堯舜之道則曰孝弟而已
矣君子曰士庶人之孝與天子之孝卿大夫之孝其
分殊而蒸融純穆根諸至性歸則同矣非等差之所
能囿處士幼莊敏諸兒爲弄憚其不掉雀耳授之卷
輒能誦式於文辭檐如也家長者以爲不華貂高冠
不已矣公獨不艷進愉色柔聲弱冠服勞大父大父
會籌傳券不矜於目而家殷殷日以隆嘗侍寒暑之
沴餌術必以驗自以身爲坦直公請雖天神俞之矣
坦直公以事有所觸忌諱處士爲委千金許以傳產
損諸仲季償之處士以爲損諸仲季非尊者心乃兄

何欲專廢之也。既不受給，坦直公心，奇其孝處，士族
寔時惟是大父齒長，就哭日恨不輪迴相報也。斯以
純篤哀思矣。公已不習爲射策，次公者四人，鬱激負
駿聲，愛不啻身有之，而裹糧求師，車軌結於千里之
外行者，補贈居者，饋餉惟公之是出。婚嫁賦課之務，
不敢問也。諸弟姪得絕意家人產，而爲公治書，公爲
治生，大父坐不踰閭，不隴畝，而家饒里閭有信信相
非者，公禮讓少競，嫉善乎易人，開譬多復，解釋事涉
毗裂，有公在不爲愛也。里人有愧其所爲者，材量多
所區畫，畫異諸匏，繫足爲利害至振人之急，起人之

劉直洲文集

卷之二

八

阨雖覆藏不顧也。嘉靖間，粵徭傾亂，貢賦繁迫，族人
懸罄，相繼呼處士振齋公之別號，安得振齋公起而
條量之，以日免於蕩析也。爲人子爲人兄，若父者必
曰而不覩，振齋公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公。自
布衣蔬糲，遺大父以安，而啓諸昆以統諸昆，又習禮
義，敦詩書，以順大父之志，亦惟公習且敦，以順大父
之志。微公而蹠蹠蹠蹠，爲朝夕計，若負重行而上不
疎於典禮，則溺於觀法矣。如此則大父何以爲安，大
父後公卒，若而年，箕步食寢，以翩翩諸孫秀悅之者，
皆公之所沒養也。公於士庶人之孝，可謂美且篤矣。

公母爲常德守棟峰曾公之嫡，曾公門庭高亢，不泛
泛偕俗，至稱處士，必曰布衣中無與爲伍，與其盡倫
也。昔劉阿儂士行爲南齊之冠，其母謂人曰：阿儂便
是今世曾子。世史信其爲父母昆弟之言，深切著明。
耳棟峰處士舅氏其耳目處士切且明，何讓於劉母。
哉。公男尹老成，卓行爲鄉里月旦，所傾倒余司理。發
州時千里請於不肖曰：先君子獲齒於同里，而聲款
於士論，孤亦日暮矣，而未及狀先君也。一旦先犬馬
填溝塹，則又何所述於後禡也。平夫以棟峰公之所
信而里巷之所亟道，則又何有於不肖也。乎振齋公

劉直洲文集

卷之二

九

非獨長者也。乃其子亦賢子矣。公窆寔於己酉之夏，
孺人高氏，儒族高陶先生之妹，性簡默，修三事，無情
相君，捐簪珥，習臬蘭，以督業。坦直公曾氏孺人，公不
及敦事孺人，昕夕共事如公事焉。席薪枕塊，凜如也。
以壽終爲諸婦楚。癸酉冬，合葬公於本里之鐵木山。
山坐乾面巽，巽呼維子若孫瞻是勿墜，尚其軼於楊
氏之墓。三公累代之盛，振齋公不其沒而

傳狀

王孝子俞烈婦傳

王世名字時望，癸之武義人。其先未知所自，性聰毅。

年十七從師韓允濟治業焉持糧遊他竟萬曆四年
父王良四十三爲讐王俊廿六所擊中要害死世名
歸則就木焉世名不及訣且未敦器也痛欲絕志
以狀聞郡縣抵其罪治殺人者死然不診驗不成殺
也世名抱其母泣曰吾安能殮讐而不暴吾父乎族
與遂得請入讐產因涕泗哀呼爲寢其事亦不欲傷
其志也於是繪父像已持劍於其側問之則曰古人
佩劍自礪吾薄飾以待乃翁不亦可乎跪起號慕服
闋不輟三年補弟子員謂其妻俞氏曰吾以儒服見
先人汝其謂適乎吁嘻哉慶者在屋事者在堂俞習
劉直洲文集卷之二 十一
其時夕忤坎聞之憮然而未有以言也時讐亦來會
世名攬涕接之亡何而生子狂喜大異謂俞曰婦知
是何等兒也吾不能復湏矣大飲達旦終不能微示
於母知我有所必死而哀阻及也哀阻則事不就九
年正月遂斬其讐于蝴蝶山下叱劍而號衆曰讐殺
矣余惟不能愛身而濡耻也族衆嗟咄觀者盈堵名
神色自若歸報母尋出其所受讐產租數與其手
刃讐者以聞於縣疾走入獄武義令呼曰子出矣吾
將置子於別所上狀於部使者竟以兩令質之金華
令曰俊廿六爲殺生父者宜伏毆刀然殺不在生

爲報非爲殺也誠得而父傷者吾焉不能捨勁烈之
士哉令出坎焉辨之世名大痛曰余固欲受辭殺也
以至於此苟自戕伐吾父當被害時寧不能見賢令
耶讐毋用名誅矣朽骨起於修夜發掘見於後嗣吾
曾不能軼絕曹娥而幽掠吾父也令之歸俟再訊
焉則陰令將其父棺以至因以減死論世名望見父
柩遽以頭擊石血潰殷地大呼曰父不再辱余不垂
生嗟乎余欲一死不得矣光濟知其志不可奪進曰
宥善人者君也寶藏齒者名也卽令決於君前不如
緩哉君止矣兩令悽歎去之父喪以故得全時邑里
劉直洲文集卷之二 十一
皆臨無不悲咽大號是夜持母泣日子之命也夫義
不危親孝不毀性死父而失母其何能爲九原可作
能無慙乎遂屬其妻與子於光濟閉嗆不食死猶懷
其父主柩云先時生入讐產歲得租變值封藏之讐
饋則拜語則諾也連牆而居善自匿以故讐不爲備
其自鑄劍私獨銘之曰報讐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
而父乎妻與母莫之識及斷其頭顧而出之時年廿
一子宗禹嗣 劉侯如曰天性之於人湛矣安丘捐
市辱之生趙娥畧夫家之等斯以纖芥發憤惟立
懦者哉放此爲報則需時日以斷凶愍者無或激焉

要其磨志繪仗後嗣逢生手而不憂固足以暢其生懷而欲惜此委蛻倖爲全人霜介之志未之或知也世或軌以他衷嬰燕人之悲暮效牧豎之殘照斯君子所以無從容也周禮曰凡和難父乏誓則辟之海外亦以謹避善良直情彰枉迨夫姦軌竄迹借交斯宏則夫暴骨定情矯徒無所仁孝之士其能忍乎用斯自殞古今同嘆是故卸暉出笄卒爲漢良輿情不闇惡可格之峻文三代所以成其明哲也嗚呼又可已哉 王世名妻俞氏武川俞源里人父聰爲後母所鞠性惠婉婉嫺有修容年十七歸世名時舅已斃劉直洲文集卷之二 十二

于讐見其夫怏怏不寧問之故不告曰我見父于國不宜知君然君行婦自同此遂以夫有讐而自斃之心識其爲舅恨也世名有所居密室每戒其至輒理香擎跪其前誦所彙忠孝編俞一日偶見之則泫然淚下曰君固惡其謀及婦人耳敢不重閉乎世名於是食舍肉俞謬之曰子豈爲大士也者以爲穢其戒體哀毀而瘠毋何賴焉然終弗之奪也明年生子宗禹夫祝曰善視我兒先君不其餒矣俞心諱其說時誓以慶事至室生退而目之曰彼途偃蹇者不食麥矣俞益用驚念然以其夫非寔不先白正月世名

遂斬其誓以歸婦姑相視駭愕世名曰孤之生也獨不得刃父讐逡巡數年所以不告母若妻者以有手誓之心吐之則衆止我衆止則泄今長棄母矣我爲不孝子而妻爲賢妻善事姑以卒我志遂就縣械故事囚親家屬無有令不拘而舍之故妻與母皆從爲俞哀謂生曰梁氏妻能自毀夫與之偕隱余偕子死不難爲也生曰母老子弱王氏成敗其在汝矣俞悵然曰請以三年勉爲子留越此余不能忍也生俛首不答淚數行下俞於是絕而甦者四世名竟不食死俞復不能食韓生與媼弔其廬使媼誓之曰前與生言而忽棄之不祥紅春之寄若姑能任之耶視汝呱呱者何如耳乃就食屬姑病乃輟哭內哀嘗醫藥媼事如生事焉不解結繪者數月俞三年食息於柩野瘠不避也有伏棺扞火所不足爲者一日姑叔議遷柩于外媼俞大慟曰死生異路故他適耶君內吾內而不出君出吾出而不內矣吾與生言此其期乎遂盡移其簪珥業壤焉以遺藐孤絕食數日就拜姑焉曰今以五歲子賴姑而姑固長年撫之也理筭拭髻死於棺側時年二十二鄉里無少長皆奔號之是日雨雪交涕山川縞冥弔者無不哀慘執宰以事上

天子賜賻三十兩字祠一區令後世追思焉 劉侯
如日中櫛以之有實無二夫慮不經倉卒幸全則名
虧齒劍則節壯時益不可已也俞氏之於長懷盡矣
而立孤下報三歲幾何道韞之優游會稽有以也王
郎以難殞生世名以仇致命安否益大異焉侍慈哺
幼待盡以踐然諾又何愧耶觀夫司敗自束泣血爲
期骨肉之際諒乎與其烈思壯哉以哀滅也

讚曰玟珉同穴夫婦剛烈怙戀仇分身摧憲設拱木
懼侵穴回潛嘿三歲室勞厚義毋揭於邑衰茨翔陽
微滅熊羆朝俘兩奇繼殲夫非名浮噎憎痛骨雲黯
劉道州文集 卷之二 十四
天廻怯夫壯律

大父貢士龍湖劉先生行狀 家大人命作

孤一本不天九歲失先君侍先母揭氏孺人幼有菱
色不字於家伯仲所藏盡矣惟是簞糜之田二三畝
不奪不廢揭孺人爲能免孤於死若懸水先人卽世
遺書紀績無庀葬於村東之隆陂合先伯公襄之柳
不封不道猶入貨及十二仲許之則寔是故弗獲處
請於里鉅公誌孤之先公之蹟載在有耳揭氏孺
人同族之長先後命孤孤亦弗敢忘錯鬱有百以至
于今大懼先公之不述敢陳其寔徼福於大人先生

便爲公榮則死且不朽夫今乞罪也孤野耕不墾自
以與草木已矣子長女嫁始念不及此及此先君之
貽也且孤幼焉弗能次也先公諱仕表字宏正正德
庚午之歲十一月初一日公生於寅早慧而奇侍大
父道瑩意愛之治書不甚勤而紀誦絕人年十二屬
文十五補邑弟子員十八廩食焉及長體長而面顰
口期而慈不矜於世無私比銖兩星等弗辨也耻修
舉止衣裘嘗被一藍衲裹脰灌蔬讀書七年乃更家
乏或假書焉枕斷杉甫尺仰目舒足目十行下疲則
大息畢以歸假者終身不購是書亡所失先孺人曰

劉道州文集 卷之二 十五

賈人質公書不越宿越宿則不賈也後設帳於縣學
之青雲樓瑞相諸寺從者以百性理綱目六經四書
人各几置公對衆講演口誦則已亦不遺一句屢試
居高等古文辭浩蕩淹貫時郡守王公尹馮公林公
強公奇其材見於公而賓之公必以時且衆見也益
加禮焉縣人有以田十畝于公請於官者公懼而謝
之公學多所抽挾經義高古嘉靖間科場右純靡七
試不售羅節推者於場拔其卷藏於床覆及呈則不
見事已乃見南畿試則選在首矣主者欲次公而房
試不甘寧黜公惜之也遂孫溥中榜此以知命也夫

癸丑歲進入國子監親友謂公窘欲遂就學博公以先大父大母春秋八旬餘不樂升斗自違故終身不出公生平以羅文正倫自方慎取與惡孤獨未嘗敢後其孝友之性自天祐之雖古純孝寔不是過也先大父古愚公生襲次生公伯襲天生子一中一清撫於大父母大父先產饒值正德末粵寇剽入境官遂城縣以大父達且賦繁及縣糧資無有董人代焉大父惟墻壁石十有五載城成產滋落於是室無堵城墜復責而更之先公長役既大父母六十餘矣伯母孫氏二仲食於公上膳下哺者垂十年公無支設座

劉直淵文集卷之二

十六

受徒郡邑之士多至東修旅實相繼於道盡奉大父母而諸孤養焉伯母孫獲以節聞執事獎矣二仲侍公讀長亦補弟子員賞婚之禮冠之及育而拆則先大父所費而餘者若而產盡授室焉公無受二仲自立門戶公遊大學孤長不順懼之而愈驕大父母不堪不有大父母也歸公涕泣道之不降義責之不動孤仲遂逆公損磚而投之失公中於揭孺人之指二姪強質諸宗無與治也質諸官則懼傷大父母之志分忍辱含容以時周且下之又且十年孤一本未生二仲侮其不嗣益侵公然終大父母之世不以聞也

族長言此亦無不爲公揮涕者斯其養志也季叔道極年五十不子家累千金欲公嗣感厚順也公辭焉謂兄歿矣原田數百其誰不欲然使親則無子而是叔子乎且叔在又何忍也叔卒舉子如公言公制行端恪室無私語先母方嚴纖紆率下敬戒相承大父母春秋高耗多煩言揭孺人下氣怡色衣食扶從比壯耗難矣孺人無怨言雖不潔固避也大父謂人曰揭媳婦賢美詩婦也夫公豈無所刑之耶大父母八十有四齒沒食必肉嚙堅不得舍於豆間公每見啖之大父晚病血食碗必因之勿使洗也曰安得百年

劉直淵文集卷之二

十七

若此自大父母衰常在膝前搔癢捫強對客則扶杖食則嘗也臨諸穢惡公忘其臭純孝至性爲所難爲者甚衆殆天與之也公習襟夷易不虞物詐見貴倨無所回昵單寒恤之若已出祖宗閭黨之際追遠事通必以情其心遊道義不治家人產人或以哀楚疾病恐之要之以詛呪而求其有則獲稱貸者輒億沒其母有跛而屣族人也欲納婦謀之公假十金之息履人以婦歸期及矣則虛室而待公歸取券焚之屣人追與之紵布一公反之今其夫婦在焉及孤一本之世檢筒中猶多負責紙也揭孺人悉命焚之遊聞

門見少知孝友者必禮之而謂人曰彼某氏知孝族有叔厚妻徐氏微孀居六十無間言窘不能知於有司公率弟子告於宰公凍巖顏其門邑人旌之徐德公不沒其善績一綸因於宅公曰使我而殖布帛故粟將余周之彼節榮名而我利焉不亦耻乎遂致其綸族一兄弟爭所有產嘖嘖相關公以正義辭焉彼以非公所治約不遜於公公質其非一人肘焉一人扶焉公幾踣無愠言其父止其子曰公大量天人也惡于豈可犯耶其父先右子亡何屈之爭議以解公之勸化里俗皆此類也戊午己未間粵寇抄出寧都

劉直洲文集

卷之二

十九

攻於昌城奄畧材中里人懼違宅五里有古砦焉公首聚里人具乾餼治纒金烟一夫一登棺材之砦闢徑鳩石豎關闌泉以壯者殿男婦趨焉魚貫及頂繩而上其橐藏者數百人賊尾其下眺目而已公之籌畫用衆不用家耳家派在晉為隨氏在彭城為劉氏徙於撫州之赤闌泝於盱之上吉祥里止焉元末兵燹交馳版籍散逸至我明一釐之又百載矣公用憫家乘所以信後也始於永樂季年卒於嘉靖死者生者世系燦然矣族廟祀不缺日衆器寡在祭而置齋無禮也公請於大父得伐山木資金以為圖盟於

族伯端毋使後人漁我二曾孫之創置神之祀比十稔租逮二伯餘石別建龕廟一區至今賴之郡邑嘉其行義庚戌屬公裁邑志郡志則近溪羅先生主之邑有顯者李姓先自謂當首質已而公秉椽族氏人物惟輿論實傳是與遂悃悃不得所私上抵書於公公備始末辨其訛謬數事辭屈而縣史遂定公少善病長凡舉子六七悉殤焉公為嗣不免徇俗僧侶禱華山茅嶽大和諸神有靈驗者孺人朝夕號泣公詠中時多哀思慘怛蓋難言之矣人曰此豈慈悲法施然耶比壬子而孤生公年四十三自是少憚然傷於

劉直洲文集

卷之二

十九

諸幼化如以一絲引千鈞之重不謂今者諸孫實難公所遭阨矣苦矣孤生後絕意仕進平田淺水落日啼鳥以豪吟自終今輯其殘稿幾萬言風淒乎在山公韋杜問以俟君子之定之也獨歿後家四壁立流散日廣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嘉靖庚申春三月大父逝矣公毀瘠已甚至十月初三日戊時卒時年五十有一長女淑貞已適何宅幼女淑止淑完及笄孤年九歲環泣於床揭孺人以遺命請公第曰教子讀書遂不視無言及平家出其藏以殮空棺布衾焉是夕隣婦見雷下有火光達天而沒遠近歎歎

哀痛皆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謂之何哉孤稍長族伯八十承一日携余手曰好苦讀不日當富貴汝先君植有隱德汝舉家未之知余稚不能叩其事今亦可勿述矣嗚呼此先君所以不愧其心田也夫匹夫士庶之行使家傳戶誦不亦被服成德而以有乎貞吉者哉又曰家人莫之知則何徵也書曰自稽中德傳曰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嗟乎我後嗣何可不觀于先君而用是砥礪以無忝爾祖惟公之制行質鬼神學術泛典籍孤一本實不敢浮言以傾動大君子而使先君沒而不傳族之長幼實不一稱而謂後之人

劉直洲文集

卷之二

二十

實掩先德則孤之所大懼也願矜憐垂察公宅畔有龍湖潭故學者稱為龍湖先生

記

遊東湖浮玉閣記

臨海城故多佳麗其郭東數百武石望竦石飛甍巒障映碧則所謂大顧諸山也枯篁幽澹積於鬼陰之下漚而為湖湖水滄漚然為瀟湘之神膏乎餘小洲中狹而前後修幅若陸右入為迎春閣一徑指大親筍簞簞止人隴足有客觀亭可憩客觀進為浮玉閣諸葩翼水上並隆之周君所構也址故樓萬曆丁亥

間海颶狂發摧朽殆盡而今君葺之不能克周君余同年抗志區外政間謀野毋令人為平原荒塢悲耳湖盡乃樵夫殞身處台人哀而祠之山陽蔡謨最著精氣殷殷上燭天革除之際伏節之士如雲那最著如方先生者九族駢僇巢折穀破然且顯其名而逮其無辜彼非至人焉得舍生毀名為藥市梅叔之所蓄為者大地混亡同歸銷滅幸而為樵夫不幸而為夷齊蕭帝謂其不食周粟食周薇則名何戾哉余益不欲知樵夫之為人而樵夫益不欲之為

劉直洲文集

卷之二

二十一

先皇帝之孤臣也祠壯則赫雉連雲楯臺迴鳥故譚司馬守郡倭奴擊虛營柵城幾為陷今其壙倍崇初歲夕馭映浦流金不辯赤城玉霄為境有二為復無二巾子面闕飲霞浮剎倒影獨夜潮聲混漾天外南眺雲峯望海時在飛煙曉曙間若明若霾尾溢於大江繞城而汗蓬蒿刺艇儼然真寔中勝地也盛夏蓮香撲檻錦鱗游泳春秋桃梧艷發波文上下黛嶽連影驚笙落吹與市南鍾呂微颺通警輕舸低浪漱月微鵲微動玄暉驚韻陶令忘憂不肖隳念三摩灰全閭浮界所期襄城深宵亦復為周君一大宅也嘉靖中禿髮諸奴連營期地者數四假令警蹙不失長

刀黑脛夾水而陣不將爲虎豹九關乎且孰與適之
毀也者成也數十年荒垓斷壑危而更新山靈必有
所復之矣今者虞淵絕隼夷船不犯而斯亭適成果
無意乎麗景晨暉豈其足以乘間鄙天懦士徘徊丘
宇下容不知含生之爲難釣名之非真余惟社稷是
視塗炭是屏不能禽息鳥視重違幽旨則奮者乎夫
周君者大興於仁人義士矣周君楚黃人名家棟

祭文

祭太宗伯朱太夫人文

嗟乎物脆道長智留力運故燭龍滅燭於扶桑之津

劉直淵文集卷之二

王二

琳珉藏光於清冷之曲蘭儀迅發玉度中淮亦云漸
而已矣惟太夫人瓊岳鬱芬潛質攸萃通莊四德昭
暉二日旣婉嬋其中帝亦婉戀於婦職惟絺惟綌君
子符飾何亡何有室御靡窮崇賢姑妣曜景江漢惟
從役以言邁戒攸遂乎內政且歸竭以釋勞惟晏禡
其何補於鏐前歆率先嫗僕用能捉膝掩肘寒突飛
煙則幾乎傑歟爰因華而爲柯遂速化於一體提攜
澡焉嘗醢醇焉沾子亟其憂人然其暉諒卒事之不
違悵載舟之難固嗟呼哀哉金樞櫛轡芳譽經星無
彊惟烈沐軀何言

祭何司寇文

嗟乎生榮死哀格邈簡書冥戴人歸事傳中古何者
余影動情泉衣染念豈能同生民之愉墨快靈赫之
奇祥已哉自公之出矣姿秀終南派深大澤高朗齊
崔聰察惟瑗蓋惟振裘先錄日之念以咨嗟旣而登
壇分鑣投秬哲朝焱焱英標爵爲吳宰挾素囊其未
潔念杯水以猶負豪猾之梗纍纍在朝惟屈於鞭撻
中山之篋幾已僂矣吳爲越衝刺繁猶蠻惟朝則暝
以出惟夕則暝以入計勞稱力蓋公所謂二載奇而
五稔者乎爰效迹河上萬商之淵舉颿過肆譏平惟

劉直淵文集卷之二

王三

謹樊憲之謠蓋已浸淫於山陝之北矣旣而拔出公
忠銓宰羣屬平擅山公執持蘇右游刃暮年遂忘漕
蠹豈非世實源才動爲仰止然且拂衣卿署更茸舊
林蓋以假斧私門不能爲之柯也幸大奸煙滅公起
於山雲籬葑之間海內欣其顧盼郎寺識爲圓流屢
致司平束矢無號自慮山甫之思已甚東陵之想維
時華錫屢加連章請暇蓋使秦不恤之武之年寧罷
市遽深羊公之暮庶僚如賈士女大臨維時
天子震悼數四有不勅遺老之恨嗟呼哀哉民何釋
矣儀何式矣卿也思刑匪詒一日姪重潘楊義切徐

郭挹咳畿甸獲詠清衷論剖名山之談象發東山之秘弘獎風流門多好事豈期夢瓊聲伯驅駕今感何知五重之儀遽附修士之屬王陽壤化乃其矯恒公徒道不舉幾見先人髮釜之具庶尹任之胡蘭芷紫莖倏不延迺胡素絲白水遮木公而從之三吳之役實遺韓牛虐飲山雲搆灰折乃殫其靈相夷匪隔精曜天回元功綆缶翹翹墨纒萃于河梁經緋班如馳澤其忘黃冠南祖玄齋哭賦過七哀感深雷竹斯皆德浹衣冠誠彰神理雖格之遠古乃聳喬葉有餘徽音况平續業先簞朱弗不替者哉夫山陽過淚

劉涓子集

卷之二

三

野嶺崢嶸尼館興悲荆榛石念至於誠貫霄壤潔貞金石幾古所謂不死者乎則夫四大幻身又何足縈嗟呼哀哉臬草張兮芍藥鮪脂陳兮三止練余誠今瞻緹幄瞻緹幄兮攬遺祛颺逍遙兮今焉竭

祭沈太老師文

夫願神養壽理順自天餌木服精益生乃視惟我師翁氣產運胎數逮絳叟仙都是征海門地趾蔚爲耆英種道佩德雪白蘭薰桑田問植詩書徒乘誕育我師芬素承家室歲以幾遭迴故林翁謂心競援則晚成惟鄉惟國籍師于光奄及曠年九仞萃崇迥然遠

覽君子所欽師校豫章蕙蕤如雲誰謂錯新一見刈之進我於翁振錫余遲飄若洪厓雪首修眉了謂蟬遺古則無死傳師及孫煌煌靈芝一莖三秀長乃元方次猶瑗度無大無小從翁於膝衰骨疆志戒爾臺聲孝若誥言萬石篤慎師養備百拭巾結纊朝則侍襲惟夕及寢外育子衿內弘至性其樂融融古之吏隱安步強食須翁百紀小子側陳色咲載啓忽然蘭摧悲惋如雨豈天愛年視文猶促將翁速化孰驟遼鶴喟永嘯以長吟從葛公於玄府素帳空兮響絕五樹埋今栢實朝浴日兮望無歸還故廬今將誰匪諒

劉涓子集

卷之二

三

號咽而骨立獲壽壽以抒情飛星東墜阿僧西度必異人之能存何感慨於今古安仁誅致操筆難期郡局見縷新菊未設感昔遇殊怆然涕泗嗚呼哀哉

祭黃封君穀源先生文

嗟夫蜀山崩故萬鍾鳴赤土至則劍氣輝體拆兆其升沉氣應一其榮悴在物已然誰能違之頃黃長君幾月不視事欲以時葬先孺人告也方署之殷如不能恤乎其家則長君必有所踴然不寧處懷然於前淑而依然於封公者其兆之與否不可知而心戰內悸歸思怍坎是不亦殿中之鳴乎然謂封公能食不

虞也亡何而訃至使長君不臨於側而親祔焉則長君之哀使長君不哭踴於暝而視其舍焉則長君之哀使長君枕塊萬里外蕙帳空而玉樹寒及家無相見焉則長君之哀哀固也長君卽執中以侍其有不獲死者乎仕不必其身及學不必其宦成以其後振在公之業而宿逋於桂林八樹之間其有不獲所死者乎聞封翁早孤七歲侍寡孺人彼其臨深履冰哉葬沒者以成而備其饘糊諸與之屬寡孺人養焉而目諸孫之秀也其漁獵書史而以百順勤其身用是不達長君輩成人圖所以鼎養寡孺人者寡孺人惟

劉直洲文集

卷之二

三六

朝夕是愉樂善是誨封翁遂委蛻仕徑矣孀處五十隆事五十開族稱其節且旌君孝也其餘年則長君簡膺之期矣迴環林麓敦讀又稚子衿芄芄於何不得視之孤育苦樂倍矣夫孤而及幹幹而能榮璽書降焉以誕天祐其後彌昌可不謂成乎繫之維之禮義不踰里巷乎之貽諸嗣昆可不謂行乎龍川之墟烟烟名節聚物服焉養志終焉可不謂孝乎君之圖盡矣所死宏矣其不棄世以卽世樂君之宜也棄而違之亦無憾也卒而以六十有四上椿非修君非促也君其鼓鑪魚以爲乘兮遊浪川而南之循貢禹而

翔祥兮拍盧耽於朝臺結鷄距以爲輿兮覓沅沅而上征想羅浮而大息兮希葛井之沆瀣遶鬱林其來歸兮長君輓祭而降斯某等義當分采契密投芬於翁分比不遐伯戚感矣號哀伸此芻束嗟乎歸來長君甦矣

祭盛母劉大淑人文

當世君子有汪汪其冲疊疊其進微國禔邦表俗倫物輜重而鴻遠者則學士君之爲也不知其毋視其子則淑人非湛神穆範無以有學士學士非操修百行無以事淑人憚如嗷如學士才矣而非淑人不幼

劉直洲文集

卷之二

三七

誨不裸歲服冕乘軒藻黼人國非學士不終其初服而光先烈之始願也就邸第存寒暑學士非淑人何以長安爲淑人心愉累寡非學士何以去害馬而享年七十有九及此時也順也是學士淑人不寧更相成更相命也已而稽其世淑人出巨族歸事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則曰曰抽勞矣不遺將軍以家將軍戎御不溺姑祖姑繼於堂淑人侍於室則曰尊人婉悅矣沒齒慟矣學士卽若有所就必曰士之膺道德者正閭里者武系率不弛負擔學士以文詞猷鑒伯禁地輦闡令緒則是乃卒大淑人之志非有加也嗚

呼振錫靈源甘醴斯流植根華苑美蔭必布淑人家
世潼關非所謂昭王施梯上華山以節栢之心爲博
箭其境耶夫華山高五千仞削成而四方山層雲秀
其含暉闢曜不衍而長固也上有衛叔卿下有學士
君後有學士君前有大淑人叔卿乘雲駕白鹿奇
於隱學士含春陽厲秋霜高觀大方奇於見學士道
俗歸德公輔同懷奇於外大淑人規度方穰治內訓
致鼎養奇於裏華山不靈而爲學士也者則華山不
奇淑人不教不修而爲賢母兩膺褒綸也者則學士
不奇學士不處爲希夷出爲韓范而起自升族也者

劉直洲文集卷之二

壬午

則淑人不奇淑人不有令子四諸孫男女十六曾孫
男女六祖孫瓜瓞如鈎連也者則淑人不又奇淑人
歟學士歟華山歟有相與榮者必有相與縉是華山
淑人亦更相榮瘁也嗚呼崇阜氣闕淑媛卽世追維
弁裔章縫攸繫在夢必闕爲儀必孟暉我學士編蒲
無廢周歷坊館依祿來止眷眷國恩捐生靡報誓言
旦旦虞歲殷誥爰與名辰侍綵以娛汎觴擬旨在時
薦甘蔬韭怡然豈其粉榆如何永辭光儀頻減有識
同悲學士痛嗟昨幙霑襟目腎隕雨非惟怛化傷此
玉摧振柁靈淵還神妙果善地必登種茲宿殞情傷

畢壤思隔玄蹤某等於學士或効寅恭或存器引既
醉勝風茲聞母德慨然溘駕蹶蹶山陵西望徘徊淒
亂魚池諸胤迺而庭闈列淒嗚呼哀哉厥子是憑五
福偕矣世樂備矣年踰從矩絳叟速朽有之則無西
景莫糾哀哉淑人芳綯不泯源流長深

祭陸太老師文

仁人孝子之於其親其貞以存沒乎故生則榮祿死
則茂而孝子不能必之於其親令居鄉不見行能不
顯親實浮沉於茲而曰晨餐夕膳我母是缺耳亦孝
子之所于思也匪我 師翁孰兼貽之而師又何以

劉直洲文集卷之二

壬午

蘇哀毀乎曩卿理金華時過蘭邑入里門見翁也則
含杖以遊爲余指點塢聚畫地脉所隆殺以其爲門
下士也而見諸郎孫卿不肖不欲麾之而取慄社士
零爲諸孫標杓今言之愀然以悲也皓首丹脣振衣
劇談颺然骨立比再四侍益驩甚時有脾食病面或
灰黯然無不延愛卿今言之愀然以悲也卿理官久
習邑民邑民爲余言師翁王彥方楊伯起也家不第
簪座而輒散其餘卽規步自閑爲閭右先吾師得以
亭亭濁世之表不無趨庭訓哉今言之愀然以悲也
以德養翁何百歲之與有而竟爾蘭摧則墓不勝

悲亦有耻其親行能不顯於世白楊荒草夜如何其而師翁懿行可稱道若此則悲不勝慕慕者師翁強而師心怵之屢奉 朝命率以不就柔色劬身甘蠶不廢報翁之日豈其以三公易與卿所見翁劇談骨立時熙熙融融而翁卒然捐館舍一無憾也孔子大聖年七十餘翁去帶索之年能幾何吾師於焉循南咳之風遵萬石之教遺情想像早已衰白二無憾也師之讀書談道操行如隱約韓魏富鄭之業猶不足述孔聖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計無如師者而師以此報翁三無憾也師當淒然廬塊之間念此三

劉直洲文集

卷之二

三十

者庶幾仰天長號而少紓乎蘭民必曰師翁習爲善翁之善何不可當王彥方楊伯起諸君子卽丘壟致大鳥之祥亦何足怪而翁之名在天壤間矣嗚呼卿於師翁門下被服甚厚甲午以來靈儀莫覩皓耶蹕耶懷愁耿耿喟不能舉一束而親酌而徒托誠於僕天美哉白華孝子粲粲野提邦師翁于邁嗚呼哀哉悲不勝愛

師文

合祭禮部侍郎翰林院侍講學士蔡日陸老嗟乎吾師遂至此極乎自師入豫章拔茅之歲今十

劉直洲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一

年耳而師何以卒然也某輩瓜髮蘇蘇學而無成仕而竊位食梁帶組亦有年矣愧德之不建而師教之不述惟曰庶其親之而師何以卒然也夫人獲天年多矣而師剛不上物柔不詭世抱其天倪而心追古始是謂國紀且師大常之後也天之勸善誰不篤祐況承之以德是適百祿已丑之後訓於南雍貳於秩宗於是乎有子衿之懼而勤闕宮之思懇疏再人厥祖之風甲午以來師其藏矣哀死事生各惟其會皆謂師釋祥而遽召不謂其棟折而玉摧有一於此人其歸之宗其福之而天且申之然而及此者顏天距壽又天道之所不可知然則以師爲短乎知非之年親終而子立以師爲壽乎垂天之翼濟世之航乃惟空而酒寒嗟乎衣冠如棄誦言如寐自此之遠白首莫企古人聞道夕死可矣古人所死忠不吾以藏山負舟變化其已生不死斯焉攸寄人言師病憂首相告謂不可期潛然淚亂或踊之三或墨之裳豈不知命義聚則傷既不能築室於玉華之陽而姑相嚮於壇場嗚呼哀哉師其洋洋師貌不滿五尺而精神孔張豐頤面圓其淺其深陽德之新恬退疏通朝野之旌嗟呼哀哉夫子久已反其真而我等諸生猶戚

戚焉有恒化厚生之心嗟呼哀哉我心紆傷

祭封君李太翁文

嘗聞作善降之百祥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古今
潔德累行之士以此並受其福者多矣或不于其身
于其子孫亦足明惠吉鉅之誣履霜堅冰其來
有漸所爲爽於常理如顏與夷者豈天道以錙銖求
合觀聽如世之種麻得麻織縑得縑者然哉乃觀於
封翁則蔑有不合者也翁自早歲卽有舍構之責春
糧自千里外厄矣而常以其作饒益事逆旅之士間
蒿之間德翁者不獨顯貴時也自長君累印治百里

劉直洲文集卷之二

王

也則走諸東吳之邸曰吾無以爾家也爾無以譽能
也爰清爰慎使人謂君實生我而長君穆穆落落益
欲自樹於百姓之口而昉古素樸之政雖長君實然
亦孝思之則也自長君再遷而翁以爲事在大節任
在計吏屬有臯壤山林之樂是我爲政也而焉用遠
行長君於是請而就膝者三年而翁之敦禮讓好行
其德益嫻篤不衰以余所聞翁事不該而其概若此
使翁一日未卽世則其年皆積善之年也是翁之積
善也隱約時爲之因今子孫蘭玉爲之果不寧子若
孫于顯子子爲楚出以見翁之德而翁膺璽書日夜

撫諸孫而告之以不弛擔不崇邪翁固身親見之矣

翁之自因自果在閭里謂之爲非常人乃甘露醴泉
世所希也在天道謂之九五福報施善人何其中也
今翁○十有○而沒可不謂修乎而自隱及顯日久
而大有功可不謂好德乎其最著者長君還轅於燕
越之竟而執手以訣若祝史之先告也翁無餘屬長
君無餘恨可不謂榮華受福之尤者哉卿甲午曾一
侍翁皓首丹唇振衣劇談若古所謂竹栢修真之士
今言之愀然以悲也翁其乘長風而駕雲車兮遊閭
風之玉池凌窮劫之大壽今觀諸天之快樂彷彿惆

劉直洲文集卷之二

王

悅冥冥難測然翁之生爲吉人死爲善類德行修於
前流光澤於後於天理中寧有存沒哉凡卿之所爲
乎也而以福言哀也而以積善言其有以慰翁之靈
乎其有以慰翁之靈乎

祭吳太夫人文

夫悲莫如歸愴莫如蓋然邑之士庶率難太夫人之
節而感吳長君之孝太夫人屬纊而有其子故節宜
於來情吳長君飛章而執子之禮以子始終故孝揭
於前懿自太夫人歸吳抱隕霜之恨垂五十年高張
大義敦詩書以訓藐孤有如龜手縑續以供魚菽俾

翁若姑得蘇於未亡人之淑媛無不池息愉於諸孫者又乃四十年長君甫十八而魁豫章未幾成進士爲海內豪俊躍躍中原海內習長君知有孟門之教共堂之傳久矣齊晉之役長君惟仁惠是播政刑是訓然太夫人無日不於內庭而申警之彼其以馳驅犇如爲光榮也不如使平反爲不疑而子爲賢子最後爲二千石其祿逾豐責愈鉅而太夫人獨不欲以擔綸之故爲齊右累故長君之政日揚而思日亟也太夫人之課其子以循良幾萬石嚴矣又乃三十年嗚呼太夫人不有諸孤也其何能生不有諸孤之娛

劉道洲文集卷之二

三十四

其舅姑與慰亡者也其何能生不有長君之忠於君利萬姓也其何能生生足以大吳而六十五年生不爲虛死足以報夫而六十五年死不爲折乘化以盡其何傷焉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太夫人貞名在列女籍矣而其精誠動杳冥子孫茫茫皆玉樹映人天之榮施善人何其合哉曩長公入覲闕下忽心悸太夫人遽請歸休朝議欲爲賢者留長公投履而去以爲得蓬首視含晚矣而且承顏及暮長訣膝下雖肝蝕腸裂不無快於燕齊訃音毀瘠道路者共此不佞卿所爲太夫人吊而爲長君慰也嗚呼此太夫人

之筠操能致縞服之子咸在前耶抑長君五十之慕能恒化三千里外而氣血呼吸若此耶此不佞所爲太夫人吊而爲長君慰也

直洲先生文集卷之三

明

建武

劉文卿

著

秣陵

焦 宏

校

豫章

劉曰寧

校

廷策

已丑科廷試策

臣聞之居上治下禁淫僻長忠厚莫如禮屬官威民禁矯奪止詐冒莫如法顧天子以百執事爲體百執事以萬民爲體其道通也萬民不能遵無本之教百執事不能致已玩之法其歸一也書曰天秩有禮自

直洲文集卷之三

一

我五典五敦哉夫五典之效豈無憂愉懌懌之容舞蹈升降之節而必曰自我者則道必出于開嚮威之路建皇極之規易曰渙汗其大號夫大號之發豈無章程象魏之沒胥徒遂正之致而必曰渙汗云者則道必在于經出而不還威恩而並用故成周之世天子總勵于羣臣之上風行于薄海之表以天產作陽德以地產作陰德窮其始也以正月布法于象魏以挾日而藏之正其時也其習禮也則樂宗教之間胥習之大司徒又以六禮訓正之又懼夫民之棄禮而滋僞也與頑而用姦也則又興道諷誦使無忘其職

直洲文集卷之三

二

習尚侈而人心漓法令滋彰奸宄多有藩臣臚郊祀章叔獻齊捷天子出狩于河陽諸侯戍勤于王室則網維弛而人心漓考其原則亂之興自朝廷始本之不存下焉效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此蓋治亂之祗禮法之大要也晚近而下姑毋論其正已先物之規或識其一不識其二長於此或闕於彼故以貫朽累紅之世而禮義廉耻日見微渺以綜核名實之朝而典禮無聞王制不述故其一時哲士或有爲之長大息者有爲之清興復者則賈誼王吉之遠覽也以仁厚立國之朝而論情度勢則疏于罰以盈豐亨承平之

時而歲異月不同或馳于習故其一時之臣有稱殷之先罰者有比之於唐李世者則蘇詢司馬光徽猷也若夫刑名謹下而闕于禮聲容大盛而漏于法有不信然者乎爲治者不守分方之見不由一隅之說不限局以疑迹不拘玄以妨素相其時勢之宜而張其禮法之治迺與迺尚始終之變也又何疑焉我太祖高皇帝當胡元迅掃之秋爲用夏變夷之治嘗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乃爲禮制者爲宣式頒律令大誥于天下所以防民姦一民志者煌煌乎備在

劉直洲文集卷之三

三

典冊其誨化導作之言不厭諄復執三尺律令以公天下高明爲善者不得害而利弊治法者不得釋豈非因時以耦變審情以定治歟惟我

皇上

祖宗盛德無不備守間一進講禮經重飭會典協律總章之司道德齊禮崇文棘廷職正俗明法射集隼於高墉微大風於長隧固宜大夫有赴令之誠輿臺笑短後之服其有自外于盛治者非族類也乃聖問有口物情滋玩習尚亦少敝焉臣亦不謂無是也間嘗屢求其故不知所謂然竊觀之成周大司徒

之旗物軍司馬之誠諭如手持足行誨伍無有也茲者始以債帥凌其伍終以橫伍凌其師軍正長吏爲挾廩資之資而釋憤之懼也何以令在其上也卿大夫之聽斷遂大夫之平劑如轉樞勺水侵犯無有也茲者疆凌乎矜氏驕逾於穉季中猾小民懼公家之煩而樂武斷之使也何以令治其衆也召公之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今宗府無肺腑之情親藩缺棠棣之義互相澄汗是室怒而市色矣周官之法曰多率其屬阜成兆民今長官之成德未著而屬吏多不能之蚩敬信不存是下馮而上忌矣夫孰非一

劉直洲文集卷之三

四

體之義而倒持其柄安可言紀綱也古之計官成者先平廉卽十金法重亦不至相暴章也奈何篋籠載路南金和寶苟可娛志卽禮義不恤也古之庶民不服襍采卽韋藩木蔽未敢驟更奈何純綉子弟鮮衣服襍采可厭志卽僭竄不顧也若夫讒說行而導沓背憎之私熾偷倖勝而暴得無實之名彰此夫以是爲非以影爲質者也此孰非相漸之義而目若此亦可言風俗也傳曰遠間親新間舊上凌下賤逼貴所謂逆也逆法而不正是國家不必行而我大祖之成憲可不信也其母以寬弛縱之乎若夫先

王三令而後申園土三出而後裁則禮節之下之明
不獨裕於風俗而振作亦有賴矣書曰朕聖說說珍
行孔子曰順非而澤言偽而辨所謂悖常亂俗者也
亂俗而不能更是禮制有所壅而會典之修不必
喻也其必以柔克之乎若夫伯夷降典而折刑臯陶
弼教而用典則法制禁令之施不獨裕於紀綱而風
俗亦係之矣禮以施之先法以正之後審調劑處置
之宜酌緩急斷制之術則亂伍可誅鷙鳥可擊宗庶
可平屬吏退而修理矣廣通經習禮之庶民阻易奇
案奸民之淫行則僭擬可消浮虛可懲偷生反側者
無所托矣然此皆淑世之具而未及其本也乃臣所
本則進於此矣臣聞禮者順天性之常而滋成行義
之美者也定德性持血氣慮焉固焉旁皇周浹則上
收三宗之和平下移象指之百姓雲會響應不踰跬
步則醇茂之風可立致乎法者通疏戚之等而畧遠
近之迹者也據之金石信之四時不法外以明貸不
法內以示威則千里無濫及之虞几席無倖出之革
矣漢汗之效不可立致乎若然則合時而施何施不
宜禮法相濟以有成紀綱風俗合流而無間體統正
而時利教化行而俗美又安有倒持之足虞也哉

御直淵文集

卷之三

五

陛下居深宮之中睥睨夕不越則即
大祖運治之心而成周極盛之治也又何西漢宋氏
之足云

程策

甲午科河南鄉試程策

附策問

問治天下者莫尚於禮隆太平者莫善於聖而詩稱
基命宥密易稱乾健不息書稱自稽中德詩稱明昭
上帝則固禮之大節歟或謂聖人不為變豫廢朝禮
又謂天子以齋祭禮樂為政事其說有所考歟有周
而上朝見郊廟節目已不勝繁我國家量儀酌禮
豈不亦誠而可行歟稽之故事亦有可代祭者乎亦
可以舉行於

御直淵文集

卷之三

六

廟乎亦專可以齋居內決乎至宋臣語厲精而必
繼之以省事語涵養而必始之以親賢士大夫之時
多光祖考而必先之以發憤求治漢儒語寧神而必
先之以得天下歡心者其精微合一之故可得而詳
言歟

聖天子仁孝留心

天人崇尚實政而考典據禮諸士其敬悉陳之以備
採擇

夫人主有精一之意而不能以自宣故者之節文以明之國家有一定之禮而不得以意損故守其簡冊以將之其將之也若以爲舉其迹不知舉其迹焉而精意庶幾可存也末有不舉其迹而能達其精意者也是以先王之於朝祭也矩度森設經曲並陳晝然如天高地下而人主卒不能外是以自嬖者其防微遠也周禮之言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以事鬼神以諧萬民夫人祭舒於陽凝歛於陰或乃流動從吾四體之欲而墮于逸敖其中則知進而知退知親而知疎知過而知不及不可

御直淵文集卷之三

七

溺也出之以禮亨之道也天地鬼神之所鑒也故曰防之見其不成縱也先王於是爲親邦國之禮則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四時之事軍旅之命不但此也又爲其無所儀節而傷其和平則定爲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煩之則必有玩愒之過一之則必有昏亂之度壅閉之疾也王者爲民極而準繩不可以不正順四時以出令春欽欽不以議陰事夏不揜明辯賢不肖而輔以賞賜之事秋行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而輔以官牧之事冬聞事審謀慮而輔以急斷之事王者之五

事日辨其刑德而合於八風接遇於諸侯者非徒尤禮而諸侯羣臣翼然思秉心塞淵以事一人者何日蔑有此先王之所爲視朝也於是爲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周冬日至祀天於圜丘正月之郊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季秋則大饗帝於明堂夫然故詩序有合饗天地之樂而或者以此辨周爲合祭不然也祀天於冬至以就陽祀地於夏至以卽陰固各從其類也天可以獨祀事父之道也地不可以獨而合祀天禮也春開冰而祠夏鬼獻禽而禴秋始殺而嘗冬閉蟄而烝三昭三穆之報盛矣猶且實柴槁燎昭其文也血

御直淵文集卷之三

八

祭狸沉醢辜蓋其數也蒼璧黃琮別其玉也太宰及執事祗滌濯大宗伯泣玉鬯治大號大司樂宿縣典路贊駕說而爲之奏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備其典也其四時之饗也大宰掌百官之誓戒遂戒如郊大史與羣執事讀禮書協事如郊事親如天也小宗伯辨六齋辨六彝甸師共蕭茅世婦掌女宮之宿戒慎其微也司烜取火於日取水於月以共明燭明水雞人夜嘑旦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共其事也有果獻有朝踐有饋食有朝獻終其禮也百官敬戒而義數百端此成周之所爲事天地敬祖宗之篤也或

者以歲一郊於天郊必正月上辛首歲事者非成周之法也夫古之人主朝見謹乎彼而郊禘勤於此豈忘深宮之安晚曲折之文而與人性異尚哉必不可已也彼已南面稱孤而爲天之宗子則匪天何怙匪地何恃已享萬方玉食之奉永統露穀之養而令天歲不再食地不一食是令人子據鼎養而不事父母其去禮甚遠已不能無嘗黍稷進初稻始食韭之日矣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厚矣而祖宗之靈餒於七廟生熟不盡於前已則何忍民褻鋤櫟以供事士農工商以備役百僚大小而聽令於我而不一省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三

九

視召見任其壅蔽隔絕而曰夫孰我虞也先王有以知人心之不堪也故發其昭事上帝之心體其春秋朝露之情求其日盱君勤之故而節宣焉其禮孔昭其誠匪二臨馭日勤者見昭格之有素明禋載篤者見恭已之大君禮固相因以有成心實合一而無間中禮之謂也故其郊天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蓋格天也其詩曰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歌豐年秋冬報也文王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此文王之祭也其下之

辭曰溥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子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密伐崇而必先乎祭也其訓王之書有曰毋違自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先王之重於民而勤政也如是是以天鑒其誠地享其德祖宗如或見之而百福駢也俊乂各以嘉謀嘉猷入告於爾后而不敢易紀律上下泰交而德業成也故夫中禮之防人也甚於防川其於人主也旁皇周浹而不可斯須離者也今學士小生不原其因心之制而曰天子一日萬幾浹辰之間不可紀而動爲大禮不亦勞乎是不察於煩簡之數也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三

十

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以至山川社稷八蜡五祀之屬咸秩在文而親祭焉猶其大經也次則有雩宗有朝日有夕月有五帝之祀又次則有師祭有甸祭芟與稼則有來歲之卜何多叙也朝諸侯出爵賞而必於大廟焉其君無月不胝圭璧而裸將之其臣無日不卜祭期而贊位之然而周之君不以爲煩也周之臣奉君亦不以爲煩也我國家折衷百代酌儀定制豈不踴軼殷周而陋漢唐哉是故二郊而外玉帛不贊矣四祭而外祭器不展矣社稷先農而外無贊

獨矣神祇以間行五帝以

遣代矣朝日有代車無鳴鈴矣夕月有代闇無門燎矣大史無禮書之讀群祀無散齋之日可不謂中乎而奈何自以爲煩也或曰古以天子理封內之事故齋祭禮樂居其強半今則郡縣之事輻輳而請決時不給而力不足也不寧無日可愛也又乃無備羽衛不衆則不出賞賜不殷則不出封界阻絕則不祀是所以不親也夫不親者

祖宗有深意遠畧焉是以

大祖之詔曰諸進趨獻酬之節殷勤至矣朕親行無

劉直洲文集卷之三

士

乃濟而過節乎設儀而過飾其能有終蓋深慮夫煩之不可以有誠也又見夫古之人主可以煩而今之萬幾不可以煩也然非所謂

二郊可攝而四祭可代也謂羣小祀之屬也又非謂朝見可省而齋居可決也是以

大祖之敬

天地格鬼神也宋濂則謂其儼若神明其視朝也食不甘味夜寢不敢安而以接見群臣爲常儀此

祖宗之成法具在者卽我

皇上踐祉之初二至四孟常恪躬祀而且步趨

南郊側身回

天祭典隆矣早朝晏罷經筵日御朝常著矣乃今天寵神休之既集不當益隆且慎耶間者或以輟朝代祭爲常豈

聰聽之下以爲故事當有是請得按經稽古而悉陳之可乎夫魯不告朔而朝於廟春秋書猶者何也告朔國之大典也聖人不忍見三代之禮淪漸以亡也而惜之然猶有朝也政事不輟於時而廟見之雖不告於彼而得於此也是春秋義戰之意也聖人於是乎猶之也禮記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

劉直洲文集卷之三

士

日蝕在一夫謂之日蝕梓慎氏之學必有先占之告占之而不廢臨蝕而後輟者見夫變雖大聖人不以此廢禮也夫幸之於猶朝而行之於天變非以儆戒不當修而告朔爲可已也權其重者也此先王於朝尤兢兢也攝祭非古也三代而下間有行之者非甚令主也漢武信方士設陳寶鳴雞之祠顧獨寢郊廟宣帝悔焉是以有親行之詔元豐改漢之合祭而分南北郊北郊則上公攝之而元祐呂大防以爲言卽周禮所稱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玄爲之註曰不與者有大故也無事而不與

則以平康而同於有故君子有懼心焉夫不法先王之祇懼而規漢宋之末習以此事

天敬

祖是不以簋簠籩豆爲肅將而尚汙尊坏飲爲上禮也竊有以知

聖心之不安也夫不安者非謂其犧性不陳也非謂其肥腍不備也今夫途人之相遇也胡越之人掉臂不顧而知識相與囁嚅者親疎殊也今之

還攝非不曰

主上之大臣耳然其視

劉直洲文集卷之三

士

天地

祖宗也不免爲掉臂之人也以掉臂之人執尊俎而求欲降焉未之有也是故以爲君高也則疑於無情無情僞之極也以爲裳衣也則疑於非類非類虛之數也以爲尊俎也則疑於無執無執怠之節也以爲飲福也異乎所爲飲福者也則疑於無序以爲陶匏也而非供其陶匏者也則疑於假器以

天地之大

祖宗之重而見其有僞心也母惑乎災僅存生而神不來格也所謂不安者又非謂其佐與不駕馳道不

除也今夫千金之子必審其物力朝作而夜籌然後百備有所受事而不敢惰苟坐不闕堂而曰吾姑以會計也則鮮有不受直怠事者矣卽耗損從何知今之輟朝者非不曰夫當

內決耳然其照

萬幾億兆也不免爲不視作之家也以不視作之家而國計日蹙非所謂天時也是故一日而不出則阿房之蒲或以爲脯耳日而不出則闌外之象或以爲鼠三日而不出則程書之石或以爲牘白駒歎矣而或以得才爲賀寧陽之簿冤矣而或以越奏爲効石

劉直洲文集卷之三

士

顯前矣而或以爲伊臯萊公出矣而或以爲謝病以天下之大

社稷之重而啓人以偷心也母惑乎諸司之奏日煩而

聰聰愈不可測也何也不防之於中禮而逸豫之漸然也夫賢士大夫夫人主之章弦也日親則躁心日以平義理日以洽天地鬼神人主之威福也日儼則敬畏日以生推恩日以廣使不薰於善良而薰於偷人

欲無瑕其將能乎今四方有易子之食 內廷有桓
楹之災而不汲汲於天人之間求所謂精微合一者
以格

天神而諧萬民又有以知

聖心之不安也孝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
事母孝故事地察董子曰天殃與主罰所以別者闇
與顯耳夫天之罰顯於主而天地之事明於孝則天
人之相與久矣而舍 朝祭之外更何以和上下而
悅神人哉顧今欲一日而二 朝日昃而不食徹鍾
鼓之縣躬代鼓之戒東西缺掌以勞瘁爲極非敢以
劉直洲文集卷之三 主

爲

請也然而不日蝕不可以不見也不於

廟不可以不 朝也非有事不可以代

遣也疏穢鎮浮不可以莫之省也執量信度不可以

莫之稽也傳人瞽史不可以莫之後先也喜怒好惡

不可以莫之敦察也有

郊而不親有

享而不躬曰吾將得罪於天飭吾在天之靈也如是
則祭無可疏祭無可疏而災數見於上萃瘠惕乎下
曰吾有賢士而莫之親也吾有 朝儀而莫之飭也

如是則安民疇咨之業興疇咨之業興而民有休氣
所謂天下之歡心寧

祖考之大孝也夫天下既已治已安而

祖考有不光焉者乎

祖考寧而

天地有不格焉者乎

萬幾日積則日壅今咨之於 外朝而斷之於

聖衷則爲力甚易而事有不省焉者乎一誠洽而百

順後孝道盡而天人格詩書之所稱宋臣之所聞先

王之所以康乂禮儀之所以煩簡不更出此兢兢秉

劉直洲文集卷之三 主

禮一念爲之也

皇上於茲豈不臻勵精之上理享仁壽於無極者哉

故今日之 朝祭生必不敢以爲儀文而直以爲精

意始終願以中禮之說 進焉

問士之尊崇六經者必循習於諸儒之教然今日莫

不耻宋儒之庸淺宋人耻漢人之訓詁則今之士將

何所居也即漢而論有明春秋大義而致廷尉之造

問者有抱經逃匿山谷而晚以爲釣榮者有輕移大

常而挫詆諸儒者有詒左氏傳五十一篇而以合識
尊之者有廢墨守鍼膏肓而自謂有讓爵之高者有

驕奢侈汰而門下三年不得見者其得失可互言察其間有擬而見志者則率痛詆之矣一論語也而擬之者二法言中說是也一易也而擬之者一太玄是也一春秋也而擬之者一元經是也其陰陽消息之故治亂是非之由豈皆綺作而詭語者歟其擬議之是非見道之淺深可得而言歟訓註在藩籬之內而過於鑿擬作在藩籬之外而伸其說其於道損益果相當歟而卽外叛經抑有甚於此者歟願於諸士聞折衷之論

士有不譚六經者非其士者也經有不師諸聖者非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三

七

其經者也顧禮樂非鐘鼓之云師聖非校讎之技苟識能訓義而不能匡情智足傳師而不能辨行力能博洽而不能居貞則又烏在乎其爲士哉此宋儒之所以稱醇於列代而漢儒所以自溺於世資也況乎轉脫舊方師心所說濡迹吾道而不忘操戈其自視也超宋儒而上之愚則以爲蹉然漢後也何者漢沈於守經也亟於尊聖也今之求多於漢者曰其擬經也大甚是又不然崔文敏有言學不師聖將奚則焉其疑然以聖人自期與而令其歌不必効頌言不必合雅繁蕪緘噤以終其身亦過矣愚竊以爲楊王有

爲聖人之志而亢其迹桓馬有尊聖人之功而無其心楊王之言自可獨立於天地而桓馬之行不可漸漬於學徒自西漢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遂各紘激名家東京以議論學非周孔之所嘗見終漢儒不能醇乎其醇者蓋亦馬賈諸人之過也劉歆欲立左氏春秋輕移大常徙穉其義長謂其深於君父宜立何傾身於莽也融所著尚書三禮註及三傳同異非不褒然傳授也然怵於據圖刎喉之說委身鄧氏以任性爲侈飾宜其蒙蓋也夫榮習歐陽尚書抱其書避亂山谷可謂處阨無二矣然以奏經五更令桓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三

八

元卿與爲利之歎願不讓歟達受古文尚書於金樺解詁左氏五十一篇謂之精矣然以五經家皆無證識左氏稱少昊代黃帝則堯應爲火德而漢亦爲有據使無識左氏爲土乎桓譚以非識流亡而達方修其錢帛忍矣吾茲有取於董生也仁人正其誼明其道此孔門家法存焉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固漢興之一人歟所衍春秋於天地陰陽王制之則廓如也永叔謂深達其旨信矣乃改正朔王者大一元之說此公羊之溺仲舒也吾又有取於鄭玄也玄修習經業杜門不出發何休之膏肓墨守而伸其說所註周

易尚書等義凡百餘萬言弟子以爲大全而潛光隱耀辟不就者屢矣七十傳家其有仁德之風乎孔北海之所咨嗟也故學於諸子爲獨著方其廣訓釋衆數家治數說辨疑則幾千萬言正失則矛戟互與句有不齊之義章有累代之傳聖言曠然人如發矇無爲功也乎然其師與弟子也以爲黃金可得旌車之招可致而三事可企也得之以爲驗不得之以爲憾不得則又附其說而從之君子謂其有市心矣如董鄭者又何望哉或曰註論則已三統傷於隱東廵廣成之頌傷於枝九章象歷之文傷於雜又非其際也

勸道洲文集卷之三

九

漢之儒有三有通儒有利儒有醇儒探之無不知測之無不辨異端競起而不詘者通儒也審時取舍不拘儒者之節而自服好隨俗者利儒也德行立於已論贊興於世進退以禮而守經不變者醇儒也泊稅術攻文辭而無所取者通也有所爲者利也故馬融鄭玄謂之通賈逵謂之通劉歆桓榮謂之利董子謂之醇此漢世之論耳融之通融之利也鄭之通鄭之醇也醇固爲六經之助卽通亦未爲甚害也者利之則賊矣彼其以囊括爲賈而以鎔經爲市聖言雖明而聖人之心愈晦愚故謂其有尊聖人之功而無其

心也子雲之擬易也此其老深沉之思也於何知之其曰持三寸弱翰握槩從輶軒使上計吏掇殊方之言二十年於茲矣是少而好奇不爲玄也而玄之准易也又從何知之易以卦玄以首易以爻玄以贊玄以方轉州以州轉部以部轉家而易則伏羲之數畫推而之於三百八十四爻者也玄以一生三以三生九以九生二十七以二十七生八十一而易則天數五地數五十有五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易衍之而爲八八玄衍之而爲九九易布之而爲四象玄布之而爲七八九是其數也易由復至乾由垢至坤以

勸道洲文集卷之三

二十

終陰陽之運抽不抽之緒玄以二贊配一日由中至養以應三百六十日之成歲盡四時之變是其體也養中相乘而流行之序見矣其言曰陰不極則陽不生擬之於乾垢相遇是又其運也一象也形於玄都復三方而河圖以五居中犁然具矣一占也易以變貞悔當之乎玄以逢則陰陽晝夜經緯之所從遇也一配也合之於五行而著也合之於節氣而順也合之於斗指而適也合之於日度星纏而徵於靈儀也合之於律而呂且投也是又其密也易之家人有失位得位有無位之別而玄之畫辭多休夜辭多咎以

辨所爲吉凶者是又其例也其曰心思乎一一之耳則天元甲子朔旦冬至其首之中圖之一乾之初乎蓋天下之至深也然而歷天玄地玄人玄以至於養剝斷極矣陰氣錮矣則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求放心之說也如是則玄首之中可復玄首之中可復則四時之運不乖矣或者謂易逆數也逆則圖反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或又曰藏心者藏於密也夫楊子未易言也程子歎其地位而中可知也其曰天以不見爲玄人以腹心爲玄不猶之乎黃宮哉易行乎其中之謂也然則玄可同易乎宋人之爲楮葉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三

三

也其柯莖疎簡相肖也三年而後成以此食祿於宋國然造化必三年而後成一葉幾無楮葉矣易之楮葉造化也玄之楮葉宋人之惟肖也時律星行觸之而應愈密而愈無加於易者玄也河圖以前未嘗無易愈易簡而愈無不足於道者易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有易而未嘗無乾坤也易不作無以見玄無玄而未嘗無易也故程子曰雖作十玄亦可言玄之可有而亦不必有也如徒以其數例而測之則子雲之攻易亦既苦矣子雲知笑子長之愛奇不知己之奇而造理不免有獵心也故法言辭之疵者耳其尊五

經談神明論潛心於聖不可易也此楊氏准經之較也通之作元經讀書也此獻十二策之後也於何知之通曰十二策若行於時則六經可以無續矣其寃焉而皆得續焉而論世非始願也而其准春秋也又何從知之仲尼曰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達則賞罰在上而今且窮矣所以代賞罰者誰乎而猶不敢揭然爲之辭也故春秋之始於魯隱周平傷其無賞罰始也苟不書亂賊何以得懼于通曰吾始於晉惠其志也是配其所始也春秋有經禮有變禮安性平心則爲經於性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則變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三

三

禮矣通曰元經有所以見義則常有所以見權則變執小義妨大權元經罪之是達其所變也春秋有十二世以爲三等有所見有所聞有所傳聞見者哀昭定也聞者襄成文宣也傳聞者僖閔莊桓隱也於傳聞則殺其恩於所聞則痛其禍於所見則微其辭此詳略之由也通曰制命不及黃初後貶不及仁壽乃人情耳親親而疎疎也春秋不予夷狄而予中國此常辭也而易於郊之戰楚不君子而進之晉不夷而黜之何也楚有舍鄭之美而晉擊之耳通之晉宋齊梁陳亡所以書也晉有中國之舊宋有樹晉之功故

後其亡以懷之而以齊梁陳歸其國乃齊梁陳則未
亡矣何以並時而亡也曰夫惟棄禮樂即夷狄以至
是也則以人而奪其國存其國也三代之盛天子秉
至公之義而制諸侯周衰諸侯自制其子奪孔子書
曰取郕大鼎於宋見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
後有王者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
之郕而後已皆此類也續書之所謂帝制也天下之
危與安之天下之失與正之制而及於兩漢也則曰
人能弘道庶可冀乎焉知來者之不如三代也雜伯
不恤也春秋不得已而作也故帝制雖絕於殤而元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三

三

經不作也於桓靈悼焉文明大康之際君子猶望之
至永熙而息心元經作矣不然幽厲之間文武之法
亦岌岌乎而春秋何以斷自東遷也今即不覩其全
經而其不敢薄待後王後民之心則如日之照風之
灑咏其言而可思也故論詩則曰民之性情不亡也
續書則天子有制詔志策大臣而有訓對讚議諫諍
也以郡縣之政當列國之風也故曰政則苟簡當人
則可典禮則未又曰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
殆恢乎於天運人事矣孔子刪書而有取於文侯之
命秦誓之詞彼任好豈三代之風乎而聖人取之也

學者尊古而卑今謂三代以後無可述過矣然則元
經續書遂可同六經乎不然也六經醇而通經雜也
昔有以倒韭而効蒼文者其骨格輕重幾相一賈之
於五父之衢一人曰此蟲迹也一人曰此蒼文也向
者之書實非蒼文而未始無書之義無蒼文之用春
秋尚書蒼文也通之經蒼文之近似者也詩書之所
載者三代之篇風而通之所載者非三代而以爲三
代也其心則是其質則非也無春秋則無以見三代
之直道有春秋則可以無元經也趙盾書而萬世之
盾不討賊者懼也晉僕書而萬世之亂人來歸者懼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三

四

也故程子謂其有粹處隱德君子也言其書之不可
以廢而亦不必有也此王氏准經之較也然則二子
之論著足相當乎通其醇矣而雄之渣滓未去也雄
以窮愁終其身而又不甘於明易也於是寂而守玄
以明天道通之十二策中以建人極而開大平如不
用何則寄之於續經愚則曰通其明王道而其志同
也張衡有言漢二百載而卒玄其興矣子雲應期之
賢也而通書著於陳亡其時同也雄以大無方易無
時爲玄本而通以無知無識爲知識文王所以順帝
之則而易所稱爲無體或若是之符也夫雄非獨明

天道也亦以明人事思禍福爲立人之道而人有能
外思者乎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是以天而明人之說
也通非獨明王道也亦以盡天理十二策先正始也
一元大始春秋之所貴也乾道以之而各正性命是
以人而明天之說也二子之所同也雄逡巡於莽漢
之間而不能冥飛則曰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或以爲
知之不早是矣通獻策於仁壽一不合而退處河汾
翩翩其秀矣是則二子之所判也然雄少得名而莽
僞好士隋文不善儒而通鼓瑟非其退易也投之不
中也非其退難也拔之必折也是二子之難易在新
與隋而不在二子也甚矣所遭之難也論者徒以其
擬而訶之夫非達於天人者不能作能作矣而曰吾
姑遜而等於不達者僞也夫非明於聖教者不知作
知作矣而曰吾姑不敢與聖人競言者諉也聖人曷
惡乎擬哉擬之而益明効之而益著是通雄之盡心
於聖也愚故曰有尊聖人之志而亢其迹也聖人之
經聖人之大虛也大虛而妬萬有則風雲雷雨不以
時作矣聖人而塞群言則道德性命不必論矣賈馬
以爲註六經賈馬不知其爲悖也楊王以爲擬六經
楊王不知其爲註也何也賈馬之所悖者實也楊王

之所註者理也今不咎其註經之悖而專咎其擬經
之註或乃爲刻矣又不咎其門之內而叛道者而責
其門之外而明道者見爲失倫矣何謂門之內士之
童而讀老而習披傳註而叙彙倫者此經此書也規
規然盡盡然啓口而索途者宋儒也今則不敢陽背
乎經而陰賊乎經不惟陰斥乎宋而顯乖乎宋偶有
管窺也則曰經之意若何而吾以象罔得之也師說
不必尊矣漢儒不敢爲是鑿空也已則寢處其下而
告於人曰註傳不必信也則紕兄之背而奪之食矣
漢儒不敢爲是矜大也一經未明也而齊諧逸周以
爲侈其老死而尋名家也孰與漢大全未知也而拘
象泥數以爲怵其形上形下而不遺也孰與漢漢斤
斤辨同異今則推儒入釋矣而不念樸斲之勤梓材
也孰與漢漢高其垣墉而忍人伐其中廬也今則援
釋入儒矣而不念夷夏之別也孰與漢恒久不息是
矣而曰此爲常義此爲不常義也幾於強寂然不動
是矣而曰此爲佳法位此爲相常住者也病於引無
故亦無得此外教也而曰此吾儒忘言之化也何其
舛在彼氏之爲化也聚徒而居貝譯而教猶不忍捨
所有以歸儒而吾黨聞其一說則惟恐其不與經合

也何其陋蓋其汪洋恣肆之談不如漢之鑿而易於
悅直截徑情之旨不如宋之大而便於習以易悅之
味當便習之教鮮不折而與外氏從與外氏從也鮮
不入而與吾道角與吾道角也而聖人之經會秦燔
愚黔首之不若矣又安可令有宋諸君子見也微獨
宋賈馬溺於行而鑿於經今則併其鑿而淪之王楊
外於經而附於聖今則併乎聖而叛之夫至於叛聖
賊經吾黨之罪又安可逃也必也一之於宋儒乎濂
洛關閩吾之元命也詩書禮樂吾之根蒂也理可以
擇致不必馬乃爲父言可以證經何必漢卽爲晦取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三

七

其訓翼不取其策行則漢儒當咋舌矣取其理志不
取其詞章則楊王當斂手矣恢乎於道無所不容也
凜乎於界靡所不嚴也守傳註而尊師承務切近而
鮮玄眇藩籬之外何以杜之藩籬之內我當一之不
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務使聖人之言炳如日
星庶儒教可明於 今日乎不然自處出宋儒上而
使漢儒者耻與之同席亦足羞也

問三代以降士鮮心學至有宋而晰及

明興諸儒迭起卓然如雲漢昭垂有目共見然人既
守其所知學莫辨其所蔽孔子言性已耳孟子則曰

性善又曰形色天性也則性固一矣荀氏謂之惡董
氏謂之待教楊氏謂之混固皆域外語也而宋儒亦
曰有氣質之性則人果有二性乎形色不言性則五
官四體不幾木石歟致知固心知矣而必曰格吾心
之物與窮究物理者何以特審歟或以窮物不免於
逐物乃以物有本末言者今則以格物爲止至善矣
其說皆有所達於旨歟孟子以義爲內而程子則曰
不如內外之兩忘也則天地萬物之於我固無二歟
有曰學者須先識仁而夫子曰知及之仁守之又
以知行合一言者則其先後固無可分別歟二三大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三

二十八

儒根極理道標聖人之一言以開學者眼目或爲從
入之門或爲對治之藥要不必強同然學者從事于
此多宗則多誤多誤則多詆今欲使帖然復歸于一
必有振裘持領者在矣願與諸士商之以祛積惑
聖人之道其以宗而明乎去支離健羨之用而一之
則醇精之則粹無統焉而駁亦以宗而闡乎祖斷章
取義之說而守之則迷膠之則陷終的然而亡所謂
明者非宗之自爲明也聖人明之也竊觀虞夏之書
渾渾耳商書靈臺月言頌頌耳則以爲聖人有教而
無宗乃宗自在也使聖人揭然如建鼓猶以爲小也

然而不勝高明也高明者求其說而不得必且以爲
漫漶無當耳將無所循入於是命世大賢取法於言
致義以留不綫之脉開萬古之蒙其於高明者猶戶
之有鍵也然而不勝愚不肖也愚不肖刻舟而求劍
以爲實有一物可握掬而前不捕影而茫然則折而
縱恣無憚耳夫使愚不肖而臆說也此六經語孟之
枝葉若是其扶疎而不亂也本末並陳始終互見奚
爲弗備也而未不越於本終不出於始歷久而愈明
超然而有立未得爲枯也孟子曰使先知覺後知使
先覺覺後覺不合愚與智而導之則不名覺矣不合
直與曲文集卷之三 三

物歸物云爾也其曰靜虛動直陰與陽體用不偏缺
如是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其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又曰合內外之道也則道之未始有定迹君子卽自
立其畛域亦終無所繫閼也其曰知及之仁守之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之何謂乎之則
不在知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矣則知仁博學
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乃何物乎大哉聖人之於言也
要而不煩通而不漏愚質之於諸儒其言者不能無
噓噓也如空之於器也器方則空方方隨在而顯也
器圓則空圓圓隨在而見也聖言之燦然有方圓而
直與曲文集卷之三 三

猶幽谷之不暘而照之以靈暉也荀子之言人之性惡善者偽也如是則乍見怵惕皆爲要譽內交然矣此吠日之說也楊子則曰善惡混氣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馬與道爲二則氣與善惡爲對道則東西南北在焉善惡固有所乎混之云爲善混於惡乎惡混於善乎誠混也是玉之必有瑜瑕安在偏得善而偏得惡乎氣且適之則性在氣後矣謂母是子生亦無不難也董子謂人之有性情猶天之有陰陽也然旣曰性有善端又曰性待教而爲善不矯亂乎以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性雖出善而禾未可謂善則又有辨也當其實時曷嘗無禾當其善時性則何在語教則得性則未也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滅宗者程子所謂稟惡氣而知之非性惡也而退之以才爲性則誤也此猶曰不知性者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卽之爲解且以爲二也今不論有物之則而論雜稟之氣曰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然者則人固有二性乎果二則烏在其善不善也白羽之辨犬牛人性之謂微之也而未嘗以生爲非性者則又何說也仁內義外之辨長者長之之喻爲論義也而不以食色爲非性者則又何指也程子語及

於此曰此亦性也曰不害爲一則形色之不爲第二性明矣形色之不爲第二性則性之無間於天命氣質審矣乃世之從淫黷以違物任血氣以傷化緣泉宣伯南萬之流豈其非氣質哉孟子則曰性也有命焉仁義禮智之爲命也則曰有性焉將淫黷血氣之爲天命而口鼻耳目之欲又何以別言性耶象山曰人之精爽負於血氣發露安得皆正白沙曰有生之後習氣乘之使氣之不乘乎生則無人精之不負乎氣則無天形色之不爲天性則土直四體也稗稗耳目也形色之不待踐形則途人堯禹也蹻跖周孔也

非舍垢之器既已格此何名爲格物乎此既無物不
乃爲格無乎陽明氏衍陸氏之說而暢之曰夫心之
物也夫則當曰致知在格心也而曰心之物不能無
添足之歎矣夫致知之說千古無與捕匹夫不以懷
璧爲罪良心是也而必強其物以從我毋爲大贅也
程子則釋之以至而以訓止爲二本也非以大學標
至善之爲止不容復以物爲止耶然物物而至之至
極必差則必橘吾知其變於北貉吾知其生於濟雷
吾知其起於方類吾知其感於自星吾知其隕之五
鶴吾知其退之六雖屑腐齒落猶不能極其冥精神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三

馳於外而物理窮於此非必日用倫則已也程氏所
以自易其說曰格物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亦格
此之意也或以誠正修齊治平一之於至善洪興諸
詩帝典諸書靡不極陳君子小人之歸前王後王之
範以義以利之別逐物著明至善之格則式之爲言
乎物則本末之物乎其於在格物也已詳必合事於
式而後爲知致也心齋氏則曰格物正是止至善大
人正已物正即是物格又奚所二於訓止哉章句則
曰物有本末著熟而爲止其物而先後存乎其間矣
然已正物正而後知致未之前聞也則夫合式之說

比於格此則謂之煩比之至物則謂之易煩不至於
滑心易不至於逐物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斯
其得大學之意歟乃白沙氏爲之言曰豈無見在心
何必擬諸古不曰人之有宅或以延賢或以引景或
以招風或以映月無主人端居中需以収四事之用
將奚以宅爲則格此固非按章之訓矯支離以存其
君未可見非也然則內外之說奚以也令其判若層
城截若堂與則牛言不應解而解鵬鳴不應測而測
天將雨而人不臥東風至而酒不溢今之感通類不
然者則程子所謂不可內外言也卽河出圖洛出書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三

三十四

伏羲象之謂爲物者則何必見陰陽謂爲心者何必
待河洛心與物非所論也心念通於天地知慮合於
鬼神則格此之云未足少也萬物猶得並體不悖害
於性中而分氣質天命言者是又其盤也知行不廢
言也必懲其知然後行之癩曰是不可俟也然人不
能目視飛馬而足躡堂堦瞑之而馳必有沉屨之患
謂知到而氣隨焉可也彼專以合一言者又乃拔苗
矣夫子言篤行先之以學問思辨則擇之未始不先
執也仁知其然乎陸子曰知及及此者也仁守守此
者也不以知仁爲芻狗不陳之物不以其心爲空虛

無用之處豈不鈴學者之大本哉此非陸氏始爲之也聖人知其教不可泥而萬古之心不可泯不可泯則必有因器以見空者焉有因器以見空者則吾茲方圓其器而曰仁曰知曰學曰思曰問曰辨曰行曰格物曰性曰命將各得所入焉以庶後世也不謂小言之泥且固也程子之論性也曰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使有湍激或風簪其上使爲波濤此豈水之性也哉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夫湛然則無乎不善矣固孟子所謂性善也有生之後七情乃見孟子於此則曰可以爲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三 三

已未聞有清濁性之別乃以性之地而稱二種之性則古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者亦未爲失也楊子見其才荀子見其才之惡董子以爲待教則無所見也即程子亦曰性相近也如性急性緩之類非性實有所謂緩急也惟湛然則內外一如矣湛然則知至行至矣湛然則物無不格格無不在而本未昭矣以此見心之爲大本也或謂聖人之言其遠如天賢人之言其近如地愚則以聖人之言寓遠於近賢人之言揭近於遠適道而已非所徇也今嘵嘵之子各是其師彼以此宗爲失正此以彼宗爲淺陋嗚呼之風倡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三 三

於時矣聖人之道安得不蔽夫宗之說不概見有大宗有小宗不億之衆枝葉之煩非不衆也而高曾惟一互駁互剗非不繁也而聖言惟一邇其高曾則磐石之盟可無毀也歸於聖言則甲乙之辨可無諍也高曾不可覲聖人不可作矣而吾爲小兒辨日之幻以戒其象賢者雖馳如春濤勁如戈鋌而卒無實地也諸儒無傷也蓋溫涼遠近呀呬而莫解者而於日無少動也是故不分牆而爲高不尊此而非彼苟得其門不悖所治則浴月之懷靜者企之吾不以江門之未致用也良知之認賢者致之吾不以新建之爲

易放也本來之識樵者得之吾不以秦州之爲天也荆門之政三代可幾吾不以象山之爲乖末也晚年論定能者達之吾不以新安之爲支離也用之於一則寸羽可以入似虎之石而墨翟可以杜公輸之巧而况皆備之心皆備之性非外來至也其性又靡有所揀擇也金玉匪有餘砂礫匪不足又靡有所增夷也登之介圭非其益終之短褐非其損東西南北惟吾所入而入無不得也不見則望之若九閭見之則如狼戾而不可盡也不見則朱陸如壘壁見之則吳越爲一家也道本不異而人自異之諸儒本不競

劉直洲文集卷之三 三

而學之者競之吾始乎由是終乎由是而數君子者有閒言以貽吾悔而墮落於我吾不信也然而學道者什九見道者什一在堂者什而一在室者百而不

一也則奚以也所以入之者非其道非其道而衆爲政也不可一也執事舉今之學道者櫛比而粒數之無且有入而俎豆出而沈貽以相構者乎無且有擊籀元公遊鶴蓋之門飽湛寶之座經思珩璜而懼原日官者乎無且有悠繆其辭洛誦其口疑誤來學坐致聲譽而好爲人師者乎無且有曲徑伊洛鑿空大傳謂立地作聖而不經險易不膺義迹者乎無且有

奢淫誦謾好成玄黃惡成疢疾苟恣情慾而以爲道在素 子無且有居不擇游自爲傲賢自愧逞願拒善飾非而芷漸之滌者乎此六者性之所以塞也而猶嚙嚙然不知其非也在門墻而無所麾故世謂之脊惑儉人也儉人之徒爲儒大禁而以其一儻之肱也以疑於世謂全滙皆儻也陳賈之徒遂從而媒孽其短而儒又爲世大禁此宋之明鑑也然而吾之門無類而不可去也此皆非究心聖學者之所爲也究心聖學者之所爲居必純師言必純德不以其潛而急爲見也不以其實而居其名也其容闇然其行

劉直洲文集卷之三 三

恂然顧性之所近謂何耳藥石謂何耳致之於良知而入也格之於本末而入也審之於學問思辨而入也適之於動靜而入也羹墻之見無射之保無之而非是也擇友得師不失所靡而後謂之一也一則不必稽其所事曰何宗之氏也其所守而說者幾何是東西南北之學也故曰性統天下之同也學者不惟其一之是考而執度以揆百并質齊劑吾恐賢人之言爲天下之晦晦也賢人之言晦而聖人之言會邪徑之不闢世易俗異而人將口實我也甚無樂乎其多宗也故夫衆言淆亂質諸聖聖言而有破析之者

則惡乎一哉則白沙氏見在之說也陸氏知此之說也

直洲文集三卷終

直洲文集三卷終

三十五

直洲先生文集卷之四

明建武劉文卿著

秣陵焦竑校

豫章劉日寧校

論

先王之道在於命令河南程錄

天下皆知政之爲治而不知機之爲治已政之機轉於人主謹察其是而時布之而後天下始安人主始尊夫人主高拱於紫垣黃屋之上以操縱海內其勢誠足自逞而其心又足自便也勢足逞則必交驕於人主而人主亦必自便也意見而不戒於命令心足便則必優游於宸極而不惕於命令審若此而欲以禮樂刑政予奪輕重服海內之心杜士庶之口則其道無由也蓋禮樂刑政予奪輕重必有言之者矣天既不能爲之言爲之臣者又無敢作福作威玉食也人主自言之而已自言之而輕用之不善藉於民令其如自已出猶慈父母之於愛子也則不必從順矣夫民不能以勢抗而以心逆心逆害政之大者也先王知此道也故動之如履水言之如執熟審已度義而後政可幾也元城劉氏之言曰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有治具行之特

在命今而已是慎命之說也夫人主立三階之上其聲色中嚮遠方之衆不得而知也門廷之外不得而測也其微可章其章可則樹之軌物而懸之象魏非令莫適告之以好惡申之以德意非命莫述也是命令又非止以行其聲色中嚮也乃所以下濟於臣民而格心之道也天下皆俛首抑志惟王之制不敢有二心明人主無不得意於海內非盡賞可悅罰可威予可徠奪可防輕可抑重可回也貴得其心也得其心則斧鉞不必逮銅節不必因而旁觀者之憚以相告也雖四肢之寒而獲汗也不浹洽此矣先王治天

劉直淵文集

卷之四

二

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陳以備也韶濩大夏鍾縣而聲十二詳以宣也犀兕齒革與民變之莊山之金禺氏之玉與民通之辨流宥省肆赦物之踴賤靡不知也民之虛實國之金匱靡不度也扶傷之孤荼首之老靡不數之於朝也布政之不忒已見於此天然而發大號施大令罔不四闢而諮諏之銖銖而裁量之此豈好爲勞哉禮樂法度者政也用之者之不可真行也則所以政也如操舟而不疑於陸調瑟而不察於更則天下必有瀆禮而廢樂者天下有瀆禮而廢樂者而吾之禮樂法度殆阻格而不行矣此不明於

宜而謬爲之今也不明於宜而謬爲之今則重者輕之高者下之難者易之開者閉之厚者施之薄者賞之剛者柔之衡者石之天下將輕吾令而蓄憤於我必無響應之助何也人之所仰於人主者爲其布大公昭大信而造命我也物之所貴於天者爲其能宣四時之氣而亭育我也今時行而春秋之候爽命行而公忠之路塞則無爲尊天而畏人主矣夫不明於今者猶若是而況任一人之喜怒以恣睢萬姓之上使天下重足而立傾耳而聽箝口而不敢言即言之必受剝膚之患觸忌諱之禁是猶寄累九於運竿之

劉直淵文集

卷之四

三

上雖欲無危不可得也是以聖人不責人之奉令而責已之信令不責已之信令而責已之出令不責人之控訴於命箴規於命而責已有不協於衆之命出審而信可幾也信令而壅闕可責也壅闕可責而天下有不若於訓可得而正也頑慢弗即可得而誅也如雷如霆孰敢不順首而奉之則以至誠格下而得其心故也非徒木許劬之謂也愚之則徒木可以爲著龜執之則新法可以爲金石行之一時而道路以目其潰敗決裂也有如秦膠柱而至於斃也有如宋又安在其爲命令哉後世中主苟能通達國體審時

出令猶不難反危以爲安撥亂以爲治是故晉悼有責已之令而伯復齊有刑儀之封而諸侯歸心被山帶河非不固也而虐令能驟之鉏耰白挺非不衆也而三章能順之令佚於之推而賢士隱令寵於樊英而儒生盛令嚴於綜核而名實就令優於卓茂而循吏風文有肉刑之除而漢祚培大宗有笞背之禁而囚歸死揭揭乎若漁陽之慘而鼓聲立應雖有百萬之衆封疆之固不能勝世主之一言何者明於令而不任一人之喜怒也夫人主之嘆笑非苟略也言語非疾出也喜怒非妄見也下則必有嘗之者矣

劉勰文集卷之四

四

者又非逃遠之人陳賤之士也是故令有入而不出者矣有出而不行者矣有入而不至者矣有至而反側以逞之者矣有一令下而二三之者矣是古之所謂牽瑕壅蔽也牽瑕壅蔽之時印人主不自覺其然而士人能乘之使人主孤立而無與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仁人正士扼腕而厲咨以爲未嘗有也而所以致此者非無漸也人主居深宮之中廣廈細旃之上或不稽於庶言繹於人情而決斷以出之自計其得也又將出而不反反汗謂之留令故功高而令薄之見以爲失所矣罪重而令貸之見以爲舍垢矣勞

不茂而賞過之見以爲濫與矣法如是足矣而次以私入之見以爲已刑矣朝之元老而或蹕轡之使不得行所願見以爲蹲沓矣國之庶官而或管刺之所殖而培者又非必爲姬姜也者見以爲滄訛矣密於權酷之詔急於山澤之利公私告急而猶奔命不休者則道有捐瘠矣野無一年之積粟無百里之膽什一之師數歲不解而徂敵也者則民有析骨矣其始皆不審於令而亟出之出之而使天下奉以爲政猶操舟渡江河而逆其波浪也是故或行或止或行或止不能無朝令而夕更之則不信不信則不尊人主

劉勰文集卷之四

五

以九重爲淵而以命令爲水乃至令不尊於天下是之謂以利器假人而失其道也夫當偏頗之令不協於宜之令未必不自已出也然輕用其民而果自是姦邪因以爲資故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偏頗反側不常之令非盛世之所宜有而姦人之資也雖有鯁亮之士無攜上之心不能違令而自見昔之所謂禮樂非其禮樂者也所謂法度非法度也向之所謂牽瑕壅蔽者不下而其兆自見勢自張如是則僉人懷利以自百賢士阻怯以喪氣此非有豎牛無極起於文戰之下則必有揭竿潢池之衆矣何

也匹夫許語猶或報之奈何萬乘之主而以令輕天下是故先王知壅蔽之爲患也於是設敢諫之木矢從繩之道瞽史在列鞀磬在御大臣造膝而受事者各以其職坐而論道者雖日肝君勤弗以爲勞也其心無日不達於下民朝以爲令民以爲心也朝之所爲賞罰民之所爲賞罰也論德而官天下之士核功而馭旂常之績肺石以通天下之抑圉士以正萬民之罪六禮以親諸侯之國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祝網泣車以寬其譴非法言弗宣非故典弗式愼命循行朝布夕守其出而不反則同其行而不尼則異

劉直洲文集

卷之四

六

也是先王之所以爲政也何也令非先王之得已也五帝之世悶悶醇醇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故有擊壤巷歌以自食其力蓋忘之也迨三王而人心漸滋矣兵行有誓則土有賦以仁義結其衆中之以戒諭變其頑慢至於再至於三然而其令親也進百姓於廷而話告之大臣巡行阡陌以收農教大史採風謠進之天子天子因民心以申命行事故其令簡而行最遠百姓勢親而最忠令信而不可二也後世詐故萌生令不忘而數矣乃堂下遠於百里夫人望而畏之令又不親而踈矣以法令禁治而巧脫於法之

則復以法令率楷之令文不簡而煩矣夫至於煩乃蕪也已先王不能已於令之內而必審於令之宜治亂所雜豈有常乎以憂令而圖治平是猶求金石之樂於瓦缶也大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猶曰後世必將有篡弑之禍令之漸使然也況當人主之身而有僭令則有必不可及之悔矣是故先王愼重之也嘗觀渙之九五汗其大號於出令不反令之意愼矣然以五四合德致之夫不剛不柔書之所以歎君陳也而君臣相濟以之故無驕心無邪行無悖令其拯濟宜矣假令剛窮於下柔不上同則亦一人之

劉直洲文集

卷之四

七

已諾而下莫之敢撓莫之敢撓則蔽之者至矣夫人情不甚相遠天下怵然而不承德意者心大號之有未洽也祖宗微遠而不可射思者必假廟之有未誠也有如四五相得以就其在中之義則內行外信四封悅服不得天下以令而得天下以心殷盤周誥不爲明徵矣乎故夫觀其令審其號而國之治亂可知也釋於渙之義而愼令之道又可知也

愼獨可以行王道

戊子鄉試

論曰道必始於幾行王道者必澄其所由發之幾而後淳化浹洽於天下何者天下之僻遠幽隱未嘗不

流自聖心故發之聖心者什一而被之編民吾子者
且倍徙而千萬淪之方寸者毫芒而害及于堂廡閭
畝者莫不滋蔓夫至于蔓乃難圖矣而君人者必欲
解義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跨蹀昌姬超軼炎漢則計
不可得即不然者而粉以夏政彊以周索比歸於節
文度數之間則計又不可得何者怠德不類之迹崇
而恭然思道之心少周官立政之法立而基命宥密
之學淺也即有所行已縫之此而裂之彼而其究也
至於本末不相得人我不相應而欲自附於平康正
直之王道不干里哉子程子之論曰慎獨可以行王

劉直淵文集

卷之四

八

道行味乎其言之也今夫天經以九野緯以三辰幹
以五氣無不冒也無不運也而其交則曰十之三此
非所謂獨時乎陰陽之姤也示微也而曰復遇壯蓋
復則始出而軋軋長矣卒之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一
受而一施新盡而火傳何其布滿天下哉則自復中
得之也彼其所謂獨非吾所謂獨而沉潛醞釀之幾
大不異是則行王道者安得忽之獨而任其倏微倏
著也嘗觀之王道矣創立而無私控揣德行而無私
予奪信布而守如金石靡靡肫肫則名從商爵名從
周而天下不病陳其殷置其輔舉之表旌質之約劑

而天下不擾權衡設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王
道立而愚智不相非誕信不相譏而曰於我何有也
苟其精神心術一息不流一念未謹則法自我闕澤
自我枯民亦安能日日舉其彊仁義而精雜汗者而
饗慕之何者王者之心如標如形此通彼應儼然與
天地為體與萬物為伍順逆通四時而憂愉達環海
一動於喜則司勳未列匪頌未行而銅山金穴偶主
並貴之徵應一動於怒則園土未加師甸未趾而赤
渭丹野塗肝莽骨之霧啓一動於愉佚則甲乙未陳
將作未試而璇宮瑤室雕楹繡柱之萌兆一動於遠

劉直淵文集

卷之四

九

觀則八駿未驅九旂未動而層風闐苑梯山梁海之
端見幾希之間芽蒂始生而利害寬猛忽東西易位
而不自知是故齟齬黃舌社戈影弩無忽為近而吾
念一正必且避諛而畏讒雕題重譯窮髮不毛無忽
為遠而吾念一正必且起瘠而收饑鯢鰭蒲羸蜚蜾
蠃較無忽為細而吾念一正必且疎禁而若時羣理
蛻氣曰逆曰留無忽為偶值而吾念一正必且增德
而修抹故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斯王道之極軌也
季主自投繯柵不知治亂是非之所存七情之內
外韃之翬然自以為九重邃密禁不聲聞恣行胸臆

而莫之省覺彼固不知所爲獨安所謂王道而近儒之論則又影嚮于無爲之說謂化育萬物而不有彫刻衆形而不作沾沾然以墮體黜聰爲足以致治吾未見絕迹而行無翼而飛直將執大象而天下往蓋竊篤恭之說而似焉者也則彼且謂何者爲獨何者爲慎哉故善行王道者非專盛藻飾飭象魏矧照于匹夫匹婦而已也又非徒召好去惡恬愉無爲偃慕乎華胥大庭之名而已也一腔之中理端旣萌欲漸亦芽師保未詔俎豆不登退守閒居淵默雷聲彼無一不與天命民心對卽著而布象比民稽器展事內

劉直淵文集

卷之四

七

史佐策司祿祈年而中有纔惠貪林之微不及覩也亟除之矣奉牲出入三夏迭奏樂拊路鼓籥動劓詩而中有依倚伏側之萌不及覩也亟棄之矣萬舞奕奕設業設簋千鍾萬燧貝冒星羅而中有引滿儲胥之思不及覩也亟去之矣醴齊兼呈三問三揖僕夫祀輒條狼誓馭而中有視遠行跛之思不及覩也亟剪之矣宮伯掌戒文御叙御龍陽取憐慈愛而中有臆近戀婉之微不及覩也亟遏之矣彼其窮取節屋儀法錯令無不能爲吾念而吾念少動卽與之授卒然若六馬之驚枯怒之發而念成事遂其何能

及是故其始作也隱其終發也巨慢而忽焉世主不能慎固閉中局從室視廷境界旣復瑕類乃見闇而昧焉世主不能慎母代鳥飛母代馬走母先物動以觀其起清之而愈濁焉世主不能慎美蔭不顧母爲利階絕甘去欲不爲物傾側牽而帶焉世主不能慎是故先王啓之以慎戒之以事抗之以忠示之以度制此獨也而又朝以問政晝以考事夕以修令勿使有所湫底以露其體防此獨也而又樹之謨訓銘之彝器詔之師氏保氏而酒正僕夫咸得獻蓋助其慎也明主燭行之數月於是一旦於是寧其志于高天

劉直淵文集

卷之四

十一

太山之安而抑其情於黼冑壑谷之卑則承顏順旨不得投耳目玩好不得牽纖微隱僻不得伏無不簡也無不照也無不顧也其行也如砥之平其出令也蕩蕩若流水其政教也藹藹若秋雲之布杳然若講之靜卽是而修火憲安水藏辨工苦平室律母有昧於因時以修事者矣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母有孳隸爲溝中瘠者矣嗟服絕奇民野無寢來學不舍業母有踰於滌非之地以自傷者矣百官象物而勸軍政不戒而其遺人獻積九野任地母有墮敗於王制以自棄者矣一念之內潛天而天潛地而

地韓韓乎莫得其門極之而我無所施彼無所受又
烏知情欲之所存生民之所由安哉此不亦可以行
王道也獨之彰慎之著也可令獨不之慎而規規取
鋪張之迹則漢之武帝見謂外施仁義矣而迄不勝
其多愆卒至海內虛耗幾為亡秦之續唐太宗行仁
義既効矣乃以一事之慚德而化雞鶩龍之禍遂與
唐相終始夫一則毒流萬里之外一則禍貽數十世
之遠獨之可畏如此又況宮中七市女間三百而欲
外假王者之迹此其醇駁之間可同手而論哉抑聞
荀卿有言曰養一之危其營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

未知此深乎言慎獨者也蓋慎之而不要諸一則位

尊勢重間誘無窮將防檢少弛而百竄萌起是見形

步影者也王者主之以戒懼存之以儆若思慮中觀

理至于戒無可戒慎無可慎而獨定矣王道何有焉

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焉此與我歌矣此主一之

意也吾以是為行王道之要論

順其時而要之以神

聖王欲有用乎民必使之底志而齊信使之底志而

齊信莫若使之無所拂而有所畏夫天生五材聖人
並用之用之則不假之以易假之以易則玩玩而聞

機潰闔傳軍威國民不可為衆也夫兵直使初矢折
予必為吾所効用也而致民之命不啻養惕民之志
不諱幽得所務人乃聚也有所畏乃奮也力完技善
則千人盡闔假靈振威則萬人齊刃行司馬之法能
使三軍之士居欲重陣欲堅志專而觸誠也夫民始
約之則一縱之則渙離則不主合合則不能離故有
七年之教三時之恤四禽之獻重以發之震以臨之
民於是平夕惕而不敢慢紀律乃率然命迹人修中
政歲妨其本教簡其禮覆之道也惟先王重之法之
首蒐狩也非聖人不能也夫兵本民情國勢而為之
若我衆彼寡利於卒我堅彼瑕利於器我不意彼驚
懼而曲勝之出於適我乘人之危利人之幾彼無我
備而喪其師出於詭此不可為謀此不可為再非本
勝也非本勝者無權名非帝王之兵也蓋兵本民情
國勢而為之故先王習之以素夫民何常之與有惟
所使之無不務也無不廢也無不敬也無不易也三
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當時而使之失時而逸
之則心戰於農戰於農則氣靡氣靡則習不功民私
飯有餘食私用有餘財乃與君謀失業則其產覆產
覆則輕遷徙應其役而有二心民為舉而隼擊輕則

而易撼無馮靈則志不壯志不壯則擾之動迫之亦動民懷私而面革鮮信而易蕩惇其先則恍不篤恍不篤則旅而進旅而退民玩常而駭驟遠視而多欲忽降戾則眾爭得眾爭得則律不正軍不整其所以習之者非其道故也先王爲民之可習而勵也可合而一也於是乎當時以示之技當警以懾之志饒糲以當車發襖以當餓沐冷風而事芒麥則輟業有禁矣菖生則始耕駕化則急糴去藿夷而養莖穗則遷務有禁矣稀首生則蓄藏地寶蓋則刈銍收且厚而事積貯則害時有禁矣時內弗奪時外不敢惰故從

劉直淵文集

卷之四

十四

獨執不妄及庀成器也以名號辨衆庶旌賞勸懲之有度廣別識也虞人萊于田司馬建于表示戮祈牲警軍振徒何果毅也樹門以和表貉以陣成禮三驅私禽獻大何有節也時循年豐不名逆矣順之而獻神乃饗矣凜凜乎備禮以習我重言以要我若曰共臣之命成主之事皇天后土及我先王共載庇之寧忍動作貽非罰其背國卽頑與敵用詐取戾于厥躬國有明紀其誰愍焉此三軍所用命也何者中春中冬不視之以常旗致若對敵國車刺徒趨若陷行陣獎車獎羅社祔祫烝若斬鯨鯢告先君致成事弗敢慢也民視其主敬望其務重同心以從之校力以舉之獨殺以奮之疾徐以赴之鐸工鳴鼓工節民工陣旗工獎亦工作以習之動如颶風止如堵宇教旅如此其戰陣又必然矣其教也乃其戰也從其教也語曰淵深而魚生焉又曰魚不畏網而畏鵠鵬勢有所資亦有所憚也民資則力完憚則盡命又何難焉是故心不岐而技精產不覆而圖固神之據我難大軍興前而不瞬內邪辟易而不自誅重敵輕死而不顧苟得是之謂本勝之兵本勝者敵不力交全權者敵無威接教達禁成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高氣

劉直淵文集

卷之四

十五

壯力大而無石二三兵之所及羊脂亦勝歸處亦勝
有年亦功無年亦功震震冥冥天下皆驚不禁令而
猛屈不時日而事利神福其謀主受其祐此先代所
爲蒐狩也自源野之溺見告虞箴主以是遊樂民以
是徒搏三屬之甲縵胡之纓見獸則勇見敵則惴阻
而鼓之不待以時行忽豚芬誑神孰甚焉天下見爲
誇詡之具而又勝推之胡越之鋒流洄淫夷而不知
禦也司馬之法乃授敵而持之者哉夫先王教之重
故用重後世教之易故用易自易之者以爲聽於神
則不經豪傑雄俊并於前民之畏死也豈其顧神夫
劉直淵文集卷之四 十六

雜著

勤政勵學序

臣聞運而不已天之道也行而不息聖之極也故易
贊乾健書規終始自古而重之矣况萬機殷遠百皆
悉投將外無可憚之迹而內多鮮終之守亦何由自
克責哉學與政須勤以逸廢惟自夫優游之情利目
前之爲便忽億兆之所圖見謂一日厭樂毋違于時
不知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夫不一而能成是造化之
所拙而物理之所缺也故致精可以累九二十而不
墜而二三不可以歷溝步古聖人誠重之也故幾杖
弗廢銘戶牖弗廢警師督得以正事而司尊得以獻
欽豈期勤而好疲哉大治之致於斯爲始我

劉直淵文集卷之四

十七

皇上夙夜振勵于茲有事海內草萊樂業守屏稱事
教臻稚子化洽期門使百姓澹然無邊城之災杼柚
之憂豈非勤惕之符而政學之報與顧日中之戒盈
汰之慮亦濟時而稱焉乃

明聖之所急以應古者克明作新之義作勤政勵學
箴箴曰茫茫厥初圓方頌洞爰有庖犧混冥代工秋
蓬其依鳥文是隆革錯龜圖畀叙叙倫政綱弘開道
樞攸崇懋中殖殷文其緝熙武德是宣兩勝進規老
至孝及仰蔭貽譏純德純師末命知非官有惕勤矧
惟一人赫赫周宣脫簪以興雞鳴戒旦傳漏屬音彼

美高宗雖雉若驚惟敦罔愆河曲有羞言念綢繆未
雨恤湫保成先兆響以風升綜核漢治彫落洪技夫
豈不勤刑名蔽虧史書輝燁壯夫恥爲夫豈不勵陳
農若遺實之不存恭文焉依我有大寶黔黎戴憑胡
爲元首慘不畏民爲水爲舟惟化所丁土國城漕及
瓜靡寧脫永就功標蓂計成禮義不與伊川爲群言
及民隱誰爲苦辛布政頒常百典是經曾是莫就冊
綠其親探古遺則大君所欽崇文側席成均屢稽賢
人予輔遠覽知歸望悅爲學貴耳賤目大君爲心如
苓開沃豈伊不安未明求衣豈伊不寧具咎遺餼昭

劉通洲文集

卷之四

十八

惠崇賢抗義金商清剛莒期惻民如傷朝夕石采斤
德何功薄言太清園則机視方則去畫圖方定位鬼
神漠默靜言思之不貳不測西南手美東北惟午一
氣往復曾莫來忤以反此躬胡不斯取中霄可作矧
云朝灼重襲可輕矧曰沙磧積久逾宜仁治道博耳
忘和音目隗文樂仰合先軌俯鏡來裕屠宰佐尊敢
告司御

肅官箴議

已丑工部試

愚末學膚說其於居官之道淺矣今幸得常大命敢

不思攸次之方愚謹議天下之治紐于官百節之理
通于氣故古者重其職也自雲鳥分司六相代治唐
承其制而名屢易商王悟哲人之二三其德也制之
官刑以儆之周成董正百度欽而攸司自六卿以至
於升人市師寅鳥氏之屬罔不有守也卿不怠事亞
不偪旅外內無私人大小無易慮各共其職以相効
也故世至大治體統相維成敗相準一職墮則衆尹
墮衆尹墮則億兆之人墮呼吸及之也今天下居官
守職咸在令德而網疎于漸情變于時公卿或存祗
肅之風而府署諸臣不無類德內廷或存在公之念

劉通洲文集

卷之四

十九

而郡道諸臣不無背違其弊蓋十而九矣是故古之
貞臣底力而辭豐卽常詔之祿猶或求省故有舍粟
之馬舍帛之妾不掩豆之豚肩今歲時饒遺牛烹燔
炙帷幄相進寶帳火毳近於汰矣廩祿不足供一時
之耗蠹彼耗者非開內寶資乾沒又安得從容爲終
歲計也周禮之責官成者廉善急焉此安可言箴也
先民之言曰民生勤勤則不墮故文王山甫以日昃
不暇風夜弗遑爲救憂公之急不得以從事獨賢爲
鮮而况俛仰尊位多覈鍊之虞者乎今或艷軍諮之
散髮美吏部之盜樽雖規範時飭故事陳懼顯世教

所不容而體倨心閑情嫌牢落羣脂成性醒醉互端則臣子之致身竭力者孰與此哉此其箴在偷脫傳口侵官慢也離局姦也故純德君子不問露黷曲逆對君恥言錢穀皆爲國體也今或嗤謹朴之夫多破格之事爲已分者未必在條舉之科業已身河渠而問法律矣雖明憲有定不得越法終於別見其長使主計者曰至害也至多稅也儼然嗇夫之代對也此其箴在好名夫明天子在上高爵厚祿旣已尊顯之今我不務羔羊成風而問苞苴不務勤恪而咲拘檢不務奉職循理而多奇僻使吾箴在此而行在彼往

劉直淵文集

卷之四

二十

於盡忠而勇於失次主上寬仁不斤斤律令從事寧見三尺之不隨其後遂率意繩檢使皆蕩然耶卽迹因公正而心實曖昧使外有守法之名而內爲善宦之計廉隅飭而精進審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天下寧復賴其用耶方今東南被水旱西北疲隤虜潢池噪兵屢見告矣非官職也當何以塞之愚聞商賈漂山不興尺雲谷氣乘條必降洪濤詩曰喁喁昂昂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書曰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自上以及下自內以及外勢非間也其汙潔勤惰虛實之相逼非有一膜之隔也今今大臣母不

恭輔導母不正內地母不修登於公廷入於私廷勿有二心也饒樂之事不獨爲勞苦之事不先避勿有息心也則夫積行君子擠響于音而宵夫壬人滌心改慮彼知夫放官飭說不可自立故奮心以處位托迹以明志不難爲矣此之不爲則薛宣標楊之告不爲過也沈約王源之奏不爲苛也今冗墨之徒試曰按其事告之曰法重不忍暴章亟自謝寧不引而內愧願効終乎有必不可善論則大摻其根狀以列之曰所不共於君命者若如事懼不得爲有司長今臺省執法者是已夫讀聖賢之書就不少輪繩墨備法

劉直淵文集

卷之四

二十一

戒而況大臣實風於前惠文實引對於後彼非冒役輕瀆無恥之極者亦少愧恨矣夫內廷持節以効主則天下之守連城而帶銅墨者彼不修官常則必從大臣矣此周治之可幾者也

格物致曲二義

格物是大學下手最先工夫物字則于說萬說或以爲窮物理或以爲盡心或以爲格式各自有義竊昔日聖賢最囑遺言反之於心有一未妥輒不敢廢尋繹而求之又致曲者至誠盡性章後便是復聖工夫而曲之一字未有定說輒復闢贅數語於後以質諸

君子

致有推而極之義真知不全體作用爲有物在裏故也格去物便是明德便是明如克了已便復禮便是仁吾心靈知洞徹靜定所以不能周遍應用者只爲凡民牽於耳目嗜好之私身心意知之欲認形骸爲彼我分道器爲兩途以至如易經所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中人以下蔽於物交物擾擾不寧中人以上蔽於作意見執而不化皆是物也所以不能直達真源動成窒碍至於家國天下身心意知原是纖毫無間合天下以成一已已與天下國家

龜淵文集

卷之四

主

同在明明德中流行作息動是天真祗爲有物當前打屏不去不盡眼前廣大乾坤便成許多分限內外人已各實緩急重重節節由此而生一個無偏無倚亘古亘今的真知障蔽殺了故致知不曰先格其物曰在格物則致知之功全在格物明矣物既格矣則此知之量無不充致如盡其心者之盡心盡而至善在前雖欲不明明德於天下其可得哉大學工夫非知止不能定靜安慮以至於得然止之知者不是一說便知物能殺止物化止昭而知致矣若作格心看以格作盡則上文已言正心了心中指出一個知知

之蔽處只是個物靈知一有障蔽則與耳目之物一般正心工夫亦有忿懣好樂等項可見此物爲物格之物明矣復禮工夫亦有四勿體道工夫豈全是空知便能自致耶或以爲上文物有本末之物則又是統天下國家而言又不專指心則本文何不兼言格物格事而專曰格物哉蓋物與道對有物在心則不是道總要而言此物卽是有所之有正心章中微言也周子所謂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其字義亦如此但此包得廣耳

右格物說

龜淵文集

卷之四

二十三

致曲晦庵先生以爲是善端發見之處愚意若若是端當初何不言致端而曰致曲曲有不該不偏局於所見所知之義擬至誠地位而論本與天地民物交參而無間故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直到贊化育而天地參而已之性始盡而無餘曲則不能參三才而一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賢者過愚者不及或只認成已不能成物而不知合內外之道或索隱行怪而不依中庸或憑生見解而有所依倚作虛作實作有作無皆是曲而不通而不誠費隱本等體段中庸所以鮮能正在於此自至誠

而下蹈此病者如狂如狷告子張之徒春秋戰國之時便自不少所以先聖自性章外卽立一個致曲門庭使智愚賢不肖可以下手故曰其次便致曲卽此作一見守一隅處極力推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直待極窮到底時便是明善時節豁然得本誠本善而誠身亦不外此矣故曰曲能有誠平日觀上觀下認聲認色徑路倚靠偏枯處一切挑翻始見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源蕩然無疑渾然不守是之謂誠故致曲必須到無偏曲田地偏曲則不中不庸不誠矣能有誠則無曲

劉直洲文集卷之四 二十四

矣曲是本體以後事有誠之時所謂有諸已也但此時力量未充光芒未盛體雖已具用處未宏與大聖神有間故有形者變動之差既至於變則能化矣形著變動與久徵攸遠俱在自已發用上然有有爲無爲之別既至於化則合一無間矣化者大而無述理民物贊化育經綸立本悠久博厚高明隨時而出時乘六龍統天範地便是不見而章無爲而成用之則彌漫六合不用則不留朕迹大用現前不存軌則雖有禮樂刑政之異施皆自無思無爲中流出是之謂化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此指本體而言也至

誠乃天天乃道易所謂與天地相似是也非化則不能參贊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致曲便是窮理工夫能有誠則盡性時節有誠之後以至於化盡性之後以至於命俱不言工夫化不可爲也命不可測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形者變動雖在自已功用上說然克明峻德工夫在平章協和黎民於變處用平章協和黎民於變工夫在克明峻德處用到得大而化之百姓存神過化如影隨形如之隨聲共入至誠真性中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總是個盡已性事我夫子特開此一門庭收一切高明偏枯之士以共入誠明

劉直洲文集卷之四 二十五

之學學者可不努力認取思誠此一思字事業耶

右致曲說

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 延平先生每教弟子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一個是六祖點化人的要旨一個是中庸一部尅的金針一等學者聞看此語便於面目氣象上推求便云本來面目恁地潔淨光明惺惺歷歷一塵不染無善無惡真爲諸佛種子或云未發前氣象真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中和位育之太平全在此一滴生怕失却以爲入聖工夫又自卜度當已發時如

何體帖此中時時在手便得中節便得和萬象森羅
時如何得本來面目不起不動到這田地地方是了手
如此覷捕口氣象見解豈不大錯若是孔夫子六祖
大師當時說的如此着落可謂大路不行茅裏攏怎
生得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去自已是中覓什麼中已
自是佛覓什麼佛已自是道如何覓道真是捏目生
華抱頭狂走如何又是道又如何是命是率性去本
中本道如真正府縣印前等想像見解是假印豈堪
判文書稱符信耶竊意中庸說個中六祖說個面目
就如凡人自不識天指一個昭昭之多與此人看於
劉直淵文集卷之四 二十六

見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天上天下都無解得的道理解得的都是野狐眷屬
道則是爲道則不是故曰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
爲道眞如佛性菩提涅槃俱是自己貼身衣服若說
是那件不是有不是者那件是眞如無是處眞佛無
所住是與不是總是計較窟宅與天地萬物自己身
心無干不如散步逍遙着衣吃飯無思無慮任運過
時遇感時要用便用更莫遲疑遲疑則入陰界孝弟
忠信都是自己全體作用何處更有人已內外故曰
無我相無人相無壽者相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廷
劉直淵文集卷之四 二十七

不見其人總來是思不出其位又曰是法住法位盡
日朝來暮去應事接物還是不識不知一着 便得
着變化得來故曰立天下之大本千百化身亦使得
平日問法問道作佛作聖的念頭靠他不靠着着即
死却所以謂之假謂之法縛故曰卽心卽佛仁者人
也卽如此說合處亦是當一場閑話渠實際理地亦
受渠不得 又入他方國土去也大煞逞神通去

讀書說

先觀老莊等書次及楞嚴圓覺理有淺深非可驟致
讀書須揣其大旨綜究二氏之微使此中洞然知天

下道理如是廣闊我之所見在皮膜之裏大底二氏之書以後生之見看之見其語句奇瑰說話微妙如莊子放肆苦與聖人相角未有不以悖戾疑之者惟咀嚙之久見其意深語遠如剖斗折衡皆激世之譚未必以身觸聖人也老氏說得意處都是聖人居其所如衆星拱的景象莊子通一部本旨只是一個無待而然郭子玄所謂知有物之自造也程子云老莊曉得上一截道理正謂此也列子說闊遠如引亢倉子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乃不知四肢五臟六骸之所存曰生生者不化此等盲意皆與西方暗合力命等篇說破人世幻夢泡影學者徒得其粗鮮有通意于言之外者此等道理聖人何嘗不該至楞嚴一書羅近溪老先生常謂與中庸相合其初不信後漸看漸悟乃知莊氏知無無矣未知常住之性也如如不動豈非不已哉至如七處徵心八還辨見五陰十八界和合二相四大狂頭二十四圓通微細不漏乃人間目前之理恍佛明則誠之旨無聲無臭之說也圓覺直截深入不如他經之浩繁一目便了佛氏之書可以充棟今初看者無踰二經大玄陸續謂楊子爲聖人雖未必然聰明可謂亞於生知者矣觀其八十一

劉真淵文集

卷之四

三九

首之中合之五行則五行應節合之晝夜則晝夜不爽合之二十四氣則節候不差合之十二律則黃鍾同運至其數通於大初曆乃其本也理出入於易辭則其歸也可謂深於消息者矣後人謂爲奇澀推爲不解范解亦多缺斷君實未爲窮理然粗備後學之觀則可矣至如摘則捫文圖告天下之大訓豈偶然哉化書出之江中譚真人之手其言道化德仁儉化等篇通於代謝之說大抵諸經亦聖人之流派學者有踰於五經哉然傳士家人專一經今置不道矣則肆力於此耳此亦習也然讀諸經非在記誦之科專以解悟爲上不爾則與不讀同耳卽今老莊諸生喋咕嚅之不分通塞旨解未明汗墨盈楮甚可恨也第冒次不闕則文理不優眼界未明解四書亦不甚透聖人之言含無窮之意今初學或泥近時之講說認指爲月相趨成俗故其文理自然卑賤何者心無獨解惟耳剽而目効安能獨出群表又有一等養之未充徒馳玄眇似瞪目之勞病而坐眩則又重失矣若必已謂爲爲漢之計爲老莊列大玄化書意到筆隨下場用之無害於事若時稅已成套矣不可復爾然讀老莊之書通透者未有不長於文者也佛氏之書

劉真淵文集

卷之四

三九

其言古而不文傳士家並無所用爲明理而已墳與山積初學不能竟今初舉三四部以爲及門升堂之計云然天下至理亦不出此矣

左傳文之祖不可不熟讀之文氣未有不勁力無有不到且諸春秋之事矣離騷辭之祖爲學者所急然於舉業或無當也史記氣昌而奇雄卓犖丈然奇簡遜於左韓昌黎謂左氏浮誇謂其多序絕事序則未嘗不簡切也每嘗好讀國語乃見左則謂國語可無用也力脆而叙穢惟吳越語爲最雄耳可無讀也漢書乃班氏集歆向王楊之遺文諸臣皆名筆故其文

龜直淵文集

卷之四

三十

愈樸而愈故頓挫沉鬱勝於史記觀漢書則知史記之疏利也近世時文盜史史記多爲古文盜漢書句尤多均之贅寵矣作文者得其氣可也得其氣未有不奇者然時文尤以姍約爲主經經者鮮寔耳後漢書自謂體大思精不減過秦論然其氣骨遠矣獨秀媚瑰麗聚天下之美使人解頤耳此亦不可不讀六朝辭人之宗惟諸賦中有噴吼之字或非傳士所急餘則有不可釋妙行也晉人如綴錦習翠成一篇文章非博極群書者不能如士衡安仁諸作清婉幽致終古所無此可以濟學者也周禮自劉子駿父子

始尊信之乃聖人經世之大書朱仲晦亦深信焉官本備其中事體興舉雖不立官名不害爲成書如吳氏葉氏於中摘出數段以成冬官至遂人稱人等官其於地官無疑兩疑而分寅之殊爲可嘆今讀之者爲其於國家事大相出入傳士家爲之二三場之用則誠便矣古治道顛末亦粗具此管子句多艱深房玄齡註亦不甚解抑或有訛未訂如後廉諸篇中有竟不可曉者乘馬以後中有甚詭者或戰國好事者撰爲不若首篇之純正也至心術諸篇大抵出入老氏故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大史公列夷吾於道

龜直淵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一

家爲首或此故也須擇其純正者讀之韓非子密緻刻覈已見乎辭觀其行文儼如老吏說林諸篇多鈞鉅之譚喻老解老全不與老氏相蒙學者徒用其辭可也此之管子見尤小矣淮南子氣大語雜不外老莊咳唾惟天文地形二訓真誇山倒海之譚考訂半謬首篇辭煉意通三訓爲最餘皆與呂覽出入般演故事而已不必深讀尉繚子七書之中辭氣峻潔勁氣逼人其先秦之文雖不能外武子之範圍然博士家讀之則此爲最耳荀子之精無過解蔽正名禮論三篇行文有龐朴之氣獨不大警捷耳性惡篇則亂

道之尤矣呂氏春秋有千金不易字之名特秦人畏法且若以今時破之我輩當持數萬金而歸爲文並無見解徒記事而已特任地諸篇託之后稷辭氣甚古其嘗誦之諸子註評無際然言皆枝說無甚深意此外墨子關尹子亢倉子慎子鬼谷子文字亦有甚深辭多破爛不必涉也至於天文律歷兵食禮樂源遠流長枝分節引惟二十一史參訂惟詳其書浩繁未可以數年盡也博士謝策所不可不曉然茫然者多矣諸史抽奇操秘晉史隋書北齊其最優乎宋史無曼不可挂眼此皆仕後工夫博士未易言此也大

劉真洲文集 卷之四 三十二

抵讀書以識爲上以通爲極識不通亦與徒記者何異如讀某書意與某處相貫某傳敘行文與某傳序相類某事體與某事體相類某道理與某道理相類靜坐澄心冥會淵潛二三年之後豁然大通則何文不可爲何書不可讀某有志該通年歲大逼冗及之而未能者也今時學者大抵以句字爲長所以冒次見識大與古人相遠卽大史公未嘗說理然其爲封禪平準書不惟其終始達利弊所由致窺消息所自起安能措一辭哉識通見遠故其一瀉百達子瞻所謂行乎其不得不行者也大抵時稅亦割雞之技

耳極研遠引則幽致而不通時目古法行文則短促而不伸斤斧沉風勁骨則蒼枯而不逞妍態其見悅於俗者鮮矣惟博極諸書通識朗見用意於淺深之間而未嘗不深藏韋於古弱之際而未嘗不古不離於博士之言而時恣其高雅之見以不俗之句爲用以成套之習爲戒清麗芊瓊又皆大學問中來此一代宗匠讀書沉涵之後自見此光景雖然技屬屠龍受強拙目取科第者亦不必有此也若讀書之法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疾徐敏悟之間難以辭速則惟稍讀之後自覺耳若此之書比之甲乙鄧朱吳三四

劉真洲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三

斯魚蔡所以臨圖而歎也

直洲先生文集卷之五

明 建武 劉文卿 著

秣陵 焦 竑 校

豫章 劉曰寧 校

堂司被論辨疏

吏部爲註陞原自堂官司屬受賄無據謹揭一二經手事宜以驗虛實事近該吏科給事中某參論文選司郎中某盜金納賄諸不法狀果如某所言則某之殘忍貪婪甚於窮奇構机母論督私滅公負

陛下銓郎之職死有餘辜即臣爲堂官而某壞法欺

直洲先生文集卷之五

蔽若此某視臣亦當愧死臣於某朝夕在事察其所爲有一如疏中所言亦當參論奏聞以爲司官枉法行私之戒況今日敢爲之稱屈耶顧某疏中所稱推陞起用諸事大都出於臣手今即款而查其文移年月俸單薦數則某無受賄之情有不辨而自明者原任山東副使某以二十三年五月陞福建參政二十四年丁憂回籍彼時某郎中自養病在家也選即既非某則錢神不宜妄投矣副使其臣常知其人原有操守兼科薦舉邊材每在其列故臣擬起陝西副使爲

陛下擇一封疆之臣某原受成案倒駐何自而來乎又某者原係征倭斬級監生兵咨超選以其咨文中一級改爲二級廿四年八月查明堂歷二選以廿五年二月除通判隨准經畧咨改防倭夫八月至次年二月則二選以過例應選矣經歷某某俱于二十年十月到任某之俸原不前於某則先陞某而次陞某此亦常事且某之都司斷事未必美於某之肇慶州判也某係京縣典史陞州吏目原爲不適意之轉加○○○明例止二百五十兩則某等之揀中何必有○百金之授以某縣丞某以歲貢有薦而陞知縣某以浙江歲貢而陞廣西都事某以光祿寺題准紀錄而陞署正某以選貢縣丞有薦而陞知縣此皆資俸相應臣每次推陞照單查俸即中即欲以私意先一人而單中之資俸決不可亂臣之耳目決不可掩今考單具在年月歷然臣以此信白即中之無他臣以此見臣先擬陞者之非妄也及查文選司官承知印郊辦銀兩原係先年題准分撥各衙門辦事省祭官其不願辦事者納辦於該司當該收貯以爲奏本公文紙張衙門到任各項之費隨納隨用未嘗有庫藏收貯何處令某可盜取也且其推陞京堂自臣以

舊例擬陞非屬不次卽某於功名甚急於陞後置大紅金帶亦自不遲何必預責都吏備辦躁妄無章如是哉其他瑣屑論欵臣固不以條分縷析於

皇上之前而卽此數端可見全體方去年臣受事之初仰荷

皇上知遇厚恩朝夕與屬臣相約期於秉公執法使其行事狼狽不檢若此而臣毫不覺察則臣亦欺君誤國之續耳更何面目居部堂爲今日忠

陛下之職分耶夫某言官也言官指貪觸邪原係職分而變亂黑白是懷二心某雖臣於去年曾推年例

劉東浦文集

卷之五

三

諫必不以舊怨進傾危之言於

皇上之前以陷某偶有風聞露章陳狀某未可過求顧某爲人朝夕承事見其經經自好慕尚名節必不至如其疏中貪墨惡逆之甚也臣謬司銓衡於屬官之庸弱者斷不敢庇護於章疏之虧枉者不敢不伸明臣與某相臨半年且事經臣手故敢以其知之真者聞之於

陛下冀聖心昭然具明其爲枉若復含糊不白

陛下將謂銓司之屬動以賍敗卽內外群臣皆以選司卽中爲銅山金穴一行掌印卽沒污泥有志之士

皆攢眉跼足望之而不敢前

陛下誰與居是官盡是職乎臣於今日又不專爲某惜而爲衙門惜也伏乞

皇上俯鑒臣之併下會看以成彰善癉惡之公典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乞補缺官疏

吏部題爲候補日久艱苦異常懇乞天恩俞允推補以廣聖治事臣惟天下之爵祿皆

陛下之爵祿予奪進退允宜出自聖衷諸臣原不敢視爲固有之職卽臣亦不敢必所擬皆當聖心

劉東浦文集

卷之五

四

也但目今歲盡凍寒物候將始候補諸臣有萬苦不得已之情而臣忝任銓臣缺虛人壅有萬分不可已之請蓋諸臣自田間馳驅而來無非欲効官任職盡心朝廷今候命卽下近或數月遠至二年餘食珠爨桂長安中囊裝悉變不足以償日食而况嚴風朔雪寒色蕭然欲竭力則任使未膺虛移歲月欲告歸則綸音未發不敢先鳴雖臣子之於君上東西南北惟命之從萬萬不敢存咨嗟之懷但以臣等叨俸竊祿之人觀之見諸臣艱苦異常忤感萬狀

陛下天地覆載間其如此必有體恤諸臣之心而諸

臣進退維谷展轉無聊常有不得于君之懼且司道久缺則吏盡民窮變故見於郡縣即署久缺則燕官署事百廢見於部寺人苦虛坐而不得施其才官苦虛位而不得人供其職臣誠蚤夜以思未見其可其餘聽補未久及員缺可另推者臣不敢繁費外謹查其候補最久諸臣開坐請 旨伏乞皇上於內 俯賜俞允庶諸臣報主之心犬馬可 而百司庶務之煩無曠職矣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代太宰乞還謫官疏

劉直淵文集卷之五

五

臣其等謹題爲庶寮員缺多虛謫臣懲艾已久懇乞聖裁及時錄用以培元氣以襄上理事竊惟人材之生甚不偶然 祖宗先德之所培植

陛下盛化之所漸摩是以俊乂之臣率該天綱通年以來老成者効其忠言新進者爭爲憤激服官者守不假器同事者及其餘波煩言累瀆致干 聖懷罷官降級殆無虛月此皆諸臣未諳國體徒獻愚忠罪廢之後無不闕天路地痛自省躬深知草野欲改過而無門者也臣等仰窺

陛下天高地厚之量不過欲懲其既往必不欲禁其

終身前此閣部諸臣屢請錄用未蒙 俞旨者或其歲月未深懲創未久或起之田間而遽登之臚仕擢用無序殊非

陛下使過之心

陛下故有以斬之耳至於今日則大有不同者十餘年來還謫不等舉其大數約有一百數十人其中有爲典史而至八九年者矣有爲州判官而至四五年者矣有爲編民而至十餘年者矣投身萬里寄命微官白髮如絲墓木既拱不曰生還難期則曰河清難俟

劉直淵文集卷之五

六

陛下懲之不爲不深諸臣受苦不爲不脩

陛下能不惻然動念乎夫諸臣之所以得罪者不過以妄言也以守職也

陛下所以待壞常亂紀奸貪之臣亦不過謫之邊方錮之終身已耳今諸臣罪不至於奸貪而與奸貪同罰海內喁喁所以望

陛下之釋然也設若再遲數年則諸臣老者已老死者已死生爲麋鹿之群卒爲絕域之鬼天爲

陛下生耳目股肱之才而

陛下逸之於草澤覆盆之下是

陛下無棄才之心而有棄才之跡無漢唐黨錮之名而有漢唐黨錮之實其何以有辭於 祖宗聲稱於後世哉臣聞白駒在谷有識寒心振驚充廷詩人志喜古今求士或物色于繫囚或側身於卜祝猶不能無失人之歎買骨之思豈有憂國憂君之臣動遭擯斥歟至百餘瘴癘窮荒久淹節歲如今日者哉即我祖宗朝謫謫言官蓋亦時有然每每倏怒而倏憐甫罷而旋復在令甲固無不許推陞之禁在部臣亦不蒙市恩之嫌非其言之不狂氣之不激也

朝廷愛惜人才之道固宜然耳今臣不敢謂建白諸

劉道淵文集

卷之五

七

臣人人皆唐介言言皆朱雲然槩數其中賢者不少彼之懲創已深而今之德性益淬

陛下及此時而簡用之畧其在日之愚而收其桑榆之效即管蒯之材必有一得非我

皇上至神至聖更何望耶然今日之錄用臣亦不敢謂朝下還書及躋九列以優諸臣必查見在所降

之官量爲陞調才長者以外任品高者量補郎署與內外諸臣程考職業一體陞補務使諸臣蒙

陛下收錄之鴻恩而不至爲終南之捷徑然後于聖心爲克當也至于諸臣過各有差尤當體察首事

者獲罪而伸救者又獲罪是

陛下所怒者首事之人而伸救者槩與同科而罰非所以示平也執法者蒙譴而同官者又蒙譴是

陛下所懲者執法之臣而同官者亦株連而斥非所以示寬也即今省過有年悔心已切雖建言首事執法觸時者猶當次第錄用而况伸救之臣株連之士耶又况言不必指乘輿而語不必投器鼠者耶查前後諸臣奏疏分別廢棄年分淺深及得罪緣由簡其賢能開列項欵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察其可貸之情念其屏棄之苦惜天

劉道淵文集

卷之五

八

地之生材思祖德之當法槩賜召還容臣等酌量擬授請 旨定奪使諸臣皆知

陛下大造鴻恩不念舊惡捐廢致主尚曰有年統目聖裁非臣等所敢預必也

急選被論辭疏

急選原屬公典迴避科臣無例懇乞

聖明查選規以昭政體事該吏科都給事中某一本代庖銓屬急選失體懇乞勅令改正等事奉

聖旨某着另調地方用今後降調官不許補畿輔近地各州縣正官遇缺即便查補劉 既難展布調別

部用吏部知道欽此夫以臣之淺學疎才一行署選
遂致人言

皇上天高地厚猶不賜以罷斥使得聽調別部是臣
葑菲之資尚可以策勵自効於臣分更復何言且臣
已奉 旨調用義當引默惟是選體一節累朝具有
成規某以失體爲言則臣毋論在職去職要當伸明
其說以重

陛下之選典夫臣子之事君罪有大於失體者乎而
體之所係莫如衙門職掌最爲深切而著明臣爲選
司官所守者吏部職掌而已查得三年考察及撫案

劉東澤文集

卷之五

九

舉劾由考功司付到者方面遇缺銓補有司以下類
入急選自先任吏部尚書某題奉 欽依降調起復
官員入急選者一槩抽籤此法行之已三四年矣既
曰抽籤則惟籤是聽臣之堂官照籤註簿苟非掣本
省原籍地方例無迴避未聞掣籤之時應查拾遺之
人及言官之故鄉也條例之所載者臣不敢以意減
條例之所不載者臣不敢以私借拾遺既無迴避言
官之例則以錢爲政此理之常此體之正卽某爲某
所糾之人霸州爲某原籍之地臣總不應着意今某
自畏原劾某恐其以私怨發憤然不過身家之私情

而非 國家之公典心苟無瑕何恤外侮乃臣奉

旨急選官員豈敢以私情爲人揣摩至此今兩司被
論方面除於原任撫按省分者多矣彼不之避而獨
避一州判官此何典也且某爲知縣劾降例選州判
官則臣亦不能於 欽依之外別加懲創均之州判
也均之百姓也使某而惕勵從善則無地而不可官
使某而貪昧肆毒有如爲某之所疑則他州之民獨
非

陛下之赤子乎臣供選事急欲持平又安得去此而
與彼也夫事關於 國家之典制諸司之職掌乃謂

劉東澤文集

卷之五

十

之體某失體一言臣不知其何所指也從來選典急
於正而緩於佐領自是通論但二月知州急選九人
大選二人以三十餘知州缺而令十一人抽籤定地
又安能必霸州之應手也若州判官大計後止有九
缺急選用其七大選用其二乃七人之中則有六南
人一北人七缺之中則有四南缺三北缺南人數多
南缺數少勢不得不合南北以同掣而某等皆以南
人而得北缺又不獨一某也堂選本憑籤擬臣原與
某無他而某乃設爲想像無稽之詞以相猜度臣雖
示自可以相忘於無言矣獨計失體之說衙門

選務所關今日漫而言之他日妄而聽之使衙門無畫一之法可以遵行舍職掌而增忌諱是臣上負

陛下之職司而冒選司溺法之首戒矣伏乞皇上俯聽臣言 勅下吏部查覈論劾官舊例委應迴避言官原籍與否著爲定令庶政體可以大明而臣守職之初心爲無愧矣

乞改南疏

刑部廣東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創 謹 奏爲

親痛弟喪聞報憂惶比例陳情乞 恩改南圖便迎養以効臣節事職原籍江西建昌府廣昌縣人由萬

劉直洲文集 卷之五

十一

曆十七年進士初授浙江金華府推官二十一年陞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陞文選司員外郎二十六年三月調補今職臣蒙 恩錄用雖以疎蹶之才得効明刑之任卽自髮及膚勉圖職業猶懼不足以塞 高厚之恩伸平生之志何敢更有陳乞乃不意職之積愆禍延親弟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家報云次弟文相病故臣弟學業已成資質醇篤在家與職寢食不離職以孤踪未及承訣改職於三四月以來無日不觸物哀思痛心投淚然以

陛下職業爲重刻刻在公以義抑情更無他念不意

今月初二日復得家信云母在家逐日哭喪過常輒損眠食又念職體氣薄弱恐生別病憂鬱過度兩眼昏翳職一見之不覺骨肉驚跳憂慮微伏念職之二親養育兄弟並未曾有損傷今突遭此大變職不在傍誰爲寬解欲迎母至北而四千里跋涉且水土不服殊非安養之道惟有南京水土相若職母可以至南職身可以迎養依母則職心安母達則職心亂卽今第極未撫母老憂傷而職任職居官翱翔輦下固人心之所不忍亦 聖主之所不容名教之所不齒也且南北皆

劉直洲文集 卷之五

十二

陛下職官其煩簡不甚相遠職誠得盡其至愚極陋之心夙夜匪懈則在南與在北一也反覆思惟改南一節真上可以供事

陛下下可以俯遂微情伏觀先年吏部題准事例在京各衙門官員或因地便迎養或水土不服告乞改南者相應議覆又查得二十六年四月內該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章士雅等具奏改南節蒙 聖恩命允今職事體實與相同故敢冒昧具請伏乞

皇上俯垂天聽鑒察 勅下吏部查照前例改授南曹則職鄉舟楫相迥老母迎養實便職得朝夕

以語言寬慰免成重病獲保天年則

陛下之所以全職者無非淪肌浹髓之恩職雖不才猶屬方壯之年葵藿微誠其願以頂踵捐軀自効者蓋有日矣自今以後有不因是而益勵者哉職蟻蟻賤情呼天迫切干冒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爲此具本親賫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直洲先生文集卷之六

明建武 劉文卿 著

秣陵 焦 竑 校

豫章 劉曰寧 校

台區海防條議

一欸開沿海府縣衛所城垣及墩臺烽火各設幾處要見某城某臺原係某年估修卽今果否堅固有無苟且虛冒塞貢各城樓軍火器械各原設若干是否鋒利堪用有無朽鈍抵數其稍緩樓舖原未估修幾處應否再加修造合用工料寔該若干動

劉直洲文集卷之六

一

支何項錢糧定委何官督理至於守城軍丁民壯每城原設若干是否足用有無不敷應否作何選補踏勘清查明白一一冊報

一議得台州府與黃太寧天仙五縣松海二衛楚隘新前桃健六所城垣一十四座居海墻之上而水陸可並進者則黃寧與府諸衛所也坐山澤之間而近可登犯者太平遠而不可登犯者天仙也台州衛城垛三千四百三箇本衛軍餘發運老疾者多而以民壯分派之仍將居民分別上中下三等配搭造冊遵守有餘城南交禮橋地方通臨大江

城北後嶺爲入天僊徑路俱估設敵臺二座允堪防禦黃太內無軍衛可助外無營兵可援今各議設番兵百五六十名每歲大汛期四箇月小汛箇半月月食糧四錢五分於本番里遞支給查各城分守民壯不踰百而塚口多至二千餘誰與揭竿而守乎卽云編派居民協守皆然賣菜沽滌之備寧足恃其引滿發機解衝救厄乎此百六十名兵非必能超距陷陣而平日耳習金鼓聽號令擊弩鉸簡練而用爲遊兵東擊則東應西擊則西應猶足爲該縣防禦之萬一也查得前項兵食原經里

劉直洲文集卷之六

二

遞額出派名兌支亦無所科擾今欲裁省亦當省其名數而不能再汰其糧食合無於太平黃巖二縣各止設一百二十名汛月操禦汛畢歸農俟倭警一二年寧息卽銷其簿籍而驅之以合縣里遞之力而養此一歲有限之兵亦非永例似應准行寧海縣守城民壯一百二十名天台縣四十名仙居縣五十四名亦行令將在城居民人戶挨閭編守然或內地深固不妨流突松門衛守塚軍有二人一塚者壯健居其強半城版卑而可衝濞淺而可踰然以松門寨龍王堂水陸之兵皆在勢難湊

薄楚門所壯軍如瓜連每塚軍一名可以自固雖塚頭皆泥土碎石所砌然四門濠深二三尺而濶倍之賊難於跳越隘頑所城繞四山之上處勢實便而四面皆壘石塚口亦多以灰塗爲閉不及夕之計也而更造則錢糧無所出以一軍而守兩舖其操備者僅足分布誠爲可慮海門衛城東門與外山相峙先年賊一攻之而不能克蓋以山勢與我等耳不甚高獨南門今設敵臺一處外山迫隣矢石所必及其南望二山亦可以內規虛實須行該衛選銳軍舍餘協守其東南之間則有深濠西

劉直洲文集卷之六

三

北橫亘江上况主山之水兵接衝於外藩中營之陸兵抗鋒於江口可恃無恐獨圍城四五里而守塚十無二三卽守者亦老弱不堪查得先年額軍四千四百餘名專一護守城池週年逃亡殆甚相繼抽捕松海關遊貼駕及中前等營團操各軍以本地窮苦生理蕭索不能備餽粥相引而爲兵以故抽補日益廣該衛止存正例軍六百餘名別難編派據該衛議將本衛投支水陸軍餘除與各衛所均平之外多餘者乞發回防護但照各關營軍兵海門居其七八一旦掣回將誰與補伍况本衛

人樂爲兵故其兵可用新楚等所地饒業廣人憚於爲兵故兵不可使今以石餘之糧而得可用之兵雖招之不得豈以一城之故而耳伏之乎第見兵既不可除而根本又不可疲合無自今以始開營缺額軍兵禁不可於海門抽補行別衛所點選外養數年而生齒衆扞蔽充矣前所城東南之間猶恃城守西北樹危巒之上雖數萬之師不敢仰視守禦僅足無他虞也新河所爲黃巖之右臂太平之門戶已該議調民兵守椿頭而本所城垣卑隘一軍一垛頗有壯丁據該所申稱南山嶺一處城臨外山須設敵臺一座蓋爲自居形勝之計但錢糧不敷暫應停止所請稍緩敵樓六座貯器庫房皆非腹心之病應免造建挑渚所卑隘難守嘉靖間兩爲敵陷而遷焉但今生口頗繁三百餘塚而五百餘名守之其西角樓小舖一處係與後山相逼雖不能懸渡而矢石攻擊可及應設敵臺一座亦可以屏倭寇之耳目也健跳所樓舖二十座塚口四百七十五箇該防守旗軍六百七十五名今本所除海陸別差外旗軍并不食糧舍餘止三百四十九名且老弱半之該城止一徑通寧海孤

掛海中上下無援雖有標兵一枝駐劄而汎畢擊回空爲藜藿之徑視之隘頑尤爲危急該所慮其流突不常寡援無救欲將本所哨船四隻軍兵八十四名并上中二營團操軍一十餘名調發別信者除回本所以衛室家顧妻子而輕生死也夫除回百餘之衆亦未必可以拒鯨波而截京觀也但孤危實甚欲得本所之人便於捍衛簡一能幹管操官訓練庶幾有補合無行本叅查酌苟別所可補准與除回以後不許再於本所抽駕別信又以標兵右營哨兵駐劄城內旣不能戰而又不能死守一城將安用之該所又查先年倭奴出沒熟路曾設船一十六隻常泊哨本所關外今大佛頭靜庵二信兵船除汛月遠回海門而本所止有哨唬等船留哨海洋人心偷安不能竭力遠巡多致疎失申議前來欲將靜庵二信兵船屯泊本所關外此乃綢繆桑土之意足以壯孤城之膽然各兵不放班則有糧餉之費放班而責之守禦不免有獨勞之怨相應限議如警報已急流突未息不拘汛月二信兵船准免放班不許遠離本所如疆場苟寧照舊掣回海門遠例查究二信領兵官庶乎哨

探不廢而爲標兵摘掬之一助矣本所月城小門一重西北門開板兩城下水洞門二扇又前所東城門原無鐵葉南北門鐵葉門扇皆損壞俱應行本所於扣留軍三銀兩估修備禦其城守器械除舊額可用與不堪應修給不應修給者逐一造冊查報外其本府見發修理器械則皆委官估勘價料行令各該衛所至府領銀修造其意原欲杜侵漁而絕濫惡甚善也乃今楚門所已於二十年二月領價一十五兩新河所領價二十六兩瓜期及矣而卑職查理至城漫無一器可報是各官徒領

劉直洲文集卷之六

六

之急私家之務將視府縣之估給爲何心也彼皆不聞禮義而無地方之責故至此耳甚者松門衛卽今猶然不行赴領豈以城守爲有備耶除已領者查其虛冒外而未領諸料斷不可復給頑鈍之官以糜重費止照舊參府委一能幹官與首領一員協造仍於器上鑄何年月匠作保固結狀解府驗發該掌印守城官藏收仍聽參府海防官不時稽察如安置失法查參無貸不然未有不淪落旗軍之手鏽爛風雨之中重費無益長此安窮何者衛所之心與關營異衛所苟且乾沒弁髦城守故

不宜付以修造之權關營慮敵重生自爲器則精給之器則濫故宜給以估料之價又照各城委官所估器具多是文飾糜費之物緩急無當者如將軍銃碗口之屬重滯而不能用滾刀砍刀御頭盤詰牌木銳木馬之屬又贅而不堪用堂堂城楯甲士盈濠未聞以砍刀御頭而殪之者皆是衛所混開前項以希價料故卑職查其不應給者雖已領之價不准混造仍酌其緊要應給者着於原估價料中截長補短其文飾諸具見在者准照舊留用不必更給查得各城火器雖經年遠而硝黃之性

劉直洲文集卷之六

七

不改椿而製之卽爲新藥俱應責令各衛所火藥匠修整以備不虞不然者聽參府撥發爲妥如本城無火藥今該估發在冊松門衛實應增置鳥銃二十門百子銃四門餘具在前估中海門衛請修鳥銃五十門添置三十門及粗細鉛彈八百斤其損壞鳥銃固應修理而城濶銃少不足於用仍應添置三十把本城佛狼機三十三座而無鉛彈難以虛藥射賊應給鉛彈八百斤蹀跳所所呈見存軍器俱照舊留用而請給鳥銃止用四十把火藥八百斤鉛彈四百斤相應准給以上工價俱於城

垣火藥銀兩內置辦其餘未請衛所俱係卑職估勘應給諸器逐一造冊詳報伏乞

詳示本府委官估造給發其本區烽墩六十五處合無仍照本職溫區議令總哨兼督其陸路指揮千百戶不必勾管又據新河所申稱本所原設烽墩六處並無房屋可居洋嶼烽墩原接海門衛中鎮烽墩遙隔三十里煙火不聯每遇陰晦卒難燎應議於靈鄉店下折中之地添設一座以備緩急又據蹠跳所申稱本所墩臺七座內茅頭後沙高灣折頭大小漁西六處連設山嶺每年輪撥旗軍

劉直洲文集卷之六

八

瞭守止搭草廠一座如遇暴風疾雨即時顛倒須建瓦屋爲便及查茅山烽墩北與昌國馮家山烽墩接界路由寧海長亭等處三百餘里烟火不相及每遇送籌遞報必經茅頭空山大洋如風猛波急舟楫難濟合無比照昌國衛添設唬船一隻緩急馳報等因爲照新河海門勾攝內地而烽墩聯絡不及爲害匪細相應於黃太二縣查堪勘官銀估造庶保萬全其烽墩屋室高不盈五尺而隘可容膝原非安樂窩豈有瓦蓋之理即今瓦蓋而颶風每月三四颶動不常烽墩處高觸風亦安能保

劉直洲文集卷之六

九

其常寧不塌也合仍照舊令守哨軍人自行蓋所費不過數十担之石塊數担之茅簣耳有司旣已修其臺而又華其居不無大費糧餉也所云茅頭烽火通報不通船也所議添設唬船哨探亦船也舟楫旣同風濤則一何必廢其舊傳而益其新舟乎况會哨有金齒三門大佛頭靜冠諸榜船彼有地方之責而不能頃刻失報當先衝其烽該所不無過慮合無申勅靜冠佛頭二處哨船務時時外洋遠哨毋徒怠玩以遺近憂又據會議前來稱二十年七月內報隘楚等衛所龍風損壞城垛及樓舖壁榱瓦等項亦照新議事例行令該管官軍預撥修理夫衛所無遠慮即朝報警而夕修城猶將不堅也况城垛舖之費亦非斗粟毫釐也欲扣軍糧而彼且恃以爲糊口終非經久之計故卑職所見有沙泥碎石以畢事者已經行查原督修官匠外爲照本區城垣雖沿海灘場不時然有城垣軍三銀兩可以動支也况所修非城版門樓止垛舖耳藉令苟且修完明歲復倒將復然乎不大費本區之錢糧里過哉語曰不暫勞者不永逸計大事者不惜小費自今合無衛所倒塌之後即查

原委匠作究罪原委官仍行修理實給價料如勘驗苟且必行究治庶無失事之患不億之費矣至於府縣衛所附近居民各各以地方相便遇警之日通移入城汛期給與告示使家備糗糧而卒然亦可搬移也此爲城守大義伏乞

憲裁

一欸開該區大小戰船要見其將領下原設若干隻果否修造堅固堪以禦敵卽今有無颶風打壞應否再加修驗各船槓具有無齊備一應軍火器械各原製若干火藥用去若干餘存若干見貯何處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十一

果否安置得法各項器械果否堪用有無抵塞勘驗明確一一冊報

一議得該區額設并添造等船松門關福船二海滄船九艘船五鐵頭船一號船一十四軍哨船一十四小網船六海門關福船四海滄船五艘船七鐵頭船十號船二十九軍哨船一十九小網船八中軍遊哨福船二艘船二鐵頭船六號船一十五軍哨船六大網船一小網船四大陳總遊福船三艘船二鐵頭船九號船二十五軍哨船七大網船三內渡門信地軍哨船一隻於十九年九

月颶風打壞原係自造船隻今已修復靈門信地艘船一隻經修之後仍水漏不堪見在着令原捕謝枝修驗還官大陳鐵頭船一隻於十九年風敗該官給料銀八十一兩二錢造完訖又本年九月初二日洋風颶損靜寇門艘船一隻已將捕盜楊元究擬及查本艇經用二年應在輕修之列除扣輕修料價外餘照舊例責扣船捕兵月糧數數共行造補貢具火器除查驗見在者其已失數少亦令賠補爲照各區事體難以齊一故蜀之錦無所文於越越之舟無可行於燕溫之各船捕盜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十一

無薪水兵也而台則有之爲養其廉而重其任無貴於減之也溫之各船拆造皆七年爲期也而台則五年爲其鹹重而水毒損速而用艱無貴於久待也夫以五年而更爲七年其費豈不甚省然事有待於省者恐年限定而不敢議造卒至臨敵而檣樑圯乘風潮而朽腐散將衆命因之也養之於昔時而敗之於有事非造船之始意自今雖以七年爲期而亦以船之堅腐爲准其堅者待七年而後造不爲遲其易朽者踰五年而卽造不爲速但須呈明海防廳驗委係將敗准行折造如其未然

不與修造此計其失事之害而權其輕重之勢也
查得台區之海船居汚渾中獨有海鹽寄生於船
底當之無不朽折又滷重異於他區此謂木不耐
水非用之者造之者有異也五七年後雖倭患不
可知即今多係新造無從折毀然立法當慮其終
無使後人有難守之戒也各捕薪水兵相沿已久
既責其効勞而奪其歲糧不近人情焉但諸非輕
重修之則而析標諸項偶有損壞獨不可令損費
一修飾乎貢具一二之缺乏獨不可令損私一置
用乎蓋捕糧與兵夫既有差別獨享其厚復坐受
薪水而無分例之費亦偏重之勢也此非一定之
差役即責之修固可也何必動煩有司以滋糜費
乎其最喫緊而當更議者則火藥火器之不宜製
而給也不宜斬而與也漁船之不宜繫而繫也查
得官匠奸巧逾甚雖首領佐貳嚴督之彼猶以濫
惡之物冒價也何者起於委官之不能辨而總哨
之不敢詰也勉而受之臨事而敗之彼將以數尺
之銃一罐之藥衛其命與帥與國事也奈何而以
濫惡之物欺之也請自今爲始止給應得之價付
與總哨總哨分之各兵爲利幾何而甘心乾沒之

乎如每歲每管額設火藥若干請置鳥銃若干則
請照依官造之價給發料銀如鳥銃一門或九錢
或一兩則給與九錢一兩十門百門亦然礮黃若
干合成火藥若干斤官給價銀工費若干兩則給
與若干兩噴筒火罐火磚火藥神機箭亦然有司
無監督之煩官兵享精美之器此其爲利非淺鮮
也何者台區去杭州不千里也而藥匠皆以杭州
爲最彼或以時得領官銀一什欵於一人一隊欵
於一長隨其所往買過器械製過火藥呈於本總
本參驗發當必有敵倭之銃決勝之藥出於其手
矣何者彼自爲護腰領也彼愛其腰領焉得不愛
精其藥而徒以官物給之祇見諸卒叩頭而不言
咽塞而無措也又鳥銃者倭之長技爲軍中之
首需卑職近閱各伍銃手俱畏銃睨而視之恐傷
其目也斜而執之恐傷其手也火門如火竇不可
收拾即發藥多失聲者甚則經時而火門不透藥
終不發者是鳥銃不練之過也問其所以不練多
半是偷惰之罪然亦有不偷惰而不能練者火藥
有限也夫倭倭壓而提趨猾而知鳥銃之情者以
如此之技當之吾見銃未發而已遭其罄矣查得

該區事故兵糧自十九二十年而論有銀一千三十四兩伍錢一分七釐七毫米三十石九十餘足以爲兵中之用有事賞犒之資卑職請照額用火藥量用前銀如其三分之二自本年十月爲始給與把總哨官分發各兵自造每日操練不精不休彼總哨兵之所以飾其拙技者曰火藥有限也今既踰數已塞其口矣然後海防本道本參從而督責之將何辭以對乎如是而銳兵之不精臨敵之不便者未之有也至於發藥進止之方前拒後繼之法則在將官之加意訓誨耳卑職歷閱兩區皆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十四

坐此弊伏乞
憲臺嚴加分發行令領料自造則地方幸甚卽兵士亦幸甚而該區數萬之兵糧不爲虛用之物矣又漁船者小民之生命自全區而論不下六七萬艘溫區倍之此皆沿海無田可耕無技可食之人也卽田可耕技可食而不能舍此以爲日給蓋嗷嗷然以百口寄之矣百姓爲之說曰倭之奪我船而顛越人者自中一見耳今禁我於洋中而素業盡奪數米而炊僵腹而餓甚於倭之殺之也百無一存蓋審以禁船爲端也以大義言之設兵所以

衛赤子非所以苦赤子彼將束縛禁制如樊鳥之不得生是倭未及而倭之害先及矣毋惑乎其惶懼也各將多怯懦不勤巡緝而各兵亦懶哨探恐假漁船亂其耳目輒曰倭之來也奪漁船而入殺我人而兵船力不勝緝也輒哆口禁漁之一舉嗚呼是使兵日逸而民日苦也甚者不慮之人且假禁而索之蓋漁船生命也雖禁之不能故寧受刻削而不能改業是不禁亦漁禁之亦漁焉用紛擾爲也夫大敵乘風而來巨艦蒙茸直抵老岸何假手於漁船爲此鼠竊狗偷之事故假漁船者小賊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十五

也非大敵也卽或奪之以爲奇而我巡緝之兵安在乎但查先年曾以漁船登岸乃劫其舵工而望風徑進兼雨夜不時恐爲奸細所乘則請爲符驗調停之說焉三四五十汛期務令漁捕於信地之內自大陳主山大佛頭而外不許往也以內則宵征水歇無妨其非汛期也雖外洋瀾漫之處大荒之景不得而禁也夫漁船雖窮遠而或反可以瞰倭之動靜賊船之東西往來皆哨船不得而知者惟漁船知之故老將宿兵每籍之以諜日本不敢言禁而豎將言禁軍中之號或鳥語或塗面或引

指使敵人不得而測故與漁人爲符驗不一而足也或以甲牌或以密記有司盡藉其甲貫參府潛授其號令則雖早出晚歸晴出雨歸浪出潮歸軍哨船錯縱間之無不合也卽放之過關有疑難而形跡可駭者是異船也必呵察之夫兵之巡也日久漁之漁也日久其不相熟識者少卽不識而倭人漢人之不相類可知也且彼藏身於漁船必不多船船必不多人我軍會剿無難也卽倭人以死挾漢人與我印記必不如往日之符驗一一皆合也但唬哨船巡緝之責歸之把總哨官如探報不

勒需索遍行者必大創懲之如此亦可以杜奸細矣何必絕百姓之生路而爲此株守之端計耶若曰藉之以群禦敵吾未見其利也此或臨機之微權耳查得溫區每歲頭船一隻額該料銀八十一兩二錢皆是各捕捐資自造還官照依標桁大小支稅定海昌國皆然此一船者府縣無拆造之勞亦無輕重修估價費驗之例而坐受善船之用尙不經之費船中之第一便也若官製則各捕以爲自有修之者故其船易損而其造時亦多冒濫其桁標諸物不必堅固一屬各捕自造則堅與

自當之故其船無不堅輕修重修一併而無之而其用無不善推而廣焉艚船滄滄皆可照式稅用合無自今爲始前項船隻尙當拆造之期敗腐不堪者令各捕捐資自造如鐵頭船照依官稅銀二十七兩餘船准是高下出稅比之官造尤爲省便則彼亦樂受三分之二息而總哨坐受堅船之用至於有司所省物力又不知其幾何矣其捕盜非有故不宜輕革此爲各區便宜可以通行非獨台境已也伏乞

憲臺裁酌施行

一欸開該區水陸兵士中多虛名冒餉務要嚴加設法查選要見其將領下原設陸兵幾營水兵幾哨各設隊什捕者舵兵各若干陸兵果係年力精壯武藝熟練水兵果係慣歷風濤熟識水性隊什係各兵之長捕舵係一船之主尤宜慎選如果才力服眾海務熟諳者俱准照舊留用其餘老弱不堪武藝不習海務不諳及生事害人虛名冒餉者俱行查革一一冊報仍將虛冒各犯究問招詳一議得兩關遊水哨見設捕盜六十七名民隊長八十三名舵工一百五十名副舵工四名民兵三千

六百七名雜役軍隊長七十八名軍能工一十九名軍兵一千六百四十七名雜役一十二名今該軍職查革過民兵二百二十九名軍兵二名陸營民隊長四十五名什長一百三十一名民兵一千八百名雜役三十八名軍隊長十五名什長四十名軍兵五百四十名雜役十六名今該軍職查革過民隊長二名什長四名民兵一百九名軍兵三名照得溫區地饒而軍競於免役以農種爲上策故其軍兵爲難用台區地瘠而人急於趨餉故不獨民兵稱勁健而軍兵亦爲可使今本區於一什之

劉直洲文集卷之六

十八

中錯一人一隊之中錯三人蓬生麻中不得不直此之謂也相應照舊抽用所查過民兵於中號健便捷者頗多而難以稱精練之技古之訓兵者七年而卽戎越有君子六千人子欲爲父報夫欲爲妻報兵法所謂雪耻復仇者也曰姑無庸戰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夫旅進旅退者練也而猶待天應稽人事而後發此於越之所以勝吳也自淮陰侯汾陽王而外其以烏合之衆收功者寡矣其以驟練驟勝者亦寡矣今無復仇雪耻之隊而無旅進旅退之練奈何其投之危事也

今該區水陸諸兵共八千二百九十二名然能起竿担之手爲軍器之用亂如紛絲跳如狐猴其中款緊者十中之一二耳水兵母論已彼陸兵不下海不出哨不爲船中迫促不離營伍不分上下班彼亦且強顏而習一程之技以塗耳目然有爲軍職奉查理而習者多平日惟買閑歸家逐微利刺繡爲業耳此雖有係武穰直左提而右挈之不能用也大抵各兵有可用之資而無能逞之稔智雖昏也而刀棍之類非難格之理體雖贅也而營房之中皆溫習之時與其徒手禦敵膽寒於矢石之

劉直洲文集卷之六

十九

交執若稅成業精得便於衝鋒之際此主將所宜痛心切齒盡訓夜習以爲一旦之備者也軍職以爲人不能兼官未始不可兼技一人而効兩技非援弓鴻鵠之奕也况軍中倉卒萬一鋒交失此得彼亦足以救其窮其素習者定爲正器兼習者號爲傍器如筌手則可以兼大刀鎗手亦可以兼短刀牌可以兼銃手亦可以兼牌鳥銃兵利遠而近則土偶也是以其首與敵也卽短兵不可兼乎今兵中亦各有教師卑職請行各總哨查諸陸兵每人定習兩執分別在冊聽把總官每月一試哨官

十日一試隊長一日一試不精者責之不習者責之庶臨敵無易窮之技而各兵亦非二三之業也至於水兵勞苦過於陸舊多姑息待之至於一秭莫展夫海上禦倭倭將自縛而待取首級乎抑待兵之擠殺之也強倭而爲我所擠必非無法之技所能勝故卑職以爲水兵亦當訓練一技泊山寨之間雖不能成陣伍跳躍練習非無地也萬一風潮失傳夜氣如烟不辨咫尺倭過而不知及還擊而已登岸矣則此水兵者焉得坐視不登岸乎則又焉得無器械從事乎今水兵所用器械如火礮

標鎗之類敵可以反中者俱不必用鳥銃百子爲上乘今執鳥銃如執蝸螯則其所以拒倭者吾不知何以也合無
憲臺嚴行諸總哨速加訓練待及春汛則各兵之技亦有可觀而臨敵之時膽氣自倍矣夫水陸皆爲勁兵何在乎募萬衆之師聚熊耳之甲哉卑職又查溫區各船中多有副舵工一名非正舵之智有不足而藉其左右也蓋水洋風雨濕熱不時海氣漸染多無人色正舵工一有他虞一船之生命絕軍機債矣有副舵在則卒然之代可憑也故副

舵者一船之樞要不可不察也況所招副舵非別加錢糧不過於船兵內缺一名以補之少一兵不爲弱而加一舵工則爲強相機勢於風濤之中苟得其便利轉捷不失事宜過於勝兵十人遠矣於本船中免其各樣差使以優之蓋兵法無常苟逗遛候事而不可使白刃加之夫戮之而無其代是棄一船之兵也不殺不足以示法故副舵者真未

然之虞也卑職以爲號哨船人少而執柁者頗易稍知水性者能操之一正舵足矣自艦艙鐵頭海淪而上至福船各擇一副舵老於風濤者爲之則一船之司命有所賴矣伏乞
憲臺行令招募備用又汛畢之兵必行放班者雖以示休息亦以寓節省也近朝鮮警急萬一長驅直入而巨艦觸於泥間兵夫宴於私室將何以禦之故續奉
本都院明文免其放班誠爲至計而此輩奸詭偷安則有大可駭者公領不放班之糧而私處上岸之逸主總雖禁之不能得以其積習而難變也又哨號船有汛畢打哨之說查溫區止有漁船打哨而無號船彼漁船卽言之哨船也今號船之所謂

打哨曾有循大陳之麓摩主山之頂迤東西磯大
佛頭之巖者乎不過以各應之耳是唬哨船又叨
不放班之廩也不過賂衛所掌印等官一掛號即
回報耳是唬船之班亦可放也切照倭患如已經
衝突本國又不可以常例論如其未然則三五汛
期天之所以限華夷也相應照舊放班以省糜費
止督令各信哨船晝夜巡邏信地以防不虞各營
陸兵不時操練分派信地以防流突然後省放班
之糧充修船之料則給發以時而修造可固矣何
者各兵放班固歸不放班亦歸均之逸歸也而此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二十二

猶省數月之餉以裕新設之兵不尤愈乎此亦各
區之便宜非獨台區已也伏乞

憲裁酌示施行

一欸開守城禦敵儲蓄爲急會同該府掌印管糧官
備查沿海府縣地方原設預備倉幾處積有稻穀
若干衛所原設軍儲倉幾處積有米若干有無社
倉幾處并訪城中軍民有無積蓄萬一有警某城
足支幾年某城計不期月該府縣衛所作何設處
或動支無碍官銀預備積貯或將該年軍儲盡徵
本色務要多方計議使積蓄充實緩急有賴一一

會議明確冊報

一議得台州府并臨海等六縣預備倉七處穀三萬
六千三百四十八石八斗零義社倉十六處穀六
千六百二十四石四斗六升台松海等九衛所止
軍備倉九處共米九千九百八十八斗此據其見貯之
數而言之也本府并縣預備倉二義倉五共麥穀
二萬七千九百三十七石八斗貯運在城黃巖縣
預備一穀四千五百九十四石四斗二升零文社
倉該縣原議將城內司基變價糴買稍穀在城今
久不售人將無豺狼其地抑或定價太重故其棄
之合行令減價召賣以爲糴本方足當來歲之急
其居民亦頗饒足太平縣預備倉一穀一千五百
四十七石二斗零又各年錢糧申允追納稻穀二
千二百二十一石零昔以爲備賑今以爲兵儲事
屬一體允應貯用義倉二穀三百一十六石八斗
亦運入城內居民雖瘠薄而其護腹心足支一歲
之用寧海縣預備倉一穀一千七百二十一石二
斗零社倉六穀二千四百石仍當及春移貯在城
無事則散有事則備其本倉稻穀原係勸諭尚義
士民輸納分貯旣蒙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二十三

本都院批允另行優與又本縣自理總所
銀一百五十四兩四錢零該糴穀六百一十七石
九斗及今穀價不賤速行買貯則蓄積愈多而來
春可安享矣天台縣預備倉一穀八百二十七石
九斗僦居縣預備倉一穀一千四百六石一斗二
升查得二縣所積不及小縣二千之數而該縣並
無設處官銀以需旦夕之急雖山城遼遠而先年
亦有登逼之警合行速加措買又天台縣萬曆十
九年奉文行建社倉查得倉費倉本將本縣絕
產田土并空餘桑菓官園議變估價充建續該縣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二十四

離任而已變者遂為奸胥所漁該卑職前追侵完
租價銀八兩九錢在庫餘俱不得而知也為照絕
產已為役田之類百姓相傳乃為世業今驟奪之
以興社倉之役貧民未必見惠而里遞先滋其擾
所追徒飽奸人之囊將安用之前項工役合行該
縣停止本縣倉積當聽該縣另議台州衛承盈倉
見貯米四百九十三石七斗八升與府共之也松
門衛廣盈一倉見貯米六百九十三石五斗五升
楚門所廣盈二倉貯米七十二石其數太少原派
太平縣徵運即行督催先貯監頑所廣盈三倉貯

米七百三十壹石八斗八升坐派太僊二縣行令
上緊追完海門衛廣儲一倉貯米三千六百六十
石三斗五升前所廣儲二倉貯米一千三百五十
石九斗八升新河所廣盈四倉米無據軍人徐尚
誠等呈稱十九年六九月折色奉帖給黃巖縣全
徵本色米二千八百六十八石二斗五升經今並
無給散亦無積貯等情該卑職即行上緊追徵毋
使軍饑而蓄薄也桃渚所廣儲三倉貯米一千三
百三十五石二斗零見在給散徒眺所廣儲四倉
貯米七百六十一石二斗一升零為照衛所軍餘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二十五

坐食軍儲一倉徵運多陸續完貯豈能於坐派之
米而盡追在官以為根本之慮即使盡追在官而
月散季支嗷嗷催取不為終歲之計故欲衛所之
有積蓄者難也但今春汛將來倭情洶湧豈能得
照常徵若此息緩乎合行各縣原派坐本色
米速行追完其有係十八九年等米各戶逋欠已
久及今不完軍士枵腹之患誰其解之尤當勒限
上倉但已徵在官者不許仍前當即給散蓋各軍
無知惟圖早得以資營運而不知燕雀處堂之勢
一旦缺食圍城之中誰與為守乎自今宜限二三

四月應給之米乃是汛期許解戶不時交納上倉俱待五月支給亦足以當其用但查得海倉倉大使之屬多受解戶各軍常例有所徵本色而解戶以折銀與軍便給者乃大使則曰上廩已訖矣一當帖散則取空文回報耳又有所徵本色搬運到廩亦不俟入倉而各軍卽領之歸家者及至發帖給亦倒提年月以空文回報耳大使惟利其耗銀而不顧軍需之急卽上廩者亦多糠粃不食之物以益其數以補其折是米無時而在倉也今警報已真軍務行嚴示禁各該倉將米實貯在倉以備緩急該縣不時稽查如有前項等弊重行叅究其解戶運米在倉務卽收貯不得過索常例稽留累日蓋坐派皆各縣大戶非該縣之里逃故倉擯敢於挾騙而不顧百姓之膏血如此庶運納通而蓄積備矣又照每年額派米六萬一千五百石零每米一石帶徵銀伍釐原以脩修理之用共銀三百五兩近經卑職查追各歲完數不同而亦多徵在官者况各倉之修理有時不必動費合無查將十九二十年前銀買積稻穀積於空虛衛所以備不虞又照衛所軍餘惟利是視故有司之徵給難

定如穀貴則樂徵本色以充果然之腹穀賤則樂折追以爲別營之資故其意四出不知有穀不知有倭也故議折追則城病於無糧議本色則軍病於無利故縣所之議紛紛不一相應准從其便大抵半徵本色半徵折銀解府相來春之緩急以時支給務使軍民兩便蓄積無虞據黃巖縣稱先蒙酌議分派本色臨海縣稱已經詳允銀米俱納將二十年本色麥米與各年未完零星勒限通完天台縣上年偶因倭警全徵本色今合照依舊規本折中半太平縣軍儲一半折追徵解本府與本色無放似此軍民各有所便合無俯從前情又照國初設衛所以衛府縣今設府縣以養衛所以軍餘爲戍劉不盡之民遺之今以軍餘爲驕子而養育之昔以軍舍爲兵而置之海上今以衛所城堡而設兵以爲外藩事勢至此有司之艱苦萬狀矣今衛所之米盡徵在倉不足以支一歲况又不能一半乎則柰之何合無及今照府縣事例行令里保藉其附近衛所居民蓄積頗盈者數目到縣諭令擇親知人房屋貯波二四五月任與城中軍民人等糴買庶乎殺不流於境外粟不致爲寇貪其多

餘者仍貯本衛所以備不虞或有空閑公宇許里保有穀人戶備貯仍發所衛掌印官撥舍餘防守警畢任其搬移亦須得本道府縣一切之禁不然以爲故事而莫之顧也又有一等尚義士民如寧海縣輸助穀至二千四百五十石在倉皆盛舉也

既蒙

本都院獎異百姓有不聞風而興乎合無

憲臺允行道府如有前項義民輸穀二百石以上者給與冠帶二百石以下該府縣酌量優異其所輸穀麥務在附近衛所則輸贖者衆而空虛之城

劉直洲文集卷之六

壬午

亦藉以少補矣伏乞

憲臺將府縣未完本折嚴行追催前項擾民弊竇悉行禁革庶乎蓄積可通而運民無受其益其各倉所積數目另行造報外理合回答

一欸開該區水陸信地雖經分派官兵防守而遼海遼瀾防禦宜周要見海洋某處係倭夷出沒要衝原派兵船若干足備哨勦或兵力單弱尚應增撥某處係次衝原派兵船若干已足防禦某處係稍緩原撥兵船數多應改撥某處衝要信地防守陸路某處係倭寇登岸首衝徑路見設陸路軍兵若

干民兵若干汛時請發策應營兵若干某處稍緩倭寇登岸不便止防流突見有何衛所軍兵何營民兵可以調遣截殺此外尚有何處海口可以故港登岸作何抽撥官兵防守或兵力不敷作何議處會同該叅勘議妥當畫圖貼說一一冊報

一議得該區之形勢與溫區難易迥有不同既海沆洋遙裔者多而此則重疊疊障浮錯海上故其道迂而難直達既海塗少而深岸遼瀾故設禦多東西不支而盤馬新河輕盈長沙上下皆深淖遠至三四十里既海四大長江朝夕潮信溫瑞平盤四

劉直洲文集卷之六

壬午

城寄居修岸之上如着黑子賊來爲當首鋒而此則椒江一渡海門與前所對峙而阨之關口中右營諸水陸且六七百員名虎踞江上敵難飛渡此強弱之大勢也其間水陸互爲唇齒左右相爲羽翼可以呼吸傳可以前後顧此台區犬牙之勢蓋亦地利使然又溫區之所不能及也該卑職勘得楚漩門繞出大海之南與玉環山接其口止隔二里許海水內漚而爲溫之蒲岐清江大小芙蓉等處且六七十里玉環南盡而爲樂清之大小門是溫區一長城也故守漩門則楚隘無登岸之塗而

蒲岐樂清亦鮮衝掖之患矣是漩門二郡首衝故
水陸各一哨焉葦次門逾玉環山外與漩門相應
故漩門兵常與黃華關兵會哨其最外藩則伍山
大鹿之所都也據勢宜守伍山然訪之海濱伍山
係大伴山圍峻而無界巨浪巉石風起不能經宿
故先年亦置之不守止青楚門黃坎門兩區會哨
派引一處係裏洋正伍山對衝伍山以不能守而
棄之派引以伍山不能守者而守之先年倭屢登
犯經

奏起遣居民盡遷內地故派引亦第一要衝也派引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三十

東爲靈門靈門乃隘頭屏蔽也與鹿頭兵相望六
十餘里隔於驪洋大海風浪危險蛟龍之宅多不
能應援故靈門之寇該哨自當之耳查得派引舊
有兵船續因無事議革居民屢有陳訴今於漩門
抽海滄船二隻靈門抽龍橋船二隻哨船二隻會
守派引且無哨官總領夫以派引衝要如此豈一
分艚所能禦況今靈漩極危險燕雀有燃棟之災
而暇爲鴉鳥哺雛乎卑職以爲吊朗中軍之船可
抽也蓋鹿頭而上松門衛城在烏松門揀出大海
之中如率然之勢內爲黃太屏蔽非不衝要也然

遠有大陳遊哨四十九隻右有鹿頭一十八隻
有深門船一十隻前有吊崩鯉港船二十三隻近
有貓兒頭船九隻再近有龍王堂泰府船一十三
隻一目之內而阻山跨海六處不大組織而無用
乎卽松門爲黃太屏蔽派引獨非太平屏蔽乎故
卑職議掣貓兒頭哨官一員領船七隻赴之止留
福船一隻隸於大佛頭以益孤軍遠洋首衝之勢
其貓頭衝要盡責之中遊蓋貓頭爲松門迫近非
用水兵之所況吊崩迫近貓頭適足以管轄而內
應也卽云近地援寡而龍王堂鹿頭之水兵獨非
兵乎如是則派引不必更議兵哨官不必更議設
而靈門二處兵船竟可以發回本地庶倫禦均而
南北相護矣深門爲新河海洋極稱衝要亦猶主
山之於椒江渡也主山東接東西磯再東接大佛
頭皆環海外洋而大陳山爲最此水關之至險者
也原議加兵船已是無庸再議牛頭門居東西磯
之東爲桃渚門戶靜寇居牛頭之東爲健跳門戶
故守桃渚則前所府城無衝腋之虞守健跳則五
峙寧海有干城之固矣槩全台之險阨則大佛頭
東連寧波之三門金甌南連溫之坎門大鹿等山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一

各將同心協守則兩郡豈有流突之虞失事之責哉訪得每年雖奉

本都院發牌會哨各將仍偷守信地以隔郡無責成之官故坎門漩門之哨罕足跡於徑山大佛頭三門之兵亦止反望平境內萬一失守由漩門而趨樂清漩門不問也由坎門而趨楚門坎門不問也由金齒而趨寧海金齒不問也由大佛頭而趨三門大佛頭不問也各將以賊不歸於本方罪不及於隔郡平時惟事安居而兩處亦無切責之禁此爲害非淺鮮也夫孰非浙民孰非王事卑職以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三

爲宜聽兩道兩叅將不時稽查如坎門不會徑山卽以飛檄查提於溫區以問守者三門不會哨大佛頭卽行飛檄於寧區以問守者輕則革之事發則罪之與本道本叅一體行事有事兩信合擊務期獲賊各受重賞則各將不敢以會哨爲故事而兩郡之兵爲一心兩地之固爲金湯矣伏乞

憲臺嚴行兩地知所遵守又大陳百里外有漁山與日本對峙去昌國頗近倭來必取水於此故漁山者倭之水驛也今合行令昌國三門金齒與大陳兵各號船一隻會哨賊至卽舉火把放銃而歸

各信山頭瞭山之兵亦火炮應之如烽火狀雖有深霾重霧亦不能乘我之耳目也如是則警忽門之最早而遠近之兵可以輻輳互援矣合無牌行兩總遊一體遵照嚴督毋得苟且塞責致誤軍機此水哨之大凡也若陸營則兵力已足而布置猶有失者則樁頭之軍兵宜易也藤嶺之關險宜建也桃渚之泛哨宜更也南長沙之軍兵宜議也夫松門雖黃太外藩然猶擬在南隅四十里之外止有一蹊徑必由新河而達兩縣未有若新河所之切近也太平三面負山東向面海三十里而抵於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三

新河黃巖濱江順流七十里而至椒江左背四十里而抵於新河故新河之徑兩縣皆平畦廣野戎車是利而往來之通衢也樁頭居三叉之港去新河二里詐而近通深門大海呼吸可至嘉靖間曾一登之犯新河矣幸戚將軍撲滅之合以軍兵兩哨守其脆亂何如也設倭由深門決樁頭而進此二哨軍兵足殲之於港口乎既不能殲而松門海門之兵能卽知之乎卽知能卽關援而奪其路乎瞬息驅逐而入黃太之城出不倫之策而兩城者數十里之間又無寸兵匹馬以禦之所謂迅雷不

及掩耳危莫大焉故威將軍爲知兵其設參府也不於松海兩關而阻新河豈非居中調度形便勢利爲兩縣之干楯乎今不惟其深意參府遠駐松海卽一把總而亦減之是以難助視內地也今該卑職議得屯劄松門寨把總一員領兵二哨今當撤駐椿頭庶足防禦急則以盤馬甘嶺諸兵蓋之又急則以中管海門陸兵應之其見駐椿頭軍兵二哨卽以填補松門寨之額其見守蒼山民兵一哨宜併入甘嶺而同哨蒼山與松門寨對峙如長沙有警仍調赴之或曰松門衝要奈何夫松門水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三十四

磴道可通太平則該縣三面阻山而以一面防新河之警不亦暇豫休息乎此不重費而用力省足當勝兵三千人地利之所必先也若隘頑之長沙雖爲鹿頭對岸而襲洋大海無風自警賊船每由此登岸反侵隘頑松門陸兵遠莫能救靈門一哨雖近在十里而懸在口南卽責之救援而緩無足侍東走卽踰藤嶺矣勢難棄置近議於隘頑所抽軍五十名策守而本所究無人居人卽各軍無斗升之廩而責之揭竿僵腹母惑乎其告擾不休也合無於楚隘松三衛所查有革役除糧量於汛期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三十五

加米四千五百升共食一石汛畢住支不然亦當於軍三設處庶各軍無向隅之怨而退亦可以自保所城矣萬一警至靈門後灣定當急爲互援鹿頭水兵反躡追擊毋使五十軍兵空爲所魚肉也要之此亦揚兵緩敵之意非制禦之道但各營旣無民兵可撥而添設又難不得已而就此若莞鼻之設何爲者耶語形旣非極衝而軍兵徒爲盡餅仍應釋守回衛至於桃渚陸兵大汛則係本都院標兵屯劄小汛右營調兵一哨屯劄查得哨兵每每屯住桃渚所城夫所城凡三遷矣敵屢

陷屢遷故今中舊城下舊城烽燧猶有存者今城東面上下十里皆深塗塗盡為桃渚港港盡則皆東岸大山山盡則海也惟蛟蟹一山遠峙港口與牛頭門相望而遙深水極便登岸故倭不入蛟蟹毋論新城不可至即中下舊城皆不可入也先年倭犯屢至後奉

奏起遣居民徙之內地今棄蛟蟹不守而坐所城以爲憚艱苦省管之士卒之偷安甚矣設賊登蛟蟹十五里而趨桃渚不識計將安出將設兵徒以守城乎今該卑職勘議於蛟蟹地方原有居民者責

劉直洲文集卷之六

三六

令各兵自砍竹木建搭營房本標把總哨兵不許仍前屯劄所城與東江標兵協守大抵前所而北地方二百里右管一軍何以爲守况分力於東界江口三哨以固根本豈能遠應窮山深澤之內乎故藉力於標兵誠爲至計相應照舊撥禦至於靈門後灣漩門水桶嶺諸處以左營枝分守之勢亦寡弱水哨派引一處今議抽撥而靈門漩門之兵可以無割裂之患矣然此皆分布之形守禦之術非大敵應接之道也今各將守穴鼠之地輒以外信失非吾責戰艦乘風而前分力單應而無奇兵

以支捕之是虞人之咲號亡也卑職以爲并力之律當言也水哨如大陳吊崩龍王堂雖漩門而下靜寇而上皆應之以叅府倚倭之貴重而勢遠爲兩遊之義也主山鹿頭爲兩關總哨所居鹿頭自楚門而下海門而上皆應之主山自大佛頭而上松門而下皆應之以其處外藩而衝突便也沙濱頭陀昏山有急則靜寇大佛頭牛頭共赴之如靜寇有警則大佛頭應之牛頭大佛頭互警則牛頭大佛頭互救之大礮頭有急東西礮牛頭門共赴之東西礮牛頭門互警則互救之深門鹿頭猶頭

劉直洲文集卷之六

三七

開口上下有警則上下互救之任山有警則靈漩派引三處合綜迎擊之東南往則追之獨受敵則兩援之右臂陸兵亦如之而松門以南悉屬之其舉諸兵悉援之松門寨盤馬橋頭中營無所不聯無所不救桃樓與右營無所不聯無所不之中右營首尾江口來者必合擊之互相奇正水陸兵各各有警則各自顧暇者救之近者無警則雖遠必救之無警則止不如例者以軍法治之夫手臂一體竹節相從誰不知此義惟

憲臺有一定之例必行之法則耳目已實警報訪

此則彼應值彼則此應中軍無緩師之令各處有便宜之機倭賊無專卒之力受敵無窮困之閒奇正變於無窮主實生於指顧水陸之為機宜倭賊雖有十萬之師不能適趨避之路矣至於敵勢重大事出律例以外則有中軍該參相勢追擊調遣無方未可以預言也此所以合萬心為一心合各將為一將亦各區之通義而諸總哨之膏肓也伏乞

憲臺准查著為律令編示諸將則邊海之地皆為長城而水陸之卒皆為利器矣伏乞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一

台裁

一欵開保甲鄉兵節經申飭諭令鄉約團保推舉為眾所服者為頭領將本鄉居民各倡

寡自行團練以衛身家止將頭領報名在官不許有司輕易調遣去後隨據各屬造冊申報前來但訪得虛文搪塞者固多而中間吏書乘機作弊者亦為不少有科派里通出銀供費者有冤報小民用銀買免者有派里甲工食養兵在縣守城者似此紛紛騷擾是地方未受其益而小民先被其害矣况又有至今尚未報冊者深屬違玩督行該許

屬縣掌印官逐一查照原行悉心議處其團其保頭領其人練有鄉兵若干果係團練得法堪以備禦就將頭領量行獎賞或申詳本院給劄冠帶如有前項科派等弊訪實究問招詳務要安靜無擾團練得宜使家自為守人自為防以慰本院保安地方之意止照原行將頭領姓名鄉兵總數報查不必開造花名以滋靡費

一議得編保甲練鄉兵舉頭領選精健此古井田寓兵於農之意所以保衛閭閻之要策也以農隙之時隨地立團各習技藝取其頭領諳習武藝而訓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六

三十九

誨之久之勇氣自倍所謂父兄之教不習而能子弟之技不勞而成彈盜安民莫良於此為查台區保甲府屬六縣雖山路海濱不等但附郭而至鄉都其人勁信苦硬皆可作而知方但各保民居星散排甲照都分派未免踰山越海首尾不能救濟聲息不能相聞一約之十家而反見單弱今照該府分為八方通行各縣照依東南西北方分聚凡係鄉居不論都畝只論鄉村相近編保挨門順序家立籍牌稽查生熟出入防其非為以十甲為一保三百家立一黨正副而統率之若一村中數家

止編爲一甲酌量地方遠近附入隣保以相聯屬不必拘定十家爲一甲十甲爲一保也保中有事互相覺察遇有警息小則鳴鑼大則放銃一處傳一十處傳百黨保聞聲齊執器械協力奔救率衆追勦隣甲各相應援不得推諉違者併究各以頭領團兵自相演習訓練此孟子所謂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遺意也是則處處皆兵指臂相使今查臨海縣立頭領一百三十一名團練鄉兵八千五百四十名各擇地勢曠閑之處立爲團圃令各自備衣甲器械自相演習技藝講明金鼓

依期團練習武自衛身家僑居縣頭領六人鄉兵五百六十名僻坐山陬人稀地曠原置六鄉各推一人立爲一鄉一團頭領附隣保正副率各抽報鄉兵赴團練習武藝約束隊伍亦可家自爲守人自爲防爲查各縣鄉兵惟太平寧海逼近海濱臨海黃巖枕臨江上倭夷徑路皆可登犯天僊二縣坐居山澤之間遠無流突而今各遵編例隊伍以時團練自備器械操演頗有成緒但閭閻之民素多疲困樵者依山漁者依水農者務田各爲一業不有有司以鼓舞之終爲虐器爲今之議須得各縣掌印官於農時稍暇單車分方激勵預行期會於其鄉某處團練仍預擇選教師數名該縣量給工食挨鄉順勢一面團練一面教習其能者令該縣自查無碍官銀量行獎賞則彼自知上意所嚮亦可以飲小民血氣之私而知家業所當衛矣其有司巡行自備糧糗減用騶從布帷筭與杯水不得干擾於團保如是則人人自以爲要務必有可觀小警則各保護地方大警亦得以選抽禦敵而縣官郊野之行取其無荒廢職業嚴加修練毋致弛解庶可以始終鄉團之法矣又查各縣鄉保皆

導禁示並無調遣科擾強報諸弊民皆樂業今以
各縣頭領鄉兵逐團總數名冊另報伏乞
憲裁

直隸先生文集卷之七

明建武劉文卿著

秣陵焦竑校

豫章劉日寧校

溫區海防條議

一欸開沿海府縣衛所城垣及墩臺烽火各設幾處
要見其城某臺原係某年估修即今果否堅固有
無苟且虛冒塞責各城樓軍火器械各原設若干
是否鋒利堪用有無朽鈍抵數其稍緩樓舖原未
估修幾處應否再加修造合用工料寔該若干動

劉直隸文集卷之七

支何項錢糧定委何官督理至于守城軍丁民壯
每城原設若干是不足用有無不敷應否作何選
補路堪清查明白一一冊報

一議得該府縣衛所城垣共一十三處烽火一百一
處烽火墩用力頗少而為費亦省故自傳警以來修
葺殆盡止有沙園等處烽火亦缺應給器械而已
今當行府造給但查金平瑞海寧盤蒲各處延袤
二百餘里雖有各營塘報皆是步行不如烽火便
捷日烟夜火頃刻千里蓋塘報所職不過見其登
岸形跡有據乃能傳報不及墩軍之登高眺海也

今查親管千百戶等官利各軍買閑常例各官
時並無一人在守聞有上司經臨則策馬而來堅
旗鳴囉以示有人去則偃旗提鑼逐馬而歸是烽
堠爲上司而設非爲傳警設也設有賊艘揚帆海
中汪洋百里卒爾登岸誰則知之查各營總哨非
其親管不服詰問故致如此夫烽堠乃防倭第一
義豈容積習至此今後該總哨信地及隣近烽堠
臺軍俱屬本總哨查點蓋衛所千百戶無利害之
責坐受常例總哨則不得復爾也如臺軍擅離許
開稟本道本叅查究治以軍法毋致臨期悞事至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二

於城垣則百萬生靈所係徼社稷之福或犁之海
中則已夷來萬一登岸猖獗剽疾其鋒不可當保
城固守其上策也第今之虛實有可言者府縣居
民輳集而衛所之軍稀少其民壯鄉兵心一氣萃
急之則皆精兵可無慮也衛所多係軍餘而居民
十無二三卽或有警隣近地方有搬移而就保者
亦有鄉邨瀟落山棲谷汲而不求保於衛所者則
其所賴不過有限之軍餘卑職觀主守如掌印千
戶等官豈識大體足以備禦哉其所稱守舖餘
有黃面稚子鮐背老叟也常不能勝朽鐵豈敢

言發弩下石乎派列垛頭者雖是稍壯舍餘操備
之伍然十缺其五六故有棄空城於虛罔之間殆
數十步間之輒曰是固抽之以出海者今無人可
補直待其歸而可與之共事耳夫以老弱如此而
又缺額甚多未有不爲之寒心者以勢度之則凡
抽出水陸兵雖連營壘固以壯根本之地亦不爲
過但民兵旣不可增而糧食復無所出求其權宜
撥練少可以保城守扞居民者無過以南歸南以
北歸北之一舉也以本衛本所之人抽入附近本
衛本所之管庶其地利險夷熟悉進可以戰退可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三

以保彼亦當爲父母妻子慮也奈何而無死綏之
勇哉故卑職以抽軍別戍之舉爲今日之切忌此
乃強幹空腹坐斃之道也卑職親詣各城如温州
衛垛口四千一百六十箇守城軍丁六百八十四
名民壯一百一十四名居民每垛三四名瑞安所
垛口一千四十箇軍丁一百七十名又有操備餘
軍及鄉兵民壯櫛比而居平陽所垛口六百七十
八箇軍丁二百八十七名民兵民壯六百六十名
海安所垛口六百二十箇軍丁一百九十一名操
備六百七十名泰順縣垛口八百二十五箇民壯

義勇共四百名蒲門壯士共成壕口六百六十箇
軍丁四百一十二名標備四百四十七名以上壯
丁鱗集器械火藥足支緩急止海安所城壕一處
修葺未完已經督令嚴修外獨金鄉衛之城原係
小石壘築且多開孔窟又多生草木手足扳援登
越甚易且週圍濠河久不疏濬淺可利涉深爲可
虞或當及時詳請示下該衛掌印管操之官照依
戶口壕頭分界督軍採去草木多用灰泥彌塞孔
穴并挑濬濠河深濶以防不測其城壕口一千五
百三十三箇軍丁一千二百一十四名其後所又

劉直洲文集卷之七

四

日有編居民而充其數者矣實爲可慮故卑職議
以珠明營兵盡掣回本衛出海之軍以充其數近
在三里之內伸縮可恃其不堪器械如鳥銃鐵銃
等項亦可改造沙園所五百八十壕城中如曠野
荆榛杳無人居盡該城之老弱婦女不過千人且
係殘疾無擔石之家無牛馬之畜當飛雲之口爲
海寇之衝眞危城也附郭之家未見一二署印之
千百戶豈能統率軍民竭力設守委難設處勘得
去瑞安所城止隔江耳萬一有警緩則猶當議徙
入瑞安城卒然而至則無能爲矣欲抽附近營兵

助守止有仙口一處止可以顧平陽外此何兵可
抽欲迫民居移入而無民可移又平陽縣城守器
械俱爲嘉靖年所給朽滷不堪者多今除其應用
者號冊補造若夫鴛鴦碗口等銃之類雖係舊額
今亦不必補造蓋不惟費重而且用之難其人也
今止傍舊額量加鳥銃百子銃火藥以爲防禦又
照本縣南門臨兩山之下其山曾爲敵人所登俯
瞰縣內虛實也然萬一有知兵者居其間乘我之
虛出我不意不守必矣似應照浙西之例設兩側
臺於兩山之上可以容百人簡選民兵臨警給以

劉直洲文集卷之七

五

春糧則庶乎賊懼夾攻之害不能與我爭地利伏
乞覆加詳議又盤石衛堅固周密該區稱最以此
當黃華之口而牽制內犯之賊賴有此耳但通城
俱無新給火器壕牌而當酌議查補見在鏽腐佛
狼機鳥銃猶當解府修改可充工費之半其未完
樓舖計一十處查各匠領銀已及年餘今行查勘
而工猶遷延另究招詳寧村所壕口六百三十六
箇守城軍丁一千五百四十一名實爲充足本所
城垣頗堅固而樓舖稍有損壞已行永嘉縣勘估
外仍有操備之軍四百四十八名壯健居其強半

爲諸所之殷盛者樂清縣堞口一千七百七十三箇守城民壯二百四十四名兼以鄉兵團練儘足備禦但東西二高峰逼視城中面面可登以覘虛實極爲難守四山環遶無容計議所恃有右營陸兵在彼又與後所牽制一方賊或不能久居耳說有警急猶當調盤石中軍標營蒲岐營兵會勦方可保全後所離樂清城一里許原以爲海關屏蔽也今本城壘塌諸舖俱無門壁而堞頭俱以泥土傳成之該區最爲草率卑隘之城兼爲白沙關之衝設倭自蒲岐而來勢必萃此先年圍成一月幾

陷况今又倒塌於昔乎但改築力所不能而其堞口壞甚者約二十餘急應修蓋已經督行該縣估造操備餘丁二百二十餘名分派稍足附所居民頗多亦可助防守也蒲岐所堞口八百五十五箇守城軍丁二百六十五名但本所壯丁多是不入冊不食糧之軍軍丁頗足急則赴守平時則可以詭脫軍差耳且今議選出海清江等處亦可以內顧本城可幸無事大抵各城或以城固而人稀或以人稠而城薄各有所恃獨南之沙園北之後所則其敗類荒湮甚矣深煩地方之慮外城中火器

惟以鳥嘴銃百子銃爲最即倭夫弱軍猶知引火而向賊也若夫大將軍鴛鴦佛狼之類有而不能雖兵士猶且難之何望於城守諸人乎故卑職以爲即缺額不必給也薄力鎗皮甲鐵斧此係贅餘之器即賊近而無所用之卑職亦以爲即缺額不必給也惟併其費於鳥嘴百子銃鎗銳四者度其門鋪量加給貯其遠年之火藥解換而散之則用器不雜而緣城之人亦知所從事矣且倭奴亦重畏此四者而已除另分別應給不應給等項造冊呈報外伏乞

裁奪

一欸開該區大小戰船要見某將領下原設若干隻果否修造堅固堪以禦敵即今有無颶風打壞應否再加修驗各船槓具有無齊備一應軍火器械各原製若干火藥用去若干餘存若干見置何處果否安置得法各項器械果否堪用有無抵塞勘驗明確一一冊報

一議得中遊隨征二哨并南遊北遊黃華飛雲江口鎮下四關額設大小船隻福船一十九隻草撇船九隻唬船八十五隻除鐵頭船二十六隻漁哨船

六十六隻乃日行修理其餘多係上年大汛畢日修理堅固卽今並無颶風打壞不煩修繕但照海船與江船其堅朽各別海泥漬而水多鹹使木雖堅硬絕倫必朽敗於四五年之後且如福船草撇板厚力大而以數寸之釘屈曲十丈之桁樑其勢難久况風濤萬頃盪盪不寧阻山入壑起止不定於是有輕修重修之例焉今該卑職親驗並無毀敗其各船槓具并軍火器械逐一查閱頗堪防禦其有不堪應修換者悉行令解還本府修換火藥應給者牒行該府給領及存貯者造冊呈報其安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八

並不得法及疎失者另究招詳所有本年應修造船隻器械見在修造外爲照海洋諸島非船不能遠衝而關敵諸船非修理堅固何以破浪每當大造重輕修整之時各捕盜因緣爲奸近蒙

本道查知前獎行有司估計冒濫之端遂絕無容再議但因修船已早先是覆驗虛實間減價以恤民力目今節省已極而各捕亦有當原之者何也修造則責之捕盜其原則山縣解府由府給捕盜出入於符役之手較足於等候之煩不無使費之苦卽有廉察在內情終不得上聞故領銀三

十兩或止得二十四金入手或捕盜又以三三之資浸漬其本管債主隨躡其後而取金補盜或以前銀竟償已之私債矣雖曰大造止得重修曰重修止得輕修曰輕修實未修也爲今之說修造各船額給工料悉照常數不必援引舊例減其銀數止令縣正官估計造冊呈府批縣縣照數竟給把總收發督修其捕盜人等不得干與修後仍候府海防廳查驗如果不堪或有冒濫卽行呈查究提該造人役究罪則彼將無辭於工料之刻而冒濫無所逃矣唐劉宴總運江南船隻堅固惟不惜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九

工費而已故能通漕南北功業爛然此所謂不惜小費而成功大也又有一等船隻如明歲大汛之期例當造過則今歲小汛之輕修誠屬冒濫蓋所爭不踰數月而重費數十金何爲者耶相應遍查前項船隻止令出海不必修葺則所省爲不少矣又查水陸營關所恃以拒敵者火器而已卑職親詣各營查點其精堅固有而濫惡不少所以然者官匠之弊也匠之弊則督造之官未得其當也蓋督之以武職則令不行於民匠專之以文職則目不能辨妍媸徒多置租惡之器重濁不堪之藥不

知生命所關萬一失事誰任其咎今後凡造鳥嘴
佛狼機百子銃等器俱令照依常價照數發給
幹中軍把總一員并本府首領官一員同給各匠
所鑄各器俱鑄造年月名匠仍取各匠保固幾年
結狀如或壞爛及歪斜不堪用者追價問罪兩委
官送官給發各船管城所火藥則火罐爲最妙以
其往而不能反也似應多給又九龍神機噴筒火
磚火箭起火鉛彈等器其藥須專用茄荳爲上柳
柴次之不許仍前混用杉木粉細研久搗用水飛
過色若淡青方可試驗富於地上牽連置六七堆
火投一堆餘皆應耀齊發或置於紙上手中心火投
藥發紙肉如故即地無炭火之迹鳥銃取其中直
而少齟齬者鉛彈取其堅圓而不歪偏且光滑者
則爲制勝之藥矣但每歲給藥多不踰額應用不
時難以請乞法應多給而錢糧不支卑職竊從兵
冊中查其每歲每營每哨每隊各有事故革兵未
支名糧額貯該府不下數百金詳量發前銀增給
每船二十斤或五十斤一遇汛期造發總哨官面
到海防廳試稱足數固封收貯出海各船候給則
折銀那移之奸無所逃矣夫火藥爲水兵生命安

可不精核廣備也又照諸船之中福船草檣等之
以衝擊儲積籍之以張威駐看此將領之戍也然
非多人乘風潮不能動蒼船鐵船體中而攻打亦
便原各捕捐資自造投官照依檣頭大小支稅者
不煩官府估勘之勞亦多愛護堅密之念此爲戰
艦第一便然慮敵不如漁曉曉船傍皆八漿划駕
若奔驚波入浪追趕合圍極宜打賊多足而毒故
倭人名之曰蜈蚣船勞苦倍於常兵而難議優恤
也獨漁船頭高而輕遇警傳報如鳥無翼而飛用
與曉船兼往往大洋巡邏各軍月食本糧一石汛
月加四斗五升十二月正月放班半支而比之諸
船獨自修自造夫勞苦過於大船之兵而修造倍
於諸船之費凡遇修期隊捕輒借債以興工及至
領糧數於各軍名下扣還前債息且三四倍之矣
歲修不下十金卑職每閱漁兵則皆叩訴其哀苦
或誣捏其隊舵不知勢所不得已也查得放班共
一月名糧四錢五分金盤總二十隻放班銀二百
三十兩四錢黃華關六隻放班六十一兩二錢飛
雲關五隻放班銀四十五兩四錢五分江口關六
隻空月銀五十六兩二錢五分鎮下關五隻空月

銀五十二兩二錢中軍遊哨二十一隻空月銀二百一十六兩四錢五分隨征哨一隻空月銀二十兩六錢通共六百八十三兩五錢五分其數猶可增而優恤爲獨至又查選精勇軍兵乘之則各隊軍無借貸之苦而逐水泊畧之勞相與共之矣查得前項事故銀兩及貼駕退役軍儲銀米分數散給足以支此合無准照加給令其與水兵一體操練船仍自行修造庶無何隅之嘆伏乞
裁奪

一欸開該區水陸兵士中多虛名冒餉務要嚴加設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十二

法查選要見其將領下原設陸兵幾營水兵幾哨各設隊什捕者舵兵各若干陸兵果係年力精壯武藝熟練水兵果係慣歷風濤熟識水性隊什係各兵之長捕舵係一船之主尤宜慎選如果才力服衆海務熟諳者俱准照舊留用其餘老弱不堪武藝不習海務不諳及生事害人虛名冒餉者俱行查革一一冊報仍將虛冒各犯究問招詳

一議得邊海要務無過練兵一節而已雖各逞出奇之火技遍分星羅之哨守禿賊一呼諸不識行伍技藝之丘膽寒心悸有望風而北耳顧兵之練也

非一日可成兵之氣也非襍玩可作兵之用也
岐隈可勝卑職於水兵兩遊四關陸兵本道中軍本參標營及中左前後及新設珠明炎亭并調守蒲岐處州民壯營共計十六處俱親詣逐一清選除將水兵不諳海務不識水性陸兵老弱不堪武藝不習及生事害人虛名冒餉者俱行查革另冊報詳南遊共革過民兵一百九十四名隊什共一十五名軍兵四十一名共二百五十五名北遊革過民兵一百七十四名軍兵二十六名隊什八名共二百八名而中猶有當酌處嚴責者則軍民之配搭當分也水兵之陸戰宜練也查得軍兵之與民兵自嘉靖年間以來一向別爲壘壁續行配搭蓋以其頑慢不卽工而引之以民兵約之以行伍庶幾其練習足用耳乃今當防汛之期動容嗟而不甘曰我與民兵同死地方者也同逐風濤者也彼月食九錢而我月食一石四斗五升彼汛畢亦食九錢而我則上班三月食米一石下班三月食米六斗餘丁五斗棄妻子於百里之外僵卧而窮苦其情慘鬱若是又安望其超距陷陣也故一遇汛畢釋冰而歸主將雖禁之不能肩挑鋤種別爲活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十三

計運月累日百里齎饋勞苦而忘兵甲主總雖勾
之不動若欲一一治之以法其何能堪昔欲以民
兵而夾輔之今則頑玩之習并民兵而薰習之如
以驕奢之子與力作之子同居共遊彼不荒廢其
職業則誘蕩其心志主總號令始猶攔於軍民習
見其如是也亦且攔於民形散氣渙鼓之不前輓
之愈後覆軍償將之道也卑職親詣各營查點有
灰首破足以自托於衰疾者矣有稱母老隻身以
希脫於官伍者矣一行除革歡如更生仍其故則
感額如就旂楊也以此言之雖有百萬之師不能

直隸州志卷之七

十四

當驍練之一旅矣查得二衛六所之軍原無分南
北抽撥故北之蒲岐而或遠撥金鄉南之金鄉而
或遠渡盤石彼其美非吾土遼慄悲哀行李蕭條
母感乎心之携異也且其出海之糧不過增至石
餘而該所本等糧石盡行住支彼即不出海亦不
失六斗何羨六斗之益而逐逐爲牌筦之役耶今
欲變爲陸兵而糧食無所出欲革軍兵而兵力何
以充欲增軍餉而衛額已有限且彼亦世受國糧
而勞苦則棄而去之難以語軍今除水軍之協駕
與添撥軍隊兵夫者毋論矣蓋其同舟而濟胡越

何患乎異心即欲規避而數尺之舸不測之清溪
逸不能所謂置之死地而求生也亦且多方以恤
之或於汛期量加一二斗之糧庶有益乎獨陸營
當逐一查選以南歸南以北歸北且度地之最險
者以民兵守之次險者與犬牙之相制者以軍兵
守之所舍相近者或軍與民而兩存之取其便家
生理進可以軼賊奴之銳氣退可以保空虛城所
指臂相使家自爲戰或收人心之一端也該卑職
查得珠明之與中營雖係衝要錯處左營炎亭之
中先且無設矣今以其民兵盡合左營炎亭而此

直隸州志卷之七

十五

兩管單設軍兵以蒲壯填中營金鄉平陽衛所軍
桃歸珠明照舊每營四百員名前營駐仙口以平
陽瑞安沙園二處軍配之後營駐梅頭以海安所
軍分配之兩營照舊軍民同處石塢以寧村盤石
分配之其新議清江軍兵以蒲岐所軍補充之反
其別撥者歸於故土取其就習地理者配爲同營
截多補少期於無遠則各軍無家業之思而無事
不廢室家之務有事亦且爲父兄之捍矣民兵之
耳目不移而該總之號令無所撓矣若夫各船水
兵乃陸人非水人彼亦有長戟羽鏃擊劍而蒙盾

者其於陸兵彼亦有肢體筋脉便捷疾走者等於陸兵而將官慵懶不急國家之務輒曰水兵例不登岸此格令不行之道也夫陸兵之不可下海爲其有昏眩嘔吐之患謂其非土著舟楫之人且陸地亦有舟楫嘔吐歟今不過以其熱水者驅之于水而遂謂水之不可以登陸是刺棘母猴之說也海雲浩蕩昏霾晝蔽夜氣如烟乘潮汐以直搗假漁船而藏身卒入內地崛起崖嶼則南鹿東洛鳳凰麥園頭并四關諸水兵將尾舟而驅之歟則彼已登陸舟楫不可用信砲不可放矣將登陸而驅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十六

之歟則水兵素不習藝豈能與長刀黑脛爭利也將坐視歟則國家數萬之糧豈養此輩爲游觀之物而不可食乎夫計事者當慮其未然彼方拘於信地水陸之辨萬一哨探不及救聞不前此水兵直爲無用之物矣此卑職所深爲逆計之者也今水兵除卑職查選過老弱不堪者無慮二百人餘俱精健可觀合行將本地諸水性熟櫓楫精壯黑健以二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爲期每哨藝擇一師令其朝夕學習頭目三日一比優劣呈數哨官哨官五日一比呈本總本總半月一比呈海防或

罰日餉以充賞或朴責以示懲不可變者易之則人人有超距之氣如海洋遇賊則以習熟之技逞風濤之間固爲至便萬一登岸則空舟而齊起協力而尾擊又陸兵以犄角於前後且會哨而從之是又添十數營陸兵也豈有廣募不習之士虛糜有限之糧哉古之荆襄淮甸諸路官兵登舟則歟如驚擊登陸則分營布敵大將握之可使視火如水視水如火此通營駕變之道也伏乞

憲臺嚴立賞罰之格以課諸水總何患乎兵之不精敵之不脆至於陸兵則其陣法攻擊當倍於水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十七

軍固無容置喙爲也理合回答

一欸開守城禦敵儲蓄爲急會同該府掌印管糧官備查沿海府縣地方原設預備倉幾處社倉幾處積有稻穀若干衛所原設軍儲倉幾處積有米若干有無社倉幾處并訪城中軍民有無積蓄萬一有警其城足支幾年某城計不期月該府縣衛所作何設處或動支無碍官銀預羅積貯或將該年軍儲盡徵本色務要多方計議使積蓄充實緩急有賴一一會議明確冊報

一議得倉穀所資萬姓倚城守之大端也溫區屬縣

預備倉六處見積穀九萬八千八百二十九石零
義倉社倉共十七處積穀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七石零
衛所之隸於府縣者溫州瑞安平陽各設軍儲倉
一處蒲壯海安沙園寧村等各軍儲倉一處共
十一處見積米二萬九千七百二十石零義倉惟金
鄉蒲壯各設一處穀五百八十八石零溫州府縣預備
倉二義倉一穀五萬四千二百三十三石零二十二春
汛諭民積穀七萬九千八城汛畢示民自糴明年
春汛復然是可以無乏食也瑞安預備倉一穀一
萬三千八百九十五石零義社倉各一穀一千八
百四十六石二平陽縣預備倉一穀一萬四千
七十七石七義倉一穀二千二百三十四石四斗樂
清縣預備倉一義倉一穀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二
石其東西義倉之在鄉者亦盡移入城泰順縣預
備義倉各一穀八千七百九十九石六斗以上皆在
城之數日夕可資緩急者也獨泰順積穀之數不
及一萬居民蓄積不及各縣三分之一已行該縣
查議將萬曆五等年分修理衙宇并支剩秀考等
稍緩官銀一百九十八兩見徵在官解爲正項每
穀一石計價銀二錢二分共可得九百石諭令二

十一年里逼各出穀五石准抵戶下扒平卯下追
徵納倉警息糴補前銀似爲妥便伏乞詳允施行
各所除金鄉蒲壯設有義倉母論已如溫州衛平
定倉米三千二百六十一石一斗二升五合瑞安
所豐積倉米五千七百四十一石六斗四合平陽
所常積倉米一千九百三十六石三斗九升此皆
附倚於府縣不憂缺乏所不必議海安所廣豐四
倉米三千一百五十一石零沙園所廣濟二倉米
四千九百六十石四斗九升以上雖無別蓄而倉
米僅稱充數乃盤石衛大城也而廣豐一倉額派
米樂二縣徵運者止積糧米五百五十五石一斗
一升蒲岐所廣豐二倉米止一十石八斗後所廣
豐五倉米止四百一十四石三斗五升悉屬樂清
縣追納今倉廩既虛官銀銖兩無辦誠爲可虞已
行該縣見搜各年各里積通糧米勒限秋收盡數
完貯各倉備用又寧村所廣豐三倉坐派永嘉縣
米止一百五十石一斗九升蒲壯二所廣濟三倉
坐派平陽縣米無十石在儲衛義倉一處僅僅一
百四十八石一十何以稱蓄積乎但時非汎汎而
二十年坐派米一萬一千四百餘石合行詳議

徵以爲春汛之備大抵府縣居民開墾之案坐積萬斛而該郡富庶粟誠足支故所之附於府縣者無論已餘如金鄉盤石二衛海安蒲門壯士沙園後所寧村七所各係軍餘荒城錯處數米而款期不及夕在所惟冀名糧海團類首月給續奉本都院明文俱追本色誠爲緩急至計每年糧米皆以解戶陸續運到或數百石似亦足支不及甫月已散入窮軍之橐矣兵燹交結憑何充腹據各所止軍儲一倉今卽盡數追貯亦當以時給散豈能久待倭傳以爲備耶欲將各縣無碍官銀預糶

劉直洲文集卷之七

二十

積貯而府庫空虛近之不能充縣治豈堪遠事寂寞之墟城乎查得甌郡澤國多米鹽市鎮富戶日夜以興販爲業南趨而之閩由鎮下賄該關而出北趨而之台寧由梁澤蒲岐賄關而出奸商往來交構異類從而乘之致令物力漸凋米穀騰踴而窮民餒軍愈不可支今合無照末嘉諭穀入城之例不必拘拘縣城如近寧村者則入寧村近海安者則入海安近金鄉者則入金鄉近蒲壯者則入蒲壯各縣通行保里查其遠近地方着令其有親知故舊人等借稅倉屋正月以後搬貯彼處人聚

之所軍餘散糶數多非若共貯府縣壅而令賤者有事亦利無事亦利其販穀海關之例俗謂之風潮大王合行嚴加禁止有逸而出賄而出者坐該關以不戢之罪然民之趨利也甚於流水無事爲犯人之憂彼亦曰倭奴猶未來也何遽倉皇若是而苦我也不知有警而移則燃臍之患何益之有萬一醜虜登岸而就食於沿鄉粟紅貫朽兵法所謂因糧於敵是徒爲寇資也爲治者顧其大體今宜立一限或居鄉之深山遠僻搬移煩苦不爲寇資者毋論其係附各所衛之民度其日用五口以

劉直洲文集卷之七

二十一

上留穀若干貯於家十口以上留穀若干貯於家二十口以上留穀若干貯於家比類而推務令里保查其過限者卽移入城不移則許諸人首而罪之并里保而懲之其所積穀之處或發官軍數名爲之防守或以門閉公宇借之尋其親識可托者而居之敵來則我有以爲備而堅避清野安能久住此地乎此法不行而欲藉府縣之積以供各衛之軍家理之所不可出也一月之內必無不破之城矣議者或欲於府縣正項錢糧移糶備汛汛畢復發恐主之者難其人無可爲者其各大戶汛畢

卽令將貯穀出賣通行曉諭而兩關之禁亦無所復設豈不爲齊緩急通貧富之一道哉吾見穀不騰踊而運糴便夫亦平濟之美意也必不得已請以各縣鄉社倉之積粟委一能幹首領佐貳印發軍餘撥貯就近空虛衛所公署汛畢給散民間里保查其有身家者而領之至秋復歛不取一分之息而還本數則鄉民無不樂從而軍餘亦可以通裕矣伏乞

裁奪

一欸開水陸信地雖經分派官兵防守而邊海遼濶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二十三

防禦宜周要見海洋某處係倭夷出沒要衝原派兵船若干足備哨勦或兵力單弱尚應增撥某處係次衝原派兵船若干已足防禦某處係稍緩原撥兵船數多應改撥某處衝要信地防守陸路某處係倭寇登岸首衝徑路見諸陸路軍兵若干民兵若干汛時請發策應營兵若干某處稍緩倭寇登岸不便止防流突見有何衛所軍兵何營民兵可以調遣截殺此外尚有何處海口可以收港登岸作何抽撥官兵防守或兵力不敷作何調遣會同該參勘議妥當畫圖貼說一一冊報

一請得倭寇雜艇而來勢必屯泊外洋諸海山如南鹿竹嶼東洛三盤麥園頭等處則兩遊水兵船一百一十五隻分派以橫截於外藩過外藩而內指梁灣坎門鳳凰南龍洋嶼破門鎮下大畧等處則有黃華飛雲江口鎮下四關兵船各二十一隻分布以橫截於近地又不足禦而倭奴且登岸焉於是始有陸兵之設勘得平陽肥艚直至金鄉蒲莊二所殆百里許悉深水埠次小島處處可泊故設炎亭珠明及中左四大營分壤錯居意欲瞰之於海礁而擊其初登未振之賊氣也自肥艚而東北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二十三

五十里而至仙口前營陸兵在焉又三十里而至梅頭後營陸兵焉又四十里而至黃華浦東標營陸兵在焉營伍之所以疎於肥艚而上者爲其海潮於浦倭退倭長乘船則坐困於釜中登岸則沒脛於沮洳天之所以限賊奴也故於仙口梅頭可登之處倚設二營以輔衛腹心誠爲勝算當有精練民兵庶堪調度自浦東而東亘石塢該右營官兵割守石塢東至蒲岐下堡後塘該處州管官兵割守以上各有信地分官防守員各另具冊報今覆勘得水陸兵布哨已密而當議加哨者則南龍

七溪口之二處也當議抽設者則清江南高白沙關之三處也議分布而兵力有破碎之嫌議信地而各將有推脫之患所當立爲定律派爲成數使其併突如江河救援如手足則水陸之大機也急取而緩散之則冒船爲當稅將習而卒驅之則險要爲當熟茲得而悉數焉查得南龍銅盤一帶係南遊中路極衝勢與鳳凰南鹿等今止以飛雲渡哨船七隻守之不無輕內地乎該遊原有漁叭船六隻輪流屯守東洛夫東洛非該遊坐守哨道而舍已之田以芸人之田非策也似宜掣回與飛雲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三十四

官兵協守可也七溪口係中左二營潼頭嶺門適中之處海口險要今止以中營九十五員名防守而支分於潼頭雙墩二處非法也今宜於左營掣雙墩之戍九十五員名與中營見撥官兵合力防守則上與嶺門會哨下與潼頭大渡應援力不分而應常逸而中營官兵亦可以爲大小漁埜之摘摘矣再照蒲岐沿海蜑畧下堡後塘三處既有處州營哨守矣此外尚有高嵩前塘清江新渡大小芙蓉萬橋東山直抵台之楚門俱係賊船可入之處禁責之蒲岐之兵恐其應互不及或至登岸先

蒙本道慮及而欲抽軍守之誠爲石畫續據會議前來欲每地各設三十名恐自爲支分之勢也夫設兵所以互援豈安坐而待敵又寧得沿海爲長城耶卑職勘得高嵩介在婁壩下堡之間迫近蒲岐而深水可泊曾屢犯矣今應抽軍兵九十一員名大小芙蓉則清江口之內滙也未有扼清江之口而賊能飛渡者若清江南北岸雖均屬險要然北則進小芙蓉乃崎嶇巖嶺卽擄不爲甚害南則由窰崙嶺趨白沙關是傷掖下也而官兵反應互不及今應設軍兵九十一員名守於南岸可以賊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三十五

北來之路而遲營兵之援免侵軼之虞或北岸有事亦可前渡與後塘兵合圍似伸縮得宜若曰分其兵於兩岸是置四十餘人於必死之地也故卑職以爲南岸宜戍北岸宜哨也白沙關爲樂清後所之咽喉更無別道可入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守得其道如勝兵千人今宜細加堅砌於蒲後二所抽軍各五十名以千百戶一員領之仍給與火器計高嵩清江白沙共設哨官三員食哨官名糧可且無用把總爲也查得新抽各軍前議至四百餘名密則密矣然所抽者非蒲岐之軍乎本所

城七百餘垧而守者僅數百人不幾割股而充饑乎且四百人又安所得行糧據議以行糧一分給之恐欲得人死命而需一分之食其誰能堪查得本所萬曆十八年間食糧額軍一千三百餘名後温州府汰脆弱四百餘名今止八百七十餘名入各有六斗支剩以此加給於抽練之兵亦非增食民糧而坐得溫飽也今照見在出海之糧遞減之汛期五箇月食米一石二斗汛畢住支餘丁旗軍皆然則各有名糧而不勤王事者以三尺從事耳卑職親點新議抽設四百餘名選其精銳止可得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三六

二百人彼皆餘食贅行也留其餘食贅行者以補城所之空虛而省軍儲之供億於法無所不便而枝本相輔矣查得水兵信地瓜分兵船猶有定所如鎮下則分泊於大畧江口則分泊於破門鳳凰則分派於南龍南鹿則瓜分於竹嶼其餘把總官亦有以全軍固守更無可議惟陸兵之割裂散守甚非兵家所宜夫烽堠所以傳警探哨所以疾報使我兵神速而可以徑趨也今查各營如後差則撥左營一隊哨守矣石坪猫頭則各撥珠明一隊拒守矣塲橋黃石則各撥後營兵一隊哨守矣此

數十人者果能當賊船之犯岸而奮臂一呼矢刃前向乎抑猫伏鼠竄而以其首嘗敵也今擁數百之衆與數十之倭奴敵尚猶股慄不定將卒顏色如黯何況數十人乎數十人而不能戰猶之乎烽堠哨探也若烽堠哨探則已有設之者矣何必損本營之全軍奪衆人之膽分寡弱之懦卒以開其奔北之途置之必死之地也故曰營兵未可分也吾當嚴其烽堠哨探萬一緊急則我全軍而衝之間道而擊之疾如煙風信如發機雖不即撲滅猶力全而膽壯也此爲大敵犯地者言也若小敵則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三七

雖分布無傷矣兵家之忌連營四十里識者知其必敗謂其分而不能合也今查其屯守可併合者另冊詳報各將信地雖有常處然非謂賊專犯而應之也謂各據其所令人不得以奪我形勝我可以相援而擊之也今觀其意氣無非坐守一隅以僥倖不犯爲苟安以彼此互推爲得計坐株守兔關遊何益於用也先蒙本道會議小兵若群醜大舉獨犯一隅未免勢力寡弱如東來則北遊與黃華兵船合鯨屯泊大小門橫坎門麥園頭等處截勦以防流突入温州府城若賊由南來則南遊與

江口飛雲兵船合綜屯泊三盤鳳凰山三丘灣等處截勦以防突入瑞安平陽若勢再大卽合兩道四關相機撲滅止以保固內地爲上策此重根本合筋脉之要議也已經通行各官遵照訖又蒙本道會議陸兵若群醜長驅直犯當以蒲石標三營爲上一路以中軍東山上塢二哨并後前二營爲中一路以左中珠炎四營爲下一路分爲三大營如率然在山之勢此大體已具確乎其不可易者也設或賊警竊發通哨不及一時兵力難合若待其中調度恐失事機則請細爲速援之說焉今

南鎮下以北皆應之中左珠明炎亭四營自沙垵以北瑞安以南泰順以東皆應之近者以先應之三盤麥園頭坎門梁灣大畧諸水兵自後營以北楚門以南皆應之標營中軍營前營後營自平陽以北盤石以南皆應之石塢下堡標營自盤石以東楚門以南皆應之不應者必大治之因其形勢度其遲速立爲應援之則苟見利可進不必請命主帥中軍不必候飛檄調度水陸交進各將憚一切之法而不敢偷安不得哆口信地之防而坐觀嶠峙矣至於相時度地母輕動爲賊所乘是在諸將之臨機明決耳若律例之外非本道該叅別有調度雖天神來語勿動也如此通融戰鬪連爲一家則合萬人之氣爲一氣溫區雖港路難備而倭賊不爲之勢奪者否也此亦爲大敵犯地者言也若小犯則該總之責矣層船之設去歲曾一行之矣不費彌年之糧餉而稅爲汛期之翼兵擲石飛報連鯨形小能使敵人不爲備而本船之人又皆習水慣鬪者是官兵之所不能及也相應大汛之期盡行復稅查得鎮下官畧爲浙福要區而該關曉船又蒙調赴京鎮相應造船補復原借營船亦

當再稅該關分屯大舉官兵應量加唬船二隻蓋
內防大漁塹之登岸而沿海百里水兵更無外藩
耳又照江口總出哨洋嶼一處而飛雲屯哨兩處
亦應量加疊船東洛亦原有疊船均應稅用唬船
亦宜復額庶防禦周而調用廣矣又照陸營諸將
或不能盡知險夷地理十不能道二三此臨敵坐
困之道也今合行令率諸哨隊什長遍將所守信
地高岸深谷箐林醫薈之所逐一查勘某處可達
某路某處可達某營某處間道可趨某處岩險可
蹴某處林薈可邀可伏一一圖繪說貼呈送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三十

本道試驗發與諸士卒習明亦可以驗將官之勤
惰而入犯之虜可謂在吾目中矣又據該叅查議
汾水遠在一方與閩地接壤先年設兵防守近因
裁革應欲添備但查非係海門衝要不過為防流
突之計夫左營而下至前營且五營矣即有流突
平陽而官兵何所用之亦當以一擊報參養之恩
也况水高谷深敵人不能輕涉即今各賊軍伍空
虛城池單弱又有難於抽役者復准分守溫處叅
將張 手本會議本叅隨征標營官兵計四百九
十五員名續於隆慶六年抽一百五十五員名划

駕唬船十隻汛期專隨本叅督巡外海萬曆二年
又以岐頭海口係深水埧次復撥一補則守所存
黃華海口者僅二百六十員名而已今議將中哨
官兵免補外其原抽左右前後四哨隊長四名什
長四名兵夫五十四名似應照額補完共計錢糧
五百餘兩為照本關乃府治咽喉長江真艇而進
為第一險阻若賊東岸先泊黃華盤石固有黃華
官兵拒戰不足為慮若賊由南岸寧村而來則黃
華之兵中隔於雙崑任州十里之塗不能徑拒其
本叅所駕唬船或巡出還洋恐賊船反先入內地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三十一

所議原額六十餘名似應補復泊哨南岸蓋一兵
表裏相用似為得策且今抽哨之餘什長而管五
人隊長而管十五人亦非陣體但錢糧重大無可
議出合無暫行停止伏乞
裁酌施行除將水陸信地防守官兵繪圖貼說另
冊呈送外理合回答
一欸開保甲鄉兵節經申飭諭令鄉約團保推舉為
衆所服者為頭領將本鄉居民各倡精壯不拘多
寡自行團練以衛身家止將頭領報名在官不許
有司輕易調遣去後隨據各屬造冊申報前來但

保安地方之意止將頭領姓名鄉兵總數報查不必開造化名以滋靡費

一議得團練鄉兵擇立頭領金甲開精勇時加演習技藝此古寓兵於農之意使其家自爲閭人自爲戰丁鈴戟刺以安親族衛父兄爲守禦地方第一要略查各鄉兵如其近管居城者皆隨操備之兵團練隊伍亦如之其鄉總頭領僅習射藝各團兵勇頗知訓練故有長石超距於附郭之隅亦有比射呈能於農息之際有事編之守城則壯勇倍於保甲信義倍於官兵法莫善焉者也如遠處鄉

都各保民居雨散歲供農務時得開隊頭領約束團練並無強之至縣然稍稍踈懈不習健可自爲防範也查照永嘉縣附郭四隅廂頭領一人團練鄉兵五百在都則有十二鄉二堡各頭領一人訓練鄉兵共五千三百八十名頭領督率自爲演習防守又樂清縣附城東西隅頭領五人統練鄉兵一千六百六十名皆知操備該縣僅試得法已將頭領議詳冠帶在鄉都共二十八處每圖或一二百或三五十而六十八十名者所團人少止可防禦本都而已其瑞安縣共四十四保頭領四十人皆諳射藝鄉兵七千七十九名亦知訓練演者該近城鄉總兵求試者卑職親驗頗練得法較射頭領王勝宰吳孔孟林次等各中六矢技藝亦習已經量賞平陽縣城都頭領五十三人鄉兵七千五百七十八名乃各居臨沿海隄防爲急先因倭夷流突建築榆洋宋埠等堡鄉兵各係選編精壯舉報頭領爲衆所服者皆東團練隊伍自行操演頗習得法堪以防禦該縣議詳頭領冠帶卑職將較試陳友道等技射習諳隨行激賞諸縣之中獨爲精壯可觀泰順縣隅鄉共三十二處頭領四十

八人鄉兵五千九百四十二名該縣依山峻險倭夷罕至今之團練保甲各以藥弩代銃以石代弓竹筴代刃自相操演各練得法爲查各縣鄉兵編列隊伍頗有成緒堪爲地方之保禦顧小民意指全由有司之意向荷得各縣掌印官於農時之暇單車就野與之期會某村某堡於某處團練進而教之能者賞之則彼知家業之當衛而心力之當合自頭領以下人人欲爲干城亦可以歛小民血氣之私而勤其游惰之體其縣官巡行自裹糗糧筍與布帷杯水無所擾於里通如是鄉兵不激勸

劉直州文集

卷之七

手四

者未之有也苟上之人意念懈怠則彼亦以爲兒戲之舉愚民渙而難聚僥倖無事事至亦携行李負妻子而去之耳但查各鄉雖團練有法而無城堡可依苟遇倭奴長驅而來勢大力重雖官軍亦當少却亦不可以無知之赤子而付之烈焰之下也查得永嘉有永嘉場堡平陽有榆洋宋埠仙口蒲壯有流江堡樂清有白砂永康窰堡等處皆民烟輳集先年爲防倭而設今且荒攤居民亦稍稍有自爲修築者但令不齊而力不協須藉府縣之力以振飭之合無一體查行凡有舊址諭令附

近都圖居民及時修築然無以刑驅擾之完日該府縣仍照烽堠之例給與火器然後聚連率之鄉兵急則歸之舉信砲鳥銃石弩而繫之則鄉民有所依以爲據而餘勇可奮矣不然漫無可歸而驅之野戰恐其膽落心悸傷夷而無益也村堡山寨之設想各縣各所皆然伏乞

憲臺行諭將各堡寨令其修築可爲保守而縣官如野之行取其無荒廢職業嚴加修練毋致廢弛亦不爲過均乞 諭以始終鄉練之法卑職又查各縣鄉保皆遵禁示並無調遣科勒強報諸弊各

劉直州文集

卷之七

三五

縣鄉兵頭領總數名冊另報伏乞

裁奪

一欸開地方多事用人爲急先准兵部咨文苑羅豪傑已行各道查訪不拘白衣世胄罪廢卒徒果有膽力能兼數人及抱有奇謀秘術或能風角陰符絕域可使者送院試驗去後但營謀希進者多係市棍而懷材抱藝者又無先容此人材之所以難得而難知也務要會同該府掌印官多方採訪不論世職白承果有前項人材備將姓名據實開報以憑取用如係迂腐生儒騷人墨客剽竊浮言無

神安攘者不許一槩濫舉若無可用之人徑行回覆

一議得溫區奇材異謀之士先代時有今卑職破格細加採訪兼之面試然多且澤樊籠之識寸善漂說理絕恢弘秘術靈蘊辭多象罔苟且譚說安所急於臨戎即膽力粗才能兼數人者亦無一二除見在總哨者不敢混呈而一卒之能亦不足以煩觀聽也伏覲

憲款至於白衣世胄罪廢卒徒悉皆收錄其憐材爲國之心盛甚無以加也卑職以爲即有闡將勇

劉直洲文集

卷之七

三十六止

力之士審非市棍者悉當推廣開具姓名今將金

華府屬民人勇力兼人者另由其報伏乞

裁奪

直洲先生文集卷之八

明建武劉文卿著

秣陵焦竑校

豫章劉曰寧校

台州府興華條議

一議抽軍墾屯山田以足兵餉以甦民困事查得台州之玉環山孤居海洋之中西爲蒲岐所北爲楚門所之望地與海松諸衛相屬不遠山週圍三百餘里上有閘河積水深谷平壤內區之膏沃所不能及者一易倍入歷代寧海臨海百姓數都雜居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八

其中各縣供里役數十名洪武間以方谷珍起事而山頗爲負固難克之地信國公守台時議徒而禁之蓋以剪雛雛之穴而非以爲防倭之地也切照議禁議開今昔時勢有不可以同日語者

國初人民離散兵凶之後荆棘生焉故有平原荒塞陂池湮圯內地猶然而何暇修復濱海之業乎此百姓之所不能有也今有片土登賦民繁游業自食昔以不能有而禁之今以力能有而開之策之一也倭之來也三五汛期乃屯種之時來則我散而去之青草茂林無物可捕無餉可食彼之遠犯

玉帛子女是覲其志豈在安坐守窮山而饑待秋熟乎熟則復爲我有矣此倭之所不能守也我以重兵防汛地而以其糧餉箕箒之軍不能執兵禦虜者肆力於耘種時去時守非有室家財帛可衛也以倭之所不能守而爲我軍之所不足守策之二也去秋以倭警增兵二千餘名坐營而取餉歲不下萬二千兩此萬二千兩本群無錙銖之徵他郡無協濟之例必得之鬼輸天雨而後可耳今議欲增徵而民必不堪欲減兵而兵必一逞卽云新者勿招事故勿補然可計之數年之後而不能卒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八

二

汰以甦目前之急此非有征飲嚴急樹旗鼓亂之民則有露刃脫巾群呼要餉之卒矣蓋新伍衆兵皆東浙游民惰農不食者其入募籍也各有不貲之費是以兵爲奇貨豈旦夕可散者今議抽軍屯田以其歲入之數卽於沿海給散以充數千兵之餉不過一年而亂卒之未然可杜矣策之三也查得本山已經勘丈內成田者伍十里各處見種禾稻者約計五千七百七十畝地三百四十畝搭厰五十三座此皆台民之冒禁而私種者也雖屢奉檄二院明禁於本山撤去搭厰乃各應之耳彼之

占種者猶夫故也春則輕舸往而種之秋則輕舸往而裝之無室家積貯於彼地無半粟尺布以供官坐受山海之饒而實干公府之禁爲台之民何幸也往者國家無事留不盡之利以遺民未爲不可今不墜躋之急卽奪其田而屯之官開不餘而抵兵餉在官可以無加派軍需之舉是奪百姓之遺利而還爲百姓利也增餉之害多失田之害少嬰兒之病癰瘡也不以剗剔其痛治之而媮然置之終必歸諸潰爛而已矣是開屯實所便民策之四也查得本山見開墾者如大小東青田八百畝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八

三

大小楊畧六百畝其餘塘北下嘴等處共計一十七所田五千七百七十三畝其他未開墾有三分之二苟窮山之地可得萬五千餘畝此五千七百七十三畝每畝科租二石而以其半與農者歲可得租一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墾而二倍之可得三萬五千餘石則屯者之所入已足爲春秋農食之費而國家歲得三萬五千餘石足以支數千兵之餉不有餘粟乎開後委官踏定畝分預計租數初墾之年爲力甚勞於是薄責之庶可以歲見其利矣議者或欲將見在民家所種之田墾科起稅

其科麥四石山斗零米九十六石九斗八升共折銀五十五兩五錢一分零折色銀二百一十八兩五錢八釐九毫而以其田與之末爲得業夫今墾田之人皆有力之家有力之家十滿其九而國家終不得稅畝之用孰與槩而入之於屯以充新兵之用乎我以請

旨之軍屯而奪奸民之窟利何所不可查得楚門所去玉環最近隔四里許一嶺間之故軍餘全食本山雖稻梁半齊之類是之焉出次隘頑隔二十里新河松門皆五十里可以負耰鋤而賃種其地非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八

四

重遷也各所伍除差操管屯以外有逸而歸家者矣有坐而領糧者矣有餘丁而不食糧不差操者矣支離老疾居其半而仗之以禦剽疾之倭力所不能而盡驅之以專屯種之事於防守或缺今除海門台州二衛所遼遠難應其楚隘松新隨其多寡或正軍或餘丁量行扣撥可得六百餘人每遇春正二月配以農具統率諸軍至於前山搭廠草屋泥籠止充耕用不許別立官室積蓄以爲誨盜固守之資至三四月乘便布種倭奴而來則合數百之軍以助外洋之兵力不足則焚其廠而歸

各衛彼得無所用之地而我之兵力不減不來則我可以肆力於耕耘虜來而退正秋收屆期原田莓莓皆我刈獲之物矣各具一小艇載之旦刈而夕歸府倉仍行論拔屋毀竈以回計無便於此者也然恐各軍以屯利爲故事委一府水利能幹官員春秋刻期屯種追收畢然後放班次年更番另撥衛所官軍屯種則可以絕積戀通屯之弊冬春不許種麥恐其春熟而充虜腹也各軍於初農之時給以月糧其鋤犁牛籽之物將府縣漁稅等銀動支貳叁百金即可畢製而給之農衆秋復歛及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八

五

春復散夫有月糧以糊口有農具以備用又有貳石之田穀以入私橐初墾肥饒之田歲入倍多彼衛軍者且爭爲之矣募民而屯恐起爭端升科而稅亦多許告酌時處勢無如屯軍之爲便也必曰恐倭至而不能守草竊據而不能除以臆言之卽使國屯不開能使倭至不入草竊興不據乎若謂祖禁不可中改今台民之荷耨而耕者獨非違祖禁乎伏乞

憲臺行令該府縣查議得實將前項山田請旨開屯則三百餘里之曠地盡成膏壤而台郡新增

之兵可無乏食全台疲罷之民可免加派之患矣
伏乞

裁奪

一清預支錢糧以調緩急酌對支以蘇積逋事照得
官府之有皂壯門禁等役所以備差使也雖額設
有工食而邇年以來各縣往往不按季支給輒於
隔年通同庫吏書預領入已至於京庫改折工科
兵餉正項錢糧率至臨期無辦今該查得天台縣
十七年除庫吏潘建邦等透支侵冒五百餘兩外
兵房書手汪惟除十七年工食額該二千六百六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八

六

十兩已經革年全領仍混開支付多給銀九十二
兩究其多給之故則皆各役一得預支用之以營
資濶家可以免償債之費可以備旦夕之急奸書
力能給之雖百扣十扣一各役無所愛惜扣分
之數寡而饒益之數多也合無以

憲禁行令稽查錢糧緩急次第徵解其各役工食
除對支外另立循環簿揭每季申報給過數目如
違限預給即將承行吏書究提如以

憲臺森嚴或滋煩擾則令申報該府稽查則彼經
給者有所憚而不敢而正項錢糧自是可以早完

矣又對支之所以行者謂其窮鄉下戶有

蠶之利而不得易稻黍辛麥之蓄而不得變以完
賦則令各役沿鄉以取之給單以支之此便於小
民之第一義非爲富室重糧之家得以便各役而
完錢糧也今奸狡總書動爲各役所賄乃以大戶
易辦者出單對會窮民無藉者反作正額逋欠則
對支適以滋弊而正額愈不得完矣各役得派大
戶其催取急於風火大戶亦免傾銷秤頭之費而
樂與之正項錢糧愈益不納徒爲貧者病耳今宜
查明各項工食共若干以一半徵收在官按季支

劉直洲文集

卷之八

七

給每名留一半上食對支計通縣共計一千二百
三十餘兩給與其對支之票務督令總書派其窮
鄉下戶各年拖欠者則布疋牲口荳麥之類盡可
以急各役之用而小戶無逋負之虞矣但派支須
度其道里之遠近戶數之多寡以便各役之取討
毋苦一人使贖役持久而不得一粒之用也此一
總書之事耳所以然者自民朴而不猾畏而不傲
故對支之法可行而無弊不煩官府之鞭策而京
司錢糧漸可上供而民力舒矣伏乞

裁奪

一禁庫吏民壯經收責收頭投櫃以清伏竇事照得兩浙先是用庫吏經收致滋侵冒故悉食各都大戶依米編派收頭解戶收頭收各甲錢糧當即填入百號簿內出庫收與人戶而銀投櫃中此條鞭之法在在行之庫吏曾不與其毫髮焉今天台獨不然收頭與庫吏分期收兌不知投櫃為何事里通且而允夕而携歸奸人之家囊矣至經查盤則假捏欠戶以稱未納空文起解以抵已完問其併封號簿則日無有也問其比較限單則日無有也故剪邊私侵之弊百出收頭則不在縣而在家庫

劉直洲文集卷之八

八

吏則支於收頭而焚收於已以天台之編邑而十七年侵至五六百金正坐此弊端也見年十通若無由票可據有旋納而旋稱未完矣今合嚴行該縣照依通浙事例立收頭百號簿里通比較簿以稽出入重禁庫吏不許經收收頭不許私將銀兩至家此事之明白顯易而該縣獨不之舉其為侵漁可勝道哉皂壯下鄉生事詐民此明禁也僊居稱小縣民愚豈重堪此他處或有催辦皂隸一都一名趕保家以拘里長而時比較此不可缺然未有民壯為之者今僊居獨以民壯管催各里有父

一兄在官而子弟一二頂名者有一人在官而等輩三四潛充者一行下鄉則引額呼朋酒食未足以厭其心且而捲其衣什銀兩矣不則鎖押而驅之小民見之如畏賊虜又寧得安業也夫里通催之於鄉皂隸趕之於保家已足以比較矣何用更命餓鷹以奪雞肉也甚者往往以私票片紙收細戶之糧查不完官小民以為已完官府作為欠數侵收私用如張日等近經告發追賠則固昭然可據者也若夫天台之白役皂隸母論詞訟錢糧紛然黃牌下鄉三五其群百姓苦之尤甚夫此輩既有

劉直洲文集卷之八

九

正項工食豈容狼狽至此雖屢有明禁而奸肆如故今合嚴行各縣革去管催民壯止立管班皂隸仍不許下鄉生事而民壯諸役止守城池至如家丁混充致生煩擾務令該縣嚴清革退如藉名在官者以不得已之故差之敢有白役三五下鄉被查告出痛加申解嚴究庶民生為之少安此事若至微而害甚大者伏乞

裁奪

一議改驛傳以濟衝疲事照得桑洲驛名隸於天台縣而驛舍官吏大半屬寧海道中北抵寧海縣白

嵩驛六十里南抵朱家驛六十里再六十里而爲臨海縣此其百八十里之中接應何逸也若天台縣東接郡城西抵新昌爲省會要途各道并府縣諸戎官出入之地卽鄉紳往還杭紹無不坐索而取盈焉甚者赤城石梁諸勝爲幽人遊客之所翹望不能躡屐而登也夫馬亦惟天台是出顧獨無一驛若桑洲驛止寧波一路往來原爲

三院巡歷非出台入寧則由寧入台兼以先年寧波同屬本道故多設至此今者地分而軌轍息矣卽

劉直洲文集卷之八

十

三院之巡歷每歲不過一二寧海嵩朱家參處之接應可以無乏人無廢事而天台本道府縣過客之臨可以數計乎此其勞逸繁省之勢不較可知也嘉靖中奉

院道詳議改桑洲驛移之天台業已允行竟以遷延有今今合照依前議移驛爲便桑洲驛桐廬嶺此上司駐宿中火之所必不可已者今設編門子一名以守舊驛爲公館其中火各應北來者責之白嵩南來者責之桐廬蓋二驛處簡僻之地而爲有限之供應不可謂煩水館之夫得終年之工食

亦當有所事事也其桑洲驛將見在水夫留十六名分隸白嵩桐廬二驛以供其役原支應銀四十二兩派歸二驛以償其費其餘官吏夫卒俸廩工食照舊徵給不必另議增減鋪陳轎傘等項聽隨帶用在天台既有上司衙門該驛官舍之建不過三十金而足也聽該府縣查紙贖堪動者酌處查得桑洲舊驛每年水夫三十六名除十六名分留寧海二驛隨移天台者有二十名共工食銀二百兩館夫三名共工食銀二十一兩六錢恐不足以當煩若合於天台縣夫馬銀一千五十兩之中除

劉直洲文集卷之八

十一

五百兩聽該縣照原支給以三百五十兩給馬戶走差一百五十兩聽顧募扛夫與新改該驛徒夫相兼擡扛其勢已盈外銀五百五十兩派入新驛增設水夫三十六名工食三百六十兩通融擡扛走差餘一百九十兩以爲該驛中火廩給支應之費則天台無偏重獨勞之嘆而該驛亦無虛糜廩餼之弊矣議者或以天台之夫馬銀不應分給新驛不知該縣原設千五十兩其數已裕而屢年透支不敷者奸徒之冒濫也冒濫不已而移正額以妄費矣屬之驛則冒破不多常額之外更無別項

錢糧可那也驛官吏之苦則在殘瀝餘廩所費爲無幾縣吏書之所侵則假票假領以縣官爲孤注而不可收拾矣此祗應屬驛之大較也又查天台若有新設之驛各應已備而黃太寧仙原有協濟夫馬銀一百九十兩合得停徵免解不填餉虎之口其仙居住來永康縉雲爲金處之要路邇來馬戶漸苦雖破身喪家者有之合無以協濟天台銀三十兩加派馬戶三名以甦其困此不費增設而截長補短之一便也凡此移驛額銀皆有原設特操劑量之權並無增議之費新立之名通其扼而

劉直洲文集卷之八

十二正

絕其弊可不勞而求逸者也伏乞

憲臺斧斷可以無俟

奏

請而爲疏通驛遞之一端矣伏候

裁奪

劉直洲集十卷 浙江孫仙曾家藏本

明劉文卿撰文卿字侯如江西廣昌人萬厯己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員外郎文卿性孤介嘗以忤權姦左遷其文頗有英氣惟年僅三十三而卒功候未深故風格未就集中如急選被論辨疏及海防二議台州金華二府興草條議亦可以考見時政也

吳繼疏先生遺集十三卷首

一卷

〔明〕吳仁度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吳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繼疏集

十二卷》提要

吳疎山先生家集總跋

雲林之峰三十有六綿亘舒迴舍和吐秀
由東南而間鍾一出者曰青田陸子象山
為百世大儒由西北而間鍾一出者曰疎
溪吳子疎山為理學名臣象山有兄一九
韶一九齡疎山有子一繼疎及曾孫大身
皆歆心心相印師承有自二山對峙後先
輝映闢聖賢之堂與辨天人於微茫而其
總要

學遂為天下萬世宗顧象山書集廣布流
行而疎山著述板經漫漶寓內少為概見
今族孫尚綱奉庭訓徧為采輯凡十七卷
復增以繼疎遺稿凡十三卷且并附以書
山集凡二十卷大身集凡七卷疎山志畧
凡十二卷疎溪家乘凡十三卷彙而授之
梓夫莫為之前雖美勿彰莫為之後雖盛
勿傳溯自疎山橋梓起家名進士晉秩卿

貳敷歷中外卓卓有聲經世鴻猷具載明
史列傳中至其本經濟為文章悉根仁義
道德之旨抒躬行實踐之辭一旦發名山
之藏而顯燦之尚綱之功碩不偉欤夫山
靜象也象山主靜而見天心疎山守靜而
講養性雲峰香齋穆乎靜對其得山之靜
者機耶高山在望後之人用是興仰止之
思云乾隆庚寅暮春同邑後學許惠謹跋

總跋

二



中丞吳公撫晉奏牘全抄原序

國家不患無才智果敢之臣而患無實心任事之臣才
智果敢之臣挾其偏至務為恢張如錐處囊鋒穎立見
此所謂畸人者也一職之任一官之效也實心任事者
不然彼非無才智果敢也而昭昭道於冥冥令人幸其
永賴而莫窺其隅涯此所謂謙臣者也三累之上也我
中丞金谿吳公以海內人望來撫晉晉方下車時見晉
之野有墟莽焉有損瘠焉則泫然出涕為吾人請命於
朝不報則又請請而至於三又不報則其心良苦矣既
而曰吾業腐節鉞專制一方即不能以獨以罷徵上恩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首 晉書卷之三
而事有得自盡者有可與上忠言者奈何其遂已也則
於是規畫便宜而次第出之如疏牘所載累累不勝舉
然其心亦大殫矣夫擊壤康衢於我何有此唐風也今
比閭族黨但知其安食安居安老安稚呻吟變為謳歌
介冑戎行但知其如熊如羆如虎如螭羸弱化為超距
即至窮廬垂幕但知其來賓來王來享來貢謫詐轉為
信義而不知公之殫心乃至於此此豈徒才智果敢者
所能辦乎然而公實未易窺也謂公倣儻有渾璞者在
謂公玄覽有塞淵者在謂公肅括有和易者在寡言若
訥而及談民情利病吏治臧否庸勢順逆則瞭然指掌

不與一二謙已似讓而及遇事之有益於公家與有裨於地方則毅然自任不少逡巡委蛇終日嗒焉欲忘而政令威名忽已馳於四履傳於遠塞矣夫國家不悅大權以託重撫臣亦若曰拊循輯寧惟爾懋哉乃世或歎醇不事事以自號爲識體而才智果敢者又霄窅穿鑿多令數煩使不得享其拊循輯寧之利是不任事與任事皆無當也孰有如公之任事而若無事令人利之而不知者乎晉故有三立祠祠曰三立凡產於斯宦於斯者有立則祀示不朽也我中丞魏見泉先生實始創之公慨然曰魏公之德與言海內莫不知而在晉言晉有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晉奏稿序

功於晉宜莫如公則進公於祠使俎豆於賢人之間嗟乎公之識趣亦畧可窺矣魏先生世有顯人諸兄弟最著而公爲疎山先生後父子亦最著魏先生起家司李一意守法不少貶於江陵而公亦發軔中舍疎畢金封已自異於太倉魏先生既列臺聯以直言失貴人權左遷州倅而公方佐銓政以持正忤要路意調散南曹魏先生撫晉時不攜妻子茹藥自甘而公亦單騎之官衙齋若水魏先生戒苟直饒遺不以及門而公亦禁康餽供張毋以相溷魏先生力抗稅璫使不爲民害而公請歸併有司使民不害於稅璫魏先生身雖在外凡朝廷

大闕失無不得言而公亦爲直臣訟寃批鱗不避魏先生去晉且二十年民迄今思慕之而頃者公苦痔求歸晉人皇皇惟恐其不怙恃也故吾謂公之刻勵與魏先生同其實心任事同其銷融三累不翹明於民而令民久且愛慕亦同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然則公之所以祠魏先生與人之所以窺公者胥繫於此矣第魏先生稍拙於時不竟其用而公則日升川至秉軸持衡高議嚴廊比隆伊傅不朽之業在天下萬世而寧是不腆晉可終私之邪管子曰譴臣者可以遠舉公之謂也公既以名爲西掖舊僚情好甚篤而一旦出其奏牘問序於名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稿序

名甚愧辭之不曼但遲公崖畧與所謂實心任事者以明嚮往言必稱魏先生者先生吾師也亦竊有仰止之思也萬歷歲次乙卯十一月吉賜同進士出身徵仕郎吏科給事中奉旨予告太原舊寅治生李成名頓首拜

撰

吳繼疎先生遺集目錄

撫晉奏牘原本

卷之首

新序

原序

目錄

凡例

傳

遺像

像贊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首 目錄

卷之一

中書署疏稿原本 原刻附錄卷七

疏一篇

考功署疏稿原本 原刻附錄卷七

疏七篇

疏稿一篇

卷之二

撫晉奏議原本 原刻卷一

疏五篇

卷之三

撫晉奏議原本 原刻卷二

疏五篇

附部覆二篇

卷之四

撫晉奏議原本 原刻卷三

疏一十二篇

附部覆一篇

卷之五

撫晉奏議原本 原刻卷四

疏一十六篇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首 目錄

卷之六

撫晉奏議原本 原刻卷五卷六

疏一十一篇

卷之七

撫晉奏議原本 附錄

給由疏節語四段

邊工疏節語一十二段

卷之八

撫晉全草原本 原本另卷

徵冊一帙

卷之九

撫晉全草原本原刻卷八

牌三十六扇

告示一通

詳五道

咨一道

祝文一篇

卷之十

撫晉全草原本原刻卷九

詳四道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首 目錄

入

牌一十三扇

咨三道

卷十一

遺稿抄本原本新增

書一百二十篇

卷十二

遺稿抄本原本新增

書八十四篇

卷十三

勅諭錄原本原刻另卷

勅諭五道

恩命錄原本原刻另卷

恩命五道

卷之末

附詩一首

後序一篇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首 目錄

九

吳繼疎先生遺集

凡例

一先生遺集今可考者惟撫晉奏牘綱特敬謹校刊但集內考功中書二署奏疏原本列於卷七之次今移置卷一意爲前後履歷起見

一封贈誥勅等文隆恩特典俱應詳附本集

一邊工給由等疏原刻多有殘闕今惟檢登完好至殘闕尙可卒讀者用節錄附後

一先生往來書札向未刊行所存抄本又濡漬敗壞過半茲附數首卷末以誌一斑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首

凡例

一綱家所藏此集惟一卷至四卷餘皆得之庠友聶錦泉家錦泉名芸爲鄉理學念初先生文孫念初先生諱良杞與先生同治春秋故其家所藏先生集稱善本顧搜於家不得乃得自錦泉錦泉慨然歸璧其高風與斯刻俱永矣今都爲一集出以問世倘世宦名流再有先生別集不自秘美復蒙賜刊綱小子佇立以請

工部侍郎吳公傳

王有年缺壺編

公諱仁度字君重號繼疎吳文莊之次子也萬厯己丑成進士除中書舍人時皇儲未定卽疏爭國本不報典陝西鄉試稱得人擢吏部考功主事疏擴聖德惜人才錄廢棄罷鑛稅撤中使不報清剛有執銓政肅然以同官註誤調南刑部遷儀制郎擢尙寶卿晉太僕寺少卿以都察院僉都御史提督三關時晉苦逋負尤苦里役每歲僉報大戶吏胥擇肉而食其家立破甚至鬻及兒女民間有寧克軍毋克大戶之謠甫至卽請蠲逋而罷報大戶晉民至今頌之一切邊防措注完密屹然爲京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首

本傳

士

師右臂事具撫晉奏議無何以疾乞歸光宗踐祚晉大理卿不赴天啓辛酉晉兵部侍郎次京口復乞歸甲子以原官改工部右侍郎時魏瑞方熾絕不與通京師有周吳鄭王之號益周起元鄭宗周王永光暨公皆爭三案爲瑞所指目者也遂稱疾不出陵工門工應有誥廢以忤瑞不與適有事于太廟中寒疾作竟卒于位當寧嘉其死事予祭葬公理學能世其家文章政事皆有根柢尤好賢禮士滕令趙邦清廉而勁公官吏部時遣家人南歸經其地不給遞傳且發其篋惟文莊家乘而已邦清乃嘆服公不以介意更投分願交數相援引其撫

晉也嘗特薦舉人姚橫諸生辛全以勵士風一時指爲異數云

缺壺編王公有年著也按公字惟歲號硯田邑城西人順治己亥進士初授思州府推官旋改知陽信所在有治聲歸田後手輯所著詩古文詞名缺壺編康熙間嘗修邑志最稱該洽云 尙綱謹識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首

本傳

主

工部侍郎吳仁度傳

撫州府志

吳仁度字君重號繼疎悌次子也萬歷己丑進士授中書疏乞早建國本時論壯之典試三秦擢攷功主事疏據聖德惜人才召還廢棄諸臣苞苴路絕遷法一清值同曹官奉旨回奏爲忌者所中羅織及度調南刑部已遷南禮部郎轉尙賓卿陞太僕少卿山西巡撫先是嘗以使事至晉備悉晉中疾苦受命卽疏乞捐積逋先活民命得旨蒞事後專飭邊備疾作予告光宗登極起大理正卿熹宗初晉少司馬懇辭尋復改少司空以陵工刻限冒疾兼程病益劇遂卒通籍四十年一言一動悉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首 本傳 主

樂疎山先生庭訓終其身不敢少遺學有淵源爲文亦不拘訓詁每脫稿卽棄去惟撫晉疏草行世

吳繼疎先生遺像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首 像贊

吳繼疎先生像贊

神宗之朝卿雲從文莊復見紀功宗延陵禮樂命折衝
堂堂而前駿鼓鐘橫開金鉞發寶方屹然重鎮號金墉
鴈關蛇豕都潛踪北門無事歸司空坐熙帝載亮天工
我今辟易拜下風紫稜眉宇炯雙瞳河山日月角犀豐
爲子則孝臣則忠巍峩何似華與嵩上支下柱立鴻濛
高名駿代書壁琬前周後魯頌無窮國子監祭酒冀廷
獻書 此贊重見姜先
瑞齋雪堂詩集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

中書 署疏稿原本 六世從孫廷相同姪康田編輯
考功 同 邑後學許惠校閱

疏八篇疏稿一篇

中書署乞定冊儲疏

爲懇乞蚤定冊儲大典以正三綱以安人心事臣聞三
綱者扶植宇宙之楨榦人心者推行三綱之權輿自古
三代立國以來循之則治失之則亂何者宇宙之綱常
爲蒸民之恒性在朝廷無異於宰執宰執無異於庶官
庶官無異於兆民萬姓必君臣之間官府一體上下同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一 中書署疏一

心交淡聯貫嘉氣薰蒸夫然後三綱明而名分正人心
順而國運昌久安長治職此之由矣今日之三綱孰有
大於冊立者乎夫元子之不可同於衆子也東宮之不
可降爲藩封也此三綱也陛下去歲明詔乃天理發見
之自然誠萬世綱常之正理今忽變而爲並封者何也
臣聞宰執進擬之時蓋已豫諍其不妥矣自後王如堅
等抗疏批鱗禮官義不上儀注矣工曹義不上鹵簿矣
臺諫部寺聚議之騎填塞街巷而輔臣王錫爵爲陛下
之信臣亦欲解相印而去矣陛下試一思之堯舜禹湯
之主寧有一念一事之不見信於羣臣而舉朝皆以爲

不可如今日者乎舉朝不可藩服可知藩服不可萬民可知萬民不可四夷可知然則今日之所爲可者獨陛下一人耳陛下必不能舍羣臣公是之三綱而別爲一理羣臣可生可殺可進可退而必不能昧人心之公非以徇陛下徒使中外惶惑展轉憂疑今日諍並封明日講冊立冊立之公議可待而皇長子之春秋日浸月長不可復追蒙養失端聖功遂棄他日以不事詩書之王臨天下豈不輕宗廟社稷之付託乎事勢至此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而可唯予言莫違之若此也臣等讀聖賢書但知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謂之六順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 中書署疏

六順而天下治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謂之六逆六逆而天下亂其他拂經判道非臣幼學之所當知調停善處非臣職司之所敢預伏乞陛下大奮乾斷不發渙號亟正皇長子東宮之位蚤請出閣親近師儒庶幾近可以服一時之人心遠可以垂萬世之洪業皇上令德齊天地矣臣草茅狂瞽不識忌諱惟陛下采擇焉臣民幸甚宗社幸甚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判道判字一作
昨又一作叛

考功署爲擴聖德惜人才疏

爲擴聖德惜人才以奠宗社無疆事臣聞喜怒者人主

賞罰天下之大權也故喜怒當則君子進而天下治喜怒非則君子退而天下亂此治亂之關於人君喜怒甚矣何也人君之尊猶天也天有日月雨露以養滋萬物其常也間有雷殛霆射赫然震攝之威必施於可摧毀之物與可擊殺之人然一歲之中和暢者十之八九猛迅者十之一二蓋以生物爲心不忍萬彙之失所況賢者乾坤之正氣國家之精英一日不得則三光失耀九堦不理人君方夢卜旁求之不服而顧可屑越之太甚乎頃者天啓宸衷肅發明詔起建言廢棄諸臣命下之日咸舉手加額以爲大聖人之度量渤海滄溟大聖人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 考功署疏

之仁恩和風甘雨國脉自是而回春人心自是而悅豫材館夾囊布列雖無幾何而堯舜熙皞氣象煥然維新於一旦矣臣何勝慶幸方翹首跂足以俟甄別叙用忽於是月初四日入署辦事捧接聖諭云云夫蕭近高等言雖過激意在效忠陛下既薄罰之以示懲矣迺於鄒元標等現在效用諸臣或降之級或削之籍臣一見駭異夫鄒元標之精忠大節海內仰爲冠冕顧沉抑下寮誰不扼腕嘆惜其中如某某等十數輩砥礪清修節操堅定蓋皆大造中之樞樞杞梓可需棟梁之用而日夜望天地生成之恩日月雨露所照耀灌溉而栽培之者

也今直棄之荒漠之野匠氏猶且憐之況又從而翦伐之挫折之乎竊謂人才難得亦難養祖宗培植二百餘年士氣稍振蓋自十數年來放逐竄殛幾至零星陛下不及時召用大施拔擢又加怒譴焉臣恐天下正直之士咋舌裹足而不敢復譚國家事也蓋陰陽和氣稍不融液則萬類失生息長養之機聖心大虛稍有忿懣則修身無用人行行政之效怒者難制而易動聞古之聖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有之矣未聞以一怒而逐盡天下之賢者也況以科臣之故譴責諸臣怒甲遷乙其何以昭聖心之公聖德之粹耶且今日科臣尙蒙曲賜優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 考功署疏 四

容微示懲罰而昔日建言諸臣更嚴加斥貶踐田而奪之牛庇根而縱以斧向所爲一朝舉賜環之盛典空令四海聞側席之虛聲而四山孤忠反緣此起用之一言又痛遭鐵羽剪翮之實戮者也不其輕重倒置權衡失平也哉臣職考功郎也進賢退不肖之責臣得與聞故敢不避斧鉞冒昧陳瀆伏乞皇上擴天地之量運日月之明赦小過容賢才則詔令熾美布大信於當時而遴才盛心上與三五爭隆下駕漢唐宋於未有之盛矣惟陛下留意垂察焉宗社幸甚賢才幸甚 賈搢攝字一作憊

考功署奏免倉巡給出疏

爲乞憫卑官之勞苦酌給由之定制以體下情以清吏治事照得國家設一官必有一官之事立一事必有一事之考所以稽勤惰而定黜陟也我朝稽古垂憲凡藩臬有司三載考績厥有成典矣至於倉巡小官或限之三年給由或許之區歲考滿蓋做大計有司之制而不遺於卑官下寮法且纖且悉矣但邇年以來人心不古官方漸壞巡倉非出身科甲名檢既非所惜而曹掾多通神之奸莫能究詰如巡檢給由事例提獎強盜若干陞正九品此定例也撫按每季豫報功次俟本官齎文投部再加比對方准付選司依例除授法未嘗不善然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 考功署疏 五

有無功巡檢厭薄冷局冀圖驟陞自揣未登紀錄則或夤緣彼處吏書朦朧申請或通同本衙門積猾假捏文移大約奸僞設漫天之巧詭計何所不工撫按紀錄文冊功次森明或私爲洗補名數以少作多甚或去棄原冊徑自印篆墨跡搏虛射影雖有良平之智不能饒其奸而燭其弊也近日本衙門訪獲諸奸已經具奏奉旨嚴懲矣惟倉官以取糧及數爲主功過不甚相懸卽及數者必經選司考中始陞主簿以故倉官之弊較巡檢爲稍清以倉官之陞主簿始於背律終於考招衆目十手巧計難施也夫巡檢申文復議設巡按半印號簿以

防奸偽可謂密矣然假離各色具備所謂局篋以防盜盜并其局篋而竊之將安所窮治哉職計惟有免其給由始爲端本清源之策請言其給由之不便者有五蓋官至巡倉亦極卑矣升斗廉歲尙不能活其妻孥長驅萬里費用不貲裹糧行餉日亦不給不便一也巡倉一至都下易惑聽聞妄生覬覦卽甘心株守無意營求者亦多持驚恐之慮必登吏胥之門彼吏胥務競錐刀而巡倉益困囊橐棄之曠日彌旬典衣賣履以自糊口其不便二也倉巡起文例自縣達州自州達府府申司司申院尊卑懸隔守候延吏胥索錢天下一律未經荷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一 考功署疏六

擔登途而債累盈門天其不便三也有臭而蠅始逐有羶而蟻方聚巡倉吏胥表裏相倚巡檢陞功一事而吏胥視爲奇貨巡司貪如採拾彼此作奸犯科動至滅頂促命論死墨跡未乾犯法刑徒踵至其不便四也若夫雲貴之遐海邊之遠卽縣令府正尙有代表免觀之條況於位輕蟬翼祿微蠅頭而故令其跋履山川間關險阻瓊尾窮途幾成道殣形銷骨立僅免溝瘠其不便五也以職計之莫若以功罪之數責之有司以考覈之權付之撫按照常期之限綜課成之典有功者卽註該陞其官無功者卽註該降某級徑從撫按類奏免其親自

給由庶各官既免奔走之苦又寢饋刺之弊不啻普雨露而甦枯渴之條殆若揭日月而消魍魎之妖也大抵政務實益毋取虛文巡倉給由止以殿最不遺於下品而材能并錄於小官今以殿最定於撫按而防降行於本部則雖管蒯么麼獲沾聖明器使之仁而積盜巨奸可塞城社伺竊之貨矣臣不揣至愚極陋敢以涓埃末議爲太平之助云

考功署代堂翁撰九卿罷礦稅公疏

爲直陳當今第一急務以光聖德以奠宗社無疆之休事臣等一介草茅濫叨九列唯是堯天舜日涵濡生成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一 考功署代疏七

身依魏闕心懸明主新春忽視聖體違豫旋賴天地祖宗寵靈眷佑聖躬康泰萬國瞻依矧臣等誼切股肱其歡欣鼓舞非口舌所能罄筆札所可陳已後蒙聖恩欽賞綵段表裏宛然父子一體之恩臣雖甚庸愚能不感奮夫以皇上自天申命百福駢臻豈臣等能助毫忽於萬一然猶不以臣等爲卑賤而遐棄之蓋知臣以君之安爲樂君亦以臣能樂其樂而樂之也況關天下之安危係主上之休戚而漠然無一言以上告是不忠不義之尤者也臣曷敢爲臣請不避忌諱而言之今天下所稱第一爲害於民生者無如礦稅矣三四年來閭閻蕭

條之狀行旅困窮之苦與夫械繫遍於國門呻吟徹於道路外而撫按內而卿寺臺諫諍之百執事諍之亦既詳且盡矣臣等夫復何贊即如近日聖心轉圜人人遂更生復甦之望倏爾反汗在在有益深益熱之憂使是舉不罷而可以相安臣等何樂爲賁演以干冒觸之厭也然東西南北禍亂蜂起期月之間驛書沓至雲南以張安民毒害致火廠房告矣江右以開山敝怨羣閩告矣廣東以李鳳麟禍潮陽鼓譟城市告矣山西以羣棍鵠張盜賊公行告矣全陝以徐斗牛之冤告矣兩淮以激亂地方乘機打搶官舍錢糧告矣遠東以余東翥激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 考功署代疏 八

變致碎屍抄家告矣昨粵東又欲殺死李鳳郎共事內監亦且以危機告矣昔人有言衆怒難犯衆怒如水火夫民猶水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焉有人心離怨至此而天下可保治安無事者乎不特此也上天垂象則日赤如赭矣地不効靈則河源告竭矣歸德以南河徙百里舉目滔天陵運胥胥天下大事可憂曷復有過於此者乎目今會計費可百萬尙束手無措不知將來作何結局夫小民所有財與力兩者而已竭其財於先疲其力於後復加以連年征伐南北轉輸重罹水旱之災更加征派之苦百姓嗷嗷結鬱思亂而惡端兇豎星布四

方猶且羽翼成雲爪牙如雨牧豺狼於春園縱虎豹於閭閻民思饑寒而死作亂而死等死耳挺而走險急其何擇之與有如此則宗社必危土崩瓦解之禍必釀起目前而不可救止甚非陛下所以愛惜元元鞏固國祚也昔神宗宋之英君創行青苗之法其意蓋憤國勢之弱欲廣資用以開拓敵疆非爲歛財以充府庫也然卒爲宋基禍之主其臣如司馬光等屢諫不聽厥後民怨叛起太后涕泣神宗曰是我敗壞天下耶當是時神宗雖知青苗之歛民怨而噬臍無及矣陛下躬神聖之資軼唐虞而駕湯武固陋視唐宋於不道然前車之鑒往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 考功署代疏 九

事可師臣以爲礦稅之禍決不減於青苗而生民之塗炭四方之愁痛其無可控訴之狀雖使鄒俠再生罄竹不能繪是圖以進矣伏望大奮乾綱擧還中使特賜亟罷礦稅則一日之間恩徧海內寔社生靈治安長久之計斷在此舉矣夫民非難感也感之則后虐之則讐化之行也若神明之應也若響陛下誠發德音下明詔更化宜民使四海之內農樂其業民狎其野賈安其市商便其塗則粟米之征唯命力役布縷之征亦唯命民但知有輸將恐後以佐國家之急耳曷敢矯制雄行跳梁紀綱上玷聖天子之淳化哉方且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日月淑清而揚耀江河坎止而安側名齊三五之高而
體有喬松之壽矣倘何事聖主焦勞慮慮憂不足於上
而臣隣持籌日夜奉不給於下哉臣不憚斧鉞胥昧漚
願願以涓埃末議爲今日消弭之一助云惟陛下下雷意
省覽則國計幸甚臣民幸甚

考功署代堂翁撰衙門罷礦稅公疏

爲災異類仍天心仁愛懇乞聖明奮然更始以安萬姓
以奠宗社無疆之休事臣等竊惟人君所以凝禧保泰
致堦隆之理者不過敬天勤民而已然天意每驗之休
咎而人心每覩之背向故休徵曰民情向治之符也咎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 考功署代疏

徵見民情背亂之符也然民心即天意善回天變者在
軫念生民之最疾痛處而噢咻之則民心悅而天意可
回矣司馬遷曰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
禮夫德修於無形政修於未然教修於已患不漢德不
衰政不詔敕而僅襲損膳撤懸之虛文是猶以塵飯療
饑耳其亦不察於天人相與之際矣臣今上觀天意則
五行拂經陰陽失節東南淫雨西北驕陽妖星侵凌而
逼垣日色赭耗而無威河源告竭而水不潤下皇陵見
衝而地不効靈矣俯觀之民心遠邇中外禍亂蜂起期
月之間驛書沓至雲南以張安民煽毒致火廠房告江

石以開山斂怨羣閭告廣東以李鳳釀禍潮陽鼓譟城
市告山西以羣棍鴟張盜賊公行告全陝以徐斗牛之
冤告兩淮以激亂地方乘機打搶官舍錢糧告遼東以
余東肅激變致碎屍抄家告昨粵東又欲殺死李鳳卽
其事內監亦且以危機告此正天人交變之機而時事
陷危之日也倘可泄泄不爲之慮哉方今民生最苦者
無如礦稅臣等屢諫罷止伏蒙陛下寬論開採不過權
宜停止自有獨斷臣等自當靜聽何敢激聒然民不堪
命懸在旦夕而禍機之成勢難少待且以罷礦之利害
言之今陛下所爲權行開採者不過以國用告匱爲廣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 考功署代疏

預計耳然積利生害積害生亂至於亂則必興而後
興師旅則必役軍餉派之小民則窮乏而不能供勢必
爲亂如加派不可必請內帑夫天下之患至於危如累
卵急如星火陛下亦安忍漸而不與以濟生靈之急哉
是數年之聚不過倏以供一朝之散而已如是則陛下
焦心蒿日反以斂林總之怨受不美之名是陛下名與
實兩相失也陛下試聽臣言亟罷礦稅則受痛之民一
旦如出湯火以臥衽席之上蒼黔悅豫芹菰潛消大豐
美被潤澤卽四海之富孰非其富哉陛下高拱穆清坐
收應阜鴻名徽稱維隆三五是名與實兩相得也執此

三者相提而較其得失判如蒼素矣臣等身受國恩頂踵難報頃者聖躬康泰皇恩下賚一體之說藹如家人父子臣即甚庸陋苟可相安無事敢不仰體恬愉然二三年來間聞蕭條之狀行旅困窮之苦與夫械繫遍於國門呻吟徹於道路雞犬不寧哀鴻何異目擊耳聞含酸流涕況黃河涸竭又振古未有之變舉朝寒心大河源發於崑崙迤黃壚經晝夜綿亘今無涸竭時也下或有閼而督塞未開頓而成竭此其爲變莽乎大矣夫財者泉也河之類也方今礦稅流害窮天之產罄地之毛嗷民之膏剝民之髓上銷日月之光下損山川之脉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 考功署代疏 三

則大塊之閒僅存一枯稿之體而毛髮之焦臙臙之灼氣不洩於尾閭血不歸於經絡此黃河之所以散漫而四徙匱竭而立盡也臣等觀上天之警戒念下民之思亂日夜戰慄不遑寧處惟是犬馬微忠蠅蚊薄質自懼幹旋之無地惟有哀籲以上鳴伏望陛下覽天人交誼之災鏡名實得失之故大奮乾斷撤還中使罷止礦稅使四海之內農樂其業民狎其野賈安其市商便其塗將見協氣薰蒸磅礴宇宙曦輪展黃道之光河伯濬赤文之潤天下奠於覆孟社稷鞏於苞桑矣臣不憚斧鉞昌昧瀝膽願以涓埃未議爲今日消弭之一助云惟陛

簡意省覽則國計幸甚臣民幸甚

考功署代堂翁撰九卿再罷礦稅公疏

爲仰承德意信詔旨鎮人心以奠宗社無疆事臣昨於午門外接報云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德莫貴於日新尤莫患於方新而旋阻令莫貴於協一尤莫患於始信而終疑何者人君雖尊居九重然其精神血脉周流貫常與窮簷蔀屋之民相爲聯屬故君者元氣也萬民者四肢手足也必元氣太和而後四肢手足得以順其常度亦必四肢手足宜鬯融洽無痿痹偏枯之患而後元氣渾噩祿壽綿永此治國之道猶如理身自古聖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 考功署代疏 三

帝明王之愛其身者未有不保民以愛及於天下者也臣等初聞聖躬違和宜名內閣傳發聖諭首罷礦稅次補言官又次以及建言誥候諸臣皆蒙叙用大小臣工高呼踴躍以爲大聖人之幹旋施爲動出尋常萬萬雖當疾病床褥之中而猶不忘四海蒼生之慮俄傾意念旨續唐虞殷火絲綸迅騰海宇竊計此時東西南北奔走交馳億萬臣民合口祝頌皇上無疆之壽者蓋不止萬千里之內而沿邊薄海絡繹相聞矣皇上試一思之豈有汗出而可復反者乎是使詔令不信於天下而德澤不究於人心也夫匹夫一言尙不爽約矧天子之令

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樹葉戲封烽火誤國古有明鑒奈
之何可視為細故而輒自悔易哉且皇上視今之礦稅
何如也商賈消乏於權征富實攘奪於招剋車鄰馬蕭
行齋坐送甚至破人之產傾人之命賣妻鬻子充陪累
而尚不堪發塚毀廬恣谿壑而猶不足民之愁痛疾苦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荷蒙德音霈然正萬姓更生之倏
臣等尙惜夫改轍之晚而陛下顧可靳其遷善之速哉
譬之人焉有飲毒者幸而將甦又強以毒飲之陛下以
爲可乎不可乎又不特此也朝而一令焉礦稅業已報
罷暮而一令焉礦稅復爾再徵夫孰不趨甘而避苦必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一 考功署代疏 古

之信申明前旨亟罷礦稅至於考選諸臣謝恩闕下被
逮諸臣延頸解網建言諸臣懷忠待用伏乞允賜推補
開釋則和氣薰蒸於宇宙而聖福齊隆於天壤矣

考功署辭救趙勲司疏

爲聞言省惕謹直述覆疏始末懇乞聖明電察以明心
迹事該臣于本月十三日接得邸報吏科給事中梁有
年一本爲莊誦明旨仰懇聖斷亟斥蔑法欺君銓屬以
明國是以正朝綱事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臣一見之
不覺悚愧無地竊念臣一介草茅濫竽銓署頃以休沐
歸里荷蒙皇上擢臣今職臣雖駑鈍敢不竭蹶犬馬矢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一

考功署疏

十五

心奉職以報知遇顧臣之官則考功也官以考名每遇
評品必內質已心外探公論覈其人之臧否事之眞贋
以定其高下是而不敢有一毫曲已阿人之私以與
其同者也臣自署以來兢兢恪慎勉求稱塞業已三
閱月矣不意臣之招擢賈禍乃自覆同官趙邦清辭疏
始臣請悉其巔末而直陳之邦清昔爲滕令薦語盈牘
及任勲司摘發奸弊種種不一人每以風厲許之臣久
已定交非由朝夕臣每向中朝縉紳頗爲獎藉忽科臣
張鳳翔疏劾邦清賊私巨萬臣實心悸目賊緣科臣係
臣同鄉止據風聞臣不敢阿附隨聲同和又皇上所批

發之疏專在邦清而科臣原疏畱中未下卽欲具履行勘無由也于時又聞邦清復有三疏未悉所指且亦未上臣安能逆料其牽址同僚之故而豫防之臣集議三司稟曰堂官惟直據往日之見聞兼採士大夫之會宦東土正直有品者遂評騭其人擬稿呈堂并呈都察院然實未嘗過爲誇譽以盡掩其氣質剛戾舉動苛刻不諧人情世故之過且奉堂示擬稿逼真并都察院堂官俱已盡題擬具疏以上嗣聞邦清三疏竟上而止何曾有至會極門掣回之說也假令邦清三疏不上則評品自在臣官爵可輕臺臺難昧豈肯無故掣回以自在良奧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 考功署疏 七

愚分臣得跼伏草野歌詠太平有餘快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考功署乞養病疏

爲痰疾沉頓不能供職乞恩罷歸田里以便就醫調治事臣氣體孱弱素有痰火之疾一遇勞苦卽爲舉發入夏以來兼中著濕內火上侵心脾四肢俱木卽勉強撐持而日事藥餌未見痊可註籍日久方擬具疏乞歸復蒙我皇上調臣文選司郎中方聞命忽接邸報科臣梁有年論臣擬稿庇護趙邦清亟宜罷斥臣席榮待罪不敢置辨臣堂官具覆于本月十六日奉聖旨趙邦清遇奧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 考功署疏 七

非微臣啣結報効之日哉臣無任悚仄待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聞

覆張掌科參吏部趙勳司疏稿

看得趙邦清儉負氣膽畧過人生平慷慨以壁立千仞自許然志大而識疎才有餘而學不足居官過於執法多苛求細故責望不堪以故怨騰訪起科臣直據風聞指摘原非無因但其貞操勁氣瑕瑜自不相掩據所奏辯揭稱係縣縣鄉官等暗害獨不思同年舉發奸吏王炫等彼輩小人流言肆謗聚蚊成雷矣又安得以揣摩之見而歸咎他人也邦清受誣情激心跡自明語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 考功署覆疏

云虎豹在山藜藿不採即其強項有為留之亦足以寒奸胥之膽合候命下容令邦清照舊供職

已上疏稿撫晉奏議附刻卷七茲為先生前後履歷起見特置於首非敢故亂原本本章次覽者諒之

尙刺謹識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一終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二

撫晉奏議原本

六世從孫廷相同姪履宜編輯同邑後學李相校閱

疏五篇

罷錫稅租積通疏

萬歷四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具題

題為山右凋疲已甚懇乞聖慈大沛仁恩以解倒懸以冀邦本事臣聞善治國者如醫之治病然夫人一身之中孰不知咽喉之為急然當其梗塞之際苟不察其脈之虛實而妄調劑之則呼吸雖暫通於一時而元氣虛耗其亡也可立而待已臣以為今之蒿目而為山右籌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二

撫晉奏議一

者亦孰不知三鎮缺餉之為急然不審其民之憔悴而重督責之則士卒雖騰飽於一時而根本已撥其危也可立而待也故欲安山右莫如恤民欲為恤民莫如蠲積逋停權稅免四川之協濟罷繁時之地租四事而已臣請得而竟言之夫國無重鎮則無以壯形勝之威民有憂心則難以語保障之固我皇祖奠鼎幽燕控制胡虜茲三關五原實為神京之右腋此非華夷一大界限而為國之重鎮乎臣初入境意其為唐虞舊都且地通陝洛生業必饒間聞安樂雖以臣之不肖但簡靜以鎮之庶幾可竭駑魯以報皇上之任使而詎謂有大不

然者地跨萬山懸崖深壑民無宮室穴土而居或行至
半日尙無煙火山皆赭色草木不生間有平曠土脈蕭
條並鮮種植訊之有司咸謂連年潦旱相尋餘役科歛
無已丁口逃竄招之不來臣以爲民生之困疲堪爲太
息者必無過於此也及稍移而縣太原進諸耆老而問
之曰當此聖世父老樂乎咸對曰民不聊生大率以累
年逋負苦於追求中人破家鬻產下戶賣妻典兒尙不
能給舊年河水汎漲漂沒田廬新春穀價騰涌糶殮不
給而民運起解急倖星火夫民樂則思治愁則思亂似
此景象大有不知其所底止者臣以謂民生之困疲堪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二

撫晉奏議

二

爲流涕者必無過於此也比數日臣抵太原府治則諸
司畢集相與扼腕時艱其中如祿米本折之浩費兵甲
器械之工料城池衙宇之脩補墩臺邊牆之興築環集
如蟬孰非取諸民力然而緩急尙可以情通作輟猶可
以理告未有如邊軍缺餉之可憂可駭關係全晉之利
害上及於社稷之安危者也此非如人之病在咽喉決
之則生壅之則死而不容以頃刻坐視者乎揆厥所由
則以山右民運拖欠數多年積一年遂成逋負當事者
計無復之必欲取償以濟目前之急夫當帑藏空虛之
極而但責民以惟正之供名正言順夫誰曰不可但民

雖賴軍以衛軍亦賴民以養其輕里之勢相等軍之命
惟懸於邊民之命則懸於國其本末之差頓殊況山右
之逋負遠在十年之前而欲驟追於十年之後逃者逃
矣絕者絕矣其間或旱奪之水奪之疾疫奪之寇戎奪
之率登鬼錄安在其可稽覈而搜求也卽有生存者日
月曠久忽然追徵亦必相率而逃散耳目今有司奉命
唯謹箠撻荷校相望於道而不能得民間半鎰之入民
蓋曰無軍則死於虜無財則死於法均死耳豈肯舍其
所恐死而就其所必死者哉語云挺而走險其何能擇
臣恐山右之憂不在三鎮而在蕭牆之內眞可爲痛哭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二

撫晉奏議

三

而不止於流涕者矣爲今之計莫若特沛德音將二十
九年至三十七年止逋賦悉行蠲免曉然與民更始至
於補鑄葺漏酌盈濟虛又在內外諸臣協心講求務使
邊儲常足免庚癸之呼民解倒懸有苞桑之固臣故曰
積通不可不蠲也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民富則供
輸恐後民貧則其事不終自皇上礦稅四出生民窮蹙
日甚一日皇上但知金錢犖入京師目擊內帑充牣不
知天下賦稅闕少正坐此故是取於東而弃於西也徒
彰皇上不美之名而無益於生財之實況山右土瘠地
狹商旅不行舟楫不通民皆負米販糴爲業僅足餬口

今一槩坐以四萬五千二百兩之稅有司費盡調停割
兩醫瘡方寸前件而百姓之嗟怨道路何可勝紀誠及
今報罷悉以所貯濟邊則挾續之恩懽聲如雷臣故曰
權稅不可不停也孟軻氏云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饑寒迫身而責以周人之急雖五尺童子亦知其不可
山右之地何地山右之時何時歲幣市賞買馬主客兵
餉祿糧動費億萬東梓西柱日不暇給而西蜀採木之
役復督協濟夫該部先年之題請自山右無事之日則
可耳今如人有重負方呻吟不勝再覆壓之能不顧什
乎臣故曰協濟不可不免也有地則有租古今定制未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二 四
有無地而租者也臣屬繁時縣舊有牧馬草場久已平
化砂礫名存實亡自姦徒李騰等妄揭遂致每歲懸坐
租銀四千一百六十餘兩前此司道諸臣智盡能索措
處無方不得已於民屯地內派徵及議裁脩工守城民
壯等役工食解抵尋因荒年拖欠難完已蒙皇上詔免
三分之一尙有二千七百餘兩至今猶然懸坐包納不
前夫屯地已有正供加之則爲無土之賦工食原爲守
備而設減之則有卑弱之虞民生之重困邊圉之不張
其弊皆由於此臣故曰繁時之地租不可不罷也夫邊
餉之急如彼裕藏之虛如此臣子之誼恨無能捐軀以

佐公家之急猶恐其緩況敢議所當追之逋賦乎而臣
汲汲於請鍋者非愚則狂然以理揆之民爲邦本本固
邦寧三軍譬之咽喉百姓譬之腹腹咽喉飲食出入之
司也卒然梗塞調以水漿尙可延旦夕之命徐爲根本
之圖若不察腠理虛實投寒以熱投熱以寒元氣先潰
腹心受傷卽咽喉無恙飲食如常何救於人之死亡哉
此倉公扁鵲之所望而走者也然此非獨臣一人之創
言也逋賦包稅地租先是撫臣按臣各具疏題矣部臣
嘗覆奏矣近按臣又嘗以逋賦力請於皇上矣民之嗷
嗷特未蒙賜免也卽四川協濟銀兩雖未經疏請要以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二 撫臣奏議 五
責推食於枵腹之人勢必不可其祈免之嗷嗷俱可念
也故此四事者總之皆救時之急務恤民之權宜伏乞
皇上體好生之德弘曠蕩之恩憫茲凋瘵如在水火之
中特賜蠲停措之安全之地庶幾山右知有生計之樂
沐浴太平歌頌罔極臣不勝顙祈懇切待命之至爲此
謹題請旨
請催年例銀兩疏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題爲邊軍三月缺餉萬分難支乞催迭次京運以濟緊
急支用事據山西布政司呈蒙臣批據代州申蒙總理
山西糧儲戶部陳主事宋驗照得常盈庫貯主客兵銀

兩支放已盡空虛如洗節據三關營衛委官投領二月三月四月分糧銀十萬有奇又准岢嵐道差官會領四十年并四十二年分撫賞窮夷等銀三萬七千兩總計用銀一十三萬餘兩每據委官環門泣告無憑放給看得三關士馬應支糧料全靠京民二運查得京運銀兩自萬歷三十八年起至四十一年止迭欠已題未發年例銀共三十三萬七千二百七十六兩七錢零又迭欠三十四年起三十六年止補發河東運司已題未發銀三萬八千兩又三十七年起四十一年止未題補發河東運司銀八萬兩以上迭欠已題未題銀共四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六兩七錢零及查太原等府各屬州縣拖欠民運銀兩自萬歷二十九年起至三十七年止共欠銀九萬四千五十八兩四錢五分零又三十八年起至四十一年止共欠銀九萬六千三百六十六兩二錢六分零以上京民二運通共迭欠銀六十四萬五千七百一兩四錢一分零矧今京運銀兩太倉匱訓請討不至而民運銀兩屢次行催耽延不前以致庫無毫金倉無粒粟倉庫交困從來未有若不亟爲區處邊關窮戍恐生他虞慮及於此真可寒心本部日夜憂惕計無所出合無請乞撫院軫念邊疆重地亟賜題催或移借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二

撫晉奏議

六

司府庫銀接濟目前之急俟民運至日照數扣還庶邊關無脫巾之虞而本部亦可少抒旦夕之憂矣等緣由案行該州具申照詳蒙批邊軍三月無糧勢急燃眉仰布政司查所欠民運作速起解或別議區處如靠題請京運恐無救於目前也蒙此隨該本司署印右叅政朱思明覆查得除京運錢糧候候本院亟行催請外惟是民運一節不能無說焉餉司檄稱自萬歷二十九年起至三十七年止欠該銀九萬四千餘兩又自三十八年起至四十一年止欠該銀一萬六千餘兩此其欠也誠有之第查三十四七年以內借過本司庫銀一十四萬二千餘兩至今未還今年二月內又借過司庫銀二萬兩併三關積餉米六萬八千餘石此借數浮於欠數也即有催解當扣還司庫而不足可名之曰實欠乎見今太原府解銀一萬兩平陽府解銀一萬二百兩零本司不敢遽扣咸令輸之於邊是權宜借助之意也而告急者猶故豈以借者是乃不宜償還之物而欠者果爲邊軍饑患之自乎況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拖欠錢糧俱係題奉欽依每年帶徵二分之數卽令每年二分通完必俟六七年之久而後徵完不欠焉得取辦於一時而使千三年之積逋至今者一旦盡完乎且晉中每年民運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二

撫晉奏議

七

額該三鎮銀一百零六萬兩總計二十九年以至四十二年共該銀一千三百七十九萬八千三百餘兩今已完過銀一千三百二十六萬六千八百餘兩共合九分六釐之數而部文屢稱拖欠者不過在九分六釐之外四釐之數而已倘必欲一年之催徵完十三年之積逋非有神輪鬼運之術不可況借數不斂欠數亟迫一倍必至二倍而後已不知司帑何以供而民力又奚以堪也當此民窮財盡帑藏空虛之時伏乞本院查行將拖欠者仍令每年帶徵二分而不必以全欠之數借口見徵者照舊四分扣還司庫六分解濟邊餉庶邊腹皆便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二

奏議

人

而軍民兩不受困矣等因詳到臣據此除批行該司將節年積逋遵照考成新例帶徵并太原平陽二府積完銀兩速解三關餉司接濟外查得山西鎮各營堡官軍共五萬一千二百餘員名馬羸共二萬二千九百五十餘匹頭總計歲支糧料等項共該五十餘萬半取給於民運半取給於京帑設使毫釐無欠一歲之出僅畧相當今查節年未完銀如民運雖有積逋但一時不能併徵及查借數浮於欠數卽令催納繼至亦應酌量四分扣補司庫六分解濟邊儲誠有如該司所云者爲今之計惟有仰給京運而已京運自三十四年起至四十

一年止迭欠已題未題銀共四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六兩七錢零久未發解以致邊庫空虛如洗糧料無從湊給臣於到任之初已卽咨差千百戶陳王道王懷仁等先後赴部領運去後至今未蒙發發茲據前因臣謹會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涂議照邊以兵爲衛兵以食爲天一日無食則父子不相保而能必其堅忠義之心枵腹忍死以爲國家出力捍禦疆場乎且事有意外之變者謂思慮所不到急遽不暇備卒然當之然僅可偶一爲之耳今山西邊糧無歲不告匱無日不告乏以三軍口腹之命朝奔夕竄懸數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二

奏議

九

千里之外以求濟辟之人焉明知有覆壓之患而甘坐於九仞層臺將傾之下勢必毀拆無遺矣若復泄泄然不亟爲之圖卽圖之而苟且目前僅支日月將見匱乏者無已時而三晉封疆之震盪可立而俟也興言及此驚惶寒心臣前亟檄藩司委曲接濟無不殫悉不虞其告急于餉臣夫民運未完尙可以責之民間今借解已浮欠數矣庫銀未括尙可以權宜動借今空虛無復可措矣惟有京運欠數頗多一朝立解三軍騰飽臣等非不仰體司會財匱力調之時計無後之然餉臣移文催

請勢竹星火臣等誼切同舟目擊危急之狀焉敢不呼
額控額為此機微之卒請且及之命哉既經查呈前來
相應題請伏望皇上俯念邊疆重地因窮已極勅下戶
部將前節年迭欠年例銀四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六
兩零內已題未發者速行給發未經題請者早為題解
庶邊軍免倒懸之厄而疆場無意外之虞矣為此謹題
請旨

年終薦舉兵備官員疏 萬歷四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具題

題為循例年終薦舉兵備官員事查舊例兵備等官
每歲秋冬兩防畢年終總為一疏該臣會同督臣甄別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二 撫晉奏議 十

具題今照萬歷四十一年歲終其該年互市未經議開
所據撫屬兩防在事守巡兵備等官例應題叙臣會同
總督宣大山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涂 謹據
實為我皇上陳之訪得鴈平兵備道右布政使兼僉事
閻士選正氣萬人必往洪猷百鍊彌精據謀國之赤誠
石畫珠聯玉璫出折衝之素略邊陲燧燧烽銷守風兵
備道右叅政兼僉事李從心恢宏博大才情縝密沉潛
調度寬和馭衆輕裘緩帶之風慨籌邊茹古涵今之
略分守冀南道副使兼右叅議顧順物與民胞雅度文
經武緯長才處宗庶之糾紛旋看安堵值軍民之吳叛

以解盈庭分守冀寧道右叅議王孟震奏明禡期月朕
吸弘才思雲流未雨微奏綢繆周三晉之端戶端風樹
表澄清肅千里之藩垣分巡冀寧道右叅議兼僉事朱
廷訓道韻直師聖賢清風可興頑懦良綏暴戾乎格出
振揚之先大洪小廉威靈馳邊徼之外以上諸臣練兵
修守撫夷防邊各殫勤勞內王孟震蒞任雖未及期而
兩防悉其經理所當一體薦揚以需優擢者也伏乞勅
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閻士選等紀
錄不次擢用庶道臣競勸而邊政益修矣為此謹題請
旨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二 撫晉奏議 十一

年終舉刺武職官員疏 萬歷四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具題

題為遵例年終舉刺武職官員事查舊例每歲秋冬
兩防畢年終將所屬武職等官該臣會同督臣甄別具
題今照萬歷四十一年歲終其該年互市未經議開所
據練兵修守各將領備行司道開報到臣覆加甄核例
應舉刺以示勸懲臣會同總督宣大山山西軍務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涂 謹據實為我皇上陳之除河保營
管叅將事遊擊王朝棟已經陞任中路營管叅將事副
總兵張大綱賢能任淺俱不敢舉叙及勞績稍著細過
可原者臣等徑行擬戒外如太原營叅將滕國相燕領

儀容鷹揚志氣腹韞甲兵百萬懷中赤一腔東路營
秦將蘇學思帷幄宏猷峪口風清細柳方刀絕技龍山
月映團花西路營秦將劉光祚昂藏骨氣不群慷慨風
猷最壯績昭固園譽懋冠軍山西都司掌印謝弘儀賢
羅武庫錫煥星文已看魁占藝壇行見籌紆絕塞都司
僉書姚世卿韜開勇智俱全圖事機宜立決技可摧鋒
仁同挾纜平刑關守備周弘祚督工節省飭伍嚴明將
略蟠之臂中戎機運之掌上寧武關守備劉應武氣可
吞胡智能料敵腰下寶刀掣電陣前匹馬追風利民堡
守備鮑承先謀本心生勇從膽壯不泥兵家常法動操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二 撫晉奏議 十三

兩防各效勤勞所當一體薦揚以示激勵者也又訪得
山西協守副總兵孫 位亞元戎行與賈豎搏噬似
乳虎罔畏國家之憲章攫取如餓鷹吸盡營路之膏血
雖獵虛聲于前難免叢議于後草料以養馬必充足則
馬可蕃乃侵李朝欽等一百五十匹之草料每月盜支
一百二十兩約三年扣銀至二千七百兩已則肥而馬
瘠矣賈堡地方之牧放駸駸就斃安望歌駢牝之三千
家丁之打草惟優恤則士不怨乃斂右哨五百名之折
草每草一束折銀三分約二年扣銀至一千五百兩我
則喜而人怨矣千總李春榮之科派吹喇四起惡觀同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二 撫晉奏議 十三

化薄等每歲估抵倉糧三四次計作上倉數目三年可得數百金何怪乎商人之怨聲載道已免椿皮銀兩該道之給示既下矣匿明文而不張而竟追馬朝忠等銀六百兩法紀安在未報布花卷宗王朝官之許告可差矣賄原告爲脫逃仍派營卒銀二百兩廉耻奚存責屬手以土鼠每名要鼠一隻無鼠折銀一分是鼠可化而爲銀也責姓手以狐皮各皮做帽套給散家丁每箇扣糧三錢五分是皮再售而利再收也什器薄業耳占李海各匠爲之而分給管隊照時扣價三年不下千金賣菜鄙事耳占韓興等軍爲之而散與營卒節月取償每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二 撫晉奏議 古

東亦既猖恣矣而又聽弟姪孫四等私占軍件納錢買開盜支官糧千八百石最可惡者廣開淫店倍取房租言之而口舌汙書之而簡牘穢也韜鈴弁若弁髦罔問邊陲之攸寄簠簋化爲烏有止虞谿壑之未盈輿論共爲之腐心按臣每因之切齒貪鄙既已寡儻黠豈容或後正兵營管坐營事都司僉書潘 骯體偏能越犯貪婪不厭侵牟縱漁獵之神姦飽谿壑之故態新任扣牢伴等常例三十餘兩便開會斂之端倪臺驕占奇兵營軍一十六名罔顧森嚴之禁令逃故空軍豈宜規項則令見役家丁潘四等詭名迭駭每月盜支糧銀廿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二 撫晉奏議 主

四兩管隊張的祿等之衆論難逃坐府家丁豈宜私占則勒閭樓丁相等共計百名每月收折草銀三十兩掌標于許彥貴等之叢議具在侵占標兵營軍黃鳳等五十名銀一百餘兩充一人之囊橐則得之矣所屬利民神池八角盤道梁四處占軍四五十名招三軍之怨詈其忍聞乎僉補軍牢法之常也每名常例銀一兩方行申頂李一躍等爲之過付曾不念行五之不可空虛放債軍營法所禁也每月糧料銀關支盡行坐扣閭國臣等爲之出入曾不恤窮軍之不禁凍餓假點閱馬匹之故索神池八角寄操軍銀共四十餘兩不爲少矣而又

兩遂將一謙寫字却孔灰鎖去責打二十棍信是以宜
為戲縱心淫慾見小利既不免攘臂爭先立志昇汙遇
大敵又豈能奮身恐後以上三臣俱應革任回衛以警
官邪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
謬將賸國相等分別叙錄孫清袁俱革任
回衛庶勸懲昭明而將吏咸思奮勵矣為此謹題請旨

議薦將材疏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具題

題為議薦將材以備擢用事查先准兵部咨該本部
題各邊缺多人少合候命下移咨督撫衙門會行巡按
御史各將所屬衛所指揮鎮撫千把總等官加意諏訪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二

撫晉奏議

十一

年終酌量奏薦今照萬曆四十一年已終備行各司道
博訪去後今據開報前來臣覆加精覈援其尤者會同
總督宣大山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涂謹疏
名以聞除岢嵐道中軍太原前衛指揮使俞國忠太原
營千總太原左衛武舉署所鎮撫高鳴鳳正兵營千總
宣府右衛冠帶總旗趙天祚臣標下頭司把總太原右
衛納級指揮僉事張弘業二司把總太原左衛指揮僉
事袁棟標下旗鼓太原左衛百戶趙秉禮太原營中軍
太原左衛指揮僉事陳繼文正兵營旗鼓太原右衛武
舉署所鎮撫王希葛水泉紅門防守保德所千戶王維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二

撫晉奏議

九

武畧長技射鵰命中衝鋒躍馬爭先馬平道中軍西安
前衛鎮撫石在廊智通黃石剪奮青萍允同立幟之風
行是舉旗之羽太原前衛管屯指揮同知朱長祚猷為
果敢體貌魁梧管屯不染銖鉞殺賊可堪鎮鎮三岔堡
防守偏頭所界所鎮撫張良才詩書洞曉轄界風閑橫
戈欲抵狼居仗劍能探虎穴禦冬七堡司把總太原右
衛署所鎮撫楊福榮筭堪制勝勇可伐謀總橫星斗英
芒呼吸風雲變色東路營中軍延安衛百戶蕭仲勇敢
奮不顧身號令威能肅眾足當一隊克效三驅北樓營
把總太原前衛會舉鎮撫張成化逸度飄然英風颭爾

方畧不難圖上機宜洞曉胸中寧武道中軍寧武所試
百戶劉光輝賈勇可廢千人發令不私一筭才堪借箸
惠比拔醪西路營中軍綏德衛武舉百戶李登龍志多
慨慨胸有甲兵料敵制奇無難摧鋒陷陣願祿西衛
掌印指揮僉事宋純臣夷情熟諳邊計周知北門願
應需西路金湯可倚標兵營千總人角所宜授百戶張
自強雅通文墨熟諳韜鈴恤軍買馬多能製砲督工得
法東路營把總振武衛納級指揮僉事吳學恭年資正
茂膂力方強射有落鵰之能堪任領兵之寄以上各官
在廬肅沈應乾鄭其心石在廊朱長祚張良才俱宜於
吳繼陳先生遺集卷之二 撫晉奏議 干
衝邊楊福榮蕭伸張成化劉光輝李登龍宋純臣張自
強吳學恭俱宜於次衝雖大將偏裨豫難定擬要皆武
弁之良堪當一面之寄又訪得原任昌平總兵胡承勳
氣追英衛祕習孫吳原野技擅冠軍帷幄材堪長子原
任保定總兵林桐乘風破浪之雄聚米萬山之略雖居
櫪下宜在師中以上二臣年力尙壯謀勇堪資所當遇
缺起用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
不謬將廬聯等并前薦俞國忠等次第推用胡承勳林
桐遇缺起用庶羣材畢奮而邊務有裨矣爲此謹題請
旨
吳繼陳先生遺集卷之二終

本院給由疏 萬歷四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具奏
奏爲給由事竊照臣見年六十二歲江西撫州府金谿
縣人由萬歷十七年進士二十年十月除授中書舍人
二十六年陞吏部考功司主事本年七月調本部文選
司主事二十七年二月陞驗封司署員外郎主事本年
五月調考功司署員外郎主事六月調文選司署員外
郎主事十月給假遷葬二十九年七月陞本部驗封司
署郎中主事本年九月調考功司署郎中主事主事十
一月實授三十年六月調文選司郎中本月奉旨著調
南京別衙門用本年七月奏病覆准暫回原籍調理俟
吳繼陳先生遺集卷之二 撫晉奏議 主
病痊調用三十三年十二月起補南京刑部四川司郎
中添註三十四年二月調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三十
六年十二月陞南京尙賓司卿三十八年三月陞北京
太僕寺少卿添註四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准吏部咨爲
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聖旨是吳仁度陞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爲勅
與他欽此欽遵該部備咨到臣卽詣闕謝恩前赴山西
於四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交代任事今照臣以萬歷三
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僕寺到任爲始計在京任事
二年七箇月零二十七日四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山西

巡撫到任爲始扣至本年六月十七日止計任事四箇月零三日通前連閏共實歷正四品俸三十六箇月任滿伏念臣本以庸材謬叨重寄邊腹尺寸無功原祿歲月虛昌每自循省不任悚惶茲當滿期例應給由但臣奉勅提督前項邊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難以拒離伏乞勅下吏部查例上請定奪施行爲此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二終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二

撫晉奏議

三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三

撫晉奏議原本

六世從孫廷相同弟洪基編輯
臨川後學管模校閱

疏五篇附部覆二篇

糾劾不職有司官員疏

萬歷四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具題

題爲糾劾不職有司以肅吏治事竊惟民生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所從來然矣矧山右外隣胡虜內界河衝土瘠民貧地狹賦重所恃以休養生息而安全之者惟良有司是賴臣入境以來與按臣各叩墀告戒不啻再三惟恐赤子不獲去湯火而登衽席以仰副皇上愛養東臬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三撫晉奏議一

元元至意不謂猶有泄泄民艱若秦越之肥瘠營營私便類豺虎之貪殘爲公論之所共弃而不可一日立於民上者安可不亟議處而聽其爲地方靈耶謹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李爲我皇上直陳之訪得原任浮山縣知縣今陞太原府東路管糧通判鄭計巧彌縫心專掊剋初年粉飾倖逃指摘於一時中道恣睢竟露貪婪之多狀一本官自用貨物一皆票取行戶中間布帛細軟之物只給半價行戶吞聲各行戶證一大戶節儀每季受銀二十兩四季并賀生日約得銀二百餘兩張時成段繹等證一票差心腹李思宰拘四十年

大戶唐上如等三十餘人認應大戶保狀責要見面銀
人各二兩共得銀六十兩李思宰過送亦要銀五兩邢
可教等證一假指查盤爲科斂假指買辦應用器物派
大戶孫尙花等銀九十兩假指臺損及各項支使派夫
役里甲楊官等每名銀二錢共約銀二百餘兩快手郭
之翰庫吏陳五美證一倚給由爲名受繫縣官民人等
賀禮共數百兩仍借寄庫銀三百兩庫吏許州俊證又
挾借大戶張四知銀一百五十兩原差李思宰證一先
任傳典史巡夜而飲倡婦張九子家本官揚言申究索
銀三十兩絲紬二疋張言送證一生員李友梅姦占良
吳繼謙先生遺集卷之三 撫晉奏議 二
婦單氏因門子鄒青松稟知遂請銀三十兩路紬二疋
鄒門子亦得銀二兩喬光裕證一犯人陳所聞打死人
命索所聞銀一百兩遂不行檢究余喬忠等證一指報
農民程尙元男等四十餘名每名送銀四五兩不等免
納段金等送證一本縣禁子俱係大戶舊規四名本官
加至八名每季攢送表裏銀三十兩徐守邦等證一富
民楊氣隆父死服內包倡聽門子鄒青松稟究氣隆逃
匿索氣隆之母銀三十兩過送陳續證一倉緊犯人陳
王前擅越倉牆既獲索得銀十兩拔鞮二雙門子鄒青
松送證一大戶蓋田孫侵欺官銀一百兩除賁陪官銀

外索銀五十兩蓋守敬證一積穀取之贖錢本官巧派
各行頭郭世舍等五十餘名各穀二石共穀一百餘石
抵作自理贖穀之數斗級張汝科證一指般取家眷每
里撥夫每夫折銀三兩共銀五十餘兩老人陳自修證
一縣南古橋廢塌百年本官假指修復責令鄉約楊奉
恩張守禮等科斂鄉民四五十兩入已奉恩等證一假
送星士受周監生銀三十兩周監生證一本官貪聲既
著被楊州賢告發無可遮飾乃雇倩生員民人等之無
藉者赴府保留仍令人於郡城記名有不到者輒圖中
傷各保人證此一臣者前任浮山舊垢已甚叨陞通判
吳繼謙先生遺集卷之三 撫晉奏議 三
長惡不悛利令智以皆昏百計爲漁獵之術才與守而
俱劣一長無驅策之期所當照不謹例革職開往者也
沃縣知縣何 品本庸常事由擬置但問囊橐之
肥已不顧腹削之病民一本官在任一切縣務俱係三
子批斷家人通賄其門書張學孔席應道王份等乘機
抽狀減詞賄私狼藉一抱疾數月百務廢弛妄委驢
縣丞張啓善開送訪犯以致事機先露胥役譁乘等
乘機醵錢及行批問箇稱冤招招脫罪會於巡鹽按
臣處告有卷證一本縣夏秋糧銀七萬餘兩本官除正
數外每兩加銀一錢令大戶另設一小匣收貯每年羨

銀七千餘兩入已大戶常連等證一民壯三百六十七
名每名每年扣工食銀一兩入已一年計銀三百餘兩
兵房吏收證一准狀不拘告期每日不下四五十紙到
任半月受民詞七百有餘其入場也將未理詞訟分批
各衙出場之日苗主簿解罪銀三百二十兩管捕普明
驛驛丞解罪銀二百餘兩俱收入已席應道證一犯人
王智等鬪毆石橋之上智等各問有力石橋亦問三兩
五錢原差稟稱石橋是橋罪何從納本官大怒即責各
犯替橋朋罪地方趙可盛等證一贖錢應納之外責令
庫吏郭可增等每季要羨餘銀二百餘兩庫吏因而勒
吳繼謙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四
取加三張學孔證一曲沃積穀額該一千二百石取諸
罪贖本官將已罰罪穀每石折銀八錢入已別於朔望
之日故意查點六十八里里老地方人等罰穀充數里
老薛思仁等證一本官自理詞訟原被俱問有力食聲
既著告狀者希因將從前未准詞狀查出重批各衙問
理自稱官清民自安一本府轉發陽曲王府訪犯張得
林等令其問理原訪贓一千餘兩王府差校張行道李
陽奉等騎驢二頭馱銀五百兩送本官家收受遂將原
犯盡行審釋走報人孔三證一富民房三省打死房如
相央李舉人出身設席公署以請本官送本官大禮一

分段十二疋內藏銀五百兩張學禮過送亦受謝銀五
十兩張學禮證一富民許洪積打死張定住被勒銀八
百兩過送人李尙密等證一富民李士美李中元以爭
家產事受中元銀五百兩遂為偏斷過送人王价證一
蒙城鎮舊有鹽店牙行本官因而編入西鄉以致小民
不甘赴府告理本官遂槩拏西鄉之民各責三四十板
科罪四名報府致府面叱其餘十人名各罰穀十石入
已一縣修侯馬城本官派役不均以致喬村林城村等
赴府告理本官遂差隊長范虎等槩拏十里十排各責
四十板各罰穀二十石共罰穀八百石入已一府苦行
吳繼謙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五
戶每將色銀一錢要大米二斗小米三斗麵三十斤至
於小菜等項價銀分文不給家人仍向各行戶要糶貨
錢一或無有便唆本官責打多至二三十板怨聲載道
一因往拜李貢生見靴行擺列紅女靴即差快手王君
寵取二十雙入衙靴價分文不給致令民間有聽得羅
聲响人臺強盜來之謠一給批捕役張其柴大勝等緝
拏賊犯漫無約束聽令嚇詐良民李師孟等至為慘橫
及被告批問本官反左袒張其等謂捕役責其捕賊不
宜苛誅其廉端該道已經駁行清軍官審明改正一與
張學禮爭衙憲謂惟秉事當堂相嚷被縣丞將本官事

蹟傳寫一本明言送揭道府本官恐事敗露忙送縣冰
銀一百兩納緡六元滿縣通知此一臣者通籍甲科年
近遲暮臣向在都門聞其居鄉頗不滿于月且有謂先
任河南濟源縣操守不端家累鉅萬心竊識之及抵晉
境人言藉藉昨申賑穀簿到臣以九百石作一百石雖
或係錯悞然吏書欺蔽而會莫之省卽此一事糊塗可
知但心地近實才情亦通諸不法狀多係左右爲政若
能痛自策勵後效尙可勉圖所當降調閑散以全器使
者也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
鄭 章職閑任何 降調閑散遺下員缺另行銓
臬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 六

補庶吏治肅清而民生有賴矣爲此謹題請旨

守東道畢參政告病平陽府高知府就近陞補疏
萬歷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具題

題爲道臣患病日深不能供職照例代題休致并乞賜
就近陞補以重地方事據山西布按二司會呈蒙臣批
據分守河東道右叅政畢自嚴呈准布按二司咨先蒙
臣批該本道呈詳患病告致緣由蒙批河東要地該道
以誠粹之品精練之才保障此方民安盜息百廢具興
眞古所稱一路福星也方駿駿膺艱大之寄奈何遽動
歸念卽有小病不妨調攝士君子致身報至今國家多

事正高賢宣力之日寧忍恣然潔身而不顧生靈彫瘵
豈不重負生平耶本院不待議呈詳之畢而據筆爲此
方赤子借寇矣仰布政司慰留達本院懇切之款毋再
煩文牘往來此繳又蒙巡按山西監察李御史批該本
道呈同前事蒙批該道清風瑋猷介節名器百僚表率
三晉長城萬姓望恩正切河東倚藉方殷偶爾小恙不
妨暫攝痊可卽出視事且年壯力強正致身報主之日
豈得遽萌雲壑之思布政司會同按察司移文慰留繼
蒙此備准移咨到職竊照職項患病乞身毫無矯飾荷
蒙兩院勉留諄諄諄切或憐職之微勞或督職以大義
臬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 七

職非木石能無感激而思奮乎爰自捧檄以來又復延
醫診視努力加餐猶冀病勢漸愈效驅策詎意坎軻
方殷愈增委痹初患痰火上攻及投以寒冷之劑遂泄
瀉不止矣繼因脾胃失調再投以甘溫之餌又煩燥不
寧矣目今中氣莫能升降行立動輒顛蹶飲食弗進而
引飲殊多漸成消渴雙目昏朦而遍身痛楚幾同廢人
病厄旣非一時愈久愈深延療亦非一醫屢試屢阻在
解州有貢士李邦才在平陽有指揮呂應祿在蒲州有
醫官辛惟典杜山胤到處呼醫隨人製藥眩眩頻施如
水沃石今皆束手退矣職問責以無效咸稱元氣受虧

陰陽交患非得謝事歸里一意靜攝必難望其生活夫致身而報主者臣子之分義也析圭而儋爵者仕路之恒情也職非獨惜於義而賦性與人殊也無奈四大支離既已失其所爲報塞之具若令貪廢不止將盡喪其生平砥礪之常必俟官謗昭彰而後討其瘡曠之辜則已晚矣萬一濫先朝露卽自悔其掛冠之遲其將及乎伏冀早賜具題准令休致另委空閑司道一員帶管兩道事務儻不遽填溝壑總屬大造生成等緣由具呈通詳蒙臣批該道清望鴻猷正膺大受偶有微恙不妨在任調攝前已批行勉畱矣何今復有此請耶仰布按二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人

司委曲闢發大義務求爲生靈造福以副羣注慎勿徒以恬退爲高也繳蒙此又蒙巡按李御史詳批該道去志久萌本院巡歷河東已聞其樂矣但該道品格依歸賢聖心事對越天地一種清風介節勁骨正氣求之海內不可多得亦海內所共見共聞者且駿烈鴻勳班班可紀方期洪濟蒼生匡扶日轂而奈何堅意求歸耶布政司再會同按察司慰畱視事勿得再辭此繳蒙此又經隨行該道慰畱不妨在任安心調攝痊日卽出視事去後今准該道咨稱職頃以病乞休屢荷勉畱苟可竭忠報何敢上負國恩中負知遇下負生平惟是職命

素養職病已深雖靜攝之逾時曾藥餌之罔效近自七月初旬以來輒復昏暈數次署中止一二蒼頭急用竹漚薑汁等物灌救良久方始甦活惜浮生之苦憂悵萍踪之未歸五內循省涕泗交注目今雙足麻木殊艱舉步右手顫動不能執筆伏念職之杜門謝客已再月矣職之停止解審亦月餘矣此時尙不決計掛冠則伐檀貽素冷之羞曳輪滋濡尾之誚進既不能宣力清時退又不能陞伏蓬壘無論拙於自謀其有玷於地方不亦多乎萬不得已乃於本月十二日將兩道印卷吏書等項責差千戶李繼元押送布按二司交收職亦于是日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九

東行沿途就醫待命境上伏冀原職微情寬職罪戾准賜代題休致則輪囷枯株終飽陽春但得生入里門爲幸大矣合行移咨前去煩爲查照轉報施行准此該署布按二司印右叅政朱思明看得分守河東道右叅政卑自嚴品格孤高聲猷卓越子思作河東保障遇災沴而民不流離威稜壯山右長城消萑苻而人多倚藉正宜大展猷爲茂建安攘之業無何少膺疾疢遽興高蹈之思院畱雖感其受知司強莫挽其去轍近據屢次移文咸稱病勢愈增醫藥罔效情詞迫切且已謝事長徑境上待題諒非獲已合無請乞本院再加裁酌將本官

俯准具題致仕回籍調理仍念其才力素優設施未竟
俟病痊之日聽彼處撫按薦奏起用又查得平陽幅輶
千里統轄三十四屬宗民雜處最稱繁鉅且西山一帶
逼鄰黃河獮賊爲害乃河東第一要區一切總理彈壓
調停全賴該道料理時不可缺人今本官引病告致遣
下員缺亟應議補若候部推恐來者未必卽至曷若就
近陞補朝承命而夕任事之爲得也查得平陽府知府
高登龍在任三載德政多端轉輸而邊疆士馬飽騰撫
綏而災沴人民安堵操冰藥則僚屬嚮風舉廢墜則百
爲整飭允爲卓異真才洵是超時上品況咨詳已深堪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

十

以補任相應呈乞本院再加裁酌篤念地方俯准就近
題補庶望惠無勞於引頤而夙恩益廣其施行河東重
地大有攸賴矣等因呈詳到臣據此簿查節據該道呈
前事屢經批行二司慰爾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
按山西監察御史李議照分守河東道右叅政畢
自嚴才猷諳練器度恢弘念軫於吏士編氓人人胥戴
政兼夫精明渾厚事事咸修河東重地倚賴方殷不謂
偶感疾證遂興歸念雖該臣等屢次勉爾而本官求去
益切況已解印謝事移境候題此其勢誠急而其情有
足矜者似應准從再照該道駐劄蒲坂接壤秦封環地

千有餘里吏治民生攸關錢穀官評倚賴宗姓繁衍
究之制禦爲難軍民雜沓盜賊之彈壓不易況每獮寇
竊發兵食旁午在平時兩道全備尤慮其防檢或疎事
出意外矧今本官以病去六巡東道雖補有馬性淳迄
今尙未到任是兩道一時並缺欲責其地方寧救事不
廢弛得乎臣等展轉思維爲地方慮不得不爲速得人
計矣查得平陽府知府高登龍超羣卓識經世宏才剿
繁劇捷若刃迎振紀綱峻同壁立歷俸已逾三年推用
諒在旦夕倘得就近陞補則朝命下而夕卽可任事矣
既經二司會呈前來相應題請伏乞勅下吏部覆議上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

十一

請將右叅政畢自嚴准令致仕回籍調理或念其真才
難得厥施未免俟病痊之日聽彼處撫按官薦奏起用
所遺員缺卽以知府高登龍就近陞補令其亟行到任
管事該府員缺另行推補庶監司得人而地方民生兩
有攸賴矣爲此謹題請旨

代州等處地震疏

萬歷

四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題爲地震事據代州長子縣各申稱萬歷四十二年九
月二十一日戌時地震從西北往東南而去又據陽曲
太原二縣寧武所各申稱本日本時地震從東南往西
北而去又據榆次清源徐淺汾陽心申稱本日本時地

震從東北往西南而去又據繁峙縣申稱本日亥時地震從西南往東北而去各聲響如雷搖動房屋驚恐州縣人民不安等因各申報到臣據此簿查先據平陽府申稱本年正月二十四日岳陽洪洞二縣子丑時各地震沁源縣申稱本年五月初三日未時地震從西北而來往東南而去有聲如雷隨動即止隰州汾西縣岳陽臨汾縣但申稱本月初三日午未時地震有聲自翼至章各緣由前來覆查具題間復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宣大山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涂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李議照地道主靜動則失常晉中自春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三 撫晉奏議 十三

及秋一震於岳陽洪洞再震於沁源隰州臨汾汾西岳陽臣等方在類報未幾而代州陽曲等處又一日並震搖動房屋有聲如雷尤可駭異臣等未習象緯固不識五行休咎之占第觀三晉時事地方連年旱潦非時霜雹閭閻之生意悴矣而督遼之令日下則民不堪命逃亡潰散之虞可慮也三關邇鄰虜穴而戍守之卒糧糧每至愆期則師不宿飽脫巾揭竿之變足懼也現年正供民苦剝肉而不能辦赦外積欠又不免於帶徵愁歎之聲徹於遠邇民惟邦本本不可搖其足畏也繁峙沙磧不毛之區近日租稅併于粒雖奉詔赦蠲免三分之一

然錫少取多白骨終無起色此邊疆困憊之當軫者急知倒懸也山右夾輔神京之地雖朝夕噢咻哺濡猶恐不給民力既竭於備邊而全晉大小之稅星羅棋布竟無息肩之期此其為腹心橫敵之當撤者望若雲霓也然此不過陳一方之利害耳至於京師係四海之朝宗君心握萬化之樞紐其所以遇欲修身親賢遠佞於以轉移造化興致太平如殷宗之恭默思道周宣之側身修行當有軼駕千古而又安元元者非愚臣等智慮所能及萬一也除臣等痛自修省及通行邊腹文武各官一體戒備以圖消弭外為此謹具題知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三 撫晉奏議 十三

秋防條議八款疏 附部覆

題為秋防事竣巡歷已周摘陳備邊緊要事務懇乞聖明採納以裨疆場事臣惟今天下之大可患者不在乎虜之款與不款而在乎我之有備無備孫子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是也夫款之初意蓋謂我以餌中虜虜中於餌而我得以息肩議戰議守我得養全力以待之故款一日則我得以修一日之備款一年則我得以修一年之備在彼者聽其順逆在我者無不周防斯為隔戶桑土之至計順治威嚴之洪圖矣山右沿邊遼闊人影絕稀數十年來稍稍生聚近歲築城築堡

工不絕書非不可謂知保障之務也然軍士未見其不盡募薪墩臺未見其不盡傾圮雖曰計日度時需之於後然臣以爲今雖至安而至危伏焉故賈生當文帝之世而言厝火積薪之下且款決不可久恃也說者曰把漢妣妓咸天朝賞賚之恩每訓戒素餐必不犯順所恃者虜中一婦人耳且妣妓年踰七十一旦物故能必素餐之無異志乎今茲天贊皇朝虎狼藏爪鷹鷂啟翼正可汲汲修備之秋昔禹挂冠而不取言趨時也是以聖人不貴尺之璧而惜寸之陰焉臣生長南服一介書生猥以疎庸謬叨任使受命以來朝夕兢兢勉竭愚衷冀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

十四

圖報稱乃時常八月例應防秋遂自省城過忻崞抵代州又自代州出鴈門廣武神池利民野豬溝長林老營入柳樹馬站韓家平以抵偏關又自偏關永興八角轉寧武鎮城雖肩轡巨壑鳥道羊腸足跡殆遍大率邊塞之奠安不專繫款市夷情之窺伺惟圖在內修臣輾轉思維面與各道商確除揀營官以慎遴選清占役以杜冒濫與夫器械之整飾也兵馬之訓練也凡已經次第舉行者臣不敢贅演外所有一得之愚列爲八款奏聞臣非不知職守封疆其中亦有事可徑行者不必上煩天聽第念承平日久人心漸懈非仰仗皇上寵靈大賜

申飭無以暢將領玩愒之積習而振國家明作之神威古人有奉使而繪山川圖以進者一片一曝不敢忘君也臣既閱邊疆雖至愚極陋常效芹曝之獻伏乞勅下兵部覆議上請俾臣遵奉施行庶事機無失於閑暇而邊防式重於綢繆其於紆聖明西顧之憂綿宗社靈長之慶未必無小補矣爲此謹題請旨

計開

一遼有司以修內政臣惟沿邊州縣當未款貢之先地方凋敝人不樂就多以貢途充數自款貢以來生齒日繁正休養生息時也先臣楊博嘗有用甲科以重邊方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

五

之疏查隆慶初年如繁峙縣知縣邢雲路五臺縣知縣崔應麒靜樂縣知縣張學道王毓陽皆甲科也近日沿邊縣官沿習舊格多以貢途選授而不知近日之縣非昔日之縣矣人民充實家茲誦而戶詩書與腹內煩鉅等夫賢者貴所豎立臣非敢謂貢途之盡無其人也但但資格所限多自因循臣盡歷三關之地山川環抱峻路險阻如嘉靖年間俺荅等內犯非得鄉導安敢直入皆由內無撫綏之吏差徧煩重失小民之心以故姦人如趙全邱富等甘心降虜勾引搶掠使有司得人安養有素彼安肯舍中土而淪於夷哉合無請勅該部以後

遇有臨邊州縣員缺慎加遴選俱用甲科陞授庶撫摩得人邊徼安堵矣伏乞聖裁

一添守備以資保障臣惟扼要守險籌邊急務查得陽方口係中路咽喉其間西水口苦森宸最爲要害且直逼朔州大川地勢平行虜馬易馳嘉隆間往往從此入犯昔人謂守陽方者守全路良有見已乃此口官不過防守軍不過三百而又寄居各處遇查點始赴本堡以應故事設有不虞將何以資堵截而保隘口乎應添設守備一員其馬步軍於神池守備營量撥一百五十名寧武守備營量撥一百五十名連前共六百名矣又加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

十六

之以班軍俾專管陽方口一帶東擁鴈門西應偏老以成犄角之勢至於西路樺林堡西逼虜穴所轄邊河四十六里墩臺二十二座隘口可通大舉者七處虜人欲馬于河干與東岸耕之人終日相對最爲難防近日西哨下猾夷頭目灑言大竹罕免圪蹬等處來騷擾其關係匪輕今止一操守居住所統之軍惟二百九十二名一旦有警其何能支亦應添設守備一員其兵馬于奈將營內改撥步軍六十名偏關守備所管營所內改撥步軍一百五十名連舊共五百二員名矣其兩處衙舍原有操守舊居至公廩之費量照各路守備添給據

臣巡歷所經採訪利害委係緊切不敢不豫并陳疏但事關增置須當集議停妥伏乞勅下該部仍行督按二臣會臣再從長酌議覆請庶要地有守而邊關無虞矣伏乞聖裁

一豫積儲以備緩急臣惟邊之捍禦在兵兵之賴藉惟食古稱石城千里而無粟莫與爲守驅殿兵以當衆虜其不格明矣三關營伍星布師旅數萬嗷嗷待哺雖有餉司召買芻糧本折兼支然年來京運告匱勛稱不敷民運徵輸率多逋負似不可不預爲之圖者臣備行各道在屬平道查有敝家梁修工節省與本色寺剝減稅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

十七

等銀六千一百一十七兩九錢九分零寧武道查有陽方口修工節省及黑莊堡工曠月糧與節省馬價等銀七千八百八十四兩六錢零岢嵐道查有借出還回王兵備餉附餘銀與馬駒變價等項銀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八兩七錢八分零以上通共銀三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兩三錢七分零合無分發東路北樓倉銀一千二百兩小石倉銀五百兩平刑倉銀五百兩廣武倉銀七百兩邊儲倉銀二千四百六兩九分零西路保德倉銀三千三百一十八兩七錢九分零滑石倉銀五百兩廣積倉銀三千兩馬站倉銀二千兩水泉倉銀八百兩恒義

倉銀二千兩廣積馬站二倉買豆銀六千兩代州并大
盈倉收買備荒米穀銀各四百五兩九錢五分中路各
倉銀七千八百八十四兩六錢零責成各管糧官酌其
倉庫盈縮量其時估增減或米或穀或豆買貯各倉同
前撫臣原買主兵備餉及西路借出還回主兵備餉附
餘米一萬六千一百二十六石九斗七升零按陳借支
扣銀再買間有秋田薄收時估減少不妨將銀貯庫俟
其豐成議解總之有銀在庫卽有糧在倉庶邊關蓄積
充盈而緩急有賴矣統俟閱視按臣查數具奏施行然
臣竊有大懼焉三晉自礦稅迭興之後各處庫藏空虛
吳繼陳先生遺集卷之三 撫晉奏議

卷之三

撫晉奏議

十一

今年幸逢恩詔將稅租子粒三分減一然所減無多盡
若請盡蠲之畱爲邊塞備餉之用則三關之湖波頓起
如引江海之水以灌涸澤矣伏乞聖裁

一修墩臺以明烽燧臣惟築垣繕塞畫地分守自古著
爲邊臣功令然墩臺者又邊疆之耳目晝發狼煙夜舉
火燧以次傳遞頃刻千里官軍望煙而應援居民及時
以收敏此其所保詎不重哉第款貢以來邊外遠墩久
廢不用至於沿邊及邊內墩臺臣巡閱周視雖已修築
然有各墩係土壘而年遠圯壞者間亦有磚砌而牆垣
尙屬土築者墩軍因無棲址潛住鄉村守望者虛無人

焉倘卒然有警烽火誰明合無備行三兵備道備查各
邊見在墩臺以有土築塌壞者速行補葺磚墩堡牆者
改爲磚包又有騎牆者務高於牆二丈五尺其至緊要
害去處約二十里許建空心樓一座長二十一丈五尺
中心土築邊用石廂包高二丈上接磚券羅漢洞高一
丈五尺小牆五尺通高四丈上蓋鋪樓五間周圍仍土
築月城一座四面共長三十八丈四尺底闊一丈頂闊
八尺高一丈五尺小牆五尺又通高二丈磚券門洞一
座長同加築馬道其中可容千百人遇警則附近鄉民
趨避於墩樓而牛羊等畜收斂於月城庶人自爲保障
吳繼陳先生遺集卷之三 撫晉奏議

卷之三

撫晉奏議

十一

而所不得以肆其慘矣至於西路接連黃河沿邊俱有
騎牆墩臺便於傳報若水泉老營草梁等三處俱係逼
廝咽喉合比照西河事例邊牆上各建騎牆墩臺一座
稠密相連聲勢相聞以上工力取於本路軍壯墾萊之
外不動公帑不擾鄉民仍責成各道量工命日刻期告
竣則延袤千里盡成金湯零星村落隨處保障議者謂
修牆不如修墩豈虛語哉伏乞聖裁

一廣樹藝以厚藩籬臣惟廣騎長驛利於平原曠野必
不利於險阻山林先是籌邊諸臣設爲拒馬樹地網等
具以制胡馬之衝矣況夫叢林薄莽包絡盤互雖有鐵

騎之雄未易得志昔我烈祖於沿邊阻虜山林刻石嚴禁神謨遠慮實爲永賴以此知樹藝之功可比長城而行之腹裏諸郡數十年後其果實足以當粟穀資利不在屯田之下也臣初入境暫住盤陀見晉中四面皆山而中多遺地除平衍之處亦既開墾成畝其餘土石相間儘堪植木隨行守巡兵備九道督責邊腹州縣掌印及將領操防等官統率軍民及時栽種於溝段畝畔去處量度土宜或樹桑棗或植榆柳經管各官不時查驗成否酌行懲賞竊觀數載之後樹既暢茂地益險阻其在沿邊則可以扼彼戎馬可以伏我銳弩疆場之利也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

二十

其在腹裏則其枝柯可以供薪爨其果實可以聊饑荒而又兼收控扼胡馬之利臣以爲今日種樹之計事若近迂而爲利甚溥使種藝之無益也祖宗朝何獨於阻虜峻其法令而至刻石以示訓哉臣近巡歷寧武見虎北蘆芽等山業經該道嚴加保護數百年異材千雲拂霄心甚快之第目所親者一隅耳沿邊之山多土皆可種而皆童也山形崇廻屈伏加之以樹木參差宛如天塹豈不足爲壯我皇圖之一助哉第恐一時之督責寧保種蒔者不懈其後功當年之申飭安知砍伐者不尋其前轍合無每年歲終將軍民種植樹株若干併有

砍伐阻虜樹木緣由造冊報臣衙門轉咨該部以課各官勤惰以行獎戒庶軍民兩利禦虜有資矣除臣已經嚴行各道遵守外然臣猶有說焉沿邊一帶先年遭虜屠戮子遺無幾近雖煙火稍集率皆四方流移逃亡之輩生業蕭疎王道以養人爲本正喜其構宮室備耒耜俯仰有資而抽木稅之監又與此民爭尺寸之利夫稅與則木貴木貴則民難得民難得則有仇心犯禁竊取是國家設稅以爲盜招也邊疆利害孰輕就重當必有辨矣伏乞聖裁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

三十

一衡軍壯以固疆圉臣惟守收瞭哨倚藉惟軍先是三路原派撥太原平陽沁磁寧化等衛所輪班官軍各有成數春班定以四月初一日到邊九月終回衛冬班定以十月初一日到邊三月終回衛一則防守臺堡一則修築垣牆彼時烽火明而藩籬固其爲計誠善也至萬曆三十七年間議將三路班軍包砌邊工調集西路業經五載修葺已多合無將額派班軍照數分給仍舊作爲兩班見面交代責令守墩仍照原議各修邊垣庶疆域咸固而緩急可恃以無恐矣至於民壯一節三路多寡懸殊更有可議查得西路除本屬民壯二百三十一名又派給襄陵等三十一州縣協濟二千五百三十名

東路除本屬民壯三百五十七名又派給靈石等三十
二州縣協濟一千四百四十名惟中路止有本屬民壯
四百餘名並無州縣湊給夫以二百里長邊而僅取足
於四百名之民壯以之修繕既不勝畚鍤之勞設有虜
警又不足守瞭之用若不急爲料理量增額數卽分給
班軍日夜不休亦無濟也相應比照東西二路聽臣於
附近州縣量增撥數百名以補其不足俟工完再議撤
減庶修守不至乏人而中路之邊垣有賴矣伏乞聖裁
一敷節省以實邊儲臣惟部咨七事以節省爲要所謂
節省者非出入之吝扣羨括餘之謂也不過省浮費而
與繼陳先生遺集卷之三 撫晉奏議 三
已然餉臣有餉臣之節省道臣有道臣之節省今年計
餉臣所節省如本色一改折間可省五千餘金將官去
任家丁一查覈間可省四五百金此固餉臣精覈之能
也至於道臣所節省皆報之於臣及按臣或用之以易
買本色或用之以備作備支如去冬三路軍士三月無
餉賴三路道臣以素所節省併搜括各項庫銀爲之借
支故免庚癸之呼臣初入屬關查得屬平道節年開墾
山地於正屯之外新增出山地豆四千二百餘石報作
客兵備餉節年見積貯山地豆一萬二千四百七十二
石據該道計等東路一歲之入足供東路馬騾一歲料

豆之用臣悉其豆之久而泡爛也行令挨陳支放隨議
於布政司解到民運銀內照時估扣還另買別項米豆
以佐餉司召買不足之數仍乞著爲永令庶勿旦日益
克廣餉備日益生盈馬騰士飽富強之效立臻矣伏乞
聖裁
一定馬價以裕節省臣惟推鋒陷陣必資於馬三關馬
騾動至數萬先是中路倒汰者每匹原議以朋合椿皮
銀一十兩買補然倒汰者多而朋合有限銀既不敷征
操之數又難久處及至嚴責買補貧軍無湊不得不尋
商賒欠商利其賒於是價浮於馬而馬且羸弱不堪卽
與繼陳先生遺集卷之三 撫晉奏議 三
正標兩營節年未給價者至六百餘匹軍士糧料輟爲
商人持去則軍與馬俱疲矣該總兵張國柱洞悉其弊
議借官銀一千兩見價易買每匹以八兩爲則不數年
而積欠補完官銀該庫仍撥節銀四千兩作爲備餉法
至善已乃援兵營仍襲前弊邇該等武道條議改正節
省實爲大軍馬等耳可行於中路獨不可行于東西二
路乎中路可節省而東西二路獨不可節省乎相應
行該營各千庫貯量借銀若干如遇倒汰馬騾每匹亦
以八兩爲則給軍見買則三路盡一而所省更不貲矣
至於各守備管馬騾有塘報之苦倒失不時勢必賒欠

其朋合馬價應照舊規無容另議再照見價買馬軍不
苦累馬成雲歸第人心不同誠恐後來貪染將領覬覦
買馬之利復行更張則良法仍變為弊實合無自今以
後著為功令永為遵守其掣節銀兩年終容臣清查明
白取貯庫中克抵備餉報部庶馬價蠶一而利賴弘矣
伏乞聖裁萬歷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具題奉聖旨
兵部知道

附戶部題覆

看行山西巡撫吳仁度條議疏中請畱稅租一節固
撫臣萬不得已之計但前既奉有明旨俟三殿工有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三

附戶部題覆

主

次第奏請停止似無容復議其豫積儲蓄節省二事
智慮周詳大補邊計此不獨山西一鎮當行凡各邊
鎮事體相類一不當行者既經該司具呈前來照
例覆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山西巡撫轉行各道仍
通行各邊督撫及各鎮管糧諸臣一體遵奉施行等
因奉聖旨依議行

回奏本鎮兵馬錢糧疏

附部覆

題為欽奉聖諭詳查各邊增餉之故悉議諸務可行之
實仰祈聖明省覽真成以取實效事據山西布政司呈
准屬平兵備道回稱查得國初有東勝為大同屏翰而

大同又為三關屏翰本道分轄本路代州止設守備一
員廣武站備禦官一員自東勝失而虜賊時至太原等
處嘉靖二十一年將神池添派將移駐代州代州守備移
駐廣武各部軍人參將營三千名守備營二千名嘉靖
二十三年又將北樓備禦官改為守備駐劄平刑關小
石設守備一員再於北樓口添設遊擊一員於附近城
堡撥官募軍三千名俱奉部覆題准總計東路兩參將
三守備該馬步軍一萬二千名此隆慶元年以前東路
軍馬之大略也沿至萬歷二十一年裁革盤道梁禦營
司將軍士寄於代州添將營三百四十名寄於振武衛
果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疏

主

三十名城標司三十名二十七年薊鎮撤回東征軍題
奉欽依添補白草溝口一百二十名北樓守備營一百
三十名是各營雖若有增而禦營司各軍原係在餉司
食糧之軍即薊鎮撤回軍糧亦議於還官贖日銀內支
給雖增軍而未增餉也萬歷二十三年奉前巡撫魏都
御史撥軍增補西路河會營軍伍將廣武守備營撥去
二百一十五名平刑守備營撥去七十五名軍雖若減
而各軍在河會營食糧亦係餉司支給是軍雖減而餉
亦未減也總計東路分轄除逃故外今見在官軍一萬
五百一十四員名馬歲五千二百八十二匹頭歲用本

色米一萬六千五百四十五石六斗豆六千五百一十四石八斗折色銀一十萬一千二百二十九錢四分零較隆慶以前之數軍已減一千四百有餘又准寧武兵備道回稱查得成化元年寧武始築關城設守備一員後虜患屢次深入節奉題請添兵設將總計中路隆慶以前官軍共二萬一千四百四十七員名馬廐一萬九百一十六匹頭後漸逃亡如利民參將乃崙嵐參將撥駐者始議三千名節年逃亡三百六十名止存二千六百四十名萬歷六年議設標兵守備一員將總兵所轄正兵營兵馬四千九百四十四名分作二營每營務定

吳繼讓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 三

三千名有不足者於寧神利八四守備營議撥一千五十餘名共足六千名之數二十年又奉前巡撫呂都御史題將西路老營守備界長林堡官軍一百八十八員名東路盤道梁守備官軍五百五十員名俱改中路而盤道梁稱邊長兵募矣續議於神利八角三守備每營撥軍五十名湊足七百名二十七年劄調去本鎮東征軍人撤回奉前巡撫魏都御史題將本鎮新募代東徵軍撥發陽方堡二百五十名其糧餉於原議還官逃贖糧銀內支給總計中路分轄今見在官軍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七員名馬廐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九匹頭歲用

本色米二萬九千七十餘石豆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六石八斗折色銀一十八萬五千八百八十三兩四錢零較隆慶以前之數少軍五千一百六十名少馬六百六十七匹又准崙嵐兵備道回稱查得隆慶元年以前原額官軍三萬五千一百餘名馬廐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八匹頭萬歷十九年蒙題給事中閱視議將事故倒失未補官軍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八員名馬廐四千九百三十四匹頭盡行裁減以見在兵馬爲經制定額今見在官軍二萬五百七十二員名馬廐八千三百二十八匹頭歲用糧料草銀二十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九兩零俱

吳繼讓先生遺集 卷之三 撫晉奏議 三

在戶部分司王餉銀內支給萬歷二十二年題准建設軍梁山等堡草梁山新添募軍五百名馬一百三十六匹黃龍池堡新添募軍三百名馬七十四匹河保營新添募軍二百三十二名樓子營新添募軍二百五十四名馬一百一十七匹唐家會堡新添募軍七十四名萬歷二十三年分題准建設河會堡新添募軍一百八十九名以上新添募軍共一千五百四十九名馬三百二十七匹歲用糧料草銀一萬八千九百六十三兩二錢萬歷二十七年題准遊兵營添領東征馬三百匹歲用料草銀二千三百兩原議俱於裁減平陽府屬并磁州

所免邊民壯工食班價等銀解交西盈庫支給又准戶
部分司手本開稱每歲額解主兵京運年例銀一十三
萬三千三百兩又補發河東運司議減額監銀一萬六
千兩客兵京運銀七萬三千兩民運本色糧二萬四千
五百一十一石四斗零折色銀三十六萬四千二百五
十七兩六錢零河東運司鹽課銀二萬一千三百一十
七兩二錢平陽潞州二衛免班銀二千七百一十五兩
屯糧本色豆除改客餉外實徵主兵豆二萬五千一百
八一五石五升零折色銀一千五百二十五兩六錢零
鹽引約該米四萬四千八百六十九石三斗七升零及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三 撫晉奏議 五

查前項銀糧俱係供備三關王客兵馬支用之需邇來
中多通負因而借貸司府庫銀尚未補完又准守巡冀
寧冀南河東各道俱回稱分轄兵馬錢糧俱係十九年
議定經制之數較比舊額所減數多俱應照舊等緣由
各回復到司該本司看得全晉形勝以三關爲門戶以
雲中爲藩籬蓋自東勝不守馬寧獨當要衝吉囊入套
苛嵐日切震鄰所賴以禦侮折衝而鎖鑰山右者乃藉
此三路之兵兩足犄角也爰稽策牒三路軍馬以及太
平潞汾等營衛戍卒率皆逃亡汰減定立經制原無溢
額至若草梁山黃龍池河保營樓子營唐家會堡河會

堡新添募軍與夫填補各營撤回東征軍馬其月糧草
料或取給於裁減免班民壯工食班價或取給於還官
贖日銀內其餘或撥此與彼或那東就西要之皆審時
度勢圖莫疆團軍雖增減於今餉實未加於昔均應照
舊操備者合無請乞本院裁酌會題施行等緣由呈詳
到臣據此案照先准戶部咨前事煩將前項條款逐一
責成務期照款嚴行各該官員著實遵行仍將隆慶元
年以後增加兵餉之故查明具奏准此又准總督軍門
咨准本部咨同前事准此已經備行該司查覈去後今
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三 撫晉奏議 五

尙書涂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李 議照山西三
關地當絕徼逼近虜巢水泉設立市場戎心叵測黃河
僅隔一水虜警時開邊地袤延九百餘里烽火連接直
達太原內而億萬生靈府庫藩封之重屏蔽保障關係
匪細屹然一巨鎮也考之嘉隆年間苛嵐永寧代啤汾
州一帶無歲不有虜患自款貢以來雖稍稱寧謐然夷
性犬羊款寧足常恃哉所藉以永消禍氛而奠我疆圉
者惟選將練兵耳自萬歷十九年定爲經制邊腹官軍
已減原額十分之三矣其自草溝北樓等營雖則添兵
實乃移彼就此仍在額數之內若草梁山黃龍池河保

樓子營唐家會河會堡遊兵營雖有新添兵馬不過借取軍壯食糧題免上班以節省爲召募之計原無加增戶連均當照舊操備既經該司呈詳前來相應題請伏乞勅下戶部覆議上請將山西鎮兵馬錢糧俱准照舊操備庶兵強馬壯神氣奮揚而邊境永保無虞矣爲此謹題請旨萬歷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具題奉聖旨戶部知道

附戶部題覆

議照邊餉增額日繁內帑匱乏已極杜止添兵之議非謂遽裁兵馬以單弱邊備實欲清其虛冒以圖漸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三

附戶部題覆

三

消耳今山西一鎮馬平寧武兩道兵馬比舊已減冀寧冀南河東各道兵馬較昔未增尙嵐所轄雖經題設草垛山等營堡增募軍馬然亦未溢於隆慶以前舊額且歲用糧草折銀於裁減民壯工食班價銀內支用原無加多京運況西陲封事未結邊臣方抱隱憂銷兵之說今日遽難輕議合將本鎮兵馬與歲用銀糧俯從邊臣所請姑以見在爲額今弗求減後不議增通候三年間視酌量應否增減覈實定制至若臣部七事原有清虛冒一款而按臣疏中亦謂無令將官虛冒剋餉濫榮庶稱禦虜長策又謂虜情洶洶

各宜整飭兵馬枕戈待敵則夫簡練技藝稽覈虛冒誠一日不可懈怠者必使兵馬漸精足資戰守錢糧省積可減年例仍當遵照前題明旨嚴爲責成務臻實效既經督撫按臣具題前來相應覆議上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山西督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山西巡按御史通行各該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著實修舉施行若夫加添兵餉既已奉旨查明具奏是必先有兵馬實數然後可知錢糧定額而各鎮奏報有止具錢糧數目不見兵馬實數者有止具錢糧略節不見本折細數者事體未見歸一將來難作定案似宜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三

題督奏議

三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三終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原本

六世從孫
同邑後事
嘉慶編輯
年校閱

疏一十二篇附部覆一篇

再請停稅疏

題爲聖政與歲俱新謹陳商稅徵解事宜懇乞俯賜裁
定以廣皇仁以安人心事據山西布政司呈據太原府
申稱督理山西稅務太監張忠於萬歷四十三年正月
初一日二更時分病故等緣由具呈到臣該臣會同巡
按山西監察御史李 看得山西稅監張忠偶爾病

故合行題報所有本監原領勅印并經收一應商稅等

項銀兩千係進上錢糧誠恐本監家人及參隨人等乘

機盜竊深爲未便已經臣等牌行布政司會同按都二

司守巡冀寧道督令府衛縣巡捕官各帶兵快守把該

監衙門周圍巡邏防護用保無虞仍令親詣該監公署

督同經手員役將一應錢糧等項逐一查明封記併開

數目另行具題外爲照山西介在萬山之中盤石千里

田疇不開商賈罕至生理絕微蓋天下所稱第一窮苦

處也且北鄰沙漠西瞰黃河過窮罕欠時防眺梁加以

軍卒暴露窮年枵腹民是適以京運

愆期市本撫賞給

紛四出勢必竭一省之膏血以濟之而猶不足民不堪

命久矣然而徵稅頻年不敢稱乏者皆有司東那西貸

曲爲措處而猶幸張忠慈祥畏慎臣等督察唯嚴於催

利之中宣布皇上寬恤之惠斯四郊之民所以安於市

易勤其生業而無逃遁之虞也今忠一旦物故將恐別

有欽遣又別有奏帶亡論中使何如其乍投流棍虎噬

狼貪天性固然以茲从因之子遺尸空隄竭復遭慘毒

數年前孫朝之景象又將復見不足爲永鑒乎此閩省

商民聚族而談萬口洶洶爭欲赴闕願額天以請也臣

等親見人心之搖動甚非邊省之所宜有仰思大工之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 二

手畢又知商稅之不可猝停惟有以稅務付有司而罷

差遣以慰人心耳是以披瀝悃誠仰干宸斷懇乞皇上

俯念稅額已定無煩再遣中官容令臣等責成有司按

季徵收差官解進庶因課不虧於上元氣漸復於下邊

陲羣羣之安道路增聖明之須此最便計也且張忠

原因前監孫朝物故之後前來山西亦深知孫朝擾害

地方凡一應稅務盡付有司徵收在張忠不過安坐會

城爲之一轉解進耳非有能增加毫末也而徒費供億

之煩有損於民無益於國是張忠在日已爲督員久當

議撤況其死後無庸復差卽他省稅監亦無庸復希冀

集 172-558

案據為也臣等當值萬歷三十三年皇上被罷職聖體
西方鼓舞稱慶祝壽無疆自三十三年至今四十
三年又十年矣急下罷稅之詔此其時也伏乞皇上超
然遠覽毅然獨斷當此春和布德之時請自山西停稅
為始次及四方此則宗社萬年之慶而非臣等所敢必
也惟或以稅監已故即行停遣暫將本省稅銀查照原
額每年行令有司徵解以俟停止相應題請伏乞勅下
戶部再加酌議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為此謹題請旨
萬歷四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具題奉聖旨這所奏內官
張忠偶兩病故其徵收見在稅課錢糧等項公同查明
吳繼祿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三

交付差去內官資進忠押解進用原管稅課事宜著歸
併內官張燁不妨原務兼攝督理解進待三殿工有次
第奏請停止該部院知道
歸併有司徵解稅銀疏 萬歷四十三年二月十三
題為邊稅難以遙制懇乞聖明軫念邊疆俯准歸併有
司就近徵解以俟停免事臣接邸報伏觀皇上於臣前
題聖政與歲俱新謹陳商稅徵解事宜等事未下部議
奉聖旨這所奏內官張忠偶兩病故其徵收見在稅課
錢糧等項公同查明交付差去內官資進忠押解進用
原管稅課事宜著歸併內官張燁不妨原務兼攝督理

解進待三殿工有次第奏請停止該部院知道欽此朕
遵除張忠所遺見在稅課錢糧等項已經具疏題報俟
押解進用外惟是張燁兼攝一節皇上豈以山西一省
與腹裏諸省無異可以張燁兼攝督理年年解進無缺
乎不知山西逼臨虜穴與諸省不同也臣謹會同巡按
山西監察御史李 為照山西僻在荒塞與遼左無
異在萬歷三十六年因遼左撤回稅監高淮伏蒙皇上
命張燁帶管其時張燁自知遼左孤危再三辭免後該
臣部題為遼左因疲已極重鎮顛危在邇等事奉明旨
將遼左稅銀准留充本鎮餉用不惟三韓軍民感激天
恩即九邊將吏無不祝禱聖天子西意邊疆冀保萬年
太平者今山西之孤懸與遼左等且自三十六年至今
四十二年山西比遼多徵稅六年矣即今停止猶以為
邊況可復徵臣等前請命有司徵解者亦以山西雖極
困苦然號稱一省遠請盡蠲恐未必能回天聽儻得暫
歸有司稍蘇民困將為停止之漸也今以張燁帶管不
便者有三臣等請得而詳言之山西軍民雜處輕生好
鬪其官文職少而武職多其人民少而軍多其軍土著
少而召募多一錢相爭即且拔刀分糧不及即且鼓譟
國初設督撫諸臣特倍於他省誠以控御之難今以張

購一人遙制稅務勢必難行必至連年分差衆隨等人至山西督催而所差之人未必盡皆良善他日起釁名禍有不忍言此不便者一旦山西之稅非真有富商大賈貿易郊關取其贏餘以充徵解也先年原係借支庫藏及庫藏已盡然後派之四府三州接括節省等銀以充其數連年郊借會城就近催逼猶苦其難今若盡解通潯如太原離通潯則二千里平陽潞汾則三千里澤遠沁則五千餘里差官反越京城而至通潯又自通潯而進太內往返道路不勝其繁且府州有司各有專責亦難連年使之曠職守而供役於內監前也此不便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晉奏議五

者二內帑一金必閭里之十金而後能達以轉折多而漏卮四出無可稽查耳有司官愛情名節畏懼法度吏胥難以指稱徵收自有定數今一付之通潯則鋪墊耗羨等費莫可究詰徒飽黠壑之欲無益帑藏之需此不便者三再查國家歲發京運銀二十萬兩以濟三關支用每不能如數以發而每歲因三萬一百兩之稅銀使內臣遙制督理是當益而反損之當損而反益之輕重倒置軍民交怨日積月累斬木揭竿之形且將立見待此時而後圖之則臣等言已晚矣至於實進忠之遺則大有可慮者想進忠奉命而來不過爲張忠遺財而臣

等先已查明具題自四十二年正稅外多出積餘銀一萬五千七百兩其金銀首飾器皿歷經司道府縣多官公同查明備載前疏冊卷無纖毫之遺在實進忠豈能獲加毫末而此來供億浩繁沿途騷擾自聞命以來省有軍民洶洶懼說言煽動將爲復遭官校作踐如蹈湯火自并汾以及雲朔皆踴躍不寧臣等竊憂之連年稅監如高淮之於遼高案之於閩皆以激變軍民迫脅而旋雖得保全入京而於國體則大傷矣且近日山西沿邊因款貢日久夷使連絡萬一使小民愁怨之聲聞於外夷甚非所以宜皇仁振天威也伏祈皇上超然遠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晉奏議六

覽毅然獨斷亟止實進忠之遣客臣等將張忠所遺錢糧照前疏差官解進盡停三晉之稅准抵三關之餉照遼東事例實爲上幸卽不然仍請自四十三年爲始就近暫令有司徵解以省繁費庶邊地人心稍安忍死以待停止而臣等亦得以安輯邊隅矣爲此謹題請旨

揀選委用過武職官員

疏萬歷四十三年二月初六日具題

題爲天下戎缺有餘微臣效用無地懇乞聖明勅舉原題註選之法以便疏通以光盛典事查先准總督軍門咨准兵部咨該中式武舉陳維藩等三科武舉田有龍等各奏揭要將天下中軍千把總操守備禦團練總

巡等缺俱准作缺依以上缺儘中式武舉次及三科該
本部覆議恭候命下本部移文各省道督撫按衙門將
一應中軍千把總操練等缺逐一清查其若干即將節
科中式武舉及三科武舉并世職衛官才力可用者一
併從公考選酌量人地某人堪任某缺徑自揀補每季
終將補過員缺具本題知仍備造青冊送部以憑類題
給劄資令任事仍聽撫按衙門考核任有勞績不妨舉
薦等因題奉欽依備咨轉行前來准此已經備行各道
呈將山西鎮中軍千把總操防守等缺共計一百七十
七員俱以中式武舉三科武舉及各衛所世職才堪任
具題陳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七
使者酌量人地臨期相兼委用外今據鳳平兵備道右
布政使閻士選崑崙兵備道右叅政李從心寧武兵備
道副使郭尙友各將萬歷四十二年分揀補過後開員
缺備開職名又據守巡冀寧分守冀南道各呈稱所屬
中軍千把總等官俱係隨缺揀選年力精壯均屬堪任
四十二年分並無另補各緣由呈報到臣該臣會同總
督宣大山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涂 巡按山
西監察御史李 議照國家設科羅才武舉世胄相
承而用原無偏重也山西鎮節准咨送中式武舉三科
武舉業已發各道量才程能次第委用期在疏通勿令

壅滯其人無容復贅外所據本鎮揀補過官員既經各
道分別季分呈報前來相應類題爲此謹具題知

計開

萬歷四十二年春季分 正兵營把總選指揮周一新
中路營千總選鎮撫閻九成 把總選千戶時際
萬歷四十二年夏季分 北樓營中軍選鎮撫張成化
一千總選指揮李智 把總選指揮蘇繩武 把總選
鎮撫彭秀 正兵營千總選三科武舉梁應策 千總
選百戶董永昌 把總選百戶鄭錦 標兵營號令官
選千戶常國泰 中路營中軍選指揮李國勳 西路
具題陳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八
營千總選百戶李魚龍 把總選鎮撫楊喬 老營守
備營中軍選千戶王國柱 河會守備營把總選百戶
尙國柱 賈家堡操守選百戶汪一澄 樺林堡操守
選千戶張應龍 唐家會堡操守選百戶李重光 五
寨堡防守選鎮撫郭雲第 永興堡防守選百戶殷國
臣
萬歷四十二年秋季分 東路營千總選指揮吳學恭
廣武守備營把總選千戶葉枝 奇兵營把總選三
科武舉郭希孟 河保營千總選三科武舉申國成
草垛山守備營中軍選百戶李學易 把總選百戶偶

元茂 黃龍池堡操守選百戶孟養浩 馬站堡防守

選指揮楊名譽 寺塢堡防守選三科武舉王世寧

萬歷四十二年冬季分 東路營把總選百戶宮居仁

把總選指揮郭璜 小石口把總選千戶吳天叙

正兵營號令官選百戶錢承業 標兵營把總選百戶

梅友竹 把總選百戶賈堯臣 中路營把總選百戶

陳秉忠 把總選指揮何忠 把總選千戶夏繼禹

神池堡防守選百戶丁衍國 利民守備營中軍選指

揮陳承榮 把總選百戶趙鎮 把總選百戶田疇

奇兵營千總選百戶袁科 把總選千戶黃明臣 把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晉奏議 九

總選三科武舉田汝盛 把總選千戶王道隆 西路

營千總選千戶劉忠 把總選千戶管子才 樓子守

備營把總選鎮撫曹三元 岢嵐道中軍選指揮盧晰

標下中軍告病太原叅將兼攝疏 萬歷四十二年

題爲中軍患病告休酌議營務兼攝以省冗員以重事

權事據分守冀寧道右叅議王孟震呈稱蒙臣批據標

下中軍遊擊王承基呈稱卑職一介武流叨陞今職待

罪前及一年虛實無寸效不意忽感寒邪遂成惡證

又兼疊遭家難雙親奄逝妻又淪亡目今三棺暴露無

時無不悲泣茹痛難言職一身孑然別無依倚所以病

源尤增非旦夕可痊伏乞俯憐真病准允放歸等情蒙

批仰守寧道查報蒙此已據備得太原府查勘去後今

據該府申准本府清軍同知牛象坤開稱看得中軍王

承基激昂英氣卓犖丰姿嚴號令而凜凜有條壯軍實

而糾糾足恃正內外拭目之日行伍改觀之時也胡爲

任事甫新勵精正銳三軍方切倚賴二豎忽爾侵奪旅

館蕭條牀褥困頓亦自難爲情者兼之親骨暴露妻室

早殤觸目成愁終天抱恨零丁孤苦蠲尊之念轉殷故

里戀營貌貅之司罔計邇來精神愆振作實難合無

俯准休致等因到府該本府知府閻訓義看得中軍王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晉奏議 十

承基昂昂壯志落落雄才第病在膏肓既難遽謝乎二

豎情關骨肉又兼人暴乎三喪據呈原非飾詞查勘矧

復真確合無俯准休致等緣由到道該本道看得中軍

王承基貌既激揚年亦富壯莅任方幾一載舊病遽爾

屢增且莖親情殷爲國之效無補首丘念重疆場之志

已曠所據呈乞回衛委宜准從合候本院具題施行等

因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涂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李 議照標下中

軍遊擊王承基席庇世胄奮跡鷹揚祗緣親喪妻亡途

爾憂思成疾浮氣徒飭形軀壯志都銷藥籠邊疆事重

臥理實難相應准令投閑調攝以安分義再照中軍之
設所以傳宣號令操練兵馬而在臣衙門內而七郡外
而三關統轄既廣駕馭匪輕設令虜酋告警相機除剿
所藉水發縱指示之令以肅全晉三軍之威靈者惟中
軍是傾查得宣頌大同俱除投案將職銜以重其任惟
山西僅以僉書遊擊推補不知水泉河保延袤千里皆
逼臨虜穴未可以內郡之半為安枕而遂忘衝邊之全
為可玩忽也第近來虜酋款貢幾幸無事而晉地庫藏
空虛若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臣謹加裁度酌為處
分請自今王承基之缺請補即以見任太原營參
吳繼陳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 十一

壓矣為此謹題請旨
起廢官補縣令疏 萬歷四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具
題為邊邑疲困已極懇乞聖明軫念拔擢異才以惠邊
黎以安疆圉事臣聞天下之安危繫乎守令之賢否而
邊圉之用舍關乎夷夏之重輕未有牧民而不本於循
良亦未有邊地而反輕於內郡故臣以今日安邊之策
莫切於加意沿邊諸邑擇高賢大良以收養之而順治
威嚴之效立可臻已臣昨巡行邊塞廻翔三路其中逼
臨虜穴者惟諸營堡聯絡若布盡以武臣督之乘障列
戍在在有備無容議已然所過千里無烟景色慘然國
吳繼陳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 十二

州縣國相兼攝標下軍其原管標下頭司把總張弘
業勇畧過人屢經薦剡但量加守備職銜令其體面稍
厚於部曲得便朝夕轅門隨巡邊關臣獲資一時之耳
日通三軍之重塞蓋平居統馭既有素將之秩號以重
事權而又無專官即可省一官供億之費儼遇虜或
盟客臣豫請欲除一員專備帷幄以彰捷仗此為兩得
之計也伏乞勅下兵部再加議據上請將遊擊王承基
准令回衛調理所遺員缺即令太原營參將滕國相兼
攝仍將把總張弘業加銜守備專督標兵隨臣秋防庶
完官省而財用可節於平時兼攝行而事機不輕於彈

民之策莫先於擇令而邊令之重尤貴於得人查得孟縣自知縣曹慎改教後現今缺人而此邑尤當三路中結之地衣冠文物之所聚也田疇耕織之所興也山林財用之所出也外關門內拱全晉固資牧養尤賴彈壓非得文武兼資之才學守全體之士以膺斯寄而漫以試之人處之則衆桀而不能理將玩日愒歲以負此良邑而臣之心滋戚矣臣訪知一人焉可以充此選原任滕縣知縣今以吏部稽勲司郎中在籍趙邦清是也邦清之治滕也視民如子視國如家稱循吏矣其在登司不黨權不植私稱衡燼矣陝右之撫按交章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撫晉奏議十

吏部之啓事類上亦既知其賢而用之亟矣其貞修矯節大者勿論獨其令滕營捐帑羨爲民買穀一十二萬石牛一千頭俾力本業與利無筭其他樹藝均田審編以至具權糧立賓館恤孤獨興學校無一念不愛民無一事不報國滕之窳鄉下邑今無不尸祝之者竊以今之人材守爲上才次之能守者必不爲百姓之害能守而又有才者則不止於百姓免其害而能使百姓受其利若僅僅有守者臥治於域中則有餘而衝邊疲邑非才守兼全者罔克以濟臣近日條陳極言邊邑之不可不簡用甲科登臣亦既榮其言而聞之皇上著爲令矣

然臣之請甲科者熟知邊地之疲困也請曰科而及於趙邦清者熟知邦清之才可以不負此任而爲皇上起邊邑之疲困也孔子曰舉爾所知臣有所知謹不容默查得原任陝西清水縣知縣董盡倫循良有聲按開在籍巡撫崔景榮巡按史學遷特疏薦舉萬歷三十八年吏部以鞏昌府同知管安定縣事起用臣倣此例具奏伏乞勅下吏部覆議上請如果臣言不謬即將孟縣缺除授趙邦清知縣當使邊地立見理人之效如或憐其淹滯既久或加銜秩以示鼓舞俟其勞績茂著陞轉邊道久任而責成之將見本官感恩圖報必能竭力助勦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撫晉奏議十

而紓聖天子西顧之憂矣爲此謹題請旨

恭進北虜三十八九兩表文鞍馬疏萬歷四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具題

題爲恭進北虜歲貢表箋鞍馬弓矢照例乞請陞賞以昭聖恩以永貢市事准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涂 會稿萬歷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據大同北東路參將麻承宣稟報北虜遣使齎捧表貢至邊該本部院會同大同巡撫衙門差官驗收去後續准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石 咨稱順義王卜石免并忠義夫人都督同知素囊台吉及各酋長俱近得勝

邊外遣差頭目耳六倘不浪計虎合收氣倘不浪等率
領部落夷人於三月初二等日恭進萬歷三十八九兩
年番字表箋二通銀金鞍轡二副銀金撒袋二副方二
張箭三十枝又將應該貢馬五百匹從得勝等市口陸
續送入節次驗取通完內除留邊馬四百六十匹照例
給軍騎操外應進上馬四十匹并表箋鞍馬方矢合咨
軍門煩為類進等因又准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汪
咨稱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虜官青把都承邵十大
成二枝夷酋共該貢馬一千匹節於張家市口陸續收
完內除留邊馬九百六十匹照例給軍騎操外應進上
馬四十匹合咨軍門煩為類進及將各枝虜官吏使并
求陞效勞貢市應准夷名馬匹毛齒備咨開報前來准
此案照三十九年三月內本部院任事之初查得先准
兵部咨為追陳虜情并陳恩恤以候聖斷事該巡撫大
同署總督軍務右副都御史汪 題議三十八年貢
市緣由本部覆議合候命下將今歲虜王名下貢馬市
賞暫照三十七年行事以完歲例等因題奉欽依備咨
在案除東部青永二枝貢馬互市設在宣府准令照舊
貢市外惟大同山西虜王卜石免止因講封暫停進貢
及四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卜石免受封以後又與素囊

吳繼祿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宣奏疏 十五

家事相爭久積貢期四十二年八月間叨蒙聖恩召本
部院回部管事節奉嚴旨督催本部院於本年十月十
八日方離陽和十九日至蔚州料理復命章疏隨據上
石免素囊忠義夫人各具書稟請本部院完貢本部院
先已與大同撫臣石 宣府撫臣汪 而相商確
虜貢若自可循例應酬不意聲息傳聞人言踵至謂本
部題為謹陳夷酋求貢之情愚臣超命之急仰祈聖鑒
以重國體事奉聖旨虜貢關係國體卿可悉心處置務
求妥當使邊境永安事完即前來赴任供職該部知道
欽此又該本部院題為虜酋稽貢有因科臣持議自正
吳繼祿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宣奏疏 十六
謹陳近日情形及臣取虜之策懇乞聖明洞鑒咨臣料
理以奠封疆以慰聖懷事奉聖旨貢市未完卿宜遵旨
相機經畫無失中國馭夷之體本兵重任原以才望特
簡不必又辭該部知道欽此已咨三鎮撫臣牌行三鎮
鎮臣案行三鎮道將等官遵旨行事本年正月初四日
據虜王卜石免差夷使七慶合兒氣等投本部院番書
內稱自我受封之後當遵舊規原停貢馬即應補進但
為我祖并忠順夫人所遺家事與素囊分講未明因此
遲了今稟明先進二年表馬其餘年分容我陸續恭進
等語本部院諭來夷進貢一年給雨一年之賞聽爾自

便回書去訖續據鎮道等官稟報卜石免會合素蒙
義夫人各自原巢起身來邊進貢本部院照舊規行金
各官親臨市口照分布榜示料理撫防去後今准前因
除將虜王進到番字表箋照往例易紙出邊用印回還
差官齎赴四夷館責令譯字官譯撰完備齎回本部院
復驗明白原文附卷備照外隨據虜王并各虜官遣使
齎執書稟內稱感戴皇爺天恩准嗣封爵所有原停三
十八九兩年表箋鞍馬弓矢謹先恭進其餘年分容我
陸續補貢及稱納款以來年年進貢效勞夷人年年有
陞自我祖扯力克故後三十五六七三年進貢俱以王
泉繡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督奏議 十七
封未定各家夷人通未陞賞夷衆甚是難過今羣夷見
我新襲王位恭進表馬所有連年求陞未遂者都來向
我懇說轉討陞賞乞望軍門可憐三年停陞將今開去
效勞貢市各家弟男妻妾頭目好人俱與題請陞賞以
勵後效等情該本部院查得互市以來虜酋年年乞陞
率皆量爲題請蓋緣款順日久咸以爵賞爲榮而事關
羈縻況有舊例可援但據開報夷人每枝每年不下三
四十名本部院乃詰諭來夷謂爾夷人恭順求陞固有
往例如此多開誰敢濫請夷衆稟云前者三年雖未請
陞原許後來補陞我們困苦日久人人仰望若不多陞

百五十名有負連年守約效順之心環跪哀懇不允不
退且詞極婉切苦求不已若輕易相徇後難節制本部
院乃多方難之反覆開示俾將開來夷人公同夷使再
三審酌按其的爲虜王酋長緊要必不容已者查照舊
規各量准擬求陞者如順義王卜石免下三十八年一
十一名麻刺恰榜失五尙恰失刺把兒麻恰色不克五
藍恰速木太兒合兒氣明暗善合兒氣朝合兒氣色令
合兒氣啞邦兔恰包兒賓恰失刺恰三十九年三名失
刺我白干恰哈兒得額數同會恰忠順夫人下三十八
年三名五祿耳甲備不浪本不大恰吉墨恰三十九年
吳繡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督奏議 十八
三名把拜把兒兒恰苦色兔恰班的恰都督同知素蒙
合吉下三十八年三名召兒害恰肯肯納恰合取氣倘
不浪三十九年三名刺木出木出系土录本四克不明
威將軍猛克台吉下三十八年一名三密五榜什三十
九年一名土民的耳台吉昭勇將軍冷克木台吉下三
十八年一名把兒嘛恰三十九年一名速梅兒比吉恰
龍虎將軍設刺克炭台吉下三十八年一名把布肯古
兒氣三十九年一名蒙克把兔恰那木兒台吉下三十
八年一名朝溫布三十九年一名七慶五把什擺腰把
都兒下三十八年一名胡竹害把兔兒恰三十九年一

名忽兔太恰指揮同知多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下三十八年一名江素恰三十九年一名素米著力兒把兔兒恰兀慎打兒漢台吉下三十八年一名也兒克倘不浪三十九年一名百克兒倘不浪指揮僉事把都兒台吉下三十八年一名刀兒計台吉三十九年一名七慶把什孫木兒哈不害下三十八年一名答賴台吉三十九年一名朝庫兒倘不浪波兒哈都台吉下三十八年一名擺言大恰打兒漢三十九年一名我兒的內台吉又原議小部落會長名下隔一年擬陞一夷如指揮同知委兀兒慎著力兔台吉下三十八年一名麻刺恰榜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 題晉奏議十九

三十八年一名哈兒馬台吉三十九年一名歹安兒蛇進四十年一名瓦祿太四十年一名打達戶倘不浪滿五索台吉下三十八年一名唐勿太三十九年一名白克大還近四十年一名馬祿四十年一名五什太卜彥台吉下三十八年一名猛克蛇近三十九年一名色令四十年一名蛇力太四十年一名土脉倘不浪太松阿不害下三十八年一名哈賴三十九年一名朝兔台吉四十年一名同撒四十年一名吳萬永邵卜正千戶隱克台吉下三十八年一名南木戶三十九年一名明艾倘不浪四十年一名可托氣倘不浪四十年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 題晉奏議二十

石著力兔把獨兒台吉下三十八年一名麥力良包氣其餘開來夷人省令下次進貢另議夷使倘有難色本部院力折之方各叩頭而去宣府巡撫咨開金吾將軍青把都台吉下三十八年二名長害以是昧三十九年二名猛克賴銀匠打兒汗四十年二名鐵背抽永害四十年二名頭貴與是猛磕一克哈屯下三十八年一名土木在三十九年一名可托氣四十年一名歹布四十年一名海牛耳雷龍虎將軍白洪大台吉下三十八年一名徹浪三十九年一名繩賴四十年一名擺言兒恰四十年一名海大恰指揮僉事哈不慎台吉下

年一名木戶明威將軍合羅氣把都兒台吉下三十八年一名班不賴三十九年一名太松那害四十年一名禿禿害首領四十年一名南木戶首領共八十八名求賞如願我王卜石兔下三十八年罕兔失啞不害賽啞不害二口以上男婦通共九十名口俱有貢市之勞相應酌議又據夷使單執虜王番書內稱忠順夫人雖在四十年病故今次補貢兩年俱是夫人在生恭順年分乞將原賞照舊討給本部院意忠順雖已物故今進三十八九兩年之貢乃本婦存日恭順之事也賞宜准給以慰忠魂又據忠義夫人把漢比妓龍虎將

軍兀慎台吉指揮僉事猛克台吉把兒慢台吉他兒泥
反成台吉耳六倘不浪都綱哀乞蓋朝兒計刺麻各差
夷使稟稱我們效勞封事蒙陞職級今次進貢就該各
照職級討領欽賞本部院論來夷今所貢首乃三十八
九兩年之事爾等受職在於四十一年嗣之時須待
該年進貢方敢請賞反覆詰難夷使語塞除將進貢表
箋鞍馬弓矢照例會差臣中軍副總兵戴春撫臣中
軍宣府參將吳汝珍大同參將張承恩山西署中軍事
標下把總指揮僉事張弘業代為恭進并將馬匹毛齒
應賞夷名造冊備咨禮兵二部查照外等因會稿到臣
具繕陳先生遺集卷之四 三
該臣會同總督宣大山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涂
宣府右副都御史汪大同右僉都御史石
議照北虜納款四十三年受封亦經四世以今較昔
愈久愈恭即因封停市無論西部諸酋遵禁守盟無一
敢有異志而東部自洪大等貢市久完未請欽賞數十
萬鎰散之夷帖耳聽命亦無敢有生心作反者此豈臣
等區區智力所能駕馭哉實皆賴我皇上德澤弘敷威
靈丕張之所致也所據求乞陞賞之夷皆有成規勢難
拒絕相應准從以示羈縻伏乞勅下禮兵二部再加酌
議俯將乞陞夷人麻刺恰榜失等八十八各各量授百

戶求賞夷婦罕免失啞不害等二口各准照太松阿不
害例給賞忠順夫人姑念今日之貢乃在生恭順之年
賞宜准給與各修貢虜王虜官番僧各枝夷使及進馬
未授官夷人各照節年事例一體請給分別賞資每枝
仍為請頒勅書一道順義王卜石免等一枝素囊台吉
等一枝兀慎打兒漢台吉等一枝擺腰把都兒台吉等
一枝青把都白洪大台吉等一枝永邵卜大成台吉等
一枝共六道與同欽賞表裏俱聽禮部題差光祿寺宜
齋捧至邊客臣等查照分給宴賞其忠義夫人把漢比
奴等七名口陞職賞資俟進四十一年表貢再為酌議
具繕陳先生遺集卷之四 三
上請如是則撫馭不失機宜而貢市可期永久矣為此
謹題請旨
議改靈石縣屬平陽府以石樓縣更易疏
題為晉地西北逼虜大郡關隘難割乞勅議復平陽既
要舊疆以防不測虜患以保千里生靈事據山西布按
二司會呈先蒙前巡撫山西樊都御史案驗准戶部咨
該本部題工科左給事中李揭前事又據經歷司呈
抄蒙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案驗奉都察院勘劄同前
事又蒙兩院批據靈石縣舉人王志禹等生員崔思學
等闡縣鄉民曹煦等各呈告為願復舊府以從民便等

事汾西縣生員梁應選鄉民王一魁等各呈告爲山縣
疲累等事節經會行二司行據守巡河東分守冀南道
轉行平汾二府查議前來該二司看得嘗考誌云霍山
蓋中鎮以表九州之冀又西方之美者有霍然則霍霍
其首領也平陽其胸腹也又曰平陽在平水之陽太行
橫互中條長雄黃河遠焉北由靈石入開皇中巡幸傍
汾水開道至此關險要然則霍霍其門戶也平陽其
堂奧也故以形勝言則肩背當固其不可失者一以險
隘言則肩輪當嚴其不可失者二宜平之縉紳有寧擇
河以西一縣屬汾而願還靈石以屬平也第平汾二府

吳繼森先生遺集

卷之四

雜著奏議

三

議久不決平初議以石樓易乃懼增累也既議以汾西
易其如越靈屬汾民心不順何故汾以願割靈石不必
取償之說進然揆之屬邑多寡之間平將五倍於汾而
猶衷寡益之平必不安也以故紛紛拮据迄無畫一今
據平陽議以石樓屬汾擇石樓有不厭人心者乃積逋
之王民糧也平陽認之而催擇靈石有徵解不便者乃
原派胥隸工食也布政司認之而易似亦可以相安無
言矣但二司揣之一石樓也邊糧屬汾以王民二糧屬
平不幾一縣而兩轄乎王民二糧在平陽固不憚催徵
在汾州獨不如平而至貽他日之異議乎今爲一縣計

謬謂石樓既可屬汾則錢糧不必分催蓋向在平陽未
聞爲平累而今又何以累汾也是在得人以善治之而
已至於靈石工食之改不過一轉移間事體俱便蓋朝
廷之臣子爲朝廷任使之國家之土地爲國家分治之
在我何吝之有在彼亦何擇之有總之以公心任公事
而已如此則君命與輿情其協人和偕地利俱宜將見
天棟梁嶽之尊端然御極臥龍姑射之勢展矣中凝繕
器除戎據險却南侵之虜騎帶河枕嶽開關消抗背之
胡塵未陰雨而網戶牖者不當如是耶合候本院裁酌
會題將靈石縣仍舊改屬平陽府石樓縣改屬汾州府

吳繼森先生遺集

卷之四

雜著奏議

三

各分轄二縣京邊王民糧係靈石者仍歸平陽府屬石
樓者仍歸汾州府各嚴督催徵其靈石縣原編府廳工
食等項悉照汾州府今議遵行等緣由呈詳巡撫山西
吳都御史蒙批靈石在平陽則平陽重則復其故土亦
情理之所不容已者無庸議矣但以此易彼貴得其平
在汾西則士民不願割在石樓則汾州不願受調劑得
宜務令兩郡輪心折服非藩臬司道慮之深而處之當
其何以善後而垂百世永賴之利哉事干題覆不厭咨
諏仰布政司再行按察司守巡該道從長議確速報又
蒙巡按山西監察李御史詳批分土改隸事關兩府封

疆須酌議停妥令兩府士民允服永無爭鬬方便回奏
布按二司再虛公確議以憑會題繳蒙此又經移咨分
守冀南守巡河東道再行酌議去後今准守巡河東道
署道事平陽府知府高登龍咨據平陽府申稱看得晉
地逼近諸虜而靈石實居河東之要審擇利害權衡重
輕割靈石以還河東此輿情所共見而同符者豈曰不
宜但平屬自昔稱盛汾郡新拘屬少今日之割於汾者
雖卽平之故物若割而不補匪獨施受之跡不得其平
恐與部科題覆原疏並覺謬戾故汾以爲割之便而本
府仍見以爲補之便且地方之美惡與守土者分毫無
異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晉奏議 王

者以汾王徑割平欲請補持議不一至費調劑然而事
有大利大害亦須挈彼挈此平屬多而又還其故物不
補則嫌於多取矣汾屬少而又裁其一邑徑割則亦嫌
於過讓矣今蒙本司酌議求平自是碩畫相應仍照初
詳以靈石還平而以石樓補汾封疆之重其有攸賴乎
況石樓邊餉通完僅可與靈石並駕而添設鋪舍鋪兵
之費平屬又分任其協濟之需揆之事勢卜之人情於
此別無餘畫矣獨本府謏昧無識一意擔承切虞原有
越俎之懼等因到司又准分守冀南道副使顧順咨據
汾州府申稱查得一割一補本原題之旨以地易地實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晉奏議 王

與也以靈石較石樓氣象委自雄壯然而石樓則亦不
甚惡也何也凡郡屬所首急者邊餉也王糧次之民糧
又次之今石樓邊餉每歲通完固自無累於郡其王民
之不能取盈也晉之屬邑大都類此豈獨一石樓哉至
於允補之後除錢糧不敢紛更外惟建設鋪舍及鋪兵
二項汾州府會議以爲費無所出敢不曲體仍候轉詳
允日凡平陽應協濟者卽派之平屬凡汾州應添設者
量派之汾屬庶事勢人情兩爲妥便而結局亦易易矣
等因到道會看得靈石之宜歸平陽也爲一郡之生靈
百世之安危也寧俟再議而始決哉但兩郡所爲互衡

兩平之情惟是石樓離汾遠絕汾稱不便至復願爲協
濟之說是平欲汾迹所當受而多方委曲在汾念平勢
不可卻而無已勉從若建設鋪舍之費尙不止於九百
卽云協濟一時在平陽三十五屬猶如九牛之拔一毛
添派工食之銀該二百七十有餘此係加增永遠在汾
州六七福壤何異小釜之負重山至靈石原派府廳工
食銀兩已經詳議對換若改派石樓疲困難支該縣又
將稱不願矣今議建設工費九百兩派之平陽卽給發
石樓縣查估建造鋪兵工食二百七十兩聽汾州加編
於所屬其府廳工食仍照前對換難以更議者也等緣

由具由到道看得汾州府之寧奔靈石不受石樓者爲以近便之邑易爲遠之縣山路險峻公移難通初建舖舍添設司兵費誠鉅也今平陽有願協濟之說是亦深諒汾州之苦情矣汾州因議以逐年應加鋪司之工食自行派處而以建立舖舍所估之九百金令平陽協濟本道熟思易誠既定平陽繁饒之郡何難此數百金哉若恐原估過寬寧再裁去三分之一止使平陽協濟六百金以見彼此相成始鄰於爭而終歸於讓也其對換靈石工食銀一百二十五兩四錢仍官照前議永派靈石不許異日以不屬汾而遂板加痢瘵之石樓欲以自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 二十七

大原議鋪兵工食銀二百七十兩汾州已自認派處添建舖舍銀九百兩守南道裁去三分之一止令平陽協濟六百兩其靈石原派府廳工食等銀一百二十五兩四錢石樓既稱苦累相應仍照前議對換汾陽等縣如數徵解既經覆議前來相應請乞本院再加酌議具題將靈石縣照舊歸屬平陽府石樓縣改屬汾州府協濟等項俱如守南道所議地利人和一舉而兩得之矣等緣由呈詳到臣案照先准戶部咨前事已經備行布按司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李 議照聖王之疆里天下也既度其廣輪而均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 二十八

還其故土而石樓改補汾疆以邑易邑至公至平卽部科所陳更無有加於此者矣惟是靈石既復則平陽屬戶之憂已釋而爲利甚溥石樓願受廼汾人委曲之情而其讓足多至於修建舖舍期於協濟互易工食期於相通既經司道會議妥確臣等參酌無異相應題請伏乞勅下戶部覆議上請將靈石縣照舊歸屬平陽府石樓縣改屬汾州府協濟工食等項悉如道府所議遵行庶疆域之固可使重如太山而輿情之服不下於歸如流水矣爲此謹題請旨萬歷四十三年四月初一日具題奉聖旨戶部知道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附戶部題覆

元

附戶部題覆

看得國家建置郡邑非徒分土分民而治之凡扼險控圖一郡有一郡之阻塞一邑有一邑之勝要平居則出經綸而理民事有患則扼喉吭以主兵戎所關於形勝非小所望於守令匪輕當頃議汾陞府謂汾屬少割平陽之靈石以益之壯府治也初不視爲有無近議封疆利害謂冷泉雄峙於平復平陽之故物以鞏之綱戶牖也大關係乎重輕科臣之建議永利桑梓藩墉院司之熟籌調劑民情志願至詳至順矣今議以靈石仍轄平陽儼然虎豹當關之勢以石樓

補屬汾州不失補偏益寡之謀至於添設舖舍與協濟工食等項互易坐派司道劑量適宜兩郡各以折服永爲一定章程更無異議既經撫按勘明議妥具題前來相應覆議上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山西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山西巡按御史將靈石縣照舊歸復平陽府石樓縣改屬汾州府協濟工食等項悉如司道所議派用通行府縣永久遵守庶平之舊轍得有賴於控馭而汾之新疆亦無虧其制額矣事干更屬縣邑仍咨吏部知會便於銓選矣奉聖旨是請貧宗口糧疏萬歷四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具題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晉奏議

三

題爲貧宗失所困苦堪憐循例請給口糧以資養贍事據山西布政司呈蒙臣批據慶成王府貧宗朱壽哥等告稱壽等無寡孤獨極貧失所前告比寧化等王府朱六兒等事例歲給糧銀四兩二錢今朱六兒等歲給糧銀八兩四錢壽等與伊事例相同伏乞一視同仁批查均祿等情蒙批仰布政司查報蒙此又蒙臣批據慶成陽曲西河交城山陰襄垣等王府貧宗新堞等各告稱堞等有請名未祿者有報生未名祿者俱各失所無倚顛連萬狀近觀寧化等王府朱輟哥朱六兒等盡蒙恩濟口糧堞等與伊俱出晉派孤苦相同懇乞准批查給

等情俱蒙批仰布政司查報蒙此又蒙巡按山西監察
李御史批據分巡河東道呈詳陽曲西河交城王府貧
宗朱岳管等議給口糧緣由蒙批布政司再一查議妥
確以便會題繳蒙此已經備行汾州平陽二府查勘去
後今據汾州府申據慶成王府教授所申查得貧宗朱
壽哥新堞等俱係將軍中尉之子間有父母早亡失悞
奏請名糧所以衣食無賴今查朱壽哥等四十三名先
行告九月支口糧銀三錢五分今告要全支七錢新堞
等一百一名比照朱輓哥等事例告要月支口糧銀七
錢於內啓王審驗沙汰可以資藉力能自贍者二十名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晉奏議 手
止存八十一名并前朱壽哥等四十三名共一百二十
四名口俱應月給口糧一石折銀七錢於本府王糧銀
內支給又據平陽府申據陽曲王府教授所冊報無祿
貧宗四百九十五名西河王府教授所冊報無祿貧宗
四十名又原狀無名一十九名交城王府教授所冊報
無祿貧宗五十二名山陰王府教授所冊報無祿貧宗
三十三名襄垣王府教授所冊報無祿貧宗八十四名
本府查得爲數太多不無冒濫又將各宗逐名親審擇
其近枝富厚及年力強壯可以自度與夫年幼待一
枝數人可暫均食可俟後請者悉爲汰減共計陽曲西

河交城三王府裁去二百六十名止存三百四十六名
山陰王府裁去二十名止存一十三名襄垣王府除該
府管理先已具奏并裁去共七十三名止存一十一名
委皆貧困至極顛危可憫引願望濟誠如饑渴均應照
依朱輓哥等事例每名月給口糧銀七錢於各府王糧
內關支等緣由各申詳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韓策看
得庶宗朱壽哥新堞等各因父母早亡貧乏缺費以致
耽延失悞奏請名糧衣食無賴不能過度卽今控詞謹
切告討口糧情可矜憐查有寧化等王府貧宗告討口
糧本院代表事例又經各府審驗減汰之外其遺存者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晉奏議 手
悉係天潢正派困苦至極合無請乞本院會同按院將
慶成王府貧宗朱壽哥等婦孺崔氏等共一百二十四
名口陽曲西河交城三王府貧宗朱岳管等三百四十
六名山陰王府貧宗朱淇山等一十三名襄垣王府貧
宗朱同生等一十一名俱照寧化等王府貧宗朱輓哥
等事例每名每月准給口糧一石折銀七錢於各府正
項王糧銀內支給庶養贍有賴不致失所矣等緣由呈
詳到臣案照先該前撫臣呂 魏 議將寧化等
十三王府貧宗有名無封新漑新輩等無名無祿朱輓
哥朱二哥等寡婦於氏等比照庶宗事例每名口每月

給糧一石折銀七錢於正項王糧內支給節經題行該部覆奉欽依欽遵在卷續據慶成陽曲西河交城山陰襄垣等王府貧宗朱壽哥等告前事已經批行該司查勘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李

議照國家建藩頒爵自親郡王以及將軍中尉俱有定祿至優渥矣惟是年來宗枝蕃衍奏報愆期遂有無祿極貧如慶成等王府朱壽哥等者或以擅婚私婚濫妾之子不敢請名者或以幼而無父不能請名者或已請名而家貧不能請封者與夫孀婦身無所依皆顛連困苦莫必旦夕之命夫民間鰥寡孤獨尚皆收以養濟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

知天潢之派可令其啼饑號寒而不為之處乎且以宗祿之正項濟貧宗之糊口不煩加派允宜准從既經司府審汰查議前來臣等覆覈是酌除將原來各宗花名文冊送部稽查外相應題請伏乞勅下戶部將貧宗朱壽哥等孀婦崔氏等照依新濫朱輓哥等事例每名月給米一石折銀七錢於各府正項王糧銀內支給間有事故者截日開除議擬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爲此謹題請旨

恭慶成王府奉國將軍昌封疏 萬歷四十四年四月初九日具題奉題爲宗室滕騰作姦昌頂名封竊祿多年大違祖訓懇

乞宸斷亟賜議處以重封典以彰國法事准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李 會稿據山西按察司經歷司呈承准

本司照會問得犯人侯本忠年六十歲係慶成王府輔國將軍慎劄家人狀招慎劄生長子敏涓二子敏潮萬歷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生三子奏報宗枝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賜名敏海至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敏海病故比慎劄滕騰未具喪本開除至三十一年六月初六日生四子幼名狗兒未報宗枝本忠不合不行勸諫致慎劄將狗兒昌頂敏海御名至三十四年四月內滕授封奉國將軍玉冊證彼時在官年長新運慎劄慎鑒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

與先存後故新壘慎鑒不行舉首之尹云任教授裴希尹先存後故書識汪詔不行稽查以致狗兒滕頂名封昌支過祿銀一百七十一兩四錢一分四釐八毫慎劄先在官今脫逃弟慎鑒不甘將情狀赴布政司告批仰汾州府查報蒙本府牌仰汾陽縣故滕教授啓王查得玉牒冊內開輔國將軍慎劄子三位第一子敏涓二子敏潮俱係見在三子敏海萬歷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所生萬歷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賜名萬歷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授封奉國將軍已經病故多年未具喪本今據慎鑒親筆揭稱敏海於萬歷二十六年三月十

一日病故狗兒未報宗枝於萬歷三十一年六月初六日所生今黏帖在卷況冊載敏海至今二十六歲狗兒面貌不過十餘歲昌頂昭然從實備由牒呈到縣該本縣張知縣研審明白將本忠問擬不應杖罪慎錫啓王墩戒招解本府轉申本司仍擬本忠前罪慎錫照例參處具招通呈蒙巡撫吳都御史詳批方今宗祿昌濫民力益凋而不可支欺公者倖免何以示懲第五保通同爲姦法當併參仰司提審明白詳奪巡按李御史詳批慎錫以生頂死冒領宗糧上悖祖制下耗民膏姦尤異常法應參處按察司確審詳報蒙二司案行本府牌仰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 三

本縣該張知縣故牒該府教授啓王知會查得輔國將軍慎錫於萬歷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爲第三子敏海具本請封本內互保府長新墾新墾慎錫慎鑑等名又查得管糧人役汪詔於萬歷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病故經承教授裴希尹於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離任府長鎮國將軍新墾於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故絕輔國將軍慎鑑於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病故等緣由回文到縣聽審問慎錫在官家人曹順不合不行勸阻致慎錫畏罪潛藏不官該張知縣將本忠等研審明白問擬本忠併曹順俱不應杖罪慎錫參處

府長新墾慎錫慎鑑不行舉首墩戒具招申解本府劉知府招解山西布按二司該布政司招呈巡撫吳都御史詳批事干題參仰按察司覆審報該本司署印宋右丞議覆審與前無異看得宗藩各封爵祿乃朝廷奉天法祖制取親親之大柄庸敢以詐冒干之慎錫以天亡三千敏海請得之名輒冒爲後生未明四子狗兒之有欺罔昌竊業不容於三尺矣況得名而亡者已經八年之後而仍朦得奉國將軍之封昌名而生者未有一字之上聞而坐享朦封故兄之爵秩食祿共一十五季昌更銀一百七十一兩則富貴不必操柄於朝廷而制命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 三

可據於孽豎尙復有天日法紀哉且今國訕民窮司計凜凜不億之宗姓常祿尙苦不給而又豈堪此輩之耗濫耶查得名例內開弘治年間鍾鏐等重出領狀昌支官糧奉旨革去祿米十分之二又查得宗藩要例款開朦朧昌請名封者本宗參降爵級保勘宗室罰革祿米慎錫以名例革去祿米十分之二則不止重出領狀據要例參降爵級恐彼之昌請名封尙謂其人在而昌濫者事猶時或有之耳此之昌濫封爵則所請者死不應封而頂封者生未嘗請其攘君權而姦天憲尤爲從來之未有矣似應斟酌往例從重參處以戒宗人之不法

而罔上者原保新塗慎鈺慎鑒通同爲姦不行舉首應
照要例參革祿米侯本忠曹順不行阻諫各杖九宜將
本忠等仍問前罪參照慶成王府輔國將軍慎劄忝列
宗枝大違祖訓恣養養之私欲敢矯誣而冥行以存頂
亡名器惟其草竊將賤作貴福祿不自皇錫欺君無禮
盡國不忠願國將軍新塗輔國將軍慎鈺慎鑒身爲府
長親枝通敢通同作弊俱應一併參處等因呈詳到職
除犯人侯本忠等批行發落外合行會參等因會稿到
臣該臣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李○參照慶成王
府輔國將軍慎劄忝列天潢行蔑祖訓亡子不報開除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撫晉奏議
已蓄昌祿之姦謀幼男呂頂名封敢肆饕餮之狡計將
軍乃朝廷之名爵朦朧潛竊八年罪莫大於欺君宗祿
乃萬姓之脂膏許支數幾二百姦實深於蠹國欺公玩
法莫此爲甚及今不懲將何極律之名例應革宗糧
據其要例應降爵級既干天憲法宜參治鎮國將軍新
塗輔國將軍慎鈺慎鑒均係府長保結庇姦輕國法若
弁髦視要例如故紙通同翫法應合併參除狗兒昌支
祿糧照數查追脫逃慎鈺另行提結外伏乞勅下禮部
將慎劄等重加參治覆議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爲此
謹題請旨

年終薦舉監司官員疏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十五
日具題
題爲循例年終薦舉監司官員事查舊例兵備等官
每歲秋冬兩防畢年終總爲一疏該臣會同督臣甄別
具題今照萬曆四十二年歲終其該年互市未經議開
所據撫兩防在事監司守巡兵備等官例應題敘臣
會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涂
謹據實爲我皇上陳之訪得鳳平兵備道右布政使兼
食事閩士選岳立淵停品格風馳電掣才情大法小廉
內安外攘苛嵐兵備道右參政兼僉事李從心材游八
面之鋒器函九牛之鼎籌行虎帳績著龍沙分巡帶管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撫晉奏議
分守冀南道右參政兼僉事房楠秉憲凜凜風裁談兵
森森武庫望隆鎮鑰品重鼎彝寧武兵備道副使郭尙
友才優撰文奮武力裕遺大拔艱冰玉操修斗山品格
分守冀寧道右參議王孟震峻節千霜翠柏晴
明珠品望亭亭丰猷赫赫以上諸臣悉於秋冬兩
禱內巡南舊雖不與兩防而房楠代攝守南練兵勸備
克效勤勞相應一體薦揚以備擢用又查得山西布政
使司左布政使韓策長材經文緯武貞操璞玉渾金功
高保釐望隆節鉞糧儲屯田道右參政朱思明矯節嚴
霜並皎鍊猷迅電交馳萬戶恩流三軍惠洽以上二臣

雖無兵防之責然總理錢穀三鎮邊儲皆賴程督例應併薦內韓策昔居銓郎以忤權外補郵翔藩臬淹抑歲時尤宜參酌物望亟昇專閭之寄以需大用者也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閭士選等與朱思明俱紀錄擢用韓策遇巡撫員缺推用庶監司競勸而邊政益修矣為此謹題請旨

年終舉刺武職官員疏
萬歷四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具題

題為遵例年終舉刺武職官員事查舊例每歲秋冬兩防畢年終將所屬武職等官該臣會同督臣甄別具題今照萬歷四十二年歲終其該年互市未經議開所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晉奏議

元

據練兵修守各將領備行司道關報到臣覆加甄核例應舉刺以示勸懲臣會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涂謹據為我皇上陳之訪得中路營管參將事副總兵張大經丰儀魁岸騎射優長撫軍無異保嬰持已儼如捧玉北樓營管參將事副總兵王師吉風雷氣槩水玉操持調發掌上皆兵叱咤目中無虜太原營參將勝國相挺挺正氣赴赴雄軀慈廉部伍懷恩爽朗節旄堪授西路參將劉光祚翼翼小心桓桓大略練卒千羣鐵甲飭邊四塞金湯三關遊擊張安報國心雄談兵略遠對壘身經矢石摧鋒誓殄腥羶山西

都司掌印謝弘儀丰姿王潤探履水清運籌智有勝兵振甲目無強虜都司僉書姚世卿心凜持盈節甘茹苦畫策軍中借箸投醪部下生春平劑關守備周弘祚曉暢輜鈴閑習弓馬掄才足備緩急剔蠹力絕侵漁八角堡守備李時方丰神聳秀意氣軒昂防邊刁斗常鳴愛卒脂膏不染偏關守備韓奉乾捧壁其守聚米其籌奉公桑土惟周勸伍貌貅頭整水泉營守備王秉忠膽氣絕雄機權更裕馭虜緜緜在手恤士隸給傾心草檄山守備馬炯祕探黃石鋒淬青洋乘墉令肅防維拊士身同甘苦汾州營守備王文傑守慎四知才精百鍊健翻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晉奏議

早

秋風並奮惠心冬日同溫神池堡守備楊茂都丰神秀朗機智沉潛清修表出行勇脫克稱將選標兵營守備吳重陽丰標俊整武略優閑提塘久著勤勞飭旅可期遠大肯嵐營守備李國柱幹才縝密器識老成任事能理劇解紛臨戎堪折衝禦侮以上諸臣才品固云不同而練兵修守均於疆圉有裨所當薦揚以示激勵者也又訪得北樓守備張以京華世胄用度奢侈遂致嗜利若渴因而荒塞難堪始猶借債以還債終則見金而不見人如小石口各軍應還借支餉餉本色米價該銀一百三十兩久貯在中軍鄭武英處本官以債逼

之急向鄭武英借而用之雖那借官銀勢必償還而宣
銀豈堪那借乎其署廣武守備也見驛軍領春夏二季
銀四百四十五兩即欲指稱使費扣銀七十八兩以還
京債押令隊長白合高現等交迭及被驛軍張住具狀
要告方令防守黃猷爲彼趕回雖銀未全得而驛軍銀
豈應扣剋乎至於向中軍費必顯借銀十兩把總曹惟
誠借銀十兩防守黃猷借銀十兩把總胡桂借銀十兩
張惟屏借銀五兩文燦借銀十兩皆非各官之情願下
而至於借及軍議張元卿銀五兩則又卑汚之甚者也
百草溝口軍不在本口居住該道查究把總胡桂追餉
吳繼棟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 聖
題官該銀二十五兩本官竟取而用之除議張林范只
中可証也取梭布百疋爲小石跟來軍伴半件更換自
衣爲守孝之用已扣廣武軍月糧二十五兩作還布帳
矣竟勒不給則布行龍尙仁與取布旗牌董四可証也
假革冗役孫世龍孫伏岩周恩等六十三名復攢送銀
三十餘兩即爲收用則尹進之過送有據假小飯下程
而斂取黃猷公費銀二十兩則傳得臣之取送可憑假
占小馬軍齊萬庫王仲祿等二十名每月交料草銀八
錢尹汝相爲之收交派採柴軍人秦世才武告等三十
名每月交柴價銀三錢王明爲之催收假管工昌破而

嚇趙賓銀五兩假軍人殘疾而嚇李虎子銀五兩假修
河而嚇石匠黃廷賓等常例銀十兩皆恐嚇之賊將小
石倒馬軍人張汝淮小張賓等馬已買完而不行解驗
各索銀一兩皆求索之實總之本官所管軍止六百本
爲有限之軍而本官所修費則百端難以遂其無涯之
欲即其耽耽虎視惟賄之是求而冀窮軍會命之閔
恤在彼身家之計固爲刮肉以醫瘡而授柄於若人何
異以狸而守鼠竊恐守備終非可完京債之官小石亦
非可久爲彼還多債之地所當革任回衛以儆官邪者
也伏乞勒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張
吳繼棟先生遺集卷之四 撫晉奏議 聖
大綱等分別叙錄張華任回衛庶勸懲昭明而將
更咸思奮勵矣爲此謹題請旨
議薦將材疏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具題
題爲議薦將材以備擢用事查先准兵部咨該本部
各邊缺多人少合候命下移咨督撫衙門會行巡按御
史各將所屬衛所指揮鎮撫千把總等官加意諏訪年
終酌量奏薦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通行欽遵外今
照萬曆四十二年已終備行各司道博訪去後今據開
報前來臣覆加精覈援其尤者會同總督宣大山西軍
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涂謹疏名以聞除正兵營

千總宣府右衛冠帶總旗趙天祚臣標下頭司把總太原右衛納級指揮僉事張弘業二司把總太原左衛指揮僉事袁棟標下旗鼓太原左衛百戶趙秉禮太原營中軍太原左衛指揮僉事陳繼文正兵營旗鼓太原右衛武舉署所鎮撫王希葛水泉紅門防守保德所千戶王維城奇兵營中軍原任守備鎮西衛會中武舉郭世藩太原營千總太原右衛武舉周俊都司舊營中軍太原右衛指揮同知李元勳潞州衛指揮僉事唐紹周太原右衛指揮僉事王乾元平陽衛中軍管操原任守備蒲州所指揮僉事婁弘業岢嵐道中軍太原右衛指揮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撫晉奏議聖訓

使盧晰三岔堡防守偏頭所署所鎮撫張良才東路營中軍延安衛百戶蕭伸西路營中軍綏德衛武舉百戶李登龍以上各官俱經三薦之上賢能久著應聽該部酌量推用不敢復贅外訪得太原營千總太原右衛正千戶沈應乾襟期遠大器宇軒翺砥礪恒堅一心折衝堪寄千里潞州衛操捕中軍指揮同知鄭其心貌如冠玉技擅承嗣管操訓練有方巡緝勤勞無擾屬平道中軍西安前衛鎮撫石在廊指揮氣壯調度謀多風猷帳下推先武略行間獨步寧武道中軍寧武所試百戶劉光輝貌類儒流智藏武庫簡閱威生甲冑傳宣色動旌

旗正兵營千總寧化所副千戶廖棟矯健力可追風醇謹心同數馬傳宣久效專閫堪膺樺林堡操守太原前衛正千戶張應龍丰儀凝峻志操堅貞緒垣績茂金塘簡乘威生壁壘標兵營千總八角所百戶張自強度雅能文謀多善斷百務經畫就理三軍愛戴協心東路營千總振武衛納級指揮僉事吳學恭儀容俊偉意氣深沉詰戎令肅秋霜拊士恩同春雨中路營中軍振武衛指揮同知李國勳驍健可挽六鈞顏悟貞窮三略汗血初步遠駕可期臣標下提塘武舉官張茂勳翩翩脫穎之資磊磊請纓之志捍禦畢謀傳檄盡瘁振武衛掌印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撫晉奏議聖訓

指揮僉事趙永恩秀雅丰標端嚴操履更有應變之才可備折衝之用北樓營把總平陽衛納級鎮撫陰眷風閑豹略早奮龍驤撫卒甘苦與同勵節錙銖無染以上各官在沈應乾鄭其心石在廊劉光輝廖棟張應龍俱宜於衛邊在張自強吳學恭李國勳張茂勳趙永恩陰眷俱宜於次衛雖大將偏裨預難定擬要皆武弁之良堪當一面之寄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沈應乾等并前薦趙天祚等次第推用庶參材畢奮而邊務有裨矣為此謹題請旨

增廣與解額疏 舊歷四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具題

題爲熙朝文運日新山右解額獨狹謹比例求增以廣收羅以光聖治事准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潘 會稽

據提學副使南居益詳稱三晉唐虞舊國并冀名區鴻碩代生未易悉數與各省直并視中原而制額僅僅六十五人異時不及河南山東猶得額頭陝省今陝之額且得請而增矣晉猶然故局不得一霑廣厲之恩則晉地不隘於諸省晉文之華茂後先相映跨絕一時以本道考校所至卽僻郡小邑未嘗不多英彥已酉壬子兩科以備卷中乙榜者每科多至百有餘人當盛世右文而使人懷不平國有遺材職所爲惓惓鬱結而願效於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晉奏議

聖主

上者也大比時迫懇爲允題早賜增額等因到職會稿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潘 看得科目之多寡視人文之盛衰三晉雖僻處山右然自有史冊以來其間懷瑾握瑜以文章事業赫奕當年彪炳不朽後先載藉班班可考者姑無論卽國朝大儒名臣如薛文清之理學周文端之稱純臣王恭襄之總制三邊韓忠定之歷事三朝王文端之忠貞直亮居然大臣風夫孰非由賢書起家則晉之人才莫盛於當代與吳楚閩越齊魯燕趙頡頏久矣獨鄉場爲士人進身之階制科之初其數偶限于額遂相沿不變上之不能如江浙

之數次之且不及山東河南之額甚且秦晉爲兄弟之邦查壬辰辛丑等科以來會試登第者晉固多于秦數十人則晉才實勝今秦額壬子已加五人矣夫獨何靳于晉又何性翩翩多士共爲扼腕不平哉臣等入晉以親視蟋蟀之遺風慕龍門之舊址思文治武功皇皇簡書則興賢育才以人事君臣子第一義正欲以請額入告又經該道查議前來茲按臣入境舊案如山且未暇料理而先以此請知賓興屆期衆心之所屬望甚切此舉非徒憐才實係缺典義難緘默耳況學臣南居益雅意造士敦教有方衡鑒所及下自成蹊鵬起鵬奮文運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四

撫晉奏議

聖主

益昌者正在此時又況正榜僅若而人而乙榜所遺每兩倍之孫山之外那堪朋足君相造命誰任其辜一增益而可補造化之不逮者亦正在此時故不敢不煩瀆于聖慈之前伏乞勅下禮部查晉之人文果盛此後鄉場取士或如山東河南之數或姑照陝西新額量加五名著爲功令於以擴滿天之網廣收俊彥庶無負多士而所興起文運以文事振武功者其澤無量矣臣等無任翹企待命之至爲此謹題請旨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四 終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晉奏議原本

六世從孫廷相同男昇猷編
崇仁後學歐陽健校閱

疏一十六篇

絳縣知縣調補汾陽知縣疏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具題

題爲重地首邑正官久缺酌議就近調補以安民生事

據山西布按二司會呈該布政司蒙臣批據分守冀南

道副使兼右叅議顧頤呈據汾州府申稱汾陽縣知縣

張國瑞自去年十一月內陞兵部主事離任彼時本府

同知王維祐署理縣事今奉文委修貢院又值于通判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撫晉奏議一

告病張推官公出暫委教授郭郊署印本官兢兢看守

倉庫雖無過舉而縣大事繁久稱難治懸缺半載未補

諸務壅積伏乞就近調補庶於地方有裨等因到道該

本道看得汾陽縣爲附廓巖邑宗室浩繁軍民器稅

糧額重寇盜時發非甲科之精明才力卓冠流品者鮮

克勝其任而愉快今知縣張國瑞陞任半載尙未銓除

一時署印乏官縣事廢積爲地方計似當就近調補本

道近攝河東道印務查得絳縣知縣張九賢秋水爲礎

嚴霜挺幹肺石片言立解彈丸四野生春任方數月頌

騰萬口處此下邑未免惠澤有限似應調移汾陽以展

其才奪其逸而予之以勞蓋爲地方計非爲本官計也

等因蒙批仰布政司覆查報蒙此又據經歷司呈抄蒙

巡按山西監察潘御史憲牌同前事仰司呈堂卽會按

察司酌議果否應調具文報院以便會題蒙批該本司

左布政使韓策會同署按察司印右布政使馬拯看得

汾陽乃附廓首縣宗室布列軍民錯雜最難治目今

久缺正官文移乖舛諸務廢弛若候六月大選新官命

下之後勢必過家往返遷延更復數月其釀患於地方

可勝言哉該道目擊時艱查議絳縣知縣張九賢堪以

調補爲照本官炯炯明珠照乘恢恢利刃發矧彈丸之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撫晉奏議二

區未能展其驥足繁劇之任庶克罄其鴻猷若今調補

汾陽縣其於爲地擇人量材器使之道一舉而兩得矣

相應請乞本院裁酌會題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

按山西監察御史潘議照民生休育係司牧之得

人政務興廢在長吏之無曠汾陽縣設居府治素號衝

繁懸缺已逾半載俟補不無耽延且恐多艱之地亦非

筮仕之初所能立辨者查得絳縣知縣張九賢甲第並

英丁年發軔才裕批郤導窾器堪遺大投艱若羈馭兩

之區似難竟其鴻抱改調盤錯之任庶可展平牛刀誠

一就近轉移間不惟人與地宜且朝發夕至萬姓立登

衽席之安矣既經司道會議前來又該臣等覆覈無異
相應題請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
謬將絳縣知縣張九賢調補汾陽縣速令到任管事所
遺絳縣員缺另行銓補庶綏治得人而民生有賴矣爲
此謹題請旨

樺林堡陽方口添設守備疏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具題

題爲秋防事竣巡歷已周摘陳備邊緊要事務懇乞聖
明採納以裨疆場事據岢嵐兵備道右叅政兼僉事李
從心呈據西路管糧同知馮國禎呈稱查得樺林堡分
管邊垣四十六里中有關河等口六處可通大舉山羊
泉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晉奏議三

等口六處可通零竊至爲衝險而以一操守當之誠難
肩鉅守備官不可不設矣相應將樺林堡原邊自刁窩
甯起至寺前墩止計長四十六里邊腹墩臺二十五座
又偏關守備原管河口至刁窩甯天險河邊三十里墩
臺九座俱改屬新設守備管理聽西路叅將節制仍於
老牛灣迤西建小官廩一所令樺林守備下中軍把總
輪流量帶馬步軍丁協同墩軍防範尤爲萬全之策應
加兵馬原議於西路援兵營改撥軍五十名馬一十五
匹偏關守備營改撥軍一百五十名馬二十五匹連本
堡舊軍三百名馬一十一匹共軍五百名馬五十四匹月糧

料草照舊於戶部分司支顧不出經制之數再將偏關
守備界原額守墩防河輪班官軍內春班改撥寧化所
班軍五十名冬班改撥太原左衛班軍五十名協守墩
隘其偏關守備營每年冰結撥營軍二百二十餘名在
樺林邊界守禦大約三箇餘月共支行糧銀七十餘兩
今既偏關守備營軍馬改撥樺林新備其防河事宜自
當責令樺林馬軍就近防守前項行糧似屬節省以充
軍餉之需至於新備每月該廩給銀三兩紙紅銀一兩
六錢六分於西盈庫支給公費銀五兩行布政司添給
照例加添中軍一員把總一員中軍每月該廩給銀二
兩一錢紙紅銀五錢除將原裁操守廩給紙紅改給中
軍支顧外每月尙少紙紅銀二錢并把總官每月該廩
給銀二兩一錢俱於西盈庫支給以上公費廩給紙紅
遇閏加給等因又據寧武兵備道副使郭尙友呈據中
路管糧同知邵建封呈稱查得陽方口乃中路咽喉亟
爲衝要添設守備以資防禦誠於邊備有裨及查本口
邊界東接盤道梁西至神池沿長四十里零四十五丈
原屬寧武守備管轄今添新備割去營兵自應調停分
撥獨是盤道梁邊長兵寡較別城獨多八里似涉偏苦
就此量軍度地合將寧武原邊自圪圪確起東至朔寧

堡迤西止計長二十八里改屬新備其朔寧堡迤東起至鴈窩梁止接添盤道梁邊八里共二十里零四十五丈仍屬寧武守備一應墩臺及貼防班軍各依原派名數守堵此酌之人情地里所其繁於矩者也其守備驍中路參將節制駐劄衙宇該口原有公館可以暫居俟來歲將本營步軍權免一季邊工從便修理無煩經費本備每月應給原給銀三兩公費銀三兩赴布政司紙紅銀二兩五錢於萬億倉各領支遇閏加給自備戰馬三匹額支料草隨任開收應設中軍官一員把總官一員加添兵馬原議於寧武營改撥軍一百五十名馬五

吳繼森先生遺集 卷之五 題旨奏議 五

十匹神池營改撥軍一百五十名馬五匹連本口舊軍三百五十名通共軍六百五十名馬一百匹月糧料草照舊於戶部分司支給不出經制等緣由呈詳各道覆查相同轉呈到臣據此案照先准總督軍門咨准兵部咨該臣題前事該本部覆奉欽依備咨轉行前來煩將款開事宜查照遵行內添設守備事關增置仍會同督按衙門再加酌議并擬責任具題施行准此已經備行岢嵐寧武二道覆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涂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潘 議照防邊良策扼險為要蓋國之有

險猶身之有咽喉家之有牖戶也故先朝禦邊之臣每相其山川審其地勢籌度賊寇何路而來何路而去於其往來必由之徑屯集厚兵嬰險拒敵則虜騎雖暴不能深入以蹂躪我內地矣今之樺林堡陽方口即胡虜入寇必由之路要害之區也乃守禦之官止一操防官昇兵寡既無濟於緩急職微權輕又難責以折衝是以臣於秋防博採條議加添守備謬為未雨綢繆之圖羣真疆圉之計據今各道覆議軍馬撥於各營不出經制糧草取於舊有無煩內帑儼然增一保障似於邊防有裨相應懇請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樺林堡陽方

吳繼森先生遺集 卷之五 題旨奏議 六

口各添設守備一員其合用軍馬月糧料草及各備分營邊隘應設中軍把總與夫庫給公費紙紅衙宇等項悉如各道所議派管領支議擬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庶兵有必勝之形餉無出額之費其於據險禦邊不無裨萬一矣為此謹題請旨

請催京運疏 萬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具題

題為邊餉匱乏已極貧軍枵腹可虞懇乞聖明亟發京運以濟燃眉事據山西布政司呈蒙臣批據代州申崇總理山西糧儲戶部員外郎陳陞案驗據各營衛所投到五六月分本折糧銀五萬餘兩又准岢嵐道差官會

領四十一一年四十二年四十三分撫賞窮夷等銀五萬兩總計用銀十萬有奇每據委官環門泣告奈庫藏主客銀兩蕭然如洗何以應之查得京運銀兩自萬歷三十八年起至四十二年止迭欠已題未發年例銀共三十一萬一千九百四十八兩四錢六分零又迭欠三十四年起三十六年止補發河東運司議減鹽課已題未發銀三萬八千兩又三十七年起四十二年止未題補發河東運司鹽課銀九萬六千兩以上迭欠已題未題銀共四十四萬五千九百四十八兩四錢六分零及晉太原等府各屬州縣拖欠民運銀兩自萬歷三十八年

集 172—584

集 172—584

集 172—584

集 172—584

集 172—584

因案行到州具申照詳蒙批軍餉匱乏極矣除京運另催外仰布政司將拖欠民運勒限催解或別議救急之策恐京運不能卒至而脫巾之呼可虞也緣案此該本司查得三關兵馬原有定數京運民運各有定額有是兵即有是餉一月無餉則第二三月無餉則極三四月無餉則有不可言者矣邇年京運不至專靠民運民運不繼暫行那借萬歷四十年借銀六萬九千兩四十一

集 172—584

集 172—584

集 172—584

集 172—584

集 172—584

政使兼僉事關士選呈准管糧員外郎陳陞手本請催
迭欠本鎮已題未發京運年例銀兩及呈送委官呂夾
領等前來已經給咨各官赴部找領去後今據前因該
臣議照國事在戎兵額在食故足兵必先於足食有備
乃可以無患山西鎮歲額軍餉五十餘萬半取給於民
運半仰給於京帑計口投食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
之出原無贏餘分毫不容缺者茲查民運自三十八年
至四十二年以閩省總計俱完及九分之上節年拖欠
止五萬餘耳且布政司借解已浮欠數矣所賴以接濟
者全在京運乃迭欠未發至四十四萬五千九百餘兩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九

雖經差官赴部守催杳無消息目今軍士五六兩月糧
銀無措萬口嗷嗷轉盼七月又臨憑何支給而大市刻
期應領撫賞又紛紛告急於餉臣矣夫三關逼臨虜巢
全在荷戈之卒奮其死力以折衝禦侮乃今日缺餉明
日啼饑口之不糊敵於何禦況此輩天性兇悍一日焦
唇沸肝如饑豺狼必至咆哮橫噬先臣有言不患比虜
之犯順而患邊軍之解體良有見也此番景象較前不
同將來必踵順天臺頭營軍之故智萬一時事決裂墜
膊何及哉臣非不仰體內帑空虛司計之臣日夜蒿憂
而不足此際艱危之狀如溺如焚安敢泄泄然不以入

告君父乎除拖欠民運銀已檄行布政司嚴督所屬印
糧官上緊催徵解運設法策應目前外所有未發年例
銀兩既經司餉各官屢呈催請良非得已伏乞勅下戶
部將前節年迭欠年例銀四十四萬五千九百四十八
兩四錢六分零內已題未發者速行給發未經題請者
早爲題解庶邊軍蘇例惡之苦疆場無意外之虞矣爲
此謹題請旨

申救言官疏

萬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具題

題爲懇乞聖明益隆至孝優容狂直以全萬億盛美事
臣竊聞自古堯藻而王者莫不以孝治天下仁育羣生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十

爲當務然未有如聖明五倫全萃於一身道法垂則於
千古如今日者也我皇上水木深恩根於天性夙夜虔
劬以奉聖母者如彼而聖母升遐之後几筵楮楠之念
悽愴篤摯以追述慈寧者又如此孺慕真心隨注隨滿
卽孝卽仁發而爲百姓之賑養又擴而爲橋梁之修理
則湛恩汪濊蘇瘵起溺又如斯之不匱矣邇以張差顛
逆震聞紫極我皇上下召百官中集皇太子皇長孫聚
順一堂披襟相示而羣喜起之官寮締風雲之勝會萬
種孝治精誠千端顧復念慮傾倒而流諸肺肝滲漉而
入人肌髓無論躬領王言者權舞而不倦卽遙聞天語

之春溫者爭傳播而不已聖孝洋溢樹之風聲照之彝
鼎何間中國又何間蠻貊也臣遠處邊隅巡聽徽美舉
手加額呼祝無量仰繹皇上五倫之訓而芹曝之恩尤
有深望焉夫五倫之首內則父子外則君臣我皇上雍
容黻展之上恬愉骨肉之間聯聖子決文孫攬手牽衣
披情見懷以襲慶續服之孝德培宗社根本之洪圖猗
歟休哉止慈之極蔑以加矣伏念言臣劉光復於皇上
有手足之視亦五倫中小肢節也聖孝無疆卽匹夫匹
婦不以傷和臣如光復其高聲驚憚責以狂吠於法尤
當而綱之固圉則於堂簾一體之誼乾坤涵育之量當

吳繼琛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

十二

必有惻然於聖心而計在孝治天下者不忍秦越視之
矣臣讀古載籍以愚慙稱者史不絕書如碎首如攀檻
如牽裾解衣如焚麻斷臂如青蒲流涕如白馬繩愆真
可縷舉非有天覆海容之帝度曷納逆心忤耳之慙臣
非有曉口掉舌之鳴噪曷顯轉圜止輦之洪慈王聖則
臣直自古已然矣咬咬光復未足深尤而胡不可宥其
狂躁以宏翁受之冲襟全聖德之盛美也且我皇上又
曲體皇太子懇免無辜已議赦及馬三道矣馬三道特
么麼之夫刑餘之賤尙蒙俯允皇太子矜哀之請而推
恩不厭廣又胡難於併寬光復之縲紲還言官之圭組

也天地冲融無連日之靈怒海澗藏納鮮有棄之潰流
懇乞聖明板心宇覆大拓孝慈優容光復以全懿美則
幽如慈靈在天益鑒無窮之舜孝昇如臣工在下益霑
不涸之堯仁近如聖子文孫之在臚益沐啓佑之文慈
遠而遐陬僻壤之民益頌解網之湯德庶幾全美丕顯
於當年而純禰直匏乎三代矣臣於光復素無一面之
交其寵疎愚慙罪誠有之至其生平所學孤忠自許亦
有足鑒者皇上慈仁浩蕩赦此懇忠更足點綴國家休
美璀璨史官筆乘而萬代瞻仰在此舉矣臣不勝戰慄
激切之至爲此謹題請旨

吳繼琛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

十二

糾劾不職有司疏

題

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八日具

題爲糾劾不職有司以肅吏治以安民生事准巡按山
西等處監察御史萬 會稟職聞之語曰國依於民
民依於令又曰縣官漫漫怨死者半故令好澹而花封
之臥犬不驚令好糴而春野之耕犢亦罷狐兔橫縱鴈
鴻離落誰實司牧爲民之梗職卽瓜期已屆諠不敢以
耳目聞見之眞令不肖有司盤據一日荼毒一日也等
因會稟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萬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潘 據實爲皇上言之訪得
臨汾縣知縣張 賦性鄙瑣行事乖張暮年博第溫

飽早愧科名遭地吮血齟齬久于物議腹心付之門書
權衆持而不收牙爪任以快阜令已弛而難駁門以內
暮投夜遞同眠騰貓鼠之譏門以外士誦民愁欲去與
黍禾之嘆當其執藩司批文赴鹽臣考滿之日自知弗
之可愛昧已欺人刺刺誇功於三年作令爲百姓拮据
之苦又思餽之必破捲人遮已哓哓卸過於兩邑爭水
被鄉紳陷害之情鹽臣聽其言而訝之竊嘆所聞不如
所見徑行藩司停止給由無何告病改教之文至矣其
中謬戾不可殫述所可駭者有在臨汾度日如年度三
年如三百年之說夫臨汾土沃民饒賦給糧足固所稱
泉繇陳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 十三

此及查所諮詢實錄衙查訪單穢狀盈楮則又毗裂變
豎若旦夕不可留者隨行道府將過付用事書吏張雲
鵬安良忠王承翰門子劉定國快手賈一元茹得勝張
守官鄭良臣等密拏解審各犯俛首供稱其事自有下
落今諸靈之勘局漸結本官之過惡愈不可文矣初到
任虛張告示停革監生吏役起解錢糧令大戶自收自
解監生因加論等二十餘人盛載筐篋連名稱謝收綾
段綢一十六疋銀杯盤一十二副執帖收進者門子劉
定國可問也又每月濫准詞狀凡遇初二十六放告之
期不下三四十紙無論事之輕重大小一槩罰銀二三
泉繇陳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 十四

晉之善地也苦何求而不足輒爲此言不知山谷茹土
糗草之邑亦平陽郡屬相去不啻霄壤孟浪種種語何
所迫出鹽臣亦置之以俟按部驗民情實與論功之未
晚比入其境而本官翩翩迎道左矣候講學矣倏入倏
出已令人驚詫其行藏爲鬼爲蜮復當堂漫陳其休病
衆皆考察彼獨高以鹽臣不覺慨然嘆曰令其風耶癩
耶病狂喪心耶因思前有添設公用器物以革陋規一
議無意中檢所擬用甌盤椅卓諸物絕不相象其字號
猶註坊里非如所稱縣置者乃知賈狗懸羊盜鈴掩耳
欺世獵名殊不慙惡其平日粗莽矯鄙之行徑大率如

債不得掩矣宗室慎銑與朱野樓告爭家財本官審理
令張雲鵬傳遞消息嚇要銀三百兩過送之雲鵬得三
十兩劉定國止得三兩原詞慎銑其明證也宗室知燕
與慎銑爭債歐傷管理申府批縣差賈一元拘拿各慌
送銀至籍本官知風止收知燕銀五百兩慎銑三百兩
未收見知王世福等其確證也圍圖以羈有罪曹登雲
等百餘人波累罰穀何妨少緩須俟其辦納胡爲蘇
御史到則縱之出去則復招之入乎乃被訪之衙憲張
治國攜倡暢飲何獨不禁在登雲等悉若鬼門在治國
輩歡若樂園怨聲載道倉老人許件娃錢能等固其看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五
守嗟嘆之人也朝覲自有常費科派幫貼明禁亦極森
嚴少知自好者謂宜刻勵節約共釐夙弊胡爲當四十
年冬賸借入櫃每櫃要銀三十兩乎乃果拘之腹書張
雲鵬封啟交納肆無忌憚其紅票毀之水火其白銀納
之囊篋包陪賣產大戶郭洪字王狗娃等固其剗補辦
交之人也徵收錢糧火耗歷有禁革本官自三十九年
徵至四十二年共銀十四萬五千三百餘兩每兩索耗
五分計入私炭者七千餘兩矣大戶劉根兒宋管兒經
手兌納分毫國無虛稅也若慮家火令甲禁擾坊長前
守查縣庫貯有無礙銀八百兩以三百兩置辦本官止

付工吏韓玉等一百三十兩半用復派申爲已功反居
之而不疑焉所餘四百餘兩陸續支銷庫書荀書言經
手收放逐款皆有實據也編審大戶每三年止摘三百
餘名應役本官且摘至一千二百餘名求脫者趙一亭
逆狗子賈醜醜等七百餘名每名要銀三十兩張雲鵬
過送董元等可證以戶口爲市利所漁獵蓋不可數計
矣臺送椅卓至本籍延安府地方道亦云遠本官乃拉
起里夫毫不給費任負者段三鄧承選等四十餘名或
卓盒三十或裹酒百鐔絡繹載道催撥有票護送有人
以里甲俱夫役怨詈殆不忍耳聞矣至於閉門之後後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五
堂問理愈肆狼吞日每六七狀狀每十數金喬嚙以失
火要三十元孟周以人命要五百王紹業代送局面又
一新矣若聽張國泰之票挾禍大戶益張虎噬尉邦義
等人櫃一百六十兩李登選等人櫃共四百兩以夾打
嚇詐體而又盡掃矣其取庫銀一千五百兩進衙以四
十三年徵收那補赤歷可覈王女子等略有難色各責
十五板如數陪之曾不顧人言之可畏其逼死大戶劉
雲川子劉大節拘保人辛魁要銀百兩本人親送王登
選等拆封六次共要五百餘兩剗肉補之曾不念人命
之可惜四十年櫃已起矣加泉南加泉北逃亡荒蕪之

鄉給帖各役扣算本年工食二千餘兩雞犬不寧里老
趕告之狀今尚未結也四年來整已盈矣明加五暗加
五窮愁陪耗之民怨不敢言納戶羅二等不甘鳴訴責
校並加王狗娃借口重收其何能禁也猶可恥者因可
宗事發昧心彌縫拘可宗二夾不已也復波嚇因加論
將前銀七百授稱花散刑考苦逼不得已又以三百餽
之本人與苗一科可問而知也尤可恨者張雲鵬等役
極力庇護任雲鵬傳遞未已也復縱令賈一元等插血
結盟合謀飛食民無寧字可情臨汾晉之沃邑各兇殘
踏欲破其何能復也又若樊祿取禮令大戶餽銀與夜
吳繼謙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 七
不收爭分於段廷芳鋪則善貪而又善鑽矣若士民保
匪故爾明晦其詞似不可爲令等語則挽之而實怨之
矣總之本官利令智昏政以賄敗借叢提撥票未出而
先問富貧染問瘡汗解一吞而難辨左右品格久定毀
譽難加民怨如蟾泉離如驛即盡法獲職亦不爲過獨
念其耳雖易聽心猶未很尙可磨勵以需後效但試之
撫劇之地或反躁其柔腸投之清冷之淵庶足清其熱
胃所當照浮躁例重加降處閑散以全器使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覆加查覈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張 降
處以爲不職之戒其於吏治民生未必無小補矣臣等

無任悚息兢惕待命之至爲此謹題請旨

請鹽院代攝監臨疏

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十日
具題

題爲按臣丁憂事據山西按察司呈據本司經歷司呈
抄蒙巡按山西監察潘御史案驗萬曆四十三年七月
初五日據安慶府桐城縣申據本縣儒學生員潘明妻
呈稱有祖母勅封孺人張氏於本年六月十三日在家
病故妻父潘 見任山西巡按例應回籍守制呈乞
轉申等情到院據此除回籍守制外仰司呈堂卽將前
由備呈撫院速爲代題施行等因到司具呈到臣該臣
看得按臣奉將明命綱紀一方其事務之浩繁責任之
具繼謙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 八
鉅重有不吝以一日曠官者況歲值寅與大閱三年計
吏考選軍政關係典章並萃一時自御史潘 受代
入境卽冒暑巡行三關計日筭時拮据諸務臣方喜相
與同心殫慮戮力時艱庶幾地方可保無叢勝之虞矣
詎意按臣忽遭內艱聞計之日卽刻就道回籍守制臣
竊思三晉爲京師之右掖地望匪輕彈壓貴乎得人差
點御史不吝少緩況入夏以來亢陽不雨地方隱憂尙
在臣測所賴於巡方之吏上宜德意下惠元元誠至急
也伏乞勅下都察院查照上請欽點御史一員剋期前
來任事惟復念山石薪樵之期近在眉睫監臨事務俱

係御史職掌卽令新舊簡命者朝被旨而夕馳二千里之遙不能卒至實與何等大典而使監臨者乏人倉皇失措欲候而代者不至欲請而遠者不來煌煌典制寧無慮文引之一缺乎臣計現今山西巡鹽御史萬品望風裁正堪兼攝之任而所駐劄運城距太原不過數百里非有奏報之難期會之隔攝之爲便爲此具請候旨伏乞仍下都察院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准命御史萬 卽移駐會城以便料理科場聘召試官選用外兼暨防範稽察諸事庶大典克襄而制科有賴矣爲此謹題請旨

吳繼堦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

十九

三請罷錫稅租疏 萬曆四十三年八月初三日具

題爲災異疊見時事可虞懇乞聖慈停罷稅租以回天意以解倒懸事據平陽府臨汾縣各申稱本年六月三十日亥時本境地方天鼓鳴震三聲火光一道流於正東去訖又據隰州岳陽洪洞趙城縣各申稱本年六月三十日亥時從東南起紅霞光一道落於西北方去天鼓震響有聲等因各申報到臣該臣謹照天載無聲寂然者其體也而至於鼓鳴則失其體矣况又火光流耀尤爲可異臣未習象緯之學固不知徵應若何惟是山右時事去歲三冬無雪今年旱魃爲祟迨至孟秋之初

猛洩滂沱數日不止頃臣以防秋之役道經忻州小民攀轅遮訴號泣之聲震野臣訊其故輒曰本州先遭旱魃赤地千里不虞七月初旬以後淫雨連綿渾沱七里等河衝決山漲暴發濁浪排空田禾傾沒山陵陀陷房屋淪胥析城雉堞十墟九空自東至北城不浸者僅三板耳儻非怒濤少霽溢溢夜消則全州皆爲魚鱉矣臣聞之愴然下車卽行城周而復詣各村或一舍或數舍皆親爲矚目但見平地成川裂路爲溝故址遺居尙有坎窪高下不等老弱無棲結樹爲巢覆以葦蒲風雨不敵令人言之痛心酸鼻無何而寧武寧化岢嵐定襄五縣縣縣水災之申呈並至矣其他州縣或以冰雹或以旱傷俱次第申報夫變不虛生召感有自皆臣職無狀所致除痛自懲劄并行各屬修省及牌行各該司道查將被災人口發倉賑恤塌毀城垣指處興修務期安全不敢別有賂瀆以貽皇上宵旰之憂外臣伏思之三晉素稱瘠土刈疇阻山俱不耕之石田屢市蕭索頽荒昧之藁區加以三時不雨萬姓如焚大旱之後繼以暴潦城無固郭家無完廬人無保聚田無留糧則傷而重傷慘而極慘者也臣竊見皇上至仁天覆每遇災傷輒行賑賚此時若請粒太倉濟茲嗷嗷則畿南山東俱郊

吳繼堦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

二十

橫赤地野枯青草望賑者衆恐積儲有限惠不及於晉陽若屯膏不發則待哺之民焦唇沸肝寧無恫啼饑之口與跳梁之牙謂皇上置晉民於度外散人心於瓦解者乎故兼濟則太倉爲窘不濟則德意又孤臣再四躊躇猥爲設一調劑之法在晉民需德甚易而皇上惠施又不費而周普焉竊謂三晉稅租原非征商實係民間包陪在豐殷之日猶同賣絲羅縠之艱在顛連之秋卽剗肉醫瘡而救死不贖莫若就稅租一局多方軫恤或蠲行蠲免或十減其七此皆晉民身承其惠而就地轉萬斛之波蘇一方之涸更爲便而易舉也伏乞皇慈勅吳繼祿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晉奏議 王

下戶部將本省稅課并繁峙縣懸坐租銀特賜蠲免憐晉地之重傷憫災民之隔泣沛不費之洪慈運掌上之撓恩以躋全晉仁壽之域維國祚磐石之安者悉在茲矣晉民嵩呼街澗永戴堯天又曷有窮極也抑臣又有說焉水旱之災修賑可救至於天鼓震聞怪光駭目則彼蒼警告垂異吐妖莫知所攸底矣仰惟皇上銳思理道比跡堯舜宜叶休祥之應而更有乾象之異是天心之仁愛我皇上有無窮之眷佑也伏乞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刻責聖不自聖益勤萬幾諸凡正心修身講學親賢宥過赦罪明禮制杜澹予起遺佚屏佞倖於以祈天

永命而衍億萬載無疆之休者是在今日愚臣涓滴豈能有裨淵海第野人芹曝之忱有不容自己耳臣不勝激切披瀝待命之至爲此謹題請旨

議選甲科疏 萬曆四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具題

題爲選授甲科酌量經久事據山西布按二司左布政使等官韓策等會呈該布政司蒙臣案驗准吏部咨前事備仰本司卽便會同按察司并各道詳查山西邊腹地方應用甲科之缺酌議妥確呈詳本院以憑疏請施行蒙此又蒙前巡按山西監察李御史案驗奉都察院勘劄准吏部咨同前事蒙此行准薦平兵備道右布政吳繼祿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晉奏議 王

使兼僉事閻士選咨查得東路一州三縣自款貢以來戶口生聚頗稱樂土而撫綏教養全在右司卽盡改易甲科以重邊地亦地方所共慶幸但官在自暨原不以資格限人何官不可勉爲循良若就州邑之大小而論則代州五臺崞縣稍稱繁鉅而繁峙縣稍稱僻簡至於東路管糧以府官而臨於州縣之上且爲各營官所共瞻視委宜稍崇其官階以便彈壓如通判任淺者不妨加銜久任以責實效又准寧武兵備道副使郭尙友牒呈查得寧武係全晉咽喉特居總鎮於此兵馬錢穀撫馭稽覈所恃以綜理其間者本道而外獨一同知耳厥

責詎不重哉使爲此同知者常得如邵倅其人而用之則甲科可鄉科亦可惟是天生人才既限以鄉科鄉科亦往往自爲限儻代今者不如今擡務亦奚賴焉誠欲使勝其任而愉快固知非甲科不可甲科效而破格陞擢則邊道之例可做已至於所轄州縣除定襄靜樂照舊選用外若忻州密邇省會衝繁俗悍其邊糧通而難完赴納者笑以爲痴捱欠者羨以爲豪健訟好鬪恃強凌弱全無顧忌故州官易與則嘗試而玩弄之稍不當意則飛謗以傾陷之大抵積習難更而鄉科莫與彈壓不選甲科恐無以革如鬼如蜮之俗已又准守巡黃寧吳繼蘇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晉奏議 圭

道右叅議王孟震咨陳查得山西三關均爲要地求其喫緊處如西路偏關北接款夷西鄰套虜凡撫賞之金帛控禦之機宜皆於管糧同知是賴焉代州岢嵐州岢縣東拱神京南屏全晉凡錢糧之儲積險隘之繕修皆於知州知縣是賴焉此三處者地既衝繁官當選擇授以甲科有裨邊圉又准分守冀南道副使兼右叅議顧願咨查得甲科一途其才識原超其志向常遠既欲科名不愧無不民瘼關心蓋隨地而皆宜學爲人而擇缺但甲科有限疲地良多酌於汾沁之間據該府州之議永寧沁州平遙縣臨縣尤爲喫緊當授甲科又准分巡

冀南道右叅政兼僉事房楠際呈查得澤潞所屬應用甲科者澤州高平長治長子屯雷襄垣六州縣原授甲科無容議矣惟潞城黎城二縣雖幅輳非廣而民貧俗悍通貢過多亦非甲科不足振刷者又准分守冀南帶管守巡河東道副使兼右叅議顧願手本查得甲科一途雖無地而不宜然幅輳甚廣須擇人以居要今據平陽府查議臨汾襄陵洪洞曲沃翼城安邑聞喜芮城八縣與絳縣平陸二邑皆係甲科應照舊銓用又查蒲絳二州太平臨晉二縣仍當除授甲科但絳縣平陸頗稱稿小見任二令才浮於職近議絳縣已調汾陽而平陸吳繼蘇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晉奏議 圭

尙當議調其餘州縣雖各大小不同總之民稀政簡見任鄉貢各官允稱才地相宜未敢繁及等緣由各回復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韓策右布政使馬拯會同按察司署印右叅議朱正色會看得國家之於民收也因地而擇人因材而器使地有繁簡之不同材有偏全之一苟非酌量得宜鮮克民安政舉今准各道查議前來職等再加參酌內西路管糧同知代州忻州岢嵐州五臺縣沁州平遙縣蒲州絳州太平臨晉縣共十一處所當增選甲科以便彈壓若岢縣永寧州臨縣潞城黎城五處山僻小邑非甚繁難并中路管糧官似應免選甲

科與平陸絳縣以後除授鄉科其介休高平二縣向係衝繁久選甲科見今偶任鄉科以後仍宜甲科者也既經各道酌議前來兩司覆覈無異合無請乞本院裁酌會題施行等緣由呈詳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吏部咨該本部題合無懇乞聖明勅下各撫按自酌所屬地方將必用甲科之缺具疏上請但不得多開致難除授容本部酌議覆奏命下之日次第銓除任劄同知及知州知縣陞遷行取依部前議俱少俸一年如或不肖照常處分等因覆奉欽依移咨前來已經備行二司會議去後今據前因查得議選甲科例應撫按會奏但新按臣尚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撫按奏議主

奇嵐州過紫塞荒涼之區五臺縣地鄰畿南而輪蹄輻湊忻州沃野百里而刀悍成風偏關同知夷夏一線之關軍馬錢糧將官賢否尤為喫緊此五處地方授以才望之甲科必能起疲敝為富強變澆漓而興淳美部議憫念邊方曲加體恤如遇陞遷行取俱少俸一年以示激勸其有賢能卓異政惠宜民者仍望許容撫按保薦久任起擢以需成效邊方誠為永賴矣至若沁州平遙縣蒲州絳州太平縣臨晉縣介休縣高平縣雖或事繁民悍宜於甲科顧在腹裏應照常格未可同於邊陲銓注之例也竊照夷虜無百年永好之盟而國家當亟固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撫按奏議主

恭進北虜四十年表文鞍馬疏萬曆四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具題題為恭進北虜歲貢表箋鞍馬弓矢照例乞請陞賞以昭聖恩以永貢市事准總督宣大山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徐會稿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十八日據大同北東路參將麻承宜稟報北虜遣使齎捧表貢至

邊該本部院會同大同巡撫衙門差官驗收去後續准
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石容稱順義王卜石兔并
忠義夫人把漢比妓都督同知素囊台吉及各酋長俱
在得勝邊外遺差頭目耳六倘不浪宰生恰合收氣倘
不浪等率領部落夷人於本月二十一日恭進萬歷四
十年分番字表箋二通鍍金戰轡一副鍍金撒袋一副
方一張箭十五枝又將應該貢馬二百五十匹從得勝
等市口陸續送入節次驗收通完陰曆邊馬二百三十
匹照例給軍騎操外應進上馬二十匹并表箋鞍轡方
矢合咨軍門煩為類進等因又准巡撫宣府兵部右侍
某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督奏議 主
郎汪咨稱四十二年虜官青把都承邵卜大成二
枝夷酋應該貢馬二百五十匹節於張家市口陸續收
完除雷邊馬二百四十匹照例給軍騎操應進上馬十
匹合咨軍門煩為類進及將各枝虜官吏使并求陞效
勞貢市應准夷名馬匹毛齒備咨開報前來准此案照
本年三月內恭進北虜三十八九兩年表馬踰內本部
院將停貢之由卜素爭家之故及本部院奉旨完貢之
情業已備陳不敢復贅本部院因老病請休移駐應州
候命間茲據虜王進到番字表箋照例易紙出邊用
印回還差官齎赴四夷館責令譯字官撰完齎回本部

院復驗明白原文附卷備照外隨據本部院標下中軍
副總兵戴延春稟將虜王并各虜官遣使投遞書稟轉
送前來內稱感戴皇爺天恩許准補貢我們親來邊外
先已進了三十八九兩年貢馬今將四十年分表箋鞍
馬弓矢再為恭進其四十一年以後馬匹俯容續進及
稱自我祖俺答納款以來年年進貢效勞夷人年年陞
官俱有事例前次進貢曾將三年未陞夷人開報案下
指望盡數陞賞不意止如舊數夷人甚是難過今次進
貢各家夷人都來向我纏請轉討陞賞乞望軍門憐念
節年效勞貢市之人每家多陞一二十名以勵後效等
與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督奏議 主
情該本部院查得貢市以來虜酋年年乞陞率皆量為
題請蓋緣款順日久咸以爵賞為榮而事關羈縻況有
舊例可援但據開來人衆難以輕徇本部院將各酋名
下緊要者照例准擬求陞者如順義王卜石兔下三名
啞不戶恰榜什把歲恰榜什也華督刺兒恰忠順夫人
下三名他兒七慶恰口克何收氣克同恰都督同知素
囊台吉下三名乃冲別列世倘不浪習令恰昭勇將軍
冷克木台吉下一名我兒着兔恰龍虎將軍設刺克炭
台吉下一名兵兔友成合兒氣那本兒台吉下一名兵
兔五把石擺腰把都兒台吉下一名五香的兒麥力昆

格指揮同知多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下一名及成都
刺兒元慎打兒漢台吉下一名大你恰委兀兒慎着力
兔台吉下一名克族都刺兒恰着力兔把獨兒台吉下
一名麻刺恰榜什指揮僉事把都兒台吉下一名大成
朝筆寫氣孫木兒哈不害下一名刺麻司克倘不浪波
兒哈都台吉下一名耳丁泥台吉其餘開來多夷省令
下次進貢另議并宣府巡撫咨開四十二年金吾將軍
青把都台吉下二名我民答刺擺言兔一克哈屯下一
名打艾龍虎將軍白洪大台吉下一名那害我兒六倘
不浪指揮僉事哈不慎台吉下一名啞獨氣滿五索台
集繹陳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錄 三
吉下一名賒令台吉卜彥台吉下一名牛大把什太松
阿不害下一名啞害兔永邵卜正千戶隱克台吉下一
名敖色兔明威將軍合羅氣把都兒台吉下一名把兔
打兒漢求賞者如明威將軍猛克台吉下一口素奈比
級以上男婦通共三十一名口俱有貢市之勞相應酌
議又據虜王并素囊書稟懇討已故忠順夫人三娘子
貢馬欽賞又忠義夫人把漢比效都督同知素囊台吉
都督同知五路台吉龍虎將軍兀慎台吉指揮僉事猛
克台吉把兒慢台吉他兒泥反成台吉耳六倘不浪都
綱哀乞蓋朝兒計刺麻各稟稱我們以封事效勞蒙陞

職級前進兩年表貢曾經具稟各照職級討領欽賞未
蒙准允今次進貢乞望轉奏將忠義夫人比照忠順夫
人例賞仍照忠順名下討陞虜官素囊蒙陞都督同知
討加衣段都督同知五路台吉比照素囊例賞兀慎台
吉等各照新陞職級討賞等語本部院思忠順夫人雖
經物故而故在四十年間今所貢者乃本婦存日恭順
之年也仍應給賞以慰忠魂其忠義夫人及素囊等會
承賞一節前次進貢曾據議討本部院以授職俱在四
十一年未敢輕議今復重進亦難輕徇本部院仍咨論
各會必待四十一年進貢方敢議請夷亦唯唯除將此
集繹陳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錄 三
廣進到表箋駁馬古矢照例會差本部院標下聽用原
在參將于翔儀撫臣中軍宣府參將吳汝珍大同練兵
守備李懋賞山西把總指揮僉事張弘業代為恭進并
將馬匹毛齒應賞夷各備咨禮兵二部查照外等因會
稿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涂 宣府兵部右侍郎汪 大同右僉都御
史石 議照九邊俱都強虜而惟以宣大山西為尤
重者蓋以大會重兵連絡塞外蠢動不靜則易達京師
往未款之前三鎮沿邊日遭蹂躪無論生靈之傷殘無
算軍儲之經用不貲邊臣之罪戾不測即羽書交馳日

歷宵時實爲西北之殷憂殊非國家之細事自款貢以來變狂態爲恭順易虜掠爲臣服四十餘年矣第卜會嗣封廟部紛更中外憂疑安危叵測今仰仗宗社靈寵聖明威福萃羣會於既渙之餘成貢市於已睽之後連進三年之責貢益見萬廟之輪心恭順有加邊塵無舞是豈臣等二三邊臣所能幹旋於其間哉蓋山皇上聖神文武遠攝遐荒道德恩威感孚異類故使諸酋誠懷誠畏愈久愈恭如此此固宗社之利賴無疆盛世之太平有象也所據求乞陞賞之夷皆有成規勢難拒絕相應俯從以示羈縻伏乞勅下禮兵二部再加酌議將乞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督奏議 手

陞夷人啞不戶恰榜什等三十名各量授百戶求賞夷婦素奈比妓一口照太松阿不害例給賞忠順夫人姑念今日之貢乃在生恭順之年賞宜准給與各修貢虜王崩官番僧及各枝夷使并進馬未授官夷人各照節年事例一體請給分別賞資每枝仍爲請頒勅書一道順義王卜石兔等一枝素囊台吉等一枝兀慎打兒漢台吉等一枝擺腰把都兒台吉等一枝青把都白洪大台吉等一枝永邵卜大成台吉等一枝其陸道與同欽賞表裏俱聽禮部題差光祿寺官齋捧至邊容臣等查照分給宴賞其忠義夫人把漢比妓等九名口陞職賞

資俟進四十一年表貢再爲酌議上請如是則撫馭不失機宜而貢市可期永久矣爲此謹題請旨

裁減冗員疏 萬歷四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具題

題爲議裁冗員以蘇民困事據山西布政司呈稱蒙臣憲牌照得山西土瘠民貧差繁賦重兼以頻值水旱民力匱竭一切無益冗費尤當撙節查得先據分巡冀南道呈議襄垣縣裁革訓導恐應裁者不獨一邑一官擬合通行查議備蒙牌仰本司卽查所屬州縣并儒學倉巡廠遞等官但有事簡官冗無裨實用應該裁減者作速酌議停妥呈詳本院以憑具題施行蒙此已經通行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督奏議 手

各道查議去後今准守巡河東道手本回稱查得設官分職雖有定制第時移事易亦須變通果額員有所司之事勢難容缺若或昔有事而今空閑卽爲冗員亟當議裁今據平陽府酌議洪洞縣主簿止管鹽引此外更無所事值茲災沴民困未蘇欲裁主簿一員其鹽引責令典史兼管太寧永和二縣俱稱山僻小邑儒學生員僅足五六十人既有教諭一員足堪督課各欲比照石樓縣事規裁減訓導並省門斗工食少蘇疲邑之累於之事體似亦妥便又准分巡冀南道牒呈查得制設官員間有事簡而員冗者尸位糜祿委宜裁減今據潞安

府查得襄垣縣儒學生員數止一百五十名設諭訓三員卽教有常規而似濫設且如長治縣爲本府附郭生員之數極多教官止設二員以此較之深爲冗費合無裁革訓導一員裁省齋糧門役馬匹等銀百兩利蘇稅困又准臨平兵備道咨稱查得代州原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學正屈受社於萬歷四十年五月物故本年秋季推陞學正吳三省四十一年春季推陞學正王承芳至今俱以邊方寒苦未任缺官已經三載學政未見廢弛則此官之爲剩員而俸廩之爲虛糜也昭然若矣今據太原府酌議合無於四員之內裁減訓導一員止存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 三

一正二訓分理課士其歲給俸薪并各役工食俟該官定日議裁等因各回復到司准此該本司看得朝廷設官原因分理庶事方今財訓民窮所至告匱中有冗員豈容坐糜廩餼據今查議洪洞雖曰大邑主簿止司鹽引一事誠可裁省令典史兼攝大寧永和彈丸小邑生員無多一論足可範型襄垣諭訓三員較之長治在府附郭止諭訓二員代州教官四員地近邊方較之腹裏亦稍不同均應裁革訓導一員既經各道查議前來本司覆覈無異合無請乞本院裁酌具題部覆明文至日應裁見任官員起文赴司轉送吏部改選庶官等因

而民有裨益矣等緣由呈詳到臣據此簿查已經備行該司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議照國家設官分職要以經理政務未有無事而空懸者晉中地瘠民窮多一官則減一官之費況當旱潦頻仍之後正公私交困之時所藉以恤民艱而崇節省者莫先於汰冗員之一策所據前項司道呈詳臣覆奏酌允宜裁革以蘇困絀相應題請伏乞勅下吏部再加酌議將前應裁官員免其銓補內應裁見任官員行令布政司給文赴部改選其各官原設俸薪等項及門皂等役工食悉行免編以寬民力庶省官則省事省事則民安而於晉地未必無裨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 三

益矣爲此謹題請旨

乞養病疏 萬歷四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具奏

奏爲主恩當報臣疾滋深仰乞聖明俯賜回籍調理以延殘喘事臣竊以蒲柳之資叨蒙皇上寵界封疆之寄隕越是懼竭瘁爲期且世受國恩循心矢報萬分汲切曷敢引避而私愛犬馬之齒甘鹿豕之羣此無論非臣分義所裁實非臣夙夜所盟也臣自職任山西以來拮据兩載庶姓之彫瘵難起三閩之情竄可虞焦心蒿目內熱飲冰黃沙障目敢辭閱視之煩寒霜砭膚時屢防禦之責無奈臣有夙疾痼痔爲殃三晉土燥風高僞體

中枯日甚昨歲病發猶可支持今秋出防代州舊疾頓
復寒熱交攻三晝夜勺飲不入口臣心徬徨急喚醫士
周葛膠脉灸云病根盤據已入湊理必脫此水土假以
歲月需以調治方可延年臣今展轉思維有大可危者
三焉腸癖積燥水不潤下血澀淋漓肢體暈暗可危一
也血不歸經脾氣剝薄飲食減損骨瘠形銷可危二也
血汗衄得臥難貼枕神魂不交播於風燭可危三也抱
此三危實爲險症七尺難保衛生安施萬里孤踪究焉
在疚朝暮惟坐藥籠之中畧刻不息呻吟之口欲親庶
務竊起末由此際幸賴社稷之靈晉邊清晏可寬旦夕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

再乞養病疏

奏爲臣病時久未痊痛苦轉甚再懇天恩允放回籍調

理事臣自十月抱病日事藥爐呻吟未絕於宵且朽軀
未脫於牀亟欲瀝苦情以叩關乞餘生以還里奈臣
謬任山西官方職各職實司之且按臣以委制去任而
微臣以憔悴任官時當三載考績之期迫有計典難釋
之擔是以不敢言告不敢言瘁強起支離之骨節勉忍
痛楚以從事用與巡鹽御史萬 共商人材之得失
爰成大計之冊籍受事之日賈壯彊持事竣之後形色
益羸此身同宋人之苗危乎有累卵之患矣此際一區
瘦骨萬痛逼身脾胃愈弱而飲食愈減精血愈枯而潮
熱愈熾至於痰涎上壅若牽石之結轡痔漏下潰恒淋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

滴之不停調治更端藥餌罔效臣前乞哀疏懇留中未
下仰知聖慈憐臣以大馬之才寬臣以瘵曠之罪臣竊
自思維此身若存則蒲柳餘生皆報效陛下之日也獨
恨此身岌岌朝露爲危上負國恩下虛民望根焉在疚
眞若落葉欲隕不能當本根之蔭而二豎膏肓不得不
爲歸田之切也用是再瀝血誠哀鳴懇伏望皇上憐
念臣病日久勢難就愈卽准放臣回籍調理以保全殘
喘病臣感荷慈恩何以爲報惟日祝我皇上億萬年延
悠久無疆之歷以少紓臣犬馬之念報主之私耳臣不
勝激切待命之至爲此謹具奏聞萬歷四十三年十二

月初三日具奏奉聖旨巡撫連任吳仁度著照舊供職
不准辭該部知道

狀步朱字一作第賈壯賈字一作假
羅持張字一作強

議留正官免觀疏

為歷四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具

題為議留正官免觀以安地方事據山西布政司呈蒙

臣憲牌照得岢嵐州接壤河保目今李應犯搶延燒與

晉地止限一水隰州河津縣昔年猖賊出沒流劫害

忻州洪水為災城垣衝塌所賴以防禦捕盜戡安黎庶

者惟寧印官始足彈壓茲歲值觀期相應查議備仰本

司即查岢嵐等州縣正官當此地方多事之際審酌時

勢應否議留作速酌議呈詳以憑具題施行蒙此已經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 三

傳行各道查議去後今准岢嵐兵備道咨稱查得岢嵐

州逼近邊機城垣衝塌見今議修工程浩大勢難人觀

又准巡守河東道手本據平陽府申稱查得隰州河津

縣負山瀕河並稱要害剽賊不時竊發震鄰之警時聞

未雨之謀宜豫近奉撫院明文沿河一路修築墩堡團

練鄉兵一應經理全賴正官悉心區畫若正官一離地

方勢必佐貳代攝力小任重鮮不仆矣合無將隰州河

津縣正官俱准議留令其在任加意守禦期於綏靖地

方等因具申兩道覆議無異又准寧武兵備道牒稱忻

州霜雨連綿河水暴發城垣衝毀見在議修況今虜警

震鄰恐有不測忻州尤為要害之區相應議留等因各

移文到司准此該本司署印右布政使馬拯看得禮重

朝廷法嚴大計各該正官均應入觀但岢嵐州忻州設

在極邊城工未完矧今西事不寧正綱繆拮据之時最

為喫緊隰州河津縣皆猖賊出沒不常禍變不測況奉

文修築墩堡團練鄉兵一切防範備禦尤為要害俱賴

正官調度整理時不可缺既經各道查議前來合無請

乞本院裁酌具題將岢嵐州知州陳諫隰州知州儲至

俊河津縣知縣文煒忻州知州梁綱各留在任供職等

因具呈到臣據此查萬歷二十二年六月內准吏部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 三

咨為觀典屆期敬陳末議備採擇以飭吏治事該本部

等衙門會題款開一議入觀之員令照該科條議行

各省直撫按適查所屬有車地方如果隱漏方深流

離日甚不可一日缺正官者方與具題以憑覆請旨下

之日正官免其入觀一應本冊責令首領官帶同該吏

代為齎奏庶幾無廢典亦無廢職其地方無事與先有

事而今寧謐者不得藉口一槩留免致虛重典等因題

奉欽依移咨前來適行欽遵外萬歷四十三年正月內

續准吏部咨為朝覲事已經備行該司通行所屬衙門

官吏各遵例齎捧須知本冊依期入覲及行牌查議去

後今據前因該臣議照朝覲乃臣子述職大典各州縣正官均當親赴但岢嵐州忻州逼近邊陲奔虜跳梁城工之修葺難緩隰州河津縣設置河干荏苒時警獨寇之防禦宜嚴一切料理安戢築垣練兵惟長吏是賴以上四處正官臧否雖待計察而後定彈壓則較佐顧而自殊皆一日不可缺者似應議留既經司道酌議前來相應題請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將岢嵐州隰州河津縣忻州各正官俱免入覲暫任供職仍照例責令佐領官帶同該吏齋捧本冊朝覲庶計典不廢而地方有賴矣為此謹題請旨

吳繼殊先生遺集

卷之五

論奏議

手

大計糾劾不職方面疏

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

題爲循例糾劾不職方面官員以備考察事照得萬歷四十四年例當考察之期臣將所屬方面官員賢否實蹟逐一採訪明確填註考語文冊咨送部院該科聽其參酌考察外所有不職官員例當糾劾敢據實爲我皇上陳之訪得岢嵐兵備道見任右布政使兼僉事李才華揮霍綜理周詳臣向因其邊計有功業已鵬刻上聞矣然廣諮輿論熟探風聲其築堡繕墉功非不隆也款虜和戎績非不茂也而義利關頭尚涉舜蹠之辨難嗜慾壑未免藏錦之懷一副將孫繼業被劾家丁二

百餘名自應任贖乃朦朧昌顧月糧九百八十餘兩與同知吳登仕各有侵入及奉文查究前銀繼業並不承認家丁並未實顧牛稱逃散塞責一因守備文蔚餽送銀壺古玩寵任修工剋剝軍士及文蔚被劾本官計求解後坐贓罪本官那借別項錢糧代完前件恐致文蔚反噬一水泉營商稅銀每年收二千餘兩除解稅監六百兩外餘皆寄庫取入私囊坐堡官靳元卿證一所轄四大營七守備十七操防守四衛所每月逃軍有五十名不等尅扣贖日每月不下三十餘兩共計四年約侵銀一千四百餘兩中軍李登龍等證一四十年修吳繼殊先生遺集

卷之五

論奏議

早

下數十紙各衙門問擬罪贖每年二三千兩不等一催取紙贖詳未發到先行差人守取假以送禮使用多有借貸各屬庫役皆怨內城堡歷吳同知處除贖銀取盡外借取銀一百餘兩保德州借取銀一百三十兩致陷庫吏陪補金棟等證一差旗牌向各州縣僱取紙贖包封書儀交進本衙本官家人抵換假銀仍舊包封往各處行禮本官偶抽拆見假銀遂將送禮旗牌林重馮科各責三十板批寄嵐州問贖徒三年一受李登龍銀一百兩絨氈等物將援兵營中軍李滿平空革任徑將李登龍頂補且也稟性慈柔殊乏剛介雖輕裘緩帶雅有吳繼球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晉奏議 早 撫恤之思而輒熟紆迴曷庸雄糾之御此際幸三關承平烽煙胥淨儻一旦曾虜不戢而郊聲鳴似此養成將領驕悍之習不束介胃榮驚之態與之交驩帷幄而欲折衝千里不其僥倖而債敗乎此一臣者心近長厚行涉和同雖浮言未必盡真而多謬實由自取所當照浮躁例改調簡僻以全器使者也河東運司見任運使劉才似揮霍守樞卑汙苟蠅營難自齒於官方慾海貪谿尚未厭於末路一鹽院批革店戶本官仍令店戶裴守卿等照舊應役每名要常例銀十兩共要二百餘兩一聽信倉場總斗盧夫成將商人撈出好鹽反作

黑鹽入官每名要銀五兩共銀六千兩商人郝東玉等證一大池盛生鹽花貧民商人共二千五百名各給票一張每張封銀二兩共封銀五十兩商人喬士兒等證一所管商人王季成等四季該邊儲五萬餘每年扣銀三千兩一牙子王德等指封納紙紅銀每人三兩三百餘名共銀九百餘兩牙子景三奇知證一南京原引每年指稱打點路費扣銀三千兩一考運學生童指稱供給扣銀一千兩一三場班頭柳趙等一十八名車脚店用不報官銀一千四百二十六兩一鹽院批革車戶本官仍令車戶趙運喬仁等二十餘名照舊應役每名要吳繼球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晉奏議 早 常例銀十兩一鹽商尉一桂等八名失悞撈鹽每名罰銀三刀共折銀二十八兩八錢本商證一訪犯書辦楊程逃走著落楊廷桂跟捉每日比考楊廷桂慌送銀五十兩方置不問一鹽商張定夾帶私鹽一袋免問徒罪罰紙二十刀折銀二十四兩本商證一差射手杜廷棟買辦行戶取物止給半價滿街怨言一戶總科吏丁仕用酒醉鬪堂稱本房有商人送到打點銀兩衆人私匿本官笑云分去分去其猶鼠共眠大都類此一管鹽吏張少溪等向商人王東江等要常例銀共三百餘兩本官分吞其半此一臣者迷心利藪賈怨征途封樞之念

已盈擲斥之典難追所當照不謹例章職閑任以微官
邪者也伏乞勅下吏部會同都察院再加查訪如果臣
言不謬將李_八等照例考察分別議處庶計典克嚴
而臣工知勵矣為此謹題請旨

大計糾劾不職有司疏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具題

題爲循例糾劾不職有司官員以備考察事照得萬歷
四十四年例當考察之期臣將所屬有司官員各賢否
實蹟逐一博訪明確填註考語文冊并已經劣轉猶未
盡辜與夫雖有物議不必露章者各另造冊咨送部院
該科查覈考察外所有穢蹟已彰職守不稱爲公論所
與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撫晉奏議

其弄者相應遵例糾劾訪得岢縣見任知縣李_八同
賊虎每肥已以瘠民志類蒼鷹日敲骨以椎髓一寵
用門書田邦土譚進金爲腹心快手秦邦興亢變等爲
牙爪政出多門事權旁落新舊四年錢糧悉付糧官比
徵祇以訟詞濫取專濁囊橐一每季派取大戶心紅銀
三兩每年共銀四百四十餘兩門子送進一起邊民
壯一百四名每名安家銀三兩三錢止給二百七錢又
抬落兩贖工每名扣一錢五分一桶頭齊緒侵盜義
兵團寶一旋事露賄賂門子等諸稟櫃頭四人將楊
惟現夾打幾死復令四分均陪一拆櫃譚門子竊銀大

戶執票反將稟人痛責三十五板問罪三兩五錢一每
年印烙兩驛馬羣縱容本役索取常例原平驛二十兩
兩驛驛十五兩一指人命凌索張一敬等銀三十兩金
銀一雙受段守富段守貴銀九十兩一賀伏打死妻邢
氏告縣伏備銀五十兩孤妻十張過送竟置不究一老
人張邦金將該管錢糧攪攪侵匪張明陽告發本官怒
明陽越訴連夾三夾當賄身死一差秦邦興拘追張廣
等罪銀本役索詐三犯銀十兩聽從稟放惟王彥祥不
與屬稟痛責四十板五日身死一土豪賈儒寇二等專
二窩訪造捏害人又夥開細絹舖悉多漏稅密託譚門
與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撫晉奏議

子等饒送厚禮賄賂公行一按院訪革兵書田邦土院
示方揭郎帶邦土在演武場監箭點名至今仍舊應役
一將庫吏郭奇收賄故絕軍產變價銀一百兩侵肥入
已一假倚糴穀僉報富戶六十家每家備銀三兩共一
百八十兩快手劉換過送一俸薪等銀於大戶支取每
兩要銀三兩二年多索銀四百餘兩奉文革除大戶仍
舊迷戀不放歸農及至本道嚴查復又巧詞遮飾半革
平用致令百姓赴道泣訴此其惟知肥已甘心虐民邑
令之誣賊也卽此一端尚可類推矣絳州見任知州錢
塗負是甘蠶蠶之修罔念裴餐無厭漁獵之計獨

工一盤准詞狀每月四五十張俱批佐領不論原被問
擬重罪小民怨罵一李凌吉可榮告爭房價差阜王加
付凌虐過送銀五十兩本役索謝十兩一徵收四十一
二年錢糧每兩索羨餘五分共計銀五千餘兩一抽封
查櫃每兩重銀七分共算餘銀八百兩饒三百兩追五
百兩庫吏關納收送仍將各大戶重責問罪一差老人
文漸等南北二門收稅每年收一千餘兩止解七百兩
餘銀入已一收四十一年王糧一萬八千兩每百兩短
少五兩共銀九百兩一華峯子打死家人要銀三百兩
連珠打傷許和腿受銀二百兩吏武希堯過送一文燭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疏 聖
打傷親母要銀三百兩王濟生過送仍貢二十板罰穀
三十石一因人命事向支希誠等要銀五百兩蘭綱過
送一李一山告閭九卿找地價差寬千會等拘拿送銀
二十兩本役索銀五兩一火夫劉思誠盜出官紙賣與
監生杜進忠梁一麟本官將二人罰修公堂及州大門
又要銀三百兩一民壯崔心任等百餘名輪流巡邏每
日要引一張如無罰銀三錢每年約百餘兩一向大戶
寧可受等三十二名共要見面銀三百二十兩一朱海
峯打死王借貴書辦李宗順過送銀四百兩釋放一審
編均徭只憑戶頭里老議定陞降其餘不得面審以致

貧富不均百姓怨恨以上二臣賊私狼藉物議沸騰俱
當照貪例革職爲民者也潞城縣見任知縣張景
逼噤噤才復推魯司牧一籌莫展營私百計誅求一指
稱行禮向鋪行申懷德等索取綢緞首帕汗巾鞋襪約
一二百件不給價值一向庫吏王光先要銀一百兩焦
學銀五十兩王景冬銀五十兩石守魯王之馨劉海銀
各三十兩惟何天明不與夾打羈監一徵收錢糧每兩
要火耗銀一錢共扣銀三四千兩一生員宋之屏失盜
告家人小白兒等本官暗令唆攀富民衛學章非刑苦
考暗用賄十兩央王國珍送與本官銀一百兩大紳十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疏 聖
正釋放一被不知名人將本官貪酷情由具匿各手本
投進本官變色喝罵站堂阜隸牛允臣崔進福使舉其
人二驚懼將良民中應徹拘縣苦考身死一令楊木匠
劉添匠等做造桌椅圍屏雜器差快手宋時光撥夫二
百餘名送家行戶俱有怨聲一濫受節令生辰等禮自
佐貳首領監生省祭郎各色衙役亦每人攢錢五十文
隨收頭人等投送甚駭觀聽原任太平縣知縣今陞雲
南姚州知府郭一長無取弃官常而不恤百計多索
剥民膏以自潤一上任填宅物件約三百餘兩俱里長
備辦一徵收錢糧每兩要餘銀三分共銀一千八百餘

兩一衛養秀殿傷親伯告縣送銀美人四箇銀船杯一
隻免罪仍罰修文廟一按院免過楊書等徒罪銀二百
餘兩聽吏文宗孔將前銀盡追入已一監生衛承科等
二十名失誤朝賀各罰穀三十石共折銀四百兩餘入
已一衛向樓衛養秀爭家告縣和息仍罰穀三百石折
銀二百餘兩入已一衛養秀姦趙修城男妻修城男緝
死告縣央書辦王存興送銀四百兩入已一放蒙侯二
驛糧銀每百扣銀五兩每年扣銀一百二十兩一上司
發賑濟貧本官扣穀二百餘石小民怨罵一張應第逼
死妻劉氏告縣受應第銀五十兩免打薛登時過送一
吳繼蘇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 聖人

被訪擬贓不完妄告良民虛立文約乃心徒罪未滿復
入縣衙懷智參驛即寫論帖放回仍管縣務一假算錢
糧將大戶王萬化等每名擬罪三兩五錢共索銀五十
兩一僉報農民共報四十五名每名密送銀一二十兩
不等康茂英張民表過送一賈登榜家人童養邢孔小
女爲妻相攘自縊積快劉文輝捉坐登榜戲姦逼死密
稟登榜無奈與文輝銀二十兩一生員王維從與閭世
芳地土相爭將病兄引領到閭家相攘後兄病故指人
命告縣賀明時要銀十兩劉文輝要銀五兩閭世芳虧
苦無辨身故一賊犯張四小衙偷盜劉士奇首飾衣物
吳繼蘇先生遺集 卷之五 撫晉奏議 聖人

印烙各行升斗共罰穀一百餘石折價入已文秋元催
證一大戶楊書等三十名指清樞共要銀一百二十兩
文生生過送一考童生書門等役各送十墩各每名索
銀一二兩與縣丁憂知縣陳才本庸常守復訂下
狐鼠縱於城市雞犬擾及鄉村一詞狀稟准每紙有贖
銀四兩五錢者一兩三錢者一原告遞狀隨票用印發
房早快鑽買差票索許怨聲滿縣一縣民赴司道伸冤
者差人拏回酷打枷號自文陳聰等苦訴一遇朝賀查
點里老快壯等役不到每名罰穀一石或五斗折銀入
已甚至各行亦罰趙登榜催追一積書張乃心韓懷智

拔出窩王張卓然夥賊王志等被差快手劉文輝要張
卓然王志等銀十五兩王承愛要銀十兩門子劉富厚
要銀十兩金釵一根三役得賄仍過送與本官共銀一
百兩將真賊釋放法紀蕩然原任平陽府通判今陞廣
西左州知州蕭老憊無爲苞苴濁守雖已獵轉於
刺郡難容漏網於吞舟一本官耳聾模糊問理詞狀原
被稱冤一署翼城縣印收完糧銀三萬有餘每兩要除
銀三分大戶范尙智等過送一指送禮向紳緝行劉思
謙等差快手劉自治取紬四十八疋止給半價各行吞
聲一李承惠姦兒妻被人暗計拘官罰穀五十石折銀

二十五兩快手劉自治追完一到府指有未完贖銀先
向庫吏柳寵等要銀七十兩論贖內那補後新官比完
復送本官前銀未吐庫吏含忍未言一署蒲州放王糧
每百兩短銀一兩共銀二百兩庫吏楊重慶證一巡欄
李秉池等私拆稅銀快手楊信稟知將池責二十板罰
穀一百石一公署安置不齊將行戶段三責三十板罰
穀五十石折銀二十五兩一向大戶王邦慶等每兩要
餘銀五分大戶朱經等送宅以上四臣雖才識年力不
同要皆檢身無法官守有壞俱當照不謹例革職閑任
者也長子縣見任知縣宋年資正青幹局亦稱但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 德晉奏議 辛
其恃才傲物每不愜於民情而峻法嚴刑更叢怨於士
庶一每年徵收差糧二萬有餘每兩加火耗銀一錢共
約扣銀二千兩責令取頭陪添起解郝鳴岐等證一貧
民權應宣將衣服當與韓國賢舖內後因回贖不與將
頭自己打破動風身死告縣問國賢頗富即送監禁託
腹心快手邢周南過送銀二百兩釋放一指查三十七
年赤歷拖欠自取頭候封晉等起至四十二年連學禮
等止共二百四十家每家各索紙紅常例銀五兩一王
千年入覲指稱任淺費用不足借動庫銀一千兩回任
後問查盤百端賸剝始行補完一京城新娶二妾終日

在衙酣飲爲樂日中方出政務廢弛一生員劉繩武以
買房細故咎責致死馮縈以少年新生中傷送訪此一
臣者皆由自恃甲科縱情肆欲舉動大拂人心懲創難
巡吏議所常照浮蹤例量行降調者也搜山縣見汪知
縣李三畏才本凡庸守復卑瑣無執易搖於宵小多慾
每急於蠅營一日用米麪等項止給半價行戶劉天才
等證一收錢糧二年計四萬餘兩共要火耗銀四千餘
兩大戶解國山等證一胡順亂姦石應林妻差快手裴
之齊拘央齊過送銀五十兩金髮髻一箇重三兩五錢
釋放一不禁牢獄重囚朱愛蘭在外飲酒宿倡諸人駭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 德晉奏議 辛
異一家人三管兒交通裁縫王才指考童生向胡順易
等三十二名共要銀一百二十兩一朱三海張子青等
爭地告府批縣受三海銀八十兩紬八疋臺盞一副庫
吏李張元過送一賊聶升堂等被水戶高三祿等盤獲
分贓五百兩本官聞知各責三十板罰穀二百石折銀
一百四十兩快手崔念過送一大戶崔子秀盜櫃銀六
兩孫流芳拿獲罰穀五十石折銀四十兩阜隸史化龍
折送一雇白應節兒妻爲姪母家人三管兒與庫吏張
春元後堂通姦其夫聞知扭吏喊叫舉縣傳問一祭祀
縣查大戶里書劉天才梁言等四十名共罰銀一百二

十石折銀九十餘兩一吳應昌逼死劉氏差快手崔念
拘責二十板罰穀六十石折銀四十八兩原任陵川縣
知縣今陞陝西臨洮府通判許才既昏庸守殊不
檢惟欲私囊之潤罔畏暮夜之知一微糧不用布政司
法馬每樞私發大等一杆每年加收銀二千七百兩入
已一富民馬上錦段祖遺縊身死鄰人桑萬金計告上
錦懼罪送銀一百兩責治免究一富民楊茂春包姦倡
婦褚丹桂茂春因與趙小旦爭姦相攘打死旦叔趙守
已告縣茂春懼罪送銀二百兩止擬贖發落一兇民焦
得運因討私債打死焦守宿伊子告縣檢審的確運父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晉奏議 王
送銀二百兩免抵息訖一審編令心服快手傅光榮同
富民楊憲和等五十餘家每家索銀五十餘兩脫免大
戶一富民即好義故叔絕嗣遺產萬金與兄即好仁分
產不均告縣好義過送銀一百兩斷令均分一向富民
焦守金楊友仁等三十餘家每家索要羊絨百斤做成
襪帽等物駝往家用一指稱公用向侯守貞王孟連等
三十餘家各要紅綿氈二十條共五百餘條各王證潞
安府見任同知張才情甚爽初任頗襲能省檢押
全疎末路遂多物議一掌府印十箇月餘受詞大濫批
各縣佐貳典史問理致是非顛倒百姓屢告按院將直

堂楊國俊等訪拏責治故本官四年不准考滿一妻珍
王參將買各行潞紬一百疋止給半價快手賈思敬徐
尙禮仍索鋪行銀二十兩紬十五疋致紬行寫匿名帖
夜粘按院駁劄門前喬典史私揭送本官隱匿一署府
印經收邊儲王糧等銀每百兩定要餘銀三兩十箇月
約得銀一千餘兩一每季申換佐領監取稅銀三季向
各稅官共索餘稅銀三百兩早隸郭時知證一問錢行
趙汝節要金二十兩汝節又派錢行均出每金一兩止
給價銀二兩各有怨言一因政聲已壞考滿不允又見
王知府與王推官俱因病告休力擠使去仍覲署府印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晉奏議 王
巡道察知其情呈委朱通判本官怨恨大有謗言此尤
足徵其驚悍成性全無反身省改之功也岢嵐州見任
知州陳謙閣才庸全乏精神之運用性慈耳軟一任
胥門之提撕一奉上司批發詞狀罔知裁決即人命賊
情只是模稜兩端具由回報不能成招一聽審之時左
右吏書門子說打即打說饒即饒滿堂州官兩造不服
一初到修城賀中既無調度錢糧又多冒破人不畏懼
築不堅牢延至夏月俱已倒塌前工盡棄一本州有編
就新官到任募夫銀七十兩本官將銀收訖仍差馬夫
聶雨向永寧興嵐二縣另取夫馬殊甚騷動一倉庫舊

額守軍十名本官到任被掌印俞昌祚取回大相爭持
固是昌祚驕悍敢於肆欺亦緣本官舉動周章致招聚
弁狎侮一縱容積快馬宗勝執票妄擊平民胡雲申令
名胡登孫相許承貴指賊嚇詐銀物經告本道將宗勝
據徒卷證一奉文禁革大戶本官即令遞年監取十日
拆封一次要火耗加二雖未能盡一如數然吏書乘風
傍嚇糧戶受害不小原任萬泉縣知縣今陞廣西上石
西州知州蘭心本忠實才亦通明但因循寬緩之意
多而振作綜覈之政少一心地慈祥政甚平易適值地
方刁悍未能盡化而越訴告擾者紛紛則本官之作爲
榮繼陳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晉奏議

可知一到任禁衙役壞法後稍疎防人多玩愒衙役有
因而生事詐騙者如縣吏師應薦債霸橫行莫敢誰何
一徵收錢糧雖防大戶多收而禁之無法百姓猶苦一
日用米蔬照時價易買而短少抵換之弊未能盡除一
該縣地畝田糧積書陳國紀等任意飛說不知稽查以
上五臣在李 許 當官之效更聞照污之跡已
多在張 陳 蘭 精明之餘少疎義利之界不明
俱應照不及例李 許 重降閑散張 陳
蘭 量調簡僻者也伏乞勅下吏部會同都察院再加
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李 等各照例考察分別議

處庶羣僚知警而吏治益清矣爲此謹題請旨

考選軍政糾劾不職將領疏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具題

題爲考選軍政官員事准總督軍門咨准兵部咨該本
部題前事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轉行
各該巡撫衙門會同各該巡按御史行令總兵副總兵
但係都督職銜者依限自陳其餘副參遊守原係都督
揮以下等官從公詢試一體考核具奏行司又准本部
咨前事內開復舊制以儲將材一款先該本部覆議今
後九邊將領查照原議與腹裏省區如遇五年應考之
期本部豫行各該總督撫按官將所屬大小將領從公
與繼陳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晉奏議

詢試如有貪酷庸懦年老有疾等項不拘名數多寡會
同具奏議斥如罪惡未甚年力堪以策勵者不得苛求
等因已經題奉欽依欽遵在卷今照考期伊邇仍應申
飭查照施行等因移咨前來除行總兵官保都督職銜
欽遵自陳外又經備行山西布按二司守巡兵備各道
通將五年之內副參遊守并都司等官逐一博訪賢否
去後今據呈報到臣查得軍政應考將領例該總督撫
按會同考核但新按臣尚未奉差難以久待該臣覆加
詢試考核除罪惡未甚與各年力尚堪策勵者不敢棄
及其貪縱不檢庸懦慢事者臣會同總督宜大山西軍

務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涂謹據實爲我皇上陳之
請得原任標兵營守備今陝西行都司僉書李
才本庸常性復貪婪防禦之計罔效剗削之蹟日張一
初任密令旗牌韓一寧假久京偵向管隊王月等每隊
倡銀五兩除二十隊未出外三十隊共出銀一百五十
兩入已王月韓一寧過送一每遇軍士關領米豆川銀
買囤百餘石乘軍士空月之時令旗牌韓一寧散與軍
士每軍三斗折銀四錢共扣銀一百三十四兩入已一
密串本營總令張憲假以歲巡查盤使換每軍科銀一
錢約得銀一百七八十兩與張憲三股均分肥已管隊
栗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撫晉奏議
張竹等收送一交通鴿馬賊武陟假借銀一百兩入已
後武陟事和欲行攀援惶令伴當劉應山將前銀
付還陞不告允又加銀五十兩以爲伊妻養老方得饒
免一假稱點丹誘哄本城東關趙秀才銀五十兩意欲
陞任支吾無干因趙秀才欲告慌寫借約至今未還一
署神池守備每軍糧銀一錢二分共索見面常例銀六
十兩旗牌孫鎮過送一署神池守備有圪塔罐等屯莊
五處共百餘畝收雜糧二百餘石散與神池營軍每軍
扣銀三錢共扣銀三百餘兩旗牌萬忠欵取一署神池
守備有園地一段三十畝教場地五十畝俱種葫蘿荷

散與神池營軍共扣銀七十兩伴當朱天節等旗牌孫
鎮過送此一臣者三軍不振一味貪求祇緣工於彌縫
遂致久而敗露原任老營堡守備今陞劉鎮正兵營坐
營馬嗜利若飢以身爲壑大著淫穢之蹟決盡廉
耻之防一私占官軍一十五名夏秋種園冬季每名交
納狐皮一張折銀三錢肥已旗牌柴然過送一縱放掌
房戴相任意科索向各軍每隊每年科索銀一兩每年
得二十餘兩與戴相三七分使管隊燕天折等證一太
原前衛防冬司軍二百餘名本官聽信戴相每年扣常
例八十兩在任三年共二百四十餘兩管隊馮潤等證
栗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撫晉奏議
一指修墩房每軍扣銀二錢共銀一百四十餘兩管隊
賈孟金等證一擅受呈詞重則問不應罪名輕則罰取
柴炭每年得銀二百餘兩俱戴相過送出錢人倡婦四
旺子等證一戴相假本官缺用向富民任汝秋處借銀
五十兩屢討不賞本人得氣身死任寅等證一將大送
墩軍行糧每軍剋銀九分七釐每月共剋銀二十三兩
七錢趙奎證一指秋青草束向墩軍每名扣除月糧七
八月分糧銀三錢五分共銀一百四十餘兩管隊劉任
等證一四十年九月內聚虜墩空本官私役軍人路凡
間出界採打木植被夷人擄去四十一年六月內本軍

名缺方行頂補路凡間至今並無下落管隊潘倫等證
一大原左前二衛春秋兩班軍人五百餘名假倚炭價
常例每軍扣銀一錢每年共扣銀五十餘兩俱戴相收
送一不顧行止嫖倡桂驢子時常飲酒姦宿有玷官箴
一軍人喬計雲因倒死馬匹太多本官不行買補使扣
月糧赴部告批代州本官慌差旗牌趙宗仁管隊馮洗
等央講令積役韓進道具領侵動官銀三十兩與計雲
納罪自認招回李弘業等證一占種武家莊等處官地
一百餘頃每年收乾租五十餘石每石外加狐皮一張
止報官銀三兩五錢三年共得銀一百二十餘兩經議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五 撫晉奏議 手
韓進道等證此一臣者術工粉飾志在肥家罪惡已積
於任前怨謫益彰於去後以上二臣俱應革任回衛以
儆官邪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再加考覈如果臣等所言
不謬將李馬俱革任回衛各員缺另選謀勇
官員推補庶不肖者知儆而邊疆亦有攸賴矣為此謹
題請旨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原本

六世從孫廷相同男嘉棟編事
四世從孫繪校閱

疏十一篇

臨川王府宗室管理府事疏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具題

題爲奉旨看詳覆請專勅成議以奠宗民以計久遠事
據山西布按二司會呈蒙前巡撫山西樊都御史案驗
准禮部咨前事又據本司經歷司呈抄蒙前巡按山西
監察李御史案驗奉都察院勘劄准禮部咨同前事蒙
此行准守巡冀南道手本據澤州申該本州知州王所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 一
用查得宗藩酌例管理府事一款議得管理府事雖在
得人然人之才具不甚相遠若稍輕倫序專重賢能則
忌者易生爭競巧者易起資緣陳瀆紛紜率由於此且
再三推原條例之意所爲賢能者本但求之倫序之中
初非出於倫序之外今除已推管理者照舊外以後請
勅奉祀與管理府事仍依條例本意查其果係派屬相
應方行推舉親同論齒齒同論賢若一派之中果皆開
茸狼俱方許外及別枝賢能今查臨川之分封於澤也
五傳而莊惠王名俊稱者故絕推其堂弟俊樞爲管理
權亦故絕推其親弟俊格爲管理格故而有子七人則

推管理者當遵明例世及子子乃被今參華之充倭其父名俊棟者以五枝之遠傾陷誣奪梗死而復以子充倭據而不返當日與俊格子孫戰爭奏擾倭竟得旨照舊此其通天神力欲誣俊格而行已私何所不至何所不得哉至今三十餘年後格之後含冤抑而莫控卽澤之士庶受荼毒而莫伸今奉旨將充倭革去管理另行推選夫欲正本息爭則舍俊格之後不惟隰川之紛擾迄無寧時卽海內之效尤者且以借口查俊格長子充倭已死有子曰拱亭爲淑人韓氏所生年二十矣向被充倭抑勒未請名封夫以謀奪管理之讎處勢不兩立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 二

之際倭且忌其有後豈肯遂其名封而令死灰之復然哉當此敦睦之朝而復有重倫之例則今日之管理舍拱亭之外爭訟必不可息而倫序終不能正合無申乞本道爲拱亭請其名封定爲管理或查枝派倫序推長推賢用杜紛囂等緣由并造枝派文冊到道該兩道看得管理府事之當重倫序要例載之詳矣據查朱拱亭乃仁格之嫡長孫莊惠王之首派以倫以序無所復議而有罪被革之充倭挾騎虎之勢多方以撓之者不過因此宗未有名封易爲文致耳不知當日奏請名封實充倭父子爲政彼其以第五枝遠宗徽起謀纂僥倖而

得之其視第一枝不啻讎仇敵國必不肯開一線之路啓相逼之端可知也俊格子孫不爲桓莊之族洋澄之裔者亦幸矣何敢望名封如謂拱亭以罪後不封則充倭其父也業以將軍終矣父不奪封獨拱亭以嫡長子弱冠之年不名不祧也其故可知也故今日管理之議不遵要例則已如遵要例也則倫序不可不重也不重倫序則已如獨重倫序也則莊惠王之第一枝不可不推也他一切姦人蔓引之詞不過以兼重賢能之說圖商廢耳夫今日之充倭豈非前日以賢能舉者哉乃其竟何如此其尤可彰明較著者矣爲拱亭者廢旣非罪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 三

派又居長且其家亦貧固無廣役也其枝卑寒故無錫鼓也旣操危而慮深必敦素以守禮等緣由移行二司查得朱拱亭以倫序應推管理是矣但拱亭年已二旬果無違礙當以母封生年月日保勘明白請開請封授爵之後方得推委管理今該州議以三事併請似非明例且拱亭祖俊格前曾管理問革及查宗藩要例云一宗室有犯罪革爵者未封子女無庸革前革後所生一槩不許請封其已封而無同惡情由者備查所犯輕重分別奏請止係越關許奏等項革爵者已封子孫姑免查革若犯敗倫傷化人命強盜等項子孫除同惡隨坐

外其餘一體降爲庶人日後不許援引遠年寬宥事例
劉復封爵除遵行外今後格革爵緣由通未查明誠恐
礙於子孫至於朱拱亭州云淑人韓氏所生是嫡子也
據查報到冊內却開充樊庶一子朱拱亭又無母封姓
氏未知何者爲的似難議轉又經駁行各道將俊格管
理府事犯罪革爵原情細查有無礙於子孫朱拱亭三
事併議恐難服衆再一會議去後今准兩道手本據澤
州申該本州知州王所用覆查得隰川王府管理一事
緣要例有專重倫序之文卽云賢能亦在倫序之中非
出倫序之外本州查朱拱亭係舊管理俊格之長孫而
吳繼謙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 四

可風士庶無心而皆樂頌其賢品格誠卓卓以應管理侯
拱亭閱歷漸深事體稍練令充繼先爲題請封祿以伸
沉滯之冤而後歸還管理以明倫序之例等緣由到道
該兩道會看據隰川王府管理無疑於朱拱亭也中間
誣陷冤抑情節前文載之已詳但該州目覩各宗名封
久羈窮困可憫欲將拱亭名封管理一時併請雖權宜
之計然於例不合委有未妥但拱亭名封保勘難以一
時就緒日今閩府宗儀盼望管理業已日久若待拱亭
請有名封再題管理不免耽延時日騷擾更多據查奉
國將軍充繼係俊格第七子拱亭之親叔倫序年爵俱
吳繼謙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 五

合候本院裁酌會題施行等緣由呈詳到臣據此案照
先准禮部咨該本部題參隰川王府輔國中尉充營越
關奏擾降爲庶人抑送海府閑宅禁任充俟革去管理
聽撫按另舉賢能倫序代管更請勅書一道頒勅藩王
鈐制管理敬戒悍宗以靖地方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
欽遵備咨前來已經備行該司遵照去後今據前因查
得管理府事例應撫按會奏但新按臣尚未奉差難以
久待而宗藩事體叢脞需望甚殷該臣議照管理府事
責任匪輕故要例首重倫序用以杜絕競服衆心也今
隰川王府管理府事充俟奉旨裁革以倫序揆次雖該
與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六 撫晉奏議 太

朱拱亭管理但彼未請名封於例有礙不敢繼舉據今
司道查得奉國將軍充綴乃俊裕第七子拱亭之親叔
也賦性純良視躬端謹允爲倫序之宜堪膺管理之寄
既經司道屢翻會勘前來相應題請伏乞勅下禮部再
加查議照例請勅行令充綴暫攝隰川府事一應政務
悉遵祖制施行仍俟拱亭請授封祿之後事體稍練另
爲題請歸還管理庶族屬攸服輿情允歸矣爲此謹題
請旨

年終薦舉兵備官員疏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具題

題爲循例年終薦舉兵備官員事查舊例兵備等官

每歲秋冬兩防畢年終總爲一疏該臣會同督臣甄別
具題今照萬曆四十三年歲終其該年互市未經議開
所據撫屬兩防在事守巡兵備等官例應題叙臣會同
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侍郎吳 謹據實爲我
皇上陳之除布政司左布政使趙彥茹葉飲永重望經
文緯武宏才分守冀南道右叅政程達壁立千尋氣槩
刃遊八面才鋒鷹平兵備道右叅政兼僉事南居益與
學茹古涵今孤標霞空月霄但履任尙淺其他賢能雖
若不與兩防者例不敢舉舉外訪得寧武兵備道副使
郭尙友謀國忠 吞胡義膽詰兵戎三軍知方有勇
與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六 撫晉奏議 七

姦究一路弊絕風清分巡冀寧道右叅議兼僉事朱正
色心期光霽品望孤鶩正紀綱羣僚凜若風猷施解網
萬姓欣霑露澤以上二臣練兵修守均於兩防有裨相
應一體薦揚以備擢用又查得糧儲屯田道右叅政朱
思明識品照乘才捷轉圜綏黎氓滿膏澤於萬戶督儲
餉計綱繆於百年此一臣者雖無兵防之責然總理錢
穀三鎮邊儲皆賴臣督同應併薦以旌賢勞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 臣等言不謬將郭尙友等
與朱思明俱紀錄擢用庶監司競勸而邊政益修矣謹
題請旨

年終舉刺武職官員疏萬歷四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具題

題為遵例年終舉刺武職官員事查舊例每歲秋冬兩防畢年終將所屬武職等官該臣會同督臣甄別具題今照萬歷四十三年歲終其該年互市未經議開所據練兵修守各將領備行司道開報到臣覆加甄核例應舉刺以示勸懲臣會同總督宣大山山西軍務兵部右侍郎吳○謹據實為我皇上陳之訪得奇兵營副總兵朱國良軒昂偉度磊落宏才整擻魚鳥成圖叱咤風雲變色中路營管參將事副總兵張大綰霄蟠黃石氣吐紅霓撫軍思若投醪策虜明如觀火北樓營管參將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 八

事副總兵王師吉風雲偉略虎豹雄威營中鷄犬千尋間外鷹揚萬里太原營參將今陞宣大總督標下中軍副總兵滕國相才氣驍雄技射精巧馭下恩威並著親身公廉無私西路參將劉光祚勇冠三軍操嚴二卯落鴈腰間挿日打醪部下生春水泉營守備王秉忠幹才營敵標格雄奇枕戈志惕鳴鶴備慮周徹土草塚山守備馬炯才能集事惠以孚軍馴釐門絕苞苴簡閱師和組練汾州營守備王文傑沉雄足智遠邁多奇飭壘旗幟一新撫卒醪續共戴神池堡守備楊茂都雄標壁立潔守霜寒拊循魚陣騰歡防守狼烟息警標兵營守

前陽副總兵度熾熾去才甲兵振飭維新衝寒助力崑崙營守備李國柱英猷偉傑卓識淵微借標樹奇功獲盜屢占勝算寧武關守備顏必端軒揚標營督懷操持撫綏部曲歸心彈壓豺狼奴跡廣武城守備宣元德委儀出衆勇略過人訓練刀斗常嚴修守金湯承固以上諸臣才品固云不同而練兵修守均於疆圉有裨內滕國相雖經陞轉然近甫離任且仍在督臣之屬相應一體薦揚以備擢用者也又訪得原任偏關守備今陞都司俞書曾三關遊擊事韓○才本開茸性復貪婪股削之跡日彰防禦之勞罔效兵寄邊垣隄巢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 九

防宜時警也本官於四十一年四月被達賊用渾脫渡河恬不之覺致人信地虜掠一空人民財畜半入虜窟曾未聞出一騎以剿截之備禦之失是誰過與職任方關防自應密也本官以代筆外甥王新命令任玄廟廟明之遠假稱讀書實作居間嚇騙財物皆歸本衙迫被陶唐許告方取回之簠簋之玷恥孰甚焉有一地則有一地之需養廉田土本官奉華雖已退還仍隱占屯地黑龍池童家嘴四圪塔二百餘頃穀粟豆麥其數已盡每年不下百十餘石工房趙近極其證也有一軍斯有一軍之用差操衛役本官利已惟求折乾又明占

軍件常五李從德路登仕一十二名布花糧銀全收私
藥五年約計五百餘兩管隊陳功表其證也票取行
米麪紬布等貨不給全價已爲虧折矣復以自已家人
傾來倉糧一錢當二錢浮其值以抵之街巷嗔怨張伯
亭之口舌其能掩乎票調春秋兩班軍丁來赴修守此
定例也乃貪軍人楊討驢等辦銀買閑每名月納三錢
取其貲而免之行伍空虚吏天叙之過送誰其諱之本
營中軍畏王新命之窩訪暗害也謬結兄弟交歡投賄
本官獲其強半內外朋驕王新命特其回也旗牌李節
安督率軍士之專種菜蔬也三十餘名本城販賣年收
稟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十一

共有百十兩鋪錄搜括李節安特其鵠耳此一臣者靡
靡半生伎倆漫無長短耽耽一欲豁墜任其委頓情願
低徊已多負乘之恥新街揚揚恐致棄墮之羞且當革
任回衛以儆官邪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勘如果
臣等所言不謬將朱國良等敘錄韓奉乾革任庶懲勸
昭明而將吏咸思奮勵矣謹題請旨

四乞養病疏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具奏

奏爲臣心矢竭臣病轉危逼場責重情形慮殷謹瀝誠
控額四懇天恩允放以重邊陲以全餘生事臣自去年
十月抱病業已三疏乞身續准吏部咨該臣奏爲微臣

病體潰危萬難供職三懇聖慈垂憐亟放事奉聖旨吳
仁度身任邊撫何得以病屢辭還遵旨供職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恭誦明綸焚香叩首戴聖主天
高地厚之恩正微臣鞠躬盡瘁之日即令奮不顧身戮
力疆場勉效古人裹革之誼無能圖報涓埃萬一易取
喋喋瑣陳干瀆宸嚴顧念臣病久中膏肓日深一日種
種貼危之狀前疏已詳然所關者僅僅七尺軀命臣世
荷國恩自分捐糜矢報惟是莊誦聖旨一則日巡撫重
任再則曰身任邊撫赫赫綵綸儼然舉地方邊圉盡託
付臣臣之勞瘁不敢辭臣之病軀不足恤第盡瘁捐軀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十二

而獲忠於上少裨於國臣之願也臣之幸也獨慮病後
事煩而轉劇事因病廢而寢弛勢必職守盡墮身名兩
玷辱親誤國臣之罪自難逃斧鉞臣之心尚容安枕席
耶且今三晉非無事之時也按鹽兩差一時並缺此
叢積已不勝言目今秋防屆期臣之專責職當乘臣臣
近接延綏撫臣咨稱吉囊犯搶黃甫川山石勢遙切切
剗膚臣力疾移駐汾州中傍沿河將弁嚴兵固圍雖幸
賴皇上威靈震懾素囊堅款約束疆界或可旦夕無事
然安不可常恃幸難以屢儆臣才本菲拙居恒每慮顧
厥況今臣病極矣氣奄奄而待盡臣精竭矣志忽忽而

若亡氣之手戰不堪把筆足輒不堪移步日夕呻吟狀
稱以困頓餘息責之以呼吸安危之寄其何異策虓隄
之駟而馳驟九折之坂也必不前矣伏乞皇慈軫念犬
馬之疾引施蓋帷之仁早賜允放免臣候代俟得生
入里門就醫調理仍乞速簡賢能刻期到任以紓皇上
西顧之憂臣即退伏田野幸延殘喘當與黃童白叟歌
詠太平祝釐萬年於無疆矣至於按鹽兩差業經都察
院題請屢催倘蒙檢發速賜點用差遣尤病臣爲地方
之慮不無懸望於將去之日者也臣請詞激切不識忌
諱惟望天日憐察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爲此謹具奏
與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六 撫晉奏議 十三
聞伏候勅旨

議調守備官員疏 萬曆四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題爲議處守備官員以裨邊計事臣惟三關逼鄰虜穴
老營尤隔一牆所以機察夷情防護內地者守備其專
責也況和款日久戎漸生心非羈縻不足以示恩非幹
局不足以制變所賴寬猛得宜威信並著然後足以懾
敵氛而固吾圉也今老營堡守備王 漸職多端邊事
漸圯有不容不速爲之處者臣謹會同總督宣大山西
軍務兵部右侍郎吳 查得本官猥以儒生咕嚕謬
志請纓濫列制科本非拔石超距之選近以千夫之長

立要害之地氣盈於驕事弛於怠承委繕修邊堡多致
披塌業已徵其能技之窮矣至於守邊夷人鼠竊狗偷
自其天性惟在謹之使不吾犯而又寬之使不吾疾臨
機應卒縶索在手豈不夷安而邊亦安乎迺彼恃才輕
挑往往輒以漢法重繩夷人致彼嘖嘖煩言嫌隙日構
數月之內夷酋宰牲部下夷人今日扒牆明日拘墩今
日扯人明日拉畜雖該道講折議罰能破虜奸而文法
不勝其煩矣臣等頃於兩防之時已覘其狀但廉本官
操持尙稱未壞軍伍亦頗相安姑畱策勵以觀其後何
今有大不然者夫老營信地據西北之喉吭爲偏隅之
與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六 撫晉奏議 十三
右臂此用武之地而必守之區也若以嗜啞肺癰之才
久據茲地而嘗試之其不爲債軼之續者幾希此一臣
者求其過微疵可原揆其才重地非任弃置不無可惜
調用乃以曲全似當更置腰裏以全器使者也相應題
請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王
更調腹裏地方所遺老營堡官員缺另選推補庶用材
得宜邊務有賴矣爲此謹題請旨
免赴延綏應接疏 萬曆四十四八月初二日具題
題爲秋防伊邇肅情孔棘乞借鄰兵應援以保重疆事
准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兵部右侍郎吳 咨准兵部

咨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左侍郎劉

咨前事

本部覆議看得陝西四鎮虜情危迫先該督撫按官條議隣鎮附近應援及查款虜助逆已經本部覆題近奉俞旨申飭另行外今據總督劉咨稱套虜勢甚猖獗乞要宣大山西撥兵應援仍乞宣諭虜王申定約束事關緊急邊情合咨查照本部覆奉欽依內事理轉行各巡撫衙門念切同舟協力拯救一面宣諭虜王約束各虜如有陰行助逆查確枝部革實勦處萬勿脉爲秦越致悞疆事等因備准移咨轉行前來煩爲會行鎮道遠查往昔有無與延鎮應援事例即今應否選撥馬站吳繼祿先生遺集卷之六撫晉奏議十五

營官兵一枝分列神木地方以爲救援固不可分岐以失唇齒之誼亦不可捨已以疎牖戶之防須議妥當會稿軍門以憑具題施行至於諸部款虜備爲宣諭虜王約束不許賄遣一騎西助套虜如有陰行助逆查革市賞准此已經備行寄風兵備道會同總兵官查議去後今據該道會事成伯龍呈准鎮守山西總兵官張萬邦手本回稱照得東西達虜原是一家內地九邊亦是一體未款之先諸夷糾合無處不犯九邊防護何處不援惟是既款之後河之東西各分撫剿而應援之事有難言者夫順義之子孫遵守款盟虜馬不南嘶者已四世

我晉地加意撫綏戰檄不比下者將五十年矣較之套虜年年犯順延鎮歲歲搗巢互相得失理所固然蓋其勢與山西相反今延鎮一欲山西相援二欲東虜不行西助此延鎮收全策而不顧山西有利害也使山西以和款之地開端西助恐東虜以受款之夷亦效尤助套虜也將欲宣諭止之彼有藉口之詞將欲姑宥置之彼有背盟之罪非閉關罷款更何策哉罷款是矣然上素諸酋驕悍甚於套虜顧山西爲陵京右臂處此糧乏士饑之秋戢守兩難邊事更不可知也言之殊可寒心及查馬站營兵馬除步軍外有馬官軍止一千五百秋吳繼祿先生遺集卷之六撫晉奏議十五

在水泉一帶防秋冬赴河會等處防冬見今秋防正殷四年未市若選撥西援不惟防秋禦凍無人抑安保其下素等酋不以助兵爲詞而窺隙啓釁乎且四十餘年並無應援往例當此軍士無糧正虞洶洶之勢萬難責其遠征合無免其選調各保疆土等因移會到道准此除宣諭虜王及素囊台吉等不許陰行助逆取有夷京外看得協比其鄰風重唇齒之誼外禦其侮尤資犄角之威況榆林爲套虜蹂躪已不得軍於此而不下晉陽之甲以救朔方之兵繫獨何恐惟是山西款貢已久難故而提兵涉河則未足禡河西之魄先已生漠北之心

素二曾覘我出師假以設備爲名揚兵境上則我不得不還而內顧方馳於西邊驚於東是之謂不戰而自屈其力也其不便一少出師則無益於秦多自師則有害於晉邊虜見我兵之出而勢內虛也無論大部卽尋常扒牆掘壕之輩稍嘗我而我先自張皇矣其不便二晉中見有文告行令款虜西絕套交矣而晉先驅發問罪之兵獨不懼虜之執以爲詞乎尤而效之其又何諒北西二虜明目張膽連兵以向高奴則上郡危矣是晉不惟無救於秦而返益之疾也其不便三凡事要全利害而況邊事利害差之毫茫判以霄壤若計不果繼陳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 十六
後而倖倖一逞以發大難之端則國家奚賴焉應援延鎮之役本道再三籌度斷在難行等緣由呈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兵部右侍郎吳識照九邊虜情各有順逆順則嘉其慕義逆則懲其不恪順逆既判然爲二而中國所以駕御之者倘非截然一定之畫則無以示信於夷狄矣國家防邊惟有和戰和則納款受貢戰則耀武觀兵和戰亦判然爲二而中國所以操縱之者倘懷兩可不决之疑則反以啓釁於戎矣山西一鎮自東勝失守偏老獨當要衝嗣吉囊入套河保日切震鄰邊長千有餘里兵止五萬有奇其間有

馬堪戰者僅二萬餘耳邊長兵寡已自難支今所恃以安全無事者皆仰仗皇上之威靈警服沙漠素蒙恩輸戴無有二心然臣等尚惴惴焉慮其非我族類而一旦寒盟與我從事於邊鄙也可曰虜未動而先速之乎議者不過曰陳兵涉河共爲犄角此唇齒輔車之誼所當急也臣等何忍違之不知上素之所以不敢助吉囊者非忘兄弟之親也畏中國之盟約也若中國輕以晉兵援秦能保上素之不援吉囊乎此時而詰上素彼必曰天朝何故助秦是我先受不直之名而奔五十年和好之利也不寧此也禍結蕭牆暴骨如莽晉之孤軍不得不歛而自守則援兵必撤終不敢越秦疆一步是秦未受我出晉兵之利而晉先受應秦援之害無益於秦而厚損於晉不可爲也大抵戰款不兩立而謀事貴萬全各虜有各虜之情形一鎮有一鎮之利害延緩戰而不款山西款則不戰我能援延綏上素亦能援吉囊是我雖不戰于山西而戰于延綏也世豈有不察順逆之勢漫然以款戰兼施難出而不召危賈禍者乎臣等以爲應援之議已之便謹據道鎮集議覆加詳確相應題請伏乞皇上俯念三關重鎮邊長兵少勅下兵部從長議覆將陝西原議山西馬站營應援兵馬免行調發各

守封疆庶著地有傳無忘邊圉鞏磐石之安矣為此謹
題請旨

表揚忠廉疏 萬曆四十四年十月

題爲忠廉眞品輿論久歸乞舉易名之典以勵世風事
臣惟聖王之維世教淑人心也不第刑賞束之於生前
亦以榮辱風之於身後蓋千秋之譽與人砥勵之心一
字之加榮於衰冕之及故曰虎通云諡之爲言引也引
烈行之跡以追勸成德使人務節也夫使爲人臣者孤
忠自奮甘鼎鑊以如飴一意好修處脂膏而不染豈非
光耀鍾英凡民所眎爲嚮往者哉而令生無應仕歿無
榮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十九
休稱志行徒高修名不附百世之後將與客容沒沒之
夫同腐草木公論黯然好醜無別後之人迫而論之其
又何勸焉臣奉命撫晉凡地方人才賢否無論先今職
當入告據從來諮訪所得三晉名卿鉅公項背相望然
或耳目之未真或公論之有待俱不敢輕議以干盛典
所有聞見極確公議風推眞忠廉如絳州申到已故
國子監學正贈太常寺少卿陶濬安邑縣申到已故吏
部文選司郎中劉崇文者各著不朽之行允符易名之
典請據實爲皇上陳之陶濬以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武
廟南巡濬與二十人極言沮觸宸怒杖謫濬國子監學

正世廟登極大禮議起濬又去本生二字抗疏力爭伏
蒲哭諫聲徹大內有旨收同諫八人各杖八十繫詔獄
三年謫戍邊及遣詔錄用濬已前三十年殉矣穆廟憫
其忠追贈太常寺少卿詳在郡邑乘中劉崇文以進士
授戶部主事差監兌江西前是陋規甚腴崇文極力禁
絕至一硯不苟用回部日垂橐而歸清風遠播於部偉
其行亟調置本部崇文益勵冰蘖四方竿牘望門却走
無何請急歸里郡邑吏吏想望風采崇文深自匿避隻字
不入公門身耕妻饁僅免饑寒歿之日衾殮靡措取具
貨助吊客至則緇華爲屏無所容從者蓋崇文生平行
果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十九
事皆人所難能通籍時年已五旬猶乞歸終養克敦友
于與厥弟同費半錢寸帛必以共之塵垢俗情恬貞履
道聖賢中人也夫滋當諫南幸後震霆之餘宜氣不無
少折負此名也將一生喫著不盡善刀者息矣而濬力
氣再鼓而愈勁崇文所處地至羶也卽不必緣染溫瀆
而夷樹夷築亦堪藉資何至屢空爲妻子憂此兩臣者
或天賦忠貞或成性孤介知有國不知有身知有朝廷
不知有家室所謂苦其身勞其慮一腹而萬世不視不
爲利勸不爲害沮以憂社稷者其人乎蓋祖宗風化之
所涵濡河山靈淑之所孕毓非偶然也臣入其鄉見其

父老之所稱揚望其虛想見其環堵蕭然不蔽風雨蓋
低回嘆悼雖執鞭所忻慕焉臣查近日禮部疏請應諡
諸臣及前是劉球楊繼盛等皆不計官之崇卑榮得錫
諡以今兩臣行事較之實無所遜似當亟為議諡附于
二十九人之列以勸事君者也臣雖屢疏乞休願臣子
之誼知無不為既聞見真確而憫嘿以去非臣夙心為
此循職上請伏乞勅下禮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
將陶滋劉崇文准與諡典庶幽潛耀而物望大紓激勸
昭而人心競奮其于聖治所關非眇小矣臣不任激切
待命之至為此謹題請旨

東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六

撫晉奏議

手

甄拔儒行疏

萬曆四十四年 月 日

題為甄拔儒行以勵世風以隆聖治事臣稽古聖王求
賢圖治必曰明明揚彥陋蓋潛光之士席珍自好往往
無心聞達明主自為社稷計惟恐有隱鱗戢翼藏器屠
釣故雖師濟盈廷俊乂在列而白駒之逸叢桂之招縈
然縈懷玄纁束帛責相望于巖岫亦謂天之生才不盡
野有不賓之賢即朝有蔽賢之責不欲彌天之網尚有
疎目故求之如此其亟也我國家用人之途不一祖宗
朝立賢無方興臺胥史咸躋通顯即皇上聖極以來先
後搜羅如劉元卿王臣霍九思未知德輿皆拔自田間

布在侍從雖諸臣見存曳尾未憇退心而皇上一念機
渴之思曉然海內矣臣奉揚德意撫晉以來時進學臣
南居益留心延訪據所開報慨嘗無人如絳州學生員
辛全者年甫弱冠慨然以聖人為必可學長途深造其
進難量臣姑徑行進勸又有平陽府安邑縣舉人姚相
者行年五十餘矣先以親老侍養罷對公車遂絕意仕
進一意下學深體力索躬行實踐其制行無愧于古人
而醇養可裨于世用臣請臚列為皇上陳之積幼慕河
汾之學于書無所不窺而主于窮理深思苦索朝夕靡
怠所坐處兩足如刻凡淵源所自務相師友其篤學如

東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六

撫晉奏議

手

此問學所得期以身體言必有物行必有繩非其人不
友非其禮義一介不取其持行如此生平無溫飽之念
自輟公車以來口惟與同志講性命之學茅茨土几飯
糗茹蔬蕭然物外其恬靖如此孝親孺慕存歿無間傾
篋讓產約已奉兄量力以酬貧族恤孤以全交誼其敦
倫如此蓋其于學實有所窺而超識定力不炫驚于俗
情誠儒者之高蹈而熙朝之逸軌回視劉元卿輩可相
伯仲者臣自念生長豫章最稱鷺下然居恒一念企慕
前修如有不及臣鄉如鄭元標之為人者天下仰之如
太山北斗不可尚矣即今吉安賀沚南昌朱試或以孝

廉或以布衣修身明道譽望顯著一爲真儒王時槐之高足一爲高士章潢之嫡派也沉淪草野臣心嗟惜若叨承簡命薦賢載之職掌而隱逸如姚標者廼闕其聲光不以上聞則蔽賢之實臣實當之矣伏乞皇上鑒臣愚款勅下吏部再加諮訪如果臣言不謬查照劉元卿等事例將舉人姚標准授京銜務令就職庶獨往幽人不長淪于空谷而競抒偉抱必有効于官聯丁以風海內而勵真修甚盛舉也臣不任激切待命之至爲此謹題請旨

乞賑蝗災疏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六

撫晉奏議

三

題爲蝗災異常才遺堪憫乞賜蠲恤以解倒懸事據山西布政司呈蒙臣批據猗氏縣申據本縣翟村等里民許自修等告稱本縣連遭荒旱官民負累今春薄收秋禾頗茂不料六月突有飛蝗結陣蔽天而地鼓翅如雷嚼葉食根稚禾若掃婦女悲號老幼哭泣錢糧奚辦瘞餐何出勢必餓殍乞行踏勘等因又據臨晉安邑絳縣平陸河津解州芮城鄉寧夏縣垣曲蒲州稷山萬泉榮河聞喜吉州太平絳州曲沃等縣各申重大蝗災節經俱蒙批仰布政司勘實類報蒙此已經備行守巡河東道并平陽府踏勘去後今據兩道回稱據平陽府申據

委官絳州等州縣知州等官劉二典等申稱踏勘得猗氏縣臨晉縣民屯地各被災九分安邑縣絳縣平陸縣民地各被災八分河津縣民地被災八分屯地被災九分解州民屯地各被災八分芮城縣鄉寧縣夏縣民地各被災七分垣曲縣民屯地各被災七分蒲州稷山縣萬泉縣榮河縣民地各被災六分聞喜縣民屯地各被災五分吉州民地被災四分屯地被災一分太平縣民地被災三分絳州民地被災二分曲沃縣民地被災一分各緣由到府該本府知府傅淑訓看得平陽府屬地瘠賦重半供軍儲餘皆王祿小民終歲勤動尙不足敷稷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六撫晉奏議三惟正之供而俯仰之資不與焉卽使逢年猶多逋負蒲解州邑更費催科何乃天災流行連歲饑饉如四十三年蒲州邊餉尙拖欠六千有奇因憲檄督催急如星火暫借府庫銀兩解完至今尙未抵補甚有因邊餉稽遲疏參奪俸如臨晉等州縣者而王祿之積欠不與焉然饑而不害或庶幾今年不熟尙有來年也今春雨澤沾足二麥布種此蚩蚩者咸引領曰西成其有望乎無何而三伏旱暵群情洶洶蒲縣隰州太寧永和等處以旱告矣於是乎奉祈禱之令旋雖得雨覺已愆期然猶冀霖霖霑濡或者禾穎穡而復榮蒼生罪而還福儻可獲

十之四五乎無何飛蝗入境自東南一帶直趨西北蒲
解絳等州邑紛紛以蝗告矣於是乎奉撲捉之令隨接
州縣按牒有稱以穀易蝗捕獲若干者有稱被災重大
乞爲蠲賑者雖蝗所未集之處止苦旱災而其未遭噬
噬者蓋亦罕矣政在稽查被災分數類詳上聞而子喃
之害又見告矣大抵蝗蝻播虐惟蒲解二屬爲甚而職
以公出均得寓目當蝗之初起也飛則蔽天止則盈野
農夫扶老攜幼偏地逐趕前起則後落此去則彼往然
人力衆多者猶可驅之他往而蝗則無翼不能高飛任
其跳躍莫可誰何第有捕瘞一法或可掃除而垂穎之
東維陳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 三

府即檄各州邑驅逐祈禱幸稍稍戢去茂禾或或與雨
祁祁百姓歡然以爲二十年所未有豐稔之歲悉手額
相慶而何期蝗遺厥種遍地生蝻詩所謂螽斯一十
一子卽是物也七月以來跳者蔽野騰者蔽天老幼悲
號男婦撲逐瓦礫互擲衣脫並揮乃東逐西飛南驅北
跳岡原無隙鄰畝相殘爾雅所載食心曰蝻食葉曰螻
食根曰蠹食節曰賊四種皆蝗一時俱備苗存能幾民
何以堪職等躬閱目擊環車而泣遮道而呼乃遍諭以
捕瘞之法令各於地畝四隅多掘壕塹順風齊逐陷而
坑之務在殄滅以絕其種仍傳檄各屬州邑遵照力行
東維陳先生遺集卷之六 撫晉奏議 五

不勘也以故鄉紳耆宿賢士默察無不合詞請命今據該府查勘明實相應照例題請等因回復到司據此查得戶部題准災免事例除被災三分以下不免外全災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八分者免五分七分者免四分六分者免三分五分者免二分四分者免一分止於存留糧內除豁不許將起運之數一槩混免衛所屯糧災重者每石折銀三錢災輕者每石折銀三錢五分各遵行在卷該本司署印右叅政朱思明看得山西一省與虜爲隣而宣大三關每年共輸軍餉約銀一百一十萬餘兩宗藩祿糧不下七十餘萬兩至於民糧京運亦與繼陳先生遺集卷之六撫晉奏疏主七

該三十七萬餘兩此皆係不得不徵之數故他省之災望救者十分而晉中之望救者僅半他省之告災者踵至而晉中不敢言災以其隣虜甚逼宗藩衆多與其孜孜望救於人不若僅僅取足於已勢不得不然也奈何全晉錢糧之數取償於平陽省不啻三分之二而今平陽被災獨甚也所據蒲解州縣報稱蝗之來也蔽天其止也徧地來則無禾去仍遺孽秋既無成麥亦難播此何爲者逃穡往歲山以西野助傷田山以東雖餉食穡今以東土之害轉爲西鄙之殃誠數十年未有之事無惑乎小民疾首蹙額有司蒿目哀心也既經道府覆覈

前來相應呈乞本院俯賜題請將被災州縣分數照例分別如民地猗氏縣臨晉縣被災九分例應免糧六分安邑絳縣平陸河津縣解州被災八分例應免糧五分芮城鄉寧夏縣垣曲縣被災七分例應免糧四分蒲州稷山萬泉榮河縣被災六分例應免糧三分聞喜縣被災五分例應免糧二分吉州被災四分例應免糧一分其太平絳州等州縣被災三二分例不減免其屯地被災八分以上者俱係重災應照例每石折銀三錢被災七分以下者俱係輕災應照例每石折銀三錢五分其題爲民糧銀兩候明文至日行令各該州縣查有庫貯與繼陳先生遺集卷之六撫晉奏疏主七

堆動銀項另行申請抵補等緣由呈詳到臣據此查先准戶部咨該本部題議以後地方凡遇重大災傷州縣官卽親詣勘明申呈撫按巡撫報速行奏聞巡按不必等候部覆卽

議薦將材疏 萬歷四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具題

題為議薦將材以備擢用事查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各邊缺多人少合候命下移咨督撫衙門會行巡按御史各將所屬衛所指揮鎮撫千把總等官加意諏訪如果年力精壯才猷諳練勇兼長緩急可恃者即於年終酌量奏薦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通行欽遵外今照萬歷四十三年已終備行各司道博訪去後今據開報前來臣覆加精覈按其尤者會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兵部右侍郎吳謹疏名以聞除臣標下頭司把總太原右衛納級指揮僉事張弘業二司把總太原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六

撫晉奏議

手

左衛指揮僉事袁棟太原營千總太原右衛武舉周俊平陽衛中軍管操原任守備蒲州所指揮僉事婁弘業太原營千總太原右衛正千戶沈應乾寧武道中軍武守禦千戶所百戶劉光輝東路營千總振武衛納級指揮僉事吳學恭潞州衛指揮同知鄭其心臣標下提塘武舉官張茂勲以上各官俱經三薦之上賢能久著應聽該部酌量推用不敢復贅外訪得北樓援兵營中軍太原前衛會舉所鎮撫張成化名薦賢科品超武弁臨事機本神授談邊口若河懸梓林堡操守太原前衛千戶張應龍志切請纓才堪逐電談兵熟知奇正馭士

兼有恩威正兵營千總寧化所副千戶廖棟體貌驍雄才猷駿發料敵如持左券禦虜可效前驅北樓援兵營把總平陽衛納級鎮撫陰春文通鉛槧武諸韜鈴軍中紀律素閑閫外干城可寄正兵營旌鼓平陽衛提功鎮撫劉常秦天挺彪驅人推豹略橫渠威生鶴陣等奇氣勒燕然中路援兵營中軍振武衛正千戶納級指揮同知李國勲志雄倚劍略談星燦匣中指顧風生幕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六

撫晉奏議

手

必效遊吳營中軍衛正千戶袁信桓桓奇表烈烈壯猷指銀欲定天山驅馳可清瀚海太原前衛掌印指揮使黃中徵兢惕宅衷情勤莅政才略足當一面惠德能威三軍北樓援兵營千總太原前衛武舉官李成棟英姿挺拔壯志激昂長技克捷武闡妙略欲馳煙塞中路援兵營千總蔚州衛左所納級鎮撫劉應啓業擅雕龍巧能貫蝨馴雅足稱儒將雄越不忝武夫以上各官在張成化張應龍廖棟陰春劉常秦俱宜於衛邊在李國勲趙承恩劉忠袁信黃中徵李成棟劉應啓俱宜於次衝雖大將偏裨豫難定擬要皆武弁之員

堪當一面之寄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張成化等并前薦張弘業等次第推用庶羣材畢奮而邊務有裨矣為此謹題請旨

已上多有闕文俟覓得真本再補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六

撫晉奏議

手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六終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七

撫晉奏議原本

六世從孫廷相同姪尙純編輯
五世從孫龍驤校閱

給由疏節語四段邊工疏節語一十二段

縣官給由疏

考得太谷縣知縣賈毓祥

山東萊州府平度州進士敏練發矚之刃

瑩徹在壺之水澤遍窺簷威行黠猾文水縣知縣馬斯

和河南開封府陳州項城縣進士器宇不異鸞停才華有如犀利公庭

秋肅編戶春流清源縣知縣舒有翼湖廣寶慶府邵陽縣舉人端凝

器宇爽朗才情撫摩期彈真心振刷能釐積弊徐溝縣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七

給由

一

知縣王敷學

四川保寧府劍州選貢心存平恕政尙拊循御衝疲

而調劑有方任勤悴而廢墜咸舉安邑縣知縣劉弘化

湖廣長沙衛進士珪璋美器冰蘖貞操明斷案牘風清慈愛間

閭露潤翼城縣知縣單崇山東萊州府膠州高密縣進士白璧貞操青

萍利器三尺屹然山立四疆藹若春溫樂平縣知縣辛

思明直隸真定府晉州武強縣舉人器度溫文才諳敏達民情洞然燭

照政務提若刃游陽曲縣知縣趙鵬程山東登州府萊陽縣進士器

溫士璧才利郅斤三載乳哺心勞四封棠陰日茂襄垣

縣知縣韓炳衡陝西延安府保安縣進士溫醇器宇卓犖才猷飭法

城社風清溥膏瘡痍起色垣曲縣知縣喬中和直隸順德府內

丘縣誠懇存心精勤敷政拊摩民欣就日綜覈吏廉履
水太原縣知縣張起鶚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舉人貞操山峻敏幹雲
流保赤春滿窮簷剔蠹風清倚社介休縣知縣孫璜山東
交州府舉人識精明操修端恪一方疲瘵頓興百里賢
聲蔚起襄陵縣知縣馬逢臯陝西西安府三原縣進士清徹冰壺秀
澄金滌利器千牛立解惠風五袴興歌高平縣知縣洪
聲遠湖廣黃州府黃岡縣舉人性端醇才猷明練砥節郊無碩鼠
拊民野有歸鴻壺關縣知縣郭維寧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舉人撫民
念切痾瘼敬事心存抑畏山城露覆几案塵清祁縣知
縣韓偉陝西西安府蒲縣舉人端雅器度敏練才猷撫疲德意旁
吳繼璵先生遺集 卷之七 給由 二
流敷政芳聲四布陵川縣知縣段寶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舉人宅
心端慎蒞政精詳衙宇風篋聿清閭里寤民共戴陽曲
縣知縣陶爾德陝西西安府咸寧縣進士秀挺丰標恢宏猷略粹
織塵不染循良兩地推先

府佐給由疏

考得汾州府推官張耀采山東兗州府濟寧州進士識見虛明如鑑
操持瑩潔若水才妙一時品高三晉潞安府推官王建
業陝西延安府鄜州府舉人器度溫醇猷爲敏達獄獄起平反之譽
辨官有鑑衡之稱太原府推官蕭道光江西吉安府泰和縣舉人藻
鑑之精不爽冰雪之瑩常操望重一方名廉大計平陽

府推官周鼎河南懷慶府修武縣舉人負海含山器宇追風掣電才
猷粹比冰壺明成泰鏡

考得汾州府澤州知州王所用河南懷慶府河內縣進士韞玉清標
照乘朗識恤民寒谷生暄燭弊冰壺湛月

考得汾州府同知王維祐湖廣漢陽府漢陽縣舉人偉度端凝宏才
敏練佐郡廉明起頌攝符惠愛流聲平陽府同知劉芬

陝西西安府三原縣舉人器局端方才猷敏練攝符政暢人和司巡
民安盜息太原府西路管糧同知馮國楨湖廣武昌府江夏縣舉人

爽豁立解紛糾端凝坐社塵香姦消社鼠惠施騰駿太
原府收糧同知邵位河南歸德府陽武縣舉人才識瑩精操持粹

吳繼璵先生遺集 卷之七 給由 三

白佐郡風清積案攝符露潤窮簷

府官給由疏

考得平陽府知府高登龍直隸淮安府山陽縣進士鈺鋒八面堪當
雅操片塵不到風清師帥露湛帡幪太原府知府閻調

美河南汝寧府新蔡縣進士峻節千尋碧猷宏猷萬派洪濤績想保
釐望隆師帥汾州府知府劉一全陝西西安府藍屋縣舉人冲襟粹

履卓識宏猷清嚴羣吏嚮風節愛蒸黎戴德

方面給由疏

議照潞安兵備分巡冀南道右叅政兼僉事房楠直隸大名府東明縣進士卓犖才華崢嶸氣槩鋤強扶弱瘡痍沐德昭蘇

勅法正綱點蠹聞風迅掃岢嵐兵備道右參政兼倉事
李從心直隸大名府南樂縣進士矯節霜嚴長才殿發崇墉增壘一
方之保障彌堅訓士安民千里之金湯永賴

報完陽方口邊工疏

議照陽方口乃係極衝要地先年大虜入犯率由于此
而土邊墾薄其何以嚴保障而壯觀視哉向經題奉欽
依包修誠爲未雨徹桑至計今既告竣復有議外增修
錢糧節省數多工程堅固如法所有經理工程文武各
官俱應敘錄除被論革任者不敘外如馬平帶管寧武
兵備道右參政今陞右布政使閣士選報國丹心照日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七 邊工 四
籌邊妙筭入神思患豫防石畫周千年桑土率作興事
壯猷固萬里金湯應首敘優錄總委監督夫匠經理錢
糧署中路事西路城堡管糧太原府同知吳登仕綜理
明如燭照勲轉輸而餉每及時督率急於子來善鼓舞
而人皆用命總理工程寧武守備劉應武經營奮鏘之
中胼胝風日之下身先士卒功著金湯以上二員俱應
優敘其散委原任陽方口堡防守蒲州所副千戶孟際
德見任本堡防守振武衛副千戶吳一春經營不懈督
率惟勤俱該臣等徑行獎賞及造冊咨送兵部外相應
題請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報完水泉營草垛山邊工疏一本無營字

議照水泉草垛山河保一帶與虜爲鄰素稱孤懸所恃
以爲華夷之限者惟此邊垣耳顧土堞離薄易於攻毀
故題議包修爲一勞永逸之計既經該道逐一查勘俱
各堅固如法且議外修完餘工足堪保障至於支過錢
糧皆係實用此外又多節省但前項工程例應巡按御
史查覈除總散委官并修完工程支存錢糧造冊咨送
兵部外相應題請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初二日

議修白草溝堡邊工疏

議照東路廣武一帶所以屏蔽馬代最稱要地地勢平
衍虜騎易於馳騁垣堡土墉我兵難以拒堵除節次題
議如寇家梁并白草溝口邊垣俱已包修堅固惟白草
溝堡及胡峪口等處向緣物力不繼未曾議及終非完
策茲據該道酌議修建人力撥於軍壯錢糧取諸節省
誠一勞永逸之計既經議呈前來相應題請 萬曆四十
五年正月十五日

議修老營等處邊工疏

議照西路邊垣延袤三百餘里緊逼二虜比之各路尤
爲極衝第牆垣土堞離剝不堪守禦先議調集三路軍
壯併力修築業已五載各工就緒已十之七八矣而東

中兩路所轄墩牆旋被風雨圯壞不暇修葺勢難再遲故將四十三年東中兩路軍壯仍歸本路補築緊急臺垣據今該道議將四十三年應修工程止儘西路軍壯估計應包丈數夫匠錢糧不煩別爲措處而克周保障之計深爲妥便再議俟東中兩路軍壯力有餘閑併修西路庶障塞次第通完金湯永固既經該道查議前來臣等覆覈無異相應題請 萬歷四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報完白草溝口邊工疏

議照馬平兵備道報完白草溝口邊垣敵樓等項工程原限四十年完家梁工程完日接續辦料四十二年分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七 邊工 六
通完今乃如期告竣用過錢糧並無虛冒至於節省銀兩查明貯庫聽候修邊支用所有總散委官應該計勞叙錄緣今歲正值閱視之期應聽閱視按臣查覈除將工程丈尺支存錢糧數目并委官職名備造文冊送部外相應題請 萬歷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報完老營等界邊工疏

議照岢嵐兵備道報完老營等界工程俱各如期告竣議外多修餘工用過錢糧並無虛冒至於節省銀兩查催貯庫聽候修邊支用所有總散委官應該計勞叙錄緣今歲正值閱視之期應聽閱視按臣查覈除將工程

丈尺支存錢糧數目并委官職名備造文冊送部外相應題請 萬歷四十三年二月十七日

包修長林堡邊工疏

議照寧武邊垣間於馬代偏老之中與東西兩路勢相犄角蓋全顧之要地也而長林堡逼近虜巢牆塌土壙二馬虎北村生齒浩繁苦無敝藏至於寧武城南河水泛浸爲患匪細修堤堵逼亦屬要圖且錢糧動諸節省人力取諸軍壯不煩措處之勞豫爲徹桑之計誠爲得策既經該道查議前來臣等覆覈無異相應題請 萬歷四十三年二月初六日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七 邊工

七

包修樺林堡邊工疏

議照樺林堡逼近虜巢素號孤懸已該臣防秋巡歷議設守備增兵戍守矣顧舊堡狹隘難以容衆允宜拓展以資捍衛至於老營河會等界邊垣均係極衝要害舊將年久鹹剝委應及時包修以爲保障至計且大匠取於軍壯錢糧用諸節省物力不煩征繕形勢壯於金湯誠百世之永利也既經該道查議前來臣等覆覈無異相應題請 萬歷四十四年正月十三日

包修陽方口邊工疏

議照寧武邊垣東通馬代西控偏老乃三關之砥柱全

晉之要地也而陽方口密邇朔州大川虜馬易於馳騁銀洞宸小寨村平衍曠野苦無蔽藏據議建墩繕垣均屬要圖且錢糧人力取諸節省軍壯不煩措處之勞克周保障之計誠爲得策既經該道查議前來臣等覆覈無異相應題請 萬歷四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報完老營等界邊工疏

議照岢嵐兵備道報完老營等界工程俱各如期告竣議外多修餘工用過錢糧並無虛冒至於節省銀兩查催貯庫聽候修邊支用但前項工程例應巡按御史查覈除將工程丈尺支存錢糧數目并委官職名備造文呈報外相應題請 萬歷四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包修北樓邊工五臺縣城垣疏

議照北樓邊垣乃極衝要區地勢平衍直達繁代之川去歲業已試修百丈屹然保障足恃然未竟之工誠難中止至於五臺縣設居衝邊牆屬土墉金湯未壯捍衛何資乘今邊烽寧靜之時爲疆圉長久之謀統議包修一勞永逸且錢糧取諸節省人力撥於軍壯不煩徵措克周綢繆誠禦虜安邊之至計也既經該道議呈前來相應題請 萬歷四十四年三月十七日

報完長林堡等邊工疏

議照長林堡密邇虜巢土埤難資捍禦二馬營虎北口生齒浩繁遇警無以蔽藏向該臣等題奉欽依包堡建墩以嚴保障及增砌河堤以護寧武鎮城實未雨徹桑之計今既告竣復有議外增修錢糧且多節省工程堅固如法所有經理文武各官俱應叙錄如寧武兵備道副使郭尙友端凝儼峙澄徹淵停操縱曲當機宜石畫固一方之命脉封守倍增勝槩藩垣壯千載之金湯首當優敘總委稽覈工程經理錢糧中路管糧太原府同知邵建封才華超越志節嶙峋經營力盡綢繆捍衛功崇保障中路營管系將事副總兵張大綰修築切運甕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七邊工九之勤事因底績防邊存枕戈之志患自潛消以上二員併應優叙入角堡守備李時芳寧武關守備顏必端神池堡守備楊茂都就業持身嚴威馭衆鳩材頗多節省督工克殫勤勞以上三員併應議敘其散委管工官正兵營千總寧化所千戶廖棟標兵營千總太原右衛會舉鎮撫孫警八角所武舉百戶張自強長林堡防守八角所百戶李民望管料官太原右衛千戶張學詩百戶黃桂芳平陽衛百戶張國柱沁州所百戶劉澤厚寧化所千戶呂調陽或督工克勤或料理有緒平陽衛把總百戶黃率作玩愒程限稽延俱該臣等徑行獎戒

及造冊咨送兵部外相應題請

萬歷四十四年五月三十日

報完白草溝口等邊工疏

議照白草胡峪小石太安皆係邊口乃屬代衝要之區
恐難捍衛始議磚石包修今各如期告竣所據經理文
武各官俱應敘錄內除已經物故者外如總委稽覈工
程經理錢糧東路管糧太原府通判楊千庭偉貌真心
練才粹品綱繆固而百雉增雄出納明而三軍懷惠北
樓營管參將事副總兵王帥吉器宇雄飛才諳駿發誌
戎摧戰守勝筭釐工豫桑土良謀均應優敘廣武城守
備宣元德平刑關守備今陞陝西遊擊周弘祚調度有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七邊工

十

方臺隍之高堅合式勢來備至工程之完報如期併應
議敘其散委官胡峪口把總武舉官周仕北樓守備營
中軍武舉官鄭武英太安嶺口把總百戶劉一銘平刑
守備營中軍武舉官李正芳克碑經營均裨保障總委
原任遊擊王散委官白草溝口把總千戶胡或冒
破有跡或疎情無能俱該臣等徑行獎賞提究及造冊
咨送兵部外相應題請萬歷四十四年七月十七日

給由邊工等疏原本殘闕今擇其完好者節錄於左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七終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八

撫晉全草原本

六世從孫廷相同姪履賢編輯
五世從孫興九校閱

徵冊一帙

徵解成法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懇乞申明成法以蘇測察
以安黎庶事萬歷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蒙欽差提
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案驗准戶部咨該本部題山西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戶科抄出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吳

卷之八

徵冊

一

題稱臣開政莫先於宜民法尤
貴於畫一故善治天下者惟守成法而不變斯百姓無
不被其澤矣今天下所號爲宜民而立法最良者則各
省所行一條鞭是也其法以各戶田糧之多寡爲準而
一槩覈之於官又計戶照糧以定差役凡軍國經費官
府資用以致吏胥卒隸與臺府傳牧園民壯等項皆豫
爲編派毫不干之於民百姓終歲安於畝畝而足跡不
入城郭惟糧差納銀勢不得不近官府則設投櫃之法
納戶自兌自封每輪里長一人眼同輸納掌印官放櫃
驗過封貯庫內以待僉官徑解里長事畢仍歸南畝何

者見年里長不過勞苦一年事畢卽有九年閒空所以借役里長者蓋以里長之於甲首居同井聞耳目熟識便於催徵而各甲首親詣公庭又禁里長無使用之弊此法之纖悉具備民咸稱便者也江南各省無不遵行不知山西何故踵沿舊習僉報大戶收納錢糧方其始報也吏書高下其手多改換買免之弊大開奔競之門已不勝騷擾及其既僉也官吏視爲外府各項長支經年不算不還大戶傾家賣產以供使令而莫敢誰何彼爲大戶者亦遂萌不肖之心取償於稅糧或放債脫空或侵匿花費種種弊端不可勝詰然後從而罪之使其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八 徵冊 二

田廬既破首領不保眞所謂罔民也臣入境之初首對司道言之而議論甲乙因循未行比按臣潘汝楨至始共圖改絃易轍之舉爲此一方赤子請命值按臣旋以憂去臣循例防秋入代訪求民瘼諱及大戶庫斗但云遇僉大戶莫不妻子對泣親戚相吊民間至有寧克軍無克大戶之謠臣是以痛心切齒慨然亟圖所以規正釐革之牌行司道莫不同聲嚮應第有司中潔已愛民者固多而視大戶爲奇貨者不少旬月之內間有陽華而陰用其人者亦有華之未勇而旋被告發者又有倡爲以待來年之說而不繳依准者又有實用大戶而改

換姓名以欺上者凡此皆司道之所共膺而深惡者除臣訪實另行外臣爰稽往牒晉中催科之法殆三變矣始而官自取兌百姓不免加耗之苦繼而設法投櫃官不經手又有低假欠數追呼之苦然後僉議大戶官廉者大戶免於包賠猶得保全然百無一二若官貪者大戶包賠至於破家十常八九而晉之生靈惻矣臣聞使信士分財不若槩量之於平也使貞士守篋不若扁膝之爲固也以此知法者御民之轡不可不使之一而良法者起弊之要尤不可不使之守今日條鞭一法誠晉陽救時之藥石而大戶之華誠所謂出民於湯火之中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八 徵冊 三

者也臣查前任撫按各隨時收弊適年以來未嘗不痛心於大戶包賠之害節有禁約文移在卷但未經題請定爲畫一之法以是有司之奉行者迄今猶覺渙然不齊臣不勝私憂過計竊以謂非仰仗皇上寵靈申飭恐無以惕人心而振積習伏乞勅下戶部覆議上請行臣轉行所屬務遵條鞭良法革除大戶秤兌錢糧一輪里長限同花戶投櫃遇有敝解官自差委脚力盤費不妨稍爲寬議通融於衆力亦不許累及里長如此則小民無震驚之虞而官司免侵欺之累上下兩安凋疲可起至於庫役斗級亦宜從便召募優其工食量以酬勞而

庫吏倉吏每值一年卽准一考倉庫書手工食悉入條
鞭派給著爲定額不許另立名色藉口擾民庶幾清淨
軍一之法行而補偏救弊之善日可幾也如有司罔恤
民艱遵守勿恪阻壞良法殃及百姓者臣雖不敏定以
自簡繩之等因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海內閭閻之疾苦莫甚於里甲欲
蘇黎庶之凋瘵莫善於條鞭條鞭之制惟照人丁田畝
徵銀在官一切力差並不累及百姓終歲安于畝畝誠
宜民之良法也各省行之已久人悉稱便今山西撫臣
日擊晉省凋疲未行條鞭且諮訪民瘼咸謂大戶庫斗
粟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八 徵冊 四

之愈極爲苦累力圖釐革欲舉條鞭良法以救時艱且
謀諸司道莫不同聲然之則其當行也斷斷矣猶恐一
旦改弦積習難振有司奉行不力特請嚴旨申飭以警
惕人心此誠救民之善計既經撫臣調劑停妥具題前
來相應覆議上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山西巡撫及咨
都察院轉行山西巡按御史通行所屬司道各府州縣
務遵條鞭良法革除大戶秤兌錢糧止輪里長限同花
戶投櫃遇有缺解官自差委脚力盤費不妨稍爲寬議
至於召募庫斗及庫吏倉吏承充事宜與書手工食等
項悉照撫臣所議一體查照奉行若或有司遵守勿恪

阻法行私聽撫按官從實奏處庶平窮黎凋疲立起而
成法可垂永久矣等因萬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本部署部事左侍郎李 等具題十一月初一日奉聖
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本
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准此擬合就行爲此仰
本司官吏照依咨案備奉欽依內事理卽便通行所屬
府州縣一體欽遵施行等因蒙此查本年五月二十
日蒙本院憲牌爲出巡事照得催徵一事關係民瘼不
小投櫃一法各省直行之通稱良法獨此中監極大戶
一節而害百姓遠邇共嗟士民同戚誰實作俑而沿害
泉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八 徵冊 五

至此按院在京已稔聞之矣入境以來除弊恤民司道
俱切同心第除害不啻救焚更張貴于可久據各省直
收頭監櫃每里置立一櫃俱用見年里長監收比徵之
日於州縣二門外立木柵欄各里置櫃於柵欄內各櫃
額照布政司天平較勘官等秤一把各甲各戶應納銀
若干官給印信簿開載明白納戶照數秤明櫃頭限同
包封投之櫃頂隙口內櫃頭卽給以印信完票載完銀
若干如收頭勒索官置大罐一百于二門外許納戶擊
稟每晚櫃頭總算收過若干封共該銀若干填于簿後
收完之日州縣官當堂拆封收頭照簿唱名各承行吏

拆封開抽幾封兌驗納戶決無短少拆完正官親手收頭簿上註拆過銀若干庫吏仍置一簿註共里交庫銀若干當堂封識收入庫藏監樞里長以原收銀簿繳還聽官府覆查逋欠納戶另行票拘如是而監樞之事畢矣其應給各役工食官任之收頭不問也其應起解應存留官任之收頭不問也此按院爲令時所親行者面對本院言之里長挨都順甲何消僉報其守樞監收不過自己力役之征其所費不過紙張飯食十年一次富里可監貧里亦可監有何賠累迺此中必設大戶名色何也豈各處里長可監樞而晉地竟難行乎豈各處里長與總疎先生遺集卷之八 徵冊 六

右僉都御史吳憲牌爲巡撫地方事照得審編庫役倉斗併編派大戶乃三晉大害凡州縣得過之家盡爲衙門人節年所漁獵必使之破家蕩產十室九空而後已自晉地以至京城遠邇同嗟士民共嘆深於賢有司不便不思條鞭之法各省直遵行已久俱不敢用庫子斗級并大戶以壞官箴何獨三晉踵習陋規恬不知改先該本院會同按院行牌查革去後近訪得衙役借口按院聞憂倡議阻撓其爲阻撓之說者不過曰里長稱累不思里長乃國初舊制凡里長俱有甲首卽消乏者有大造撥補之例且見年里長勞苦一年卽有九年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八 徵冊 七

安閑又管收不管解凡官解者俱處以脚價盤費何所累也至於庫子之革止革其報富戶承當耳凡原編工食原未議革若庫吏一年卽算一考凡庫書一應工食鹽菜原編銀不足有別項可節省者許樽節充費如無樽節者不嫌於請詳加編有何不便前任按院俱經任別省直有司而來安有以已所不便之事強晉地各官以難從也爲此仰本司官吏卽便轉行所屬州縣查照兩院前牌出示曉諭盡放庫子大戶歸農務要斷在必行毋得二三搖惑如有州縣官面從行違暗用大戶庫子及聽信衙役不放大戶庫子歸農者該司道府并理

刑官不時訪實揭報且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或被人舉發於官箴有玷三尺具存本院雖欲寬假亦難拂民情以廢綱紀也毋貽後悔具遵行緣由呈報本院查考蒙此行問萬歷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又蒙本院憲牌前事照得大戶斗級老人等項爲晉地大蠹積有歲年頃因司道呈詳兩院同心議革與民更始已經本院題請部覆報允移文閩省遵行無異矣惟念法不盡一則事難經久如有司藉口添搭則端本澄源之效豈無其人如解官駕言使費則餽廩稱事之勸豈無其具潞安傾軼杜絕零碎委爲良法而五十兩有謂要加二錢有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八 徵冊

樊法貴於相成倘一省之中或同或否自分畛域奚取類齊而令永永無斃哉相應酌議爲此仰本司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行各道各將前項事宜條分縷析務集衆長歸於至當該司類議列款呈詳以便批行編刻成書永遠遵守庶無負共事地方戮力時報之意文到限一月內呈報蒙此俱經通行守巡各道列款條議去後今准各道條議咨牒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趙彥會同督糧道右叅政朱思明分守河東道右叅政顧順分守冀南道兼管分巡右叅政程達鴈平兵備道右叅政兼僉事南居益分巡河東道副使王孟震寧武兵備道兼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八 徵冊

糊塗固宜上厯本院之虛懷再檄司道之會議也今准
冀寧河東冀南各守巡及邊三道條議到司本司一一
詳閱皆經國遠猷便民要訣各逐款登答另報外伏念
天下無不可行之法而貴有善用法之人道路有遠近
錢糧有多寡因時制宜固不必于盡同微解本一事人
情不甚遠稱物平施亦不必于立異要在上不病國下
不病民法令盡一經久可行而已本司職司總理念切
痼疾日擊民艱躬逢盛典豈敢無說而處于此爰集道
府之衆美參以士民之輿情先釐輪解之夙弊次定里
書之規則斟酌損益合異爲同列款申明趨利避害伏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八 徵冊 十

候本院之採擇焉

一日裁革添搭夫起解錢糧自有一定分兩額以內一
毫不得減額以外一毫不得增減則病國增則病民皆
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晉中之有添搭不知起于何時其
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取頭常假此重取納戶委解又
假此重科收頭及至傾銷起解委解者千錠內正數豫
扣一二曰吾以備添搭也主計者須取足正數量添些
須又曰吾今賄添搭也承訛襲舛莫可究詰卒之添搭
之名歸于上剝削之害移于下竭閭閻之膏脂以潤委
解之囊囊者常十之八九矣憲諭所謂端本澄源者豈

異人乎本司歲收錢糧不過十六七萬向來止收正數
今本司蒞任之初卽出示裁革添搭近又牌行四府三
州凡遇起解本司豐贍庫錢糧傾兌足數編號印封本
司卽以原封驗收並不令添搭毫釐而正數無不足者
上下稱爲兩便由此推之而添搭之裁不可通行而無
害乎合無備行各府轉行所屬州縣凡起解三鎮邊餉
及各府王糧民糧俱掌印官當堂秤兌足數傾銷成錠
不許零星添搭白面細紋不許焦心黑色用粗紙毛釘
編號印封另立號簿開寫珠錠明白眼同入鞘交付委
官轉解不許索釐毫添搭解到經收衙門卽照原封秤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八 徵冊 十一

兌足數卽收亦不令有毫釐添搭如秤兌輕短卽將原
銀印封發回令該府查驗或係原兌不足或係委解侵
漁查明重究仍將原銀補足交納如是而傾兌誰敢不
足解官誰敢多索又奚事添搭爲也嗟嗟添搭二字釀
害無窮衙役之藉口橫征閭閻之剝心包賠里長之却
步不前者皆此二字貽之罔也今添搭既革諸弊盡除
源頭一潔千流萬派無一不澄清也夙弊盡除民生自
安根本不撥千枝萬葉無一不條暢也故本司謬議革
故鼎新當以裁添搭爲第一義諸賢濟濟夙有同然萬
代瞻仰在此一舉亦無俟本司之饒舌也至每錠五十

兩加二錢取自拆封羨餘載在呂撫臺規則書中原爲防不足于五十兩之內非爲加多于五十兩之外也今錯認以爲正數殊失本旨相應改正如太原府所議秤兌豐足自有二錢之數起解者呈文內不載二錢字樣收銀者天平上不加二錢法馬庶幾錢糧不至溢額而解官亦無他累上下兩便之道也

二曰較正法馬查本司法馬萬歷二十二年工部題奉欽依頒發者北時各府州縣亦較發一次年深日久官吏之更代不常大半非故物矣輕重不一收解互異又何以一法守而杜侵漁乎合依守南道所議查照江南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八 徵冊 十三

事例將遠年法馬盡數收回另鑄新法馬一副比舊量準半針解赴本司照工部法馬較準無差鑿字印記發回各府州縣收貯卽以新法馬徵收起解各府仍將一百兩五十兩法馬多鑄三四副凡遇起解數多卽印封一百兩五十兩法馬一副至經收衙門驗兌解者自不敢少收者亦不能多法馬一律人心自平添搭之弊其永絕乎至花戶之封兌投櫃也以兩計者少以分計錢計者多分與錢又難以天秤兌也于是有官等之設而奸狡收頭多私置大等重收花戶愚者不能知明者不敢問吞聲忍受蓋已久矣合行各府將所屬州縣舊等

盡數收回遵照新頒法馬每權置等一把解赴該府較驗平準印發州縣取糧使用若有暗用私等重壓多收者該府及理刑官不時審訪揭報經收人役另行提究官以不職註考寸絲積累歲月迢迢所省民財亦非渺矣

三曰申飭解官先年欽解之設原以避司府之經收耳立法最善奈法久弊生委官視爲奇貨一到州縣輒以公差自雄逐錢俱勒添搭分外又索使費不惟收頭不敢抗卽州縣官亦碍于體面不肯言視爲相沿之舊規矣合無通行各府轉行所屬州縣將收完錢糧數目每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八 徵冊 十三

半月一報道府以酌起解緩急總計合屬州縣收過四萬以上一百取用解官一百豫行州縣將截解銀若干兩查照新議事例掌印官當堂傾兌足數編號印封多則差官少則差吏解到該府限以一日同到一公所該府關委府佐一員跟同州縣原解逐錢拜兌明白交與解官仍用府印毛釘固封跟同入鞘起解赴邊有四便焉府官監兌儼然明輔州縣原解必不敢輕短解官收銀亦不敢求多收頭得免包賠驛遞亦不騷擾似因時通變之一策也解官以離任之日爲始每日支原給銀一錢跟隨四人每日支口糧銀一錢二分業有定議惟

原議解官責重身勞每千兩給盤費銀二錢行之已久今應照舊查給者也

四曰盤經使費三鎮邊餉總委起解而夫馬廩糧俱已
有成規矣至起解司府各衙門錢糧酌量多寡委佐領
吏役等管解無乘傳之夫馬亦無額編之盤費也以一
州一縣之差糧盡併于衙門之數人空手勝腹勢必取
足于收頭而大戶之賠累又不免歸之于里長矣今平
陽府屬已經守巡兩道會議條分縷悉盤鑿石畫呈詳
本院批允亟當一一遵行矣太原潞汾三府澤遼沁
州皆啓其端而未竟其說而盤經必不可少也然平陽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八 徵冊 十四
無支剩不得不議給予條編聚舉易舉之妙也太汾有
本色即可取給于支剩以人治人之道也合行太原等
府州凡起解司府錢糧照河東兩道議允事例每百兩
百里給盤費銀三分于支剩內動支無支剩者于綱銀
內動支倘綱銀不敷不妨另議酌處每季終將解過銀
兩支給盤費數目申報本司請詳開銷三府距省甚近
所費亦不多也夫添搭之可省者省之盤費之應給者
給之一省之中不翕然其大同乎
五曰里長守樞夫里長管收不管解已奉明旨自當遵
行而州縣官或議加添工食或議僉報殷實似未曉然

于釐革之深意者不知里長排年原係催辦錢糧在官
人役今用之守樞挨甲輪當一役九空原無偏累何須
工食若僉報殷實又係大戶之別名斷乎不可行也今
添搭既已裁革盤費又自官給似于里長毫無累矣有
司肯將昔日之擾大戶者一舉而盡除之里長有不聞
風樂趨者乎合無飭行各州縣照里分之多寡為銀糧
之差等多則八櫃次則六櫃又次則四櫃二櫃每櫃各
開八眼一眼經收一里照太原府所議里長分為四股
每股輪看一季每日經收錢糧花戶自秤投櫃里長止
限同書算登記簿上到曉將簿呈堂候拆封交割明白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八 徵冊 十五
季終即放歸農更換下班守樞微完起解不拘何項銀
兩官吏經管解納與里長絕不相干至里甲有殘缺人
丁有稀少者遵照本院憲牌或二里或三四里歸併一
里多寡適均人心輸服不惟里長可用人人皆可用矣
至查盤之時不許沿習舊規將里長問罪以省里下科
派尤今日所當豫諸者也

六曰書算工食州縣每里原有書手一名經管本里糧
冊皆鄉村愚民止知本里之事而已責之舉縣錢糧必
彼此推諉飛詭作奸不可任也舊有總理書算皆係大
戶程覓今大戶既革而書算之工食可獨累之里長乎

合行各州縣每一糧設一書算必選通曉算法素無過犯者充之每日同里長監糧登記流水出給小票皆司其事歲給工食七兩二錢亦不必另行加添卽于本州縣下班民壯工食改給書算多則八名六名少則四名二名少此數人于役使固無損于徵收深有益也造冊紙張飯食不可責之書算亦不可累及里長應于該州縣登報贖銀內酌支每歲不過數金不難辦也

七日禁止加耗州縣經收錢糧皆設櫃于二門之外懸牌一面凡收項多壓重收許納戶鳴鑼稟究皆故事也今花戶自封投櫃上書姓名豈敢短少里長止于守櫃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八

徵冊

七

不許拆封何用

惟賢有司潔已愛民力却耗羨小民之受福自無量矣合行各州縣曉諭里長書算花戶人等凡上納錢糧不論起存應納一分者止收一分應納一錢者止收一錢應納一兩者止收一兩不許重壓毫釐拆封之時攢審合總自有羨餘傾銷折耗自然足用亦無事於他求也本司前議起解盤費工食紙張等項並不取給於羨餘者正以杜徵收之加耗俾小民寬一分受一分之惠也倘加耗不禁清議難逃一時表表必自愛其聞矣

八口三關本色夫大戶之輸納米豆視折色苦更加倍

一俱幸未有本色而獨存者然三關額餉安危所繫又未可以時日緩也今准守南鴈平兩道及據太原府所議責成糧廳召商糴買誠爲探本之論合行原派三關本色州縣將此項價銀豫先徵完每年九月初旬申請本司轉行三管糧官取臨倉時估於九月終卽差官解本色正價赴三兵道轉發管糧官或鹽商或召商照時估買納上倉每兩仍給賠費銀一錢務令十月內通完蓋米豆惟秋後爲賤時估亦秋後爲平若取時估在先發銀兩在後失時價貴必至愆期倘慮商人之有侵費也每十人立爲一號互相保結每號內又擇忠實一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八

徵冊

十七

人爲號頭以顧率之一人蕩費九人首許一人拖欠九人攤賠彼十人之中奉公守法者諒有五人彼此牽制

花費自不敢多而拖欠可必其少矣此本司待罪邊道時曾行之而有成效者近日召商滋弊各自有說未可因噎而廢食也倘歲事不齊委官收買聽臨時三道酌議總之以糧餉而責之管糧自職掌之難諉也晉府藩府及大同本色米豆各州縣臨時申請選委本州縣佐顧一員前往彼處照時估買納一切賠費于支剩內從寬議給惟不許私帶里甲一人私派里甲一錢庶軍需無缺而閭閻亦不擾矣

九曰斗庫重役夫州縣之審編庫役也豈專事守藏蓋爲管租帳卓永器具玩好油燭紙張而設也豫社倉之審編老人斗級也豈專司局鑰蓋爲查盤問罪循環鋪墊虧折賠補而設也各有司勤恤民隱諒不至于已甚但小民一應是役卽不勝其苦矣今奉兩院議允倉庫各撥見參吏一名以司典守週歲後滿卽准一考已除審編之害矣然庫內之巡送器具原有者登之典籍缺少者請銀置造一年一交官自司之無再令庫吏之供用可也查賦役冊內各州縣原有豫備倉斗級工食或三名或四名規則已定不召募而審編原爲賠補之一東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人徵冊十九

着耳今見行事例邊糧每石每年開耗一升獨不可倣而行之乎合行州縣將豫備倉糧照邊儲例一年遞減一升年久汜濶酌量除豁查盤而無侵欺亦免問罪至原編工食有四名者召募書手一名斗級三名有三名者召募書手一名斗級二名願役者應募不許僉報殷實有吏以司局鑰書手以司載籍斗級以司防範一應包賠俱已消除而庾庫其無累矣常平社倉多坐村落而糧數亦不甚多合行倉吏或候吏代管出納責令鄉約保甲輪流看守若積至數千石以上照平陽府例召募斗級一名責之掌管人心亦樂從矣

十曰嚴革供應先曰大戶之累一人常賠數百金一縣常傾數十家豈盡爲起解之添搭盤費而已乎蓋爲一州縣之公用衆衙役之煩費皆取辦于大戶之數人也本司詳閱各道府州縣冊開有言迎新送舊之夫馬累者有言新官填宅之巨細鋪陳者有言交際節禮及下程酒席者有言公堂而下一切不可名之費皆取給於取頭者有言官吏俸薪每兩加四五錢者有言衙役工食每兩加一二錢者有言那移借用久假不歸者有言豫標工食至二季三季者種種獎賁皆載在原來冊中非本司之臆說也今大戶既革而前項之獎賁若不嚴行禁止恐大戶之賠累必移之里長而將來之里長卽昔日之大戶也合無備行各州縣同心共濟與民更始凡舊規一切取辦大戶及前項所云者大出告示盡行裁革若有勢不容已禮不可廢者查照原議動支綱銀官自置辦倘原議不足不妨明白申請另行議處期與里長絕不相干俾本院之撫綏德愛遍洽于窮鄉下邑之中從今之里長小民日遊于耕田鑿井之境非晉人再造之鴻庥乎本司切以爲必先去其害大戶者而後大戶可實革里長無後患也以上十議雖卑卑無甚高論皆廣集衆長斟酌時宜可行之于此亦可通之于

東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人徵冊十九

彼可用之于今亦可垂之于後不分畛域較若畫一庶
絕觀望之嫌可期清寧之效矣然其機有本焉州縣官
是已州縣而能潔已任事懇切愛養也爲保障不爲鹵
絲爲鸞鳳不爲鷹鷂若保赤子心誠求之百姓未有不
從福四境未有不熙洽者倘或陽華而陰用色取而行
違地方之口碑難掩本院之憲典昭垂必爲一路惜不
爲一家惜矣相應呈請伏乞本院再加裁酌批示本司
轉行各道通行所屬府州縣一體遵行庶民生不困吏
治可興唐虞氏之遺風可復振矣等緣由通呈照詳本
年四月十七日蒙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八 徵冊 三
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詳批閱讀十議洞晰民
隱而批卻導竅無不動中機宜眞經濟之宏才收時之
寶筏也蓋晉中大害無如僉報大戶而輪解之苦無如
添搭第出納權在該司相沿陋規歲月已久向聞解官
背後有啞子吃黃蓮之訴痛苦自知而不敢言者本院
欲其爲鑄洗久矣該司蒞任方新奮然首登積習以爲
革大戶必自錫添搭始潔已澄源樹之軌物所謂挈其
綱而目自舉者也其餘斟酌損益縷析條分皆因夫土
宜順夫民俗集各道衆長以成良法覈而不苛約而不
漏者也晉其有瘳乎總之此一議也各道親歷地方所

見最眞許謨嘉猷已自燭然可觀而該司講求潤色合
全晉之利病指陳掌上末復歸重於有司之潔已愛民
探本之論矣夫治人不恒出而法立雖中材可與共守
有司儻以不肖之心應明法負朝廷而虐赤子有三尺
在誰能庇之自今以後以該司酌議既定爲的仰速移
行各道轉行各府州縣一體遵守仍大書告示曉諭軍
民併刻簡明書冊以垂永久繳蒙此本月二十六日又
蒙欽差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詳批據議條分
縷析切中吏弊民瘼欲盡凋瘵法莫良於此者如議着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八 徵冊 三
實行繳蒙此除遵行外合就刊刻簡明書冊分發各道
府州縣永遠遵守施行須至書冊者萬歷四十四年四
月 日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八 終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九

六世從孫廷相同姪道輝編輯

撫晉全草原本

同邑後學胡程千枝閱

牌三十六扇告示一通詳五道咨一道祝文一篇

催邊糧牌

為邊鎮告急日甚等事照得山西民運乃係供給邊軍正餉即遇水旱亦所不免何得欠至一百五十餘萬之多以致邊關告急不啻然眉節該部科題議每月兩次行催總限本年三月內查參奏報業奉明旨切責甚嚴似非泛常可比今照仲月將終尚未呈報前來方擬行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一

文而各鎮督催之咨又接踵至矣若不嚴催倘逾越期限致誤軍餉或生意外誰執其咎合再亟催為此牌仰布政司官吏即便嚴督各府州縣將見年額徵并節年帶徵民運錢糧已徵在官者作速差官起解接濟急用未完者上緊催併仍先具玩今已徵發解者飛報本院其三十九四十年并見年未完應參各該印糧等官違照新例定限三月初旬開名呈詳本院以憑覆咨會題此係部科咨催緊急事理毋得視為泛常未便

禁送喂程牌

為巡撫地方事照得本院向在都門即聞此中喂程小

飯等項和洽成習已經行牌嚴禁外該恐撫屬各衙門不相體信視為故套猶或辦送殊非憲體且辦送明知不受徒增首破何苦而襲此虛文以相蒙也合行申飭為此牌仰沿途驛遞傳諭抄報員役即便飛稟各該衙門知會若本院入省到任俱不許辦送喂程如有不遵定行提吏重究不貸

徵收邊糧牌

為設法催徵以濟軍儲事照得邊備匱乏于今為甚咨書交催無日無之迄今旬日之內畢竟無一處報完起解者各有司豈盡秦越國事置告急于不問不見之地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二

耶及細溯其故大都錢糧之拖欠固云水旱頻仍然亦多由奸豪大戶借口影射不行盡完而各該有司亦未加察任其朦蔽遞相推諉遂成十餘年之積欠耳即今邊鎮告急乃以十餘年之逋負責備有司取完一旦勢將能乎若不分別年分遠近人戶貧富設法催徵將恐奸豪者百計詭脫而貧乏者束手待斃即今日加筆楚荷校相望竟何益之有為此牌仰布政司糧儲道官吏即便通行各府轉行各州縣要見某州縣拖欠某年若干某年若干今議由近而及遠先從三十五年起至四十一年止逐年徵催務要目下盡數完解再自三十年

起至三十四年止嚴爲催併仍立限期不許延緩其欠糧小民必須各有司先查其貧富分爲上中下三則上則星火押令盡完無容升合拖欠中則令完十分之七八下則令完十分之五六即間有逃亡人戶須查有無產業何人占種不妨查明變賣完糧若或人亡產盡必不可措處亦不妨明白開除另請酌議庶早完一日則邊軍早慰一日之望多完一分則邊儲多受一日之濟其於目前然眉或少有裨益云耳倘中間有所窒礙該司道不妨另酌呈報施行

查議邊務牌

吳繼珠先生遺集 卷之九

三

爲查議險隘工程兵馬器械以重邊務事照得三關重地與大廟巢穴僅有一牆一水之隔今雖互市羈縻而夷性叵測則桑土之謀衣衽之戒不可不豫講也所有修守防禦事宜合當修舉爲此牌仰屬平寧武岢嵐道官吏即將分轄邊堡地里險阻要見其處極衝其處次衝俱畫圖貼說先行呈送其墩臺牆垣等項有無圯壞逐一細加查勘某工當急作何修理某工稍緩次第補葺其營兵器械有無足用是否鋒利鮮明不堪不敷應否改造錢糧匠役估計多寡應于何項取辦查議明白呈詳本院以憑彙酌施行

督栽樹株牌

爲巡撫地方事照得山右古稱名都天府然土瘠民貧不能望秦洛之萬一者則以地有遺利而莫教之樹藝也本院駐車盤陀四面皆山其稍平者亦既開墾成畝矣其餘土石相間處儘可種樹或棗栗或榆柳或松木方春生發正宜栽插本院因委雷巡檢督率鄉民教之樹種茲不費一錢而他年林木暢茂大者足備棺舟小者足充薪爨又果物之利可資饑年鄉民亦何憚而不爲也特有司視民產如家產之意未之切耳昔鄭審以種樹行使天下播之詩歌其重如此司牧者誠知民利

吳繼珠先生遺集 卷之九

四

當興豈容忽畧合行督栽爲此牌仰守巡董寧冀南河東兵備九道官吏即便通行分屬州縣各掌印官趁茲春暖速諭鄉村居民各于自己田地之傍栽種各樣樹株仍着令各該保甲地方督率火夫於官道兩傍各栽揮樹木勤加灌溉必使長成茂盛各印官務要實心實政惠及于民每五日或十日出其不意親詣驗之長成者量爲獎賞不則即行責懲萬不可濫委下人致滋騷擾利民者反以害民也每月終具文申報某里某村新栽各樹若干株以後陸續續報長成若干株俟本院來歲差官密訪虛實以稽勤惰本院屢見有司報滿文冊

動稱栽樹俱屬虛文本院從茲相約必以此爲民生急務而重考覈之決不食言

申飭淹禁牌

爲巡撫地方事節據守南道呈詳永寧州捉獲賊犯王多等內有劉文禹等九名審有讎拔之說未經一勘盡斃于獄自四十年五等月內捉獲在監延至次年六月方報武鄉縣捉獲賊犯張友等五名成招解道審未輪服方一駁勘亦皆斃于獄本院閱招未竟不覺髮指夫人命至重即使情眞罪當然必三覆五勘方轉京詳請決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所以慎之又慎惟恐其有冤枉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牌

五

耳今劉文禹等賊無的據盜情未確十四人之中獨無可從末減者乎而該州縣乃不速與問結故令淹禁無時動以年歲致死盡登鬼錄而後報罷得非捕盜員役與承問官吏懼蒙捉勘不明之罪乃多方凌虐必盡殺此輩以滅其口以售其奸乎嗟嗟無辜十數命竟使含冤覆盆不蒙一問之開豈不大干王法而傷天地之和哉有司殘忍莫此爲甚言之殊可痛恨除官俱去任姑免追論已將承行員役批道嚴究重治外合行申飭爲此牌仰守巡兵備九道官吏即便通行分屬州縣衛所印捕等官以後凡有捉獲盜賊到卽追究賊仗細審盜

情眞者限十日成招轉詳道府批行覆勘倘有情輕可疑不妨寄倉或保候不許一槩淹禁重監其承批衙門亦只許五日轉詳不許久延月日有當照提者審情節輕重拘提研鞫不必因一人一事逃走致使各犯耽悞不結玉石盡焚總之一獄先儘要領明確既得其大意卽可成招而中有情節鏘然上司往來參駁必無疎畧至于囚犯拔扯朝暮異同自其常態有司無用毛吹麻索一以恣鍛鍊一以開倖竇也自今以後凡囚犯在禁身死者根究獄卒刑吏在途身死者根究解役果因刑故不妨旋故旋報如一獄而致兩命報斃者解刑吏查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牌

六

究一獄而致五命報斃者有司查實聽參如因明文嚴禁而巧計蒙蔽者此有司不肖之尤本院自有耳目至于囚犯一節廼國家泣罪矜恤之恩往往爲刑吏獄卒所侵剋而官司文書推求囚犯速死之故亦以囚獄不敷爲辭此等事有司可諉以爲非已責歟往見有司或五日一清監或十日一清監親驗囚犯饑凍以施惻隱之仁亦何憚而不爲也倘各加意舉行尙復有囚死而半期不報者乎特此嚴行申飭各有司慎毋視以爲虛文自取罪愆各具遵行緣由徑報查考

開墾屯田牌

爲巡撫地方事照得食者三軍之命脉地者五穀之自
出軍枵腹何以守邊地荒蕪曷以出食故軍患無食耕
患無地而忍視荒蕪豈足國裕軍之計哉茲查三晉屯
田坐落州縣及邊方者不啻星列綦布而成熟起徵之
外豈無可以開墾者奈本管因循怠玩招墾無方以致
地盡荒閑大失利賴深可痛惜今本院查奉嘉靖三十
八年欽頒專勅督理切責甚嚴似不可不亟爲清查者
爲此牌仰布政司糧儲道官吏卽便行各府廉委精明
通判官一員親詣各屬地方逐一踏勘要見屯內各有
荒蕪舊地若干作何招墾應用牛種作何議給成熟之

與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九

七

後或給軍自種免給月糧或分撥屯丁令其出租供邊
丙有近年拋荒者卽要召募耕種准令三年之外方行
起科務使地無遺利田無不耕一面查勘回報如有現
可耕種者一面着令趁時春暖卽行布種不可使官豪
勢要朦朧侵佔致奪屯利各確實回報某邊某州縣某
村查過荒田或地應墾若干以憑奏報施行以上事件
限一月之內回報不許遲延時刻

議織互市布疋牌

爲提督軍務事照得市賞貨物歲費一二萬金此朝廷
安邊重計也無奈委官多以不堪者充數每致虜酋噴

言大傷國體殊爲可恨查錦段等項議者謂與織細相
類織工之所能教邵同知吳人或可隨便募工入晉教
習以興此利至于市用梭布粗鬆短窄民間杆袖皆可
取諸宮中何必以本土自有之利流越他境而偏托勢
于外茲議行太原各府屬督令紡織無資本者官量爲
給予仍時加提撕稽其勤惰布成或稍贏其值以勸其
來將見數年之間女勤于織用足于邊吳楚蹀心多欲
之尚不能乘急以射利而三晉啼機號寒之衆日修本
業以資生富庶之效立可臻矣爲此牌仰布政司官吏
撫牌事理卽將市用梭布式樣分發太原平陽汾州各
縣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九

八

所屬有司督令小民照樣紡織微加謹密間有工本不
給者各量設處務使手藝精熟織造通行卽以歲用梭
布發銀照依市價或稍溢分釐收買運邊應用是否省
便統議妥當速詳本院以憑及蚤施行

議修河堤牌

爲巡撫地方事照得汾河通遶大城每至夏秋之交卽
有衝突之患據議建堤以固保障誠未雨綢繆至計及
各城樓瓦屋毀塌城門內營房傾圯及今修葺尙可仍
舊增新失此不圖後必費多力倍第工程浩大帑藏空
虛查得原修橋工錢糧節年積有軍壯月糧工食等項

及各衙門措發約有二萬餘金一向並未申請動支此銀即可改爲堤工修城各費甚爲妥便擬合行查爲此牌仰巡寧道官吏照牌事理卽查自議建橋工以來扣有軍糧若干民壯工食等銀若干兩院與各衙門湊發若干士民等項捐助若干卽今共有若干見在何衙門取貯備細查明聽其估計改爲前項工程應用一面報院查考一面移行守寧道轉行該管衙門以後修堤等工凡有動支錢糧必須豫先申明該道批允方許動支不得擅自支銷致滋侵冒毋違

申嚴戒備牌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九

爲申嚴戒備以防不虞事照得籌邊之策莫重于防禦而倉卒之變每起于怠忽撫屬三關設居絕塞固均爲要地而西路一牆之外義募盈眸尤爲孤懸其加謹戒備誠不可時刻懈者第恐各將領因循玩愒狂視爲常倘有變動失事不淺本院方在申飭適據岢嵐道呈詳老營地方營軍潛出虜地致無下落而將領置若罔聞似此疎防成何法紀除批行究治外擬合通行戒備爲此牌仰本道官吏照牌事理卽便通行大小將領等官各將所部兵馬著實訓練盛凱器械逐件整頓俱要堅利各路烽火通行申明沿邊墩口隨處設伏凜凜焉常

如大敵在前不可時刻懈怠仍差伶便通夜遠爲偵探倘有變通情形務要相機豫備固不得輕率以啓罅漏亦不可虛張以塗耳目該道務要審時酌勢期保萬全但有一切消息飛報本院以憑施行各具遵行緣由徑報查考

申飭邊備牌

爲提督軍務事照得秋防伊邇本應整製兵馬以備不虞況近日夷情頗異逆順不常萬一包藏禍心變起不測將何以爲戰守之計屢聞三路廢弛近日查盤各官俱稱武備單虛將士脆弱西路尤甚至火藥烏銃等項現在無幾兵革虺蜥皆不堪着目似此景象積玩已極萬一胡虜乘盟龍沙鳴鏑億萬生靈坐受荼炭平日軍政玩愒將士驕惰器械不精堡垣不固咎將誰執本院卽擬親臨邊境閱視不待及秋合先查勘爲此牌仰岢嵐道官吏照牌事理卽便嚴行各將領查理器械整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十

藥火箭併盛甲旗幟各色鮮明其有各堡將領不習弓馬素無智畧者卽行改易老弱軍兵嚴加沙汰將壯丁素有武藝者另揀數隊如京營選鋒以備禦虜前矛之用決不可因循怠惰自失事機該道當此正坐不帖席之時亟宜親歷邊口督核將領修器械備火藥明賞

罰革冗兵爲綢繆牖戶之計則干城有賴邊警無虞本院屢次行道申飭諸將領漫以虛文相應恬不知畏恐該道亦未之加察耳本院巡歷近在眉睫如有前項怠玩不修者各將領定以軍法從事若該道專一方之責責任尤重尤宜同心戮力共濟時艱不待喋喋備將查驗過緣由造冊報院以憑巡閱施行再無仍前遲延不報

議裁鋪陳牌

爲裁省煩費以甦民力事據屬平道呈詳呼縣每三年額派鋪陳銀十兩製成鋪陳審坐庫十二名看守每年派給工食一十四兩四錢今議將前鋪陳令架閣庫子帶管看守每歲量給工食四兩其餘十兩四錢裁去等因呈詳到院亦可謂留心節省矣但據該縣鋪陳三歲一編其費僅十兩耳看守者却猶歲給工食四兩是實用者少而冗費尙多且上司親臨士夫過往未有不載鋪陳而行者不若併所派鋪陳而盡裁革之此所謂塞其源而流自縮耳即如太原府申詳草場積草原價止四百兩看守庫役反給過工食千二百兩之多一旦裁革大蘇民力照此類而推廣之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不亦可乎但事關通省合行詳議爲此牌仰布政司官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九

十三

吏照牌事理即查通省州縣每三年各派坐鋪陳銀若干看守庫子各的有幾名每名該工食銀若干應否盡行裁革見在鋪陳或寄庫或變價永絕民擾是否安便酌議明確呈詳本院以憑施行

設武會儲將材牌

爲立會講武以儲將材事照得山西古稱將藪國家武畧惟盛西北則晉中武備自昔已雄甲天下矣顧款貢以來承平日久積玩相因世胄之官或長騎射而不曉韜鈴統袴之子多厭膏梁而不習騎射甚至有不知韜鈴爲何物者方今款市羈縻雖可偷安萬一犬羊叵測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九

十三

閭外需材何以敵愾揚威以壯國家之神氣哉所有儲養將材似不可不豫爲之圖也擬合舉行爲此牌仰守巡兵備道官吏即便轉行各衛所於閑任將領或會試武科內公舉才識老成韜鈴素諳技藝熟閑可爲師範者數人幾人立爲會長幾人立爲會司其指揮千百戶總撫各官除年邁志墮貌陋才短不願入會者聽其餘無論管事閑官員及應募人等學武生凡係壯年偉貌有志韜鈴素習騎射者俱許報名該衛所印官再加揀擇每衛多者三五十人少者二三十人於坐便公館立爲會所名曰鷹揚會每月六會以逢八爲期每初

八十八二十八各將武經七書及百將傳限就篇數一
一講解要見如何爲攻爲守如何爲奇爲正如何設伏
張疑如何揚虛批亢各相辯折問難儼然如敵在目前
一般大要不實能口頌其言恒在能心會其意仍置課
簿一扇勿會明開講折某章起至某章止初二十二
十二齊赴教場較射省城三衛仍即赴布政司于本院
賞功銀各動領銀二十兩其餘衛所動支無礙官銀各
打重三錢銀牌是日懸射中者徑自取之明書簿內每
月終送院查考通候季終有講熟射中多者特行獎勵
其會長副能訓迪有方卓有成效者該道指名呈報本
院以憑題薦陞用其應襲舍人武舉武生另加優待以
示激勵但有志甘下流久不赴會者許揭報本院以憑
懲戒具遵行緣由回報

置買學田牌

爲巡撫地方事照得揆文奮武二者兼資方今邊塵不
靖地方寧謐正僱武修文之際而作養人材興起教化
似不可不亟爲之圖者近據提學道呈詳修理三立書
院課訓生儒已批行括湊錢糧見在議舉第恐立會日
久費用不繼本院議欲置買學田歲有收穫一以供書
院之課訓一以助貧生之婚喪庶多賴有資經費永帶

而會城首善之區茂異星羅雲起未必不無小補云擬
合就行爲此牌仰布政司官吏照牌事理卽于庫貯賞
功銀內動支三百兩給發太原府督令陽曲縣于臨近
置買地畝明立碑文作爲學田俟歲有收穫資委
廉幹官收貯專聽書院及貧生之用不許別項那借事
完將買過地數明開四至報院查考

分發古文孝經牌

爲公務事照得古文孝經一書可以訓民成俗而於
蒙誦讀尤爲養正之大關鍵也擬合就行爲此牌仰布
政司官吏照牌事理卽於賞功銀內動支三十兩同發
臬憲陳先生遺集卷之九牌
去孝經俱發太原府責令匠役刊刻除匠役用工食銀
一兩八錢五分外下剩銀二十八兩一錢五分易買
白網連紙刷印分發所屬州縣傳示生儒鄉約所訓習
以興教化事完具由呈報本院其各府又俟另行

清汰老弱牌

爲提督軍務事照得邊餉告匱部文講求七事無如節
省爲急而節省一事惟汰老弱以省虛費爲方今第一
喫緊要務也今照各營衛軍士中有老弱不堪全無一
藝可用參雜冒糧此在平時俱應清汰矧當財用匱竭
之際奉旨嚴責之時可令其猶然虛冒以耗國儲哉合

行清汰爲此牌仰三兵備守巡冀寧守南道官吏照牌
事理卽便行委廉能正官親詣教場將各營衛軍士逐
一點閱除精壯者照舊着伍外但有老弱不堪之軍盡
行汰革不必選補月糧卽行任支仍令該管衙門照數
扣貯聽作節省以備緩急之用限二十日內將汰革過
名數造冊報院目下防秋事竣例應奏報惟此虛曷最
係軍政巨蠹而莫肯實心任事竟使明旨視若虛文則
本院溺職之罪胡可逭也文到限三日內卽委官嚴加
驗覈揀其不堪者汰之其祖軍例不應革者亦要另行
選補務使疲弊化爲壯強不惟節省可以爲足食計而
兵威亦自此大振矣其委官仍開姓名呈報使果賢者
必肯實心任事不避嫌怨如限速報毋違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九

五

查革占役牌

爲嚴革占役以實行伍事照得營伍之弊固多而占役
爲甚節奉明旨清革刊刻成書通行頒布立法未嘗不
嚴奈何日久玩生竟成故事近訪得各軍希覲輒便俱
各影射司道舍人軍牢名色初猶經衛撥發今且高捷
頂首私相更換司道每對本院議宿弊當革孔竇多端
而都司舊營以及標下把總又且額外占役近如守寧
道見在舍人三名軍牢七名俱自軍回聽操深爲有碍

行伍方今虜情叵測練兵防禦最爲要務擬合嚴革爲
此牌仰布按三司官吏照牌事理卽行該司并各道如
有前項借名舍人軍牢冒糧不操者俱革還原伍着役
卽夜不收亦不得過本額四名其將領操防中軍千把
總衛所等官各宜痛洗夙弊共圖自新合該跟用人數
務遵原刊書冊不許多占一名至於都司舊營係城操
軍太原三衛皆城鋪雜差嚴令該管官各立一簿註定
某門某鋪若干務足原額若雜差有缺不許將城鋪軍
役抽補如各官仍前不遵者本院訪出定行參拏重究
不貸各具遵行緣由呈報查考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九

十六

禁約砍伐阻虜山林

爲嚴禁砍伐阻虜山林以固藩籬事照得山西逼近沙
漠沿邊林木俱係阻虜禁山巡緝設有官役私伐律有
明例犯者遣戍煙瘴獲者加以獎賞法亦密且嚴矣奈
何日久玩生近訪得豪強勢要假以開墾荒田將應禁
林木盡行私伐與販肥家遂致荷蔚山林盡爲垣夷大
道利歸奸惡害貽疆場違禁不紀莫此爲甚除將拏獲
私砍犯人范文澤李思蘭已經寧武道呈詳重責四十
板發煙瘴地面充軍外合行立法嚴禁爲此仰三兵
道官吏照牌事理卽便嚴行所屬州縣將領等官各將

所管山厥踏有林木之地某處某處長潤若干責令巡捕人役晝夜巡視即萌芽不得割毀仍令各將領州縣置循環二扇將巡山莊村居住軍民編爲保甲舉報莊頭小甲姓名明云某莊某人附近某口某山協同捕役盤詰有無盤獲私伐人犯按季赴院倒換查考倘有盜不悛仍前盜伐者莊頭人等捕獲到官定行重賞正犯照例煙遣若縱容不舉一併連坐又肯嵐寧武山界相連去所地名五寨山等處有通竊小徑合宜結墩設柵布置防禦該道示諭西中兩路該管防守協同置造務求萬全完日具文呈報禁山告示併編甲姓名循環倒

與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七

未便

率教紡織牌

爲率教紡織以甦民困以濟公私事據太原府取知邵位呈切照民生所仰衣食最先裕民之方生息爲本晉地邊寒土田瘠磽物產麻薄民自耕種而外無別業計收穫之全僅僅足供朝夕顧雨賜不時豐歉難期兼之輪和供賦與夫布縷項屑之需歲是而在則家何以給而民何以聊生也本院念及於此欲照修邊工事例提各縣織紡教師赴省教習學成即可用其布以

與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十八

充撫賞市有難諱回命與職申詳舉行職師仰遵明諭曲體至情恩賜太盛倉所積庫防穀石查算收支外尚存三萬去年積雨傾倉不無泡爛仍久貯不易恐復更甚合無止畱一萬存倉備賑以二萬變價或發爲上食扣留原發銀外回向賑買而今責賣約差出銀二三千兩將此作造具教織之費委能幹估領三四人如左衛韓經歷及忻州沈東目曾教忻州織紡者再委陽曲縣佐貳一人董其事俟有成績咨部超陞以行獎勵否則劣轉示懲不職其法先從本省而後州縣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其所織成之布每二疋畱一與民爲用織疎先生遺集

等因呈詳到院據此看得王業重農桑爲本民命捐衣
食爲源晉居萬山之中舟車罕通生業最苦近日無處
不墾田無歲不積穀粒食之利野無曠土矣惟紡織一
事未見盛行布縷之陳于市者僅榆次太谷兩三縣而
已夫織布非有高遠難行之事也俗習于惰而杼軸遂
空凍者無兼衣之賜其如保民何邵同知署忻教民紡
織既漸椅梓爲紡具擬度短長美其利器復召南方巧
匠經之絡之狎其耳目用意良亦勤矣本院巡行之日
至忻百姓迎于道路有手不釋蠶絲者非教民成俗之
效乎則諸郡邑何獨稱紡織之不便也民固難于慮始

果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九

十九

此尼父所以有先勞之訓今官爲立局以教之工本廩
餼不費民一縷第吊取各郡機匠令其居肆肄習以南
方之募來者爲之式通省大衢勢必環集而觀觀則必
有興起者將見期年之間不獨工人之子學爲織而杼
軸之聲徹于四境豈非爲民興利之大竅會乎況市賞
每年易布于蘇松流金錢于數千里外居晉之士爲晉
之民胡不自取其利而以所恃爲客資也且有司又免
差遣官員車輛搬運之費布多又可兼備各軍冬衣布
花之用利害較然矣擬合舉行爲此牌仰布政司官吏
卽將本官前呈再一酌議有未詳盡者仍加籌畫以貽

地方之福其管理織造事務卽專委邵同知如議動支
前銀穀以充諸費選擇廉幹督率諸匠此又在邵同知
鼓舞而力行之俟有底績本院定當薦獎以酬殊勞定
限月終呈詳本院以憑施行

嚴禁賭博牌

爲嚴禁賭博以靖地方事照得省城乃首善名藩法紀
重區奈何俗習薄惡罔事生理訪有無藉喇唬串同棍
宗府役朋比結黨或於私家開張或於神會聚集以賭
博爲活計藉局騙爲利階良善受其嚇害稚子被其網
羅向日猶知避忌今則石板遍置城市動則數十爲羣

果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九

二十

以致良民子弟一墮術中傾家蕩產小則鼠竊大則截
劫破家隕命骨肉不保皆由於此如城北新建檜栢園
又其賭套淵藪數啓孽滋盜民害不淺除另行訪拏外合
行嚴禁爲此牌仰守寧道官吏卽便大書告示遍諭
民人等務要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向善自新各安生理
仍行總捕同知督率縣衛巡捕員役嚴加巡緝如有
前羣賭不悛者卽便擒拏解院從重究治決不輕貸其
遵行緣由繳查毋違

嚴催邊餉牌

爲嚴催緊急邊餉事照得三鎮邊餉置缺已久盼望民

濟急在然眉本院屢檄嚴催未見徵解茲據布政司呈報三關鎮各屬民運四十一年尙欠五千六百九十五兩零四十二年尙欠七萬五千一百七十六兩零宣大二鎮并四十三年見徵夏稅尙未解到節准餉司并各兵備道請催之文接踵而至急俾星火各屬猶然泄泄蓋緣管糧官索取寬限常例掌印官慢不雷心倘枵腹悍卒脫巾而呼效薊門之續彼時雖從重參禡何濟於事擬合立法嚴催爲此牌仰布政司糧屯道官吏卽照揭開四十二年拖欠宣大三關本折邊糧分數如未完二分以上者先將管糧官家屬拘拏該管府州監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九牌

約束齊民告示

爲約束齊民以維古道事照得三晉風推陶唐之遺雅尙儉約而敦節度不虞輓近製維棄軌踈離之極長此

安鄉斯豈世決若河難回良心於清夜或亦取失其體未明約束於平時本院承乏茲土聞往昔家書聖訓卷守王言木鐸傳聲提醒老人五鼓明宣今則微從大訓跳梁宏綱視孝弟爲塗蕘等章程爲桎梏浸假而少凌長子毆親犯義滅倫幾背中國爲夷狄同人道于馬牛司風俗者能無蒿目之憂乎唯是縣有令州有牧府有守所稱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非耶孔通父母教典攸司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誨之以忠錄之以行制爲科條以樹其鵠堅之歲時以洽其髓下諭一鄉之內州里之間月爲講日爲課凡家有逆子傲弟及敦倫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九

計開

于後嚴行禁革

二居地棟礎民間自有分涯律嚴違式不啻較著矣本院聞之晉初齊民無大屋今則華門圭竇者率多不安湫隘逞其貲力構厦翬飛厭情風雨之蔽恣意土木之窮胡爲者也况大明會典品官之家房屋皆有節制豈最爾微民反可侈壯麗越軌準繩乎仰各府州縣查民居今後再有仍前營構高厦驚駭耳目者拿究治罪拆屋歸官以懲踰僭

一方巾義冠法天地之方圓爲士紳之藻火本院聞晉舊無市人方巾者今則下至臺輿廝役之賤儼然周弁章甫之華山雞而假鳳冠非其質矣沐猴而被元服胡

東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九

告宗

王

不耻哉禮重三加類分士庶此習不鋤將有賤妨貴而至無等者仰各府州縣嚴行禁革市人及吏胥等役有方巾者罰無赦并青衿士人競尙九華三台雲霞五常等巾皆屬好異足亂經常曉諭帽店不得巧製射利如有此等有司將一槩重治不得輕貸仍通行教官知會生員不遵者指名申報

一豸補玄黃象神羊之善綢章憲紀之威稜凡在庶民何敢僭擬况皂胥之妻彼何人婦而服此不衷抵爲身災倡優后飾又何異焉沿波而往則黼黻華蟲宗彝粉米之製凡文可侈霞裝不必問其誰家之婦也此俗不

除節日甚仰各府州縣嚴行禁諭務加體訪再有皂胥之室補飾無忌者有司卽行拏究胥役重治枷號併取利婦庄女敢有僭越者卽坐其夫

一四轎皂蓋必以折圭分符之品乃有儀章輿衛之崇賁卽何人銅臭鬻階權薄蟬翼乘肥衣輕亦其常態今則後憑軾之僕夫樹翳雲之高蓋賄結官司乞靈借寵在上或假以顏色在下遂廣其附趨四轎轎僭擬充朝等級皂蓋燈燵虛張燦衆羽毛此輩志得寒士色沮有一於此足爲民害蕃富如晉是途頗寬仰各府州縣頒禁裁抑敢有仍前恣肆乘輦張蓋者嚴行罰治重則

東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九

告宗

王

申院拿究不貸

以上四條皆傷儉德諸如此類未可縷數古云鑠山川之精銷日月之光耗元氣於虛靡隳人事之紀經皆是物也況昌禁踰分大亂國章襄王卻請秘之謀孔子致繁縷之惜亦謂名器不可假人長堤壞於穴蟻禍之生也洩僭爲厲階世之壞也侈泰以作積漸成著勢重莫挽纂獄胚胎實在於此本院所以兢兢於聖諭之申飭蓋崇孝弟以重其本也道在講明以樹民鵠所望有司之賢者是進庠序而講格致誠正之學以爲齊民倡於齊民中宣揚聖諭必提撕警戒專崇儉朴辨分定志

以保其身家卽此和順之心充擴四達便是藹然唐虞氣象誰謂古道不可再見哉該道嚴行各府州縣刊刻告示張掛通衢仍以四事另造冊簿逐季開報遵行有無違礙善惡若而人以憑施行有司以此正風俗本院卽以驗官評慎勿視為虛文掛壁一事責有所歸

表揚鄉宦孝廉牌

爲公務事照得原任吏部郎中劉諱崇文清瑩同冰介堅類石哲人雖已萎謝廉立賴以聞興養親孝廉姚賴孺慕切於公車闢修潛於斧德研磨聖學磋琢名流行誼皆有裨於名教表揚允宜樹以風聲爲此牌仰安邑縣繼疎先生遺集
縣官吏照牌事理卽將劉宦書扁清介名臣禮銀十兩姚孝廉書扁開修士望禮銀六兩俱於該縣堪勳銀內動支扁用綠地金字各書銜名如式同發去禮帖仍用鼓樂差委教官一員親詣兩家懸掛致本院敦崇之意具由申報查考毋違

嘉獎學行生員牌

爲公務事照得絳州生員辛全英齡味道渾志桄榮淹貫經史之宏敦行孝弟之大蓋舉平斗極以爲期而入步以倫物爲始此其志甚大而進未可量者也相應嘉獎以鼓勇修爲此牌仰絳州官吏卽動堪勳官銀四兩

仍置扁一面綠地金字上書大志希賢四字扁書銜名如式仍用鼓樂同發去禮帖并書一部迎送本生住家懸掛以見本院優待之意具由繳查毋違

三關掘井牌

爲提督軍務事照得邊備緊要無如善擇水草往往載之兵法可考也昨巡歷三關高者崇岡大阜十數里內不見人烟儻軍與戎馬輻湊渴而求飲將無勺水可覓豈不債事夫思患貴於豫防而度地先宜掘井或者有三關掘井之說不知天地猶人身也頭顱之上皆血脉流貫豈有平阜而遂言無水泉者擬合督掘爲泉繼疎先生遺集
此牌仰鳳寧三兵備道官吏卽便徧行所屬營堡仍用海師羅經按于坎之地相燥濕之宜分撥軍丁各限幾人共掘一井計時申報其有雖在高阜而就近有窪下之場卽從窪下鋤取數丈之下萬萬無不得之理以後一里之內責令掘井若干多多益善當此款附承平之時軍卒免荷戈執銳之苦豪養將領袖手荒飽止以春秋逐隊操演備數了事遂曰防邊將領皆可罷也本院年終獎薦定查各營堡管下軍掘井若干以定將領優劣卽素在上考而掘井無功定從劣註其中有怠忽倡言抗令者該道不時指名呈參以憑拏問決不虛示

仍先具不違依准併各營堡起手掘挖日期呈報查考毋違

計開

馬平道申報掘過井數共七十三眼

西關外路南井一眼離城六里路北井一眼七里舖迤西路南井一眼馬站堡街北井一眼馬站堡西二里路北井一眼陽明堡東關路北井一眼陽明堡西門外路北井一眼陽明堡西五里路南井一眼下田村街北井一眼上砂河街東井一眼下砂河街南井一眼古城村街東井一眼崔家庄街南井一眼牛站村街北井一眼吳繼謙先生遺集卷之九
窰子頭街北井一眼上花家庄街南井一眼下花家庄街南井一眼茹海村堡內井一眼城北二里路東井一眼城北五里路西井一眼八里庄前路東井一眼下瓦窰頭路東井一眼上瓦窰頭街北井一眼蘇村街北井一眼韓曲村街北井一眼赤土溝村西南井一眼北磨房街南井一眼薄村街南井一眼東熱院街北井一眼三賈村街北井一眼陽溝堡東南井一眼小東素堡西南井一眼大東素街南井一眼東關街南井一眼城東三里路北井一眼清平堡街北井一眼十里舖路北井一眼清淳堡街南井一眼清泰堡街北井一眼清裕堡

街北井一眼清熙堡街北井一眼南平城街南井一眼芝達村街南井一眼遷仁村街北井一眼東張村街南井一眼西段景街南井一眼東段景街北井一眼蘇營村西街北井一眼蘇營村東街南井一眼付村街北井一眼城南三里下齊家庄井一眼上喬家庄街南井一眼晏村莊街南井一眼楊閣村街南井一眼上曲村街南井一眼金臺村街南井一眼下庄村街東井一眼扁村街西井一眼新庄村街東井一眼小梨園街南井一眼大梨園街南井一眼陳家堡街西井一眼趙村街南井一眼張村街南井一眼謝家寨街北井一眼董家寨街南井一眼張家堡街北井一眼徐村街北井一眼泊水堡內井一眼王里村路北井一眼南家寨街北井一眼下門王街北井一眼上門王街北井一眼寧武道申報掘過井數共一百四十九眼
神池堡城內井三眼城外廻圍井四眼王家庄井一眼郝家坡井一眼虎北村井一眼小小兒村井一眼太平庄井一眼大磨溝井一眼板井溝井一眼橫山井一眼南店村井一眼西口子井一眼東湖村井一眼銀洞窰井一眼邀店村井一眼義井村井一眼黑店井一眼小辛庄土棚井二眼井兒村井一眼馮家庄井一眼石窩

村井一眼大城井一眼東灘井一眼南沙溝井一眼黃
 花嶺廟後井一眼西黃土梁井一眼北口子井一眼寧
 武教場正北後梁井一眼東北角井一眼西後梁井一
 眼北梁坡井一眼大河堡井一眼黃皮街井一眼馬房
 街井一眼管驛街井一眼東關廟外井一眼西梁巷井
 一眼北關廟外井一眼柳樹溝井一眼狼窩村井二眼
 嶺溝井一眼邀店子井一眼西關廟井一眼寧字七臺
 井一眼陽方堡井一眼寧字九十五臺井一眼苗家庄
 井一眼二馬營井一眼北關井一眼小紅溝界井一眼
 榆會屯井一眼施家庄井一眼三岔屯井一眼馬家灣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牌 三九
 井一眼楊家庄井一眼塢上屯井一眼俞家庄井一眼
 大木場井一眼汾水嶺井一眼三馬營井一眼細腰屯
 井一眼園子灘井一眼馬頭營井一眼南平屯燧水灣
 井一眼石佛屯井一眼川湖屯井一眼陽方堡圪沱兒
 井一眼賈家堡井一眼袁家庄井一眼利民堡城馬王
 廟街井一眼倉場街井一眼南門街東頭井一眼南門
 街西頭井一眼東門南三道街井一眼南關廟房井一
 眼南關五嶽廟前東西井三眼海樓東北井二眼海子
 灘井一眼會家庄坪井一眼教場內井三眼梁家溝坪
 井一眼北城壕井一眼郭家窩子井一眼西城壕井一

眼大井溝屯堡井三眼馬房屯堡井四眼九仁村屯堡
 井三眼得勝堡南溝井一眼苡麥川暗門北井二眼乾
 渠溝口外張家灣井一眼蘭家前窩井一眼長林堡暗
 門外井一眼暗門口裏井一眼長林堡外西南溝井二
 眼南稍門外井一眼韓家坪井一眼察院後井一眼西
 稍門井一眼李家牆路上井一眼櫻桃鎮井一眼上八
 角井一眼嚴備鎮井一眼大東灣井一眼盤道梁新堡
 內井一眼新堡西井一眼二龍窰井一眼三龍窰井三
 眼舊堡西井二眼乾千樹窰井一眼鐵意泉井一眼夾
 柳樹堡南井一眼大黃灣井一眼腰林道井一眼柳坡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牌 三九
 泉井一眼燕兒水堡暗門西井二眼野鷄窩井一眼西
 水泉子井一眼孫家岩井一眼鵬窩梁大石頭灣井二
 眼南梁墩井一眼薛家梁井溝井二眼曹兒嚴井一眼
 野毛窩井一眼
 奇風道中報揭過井數共六十六眼
 賈家堡井一眼老營堡井四眼栢楊嶺堡井二眼八柳
 樹堡井二眼寺塢堡井二眼草梁山堡井二眼黃龍池
 堡井二眼滑石澗堡井二眼馬站堡井二眼韓家坪堡
 井一眼永興堡井二眼樓溝堡井四眼偏頭關井四眼
 樺林堡井一眼平頭村井一眼石城占井二眼河保營

井四眼羅圈堡井一眼保德州井四眼三岔堡井五眼
舊寨村井一眼蔡家坪井一眼小河口磚樓內井一眼
五寨堡井三眼石嘴頭村井一眼梁家坪井一眼郭家
河磚樓內井一眼三井堡井一眼鎮西衙井六眼店坪
村井一眼西會磚樓內井一眼

覆議潞安府屬條議牌

爲廣諮詢以濟時艱事據巡南道呈潞安府所屬條議
緣由到院據此閱得該府屬郡條陳不惟地形風俗具
在目中而各令之有志無志於民裨然可觀矣但治道
貴實空言罔裨在監司時加督核而貴成之耳如長治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九牌

主

鄉約孝行著聞者獎賞過何人晝夜爲非者擒拏何人
當報也查修韓店村水利當報也環潞皆山而何以不
言種植民居稠密而何以不教紡織此非循政之一缺
乎長子知縣馬之苦民壯各役之累言之不憚煩不難
議增審編以恤之而於邊儲適資亟欲蠲除殆未審於
難易之勢也言雖臆聽如壁上不可行矣若倉穀當如
該道酌爲易結之局從長計處可也惟荒田一事所稱
地廣人稀荒逃強半該縣倘真心爲民履畝清查設法
開墾下以裕民上以足國錢糧自不至於逋負此一敗
儘有作用奈何不擔當力行而請府委官乎該道立限

次月初旬造冊報屯開條盡開墾以爲得法官由草屋
招撫之標題也禁宰耕牛種息之極慮也今署印者何
人宜亟行之有此一事亦足稱功于攝理矣該道立限
責令完報襄垣改驛之議已經批行但開墾一節止云
遺下荒地數多並不明載何村何處至於少牛少粟民
情盼盼仰望尤宜果決資給不俟終朝者也該道立限
責令完報潞城僅以陳張二村水泉塞責恐此等水利
亦是現成未必自今日始濬耳該道查覈另報至於花
戶止完四五分而藉口于人逃地荒里老以熟地假作
荒田而慣習于瞞官侵剋該縣議履畝清丈列等起科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九牌

主

除荒算熟分圖定稅誠良法也該道立限責令完報黎
城謂五穀之外不產絲綿女質多愚不通紡績夫五穀
可產獨不可種花何歟男質能耕女獨不可紡績何歟
卽今代啤陽曲等縣村袖之聲聞于道路種植之多蔽
帶如雲夫豈性生哉在上之人勤而樂教耳壺關留心
勸課如所稱種麥栽樹等項遂使錢糧早完頗聲蔚起
誠可嘉尙紡織一節再宜殫心平順教民力農紡織欲
使閭閻民無游惰至於立社學延貧生王拱辰等教授
塾童倡行教化該道俱行文勸勉務底成績夫守令民
之師帥而守令於民尤親一念在民則民受一念之益

一事爲民則民享一事之利古人云愛民如子視國如家體此二言痛癢未有不切者倘使上黨諸邑盡如紙上之條畫卽人溺由溺人機由機何異於此所貴實心實政以流惠澤于民而監司在上者課勤課功必不爲空言所掩務使底有成績爲元元造福耳俱毋違錯

立廠熬礮詳

分守冀寧道爲鑒壽昌納官礮乞法嚴禁事據太原府推官蕭道光呈蒙本道批據礮匠張汝世等告前事蒙批仰府理刑官查審酌議妥確詳報又蒙本道批據礮匠李賓等告爲罔上蔑法侵奪官礮事蒙批仰理刑官

東繹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七

併審議明妥解報蒙此該本職審看得張汝世等立廠熬礮已十年矣礮廠則四十一年李賓等奉撫院明文賜曲縣勘定所立也礮礮二處各事公務兩不相妨盤起於千戶周養正者原委督理熬礮因奉撫院查礮數多寡而遂越俎議礮回文朦朧欲并其利於礮匠此張汝世等所以攘臂而起李賓等訟辯不休耳查二廠物產確得利之八礮得利之二汝世等既占其多而復欲并其少一網打盡亦造物所忌矣况礮廠開於陽曲地方緩急可恃每斤減價三釐節省當從何遽議罷及汝世期於必奪而以向時砲之不鳴歸罪於礮夫砲非能

東繹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七

言者安知非咎在礮耶且不鳴於三十八年亦難以責四十一年之礮戶也今斷張汝世等照舊熬礮李賓等照舊熬礮各守憲令永杜爭端其二犯告詞不無添捏法應招虛但念俱奉軍需乞恩免罪以示法外之仁等緣由到道該本道看得礮礮所關甚非細故似難輕議更者但軍需重事惟求其可釐斷互爭須折於是若據礮匠之說則曰太原有產何苦借材異地減價而售誰不樂從節省矧有前院批據陽曲縣申呈准如議行不許棍徒阻撓之論固昭然在也遂不欲礮匠之專其利也而爭據礮匠之說則曰礮礮并納從來遵行已久本地有產何不早陳開納矧有前院批行守寧道憲票礮廠不必再開仍督礮戶熬納之諭亦昭然在也遂不欲礮匠之分其利也而又爭憲案俱存兩爭有據終歲言之幾終歲不決矣爲今之計火藥之需無窮買納終屬有限以天地自然之利至省至便何憚而不開也開廠誠爲善策然與其獨擅于一使操偏重之權不若分屬之使各競其長而兩取其利也與其分屬于下終貽善後之憂又不若官主之使利歸于民而柄操于我也其熬礮仍屬之礮匠無容再議外如陽曲縣既稱見有礮廠可開祇令縣官召募開熬每季每歲如法煎熬依期

上納務求足數務令精潔諸凡匠作頭役不必藉名於
司道惟勿令宗室包攬一切完欠美惡俱責之縣官惟
聽其扣額局料完日照例解驗本道納貯司庫除應取
正額二萬斤之外不妨酌量多收稍有贏餘聽該縣給
照變賣其壽陽縣既有東山礪廠亦合照陽曲一體遵
行著爲定例則民不窮于售上不盡其財地貢有用之
產民享不費之惠人皆樂趨而爭端自泯上有責成而
情竅不虞庶於長枝爲不竭之府而亦經久可行之便
計矣謹同諸道會議并折衷刑廳分屬之說謬陳以備
採擇等緣由呈詳本院批礪產太原地不愛寶贊我國
典繼陳先生遺集卷之九

卷之九

三

家戎事之利乃局于硝匠壘斷之節說舍近貿遠不亦
左乎但處之無法則煎礪之徒類多烏合勢必有逃亡
潰散之虞今責成有司操其召募開熬之柄輪納俱有
常期宗室禁其包攬正額之外不妨多收遇有贏餘給
照變賣計畫周密可謂曲當其宜者矣晉中爲利甚博
此亦近日之劇見也准照行其壽陽縣東山礪廠仍卽移
文曉諭一體遵行繳

催補巡東驛傳二道薦太原閭知府陞守寧道咨

爲道臣久缺酌議催請推補以安民生事竊惟國家設
官分職有一重地必有一監司彈壓之用以察吏綏民

宗奸邪盜匪徒僑員於地方漫無輕重也如山西分巡
河東道駐劄平陽府西接秦關南枕河洛環地千有餘
里兼以西賊出沒沿河震驚地方最號難治乃自副使
許維新齋捧陞任繼以右叅議馬性淳丁憂回籍於今
缺官兩年矣令襟帶要區保障大寮閒如虛設此平陽
一時曠官之患也清軍驛傳道自副使關廷訪之後雖
推有叅政杜詩然未任卽轉本省按察使以去於今亦
期年過半矣令都會劇地風紀憲臬署門晝閉此省會
一時曠官之患也夫民心最玩一日缺人則一日之事
弛一月缺人則一月之政廢况積而至於一二年之久
典繼陳先生遺集卷之九

卷之九

三

乎目今三晉去冬無雪今春不雨近自入夏狂霖時作
所在晚艱而兩重地皆缺官若此一切肅紀戢黎拯救
籌畫與夫京邊錢糧之督催郵傳鹽法之稽查將何所
倚賴而得其理耶查得分巡河東道已推有本省分守
冀寧道右叅議王孟震清軍驛傳道已推有分巡冀寧
道右叅議宋廷訓二官品望俱極一時之選輿情允服
但未奉俞旨矧望催請不啻饑渴又查得太原府知府
閻調羹粹品宏才真心實政莅任已及三載治郡力行
古風循良卓異三晉福星若王孟震缺出卽以本官推
補則駕輕就熟不惟賢才得展經濟之猷而就近補官

且使地方早被覆育之澤其於銓政民情兩有裨補矣
總之爲地擇人非敢爲人擇官也相應咨請爲此合咨
吏部煩爲軫念懸缺日久俯賜允從將王孟震催補分
巡河東道宋廷訓催補清軍驛傳道遺下分守冀寧道
員缺卽以知府閻調羹陞補庶緩急有賴重地無虞

議買營馬牌

爲立法買補營馬以裨實用事照得防邊禦敵雖藉兵
強而馳騁衝突尤賴馬壯查該道所屬營司軍馬倒斃
汰換向係各軍承領官銀自行易買齒嫩力壯者百無
一二老瘦羸弱者什常八九換厥所由率緣奸猾匿官
奏續陳先生遺集

卷之九

三

錢以肥已易爲劣以充數積弊相沿非一日矣又加之
不肖將領營官將自養廢馬強兌給軍勒索高價遂致
旋買旋倒欲其馬壯槽騰有裨征戰此必不得之數也
本院夙晰其弊似當釐剔改轍合行查議爲此牌仰守
巡冀寧屬平道官吏照牌事理卽查所屬營司如遇倒
汰馬匹除皮張變價及騎操年月久近應給官銀多寡
俱照舊例外自今以後按季委官總買不許各軍自易
如春季應買馬若干該價若干於季終遴選某官總領
其銀赴產馬去處收買每馬務要身高三尺八寸以上
兩年四歲以上七歲以下易買完日赴該道躬親查驗

賡壯調良堪備征操者當官印烙查給原倒汰馬匹
人領騎備價有低昂不妨截長補短通融扣算總之變
賣廢馬與倒死皮張價銀俱存庫收貯不落軍人之手
買馬既完該道當堂驗烙卽待挨次唱名給散絕無揀
擇軍無私尅亦無充賄似協至公且屬簡便永可遵守
其委官必素著廉能方許任用一有物議卽行戒傷重
則拿問該道再加酌議如有未盡事宜卽行呈詳施行

嚴追廢將昌廟牌

爲嚴追廢將昌廟以重邊計事照得將領之有家丁猶
至人之有厮僕也家丁視主將以爲存留此不易之定
稟續陳先生遺集

卷之九

三

理況今何時也太倉告匱司農早夜拮据而不足民運
愆期三軍嗷嗷挨時捱日不能常博一飽安得餘糧而
供廢將家丁之口腹哉且副將孫繼業既參罷閑住家
丁土著其爲繼業之厮僕無疑至以罪廢僕當隨主身
既不用又以厮僕員侵朝廷錢糧如世祿傳襲牢不可
拔欺君蔑法莫大於此且此輩家丁每月變糧一人兼
兩人之食坐致溫飽在營衆軍豈獨甘心說者藉口愛
其驍勇則恃此二百人橫行邊塞足矣彼三千衆軍置
之何用也又言土著之兵不能解散則今之支過月糧
而逃走者土著耶非耶又不知孫繼業此二百家丁豈

龍傳之後人永編版籍否如兵可世授則但可稱孫氏
正而各將所云家丁無所取義矣不知新副將朱國良
來任亦攜有家丁否假令孫繼業罷開之日家丁仍留
食糧不知以後朱副將及代朱者設有陞遷事故能守
定此例官雖去任家丁永遠食糧否又不知老營堡如
此九邊可援以爲家丁之例否凡此皆廢將孫繼業貪
殺橫肆不畏王法吳同知特墮其術中耳擬合嚴追爲
此牌仰肯嵐道仰本道官吏照牌事理即便嚴查以本
官去任日爲始其家丁冒支過銀糧若干逐一研鞠勒
限孫繼業名下追捕還官免致汚玷白簡自深罪戾
吳繼廉先生遺集 卷之九 牌

查吳同知買餉牌

爲巡撫地方事簿查先據該道呈詳餉司借支備餉應
行布政司扣銀召買補還緣由本院詳批未發銀已行
布政司知發矣召買還俟秋成爲便此繳又據商人劉
三重等具告不肯領銀本院復批此時米價翔湧取必
時估恐虧原額既稱銀未給發姑待秋熟買補交倉繳
蓋召買俟之秋成一詳一詞兩次批明確爲缺案今聞

吳同知不遵憲令任意散給各商非有軍國危機朝不
待夕之急何爲汲汲皇皇當春召買致虧餉額迥與兩
路遵令貯銀在庫以候秋成者不同此誠何心也國家
所謂拮据而取諸京運民運者吳同知一槩屑越如此
邊務將奚賴焉爲此牌仰肯嵐道官吏即將吳同知拘
甯在任其本官經管一應餉糧該道查覈不足補償明
白方許交代離任或別有侵短該道行提本官經管吏
書商人嚴究呈詳以憑參處毋得容隱未便

製造火器牌

爲提督軍務事照得除戎器以戒不虞防邊善政也况
吳繼廉先生遺集 卷之九 牌
中國禦虜惟火藥爲我之長技今三路雖各有火器而
各營堡隘口烟墩散落零星器械未備是我有制勝之
具而反不得其用也及今款貢承平不加製造卒有虜
患束手無措兼本院昨經親自閱試火藥雖同而藥藥
點發命中節奏工拙迥異則平日教演用火器軍人不
可不多尤不可不精若不豫教軍人多方演習而徒造
火器與空械同故各營武藝無一不應操練而攻打火
器尤當畱心擬令就行爲此牌仰三兵備道仰本道官
吏即便委官查點各營堡大小隘口各額設某項火器
若干能使火器軍丁若干造冊查覈如有營堡隘口缺

少飛虎砲三眼鎗等器卽行作速請動官銀委官製造分俵各堡仍責成防守教習軍人築藥點引之法務使精熟應手每堡設立火器數隊少者不下百人如大堡濶鎮則設立二三十隊盡用火器如此則處處有長技人人皆精兵大營可戰小營信地可守常勝之策在我而不在虜矣本院私憂過計言若近迂而桑土綢繆實職分所不容闕同心共濟頗有望焉慎勿虛應致悞事機春秋開操該道委各路管糧官親詣各營堡分驗工拙俟本院巡邊再親比試以行賞罰仍具行過各營堡新添火器若干練習使火器軍丁若干造冊限歲終回

吳繼琛先生遺集

卷之九 牌

里

查議採青攤扣牌

爲查議採青攤扣以貶窳軍事據糧屯道呈詳犯人王現等招由到院據此看得古有大將市租悉聽其自取以享士卒者未聞剝及貧軍也近訪總戎衙門屯田子粒延北鎮官地一望百數頃南門外菜地等項溢于聞見之外者甚多儘足充用而本院每歲助有公費以本鎮觀之交際頗省何必更設局面與窳軍爭此錙銖之例哉今該道酌議草價照餉司之例雖曰稍寬一分然終非貧軍之所欲也總戎志在廓清萬里寧肯屑此陋

規特未之講求耳如日以草易價兩得其平莫若用軍之力採草卽以所採之草與餉司爲市而量減草價以益官帑餉司以招商買草之銀隨草扣數歸之總戎庶幾公私兼善如仍前攤扣窳軍命之曰剝削若之何其可行也合行查議爲此牌仰糧屯道官吏照牌事理卽便移文總鎮再加酌處務協清議共恤部伍另詳定奪王現等乘機需索以致軍逃軍告僅僅杖論未盡其事王現加責二十板革去管隊俱照招依擬贖發取實收呈繳毋違

創築堡牆敵樓牌

吳繼琛先生遺集

卷之九 牌

里

爲創築各堡垣牆敵樓以禦猖獗事照得山西平汾所屬沿河一帶猖賊劫掠無歲無之或焚人廬舍或解人支體其慘不下於強虜而各州縣所以禦之者曾無長顧却慮徒恃巡河兵快率皆脆弱怯懦之夫賊進劫掠逗遛觀望不敢赴鬪賊退啣尾而送致使猖賊滿載而去各兵未見一矢一石之加坐糜工食深可痛恨除申明軍法縱寇殃民者生印捕官叅提重治外近據臨縣河津等處申詳土著編氓雖無兵之名往往與賊格鬪力不支而敗此非其勇之不足也彼皆父母兄弟相聚一村激于禍患之迫勢不俱生所以奮不顧身有進無

其遺殺戮蓋出於不幸耳故練土兵爲制獮賊之要
恩其效在巡河官兵之上務須責成印捕官着實舉行
但保障一方宜畧仿邊關保壘之制各村人烟湊集有
數百家者周遮四圍教之築牆下開深溝各開立四門
又於出入咽喉去處高築一樓上貯狼煙如賊至舉烟
爲號以約遠近救援之人巡河之卒庶賊至不能猝破
堡壘賊難與爭鋒我亦可以嬰堡自守援兵在外土兵
出逐表裏相應蔑不擒矣至於墻樓之費富者出財貧
者出力器械火藥官爲助之編立保甲月省季試則土
兵益精村落林立屹然長城不惟獮賊不敢肆志而鄉
裏繼陳先生遺集卷之九 牌
村永無寇盜之警此不可不亟固而力行者也至於沿
河有三百餘里不知設立民壯巡兵各守信地乎抑聚
守要害乎獮賊鼓棹順流如鳥飛兔伏倏忽間須畧
仿烟墩之制十里一墩不過三十墩而止每墩用瞭高
守墩兵若干以克偵探使適中聚兵之處一聞警息星
速赴援每秋平汾二府委巡捕府廳一員駐劄彼處總
督調度合行查議爲此牌仰巡東守南道官吏卽行該
府轉委總捕官於沿河地方逐一親詣經理有大村去
處照牌事理議詳施行每聞先輩有言凡天下之患出
於偶然者則消弭決於臨時出於固然者則防禦貴於

豫定今獮賊暴掠我人民歲以爲常又每在秋露之候
有地方之責者以其固然則不可不豫講所以防之策
以其人寇之期不爽則防之有備自可無患也本院遠
度之見未必悉中肯綮如有事宜未妥應採集衆議者
不妨呈詳酌處務爲平汾驅除腹心之患使疆里安于
覆孟斯稱一勞而永逸矣本院秋防事竣巡歷保德親
臨沿河去所查驗以觀厥成
閱操東路營兵馬牌
爲提督軍務事照得制勝之畧全憑技藝精熟御軍之
道所貴賞罰嚴明本院巡歷東路分營閱校騎軍以射
爲業面委楊通判設立標鵠以八十步爲率逐隊比試
除照舊規賞罰條格施行外查出有五箭六箭七箭者
四十人相應充爲選鋒八箭九箭者相應充爲鐵騎
班爲此牌仰屬平道官吏卽行楊通判將右哨頭二司
中五箭六箭七箭者正張捨兒等四十七名造一新腰
牌書寫年貌籍貫定爲選鋒仍加賞銀五分中八箭往
計月懸牌如前書寫定爲鐵騎班再加賞銀一錢以示
優異其一箭不中及止中一箭者俱照初七日行牌停
糧發千總吳學恭督令演習每過十日解赴該道比試
有能中及三箭者卽以本日爲始所停月糧准其支給

有至六箭以上者演習有功雖中箭在旬月之外仍准以起初扣日食糧盡數補給用示激勵若懶惰不率該道坐名徑革其演習火器仍照此格施行十日一試俟精熟之日明春起送赴省比試面行賞罰有多中火鎗者陞爲選鋒其中精熟出衆者編入鐵騎班內仍置腰牌懸掛格外加賞以示優異將領等官應薦者薦應獎者獎決不食言文到該道仍大書告示曉諭通知務使將勇兵練神氣奮揚其於安邊禦虜不無裨益矣

見泉魏公入三立祠詳

提學道副使南居益爲議祀名賢事竊照前任巡撫山吳繼猷先生遺集卷之九詳

西右副都御史見泉魏公立朝端亮撫晉清貞當時吏畏民懷至今頌廉儒立碑益風教良匪淺渺已經名宦祠崇祀久矣惟是河汾書院隳廢日久魏公加厚學校特振式微俎豆光三立之祠堂應極百年之制繼往開來斯功尤烈近蒙本院注念斯文載興文教詳允重修業已落成本道仰承德意率由舊章謹于是年歲首集博士弟子朝夕肄業論道其中因思本本水源風流如在而三立祠中未奉魏公神主稽諸典禮實爲缺事合行申請批行布政司再加查議如其有合祀典禮候詳允之日擇日置主仍請本院親詣行禮庶前芳不泯程報

無虧請席重輝而章綬悉慶矣本道未敢擅專爲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蒙批魏公清貞端亮朝野具瞻其創建三立祠興起來學術道淑人功烈尤盛誠昭代之名世而三晉之楷模也該道稽禮修文復表魏公而俎豆之允協輿論仰置主擇日送祠繳

三立先賢祠祝文

維萬歷四十有三年歲次乙卯五月丙午朔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仁廉謹以羊豕脯醢之祭昭告於 有熊三公風氏 古史官魯氏 陶唐歷官羲氏 陶唐歷官和氏 有虞稷繼猷先生遺集卷之九祝文

有虞虞官 有虞秩宗姜氏 有虞典樂 有虞納言 夏大夫關氏 商相巫氏 商相巫氏 商相傅氏 商賢伯夷氏 商賢叔齊氏 先賢卜氏 魏師田氏 魏師段氏 晉大夫叔向氏 晉史官董氏 漢太史令司馬氏 漢有道先生郭氏 漢問喜令陳氏 漢獨行王氏 隋文中子王氏 唐梁國公狄氏 唐上黨尉宋氏 唐蒲州刺史顏氏 唐貞源令張氏 唐晉國公裴氏 宋丞相文簡公畢氏 宋知并州魏公韓氏 宋判河中文正公范氏 宋潞國公文氏

宋邇英閣說書孫氏 宋丞相韓國公富氏 宋河東制置使歐陽氏 宋河東轉運使孝肅公包氏 宋溫國文正公司馬氏 宋知太原府唐氏 宋晉城令程氏 宋先儒侯氏 宋判太原府范氏 宋芮城令邵氏 宋知潞州安定公劉氏 宋丞相忠簡公趙氏 國朝霍州學正曹氏 國朝文清公薛氏 國朝巡撫山西忠肅公于氏 國朝解州判官呂氏 國朝吏部尚書胡氏 國朝山西副都御史魏氏曰河汾啓域聖喆代與或以鄉顯或以宦名後先符合明德惟馨式篤厥祐載嘗載茲嗣我魏公秉亮懷貞爰附茲上綱肅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祝文 七

嚴禁妖誣以正風俗牌

爲嚴禁妖誣以正風俗事據巡寧道呈據清源縣申解犯人方應保招稱萬歷四十三年六月內時值天旱應保聽人謠言馬廐葬父馬朝儒屍變旱魃人說打毀天必落雨應保暗約牛蘭李春李思榮牛論何江郭全張

約於本月二十三日二更時分放砲爲令各率鐵棍火把前往馬廐墳內掘墓馬廐喊捉驚散二十六日應保又約牛蘭等并不知名百餘人跟隨齊到馬廐墳內將塚掘開拖出馬朝儒屍骸劈碎棺木將屍燒毀馬廐具告該縣申詳本院蒙批初墓燒屍不起於讐疊而沿爲風俗此大亂之道也仰巡寧道嚴究招解本年九月據該道呈詳問擬方應保發塚開棺見屍爲首絞罪牛蘭李春爲從發附近衛所充軍李思榮牛論何江郭全張九經徒罪招解本院詳審蒙批今方內妖言惑衆之徒互相鼓煽卒貽亂階旱魃之說起于不經相沿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祝文 八

縣井相隣太谷等縣大書告示張掛四外曉諭禍福俾知妖言不得亂聽王法不可輕犯各保性命身家毋貽後悔具遵行緣由繳查毋違

創築平汾二府堡垣敵樓以禦獮賊詳

守南道副使顧 爲創築各堡垣牆敵樓以禦獮賊事行據汾州府呈蒙本道信牌萬歷四十三年九月初七日蒙本院吳 憲牌前事蒙此備蒙牌仰本府官吏即便行委總捕廳會同永臨等州縣掌印官親詣沿河地方逐一踏勘凡有大村去處酌估建造敵樓墩堡若干應用錢糧人夫作何處置器械火藥應動何項官銀保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詳

甲兵壯作何訓練防守務期有備無患一勞永逸照依憲牌事理查議停妥作速申詳本道以憑覆詳轉報蒙此本府卽行總捕王同知會同永臨寧鄉石樓四州縣掌印官親詣各沿河地方逐一踏勘去後今據臨縣申稱本縣親詣沿河一帶備查大小村落居民俱屬貧窶止情願補修山寨崖窩地窖若建堡民似難支踏得本縣北抵興縣界至永寧州實有一百一十里住民大小一十九村大村令修山寨小村令修崖窩地窖俱要堅固可避北虜西賊大村杏林庄修石山寨一處開陽村修舊有石山寨一處曲峪村修舊有石山寨一處南北

要路各築欄賊牆垣各一道高二十尺濶八尺柵門二座天洪村修石山寨一處郭家塔南北要路修築欄賊牆垣各一道高二十尺濶八尺柵欄二座存羅峪修石山寨一處敵樓一座堡則峪南北築欄賊牆垣各一道高二十尺濶八尺柵門二座小村羅峪第八廬馬家寨第二舖剋胡寨趙家平薛家梁白道峪寨溝村高家塔宿塔安李家山以上一十二村令修地窖各一處長三十尺濶七尺所用器械民間各願自備每十里建墩一座共建墩一十一座每墩高三十尺濶週圍四十尺每墩議用工食動本縣社倉穀三十石共用穀三百三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詳

十石每墩每日夜編夫二名輪流看守遇有犯賊聲息白日偶烟放炮夜間舉火放炮使各村居民知警各備禦敵其各村鄉兵與大原團免班民壯五十名併新募民兵劉呈祥等七十六名責令土官武希聘督率每月三六九日操練仍令各壯輪流晝夜沿河巡視本縣一面責令各村動工修完另行申報等因據此又據永寧州申稱本州署印判官周大發親詣州治西河一帶查勘得孟門鎮與青龍渡二處俱在西河岸畔青龍渡原設有巡檢司把守舊有堡垣雖崩缺者多本司有七十六戶居民可令補葺惟孟門鎮在青龍渡四十里之上

居民百餘戶原無堡垣捍衛上抵臨縣界十里每水賊入境卽首登彼岸則此間堡垣所當亟創者也合於本鎮用土創築垣牆兩傍通衢各建垣門一座就於本處山上河下每擡砑砑石塊捲砌其門墩上各建敵樓一間儼遇賊至下閉堡門上登樓門射箭打炮揮石潑湯有不制禦者哉且沿河一帶上抵臨縣界下抵寧鄉縣界共七十里於中每十里一墩除孟門青龍二堡外尙該瞭望墩臺四座上用小房一間狼烟二座庶沿河七十里之中偵探有墩捍衛有堡可稱保障足術矣及丈孟門鎮堡基週圍計三百三十七丈其應用人夫錢糧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詳

衛工計日必須二百餘金蒙憲諭富者出財貧者出力甚爲兩便但州被虜殘之後子遺疲困卽邊餉錢糧歷年尙苦追徵欲令其出財出力實不能支今查得本州庫藏有無碍銀五項一項張應官贓物馬匹變價銀二十一兩六錢六分八釐一項文峪都任啓孔寄造黃冊剩銀一兩四錢四分一項張一讓追賠九五成色銀一兩七錢一分一項張祖仁多收銀四錢五分一項盤出附餘銀三錢一分止不過共銀二十五兩六錢六分又查有萬歷三十六年該知州李楠會捐銀四十兩買穀一百二十石令春放秋收加二還倉名爲義倉穀亦爲

備荒之資者至今合積有本利穀共該五百一十五石九斗七升八合零合無以此二項動用創築并備器械火藥之需仍由本州正官酌量工用度支完日用過若干剩卜若干明自申報其防禦兵壯除各村鄉約地方保正甲長及子弟兵夫原各設有狀路官督率謹守并原額設巡河民壯五十名今遇秋防又揀添民壯十名共六十名着委土官二員督令沿河巡緝每三六九日射箭操練每月印官親詣閱視一次捕官不時常往稽查嚴令戒備每期無虞等因據此又據寧鄉縣申稱本縣隨卽親詣縣屬沿河一帶去處查得寧鄉沿河村落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詳

比接永寧州界爲上庄村南底石樓縣界爲下場村共五十六里中有寨立村下堡村坪上村三交村共六村相連共五十六里上庄村三十餘家寨立村二十餘家下堡村一十餘家坪上村五十餘家三交村六十餘家下場村一十餘家以上共計一百八十餘家丁共二百二十七名皆倚山隈谷形勢險曲且絕頂多層巒斷壁非其土著則不諳其蹊徑每聞賊至則相率逃匿或甫老弱看其圖豕豎糧賊或借以打火然未有殺害之者蓋臨永與寧鄉雖共濱河而寧民獨貧屢年水賊必先由臨永劫掠而來故寧民因得以早自爲備寧鄉沿河

之形勢如此今就地較量如設堡則民居散亂勢難盡收範圍之中欲建樓則山居原險似不復費造作之力惟於高峯之逼水者每村各建一墩上置鑼鼓銃炮之類春秋賊行日撥鄉夫五名輪流跳探傳遞消息使衆豫知趨避是亦權宜備患之術矣又本縣民壯一百一十名除上邊五十五名止遺五十五名不能遠出接應惟令各村鄉夫着實遵行保甲之法十甲爲一牌牌有頭假日牌頭率小甲習射演武有急則十人爲一隊或共擊賊或聚自守不聽約束者牌頭稟官責罰之正官每春秋時月一至村查驗行賞罰捕官亦月一至村如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五

前行鄉兵有奮勇殺獲賊者除本縣給賞外仍具文中報院道定奪另行給賞庶可人人自勵可令賊憚而不敢入矣惟是一墩估計磚瓦木石工力雖因阜爲高亦須二十金六村六墩可用一百三十金鄉兵二百二十名擇其能射者給一弓十矢約用弓六十張矢六百枝當值銀二十兩以上共計銀一百四十金至火藥則鄉民不知用有石可代似不必用不議直可也又查本縣無可設處銀兩惟修城餘剩銀二百四十兩在庫堪以動支等情又據石樓縣申稱本縣隨卽親詣黃河一帶大庄不及一二十家小庄不及三五家賸勘得隣河居

民開家河章家畔霍家村崖頭村俱係要害之地應與縣各一座墩堡各一座合用錢糧人夫查得本縣庫內並無貯庫勘動官銀及查豫備倉穀尙有一千餘石但本縣今歲見值饑荒不取其穀稍貴每敵樓一座墩堡一座并人夫修造工食每處給顧穀二十石共動穀八十石其買器械造作火藥亦在內置買外保甲兵壯每處揀選精壯鄉夫共二十名瞭高觀望本縣仍令巡捕典史不時往河操練查點各緣由具申到府據此該本府署印王同知看得本府所屬臨永等州縣所議墩堡工費雖有多寡第各該地面廣狹不一而下邑窮鄉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五

素稱凋疲非搜括庫藏又莫克有濟合無俯從所請動支無礙應用聽其自便似爲妥當至於每秋輪巡捕所應駐劄彼處總督調度但兵壯各守信地倘遇有警倉卒難以聚合屆期合調汾州營守備帶領營軍同府捕一併赴彼訓練防禦庶長慮却顧之盛舉不辜而一勞永逸之偉績易臻矣等緣由到道據此看得防禦必先守險則建堡立墩允屬綢繆之策而營繕須先經費若勞民傷財反有騷動之虞據汾屬臨永寧石四州縣皆逼近黃河常有寇警者墩樓之設誠爲急務已經各掌印官踏勘詳悉隨地勢之高下擬出沒之險要所當急

急照議修築者惟出財出力難責於慮始之民必議穀
議銀方可竣保障之務四州縣所議銀穀俱屬堪動但
估費多寡不一大率以每墩高三十尺圍四十尺用穀
三十石者爲準器械火藥有欲聽民自備者終爲空言
應照寧鄉縣所議每縣酌動銀二十兩無銀者照時估
動穀官爲買置發給各兵之勇健者分用仍登簿記名
查考其修崖窰地審聽從民便至訓練兵壯嚴飭保甲
印捕官俱照所議時時修舉振飭至秋防之期行令該
府總捕廳同汾州營守備親率本營人馬俱向臨縣操
練以示張皇仍令該廳查各縣印捕官訓演鄉兵之勤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詳 聖
情及堡墩有無塌損兵壯會否各守信地具文申報院
道查考庶有備無患而西河之民置之租席矣既經該
府議呈前來相應呈請合候詳示本道備行該府轉行
臨縣永寧寧鄉石樓等四州縣各查照今議銀穀照數
動支作速依時修築事完冊報查考其汾州營守備每
秋同巡捕府官俱赴彼處駐劄守禦操練以防不虞等
因具呈本院詳批據議相地度勢扼險守要繁簡輕重
罔不中窾所以制禦猗賊者得全算矣臨永等州縣應
設墩樓等項既經估勘妥確准動支銀穀刻期修建器
械火藥官爲置給登簿查考其修崖窰地審聽從民便

所喫緊者在訓練有素印官親詣各信地校閱騎官照
明賞罰實心行之則寓兵於民練甲於旬而井伍得制
禦之方閭閻有安枕之慶矣其各州縣能盡力保障者
該道填註官評以憑獎薦餘悉如照行事完冊報巡守
河東道副使王 右叅政顧 爲劇築各堡垣牆
敵樓以禦猗賊事萬歷四十三年九月初八日蒙本院
英 憲牌前事蒙此行據平陽府呈准總捕焦同知關
送冊稱行據隰州申稱查得本州西北至石樓一百里
正西至永和一百里西南至大寧縣一百里三縣境逼
黃河離州稍遠本州親自踏看仗有三縣足爲藩籬並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詳 美
無堪築處所無憑議築除行三縣嚴令查修徑自申報
外據此又據永和縣申稱踏勘得本縣境內臨河地方
南至太寧縣離界三十里北臨石樓縣離界五十里中
隔本縣永和關離縣七十里其關東靠石山陡險爲勢
上無平寬之地難以修築敵樓且本縣連歲遭荒閭閻
寂寥居民零星並無大村築堡處所在於地名舍立村
張家圪塔郭家山村黃家圪塔英得河村曹家圪塔羅
舊村閭家坡村共八處各築一墩每墩相隔十里上各
修舖房一間仍各築垛牆豫備狼煙每五日輪撥該關
原發軍士三名永和關弓兵二名協同晝夜瞭望看守

如遇西賊有聲即舉煙爲號南北相傳奮勇撲捕其山勢懸聳占拒可施足保地方無虞但本縣民甚窮乏無處動設及創築墩臺倘獲興工之際工費之資相應議請立得本縣原有額解萬歷四十四年修邊民壯李棲鳳等二十七名其月糧銀兩仍舊解邊以充雇募工匠之需所有各該安家路費共銀一百三十一兩七錢六分乞行來年姑將各役俯免解邊於內動支銀兩買備木植瓦棧築蓋墩臺仍令各役就近修築每名每日所給工食動用銀數合候詳允斟酌支給貴委義官一員督管告完之日造冊并報又據大寧縣申稱時有本縣果繼謙先生遺集卷之九詳

臨河所屬地方南至吉州北臨永和各境界兩處相距三十里中隔本縣馬關關東靠石山齊崖西被黃河侵占止有上頂寬平戕糧無湊民皆貧窶無力修蓋敵樓在於地名曹家坡于家城寧圪塔浪各築一墩每墩相隔十里共計三墩上各修蓋儲房一間仍築梁檁備狼煙每十日輪撥該關原發官軍三名方兵二名協同晝夜瞭望看守如遇西賊有聲舉煙爲號南北相傳彼此互救兵勢齊備賊畏自滅不敢東奔可保地方無虞矣其馬關關相距本縣七十里地方崎嶇民居四散關東半里崖上地名衙圪塔可築一堡內建房屋令總統

官軍住歇安營以便截堵沿路再無聚成大庄進東關一十五里又有割麥村人約六七十家設有舊堡一座原係咽喉去處屢被猛雨衝壞梁檁見今修理務要堅完內有鄉兵數十名各執器械堪以保障賊永無越再照前項墩堡工資自固無備目今與工十無一二之費似難築修本縣原有額解萬歷四十四年修邊民壯王應全等三十名該安家路費工食等銀三百二十二兩八錢乞待來年姑將各役俯免解邊於內動支銀兩買辦椽瓦等項築蓋墩堡仍令各役就近修築每名每日支給工食銀三分三釐以便修理勒限速完似此妥當待工完日查照各數起工日期支給仍將動支過銀數備細造冊申報相應申奪合候轉詳允示俯將前項墩堡照依原議動支蓋築使費庶便民壯亦免遠奔矣又據吉州申稱查得本州原係山僻百姓土穴爲居而沿河一帶民居尤稀並無數十家相聚村落除無堪建堡牆敵樓之處不議外今將應設墩臺并議修防守夫工事宜列款開申計開一修築墩臺查得本州西臨黃河北自大寧縣地名耿家溝起南至鄉寧縣麻子灘止計地一百四十里每十里議築一墩共該一十四座除馮家集西村兩處舊有墩臺二座補修外應添築墩臺

一十二座平渡關馬王坡雲眼墳馬糞灘故縣南村清水要口龍王廟七郎廟馬圈頭高兒窑科官地嶺各墩一座每墩高一丈八尺週圍五丈四尺上蓋瞭望房一間以避風雨下修烽火墩五座以備狼煙一修工夫匠查得本州土民稀少多屬隔省佃地人戶僅收秋後強半奔逃乘此興工召募夫役每名日給口食銀一分官得此以成工民得此以糊口此兩利之術也每墩日用夫二十名約二十餘日可完每墩上蓋房一間用本匠二名泥水匠一名各做工二日每名日給口食銀一分五釐一合用物料查得修理墩房除木植在本州境內

吳繼琛先生遺集

卷之九

五

山中採取不敢議價外每墩房一座估用磚三十箇價銀三分瓦三百箇價銀一錢五分石灰五斗價銀五分俱在窑匠取用一出備錢糧查得議築墩臺每座夫該用工食銀四兩匠役工食銀九分磚瓦銀一錢八分石灰銀五分共銀四兩三錢二分計墩一十二座共用銀五十一兩八錢四分堪于本州庫貯動用無碍一項萬曆三十二年支剩綱銀三十一兩八錢三分二釐零再于一項萬曆三十三年分支剩綱銀內動銀二十兩七釐零湊數修理一委官經理查得本州吏目王誥例當督工但本官不日入覲止有平渡關巡檢一員孫鎮署

印陰陽官虞廷鳳義官葛進良劉引龍省榮官王應舉選授官劉有成各分委監工如墩臺建之平地相去十里者一官可督修二座倘山巒隔絕不便顧盼之處一官專督一座同時築工可以依期告完一瞻望人役查得本州原額民壯九十名分爲兩班每班四十五名一班守城把門并巡路巡鹽及在州伺候應用一班赴馬門關等處修工每名每年豫解上邊工食銀六兩外給安家路費銀五兩在州支領及查府屬絳州太平等州縣亦有解銀而不解役者今聞秦境多盜猖獗獬獬黃河一水接壤思患豫防建此墩臺保安至計也其瞭望

吳繼琛先生遺集

卷之九

五

人役派之鄉夫又無工食難以責束合無將每春上邊修工民壯四十五名存留本州防河每墩派撥民壯四名除平渡關設有弓兵馮家集設有防守軍二墩不用民壯外計一十二墩該用四十八名於守城民壯內撥撥三名以足四十八名之數并各該里堡官常川晝夜守墩以備傳警仍照舊將各役安家路費銀五兩給爲工食將上邊修工工食銀各六兩共銀二百七十兩每年二月解赴鴈平道交納就彼雇人修工不惟各役省奔苦之勞而吉境增長城之固地方幸甚一修工日期查得議修墩臺數該一十二座分工而築約二十餘日

可完況此時農隙正堪修理但本州係山陬水滲之區
十月風氣與平川十二月相同值今歲有閏寒期覺早
兼日來隕雪坐地尺餘土脉堅凍計日中方可動手即
勉強修築恐來春一凍一消必有重複剝落之患若論
一勞永逸之圖乞稍待春月起工庶可堅固目今暫令
兵壯倍加防守以保無虞據此又據鄉寧縣申稱查得
本縣設在萬山之中週圍俱係山崗零碎小庄並無人
烟湊集處所堪以創築堡牆敵樓惟沿河一帶西北自
吉州地方起南至河津縣禹門止計地一百一十里在
於本縣緊要地名西坡村崖上老窰庄崖上乾柴坡柳
下場西嶺裡崖上賀家嶺前圪塔船窩裡山上北桑峪
西土河灘相迎山上師家灘山上麻子灘山上香爐崖
山上各高阜處每十里應築墩臺一座共該築墩臺一
十一座每座高一丈五尺週圍二丈三尺上蓋瞭望房
一間貯放柴塘狼煙下修小墩臺五箇各高五尺週圍
九尺每墩臺一座約費人工八十名其合用木植口糧
等項本縣庫貯查無應動無碍錢糧合無遵照本院牌
示責令本處居住民人富者出粟貧者出力越此農畢
空閒之期輪撥修築每日每名給米一升差委陰陽官
周文光管理定限十月十五日告完每日毋墩機傳警

東嶽先生遺集

卷之九

李

李

夫五名就於臨近各村庄原設保甲鄉夫內輪撥把守
瞭望但有緝賊聲息晝則放煙夜則舉火為號以集遠
近兵民救援誠為防禦鄉賊至計期保地方無虞矣又
據河津縣申稱查得禹門渡與陝省僅隔一河舊係鄉
賊出入之路咽喉喫緊之方本縣預令巡檢司官吏弓
兵四十名晝夜戒嚴又兼平陽衛撥有官兵防守且本
渡從來係禹門屯兵舊堡孤懸山河之間西南臨流東
北依山四面天險東南懸崖止有一線棧道有警則下
停清間臨近村庄人畜可入此堡避兵此西北一隅保
障之地也自禹門渡口直至葫蘆灘交界約有二十餘
里舊規沿河高埠處奉文已設立磚土墩臺四座上蓋
小房今復議添設土墩四座并修理舊墩堪以瞭望每
墩撥夫五人墩上各置狼煙有警墩夫舉煙為號遠邇
村庄鄉兵可以救援防守且村庄林立彼此便於傳報
欲在適中地方建堡保障惟清間村較諸村頗大欲行
築堡奈本村人居渙散巷道迂濶長短不齊碍難築堡
隨據清間里里老鄉約保正十甲頭張應詔等連名稟
稱本村逼近禹門堡西至黃河東北至山南至棧橋附
近居民可以避患又况連年民窮力微難以創築等情
到縣又仕家庄地勢雖高而四面皆沙底無壤土若築

東嶽先生遺集

卷之九

李

李

高牆隨卽披累此庄民所以不願也據此看得創修墩堡誠禦寇保民至計第河津沿河一帶舊有磚土墩臺四座今復於要路高埠處添築土墩四座上可瞭望相機戰守亦可恃以無恐矣至創築堡牆不惟連歲荒歉十室九空民多畏難不願卽地形下濕土皆沙鹹而隨築隨潰亦難以計日成工也且本縣境內舊有牛村堡北里堡武備寨三處俱坐落治之東北南面適中之地可保臨村無虞惟西面舊有禹門堡又逼近縣城今復添設烟墩似不必強民創築堡垣也今惟責令巡捕官督令鄉約保甲人等卽將各鄉村勿論人烟住址稀稠

纂錄陳先生遺集

卷之九

詳

各於本巷總口安置柵欄木門朝暮啓閉仍設窩舖一座遇晚輪撥門夫五人支更守柵日夕隄防卽有不軌者知在在在備亦不敢復生心矣此亦彌盜之一端也又據榮河縣申稱查得本縣東靠峩峩土坡西偏黃河河濶十里水勢浩大從來原無陝西猢猻越渡入境劫掠本縣北隣河津縣晉府屯營三十里南隣臨晉縣吳王寨巡檢司三十里除境內緊要咽喉去處舊有原設后土堡番底堡崖高數丈上有樓房週圍女牆完固地勢高埠今撥夫防守堪以保障外查得城北丁家庄甲店村城南楊董村師家村各係人煙湊集緊要之處擇

地勢高埠處所各築立土墩一庄共四座上各建敵樓一間共四間墩臺行令隣庄居民興工築立及樓房所用椽木磚瓦每樓一間估計銀二兩五錢共樓四間共該銀十兩查得本縣官庫再無堪動銀兩止有河侵城垣奉文捲掃暫止支剩銀六百八十七兩三錢二分零應該於內動支銀十兩以作買辦建樓椽木磚瓦之費仍曉諭沿河村庄居民值此農隙之時各於庄外週圍築牆寨壘巷口深挑壕塹以備盜賊不虞編立保甲兵夫各置弓矢刀鎗按月教習武藝熟閑破賊甚易又於大路五里之內設立窩舖一座安置器械並礮煙火

纂錄陳先生遺集

卷之九

李

晝夜不絕撥看守但有西渡猢猻賊聲息卽舉號炮急不逾時傳聞本縣隨令巡捕官兵率領各村兵夫一齊赴彼救應逐捕如有擒獲盜賊者照例給賞若地方破盜號令失傳該村及隣近村庄不行協力救應者照依保甲連坐之法究罪着責舉行防備庶盜賊不敢肆行劫掠而地方共保無患矣今奉前因逐一備查明白擬合申請合候詳示准將前項捲掃支剩銀內支銀十兩准作建樓木植磚瓦之用又據蒲州申稱查得本州境內不係猢猻賊必由之路原設土堡共一十座墩臺共二十六座沿河磚土墩共十座東路至臨晉縣交界止土

堡四座張華土堡一座趙伊土堡一座高市土堡一座
 呂芝土堡一座墩臺六座申家舖墩臺一座舊頭村墩
 臺一座呂芝堡墩臺一座高市灘墩臺一座高市堡墩
 臺一座信昌舖墩臺一座南路至芮城縣交界止土堡
 三座大澗土堡一座下陽土堡一座蒼陵土堡一座墩
 臺十座永豐廟墩臺一座大澗堡墩臺一座韓陽村墩
 臺一座祭酒舖墩臺一座三家店墩臺一座下陽堡墩
 臺一座獨頭舖墩臺一座區河墩臺一座西陽村墩臺
 一座趙村舖墩臺一座北路至臨晉縣交界止土堡三
 座栲栳土堡一座減庄土堡一座下村土堡一座墩臺
 吳繼琛先生遺集 卷之九 詳 奎

十座七里庄墩臺一座招德舖墩臺一座減庄堡墩臺
 一座蘇村舖墩臺一座龍海坡墩臺一座常李舖墩臺
 一座張營村墩臺一座敬祥廟墩臺一座敬祥舖墩臺
 一座北東張舖墩臺一座沿河磚土墩共十座大澗村
 土墩一座祭酒里土墩一座下陽村磚墩一座獨頭舖
 土墩一座區河村土墩一座西陽村磚墩一座招德村
 土墩一座蘇村土墩一座葫蘆灘土墩一座西張村土
 墩一座以上各墩堡近被天雨間有災須損壞者已經
 行委千戶所吏目陳九韶責令附近居民隨即修理堅
 固堪以防禦其創建城堡敵樓墩臺無容再議等緣由

各申詳前來據此看得各州縣規制不同條陳亦異在
 吉州永和鄉寧河津榮河止欲修墩而不及於修堡在
 蒲州止欲修舊墩而不及於新設在大寧欲建三墩一
 堡而舊堡仍為修整固各有所見也然以大勢論之該
 本廳親詣各處遍歷境上查得禹門渡口河津地方也
 上有禹王廟翠亭森列樓臺崔巍下則羊腸鳥道路甚
 崎嶇藉使一夫守險真是百夫莫當較之他堡百不及
 一自此而南五十里則為榮河縣由榮河縣而南三十
 里則為臨晉縣吳王寨一百里則為蒲州六十里則為
 潼關止其地皆隸河濱泛漲不常兼以土基沙鹹遇水
 吳繼琛先生遺集 卷之九 詳 奎

則傾建堡誠難即墩臺亦必磚砌方可牢固合無令一
 州三縣除修補舊墩堡外每十里再建墩一座火墩五
 座以備傳烽庶一呼百集即有賊患不足慮也自禹門
 渡而北七十里則為鄉寧縣師家灘又七十里則為吉
 州馮家集六十里則為大寧縣馬關關八十里則為永
 和縣永和關九十里則為石樓縣止率皆高山峻嶺儘
 可避兵但蓋藏不可無堡傳烽不可少墩令無令一州
 三縣於各嶺寬平處擇其適中空野之區各建堡一處
 四方皆十餘丈中建房三間門一座四下挑土築臺使
 為深溝不必築牆而敵不能侵久之或可聚民共居捍

衛益衆又每十里建墩一座火墩五座以備傳烽皆有
備無患之術也至若所費錢糧永和大寧二縣各議動
四十四年民壯安家路費銀吉州議動三十二三年支
剩綱銀榮河縣議動河侵城垣奉文捲掃暫止支剩銀
鄉寧河津二縣稱無堪動錢糧但築墩數少費用不多
民願修築此皆各州縣之籌算曲盡者也似應准從又
照臨州既非臨河誠難議築臨晉縣惟吳王寨彈丸之
地逼臨黃河應照分屬地里之數築設墩臺其保無虞
冷無轉請允日行令各該州縣照依前議除修補舊墩
壘外另擇立墩堡處所各建築完日撥派原議民壯單
葉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九 詳 李

詐騙者指一科十反爲民累此似未可輕言至議動民
壯安家銀兩關係邊防合候上裁本府未敢擅議職以
爲吉州之動綱銀與榮河之議掃銀者可從也而餘州
縣皆宜倣行也以墩堡言則臨州稱無須修築臨晉稱
吳王寨一處工程不多無論已吉州永和鄉寧河津榮
河等處言墩不言堡大寧兼言建墩蒲州止言完舊大
墩臺止取傳烽其工易完其費無幾卽於農隙之時稍
動鄉夫修築似亦未必大爲民厲可以無須官帑必論
實用還當修堡不若以修墩之費移而爲修堡之用舊
者補之無者剏之無事則聚廬託處有出入相友之安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九 詳 李

士弓兵鄉夫防守以備傳烽或在於適中緊要處所各
添築墩堡動用過銀兩造冊申報查考准此該本府看
得修築墩堡乃禦暴保民至計況今猗賊犯境情形巨
測思患豫防誠不容緩據該廳州縣所議大都量工命
日審勢度地業已詳哉其言之矣但中多參差尙煩擬
議以錢糧言則永和大寧議動民壯安家路費吉州議
動綱銀榮河議動捲掃剩銀而鄉寧又稱無銀可動欲
令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夫出財出力止可勸令爲之各
從其便然此中民多吝嗇安能家諭戶曉若官府稍有
一毫逼迫之意則民間便有許多愁嘆之聲且恐乘機

看看得濱臨黃河一帶州縣年來猖寇爲虐不勝墨卵
雖設有官兵分布堵截以荷旦夕之安第河山險峻路
徑崎嶇一遇有警哨集不便每致臨時候事噬臍何及
但據府廳州縣所見不一條陳各異似難適從兩道參
之輿情考之衆議於執中畫一之內細加酌議昌昧上
請除臨河居民有可週圍築牆牆下濬溝設門建樓各
保身家之計令其富者濟之以金貧者集之以力仍申
嚴保甲精練士兵應備器械火藥官爲設處遵奉本院
憲諭另行申飭着實遵守所費錢糧不多事出情願無
容擬議外爲今之計惟是築墩設堡議兵守防最爲喫
緊耳夫墩堡既設防守有人遇警則舉火傳煙可徵倉
卒之戮力無事則演射豎旗亦可振平日之先聲桑土
三計無善於此者既奉憲檄叮嚀敢不殫力調停以仰
成萬全之德意以下保疆場之無虞哉查得河津榮河
臨晉吳王寨蒲州除修補舊墩舊堡之外每十里再建
墩一座小火墩五座鄉寧吉州大寧永和北抵石樓之
界於適中寬平之所各建堡一處又每十里建墩一座
小火墩五座大約十里一墩所費錢糧惟吉州欲動三
十二三年支剩銀兩似應准從其他州縣有議四十四年民
暫止支剩銀兩似應准從其他州縣有議四十四年民

吳維棟先生遺集

卷之九 詳

充

七

壯安家路費者有議費用不多民願修築者有未議及
銀項者與夫防守議軍議兵議夫等項均屬未妥容查
議到日另行呈詳臨晉吳王寨一墩所費不多隰州無
須修築俱應免議既經應府廳酌議呈詳前來今將設
墩設堡修理墩堡緣由擬合先行呈請合無請乞本院
詳示行府移閱總捕廳轉行河津臨晉榮河蒲州各於
沿河每十里再設一墩鄉寧吉州大寧永和各於適中
之區各建堡一處又每十里建墩一座小火墩五座動
支錢糧惟吉州榮河各照前議其餘州縣錢糧并議處
防守兵夫見今查議到日另詳其臨晉吳王寨一墩所
費不及并隰州俱應免議通侯議允防守人役及應動
錢糧之日擇於春和之時委官鳩工勒限報完用過錢
糧覈明冊報仍撥議定看墩軍民人等責令用心防守
每遇秋防有警之際諭令總捕同知親臨其地嚴督官
軍勦捕猖寇以稽勤惰務期西賊屏跡地方安靜庶上
下設備得人一路烽墩整肅士卒雲屯草木皆兵疆場
永免寇患之虞蒞屋綽有更生之慶矣等因具呈本院
詳批晉中生靈之患虜爲最猖寇次之據各條陳扼險
要置烽燧所以制禦猖獗方畧無遺議矣修墩不如築
堡尤爲百世永利誠不可不亟爲之圖也至於設處錢

吳維棟先生遺集

卷之九 詳

七

糧事貴協一昌破必稽工程必核則保障為實績總捕
親臨時勤校閱則組練非虛文該道區畫精詳如議乘
春創期速舉本院將躬歷其地觀厥成焉築堡關係喫
緊須正官未入覲之前相地度工估計明悉作速呈報
繳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九 詳

辛二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九 終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十

撫晉全草原本

六世從孫廷相同孫清傳編輯
同邑後學胡北傑校閱

詳四道勝一十三扇容三道

查議馬頭私幫以杜科擾詳

吳傳道副使閭

為查議馬頭私幫以杜科擾以便

官民事宜巡撫吳

批據平陽府申前事蒙批仰驛傳

道會同河東兩道覆議妥確詳報蒙此又蒙巡按山西

監察御史潘

批據平陽府經歷司呈同前事蒙批

暨遞之為害本院正欲議處據申可謂詳盡且置簿官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十 詳

一

紀與占貳占馬生員等給馬之例種種有宜行宜革者

即係道覆覆不特平屬即通省以此三端與除可也旬

日內議報蒙此已經會行該府查議前來看得平陽府

屬州縣里甲與各驛馬騾先年俱在賦役與差百姓內

僉派人丁喂養走遞彼因民稱苦累不便當事者調停

官為召募殷實之人應役在州縣募戶一名歲給工食

草料銀二十八兩在各驛募戶一名歲給工食草料銀

五十四兩四錢創議之始其法至善應募者樂從嗣緣

日久人玩甘苦互異有不願應募者漸次遁去驛路廢

弛有司不得已而又於人丁內編僉然鄉民不慣走差

勢必轉負積包攬矣除顧正項官銀外復向正戶索取津貼于是私幫銀有三五十兩者有七八十兩者甚之有一百六七十兩者事屬濫觴委應裁減除洪洞吉陽等二十二州縣并驛遞俱係召募並無私幫銀兩無私幫銀兩無客別議外惟有襄陵等一十四州縣及建維蒙城侯馬陳川四驛皆係編僉各有私幫卽馬數迥異銀兩多寡俱量地之衝僻酌處其各裁定外幫銀數據今州縣各官與該府署印張通判覆議明確均應准從中酌尚有以前議銀數太少減數過多及前詳全未議約今請增補者如建雄驛馬前議每頭幫銀四十兩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十 詳

今應汾縣慮恐不敷議復原幫四十三兩四錢之數蒙侯驛馬在曲沃琴戶前議幫銀五十兩今議欲復原幫五十八兩有零之額在翼城縣應募蒙城驛馬前議幫銀六十兩今議援照陳川驛例再增十兩共足七十兩曲沃縣里馬前議幫銀一十二兩今議再增三兩共銀一十五兩翼城縣今議該縣縣馬原有私幫銀一十二兩前議之時馬夫尙未具告因而府未議及今經查明亦應准幫一十二兩以上加增補添銀兩俱宜准從不然恐各馬戶藉口援比又啓告擾之端既經各官議擬停妥具呈前來相應呈請 候詳示備行平陽府將陳

川驛馬驛四十四頭每頭准幫銀七十兩蒙侯二驛馬驛共八十匹頭在曲沃縣每頭准幫銀五十八兩九錢零太平絳州各六十兩翼城縣七十兩建雄驛馬驛共四十三頭內除探馬二頭不准私幫外其餘行令臨汾縣每頭准幫銀四十三兩四錢襄陵縣每頭准幫銀四十四兩曲沃縣縣馬二十五匹頭每頭准幫銀一十五兩太平縣縣馬二十五匹頭每頭准幫銀一十兩解州州馬三十匹頭每頭准幫銀二十兩襄陵縣縣馬一十八匹頭每頭准幫銀二十二兩夏縣縣馬三十四匹頭每頭准幫銀二十二兩平陸縣縣馬二十六匹頭內城縣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十 詳

縣馬十四匹頭每頭各准幫銀二十兩鄉寧縣縣馬八匹頭每頭准幫銀十兩垣曲縣縣馬十四匹頭每頭准幫銀五兩翼城縣縣馬三十匹頭每頭准幫銀十二兩其加幫銀數除原議裁省冗費冗役抵充之外其餘不足之數并原無裁省州縣照依條鞭事例俱自萬歷四十四年爲始一體徵收當官給放仍各置差簿按簿計差逐日填寫責以空閑一佐貳官司之如每頭每季正額工食應走差若干正差既足又走餘差若干照差計費果否相當倘本季尚有剩餘許令下季差煩之日接續補算如此庶馬戶困苦得蘇而私幫不至汎濫矣等因具

申本院詳批私幫非法也今議當官給放而又以佐官按簿計差則各馬戶無不均之嘆矣甚妥但加幫或取諸節省或取諸條鞭事不盡一難垂永久惟通省一例俱以萬歷四十四年爲始盡入條編徵收庶馬戶關領及時更無那移留捐之弊此繳

煮粥救濟流徙饑民牌

爲巡撫地方事照得東省饑黎率流晉境民吾同胞之誼寧忍坐視其轉於溝壑而莫之救也爲此牌仰守巡兵備九道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行分轄府州縣署印官但遇饑民流來即便招撫煮粥周濟有願留受壓者

吳繼祿先生遺集

卷之十牌

四

卽多方賑貸查有餘屯給之耕種務全其生其本方之人教訓節儉毋得濫用米穀市買各項貨物今冬少雪明年恐有荒歉此時各宜豫備其富家貸粟於貧戶者年近歲逼姑暫寬取索不得乘急措勒官司所儲常平社倉等項寧印官究心查驗以待凶年饑民流來設粥通衢務要委官得人自正月起以至四月止共設粥四箇月仍將動過倉穀數目冊報查考該道一方具瞻生靈寄命務要悉心調劑呈詳本院以憑施行

收埋遺骸牌

爲收埋遺骸以免暴露事照得上古政教未備死而棄

之中野先王有掩瘞之政所謂澤及枯骨者是也本院同鄉吉水鄒南臯先生居家施舍貧民棺槨如是者十餘年矣屢貽書札以仁政勗勉昨聞齊晉之間饑殍載道憫焉如焚復丁寧問晉中收葬遺骸者若如人本院自思操得爲之柄尚未及此殊自愧赧爲此牌仰守巡兵備九道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通行所屬州縣衛所責令地方保甲人等但有沿途死屍不拘本地異鄉隨卽稟官動支院贖無贖去所卽動無碍官銀易買棺木裝殮義塚或空閑官地多掘深坑埋葬不許丟棄溝壑爲鳥鳶所食致傷天和每月州縣具由將收葬遺骸有

吳繼祿先生遺集

卷之十牌

五

無多寡申道仍類呈本院查考有司加意于此者定行優待務期同心軫念毋得視爲虛文

河東道呈議收解事宜詳

守巡河東道右叅政顧 副使王 爲巡撫地方事蒙巡撫吳 憲牌前事蒙此該本道行據署蒲州事張通判查得大戶歸農里長守樞倉撥該吏豈非痛洗積弊軫念民艱出之水火而納之春臺哉凡茲羣吏罔不仰遵德意悉奉約束矣第議法期於畫一行法期於經久今各屬亦云守樞守倉而守者之工食茫無着落亦云官收吏解而吏解之諸費尚未調停緣二項之未定致

觀望之弊生守者坐嘯以無所資借而莫措解者累足以有所賠累而不前又且令奸頑百姓借口新例任意耽延而不納無論旁邑卽本州本年邊糧完者纔三之一其餘各項完者纔十之二三目今歲暮猶不裁定將日復一日拖欠愈深大之貽邊儲以空櫃之憂小之貽各役以等候之苦誰司錢穀而可正是昇職俯察輿情博求衆適所爲公私兩便經久可行之事宜有數款焉謹列於左伏候裁奪等緣由申呈到道會看得晉中差役苦累無歸大戶百姓一經審僉便至傾家茲蒙兩院會檄一旦裁革永不食用則間閭久困之役豁然盡除

吳繼堦先生遺集 卷之十 詳

不啻出水火而置之衽席也已蒙本院題奉明旨允行各州縣猶有觀望遲延者無非以典守之工食未定起解之賠費難處耳今先以蒲州爲式行令署印張通判將該州收解事宜逐款開立前件估議貼解等銀數目開申前來本道覆於各款之下詳加酌議逐款登答共計該州應派加銀三百九十九兩三錢五分有零擬合呈請合無請乞本院再加裁酌允示通行平陽府屬州縣各照此式酌議銀數造冊申道裁酌轉請詳奪其應加銀兩在均徭上七則人戶差銀內派編總入條鞭徵收伏乞照詳施行

計開

一 本州應付鋪陳既奉明文變價庫子二名已經裁革無容議矣惟是廣盈庫書手三名原無編派工食今議止令一人書寫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

一 本州豫備倉既撥有叅吏一名原編老人等役俱已裁革今議召募斗級四名書手一名各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

一 社倉四處舊編老人八名俱已裁革今稱撥吏二名典守倉穀仍召募斗級二名書手一名每名歲給工食七兩二錢

吳繼堦先生遺集 卷之十 詳

一 本州學倉原編老人一名既經裁革止撥吏一名看守其書寫令社倉書手帶管仍召募斗級一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

一 本州應解均徭各項錢糧併作一次類解每百兩外給添搭路費銀一兩四錢

一 本州歲徵王府校尉工食與柴夫木柴等項俱係解本府交納之數自州距府往返八百八十里今議一次類解每百里外給添搭盤費銀七錢至於戶口鹽鈔銀兩係該州收貯以備宗儀軍士支用應赴府例換空文不必議給路費

一本州額解運司庫皂工食與鹽院水柴銀兩一次解
赴運城交納往返不過數日今議每百兩外給添搭路
費銀六錢五分

一本州民壯工食抵充軍糧草料銀兩應解赴岢嵐道
交納該州去彼往返三千餘里每百兩外給添搭路費
銀二兩

一本州起解宣大三關夏稅二千八百一十餘兩遵照
議允明文每五十兩一錠外加耗銀四錢在於拆封餘
銀內照數動給外據稱解至邊關往返三千餘里今議

一次欵解該用盤費腳價輶籠等銀一十六兩九錢零
吳繼棟先生遺集 卷之十 評

俱給解官支用自無借口添賠之苦矣

一本州農桑絹銀一十二兩八錢零係解布政司交納
者今議該用盤費銀一兩二錢

一本州額徵慶成王府汾州倉銀五百二十二兩奉文
每五十兩外加耗銀二錢在於拆封餘銀內動給今稱
往返二千餘里議給盤費腳價銀三兩一錢

一本州起解宣大三關秋糧馬草共銀三萬一千五百
四十餘兩奉文每五十兩外加耗銀四錢應於拆封銀
內動給據稱去邊往返三千餘里今議三次欵解該用
盤費腳價輶籠等銀一百八十九兩二錢六分零殊不

爲多蓋該州因離邊甚遠並未派運本色糧草俱係折
銀欵解故銀至三萬之上而添費銀不滿二百金也

一本州存留如京倉銀一千一百三十八兩四錢奉文
每五十兩外加耗銀四錢應於拆封銀內動給今議一
次欵解該用盤費等銀三兩一錢

一本州歲解王祿一千三百一十兩零奉文每錠五十
兩外加耗銀二錢應於拆封餘銀內動給據稱去倉往
返二千餘里今議一次欵解應用盤費腳價輶籠銀五
兩二錢

一本州歲徵站銀五千八十餘兩除該府新議將河東
吳繼棟先生遺集 卷之十 評

驛馬驛草料工食令該州就近兌支外據稱仍應解府
者一千六百七十三兩有奇今議每百兩外給添搭路
費銀七錢庶解役無苦人情樂趨

以上斗書工食席價并起解均徭夏秋站銀等項添搭
路費俱自四十四年爲始派入均徭下上則以上七等
人丁不許濫行優免總入條鞭派徵等因其呈本院詳
批詳閱條議工食添搭路費等項并非不紊曲而有制
紙上數百言而立措三晉生靈于衽席之安矣茲
擬一出示良法曉然彼藉口觀望者視此爲何如也如
照遵守仍通行所屬照式逐詳繳

潞安府議解錢糧詳

潞安府爲起解錢糧查清出納以重邊政事看得潞安
壤地褊小賦額煩重卽邊糧一款歲不下九萬有奇分
運委解載在令甲久矣乃潞安事體與他郡歛收迥異
佐領等官一聞委解如赴湯火寧樂于去官不樂于顧
解細詢其故蓋云曩者添搭之苦不堪賠累卽近有路
費之議猶不歡樂供上之役也近奉院議革除大戶已
難民困乃其苦在官寧忍聞知而不條議以求其當耶
夫添搭之說其名起于不足而其弊釀於無窮今欲懸
解者之苦要在清收者之源本府原奉司降法馬在郡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十
在邊不偏重輕受事以來一應解邊錢糧仍照舊議當
堂兌足輕則盡行滴補于鏡上並無添搭於鏡外今據
長治等縣解到萬歷四十三等年邊王糧銀共四萬五
千有奇已經申委襄垣縣縣丞許騰雲領解當堂復行
逐銀兌准分毫無差編號印記入鞘印封另立號簿開
寫滴硃以便稽查領批各邊解納解到之日懇乞先行
逐銷逐號查清驗兌如鏡內之短少是本府之罪過自
聽查補如鏡外之添搭是解官之賠累實難責償仰仗
台臺持衡于上左右奉行惟謹故爲是出納口慎之規
以重信義于上而示法守于下庶么麼下吏不得藉口

添搭之說以推諉公事也原係邊糧事體本府仰體德
意妄呈一得竊蒙採納懇乞移文布政司及各邊部衙
門知會一體遵行其有裨于邊政甚大也等因呈詳本
院蒙批解官添搭之苦本院屢聞之矣據議該府用司
法馬稱對領鏡編號則錢糧再無短欠之事解官不過
任輸將之責毫無干涉也此潔已裕國之良法清弊剔
蠹之宏規仰布政司行文各府一體遵行仍移三鎮餉
司查照定爲成規繳

買納本色牌

爲巡撫地方事照得各州縣輸納邊糧每年於報定時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十
估之日卽支剩數目先解布政司夫事有本末輸運
者本也支剩者末也必輸運既完使費各足然後可扣
支剩存留節省庶於立法之意兩不相悖今儉隘於正
額之內使費客或不敷而苛虐於大戶之賠需索無所
不至是反以節省之虛名貽平民之實害國家設法原
無不善適用法者貽之厲階耳爲此牌仰布政司并九
道官吏照牌事理卽便通行各州縣派有本色處所每
遇米麥收成及時申報布政司取定邊方時估併酌定
解官盤纏及三關臨倉收買脚力寬剩些須一併具冊
開送完備然後扣除支剩連銀徑解該司仍造一冊立

爲循環一年一次以憑查考其大同宣獨不在轄屬之列者使費稍溢卽於支剩之內措處不得另派以累里甲如此則大戶既除解官不苦而諸事亦無掣肘之虞矣具遵行緣由繳查

查河租穀牌

爲巡撫地方事照得太原縣沿河一帶淤出地畝常年民間佃種收租納稅立名惠民倉專儲積粟已經申明前院批允在卷今五六餘載矣茲據生員人等一旦呈欲革除果今日爲厲民則前日何以爲惠民果爾一日爲一日之患曷不早行申請夫河有衝突卽有淤淺衝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十

十一

者不耕淤者可種豈盡成莽蕩而一無可墾者耶糧載數石粟過一千楊知縣之區畫難言無據憶本院前歲到任之初詢及開墾該縣申呈地無遺產亦以沿河隙地先經楊知縣開墾成田收租納稅爲言則頗議革除恐駭耳目司牧者但宜身親踏勘查審水患移徙獨其虛者核其實者照田派租照租納稅因利導民積粟利物斯爲善政矣爲此牌仰布政司官吏卽行該縣將前河租地畝逐一查勘另造文冊呈詳以便遵守不得輕徇人言捐棄舊功以一廢百致損公帑

議買備餉牌

爲提督軍務事照得邊餉往往告訕節年借支本院備餉甚多若不乘時豫積恐致臨時掣肘查有各府州收貯酒課銀兩堪以動買除行平陽府動支銀伍百兩潞安府澤州各動支銀叁百兩徑解該道外爲此牌仰尙鳳寧武鴈平三兵備道官吏照牌事理如遇各府州解到前銀卽便收發該路管糧官候秋成照依時估或米或穀或豆糴買收入某倉作爲主兵備餉項下再查現今四十三年積餘修工省節及有何項堪動銀若干於內應動若干應發某倉某倉或買米穀豆草一併查議明確先行呈詳以便批發仍俟秋成糴買以足軍儲大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十

十二

計毋違

長治知縣調補陽曲知縣咨

爲酌議就近調補縣官以安民生事據山西布按二司會呈蒙本院批該守巡冀寧道會呈竊惟陽曲一縣爲全晉之首邑當庶務之叢集其應酬不勝煩其訟訟不勝理其人情不易調至於錢糧之追徵風俗之移易胥責成於縣官之一身自非練達有素習知其人不敢以嘗試而幸得也近報陽曲知縣趙鵬程陞任遺缺非不候部銓以補奈省會衝繁一日缺人則一日候事若姑待八月以至十月十一月方到則代庖之官視爲傳舍

院司之事靡所稟成今查得長治縣知縣陶爾德器識精明才猷果斷執法不撓豪右虛心能集衆思正宜調繁陽曲則朝受命而夕拜官庶省會乳保得人而諸務盡錯畢舉矣等因呈詳蒙批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查議報蒙此該二司會看得陽曲當省會首邑宗儀軍民雜處事務煩劇最稱難治必得精明練達者方勝斯任今知縣趙鵬程院任必待部銓新來者未必人地相宜據今兩道議調長治縣知縣陶爾德爲照本官少年高第雅致清標斗大彈丸殊難盡展其驥足盤根錯節或可一試其長才合無請本院俯賜移咨將本官改調陽曲遺下長治縣員缺另行銓補等緣由呈詳到院據此該本院議照陽曲縣設居會省紛紜雜沓須德性堅定而後可以有執才請敏練而後可以有爲要非初選入官者可辦查得長治縣知縣陶爾德負才超過秉節堅凝嚙味蒸衆歸心壁書繁機常歛長治僻壤之區未展驥足陽曲衝繁之地尤賴鴻施誠一就近轉移不惟入與地宜抑且朝發夕至諸務畢舉矣既經司道會議前來相應咨請爲此合無請乞吏部軫念省會正官要在得人俯從題請將長治縣知縣陶爾德調補陽曲縣速令到任管事所遺長治縣員缺另行銓補庶幾治得

人民生有賴矣

寧武道曠日等銀買貯備餉咨

爲恭報節省銀兩并議豫蓄倉儲以備兵餉以裕國計事據寧武兵備道副使郭尙友呈稱本道閱驗倉場糧草在在厯調蓋緣餉司連年議停召買邇來鹽法壅滯二三年鹽米尙未派納近將民運本色米豆又議折銀寄庫至於主客備餉盡被餉司借給營軍久未償還以致厥庾如洗若不乘時豫蓄萬一兵荒脫巾可虞今查本道登報過軍士截曠朋合節省工贖等銀共五千二百六十九兩八釐五絲三忽二微相應一併易買米豆具稟陳先生遺集

濟急需誠前此所未有而籌邊之異績也除本院已批行該道將前節省銀兩照依時估易買米豆分貯萬億等倉收作主兵備餉外合行咨報為此合咨戶部煩為咨行都察院轉行閱視按院委官查覈特為叙錄奏報施行庶廉吏激勸足樹風聲而部題所行七事實效彬彬可觀矣

廣積貯以備荒歉牌

為廣積貯以備荒歉事照得國無九年之蓄則國貧無三年之蓄則國饑無一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三晉壤地千里常平豫備社倉各項積粟據冊報稱若干已不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十

六

為多近聞有司全不經理止據守倉員役侵漁耗散上下雷同捏申虛冊深屬可恨况屢奉明旨申飭積穀之令責備撫臣甚嚴目今正值秋收若不乘時料理倘值饑荒何以支持合再申飭為此牌仰布政司官吏即轉行各道府備查所屬州縣要見某州縣見有常平豫社等穀若干借出未還若干申允收貯無碍官廩應俟羅買若干扣貯衙役等項工食應俟買還若干各州縣自理贖銀積貯若干趁今秋成掌印官務要悉心經理應買者上緊收買應追者作速追還務要通完不欠升斗該司仍照原議呈委廉幹官親詣州縣逐倉盤閱倘

各官加意民瘼積有成效照例薦獎若玩愒因循仍前虛應故事者不論甲科鄉貢定行從重叅禡卽有他善政彪炳先無愛民真心本院決不收錄薦剡定限九月盡數俱上倉十月初委官查盤先具遵行緣由繳查毋違

緝捕盜賊牌

為申嚴緝捕盜賊以靖地方事照得本院自駐汾州以來據汾陽縣申稱有賊百餘白日聚劫隨行守南道差守備王文傑督兵勦除據稱各賊逃散又訪得交城有賊百餘未捕現今行道偵探踪跡設法擒勦今復據

吳繼陳先生遺集

卷之十

十七

石縣申報生員吳士俊家白晝被劫大抵賊黨衆多非止一處官兵至則潛匿山谷官兵去則肆行剽掠此縣逐則入彼縣本境散則聚他境若非居窺其窟穴行究其嚮往縱其或出或沒遇警然後發兵烏散信其無事則反墮各賊之計而蔓延地方迄無寧日甚非殲盜之計也如靈石縣十一日被劫十二日已時卽傳鼓報警能有戒心絕無隱蔽與各縣遲留不報者殊科除行令該縣嚴拏各賊外但各賊決不久留靈石之界必奔逃他州邑俟賊到而後圖勦則滿載而又之他方矣為此牌仰守巡兵備各道官吏照牌事理卽速移文所屬地

方豫督兵快防緝令各州縣仍申飭各鄉堡時常備一有消息星馳報官發兵捕剿即或奔逃必兵尾其後勿分疆界務窮所往仍豫飛報鄰縣先期發兵互相應援不盡蒐擒兵不空返而後賊可授首地方可安矣該州縣于賊警初發之時星飛報聞該道使知賊所從入之路併出界之日擒捕在於某處協追在於某縣分別功罪以行賞罰其不遵者查其失事重輕呈詳大者叅褫小者提問如有隱匿遲報者該道即提官吏嚴究招解庶設防不致怠玩而地方可免荼毒矣具遵行緣由繳查

吳繼畬先生遺集 卷之十 十一

做行常平積粟牌

爲做行常平乘時積粟以備不虞事照得天災流行何國蔑有大穰之後必有凶年所恃以補農事之不時而免饑孥之患者全在於知時而豫積粟也山右四面崇巒舟楫不通若使囤倉空竭雖有金玉坐而待斃耳本院屢次牌行除查明舊倉實在穀數俟委官臨倉盤驗外爲此牌仰布政司官吏即查豐贍庫收貯本色支剩銀若干某州縣某州縣收貯本色支剩銀若干該州縣并屬驛鋪陳變價銀若干裁扣銀若干各府收貯支剩站銀若干酌量州縣應發某處銀若干一面先行動發

各州縣趕此秋收掌印官加意料理照依時估糶穀務要山西所屬八十六州縣處處積穀方方有倉卽小縣極疲無可搜括亦須申報另行酌處不得虛應塞責奏越生命自壞官箴文到該司速移行九道轉行各屬俱限九月半以前申詳一面動銀買穀十月報完十月盡本院委官查驗新舊所積若干如有怠惰不從虛誑抵塞者印官以不職論吏書提究該司仍類詳施行

擒捕強賊牌三

爲巡撫地方事照得山西地方強半山谷素稱多盜本

吳繼畬先生遺集 卷之十 九

近訪得孟縣平定兩并併二郎廟地方盜賊聚至一二百餘居民茶毒商旅稷道雖聞該州縣嚴加緝捕何無一字申報合行嚴查爲此牌仰守寧道官吏即查前項盜賊結聚會經劫掠米人有無擒獲卽今會否解散原係何州縣專管地方巡捕承行員役有無故縱縱情弊作速嚴查明白呈詳本院以憑施行毋遲爲強賊劫財事訪得文水縣賊首張憲糾聚賊王才洪王才合等肆行強劫合行密查根因爲此牌仰靈石縣官吏卽便設法密詰該縣拏獲強賊劉成等必與張憲王才洪等熟識備問才洪等原係何處人見在何處住居某村其各

賊身材年貌俱要的確併訪賊家屬姓名作速揭報本院并守南道以憑行拏正法施行至於捕剿之法全在因時制變奇正相資有司動輒請兵不知兵未授甲而賊已先知徒費行糧況賊止百人何事張皇今賊勢已敗彼聚則結陣而追取之各邑周官兵鄉兵而自足彼散或變匿軍容假扮客裝潛尾其後得當卽擒全在偵探嚴明兵快用命而已該縣首燭事端務速計殲前賊以靖地方繳爲羣賊劫財事據平陽府同知焦思忠呈稱審得靈石縣捉獲強賊劉成等招稱賊首高應鎮王才洪王才周張應澤高祖屢劫人財今劫吳士俊家又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十牌 手

鎖等嚴緝得獲押解前來依律正罪以除民害其各賊身材面貌昨行靈石縣拏詰各賊口詞計目下報到該道一併填批以便捕捉俱毋遲違

催買本色牌

爲巡撫地方事照得三關本色召買貴在乘早運解時估之利如舊冬解銀遲緩致使價高停閣有失儲積本意今徵解議法新行尤當加意首倡爲此牌仰布政司并糧屯道官吏照牌事理卽便照依新議速取臨倉時估嚴催坐派本色州縣各將應解銀兩呈詳該司道覆覈批允限九月內務要盡數起解各該兵備道轉發收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十牌

三

買其大同鎮本色并各府王糧亦速委官買納倘各州縣解銀愆期致價騰湧者除多費銀兩責令該州縣追賠外仍將官叅吏拏決不姑息先具遵行緣由呈報查考毋違

酌議三關將領買納本色詳

布政司爲巡撫地方事蒙本院吳憲牌照得各州縣大戶本院已經題奉明旨裁革責令里長監壓具三鎮應解折色銀者委官徵解無容贅矣惟是應解本色糧者爰稽往例俱以時估爲準臨倉賤則照臨倉不給腳價本處賤則照本處佐以腳價俱係大戶買納其間節

省銀兩總解布政司聽備荒年不敷之用茲大戶既革里長管收不管解所據各倉口應納本色已經諭令委官輪解查得舊歲本院豫儲備餉俱係馬寧寺三兵備道分派各將領不數日買完上倉已有成效三鎮應納本色宜倣此例各州縣齋銀徑解邊道解官止取批週不管糴買如云時估稍貴不妨儘銀支發數算腳價或亦相當如再不足卽少減支剩原是以公帑濟公用有何不可將領常年叨薦急公之勞亦其分內常事奈何反以賠累極苦之事坐累解役豈不冤哉爲此仰本司官吏會同糧屯道卽照前項事理作速呈詳本院以便具報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十 詳 主

批行三兵備道一體遵照施行倘事體別有掣肘應該調停者不妨速詳定奪總求大戶盡除不至累民限十日內呈報蒙此該本司署印糧屯道朱右叅政看得三關本色夏麥原係六月秋糧原係九月議定時估卽行糴買上倉今時已過期米價漸貴議者猶紛然不齊寧無憾事今議各州縣凡有三關本色者各照邊倉時估折銀委官起解該道着落管糧官分派將領收買上倉如積貯多處不妨將銀貯庫候下年時熟動銀糴買亦照時估收買的數呈報本院查考一以免累解役收買一以杜絕大戶派擾相應呈請合無請乞本院批行三

兵備道併行各府轉行生派三關本色州縣一體遵照施行倘彼別有掣肘應該調停者不妨姑俟來春呈詳本院定奪等因具呈本院詳批據議應解本色照邊倉時估折銀起解邊道分發將領糴納交倉歲以爲常甚屬簡便脫或邊關偶值歲歉必賴本處輸運不過於支剩數內少報些須包管腳價期于州縣無所賠累而止法斯善矣其於大戶裁革應否原不相干如議該司作速移文各該道府轉行坐派本色州縣一體遵行今歲解運過期穀價漸貴暫令三關收銀貯庫以待來秋其舊例發派大戶盡放歸農不許有司陽革陰用阻撓憲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之十 詳 主

令現旨殃民該司嚴加體訪如有此等密報以憑參劾決不姑息仍責令各州縣大書告示曉諭小民但有私用大戶者徑行告理具遵行申繳再查將領買其法善矣但出粟之地有多寡輸運之處有遠近若槩無別價則將領稱累而將來得以藉口也該司併行邊道於查時估時一併酌議停妥處給庶經久可行所謂恐有掣肘此或其一矣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 新增

遺稿抄本原本

六世從孫廷相同姪大煥編輯

臨川後學許慶校閱

書一百二十篇

與宋正吾

奉別倏忽廿年乃心神無頃刻不在左右今得共事一方第之幸也諸凡地方密切軍民利病惟年兄指教是賴亦計同心之蘭必不以泛泛待弟也旅次草草先布惟崇炤不一

與太原推官蕭道光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 書

家舍相距既遠舊冬遂未獲求一晤對不佞黠淺兼所處孤遯未有甚于此方者諸凡賴同心以匡其不逮爲感李懋老近蜡還里矣併聞

與宋正吾

淮安荷年兄骨肉之愛京邸別後倏忽廿年顧此衷無日不在左右此一來也白首兄弟天涯會晤良非偶爾昨途次邂逅相視而心相結有非語所能顯者弟才力甚謏又拙不通方志雖欲竭駑少效尺寸於地方第事繁任重兼今時善宦動有套數以弟之率性疎畧恐不見容所恃同門如兄休戚榮辱相關一體諸凡迷謬或

寬嚴失宜或繁簡欠當或防檢不密或下有嘖言俱乞密札指示以開聾聵庶不負弟兄一時相遭之奇其有褊心而不能虛受者非夫也仁兄必有以諒我矣至懇至懇朱年兄篤厚真切其愛弟真忱溢于言表晤間乞道弟所求相望規切之意尤囑尤囑每見示弟有請教信筆輸心而已不以文也

與朱葆素

適承翰教併示以到任吉期感感今邊軍枵腹待哺情形危急勢不容緩但以十年積逋責完一旦卽有司分別參處終是山西未了事案弟不佞方蒿目而慮之意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 書

欲分別貧富等則以爲催徵活法然出自管見毫無成心中間可行與否及思慮所不到者全仗年兄指教弟又思拖欠之中有逃亡人產俱絕者宜另開作一款或攤派富或公帑代補或會疏請蠲勢窮理極策無出此三者然茲未敢形之於筆也更乞年兄悉心籌度詳示以啓愚頑是懇

與石楚陽

臺下海內宿名之高流也客歲郵亭邂逅深慰願見夜分劇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諄諄忠告如素交舊知臺下披衷推誠情敦樂與視尋常胥局自別然弟每默戶

揆念卽今日共事一方之機緣始於此矣豈偶然哉感甚感甚惟是謫材蚊負當晉地極疲之秋積年軍通急倅里火藩司促郡縣案案累寸而尙無竣期昨於前臺樊公牘內得臺下機戍二歌卽傳示諸司令上下知所悚動但第從政既新識闇力薄不能仰承德意尤望臺下始終提誨之是不佞之所禱祀而求者也伏拜翰貺之辱感無以量草勒附謝縷縷不盡

里火里字一作里字

與涂鏡源

山右非南人所樂居況以某之謫非當此重任能不冰兢幾番揣度念欲知止計丈夫果有赤心報國可以隨

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三

分自效材質原非所拘卽地方困憊艱苦所謂勞則思善未必非玉成之益耳假令台臺當年非厄之者卽撫三吳安得有此掀天揭地事業而聲施華夷爲一代之宗臣也哉顧某非其倫也然辱在同志曷敢不勉自淬勵以希寵光於萬一惟台臺不吝提撕而終教之俾之愛成於一同而毋使隕越以貽知已羞斯大幸矣肅勒報謝不盡肅企

與石楚陽

以二十年之景仰而獲瞻臺光於邂逅以三千里之南北而得侍寅末於邊陲非三生有緣曷以至此第迂疎

寡謬當兵食俱調之秋斯夕凜凜懼無以毗翼廟機而佐下風也惟台臺憫其不逮而規以振起之庶不負一時共事之奇尙亦有厚幸哉薄芹少致鄙私統祈臺鑒

又

途次遇星輶得諧斗瞻當時披衷倒懷忘其投分之淺也今在域中得依宇下豈非有夙緣哉方今戎索雖繁虜志猶攜卜酋擁空名索酋悛厚利爭骨而信卦之不可馴之不能我等疆場之通患也涂制府已極其神力尙若紛紜有司馬在可以戢遯人矣金城方畧時時廻我榮施寧有既乎手勒數行以請可勝延埃不悉

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四

與涂鏡源

海內凡有志於詩文者無不欲其嚮用以實經世之實況同鄉同志如丈其願望又當何如一聞開府三晉之報不勝鼓舞踴躍喜而不寐未足云喻也茲聞旌旄已入晉陽豈惟樹三晉雲霓之望切不佞寒上孤蹤體藉同心之助良非渺小矣薄具一片爲賀喜不盡言伏惟涵照臨楮無任神王

與毛學曾

昨藩司開沁源欠通錢糧該查參奪俸一年新例所在誰敢私庇連日躊躇惟有延緩會稿以待其報完而三

鎮之檄無日不下昨有一字通之促其速解但有二分
即可免參足下仍作一字共相懇懇何如山右自然之
利莫如種樹已移文各道曉示有司爲民興利不佞連
日駐盤陀祁縣督率百姓四面栽種欣從命數年之
外其利溥矣足下及此春陽生發之時共成此志務期
不惜先勞鼓舞百姓仍設法分地報成其樹隨土所宜
或柳或松或棗栗此不費一鎊而功易成澤易沛在賢
者加之意而已凡種樹始栽易而灌溉難須身親單騎
時出稽驗分別勤惰量行勸懲切戒下役藉此擾累小
民此又利中之害不可不慎者也周聞喜聲稱熾然得
其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五

與曹克讓

邊餉告急勢倂星火昨見藩司分別查悉新例開門下
欠帶徵銀一萬二千一百八十有零應奪俸一年新例
若能完十分之二亦可免參及此時作速解二千之數
或卽飛申藩司不佞稍遲會稿尙可斡旋若再延緩則
明例森如雖相愛亦未如之何矣草草附聞惟畱心不
一主簿王鳳鳴到任否此人稍有才幹山右百姓自然

之利莫如種樹不佞今駐盤陀縣官督率四面栽種百
姓莫不歡欣從命數年之外其利溥矣足下及此發生
之時卽委王主簿各鄉設法督栽或松或柳或棗栗隨
地所宜其功全在灌溉時出其不意而稽驗之務期有
成毋以虛文相昌也此不佞所最注意者惟足下善成
之草草某地某地栽過若干株煩以報聞不佞亦以此
稽主簿之能否也

與吳本如

薦賀國禎張熟吳啓芳以上三員俱不佞至切而不容
已者乞賜破格培植植卿恩不朽矣懇懇

其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書

六

與朱葆素 親筆

第次止盤陀惟見各鎮催檄並不知各縣輪解將及數
至於帶徵誠宜集長再議第所以有酌爲貧富三等及
結局三策蓋蒿目而憂計無復之暗與年兄指教之意
相合時難可虞民命當恤奈何奈何昨吳本老以西蜀
協濟告求甚苦千瘡百孔在在疲困天下事真可寒心
不知蜀使者年兄何以應之得量有給發不致張空拳
而歸甚善然而難乎其取必也惟圖之何如草草謝教
容面商不又

與宋正吾 親筆

年兄之愛我教我至矣微年兄之言誰其弟開聲響也
感甚感甚曹真老此邦麟鳳弟最所厚善承論學問一
事切磋咨諏不患孤立而無朋矣尤望指示迷津爲幸
昨接朱年兄條議懇切明悉真經國巨手儻見諸行事
三晉其有瘳乎容弟入晉更請正焉今日移駐太原承
朱年兄爲第擇廿六之吉到任不知歷家所載何如稍
遲數日無妨惟當以選擇爲準耳草草附布不一

與毛學會 親筆

梨城地方利病必有可興可革者幸見示爲感官惟令
最親民澤易施而名易起也適兩司談次已及頗稱足
下願益勉之草草不一

與李燦巖 親筆

卷十一 書

七

孫拱老不肯居朝廷矣時事真可浩嘆辭疏半語不及
其他足徵有道自別尤深爲知已喜也臺下以爲然否
旅次草草容顯謝不一

與朱葆素

咫尺清光尙稽數日之對悵想如何弟在都門承邱厚
老見教云晉中司道嘸程繁文可省邱公蓋嘗以清戎
徽憲于茲土者也昨宋年兄指示以三司公禮未可盡
却茲承遠惠謹領其半到任之日公儼敬領至於各道

又有私嘸程徒滋煩縈望年兄爲第止之若府縣屢有
傳檄不待告戒矣附漬涂軍門咨借豐贍庫銀又借各
倉本色欲與之則剗肉醫瘡弗與則脫巾之變勢所必
有中夜徬徨莫知所措請教如何大抵危急之機呼吸
生變吾輩恐難以膠柱之說應之

與閻立吾

籌邊之策無出於兵食二者而已今兵絀於食則計先
足食本色折色均所以備積貯而充元氣也如貴道所
議折色借支括各州庫而統寄一庫以便灌輸此真便
宜良法足爲一路承賴矣

與朱葆素

卷十一 書

八

弟初入地方惟見各鎮催逋之檄兩下脫巾之變危在
呼吸竊意分別遠近貧富差爲此方調停正所以寓不
得已而寬之之意耳續接年兄手教乃知民運解過之
數昨因欲擬小疏吏書後以去年兩院題疏抄本農部
覆疏遞看始知端委如此幸而與意相牟也此方從役
多欠玲瓏弟從事又新聞見淺狹向者移文第云恐有
窒碍則不必行正坐此也當此春作之時有司或藉口
追併勢必病民乞年兄卽移文禁之第擬小疏請蠲諸
逋包稅地租及西蜀採木協濟四事俟成藁肅錄請教

寧敢希冀謂可格天第撫綏職分求以迄瘼曠於萬一第擬廿四日到任晤對有期矣宋年兄同此致鄙

與孫拱陽

昨於太原接驛報方切彈冠之喜不意忌者之口踵跡而至夫士君子自有真修廟堂自有公是方今門戶既別如冬夏之不可同日語也則雖置百喙人皆知其爲異已者而發耳翁臺大節炳烺素履精純如良金瑩玉誰能點之惟不容乃見君子益以增翁臺之重而多見忌者之枉用其心矣翁臺復疏語意平平絕無忿激相角之態尤占大涵養人品須自立於層臺之上坐人於

續陳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九

百尺之下惟有道者自信焉昔年曹貞字兄爲貴鄉所硬弟進以見怪不怪之說貞兄遂半語不應人情翕然宗之此時立朝似不可無此一殿主意省得多少閑氣力也翁臺以爲然否別諭敬頌此君亦未來謁再俟見教何如至於追逋賦以妨農時卽行各道禁諭各有司暫停以俟秋成徐圖未晚但逋賦不得明旨終是山右未了事件而各鎮催促查索缺餉官員急倖星火稍官則妨民惜民則病官柰之何能並行而不悖也弟初入境蒿目焦心日夜拮据顧才技既短聞見復疎徒恃牛腔村實欲以決罕治紛起茲凋瘵而安全之難矣翁臺

於弟休戚相共之友又山右貴桑梓地也何道以策之小疏奉覽張李二老先生仍乞道鄙爲感

與山右諸鄉紳

語云盤石千里不可以言富象人百萬不可以言強貴鄉山川之精盡洩於名公之道德文章而士瘠民儉則北方之封域未有過於此者加之邊鎮之供億三軍枵腹以待正沃焦捧漏之時不可以勢禁復難以理論今春諸司告急檄書四馳昨爲不得已之計東那西貸剝肉醫瘡或可以少紓目前之急圖旦夕之安矣然積逋一節若非明旨蠲除終是山右不了之局且新例查索

續陳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十

職名會題難緩頃刻惜官必至於病民惜民必至於病官柰之何能並行而不悖也且舊逋不蠲新者觀望必復有拖欠延至數年負若山積晉之爲晉尙忍言乎李心老一題再題而部執未覆不佞何人敢希片語回天之力第官以撫綏爲名卽甚菲劣不敢不竭智畢慮以爲百姓一請命也臺下桑梓大賢簪笏侍從居皇上日月之際佐皇上以沛雨露之恩不於臺下是望而誰望哉小揭奉覽伏祈留神某不既顙祈之至

與周文所

銀臺之推則屢催而不下同鄉之命則夕上而朝允此

非天意之有在而帝心之獨簡歟且知已封人之祝若
合符節又何奇也第聞之喜而不寐澗泚之敬雖欲少
待而情切于衷不敢以衆人自處矣特翁臺恕用長篇
縉啓卽感至親無文之愛而彼此省事諒不見督何如
何如山右凋疲已甚往日虜未附則大同苦于捍蔽而
大同疲今日虜內附則山西苦于軍餉而山西疲第初
入境檄文催促下如密雨朝夕批荅勞不可言既受撫
綏之責又不敢萌偷安之心連日之間大覺委頓願翁
臺自此喬遷卽拜協院不然建牙楚越之地風土更爲
相宜也翹企翹企吳曙老宣城果有言弟在家曾聞之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十二

然正氣公論當自有主之者或非晉江之北若遂懷疑
阻恐亦非堂堂輔臣山嶽屹峙之體翁臺以爲然乎近
日都門人情稍向和衷否乞詳示弟又爲翁臺籌計省
俸既久開府之推年餘卽可取必千萬莫萌討差之念
重 貴乘時而奮榮推而晝錦兩便之策也至囑至囑
小 奉覽四事之中爲兩院舊題者三然于晉中利害
甚切弟亦不能舍之而別求肯云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是或一道也尤乞翁力大主持之草草不悉嗣容再落

與孫拱陽

弟未抵會城百冗蜩集於翁臺處尙缺申敬令弟王老

慮亦未暇遣訛心甚歉承示附寄邸報弟行票坐
班承差赴貴寓領付執房遞至太原仍行票着令大行
驛徑送府必不使浮沉也吳曙老計當束裝但聞宣黨
備攻宋之械以待或者徐徐其來乎翁臺有可見教幸
密示之草草不又

與王憲葵

帝心簡在正人登庸眞宗社之福生靈之慶也矧弟辱
同心之結積有歲年其欣躍之情豈尋常可比惟弟以
謫非叨冒名邦目擊地方凋疲而軍通催檄急倂星火
欲借之於官而官帑虛欲索之於民而民膏竭時事至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十二

此奈何奈何昨有小疏豈敢希冀回天第官以撫綏爲
名聊盡此心焉耳老年兄爲桑梓計願時時賜教以匡
其不逮千萬無以公祖浮文爲拘而忘吾輩鶴鶴在原
之誼也至懇至懇靈石事李念老對弟言之甚詳地勢
民情皆當歸之舊封昨入境卽首囑該道加意俟再與
李燦老共圖之草草布復容端謝不一

又

真定同知陳文昭靜海知縣胡襄俱第乙酉同年也去
歲以歸心適邁未及覲縷此二君者才調俱優官箴無
玷乞年兄加意培之彼相見間仍望賜勞來之語尤感

與徐鏡源

恭惟寵命新臨駢蕃申錫公孤極鴻漸之位金吾開燕翼之祥不獨西江山色增光抑且海宇士紳交慶況如某之素荷陶鑄其懽忻鼓舞奚啻倍常情百千已乎緣羈職守末由趨賀敬此端官馳一芹之獻伏冀臺涵山右蕭條景象不堪着目較之台臺昔年巡方經履想又不同昨聞有司稍稍追及遠年逋負遂爾有告逃者不肖自念官以撫綏爲名安得不爲此方請命然逆知損上益下叩問必不可得而將來源竭流涸持籌亦未如之何惟台臺握一中以召和機戎夷率服適萬方以濟其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三

時變蒼黔鼓响專俟請教奉爲指南某臨楮不旣懼祈之至小疏奉覽請正

與孟難魯

頃過貴治荷使問之辱感無以量惟量叨濫隣壁猥聞大才槃盤勳名蔚起知已借光奚啻明珠之照乘已也羨仰羨仰都司都事黃孔陽與寒舍有渭陽之親所居隔一舍而近其品朴實其才縝密久處囊中毫無表見茲有四十二年小灘買米一差擇選而使其權場之臺下願大惠俾之得効馳驅則拜賜不獨闢幕矣特愛干瀆統惟原照臨楮神馳

荅郭一陽

老年丈聲靈赫濯中外傾仰非一日矣第客歲所告蓋得之一時朝論故知山右之席不服煖也茲聞節鉞榮流當聞風破膽尙敢咨謀關之役計乎第深爲朝廷安撫得人慶也尙容端賀以罄鄙忱吳微如公祖臨行貽書極囑致意敢以附聞貴屬開原道薛君國用第關中所取門下士其貌魁偉其才卓犖其心貞樸其守堅凝第曩於諸生中卜其大用向年令江陵制伏焰瑞不少假借此足稱當世奇男子也幸備職老年丈宇下知必有當於任使而無負疆場之寄矣乞大其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十四

賜超格培植之第之感且無涯況薛生乎特愛昌瀆統祈臺照

與白虞隣

京邸匆匆奉別子民之禮殊覺缺然計老父母仁慈曾照必亮我於形骸之外矣冬月翹企台旆望眼幾穿不得已于新正發棹渡江抵晉陽則春過半矣此中土脉稿瑟賦役繁興近者三鎮軍餉嗷嗷待哺急俸星火加以水旱盜賊之不易不佞如寢關暴纘朝夕靡寧蓋不待黔技之既窮旋當圖爲稅駕之計此斯南之談敢布于知己非敢爲漫也微邑昔時風俗矜尚節氣士知

恥而民好善近稍逸于執法之外然亦存乎上之好尙
何如耳老父母躬行正大光明之事表臨于上彼一二
放縱之輩既奪其氣卽有懷而不敢肆何患乎巧言令
色孔王之爲害耶小价來傳聞下車播騰嚴明之譽不
佞倍增欣躍不獨爲地方慶福星且爲箕裘誦祖武也
羨仰羨仰茲因羽便附布候私外附千里鴻毛之敬遺
長兒某賁奉併臺鑒臨楮曷旣詹遡之至

與周文所

一芹之敬愧不成享翁丈奈何更勞報瓊耶他日倘拜
建牙之惠當卽照此樣子矣一笑所云討差俟秋冬之

與羅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五

際再酌之可也何如後起具書一紙詢時政併昔日見
教解掌科泛論巡撫之職塘報官未抄來看乞差長班
喚到面諭之其時事一啓尤望檢記一一開示之靈石
事李念老荅書中復拳拳焉第入境之日首與該道言
之昨又作一字與李燦老初九日兩司相見弟仍丁寧
之渠云因汾州不肯舍平陽而割入他郡所以遲遲萬
一不然則靈石徑歸原郡汾州不必議補耳其處置之
宜未敢潦草總之在於速覆而已乞翁丈以鄙意達之
念老幸甚

與孫拱陽

昨閱邸報向所謂眼中丁者且晚出都門矣此君子道
長之會機不可失翁丈萬勿請告但宜靜以鎮譁逸以
待勞自得勝算俟轉京卿之後再定行止迺不落人圈
套也前日分付承差討報送令弟處啓郵筒並無副本
豈該役之怠惰耶併祈示知貴省賦訟繁劇兼以邊務
動勤日不暇給且覺神形之勞瘁矣知已處尙缺然未
訊也向借過勘合三張附壁惟臺照不一

與梁醇宇

貴屬黃州廣濟令劉脩昌先生臨川弟所受塵之處也
此人足稱異才目視耳聽手並批閱無能不至其清操

與羅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十六

勁節尤人所難祇以惠恤小民而多傲權勢遂爲讒口
所衆然閭閻之下率尸祝之公論可知矣茲幸屬宇下
乞老年兄特加體察如弟言果不謬須是破格一培植
之使無積薪之虞他日國家定得一臂之用弟爲人才
惜非於此令數拳拳也又大冶縣縣丞劉登士弟通家
子弟都下相見清約馴謹且才足任事乞特賜青目畧示
意於有司大者薦之小者獎之知必無負於任使特愛
瑣瀆萬祈留神臨楮飛越

謹口所衆衆
字一作中

與孟難唐

向在南都極承款愛高誼隆情至今銘勑其何能謾適

來榮問體暢被于遐邇山右雖異封域而芝蘭之契卽在千里鼓舞可勝言也指日由建牙而秉鉉樞大展淵弘宿學爲國家柱礎有拭目以待耳玄度之思與時俱積茲因役便薄將不腆少紆契濶之私而已萬毋以往來常套煩台念也舍親黃都事昨會具讀計微台覽矣不敢再贅臨楮神往

與黃廷臣

前承遠訊足感高誼役便薄具少致鄙私莞存爲荷茲有書達撫臺公處卽以足下懇下云係舍甥計推愛必能青目孟太府亦有一書復爲足下申前說併此聞不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十七

與河南開府梁

不佞非才欽仰山斗積有年歲幸叨隣壁竊微同舟共論之義其爲欣羨曷可言喻貴屬開封孟守品格素高不佞在南都時稔知其才光山令朱明時清年循政大受之器也都司都事黃廷臣係舍甥亦馴謹有幹畧檢乞青目仰體公臺憐才之心不覺僥舌統祈原鑒不一

與王獻葵

弟以謏才承乏天邦內思民生之稿瑟外虞黠虜之跳梁安攘無術日切飲冰然此念不敢自欺之心素盟于

方寸必不敢虛民傷財以貽地方之害此則弟之所可以自任而不嫌於承當者也貴鄉君子如林老年尤弟所尊信凡有利病望源源賜教以開彈贖乃認至愛靈石事弟入境卽對該道言之昨得李念老書亦爲此也卽走一字達之李燦老諒無異同會疏想不甚遠矣草草不一

又

弟丁酉叨關中典試其年雋南官者不數人餘皆求試郡邑多散京洛之間秦人風俗與他省殊有弟子入都而終歲不見其師者惟貴屬饒陽縣萬獻策廣宗縣王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十八

大都依依不舍絕無炎涼時態弟每心重之茲幸隸宇下聞其果能砥礪不負任使乞老年兄特加青目察其才品而加激勵焉可平則獎之可獎則薦之俾處囊而少得表見推烏之愛宏草草附瀆

與涂鏡源

某才識淺陋兼未嘗一日爲有司事體全未諳快山右書吏大非江南之北愚而自用賤而自專日逐口角再不得停妥如宮保尊銜自應從新借重迺執以未奉咨爲辭司府總核執以據舊冊爲辭非台臺指誨則某猶以此輩爲簿書之精者不佞書生難與爭是非山右僻

陋大都類此業已改明奉報矣惟是將吏舉刻勸懲之一大機也某從政方新耳目未廣非欲鋤豺狼而舍狸鼠然恐一失其真負愆非小如副總兵孫繼業頗有穢聲傳播遐邇文蔚疵積司府理刑痛憤至骨昨徑欲用之承台臺賜教以知人咨訪之要兩人皆在疑信之間遂舍而不問以司道所開會同無異說者具稿呈覽伏祈財訓兵備五人皆衰然一時之望此不佞所得薦揚者惟署布政司糧儲道朱叅政品真才練邊儲尤覺苦心如近日釐剔市賞之弊任勞任怨允稱投大遺難之材舊例台臺首登薦剡諒在鑒亮上素或貧或驚每見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九

與推官周鼎

門下粹品雅望吳安老橋梓數爲不佞言之雖未獲接芝眉神蓋有先之者矣不佞入境例有摘斥一疏而聞見荒陋茫無措手幸惠教之倘藉手得清汰此方之一

三郎門下造福匪淺也懇望懇望聞喜令周鳴秦潔已愛民屢列薦剡其在貴屬耳而目之尤極功近茲鹽臺甄列在郎其鑑衡素定無待加贅第此官資格稍隘一步恐處囊而未必表見煩畱心一言之鹽臺雅知不佞非阿私者或不至有按劍之疑也草草不一

與龍鍾華

客春得奉手教嗣是魚鴈杳然雖玄度之思昕夕爲勞祇結夢想耳伏念某以謏菲濫膺重寄惴惴飲冰若從芥示而策木駟也臺下淵謨碩畫尙分緒餘以振我俾不致隕越以貽知己羞幸甚感甚趙乾所沉淪多年昨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十

與涂鏡源

屢承教示知台臺用愛無不欲提撕而恕成之聆一字便自覺長一格矣感甚感甚三關將領孫副將久有穢聲某先以清查屯田訪本官占爲養廉者百餘頃因而私識其爲人及臬司以最劣報徑欲用之查岢嵐道異

同暫爾停止然於心終不安不敢不以孫副將及文守
備之煩言聞於台臺昨承翰示具仰偉識且當道之豺
狼不問果無以清巨竈服人心謹候示下列於疏首何
如若文蔚者不過狸鼠耳茲如命仍行臬司提勘之不
出旬月是非立辨矣向承論林下將材頗悉草率請正
伏祈台鑒

又

台臺所云先後著述有見孫副將以必用為王原會
稿現在呈覽大抵尚屬道官評每過于厚如潘龍麟者
亦有褒語但該道才品此中頗稱服之可原也如文蔚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王
既經提勘法紀昭然愚見姑且置之今秦中兩防俱竣
事此官姑俟後圖何如統祈台裁

與李按院

敝日內兩防舉劾頗費調停如副總兵孫繼業則臬司
開劣而尚屬道稱賢如守備文蔚各官開劣而尚屬道
力為申辨不佞從政方新聞見寡陋但素知臬司為清
方剛直之品其言可信茲制臺知司道各有異同陳行
臬司提勘不佞亦發各官開單仍行臬司敬此啓知臺
下大抵邊事情竄多出下之隱蔽而上不知況當道之
豺力多而游說者衆今此一舉是非黑白立地可決而

邊竄或藉此以少清矣請正臺下以為何如納級揭帖
併牌稿奉覽惟臺照不一

荅徐十洲

壬辰一脈三生有緣情篤非常誼同金石台臺為當今
奇男子烈丈夫担荷世道真幹人倫不佞於同志中側
聞風猷久矣敝同年海道熊君曾問傳台臺為地方推
轂之意不佞謏菲雖未遽言耀質明堂之上而薛卞神
識增價多矣知己之感其何可喻此中督轡復嶺風烈
霜寒大非南人所宜居然善君子如林正氣克塞共事
如李燦老台調同方藉有切磋之益或不至隕越以貽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王
知已之羞耳熊君陪推倘寶其品格可膺大受台臺賜
特揭一薦之斯不虛清華之選矣揚州二守黃守經不
佞通家子也才名素著乞賜青目焉感感特愛縷覲伏
祈鑒照某臨楮不既詹馳

與平陽府某

承教二令果有物議貴橋於二人之中酌用其一但二
人事蹟俱詳示恐別有重複則不便也惟雷神威感
靈石一事最難調停誠有如門下所云者審形勢便民
心所仗司府石畫既定不佞淺陋惟有採而行之耳草
復不一

與徐鏡源

兩防事日俟臺命之至初五日接李按院會稿渠約初七日發十一日上疏則前所見示者必難中止第恨其不早耳不佞揆之於心於台臺誼切一體敬辭其會題而顯候尊命但當此事機再遲恐其不便謹訂十五日投本銀臺司惟鑒裁

荅李燦巖

孫副將腹邊脂膏怨聲載道台下問先當道之對三關風竄爲之立清矣捧讀大疏具仰誅國之忠復荷會題尤微提挈之愛甚感第不佞半月之前以兩防舉劾業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聞於制臺渠約蒲後舉行正擬俟其到日顯役請正而台翰及之分當已聞夕發共鋤大奸第台下激濁揚清之權可以獨擊而不佞於兩防有同舟共事之誼似宜協行大疏雖齒及不佞訪之掌故亦自無碍者不佞促制臺速發前疏雖稍遲數日總之無妨於一體之誼也草率附復伏惟台照臨楮神馳

與周文所

靈石一事第蓋殫心圖之屢示意于司道但自舊秋以迄今日時亦經久人各持見在平陽若不便担当而汾州若見屈強大此謀之所以不易集也第與汾州司道

書明言天下無難處之事惟於難處之中而處之盡善斯稱經濟耳又云不可自執成心渠以汾州所欲者在汾西而汾西空國奔訴求脫所不欲者在石樓而割去所欲之靈石復強受所不欲之石樓則寧去靈石而減一邑此似上下憤激之詞而兩院不便批荅昨朱藩司復報行之該道該道云此事不敢議第切直剖破與他云諸公毋避嫌奉承李念老假使李念老以尋常郎做閣老也只如此念老人品甚高其言非一身一家之私還莫偏執再一催之看他回復如何大約是靈石先割于魏見泉而不之諍又爲日已久而不之復今一旦驟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議人情委費調停該道各爲封疆亦是正論爲今之計汾西平陽之屬近汾州百里汾州願以此邑隸焉昔年靈石可割而今茲汾西不可換乎汾州辟之隣人也責償甚利之靈石而以次利之汾西易之汾州既從似不宜再問之汾州直當平陽道府確作主持毋以士民奔訴爲辭毅然與之則汾州無說可拒然出於兩院則爲拂民心出於司道則爲一事權汾西平陽之屬邑平陽之子民也爲全郡之門戶捍禦患難而命偏邑之子民服役於人東西南北其敢聽此在當家者調度力量何如耳鄙見如此乞翁丈聞之念老再加商訂昔盤庚五

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及至丁寧告誠而後帖然定也
今不從司府調停築固根基而徒高其牆垣非計之得
矣若兩院之主持而默爲照應則不待言贅此中朱糧
儲意頗同司道之中賴其斡旋耳前件未敢宣洩一言
此等管窺更望高明裁示

與孫玉陽

初入晉陽諸兄瑣集未呈修訊迺此念則一日十之七
長官左右矣地方利弊官司賢否諸可賜教者幸不吝
指示無非爲貴鄉貽休養生全之福也不佞第亦藉此
少圖報塞以報知已矣何如令兄翁自德州還昌小恙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 書 三
聞郎臻勿藥但復動東山之興想亦有慨於時事之外
也顯役恐滋勞瀆輒附郵筒請正惟台照不一

荅趙可行

南中荷高誼之辱嗣後天各一方郎欲招鴻和訊起居
不能也每接貴鄉人士求訪門下出處之跡而竟不可
得惟閱便覽廼知榮補郎墨夫郎墨得昔不善事左右
者而邑遂名播于古今又以門下蒞之克逮前蹟矣羨
企羨企別示情自相關不佞素性頗重交遊每於貴同
年所宦之地輒查有相知者不待音聞每先爲游詡第
官散力輕又或無相知者遂難爲交之求如齊東新撫

臺嘗有相與之素俟其到日往賀保爲門下一薦拔之
至於陳方伯雖係同鄉同志只恐其陞任在即耳然有
便亦當爲致一楮也草率附謝遠貺臨楮不旣磨馳

與周文所

靈石一事司道甚不樂議第頗費調停作字達之又托
藩司朱示以當行之意前數藩司徑辭大約以念老要
路各有避嫌之意第告以此事原非念老一身一家之
私使念老尋常品格郎做閣老難從念老人品甚高其
言可敬且理裁於心因事付事有此避嫌之念亦非也
但因平陽以汾西補還而汾西空國赴省訴免以石樓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三

換易而汾州暫死不從割其一邑而不補其一邑稍有
形迹正在躊躇而守南道顧有稟帖至語然貫通昨郎
檄藩司會議速報顧先以汾州幅員之小而持論不決
其執甚正今不求補邑而但那移于工食小節之間可
謂立心極恕者但更易封疆事關重大必俟司道會議
而後可行想就緒可計矣晤念老乞爲弟致意晉中今
歲春夏雨澤頗順稍可開顏而邊軍目下乏糧司府庫
藏如掃京運不至接濟無術邊事多弛將情兵單幸值
羈縻苟且無虞耳足食足兵強本治內茫乎未講日夜
焦思恐負國家而積弊已成人心玩忽可若何惟翁丈

時惠德音以振聾聵懇懇羽便附布區區惟照亮不一
前靈石事且無宜洩蓋會議末上事體固當如是也

與顧守南道

靈石一事築舍不決蓋起于所議補之二邑調停甚難
也老公祖不再計而決之以靈石還之平陽而一無所
覲汾寧捐所益而不受所捐止責平陽僅僅輸納小事
此立心之極恕非微物我之藩籬愛均兩郡之赤子胡
以能然也第汾州廉於取償一擲而不復顧規模宏遠
迺平陽既獲趙璧又未減一城木瓜之詠似未盡愜耳
謹如示行藩司會議俟其回文之日商訂於李燦老共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圖以襄此舉耳草草復不一

與李燦巖

昨詢藩司趙司徒行查未報王中丞似久稽矣茲以王
中丞先題顯官會稿謹候台裁嗣後凡有會稿無關請
正者不敢別啓以煩裁荅計台下必有以量之也臨楮
皇悚

荅涂鏡源

承示會稿深慰渴想且所約十五之期不謀而合也此
中疏揭俱各錄完使者戒門矣因閱大疏取回抽改以
便部覆其小有異同不關緊要者不及刪增恐延時日

章率奉復伏惟台鑒臨楮可勝詹溯之至

與陳蠡源

卽墨知縣趙可行單縣知縣劉天惠皆不佞昔年關西
典試所取士也夙有才志幸屬宇下乞推烏愛特賜援
植俾之稍有建豎則一盼眞重於九鼎矣輒爾干瀆統
祈台原

又

舊歲所啓先君樂安祠事其始末具在集中蓋不獲亭
憲公批示則先人坐享士民之報甚屬未妥不諗臺下
曾爲雷神否此非敢以子孫妄自陳演特以先人既蒙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特典則樂邑士民似不宜闕此一著耳學憲公採風厚
俗或亦足以備葑菲之一助然非臺下之加意理學則
不佞亦安敢爲此未同之言也恃愛冒干皇悚

荅李燦巖

晉中困憊極矣天啓是邦得台下悉心振刷撫摩眞是
視國如家必如此而後無負巡方重托必如此而後稱
名御史也不佞認有是志而才不逮心每聆宏謨益切
敬仰蓋有不言而日就於矩矱之內者受益甚多卽承
差驛馬一事動與台下意合每求節省之而承差多不
悅昨荷惠教時敝役稱原從驛發不佞因先有便差赴

臺遂以報書順令齋上不暇問及此去之差卽會稿之差也此不佞之疎畧方抱歉不寧而更厯台下之遜論乎辱在同志幸獲提挈得豎尺寸以附于道義聲靈寧有形迹可問哉邊事廢弛近聞火器軍械俱是虛文屢次移檄將領漠然不以介意亦不申復捧讀大教云云蓋出於赤誠報國不以舍傳視邊關而爲宗社圖苞桑牖戶之計某雖不敏敢不服膺斯語而竭蹶以從事哉草率附謝統祈台照臨楮神馳

又

頃接陳餉司來書內稱邊軍闕餉脫巾之變呼吸可虞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乞爲咨部將布政司四十二年應解太倉錢糧截留抵作本部應發本鎮京運之數京運民運總以濟邊部發司發原無差別云云不佞思之山右者非獨餉司之山右則邊軍非獨餉司之邊軍也軍餉之誦事屬貼危吾輩寧得坐視於是急檄藩司議所以處之藩司報稱豐贍庫自萬歷四十一年十月初一日起至四十二年五月初九日止貯有事例銀四千八十兩稅契銀九十六兩零請爲詳酌會題夫此等事不過彼此互換一轉移之間耳非有多寡損益之數難以自專者也况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邊軍嗷嗷庸可待乎猶恨其尙少耳昔

富鄭公尙聞矯制恤民況部也而一櫓宜之或無不可竊以爲不須會題耳台下公忠體國見自周悉乞賜批示可否如以爲可則於敝衙門咨內或借重台衙何如草率請教臨楮皇悚

與楊鹽院

晉民涵濡德澤若春膏之滋萬彙也不佞私淑風規若立司南以端朝夕也倏聞台駒還朝有期寧獨并冀蒼赤興攀卧之思卽不佞日隔之遠何以祛鄙吝而就鼓鑄乎所幸密邇五雲翔鴻時招而下之襟期須刻可達耳請益匪遙諸容嗣布臨楮可勝詹戀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與楊任南

適平陽周司理傳台示以聞喜令已蒙嘉與此台臺鑑衡至公至明不佞何敢贅一辭惟深感戢已耳勒此附謝臨楮皇悚

與周文所

忻州書十三日始到此君有才第司府皆云重聽行事有欠當處第每爲調停之使地方任事者有所勸今人心稍轉然而司彈壓者不獨一人人各有心不能必也前日保全之說蓋別有所聞耳適承翰示敬再與所司圖之所云宋者清介孝友之人素各不在許誠齋之下

君謂其懷私妨物竊謂其不然向過麻城李公祖乃尊見龍先生稱忻州之賢所以下車卽加之早而事已欠早矣茲翁丈又惓惓又當作一局面也草草奉復惟台照不一 靈石事布政司朱大叅儘肯着力調停業有成說矣幸轉聞之念老

與朱葆素

靈石事李念塘托周同卿代爲之催完前件弟答書中以爲中間調停俱年兄之力也已行會議否必須會議然後舉行庶免鹵莽之愆耳忻州去畱如何此君周年兄兒女之嫻其人亦無大不可容處但畱之於此而去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三

之于彼或反非所以愛之年兄從容申詳靜觀時變此高見也不知此時衆情妥否第入境事件所托最爲喫緊跂足以待今日周司理送平陸事續總之平陽也無三人皆一府之理耳贖銀舊院用過二萬余交代見在止一千五百兩所遺者幾何目下掣肘所以一查理之今且命書史騰出一草底然後清刷庶可以辨其誠詐凡有見教乞密示爲感

與周推官某

前接芝宇深愜生平且爲晉中慶有福星也承示官評不佞淺陋之資又長一格感感聞喜令拮据愛民爲日

已久茲得門下一言眞回天之力矣詰旦往贖畧爲一點綴總之特有季路在也草草復不一

與蕭推官某

曲沃令曾有穢聲門下曾聞之否西路守備馬如錦今已升離任昨於信地防範疎畧致令軍人私出邊口爲夷所掠不見下落者二人該道申詳罰米本官股削跡多全是粉飾仗門下一體訪事件轉眼又有秋防舉劾不可不豫圖之也聞西路邊務廢弛特甚諸將領不肖者俱望詳教詰旦行否又有一月離索奈何草瀆不一

與守東道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三

不佞江右腐儒聞見淺陋幸有門下之誠粹而共事一方諸凡藉以請正其有不披肝而起敬信者非夫也第察吏之舉關係非小吏察斯民自安矣某邑某令先任洛中頗著穢跡頃在都下得諸渠鄉之言家富鉅萬心竊識之及入境內則傳聞石橋罰餒之事紅靴响馬之語鑿鑿可據卽不佞肯爲姑息將來亦無出頭日子且以甲科而殃民不忌其威勢尤甚于別途誠不可一日畱于民上者竊謂范希文視班簿不才者一筆勾之富鄭公曰焉知一家哭矣夫以范富之同德同心然猶各持一見卒之以一路爲重以一家爲輕富公竟從范之

言而形迹一無所介蒂也不佞何敢希文然門下則以
富公之心爲心者也事在難已乞密開本官事跡去後
立俟此中雖有過單頗足模寫特鄙意附于蘭臭之末
詎可徑行而不微片語爲取裁乎千萬祕之祕之諒無
俟不佞叮囑也草草不一

與平陽府某

不佞於門下慕用之殷久矣人境一事荷教勤劬淺陋
之衷冒次稍露感甚初與周司理嘗面商之久而未獲
報音迺據不佞所聞於京師者復加詢訪遂廉得其實
一人焉方擬請正門下大抵此官聲既傳于京師恐難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
掩于近地卽姑息之將來亦無出頭之日而人反以舍
當道之豺爲吾輩溺職也謹此奉聞煩卽訪實事數件
見示以同舟之誼決不憚吝惜耳跂足以俟

與周鳴秦

門下薦剡一事已面對守東道託之又託之於周司理
昨作一字直達之於當事必求萬全而後已茲荅札具
在奉覽不佞生平於友誼不敢不從厚第事機無可措
手則雖父子亦有所不能乃貴同年中有以未得力而
明加疎薄者有咫尺長安而一字不通者夫不佞立身
尚有本末假令再落漠無聊不知又將何以處之耶昨

僥陽廣宗保定撫臺亦有回字併附上得便幸爲達之
恐復開罪也如忠州賀君舊歲都門依依不舍川中兩
院使至皆懇托之至其聽與不聽則存乎所遇耳知門
下素篤交道非澆漓者比乃發舒一言之允望自後緘
口弗譚也兩小啓從容擲還無妨臨楮神馳

與聞喜縣某

貴同年卽墨趙君單縣劉君昨得敝鄉陳方伯荅札不
佞卽欲遣人肅達之但此中須用承差去必以馬反濫
彼地之擾勞門下遣一健足轉行之且囑其新巡撫到
任採聽在何時此公有舊可爲二君一游揚也不佞併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
不馳一楫但望門下爲鄙致意感威原副啓囑其看完
付還

與孫拱陽

議論紛紜時局日變然不可爲秦無人也觀翁臺求告
甚切退一步如鳳翔千仞或亦君子居身之珍乎貴省
淳樸事本不甚繁第當今日時勢則極其艱難如邊備
一節仰屋無措尙幸封貢羈縻稍可息肩然終是偷安
目前非地方永久之計也一片聊申鄙敬茲且不敢爲
異同耳伏祈叱咤臨楮不旣神馳

與周文所

第自蒲日脫減絮衣夜坐露臺苔一尺積遂爾受寒濕
藥連旬近因查參兩防邊工覆選納級諸務一時駢集
拮据已甚而邊軍枵腹待哺日夜惴惴生他變至於諸
路兵將廢弛沿習已久所以僥倖者只封貢羈縻可以
偷安旦夕萬一不然則決裂難救昨承至教兼荷出與
相愛之言稍加振刷於邊事必有裨益而於人情不無
拂忤第權度於其間惟有盡心職事而已毀譽不敢計
也才一任事便覺掣肘蓋誠心直道則窒礙難通挾數
用術則詭遇可恥二者又權度其間惟有率吾本色而
已成敗亦不敢計也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三

與畢自嚴

曲沃之事人言籍籍矣即追於目前終不免於後議也
承門下見教大都柔懦寡斷爲左右所惑謹以別單大
不堪之狀抹殺數件庶可從降處之例而成門下曲全
之仁大都吾輩在地方於人才務從其厚於搏擊無樂
其苛栽培傾覆之中復開改過遷善之路此不佞生平
所自盟而竊符於意見之同者也草草不一

與布政司朱

守東道忽有告病申文何也豈因開曲沃之事而生異
同之嫌耶此君品格聲望如精金美玉第真心所敬服

者豈即因一曲沃而舍此高誼即欲爲曲沃分割吾輩
同心之人儘可商量何難一推股也煩年兄差健足爲
第達之弟前與白書甚婉豈其末之諒耶

與李按察

不佞某材識闇陋聞見茫然人境例有斥汰一疏決月
之間頗覺苦心近司道以索之甚亟乃開具一二以報
如曲沃令則不佞得諸渠鄉人之言家貲巨萬今日之
事頗相符驗因其甲科稍未減其穢跡以曲全之然此
等下根終無出頭之日也僭擬一稿請正併祈會題統
候台裁臨楮呈悚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三

與守南道

老公祖品望龍嶽不特一路之福星也駸駸公輔不察
可知不佞忝同舟之誼諸凡地方利害得藉開發之益
者甚多感且不朽昨兩防事竣借光騰箋自愧盲人
能譽玉過而話之益增顏汗草草奉復臨楮馳溯

與解岱輿

承示繁峙令近日有議及之者得門下之言當爲刮目
而杜之於將萌也草草復不一

與平陽府高登龍

昨以先父遺編竊附同志而請正焉適辱過而話之何

當也守東道歸志堅不可挽李燦老見約當擇才望隆
赫者以繼其後舍門下其誰與歸此燦老意也亦不佞
意也將拭目以待之矣草率附聞餘不悉

與宋正吾

同門中今皆落落如晨星矣同志者亦不數人弟與年
兄別十七八年而復會晤於此非有夙緣決不易得惟
弟鈍根下乘諸凡愚蒙獲年兄開發匡扶之益甚多至
於兩人精神相結于心髓之間全石可分此念難割奈
之何而忍兄捨我以去也賁捧既竣知必錦遊少須旬
月定磨特簡內列清華外乘臺憲自是常事樹峻流鴻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 書
亦不待言弟萍蓬鷗聚承未卜何期念之悵然頽梧
難悉薄幣併微片家儀所攜者聊代折柳之私伏祈年
兄破例盡賜茹納適認至愛臨楮不既懇禱

又

趙老先生書儀累及行李已面告矣敝省舊巡方公祖
韓品老於地方輒辱加禮今亦具一書儀酬之顯差承
役殊覺費事但不識年兄從掖縣過否即路稍不順登
萊相去不遠晉中承役護送年兄者令其歸晉之日爲
弟了此前件特在至愛僭妄煩瀆伏惟台亮臬司印昨
於衆會中云所擬代者守寧道也朱年兄云按臺批云

該糧道兼攝矣則弟尤當注厚于朱年兄也即欲批行
又恐守寧不明年兄晤間明言按臺先有此批弟不宜
異同至於年兄貴道則借重守寧無疑也乞見教何如
草草不又

與毛學曾

不佞每對司道未嘗不爲足下游揚司道理刑皆知之
矣然衆口稱賢者其應之詞然未有深嘉而至契者意
者循良之聲待久而愈彰歟鹽臺揭薦猶缺則按臺事
體恐未可知大畧不佞所述汾州司理之言可釋也此
公與貴鄉孫盤石老先生甚厚且在真定曾被首薦在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 書
足下不可不一圖之也若不佞情自關切其懇懇當無
所不至矣草草附後惟祕密是祝

與陳顯道

弟最謫非謬托蘭契之末襟期相映千里真如親兒茲
喜張老長官人龍復出必有一番大光明俊偉事業吾
輩可以彈冠相慶矣山右凋敝之甚而振起之者全在
良有司今曲沃大谷地望頗峻原係甲科高選惟忻州
隣邊衝劇非優幹局最難彈壓乞老長官爲此中擇一
精明之尤者以充之地方幸甚感甚新賁捧兩司道俱
才品超卓爲此中士望如宋原係起用今休及期矣尤

望優處以風廉吏趙乾所昨有字相寄卽以臺下淄衣之念達之矣此公亦自願爲令也第不知此番起用可無中格否耳草草附候惟台照不一

與張養才

山右凋疲之甚非得良有司青年果銳之才不能起其稿瑟今曲沃太谷皆此中股肱劇邑乞賜留神掄擇甲利高選以克之則封疆自增彩色矣司道如巡寧道參議宋廷訓遠識練才且清方孝友素推輿論此官品格不在許緇齋之下竊謂方今士習澆薄模楷宜端柄文衡之任必大有造于名教乞老長官加之意焉特在知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愛昌陳狂贊統新裁察臨楮主臣

與陳星海顯道

昨具小札奉讀計徹台覽矣敝省文宗已推胡君深爲士林稱慶湖東道第之編戶在焉所專轄而承政澤者也今齋捧宋廷訓品格風猷直是聖賢路數人物往以起用復舉卓異其立身行己第每欽爲楷模敝省湖東道萬望老長官薦揚主持以此福星惠我黔黎則湖東億萬生靈受老長官福澤無涯第非知之深敬之至決不敢浪漫輕薦一人且思一命之士尚可存心愛物倘得一賢施澤於桑梓何其愉若舊南昌蘇君已啣命廣

東今復更張似亦未便選君張老長官第舊知已也乞老長官爲轉達此意或肯鑒其爲切已擇人而俯采芻蕘耳臨楮主臣

與宋正吾

計期年兄將謁五雲矣違教數日鄙吝叢生懷念知己真寢寐以之也第凡有罪愆傳聞京師入于年兄之耳者願直示之千萬勿作泛泛語爲禱附去一書煩從者至德州轉送程肖我年兄益端遣役亦甚不便耳第數日脾氣欠攝兼按臺尙未離代次月初二乃可往彼較太原稍近清光離索中權借此差慰迴腸也草草不一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與張養才

恭諭啓事方新未敢以寒暄語奉讀昨一札托陳星海老長官轉達未知徹記室否敝省分守湖東道第之編戶在焉所親臨而布澤者最切近也今山西左叅議宋廷訓品格孤介而才識明爽往者孫立老特起之草茅之中俸且二年所矣計期當轉是以不揣昌爲桑梓擇人懇請于臺下爲一方功德匪敢阿其所私也如南昌蘇君雖開敝省撫院有疏然業已推陞粵東三任皆在江西亦或不便不佞與蘇君深契如仍舊實更所以致愛成之鄙私卽如現今山右畢君自巖之請去却爲升

遼陽而此中保畱平陽反惹是非也特在知愛敢布腹
心伏祈裁察幸甚感甚

與李燦巖

小疏已發始接邸報知高知府新有河道之推方謂會
題恰當其期但鄙意踟躕未及點明此一着又得臺下
疏未發明一段使部覆有所據而益堅仰見台下一腔
真切爲地方造福至意若吾輩舉動稍遲俞旨已下更
費一番轉折小疏中卽入亦無妨也承汪念感甚草草
且復

與陳少愚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聖

昨始知老年丈以齋捧入都無能縮地一圖晤對奈何
奈何老年丈資望如許尙未見內推豈蓄之逾遠而發
之愈峻乎洗耳佳音容端修賀第每書入真寔必爲年
丈游揚前者未便瀆塵近得其手札令舍親持上奉覽
若胡年兄則弟前次已及之渠亦有荅字弟不知此時
聲望如何更示知爲禱草草

與朱葆素

昨聞馬少參內艱之報卽思及平陽不可缺人惟王少
參才望允宜斯地年兄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矣容
卽走字商之按院而行之火牌如命具上又肅司理才

品超卓做鄉風所推重當新舊交代之際品騰基源重
在司道年兄特加意而廣爲造就焉第菊節後可赴中
西兩道回省多在次月終旬按臺卽竣事或出駐近邑
不妨一往會晤但弟孱弱多病日逐事件又不敢苟簡
思慮停滯輒患怔忡將亟圖初服之計非敢爲貌言也
乞年兄且祕之草草

與蕭道光

不佞才識空空每以瘵曠爲懼况茲懸在天表得門下
其事真有異鄉骨肉之喜况品高識卓迥出風塵之外
无千百中不易得者乎則不佞之所傾心而嚮往者益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聖

在不佞非獨爲門下也卽駐代連旬心神固不在左右
承示薦賢之公不佞職業按君處必當極口掄揚闕太
守容端作一字懇之丈且作勿知也若朱糧道業爲門
下恨之以彼司臬且又便之新方伯晤間仍望提明新
方伯一着此却要緊不佞體孱不耐水土實有尊鱸之
思計明春可以借重門下循績爲前茅矣道義契洽寧
亞同肥決不敢不用其情也草草

與王憲葵

貴省士風清遠恬夷甲于海內前賢後傑時所有也而
第得叨役斯土每引顧西望名賢之居則忻然如口

之慘滋味恨不得時時置身其側乃復叨我老年兄聯
壁共事之雅仰藉左提右挈以免于墮墜同心緣法一
何厚幸至此哉李燦老浩然正氣經德不回眞世所矜
烈丈夫也茲且竣事報代矣奈何長安時局九列
皆空恐必釀成一段奇禍方已食君之祿者懷君之憂
弟謗陋無足比數老年丈肩任世道何以主張其間從
正直平康之治乎此異日年丈當軸之憂也如何如何
靈石事朱葆素年兄頗苦心調停其說主於宜復大約
汾州道府尚有未平之意耳昨又批行藩司速報老年
兄有便仍與李燦老一囑之蓋事在會題非弟所得專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 書

也草率布復

與李燦巖

不佞淺黯固陋素乏經濟幸有台下楷模在上事事私
淑念念皎依半載之間雖不能大有建豎然硜硜恪守
舊學不敢隕越以得罪于名教者皆台下誨植漸摩之
賜也生平啣戴之私指寧可多屈乎哉唯是孱弱之軀
夙患腸疾向圖初服之計非敢漫言以請正于台下也
且今前傑後英皆有慨于時事之不可爲况箋箋如不
佞者乎俟俟求訓勉茲未敢多贅昨守東道馬君旣行
或有議及王少參就近可補者此君才望藉甚允堪重

寄卽如太原太守品格超卓眞當於古人中求之特尚
未報滿耳二君皆可膺平陽保釐之選吾輩爲地方掄
才誠宜汲汲但前日保甯高守之疏力入而茲卽繼之
恐當事者訝爲倭官欲兼用其後而反致偏累其前也
無已則擬一咨達之鈺部以王爲正以閻爲陪不識當
否倘於部初政理宜安靜則且止之乞賜密示以便指
南如何如何草草奉瀆惟台照不一

與閻調羹

不佞鹿鹿凡材每讀永嘉蔡行之書曰幼學之志在於
爲善而已入晉已來毫無寸樹惟此爲善之心不敢不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 書
勉而近得門下道義切劑遂成矜契半年之間受賜實
多昨學田一事竊有志於教化積穀一事竊有志於惠
民教民紡織一事竊以爲利不流于他境而實市不濫
中國之體益尊三者皆今之急務僭以爲宜行乃檄藩
司借重名代行之所望留神又思郡務繁劇難於親涉
莫轉委蕭司理門下但總其成焉可耳司理品行才學
迥然不羣夙承鑒許似可刻于卓異之考以膺高薦同
故不待瑣瑣然亦好善一念不容終默者也何如何如
草率未盡統俟面罄

與朱葆素

向日靈石之疑昨王憲葵年兄使至第答書爲年兄解嘲甚悉此中士夫當卽了然于胸次第昨批行新方伯再議總之高者以下爲基看平汾二府調停何如耳查諡一節其中或有才雖高而品未純者公論未極難以批行不知呈詳按臺者已下司否煩年兄查示爲囑大同軍餉告匱甚急謂今冬不能保無別說民運望設法嚴催截解此目下吃緊吃緊事也草草

與守寧道王

簡汰軍士老弱雖係責成條款然行之貴有其漸惟十分不堪者酌量去之如的係祖軍宜於選募者不妨選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募在門下寬嚴並用上裕國計下孚衆情而已不佞移文盡汰益亦體面之說宜然耳門下當自有妙用也草草不一

與蕭道光

前日所云李心老所囑者業頗悉矣所云與閭太守者已附去矣三事借重玉成幸轉委有翰畧着實行之俾不佞有片善可錄門下之所貽也此中衙門書多樊藪厭淡薄而忌稽察倘司云前院樊老先生咨部三千兩正有一千五百其半並無影樣不佞回衙剛一折問而承行吏張選伏毒次早死矣賊吏不足惜第如此類者

尙多也時事尙可言乎此輩孤鼠縱之則傷民懲之則招謗乞門下爲不佞體訪但有所聞卽密揭以示不佞孤踪懸隔耳目如壁非知已一體誰通此一竅哉

與朱葆素

年兄昨聞書吏張選之事乎此胥小有才第待之在諸胥之上半載從無變色之言一日第拜餉司而歸問之曰前院樊備餉三千兩已咨部題請矣今有一千五百兩其一千五百兩全無下落蓋因聞之餉司不過無心之問也渠僂首未荅第卽赴張總戎酒是夜三更此吏遂服毒至日中而殞初推求其故必爲此項錢糧以無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作有將來難於轉手也過數日同伴乃言此吏大惡人曾活活打死苛嵐道走報人又周掌科曾任陽曲縣深知其人以單跡達之前院未行此吏家富金多行不義心常懷畏上春訛傳入此吏之耳謂郭一陽年兄細開有單在於第處後又訛傳按院有密札達第除之又訛傳有百姓告之者第特待時而發臨行代州與家訣別藏毒以待若一發覺寧死以逃刑責而不知第實寂然不知也乃樊老先生備餉一節已入閱視冊及今三千五百兩並無實收恐反以欺罔累前院是以不再計而自甘殞斃然實前者訛傳先奪其魄而懼之深耳此吏

千死萬死不足惜第鴟鶚虎狼日處其側而第不知且無故而頭不知者將有伯仁由我之疑殊可恨也敢爲年兄一言之

與閻調美

學田積穀二事辱荷留神此門下爲地方造福而不佞幸以借榮也威感蕭刑廳時有奉委綜理不專莫若改屬王通判此亦廉而有幹局者竣此宜無難耳草草

與王孟震

照汰老弱清查占役所以別軍政之巨蠹也門下毅然行之外快人心且調劑得法原非苛刻祇以武舉周尙吳繼陳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門下

義一人拂其所欲遂生訛言歸咎張必業而欲甘心焉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姑且記之天下事唯巧於託避則無怨苟眞心擔任未有得渾然無一言者也老弱不汰是無法矣請門下察機宜而斟酌之倘人心不定不妨許其召補唯有召補之時盡法精練寬之歲月卽此可以寓節省之法則此輩不汰而自汰矣武生醫匠九人之中量去一二名使若不爲所挾斯情法兩盡也如何至於清出占役原無損於軍額實有益於操練相沿風弊一旦盡洗善之善者卽軍士勞逸均平當無不悅服矣管見如斯事難遷度唯門下相時審勢無拘泥也倘

有格碍卽不行可也外告示一張中窾否仍希裁酌發知爲禱

與周文所

昨具火牌奉上恐急欲遣人也諒達左右第考滿事雖曰封卹難於發抄然解君爲各有司慮則設法變通之矣獨無能之老師遂漠不加意也得所寄手札其感厚情又恐解君寬于州縣而泥於老師未必以手本送部也九月用寶之期人人同之寧不悞老師乎以此徑差人來翁丈處探其端的倘或蒙此君青照乞臺札示下以便前遣人求文其考功覆本及驗封覆先母贈典俱吳繼陳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門下

與趙太室

第以菲劣濫叨報秩以吏垣封印途稽發抄今且兩月矣昨聞各有司考滿者吏垣俱有手本過貴部不知第前件作如何區處也先母例當加贈九月乃用寶之期失此機會則人子之心踴躍莫展願老長官以錫類之仁一曲全之也至櫬至輓向不鄙俯採薦蕘夫老長官畱心人才已非一日妍媸如秦鏡之燭照不可欺也如

近日本兵回寺皆方正名流而一日連茹世道胥慶然尤有一人常存之方寸極其敬信者敢以薦聞吳因之是也此君品如山岳守如處子才躡風雲學窺堂奧蓋今時之不易得者前過吳與人誦其田產一十七畝耳家無資給至鵲冠裳以贍其子而又無矯矯之夕也如此君即稱衆正之尤可矣乃銀臺徒懸空秩節鉞未聞就徵欲待其自出而後大用則此君終老于山林矣第於此君尙未覲面而心儀之者十餘年知老長芝蘭氣味必相投合故不避饒舌如或見謬通方鑑裁匪當則願老長官亮之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吳

又

山右方面皆一時之選其中品格清方才堪八面尤卓然可紀者謹臚列于後以備採擇參議宋廷訓山東人太原府知府閻調羹河南人平陽知府高登龍昨曾會疏保畱河東分守今守既補李茂春似難更改惟巡道馬性淳丁內艱或以高登龍就近陞補如何況今西賊竊發河東千里無官彈壓於地方不便本官才望素稱卓異平陽似不可少此人也惟台裁幸

又

做郡陝西方伯王民順九年考滿尙未結局昨地方人

材兩薦或宜應之推廣西參政聶良杞以夙望起用彼中真指論其迂闊而稱其品今延半載未見題覆或宜寬假之調仍望坐補地方以示優禮待福建副使張廷相做邑有真君子之稱士紳頗惜之或可從起補之例原任四川提學副使陞雲南參政致仕王志或可從起用之例以上四人皆桑梓之英爲第所深知者謹爲提撥以備採酌特愛昌瀆統乞台亮

與蕭道光

孫繼業貪而且狡彼中庇護完全無一線可破孰知門下密檄長史而奸僞立見也即此一舉精敏入細吏事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平

稱最矣宜速行之少需居間且至按臺口聲西路有一人偵察不可不防不知所指其評品三路司道如何幸祕示之比時陽曲正當考察門下不能暫離如有空暇得來先一譚吐何如或即借老鴉溝一行亦係軍需重務如不便即止之無拘泥也初二有一字奉達不知到否

與新升梓潼知縣顧民任

執事卓品宏才喬擢西川喜甚喜甚欲候文憑必至耽閣藩司自當付一執照便可戒行茲已下該州之檄矣計日藩司必移文至執事也梓潼王簿吳啓芳不佞從

堂姪也循循如處子其克謹官箴諒無足介慮第進身雖極而雅尚儒風恐未諳丞倅之體諸凡卵而翼之惟執事是賴倘才志可進幸超格特培植之不佞荷屋烏之愛感當何如郵符近例頗嚴然在執事未可以例拘也

與高登龍

望高而速遷者廟堂之所以隆殊品也就近而議補者僕輩之所以計地方也前番得張誠所字不意其遂去矣昨又作一字與敝鄉趙太室欲借重守東俟其報音如何山右惟平陽稱要緊有門下任之則河東千里安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 書 辛

枕矣此皆不佞輩之責非有所阿也草草有布聞惟照

譽不一

與蕭道光

所云尊人者接其容貌似非平正之品至於歸恨正官尤大舛謬如此真君子而猶不見諒於人足徵世之薄也昨日作一字與趙太室極稱正官卓異因其考滿在邇也來諭制臺前書已發俟其報音當爲效齒頰正官高品仍併陳之聊盡吾中心之好耳點汰有舊例每院行之新考成尤嚴守寧道果斷能當大事察而不苛異姓不補老弱者僅三十五各人情雖拂而執理甚正不

佞先有字通之囑其從寬不必拘泥唯武舉占役七名虛冒已久蓋前院徇之大過舉則有衣冠何得入衆軍之籍輩之有名所謂節省者正在此輩然猶未嘗遽絕之乃造言者即此輩也大抵今時唯模稜則已一實心任事未有能默然無一議論也不佞於衙門加意清刷又繼樊公和同之後覺諸役甚不悅然革差革馬省費實多聞之駟遞諸役頗歛戢即今代州盡散隨從唯官承二三人而已但往日諸役得利競于奔趨耳目遂廣目今外事封閉問之不荅耳目壅塞不佞亦不敢輕問便此輩藉資生惑所恃老丈時時惠教不拘巨細必以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 書 辛

與董應舉

知已離索恨無由奮飛左右一遂傾倒時事艱難如劉雲兄之真有擔荷者殆不多得朱蜜兄又久而不召矣同道一心屈指無幾京中會客議論宜省此君子相時之哲也鄙見如斯惟仁兄採擇幸甚弟昨叨滿又值仁兄主持真是三生有緣法弟前次手投貴司開具先人

辛亥叨贈尚書彼時未覩大明會典手本去後始知先人例得進階此天下通例非一人之例也但承行吏書之情仁兄所知不肯遂指示與人耳乞仁兄查職掌所載如例題給感甚幸甚外菲儀數金聊表闕忱非敢言賀尤望無以衆常却之也至禱

與王孟宸

王中軍操守無染然舉趾大高觸處成礙茲訴其家難類仍情詞迫切門下或先其暫去以需後用似更所以曲全之也何如草草不一

與蕭推官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五
塞上風霜別是一景連日跋涉勞且憊矣岢嵐盛爲文守備訟寃且言問官用夾棍半日不招真可已而不可者也文貧而按臺慰藉之命以廩給納賦然賦畢竟是子之心而才復周悉明妥益三關之第一人也他日定膺大受矣須對按臺言之此番雖不相會然人物評品大都氣味相同按臺明如秦鏡向所謂正官者端人相與上下其議論此三晉之福不佞雖隔在東隅卽如聚晤一堂矣承示足慰留念草草附復餘容不一

又

同鄉孫鍾華鄉南老弟子李想明臨行所託者昨有稟帖云以鹽法事獲罪鹽臺想彼賢者必無大不韙之行或通一刺以解之此亦情義所不容忍者惟聞之何如草草再布

與朱葆素

塞上風霜猶覺太耐入代州勞且憊矣須停轡于此靜捫旬餘晤對之期尙在次月也高平令洪聲遠弟之舊交聞其賢聲頗著然非有人提挈之拘于資格必難脫穎仗年兄培植之兩司開薦則採訪者有據惟留神幸王中軍剛愎自恃按臺來字甚恨之謂其在文府之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五
上若彼有舉動則第於體面未雅或准之徑去或先疏薄處之乞年兄見教求于至當可也凍筆草率卽望回示

答官賜谷

久疎修訊懷企爲深蓋自接芝字以來無日不惟明德光儀是念辱臺下推孔李之好更銘勒無能護也高平既臺下肺腑之親令親卽吾親耳凡可用情其何愛焉類爲司道理則言之聲問視昔有加矣承諭卽復作字達兩司開薦至於言路水火之說臺下已灼知之其意甚執或非不佞所可必然仰體主懷當不憚多方以圖

之卽萬不可得亦中心藏之以俟異日求不負尊意而
已率率奉讀臨楮神馳

荅高平知縣洪聲遠

令親之於不佞情誼真篤不佞竊擬於古人金石之交
矣況足下賢聲茂著涵衣之好其誰無之草草先復餘
容嗣布不一

與陳蠡源

先人樂安名宦彼中未奉文而俎豆之揆之正理知先
人有所不安者屢荷畱神推轂不知吳對庭老先生曾
允行否茲因錢繼老役便敢此附瀆乞翁臺明示之尊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五
札或附某令趙可行處渠人陝過晉爲便道也不肖翹
企臨楮神馳

與高登龍

不佞與李燦老一片苦心欲爲地方借福而不可得於
榮望重任原無軒輊獨怪世路之難若此耳張樂吾趙
大至回扎奉覽覽畢幸擲還聊以明吾涵衣之好耳草
草不一

與周鼎

前承教已心領之矣高平令洪聲遠不佞故知也聞其
居官頗有雋聲此番望默培之至於黎城久已奉託諒

在畱心也得便一示爲禱草草不一

荅高登龍

察吏安民此門下素所畱心者如隰州之昏庸業聞教
矣第繼此而可議者未必遽無尤望指示以起聾聵是
禱我輩做這等官爲德爲恐皆所不計惟有實心任之
洪桐令李禎宁治行卓異想刻薦無疑此敝省胡公祖
亟稱者便中煩示之草草不一

與董見龍

前承教恍如面談別去依稀三年却自今日才聞此正
論於弟有唯唯而心受者矣今世道波詭日見陵夷前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五

賢後傑自保不暇何暇明目開口言天下事亦料非口
舌所能轉移也仁兄志切救世必安身而後可以運世
願逢人且談風月此亦聖賢知微知彰之義特在肺腑
敢以爲獻幸垂採擇第昨閱邊而歸自揣糜祿晉中朝
夕兢惕但才短體孱兼不服水土孜孜焉求爲初服之
計且俟再瀆在知已之前決無漫語也先人進階一事
承查例委相合全賴維持所云再具一疏固是美意第
禮部現在催諭第又乞進階似求恩太數恐致取演第
竊擬此項乃考滿未了之局第移一咨于貴衙門乞憑
咨爲第具奏補給如此似爲尤便然亦稍遲一月行之

耳不識仁兄以爲何如瑣瑣陳瀆更祈便中批示臨楮不勝翹企

與嵒嵐道

昨發問武弁二人皆防守卑官不足以煩白簡者轉盼明春又當以秋防疏聞矣將領中須廉得一人以備不佞已與各路覓之如門下畱心有素望一指教蓋事不容已非過爲搜索也幸垂密示感感

與周文所

太老夫人榮壽里中紫氣籠從而翁臺京卿望雲稱觴絢如春霞斑綵聯于宮袍忠孝雙美人間勝事矧弟叨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五

附猶子之誼怵躍倍常特肅鄙芹用代罔祝惟鑒照不宣昨有別啓自郵想達記室京中時事尤望見教邸報有曙老一疏止見殊語豈中途有聞而遽止耶涂司馬亦似阻其進大抵廟堂情形先定乞一示之草草併請不又

與黎城毛學曾

當復命之時又作字司府理州各爲足下推轂昨臬司稟報曾面陳當事意在許可之間不佞數日外仍擬一字囑之草草不一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之十終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二

新增

遺稿抄本原本

六世從孫廷相同姪容編輯

四世從孫錫齡校閱

書八十四篇

與李燦巖

不佞從役塞上士馬軍容皆有可觀惟嵒嵐極訟文守備之冤家貧不能完贖而已不佞爲之發一笑三關武弁知李元禎徐惟忠因單跡多端卽行發問然此不過狐鼠耳明春秋防又當用人昨檄三道開送尙未回報惟中路報到劉芳聲不佞竊恐台下欲用途未動聲色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一

如台下採訪有餘剩併乞賜教以便了秋防局面總候教示威感司道一時表表者諒台下素鑒二十石中才品卓異較若列眉理刑周蕭張皆純粹以精毫無點議邑令宿望不必枚舉周鳴秦者近荷孫藍老見託此亦居宿望之列凡皆久在台下藻鏡中不佞瑣瑣唯黎城毛學曾高平洪聲遠器宇魁梧才諳爽朗勤于任事有益地方乞臺下特拔植之二令雖不佞舊所賞鑒然彼蓋以長價薛卞之門爲榮然而非不肖之所敢必也芻蕘官見紙筆不能罄其萬一尋在同心統祈台照不佞賤恙須過至日方可入省屢叨明德感不盡言不一

與周鼎

門下賢聲冠三晉李燦老素所敬重者深爲怵慰別錄
敬頌教矣併復

與石楚陽

久疎訊候夢想爲勞茲做同年任君廉所原任戶科以
忤時謫籍海內所稱爲莊士君子人也渠書託不佞爲
靈邱吳令推轂報秩大抵謂錢糧之通承襲而來非彼
乏臯不知于例可施法外之仁否不佞不能知其詳乞
老公祖台財何如第此令既經薦剡計以取陶鑄中無
俟不佞喋喋也草率奉瀆統祈台亮臨楮可勝膺渥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二

與某某

吳興二守全庭訓淳安令李光德俱係舍親浦江令黎
道弘貴郡高品又敬邑舊廣文均乞青目其當薦與否
不敢必但三君皆正路上人隨其治行之績而倍一等
優之卽台下一之造就矣特愛昌瀆惟留神感感此中李
燦老清潔方正海內超足第深相結受益甚多如蕭司
理晉中大有聲聞餘孫君等俱與諸司言之皆美材也
附聞答毛學曾

連日有寒病方偏門服藥未能縹緲高平已遣人行矣
看其答書如何各司道理刑皆知鄙意所云未開者或

託辭也必意汾州節推所傳黎藩之疑猶便于爵次耳
草草先復

與何崑柱

先人論典荷蒙老年才畱神之極感當何如第方閣下
催揭昨託人抄出止是三十四人類揭如此只是套數
且如此之多皇上豈肯遍照第單疏原因報秩乞恩而
貴部單覆單催乞鼎力特求方相公一單揭則蔑不濟
況申瑤老疏亦尚未下必有單催以先人附之甚爲穩
便茲值老年丈主宗伯之任主張風教不患無名第之
仰望千載一時也前寄方相公未蒙擲還乞查發併囑又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三

范典籍處抄出三十四人原謚端簡尚未除去想是差
訛蓋先人已奉旨改謚爲文矣將後貴部必有總催老
年兄千萬記着提出先人改謚一句卽感加厚之情也
想貴部必有此疏姑待來年恐早則妨前請耳賄過閣
下乞回示一音第于役邊塞旬日積寒連日攻發大不
堪耐此中既無醫又無藥寒則冷氣侵人無可避處重
雨之下猶若履冰多用炭火熱發日燥南人居此辛苦
異常過新正完須來請乞老年丈替弟主持如不請告
再過一秋冬則賤體決不能堪也劉應啓已與鴈平道
言之仍與塘缺俟弟起身時批行耳歸德人回借光多

矣沈相公回宇附覽其仰重可知也長小兒昨到匆匆草率上記惟台照不一

荅單知縣

執事潔已愛民守正不阿爲地方造福不佞知之真正當護之力此自職業之常何足爲道也願益終名以膺大用草草復不一

與董見龍

昨閱邸報仁兄褒然特拜考功矣毋論政將及焉即考功天下公論樞紐此須仁兄學識淹貫心術平正方稱其任士類福星足爲朝廷得人稱慶第恐坐不煖席而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卷十一書

四

典劇之命下矣以仁兄典選仕無賢愚皆知其言所謂人望素孚足以鎮服人心一半其一生則在乎仁兄才誠並運斟酌元氣而已弟熱心天下常行好事惟拭目以待仁兄也弟居晉中近甚寒暑不敢輟務日夕拮据差亦有補報國家處柰屏體不服水土痔疾一勞輒發秋防巡邊之後寒熱交攻晝夜不寧勺飲不入者兩日孤身萬里心甚徬徨昨長小兒自家來省口下稍安因打發條陳疏日逐惟小開門願養數時然此中風烈水燥終非南人所宜初欲覓南中開曹結局出處然而不可待矣來春當具疏過乞初服俟瀕人入京請教然後

具奏也此時朝中景氣畧有息肩端倪否仁兄素指示之不盡欲言臨楮神往

與姜幼蒙

不訊起居久矣同心之蘭豈不遐思第鄙性疎拙兼時事續紛長安寧甘疏節也仁兄近日能夢如何幸示之以慰知己弟叨晉近非日夕拮据雖於地方無裨然謹守不敢孟浪差相安恬可幸奉教然而有大不可言者水土不服疾病相尋昨巡塞之後寒熱交侵勺飲不入孤身萬里心甚徬徨茲雖少廖然元氣難復來春當圖初服之計尙容願請教也官賜老令親弟多方爲之地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書

五

昨又作一字達當事者尙未得回音俟容再報晤聞乞爲弟致意感感

與孫拱陽

不奉起居久矣每接邸報具諭翁丈苦心肩國掀揭俊偉眞世間奇男子烈丈夫也敬服敬服弟忝名邦茲且近甚罪愆叢積有第所不得知而翁丈所知者乞風示之以啓聾瞽爲感因念貴鄉士風高恬甲于天下弟私淑景行頗默受身心之益第第屏體不習水土巡邊之後一病僵卧兩日勺飲不入口今猶未平後來春將圖初服之計茲且未敢宣洩俟端請肝鬲之教也昨承翰

教廼知賢郎公子俱在任所無能一致鄙意深爲歉耳
風便草率附候伏惟照亮不一

答李燦巖

李公賢既不以詩非爲可彼而採之復出所緒條以訓
迪之俾聞習獲藉於光明地方之幸也知己之賜也至
詩什藁而錄之矣至於委曲用愛護之惟恐其墮越獲
戾此段骨肉之情令人觸勒何日忘之金石不渝穎楮
難悉矢報惟此心耳草率鳴謝統祈台照

與官賜答

前承手教卽示意兩司轉達之猶在許可之間昨徑作

吳維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六

一字往懇遂荷其慨然矣此公清方高品素不易然謹
者諒無誣也令細卽吾姻自尊委以來不敢不竭其力
第恐力綿無足取重耳草率附聞寄語令親庭節之際
凡事宜倍加敬慎也

與孫拱陽

巡邊條陳小疏因卧病初愈檢點爲勞未暇錄出請正
計在台亮翁台垂念桑梓凡有素蓄胸中有益地方者
乞不吝賜教仍望致意李張二老先生未能作書

與董見龍

晉中司府卓異仁兄所當知者敢述數人以聞巡靈系

議宋廷訓居家孝友居官清正太原知府閻調羹愛其
如子守已若冰二官品高行高是聖賢路數人非易得
者守寧泰議王孟震平陽知府高登龍糧儲泰政朱思
明以上三人皆八面宏才可脩國家緩急仁兄留心人
才者特爲表而出之此中按君李燦巖曾相處否此公
北方豪傑之士也草草併頌不一

與王憲葵

朝中事耳可得而開口不可得而言也孫丈隻身肩國
備極艱難第不知何時得吾烽寢息以養朝廷和平正
大之福乎此他日老年執政之憂如第謗非將圖求初

吳維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七

服之不暇矣第不宜水土於冬寒更不大耐連日卧病
孤棲傍徨此中惟有老年同心想照日久懸切而已靈
石事屢催不報想非急遽所能結局也吳曙老明正自
家赴京昨王澹生兄有書達第託弟致聲敢以附聞賤
生過承存注感無以量草勒申謝嗣容請教不一

與平陽府周推官

隔別千里夢想爲勞不佞驅馳關塞其地風高水燥寒
燠不時回至代州卧病連日昨稍就愈因畱此調攝差
可避省會之勞耳每荷注念感甚感甚二令聲價日起
尤荷薦賢之力昨高平得一字門下其所極敬信者也

草率附謝併復不一

與涂鏡源

頃在都門曾憶大教粵西時靜中得力宛然虛室生白
光景今茲功施兩憂皆此物也豈必向三徑守玄寂而
後爲七日之來復乎台臺精神氣魄宇內鮮倫旦晚定
須掌握統均澄清仕路俾九流得序萬國惟熙區區醜
虜細故不足以介尊懷也

與王憲葵

靈石事與韓方伯到代州弟首以此囑其作速申詳結
局竟無一字見答想彼等或各有成心而弟不得與聞

吳繼琛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八

也此事非弟所得專俟明春再圖之貴郡士夫一腔公
懷非爲一身一家起念而道府竟不肯擔當殊爲可訝
弟駐代州風寒所侵病臥連旬殊无好况尙客頗請教
茲不敢贅也昨用小勘合送舍親車序班歸行至新城
不肯應付此勘合樊老所畱下者各處通行卽部咨亦
云有司但查真僞不拘新舊况緊接前后衙門若新城
云云必今歲所給而後可則前院所遺者作何用也鄰
封一體有司不務大職而察察于此致有羈放之嘆乞
老年丈嚴令一申飭之感甚勘合仍求掛號以便攸往
草率附瀆唯台照不一

與周文所

頃接來翰聞見別長一格惟望翁臺不憚煩而時時教
詔之也小兒又荷遠念何當何當容其他日親叩老伯
之前九頓以謝耳翁老山斗重望弟夙所心儀又叨先
后同門竊附通家之雅都門倥傯未登龍此一良真
如刺不安也所示王守儔前日閱邊偶有遺言然其方
馬之調習敷陳之洞暢習次才局迥異乎況出自賞鑒
之下自此以后當刮目待之必不敢負某老之委也弟
方伏枕未便徑報乞翁臺代致鄙意草草附復諸容嗣
布

吳繼琛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九

與毛學曾

前有一字附郵筒計徹記室矣喜諗足下榮滿正當按
臺奏薦之期昨又聞新院有外艱之報不兌又遲遲也
然聲價已定他日寵命可必區區一念藉茲少慰耳知
已之貺自與他人不同第體面宜拘正所以愛足下也
承惠程儀卽希以此再織洗紅鱗衣表裏一對又天藍
二對月白二對明春遣人入閣謝福清公省官帑取費
亦爲不佞了一事也餘細俟要用來取且不必解送草
草附復併謝不一細須六雲大花若四雲尤好要闊而
長以解北京者爲式今機戶困窮若稍虧索便起議論

足下正當需薦之時以此凡事囑加慎重

荅陳道亨

卽墨單縣二令俱蒙推烏感實不淺卽墨個儻有才其
器局似可遠到關中諸生鮮義寡恩而此令者自公車
時依依迄今第無力可以扶之惟台臺倍加之意得與
一薦從此遂底亨衢受大賜匪淺鮮矣昌昧再懇伏乞
留神萬萬

荅張三聘

老營堡失火之事殊可駭異當日果有責備之說既承
台諭卽當舍其舊而新是圖矣且本官方馬文藝皆優
渠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以老年丈之命自今刮目待之不致虛尊委也草草復
不一

又回布政司

路安同知張調元鹽院薦墨未乾卽有議及之者按臺
既對門下言之尚在聽處之列可復疏保畱乎此官訪
求之亦無太過不知蕪菲謂何不佞且暫輟批行俟論
定而後圖之如何新院外艱糗禮誠不容已門下造役
屆期約持火牌同行甚便賤體畏寒畏勞殘歲暫駐此
地俟春和亟圖入省願教併謝雅注草草奉復不一

荅王紀

令婿端重秀雅壯志請纓他日必爲大將增光乘龍昨
遺檄馬平莅樓千營管事矣仍屬該道開薦當不負尊
委也第庭見之不能破格少叙通家之好心甚慊慊耳
唯賜原宥感感一片代獻椒觴之祝并祈鑒茹

爲黃都事荅沈儼灼

舍親黃都事荷老年丈推愛烏屋栽培篤摯言未浹旬
二差併遣知已高誼自非泛泛者比感當何如茲舍親
走役稱胖禎之差尙在明歲杪而南差則正月可行第
思渠俸亦將滿或循資可轉則恐孤老年丈提揚之盛
心莫若兩差並注以南繼以北卽竣事兩差而還亦不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相妨也特愛瑣續統惟照亮是禱數日偶有小恙總繼
另罄近開府二缺計老年丈資望定膺首推第所縱美
者不能遲遲也

荅黃都事

接翰教知方伯深加器重足爲相知稱慰所云南差爲
便而胖禎之役亦不相妨復作一字於沈堂計必堂注
而先後之有序矣遠辱注存感无量草率附謝

荅王憲葵

令婿卽弟通家親也局於耳目不能別作青眼計老年
丈能亮之昨見邸報孫拱兄已予告矣時事如此老年

丈藏川之旨在今日極爲有見然君子修身正己之道實不出此耳第叨貴地星將一周邊務兵食日與諸司講求相爲儆惕惟腹內百姓專尚安靜雖無所益或無大損士風土俗甚覺與拙性相宜但弟夙患痔疾入冬禦寒豈能離火火多熱生痔遂作楚腫痛甚苦目下護以涼劑俟春間再看光景如何以定進止胸次惟有靈石一疏未了其中曲折非紙筆可傳承尊諭司道果出真心則此番可以結局李燦老處仍望作一字堅之草草附復惟照拂不一

與何崑柱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十一

承屢示自非骨肉之愛何以致此第當事既許而不與於第再許於老年丈初請卽加許焉忽再改移此何以故如以爲二十九人之中單請爲私則今日所催爲報備也貴部且有專疏卽向日謚文亦是單題與二十九人不相干涉且福清相公改擬謚文揭帖亦是單揭因總催乃入二十九人之內非爲禮法必不可標而爲獨也又此等關係世風做一件好一件非論未定而嫌於私者可比不知其許者何心而辭者又何心如恐涉私則申相公之下豈不謂貴貴重於賢賢乎第又恐或有失禮獲罪之處然汪汪之度斷不爲無是理在老年丈

必能探其意向觀其辭色密以示第第與老年丈誼若同胞豈有形迹別慮而不便於傳告者第非立意再求此後任信天翁但其意不可知乞詳示萬萬不敢露也如無別意又講及乞開陳前可單催之說以啓之第主意只是安心以俟大疏自貴衙門職掌自不可少承兩神提撥此千鈞之力啣感無涯第初服之念出於由衷弟水土不服痔疾數發承肝鬲之教弟非不欲勉副厚望弟神情日逐鄉山恐迫之則愈生疾此時且未敢悉又俟後布

與周文所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十一

翁臺巡歷州郡云錦城羣物人材盡取天廐以清貴之官兼權威之任亦丈夫榮際也近日回鄉衙門十九役餓濟濟干城次第相逼而登猶豫爲翁丈賀矣惟嘉平之月第獨坐僻州孤陋寡聞不免有相思之苦耳茲因役使附布區區長兒開正先回翁丈有家書卽可擲下專人賁送庭上第之請告行止又俟另日請教此番新回京中人事耳根泉湧千萬逐款散示之必不能繕修文字也吳曙老近日人情何如昨涂鏡老對人言京中阻之者爲剪吳之羽翼則曙老尚可輕入乎此段望翁丈詳示之相知者自是關心又起發者檢疏有消息否

河道總督將屬之誰江西吏部端倪安在但有所聞即未的確乞亦示感威

與龍鍾華

萬惺老山斗鳳望幸叨其事每承其渥愛坦衷都無形迹乃知吾鄉豪傑磊落直示胸懷類如此也翁臺以爲爽愷眞篤石論哉粉榆脉自相關況名賢密邇尤不佞第謏劣之慶第愧無能爲役耳若其鹽筴有可商揚自當請教源源而不佞之迂踈其在地方缺失仍望惺老之規益也肅此奉復不宣

與孫心易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十四

湖東千里仰賴老公祖幷幪伏威涵澤如呂彙之照蘇于大造也唯是水旱頻仍閭閻蕭瑟而長令所係牧養甚重敝邑白父母粹守宏才愛民如子逼眞古之循良卽在通省恐不多得某雖遠寄邊陲竊爲桑梓佩德不敢無一言以仰聞于老公祖此子民懿好之情邑父母實不與知也昌昧干瀆統祈照亮臨楮神馳

荅李燦巖

靈石持議不決終是未了事件得台下石豈可完前件矣稅鹽恐不免帶攝張熿當次及去張忠循謹甚遠獨念省人之憂未歇耳敢私布之

啟李按院

潞安王知府才守俱墮雖經困衡終非遠大之器第本官若准其告病則去大察之時無幾例當用人如論調簡悉遂占一圖眼不便再舉統祈台裁何如平陽一令得非爲臨汾乎都下曾有議及者而不言其姓名此中曾有一揭其餘則無舉以告者更乞明示是否稅鹽物故會城傳言其從者有入京拈弄線索營求帶攝之意不佞遂于某日發疏令其早投一二日疏中慈畏等字一時思想不及委屬未妥承大教真有典有則超出尋常茲雖不及改正胷中却又長一格矣敬此附謝臨楮神馳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十五

與董見龍

每日展讀老兄崇相集二三首無論老兄經國擘手震世希觀而第藉以開茅塞廣胸次者駸駸如長一格敬服敬服來諭舉貢中州縣倘有可用者在人鼓舞之夫鼓舞之術無如陞轉今有惻惻愛民之吏撫按眞知灼見形諸荐剡又或老成宿望歷年之多澤及于民而選司一槩陞以府同夫府同在鄉科卽無薦者猶可陞轉今以數薦而不得與於評事主政之推必待有氣力者方轉則豪傑之人垂首喪氣而功名之心灰矣豈所以

昭激勸於天下也山西開喜周鳴秦潔已真如愛子任
事不啻治家撫按交薦吏科以卓異特薦矣今已四薦
可無內轉以少旌異之乎孫藍石曾貽書與弟理當具
一咨于貴部而弟濡須不行者蓋因前日王張二長官
在此弟曾作一書薦宋廷訓當擢內卿渠荅云俟老長
官居銓部時行之弟遂昨舌不敢復言天下事矣兄知
宋廷訓之爲人乎孝友廉潔有先民之風而一念真實
任事孜孜報國識見亦宏大此人不在許維新之下京
卿允宜又非門戶不知張王二長官何如以駭弟之薦
物也茲聞喜令俸當陞轉若復外遷所謂鼓舞之法遂
與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十六

竊而地方官吏因而倦怠者實由于此弟敢私布之于
老兄願轉達選司當事老長官加意此人貽晉中地方
之福弟職在察吏如默默則蹈蔽賢之罪也老兄以夾
袋所儲爲同署言之言之而不從於心乃無愧矣高明
以爲然否趙乾所近已經數薦倘邊方有難治之邑卽
以起廢不知可行否弟意欲于晉中有關處所坐名以
請不知事例可行否乞教之武陽紅荷衙門之賢者前
後似當稍稍照應自是若于之過於厚也甘肅荆公不
日內轉陳繆源文武全材似不宜緩河南方伯沈秦垣
弟之公祖亦兄之公祖也其人沈潛方正如金如玉日

下王王沙公祖闕出不知可推轂以儲帥鉞之用否弟
所懇者非敢取必但料兄知弟愛弟所好惡不甚相遠
人材不至十分背馳而弟一片熱心願做好事不向兄
言而誰言也兄存之于心遇同署一談論一啟發未必
無言氣之同而起以相應者草草瀆餘嗣悉

與蕭推官

昨接按臺字云一令舉起爭水而都下浮議籍籍以此
相質然未開其姓名都下曾有言於不佞者亦不述其
姓名意者臨汾乎爭水者其邑也本官晉中曾有一揭
但不說其生平果何如門下有所聞卽密以見教按臺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十七

會言及否此番臨汾報可斟酌會題與否也

與周文所

昨接手教知筮吉廿七台旌榮發弟聞之懷然如割不
勝離索之感弟恨無能縮地向春明門握手三疊一暢
別懷爲耿耿耳卽圖修贖少致鄙私不期舊年衙門錢
糧細查函莽行禮前院年例一毫未完弟承其後不得
不爲了此東支西那勉強區處代賠一千八百兩而帑
藏遂以之一空故雖知愛如翁丈心欲盡而力不從也
計翁丈亮我形骸之外決不以謾語誚我矣今能春老
此禮取之篋中果不可缺亦是此公洞明弟辛丑歲自

丁都門領教誼之必不容已者承指示足認一體至愛
矣念翁丈榮還後長安無論知已卽求一時通行來者
亦不可得天末孤諒無誰與語言念知已愈深岑寂耳
惟願翁丈隨卽還朝蚤膺節鉞銓宰中樞逼次而登皆
翁丈所自有也弟惟坐觀韻事之厥成爾已草率附候
不盡依依春風長途願言珍攝南望卿雲可勝悵結

荅周鳴泰

解岱輿書所謂未有內轉在五年之內者誠爲確論第
足下屢見教昨發一書與銓司相知者託其慫慂若據
鄙見得歷年久則內轉無疑若速化彼卽以速化爲酬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 書 十八
賢之典此不佞昔年在銓所聞者又或時移事改未可
膠固亦未可知貴同年處今宜作字懇之何如貴榜寥
寥賴足下稍振旗鼓爲不佞光寵鄙情推轂更切于足
下凡可着力不必相聞自宜竭蹶耳草草復不一

荅蕭推官

昨有小刺奉瀆鄙衷已悉其八九矣近日畏勞畏思權
以靜功攝調喜此中稍僻又水無離是以稍久爲便耳
靈石事商之按臺謂以石抵石極爲停當平陽不可徇
其徑歸汾州不可徇其厭弃必如此而後可以結局會
藩司煩一言及之移檄彼中道府蚤爲通詳省常貼耳

敢私布之馬弁荷畱心感感文職官評季報者多溢美
而一所刺今年却不同此重門下須豫圖之如昨所覽
正者則不佞別接有一揭私揣按臺云云者必此人然
而平陽絕口未譚也昨按臺似卽有動作之意不佞所
倚爲肝胆耳目舍門下無之也郭司馬書儀俱傾訖草
草布復不一

與韓布政

潞安事按臺兩次傳劄大約謂此君庸庸彼中巡道利
其速去是以有調簡之說蓋亦憫其困衡之久不欲徑
斷其舊藤也不佞謂大察伊邇如此則爲地方儲材者
吳疎先生遺集卷十一 書 十九

誰按臺以爲然卽移檄畱之且督其視事昨不佞亦勝
行矣此猶易處者臨汾令近日都門大有言而訪之一
二輩則殊各相反如眞見其枉何難出力擔當但此令
已蹈危機目下報滿若薦之而隨有糾者若何此按臺
所見相同不佞是以躊躇正欲商之門下鄙意莫若以
平陽剴同知襄垣韓知縣先題而此令從緩以高保全
賢者之微權若日後細訪果係貪污白簡亦非遲也高
明以爲然否數日前因出郊冒風甚月中當圖旋省
以便領教也

又啟韓布政

臨汾事目今自見未確卽有低昂之說總係耳邊傳聞煩門下加意擇委方正篤實者一訪之卽昇官下寮亦足充任蓋顯貴者相處皮面反有碍也何如筆札中不便詳瀆俟而罄之潞安事則鄙見不謀而合矣大察苦甚及今早爲請求臨期尙恐不豫如不佞淺陋合仗啟發爲感耳毛鄉官呈恐無往例亦不得不爲一批之草草不又

又啟韓布政

壁石事昨按臺又有書至謂事宜速則無牽制且不必行兩府徒滋紛紜惟貴司一主張之耳附聞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三

與蕭推官

臨汾一事極難調停都在都門傳播甚衆而在平陽則妬婦之口然此中有品高者亦曾言此令之疵則不佞賢中不能早白卽門下尋常體訪不過彼中同聲相應者耳目下報秩官評所係吃緊吾鄉有孫鍾華者南臯先生弟子莫若發一械委其密切體訪務得其美惡之大槩以定低昂若非眞見得是眞見得非則此令之事將后必至紛紛卽門下疑似之間亦無以辯可否而應對諸司也惟速圖之立竣

與何崑柱

往月以老年丈地尊不敢數瀆凡有疑惑俱在周文老處探討今渠南使勢不得不勞煩老年丈此時都下時政人情全望批示以廣聞見且知局面如此不致憤憤觸藩耳此緊要着也惟賜雷神部催開府而斗陽遺下次日有道長進慎重會推之疏則遺者偶然乎抑有說也向者庚戌之說已得其人而司道府皆以純潔各懷不平按君亦言舉起爭水第今託人體訪必求眞是眞非名義所在不敢不慎也老年丈若晤間且只作不知爲便耳壁石初議甚梗第頗苦心調停近按君亦堅決第三日再檄限以十日內完局李念老人品端方第往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三

日暮用之然亦聞諸司時俗之言第質之于理而當無足介念也昨因彭芹生請告渠有夙交託第一達第只泛泛未嘗旁及一事或晤對談及仍祈爲第稱感耳吳曙老卽來亦是下半年可到第將地方數件事俟卽持初服之疏請教茲不便瑣贅也草草不一

與董見龍

兄知彭芹生之爲人乎忠肝義膽敢作敢爲他日擔當大事者終必賴之且其人高而不詭矜而不爭雖議論各有所執而心事粹白絕無蹊徑世有若人眞不愧古之豪傑今時論往往重之而引高志決竟莫能挽仁兄

復疏宜一闢發之以勸不凡之士此亦主爵激勵人材之微權也來劄飄飄絕俗其人可知錄一通附覽

與平陽高知府

臨汾去歲都門傳播者多矣昨接見偉然誰無憐才之念第真是非必不可昧不佞悻悻然尙未有確據也目下報秩疏鄙意稍緩既有人言速則成激且考人與受考者關係並重自不得草草如門下地最親切所望指示尤亟也近來銓司遞主謙詣難陳趙城之厄未幾而閭喜又以積薪報頌廉吏無所施其勸矣靈石想此時文移載道俾早籍手以了此前件可也草草復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三

與朱思明

風高氣躁偶一出郊弱體不支卧疾連日昨雖稍愈尙覺委頓年兄所謂調攝須減思慮惟林下則可自由今何時何地也是以初念頭終難遏却耳即臨汾一事都門人言籍籍此中亦有一揭皆重蓋不飭諸狀彼中道府往往肯並不齒及及車臨頭乃一關說就中亦是兩可夫眞見得非則當爲地方除狼莠眞見得是則當爲國家培善類含糊中立將安適從且考人與考於人者關繫並重目下保留之自處於厚矣邸報有云薦墨未乾而旋有糾者則體面安在也倘率意任事又恐枉人生

平罪業亦非小可孤陋寡聞四面壁立誰與明日張膽

言及天下事者每西望會城恨無由縮地一請正耳年兄以爲此等事苦心乎否也昨託貴寅韓方伯密訪務得其眞實以爲指南年兄晤間尤望再以弟意懇之俾聞習耀於光明貴寅之愛我不淺也昨平陽守一揭此令正在清濁之間得按臺字又言道府所稱爲純潔之士則卽一人而兩樣語者有之涇渭何從辨哉事甚關緊況值報秩此關難以潦草仍乞年兄寄耳目一圖之弟才識淺暗大處決不敢錯亂知已正當於此一玉成之也佇望佇望握手有期諸容嗣罄不一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三

又啓朱思明

大察貴豫承教感感此時全賴年兄廣寄耳目弟所折衷者無過于此所謂探水于淵取火于燄也新按臺旨未下從來遣人想貴司亦然此禮不會差更祈指教荷

與韓布政

稅監家火所值無幾若不變價恐起主上之疑速解極爲卓見但舊規俟旨下方行耳議臨汾者或云驟起爭水然今所指摘者非水也給由此關難以草草顚俟的示何如不佞擬以是月廿四日趨省把晤任卽諸容請

正不一

答董見龍

宋品張才老長官明見千里之外矣鄭某弟舊切知呂
其亦間有才名兄有人材可見教者遇便源源示之有
志之士尚友千古而況當世乎乾所兄真幹得事無法
起用第所具揭于兩堂翁援引此兄不過熱心腸耳不
知合局否周鳴秦良令今已物故矣人材不獲冊造又
消之可爲於邑

與蕭推官

初意速回便于商訂適醫來且從容爲理本計入省之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二 書

三

期當在此月廿四也臨汾猶易耳岢嵐又當報績之
期奈何奈何高明何以教我紡織民事原不必稽之輿
論昨行藩司者以彰貴寅之任事也若互市織布之可
否尚在異日安得以客妨主乎昨與陽曲而論陽曲勇
任之郎云借那買花召工製器散之四鄉多報織婦前
所謂省會立局者因南來織師令其居肆設教風聲傳
播聞者欣悅相慕耳何難之有何費之有夫此等事有
利無害即使不成不至害民豈如昔年造橋填萬金于
溝壑者彼則昌爲此則過慎切所未解也煩轉陽曲力
行毋託空言反今先多製織器不佞入省自詣公局親

試諸匠務底成績具利于民陽曲愷悅于愛無先于此
者事在亟舉別無關繫原不煩詳議者仍達貴寅盡力
提撥無懷疑阻若上下之間務在渾融也則不佞已悉
之矣草草復不一

啓李按院

數時正欲走役請教因稅事未得明白不便就正今日
接邸報歸併有司之請難於轉石畢竟屬之張燧他日
橫與戢不可知地方之憂未歇矣不識于事體宜力評
乎抑姑止之不可激也台卜經國超識乞賜裁審如宜
再請敬求台卜特出一疏以爲重不佞即有無俱可統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二 書

三

候指示奉爲南車耳臨汾都下近日煩言愈甚而府揭
亦含糊兩可昨見其丰儀挺偉似任事者承台教益得
其真但目下報滿薦者方至糾者隨之則吾輩體面不
雅反以相激不若暫輟以全之後即託韓左轄體訪求
其真確蓋緩之也大抵考人與考於人者其關係並重
至於昧良心枉公論不佞似不敢自弃於有道也惟主
裁幸甚

與馬平道

稅事畢竟歸併張燧無力回天但爲地方請命只得再
具一疏不佞數日冒火爲祟動思即量借重如椽之筆

一增光彩感甚感甚卽刻遣人聞之按台想彼具疏十日之內也詰且且且不勞枉顧俟賤恙稍愈願請教不一

答彭芹生

周鶴峒南還曾附尺一奉候計此時已徹台覽矣西華梵利一別經年同心斷金企如饑渴老翁兄具忠肝義胆之本源直以全副精魄擔荷宇宙高而不詭矜而不爭真維世之長城濟時之巨楫也波恬浪息砥石處乎中流天下且共慶其安瀾而益仰其前功矣又何泉石之足耽而堅爲再請之計也每接海內名公動詢翁丈起居則公論共屬可知願畱心世道早樹宏勛以光知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一

書

王

已是懇近日蘭王之憂如何翩翩階廷應爲國端幸一風示之李念老端人君子其與我翁丈相契固宜尊意昨卽作字轉達又作一字問銓部云久已覆疏第以謝材叨非其據翁兄素知無俟喋喋者惟是此中風土燥烈原非南人所宜居而又以風患痔疾遇寒作楚初服之念久已勃勃乃閱歷三關整肅軍伍料理糧餉自其職掌亦不敢拮据以盡區區報國之一念耳夏初的擬請告拂衣南還徐圖把晤造請真宗其視戀鵲印更何如哉翁兄諒不以風塵彼我也薄具不腆少將遠念惟覽茹是荷南望文山可勝詹盼

與涂宗濬

連日邊報貢表有期惟拭目以觀麟勛耳都下屬望名碩如出一口此得於同知之言吳曙老正月十一日從水路來矣同志翩翩眞眞朝家世道之幸昨彭芹生寓書極皎依台臺敢代致之一芹奉賀併祈以茹臨楮主

答樊前院

承問四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至四十二年二月十四日止用過贖課銀兩數目計共一萬五千二百八十六兩五錢一分贖銀九千五百九十九兩六錢零課銀五千六百九十五兩八錢九分山西原額正稅銀四萬五千二百一兩零減兌一分銀一萬五千六十七兩零應解二分銀三萬一百三十四兩零當此地瘠民窮庫帑空虛之時豈容如此乾沒接管者又兩袖清風東挪西貸百孔千瘡終非了局有道志切君民其將何以教我

與陳蠡源

前作書爲台下先借京兆董見龍昨寓書于弟欲借重彼省左轄以爲節餼之地蓋因近日袁公引高志決也審爾則副而非僉亦省一轉摺矣聞京兆先有所屬草

草附問

與鹽臺

太原蕭推官基愿而才秀而文吏治之白眉也且其學行素孚于鄉評安成諸君子甚器重之數言于第計翁臺業取朗照之下無俟第噪噪矣草草附瀆不一

荅張純所

恭諒老姻家古道持已實心愛民蜀雖遠僻得茲福星當是彼三生之緣也惟是吏治聲名須藉上下孚信如孫道尊處第未識荆不便投刺茲幸有邵存字年兄託為轉致果是一好機會謹如命懇切致之幸檢查封送為禱吳撫臺自後當乘便再懇然最緊要者莫過于道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二

書

天

尊也即方伯亦不過彷彿而行之矣姻家任淺尚未可指望列薦繼之者為李涵初乃劉殷思年兄之門生家中有便或求一書往達之尤切也肅此布復至戚不敢為縛啟併祈原亮老姻家初到地方何敢即勞賸賸拜嘉汗愧一片附謝涼薄之甚又增一婉矣附來書儀俱領訖元次草草嗣有便又客專轡也長兒正月十七日南旋聞老姻母在仲春乃行也惺臺長君理問驟率于京併聞

與饒景暉

弟交知絕寡中朝不過二人而周文丈以使星行指迷

解惑惟我老年丈是賴凡都下有政事關于重輕人情陟于向背者乞老年丈密字分付塘報官打入郵筒內見教使弟孤陋一旦茅塞頓開受賜不淺矣臨楮不既懇切

與何崑柱

弟代州久居不便十八日旋軫擬以廿四入省賤體從來未得清泰昨自都門覓醫服藥稍相宜然水土終是不習兼以案牘勞神旋愈旋病是以初服之念堅決而不肯已矣目下有地方數事藉此少効涓埃蒲節前後再容請教向日周文所出都傳李念老與渠手札有臨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二

書

天

汾一事此令現報滿第留心密訪果然貪濁第下面包蔽牢固一時無由得知第於四人中獨不准其考滿然而有甚難處者畢竟碍手然此時胥中湮渭大明益信李念老之為有道君子受教匪淺但不肖之吏反以當路作彼護身之符掛人口吻不久其巧計當自露耳靈石事至今春纔有頭緒昨藩司復報不日呈詳結局當在此月之內念老此舉原為地方生靈非起于一身一家之私蒞斯土者安可不成其美耶渠于文丈札內為一生訟寃本生告狀兩次第不便准開豁今亦非其時汾西報滿議論異同靈石又將覆疏而訟寃者又使之

滿志而得少伸焉當徐圖之未晚敢煩老年丈往晤念老一轉達之且以復彼惓惓之雅耳

與董見龍

頃承教劉真一張敬吾二道長畱心國事日下都門議論似稍平靜而諸公奏章皆關大政氣象似稍改觀矣得非二三君子之爲乎兄以爲然否陳匡左近得書還無出山之期陳鶴源偶有風便即轉達尊意此若必能造福于貴省者敝省廉憲沈丞有道氣可當大事兄知其否凡人才一時失記者弟陸續奉聞兄所知亦願陸續賜教無論薦賢爲國亦吾輩商確人物之問學也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與鴈平道某

張忠忠印但奪之使不得行且緩別衙門通詳俟兩防後用之爲安座中偶忘謹此奉瀆草草不一

與蕭司理

臨汾貪而且狡若真知其不肖而不能遠則溺職矣但

目下有異同之嫌俟入省面商之資奄猝至小人復播弄其間事不可知小疏復上謂餘剩錢糧俱經司府道縣眼同查明蓋恐專累貴賓長也晤對在卽草草不一

與何昆柱

前日達老年丈副啓恐卽以弟原啓轉送念老看內有未便蓋弟與李按君一向同心共事按君察吏甚嚴渠於臨汾無纖毫疵狗之意止緣一時偶蔽于聞卽弟先未密訪亦無從知其狼狽也所云碍手者以事體不當異同耳老年丈面問還須說明此一段當日弟以束裝將行匆匆直率恐前字反勝按君之美意故此再剖如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一書

與韓布政

原啓尙或未投乞徑秘之仍乞囑示一字草草不一董見龍長官亦不佞知厚者茲仍附一劄同去達門下畱心地方之雅意卽刻差人馳往矣倘得如願真山右之福也草草附復不一

與董見龍

弟行至忻州中途見邸報時事大發一嘆因憶乾所兄昔年事膚淺如弟尙不堪屈奈何以太山喬岳之品格而肯爲軟美狗人也此真可笑矣朱大參思明弟向告兄此人有大才今欲就近推爲臬使弟昨具公揭達切

老長官韓左轄留心人材仍作一書託兄轉懇此地方
同舟之計所不容緩惟兄亮鑒卽爲轉送稍遲恐推擬
已定不便改易矣草草附瀆毀譽之不當猶蚩蚩之
過耳也況無甚事不足介懷今冬盡忠於朝廷者所係
甚大幸勿止以潔身爲高再囑

答涂鏡源

李大叅才猷練煥疆場倚賴此中寂無別說粵西之陪
或者以倖次暫借耳不佞銓曹相知惟一重考功今且
束裝矣其餘則一面不識且近日後輩諸君全無念舊
之雅未敢輕蹈失言之咎也承台諭惓惓俟再圖之併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二 書

三

復

與鴈平道某

施應地者簪紳之後渠年家鄭太史數稱其才前日訟
端聞出於鄉人忌嫉之故幸門下念其世類而寬之不
佞原無成心也

答喬應甲

蕭司理敝鄉名士笥竹淵源固羨所所之端也項卽傳
尊意茲荷教示尤三復之草草併復諸容嗣罄

與何崑柱

此中人情議論朝更夕改第拙直之人輕于信人每有

墮人術中然能信不爲人下守此以免于大過耳靈石
事司道復爾作異同之說廿四日入省始堅其議大約
次月必可結局矣臨汾本色盡露目下甚難徑情此中
鄉紳又有庇之者作吏任事之難如此弟前致械因其
意不可不答然隨三思但宜著實爲彼畱心不必輕以
字牘相授昨觀時局戈矛頓生令人不啻不愼也所呈
數東年兄須記或轉送者決須取還其人弟知甚端自
處之道當如此耳富平太宰謚擬乞見教劉應啓昨該
道卽委管寧武守備左司把總事務併聞

與李燦巖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二 書

三

部下元黃之戰又方興矣可爲浩嘆董見龍海內人杰
今不能安其位渠來書附覽慷慨氣象見於筆端且深
知台尤其識見之卓耳茲因王中軍罷去做衙門不免
又添一區畫小疏請正更乞裁示臨汾物議似有未協
昨藩司云所訪頗確不佞意欲實之本令希求改教曾
憶山東兩臺爲陳令頗費周摺恐不可行也目下報秩
欲且儘陽曲襄垣樂平平陽同知四人先題前承台下
見教毋以一人累衆人臨汾又俟徐圖之不識當否初
入省曾冗甚草率奉瀆

與李燦巖

謫安王知府堅意求去允宜休致之例昨藩司云休致則無官若再欲陳列不可矣夫休致而兼調簡此誠調停變體蓋有不得已者存小稿呈覽乞賜鑒裁揀選武弁稿併奉覽

答寧武郭尙友

承教邵同知廉而有才諸廳無出其右者不佞知之最真而當事似注意洛下茲當再作一字慙慙之體門下縑衣之好也草草復不一

答毛學會

昨見路安一府條議足下寥寥數語不佞稍加批駁蓋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二

書

手四

在通府不得不然所以示公也實無別意耳但種樹紡織二事尤宜留心此易知易行何論邑之大小惟銳然圖之聞喜周君爲山九仞而一旦殞亡深可痛惜昨銓部回札將有內轉不佞贊許多心計愛莫能助言之於邑聞其乃郎年少足下當遣人一經紀之講誼自當從厚不待瑣瑣也向日行牌平陽渠太守頗議優恤不知然否草草附復不一細已解陽曲正及其時此月中旬旬即可遣人也貴道尊賜小兒程儀於分何敢蒙相見幸爲道謝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二終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三 附錄

勅諭錄 原本

恩命錄

六世從孫廷相同孫清麟編輯
同邑後學蕪國輔校閱

勅諭八道恩命五道

勅巡撫山西一道 萬歷四十一年九月初六日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仁度今特命爾巡撫山西地方兼提督鴈門寧武偏頭三關爾宜嚴督各關文武官員操練軍馬整理器械修築城池墩臺關堡兼督糧儲遇有緊急賊情即便親至邊地相機截殺凡一應軍機邊務須與總兵官公同計議停當而行叅遊守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三

勅諭

備兵備等官悉聽爾節制無事之日仍回山西腹裏地方撫安人民防禦賊寇聽理詞訟修飭武備彼處人民供給各邊糧草負累艱難爾須加意撫卹有司衙所官員如有貪黷酷虐虐害軍民及各關管軍頭目人等敢有私役軍士包納錢糧等項爾即依律究問應奏者奏來處治邊內荒蕪田土若有官豪勢要侵占逐一查明分撥屯丁量給牛種仍嚴禁濫徵毋妨農業俟三年後如果成熟准令各軍自食其力免給月糧外有多餘田土亦要設法招種照前免科俟三年之後或令當軍或令出租聽從民便年終通將開墾過田畝數目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爾為憲臣受茲重寄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以副委任毋或因循怠玩及偏執乖謬貽患地方爾其欽承之故諭

勅備荒壹道 嘉靖三年六月初二日

勅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都御史近該戶部題稱各處預備倉專為救荒而設比年所司怠玩廢弛未見修舉甚至倉廩盡廢蓄積全無一遇饑荒賑濟無策欲行申嚴法例以期成效今特命爾嚴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等衙門掌印正官及管屯管糧官員照依先年奏行事例逐一查處倉廩坍塌者即行起蓋損壞者量加興繕疎先生遺集卷十三 勅諭

修葺自嘉靖三年為始務要多方區畫設法措置凡上司及本衙門贓罰紙價并稅契給引等項一應無礙官錢俱令盡數糴穀或雜糧上倉收貯仍照弘治三年事例以里分多寡為率務足原數其管糧官監收毀實戶傾糴僉撥斗級看守選委官員查盤俱要着實舉行不許仍前怠緩誤事遇有水旱度知歲歉不必累次檢勘聽先申合該上司就行賑貸然後次第奏聞造冊備照待豐年抵斗還官不許借名賑發虛數開除姑待還官以掩無積之罪有將例內糧米挪移妄費及縱容下人侵漁者問以贓罪照例發落府州縣掌印及管糧官未

及三年查盤遇陞除事故俱要申達合干上司委官查盤無礙方許離任如違聽爾參奏治罪各該官吏倉攬人等敢有不行用心虛應故事通同作弊及將籍冊數目捏寫虛填等項即便究問如律應奏請者奏聞區處爾仍往來提督時常稽考務使儲蓄充盈足為緩急之備如遇連年豐稔所積倉糧亦須易新勿令腐爛每歲終將措置過倉糧數目具實奏報毋或稽遲爾其欽承之故勅

勅救荒壹道 嘉靖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勅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都御史近因各處災變頻仍遠近之民餓殍盈途死亡流離無算聞諸奏報實用憂傷已經勅下部院諸臣會奏儲蓄勸懲事例准擬外今特命爾嚴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掌印管糧等官查照原設預備倉廩坍塌者即行起蓋損壞者量加修葺自明文到日照依該部先後題准事理量其地方多寡限定數目設法積穀凡上司及本衙門

詞訟贓罰紙價并稅契給引等項無礙官錢盡數糴穀或雜糧上倉收貯以備凶歉如遇水旱災傷饑民缺食聽其先申合干上司就行動支前項倉糧斟酌輕重分撥委官賑濟次第造冊奏繳其司府州縣等官有能積

穀如數及賑政無弊者照例旌獎陞用積穀不及數並坐視民患者罰降用其有挪移妄費或縱容下人侵漁等項情弊問擬職罪應奏者指實奏奉問爾須往來提督時常稽考務俾所屬倉庫充實小民得霑實惠斯爾之能毋或視為尋常虛應故事督率無效糾舉失實責有攸歸爾其慎之毋忽故勅

勅屯牧壹道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勅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因山西地方屯牧湮廢已經差官專一查理去後近該言官具題議革今特命爾兼理本處屯牧爾會同巡按御史查照該部題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三

勅諭

四

覆事理嚴督管屯井有司官員將舊額屯田牧地及所在空間地土逐一清查踏勘明白除官爲撥給人夫耕種處給牛具種子外其餘招集附近軍民有力之家儘力開種如原係耕種成熟之田本主逃流有願墾種者免其當年租賦如拋荒年久用力開種者聽其收租三年之後方許納賦先年一切拖欠錢糧自明文到日悉與蠲豁目今一應差徭暫爲優免候小民置有事產方許當差中間如有勢豪侵占奸僞隱匿及該管官員徇私割送權門恃爲已業以致年久無從查考不納錢糧子粒芻草者一體根究查照律例從重懲治各該承委

方面等官并管屯官員敢有稽緩怠玩及廢墮職業應提問者徑自提問應奏者指名奏究照例住俸降級每年終將清查過地土開墾過荒田召佃過人數姓名追收過子粒銀兩及問過欺隱侵占各罪名數目造冊奏繳仍將各官從公舉劾以憑黜陟其未盡事情悉聽爾便宜處置爾爲大臣受茲委任宜殫竭心力著實舉行務使宿弊盡除屯牧地土開拓邊儲充積斯爲爾能毋或因循玩愒徒事虛文無益實用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勅

勅催錢糧壹道 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三

勅諭

五

勅巡撫山西都御史近該戶部題稱各省歲用各項錢糧節年拖欠數多以致應用缺乏合行作速查催以給邊餉宜先所請今特命爾不妨原務將所屬司府州縣除遵依將小民拖欠嘉靖二十年以前錢糧咸與蠲免及各災傷處所查勘另行外其拖欠各項錢糧督令各該掌印管糧等官查係二十年以前有已徵在官與已解未獲批單者即便起解追完赴部交納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一應拖欠有已徵完并見徵未完者不拘多寡通行截數作速起解其間有解戶侵欺并大戶恃強不納者即便嚴究追完從重問罪有已解未獲批單者

嚴拘家屬監併批單至日疎放自勅書到日爲始以上
分爲率三箇月不行起解三分者將府州縣管糧官住
俸半年不行起解五分者將布政司管糧官并府州縣
掌印官住俸一年不行完解者將布政司掌印官叅究
限內如有先完者爾卽開奏以憑旌擢爾爲大臣受茲
委任宜殫竭心力清查明白速行催完以濟急用毋或
視爲泛常虛應故事半年之內先將各項大小官員已
完未完并起解各數目開具奏聞務期一年盡數完解
通行造冊奏繳爾其欽承之故勅

勅京料宣道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吳繼球先生遺集

卷十三 勅諭

六

勅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近該工部以錢糧匱乏題請緣該部先年遇有應辦
內府各監局錢糧每隨事題派名色多端後裁定額料
銀分派司府徵解凡上供年例并各項營建俱該部於
內通融取給再無派擾朝廷之意本在爲民豈期有司
聞葺不職不行依期催徵有已徵在官者又輒挪移別
用及甚或被積滑侵欺全不查究國虧法弛莫甚於斯
今特命爾督率司府州縣掌印官查照該部發去書冊
將節年拖欠銀兩逐一清查內係小民拖欠者立限追
解那用者照數補還侵欺者嚴究問發毋得姑息前項

掌印官遇有陞遷等項必所催解銀兩完至八分以上
方許離任如有欠少卽據實指名叅劾以憑查照秋糧
事例降級其有能依期完解者爾先行旌獎候考蹟併
叙其起解一應錢糧悉照部題事理鑿字印封以絕奸
弊每年終爾通將各官完欠錢糧數目造冊奏報如欠
數太多除各官叅治如例外聽該部將爾一併查叅以
懲怠玩夫事關國用稽考非苛爾其仰體欽承之故勅

勅修邊壹道

隆慶五年九月十五日

吳繼球先生遺集

卷十三 勅諭

七

務以圖久安長治況夷狄之性叛服不常制禦之方戒
備爲要近該輔臣建議請勅申飭各鎮文武諸臣誠爲
安撫至計茲特諭爾除職掌所係照常修舉外乘今警
報稍息督率兵備將領等官將一應戰守事宜着實整
理樽節費用務有贏餘修築險隘務堪保障訓練兵馬
務皆精壯修整器械務極犀利召種屯田務廣儲積清
理鹽法務使疏通收買胡馬務得實用招徠逆黨務令
解散其事有不便應合改絃易轍者亦要與總督總兵
等官協心計議奏請定奪毋得拘泥陳說因循自誤以
後每年聽行邊大臣查覈紀驗果能事事整飭著有實

績比照擒斬事例重加陞賞如踵襲故套推諉誤事即照失機從重擬罪爾爲撫臣受茲重任宜殫竭忠謀悉心區畫毋以目前無事而遂忘儆戒之心毋以一時權宜而遂爲經久之計務俾邊政修舉日勝一日禦虜之算萬全無遺斯副委託如或怠玩廢弛以致債事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慎之故諭

太祖高皇帝勅中書舍人 洪武九年十月十五日

書之原由來八卦始代結繩經蒼頡而備用博便天下其書也萌大聖而茂賢能世非此者艱爲事理若此者盡天地之有無亘古今之興廢云後先之否泰陳三綱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三 勅諭

人

而立五常代君命如親行使臣民見之無不稽首鞠躬於斯之見書之功豈小小哉假如先書之天地無知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有後書之聖人聖人也非有志之士不能成其書所以唐宋特設中書之職爵俊秀而集羣英以書備勅命而昭示天下於斯之職不爲不重而故重之朕法前代官如焉今特命爾爲中書舍人勤政毋怠

贈夫人封淑人車氏巡撫山西提督鴈門等關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吳仁度嫡母誥命一道 萬曆四十四年九月

二年九月 日

制曰儲祥錫羨有開必先廣孝推恩無德不報既錄嗣

賢之勳宜隆始嫡之褒爾贈禮部尚書吳悌妻封淑人

車氏乃巡撫山西提督鴈門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吳仁度之嫡母儀爲邦媛動合女師禔懿訓於

徽音於閭闕克相君子陳力本朝身備百行之宗學羅

千古之秘遐採性奧屢効忠謨儉以成廉有召南自公

之節貞以佐敬有冀野如賓之容則爾之藉也而又能

廣樛木之惠以逮家人弘鳴鳩之愛以開哲胤求之笄

簪實鮮等倫世接簪裾遐休祥而獨遠功施日月闡慈

範以如新茲用加贈爾爲夫人錫華綸而淳渥表彤管

吳繼疎先生遺集

卷十三 勅諭

七

以長馨

贈恭人贈孺人劉氏巡撫山西提督鴈門等關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吳仁度生母誥命一道 萬曆四十四年九月

二年九月 日

制曰人子行役興懷每有陟屺之感矧其致位通顯寧

無執器之嗟肆敷上邇之恩必被並榮之典爾贈孺人

劉氏乃巡撫山西提督鴈門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吳仁度之生母柔明自性端淑成儀効儆明星襄令猷

於羔素開祥彌月啓偉績以鷹揚慶門繼美於公卿朝

賜交輝於述作雖養遲鼎釜未諧燕喜於比堂而澤在

栢槐尚憶鴻休於南國生有江漢之行歿備河山之服
茲用加贈爾爲恭人承鳳詔於琅函慰鳥啼於玉樹

進階中憲大夫巡撫山西提督鴈門等關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吳仁度并妻誥命一道

萬歷四十二年九月

制曰朕惟西臺崇秩上範於斗魁前箸深籌參寄於人
傑式重紀綱之任特資屏翰之功倚毗方殷寵褒用需
爾巡撫山西提督鴈門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仁
度才姿沉毅器業明弘家學儀表於朝端人物琳琅於
昭代擢於制對遴之省補爰晉銓司品流式序游登回
輿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三 勅諭 十

寺淵塞成功遂承間外中權付以冀方簡命而能迪宣
忠力懋濟時艱社稷是經文武爲憲政敷保障士庶於
焉牧寧謀定折衝邊圉爲之鞏謐特申三錫之命用旌
兩地之勞茲用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
誥命嗚呼齋鉞膺寵數以方新榮笈載世家而有舊數
千里金湯險要盡提表裏之封予一人宵旰焦勞是賴
保釐之畧求收先除其害馬施膏莫恚於來鴻俾中國
之神氣常充則元老之壯猷可觀用恢遠馭矧爾奇勛
欽哉

初任中書 二任吏部考功司主事 三任本部文

選司主事 四任驗封司署員外郎主事 五任考

功司署員外郎主事 六任文選司署員外郎主事

七任本部驗封司署郎中主事 八任考功司

實授郎中 九任文選司郎中 十任南京刑部四

川司郎中添註 十一任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

十二任南京尚寶司卿 十三任太僕寺少卿添註

十四任今職

制曰國家錫命廷寮疏榮閨媛匪獨明齊體之義亦以
重正始之倫存迹雖殊卹褒無間爾巡撫山西提督鴈
門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仁度妻贈孺人王氏靜
果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三 勅諭 十二

莊躬備淑懿性成爰勤鳴珮之規克佐燃藜之業既幽
貞而並式亮識慧以相推發譽西垣美嘉名之肇錫跡
華再命懷舊勛以難忘茲用加贈爾爲恭人炯天語之
如絲責夜隧而可燭
制曰安危注意方倚仗鉞之賢風夜在公亦借宜家之
助瞻是蒼珩班於清貫匪資齊德曷表相成爾巡撫山
西提督鴈門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仁度繼室封
孺人徐氏鍾貞士憲秉訓圖箴笏梁克嗣乎前徽毛裏
不殊其用愛迨曳綯而從宦益持鑰以襄康惟內德協
美於二南有光風雅故外績茂聞於八柱無媿雲臺是

用加封爾爲恭人佐偉業以方升承華恩而未艾

贈孺人劉氏中書舍人吳仁度生母勅命一道萬

曆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

勅曰夫明珠之產必本于深淵土有出爲世珍而其光
自耀斯亦毓秀于母氏者焉爾劉氏乃中書舍人吳仁
度之母視躬端淑秉性儉慈吉協夢蘭承鵲巢之德
教成畫荻典鸞諧之華茲用贈爾爲孺人生不能從夫
階也歿而竟以子被之亦永遺輝於墓櫬

進階徵仕郎中書舍人吳仁度并妻勅命一道萬

曆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三 勅諭

十三

勅曰西垣掌記王言班于法從朕固幾得純潔好修者
而旌之則惟曰清華之秩官以人重焉爾中書舍人吳
仁度乃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悌之子器宇冲深風規
峻朗奮自廷策司我省綸而能祇適家傳肅將朕命恬
然獨立綽起雋聲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昔乃
父忠貞清亮名著兩朝朕甚嘉慕爾自致身科名用膺
予賚將先德有光焉尙益務堅乃志厚乃蓄以殫施于
鴻鉅欽哉

勅曰國家錫典必追勤於始配無亦謂黽勉同心非朝
夕之故乃藉是以慰結禱之威乎爾中書舍人吳仁度

妻王氏名門毓秀儒碩作述在昔拮据以襄夫子帷業
可謂女士乃不永于多享弗及偕榮言念敬共其能以
忘追卹也茲用贈爾爲孺人歆茲寵綸亦足以代六珈
之賁

勅曰官于秘密之垣夙夜在公矣明星視夜以效其閨
贊詎不尤要與爾中書舍人吳仁度繼妻徐氏恪持中
則允嗣前徽服仍從夫縞綦愛且均於離屬爾夫以清
修著譽則惟爾實左右之茲用封爾爲孺人敬之哉滋
無忘衿幃之初訓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三 勅諭

十三

吳繼疎先生遺集卷十三 終

吳繼疏集十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吳仁度撰仁度字君重金谿人萬厯己丑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明史儒林傳附載其父悌傳末其集初刻於萬厯乙卯此本爲其六世從孫廷相所重編凡中書考功奏疏一卷撫晉奏議六卷撫晉全章三卷各註原本卷次於下又遺稿二卷各註新增字撫州府志稱其爲文不拘訓詁每脫稿卽棄去故無存者此二卷蓋廷相摭拾殘剩附於奏議公牘之後者也仁度初除中書舍人時嘗爭三王並封之事其疏今載第一卷中撫晉時亦頗有擘畫遺稿則隨筆寫意而已

浙鹺紀事一卷玉城奏疏一

卷

〔明〕葉永盛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二年涇縣趙

氏古墨齋刻涇川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葉玉成全

集四卷附錄二卷》提要

浙鹺紀事

玉城葉永盛著

後學趙

紹祖

同校

予奉命督鹺兩浙值鑛稅交驚弁寺橫肆之秋浙稅屬之劉璫其人外和而中貪又輕聽易惑予見兩淮河東搜括餘鹽之議紛起知且暮必有議及浙鹺者勢且并屬劉璫若先與水火將來肯復聽吾曹節制哉一見輒謬譽之曰今天下不礦則稅中貴人啣命出者怙然如狼虎民含毒入骨爭欲剗刃其腹獨福浙鹺紀事

德在越幸邁公公愛民民亦愛公此所謂身名俱榮而公私兼利也加尋常萬等矣劉璫喜見于色因張筵邀予予亦酬之以餐往來相得意甚歡也無何予行部而東越三月至括蒼得邸報閱之則有奸弁高時夏及羣棍數十輩以浙福餘鹽三十萬奏矣上果以屬劉璫授以制冊勒限如數解進予憮然遠近商竈聞之皆響震失色洵洵然有離散意予露章爭之不能得再上疏爭曰浙鹺歲解部僅十四萬耳而餘塩幾至數十萬此其爲欺誑甚明如以爲臣言不足

信乞卽勅奏弁及差璫同往勘之果如所奏臣願伏斧鑕之誅天子爲之動容有詔下撫按等官共議劉璫聞之茫然懼事且中止卽爲條陳五事大約欲行統廢之引自改嘉秀等縣之引塩爲票塩意將盡奪浙以西行塩之地且以廢引攬正引而超先掣運舉部運邊餉而兩撙之也予從容謂之曰塩課者國家所以餉九邊而安中夏者也今浙課不滿十四萬足下顧欲照制冊取盈勢必盡奪邊餉萬一脫巾變起將必追罪始禍者弁棍不足惜如足下何哉足下其

浙離紀事

二

熟思長久之策毋甘以其身爲禍始而徒以飽棍輩之谿壑爲也劉璫默然而別余宣言于衆曰璫欲侵吾離利耶余誠無如上命何惟有時按其多寡間之上上卽右璫終不肯以邊餉而充若輩谿壑明矣如此則分毫錙銖皆內供也彼與棍輩奚利焉璫聞之頗懼居數日復來謁予予詰之曰策將安決將以屬僕處分乎抑足下自爲政也如果自爲政請熟思所以馭羣奸者不則利且悉歸若輩璫曰吾且念之別居數日復來予復詰曰策果定乎曰未也如是者數

回予揣知其心苦無策以馭羣棍而且慮予之議其後也因謂之曰足下果無策乎以僕計之爲若策者不過曰浙東西共三十六場場設一人盡指官塩爲餘塩而以足下票行之如是而已果爾則大事去矣何也夫採礦者計人數而核礦計礦數而核銀或或算歷歷如指掌卽有善欺者亦僅匿十之二三止矣稅商者計舟而核貨計貨而核稅足下與諸從者竝在十目共視弊何從匿卽有善匿亦十之一二止矣若塩則非礦稅比也散其三十六場場在海濱二

浙離紀事

三

千里諸竈戶散布于二千里之內者何啻百萬此百萬之家何家無塩此出塩之地何處無挾貲以貿塩者海濱之間溝渰交錯舟楫如螭彼承委者挾足下之命一呼而私販雲集頃刻之間千萬石之塩立盡數百金可立得俄而販者烏舉鯨奔不可踪跡而所貿之銀承委者悉以充私橐足下欲計竈而核塩則塩無定數欲據塩而核價則價無實際欲稍繩諸承委者以法此輩如飛蓬浮梗有掉臂而去此策一行將來塩課盡飽奸橐不獨邊餉不可得且舉所謂三

十萬者而盡屬烏有異時上按制冊而取盈于足下其何以應之足下危矣劉璫深是言首肯嗟嘆者久之因謂予曰果若先生言計將安山予曰僕誠有策但恐足下不見信耳人之意各有所主予歲所解部者一十四萬當事者以此考成則予之意必主于充十四萬也今上以三十萬委足下則足下之意必主于三十萬也若羣棍之意不論三十萬十四萬之有無但欲自肥已褻耳顧其意雖主于肥已褻而其言則皆爲足下足下必以爲忠而信之信之而權入

浙離紀事

四

其手利入其橐而足下與僕之事盡悞矣足下若欲聞吾策必先定厥志一意誓用吾策斷不用羣棍之言而後可不然吾不能爲若策也劉璫曰吾意決矣所不與足下同心奸言是聽者有如日予曰果如是請爲公籌之夫主上誠欲取盈三十萬僕誠不能今既以會議歸之我二人及撫按是主上亦明知羣棍之妄誕邊儲之重大而欲求至當畫一之議也主上富有四海譬之滄海斗勺不加盈足下縱竭浙課而進獻主上亦不以爲能以爲是故然耳將來不繼禍

且不測爲今之計莫如諒力所能辦議定新課倘此外有餘以充足下私費及額外進獻之用如此則足下之川裕皇上之歡心得不佞之歲供辦邊儲不虧國課永足一舉而五美集善之善者也可乎不可乎劉璫深然予言因筮日與撫按公會議是時原奏奸弁奉聖書挾羣棍五十餘人馳傳且至劉璫行且郊迎省會官吏人民無不人人驚懼者余慮奸黨至巧言簧鼓勢不能無中變又揣知劉璫所親信諸人原委管稅務者聞羣棍至慮璫且移寵不無入宮見妬

浙離紀事

五

之念因就璫所說曰浙課止有此數不在公則在私今聞此來者五十餘人人人有千金之想非數萬不足滿其壑此孰非侵足下之所有者彼之肥君之瘠也僕聞君所委管稅務者盡老成忠實君胡不盡以撫課事委之倘進獻外有餘僕寧以犒諸從者其北來諸棍量畱原奏有名數人餘盡發回如此則人少而利不分蠹去而害盡絕地方安堵商竈不驚藉藉誦足下德不衰名實兩利之道也君謂何如劉璫首肯是時諸親信者擁屏後而聽俱歡呼踴躍深以予

言爲然予別後卽環侍劉璫慇懃之璫于是決意欲逐諸棍而又德其爲已樹利且憫其遠來之乏也不能無猶豫因謂予曰諸人皆重費而來不下數千金今皆蕭然空囊跪泣而訴予吾欲聽先生而難于對諸人將奈何必欲逐去當捐千金與之予思暫廢而永寧似無不可立檄運司處五百金分贐之于是奸黨盡散僅三四子立而勢遂孤矣予然後益日定議議之日撫按及劉璫爲客予爲主撫院首發問曰議內其幾何予曰此不勞煩言有一定之例在因袖出

璫均蹈欺罔之罪矣然是時皇上責各璫額外進獻頗急名曰孝順土宜各璫非此無以安其身且每一進獻左右嬾嬌無不索賂者所費頗侈而各璫又欲自贐所欲予若止照疏內之數與之彼諸費無所出豈肯俛焉聽命同心會奏哉況主上方厭薄吾輩百奏而百不喻璫疏朝上而夕報可非得彼會奏決不能免十五萬之加派展轉思之舖墊斷乎當與但當自處于不欺之地耳因先期一日預書二揭內開一額進若干一進獻孝順土宜若干皆空白不填後列余與撫院及該璫官銜比議定之口予廼謂撫院曰議雖定顧空言無據安知將來無食言者乎似當藉重台札撫院及該璫皆以爲然因而索楮卿予曰業已具矣遂出袖中揭共觀之撫院亦喻予意卽于其下各填註議數予又曰數雖書定似當加一押撫院與該璫皆曰然因各于員下各押予與璫因各執其一以爲券揭內不書舖墊而但書孝順土宜則余既自處于不欺倘他日該璫稍有違言予卽可執此聞之于上以核其所進之多寡此縛虎降魔之策也緣

此舉出于卒然故該璫不及思不覺墮吾彀中及歸而與用事者議始知其悞而向予悔之予已堅執不吐矣渠以議既定無可奈何迺陽爲上疏而陰爲煽寵之計竟持中不下時諸奸中有胡國柱者巨猾也因說璫曰向固墮離使若計今幸明旨不下此千載一時也若藉口上意不決以求多爲辭悉取諸富商坐以違律屯引罰銀進獻則旬日之間可得十萬莫大之利也君盍圖之璫是其策乃陰訪富商五十餘人誣以屯引豺狼之胥四出而索至則酷刑遍加諸

浙離紀事

八

商懼立斃俱俯首服罰鉅多寡惟命數日至三四萬而胡猾乘是恫嚇諸商暮夜跪賄其門者如市一時羣棍乘機蜂起告訐紛紛各商股票如將蹈湯火卽省會富民亦懼波及晝夜警惕不寧且一日遣數千棍分道肆出遍布諸關不曰稅塩則曰稅舟不曰挈私販則曰盤夾帶焦然橫恣如虎如狼予既遠役京口而撫按又以非其職司卽訴之不理蓋會城鼎沸法紀倒持人以爲無天日矣予聞之負病反省商竈跪而迎訴者夾道哭聲震野予亦惻然揮涕淚而慰

之至則該璫投刺來謁予因平氣曲諭之該璫因大言曰居官者當爲朝廷奈何專爲商予正色折之曰非商則國課何辦爲商正所以爲朝廷也足下乃剝商以爲朝廷竊恐羣商一散國計因之而虧以此爲朝廷吾不知其解也且責且笑若將玩之者譬曉數日猶熾愈甚余始知此輩不可以仁義說又知發縱指示全在諸棍不一創之禍未已也乃進諸商而與語曰棍輩所爲蔑視我者以我之重去其官且懼主上有不測之加耳一官如敝屣棄之易易不足論七

浙離紀事

九

尺既貨于朝廷非吾有也且病骨去死不能以寸此江中之棄劍朽骨耳死義死病等也死何足懼誓杖殺棍徒數百然後抗疏論劉璫之奸盡發其欺罔事卽主上怒而罪予予含笑往誓不悔也爾等第安枕無懼蓋是時劉璫司權所侵匿不下數萬聞予抗疏發奸之說不覺震恐喪魄而羣棍亦凜凜冰立余迺下令曰皇上雖有詔搜餘塩然旨內有會同撫院之說未嘗專以屬該璫也今棍輩首屯屯引首私塩首夾帶首侵佔者紛紛俱赴該璫竝無一字相問豈以予

爲委裘乎余離臣也離乃專職除一切關正引者不許別訴外卽有餘鹽事宜爾輩誠赴首璫亦須兼首本院違者不論首之虛實先以不遵明旨拏責五十審虛仍責一百令旣下適有違者其怨家徃而控予予立撓五十幾斃無何又有徃者至亦撓如初諸奸股票予聲言旦暮且具疏該璫懼求解于撫院願盡收所遣之羣棍且誓此後決不妄拏一人因約撫院偕至予所親書服罪之券授予予始笑而憫之第告許雖止諸棍雖收回而嘉興四縣小票必欲舉行予

浙離紀事

十

曰嘉興者蘇松等處之藩籬也爾若行小票則奉行藉此以行其私名雖行于四縣將來由四縣而達于四府盡舉全吳行鹽之地而占之是去鹽課之半也審爾則爭如初矣此萬萬不可力拒之該璫堅執欲行且宣言曰此事見阻予洩忿于運司官且暮且逮入詔獄矣司官聞之急奔訴予予曰止此不難彼所爲欲行小票者不過已入奸商數千之賂無如其苦訴何今若呼商震之以威事立止矣因悉查諸奸商主名懸示而召之面審諸奸商喪魄求解于璫璫

求解于撫院予姑免諸奸商之刑各商乃始敢匍匐而前頓首謝罪予責之曰璫所以堅欲行票者以入爾輩重賂無如爾之苦訴何爾旣悞于前予姑貰爾爾所損賂便可置度外再不得以取償爲念爾若重惜爾費必欲訴璫行票則余卽力縛爾撓而置之死矣諸商曰諾自此行票之議遂息各商竈始安然猶以明旨未下爲慮無何上忽悟有詔定課二萬六千盡以其事屬有司該璫不許復與奸弁及諸棍妄奏者悉撤回報至會城驢呼動地皆稱天子萬歲璫始

浙離紀事

十一

喪氣無一語而諸弁亦抱頭鼠竄惟是巨奸胡姓者璫尙篤信寵用之予謂除惡務去本不則復蔓獨計胡方惡城而穴無所施其法將奈何余因悉查其諸賍狀付之璫令其自處璫堅不允予因思一策先是前院曾以寧波漁稅二千四百兩予璫助解予曰前院所以予此者以彼時餘鹽之議未起也今鹽旣加稅二萬餘矣若復與此是鹽重困也予必不與因行檄寧波此後漁稅無得解璫璫聞之甚急干撫院藩臬諸公百方懇予予不允如是者一月予知璫情

迫矣乃向三司言曰予所以不與璫此銀者非負璫也璫負我耳胡猾狐假肆毒至受賄數千金此大蠹也何利于璫而寶之必欲吾不負約渠須立逐胡猾不則吾不與也璫既愛胡而尤戀戀于前銀遂約于十日內逐出予限以三日且檄仁錢二縣多差捕圍其居胡窮窘鑿坏而逃予檄縣追之不已胡望門投止情甚急陰使所親求救于璫璫亦慮擒胡則其體不雅親詣謝罪予陽應之而陰索胡尤急璫求救于撫院不允求救于按院亦不允乃求救于孫司禮

浙離紀事

十二

余乃寬胡蓋非胡則璫不爲惡非孫則不能制璫故余去胡以絕禍源而又市德于孫以制璫將來是拔本塞源之策也是舉也予殫一歲之力窮日夜之思前後疏凡五上廼得安然左挈右提賴劉撫院尤賴有孫司禮諸秘密尙有不及書者故得脫商竈之帖危救邊儲于既壞歲省浙直稅十五萬而予亦幸追于尸素之罪然非得明詔一頒予卽有籌安施而禍且炎炎未有艾也天子聖明予敢不稽首以拜揚

玉城葉公兩浙鹽政五疏正大光明而勢璫奸

弁皆束手而不敢逞迄今西湖之上商人祀之不衰有當時石簣陶望齡具區馮夢楨兩先生所作生祠碑記生有正直之名沒享俎豆之報有以哉此篇乃自敘其事之始末最爲詳盡後之人所當參攷之史而知公之功有不可沒者也按明史食貨志百戶高時夏奏浙閩餘鹽變價歲可得三十萬兩巡撫金學曾勘奏皆妄疏入不省于是福建歲解萬三千有奇浙江解三萬七千有奇史以簡爲得體故公之功不著然

浙離紀事

十三

始云三十萬而所進祇三萬七千則其中情事亦曲折而可思矣第史云三萬七千而此云二萬六千意者璫既齎公穀中遂以所議鋪墊等費視課數三之一者不敢復匿而并進之耶公時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而疏內及此篇所稱巡撫劉者浙江巡撫劉一煥史云金學會者或是閩巡撫也嘉慶五年五月十四日琴士趙紹祖識

玉城奏疏

玉城葉永盛著

後學趙紹祖同校
繩祖

勘報水災疏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遵例勘報地方重大水災懇乞天恩亟賜優恤以全生命事據江西布政司呈蒙臣紙牌照得洪水爲災仁人所隱邇從虔南歸省所過臨吉士民紛紛以水災奔訴謂數年之內無如此歲被災之烈及由豐城抵會城訴者益衆

玉城奏疏

談災狀益甚蓋由一省之水至此總會而川原平衍匯聚難消亦其勢然也本院承乏茲方與諸士民誼猶同室同室有災披髮號救此休戚一體至情亦自是當爲職分第念民瘼國計二者並重抑民瘼而不以聞罪也聞而不以實一切扶同欺罔亦罪也切照江省濱江在在稱災而地勢有高下川原有多寡則水災之分數因之一省之中各郡不同一郡之中各邑不同一邑之中各鄉又不同若不詳悉踴勘漫言盡災則無災及災輕之地悉冒重災之惠即朝廷贍

玉城奏疏

蕩之仁足以堅之其于臣子不欺之義謂何是又法之所不敢出也近見撫院疏揭業且具題顧勘報分數尤本院專責所據災民情詞及府縣單呈雖已批行司道會議但其中分數未定輕重未別悉扶同冒濫之弊未必盡無相應照例覆勘爲此仰司呈堂即便會同守巡南昌湖西各道選委精明府佐或隔別正官親自踴勘的確分數冊報固不得過爲裁抑以病災民亦不得妄行增捏以虧國計具由速詳等因蒙此案照先蒙本院批據南昌兵備帶管分守道龔事史旌賢分巡南昌道副使朱維藩呈詳查過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四縣水災又蒙批據分守湖西帶管分巡道副使兼右叅議陳一洙呈詳查過清江峽江吉水泰和萬安廬陵等縣水災各緣由俱蒙批布政司會同守巡道勘實分數酌議停妥速報以憑具題繳依蒙行准守巡南昌道咨據南昌府申稱行委本府通判石有聲覆勘得南昌縣被災田八分三釐新建縣被災田八分二釐豐城縣被災田八分三釐進賢縣被災田八分等因備牒過府申報到道該二道

會勘得江省役繁賦重土瘠民貧無歲不被水亦無歲不議蠲藉令被災未甚則國計民命並重亦安敢望微曠蕩之恩也不謂積困之後罹此重災流徙嗷嗷之狀職等前詳亦既及之茲舉委官重覆查勘被災田畝南昌縣八分三釐新建縣八分二釐豐城縣八分五釐進賢縣八分各分別定擬俱已允當故今日蠲折之典在各屬災黎所謂喁喁望恩澤者其勢誠急其情誠非虛也合無仍照二十三年舊例漕糧全准收折每石折銀五錢腳耗銀二分三釐原額副

玉城奏疏

三

米與三六輕齋過江湖蘆蓆板木銀俱免派徵扣留賊罰商稅課鈔富戶橋稅等銀抵補蠲免存畱并將運船減存月糧抵作各縣查勘堤圩修築工料至于二十四年南糧併請通省改折每石五錢副米船驢腳價俱行免派如南新二縣原經改折者亦應暫照例減至五錢庶國計無損而民瘼稍甦等因并准守巡湖西道咨據臨江府申稱行委本府同知石天麟覆勘得清江縣被災田八分通判夏久安覆勘得峽江縣被災田八分二釐推官潘士達覆勘得新淦縣

被災田三分九釐又據吉安府申稱行委本府同知何耿覆勘得吉水縣被災田八分五釐永豐縣被災田二分一釐通判胡文海覆勘得泰和縣被災田八分三釐萬安縣被災田八分一釐龍泉縣被災田三分八釐通判唐時泰覆勘得廬陵縣被災田八分一釐各備牒過府申報到道該二道會勘得吉安臨江二府所屬萬安泰和廬陵吉水永豐龍泉峽江新淦清江等縣沿河一帶水災異常以被災地方計之即十分不啻也以通縣田土計之其分數則有等焉已

玉城奏疏

四

經委官覆勘前來萬安廬陵各八分一釐泰和八分三釐吉水八分五釐峽江八分二釐新淦三分九釐清江八分永豐二分一釐龍泉三分八釐所可議者惟有收折漕糧而已蓋改折每石五錢正副腳耗等費在內所省頗多倘蒙憫念災民議請漕折則上之無損國計中之不煩官帑下之大益民間一舉而諸利附焉軫恤之方計無便于此者等因各備咨到司准此該本司左布政使夏良心看得江西濱江諸邑地多低下經積雨俄頃渰沉以是告災之民迄無

虛歲邇自萬歷十四年以來災患浹臻閭閻愁苦二十四年僅稱有收亦非全稔民困未甦也不謂今四月間洪水漲溢南昌吉臨等屬近江一帶一望瀰漫所在圩堤衝決如洗甚有一家而沒數命至漂田廬畜產又其小者也嗣後汜濫雖息而湖水滙聚彌月不消晚種愆期西成絕望據報慘苦形情皆疇昔所未有者夫南昌吉臨爲江省大郡生齒極繁積儲完窘叠災之後罹此重災民胡以堪流離轉徙勢所必至誠不得泄泄視也據報被災分數除新淦龍泉

玉城奏疏

五

永豐等縣俱三分上下不叙外南昌縣被災八分三釐新建縣八分二釐豐城縣八分五釐進賢縣八分清江縣八分峽江縣八分二釐吉水縣八分五釐泰和縣八分三釐萬安廬陵二縣各八分一釐俱行各府覆查明確所以爲球災計不出蠲與賑及折兌修圩數端然當國計多事之日凡有關於國計者豈容輕議但江省爲腹心之地球災實根本之圖今此災民啼飢號苦無以贍私家何以完必征之公賦是蠲免不得不議也困悴化離無可資升斗何以辦數萬

之額儲是改折不得不議也蠲折議矣諸無產窮餓胥嗷嗷待哺真可聊生不一球賑之寧不爲溝中之瘠乎江湖間田畝惟倚圩堤爲耕穫無圩是無田也今在在衝決無力培修不一補助之寧復有完築之期乎是蠲賑數端此固節年所已行尤今日災黎所企望者也合無呈乞將南昌新建豐城進賢清江峽江吉水泰和萬安廬陵十縣二十五年分漕糧照例全准改折每石折銀五錢庶上不虧惟正之供下可舒貼危之衆惠行不費民藉稍甦此亦兩便之術也

玉城奏疏

六

至蠲免例止存留仍須抵補圩墻盡爲水窟修築稱艱且哀哀望賑處處同聲雖各縣奉文發倉穀賑施而有限之儲澤難遍及此非數萬金無以濟事查得江省歲辦無派之燒造補缺額之祿糧近且有協濟之木價計此數項數逾四萬百方搜括帑藏一空非請兩錢糧別無措處查得本司庫貯止有戶工二部事例銀五千兩稅契銀一千兩富戶銀一千兩并請將兩院二十五年分初限贓罰銀六千五百兩司道本年分贓罰銀一千兩贛州府橋稅銀一萬兩通共

銀二萬四千五百兩皆屬解部之數但目擊民艱揀濟無策惟此數項庶幾可畱乞賜題請爲抵蠲賑濟脩圩之費庶災民被澤而地方永利矣再照通省今年歲無處無災祇以分數不多難以災報今南北二糧一時並徵本色民實難堪請將二十四年各府未解未徵南糧照二十五年事例一體改折得賜並題又通省疲民之福也等因具由同委官覆勘過被災田畝與各原額稅糧數目文冊呈繳到臣案照先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爲欽奉聖諭并陳末議以廣德

玉城奏疏

七

意以消災殄事該本部題奉欽依今後但有災傷去處掌印官逐一親自踏勘總計被災地畝以定分數一面申巡撫具奏一面造花名地畝文冊送巡按覆實定擬的確分數從實奏報夏災定限五月以裏秋災限七月以裏又奉咨劄地方災傷俱要格遵前例仍責成該府掌印官選委府佐及隔別正官從實踏勘不許先後一官以致扶同失真又奉咨劄如遇地方災傷務要據實勘明依期奏報有田者議免錢糧無田者即與賑濟俾有田無田均沾實惠各等因依

奉通行遵照在卷今據前因查得被災各縣已經撫臣陸照例題報外該臣看得江西臨吉南昌諸郡皆濱江窪下之地一經霍雨頃刻瀾漫數年以來以災告者屢矣臣以二十四年入境見禾稼稍登居民安枕不勝爲地方稱幸詎意今年四五月間大雨連綿經旬不止惟時臣巡歷虔南告災者踵至然虔地頗高水勢易涸雖有損傷未爲大害迨臣由虔還省泛舟過萬安泰和廬吉等邑則見夾岸老幼所至嗷嗷以災告者日數千百臣引睇四顧巨浸滔天城郭居

玉城奏疏

八

廬盡遭淹沒濱江男婦逃避不及者皆連屋漂流化爲魚鼈僵屍相枕以數千計悲號哭泣之聲徹于四境比至峽江豐城南新間則一望瀾漫無復涯涘登高極目禾稼絕蹤臣周覽至此不覺愴然心裂然猶謂目所經歷者固然他未必爾及還省牌行各官細勘大都各鄉圩岸與臣所目覲者無異蓋各邑田廬萬頃惟恃一縷圩堤蟻穴稍傾潰裂四出亦其勢然也且嗣後水勢滙乘經月不消早禾既已入浸盡腐晚禾又已過期難栽洵洵人情以爲數年以來無如

今歲被災之烈爲照江西土瘠民貧賦繁役重全恃
豐稔相仍庶幾室家相保今自十四年以來災居

半如羸病之夫元氣屢耗復遭重疾其何以支若不
急爲撫恤彼貧苦無聊之民不淪爲溝瘠則聚爲萑
苻殆不知其所終也顧撫恤之術大都不過改折蠲
賑數端蓋漕糧改折被災重者舊例每石五錢正副
腳耗等費在內所省頗多且毫無損于國家之正額
而大有益于垂罄之飢黎所謂上下兩利之術無踰
于此查萬歷二十三年水災各郡漕糧悉蒙皇恩

玉城奏疏

九

改折今之水災更甚于昔若不照例改折則數千萬
石之本何能取辦于沮洳之荒區臣以爲改折之典
乃江省之所囑囑而望仁者今日被災之第一義也
合無俯念災民除新淦等縣災輕者免議外將南昌
新建豐城進賢清江峽江吉水泰和萬安廬陵十縣
二十五年分漕糧照例全准改折每石折銀五錢底
國不虧而民川省上無費而下自充不越乎一改議
間而三郡淪胥之民受皇上之洪賜無窮矣又查改
折之外舊例蠲賑修圩等議皆歷蒙聖恩并及至于

抵補蠲免及散賑修圩等費皆蒙于解部贓罰事例
稅課等銀扣留運用目今倭虜交訐饋餉告訕宮殿
繼燬土木繁興此乾坤何等時臣等方日夜拊髀恨
無以佐國家之急于萬一忍復言扣留國課以仰貽
度支不給之憂哉顧念今日國家之費固非常之費
而今日西江之災亦非常之災軍興造作之務固皇
上之務而西江百萬之民亦皇上之民矧今時值艱
難災變繼作所賴以維持國脉全恃此未離之民心
西江爲南甸重地腹心要區苟能爲皇上固此一方

玉城奏疏

十

之人心即稍損公帑之百一而所全者多似又不在
區區盈縮間論者查得該省抵蠲散賑及修圩等費
非數萬金不可今帑藏空虛別無措處惟是戶工二
部事例銀五千兩稅契銀一千兩富戶銀一千兩撫
按二十五年初限贓罰銀六千五百兩司道本年分
贓罰銀一千兩贛州府橋稅銀一萬兩通共銀二萬
四千五百兩皆屬解部之數倘蒙皇上于國計人心
之間權其緩急捐前項銀數以惠此待哺之民則億
萬姓之感恩驪呼有若更生同心以戴皇上不啻天

地父母所費者尺寸所維持鞏固者無窮此謂似損之而實益利于民而亦未始不利于國者也再照江省今歲之災在在而是祇以分數不多例難盡報若南北二糧一時並徵本色勢必難完目今南中紅腐相因所少非粟合無請照新題二十五年事例將二十四年各府未徵未解南糧并請改折每石五錢其副米及船驢腳價等項俱行免派如南新二縣原行改折者亦暫照例減至五錢庶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此又皇上浩蕩之恩而非臣所敢必者也伏乞勅

玉城奏疏

十一

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速爲題覆將南昌等重災十縣二十五年漕糧全准改折每石折銀五錢應免存留錢糧照例蠲免所免之數准將前項扣存銀兩如數抵補稍有贏餘卽爲賑濟修圩之費其餘各府二十四年未徵未解南米一體改折施行生靈幸甚臣等幸甚惟復別有定奪緣係遵例勘報地方重大水災懇乞天恩亟賜優恤以全生命事理未敢擅便爲此今將司道隔別委官查勘過南昌新建等縣災傷田畝該臣重覆查覈無異定擬的確分數

見在理合開坐具本差承差寧元昌親齎謹題請旨
差瑞播虐乞誅首禍疏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差瑞條議播虐無窮懇乞聖明亟賜停遣仍乞大奮乾剛誅首禍以懲瀆奏以安生靈事邇者礦店煩興權議繼起中使狼戾棍黨橫行西北江浙之間不勝其擾惟是閩都根本之區稍安枕臣竊爲此一方私慶不意無賴武弁鄭一麒馬承恩韓文盛等有儀真獻店設權之請嗣京口免遣而儀真縣等處之稅如故已經科臣連疏

玉城奏疏

十二

抗論未蒙俞允臣方欲具疏復論忽接邸報見供用庫左副使暨祿一本爲欽遵簡命條議復舊稅靖弊端等事內開沿江各府州縣內外河道有裝販私鹽貨料等項竝容其統屬覺察夫自古設權止於江湖要津竝未連及於各府州縣亦止商賈裝載竝無土商上著各色原奏官馬承恩借一儀真而牽連沿江上下要津借一商稅而巧立土商上著各色其設計造謀蔓延四及已罪不容誅乃暨祿又從而推廣之承恩曰沿江上下而祿又益之曰各府州縣承恩曰

要津通衢而祿又益之曰內外河道夫江南諸府縣雖深山窮谷何處無河何處無水道雖窮鄉僻壤亦何處無土著何處無交易今不論內外盡欲責令官兵搜括隱稅此說一行將舉國都之府縣舉各府縣之河埠細及米鹽雞豕粗及柴炭蔬果之類一買一賣無物不稅無處不稅無人不稅自是縣無寧村村無寧家內外騷動貧富並擾流毒播虐寧有紀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暴也豈祿又曰名不正則事不當欲將韓文盛等給與冠帶委官名色庶免勢豪復

正城奏疏

十三

掇假官之玷頃者畿輔之間假官私委已不勝擾然曰假官人猶得持其短長彼猶隱然懔懼惟恐一朝敗露譬之鬼魅魍魎晝伏夜出肆害尚小今既欽給冠帶彼將顯然以命官自居恣睢縱肆何所不至即使嚙人白晝掠貨通衢如狼如虎如盜如寇誰阻之者且中官藉此輩爲爪牙此輩又藉各土棍爲羽翼凡寸室之村三家之屋有土著即有土棍有土棍即有藉土商名色以吞噬鄉曲者是獺獍連袂而戎莽接踵也民尚得安枕而卧哉聖旨謂不忍加派小民

臣謂加派雖云害民然派有定額徵有定制不如制者上司猶得以三尺議其後此則橫心所逞更無限制橫口所噬更無忌憚告之府縣府縣不敢理告之撫按撫按不敢問告之陛下陛下又以爲阻撓而反罪之民怨結胸袞泣徧野如是而人心不離天下不亂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此其事非加派而害更甚於加派皇上不忍之彼而獨忍之此是知挺之殺人而不知刃之殺人也皇上之意以爲徵商稅乃所以蘇小民不知奏內土著土商正所謂小民民與商

正城奏疏

十四

其實無兩諱言於民故駕言於土商此羣小之巧計奈之何其不察也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所不足者非財此數萬之稅歛之百姓不啻腴骨髓聚之內府不足當毫毛爲毫毛無益之積而貽百姓以流離困苦之憂已非聖明所宜忍而況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羣棍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名則朝廷蒙其垢實則羣小享其益陛下何苦身自歛怨而予奸黨以劫奪之藉爲也抑臣尤有慮焉皇上仁聖恭儉而此輩妄意測度百計逢迎始以採鑄投一中而皇店

之議遂起繼以店稅投再中而湖口之議又起今且復及于儀真又藉儀真而牽入于沿江內外河道矣小人之策愈造愈工愈流愈傳長此不已不至率土被毒海內蒙殃不止者人窮則亂恐斬竿揭木之變不旋踵起也伏乞皇上燭羣小之奸謀軫無窮之憂禍輒目前之小利思將來之隱憂收回成命亟停暨祿之遣仍將首事鄭一麟馬承恩韓文盛林廷桂等付之法曹斬首藁街以爲將來欺君奏瀆者之戒庶大聖人之作爲高出尋常萬萬將狐鼠驚竄奸謀示

玉城奏疏

十五

戢小民安枕而宗社稷庶幾無虞矣緣係差瑣條議播虐無窮懇乞聖明亟賜停遣仍乞大奮乾剛誅首禍以懲瀆奏以安生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浙江鹽政第一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浙課甚微不堪侵奪邊儲最重歲額難虧乞燭羣姦欺誑亟行罷遣以裕邊計以保宗社事臣聞九邊者京師之藩籬儲餉者九邊之命脈故必九邊固而後京師安尤必儲餉足而後九邊固鹽法者所恃以餉九邊固籓籬以擁

衛京師者也故祖宗朝視鹽法爲特重有違制阻撓者雖懿親勲戚必罪無赦非徒重鹽法也重鹽法所以重邊防重京師重宗社也臣見近時羣小如田應璧吳應其等欺君妄奏致兩淮蒲解之間鹽法大壞方不勝扼腕猶幸而兩浙晏然無事乃近接邸報見忠義右衛百戶高時夏一本爲遵照見行事理疏通鹽法裕國便商事奉聖旨這奏內浙福等處鹽場累年積蓄鹽堆及壅塞引目疏通變價每年約有銀叁十萬兩有裨國用准著浙江督理稅務內官劉成福

玉城奏疏

十六

建督理礦稅內官高宋不妨原務各帶管彼處督率原奏官商土民前去會同各該撫按等官查理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欽此臣一見之不勝駭愕以爲棍徒敢于無端欺誑一至于此臣請得而明折之據奏謂浙福餘鹽堆積歲可得銀叁十萬夫福建鹽利臣不能知請言兩浙浙課歲額解京銀一十四萬給邊商銀約九萬七千總計共二十三萬七千兩之數然此二十三萬七千者不盡出于鹽也內沿海沙地之稅及竈戶丁口之稅諸項總計凡十四萬有奇其

爲鹽引紙價者大約不過九萬而已夫以額課尚不過九萬而謂有餘鹽乃可獲一二十萬之多乎其爲欺誑不辨而明矣然使此課銀九萬者歲歲無缺猶可支給然而不能也兩浙行鹽共五十萬引行鹽之地僅十六府一州內杭州嘉興湖州松江紹興寧波台溫等八府皆近海出鹽之地彼小民近取諸海即可以供食肯捐囊金以買鹽乎雖刀鋸日加鞭扑日用欲官鹽之如數買銷此萬萬不能則所恃以完此九萬之課者僅金衢等七八府彈丸之地而已夫行

玉城奏疏

十七

鹽之地既狹則買鹽之人自少以故引目壅滯而課銀往往短少解京不敷不得已而那借給邊商之銀以湊解致使邊商坐守四年尚未領價是見在課銀尚苦不給日廩廩有掣襟露肘之虞而謂此外復可得餘鹽銀一二十萬乎其爲欺誑又不辨而明矣大抵行鹽止有此地方食鹽止有此人數縱使餘鹽果如山積而足食之外皆無所用亦必不能于額課之外而復行餘鹽而況邇歲陰雨連綿竈戶煎辦不前商人坐場守支有年餘不得鹽者今諸姦乃云餘鹽

如山堆谷積眞青天白日之下爲鬼魅之談也思此輩之意不過欲得皇上一俞旨輒分布諸場占據鹽利私賣私販任其縱肆各飽私囊不知此輩之計一行則額引盡行停開引課盡行虧缺彼商人捐膏血以輸之九邊不遠萬里而來乃竟不得分毫鹽利而歸有挾資掉臂而去耳誰肯復輸芻粟于邊哉夫邊無芻粟軍士奚食陛下試一思之彼百萬貔貅能枵腹而待斃乎恐九邊之變不旋踵而起而藩籬既壞腹心并危禍且移之內地矣即使內府金寶山積能晏然而坐享之哉此輩赤貧棍徒何所顧惜陛下爲宗社萬世慮奈何以祖宗邊防大計而坐壞于一二宵小之手也伏惟垂神三思加意邊儲將臣疏勅下戶部查議亟停高時夏等之遣庶鹽法不壞而饋餉充藩蔽無虞而內地固矣商民幸甚社稷幸甚緣係浙課甚微不堪侵奪邊儲最重歲額難虧乞燭羣姦欺誑亟行罷遣以裕邊計以保宗社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禮齋捧謹題請旨

玉城奏疏

十八

第二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浙鹽餘積毫無妄
奏大違祖制乞勅會勘以明虛實以杜姦謀如欺徵
臣甘罪事頃該忠義右衛百戶高時夏奏開浙福餘
鹽山積變價歲可得三十萬臣聞報驚惶業已十一
月初九日具疏專差承差齎奏其時未見原奏官條
議尚未及詳斥其姦方在候旨未下間復見高時夏
又有條陳末議清理鹽法之奏奉聖旨這奏內合行
事宜著浙江督稅內官劉成福建督理礦稅內官高
案督率原奏官商土民各分所管地方會司撫按等

玉城奏疏

十九

官酌議而行欽此夫不曰依議而曰酌議在聖明已
洞知棍徒虛誑其言決不可行故令撫按等官共酌
之耳臣當靜聽會議何敢復贅顧事關職守有不容
默然已者據時夏條議疏中狂悖無狀不可縷數姑
摘其姦欺之大者爲皇上陳之臣查得大明律內開
一款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鹽貨並入官若知
情故縱者同罪今時夏條議謂欲沿途盤詰凡興販
無引私鹽者較其鹽數若干量酌小稅給票放行是
私販者不杖不徒不沒官明知之而故縱之使私鹽

公行官鹽將盡廢也有是理乎又查得大明律內一
款凡將有引官鹽不于所該行鹽地面發賣轉于別
境犯界貨賣者杖一百其鹽入官今時夏條議謂有
越境販賣者照前私鹽例給票收稅是越境者亦不
杖不入官反明給官票令之肆行使額引盡停而國
課盡缺也又有是理乎夫大明律乃高皇帝規定其
神謨睿慮高出千古後世人臣誰敢毫髮更易而況
鹽課一節尤邊儲國計所關故律令垂法獨詳今時
夏欲縱私販縱越境是不知有大明律不知有皇上

玉城奏疏

二十

之法又不知有高皇帝舊制矣又據條議內欲將各
場推積等鹽招商變賣夫兩浙出鹽之地原少故額
課不及兩淮四分之一加以邇時水旱不時鹽戶逃
竄海波衝決鹽地傾頽鹽之所出日少故在窮窶則
鹽未煎而先那商價以糊口在各商則引預告而待
竈鹽以應掣東移西湊額鹽尚苦不足又何從得餘
鹽所有者不過商人價買之鹽貯于各倉或貧窶煎
熬之鹽候給與官商者耳時夏輩豈不明知而敢爲
此無影之奏無非欲僥倖明旨之一降即分布諸姦

下場強霸或指官商已買之鹽爲餘鹽或指貧竈待買之鹽爲餘鹽廣招私販賣價累分各饜其腹耳此計一行則舉官商間關萬里之費盡爲若輩所攘勢必裹足遠去莫肯輸芻粟于邊而邊兵擾攘之禍立見舉貧竈勤苦度日之需盡扼喉而奪之食而濱海數萬之衆無所控告勢必嘯聚跳梁而東南之事有不忍言者矣談及至此識者寒心皇上聰明神聖試一靜思利害自見而猶銳意於搜括者無非覽時夏所繪之圖見有餘鹽山積且其上有樹株茂密信以

玉城奏疏

二

爲鹽果如此之多臣則謂餘鹽絕無與時夏之奏天淵懸隔臣即剖心見膽必不能仰動天聽明矣欲遂緘舌但時夏奏稱浙福餘鹽可變價三十萬而明旨維嚴方欲查理解進臣查浙課除地稅丁稅之外僅僅九萬而餘鹽之數視正額不啻加倍即使化土爲金萬萬無充解之理日夜思之欲加派于商則商人重困必遠竄而不來欲加徵于竈則空骨無髓縱敲取其何益欲減解部之數則濟邊正課毫忽難虧欲扣給商之銀則四載守支萬難再尅欲聽羣姦之橫

肆則鹽法大壞而國課邊儲悉舉而入無賴之囊轉展圖維措處無策極鳴哀籲天遠聰遙臣之計于是乎窮矣獨計時夏既云餘鹽山堆谷積此則有目者之所共見必不可以囊袖藏者陛下縱不信乞即勅原奏官民指引山堆之鹽在于何縣何場所謂鹽堆之上樹株茂密合抱森森者在于何處著令撫院等官同臣及督稅內官勘驗果如原奏官所云則欺君之罪在臣臣甘伏斧鉞之誅如其果虛乞念邊防大計祖宗二百餘年相守成規亟停搜括則鹽課不虧

玉城奏疏

二

而儲餉以足詎獨微臣及商民之幸實宗社無疆之休也緣係浙鹽餘積毫無妄奏大違祖廟乞勅會勘以明虛實以杜姦謀如欺微臣甘罪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成慶齎捧謹題請旨 奉聖旨原奏官民高時夏等具奏浙福二省餘鹽山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兩已有勅旨著內官劉成高案會同各該撫按等官酌議解進這本說浙江餘鹽絕無果否虛實還著內外官員公同查議明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該衙門知道

第三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浙鹽餘積毫無妄奏大違祖制乞勅會勘以明虛實以杜奸謀如欺蔽臣甘罪事據浙江布政使趙欽湯按察使李維楨會呈萬歷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蒙臣奉都察院劄符該臣題前事等因奉聖旨原奏官民高時夏等具奏浙福二省餘鹽山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兩已有勅旨著內官劉成高案會同各該撫按等官酌議解進這本說浙江餘鹽絕無果否虛實還著內外官員

玉城奏疏

二二

公同查議明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移咨轉行兩浙巡鹽御史會同巡撫并內官劉成遵照明旨內事理查議明白定限三月內回奏施行到院奉此案行二司從公會查要見兩浙額鹽若干歷年是否足額額外是否有餘餘鹽有無山積近議行銳毀舊引有無窒礙等因蒙此已經備行鹽法道并兩浙運司查議去後隨據運使蘇養蒙呈稱兩浙四所每年額派引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內除温州所引目二萬一千五百八引隨到隨

掣不開外今查杭嘉紹三所年額派引四十二萬三千二百六十一引自萬歷十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春季止通計九年零一季共該掣銷引鹽三百九十一萬五千六十四引今查歷年以來通其掣過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七十九引較之年額實欠掣六十八萬九千八十五引仍有額外預告未掣者共八季實計缺鹽通共九十九萬一千五百五十七引設使竈有餘鹽何不給賣于商而停引不掣商有鹽收又何不照引買運而困守數年餘鹽之無不待查勘而

玉城奏疏

二四

自明知有各場官攢印結歷歷可據再照引以行鹽鹽以銷引鹽既不足致額引之欠銷又欲廢引兼行將引目之益壅引既壅積致額課之難完又欲課外加增將額供之益缺九邊從此枵腹商竈從此離散等因又准鹽法道右叅議林汝詔咨稱覆查無異合行咨煩覆議轉詳并開杭嘉紹三所掣銷引數等因到司會議相同呈詳到臣等猶恐不的復親往許村等場逐一踏勘但見窮竈釜空灰冷極目蕭條毋論山堆谷積即稍有煎熬之鹽皆預那商價糊口鹽

未出鍋而商人已守而索之矣正謂二月賣絲五成
糶穀言之殊可酸鼻勘後臣復會同提督軍務巡撫
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巡按浙江監
察御史李內官監右監丞劉反覆叅酌查看得原奏
官民所稱餘鹽者乃額外多餘之鹽也今查浙課四
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年年銷不及額積之九
年共缺鹽九十九萬一千五百五十七引是額內方
苦不足額外何得有餘果有餘彼貧竈何不變賣救
饑而甘心枵腹以待斃商人何不買收營利而甘心

玉城奏疏

二五

困守至數年餘鹽之無誠不待勘而可決者況臣等
親臨踏勘絕無影響是不徒以理斷之臆決之而又
以目覩之者也鹽既無餘課難加額欲遂丐天恩停
免但內官以爲明旨森嚴何敢以空文覆奏必欲多
方設處以稱上心乃按查運司積有遠年廢引計數
一十五萬有奇謂可變價解進臣以爲引特一空紙
耳有引無鹽即引如山積將安用之況廢引數多一
時并行則額引盡壅邊餉何供內臣必不肯已臣仰
體聖意雖明知事體窒礙不敢不委曲允從乃聽內

臣徧按各場得見煎額鹽約可變課一萬五千餘兩
將前廢引扣數給商完課解進外而內臣又執稱各
省運司如河東兩淮之類皆有歲解額課欲比例措
辦臣等以爲浙鹽原與他處不同他處之鹽或以風
吹日晒而成不甚費人力浙鹽全賴煎熬人力百倍
欲加額課商竈奚堪似難比例內臣堅執不從臣勢
不能強反覆計籌求所以措處之策不過曰裁省與
加派二者而已查得臣衙門諸役例有工食及出巡
一切公費皆勢之必不可無者顧臣爲鹽官若不躬

玉城奏疏

二六

自節省而徒加派于商竈何以服輿人之心臣將前
項逐一裁減約可得千餘金再查濱海新懇地畝或
地腴而稅輕或已熟而未稅量行加派及天賜場新
增鹽課并鹽牙稅銀共前四項約六千兩此外將前
扣餘廢引那借額鹽行賣足課一萬兩廢引既完即
于各商照引加稅各竈照戶加煎湊足前數共稅額
一萬六千兩臣措處至此自謂彈竭心慮計盡而無
復之矣乃內臣復堅欲加課一萬兩添額二萬六千
兩原內臣之意不過欲效勞皇上爲國課求增第增

課愈多則加派愈重在商竈損此一萬不啻去骨中之脂髓在內府增此一萬何足益滄海之分毫况鹽務關係邊餉最爲重大區區兩浙煎鹽止有此數增一萬國課必減一萬邊儲積之數年當缺一年之餉異日者九邊年例不敷戶部復有內帑之請未免更煩聖慮則又不若及今裁酌而留不盡于邊儲之爲得也伏惟皇上垂神三思如果念邊計甚重商竈難勘得停撥括上也倘以爲國課必不可已容臣歲辦額課銀一萬六千兩准以本年三月初六日勅書到

玉城奏疏

二七

日爲始按季徵解以濟大工俟工完即止則兩浙商竈雖不能盡徵停免之恩猶所謂寬一分得受一分之賜倘俞內臣所奏必欲歲額二萬六千兩臣藐爾犬馬誠不敢違天恐自此而商竈愈困邊計愈虧其害將有不可言者矣惟聖明裁奪再照皇上頒勅內臣既諭以安靜行事又戒以濫用匪人臣等莊誦至此相與感歎以爲聖明長慮却顧真所謂超出尋常萬萬臣等奉旨會議敢不兢兢祇承已與內臣公同面諭前項歲解額課容臣委運司官管理徵完按季

如數交內臣解進至于隨從員役遵照明旨止留原奏二三名應用其餘盡行逐回如此則事權歸一而彼此無紛擾之慮委用不濫而地方獲寧靜之休此又臣等仰體聖意而內臣亦同心而樂從者也併乞賜俞旨勅下戶部行臣等以便遵守臣及商竈無任籲鳴祈懇之至緣係浙鹽餘積毫無妄奏大違祖制乞勅會勘以明虛實以杜姦謀如欺徼臣甘罪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朱雲禱捧謹題請旨

第四疏

玉城奏疏

二八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會議明旨未頒商竈離散可慮乞查近奏速賜允行以安人心以充國課邊儲事近因忠義右衛百戶高時夏奏稱浙福餘鹽山積歲可變價得三十萬臣具疏再籲奉旨原奏官民高時夏等具奏浙福二省餘鹽山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兩已有勅旨著內官劉成高宋會同各該撫按等官酌議解進這本說浙江餘鹽絕無果否虛實還著內外官公同查議明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會同撫臣劉按臣李內臣

劉公同將歷年掣鹽引目查算及親詣各場踏勘餘
鹽委係絕無但明旨嚴森不敢以空文覆奏臣曲從
內臣之議將運司銳廢引目變價一萬五千餘兩先
行解進外復因歲課無辦議加派裁省諸項以湊額
供之數在臣則議歲額一萬六千兩內臣則議歲額
三萬六千兩撫按二臣則酌乎二者之間議額二萬
兩已于四月十五日公同會彙具題迄今未蒙裁定
續接邸報見內臣于本年二月間有條陳一疏至五
月十三日奉聖旨是奏內應行事宜遵照前旨會議

玉城奏疏

二十九

而行毋虧原奏銀兩額數亦不可困累地方原奏官
高時夏領勅已經四月如何尚未齎到亦便嚴查上
緊奏來定奪不許容縱該部院知道欽此夫皇上于
臣等會疏則遲遲未允而于內臣條陳之疏則有毋
虧原奏額數之旨意者以原奏兩浙該課十五萬而
臣等所議乃若是之少或以臣等之勘議未必實而
餘鹽絕無之說未必真耳夫兩浙餘鹽之有無皇上
誠不得而親見若夫浙課解部濟邊歲止一十四萬
載在大明會典其書見在前可取而覽也夫舊課止

一十四萬兩而今新奏餘鹽之數乃至十五萬兩是
餘鹽比正課反加多壹倍有餘矣即使將解部正課
盡解進內府尚缺一萬之數無從措處况部課係九
邊年例急如星火皇上以爲可缺乎不可缺乎可盡
解內府否乎部課十四萬既不可缺而奏額十五萬
又欲足數即粉商竈之骨皇上以爲能足乎不能足
乎且兩淮河東與兩浙同一鹽課也兩淮解部六十
萬解內府者近議一十二萬河東解部解邊共一十
九萬八千解內府者近議不及三萬是在兩淮則舊

玉城奏疏

三十

課十分新進者止十之二耳河東舊課十分新進者
尚不及二分然彼二處鹽臣業已措處無策哀鳴屢
屢矣今兩浙若欲毋虧原奏額數是舊課十分而新
課尚溢十分之外較之兩淮河東加重六倍矣臣非
能神運鬼輸如之何能充額也臣屢誦聖旨皆云毋
虧國課亦不可妨損邊餉今若求足原奏十五萬則
邊餉必至全無不特妨損而已皇上但見原奏額數
而未及細查兩浙舊課之數故有此耳倘一查閱會
典則原奏之欺立見當必以臣等之會議者爲確矣

今兩浙商竈自去年十月間報以來皆紛紛傳言以爲朝廷將加倍派徵不勝驚懼議欲棄業逃散商不買鹽竈不煎鹽者已半載矣近因會議一疏人心稍安倘皇上復欲毋虧原額則商竈驚惶如故將來商必挾貲遠去竈必流離思亂不獨內供無措部課無出而海濱岌岌之勢且在目前矣此等景象皆內臣所親見臣非敢有一豪虛妄以欺天聽也伏乞皇上俯念浙課止一十四萬必難加倍查照兩淮河東事例并細查臣等近日會議之疏參酌聖心速賜批發

玉城奏疏

庶明旨早降一日則地方商竈早安一日臣等亦便于遵行而國課邊儲兩無悞矣緣係會議明旨未頒商竈離散可慮乞查近奏題賜允行以安人心以充國課邊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聞人嶠齋捧謹題請旨

第五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會疏未蒙裁定解銀未見賜收冒死再叩乞速降明旨以定人心以便遵守事臣頃者奉旨會議兩浙鹽課與撫按內臣同

日具疏上奏并先將廢引變價銀一萬五千二百五十兩付內臣隨疏解進迄今待旨三月有餘而會疏未蒙批發銀兩未見查收臣等不勝惶惑臣每見皇上于各處解進銀兩不論多寡俱有收進之旨今此銀也以爲未收則進解已久似萬無未收之理以爲既收則查照往例萬無不頒旨之理臣夙夜疑慮不知前銀竟置何地縱內臣以爲已解進內府而無明旨可憑臣等孰從而信之又查兩淮河東等處凡係鹽課皆荷聖慈軫念邊計並從寬恤有奏必允必建

玉城奏疏

獨兩浙會疏未蒙批發或者以原奏一十五萬而臣等所議太少故聖意難之耶然臣等之議非漫無憑據乃查照兩淮河東事例而稍增損之者也兩淮解部者舊額六十萬近議解內府者一十二萬河東解部濟邊者舊額十九萬有奇近議解內府者不及三萬屈指兩處之數大約舊課十分新課僅二分且有不及二分者浙課解部舊額止一十四萬不惟不及兩淮亦不及河東內臣所議之數正與兩處事例相合臣等以浙鹽煎熬甚難尚欲求聖慈寬減若必照

原奏之額取盈一十五萬是新課比舊額反多一倍有餘較之兩淮等處輕重苦樂天淵懸隔即粉商竈之骨萬萬無完理矣夫天下之商竈皆皇上之赤子天下之鹽課皆皇上之邊儲各處皆蒙寬恤豈其于兩浙而獨欲加倍追征在聖明必不其然而今遲遲未發者或者萬幾煩冗一時省覽未及耳然聖斷一日未發則臣等一日無所遵守地方商竈即一日不得寧息勢必廢業逃竄轉而之四方此其關於國計邊儲非細故也伏望皇上查照兩淮等處事例及將

玉城奏疏

三三

臣等會疏叅酌多寡批允額數下部行臣以便遵守至于內臣已解銀兩有無收進內府明降聖旨俾臣等曉然共知庶渙汗頒而羣疑釋宸斷定而人心安國計邊儲並有賴矣緣係會疏未蒙裁定解銀未見賜收冒死再叩乞速降明旨以定人心以便遵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王承慶齎捧謹題請旨 奉聖旨這進到廢引并見存煎鹽變價銀兩俱交內庫查收原奏官民高時夏等前奏浙福二省餘鹽山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兩有旨浙江銀十

五萬兩著欽差內官劉成會同撫按等官查理解進今覽奏內會同撫按等官查勘各處鹽場并無鹽斤存積虛謬如此其公同酌量濱海地畝新增鹽課牙稅并裁省公費及各竈計戶加煎各商計引加稅歲辦共銀二萬六千兩既經爾等內外官員合議無異准著各該經管有司官員照數徵收每年解送內官劉成處類總夏秋二季解進應用原奏官高時夏誤聽妄奏姑著回衛鹽法關係國課邊餉再不許紛紛更議該部院知道

玉城奏疏

三四

戚曉殺師疏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為戚曉勢惡殺師事據順天府學生員胡起家告詞內稱父生員胡九式在戚曉李誠懿家教書豈伊挾勢欺凌家人白玉助惡束脩十不給一錢順宇等証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因討惡束脩觸惡羣兇將父毆死伊家復令李大李七賺起家到彼逼寫無事文書起家見父尸口鼻流血不允惡即令衆二十餘人將尸內轎抬擁到家撤堂竟去令趙相賄銀五兩可據竊以弟子殺師

法干大紀仇不共天乞究治正法等情到臣臣以事干戚曉生員胡九式未卜果否毆死違難具題批行南城兵馬司指揮趙承基相驗去後隨據本官呈稱相驗得本屍左腮脰青赤傷一處量長二寸二分潤一寸八分胸堂當正偏左青赤傷共一處量長二寸七分潤二寸二分右後脇青赤傷一處量長二寸三分潤一寸九分合面左後脇紅赤傷一處量長一寸九分潤一寸六分餘無他故當場審據胡起家詞稱有先存今故父被不在官皇親李誠懿請作西賓謹

玉城奏疏

三五

定每月束脩銀三兩一向在伊不在官家人白玉處支取無異今年冬季三個月該束脩銀九兩未付于本月初六日父早起親往李誠懿府中討取到本日午時李誠懿不在官家人李七李大特來家內說稱師爺瘋病沉重相公快去等語起家急到李府見衆人攢圍比父氣絕李大李七等將父屍擡上大轎送回家內痛父生死不明將情具告南城等情具呈到臣猶恐不的臣復自詣屍所相驗傷痕并審胡起家口詞與本官相審無異該臣看得胡九式胸膛肋脇

俱有致命重傷則非死于瘋病死于毆打可知矣辰而生入午而死出則其爲李府之人毆死又可知矣但不知起自何因何人主使何人下手耳臣欲行提詞內人犯根究死因以事關戚曉非仰奉明旨未敢擅便欲置之不問又以殺人者死天下之公法若以勢豪執法則命可無抵而三尺空懸則皇上何以示大公于天下也爲此不憚投鼠齒馬之誅據實具奏伏乞勅下法司轉行原毆地方拘提詞內有名犯証及左右隣人與胡起家對質要見胡九式之死起自

玉城奏疏

三六

何因何人主使何人下手一一根究明白依律擬抵庶朝廷無不伸之法匹夫無不雪之冤公道彰明而人心大服矣緣係戚曉勢惡殺師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乞貸言官疏

山東等道監察御史臣葉等爲遠臣風聞建議已蒙量謫更乞出貸以成輔臣之志併亟改畱中以一政體以釋羣疑事近該原任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參論科臣錢夢舉而因疑及元輔之私庇至謂

畱用夢臯及畱大計科道諸臣皆非皇上本意而出元輔之煽弄仰煩聖明特諭內閣詳示以畱用科道諸臣之故且切責元珍以妄言排誣欲看議重懲尋蒙勅諭中外臣工內開寬小臣即所以安大臣姑降元珍一級調極邊方用仁哉聖慈固已包荒如天而元珍得之已逾望外矣職等復有何言顧反覆思之與其量謫小臣以安大臣不若徑從曲貸之更爲安也何也珍之情微可原而夢臯之迹偶可訝也蓋林秉漢勘楚之議不發于楚議未決之先而突出于聖

玉城奏疏

三七

斷久定之後甚屬無謂夢臯論之未爲不可然使此論出于平時亦自言官互相糾舉之常其何說之詞乃是日聽考察則以是早論秉漢當臣子待罪之日汲汲爲抗疏建言之舉在夢臯固自以爲盡職而人言藉藉咸謂其假楚事以逃計網排秉漢以圖自全蓋跡類竊鈇而形同駕禍即甚愛夢臯者亦百口不能爲之諱矣夫夢臯此舉業已不見信于天下乃其受恩寵于皇上則固有獨異者近時科道推陞年例者固多畱用然皆以明旨中格不得已而就列未聞

有特旨畱之者而特畱自夢臯始此其蒙殊恩者一也近時言官建議者多畱中不報即報多遲至旬日獨夢臯參論秉漢隨上隨報而其報也適與計疏之期相值竟得及于寬政機會輻輳如式如幾此其蒙皇上之殊恩者二也近時建議得報報而且速者難之難矣夢臯不惟得報而且有溫旨特褒此其蒙皇上之殊恩者三也此三者皆近來言官所不能得之恩或非有別故以私夢臯但外廷之臣習見諸臣之

玉城奏疏

三八

疏寢閣如彼而夢臯之疏嚮答如此以爲區區小臣何能遽邀聖眷遂見形生疑疑夢臯因疑畱用諸臣至舉聖明獨斷之事盡以爲元輔庇護之私此在諸事體者或多信其不然而輒率如元珍者新從外來信耳輕舉遂不覺逞臆形之章牘矣此亦偶緣風聞而臆度之過也顧過則過矣向使皇上于大小臣工之疏俱一槩嚮答無異夢臯則夢臯之蒙特旨天下亦自以爲常何疑何駭而指摘及元輔哉故元珍此舉亦因邇來疏多畱中政體不一之故言雖過而心

玉城奏疏

三九

則無他者也皇上初議重懲元珍今止量謫所以寬貸之者已逾望外顧以職愚計之自古宏度之君不以語言而罪臣自古雅量之相亦不願君以已故而罪建言之臣今聖諭已頒元輔心事已昭從此可以帖然而無疑慮矣若仍處元珍即曰薄乎云爾恐爲元輔者終不自安與近疏所謂誓不傷言者之一毛尚未免刺戾矣職故以量謫小臣以安大臣不若徑從曲貸之更爲安也至于各衙門諸疏亦乞皇上隨批隨發當與不當俱明示意旨無或異同則政體既

人品宜辨疏

玉城奏疏

四十

山東等道監察御史臣葉永盛等爲人品宜辦公論當存敬陳會推始末仰祈垂定枚卜事項者皇上以閣臣缺員有旨諭令輔臣朱傳于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公同九卿科道官推補員缺隨該楊時喬于十七日約職等畢集于東闕班既定職等隨向楊時喬等索單草一紙共觀內開列于慎行趙世卿劉元震葉向高李廷機楊道賓孫丕楊七員此職等未至之先九卿大臣從公會議並無異同者也傳閱既遍職等

科道官多以爲當獨刑科右給事中曹于汴謂李廷機既挂彈章不宜列名時科臣陳治則邵庶等皆以爲廷機雖經彈論然清正有聲終不當棄職因宣言曰天下豈有全人論人當先大體譬之人身頭面四肢既全大體具矣即有癰疥疤痕特細故耳不害其爲人李廷機清正二字乃舉朝所許即論廷機者亦未嘗不許其清此其人于根本節目之大處毫無虧損正所謂具大體者也縱或拘泥太過於物情有未盡調特小失耳何害其爲正人君子且短廷機者不

過以相自有度彼乏相度終不可作相耳不知相臣之品亦不同矣即以唐事論之杜房姚宋此其識度經濟勝者也固稱名相如楊綰特持清節未聞它建立然一拜相而貴重如郭子儀者頗爲之減勵從徹音樂古今以爲美談則清相亦未嘗無補于世何督過廷機之深使清者而復求多則人皆以清爲無用恐修身砥行者懈矣此其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小也廷機正宜列名時科臣陳治則姚文蔚孟成已道臣何爾健皆反覆辨論與職議同九卿大臣趙世卿等

王城奏疏

四一

亦以爲然惟是言官兩議相持日中未決科臣宋一韓從中調停謂廷機誠賢然既與楊道賓俱有近議宜並除去以俟衆論之定職又謬宣言曰衆言淆亂析諸聖漢倪寬有言惟天子爲能建中和之極今科道官既議有異同所謂衆言淆亂之時也正當並列名以請聖裁豈容除去道臣何爾健亦曰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今推轂廷機者十之八九還以從衆爲當時楊時喬是職等之議因對衆言曰使我去廷機名不列終是不安遂照原草單具疏開別二議請自

聖裁疏上之後果有連疏短廷機者議論益煩夫論廷機者言官職等亦言官也豈敢內相矛盾然天下大事非一人私議短者自短與者自與原兩不相妨況人各有見見各不同即親如父子兄弟亦多不能強合矧同列乎職等所見與論廷機者之所見要以各成其是同一爲朝廷之心非有私也且聖諭云會推素懷忠義者簡用竊謂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清臣忘私者也是謂忠貪臣徇私者也是爲不忠論廷機者業以清許之矣果忠義否乎是其言亦未嘗不與

王城奏疏

四二

職等合且未嘗不與明旨合也夫簡相出自聖裁職等何敢祈皇上之必用廷機但以廷機既負清節又經九卿大臣共推亦宜存之以風世道故當會推之時而昌言若此昨曹于汴等疏云既言于會推之所不敢不告于君父之前故職等亦倣倣其意而并達之宸聰伏惟皇上折衷二議獨出聖斷垂賜點用相臣以息羣紛以重政本天下幸甚宗社幸甚緣係敬陳會推始末蚤定枚卜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稅瑞捏詞縣令被逮疏

浙江等道掌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葉等爲稅璫捏詞無據縣令被逮可原乞恢天度寬宥以一法體以協輿情事職惟人主用法必得其平而後人心服人主聽言必酌以理而後用法平古帝王所以明見萬里而讒說不行忠良無枉者用此道也近者皇上激于稅使梁永之奏而深恨咸寧縣知縣滿朝薦之殺人刼槓赫然震怒遣緹騎繫逮顧雖逮朝薦而又撤回梁永付內監處分者豈非知永之荼毒秦中罪盈惡積而必不可宥哉知永之惡必知朝薦之與永

王城奏疏

四三

爲水火者忠矣知其忠而又逮之何也則以激于梁永殺人刼槓之一語也夫刼殺乃盜賊之行至無賴者之爲朝薦誦讀詩書起家賢科儼然令百里即病狂喪心何至爲盜賊之行況殺人而刼進貢之槓即盜賊不敢爲而謂朝薦爲之萬萬無此理也皇上之聰明神聖豈不辨此不過以朝薦雖不殺人刼槓而遣差追捕繫由彼作耳不知朝薦之遣差乃追捕照提犯人楊達官等非追捕進貢差役也進貢差人由東門大路出楊達官等由北門小路出原不同途是

捕役之所遇者乃照提之犯人亦非進貢之差役也及兩相遇而犯人魏二拒捕重傷公差王大賓因懼禍自刎是魏二之殺乃自殺之亦非捕役殺之也夫以拒捕殺人之賊情急自殺是以一命抵一命即追捕各差已屬無罪況朝薦身在百里之外事起倉卒毫不相干者乎今永乃以逃走之罪人指爲貢役何異指鹿而爲馬以自殺之魏二指爲朝薦之殺人又爲移甲而禍乙矣至于刼槓之誣尤不待辨據撫按疏內永所解馬八匹槓七擡出于陝入于河南一一

王城奏疏

四四

可查則槓與馬原無失也以未失之槓而指爲刼槓不惟欲下禍朝薦且欲假此以自匿進貢之方物上欺皇上矣職以爲永可誅也夫永及樂綱毒謀按臣供招于吳得水等之口者一一可據而滿朝薦之殺人刼槓無此理又無此事絕不可據皇上視內外大小之臣皆一體既不肯以可據者而輕罪內臣武弁况肯以不可據者而輕罪縣令乎而顧繫逮朝薦者不過偶觸于一時之忿耳然外間妄測遂以爲眞欲罪朝薦疑于重內臣而輕外臣又疑于重武弁而輕

縣令似乎用法之間稍稍未得其平者今朝薦至矣轉雷霆爲雨露以釋外間之疑此其時矣倘蒙亟下明詔赦朝薦仍還其故秩以爲小臣執法除奸者勸此職等至願也萬一以爲既已繫逮不可徒釋則視其職而免其打問仍治永與樂網殃民禍國謀毒按臣之罪庶宮中府中視爲一體法無偏私意無低昂而天下仰大聖人作爲高出尋常萬萬矣職等無任激切籲鳴之至緣係稅瑄捏詞無據縣令被逮可原乞恢天度寬宥以一法體以協輿情事理未敢擅便

玉城奏疏

四五

謹題請旨

巨豪蔑法疏

欽差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巨富豪奸蔑法作弊病商蠹國大壞鹽政事臣惟餉邊足國莫大乎鹽利然利之大者弊亦大而所稱弊之大者類非猥瑣尋常之人所能爲也必其才力氣焰雄蓋閭左可以通神可以使鬼可以衙官有司而威制齊民然後縱橫任意公然政行其恣睢之心而莫之逆則今長蘆豪商胡時順是矣胡時順者雖冒名武弁

實曾經再遭款名刑書者也臣初不知其人偶緣通州同知萬智建議欲將昌平等處引鹽盡歸通州轉運庶足清影射而足額供其言似正而其文移呈請之間不無悖謬若汲汲于欲行其私者臣甚怪之以後細訪始知本官此舉非爲衆商止爲一胡時順蓋從來衆商皆不無小小奸弊然皆畏鹽官發憤而稍啖之惟是胡時順者挾貲二十餘萬父子濟惡所謂財力氣焰雄蓋閭左能通神使鬼者也彼固目無上官而何有於一州同萬州同愚而聞于勢見其豪

玉城奏疏

四六

橫桀傲僅篋絕供意殊銜之故偶值清查牙稅遂建前議蓋欲以此持時順短長其意誠私而其議則公其于法體誠闇而于發奸清弊則有裨者也臣初不知其故而怒本官及廉知之則移其怒本官者怒時順矣正怒間有已故于鎮之妻張氏者以主使毆命告時順臣立遣數差攝之而此數差者止望門投票不敢出氣僅得其一家人奴而歸臣益信時順勢焰之大而前所訪聞果爲不謬因思人命未委虛實而鹽法係臣專職安可置而不問于是宵夜單騎徑抵通

灣取時順所堆鹽秤之內又字號鹽每包重至九百六十斤計上下兩店共九百八十六包業已賣盡尚存十二包又紅頂號鹽二百五十二包除賣過尚存一百包每包秤重八百斤以上引鹽俱未報州亦未報戶部北城皆胡時順令家人胡慶等私自貨賣舖戶李文炳彭子登脚役張龍戴懌可審嗟嗟鹽法至嚴即每包重至數斤皆有罪無肯何物大豪每包敢夾帶三百餘斤公然裝之天津堆之通灣而運司及巡鹽等官皆無一敢問者已可駭甚矣且也視公家

玉城奏疏

四七

之鹽如私已之物自貨自賣全不報官掛號蓋以不報官不掛號不但可匿牙稅而水程仍可影射復販往來循還寧有紀極真彌天大弊也然此猶據臣所見獲者而言查運司底冊時順自萬歷三十年以至三十三年玩字等號水程計二千六百餘引至今竝未掛號此皆爾水程影射私販之數又不知若干萬矣臣又查商綱冊內胡時順一人捏造名稱夥計者共四十餘人大抵通州及昌平等七處計七萬餘引本犯占據過半今以一包而夾帶三百餘斤是以

二引夾帶三引之鹽此外又藏匿水程往來影射屈指而算每歲夾帶及影射之數豈止數萬引而已又何怪乎引目之半墜牙稅之大虧也如此神奸真字內希有矣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客商收買餘鹽至三千斤以上者照例發遣時順自報中以來作弊不知若干年其為三千斤者不知幾千萬倍若舍之不問所謂縱豺狼而問狐狸亦安用持斧者為也臣鹽官也商人乃臣專轄操縱在手原無庸以是瑣瑣者責天聽惟是本犯係巨富大豪自以為三尺所不能加

玉城奏疏

四八

且盤據根深卒難遽拔臣故除一行拏究處外復具疏奏聞蓋一欲仰仗天威使臣得專意行法一欲繼臣者據此疏為定案得永絕其蔓而斷其根至于陰謀反噬固兇人之性所必至然而臣一念朴忠惟知奉法除奸他固不遑恤矣惟聖明垂鑒焉緣係巨富豪奸蔑法作弊病商蠹國大壞鹽政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賞奸非法乞退匪贓疏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為賞奸非法餘

孽當懲乞盡沒惡瑯餘貲并批發撫臣原疏以追贓
贓以正法紀事竊惟今天下稅使之害在在而是而
惟陳增爲最甚頃者增惡貫盈幸巡陛下之討而竟
不能逃天之誅其餘孽蕭昇陳進才輩皇急震恐將
所存房屋等項開列奏聞陛下不盡追其贓而且以
所餘衣物并南城房屋點賜增弟姪陳進才等臣謂
增之惡極矣描弄撥置皆其名下蕭昇及子姪輩爲
之即亟置重辟猶以爲晚奈何復從優恤即欲具疏
參奏猶以爲陛下未悉增貪未知蕭昇陳進才等撥

玉城奏疏

四九

置侵匿之狀而第以爲增聚斂有功不欲苛處爲將
來者勸耳無何而御史王業宏以形跡可疑奏矣巡
撫李三才又臚列多贓至不可殫數以各犯侵匿情
狀奏矣此猶外廷之論或不足動聖聽乃東廠則陛
下內廷之臣非如外廷諸臣與陳增相水火者等也
據奏調蕭昇陳進才等撥置陳增不啻斬關之盜賞
之甚屬不宜欲將見在衣物變價賑貧此誠天下至
公之論內外臣工所共稱者臣以爲陛下當從如轉
圜乃不從其請而于所存衣物及有點房屋仍許給

贖至于撫臣李三才之疏迄今未發此或聖母萬壽
未及省覽之故顧同一疏也同一時也東廠請止賞
則仍給賞撫臣請搜贓則未蒙勅搜似若亟于賞奸
而緩于發奸者嗟嗟知奸而不殛不如不知今增之
貪惡內外臣工言之陛下已知之乃不惟不殛而且
行賞焉竊恐此風一播天下之稅使聞之皆以爲貪
如陳增贓私敗露如陳增子弟之縱橫如陳增陛下
猶然加賞而且任其匿百萬之贓而不究貪之有利
如此復何所憚而不爲將舉日畏陛下知覺之心悉

玉城奏疏

五十

化而爲無所忌憚之心公行劫奪不復掩覆天下之
禍寧有極哉是陛下此舉明勸羣盜以斬關而欲使
天下稅使盡爲羣盜也非所以爲社稷生靈計也嗟
夫增之惡極矣播惡六年流毒數省所得不知幾百
萬而京師徐州及其原籍乃增之三大窟今徐州京
師略已搜括恐猶未盡若原籍則全然未搜也試觀
郭良輩特一爪牙耳娼家萬餘之贓至掘地丈餘而
得之由斯以觀陳守綱陳進才等所得贓私其埋藏
之巧頗寄之多又不知當何如矣今國用正匱饑黎

載道倘片肯搜索巨贓立得上可以裕國家之用下
可以賑億萬之命詎不大快奈何坐棄不取而徒以
飽豺狼之腹爲也伏望陛下深思惡不可縱賞不可
濫巨贓不可輕棄將點賞陳進才等南城房屋與所
餘衣物等項容臣等一體會估盡數沒官仍急批發
撫臣李三才原疏務盡法根究陳所學陳所綱陳進
才蕭昇等要見載回京師者藏匿幾何載回原籍者
頃積幾何一一追沒入官爲大工及賑濟之費庶幾
一除孽而凡爲餘孽者懼懲一陳增而凡爲陳增者

玉城奏疏

五一

警將瑞棍飲跡而天下生靈之困庶幾其少蘇矣臣
無任悚息待命之至緣係賞奸非法餘孽當懲乞盡
沒惡瑞餘賞并批發撫臣原疏以追匪贓以正法紀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乞貸言官以安大臣疏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大臣已蒙優禮小
臣似應包荒懇乞寬貸言官以安大臣以重言路事
臣等聞大臣者天子之股肱股肱所以資輔弼故禮
遇宜隆言官者天子之耳目耳目所以資視聽故愛

護宜周古稱敬大臣而必繼之曰體羣臣蓋言臣無
大小總之朝廷之一體用以共襄政理所當同仁一
視不宜偏廢觴重于其間也近者元輔沈一貫及次
輔沈鯉相繼乞歸皇上始若難之一旦溫綸下沛並
聽之歸且賜之郵傳錫以鑄幣不獨成其志而又恤
其私不獨暴其衷而又隆其禮天下聞之皆榮二臣
之遭而頌聖明始終恩遇之厚臣等已感激無涯矣
乃南京吏部給事中陳嘉訓及御史孫居相二臣並
以指摘元輔忽奉旨切責于居相則罰俸一年猶爲

玉城奏疏

五二

薄貸于嘉訓則降級調外似所獨嚴臣等不勝驚駭
以爲陽春之候何忽有此雷霆夫二臣之論元輔聖
明自有定鑒天下自有公論臣等無容置喙惟是言
官以言爲職無論其言之當與不當人主自當優容
即如天子至尊貴也而在狂慝之臣猶時有所觸忤明
主亦不以觸忤罪之何者重言路也在天子且然則
輔臣可知矣况皇上既聽元輔之去以明昭雪元輔
業已自快又爲彼而處一言官不惟舉朝共訝即元
輔亦必有惻然不自安者似亦非所以體大臣之心

也臣頃者恭誦覃恩一詔即數十年來得過諸臣皇上猶有賜環之許豈其以見在之言官而反忍摧折之故臣謂有一嘉訓則輔臣諫臣各得其所譬之一堂之上融融洩洩渾然太和若處一嘉訓則大臣誠重而言路日輕將恐臺省之臣從此以言爲戒雖遇當言亦且退避畏縮而不敢言即皇上亦奚賴焉伏乞聖明垂神三思大恢天度將陳嘉訓俯賜優容免其降調此豈獨爲一嘉訓乃所以重言路開諫諍亦所以曲體輔臣而安其心也臣等無任悚息待罪之

玉城奏疏

五三

至緣係大臣已蒙優禮小臣似應包荒懇乞寬貸言官以安大臣以重言路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葉玉城鹽政五疏抗內臣而回天聽斥奸弁以奠商民事詳先生浙離紀事中讀者合而觀之足以見當時情事之曲折而先生處之之難也先生自登第後在諫垣者凡二十年其間如鄭一騏等儀真獻店設權之議暨祿沿江內外搜察之請先生疏爭之事得罷又如疏救滿朝薦請懲李成德捕治胡時順廷推李廷機皆侃侃

諤諤能人之所不能蓋先生風力嚴毅自其天性余嘗聞諸父老嘉靖時同郡周忠介公怡以論嚴相下詔獄先生年十一憤然曰使余得在朝當請尚方劍斷佞臣頭固宜其居官抗直不畏彊禦如此哉疏艸三卷按行狀曰四卷老友葉屏垣名必以見寄漫漶甚不能盡校爲取若干篇以問世後得善本當更校之嘉慶六年十一月後學趙紹祖識

三才集

五四

葉玉成全集四卷附錄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葉永盛撰永盛字子沐涇縣人萬厯己丑進士
官至太僕寺少卿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雜文一
卷奏疏三卷爲其裔孫沃若等所刊當萬厯中葉
稅璫用事弊政百出永盛以御史巡視浙江鹽政
適姦人奏請增課稅璫持之甚急永盛獨抗疏糾
論屢折不回卒以無擾今諸疏及措置浙鹽始末
一篇具在集中明史本傳亦採錄其畧其他序啟
祭文之類僅二十餘首則其子孫姑存手澤而已
未附名宦錄一卷皆萬厯中請祀呈詳批荅案牘
及去思德政碑又鄉會中式錄一卷則永盛倡建
崇文書院疏請許商人占籍應試因紀厯科中式
姓氏以誌不忘所載至

國朝康熙中蓋後人所續入也是亦足見浙人之不
忘永盛矣



ZW 21181888575268